

叢書集成三編 第九五冊目錄

史地類



先漢正史

- 三史拾遺五卷……………清 錢大昕撰……………潛研堂台 大 〇九五 〇〇一
- 史記蠡測一卷……………清 林伯桐撰……………脩本堂台 大 〇九五 〇七三
- 史記瑣言三卷……………沈家本撰……………沈寄篲 〇九五 〇八九

漢正史

- 漢書瑣言五卷……………沈家本撰……………沈寄篲 〇九五 一五九
- 後漢書瑣言三卷……………沈家本撰……………沈寄篲 〇九五 二〇七
- 續漢書志瑣言一卷……………沈家本撰……………沈寄篲 〇九五 二二三

三國正史

- 三國志瑣言四卷……………沈家本撰……………沈寄篲 〇九五 二四九

魏晉南北朝正史考

- 晉五胡指掌二卷……………明 張大齡著……………峭帆樓台 大 〇九五 二七五

魏晉南北朝史鈔

- 宋瑣語二卷……………清 郝懿行撰……………筆記小說 〇九五 三二三

唐碑史

唐藩鎮指掌二卷……………明 張大齡著……………峭帆樓台 大 ○九五 三六三

五代載記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附薛史輯本避諱例……………陳 垣撰……………勵耘書屋 ○九五 四〇三

宋編年

增入名儒講義六十四卷(自卷首至卷廿七(原缺卷卅至四十五))

皇宋中興聖政……………宋 不著撰人……………宛委選 ○九五 四三七

wt5105



二史拾遺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三史拾遺



三史拾遺卷一

錢大昕學

史記

五帝本紀

依鬼神以制義正義云劉古制字 說文制从刀未聲依字當作𠄎隸變為制或譌為制則與帝旁相亂矣唐人不知六書翻以為古如顏籀以梵為古悅字不知為荒之譌以懋為古莎字不知為𦉳之譌以餉為古餽字不知為餽之譌也

居邠夷曰湯谷索隱云史記舊本作湯谷今竝依尚書字

三史拾遺

太史公多識古文所引諸經與今本多異者皆出先秦古書後人校改漸失其真即湯谷一條推之知舊本為小司馬輩所更易者諒不少矣殷本紀簡狄舊本作易亦古文

鳥獸字微注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 說文無

此文注有誤 段氏玉裁曰此仍用孔傳耳文字衍

似恭漫天 即書象恭滔天也孔傳訓滔為漫與史記合

韓退之詩唯解漫天作雪飛蓋出於此

於是以益為朕虞 漢書百官公卿表益作朕虞地理志為舜朕虞與此文同蓋官名有朕字非單名虞也王莽改水衡都尉曰予虞亦放此

夏本紀

厥田斥鹵 上文已有海濱廣鴻句斥與鴻文異義同不

當重出禹貢漢志皆無之此後人妄增也史記引禹貢

厥皆作其此獨作厥亦其一證

其草惟夭其木惟喬 段氏玉裁曰兗州云草繇木條無

其惟二字獨揚州有之蓋後人所增也漢書地理志兗

揚二州皆無厥惟字

齒革羽毛注孔安國曰象牙犀皮鳥羽旄牛尾也正義曰

鹵南夷常貢旄牛尾為旌旗之飾書詩通謂之旄 段

氏玉裁曰荊州羽旄齒革字正作旄此作毛淺人所改

也

也

雲夢土為治索隱曰雲土夢本二澤名韋昭曰雲土今為

縣今案地理志江夏有雲杜縣是其地 今索隱單行

本大書雲土夢三字蓋小司馬本土在夢上潛熙耿秉

在夢

包廡菁茅注鄭玄曰廡纏結也 案尚書疏吳都賦注引

鄭注纏結上有猶字

浮於江沱澤於漢 今禹貢無下於字陸氏釋文云本或

作潛于漢非孔穎達正義云本或潛下有于誤耳據此

一文則古本禹貢本有于字於江沱潛為句於漢又為

句陸氏以潛于漢為句故云非耳此亦段氏所說

浮於維達於河 史公引禹貢皆改達為通兗州云通於

河青州云通於濟徐州云通於河揚州云通淮泗獨豫

州云達於河此轉寫之誤

終南敦物索隱曰地理志云太一山古文以為終南山

無此山字 蕞山古文以為敦物皆在扶風武功縣東 漢志

本作聖山此云蕞山者誤也然下文至於太蕞索隱亦

云太蕞即敦物則真以蕞山為敦物矣水經蕞山為西

嶽在恆農蕞陰縣西南韞注云古文之惇物山也小司

馬似本此然華山在恆農不在扶風詎可牽合為一水

三史拾遺

經亦別有敦物山鄒氏偶未檢照耳

注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駟案汲冢紀年曰有

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 殷本紀注引汲冢

紀年曰湯滅夏以至於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

年也以今本紀年攷之此二條皆在附注中相傳附注

出沈約之手而梁書約傳不載其事隋經籍志載文志

俱不言沈約有附注則流傳之說不足據也裴氏生於

休文之前其注史記已引此文則注非休文所作益明

自矣晉書束皙傳稱竹書之異云益于天位啟殺之史

通引竹書云益為后啟所誅見疑古雜而今竹書云夏

啟二年費侯伯益出就國六年伯益薨然則今本竹書出於宋以後人僞託信矣

周本紀

龍亡而祭在積而去之 去藏也俗作春

子靈王泄心立 梁氏玉繩曰案音語作大心周語韋注

亦作大心疑此泄字誤大所謂泄心即世心也禮記雜

記下泄柳之母死唐石經作世柳岳氏刊本亦作世春

秋三傳世與大多相通如樂大心作世心與此可互證

夏本紀帝泄左傳疏引世紀作世蓋泄从世聲亦可讀

如世

三史拾遺

秦破韓魏扑師武注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

師犀聲相近

秦本紀

惠文君四年齊魏為王十三年四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

案六國表惠文四年即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也

表與世家俱書齊魏會徐州諸侯相王至十三年魏君

為王則魏世家無之表亦但書於秦不書於魏此可疑

也韓世家宣惠王十一年君號為王表則在十年當惠

文王後二年較世家先一歲然與此紀十三年之文總

不合此又可疑也

昭王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 南郡六國表作南陽攻

江陵之南郡楚地非韓地當以南陽為是但昭王十六

年拔韓宛城又魏冉封穰侯皆南陽郡地是南陽屬秦

已久至昭王三十九年置南陽郡何以四十四年攻韓

又取南陽蓋戰國時大郡或領十數城非一時所能盡

拔秦雖置南陽尚未全有其地至是始悉取之如上黨

亦韓郡桓惠王十年郡守馮亭以郡降趙十四年為秦

所拔矣而二十六年又云秦拔我上黨亦其類也

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 五當為立秦王政二十六年始

稱皇帝至三十七年而崩計為帝十一年耳取木已誤

三史拾遺

秦始皇本紀

蒙驩王騎應公等為將軍索隱云應公蓋應邑公史失其

姓名 應者其人之姓史失其名耳漢有郡太守應次

公樂安相應季公見孔廟禮器碑

將軍壁死正義云言成蟜自殺于壁壘之內 壁者將軍

之名蓋別是一人與上文成蟜初不相蒙注家牽合為

一故愈不能了

卒屯雷蒲鶻反戮其屍注徐廣曰鶻一作鶻屯雷蒲鶻皆

地名壁于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 蒲鶻當是人

姓名為將軍部下卒壁死而鶻反故加以戮屍之刑舊

注奉合上文不足取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正義云尺謹反 正義音非也
稱當讀如字不稱二字連下始皇帝讀為一句謂諸金
石刻但稱皇帝不稱始皇帝則與後嗣所刻無別非所
以尊始皇功德也總釋上下文義自了

項羽本紀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 貨殖傳自淮北
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
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據彼文似彭
城是東楚非西楚羽既都彭城而東有吳會稽諸郡乃

三史拾遺

六

以西楚為號者羽兼有梁楚地梁在楚西言西楚則梁
地亦兼其中矣又據彼傳三楚之分大率以淮為界淮
北為西楚淮南為南楚唯東楚跨淮南北吳廣陵在淮
之南東海在淮之北彭城亦在淮北而介乎東西之間
故彭城以西可稱西楚彭城以東可稱東楚也

大司馬怒渡兵汜水注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鄩在鄩地
汜 案如音與今土人音正同其所引左傳則誤也信
廿四年傳王出適鄩處于汜杜注鄩南汜也在襄城縣
南此即所謂鄩在鄩地汜者續漢志襄城有汜城劉昭
注亦以為周襄王所處其字从巳音凡不當奉為一地

高祖本紀

索隱云貞時打得班固泗水亭長古碑文其字分明作溫
字云母溫氏貞與賈腐復徐彥伯魏奉古等執對反覆
沈歎 齊復當作腐福先天二年為右散騎常侍昭文
館學士以預太平公主逆謀誅 見唐書今河內縣有大

雲寺碑即腐福書也徐彥伯卒於開元二年見唐書本
傳案司馬貞張守節二人勅舊唐書皆無傳守節正義
序稱開元二十四年八月殺青斯竟而小司馬兩序不
載誤述年月以此注驗之其與賈徐諸公談議當在中
睿之世計其年輩似在張守節之前也補史記序自題

三史拾遺

七

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唐制弘文館皆以它官兼領五
品以上為學士六品以下曰直學士國子博士係正五
品上故得學士之稱神龍以後避孝敬皇帝諱或稱昭
文或稱修文開元七年仍為弘文小司馬充學士蓋在
開元七年以後也唐書劉知幾傳開元初嘗議孝經鄭
氏學非康成注當以古文為正易無子夏傳老子書無
河上公注請存王弼學宰相宋璟等不然其論奏與諸
儒質辨博士司馬貞等阿意共黜其言請一家兼行唯
子夏易傳請罷詔可又攷唐書藝文志稱貞開元潤州
別駕蓋由文館出為別駕遂蹈躓以終也

常從王媼武負賈酒索隱云說文云賈貸也臨淮有賈陽縣漢書功臣表賈陽侯劉繆而此紀作射陽則賈亦射也今漢書功臣表亦作射陽師古云字或作賈者後人改也據小司馬說則漢表元是賈陽師古改爲射耳臨淮有賈陽縣句亦引說文今世所行說文無此語疑後人以地理志無此縣而妄之耳

別將司馬尼 耿本尼作尼曹參世家同案漢書小顏注云尼古夷字則耿本是也

立子恆以爲代王 高帝紀於孝惠不書名文帝紀於景帝不書名乃文帝名再見於高祖紀一見於呂后紀此

三史拾遺一

必後人所加景帝紀四年立皇子徹爲膠東王七年立

膠東王爲皇太子名徹亦後人所加諸侯年表高祖十

一年復置代二月丙子初王元年十八爲文帝文帝紀子某最

長請建以爲太子此史公遺詩之例高祖紀當先書立子某爲代王其後云文帝王已立爲孝文帝不必更舉

也孝景前四年四月乙巳初王元年四立爲太子俱不

書名此據取本也它本初王下有禮字元年有高祖子與諸王無別蓋後人妄增惟淳熙本不談然諸紀

亦皆與今本同

孝景本紀

二年秋焚惑逆行守北辰月出北辰間 月五星出入黃

道間必無失行而守北辰之理予意辰當爲戌之譌漢

書大文志東井西曲星曰戌北北河南南河火守南北河兵起又云元封中星孛于河戌占曰南戌爲越門北戌爲胡門今本戌作戌誤蓋北戌與黃道相近故焚惑得守之而月行亦或出入其間也

十二諸侯年表

及如荀卿孟子公孫固韓非之徒索隱云宋有公孫固無所述此蓋齊人轅固傳詩者也 梁氏玉繩曰傳詩者韓嬰轅固不得嫁名於公孫固攷漢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固一篇十八章齊閔王失國問之因爲陳古今成敗也

三史拾遺一

六國表

秦始皇二十八年爲阿房宮 耿本房作旁二世元年就

阿房宮同

高祖功臣侯年表

陽都侯丁復 拜爲將軍忠臣侯 忠臣非官號古書忠

與中通韓增幼爲忠臣謂中朝親近之臣也此忠臣義

亦同酷吏傳景帝謂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

王獨非忠臣乎亦是此義

衍侯翟旰 梁氏玉繩曰水經注卷七云封邱縣南燕之

延鄉也其在春秋爲長邱漢高帝封翟旰又藝文類聚

引陳雷風俗傳云高祖與項氏戰于延鄉有翟母免其難故以延鄉爲封邱以封翟母此侯翟母必翟母之子也

惠景問侯者年表

楊虛 恭侯劉將廬元年 盧氏文昭曰恭侯乃楊邱侯

劉安之謚將廬則齊孝王也下文將廬爲齊王下有有

罪國除四字此亦陽邱恭侯子假事誤綴於此大昕案

索隱單行本楊虛之下本有楊邱侯劉平一人漢表轉

寫脫漏錯入此格文又不完耳

曆書

三史拾遺

十

日得甲子正義云滿九百三十八分成一日 史記甲子

篇推天正朔以九百四十分爲一日乾鑿度四分術同

此云九百三十八者誤也

正北 謂太初元年天正冬至加時在子

十二 謂是歲十二个月無閏

無大餘 謂是年天正甲子朔

無小餘 謂合朔加時在夜半

無大餘 謂冬至與朔同日

無小餘 謂冬至加時亦在夜半

焉遂攝提格太初元年 是年天正至朔皆無大小餘故

爲元首自正北以下六事皆屬此年故再題歲名以識之

十二 此下五事皆屬次年刊本以此二字係於太初元

年之下誤也元首冬至加時正北則次年冬至在正東

又一年在正南又一年在正西又一年復在正北矣而

史皆不言者非至朔同日之歲故也唯始元二年正西

地節四年正南初元二年正東以章首至朔同日故書

大餘五十四 謂次年天正十一月戊午朔

小餘三百四十八 謂合朔在卯正後

大餘五 謂次年天正冬至己巳日

三史拾遺

十一

小餘八 謂冬至加時在卯正

閏十三 此謂太初三年當有閏月并十二經月爲十三

也當別爲一行刊本係於二年之下則似太初二年已

有閏矣後凡書十二書閏十三者皆誤係於前一年

正西 謂始元二年冬至與朔同日加時在酉也刊本誤

係於始元元年之下

正南 謂地節四年冬至與朔同日加時在午也刊本誤

係於二年之下

正東 謂初元二年冬至與朔同日加時在卯也刊本誤

係於初元元年之下

祝犂大荒落四年 自太初元年至此凡七十六歲古術
 家以十九歲為一章七十六歲為一節太初冬至日得
 甲子所謂甲子節也至是歲而一節終其明年入癸卯
 節加時亦在正北至朔皆無小餘惟大餘同為二十九
 耳

右曆書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 案本書自太初元年
 至建始四年每年再舉大餘小餘之數前之大餘小餘
 推天正經朔所用後之大餘小餘推冬至所用也十干
 十二支相配以紀日六十而周不滿六十謂之大餘故
 云大餘者日也然而中節朔晦不皆當夜半子時於是
 分一日為若干分謂之日法不滿法謂之小餘以課加
 時之早晚推正朔以九百四十為日法故小餘有多至
 九百卅一者推冬至則以卅二為日法故小餘多者不
 過廿四兩小餘雖有多寡之殊要為加時而設則其理
 不異依文當云小餘者時也今本作月乃傳寫之誤小
 司馬謂十二月餘此三百四十八數故云小餘者月然
 天正之小餘謂生於月可也冬至之小餘謂出於月可
 乎蓋唐本已譌小司馬不能是正執曲傳會不知其終
 不能合也

天官書

三史拾遺

十三

旁有兩星曰衿索隱云衿音其炎反 漢志亦作衿或據
 小司馬引元命包鈞鈴兩星語輒改為鈴非也

尾為九子曰君臣斥絕不和 王孝廉曰尾主後宮君臣
 疑羣姬之譌 唐芸謹案孝廉不知何名

西宮咸池曰天五潢五潢五帝車舍 淮南天文訓斗杓
 為小歲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咸池為大歲二月
 建卯月從右行四仲終而復始蓋斗為帝車有運轉之
 象咸池以五車為匡衛亦有運行之象故古人指其所
 建以定四時古書言咸池者皆兼五潢五車三柱言之
 故史公以咸池為五帝車舍春秋元命包云咸池主五
 設其星五者各有所職然則五車即咸池也後人析為
 數名僅以三小星當咸池而淮南太史公書遂不能通
 矣史公以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為天之五官坐位
 豈專指三小星而言哉洪景伯謂咸池每歲自卯逆行
 四仲經星隨璇璣之運不可離其次周流四仲當是其
 神爾洪亦未解五車隨天轉運昏旦易方各有所指故
 也參為白虎在西南未申之隅不當西方正位故史漢
 不以表西方諸宿或疑西宮下當有白虎字非也漢儒
 說易以兌為虎虞仲翔斥為俗儒獨以坤為虎蓋依天
 象而言

三史拾遺

十三

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 司兵以下七字疑衍以木
火土水四星例之可見

楚唐昧正義云莫邊反 屈原傳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
其將唐昧正義音莫葛反即其人也漢書古今人表續
漢書天文志竝作唐蔑古書蔑與昧通昧當爲昧之譌
春秋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晉先蔑奔秦公穀皆作昧說
文昧曰不明也蔑勞日亡精也蔑字从苜苜讀如未後
人不通六書改爲昧爽之昧失其舊矣

封禪書

上卑耳之山集解韋昭曰卑耳即齊語所謂辟耳 卑辟

聲相近

三史拾遺

十四

州上

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索隱云順陽益陽二縣
東北有熊耳山東西各一峯如熊耳狀因以爲名齊桓
公太史公竝登之或云恆農熊耳非也 益陽屬長沙
國與順陽相去甚遠當有舛譌檢漢志小顏注亦云熊
耳山在順陽北益陽縣東未知其審水經注均水發源
恆農郡之盧氏縣熊耳山山南即修陽葛陽二縣界也
縣即析之北鄉故言出析縣北也魏收地形志析州修
陽郡領修陽益陽二縣則此注益陽乃益陽之誤耳益
葛聲相近故鄭注作葛陽

岳山注徐廣曰武功縣有大壺山又有岳山 梁氏玉繩

曰岳乃垂字之誤以形近致譌耳地理志右扶風武功
縣太一山古文以爲終南垂山古文以爲敦物徐所見
史記本是垂山今本誤作岳并注中太壹亦誤爲大壺
矣

吳岳注徐廣曰在汧索隱云徐說非也案地理志汧有垂
山無岳山 漢志汧縣有吳山即此吳岳故徐以爲在
汧苦垂山自在武功不在汧小司馬之讀漢書亦太不
子細矣

秦巫祠杜主巫保族繫之屬 族繫蓋疾疫之神說文痊

三史拾遺

十五

州上

小腫也一日族繫索與繫同六畜病曰瘕蠱亦即族繫
之轉聲

若人冠繞然 繞與冕同
平準書

更令民鑄錢索隱云顧氏案古今注云秦錢半兩徑寸二
分重十二銖 小司馬於此篇屢引顧氏說唐書藝文
志有顧烜錢譜一卷崇文總目有顧協泉譜一卷協字正
禮吳人梁書南史皆有傳索隱於平準書屢引顧氏說
竝論錢布之制當是烜協兩家譜文

凡直三十餘萬金索隱云大顏云一金萬錢也 秦唐書

藝文志有顏游秦漢書決疑十二卷游秦為師古叔父

故稱大顏以別之史稱師古注漢書多資取其義而敘

例及注初不見游秦之名蓋師古竊寫諸父撰述攘為

己有較之郭象注莊罪又甚焉賴小司馬索隱稍一引

用之計碑書鄒陽李廣貨殖傳索隱亦引大顏說

吳太伯世家

大而婉 索隱單行本作大而寬注云寬宜讀為婉今本

作婉乃後人依左氏傳輒改耳

燕召公世家

三史拾遺

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

索隱曰宋其名或作宗 梁氏玉繩曰三姬字必臣之

誤即年表所稱幸臣也寵姬何可為大夫立寵姬又何

必去諸大夫且妾之稱姬非當時語大斯謂依或本作

宗亦通

衛康叔世家

子聲公訓立索隱云訓亦作馴系本作聖公馳 廣韻引

風俗通云聖者聲也是聖即聲矣周禮地官土訓鄭司

農讀為馴五帝紀五品不訓後漢書鄧禹周舉傳皆作

不馴訓馴古通用字馳蓋馴之譌

宋微子世家

王旨惟歲 尚書作省案春秋肆大眚公羊作省

遂以局殺潛公子蒙澤 徐幹中論法象篇宋敏碎首於

棋局蓋用此事敏當作愆與閔通

晉世家

呂省卻芮 呂省即呂甥甥省聲相通

秦軍河上將入王 入王者納王也

荀彧 說文無彧字左傳晉大夫輔彧說文引作彧此荀

彧名从木旁史公多識古文而今本左傳乃杜元凱所

定荀彧之名當從史記為正今趙世家作彧則後人據

三史拾遺

左傳妄改猶幸改之不盡耳

楚世家

欲殺其弟憚 憚成王名春秋左氏作頽公穀作髡鄭世

家蓋公亦名憚而左氏作髡頽公穀作髡原穀梁釋文

蓋頽髡古通用而憚亦以音近假借也說文頽頭頽也

未詳其義而別有頽字云無髮也正與髡義同是頽頽

亦相通矣

趙世家

左師觸龍言願見太后 梁氏玉繩曰此與古今人表皆

作觸龍而戰國策作觸放說苑敬慎篇言策臣有觸龍

荀子臣道議兵篇言紂臣有曹觸龍韓詩外傳亦云曹觸龍之於紂漢高祖功臣表有臨棘侯成觸龍惠景功臣表有山都侯王觸龍古人多以觸龍名者則趙左師不當作襲矣

孔子世家

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云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 案左氏傳於哀十六年書孔子卒而不書生年公羊云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生穀梁云二十年十一月

三史拾遺

月庚子生史記則云二十二年而無月日攷賈逵注左傳於襄二十一年云此年仲尼生又昭二十四年服虔注引賈逵說云仲尼時年三十五是漢儒皆以孔子生在襄廿一年也是年經書十月庚辰朔則十一月無庚子日子以三統術推之襄公廿一年十月己卯朔庚子月廿二日也是為宣尼生之日年從公羊月從穀梁與賈服說亦合自是年己酉至哀十六年壬戌實年七十有四

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索隱云若孔子以魯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若襄

二十二年生則孔子年七十二經傳生年不定使夫子壽數不明 按自襄廿二年至哀十六年恰是七十有三歲小司馬何於此致疑乎據前注每少一歲之文則索隱本實是七十二故於此疑而不決然謂襄廿一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三襄廿二年至哀十六年為七十二則皆少一算豈泥於周正十一月屬明年之見邪

陳涉世家

柱國曰秦未亡而誅趙王將相家屬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立之 此語又見張耳陳餘傳彼云相國房君此云柱國其實一人耳兩篇詞意相同者凡二百餘言班孟

三史拾遺

堅亦因而未削 陳勝犇陽諺曰隱王 此諺當是呂臣等所上史家便文終言之耳

曹參世家

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注徐廣曰河東有垣縣 梁氏玉繩曰曲陽乃陽曲之誤太原陽曲縣也陽曲抵垣不甚遠是以追及之武字衍

陳丞相世家

賜金二十溢 溢古鎰字說文無鎰 孫子吳起列傳

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 案魏世家此事在魏惠王十八年而魏之徙都大梁乃在惠王卅一年則其時大梁未爲魏都也下文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誤與此同通鑑於此二條皆改爲魏都不云大梁蓋覺其語不相應也

齊軍既已過而西矣 閻百詩謂此句不可解過而西當云退而東傳寫之謬蓋因上文已云直走大梁而馬陵卻在大梁之東遂意揣以爲有誤爾大昕謂齊軍揚言直走大梁非真抵大梁也及龐涓棄韓而歸孫臏軍始過齊竟西入魏竟故滅竈以誤之若先已抵大梁而退則入魏地不止三日毋庸施滅竈之計矣先下直走大梁之令使彼速歸以疲之繼則滅竈以示怯使彼驕而不設備此孫臏所以致勝而史公敘事委曲詳盡粗心人固未能解也

三史拾遺

二十

商君傳
一救荆國之禍索隱云十二諸侯年表穆公二十八年晉伐楚朝周此云救荆未聞 秦穆公之時楚未有禍秦亦無救楚事趙良所云救荆禍者卽指城濮之役也是時楚方圍宋宋人告急于秦晉先軫使宋舍我而賂齊秦則亦告急于秦矣城濮之役秦助晉破楚以紓宋

禍此百里奚相秦實事其云救荆禍者謂宋有荆禍而秦救之非謂荆國有禍也

蘇秦傳

夫衛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 惕當作獨或作喝下文惘疑虛喝索隱云本亦作獨與此義同漢書王子侯表葛魁侯咸坐縛家吏恐獨受賕棄市平城侯禮坐恐獨取雞以令買償免籍陽侯顯坐恐獨國民取財物免恐獨猶今人言恐嚇

三史拾遺

三十

郟郟阨正義云申州羅山縣本漢郟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郟縣之阨塞 平清關卽今平靖關春秋傳之龜阨也龜阨之名由來久矣漢置郟縣當因龜阨得名正義以郟阨爲古郟縣之阨塞非是

王翦傳

李信攻平與蒙恬攻寢大破荆軍信又攻郢郢破之 郢郟楚之舊都秦昭王時白起拔郟及郢以郢爲南郡楚王徙都陳其後又自陳徙壽春安得更有郢郟之地乎此郢郟蓋卽陳地楚既都陳仍稱陳爲郢猶晉遷新田之後卽稱新田爲絳耳

廉頗藺相如傳

趙奢曰胥後令郟索隱云郟郟一字當爲欲戰 小司

馬改邯鄲爲欲戰屬下句讀文義雖通終是臆斷胡三省以胥爲一句後令邯鄲爲一句謂敢諫者死邯鄲之令耳今卽進軍近關與矣不當用邯鄲之令以殺之故曰後令邯鄲也大昕謂胥後令邯鄲五字當作一句讀邯鄲趙王所都言當待趙王之令耳趙奢出令時已去邯鄲卅里矣豈得云邯鄲之令耶胡說亦未確

屈原列傳

不獲世之炫垢 滋與茲同說文妨黑也春秋傳曰何故

使吾水竝

受物之汶汶者乎索隱云汶汶音門門猶昏暗不明也

三史拾遺

案古音輕唇字皆讀重唇今粵東人讀文如門其楚騷之遺乎

張丞相荅傳

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章丞相死匡君代爲丞相 下文

云匡君居之未滿歲與此云歲餘不合攷漢表建昭二年八月匡衡爲御史大夫三年六月丞相立成薨七月衡爲丞相是衡在御史大夫任實未滿歲此云歲餘者誤也

諸爲大夫而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物故也 自張蒼而後丞相不由御史大夫者竇嬰田蚡薛澤以列侯許

昌以太常趙周以太子太傅公孫賀以太僕劉屈氂以涿郡太守田千秋以大鴻臚韋賢以長信少府王商以

右將軍張禹以光祿大夫僅十一人耳嚴青翟翟方進孔光雖由佗官拜相然皆前御史大夫也御史大夫皆由見任九卿及前九卿拜惟卜式以齊相延廣以膠東太守王慶以濟南太守暴勝之以光祿大夫丙吉以太子太傅尹忠以光祿大夫此六人者史不言當歷九卿張釋之馮唐列傳

一人犯譴當罰金 此漢律文也二人以上則罪當加等

漢書作此人於義爲短

三史拾遺

吳王濞列傳

吳太子師傳皆楚人輕悍 吳太子之師傳當是吳人而

史稱楚人者戰國時吳越地皆并於楚漢初承項羽之後吳會稽皆項羽故地故上文云上患吳會稽輕悍此亦云楚人輕悍也朱買臣吳人而史稱楚士與此傳同歲時存問茂材 案漢初本稱秀才東京避光武諱乃稱

茂才史記賈生傳知其秀才儒林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此當時本稱也此傳茂才字蓋後人依班史妄改將軍樂布擊齊 案七國起兵齊未嘗同反而史稱擊齊者濟南菑川膠東膠西皆故齊地言齊可以該四國非

謂擊齊王也功臣表亦云布以將軍擊齊有功益據當

時文簿之詞

魏其武安侯列傳

韓御史良久 上言韓御史大夫此言御史省文也

李將軍列傳

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 如書猶言如

律令也儒林傳請著功令它如律令漢書朱博傳博口

占檄文末云如律令

南越尉佗列傳

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謫徙民與

三史拾遺

越雜處十三歲注徐廣曰秦并天下至二世元年十三

年并天下入歲乃平越至二世元年六年耳 案秦始

皇紀收南海三郡在卅二年距初并天下凡八歲故徐

氏引以為說耳據此傳十三歲之文則始皇廿六年平

楚之後即已置郡徙民實其地矣竊意秦初置南海三

郡特因其君長使治之其後使尉屠睢略取其地黜其

君長自置官吏則在卅三年耳徐氏所說於當時情事

恐未盡

出桂陽下漚水注案地理志桂陽有漚水通四會或作淮

淮當作漚說文漚水出桂陽縣盧聚山漚浦關从水

匡聳

東越列傳

令諸校屯豫章梅嶺索隱曰今豫章三十里有梅嶺在供

崔山 供崔當為洪崖之譌

淮南衡山列傳

以令名男子若振女徐廣曰西京賦振子萬童駟案辭綜

曰振子童男女 案文選西京賦及注皆作振子說文

無振字唯振字下一曰官婢女隸謂之振字林振養馬

首見廣韻振字字林始有之當從史記作振為是

汲黯列傳

三史拾遺

漢陽假宏始事蓋侯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索隱云案

漢書作段宏 漢書公卿表未見段宏名惟元朔五年

有中尉殷容殷字近段容字近宏或即其人乎

國除為九江郡注徐廣曰又為六安國以陳縣為都 陳

縣為淮陽國都六安不得有其地此必傳寫之譌又據

漢志六安國乃衡山故地此注云云當在衡山王傳末

國除為衡山郡之下

酷吏傳

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 漢書愉作媮小顏云媮苟且也

說文媮薄也媮巧黠也意本相近愉快謂媮為一時之

快非帝王之善治後人作論說解失其意矣

湯為御史大夫七歲敗 案漢書公卿表元狩三年三月

張湯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殺元鼎二年三月石慶

為御史大夫是湯居位尚不滿六歲安得云七歲乎史

公將相名臣表繫御史大夫湯名於元狩二年則首尾

已涉七歲故云七歲班史於湯傳亦承用史公舊文卻

與本表自相抵牾

王溫舒 其頗不得失之旁郡國黎來 黎來漢書作追

求當從之 小司馬訓黎為比恐未然 新刊本作求 取蔡本作來

張湯以知陰陽人主與俱上下 陰陽當從漢書作阿邑

三史拾遺

阿邑猶言姘嬰也 姘嬰見 說文 邑姘聲相近小顏謂邑本或

作色此傳寫之譌

佞幸列傳

顧見其衣袷帶後穿索隱云袷衫襦之橫者 說文袷背

縫小司馬說非也

貨殖傳

龍門碣石正義曰龍門山在徐州龍門縣 徐州無龍門

縣唐書地理志河中府龍門縣武德二年徙秦州來治

貞觀十七年州廢縣隸絳州元和初來屬則徐當為絳

之誤

之陶為朱公正義曰括地志云即陶山在齊州平陽縣東
三十五里陶山之陽也 齊州無平陽縣陽當為陵之

論

正義論例

又一字三四音者同聲異喚一處共發恐難辨別故略舉

四十二字 今案張所舉者畜從數傳卒辟施開射夏

復重適汜樂覆恐惡斷解幾過率屈上王長籍培勝難

使相沈任棺造妻費止卅九字

汜音記水在成皋又音凡邑名在襄城又乎劔反為水在

定陶高帝即位處又音夷楚人呼土為汜橋 案音記

三史拾遺

者當从己音凡與乎劔反則當从己兩字形聲俱別張

氏以為同字異音誤也其讀如夷者本是圮字借用水

旁之汜耳

集解序

正義云史記五十二萬六千五百言序二千四百一十三

年事漢書八十一萬言敘二百二十五年事 案晉書

張輔傳嘗論班固司馬遷云遷敘三千年事唯五十萬

言班固敘三百年事乃八十萬言煩省不同張守節之

言蓋出於此然張輔所舉年數但約舉之詞守節直謂

史記起黃帝訖漢武天漢四年合二千四百一十三年

其說一見于論例再見于此注然史記年表始自共和自共和庚申至天漢四年甲申可攷者僅七百四十五年耳共和以上年數史公所未論次後人何以鑿鑿言之乎今姑據裴氏集解所引諸說敘次之黃帝在位百年額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皆皇甫謐堯九十八年舜三十九年本紀夏四百七十一年殷四百九十六年皆皇甫謐周八百六十七年皇甫謐周亡至漢元鼎戊辰一百四十四年徐廣自元鼎至天漢四年又十六年是為二千三百七十九年較正義少三十四算劉恕通鑑外紀黃帝元年起丁亥在位一百年少吳八十四年額頊七十八年帝嚳七十年帝堯九十年舜五十年夏四百卅二年殷六百廿九年周八百六十七年依此算至天漢甲申凡二千五百七十八年較正義多一百六十五算

附宋本跋二篇

右太史公史記采錄先秦古書及秦漢間事其文雅奧簡古至有難句者讀之當細繹再四玩味深思方見其義趣不然則直以為淺薄無味如魏文侯之聽古樂意欲坐睡耳是以讀之者殊鮮解詁訓釋世有其人第皆疎略未能詳盡惟唐小司馬氏用新意撰索隱所得為

三史拾遺一

天

多至有不可解者引援開釋明白每恨其書單行於披閱殊未便比得蜀本併與其本書集而刊之良愜意欲垂模與南方學者共未暇也場來桐川踰年郡事頗暇一日與友人沈伯永語及前代史則以為先秦古書以來未有若太史公之奇傑班孟堅已不逮而況其餘乎因按笥中書蜀所刊小字者偶隨來遂令中字書刊之用功凡七十輩越肇始四月望迄六月終告成伯永請予序予謂太史公書安敢序當書歲月識目錄後可也然其間有刪削是正者不可不書舊注謂十篇有錄無書後稍少孫追補之其文猥妄不經蕪穢至不可讀每翻閱至此輒敗人意不知何人遽續而傳之凡少孫所書者今皆刪門之然其間亦有可喜如日者傳則大類莊周書意其口本書之殘缺者少孫因以附益今則以注字別之或可見其遺意又如伯夷孟子張蒼倉公魏其貨殖自序之類蓋其一篇之文接連回複不可斷絕安可段節起題以碎亂其文今皆連書以歸其元或謂太史公取尙書語輒更定以為非是予謂不然書雖經孔子所定然其文皆史官所記故唐虞三代之書語皆不類則非一人之作可知矣一代之事必有一代之史安可必其同哉太史公邁往之氣度越前古意欲自

三史拾遺一

天

成一家之言故取書所載訓釋其義而定以今言若悉如書之語則曰不類故特裁正而不辭蓋更易舊史官之書非違變孔氏之書也尙何議乎平時讀史記所見如是故併書之淳熙丙申立秋日廣漢張杆謹書

淳熙丙申郡守張介仲刊太史公書於郡齋凡褚少孫所續悉削去尊正史也學者謂非全書懷不滿意且病其訛舛越二年趙山甫守郡取所削別刊爲一帙示不敢專而觀者復以卷第不相入覓究非便置而弗印殆成棄物信乎流俗染人之深奪而正之如是其難然星之於月其不侔亦昭昭矣屏之使不得竝執若附之其

三史拾遺一

辛

旁則小大較然不其愈尊乎別以所續從其卷第而附入之兩存其版俾學者自擇焉其訛謬重脫因爲是正凡一千九百九字以辛丑仲秋望日辛丑淳熙八年也畢工澄江耿秉直之謹書

敬告讀者

歷年來，本公司所整理出版古籍善本（孤本、珍本）皆一時精選絕版好書，經歷了數十年，甚至數百年木刻刷版，因彼時情景不同，致有好壞殊異，本欲重行排印，又恐泯滅原版價值，且手民校植錯誤難免，遺害更大，故仍其舊，深望仁人君子多所參攷，並乞見諒！！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啓

錢大昕學

漢書

高帝紀

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 李廣芸曰漢初韓信為左丞相

曹參以假左丞相定魏齊以右丞相侯鄴商遷右丞相

賜爵列侯後復以右丞相擊陳豨樊噲亦嘗遷左丞相

皆空名不居其職故公卿表不載

漢軍方固鍾離昧於滎陽東師古曰昧音莫葛反其字從

木末之末 說文無昧字當作昧字從目 及古剛 本作昧

三史拾遺二

亡諸身帥闔中兵如淳曰闔音緝應劭曰音文飾之文

古人讀文如民禹貢岷山史記夏本紀作汶山後漢有

汶山郡亦因岷山得名

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 文選注引漢書意作

懿懿稱者美稱也與明德對文則懿義為長古文懿與

意通書金縢臆公命馬融本臆作懿云懿猶億也詩大

雅抑篇國語作懿戒小雅抑此皇父箋抑之言臆論語

抑與之與蔡邕石經抑作意是懿抑意臆四文可通用

也小頊於意稱闕而不解由於未識古音

文帝紀

丞相臣平太尉臣勃大將軍臣武服虔曰武柴武 晦之

曰服說非也攷高五王傳漢聞齊王發兵相國呂產等

遣大將軍穎陰侯灌嬰將兵擊之嬰至滎陽留兵使人

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灌嬰傳呂祿等以嬰為大將軍

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風齊王以兵誅諸呂齊兵不

前絳侯既誅諸呂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

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觀文帝元年詔書益封戶邑者止

有太尉勃丞相平將軍嬰而無名武之大將軍則其為

灌嬰何疑至柴武為大將軍在文三年因濟北王反遣

武擊之事已即罷服氏謂文帝即位之初即有大將軍

三史拾遺二

柴武失之遠矣

武帝紀

元狩元年恍於邪說應劭曰狃恍也 陳氏景雲曰狃恍

二字當乙應氏木蓋以恍為恍也

元鼎五年西臨祖厲河而還李斐曰音嗟賴 古書厲與

賴通祖嗟聲亦相近

太初二年臘五日 晦之日諸家以臘為貍臘貍臘於立

秋時行之見後漢書劉聖公傳此臘行於二月恐非其

義說文臘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日祈穀食新曰籩

籩其說近之

元帝紀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應劭曰周宣王太史史籀所作大篆

應說非也漢律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

得為史見藝文志貢禹傳武帝時盜賊起郡國擇便巧史書

者以為有職俗皆曰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酷吏傳

嚴延年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

得聞知蓋史書者令史所習之書猶言隸書也善史書

者謂能識字作隸書耳豈皆盡通史籀十五篇乎外戚

傳許皇后聰慧善史書西域傳楚主侍者馮嫫能史書

王尊傳少善史書後漢書安帝紀年十歲好學史書皇

三史拾遺

后紀鄧皇后六歲能史書梁皇后少好史書章八王傳

安帝所生母左姬善史書齊武王傳北海敬王睦善史

書當世以為楷則明八王傳樂成靖王黨善史書喜正

文字諸所稱善史書者無過諸王后妃嬪侍之流略知

隸楷已足成名非真精通篆籀也魏志管寧傳顧川胡

昭善史書與鍾繇鄒季博術頗章誕並有尺牘之迹動

見模楷則史書之即隸書明矣

成帝紀

永始元年其罷昌陵及故陵 陳氏景雲曰及當作反先

是劉向諫昌陵事有還復故陵之請而次年詔言侍中

衛尉長數白宜早止徙家反故處故處即故陵也反故

陵謂仍還渭城廷陵

綏和元年昔成湯受命列為三代師古曰夏殷周是為三

代 王者存二王之後并當代為三漢承周周承殷故

以殷周為二王後并漢為三代也若并夏為三代則何

不兼求夏後封之故知此文三代與它處義別顏說非

是

平帝紀

年三歲嗣立為王 陳氏景雲曰三歲當從外戚傳作二

歲下文云即皇帝位年九歲中山入繼大統在嗣王後

三史拾遺

七載則三歲字誤無疑

請侯王表

立二等之爵注項羽曰漢分功臣大者王小者侯也 陳

氏景雲曰項羽疑項昭之誤

廣平 建平三年王漢以夷王弟紹封 陳氏景雲曰本

名廣漢表脫一字

王子侯表上

定 定侯承嗣王莽篡位絕 侯乘絕於王莽之世不得

有諡且定為國名豈當更以定為諡乎定侯之定其為

衍文無疑

終弋侯廣置 衡山賜王子 陳氏景雲曰衡山賜王疑是衡山王賜之誤但賜坐謀反國除事在元狩九年若有子為列侯雖不與逆謀亦應奪爵不應至元鼎中始以耐金免矣則衡山賜三字恐皆有誤

王子侯表下

石山 釐侯嘉嗣免 陳氏景雲曰嘉既免爵不當有諡釐字衍

參封侯嗣 陳氏景雲曰參封侯爵再傳始奪則嗣以善

終法常有諡今脫去

伊鄉侯開以思王孫封 就鄉侯不害以思王孫封 陳

三史拾遺二

五

氏景雲曰上文湖鄉侯開金鄉侯不害皆東平思王孫也與伊鄉就鄉兩侯同時受封不應其名並同前後當有一誤

高惠高后文功臣侯表

武彊 侯青崔坐為丞相建御史大夫陽不直自殺 陳

氏景雲曰陽當作湯謂張湯也建下疑脫治字建議劾

治謂之建治見谷永傳

蒯成制侯周繇 師古曰蒯音陪又音普肯反而史記此

表索隱音蒯苦懷反則字宜从艸从叔說文蒯右扶風

鄂鄉从邑崩聲沛城父有鄰鄉讀若陪即此蒯成之蒯

楚漢春秋作馮城侯陪馮聲相近則字當从說文作鄆無疑也小司馬之音字為鄆耳索隱又云漢志關音書地道記屬北地今晉志始平郡有鄆蒯成縣蓋析鄆之鄆鄉而置索隱以為屬北地誤矣且周繇之封當在長沙不在扶風高祖功臣百四十七人表皆不言封邑所在獨繇父子之封於蒯成則云長沙於鄆則云沛當必確有可據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

從平侯公孫戎奴 坐為上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

免 陳氏景雲曰上黨乃內地非邊郡不與匈奴接壤

三史拾遺二

六

當從史記作上郡

下序 侯冠支嗣神爵三年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

惡師居免師古曰惡師地名有官所置居室 陳氏景

雲曰惡師烏孫國中地名見常惠傳謂違詔而攜家擅

居惡師地也烏孫雖附漢然未嘗郡縣其地安得有設

官置室事顏注未當

重合侯莽通 與衛尉遺等謀反 晦之曰公卿表後元

二年有守衛尉遺遺即遺字之誤

德侯景建 坐共莽通謀反要斬 晦之曰建與遺字形

相近疑與衛尉遺是一人

建平敬侯杜延年 西漢列侯至光武初尚存者五人建
平敬侯杜延年之玄孫慮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薨不
得代長羅壯侯常惠之曾孫翁建武四年薨亡後爰戚
靖侯趙長年之孫收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義成侯
甘延壽之曾孫相建武四年為兵所殺歸德靖侯先賢
揮之孫諷傳子襄孫霸至永平十四年始免王莽之篡
宗室侯者皆廢絕獨此數侯得保其故封未知其審若
平陽武始紅陽高昌皆先絕而紹封故不數

延鄉節侯李譚 永始四年七月己巳封 李譚稱忠鍾
祖皆順囚人俱以捕得樊竝功封其封當同日表於譚

三史拾遺二

書七月己巳於忠書十一月乙酉於祖於順書七月己
酉前後失倫且七月不當在十一月之後以成紀攷之
事在永始三年十一月恐十一兩字誤合為七而四年
亦三年之謬

外戚恩澤侯表

建成定侯 侯賞以定陶太后不宜立號益封 陳氏景

雲曰賞當作輔定陶太后立號事在建平元年乃輔嗣
侯後十五年也據表輔之子又名輔此必轉寫之謬當

從本傳作忠

百官公卿表上

郎掌守門戶出充車騎 班史紀傳稱郎者皆指宿衛之
郎非尚書郎也以其分隸五官左右中郎將故又稱三
署郎三署者五官中郎一署左中郎一署右中郎一署
而統屬於光祿勳焉尚書令丞本少府屬官武帝以後
遂為樞機要地成帝始置尚書員四人而不聞有尚書
郎後漢初尚書郎以令史久缺補之光武以孝廉丁邯
為郎邯恥與令史伍稱疾不就職後諸曹郎員益多而
職任益重矣

長樂建章甘泉衛尉皆掌其宮職略同不常置 長樂宮
高帝所築惠帝時呂后居之自後遂為太后所居之宮

三史拾遺二

武帝時始見長樂衛尉賈前程不識此官殆置於武帝
初也其後官長樂衛尉者昭帝時有劉辟疆昌邑王賀
時有安樂宣帝時有許舜董忠成帝時有史丹王宏王
安章安世哀帝時有王憚蓋昭宣以後長樂宮常置衛
尉矣建章衛尉置於宣帝元康元年罷於元帝初元二
年居其職者有丙顯金安上皆宣帝朝臣也甘泉衛尉
亦罷於初元三年而史不見置衛尉之文此宮祔於武
帝未審何年始立宮衛史亦未見除甘泉衛尉者

初置尚書員五人有四丞 續志成帝初置尚書四人分
為四曹曰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是建始四年初

置止有四人而劉昭引漢舊儀云初置五曹有三公曹則與此表合或續志誤也續志云左右丞各一人而表云有四丞其沿革亦不可攷

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自侍中而下漢世所稱中朝官也亦謂之內朝臣攷高帝時盧縮為將軍常侍中李惠時郎侍中皆冠鼓鷄貝帶傅脂粉是漢初已有侍中武帝初嚴助朱買臣皆侍中貴幸用事始與聞朝政厥後衛青霍去病霍光金日磾皆由侍中進而權勢出宰相右矣武帝時霍光韓增皆為郎遷諸曹侍中宣帝時蘇武杜延年劉安民為右曹張延壽為左

三史拾遺二

九

曹此左右曹之始宣帝時楊惲為諸吏光祿勳此諸吏之始宣帝時張霸為散騎中郎將張勃劉更生為散騎諫大夫此散騎之始司馬相如以嘗為郎事景帝為武騎常侍則景帝時已有常侍武帝常與侍中常侍武騎及侍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徵行而東方朔亦為常侍郎然其時未見中常侍之名至元成以後始有之元帝時有中常侍許嘉成帝時有中常侍施閎成帝欲以劉歆為中常侍大將軍王鳳以為不可乃止哀帝時有中常侍王閔宋宏等皆士人也後漢中常侍並以宦者為之非西京舊制矣

給事中亦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議郎 武帝時終軍以竭者給事中宣帝時田延年以大司農給事中杜延年以大僕給事中魏相以御史大夫給事中元帝時蕭望之以關內侯給事中劉更生以宗正給事中成帝時辛慶忌以右將軍給事中哀帝時董賢為大司馬給事中是三公列將軍九卿皆得加之不止大夫博士議郎也百官公卿表下

三史拾遺二

十

列將軍 序止舉前後左右將軍而表所列又有大將軍車騎驃騎衛將軍及度遼將軍皆序所未及武帝時前將軍李廣後將軍曹襄右將軍趙食其左將軍公孫賀荀彘表皆不書者出征暫置非京師掌兵之職故也凡將軍加大司馬者班在丞相之次與丞相御史並稱三公而權任實居丞相之上武昭以後大將軍無不加大司馬者車騎驃騎衛將軍或加或不加它將軍無加大司馬者矣

建元元年淮南太守灌夫為太僕 陳氏景雲曰淮南當從本傳作淮陽是時淮南為王國有內史無太守也 鴻嘉三年都尉丞相司直翟方進為京兆尹 都尉二字衍文因上文有都尉字而誤重出耳 按古關本部占今人表

東扈氏 上中 困學紀聞引子思子曰東戶季子之時道

上扈行而不拾遺餘糧宿敵首即此東扈氏也

大欵 上中 顛頊師 大欵事未詳

柏夷亮父 上中 顛頊師 呂氏春秋尊師篇有伯夷父

舟人 上中 梁氏玉繩曰見鄭語國名彭祖之財

許繇 巢父 子州支父 上中 子州支父石戶之農北

人無擇三人皆見莊子讓王篇表以子州支父為許繇

巢父列弟二等石戶之農二人列弟三等似為乖互攷

卜適務光亦在弟三等則巢許子州支父必在弟三等

也

三史拾遺

癸 下中 癸未嬉干莘雅修四人元本當在弟九等與商

辛姐已費仲輩並列以序何求之可知韋鼓昆吾亦當

與葛伯同等刊本誤移其次耳

伊陟 臣扈 上下 書君奭篇敘殷賢臣伊陟臣扈在巫

咸之上表以巫咸列弟二等則伊陟臣扈亦必在弟二

等矣竊謂伊陟臣扈巫咸皆當在上中轉寫入弟三等

非班氏意也就中毓叔亦當在弟二等大顛之前今錯

入弟三等皆非班表之舊

微中 中上 梁氏玉繩曰表於弟五等云宋微中啟子此

必因孟子敘膠鬲而連及之耳

那侯 中上 梁氏玉繩曰那侯即鄂侯因諫紂殺鬼侯并

醢之史記魯仲連傳徐廣注鄂一作那

祭公 上中 梁氏玉繩曰祭為周公子與凡蔣那茅並封

侯已見後文此列祭公於文王之世未詳或云即十亂

之榮公也

右史戎父 中上 逸周書左史戎父作記在穆王時表列

於成王之世未詳

邢叔 中上 武王子邢侯已見上文此未詳翟氏灝以左

傳陶叔當之亦未有據

商子 中上 見說苑建本篇

三史拾遺

鉛陵卓子 中下 廣韻云呂氏春秋有鉛陵卓子今檢呂

書無之 梁氏玉繩曰韓子外儲說右有延陵卓子鉛

延同音

伯熙 中上 師古曰穆王太僕也 熙當作舉古圖字

楚摯紅 中下 渠子 上文不見熊渠名梁氏玉繩據釋史

校改云楚熊渠錫字

魯衛公 下下 衛當作魏陳詩庭曰諸本多作魏

齊武公 下中 厲公子 厲當作獻

史伯 中中 弟四等有史伯在伯陽父師服之間乃國語

之史伯此史伯未詳張氏雲璈曰 襄 當是公伯之謬

秦本紀秦侯生公伯伯生秦仲表無公伯而於秦中注云伯子是其證也

嘉父 中上 即詩家父也

叔術 下中 邾顏夏父叔術盱四人事見公羊傳叔術之讓國雖未合於正較之邾顏則彼善於此矣表以邾顏

夏父列弟七等叔術盱列弟八等疑轉寫之譌

文子 中中 藝文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注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託者據表列於辛有之前

則仍以爲周平王時人也

宋大金 中中 家語作木金父

臧篴伯 石磻 中中 臧篴伯當與哀伯同在第四等石

醋亦當在第四等刊本誤下一格

司空牛父 下上 左傳作司寇牛父

公子殺生 下上 左傳生作甥

楚瑕邱 下上 疑即楚屈瑕也

楚保申 中上 見說苑正諫篇

謝邱章 中中 未詳廣韻周宣王支子食采於謝邱其後

爲氏

左公子泄 中下 即左傳左公子洩也陳洩治表亦作泄

蓋古本左傳如此唐石經避諱改爲洩相沿到今耳泄

與右公子職同立黔牟表以泄列弟六等聯列弟七等似亦轉寫洞其次

辛甲 中中 即左傳辛伯

潘和 中下 未詳

王青二友 中上 未詳

鮒里乙 下中 家語始誅篇太公誅華士管仲誅付乙付乙即鮒里乙也荀子宥坐篇作付里乙說苑貴德篇作符里

符里

公孫隱 中下 即左傳公子偃也李廣芸日隱偃聲相近

徐偃王此表亦作徐隱王

頡孫 中下 即左傳欒孫也

鄭子嬰齊 下中 子壘子 疑即鄭子儀也與子壘爲昆弟

非其子又按表例人君被弑及弑君之賊皆在弟九等

此葉宋愍公南宮萬子游猛獲南宮牛鄭子嬰齊傳取

在弟八等下文魯閔公奚齊卓子在弟七等皆刊本誤

移其次耳

麥邱人 中上 齊桓公所遇者見新序雜事篇韓詩外傳

十

平陵老 中上 齊桓公時人見說苑貴德篇

恩公 中上 齊桓公時人見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時人見說苑政理篇

齊桓公時人見說苑政理篇

三史拾遺

三

三史拾遺

十四

公孫素 下上 卽詩序公子素也

衛弘負 上下 衛懿公臣見呂氏春秋忠廉篇淮南繆稱

新

臣伍尼 中下 晉太子申生臣見國語

井伯 中下 表以百里奚列弟三等井伯列弟六等或謂

井伯卽百里奚者非也

禽息 王廖 中上 二人皆秦繆公臣見韓詩外傳

陽處父 上下 劉知幾所見本在第四此在弟三蓋刊本

之誤竊意甯戚與駢鄭弦高三人皆不當在此等後人

牽連誤升一格耳

三史拾遺二

齊君舍 中下 舍被弑之君不當在弟六等

鄭子良 中中 左傳子良卽公子弃疾也表以弃疾列四

等子良列五等似重出或云鄭當作楚楚司馬子良令

尹子文之弟

鬬伯比 中上 伯比再見前列弟五等此列弟四等當因

此處有令尹子文注云鬬伯比子注既譌爲正文而刪

子字又意伯比不當在弟三等而移下一格耳然子文

亦不當在楚莊王時此則孟堅雜采它書之失也

荀尹 中中 梁氏玉繩曰此是荀庚轉寫字脫其半耳

少師慶 下上 楚莊王臣見說苑至公篇

陳應 中上 未詳

羊舌 中上 此人介於程嬰公孫杵臼之間當亦晉人然

史記諸書皆不見其名

羊魚 中下 疑卽左傳夷羊五也

向于 中下 未詳攷是時未有向爲人向帶亦當與魚石

同在弟八等表蓋別一人

叔山舟 中上 左傳舟作舟李廣芸曰舟舟字形相涉而

譌

鄭唐 中上 當卽左傳鄭唐荀死於郟陵之役者表脫荀

字

三史拾遺

西鉏吾 下下 鉏吾事見左傳似不應列末等

衛鳩公焱 下上 鳩公被弑之君不當列弟七等李廣芸

曰據春秋鳩公名剽此作焱同聲相借字从三犬譌从

三火作焱非焱字以贖切

晉邗蒯 中上 說苑五節篇有邢蒯事蓋卽其人

楚令尹子南 觀起 中下 按屈建在弟七等而子南與

觀起乃在弟六等亦必有誤

晉陽罕 中中 梁氏玉繩曰罕乃畢之譌陽畢事見國語

陳不占 中上 齊莊公臣文選注引韓詩外傳言其事今

外傳無之

臧文仲上下 此列於下嚴子之後必武仲也論語稱武

仲智故在智人之列後人嫌其要君改爲文仲又嫌重

復并去前文仲名此理之想當然者

晉船人固來中下 師古曰卽固乘也 來當爲桑字之譌

新序雜事本作固桑說苑尊賢篇作古乘與師古注同

古傳 乘與桑字形相涉而譌也韓詩外傳作益胥文選

注引作益胥益皆讀古合切與固聲相近桑胥亦聲

相近也諱詩外傳以爲晉平公時人說苑以爲趙簡子

時表列於亥唐醫和之後蓋據韓詩

舟人清涓中下 亦晉人見尸子

三史拾遺二

吳餘味下 卽夷味也左傳稱其甚德而度且係令終

之君何以列入末等

周史大破中下 大破當作六破藝文志儒家有用史六

破六篇或曰孔子問焉梁氏玉繩曰莊子則陽篇有太

史大破

蜎子中下 老子弟子藝文志道家有蜎子十三篇

孝成子中下 孝當作老藝文志道家有老成子十八篇

柏常蕩中下 齊人見晏子春秋

燕子干中下 梁氏玉繩曰燕士泯子午見晏子春秋疑

午譌爲干也

林既中中 齊景公時人見說苑善說篇

隰成子中上 此人在子石琴牢之間疑是孔子弟子史

記家語皆無之

北郭駭中中 齊人見晏子春秋及說苑復恩篇

逢於何中中 見晏子春秋

司馬篤中下 卽左傳司馬烏也非楚之司馬督

公子闞中上 卽楚公子闞

王孫章中下 此與員公辛竝列當是楚之王孫賈也見

左氏定五年傳

雍渠下下 黎且子 雍渠變臣似不應著其世系黎且子

三史拾遺二

蓋別是一人卽齊之犁鉏也此正文而誤入注者王良

伯樂與郵無卹一人而竝列此注而誤入正文者

莫敖大心 蒙毅中中 皆楚昭王臣見戰國策

東野畢中下 見荀子哀公篇新序雜事五韓詩外傳

許幼中下 未聞班孟堅西都賦許少施巧秦成力折許

少豈卽許幼乎

周舍中下 趙簡子臣見趙世家韓詩外傳

田果中下 尸子齊有田果命其狗曰富命其子曰樂見

文類聚廿九編 覽七百廿五

行人燭過中下 趙簡子臣見說苑臣術篇

陽城胥渠中中 趙簡子時人見呂氏春秋愛士篇

田饒中中 燕相韓詩外傳載其去魯適燕事

仇汜中中 魯之恭士也說苑敬慎篇作机汜

楚芋尹文中中 見新序義勇篇

田恆中中 恆弑君之賊當列第九等

臨斯彌中中 見韓子說林篇

屈固中中 見楚世家伍子胥列傳即左傳之蕞固

大陸子方中中 即東郭賈也見左傳

中鳴中中 楚昭王臣見韓詩外傳十說苑立節篇

嚴善中中 即莊善也見新序義勇篇韓詩外傳作莊之

善

顏匹父中中 顏倫倫 顏夷中中 三人皆善御者

見韓詩外傳二但彼文匹父作無父倫倫單名淪耳李

廣芸曰亡無古通用常從毛本作匹者亡字之譌

衛簡公蒯賈中中 前已有蒯賈在第九等此重出也據

左傳蒯賈諡莊公與此亦不合

石國中中 國當作圃見左傳

師已中中 前有魯師已在第五等此與賁牟賈並列則

是樂記之師乙也

鄭戴勝之中中 未詳

三史拾遺

五

公之魚中中 梁氏玉繩曰見史記孔子世家

南郭惠子中中 見荀子法行篇墨子非儒篇

姑布子卿中中 善相人者見史記趙世家韓詩外傳九

衛視夷中中 師古曰即式夷也見呂氏春秋 梁氏玉繩

曰按呂氏春秋惟長利篇有戎夷未見式夷事古式字

叶音試大雅不義從式可證與視音近相借今本呂覽

作戎諤也戎夷遠齊如魯天寒而死注云齊之仁人則

此衛字亦誤

采桑羽中中 梁氏履繩曰羽疑女之譌采桑女見列女

傳陳辨女篇

史雷中中 未詳

青莽子中中 豫讓之友也見呂氏春秋序意篇

陳太宰喜中中 即檀弓陳太宰歸

石簪中中 見說苑敬慎篇

子服子中中 未詳或疑是子服回以世系言之又不當

在子服景伯之後蓋別是一人也大昕案藝文志雜家

有子晚子三十五篇齊人好議兵與司馬法相似晚與

服聲亦相近蓋即其人或云魯穆公臣有子服厲伯見

論衡非韓篇

知過中中 師古曰即知果 國語作果戰國策作過

三史拾遺

五

惠子 上下 梁氏玉繩曰即司寇惠子見檢弓下

公房皮 上下 梁氏玉繩曰御覽入百廿八引尸子有公

做皮疑即此人或云即禮記公罔之裘罔房音相近裘

即皮也大昕案表無序點計其年代亦不當戰國時或

說非是

田襄子 中下 悼子子 案世家襄子即田常之子常諡成

不諡悼也襄子之子為莊子其子為田和表又脫莊子

一代

高赫 中中 趙襄子臣見韓非子淮南人閒訓

原過 中中 趙襄子臣見史記趙世家

三史拾遺

魯悼公 中下 出公子 出當作哀

任章 中中 魏桓子臣見戰國策

我子 田俛子 隨巢子 胡非子 中上 四人皆墨家

見藝文志

公季成 中中 魏文侯母弟見新序

司馬庾 中中 見淮南修務訓注云秦大夫或作唐

司馬喜 中中 中山相戰國策作司馬慈

太史屠黍 上下 見呂氏春秋說苑權謀篇作屠餘

躬吾君 中上 當是番吾君也見史記趙世家

司馬期 中中 疑即司馬子期說楚伐中山者

牛畜 荀訢 徐越 中上 三人皆趙臣見史記趙世家

趙公仲達 中中 趙世家作公仲連為趙烈侯相

趙倉堂 上下 即倉唐也

屈侯鮒 上下 魏臣見史記魏世家

孫子 中中 藝文志道家有孫子十六篇六國時人非兵

家之兩孫子也

南宮邊 中中 魯穆公時人說苑至公篇作南宮邊子

陽成君 中中 梁氏玉繩曰荆陽成君見呂覽上德篇

孟勝 徐弱 中上 二人皆見呂覽上德篇孟勝為荆之

陽成君而死其弟子徐弱亦死

三史拾遺

大監突 中中 秦大夫見呂氏春秋富賞篇

徐子 中中 戰國策所謂外黃徐子也說魏太子申勿戰

者藝文志儒家有徐子四十二篇

大成午 中中 史記趙世家作大戊午 戰國策亦作成

甘龍 杜孳 中中 皆秦臣見史記商君傳

子桑子 中中 未知何人若論語之子桑伯子 即莊子之

似時代不當在此

被雍 中中 未詳

鄭敖子華 中上 見戰國策

沈尹華 中中 見呂氏春秋去宥篇荆威王學於華

魯康公下上 注脫共公子三字

史舉 中上 史記甘茂事下蔡史舉先生即其人也

馮赫 中中 戰國策有馮郝說楚王事疑即其人

閻丘光 中上 即閻丘先生也齊宣王時人見說苑善說

篇

昆辯 中中 師古曰呂覽作劇稅辯 昆當作貝古貌字呂

覽作劇稅辯劇乃劑之譌戰國策劑作齊

唐尙 下上 梁氏玉繩曰見呂氏春秋士容篇

閻丘印 中上 齊宣王時人見新序

韓宣王 中下 卽宣惠王也

三史拾遺

尹文子 中上 藝文志名家有尹文子一篇說齊宣王

番君 中上 未詳

唐易子 中上 梁氏玉繩曰見韓子外儲篇一云田子方

問弋於唐易鞠一云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疑唐易是

氏先後兩人

如耳 中上 見戰國策史記魏世家

燕王噲 下上 燕王噲子之楚懷王新尙四人當在第九

等與夫人鄭袖同列上官大夫之在第五等合尹子椒

子蘭之在第六等亦必誤也蓋因升屈原於第二等并

前後附近諸人俱誤移上二格耳

周報王延 中下 周自思王以後七傳皆在第八等不應

報王轉列第六等故知此葉大率誤超二格

屈原 上中 屈原之義高矣然孟堅嘗譏其露才揚已必

不踏之大賢之列此後人妄以意進之耳

馬犯 中下 周臣見史記周本紀

周景 中下 當作周景亦見周本紀

昭庭 上下 梁氏玉繩曰疑卽楚懷王之良臣昭過也

占尹 中上 當是楚辭之太卜鄭詹尹也

宋造 中中 楚懷王時勇士見史記楚世家

應暨 中上 未詳

三史拾遺

漁父 上中 漁父之諷屈原猶長沮溺丈人荷簣之諷

孔子論其人品當與沮溺輩同等後人進屈原并漁父

亦入之第二等尤非孟堅之旨竊意屈原漁父二人元

本必在陳軫之後占尹之前

上官大夫 中中 梁氏玉繩曰新序節士篇以上官大夫

卽新尙王逸離騷序仍之但戰國策言尙爲張旄所殺

在懷王世而上官大夫爲令尹子蘭所使短屈平於頃

襄王當別是一人故表列上官大夫五等斬尙七等唐

宰相世系表謂王子蘭爲上官大夫不足信

秦武王 中上 秦孝公惠王昭襄王皆在第六等武王有

何功德而超居弟四等乎秦武王任鄆烏獲皆宜與孟

說同等

軋子 然子 中中 此二人未詳竊意當即治春秋之夾

氏邠氏也軋與夾音相近邠與聚聲亦不遠然即

沈子 北宮子 魯子 公尼子 中中 四人皆傳春秋

者見公羊傳

戚子 中下 未詳

根牟子 中下 根牟子受詩於孟仲子傳孫卿見經典釋

文案高子仲梁子皆傳詩者在弟四等沈子輩傳春

秋而在弟五等根牟子何以獨列弟六亦必刊本之謬

三史拾遺二

田不禮 代君章 中下 二人見趙世家

嚴周 中下 莊列皆老氏之徒列子在弟五等而抑莊子

於弟六等非其倫也竊意申子慎子嚴周惠施公孫龍

諸人之在弟六等必刊本之謬非孟堅意

狐爰 中下 師古曰即狐暍也見戰國策 呂氏春秋貴直

篇作狐援

王敬 中上 即齊人王蠋也說苑立節篇亦作敬

蘇不釋 中中 未詳梁氏玉繩曰疑即蔡澤古文澤與釋

通蔡字譌為蘇不兩字

葉陽君 中中 即穰侯弟華陽君也徐廣曰華一作葉

涇陽君 中中 秦昭王同母弟見史記穰侯傳

安陸君 中中 陸當作陵安陵君縮高唐雖事俱見戰國

策

廉頗 上下 藺相如在弟五等廉頗何以得列弟三世因

相如升入弟二并廉頗亦妄進之

陳筮 中下 韓釐王時人見史記韓世家

雍門周 中下 見說苑善說篇

燕武成王 上下 惠王子 梁氏玉繩曰表例燕以世數此

似脫四十一世四字

魯仲連 藺相如 上中 此二人本在弟五等後人因張

三史拾遺二

晏之言妄進之蓋班氏元本列弟二等者戰國時但有

子思孟子孫卿三人餘俱後人竄入

韓王安 趙王遷 中下 六國見滅書法宜一例楚燕魏

齊之君皆在弟九等則韓趙不應獨殊且王安之父桓

惠王王遷之父悼襄王尚在後葉何以二王躡居其前

此皆刊本錯誤之顯然者

魯頌公 上下 頃公失國之君不當列弟七等

朱英 上下 當與毛遂同等誤超一格

王翦 上下 當與蒙恬同等誤超一格

韓桓惠王 中下 釐王子 表缺釐王一代蓋轉寫脫去

劇辛下中 劇辛與樂毅等行同入燕在賢士之數晚節

將兵為趙將龐煖所殺遂與栗腹並列弟八等

燕將渠中上 燕相見史記燕世家

樂燕中上 疑即樂毅之子樂間也

秦二世胡亥下中 二世當在弟九等誤起一格

孔襄上下 當與孔鮒同等誤起二格

三史拾遺

三史拾遺卷三

錢大昕學

律曆志下

統歲分之七十七 統歲當作統法

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旦冬至殷曆以為壬子 隋志載

春秋命曆序魯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日至成公十

二年天正辛卯朔旦日至昭公二十年庚寅朔旦日至

竝與殷曆合蓋乾鑿度攷靈曜命曆序諸緯皆殷曆也

命曆序言孔子修春秋用殷曆使其數可傳於後

歲在大棗之東井二十二度鶉首之大度也 六度當作

三史拾遺

七度置積年滿歲星歲數去之其餘歲一千三百廿九

以百四十五乘之盈百四十四而一得積次一千三百

三十八次餘三十三以十二去積次餘數六起星紀算

外則歲在鶉首也又以三十乘次餘盈百四十四而一

得積度六起井十六度算外得歲在東井二十一度太

強實鶉首之七度也

禮樂志

體容與進萬里 晉灼讀進為進雖據說文卻於文義未

協大昕謂進當讀如澠鴻鴈之澠言去之遠也孟如二

說近之

荆法志

簞二百彥以應大辟孟康曰簞音撰 說文簞具食也从

食算聲或作饌从巽今人撰述字从手乃後人增加

天文志 此志非孟堅所作續漢志云孝明帝使班固敘

漢書而馬續述天文志

星傳日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 南戒當作南斗

平陽侯敗三國之師于齊咸服其辜 是時擊齊者為將

軍樂布平陽侯則布之副也見齊悼惠王傳師古以為

襄小司馬則以為曹

元封中星孛于河戌占曰南戌為越門北戌為胡門 河

三史拾遺

戌南戌北戌皆戌字之譌東井西曲星曰戌戌北三星

為北河南三星為南河所謂南戌北戌也史記天官書

朝鮮之拔星第于河戒蓋亦戌字俗儒不通六書譌寫

為戒僧一行因有兩戒之說謂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

戒且引星傳北戒為胡門南戒為越門之文不知為戌

之譌也

五行志上

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火董仲舒以為陳夏徵舒殺君楚嚴

王託欲為陳討賊陳國闕門而待之 當云陳公子招

殺太子楚靈王託欲為陳討賊傳寫舛譌校書者妄以

意改竄耳劉知幾劉貢父講其謬固當然董生明于春秋不應乖舛若此恐非董班元文也

劉向以爲先是陳侯弟招殺陳太子偃師皆外事不因其宮館者略之也 偃師以下文義不相屬疑有脫文

五行志中之上

宋國人逐獬狗。今左氏傳作獬狗說文無獬字當依此作獬

後三世周致德祚於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 陳氏景雲曰後三世謂顯王之世也致德祚謂顯王九年致文武胙于秦也以胙爲祚蓋傳寫失之

三史拾遺 三

晉說非

五行志中之下

成公時楚橫行中國王札子殺召伯毛伯師古曰王札子事在宣十五年而此言成公時未達其說 漢儒言無

冰之災由誅罰不行失在前而應在後成公元年無冰距宣十五年僅三載故援以爲驗非有誤也

釐公十年冬大雨雪 劉知幾議此條以爲科條不整尋繹難知蓋知幾所見本誤雪爲雹因據誤文妄生駁難

不知班史敘恆寒以雪爲首而霜次之雹又次之釐公十年冬大雨雪此左氏穀梁經文故引劉向說次引公

羊經作大雨雹兼采董仲舒說蓋以經有異文特附出

之其餘書大雨雹者別見於後班史義例之精如此今

南北監本俱作大雨雪與左穀經文正合乃歎今本固有勝於古本者而古人讀書粗率轉或不如後人之精

審也

五行志下之上

鼠舞不休夜死 按神記載此事云一日一夜死此當有脫字

其氣炎以取之 今左氏傳炎作倏陸德明本亦是炎字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亡天下句誤按神記作

三史拾遺 三

上無天子

其後三國皆有篡弒之禍注謂齊連稱管至父弒襄公而立無知 陳氏景雲曰齊襄之弒在魯莊公八年去文

公遠矣此當謂那歇閭職弒懿公事

五行志下之下

左氏劉歆以爲正月二日燕越之分野也隱三 越本或作趙者誤也劉歆說春秋日食各占其分野之國蓋本

左氏去魯地如衛地之旨而推衍之如周正月日在星紀爲吳越分其前月日在析木爲燕分故正月朔食以

燕越當之二月爲齊越三月爲齊衛四月爲魯衛五月

爲魯趙六月爲晉趙七月爲秦晉八月爲周秦九月爲周楚十月爲楚鄭十一月爲宋鄭十二月爲宋燕也若食在晦者則以本月及後月日所在分野之二國占之如嚴公十八年三月食劉以爲食在晦宣公十七年六月食劉亦以爲在三月晦故皆云魯衛分三月之晦與四月之朔等也

劉款以爲二月魯衛分宣十年月當作日謂食在四月二日也經書四月丙辰而不言朔故知食二日

劉款以爲二月魯衛分昭七年月當作日與宣十年同

劉款以爲三月魯衛分昭五年魯當作齊三月朔爲齊衛

三史拾遺

五

分若云魯衛則當食於四月矣依三統術推得是年三月丁巳朔

劉款以爲魯趙分昭七年魯當作晉六月日在賈沈爲晉

分其前月日在大梁爲趙分凡六月朔爲晉趙分五月朔爲魯趙分二文易爲故

特非之

劉款以爲六月二日魯趙分昭十年魯當作晉

劉款以爲二月宋燕分昭三十年月當作日 陳詩庭口

南雍本作日

劉款以爲正月二日燕趙分定五年趙當作越

劉款以爲十二月二日楚鄭分定二年當作十月二字衍

十月朔爲楚鄭分十二月則爲宋燕分矣

左氏以爲朔十六日十八晦一 案劉款所說隱三年莊廿五年廿六年文十五年宣八年十年成十六年襄十四年十五年廿三年昭七年十七年廿一年廿四年卅一年定五年十二年哀十四年皆食在二日正合十八之數至莊十八年宣十七年兩食皆在晦此云晦一當是誤二爲一也經書日食卅有六并哀十四年一食數之實卅有七除去食晦與二日者則朔食蓋十有七此云十六亦恐誤

地理志上

三史拾遺

六

北過降水 段氏玉裁曰案信都國信都下云禹貢絳水

入海郡國志亦云上黨郡屯留下云桑欽言絳水出西

南東入海皆釋禹貢也而字作絳則此述禹貢經文亦

必作絳矣史記夏本紀作降而小司馬索隱云地理志

從糸作絳是其證也

嶓冢道漾 隴西郡氐道下云禹貢漾水所出至武卽爲

漢卽此漾也說文漾古文漾夏本紀亦作漾養卽漾之

省

滄日汾潞師古曰潞出歸德 志不載潞水所出其出北

地歸德者乃洛水非潞水也小顏注誤

推表山川以綴禹貢 水經載禹貢山川澤地所在不見

於此志者如河東大陽無砥柱燧燧燧無三危河而

成阜無大邳南郡邵縣無三澨是也志與水經異者碣

石在遼西臨滏而志在右北平驪城龍門在河東皮氏

而志在馮翊夏陽九江在長沙下雋而志在廬江尋陽

嶠冢在隴西氏道而志在西縣大別在廬江安豐而志

在六安積石在隴西河關而志在金城太華在恆農華

陰而志在京兆恆山在中山上曲陽而志在常山曲陽

嵩高在潁川陽城而志屬潁川之嵩高太岳在河東永

安而志屬河東之絳攷光武省六安入廬江順帝改旄

王史拾遺三

七

名永安華陰之改屬恆農河關之改屬隴西上曲陽之

改屬中山續漢志有明文若右北平之驪城潁川之嵩

高續漢志俱不載則亦世祖所并省水經所據皆後漢

之疆域似異而實同也若龍門之在夏陽九江之在尋

陽西縣之嶠冢兩漢志竝同此其不能強合者又志於

禹貢山川不稱禹貢又不稱古文者京兆華陰之太華

河東蒲坂之雷首泰山博之岱山河內壁王之太行恆

農盧氏之熊耳南郡華容之雲夢廬江之東陵丹陽蕪

湖之中江會稽毗陵之北江山陽鉅野之大壑南郡枝

江之江沱

京兆尹 華陰 按武帝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志於馮

翊之高陵云左輔都尉治扶風之郿云右輔都尉治獨

不言京輔都尉治所攷三輔黃圖稱京輔都尉治華陰

可補班志之闕

湖武帝建元年更名湖 陳氏景雲曰建元下脫六字

左馮翊 雲陽有越巫嵒鄭祠三所孟康曰嵒音辜磔之

辜 嵒廣韻類篇俱作嵒从巾从卵皆無意義當是嵒

之譌說文辜罪也古文作嵒周禮大宗伯以禴辜祭四

方百物鄭司農云披磔牲以祭若今時磔狗祭以止風

嵒鄭蓋禴辜之遺制與說文占部又有舛字訓為枯與

三史拾遺三

八

嵒音義亦近

右扶風 杜陽杜水南入渭詩曰自杜 今本無詩曰自

杜四字何配瞻據北宋本增以小顏注引大雅縣證之

今本脫漏顯然

汧吳山在西古文以為汧山 案志稱古文者十一汧山

終南惇物在扶風外方在潁川內方倍尾在江夏嶧陽

在東海震澤在會稽傳淺原在豫章豬壁澤在武威流

沙在張掖皆古文尙書家說與水經所載禹貢山澤所

在無不脗合相傳水經出於桑欽欽即傳古文尙書者

則水經為欽所作信矣載東原以水經有廣魏縣斷為

魏人所作大昕謂水經郡縣間有與西漢互異者乃後人附益改竄猶爾雅周公作而有張仲孝友之語史記司馬遷作而有揚雄之語也然則志何以別有桑欽說曰禹貢山水澤地所在一篇本古文家相傳之學而欽引以附水經之末水經則欽自出新意爲之故不可合而爲一

河東郡 襄陵有班氏鄉亭 李廣芸曰班當爲隼字之誤水經注汾水又南歷襄陵縣故城西晉大夫御隼之邑也故其地有隼氏鄉亭矣

東郡 畔觀 陳氏景雲曰畔字衍恩澤侯表溝通志崔方進傳可證

汝南郡 莽曰汝汾分爲賞都尉 王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則賞都乃郡名後人妄增尉字耳宜祿縣莽改曰賞都亭此亦賞都爲郡名之證也

南陽郡 雒水東至鄆入汝師古曰鄆音屋 趙氏一清云澧水東至鄆縣入汝卽今河南許州鄆城縣是也鄆字誤耳師古以屋音釋之廣韻集韻始出鄆字云地名在南陽皆謬也

清河郡 思邈師古曰思古莎字 說文無思字當是思之譌說文必心疑也讀若易旅瓊瑛莎與瑛音相近

泰山郡 汶水出萊母西入濟師古曰汶音問母與蕪同刊本蕪作無誤 萊蕪縣下云又禹貢汶水出西南入沛汶水桑欽所言與此文重出而有詳略之異小顏注既云母與蕪同則萊蕪縣下云云爲衍字矣此文汶水上當有禹貢二字入濟下當有桑欽所言四字濟當作沛

北海郡 平壽應劭曰故封尋禹後今封城是也 壽光縣下亦引應劭云古封灌禹後注中諸封字皆對之

乃音封爲斟廣韻二十二侵部亦兼收斟封二字蓋六書之不講隋唐人已然矣

琅邪郡 計斤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 續志黔陬有介亭劉昭引左氏之介根證之則後漢時此縣并入黔陬矣

東海郡 容丘祠水東南至下邳入泗 李廣芸曰祠水水經注作桐水

平曲侯國 莽曰端平 此郡平曲縣重出以莽所更名推之此平曲當爲曲平也

臨淮郡 富陵莽曰標虜標音朔 標音朔上當有師古

三史拾遺三

九

三史拾遺三

十

曰三字攷說文廣韻俱無標字以師古音推之當是渠之譌也集韻四覺部有標字知北宋本已譌

丹陽郡 宛陵清水西北至蕪湖入江 說文泔水出丹陽宛陵西北入江从水令聲此清水疑是泔水之譌或以清泔音義相近別有清水之名乎

桂陽郡 臨武秦水東南至瀆陽入滙 此即說文之滙水也滙蓋滙字之譌師古讀為胡賄反失之遠矣

桂陽滙水南至四會入鬱林 滙亦滙字之譌鬱下不當有林字鬱林郡廣鬱縣下鬱水首受夜郎脉水東至四會入海此滙水亦至四會入鬱也

三史拾遺 三

陰山侯國 水經注陽山故孝王子宗之邑也言其勢王

故塹山堙谷改曰陰山縣是陰山即陽山之改名矣志於陽山陰山兩縣下竝云侯國則鄭注似未可据侯表亦未見封陰山者當闕以俟知者

地理志下

天水郡明帝改曰漢陽 陳氏景雲曰明帝句恐是後人注非孟堅本文

上郡 後漢書馬援傳注王莽改天水為鎮戎漢中為新成上郡為增山志於天水漢中二郡皆載莽所改名不應上郡獨闕之蓋此注本有莽曰增山四字傳寫脫去

耳

遼東郡 無慮應劭曰慮音閏師古曰即所謂醫巫閭

志述職方山川藪浸之名詳矣唯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巫閭山與冀州之揚紆藪揚州之五湖兗州之盧豫州之熒波澁不及焉金城河關縣河水河東垣縣洸水下不云兗州州梁國睢陽縣禹貢盟諸澤在東北即孟諸也而不云青州藪蓋疑其不當屬青也

交趾郡 羸陟孟康曰羸音連 羸連聲相近廣韻一先部別出羸字蓋後人妄作

三史拾遺 三

苗川國 劇應劭曰故肥國今肥亭是 李廣芸曰案水經注劇縣古紀國也春秋莊公四年紀侯不能下齊以與弟季大去其國後改曰劇据此則應注二肥字皆紀字之譌

魯國 蕃應劭曰邾國也 李廣芸曰水經注蕃縣應劭

曰縣古小邾邑也疑此脫小字而又譌邑為國介

故自高祖增二十六 志於河內汝南江夏魏常山清河涿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東海豫章桂陽武陵廣漢定襄十八郡及楚國皆云高帝置於中山國云高帝郡於廣陽國云高帝燕國於膠東國云高帝元年別為國於淮陽國云高帝十一年置於六安國云高帝元年別

爲衡山國合之得二十四入丹陽郡云故鄣郡此郡不言秦置亦不言高帝置蓋班氏之例稱高帝置者以漢元年爲斷如膠東衡山皆項羽主命封之志皆繫以高帝者尊漢之詞也鄣郡殆陳項所置在漢元年以前不得繫以高帝要亦漢初所有并內史爲二十六也秦制內史尊於郡守不在三十六郡之數漢初猶沿秦舊主武帝析爲三輔雖官列九卿職與太守無異故列于郡國百有三之內馮翊扶風既是武帝所增則內史當屬之高帝矣

文景各六 文帝建國六謂廬江濟南菑川城陽膠西河

間也衡山膠東高帝舊名濟北卽高帝之泰山郡故不數景所增者北海郡及山陽濟陰廣川濟東江都五國也臨江卽秦之南郡濟川不久卽廢故不數

藝文志
春秋古經十二篇 此左氏經也下云經十一卷則公穀二家之經也漢儒傳春秋者以左氏爲古文公羊穀梁爲今文稱古經則共知其爲左氏矣左氏經傳本各單行故則有左氏傳尙書古文經四十六卷不注孔氏而別出經二十九卷注大小夏侯二家與此同
公羊外傳五十篇穀梁外傳二十篇 漢時公穀二家皆

有外傳其書不傳大約似韓詩外傳今人稱國語爲外傳漢志卻無此名目

小雅一篇宋初曰小字下邵本有爾字 李善文選注引小爾雅皆作小雅此書依附爾雅而作本名小雅後人僞造孔叢以此篇竄入因有小爾雅之名失其舊矣宋景文所引邵本亦俗儒增入不可據
入體六技 李廣芸曰六技當是入篇之謫小學四十五篇併此八篇正合四十五篇之數

別字十三篇 卽揚雄所撰方言十三卷也本名輶軒使者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或稱別字或稱方言皆省文

太史試學童能誦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 李廣芸曰案說文敘云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入體試之此志史當爲吏六體亦入體之誤據說文敘言王莽時甄豐改定古文時有六體蕭何時止有入體無六體也

董子一篇名無心難墨子 董無心蓋六國時人王充論衡應劭風俗通俱引董無心說
五音奇肱用兵二十三卷師古曰許慎云肱軍中約也小顏引許慎說當出淮南注與說文不同說文肱足大指毛也該軍中約也讀若心中滿該此該字當作肱古字少故

借核為該

庶得盛稱師古曰側音才戶反 說文無側字當是滿之

諱滿角長良从片得聲廣韻滿徂皆徂古切與才戶盟

从且聲而史記貨殖傳節盟會徐廣讀徂朗切滿从片

聲而讀徂古切皆以聲相近而轉

吳王濞傳

將軍樂布擊齊 七國起兵齊固未嘗反也然濟南菑川

膠東膠西皆故齊地史言擊齊擊齊地之反者耳故功

臣表亦稱布以將軍擊齊有功

劉向傳

三史拾遺

蠶午竝起如淳曰蠶午猶雜沓也 蠶午猶言旁午古音

蠶蒲紅切與旁聲相近霍光傳使者旁午如淳曰旁午

分布也

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師古曰鑿謂所穿家藏者音在

到反 鑿猶隧也隧鑿聲相近

上數用向為九卿輒不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

師古曰持謂扶持佐助也 陳氏景雲口輒下當衍一

不字顏注蓋仍誤而傳會其說

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 依此推檢向當卒於成帝綏

和元年

劉歆傳

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 漢初淄川田何濟南伏生魯

申公齊轅固燕韓嬰魯高堂生齊胡毋生皆諸侯王國

人唯賈生洛陽人在漢十五郡之內故云漢朝之儒唯

賈生一人宋子京謂在漢朝不容更有漢字蓋未之思

爾

以尚書為不備 以注文證之不字衍 陳詩庭曰南雍

本無不字

曹參傳

帝讓參曰與密胡治乎 陳氏景雲曰漢人以咎掠為治

三史拾遺

治即咎耳大昕謂與密胡治猶言胡與密咎也陳說是

淮南王安傳

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陳氏景雲曰中尉當是段宏攷

汲黯傳宏以益侯王信任官再至九卿百官表亦偶逸

其名也

江充傳

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 陳氏景雲曰案功臣表

館陶公主子堂邑侯陳季須元鼎元年坐母公主卒服

未除云云即主卒于元狩之末及江充貴希主沒已十

餘年矣館陶字誤無疑

賈誼傳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榮孟康曰般音班師古

曰孟音是也字从丹青之丹 說文無从丹从父之字

小顏誤也斐機班馬字類引此傳及禮樂志般裔裔趙

充國傳明主般師罷兵揚雄傳般僅棄其劊劊皆从丹

旁今本皆改正作般矣

枚乘傳

景帝召拜乘為恆農都尉 恆農置郡在武帝元鼎四年

而景帝時已有恆農都尉何也漢初恆農當屬河南郡

蓋為河南都尉而治恆農元鼎中即因都尉治為郡治

三史拾遺三

耳

出蚡傳

蚡疾一身盡痛若有擊者諱服謝罪晉灼曰服音灼關西

俗謂得杖呼及小兒啼呼為呼灼 東方朔傳上令侶

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暑鄧展曰暑音瓜灼之灼呼

暑即諱服也古音服如匄聲轉為暑說文暑大呼自冤

也暑正字服通字灼假借字

江都易王非傳

使男子茶恬上書蘇林曰茶音食邪反 廣韻余姓有二

其一以諸切秦由余之後何氏姓苑云新安人此余字

本音其一視遮切見姓苑出南昌郡此即茶之省文今人妄造余字讀如蛇音非也

中山靖王勝傳

其後更用主父偃謀令諸侯以私恩自裂地分其子弟而

漢為定制封號輒別屬漢郡漢有厚恩而諸侯地稍自

分析弱小云 漢初大封同姓幾據天下之半而地理

志諸侯王國二十趙真定河間廣陽城陽廣陵皆止四

縣菑川泗水皆止三縣高密六安皆止五縣魯止六縣

東平楚皆止七縣蓋由分析為王子侯國地即改入漢

郡今以王子侯表攷之城陽五十四人趙三十五人河

三史拾遺三

間二十三人菑川二十一人魯二十人讀此傳始悟諸

侯王國封域之小錄地經分析漢用主父偃謀故也

衛青傳

常護軍傳校師古曰校者營壘之稱故謂軍之一部為一

校或曰幡旗之名非也每軍一校則別為幡且名校

也 盧氏文昭曰釋名釋兵篇云幡幡也其貌幡幡然

也校號也將帥號令之所在也則校亦幡之類張景陽

七命叩釘散校舉麾旌獲李善注引漢書大校獵如淳

曰合軍聚眾有幡校也唯校是幡類故可散為陳死而

行若營壘安得言散然則幡校之說未為非也

公孫弘傳

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 平津卒于元狩
二年為御史大夫二歲在相位四歲也建元元年平津
年六十以賢良徵至元狩二年整二十歲則卒時實七
十有九歲

兒寬傳

統揖擊元張宴曰揖聚也臣瓚曰揖當作輯師古曰輯揖
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揖五瑞是也其字從木瓚曰當
為輯不通 揖當為揖虞書輯五瑞史記本作揖秦始
皇本紀搏心揖志亦與輯義同小顏既知揖輯集三字

三史拾遺

九

相同何又詆瓚說為不通邪且虞書輯字亦不從木注
文當有踏誤

居位九歲以官卒 公卿表寬為御史大夫八年卒此作

九歲誤

張騫傳

而為匈奴所閉道脫亡宋祁曰越本脫作今 予見宋大
字本正作今詳其文義以今亡為句閉道連文謂閉其
道不使往也上下文但云亡無脫字知為校書者妄改
為備眾遺之 宋大字本備眾作具備人眾

徐樂傳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 攷地理志無終屬右北平頂羽封

韓廣為遼東王都無終則無終非燕之屬縣蓋漢諸侯
國甚大涿郡遼東西右北平皆燕故地韓廣封遼東王
都無終未幾為臧荼所滅則仍屬燕矣地理志所載郡
縣以元始初版籍為斷傳所據者孝武以前之郡縣徐
樂武帝時人其時無終屬燕郡當得其實衛綰稱代大
陵人公孫弘稱菑川辭人鄧通稱蜀郡南安人與志皆
不合亦其類也史記以徐樂為趙人誤

王褒傳

梁國龔德 晦之曰龔當作龍龔文志樂家有雅琴龍氏
九十九篇名德梁人注引劉向別錄云亦魏相所奏與
趙定俱召見符詔

三史拾遺

九

王良執靶韓哀附與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
云韓哀韓文侯也時已有御此復言作者加其精巧也
然則善御者非始作也 宋說非也呂氏春秋勿躬
篇寒衰作御寒韓古字通衰衰字形相似蓋卽一人呂
氏以寒衰與儀狄伯益史皇巫咸諸人竝列則亦夏商
以前人矣豈得謂非始作者乎

賈捐之傳

期思侯竝可為諸曹 侯竝當是人姓名期思其所居縣

也期思侯賁赫薨於文帝時以無後國除安得更有嗣侯者師古說非是

東方朔傳

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東 是時但分內史為左右初無三輔之名也而先有右輔都尉有右輔必有左輔矣京兆馮翊扶風為三輔始于太初元年而百官表云元鼎四年更置三輔都尉則三輔之名在太初以前矣王太后以元朔三年崩又在元鼎之前此傳先言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下言使右輔都尉微循則左右輔都尉亦不始于元鼎表所言恐尙有誤

三史拾遺三

三

朱雲傳

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嶽即頤字說文頤前面岳岳也

霍光傳

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 陳氏景雲日出死出獄赴市也又見張敞趙廣漢傳

視丞相亡如也師古曰亡如猶言無所象似也 師古說非也亡如猶言蔑如亡蔑聲相近楚孝王釋傳蔑之命矣夫論語作亡之

金日磾傳

上召岑拜為郎使主客服虔曰官名屬鴻臚主胡客也

百官表大鴻臚屬無此官

辛慶忌傳

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欽侯戰師古曰欽侯烏孫官名 陳氏景雲曰赤谷城在烏孫西偏與康居相接據匈奴傳康居亦有欽侯之官且與烏孫連兵日久此與欽侯戰者謂康居所遣之將也常惠屯田烏孫時漢與烏孫甚睦不當有交戰事注似誤

雋不疑傳

衣黃襜褕著黃冒師古曰冒所以覆冒其首即今之下裙目也 冒即今帽字說文曰小兒蠻夷頭衣也此傳作

三史拾遺三

三

冒乃通用字後人又加巾旁

龔勝傳

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忝得給事中與論議 夏侯常前稱博士此稱大夫劉奉世疑之是也又以博士非中朝臣疑稱博士為誤則失之未攷矣漢時博士多加給事中如韋賢申咸缺欽之倫皆是也博士非中朝臣加給事中則即中朝矣陳咸舉方正對策拜光祿大夫給事中翟方進奏咸前為九卿坐為貪邪免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此給事中在中朝之明證也

夏侯勝傳

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 公卿表元帝永光元年成

帝元延三年俱有大司農堯相距三十三年恐非一人

未審誰是夏侯堯也其為大鴻臚則表失書 建子干

秋亦為少府而公卿表無夏侯于秋名

王尊傳

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 君謂令長卿謂丞尉應劭

漢官云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卿三人小縣一尉一丞命

卿二人

蓋寬饒傳

丞相魏侯笑曰 史家敘事之詞當稱人名漢書蓋寬饒

三史拾遺三

傳稱魏相為魏侯鄭崇傳稱貢禹為貢公司馬相如傳

或稱長卿儒林傳或稱丁寬為丁將軍費直為費公召

信臣傳末云九江以召父皆援引舊文未及刊正

劉輔傳

河間宗室也 輔蓋河間獻王之裔故稱宗室然于史家

書郡縣之例未合當云河間人也以宗室為襄賁令

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大中

大夫谷永孟康日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

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

朝也 漢書稱中朝官或稱中朝者或稱朝者其文非

一唯孟康此注最為分明蕭望之傳詔遣中朝大司馬

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

戴長樂問望之計策王嘉傳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

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

大夫龔勝龔勝傳又有光祿大夫非內朝官而孔光龔

勝得與議者加給事中故也此傳太中大夫谷永亦以

給事中故得與朝者之列則給事中亦中朝官孟康所

舉不無遺漏矣光祿勳掌宮殿掖門戶在九卿中最高

親近昭宣以後張安世蕭望之馮奉世辛慶忌皆以列

將軍兼領光祿勳而楊惲為光祿勳亦加諸吏故其與

三史拾遺三

孫會宗書自稱與問政事也然中外朝之分漢初蓋未

之有武帝始以嚴助主父偃輩入直承明與參謀議而

其秩尚卑衛青霍去病雖貴幸亦未干丞相御史職事

至昭宣之世大將軍權兼中外又置前後左右將軍在

內朝預問政事而由庶僚加侍中給事者俱自託為腹

心之臣矣此西京朝局之變史家未明言之讀者可推

檢而得也又攷趙婕妤父之封侯在永始二年四月則

劉輔繫掖庭獄亦當在是時而公卿表慶忌為左將軍

丹師為光祿勳皆在三年廉褒為右將軍則在四年谷

永為太中大夫依本傳推校亦當在三年此傳所書諸

人官位俱爲乖舛

母將陸傳

契河成器共其家備李奇曰契缺也 契與挈同非契缺

之義

蕭望之傳

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

銖兩名也師古曰字本作鈔鈔即銖也 周本紀駮辟

疑赦其罰百率選與鈔皆聲相近也今尚書作鈔蓋

鈔之譌戴氏震曰六兩大半兩爲鈔十一銖二十五分

銖之十三爲銖輕重異名不可假借呂刑贖罪計鈔不

三史拾遺三

計銖鈔之爲銖字形相涉許君說文已不能辨正矣

復賜傳已與聞政事 給事中掌顧問應對故云與聞政

事孔光罷相後徵拜光祿大夫給事中自稱備內朝臣

與聞政事師丹傳尚書劾給事中博士申咸缺欽幸得

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則漢時給事中亦

要地矣

馮奉世傳

其先馮亭爲韓上黨守 此傳敘馮氏世系百餘言與司

馬遷揚雄自序略相似竊意馮商續太史公書亦當有

自序而班史承用之故與它傳不同

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 軍司空令不見于百官

表當是將軍之屬員也 杜延年傳大將軍霍光以延年

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

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匡衡傳 子咸亦明經歷位九卿 咸字子期元始三年爲左馮翊

見公卿表

傳喜傳

以故高安侯莫府賜喜 高安侯謂董賢也漢制將軍出

征有莫府而列將軍在京 者亦有莫府之稱霍光薨

中二千石治莫府冢上 霍光 楊敞給事大將軍莫府 楊

三史拾遺三

傳 張安世以衛將軍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

過失 張安世傳 蔡義以明經給事大將軍莫府 蔡義 林欽在

大將軍莫府 馮野王傳 王商以特進領城門兵置莫府得舉

吏如將軍 元后 大將軍王鳳秉政陳咸薦蕭育 宋博除

莫府屬 宋博 王鳳奏陳湯爲從事中郎莫府事壹決于

湯 陳湯 張放爲侍中中郎將監平樂屯兵置莫府儀比

將軍 本傳 楊典說史高曰以將軍之莫府海內莫不仰望

巨衛 是也董賢嘗爲大司馬衛將軍後雖去將軍号而

司馬亦典兵之官故居第稱莫府

辭宣傳

材茂行緊達於從政 嚴延年傳雖冉有子貢通藝於從政不能絕也通與達同後漢書郎顛傳稱黃瓊果於從政周澤傳稱孫堪清廉果於從政吳志士燮傳達於從政漢人引論語皆如此讀

朱博傳

好客少年捕搏敢行 捕搏當為蒲博之誤師古解為追捕擊搏非也

翟方進傳

歷楚因北海東郡太守 楚國不當有太守當從陳咸傳作楚內史

三史拾遺三

谷永傳

絕卻不享之義 義古儀字書洛誥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謂當卻貢獻而不受也與下文不享上帝義自不同師古兩解皆誤

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 五行志成帝紀皆作癸未

王嘉傳

事下將軍中朝者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 孔光龔勝俱為光祿大夫而光以故丞相拜秩中二千石位次丞相故得列於左右將軍之上其它大夫雖給事內朝要皆屬於

光祿勳不當駕而上之故仍在光祿勳之下也龔勝傳敘此事以孔光列於司隸鮑宣之後 失其次 劫嘉迷罔上不道請與廷尉雜治 劫上當有皆字方與下獨字相應

師丹傳

丹老人忘其前語後從公卿議 陳氏景雲曰後當作復揚雄傳

會晉六卿爭權韓魏趙與而范中行智伯弊當是時偏揚侯 案張衡晉灼顏師古諸人皆譏子雲自序諱諫為疏謬以子攷之揚氏之先出自有周伯倚初非出於羊舌且羊舌食采之楊从木此文从手其云揚侯者非五等之侯如邢侯張侯之類耳六卿爭權之時安知不別有揚侯畏偏而奔楚者乎

三史拾遺三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 此傳皆取子雲自序與本紀敘事多相應如上文云正月從上甘泉即紀所書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也云其二月將祭后土上迺帥羣臣橫大河澗汾陰即紀所書二月行幸河東祠后土也云其十二月羽獵即紀所書冬行幸長楊宮從胡客大校獵也此年秋復幸長楊射熊館則本紀無之蓋行幸近郊射獵但書最初一次餘不盡書耳但

二年校獵無從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兩事爲一則紀失之也吾友戴東原以本紀元延三年無長楊校獵事斷爲傳誤不知羽獵長楊二賦元非一時所作羽獵在元延二年之冬長楊則三年之秋子雲自序必不誤也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奇其文雅召以爲門下史 雄以五鳳五年卒年七十一則成帝永始四年年始四十有一而王音之薨乃在永始二年正月使果爲音所薦則遊京師之年尙未盈四十也

三史拾遺三

儒林傳

子貢終於齊宋祁曰貢蕭該本作贛淳化本景本作子貢刊誤改作贛 說文贛賜也从貝聲貢獻功也从貝工聲二字音同義異古人字與名相應端木子名賜則非貢獻之貢明矣蕭該本最爲近古禮記樂記篇亦作子贛

孟喜 絲是有翟孟白之學 當云孟家有白翟之學文有脫誤爾

王式 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師古曰言狗者輕賤之甚也今流俗云何曲狗妄改

之也 臧氏琳曰江翁與王式同業魯詩嫉其名出己右故以曲狗之言譏之謂曲禮不足信也儻斥之以狗式安能含忍即諸博士弟子亦竟不出一語乎大所謂臧說頗近情理但今本注亦是曲狗非曲狗未識臧所見何本

瑕丘江公 尹更始爲諫大夫長樂戶將 百官表郎中有車戶騎三將皆隸光祿勳此長樂戶將不見於表長樂者太后宮也太后宮不置光祿勳蓋統於長樂衛尉矣

循吏傳

三史拾遺三

召信臣 起水門提閘凡數十處師古曰閘所以壅水

提閘即隄堰也古讀閘如焉亦作僞後漢書董卓傳於所度水中僞立僞以爲捕魚注云續漢書僞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媽後漢書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浚儀渠吳用景塢流法水乃不復爲害關又有過音故字亦作過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二年立過於水道高梁河造辰陵過即辰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禮敝人掌以時敝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偃也偃水爲關空以苟承其空是漢人亦作偃也

游俠傳

陳遵 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進矣師古曰
史皇孫名進而此詔不諱之蓋史家追書故有其字耳
博進之進本作費與進退字文義俱別故詔書不諱
且戾悼二園未上尊号當時臣民本無避諱之例非由
追書之故也

久之與扶風相失 馮翊扶風皆官名後因以爲郡名耳
韓延壽傳民有骨肉爭訟咎在馮翊當先退辭宣傳馮
翊敬重令朱博傳馮翊欲酒卿恥技拭用禁楊惲傳聞
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蕭育傳漆令郭舜殿見責問
育爲之請扶風怒曰君課弟六裁自脫何暇欲爲左右

三史拾遺三

三

言

匈奴傳

西域車師後王句姑 西域傳作姑句

西南夷傳

牂柯大尹周欽·王莽作周欽

西域傳

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師
古曰烏孫遣其將之貴者入漢朝 烏貴者單師王之
名是時車師已別立王故稱其前王名以別之當以求
車師王烏貴六字爲句將詣闕三字爲句刊本誤衍孫

字師古不能校正曲爲之說劉原父知其未安乃謂當
云烏孫遣其貴人將詣闕亦非也

外戚傳

張皇后 我壯卽爲所爲師古曰爲其所爲謂所生之母
也並音于僞反 陳氏景雲曰謂壯後當惟其所爲意
欲報復也尋下文語自明顏注誤

王莽傳上

朱戶納陸孟康曰納內也謂鑿殿基際爲陸不使露也師
古曰孟說是也 陳氏景雲曰宋均禮舍文嘉注云動
作有禮納陸以安其體文選魏公九錫文納陸以登李

三史拾遺三

三

周翰注納陸者致於殿兩階之間使其上殿此蓋漢人
相承之說宋史呂端傳眞宗以端軀體弘大宮庭階凡
稍峻特令梓人爲納陸是納陸爲安體而設信矣顏氏
雖獨采孟解宋均說未可廢

王莽傳中

民棄城郭流亡爲盜賊并州平州尤甚 路博德傳云西
河平州人平州縣名屬西河郡在并州部內故云并州
平州也地理志作平周蓋古字通用胡三省注通鑑謂
此時未有平州疑爲字誤恐未然

觀晉掌歲龜策告從孟康曰觀辰星進退 孟說非也觀

晉二卦名易稽覽圖有主歲卦後漢書蘇竟傳今年比卦部歲乾變度求卦主歲術常以太歲為歲紀歲七十六為一紀二十紀為一節首即置積節首歲數加所入紀歲數以三十二除之不足除者以乾坤始數二卦而得一歲未算即主歲之卦也

按後漢書黃瓊傳注

大郡至分為五 王莽所改郡縣名地理志具書之而郡之分析則不備書攷本傳有翼平連率田況夙夜連率韓博壽良卒正王閔翼平者北海壽光縣也夙夜者東萊不夜縣也壽良者東郡縣也是分北海為翼平郡東萊為夙夜郡東郡為壽良郡矣又後漢書邳彤傳引東觀記云王莽別鉅鹿為和成郡居下曲陽志皆未之及也至河南之滎陽別為新甌亦見于本傳汝南分為賞都則地理志已言之

王莽傳下

與苻波水將軍戰波水走 攷范史波水將軍即竇融也孟堅修史時竇氏方貴盛故隱其名

三史拾遺

三

四

錢大昕學

後漢書

光武帝紀上

建武元年鄧禹擊更始定國公王匡於安邑 劉聖公傳

匡封比陽王與紀異

光武帝紀下

建武九年復置護羌校尉官 晦之曰西羌傳與此同然

溫序傳建武六年已爲護羌校尉似非九年始置

十四年會稽大疫注會稽今越州縣 陳氏景雲曰是時

三史拾遺四

會稽理吳至順帝分置吳郡徙會稽理山陰乃爲唐之

越州地耳注微誤

二十五年遼東徼外貊人寇右北平漁陽上谷太原 陳

氏景雲曰太原二字非衍卽誤貊人入寇東邊諸郡耳

不能西至太原內地也東夷傳同

中元元年復置博陵父奉高注四縣屬太山郡故城在今

兖州博城縣界 陳氏景雲曰故城上當有博字

明帝紀

永平六年易日鼎象三公 晦之曰易無此文當是易緯

章帝紀

元和二年二月始用四分歷注續漢書日時待詔張盛京

房鮑業等 京房當作景防

鳳皇集肥城注肥城縣名屬太山郡 郡國志無此縣

章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食之 盧氏文昭曰五行志

作元和誤也攷是年七月九月俱丙申朔與八月乙未

正合若元和元年八月是甲寅朔九月是甲申朔安得

八月乙未晦乎

和帝紀

永元十五年復置涿郡故鹽鐵官 晦之曰鹽當作安郡

國志涿郡故安縣下注云案本紀永元十五年復置縣

三史拾遺四

鐵官前志涿郡有鐵官無鹽官是其證也

順帝紀

陽嘉元年復置玄菟郡屯田六郡 陳氏景雲曰六郡當

作六部玄菟屬縣六每縣置屯田一部也晦之曰東夷

傳作六部

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官 晦之曰案馬防傳建初二

年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則肅宗時有此官

也此云復置則不知廢於何時

桓帝紀

建和元年大司農杜喬爲太尉 晦之曰案本傳喬由大

司農遷大鴻臚光祿勳然後爲大尉非由大司農爲大尉也紀似誤

永壽三年置冗從右僕射官 右字衍

冲帝紀

永嘉元年 史繩祖學齋估畢記淳熙二年邛州蒲江縣上乘院僧闍地得古窰封石有文二十九字云永熹元年二月十二日蜀郡臨邛漢安鄉安定里公乘校官椽王幽字珍儒繩祖大父勤齋先生子堅跋之略云永熹之號不見于史漢冲帝即位改元史傳相承以爲永熹熹嘉文字易亂一年而改見於它文者幾希非此刻出

三史拾遺

於今日孰知冲帝永嘉之爲永熹也

靈帝紀

諱弘注伏侯古今注弘之字曰大 沈字曰據伏湛傳注章懷親見伏侯古今注其書終於質帝不及桓帝今桓獻二紀注俱無伏侯古今注曰六字獨此紀有之蓋傳寫者妄增耳

建寧元年段熲大破先零羌於達義山注山在今原州高平縣

陳氏景雲曰高平當作平高

中平六年驃騎將軍董重下獄死注董重皇后之弟子也

陳氏景雲曰皇后上脫孝仁二字據皇后紀當云兄

子注弟字亦誤

辛未還宮 陳氏景雲曰上文已書辛未不應複書

獻帝紀

初平四年袁術殺揚州刺史陳温 裴松之注魏志引英雄記證温自病死非術所殺通鑑攷異亦取之

建安二十三年注三輔決錄日時有京兆金祿 陳氏景雲曰決錄下當有注字趙岐卒於建安六年不及見此事

事 輔決錄

皇后紀上

郭皇后 封况綿蠻侯 陳氏景雲曰綿蠻當是綿曼之

三史拾遺

誤真定屬縣也郡國志無之蓋後已省 李庚芸曰春秋戎蠻子公羊作曼蠻曼二字古相通借也

皇后紀下

閻皇后 注善文曰暉字伯周 陳氏景雲曰善文書名

陶靖節聖賢羣輔錄亦引之但作者姓名無攷耳隋經籍志不載此書大昕案唐藝文志總集類有杜預善文四十九卷陳氏偶未檢及又秦辯士遺秦將章邯書在善文中見裴駟注史記李斯傳

梁皇后 今大將軍冀女弟膺紹聖善注聖善謂母也言

娶妾當嗣親也 陳氏景雲曰膺紹聖善謂堪繼太后

聖善之德注未了

王美人 儀比敬恭二陵注敬章帝陵恭安帝陵 陳氏

景雲曰謂如恭懷梁后葬敬西陵恭愍李后葬恭北陵之禮不言西北者省文耳注非

注耿弇曾孫侍中良尚漢陽公主 晦之曰當從傳作漢

陽長公主

盧芳傳

初安定屬國胡與芳為寇 晦之曰郡國志不載安定屬

國然光武紀建武二十一年安定屬國胡叛桓帝紀永

壽元年南匈奴叛安定屬國都尉張奐討之又隸釋劉

三史拾遺

五

寬碑陰有安定屬國都尉孟扶可證東京有安定屬國

都尉也

張步傳

王莽篡位潛忌閭乃出為東郡太守一王莽傳有兗州牧

壽良卒正王閔即其人也壽良本東郡屬縣故史家依

本名書之不用莽所改名也然莽雖分壽良為郡仍改

東郡為治亭未嘗即以壽良為東郡則史所書未核矣

諸傳中如和成卒正導江卒正朔調連率廬江連率沂

平大尹之類皆用莽所改名此何以變其例

隗囂傳

尊迎擊破之於高平注今原州高平縣 陳氏景雲曰高

平當作平高

將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此漢陽之西

縣非漢中之西城縣也史稱西城者謂西縣之城耳注

中城字衍

公孫述傳

一姓不得再受命 陳氏景雲曰姓不再命尚書帝命驗

之文見詩文王篇正義

破虜將軍馮駿等 以岑彭傳攷之是時馮駿為威虜將

軍駐軍江州非公孫述將也破下當有威字謂駿為田

三史拾遺

六

戎等所破耳

齊武王續傳

豈游俠下客之為哉注下客謂毛遂馮媛之徒也 陳氏

景雲曰下客為折節下士也注非

趙孝王良傳

元年封商四子為亭侯 案上文有永元三年此元字必

誤或上有脫文

安成侯賜傳

注蔡陽國益亭侯長醉詢更始父子張 陳氏景雲曰詢

當作詢玉篇詢馬也

李通傳

會光武避事在宛 陳氏景雲曰按它處皆作避吏此因

相似而誤

詔請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 陳

氏景雲曰崇當作寵據前表安眾侯崇居攝元年舉兵

為王莽所滅建武二年以崇從父弟寵紹封蓋崇死於

莽未篡漢之先安得身佐中興乎此必傳寫之誤

鄧禹傳

其餘侍中將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 竇憲傳亦云其為

侍中將大夫郎吏十餘人班史百官表侍中加官所加

三史拾遺

七

或列侯將軍卿大夫將都尉至郎中七員如淳曰將謂

郎將以下也金日磾傳亦有侍中諸曹將大夫之文或

疑將上有脫文非是

岑彭傳

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 天當為大字之譌陳氏

景雲曰是時魯奇應募以偏師獨進岑彭見敵勢已摧

乃悉軍竝進耳彭不與奇同行此文不合有彭字

鄧彤傳

復為左曹侍中注前書曰侍中有左右曹 侍中與左右

曹皆為加官而職事各別非侍中有左右曹之分也續

志言中興省左右曹據此傳則光武初尚有左曹有左

曹亦當有右曹矣

馬武傳

進至安定次小廣陽 陳氏景雲曰安次勃海屬縣也以

光武紀耿弇傳證之則定字之衍明矣小廣陽注亦以

弇傳為是注不出一人之手故多互異大昕案章懷注

不言安定所在知定字後人妄加非章懷本之誤

竇融傳

七世祖廣國孝文皇后之弟封章武侯融高祖父宣帝時

以吏二千石自常山徙焉 唐書宰相世系表廣國子

三史拾遺

八

設設生賞以吏二千石徙扶風平陵子邕邕子猛猛子

敷敷子融自廣國至融凡七世此傳失書融高祖名

金城太守庫鈞注庫姓即倉庫吏後今羌中有姓庫音倉

云承鈞之後也 古讀庫有舍音猶車音尺遮反余音

食遮反廣韻馮部有庫字云姓也此流俗之字

假歷將帥注假猶濫也 陳氏景雲曰融行河西五都大

將軍事非正官故曰假注未當

友至高平注高平今涼州縣也 陳氏景雲曰唐涼州無

高平縣當云原州平高縣

竇憲傳

篤弟景瓌竝中常侍 中常侍宦者之職非外戚所宜居

恐有誤

馬援傳

注父仲又嘗爲牧師令 陳氏景雲曰帥當作師前漢有

牧師令

當閉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注長者謂豪俠者也 陳

氏景雲曰長者猶言貴人耳鄭眾辭皇太子山陽王之

聘梁松誠以長者意不可逆是也豪俠之解似未當大

昕按魏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食

是長者爲貴人之稱

三史拾遺

卓茂傳

劉宣字子高安眾侯之從弟知王莽當篡乃變姓名隱避

林藪建武初乃出光武以宣襲封安眾侯 陳氏景雲

曰據前表建武初以崇從弟龍紹封安眾侯其名與范

史不同又據謝承書安眾侯有預討王莽佐平王郎大

功非避世者不知范史何以負異如此

侯霸傳

師事九江太守房元治穀梁春秋 晦之曰案前書儒林

傳房鳳字子元不其人傳穀梁春秋哀帝時爲九江太

守此房元卽房鳳也不書名而書字又單舉一字未知

河故

趙熹傳

熹工復緣邊諸郡幽并二州由是而定 晦之曰案本紀

建武十五年徙雁門代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關以

東二十六年雲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門上谷代八

郡民歸於本土上谷代屬幽州雁門雲中諸郡屬并州

注但舉雲中五原則止有并州不得言二州矣

郭丹傳

大司馬嚴光請丹 光當作尤嚴尤爲大司馬見漢書王

莽傳

三史拾遺

桓譚傳

出爲六安郡丞 六安前志爲王國王莽篡位後蓋廢爲

郡故成武孝侯順以建武八年拜六安太守桓譚爲郡

丞亦在建武初也建武十三年省并西京諸國唯真定

河間泗水城陽淄川以宗室封王見於紀傳若廣平高

密膠東六安廣陽未見有封王者蓋已改國爲郡猶沿

西京舊名耳

馮衍傳

帝以衍爲曲陽令注曲陽縣名故城在今定州故城縣西

唐定州無故城縣當是鼓城之譌毛本故作彭亦誤

嬖子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注案嬖字呂忱音任眷

反勉也東觀記作譏字此雖作嬖蓋亦譏刺之意也

此賦以嬖子反與爵管仲對文則非譏刺之意于反平

宋意主恤鄰管仲封邢功存繼絕故敬通嘉美之嬖當

為饌與下文媿女齊饗椒舉同義言欲飲食之也

鮑昱傳

後為泚陽長 泚當作泚注同即南陽之比陽也寶皇后

傳母泚陽公主亦誤

蘇竟傳

夫房心即宋之分東海是也 東海與魯相近似不當宋

三史拾遺

分

楊厚傳

初安帝永初二年太白入北斗注續漢志日時正月己亥

太白入北斗中 五星行道皆在黃道左右無緣得入

北斗史言入斗者皆南斗也續志太白入斗中凡再見

俱無北字知為後人妄增且太白入斗在永初三年此

云二年亦誤

襄楷傳

比年日食於正朔注延熹八年正月辛巳朔日食九年正

月辛卯朔日食 沈字曰案紀志延熹八年日食竝在

正月晦日逢丙申不在正朔且法亦無兩年正朔俱逢

辛之理注蓋有意附合正文故遷就其說但楷所云比

年日食正朔當得其實而紀志俱不符殊不可解大昕

案本紀八年正月丙申晦日有食之九年正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五行志亦同惟九年作辛卯朔當以辛卯為

正兩食雖有晦朔之異而竝在正月故襄楷言比年日

食正朔此無足疑

陰興傳

後以興領侍中 陳氏景雲曰後當作復興前官侍中故

言復興

三史拾遺

鄭巨君傳

出為平原相 晦之日平原為國在殤帝延平元年當建

初時未有此國也攷建初四年封皇子全為平春王未

幾王薨國除此平原或平春之誤

張奮傳

十年僭耳降附奮來朝上壽 晦之日據本紀僭耳諸國

慕義貢獻公卿奉觴上壽在永平十七年此脫七字

鄭康成傳

其門人山陽鄒慮東萊王基 陳氏景雲曰案魏志王基

傳但言據持鄭義與王肅抗衡不云嘗師鄭氏計基年

輩乃肅之僑非郝慮匹也同時又有樂安孫炎亦非肅
誤短鄭氏炎本受學於鄭氏門人而唐孔氏詩疏誤以
爲鄭氏之徒恐范史之失類此

桓典傳

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鈞盾令劉攽曰平津非那何得

有都尉蓋是平準令誤準爲津因轉令爲都尉也 陳

氏景雲曰靈帝中平元年因黃巾之變特置入關都尉

官平津其一也見靈帝紀注劉說非是

法雄傳

永初四年遷南郡太守初平中卒官 沈字曰初平距永

三史拾遺

初七十六年此初平字謫 陳詩庭曰汪本初平作元

初

度尚傳

推髻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

禹貢島夷漢書地理志作鳥夷鄭康成王肅本皆同故

章懷引以證鳥語之義後人依今本改鳥字爲島而此

注遂成贅文矣

趙孝傳

亭長先時問孝當過以有長者客掃洒待之注素問孝高

名故以爲長者客也 陳氏景雲曰長者客猶言貴客

即下言田禾將軍子是也注未明了

劉愷傳

茂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之 晦之日据本紀

是時爲司徒者乃胡廣非劉矩也陳蕃傳與此同

鍾離意傳

帝性褊察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

晦之日申屠剛傳尚書近臣至乃捶撲牽曳於前羣

臣莫敢正言虞延傳建武二十年東巡還經封丘城門

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撻侍御史此皆光武時事東

都初制嚴切如此豈獨明帝之性褊察哉左雄傳言九

三史拾遺

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

帝從之其後九卿無復捶撲者然則光武所捶撲者止

是尚書侍御史明帝則兼及九卿故史家以褊察議之

楚王英傳

建初二年肅宗封英子楚侯神五弟皆爲列侯 當云封

英子种楚侯傳寫顛倒耳

朱穆傳

嚴鮪謀立清河王蒜 沈字曰案清河王及李固杜喬傳

皆作劉鮪且清河王傳云南郡妖賊劉鮪而李固傳云

魏郡劉鮪俱不合未知孰是

何敞傳

樂何之徒抗議柱下注樂恢為司隸何敞為御史竝彈射糾察之官也 陳氏景雲曰樂恢以尚書僕射劾奏司隸未嘗為司隸也注誤

鄧彪傳

詔以光祿大夫行服 晦之曰鄧彪本太僕而以光祿大夫行服桓郁本越騎校尉而聽以侍中行服桓焉本太子太傅而聽以大夫行喪蓋侍中光祿大夫無定員亦無專職且非中二千石即有以憂乞身者或可聽許其實仍遵舊制公卿二千石不行三年服也

三史拾遺

五

班超傳

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者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睦

沈字曰案明帝紀龜茲焉者攻沒都護陳睦在十八年六月而帝崩以八月壬子與此傳云因喪者不合西域傳序云明帝崩焉者龜茲攻沒都護陳睦似此傳得之

梁慄傳

何熙字孟孫陳國人 晦之曰熙書國不書縣魏志何夔

陳國陽夏人即熙曾孫也

應劭傳

故膠東相董仲舒 膠東當作膠西

王充傳

充少孤鄉里稱孝 論衡自紀篇六歲教書有巨人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期稱係惡禹聖安頑舜神顏路庸固回傑超倫孔墨祖愚上瞿聖賢自居於聖賢而嘗毀其親是可為孝誰不為孝

下邳惠王衍傳

子哀王宜嗣數月薨 晦之曰數月二字衍因上文有數月薨句而謬耳自中平元年至建安十一年相距廿載豈數月乎熊表亦然是宋本已誤

淮陽頃王昞傳

三史拾遺

六

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為亭侯 晦之曰永嘉當作元嘉

黃憲傳

既而前至袁閔所注一作閔 陳氏景雲曰黃憲袁閔俱慎陽人故荀淑有子國顏子之語慎陽本侯國也若汝陽袁閔與憲同郡異縣則作閔非矣

種嵩傳

後梁州羌動以嵩為梁州刺史 陳氏景雲曰梁當作涼

漢無梁州至晉始置耳

劉陶傳

時司徒陳耽亦以非罪與陶俱死 詩宗作史重風節而

輕爵位意在矯班氏之失故三公多不得立傳若傳耽之忠正無過觸忤宦者而誣死乃大臣之賢者何以亦從附見之例

劉瑜傳

河圖授嗣正在九房 費士璣曰九房似卽九宮易乾鑿度有太乙下行九宮之說而無河圖之名據此文則以戴九履一者爲河圖宜可信大昕謂易稱河出圖聖人則之劉歆以爲伏羲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八卦之位震東巽東南離南坤西南兌西乾西北坎北艮東北此卽伏羲所傳伏羲以木德王故云帝出乎震也依

三史拾遺

七

八卦方位供中央數之卽爲九宮羲皇畫卦既取則於河圖則九宮爲河圖信矣若雜書本文但有初一日五行以下六十五字河有圖雜無圖也無圖而強以五行生成之圖傳會之既又知其數之不合更以九宮當雜書轉借五行生成之圖以爲河圖且謂合於大衍之數不知宜尼繫易固言大衍之數不言圖也自天一至地十併之爲五十有五不待圖而顯也卽以圖顯之但可云五位相得之圖不可以當河圖也

蔡邕傳

補侍御史又轉侍書御史遷尙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

侍書當作持書汲古閣本 范史本是治書章懷避諱改

治爲持也百官志御史中丞爲御史臺率應邵風俗通

云尙書御史臺皆以官倉頭爲吏見百官志注今是尙風俗通無此文

書御史皆稱臺也又百官志謁者僕射爲謁者臺率符

節令爲符節臺率則漢時稱臺者亦不止尙書御史矣

袁紹傳坐召三臺專制朝政注引晉書云漢官尙書爲

中臺御史爲憲臺謁者爲外臺是謂三臺然伯喈未受

謁者何以便有三臺之稱豈侍御史與治書御史亦分

爲二署耶

左雄傳

三史拾遺

七

司冀復有大水 司冀謂司隸校尉所部及冀州也以司

隸校尉領一州因有司州之目釋名釋天篇一云豫司

兗冀一云兗豫司冀與此傳所稱同而釋州國篇云司

州司隸校尉所主也蓋當時案牘省文魏及晉初皆都

洛陽仍以司隸校尉領州事故亦沿司州之稱然當時

命官則稱司隸校尉司隸從事初不係以州也渡江以

後僑置司州於徐以刺史領之不復置司隸宋齊梁時

司州治義陽郡乃得晉荊州之地而尙沿司隸舊名尤

無當矣

陳蕃傳

祖河東太守 列傳敘述祖父必舉其名此有官而無名
又別無事迹則不如其不載矣蔚宗好引用風俗通義
此必因應書有其祖河東太守家在召陵之文而增入
耳

時小黃門趙津南陽大猾張汜等奉事中官乘執犯法二
郡太守劉瓚成瑨考案其罪 太原太守劉瓚案趙津
南陽太守成瑨案張汜故云二郡王允傳稱小黃門晉
陽趙津晉陽爲太原屬縣故劉瓚得案之此傳刪去晉
陽字而二郡之文不可通矣

黨綱傳

三史拾遺

九

恆農成瑨但坐囑注桓帝乳母中官貴人外親張子禁枯
恃貴執不畏法網功曹岑暉勸使捕子禁付宛獄笞殺
之 岑暉傳宛有富賈張汎者桓帝美人之外親也子
禁蓋卽汎字陳蕃傳汎作汜

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 許當作訊詩訊
之占夢訊問也古書訊許二字多相亂然訊訓問許訓
告音義全別詩歌以訊之莫肯用 訊皆許之譌此又誤
訊爲許

王璋字伯儀東萊曲城人少府卿 漢以太常廷尉衛尉
光祿勳宗正大司農大鴻臚太僕少府爲九卿而官名

無卿字猶太尉司徒司空不繫以公也兩漢三國志書
太常廷尉宗正等從無繫以卿字者此傳稱少府卿當
衍一卿字漢有衛尉卿衛方碑又韓勳後碑有云故少
府卿任城樊府君此流俗之稱

羊陟 時太尉張顯司徒樊陵 靈帝紀樊陵爲太尉非
司徒

何進傳
因後博徵智謀之士龐紀 陳氏景雲曰據荀彧袁紹傳
竝作逢紀此作龐誤

孔融傳

三史拾遺

十

時河南尹李膺注引融家傳曰聞漢中李公清節直亮意
慕之遂造公門李固漢中人爲太尉與此傳不同 沈
字曰融以建安十三年被殺年五十六計其生當在永
興元年距固之死已六年不得相及家傳誤也

左丞黃祖者稱有意謀 汲古閣本無黃字黃祖亦非融
所殺也魏志崔琰傳注引九州春秋作左丞祖承丞古
通用

建安五年南陽王馮東海王祗薨注竝獻帝子 東海王
祗乃東海恭王璽之玄孫非獻帝子且立四十四年而
薨初非沖幼此傳殆誤也獻帝子見於紀者有東海王

敦東海疑是北海之譌說見攷異敦以見安十七年封其時融已先歿矣范史雜采它書往往自相乖戾如此

公孫瓚傳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陳氏景雲曰北平當作平北

袁紹傳

被以虎文注虎賁將冠鷩冠虎文單衣 文選李善注謂羊質虎皮也此注誤

審配將馮札為內應 陳氏景雲曰札當作札古禮字也

魏志作禮大昕案闕本作馮禮

劉表傳

三史拾遺

三

侍中從事鄧義諫不聽 陳氏景雲曰侍中當作治中因

下有侍中之文而誤大昕案章懷避唐諱每改治為持

此治中必改持中校書者不達其旨妄易為侍耳

劉焉傳

祭酒各領部眾多者名曰理頭 魏志作治頭章懷避

諱改

循吏傳

劉寵 注若使明君用公山於前 陳氏景雲曰使明當

作明使漢代人稱州將皆曰明使君也

酷吏傳

張儉劄曹節之墓 陳氏景雲曰曹節當作侯覽傳寫誤也

宦者傳

呂強 汝陽李巡 汝陽當作汝南

儒林傳上

孫期 建武中范升傳孟氏易以授楊政 晦之曰范升

傳云習梁丘易又上疏云臣與博士梁恭山陽太守呂

羌俱修梁丘易此傳亦云楊政從范升受梁丘易則此

云傳孟氏易者誤

儒林傳下

三史拾遺

三

辭漢字公子淮陽人也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漢少

傳父業 唐書宰相世系表漢御史大夫辭廣德生饒

長沙太守饒生願為洛陽太守漢無洛陽因徙居焉生

方丘字夫子方丘生漢

董鈞 元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故為

鄭氏學 此云小戴禮者謂儀禮十七篇下文云小戴

所傳禮記則今之禮記也康成注儀禮兼取古今文今

文者小戴所授古文出於孔壁所謂禮古經也

文苑傳上

傅毅 契闊夙夜庶不懈注詩云與子契闊契闊謂辛

苦也 案北風云死生契闊與子成說章懷偶誤記爾
毛傳云契闊勤苦也契與勤闊與苦聲俱相近注改勤
為辛意同而聲遠矣

文苑傳下

張升 富平侯放之孫也 沈字曰放卒於哀帝時而升

以靈帝時坐黨錮見誅中間百七十餘年不應祇有兩

世 李廣芸曰孫上疑有脫字

侯瑾 西河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 陳氏景雲曰西河

當作河西瑾敦煌人河西四郡之一也

獨行傳

三史拾遺

劉茂 元初中鮮卑數百騎寇漁陽 晦之曰鮮卑以下

百二十二字與鮮卑傳重出唯彼云延平元年此誤為

初元余當去此存彼大昕案本紀此事亦載於延平元

年

方術傳上

王喬 王喬事見風俗通正失篇應氏固已譏其矯誣而

辨正之矣蔚宗乃采入正史豈非好奇之過哉

李南 向度宛陵浦里旒 旒當作航說文航方舟也从

方亢聲俗書从方之字多誤从舫周禮舫人今本誤作

舫杜篤傳北航湮流此字獨不誤賴章懷注辨析分明

耳

樊英 孫陵以諂事宦人為司徒 晦之曰案中平五年

永樂少府樊陵為太尉非司徒也傳誤 沈字曰此傳

博魯陽人而靈帝紀注樊陵胡陽人亦誤

方術傳下

許曼 風俗通云字靈方

隴西太守馮混始拜郡 此事見風俗通怪神篇

華佗 鐵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九 魏志佗傳云若當灸

不過一兩處每處七八壯此九字當從彼作壯 李廣

芸曰南監本作裁七八丸當指艾丸數

三史拾遺

劉根者潁川人也 方術一篇如徐登趙炳荀子訓左慈

壽光侯及劉根事皆見按神記彼記云根字君安京兆

長安人漢成帝時入嵩山學道而傳以為潁川人似誤

獨行傳之范式陳劭諒輔列女傳之樂羊子妻叔先雄

亦皆取諸按神記

列女傳

陰瑜妻 後同郡郭奕喪妻爽以采許之 陳氏景雲曰

郭嘉卒於建安十二年三十八距荀爽之歿幾二十

年計爽存日嘉年方冠不得有受室壯子又爽名德素

著亦定無強奪女志事爽奕二字必有誤

東夷傳

句驪 是歲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

之 沈宇曰案安帝紀姚光於建光元年四月被殺據

此傳則宮之死當在秋冬之間其時不得復有光也

南蠻傳

板楯蠻夷 殺人者得以俸錢贖死 陳氏景雲曰倭當

作賧大昕謂說文無賧字當以倭為正

南匈奴傳

光武初方平諸夏未遑外事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

匈奴 前書匈奴傳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

三史拾遺

五

颯使匈奴陳遵傳更始至長安遵與歸德侯劉颯俱使

匈奴即此人也或云漢宣帝時匈奴日逐王先賢揮率

眾降封歸德侯其孫颯襲封五十六年至建武初尚存

颯颯字形相涉或即一人然據班表建武二年颯子襄

已嗣侯則颯當卒於建武元年安得於六年更奉使乎

且先賢揮出於匈奴不聞賜姓劉氏也 王莽時又有姓

德侯王颯使匈奴王昭君

歸河西於內地 陳氏景雲曰河西當作西河時南單于

屯西河美稷縣也大昕案西河與上句南虜正相對

鮮卑傳

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部 陳氏景雲曰部當作郡

三史拾遺

三

三史拾遺卷五

錢大昕學

律曆志二

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 覺與較同晉書蔡

詳傳方之於前倍半之覺也魏氏春秋賢聖之分所覺

縣殊 見魏志高貴 鄉公紀注

北相覺四十八度 晉志覺 作應誤

律曆志三

沒數二十一為章閏 李銳曰為章閏三字衍

所得數從甲子部起算外所入紀歲名命之 李銳曰算

三史拾遺五

外下有脫文以算求之當云所得數從甲子部起算外

則所入部也不滿部法者入部年數也各以所入紀歲

名命之

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二十除 李銳

曰七十二當作二十七蓋部會者二十七部之數以二

十七乘部會所得數是復通為若干部也六十部為元

以六十除猶以元法除二十部為紀以二十除猶以紀

法除故不滿二十者即以命部

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

刻 李銳曰冬至夜漏五十五刻以部月乘之百刻除

之得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十七為自昏至明之數半

之得二百五十八半為自子半至明之數云二百六十

以下就整數言之

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算上為日 李銳曰數

當作所聲之譌

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為食在閏月

李銳曰閏分滿四以上亦得一故以二百二十八正數

減四得二百二十四數至二百三十一則滿七而成月

二百三十一以上或在閏後

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為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 李銳曰

三史拾遺五

當云餘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一為積月不滿為閏餘

積月以百一十二乘之蓋傳寫脫之也百一十二者月

數減食法之數論算理當以食法乘積月滿月數去之

不滿者轉減月數餘滿食法得一為後食今先以食法

減月數則以後不用反減所推得數與前同

危十六 進 壁十 進 李銳曰危十六當作危十七壁十

當作壁九案赤道宿度自漢迄唐初相沿承用至一行

大衍始改畢精參鬼四宿而其餘二十四宿仍與古不

異改三統以後諸家赤道度危宿並十七度壁宿並九

度此作危十六壁十蓋誤以下文黃道度為赤道度也

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
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
三之如法為強餘半法以上以成強強三為少少四為
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以日度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李銳曰夜漏減三百而一當作夜漏減之二百而一如
法為少下當有二為半三為太六字天度者三百六十
五度二十五分也按星從天而西日行一周當漏刻一
百其自明至中自中至昏當晝漏之半以晝漏乘天度
二百而一則得自明至中之度亦即自昏右旋至中之
度為昏中星度以減天度餘為自明右旋至中之度為

三史拾遺五

明中星度日違天而東自夜半至昏明又自有行分今
既以二百為度法即以夜漏為日行自夜半至明之分
以加明中星度為明定度以夜漏減二百餘為日行自
夜半至昏之分以加昏中星度為昏定度為術當以天
度乘晝漏加三百減去夜漏為昏定度之實今先減夜
漏而後加一度其得數正同又減定明定度而後加一
者蓋合昏明定度當得三百六十六度四分一今所減
者是周天度故減定而後加一也依法求得昏明定度
各與其氣日所在度相加以昏明度餘及日度餘各
為少半大強弱相并如法除命則得其氣昏明中星宿

度及餘也然求昏明星度當與其氣夜半日所在相加
而節氣加辰有早晚故後條又有減之之法入元紀節
初年即以所加之日度餘減之

禮儀志下

太僕四輪駟為資車 僕下脫駕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注天子之梓柏黃腸為裏表以石焉 陳氏景雲曰此十

三字乃上文治黃腸題漆之注誤入於此

校尉三人 三下脫百字當依獻帝紀注增

祭祀志中

歌西皓入佾舞育命之舞 明帝紀注引此文云歌白薙

三史拾遺五

以上下文青陽朱明玄冥例之則白薙為是

天文志上

軒轅始受河圖闔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 文選注引河

圖闔苞受曰帝感苗裔出應期闔苞受蓋河圖篇名如

括地象帝覽嬉之類此闔字當是闔字之誤王伯厚疑

闔苞為人名氏非也

注郝萌占曰流星出東井 隋書經籍志後漢中郎郝萌

撰後漢災異十五卷又云漢末郎中郝萌集圖緯讖雜

占為五十篇謂之春秋災異

天文志中

永元元年遼東鮮卑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獄誅 陳氏
景雲曰鮮卑下當有攻肥如三字見鮮卑傳 晦之日
按文義當云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不追虜徵下
獄誅

天文志下

延熹七年皇后鄧氏坐執左道廢遷於祠宮 陳氏景雲

曰祠當作桐和帝陰皇后廢遷桐宮事見皇后紀可互
證也

五行志二

更外迎濟北王子嶺立之 晦之日即北鄉侯懿也豈因

三史拾遺 五

名子者不以畜牲而改為懿歟

五行志三

注臣昭案尹敏傳是歲河西大雨雹如斗安帝見孔季彥

問其故 季彥事今在孔僖傳或司馬彪書以季彥附

尹敏傳乎

五行志四

建康元年涼州都郡六地震 陳氏景雲曰都當作部

五行志五

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 晦之日青蛇事張

奐傳作建寧二年謝弼傳亦同此志及楊賜傳竝作熹

平元年非也或云熹平元年當作建寧元年然陳蕃實
武之被害在建寧元年九月而張奐謝弼之言災應俱
有誅陳實事則亦非建寧元年之夏可知當從張謝二
傳為是

五行志六

注春秋潛潭巴云甲子蝕有兵敵強 春秋潛潭巴說日

蝕六旬各有占驗劉昭注五行志所引僅得大半頃讀

唐開元占經乃鈔以補劉之闕 甲子日蝕有兵狄強

起劉注伏作乙丑日蝕大旱大夫執綱 丙寅日蝕

蝕久旱多水徵劉注水 丁卯日蝕旱有兵劉注早上

三史拾遺 五

戊辰日蝕地動陰強 己巳日蝕地動火災數降

庚午日蝕火燒後宮劉注作後 辛未日蝕大水湯湯

劉注無 壬申日蝕水盛陽潰陰欲翔劉注盛 癸酉

日蝕連陰不解淫雨數出有兵起劉注數出 甲戌日

蝕草木不滋主令不行劉注主令 乙亥日蝕陽不明

冬無水東國兵劉注留下 丙子日蝕五月大霜為災

丁丑日蝕誅三公 戊寅日蝕天下大風聞無果

己卯日蝕盜賊起沙石踊以有壑 庚辰日蝕慧星東

出有寇兵早劉注前 辛巳日蝕如謀二子用兵 壬

午日蝕久雨旬望 癸未日蝕仁義不明 甲申日蝕

蟲四月大霜 乙酉日蝕仁義不明賢人退消劉注無退字

丙戌日蝕臣憎主誅不理多冤訟 丁亥日蝕匿謀

滿王堂 戊子日蝕宮室內淫必惑雄有憂劉注作雄必成雄

己丑日蝕臣伐其主天下皆亡劉注作日食己丑天下附之 庚

寅日蝕將相誅大水多死傷 辛卯日蝕臣伐其主

壬辰日蝕河決海溢久霜連陰劉注無溢字霜作霧 癸巳日蝕

在陽者權不行 甲午日蝕大蟲螟蝗與主貪暴民流

亡 乙未日蝕天下多邪氣鬱鬱蒼蒼 丙申日蝕諸

侯相攻夷狄內侵旱 丁酉日蝕侯侵王 戊戌日蝕

有殃主后死天下諒陰劉注無上土字 己亥日蝕小人用

事君子禁 庚子日蝕君疑其男 辛丑日蝕主疑臣

三公有免黜者劉注似誤 壬寅日蝕天下苦兵大起

劉注兵屬上句大起作大臣騎橫 癸卯日蝕羣鳥翔禽入國外伐內

主危亡 甲辰日蝕四騎爵劉注有大水 乙巳日蝕東國

發兵 丙午日蝕民多流亡 丁未日蝕王者崩 戊

申日蝕地動搖宮室推侵兵強 己酉日蝕妃死子不

葬以內亂相怨疑 庚戌日蝕臣相侵 辛亥日蝕子

為雄近臣憂 壬子日蝕女謀王女主憂劉注作妃后專恣女謀主

癸丑日蝕水潦 甲寅日蝕雷擊殺人骨肉爭功劉注

雷有電字無 乙卯日蝕雷不行霜不殺草長人人

三史拾遺五

七

宮劉注霜作雪無不字草下有字人上有森字 丙辰日蝕山水淫淫 丁

巳日蝕下有聚兵劉注聚作賊 戊午日蝕久旱穀不傷劉注

己未日蝕失君王失土劉注不云 庚申日蝕夷狄內

攘 辛酉日蝕女謁且興奸邪欲起劉注作辛酉女謀主 壬

戌日蝕山崩小人用事 癸亥日蝕大人崩王者憂之

劉注大作大

五行志注中當引而遺漏者丙子乙巳丙午癸丑凡五

日又注例日名同者不更注乃安帝永初七年四月丙

申晦引諸侯相攻句元初五年八月丙申朔引夷狄內

攘句同日而異占殊可疑也

三史拾遺五

八

郡國志一

今但錄中興以來郡縣改異及春秋三史會同征伐地名

三史謂史記漢書及東觀記也吳志呂蒙傳注引江

表傳權謂蒙曰孤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大有益

又孫峻傳注引吳書雷贊好讀兵書及三史晉書傳立

傳撰論三史故事評斷得失隋書經籍志吳太子太傅

張溫撰三史略二十九卷皆指此

凡前志有縣名今所不載者皆世祖所并省也 光武紀

建武六年大司徒大司空二府條奏并省四百餘縣即

其事也然志所書者據順帝時版籍言之其所不載未

必皆世祖并省如泰山之華志所無也而光武十王傳

稱永平二年以華縣益琅邪國是明帝之世尙有華矣

廬江之縱陽亦志所無也而謝承後漢書稱劉駒除

縱陽長御覽見太平駒駘仕於鄧太后朝是安帝之時尙有

縱陽矣但史文闕略不能備載其省併之由耳

河南尹 成泉有汜水注左傳曰周襄王處鄭地汜 周

襄王所處在潁川之襄城注文重出當去此存彼

河內郡 朝歌有鹿腹山 晦之曰鹿腹當作鹿腸袁紹

傳注引此文亦作腸

京兆尹 新豐有嚴城 晦之曰嚴當作掖劉聖公傳注

引續志新豐有掖城李松拒赤眉處掖子侯反蓋字形

相似而譌耳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注魏志曰曹公分關中置漢興郡國

游楚爲太守 陳氏景雲曰今本魏志無此文疑出魏

畧志字偶誤

郡國志三

東郡 聊城有聶威 晦之曰威當是城字之譌

東海郡 邾注有勇王亭 陳氏景雲王疑士之譌

琅邪國注案本紀永壽元年置都尉治 桓帝紀是年置

太山琅邪都尉官注於泰山郡下不云置都尉何也甫

爲泰山 都尉

郡國志四

樂安國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 前撰攷異指此條西平

昌三字衍西平昌縣名當屬上文平原郡誤脫竄入于

此今檢魯峻碑陰有門生平原西平昌王端子行一人

此以漢人述漢郡縣尤可信吾言之非妄

北海國 東安平故屬菑川 北海屬縣以前志校之如

高密昌安夷安皆高密國屬縣也而志不云故屬高密

卽墨壯武下密皆膠東國屬縣也而志不云故屬膠東

以本國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省菑川高密膠東三國

以其縣屬故不更出也鉅鹿郡下已注云建武十三

年省廣平國以其縣屬則任南和斥章曲周列人廣年

平鄉不更云故屬廣平盧江郡下已注云建武十三年

省六安國則蓼安豐陽泉安風不更云故屬六安亦是

此例若琅邪國下已注云建武中省城陽國以其縣屬

矣而於莒東安陽都三縣又云故屬城陽廣陵郡下已

注云建武中省泗水國以其縣屬矣而於濳縣又云故

屬泗水此菑川國之省併與高密膠東同而又云故屬

菑用皆所謂自亂其例也

有郡 注故兆 陳氏景雲曰兆未詳疑紀邑之誤

三史拾遺 五

十

拒注地道記曰養澤在酉蘭州蘇有萊山萊王祠 注所

引地道記之文卽前志琅邪長廣縣注文也養澤上當

有奚字周禮奚後漢以長廣改隸東萊劉氏不注於東

萊之長廣而注於北海之拒未詳其故又前志北海無

拒縣惟琅邪有拒字从木不从手志既不言故屬琅邪

字形偏旁亦異以宋州郡志證之知拒爲挺之譌

江夏郡 竟陵注縣東有申水 晦之曰申當作曰左傳

定五年涉于成曰杜預云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

南入漢

九江郡 歷陽刺史治 劉注引漢官以壽春爲刺史治

與志不同以子攷之漢末州治實在壽春初平四年袁

術殺揚州刺史陳溫遂據淮南淮南卽壽春也志所書

者順帝永和以前之制而應劭撰漢官儀乃在獻帝之

世故有不同如荊州本治漢壽而劉表治襄陽兖州本

治昌邑而曹操治鄆城冀州本治高邑而韓馥袁紹皆

治鄆徐州本治鄆而呂布治下邳益州本治雒而劉焉

父子治成都皆漢末徙治非東京之舊卽以揚州論之

袁術據淮南而劉繇爲刺史又移治曲阿蓋羣雄交爭

各據形便非可執一爲定也

吳郡 安 前漢書晉宋志皆無此縣本志又不言何年

所置前無所承後無所併疑卽襄之譌因襄譌爲安按

書者不能是正疑有脫漏又增婁于無錫之後并改十

二城爲十三盧熊蘇州府志遂謂東漢省錢塘而增安

縣又謂建安中孫權以安縣屬屯田典農校尉當在無

錫以西然沈約志初無以安屬屯田典農校尉之說虛

說未審何據大約出於後人臆造耳監本無婁字新刊

本依宋本增之其實宋本未必是監本未必非也漢志

婁縣下云有南武城閭閻所起以備越績志安縣下注

引越絕云有西岑冢越王孫開所立以備春申君使其

子守之子死遂葬城中兩志俱有備越遺迹益足徵安

爲婁之譌矣

郡國志五

巴郡 涪陵注漢時赤田軍常取其民 惠氏棟曰田常

作甲見華陽國志

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 前志本有充國縣此疑誤

越嵩郡 會無注特產好羣牛 羣當作犀華陽國志云

特產犀牛

漢陽郡 冀有緹羣山 五行志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

吳門望緹羣吳門冀郭門名也緹羣山名也

武威郡 左騎千人官 郡領十四城左騎千人官蓋別

居一城并姑城等十三縣數之爲十四城也至張掖屬國別領五城以志攷之惟有侯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而不領縣以左騎千人各一城又別有千人官一城與侯官司馬官爲五城矣與武威之左騎千人官爲一城者互異

上谷郡 涿鹿注世本云在鼓城南 惠氏棟曰鼓當作彭前書刑法志黃帝有涿鹿之戰鄭氏曰在彭城南師古曰上谷別有彭城非宋之彭城也

南海郡 博羅 惠氏棟曰沈約云博羅兩漢皆作傳字晉大康地志作博案此則司馬本書作傳注家誤改博

三史拾遺 五

耳大所案今本漢書亦作博

交趾郡 十二城 陳氏景雲曰交趾鬱林二郡皆逸戶

口之數攷建武中馬援既平交趾請分西于縣爲封溪望海二縣時西于一縣戶已有三萬二千合餘數縣計之戶口之繇必甲嶺表諸郡矣

百官志一

世祖卽位爲大司徒注懸囊捉撮 惠氏棟曰捉撮當作搯搯淮南子兩牌在上燭營指天高誘曰燭陰華營其竅也燭營讀曰搯搯僂之象喻容悅之臣

注其與申屠須責鄧通 陳氏景雲曰須當作顯或作頓

大昕案頓字義較長

建武二十七年去大注十年更名相國 陳氏景雲曰十

百官志二

五官中郎將一人本注曰主五官郎 漢制郡國亦有五

官掾五官之義注家皆闕 漢書外戚傳內職十四等有五官

羽林中郎將注獻帝以曹操爲南中郎將 陳氏景雲曰操當作植見魏志植傳

其灌謁者郎中比三百石本注云初爲灌謁者滿歲爲給事謁者 灌當讀如權說文夢灌淪卽爾雅釋草其萌

三史拾遺 五

灌淪大戴禮百草權輿亦卽灌淪之異文是灌有權音也

百官志三 黃門侍郎注衛瓘注吳都賦 陳氏景雲曰瓘當作權權字伯輿見魏志衛臻傳注

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 惠氏棟曰三輔黃圖引此文云掌宮中步帳褻物宣帝紀注引作掌宮中布張諸褻物此作衣者誤也大昕案掌下脫宮字

百官志四

北軍中候一人六百石 漢官制以委任爲重不依秩祿

之多寡五營校尉皆比二千石而中候以六百石監之郡國守相皆二千石而刺史以六百石察之其後政歸臺閣尚書令秩止千石而權任乃在三公之上矣

百官志五

典兵禁備盜賊 典兵之上當有尉字

各有書佐幹主又書注循行二百三十人 惠氏棟曰案

王充論衡曰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

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敢修行者巧習無害

又少德高也則循行當為修行之謫漢北海相景君碑

陰有修行十九人

三史拾遺五

輿服志上

金鍔方鉉注辭綜曰鉉中央兩頭高 陳氏景雲曰中央

下脫低字見文選注

注徐廣曰金為馬文髦 北宋本文作又

太皇太后皇太后法駕 陳氏景雲曰皇太后下當有皇

后二字

加交路帳裳注徐廣曰青交路青帷裳 陳氏景雲曰路

當作絡劉盆子傳注引此文正作絡注中路字亦誤

捷弓鞬九韃 陳氏景雲曰九當作丸左傳注橫丸箭箭

也南何奴傳弓鞬

官騎張弓帶鞬遠遊出入稱謀促 陳氏景雲曰謀字衍

促當作妮中山王簡傳官騎百人稱妮前行注稱妮猶

整齊也大昕案說文無妮字稱促雙聲後人妄加女旁

輿服志下

國簪珥 士冠禮注廉辭名齒為類釋名齒核也核郭加

髮上也魯人曰類晉書宣帝紀諸葛亮遺帝巾帽婦人

之飾帽即齒之異文

附宋本牒一篇

中書門下 陳國子監

翰林侍講學士尚書工部侍郎知審官院事兼判國子

三史拾遺五

監孫夷奏臣忝膺

朝命獲廡

近班思有補於

化文輒干塵於

睿覽竊以先王典訓在述作以惟明歷代憲章徵簡策

而何見鋪觀載籍博攷前聞制禮作樂之功世存泐襲

天文地理之說率有異同馬遷入書於焉咸在班固十

志得以備詳光武嗣西漢而典范雖繼東觀之作咸當

世之茂典列三史以並行克由聖朝刊布天下雖紀傳

之類與遷固以皆同書志之間在簡編而或闕臣竊見

劉昭注補後漢志三十卷蓋范曄作之于前劉昭述之於後始因亡逸終遂補全綴其遺文申之奧義至于輿服之品具載規程職官之宜各存制度備加鈔槩仍俾雕鏤庶成一家之書以備前史之闕伏况晉宋書等例各有志獨茲後漢有所未全其後漢志三十卷欲望聖慈許令校勘雕印如允臣所奏乞差臣與學官同其校勘兼乞差劉崇超都大管勾伏候

敕旨

牒奉

敕宜令國子監依孫奭所奏施行牒至准

三史拾遺五

十七

敕故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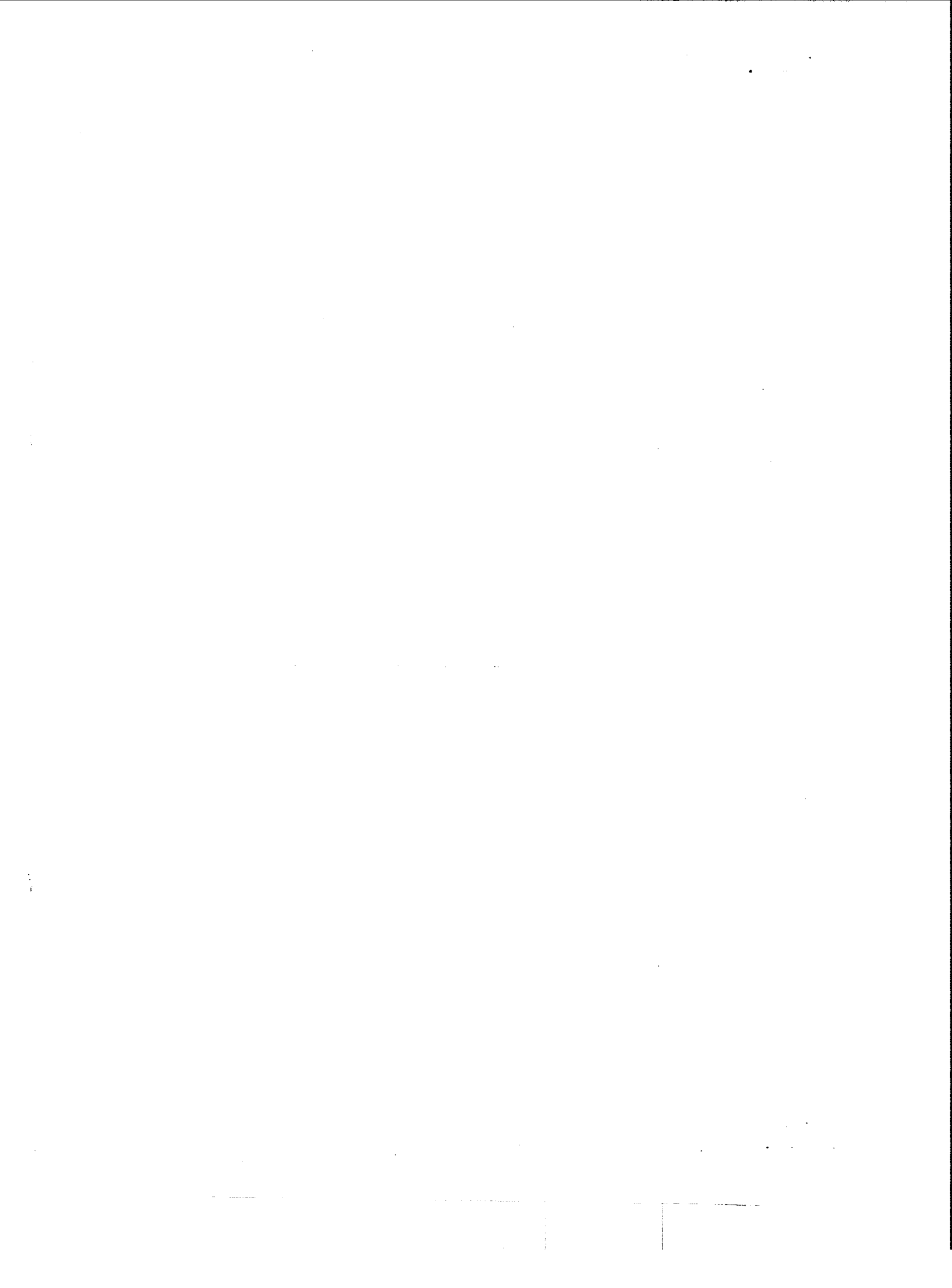
乾興元年十一月十四日牒

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魯

給事中參知政事呂

中書侍郎兼禮部尙書平章事王

守司徒兼侍中





史記彖測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史記蠡測

番禺林伯桐學

男世懋校栞

古來制作自黃帝而定禮記祭法曰黃帝正名百物
孔疏云上雖有百物而未有名黃帝為物作名正名
其體也然則史記託始自有深意合顯始作字亦既黃帝之史也
以黃帝為始固當援大戴禮五帝之論為據不容任
意增損後來胡五峯劉道原謂五帝當冠以伏羲神
農而削去顓瑛帝嚳論似近正然非史公自黃帝始
之意矣又以秦博士天璽地皇之議為三皇定名此
史記蠡測

則載在秦始皇紀中而史公終不以為據者顧欲拾
其所棄以相難不亦異乎
曲禮二十曰弱在幼之後黃帝紀弱而能言則在幼
之前與曲禮不同下文云成而聰明此成字乃曲禮
所謂弱也

黃帝教熊羆貔貅虎張守節正義謂教士卒習戰
以猛獸之名之其說最確後世軍陣之名實昉於
此小司馬索隱則幾於戲矣周官服不氏掌養猛獸
而教擾之索隱引此鄭注但云王者之教無不服買疏但
云教馴之象天下皆服曷嘗云教之以戰乎

淳化鳥獸蟲蛾正義讀蛾為豸引爾雅有足蟲無足
豸為證最為包括近時何義門謂蛾古蟻字其說偏
而不舉矣旁羅日月星辰旁羅乃虛字與上文時播
淳化下文勞勤節用同類正義曰旁羅猶遍布也史記測議謂
旁羅乃測天度之器則是以為實字與上下文不類
史記於黃帝紀最慎所謂擇其言尤雅者也正義於
蚩尤則引龍魚河圖於風后力牧則引帝王世紀於
橋山則引列仙傳皆不雅馴之言豈史公之意乎

黃帝者百家所爭託井姓氏所從出亦附會焉史載
堯舜同出於黃帝未必足信楊升庵引呂梁碑載舜
史記蠡測

之先竝不言出自黃帝足知堯舜非同姓云云愚按
古事荒遠因當闕疑即如史記后稷與契皆帝嚳之
子契十三傳為成湯后稷十三傳則為王季成湯者
商之始王季則當商之末世相去凡數百年而為兄
弟行果可信耶然則謂堯舜為同姓者亦此類矣
湯至太戊雖云六世其實沃丁太庚皆太甲之子小
甲雍己太戊皆太甲之孫耳此據殷本紀而言至三代世表則太戊亦太甲
之伊尹可相湯相太甲其子伊陟何不可相太戊茅
鹿門乃以為疑謂豈得年壽懸絕若此何耶
周本紀云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其言最微

信竹書紀年謂共伯干王位如其言則宣王卽位後有不誅之者乎魯連子謂共伯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奉和以行天子事厲王死共伯使諸侯奉王子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如其言則宣王卽位後有不賞之者乎二說相反皆厚誣古人者也陳臥子曰厲王得罪於民不敢入國共和爲政王號固在王死而後太子立其言當矣

秦本紀武公弟德公同母爲句魯姬子生出子爲句謂兩公與出子不同母也正義乃以魯姬子爲德公母恐未必然

史記蠡測

三

秦始皇事不師古李斯之謀也蘇文忠以李斯之罪上累荀卿楊升庵則謂李斯之論作偏於韓非皆探本之言然平情而論荀卿儒家也其論通李斯蔑古非其所逆料韓非法家也其論刻使其得志於秦未必不爲李斯至於李斯熱中之徒耳與時俯仰苟且以就功名知進而不知退其論近於庸矣
善用寡者而後能用眾王翦以六十萬人取楚可謂能用眾矣然始皇本紀載其攻闕與榜陽斗食以下什推二人從軍斗食官名什人中又何其能用寡也
淮陰侯自言將兵多多益善然其下井陘也兵號數

萬其實不過數千本成安君語所選輕騎入趙壁立漢幟者不過二千人耳

秦二世東行郡縣謂金石刻盡始皇帝所爲也不稱始皇帝稱字當讀平聲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爲之者不稱成功盛德此句解字當讀去聲本文甚明正義殊欠分曉

范增說項梁曰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據索隱注及所引劉向傳注則本是蠶午之將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者言其少耳乃虛設之辭非如正義所云也下文項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此則三戶津也

史記蠡測

四

項羽紀陳餘爲將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而其上文云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前後自相矛盾疑有脫文誤字焉
項梁不肯聽田榮以殺田假項羽不肯聽范增以殺沛公皆有大度勿以成敗論英雄也
高祖爲漢王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可謂得人矣然至南鄭而諸將及士卒多道亡歸何耶意此爲項王所使之卒故思歸耶上文云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
漢高輕士善罵大抵近其前者多頑鈍無恥之士然於人才實能畱心略地陳畱則時時問邑中賢士豪

俊見酈生傳討陳豨則問趙有壯士可將者乎見韓王信於田橫之客則莫不加禮於張耳之客則莫不錄用見韓王信鄼侯一言而將淮陰，雷侯一言而封雍齒不獨氣奪於四皓心折於三傑也。知人善任宜其能屈羣策也夫。

呂后雖擅政然內有大臣外有宗藩畢竟有所畏而不敢逞。至於使諸呂為將將兵居南北軍此呂后難於啓齒者也。而丞相乃誤聽張辟疆言而先迎合之。史言呂氏權由此起授人以柄誰之罪耶。厥後呂產封王又由大臣請之。大臣因張卿之風張卿怵於齊田

史記叢測

五

生之說齊田生則以受營陵侯劉澤金二百斤無以為報欲王諸呂以及劉澤事並荆燕世家輾轉游說壞祖宗之制啓覬覦之心不過為一游士報恩之地而當時大臣墮其術中唯所指使亦可歎矣。方王陵以白馬之盟折呂后也使朝臣皆力持正議未必不足制呂氏邪心而陳平周勃遽曰王諸呂無所不可豈非以順為正者耶。及王陵讓平勃而平勃猶以全社稷定劉氏之後自許此亦平勃之強詞而其後成功亦有天幸耳。向使諸呂非極庸下能守呂后遺誠據兵衛宮毋為人所制則酈寄不得給呂祿朱虛侯亦無由

擊呂產也其何以全之而定之乎。

呂后之世為趙王者皆不得其死趙王如意以酖死徙淮陽王友為趙王未幾餓而幽死又徙梁王恢為趙王未幾自殺又欲徙代王王趙代王謝乃徙呂祿為趙王而呂祿卒見誅。

朱虛侯已殺呂產少帝命謁者勞之朱虛侯欲奪節信以入宮而謁者不肯朱虛乃從之馳走及東牟侯滕公已清宮文帝將入未央宮而謁者十人持戟衛端門曰足下何為而入漢初宮衛嚴明而謁者能守其官如此。

史記叢測

六

均之削諸侯之地晁錯用之而亂主父偃用之而安以此見謀事當以漸也。均之使諸侯分封子弟賈生言之而不行主父偃言之而收效以此見成事亦有時也。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秦楚之際月表謂如使之主祭百神享之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之類。韋昭注似非也。史公論人臣功有五品以德以言皆在用力之上高祖功臣表此古義也。秦法尚首功世不復講此矣。故漢興論蕭曹高下者非鄂君言之則人不能明。

天官書曰中官今本訛作官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

也此太一在紫宮內者也正義曰太一天帝之別名

是也下文或曰天一正義曰天一星疆闔外太

一一星次天一南此正義所謂太一則在紫宮外者

也

北斗屬中官運於中央臨制四鄉者也杓攜龍角言

北斗之杓連於東方之角也東官蒼龍左角李右角

將即龍角也衡殷南斗言北斗之衡當北方之南斗

也北官元武之屬南斗為廟者是也魁枕參首言北

斗之魁枕西方參星之首也西官咸池之屬參為白

史記蠡測 七

虎是也不僅以一方言

中官有匡衡十二星者以衡紫宮也南官亦有匡衡

十二星者以衡太微之廷也宋均曰太微天帝南宮也

南官之星有兩將又有曰將位者西將與東相對言

此大將也下文郎位傍一大星將位也此郎將也

中官北斗第五星名衡西官參星之直者是為衡石

與南官衡為太微之衡名同而實異

營室為清廟專言之也南斗為廟則泛言廟也皆北官之

星猶之軫為車泛言車也南官斗為帝車則專言之

也

中官絕漢抵營室曰閣道所謂閣道者即指北官之

星言北官營室為清廟曰離宮閣道是也

娶女亦曰須女四星織女則三星皆北官之星也天

官書曰娶女其北織女最為明白

填星其色黃九芒此天官書所載也謹按明史天文

志云填星形如瓜兩側有兩小星如耳蓋得之實翻

者與古說不同

明崇禎時禮部尚書徐光啓論星有古多今少古有

今無又有古無今有者其說與天官書所載往往不

同如策星列有容星萬應元年新出之類詳載明史天文志內

史記蠡測 八

史公言天運三十歲一小變其說甚精蓋窮則變變

則通不如是不足以幹運天樞整齊萬物也人事亦

然三十年為一世界事故已多聖君賢相舉其大體而

已至於流俗之漸失愚民之易惑必有當轉移者在

焉或在上之政令或在下之言行皆可以正人心而

定民志波流靡靡之中而可變之機已伏彼但以爲

習俗移人積重難返者皆昧於小變之義者也

封禪書乃作畫雲氣車此一事也及各以勝日駕車

辟惡鬼此又一事也正義所引樂彥語則是各以勝

日畫車耳似誤

秦制郡縣遠方神祠者民久自奉祠不領於天子之祝官蓋地廣事繁日不暇給姑聽民自爲之也然淫祀日多實始於此矣

古有黃帝周有太公後世誕誕不經之說皆爭託之俗語流爲丹青久矣史公於黃帝紀則曰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又曰擇其言尤雅者於太公世家則曰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然要之爲文武師其擇言之慎如一也外此無稽之言可不待辨而明

齊師敗於鞏逢丑父與齊莊公易位而莊公得免漢困於榮陽紀信代漢高乘黃屋車傳左蘇而漢高得

史記蠡測

九

出其忠義之心略同而論功則紀信最大乃逢丑父免於死紀信則被燒殺所遇之人不同耶抑有幸有不幸耶

周道親親而詩書所述自周公康叔之外罕有功德著聞者然周成王時管蔡啓商甚間王室賴武王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爲輔弼是以諸侯卒宗周見管蔡世家史記此言必有所本此周家一大事乃親親之明效也史足以補詩書所未備矣

宋襄公最不濟而嘗列於五霸頗不可解豈非人心惡楚故不忍於宋襄之敗而宋襄又早以讓國得名

故遂以次於桓文之後耶史公曰傷中國闕禮義衰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宋世家其言當矣

晉文公賞從亡則壺叔在三賞之後其言曰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賞戰功則狐偃居先軫之首其言曰偃說我毋失信偃言萬世之功此與左傳所載晉侯教民示之禮示之義者真是一色衣冠觀左傳夔子言我先王熊摯有疾則古史考所謂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者爲是而楚世家謂其弟弒而代立曰熊延者誤也

史記蠡測

十

嘗無才也語用於吳而吳亡亡吳而又用於越左傳魯哀公如越季孫因太宰嚭而納賂焉是也然奸佞之徒人人欲得而甘心必不許其偷生故越絕書謂越王殺太宰嚭戮其妻子史記越世家亦謂越王誅太宰嚭要之皆非事實也然之生而致死之亦足以寒千古奸佞之膽矣

戰國之君惟趙武靈王最振作有爲至今其子治國而詐爲使者入秦因觀秦王之爲人此其志豈須與忘秦哉然終其身未嘗加六於秦必知難而退也亦足見秦之強矣

齊桓公之霸業而尸在牀上六十七日趙武靈王之雄才而探爵殿而食之三月餘而餓死皆千古炯戒也易緯曰正其本而萬事理不能正其本難矣哉大聖人之德如乾坤之容日月之光豈人所能繪畫耶故孔子世家所載皆博學多能之事蓋其外之所見者如此而已滴水李氏乃謂所以稱夫子者何其陋也似非公論

陳涉令武臣徇趙地而武臣至趙即自立為趙王及武臣遣韓廣徇燕地而韓廣至燕即自立為燕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然罕有若是之速者吳太子諫

史記蠡測

十一

吳王濞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藉人亦且反王奈何移此語以論武臣之事則切矣

呂后既崩齊哀王詐琅邪王劉澤來臨菑而遂併其兵琅邪王即說齊哀王願入關計事而因沮其立大臣

議欲立齊王為帝報施固稱何其神速也

蕭何營作未央宮曰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以示威此深知大體之言固非曹參所及至其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又何其達也此則斷非陳平所能矣

蕭曹微時雅善及為將相則有隙蓋當事權者意見

不能盡同則瑕隙生焉以此見交道之難然兩人皆公爾忘私蕭何舉曹參自代曹參於蕭何之法令守而勿失與廉頗前相如略同以此見大臣之識

淮陰侯為大將以鄼侯之舉也鄼侯為相國則以留侯之言見前侯世家三傑功名有如輔車相依

漢高一生最喜狎侮又多猜忌老成如鄼侯英雄如淮陰侯皆不免於疑忌他如黥布之勇酈食其之辨其始皆不免於狎侮唯遇留侯則自始至終無敢失

禮亦無有疑心豈徒以其謀略哉觀留侯自稱一則曰為韓報仇強秦再則曰願乘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史記蠡測

十二

游此其進退綽綽有餘於功名爵祿之外者矣攷其生平居得為之地而無田宅之好無聲色之嗜至其經營天下則如行所無事者誰能及之哉太史公稱曰無知名無勇功圖難於易為大於細斯觀其深矣安得不令漢高心折也乎

賈生之才之學非重厚少文者所能用也故絳灌短之至如陳平乃智謀之士不羞小節者而絳灌又讒

之見陳丞何耶東陽侯張相如號為長者而亦與絳灌之屬害賈生見賈生列傳無他技而如有容自古難之矣

安國侯王陵不肯立諸呂為王則有守一見張蒼知為美士而救其死則有識以張丞列傳與雍齒善不因高帝怒雍齒而改其交則有信三者皆難能而可貴宜乎高祖微時以兄事之及呂后問可相者而以為王陵可代曹參也見高祖本紀秦昭王時有五大夫王陵嘗將兵攻趙邯鄲見白起列傳與漢安國侯姓名皆同條侯亞夫爭栗太子之廢爭王信之封侯爭降奴之封侯皆得大臣體較之其父絳侯坐視呂氏將兵封王而不免委蛇其間者迥不同矣史言條侯死後乃封王信為蓋侯則知大臣能持國是實有回天之力

史記蠡測

三

焉彼諸呂將兵封王平勃安得辭其責乎

黃帝神靈後世帝王皆本其法度者也故以冠本紀泰伯之才德可以天子者也乃讓而不居故以冠世家伯夷之名分可以諸侯者也乃讓而不居故以冠列傳

孫子見其馬足不甚相遠馬有上中下輩此倒句也謂其馬有上中下之等然馬足皆差不多故孫臏教田忌以上駟當彼之中中駟當彼之下而諸公子不覺也

孫吳自古並稱然孫武用兵之外無聞焉吳起相楚

能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破從橫之說其與田文論功以治百官親萬民實府庫自負其對魏武侯以在德不在險為言異乎以勇力見長者矣

蘇秦既相六國徧報嘗見德者獨後其從者一人曰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趙襄子免晉陽之難首賞高共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禮是以先之見趙世家事不同而同蓋患難困窮之中易於見怨亦易於見德也

蘇秦與張儀同師李斯與韓非同師然蘇秦能用張儀於強敵而李斯不能容韓非於國中則斯之褊心可知攻李斯生平未聞有容為畫一策為進一善也殆自足而不求士者與

史記蠡測

四

戰國之士有以足下稱諸侯者范雎見秦昭王曰足下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姦臣之態是也戰國諸侯有以主君稱鄰國之君者韓宣惠王謂蘇秦曰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魏襄王謂蘇秦曰今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是也

樗里疾號智囊而為胡衍之資鼂錯號智囊而為袁盎所賣胡衍不過借樗里以受金袁盎則竟譖鼂錯

而致之死。然則智囊竟何益哉。故大智若愚。

趙封蘇秦爲武安君。白起在秦亦封武安君。李牧爲趙將。又封武安君。前後三人封號皆同。

信陵君賢而能下士。故其客多非常人。往往非他人所能致者。張耳在秦漢之際。甚有名。亦嘗爲信陵君客也。秦最强。有併吞六國之勢。游士所爭趨。故雖以呂不韋之爲人。而甘羅嘗事之。李斯亦嘗爲其舍人。今觀呂覽一書。則當時人才之盛。可知。至如孟嘗君所得者。不過雞鳴狗盜之徒。平原君徒豪舉耳。國中有薛公毛公。而不能知家中有毛遂。而亦不能知爲

史記叢測

五

璧者。殺無罪之美人。又因門下去者。過半而爲之。信陵謂其不求士。非虛語也。唯爲秦王所脅。而不肯出。魏齊爲難能耳。春申不足道。惟生平能知荀卿。差強人意。

天下之大功。必非一人所能爲。及其敘功。則舉其重者而已。秦之圍邯鄲。世但知信陵君却秦兵。然攷之於史。如魯仲連不肯帝秦。而秦將爲却軍五十里。李同得敢死之士三千人。而秦將爲却三十里。毛遂從平原君合從於楚。而春申將兵赴救。此皆信陵君之外所當論功者也。田單却燕師而復齊國。人人知之。

然其時王蠋一死。而齊大夫感激而立襄王。魯仲連一書。而燕將泣三日。而自殺。皆其同功者也。

李斯傳有禽鹿視肉之語。按視肉者。獸也。山海經郭注云。視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更生。李斯外似剛復。而內實游移。其於李由告歸咸陽。而置酒。既曰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似乎知退者矣。及李由爲三川守。羣盜西略地。則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其於趙高謀廢立。既曰忠臣不避死。而庶幾似乎以身殉國者矣。及趙高以禍福動之。則又曰。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其於二世無道。既數欲請閒。

史記叢測

六

諫。似乎能犯顏矣。及二世責問。則又勸之督責。欲以求容。此其胸中惶惑。瞽亂。進退無據。安得不見制於趙高哉。觀其未遇。則上書諫逐客。及其得志。則佐秦阮儒。亦可謂無心肝者矣。當其辭於荀卿曰。詎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困窮。自言其所見也。只此二語。便足斷送一生。

李斯敢於焚書。痛恨以古非今者也。然當其身有以今非古者。則不復能置一詞。二世好淫樂。李斯進諫。趙高曰。亦各一世之化。度時之樂。何必華山之騷耳。而後行遠乎。李斯竟無如何。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亦

可歎矣

小人能成人之惡喜逢君之惡猶為常事至於因人求利使有所畏而不敢為者終於有所忍而為之則其罪不勝誅矣趙高說胡亥以僭立胡亥始則曰明君知臣明父知子及趙高再說之胡亥又曰三者逆德天下不服則以胡亥之昏庸而其心尚有所畏忌也使趙高稍有人心者亦可以止矣乃反覆恣憊必使之篡奪以至亡秦而後己小人之堪痛恨如此

趙高說胡亥曰衛君殺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

夫衛君出公何嘗殺父衛國何嘗載古與載字通用德孔子

史記蠡測

七

何嘗著之小人敢於罔上且公然厚誣古人矣他日指鹿為馬又何怪焉

秦始皇本紀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閻樂曰不可則是二世之死不得見趙高也李斯列傳則曰趙高入告二世曰羣盜兵大至二世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則是趙高親見二世之死也此秦之大事而紀與傳自相矛盾如此

張耳陳餘所爭者大非為私也其始則多疑心其後則各負氣耳試觀吳楚反時條侯以梁委吳不肯往救本以為國非為身也而梁孝王深恨漢高末年陳

平奪樊噲兵亦以為國且免噲於死矣而噲妻呂須進讒蓋疑心未釋則氣不能平耳餘之相怨一方無足怪也史公以利責之似過矣

田橫初起漢高未嘗為天子也故其言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橫迺為亡虜而北面事之其恥固已甚矣見田儋列傳此志士也故其自到也漢高稱其賢至如趙王張敖乃繼世為諸侯者當漢七年天下已定君臣之分昭然何敢與天子爭禮數哉賈高趙午之所見誤矣

史記蠡測

大

趙李左車所以為趙謀者善矣然趙即能用其謀淮陰侯未必輕進以中其計也而其言曰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矣此近於宏獎風流之言也文人失職易於相輕武人亦有之樊噲當漢之入關能諫止高帝不畱秦宮鴻門之役能噴目視項王以大義責之使之未有以應高帝臥病能率羣臣排闥入諫此其人豈可輕者而淮陰侯乃羞與為伍此近於知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也

事機所在智者所見略同然能言之而不能必其見聽也淮陰傳中人或說龍且之計即李左車說陳餘

之計其料事之明略同其不見聽亦同也。蒯通說淮陰侯之言，卽武涉說淮陰侯之言，其論天下之大勢略同，淮陰侯不納其言亦同也。

平原君猶不肯殺魏齊，太子丹猶不肯殺樊于期，豈有淮陰侯而欲殺鍾離昧者，此事殊不稱其生平，頗有可疑意者，功高不賞，固眾毀之所歸耶。

秦始皇之暴也，徐福為僞辭，得男女三千人入海，卽成一國。見淮南列傳以智免也。漢高之大度，田橫與其客五百人入海而不能善終，其勢逼也。人固有幸不幸耶。

史記叢測

六

古者惟婦人不立乘，若男子雖小兒亦立乘。惟老人安車漢高敗於彭城，滕公嬰侯收孝惠魯元，面雍樹乃馳。蘇林曰：面者，大人以面首向臨也。是也。後世習用肩輿，雖小兒亦晏坐其中矣。

老子在周為柱下史，張蒼在秦時亦嘗為柱下史，柱下史者，掌藏書者也。老子百有六十餘歲，張蒼亦百有餘歲，詩書之孺染固養生之良方與。

王陵救張蒼之死，與滕公救淮陰侯之死，其事略同。然張蒼終身父事王陵，而淮陰所以報滕公者無聞焉，書缺有聞矣。

陸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出處甚正，當其稱詩書於高帝前，曰：居馬上得之，甯可以馬上治之乎？高帝有慚色，憚其人非徒以其言也。至如叔孫通所事者，且十主，委蛇大過，高帝固心輕之，當其諫易太子，陳說古今，高帝佯許之，猶欲易之，則是與之為戲而已。此見人不可不自重。

戰國有平原君，趙勝，漢之平原君有二，其一則武帝外祖母臧兒也。見外戚世家其一則朱建也。見陸賈列傳以朱建之才辯而不免為審食其用，千鈞之努乃為饜鼠發機，豈不可惜。

史記叢測

七

說項羽都關中與說漢高都關中，其旨一也。然韓生史記項羽本紀但云說者漢書云韓生則見烹而劉敬則得封，聽言者異，則進言者之功罪安得不大異耶。然高帝聞劉敬言疑未定，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卽日都關中，敬大臣則不眩，豈不信哉。項羽懷思東歸而范增不聞有一言楚漢之興衰，未必不分於此矣。

漢高拜田橫二客為都尉，二客不受而自剄。漢高太驚，以為田橫客皆賢，叔孫通徵魯諸生，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吾不忍為公所為。叔孫通乃笑其不知時變，以此見叔孫通極不濟也。田橫二客，史失其姓名，魯

兩生亦然然皆千古矣不待姓名之傳而能不朽賢哉

袁盎惜張釋之之去見張釋之傳可謂知人攷其生平惟

請誅鼂錯一事實為刻薄袁盎嘗請削淮南乃以削

諸侯地為錯罪豈能服其心乎若其他舉動則多磊

落落可觀季心長事之關中諸君譽之不容口至於汲

長孺亦慕其為人見汲黯列傳非偶然也

張摯不能取容當世則張釋之可謂有子田仁曰不

以百金傷先人名則田叔可謂有子乃以雷侯之家

而有張辟疆之不肖見呂后本紀何耶然萬石君家以孝

謹聞乎郡國史言石慶死後孝謹益衰則甚矣冢法

之難也

黃石公傳書於雷侯長桑君傳醫於扁鵲扁鵲神於

醫雷侯佐漢定天下而黃石公長桑君皆不知所終

世亦莫能知其姓名且其相傳皆以意而不沾沾於

書真千古奇人也

三老董老公一言高帝聽之而天下以漢為義卒滅

項氏而定天下見高祖本紀鄧都尉一言條侯從之而七

國之反者遂無能為卒以敗吳楚而安天下見吳王本紀

二人者皆非常之人有大功於漢者也而其名皆不

傳他事蹟亦無可攷使非有此二事則湮沒而不稱

久矣太倉公少女上書救父至今人人知緹縈之名

見倉公列傳外黃舍人兒年十三說項羽赦外黃當阮者

見項羽本紀有保全一城之功而併其姓氏無攷也人之

傳不傳亦有不能一槩而論者耶

武安侯田蚡受韓安國金受王恢金皆不見於武安

侯傳而見於韓長孺傳長孺蓋與武安相倚者也然

長孺貪嗜於財而所推舉皆廉士可謂公道至其為

梁內史處置田甲一事較之李將軍於霸陵尉其識

量宏遠多矣史公稱之者一則曰智足以當世取舍

史記蠡測

而出於忠厚見本傳再則曰智足以應當世之變寬足

用得人見太史公自序豈虛語哉

李將軍用兵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食不嘗

食此愛士之實心取信於士大夫者也衛青為將穿

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渡河乃

渡此特伍被述曹梁之言見淮南列傳或傳聞之美辭或

伍被詭辭以沮淮南之反謀皆未可知也

史公善言人性情董仲舒傳則曰仲舒為人廉至卒

終不治產業李將軍傳則曰廣廉終不言家產事蓋

名儒名將各有本性不必以心為物役史公不虛美

也。然仲舒之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能世其家。而李廣之孫禹，史言其有寵於太子，然好利，李氏陵遲衰微矣。同而不同，天耶？人耶？又攷趙括之母，上書於趙孝成王曰：其父為將，大王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今括為將，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日視便利田宅買之。見廉頗傳是則名將必廉，而家聲難繼，自古歎之矣。

呂后居田中有老父相，呂后能知為天下貴人，又知

高祖貴不可言。見高祖本紀黥布為布衣，有客相之曰：當

刑而王。見黥布列傳衛青少時有一鉗徒相之曰：官至封

史記叢測

三

侯。此三人皆神識也。然史失其本末，遂不得與姑布

子卿唐舉許負之姓名並傳。

公孫宏恢奇多聞，晚而後遇悼道之鬱滯，乃請興學

校，著功令。史稱自此以來，則公卿士吏斌斌多文學

之士，此其功之不可沒者也。其數諫通西南夷而不

見許，則願罷西南夷而專奉朔方。其於卜式上書則

曰：此非人情，不可以為化而亂法。見平準書其論甯成則

曰：其治如狼牧羊，不可使治民。皆通達政體之言，固

學問之功也。以三公布被為汲長孺所詰，然史公稱

之曰：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宏用節衣食，為百吏

先則亦以國奢示儉者許之矣。此亦有所長，不得與叔孫通之希世同日而論也。

史公於司馬相如傳錄其文章多美辭焉。其通西南

夷一事，則多婉辭為才人諱也。至於平準書則曰：司

馬相如開道西南夷，巴蜀之民罷焉不隱惡也。

漢誅諸呂，審食其幸於呂后當死矣。乃因平原君朱建

也。之謀得免，而偏死於淮南厲王之手。吳楚反，袁盎

使吳，吳欲殺之矣。乃因舊從史適為守者得免，而偏

死於淮南之刺客。鼂錯為內史，鑿廟墻垣，丞相申屠

嘉奏請誅錯矣。乃以夜見景帝得免，而偏死於袁盎

史記叢測

四

之一言。見袁盎傳三人之始皆幸免，而終歸於一死

略相同也。

項羽力能扛鼎，淮南厲王亦力能扛鼎。朱亥袖鐵椎

推晉鄙。見信陵君傳淮南厲王亦袖鐵椎辟陽侯。淮南

王不可謂不勇矣。然其將死，謂侍者曰：誰謂乃公勇

者？吾安能勇？吾以驕故不聞吾過。至此則亦悔之晚

矣。有勇而無義，安足恃哉。

淮南王安謀反，聞伍被稱衛青之為人，即欲使人刺

殺衛青，而說丞相下之。惟憚汲長孺曰：守節死義，難

惑以非。見汲長孺列傳夫亂臣賊子，不愧於人，不畏於天，而

不能不憚大臣之有守者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
當吳楚反時發使約諸侯王獨不及城陽曰城陽景
王有義勿與見吳王傳城陽景王者卽朱虛侯劉章與
大臣共誅諸呂首先斬呂產於未央宮者也孝文帝
既立益封劉章而立爲城陽王當吳楚之反城陽景
王章已幸乃當其子城陽共王喜之時耳而叛侯猶
懼其家聲以爲此忠臣之子孫不敢以不義謀之也
然則爲人臣者可不勉乎哉

伍被雅辭稱說古今反覆開陳而不能止淮南王之
反遂與之同死亦可傷矣前此吳楚與諸侯謀反濟
史記蠡測

五

北王已許諾其郎中令劫守其王不得發兵及反者
皆伏罪而濟北王以劫故得不誅此則伍被所願爲
而不可得者也郎中令所全者大而其姓名不傳惜
哉

汲長孺以贖稱史言其性倨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
者不能忍見夫於人主之前猶數犯顏色曰天子置
公卿輔弼之臣甯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其持
論如此安能容人之過然其內行修潔足以取信於
天下且其才甚長爲東海太守病臥闔閭而東海大
治右內史難治爲之數歲官事不廢爲淮陽太守臥

而治之淮陽政清豈易及哉史又稱其好學觀其論
事皆通達大體知爲學問之功也至如郅都以公廉
稱而獨先嚴酷趙禹以廉倨稱而用法益刻豈得以
長孺之贖藉口乎

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郅都揖之然郅都問遺無所
受請寄無所聽彼其指條侯者固自以爲不避權貴
猶可言也若甯成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
大守此則作不順而施不恕小人之無忌憚者矣至
於王溫舒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此則酷
史記蠡測

五

吏而無恥者又甯成周陽由所不屑也
漢有兩王恢皆在武帝時其一大行王恢爲將屯將
軍從韓安國擊匈奴見韓長孺傳其一中郎將王恢
佐破奴擊樓蘭封爲浩侯者也見大宛列傳
司馬季主以下藏身隱君子也其言可以愧世之貪
位干進者然賈生天下才也何至聞言而伏軾低頭
不能出氣乎傳此事者有意抑揚不以辭害意斯可
矣袁盎嘗之培生所問占裴駟註云秦時賢士善術
者見袁盎列傳此亦季主之流也而史失其名

史公自傷貨賂不足以自贖激而作貨殖傳前人糾

其失者詳矣。然傳中所列雖不足道，而實皆勤苦之民。至序所云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則是弊俗之通病。質言之，則曰懶而奢，奢而貪，此併不能貨殖者也。傳中所稱卑下畏憚，則役則僕者，皆此懶而奢，奢而貪者為之。

荷頓用鹽鹽起，按正義則鹽字本作畦。

史公既曰行賈丈夫賤行也，而猶為貨殖傳，何耶？篇中如販脂賣漿，胃脯馬醫，雖託業甚微，不失為食力者。若乃掘冢博戲，此何事也！以其均之致富，遂與范蠡、白圭輩錯雜而書，幾于牛驥同皂矣。豈其發憤著

史記蠡測

七

書不為典要，所謂嬉笑甚於怒罵者與。

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安可比人乎！此酷吏甯成之言也。詬莫大於卑賤，而悲莫甚於窮困。此秦李斯之言也。人之所見不同，乃有如此者。史公作貨殖傳，實本此等議論，而戲為之耳。至其傳儒林，則不然。於轅固生，則曰景帝以固為廉直，於董仲舒，則曰仲舒為人廉直，終不治產業。於申公弟子，則曰弟子皆有廉節，稱其好學，如入青雲中，無由得論地上事也。兩傳參觀，可以見作者之意。

史公以趙防與先生與楚申公竝稱，謂其關係一國

之興亡，又申之曰：賢人乎，賢人乎！其稱美至矣。而防與先生之姓名不傳。見楚元王世家史公稱壺遂為鞠躬君子。見韓長孺傳其自序又引壺遂以為問答，其推重至矣。而壺遂之事蹟不多見，遙遙千古，如此兩君子者，又豈少乎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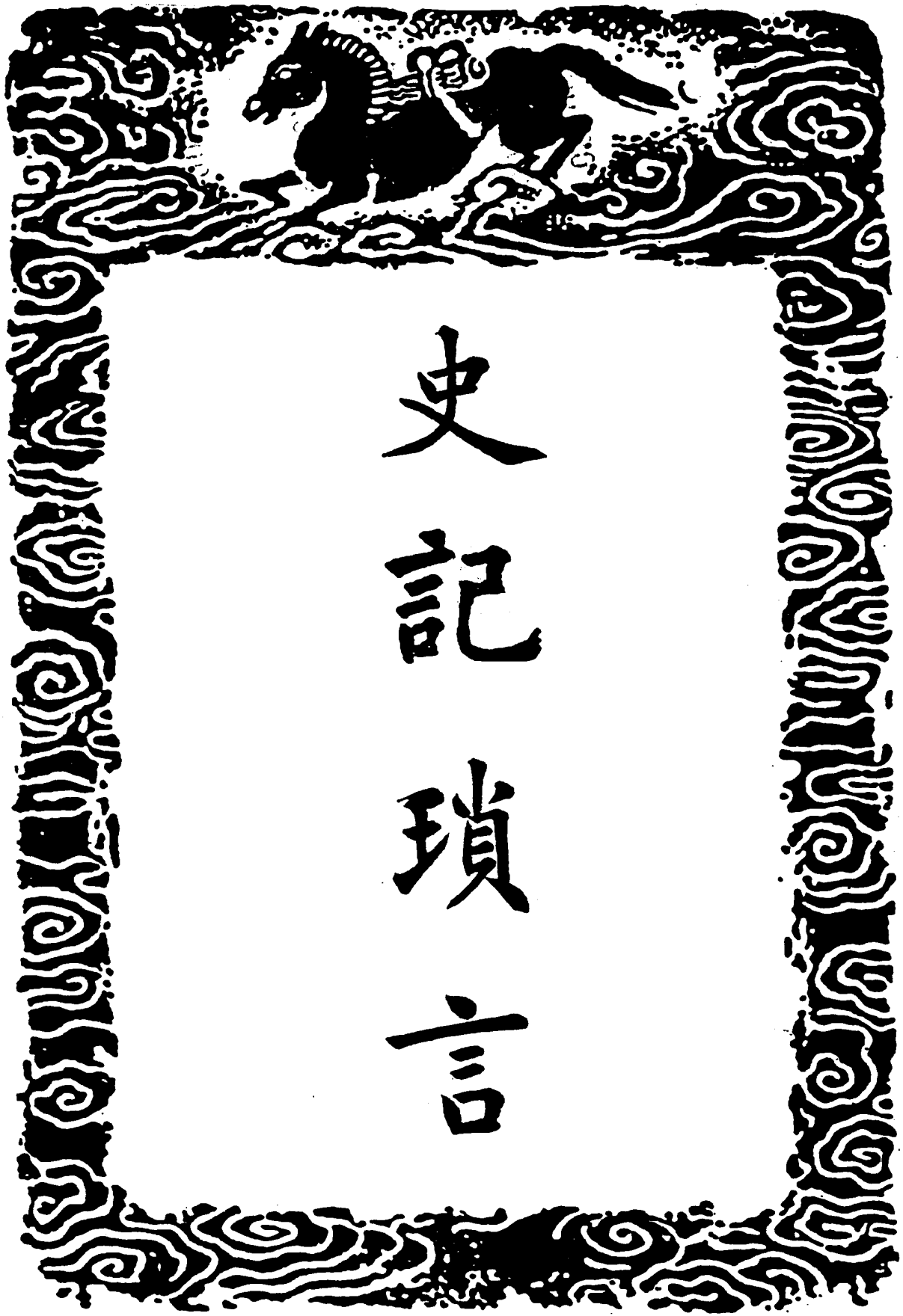
六五十九 林正三

史記蠡測

天

不作矯激之論，不作迂闊之談，實事求是，洞見至隱，不朽之業也。筆亦簡潔，有法。丁亥三月十七日，年愚弟臨海洪頤煊讀畢。

受業弟伯棠覆校



史記瑣言



諸史瑣言

諸史瑣言卷一

史記一

集解序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按此用論語猶賢乎己之意索隱注複查不明

五帝紀幼而徇齊索隱云大戴禮作敬齊一本作慧齊錢氏攷異云今大戴禮作慧蓋慧之省 按高安朱氏本大戴禮作慧未知錢氏所據何本

是為青陽集解太史公乃據大戴禮以嫫祖生昌意及元

囂杭氏世駿云按戴德禮有孝昭冠辭則其後於太史公

明矣集解竟以為太史公乃據大戴禮疑有誤 按太史公所據帝繫篇在今大戴禮中故裴注云然大戴禮亦漢初相傳之書戴德刪為八十五篇遂名大戴實非德所撰述也

養材以任地索隱大戴禮作養財 按朱本大戴禮作養材家語作養財

莫不砥屬集解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索隱依王肅音止蜀據大戴禮作砥礪也 按朱本大戴禮作

砥礪與小司馬所見不同集解所引王肅曰乃家語注今

闕本家語作底屬而小司馬未言異同不知唐時本何若

殷本紀遇女鳩女房則讓云按古本尚書商賢臣女鳩女

方今誤作女鳩女房 按詩大田箋方房也房方乃古同音段借非誤

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 按弟沃甲當是帝沃甲之謫祖丁乃沃甲兄祖辛之子不得接以弟沃甲上文言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下文言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

屬甲則作帝為是

帝陽甲之時殷衰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皇王大紀曰以其世考之自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中丁之名誤也 按中丁至陽甲凡九王故言九世大紀所言豈以商世兄終弟及自沃丁之弟太庚始故云然耶然自沃甲至陽甲中閒立弟者止七世太庚 雍己 太庚 外王 即據世表以小甲爲太庚弟亦止八世若以昭穆言之則爲七世皆不符九世之數不知大紀何見而云然况太戊稱中宗實能紹成湯之業雖以弟繼兄位豈得云亂以理推之中下之名不誤益廣沙邱苑臺正義竹書紀年自盤庚徙殷至紂之滅二百五十二年今本計二百六十五年更不徒都 按紀言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與正義所引紀年不同今本竹書紀年武丁三年自殷遷于河北轉與史記合蓋非原本矣

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爲奴紂又囚之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 按前大師少師指比干箕子觀比干曰云云可知後大師少師則周紀所謂大師疵少師疆也王若虛辨惑疑微子何至與樂工謀決去就是混前後爲一致滋疑竇不知官名雖同其職分迥殊也

封紂子武庚祿父以續殷祀集解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于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 按漢書律歷志謂殷世纒嗣三十一王六百二十九歲而以殷歷四百五十八歲爲非傳曰鼎遷於商載祀六百自當以班言爲是譙周所說亦與班合

惟本紀自湯至紂凡三十世竹書紀年不數湯故云二十九王世數則與史記同通鑑前編無外丙仲王二世爲二十八世六百四十四年與班所言皆不合

周本紀后稷卒集解皇甫謐曰豕去中國三萬里也 按此言誕

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正義周書作末孫受德受德紂字也 按周書克殷解殷末孫受德迷先成湯之明孔晁注紂字受德也正義蓋用其說竊謂周書當以受爲句德字下屬德迷先成湯之明猶此言殄廢先王明德耳尙書屢言受矣受德則無聞也

麋鹿在牧蜚鴻滿野 按此二句猶孟子云圍圉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也注說皆非

石父爲人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祿志云王用之與上用事複本作王之廢申后去太子也因衍用字後人遂加又字札記云用之非複衍又字則或誤或衍耳 按王用之數句乃總束語以見周之所以亡用字又字皆非衍文

秦本紀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正義德公母號魯姬子 按此當以母字句絕正義非

十二年齊田常弑簡公官本考證云事在秦悼之十年今作十二年與春秋及年表不合 按一二字蓋衍下文文孔子以悼公十二年卒亦與春秋合

齊魏爲王索隱齊威王魏惠王 按是年爲秦惠文四年乃魏襄王元年齊宣王九年小司馬似誤然威王於二十六年自稱爲王 秦孝公 惠王稱王見於孟子雖不詳始於何年必生時自稱王故孟子稱之曰王魏世家以爲追尊

恐未必然

縣義渠志疑云美文是年義渠為臣非為縣也 按此時

義渠不得為縣杭氏世駿有說疑縣乃伐字之譌

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正義魏襄王韓宣

惠王也 按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

尊父惠王為王年表亦書其事於秦惠文四年是年又書

魏君為王然前已書齊魏為王此不應復出疑魏字為衍

文秦惠文初稱王故十四年更為元年表亦衍魏志疑已

論之矣韓世家宣惠王為王在十一年為秦惠文後二年

年表同此蓋連及之

始皇紀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官本攷

證云六國年表衛君角以始皇十八年立此是衛元十二

年不名角 按角字衍

十九年王翦羌瘝盡定取趙地徐字違曰羌瘝舊本無注

疑是人名王翦之副 按上言羌瘝伐趙是秦之別將與

王翦楊端和各將一軍者非翦之副

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 按秦紀昭襄王

五十二年九鼎入秦正義秦昭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餘

八入于秦中正義所稱未知何本始皇所求蓋九鼎之一

耳水經泗水注稱周顯王四十二年九鼎淪沒泗淵秦始

皇使數千人没水求之不得蓋據漢書郊祀志也然赧王

時九鼎入秦則顯王時無淪沒泗淵之事

百姓當家則力農工 按文選甘泉賦注引禮記鄭注當

主也當家者謂主一家之事也

妻為逃嫁子不得母戚化廉清正義言妻棄夫逃嫁子乃

失母 按正義非此言妻逃嫁者子不得復以為母故下

接云戚化廉清與上文夫為奇殺殺之無罪男秉義程文

法一律

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為

之者不稱成功盛德 正義上稱尺證反下稱無音按上

稱當讀如字下稱讀尺證反帝字句也字句者字句言金

石刻本始皇帝所為今不稱始皇帝久遠之後如後嗣之

所為則不足以稱成功盛德也

近官三郎注索隱三郎謂中郎外郎散郎正義漢書百官

表云有議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將謂郎中車郎戶郎

按漢書惠帝紀中郎郎中滿六歲爵三級四歲二級外

郎滿六歲二級蘇林曰外郎散郎也然則三郎者中郎郎

中外郎舊注皆非小司馬分外郎散郎為二尤誤正義所

引百官表與今本不符當是傳寫有謬奪耳據百官表郎

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續志言議郎不在直中則當以中

郎侍郎郎中為三郎與惠紀又不同

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余有丁曰按賈書作是其所

以取之也文意甚明史添守之者異四字似誤禱志云異

上當有無字 按上文言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

其政不改已兼取與守說無此四字文意轉不明不得云

賈書是而此誤也如禱志說文意更明

項羽紀大司馬咎長史翳塞王欣皆自頸汜水上大司馬

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樂陽獄吏兩人嘗有德於項

梁是以項王信任之 按翳塞王三字衍高紀及漢書紀

傳皆無

高祖紀周市來攻方與未戰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 按

陳王使魏人周市略地九字疑在周市來攻句上余有丁

曰此一周市也書法如此疑誤

是時秦將章邯從陳別將司馬卮將兵北定楚地 集解
索隱皆以別將為句按此應以陳字句絕

秦軍大壁破魏二軍札記云魏字誤史詮云當作秦漢書
作其 按魏字未必誤也是時楚懷子魏豹數千人復徇
魏地或先與沛公俱為秦所破秦破魏軍故下接云楚軍
出兵擊也如依漢書作其則下楚軍二字贅矣下云與魏
非徒武蒲之軍并攻昌邑益
可見魏軍之與沛公俱也

楚軍出兵擊王離大破之志疑云方敘沛公入關不應忽
入楚軍漢書無此十字當衍 按集解引表云三年十月
攻破東郡尉及王離軍於成武南即此事非行文也曹相
國世家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復
攻之杠里大破之與表紀合惟世家破東郡尉在成武南

破王離在成陽南是兩事表統言成武南者其辭略耳沛
公受命於楚懷王故亦稱楚軍

與南陽守齧戰犂東 按水經澠水注稱為呂鞞不知何
所本

十月燕王臧荼反凌稚隆曰十月疑誤高祖用秦正十月
後事當屬次年志疑曰十乃七之譌 按梁說是月表五
年於漢書八月帝自將誅燕於燕書九月反漢虜荼蓋荼
於七月反八月高祖擊之九月虜荼次序甚明反漢虜荼
表并書者史總言之耳

皆屬齊集解漢書音義曰云云正義孟說恐非 按如正
義說則音義當是孟康說

呂后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 按
漢書惠帝紀五年九月長安城成則五年六年乃五年九

月之詭

呂平徐廣曰呂后姊子 按呂后姊子何以亦姓呂疑有
誤

文帝紀陰安侯列侯頃王后 蘇林以為二人如淳以為
一人按蘇是如如說則當云列侯陰安侯矣 徐孚遠曰
公議廢立事而以婦女二人為冠首非體也或尚有呂后
時遺風耶 按時無太后及皇后宗室中尊屬為楚王時
又不在京師在京師者二人為最親故大臣與議引之

彫文刻鏤云云一段 說苑反質篇李克之對魏文侯曰
彫文刻鏤害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傷女工者也農事害則
饑之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不為姦邪
者未之有也此段詔文全本於此

凡三十六日而釋服矣此以日易月也 按呂下師古曰
音義與高紀同高紀注蘇林曰下音下書之下鄭氏曰已
下棺也然則此三十六日之服乃已下之後改服紅纁凡
三十六日其未下之先自崩至葬凡七日必當仍服衰麻
合之為四十二日非止三十六日乃自來相傳以日易月
之說未知何據而云然殊不可解翟方進傳及後母終既
葬三十六日除服是三十六日是既葬後算起漢法實如
是也

復晉陽正義故城在汾州平遙縣西南十三里 官本故
上有晉陽二字顧亭林曰此當言中都言晉陽誤是顧所
見本亦有晉陽二字此注已見卷首中都下顧說誠是按
此正義原本蓋標晉陽中都四字下注晉陽云云中都云
云今晉陽下有奪文遂致謬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

云今晉陽下有奪文遂致謬舛十三里卷首注三作二

然上召賁尉佗兄弟以德報之 賁王本同毛本則講本
官本作賁按賁是賁字與下意背南越傳召其從昆弟尊
官厚賜寵之與此紀賁字相應除肉刑札記云上文云去
肉刑此不當複出當依漢書作除官刑與下出美人為類
所謂重絕人之世也志疑以其複出疑上去肉刑為去田
租案漢書亦作去肉刑不誤 按十三年索隱引崔浩漢
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官不易張斐注云以濫亂人族序
故不易之也據此則文帝時未除官刑故武帝時尚有司
馬遷下蠶室事漢書亦有誤疑此三字乃衍文

孝景紀為孝文立太宗廟 漢書景紀五月無此事按立
廟之詔見文紀末乃元年十月事此書於五月疑衍文
探者二尺稜志云者字因上句而衍初學記御覽天部引
並無 按電不必皆深二尺有者字為是諸書所引未必

無奪文也

醴進索隱音進漢書作進 按此正文不作進王本官本

無此注

於是甘泉更置前殿始廣諸宮室索隱姚氏按揚雄云官
本考證曰云字宜作傳下乃班固漢書之文非甘泉賦中
語也 按雄傳乃雄自序之文自贊曰以下方是班語班
贊已明著之攷證殊誤注中甘泉本因秦離宮至屈奇瑰
偉見雄傳下文又有高華溫德法相會成宮白虎走狗天
梯瑤臺仙人弩法相思觀皆壯麗也二十八字則雄傳所
無疑姚氏本據雄集非采漢書也

有芝生殿防內中張氏照曰按隸辨曰校官碑董竝字公
房按即房字唐公房碑君字公房亦作房隸辨云隸法
房字其戶皆在側故人多不曉或作防或作昉皆誤也據

此則今本史記武帝紀芝生殿防內中漢書溝洫志築宮
其上名曰宜防皆防字傳寫之誤內中二字必有一衍或
曰按爾疋防即今屏風防若是屏風諸儒必有注解今無
之知防為房之譌也 按古段借字多難遽定防為防誤
索隱本作房後漢光武紀元氏防子章懷太子注元氏房
子屬常山郡並今趙州縣也防與房同古字通用

三代世表蟠極生高辛為帝倍札記曰高辛乃國號不可
云生索隱本作蟠極生帝倍是也然表中前後文並作生
高辛姑仍之 按上云昌意生顓頊為高陽氏則此當云
蟠極生帝倍為高辛氏索隱本可從

從禹至桀十七世 按下文從黃帝至桀二十世不數黃
帝為二十從黃帝至湯十七世不數黃帝為十七從湯至
紂二十九世從黃帝至紂四十六世不數湯與黃帝為二

十九四十六而此文十七獨連禹數疑彼此必有一誤下
文從黃帝至武王十九世則與此同

帝庚丁廩辛弟殷徙河北 按本紀殷徙河北在武乙時
此疑錯簡

十二諸侯年表索隱賤夷狄不數吳 按楚獨非夷狄乎
衛桓公二弟州吁驕祖黜之出奔 按左傳不言出奔雖
事在春秋前左氏未及詳然既出奔何以能弑君恐有誤
宋公馮元年及殺殤公 及王本毛本同官本作又測議
本作乃按似乃字是

晉侯潛元年 按世家春秋俱作緡疑此偏旁傳寫偶誤
鄭昭公忽元年忽母鄧女祭仲取之官本攷證曰文義未
詳按世家初祭仲甚有寵於莊公公使娶鄧女生太子忽
故祭仲立之則太史公書之見立忽之由此也取當是娶

按取要古今字札記疑當作立之則與忽母句不貫且上已言祭仲立忽又按此八字當上格祭仲立忽之下錯簡在此

楚文王五息夫人陳女過蔡蔡不禮惡之楚官本攷證曰世家不載春秋左傳在莊十年為楚文六年是當與伐蔡獲哀侯以歸同入六年 按左氏敘事每因後而述前以明一事之原委安知息夫人非前一年過蔡者耶似宜姑仍其舊札記稱此十三年各本誤入前年依志疑移併未免武斷矣

晉獻公二十六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札記曰及卓子三字疑當在立奚齊下 按奚齊卓子之立是兩時事不得云立奚齊及卓子

秦穆公三十圍鄭有奇言即去 北宋本無奇字札記從之按有奇字是奇異也蓋謂燭之武之辭也

秦共公和 按本紀無名索隱曰名猥不知何據春秋作稍與和字形近未知孰是

曹宣公廬官本攷證春秋廬作廬 按春秋作廬釋文廬亦作廬

鄭成公三與楚盟官本攷證曰世家楚共王使人來與盟鄭人私與盟據此則春秋鄭成元年馬陵之盟自是兩事 按馬陵與晉盟與楚無涉何必疑左氏傳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不言盟

陳成公二十九倍楚盟楚侵我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九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春秋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左傳楚子辛為令尹欲侵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楚求成據此則是年陳為請盟非倍盟也且經傳俱無楚

侵陳之文又襄四年左傳春楚師為陳叛故將代陳三月陳成公卒聞喪乃止夏楚彭名侵陳據此則當在陳成三十年 按此條大誤春秋襄三年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是陳倍楚服晉經文本自明白又是年左氏傳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陳叛故也亦與表符合乃此條引傳文改侵欲為欲侵改如會求成為如楚求成遂謂陳請盟非倍盟傳明有楚侵陳事而謂經傳俱無不知所據何本左傳致乖謬如此至三十年事表與傳亦合是另一事更不得執彼疑此

鄭簡公三子孔作亂子產攻之札記曰毛本攷譌救 按鄭殺子孔在簡十二年不得於此年先書攻之當以救字為是世家子孔又欲自立子產曰子駟為不可誅之今又效之是亂無時息也於是子孔從之而相鄭簡公左傳子孔當國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眾而後定所謂救者指此事也又上格誅子駟三字當在此子孔作亂之上錯簡在前世家及左傳可證

楚康王元年共王太子出奔吳 按世家無此事左傳言共王無冢適則安得有太子世家云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與左氏合世家言康王以長立是也

魯襄公三十一襄公薨昭公十九有童心札記曰魯昭公元年昭公十九有童心各本錯在前年今移正疑當衍下昭公二字 按年十九上疑奪立字非昭元年之錯簡也 鄭簡公二十八子產曰三國不會 按左傳昭四年楚子

問子產曰諸侯其來乎對曰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當指此事四國而言三國表無邾也官本攷證據左傳楚王問禮于左師與子產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謂子產曰下疑有奪文其說恐非

燕悼公元惠公歸至卒 按此疑前一年之錯簡 蔡侯廬官本攷證曰世家春秋同左傳作廬 按今本左傳作廬不作盧惟昭二十年經蔡侯廬卒一本作廬

宋元公十詐殺公子 按官本公子上有諸字與世家合各本皆奪

蔡平侯九平侯薨靈侯孫東國殺平侯子而自立 按世家殺作攻是也

蔡悼侯東國元年奔楚官本攷證曰春秋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三年蔡侯東國卒於楚朱穀梁作東第

攷朱無歸入蔡之文東國無出奔之事汪克寬曰東即東國誤為朱 按左傳朱乃平侯子東國乃平侯弟不得謂

東國誤為朱也東國卒於楚亦許男甯卒于楚之例不得以朱出奔而附會之也表文奔楚上當有奪文春秋昭二

十年蔡侯廬卒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與表正合 陳湣公二十三楚滅陳殺湣公官本攷證曰世家二十四

年左傳哀十七年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帥師滅陳與世家同 按王本毛本測讀本此後一格復書二十四三字

是也楚滅陳殺湣公六本在二十四年錯簡在前一年而後人以陳既滅不應復有一年遂刪去二十四三字致與

世家及左氏不符楚世家言惠王復國是歲滅陳為惠王十年是陳湣二十三年然楚白公之亂在秋七月滅陳亦

在秋七月其非一年之事可知自當為惠王十一年事吳

世家夫差十八年管蔡世家蔡成侯十三年楚滅陳當惠王之十一年

六國表秦厲共公元年翁氏祖庚曰按通鑑在敬王四十四年則元王元年乃厲共二年也 按表以敬王為四十四

三年故厲共元年為元王元年通鑑以敬王為四十四年故厲共元年為敬王四十四年其同異在周不在秦也

齊宣公五宋景公卒集解徐廣曰案左傳景公死至此九十九年索隱以徐說為謬 按左傳景公立於魯昭二十

六年卒於魯哀公二十六年立凡四十八年與史記不同計魯哀二十六年至此為十九年徐廣注衍一九字致來

小司馬之譏耳 楚聲王王魏韓趙始列為諸侯 按此但書於楚表似無

疑當在周表九鼎震之上 趙敬侯七伐齊至桑丘 按世家無

燕釐王三十敗齊林孤 按世家伐齊敗于林營與此不合 秦惠文後十二樗里子擊蘭陽虜趙將官本攷證曰本紀

十一年樗里疾攻魏焦降之非蘭陽也 按此條誤本紀十二年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趙武靈王十三年秦拔我

蘭虜將軍趙莊此一事也表不誤惟蘭作蘭陽耳乃據魏事以證之宜不符矣

秦昭王十八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官本攷證曰本紀作十六年又祇稱左更錯取軹及鄧無取城六

十一之文通鑑亦作十八年云秦大良造白起伐魏取六十一城又似兩事 按本紀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

之魏世家昭王七年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秦昭十八年

魏昭七似是一事惟十六年已言取軹不應復言至軹表十六年不書取軹事或統前事言之故言至軹耳

秦楚之際月表楚懷二年一月志疑云實計月數為年隨時改年易月從古未聞宜更之曰十三月以後月數依次更按史遷之作本為創格前無所因此表諸侯皆計月而不分年而楚懷獨以年紀者以別於諸侯也

漢興以來諸侯元年表高祖四趙初王張耳元年薨官本攷證於三年書十一月王耳元年而刪此文按此據漢書異姓諸侯王表也然史記秦楚之際月表立耳為王在四年十一月漢書耳傳則言四年夏三處不同此表與月表合疑漢表乃錯簡耳傳夏字譌耳

呂后七趙十四楚呂產徙梁元年按南監本官本有幽死二字無楚呂產徙梁元年七字是也

孝文二初置城陽國二月乙卯景王章元年按文紀在三月疑紀誤二為三濟北河間太原梁代同

元狩六燕初王刺王旦按旦於昭帝時誅此不應書諡當衍刺王二字

元鼎三節王純不應書諡後人所增當日今王下同元鼎四項王授不應書諡

是為剛王按四字乃後人增項王平不應書諡

元鼎六康王昆侈不應書諡元封二項王遺不應書諡

元封五戴王通平不應書諡太初二戴王賀不應書諡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侯第按列侯位次高苑東武皆四

十一東茅菌皆四十八肥如高梁皆六十六棘陽新陽皆八十一磨高陵皆九十二此其重見者也其缺者則二十一三十一三十八五十四五十六六十八七十六八十七九十七百二十百二十八百二十九百三十三百三十六共十有四今據漢表補其闕正其謬不知者仍闕之表次如左

一 鄧 蕭何 八千戶

二 平陽 曹參 萬六百戶 傳萬六百三十戶

三 宣平 張敖

四 絳 周勃 八千一百戶 傳八千一百五十戶

五 舞陽 樊噲 五千戶 傳五千五百戶

六 曲周 酈商 四千八百戶 傳五千一百戶

七 魯 疵 奚補亡子封母 莊漢書作底 四千八百戶 功比舞陽

八 汝陰 夏侯嬰 六千九百戶 傳

九 潁陰 灌嬰 五千戶 傳

十 陽陵 傅寬 二漢表 傳三千六百戶 同

十一 信武 靳歙 五千三百戶 傳

十二 安國 王陵 五千戶

十三 棘蒲 陳武

十四 清陽 漢表清河 疑此是 王吸 三千一百戶 漢表二千二百戶

十五 廣平 薛歐 四千五百戶

十六 汾陰 周昌 比清陽二千八百戶

十七 陽都 丁復 七千八百戶

十八 曲城 盪逢 索隱盪逢 與漢表合 四千戶

十九 博陽 陳真

梁鄒 武備 漢表 功比博陽二千八百戶

二十一 關 按東武侯郭蒙第四十一與高苑侯丙倩
同志疑謂東武當二十一然無以證其必是惟高苑功
比斤上位次相比無可疑者則志疑說或是

二十二 剛成 漢表 周繇 三千三百戶 傳同漢表二
二十三 都昌 朱軫

二十四 厭次 元頃 漢表 爰類
二十五 成 董滌 功比厭次二千八百戶

二十六 故城 漢表 尹恢 功比厭次二千戶
二十七 阿陵 漢表 郭亭

二十八 廣 召歐 二千二百戶
二十九 河陽 陳涓

三十 蓼 孔慈 漢表
三十一 闕 漢表 費侯陳賀齊氏召南曰以本紀證之費

將軍與孔將軍分居左右功應相類蓼侯第三十則費
侯第三十一是也 按平侯功比費則位次相比無可
疑者

三十二 平 沛嘉 漢表 功比費侯千三百戶
三十三 武彊 莊不識 漢表 莊作

三十四 隆慮 周窳
三十五 臺 戴野

三十六 黃 呂徐廣曰一作台索隱 千六百戶 功比臺
侯 漢表 千字

三十七 海陽 搖毋餘 千八百戶
三十八 關 按高梁侯鄼翦功比平侯嘉或當次此

三十九 柳丘 戎賜 千戶 疑衍八字
四十 斥丘 唐厲 千戶

四十一 高苑 漢表 丙倩 千六百 漢表 下字 斥丘
侯

東武 郭蒙 二千戶 漢表 志疑謂第二十一說
見前 按依漢表三千戶則位次誠不應居此

四十二 樂成 丁禮 千戶
四十三 宣曲 丁義 六百七十戶

四十四 魏其 周定 漢表 千戶
四十五 昌武 單寧 漢表 九百八十戶 比魏其侯 漢表

四十六 絳陽 漢表 華毋害 七百四十戶
四十七 曲逆 陳平 五千戶

四十八 東茅 劉釗 漢表 千戶
四十九 復陽 陳胥 千戶

五十 猗氏 陳遯 二千四百戶 漢表 千
五十一 祁 繪賀 千四百戶

五十二 鄂陵 漢表 朱凜 七百戶 漢表 二千
五十三 博陽 周聚 千四百戶 漢表 無

五十四 關 漢表 平定侯齊受 按故市汁加皆比平
定位次相比則班是也

五十五 故市 漢表 閻澤赤 千戶 比平定侯
五十六 關 按襄平侯紀通此表無侯第漢表六十六

然表云功定平侯漢表云功比平定侯則此表有譌奪
耳功既比平定則應與平定相次六十六位次懸隔且

已見肥如高梁二侯不應重複如此疑六十六乃五十

六之譌與故市計相相比正符合也

五十七 卅方集解卅郡索隱 雍齒 二千五百戶功

比平定侯

五十八 柏至 許溫漢表 千戶

五十九 辟陽 審食其

六十 高京徐廣曰一作景漢表景 周成 功比辟陽侯

六十一 安平 譚千秋漢表 二千戶

六十二 留 張良 萬戶

六十三 南安 宣虎 九百戶

六十四 平棘 執林漢表

六十五 北平 張倉漢表 千三百戶漢表三

六十六 肥如 蔡寅 千戶
高粱 鄺疥 九百戶功比平侯嘉 按平侯

沛嘉位次三十二高粱功既相比不應位次懸隔如此
表中三十八關或六十六乃三十八之譌方不與肥如
同位 又漢表襄平侯紀通亦六十六說已見上

六十七 安丘 張說 二千戶漢表三

六十八 關 茵侯四十八張平志疑以為當六十八

六十九 朝陽 華奇 千戶

七十 彭 秦同 千戶

七十一 清 空中徐廣曰空一作室索隱空中同 比彭侯千戶

七十二 疆 留勝漢表

七十三 盩陵 呂臣 千戶 比彭侯千戶

七十四 祝阿 高邑漢表 八百戶

七十五 煮棗 赤索隱 九百戶

七十六 關 漢表梧侯陽 延 五百戶

七十七 堂陽 孫赤 八百戶

七十八 甯 魏選漢表 千戶

七十九 張 毛澤索隱毛澤之亦作毛 七百戶

八十 紀信 陳倉 七百戶

八十一 棘陽 杜得臣 千戶漢表二 新陽後

八十二 高胡 陳夫乞 千戶

八十三 陽河 齊哀侯索隱齊侯十 五百戶功比高

八十四 龍漢表 陳署 千戶

八十五 下相 冷漢表 耳 二千戶

八十六 堂邑 陳嬰 千八百戶漢表六

八十七 關 按新陽侯呂清漢表 比堂邑侯千戶

此表稱八十一與棘陽同位漢表作八十七是也功比
堂邑故列堂邑之次與此表義例相符若作八十一是
轉在堂邑之前不得言比矣

八十八 營陵 劉澤 萬二漢表 千戶

八十九 廣阿 任敖 千八百戶

九十 戚 季必 千戶漢表千

九十一 枸漢表 溫疥 千九百戶

九十二 唐漢表 程里 千戶

高陵 王周漢表 九百戶 按程黑與溫
疥均以定城茶功封其位次相似無可疑王周何以
又與同位武原云功比高陵則高陵位次亦無可議此
所未詳也

九十三 武原 衛肱索隱云漢表肱作 二千八百戶

功比高陵

九十四 吳房 楊武 七百戶

九十五 繁漢表 彊宋隱漢表作張曠今漢表作張曠師 比吳房侯

千五百戶

九十六 汾陽 靳疆

九十七 關

九十八 深澤 趙將夜漢表 七百戶

九十九 宋子 許癒 功比磨侯五百四十戶漢表四十一作三

六十

百 閼氏 馮解敢漢表 千戶

百一 中水 呂馬童 千五百戶

百二 杜衍 王翳漢表 千七百戶

百三 赤泉 楊喜 千九百戶

百四 涅陽 呂勝漢表 千五百戶比杜衍

百五 穀陵漢表 馮谿

百六 甘泉徐廣曰一作景漢表 王竟漢表 漢表五百戶

百七 須昌 趙衍 千四百戶

百八 長修 杜恬集解一云杜恪 功比須昌千九百戶

百九 昌 盧漢表 千戶

百十 成陽 意索隱奚意與漢表合 六百戶

百十一 平都 劉到 千戶 此見漢表

百十二 壯徐廣曰一作莊漢表 許情漢表 六百戶

百十三 邱 黃極中漢表 千戶

百十四 共 盧罷師漢表 千二百戶

百十五 開封 陶舍 比共二千戶

百十六 臨轅 戚德 五百戶

百十七 禾成 公孫耳漢表 千九百戶

百十八 東陽 張相如 千三百戶

百十九 陽義漢表一作張 靈常 千三百戶

百二十 關 漢表軼侯朱倉弟百二十汲古閣漢書作

百十謂汲平皋侯劉它此表云比戴侯漢表云比軼侯

前自當以漢表為是

百二十一 平皋 劉它 功比戴侯彭祖漢表 五

百八十八 宣義 千二百戶

百二十二 汲索隱云漢表作汲今漢表作汲 公上不害 千二百戶

百二十三 豪 陳錯漢表 六百戶

百二十四 中牟 單父聖漢表單右車索隱漢表作單父左車 二千三

百二十五 戴 彭祖索隱彭祖漢表 千二百戶

百二十六 德 劉廣 漢表在王子侯表

百二十七 關 漢書王子侯表上邳侯郢客位次一百

二十八

百二十九 關 漢書王子侯表朱虛侯章位次一百二

百三十 衍 程盱 九百戶

百三十一 慎陽 樂漢表 說 二千戶

百三十二 期思 賈赫 二千戶

按說告信反赫告布反故位相次

百三十三 關 漢表便侯吳濂以父長沙王功封二千

戶

百三十四 義陵 吳程漢表 以長沙柱國侯千五百

戶

百三十五 桃 劉襄 千戶

百三十六 關 漢表 沅陵侯吳陽以父長沙王功

百三十七 陸梁 漢表 量 須毋漢表

右表錄次侯第瞭如指掌矣其關而可以意補者各其

說于前其莫可補者則九十七也表中之無侯第者周

呂侯呂澤建成侯呂釋之漢表 在 以恩澤義類侯信合

陽侯仲沛侯濞以宗室陽夏漢表 淮陰韓 以反誅茫 任

張越漢表 七 棘三漢表 九 江邑趙 堯六 以罪廢此本

無侯第者也離侯鄧弱則失所起及所絕者也惟射陽

侯項纏以恩封以它襄例之必有侯第此則史失之也

惠景表有俞侯呂它父嬰功比朝陽侯當亦有侯第亦

不可考矣

陽陵楚漢春秋作陰陵 按陰陵漢志屬九江

舞陽坐呂氏誅族志疑曰族字衍札記曰族字疑當在誅

字上 按志疑說是如族誅則市人不得續矣

計方功比平定侯攷異曰按平定侯齊受孝惠元年始封

雍齒以高祖六年封不應轉準其例當有誤文或是平侯

沛嘉之謫 按平侯位次三十二相去甚遠且平侯已比

費侯不應計方又比平侯也此表侯第乃呂后時陳平所

定不必以前後為疑

北平孝文格其四為丞相索隱為計相也 按蒼傳孝文

皇帝四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為丞相是丞相非計相也索

隱誤

五歲罷志疑曰五上脫十字 按傳蒼為丞相十五歲而

免梁說是

相至侯功格集解漢表師古曰 按集解不得引師古語

此注漢表有奪文而師古云云則後人所旁注也

武原史詮曰武原封年月本次磨後漢表同今本失其次

按武原以八年十二月封磨以八年七月封漢以十月

為歲首故七月在十二月後武原之次不誤也惟磨之後

為橐為宋子皆以八年十二月封猗氏清彊彭吳房以三

月甯以四月昌共闕氏以六月皆在磨前安上與磨以

七月癸酉同封磨因與安上相比此為失其次也

清侯功擊項羽代侯札記曰史詮云定代侯缺定字下三

侯同案漢表亦無 按定字不必增

平州馬童札記曰首脫呂字 按此謬昭涉掉尾以昭涉

為姓安得橫加呂字

惠景開侯者年表扶柳昌平 各本皆同局本依志疑改

呂平 按志疑之說蓋據本紀然平為呂后姊子何以亦

姓呂氏恐昌字未為誤也

郊高后格高后八年九月產以呂王為漢相謀為不善大

臣誅產遂滅諸呂 志疑以高后二字為衍局本從之刪

去 按此文疑是後人旁注而誤入者產為呂王國除矣

則此語應見漢興表內不應在此軼壺關昌平但言為王

國除此其證也毛本此數語不入高后格另列於下一格

其旁注之痕尙可考見

鍾坐呂氏事 按四字疑衍

楊虛共侯 按共字衍

有罪國除 按有罪二字衍 此侯上奪楊巨共侯劉平

說詳札記

山陽程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徐廣程一作擇 按擇各本誤作澤推毛本官本不誤與漢表合程量也課也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順梁札記曰宋本中統柯凌毛並作順梁毛本旁注一作輝渠官本游王作輝渠 按衛將軍

傳正義云輝渠表作順梁是張所見本與宋本中統柯凌毛合而索隱所見本則作輝渠似唐時已有兩本

龍元侯廣德有罪誅志疑曰漢表謂元鼎六年坐酎金免按誅字衍王毛測議本官本並無此字

高平譜毀章賢代為丞相 按漢賢傳相傳皆無此事賢自以老病免不知褚先生何見而云然

平望索隱表志闕攷異曰按水經注平望在平壽縣故城西北八十里漢武帝封菑川懿王子劉賞為侯國 按漢志平望侯國屬北海索隱言志闕非菑川國後

臨樂敦侯索隱論法善行不怠曰敦 按周書論法無敗不知小司馬所據何書今 會典論法有善行不怠曰敦

曲禮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漢興曰來將相名臣年表征和元年冬賀坐為蠱死 按漢書武紀巫蠱起于元年冬十一月賀于二年春正月下獄死蓋賀于元年冬得罪二年春正月下獄死也漢書百

官公卿表書四月王申丞相賀下獄死誤也 征和二三月丁巳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封彭城侯

按漢書劉屈氂傳征和二年為左丞相與此合漢表書五月丁巳誤也本傳屈氂封澎侯此衍城字

征和三李廣利出朔方 按武紀出五原 商丘成出河西 按武紀出西河此例

後元二二月己巳光祿大夫霍光為大將軍博陸侯都尉

金日磾為車騎將軍程侯大僕安陽侯上官桀為大將軍 按己巳漢表作丁卯是武帝以丁卯崩在己巳前二日

又光封博陸日磾封程桀封安陽雖以遺詔封然至始元年始封不得并書於此光時為侍中奉車都尉日磾為侍中駙馬都尉此譌奪桀以大僕為左將軍大字亦譌

始元四王莽為左將軍○漢表左作右時上官桀為左將軍則王莽當為右將軍此譌

本始韓曾為後將軍 按漢書紀表皆作前此譌 本始三六月乙丑義薨 按乙丑當作己丑漢紀表可證

充國奪將軍印 漢書充國傳無奪印事 本始四十月乙卯 據漢紀當作三月

地節四七月王寅禹腰斬 按漢表作王辰 神爵二上郊雍五時祓祠出寶璧玉器 按漢紀是年無

此事惟郊祀志是年鳳皇集殿祓於所集處得玉寶亦無郊雍五時事

五鳳三三月王申 按漢表作二月是丙吉於正月癸卯卒也

甘露元三月丁未漢紀二月丁巳漢表三月丁巳 甘露三三月己丑霸薨與宣紀合漢表作二月

七月丁巳御史大夫于定國為丞相 漢表作五月甲午初元五許嘉為左將軍 漢表在三年

中少府貢禹 漢表作長信少府 十二月丁未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漢表作丁

己按貢禹以丁未薨廣德以丁巳代漢表是 永光元十月戊寅 漢表作十一月

二月廣德免 按二月誤廣德傳言為御史大夫光十月

廣德於初元五年十二月代禹至是年九月方得十月之數而韋元成代廣德在七月此表與漢表同不知七月字有譌抑廣德傳中十月字譌也

永光二雲中太守韓次君為建威將軍擊羌後不行元紀無此事

建昭三繁延壽 漢表作李一姓繁按繁是

建始四任千秋為右將軍 漢表右作左是也

陽朔二六月 漢表作四月

鴻嘉元禹卒 按卒當作免

樂書距萬里索隱亦逝札記曰亦下疑奪作字 按亦疑音之譌上奪躡字

其治辨者 辨禮記作辨釋文辨本又作辯

夔始作樂以賞諸侯集解鄭元曰夔欲舜與天下之君共

此樂官本攷證曰今鄭注無此語 按宋撫州本鄭注有禮樂順天地之誠張氏照曰按樂記作禮樂見天地之情

正義云見胡練反又云見地之情見天之情可知古本亦作見天地之情也今依樂記改正官本 按據注以校史

其說良是然樂記實作傾天地之情不作見也

樂師辨乎聲詩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辨作辨下同 按禮記亦作辨辨別也

商祝辨乎喪禮集解鄭元曰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以敬於接神 按今鄭注無此語

致禮以治躬者也 按者也疑衍

五成而分陝周公左召公右集解王肅同分陝東西而治

按禮記無陝字鄭注言周召分職而治是鄭所據本無

而王肅本有也張守節正義曰舞者至第五奏而東西中

分爲左右二部象周太平後周公召公分職爲左右二伯

之時按其文義似張所據本亦無陝字故不爲陝字作解

與集解有陝字者異也律書大呂者其於十二子爲丑集

解徐廣曰此中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正義案此下闕文或

一本云丑者紐也言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

札記曰各本此下有丑者紐也云云十九字蓋依正義增

入 按毛本集解無及丑也三字正文有丑者紐也云云

十九字似大呂者句下有奪文而丑下無奪文即正義所

謂一本也不得據正義而刪此十九字

天官書末太星正妃索隱辰極橫后妃四星端官本考證

從未審孰是 按諸家本從字在端字上然有是也監本

奪一字耳橫以東西言從以南北言端首也言辰極橫而

后妃四星從列其從之端爲大妃故云末大星正妃也

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

司祿索隱司祿賞功進司命主老幼司災主災咎 按司

命二句王本官本測議本作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考

證云左理一本作大理與此本不同漢志正文四曰司命

五曰司祿六曰司災與史記又不同晉隋二志四曰司祿

司中司祿賞功進五曰司命司怪太史主滅咎六曰司寇

大理佐理實與史漢又不同則索隱之是非未易決也

其斗魁中貴人之宰 按其字上恐有奪文此謂天理四

星

權衡 按衡即下文太微三光之廷權即下文軒轅孟康

謂軒轅爲權太微爲衡是也正義引權四星在軒轅尾其

說誤

真鬼鬼祠事 按下鬼字疑有譌

為天街正義土金守官本攷證曰土一木作火 按作火者是

其東有大星曰狼正義金木火守亦如之張氏照曰按星占木為德星守則為休祥木字乃衍文也 按五星入守皆有災祥如壘占五星入皆兵起將軍死是也木字似未必為衍文

見危曰大章 按曰大章見下此疑衍 正旗上出正義言辰星出 按此疑有奪字當作辰星出

其上

免過太白正義漢書云辰星過太白間可械劍明廣雅是也官本考證曰此注略無文理定係訛傳今刪札記曰各本間下衍太白二字依漢志刪 按此注衍太白二字以

致難解局本刪去甚是張氏蓋據漢書以證廣雅疑漢書上有奪文官本刪去未為是也

去地可六丈大徐廣曰一作六張氏照曰按大下疑有奪字漢書天文志五殘星大而黃下賊星大而赤司危星大而白獄漢星大而赤可證徐廣一作六之說非也攷異曰大當作六六字連下句讀六賊星名也 按正義大賊星者一名六賊錢說蓋本之漢志晉志竝作六賊自當以錢說為是張氏照駁徐廣之說豈未取漢晉志相證耶且其所引漢志作下賊何也 又按以漢志證之六字大者皆有大下奪而黃二字大而黃句六字屬下句正義謂大賊星一名六賊蓋未知此下有奪文而強為之說也 賦官本

其怒青黑集解李奇曰怒當音帑晉灼曰帑雌也或曰怒

則色青 按當音帑毛本音作帑尾也

杓索隱杓劉氏音時酌反說文音丁了反許慎注淮南云杓引也 杓說文大徐甫遙切小徐片么反大徐本乃孫

樞唐韻小徐乃朱翺反切皆無丁了一音上文用昏建者杓索隱引說文匹遙反玉篇甫遙都歷市若三切廣韻四

宵甫遙撫招二切二十三錫都歷切皆無丁了之音按此字應从手作杓玉篇手部丁激廣韻二十三錫都歷切又

二十九篠都下切皆云引也與叔重淮南注合今本淮南道應訓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以力闢亦譌从木諸字

音韻書皆引入杓字下矣杓說文大徐都了反小徐得了切集韻則作丁了切與索隱所引說文合金壇段氏說文

杓下注謂杓雲从手今本譌从木其說良然 而澤博密官本密作忘考證曰按忘字不可解蓋密字也

缺其下牛傳寫至今 按諸本皆作密北監本誤奪其半故考證有是語

若霧索隱音如字一音蒙一音亡邁反爾雅云天气下地不應曰霧言蒙昧不明之意也 按爾雅天气下地不應

日霽地气發天不應曰霧釋文霽或作霧字同亡公亡侯二反小司馬所據蓋即或作之本故與今本相乖李善文

選甘泉賦注所引小司馬同是唐時固有此一木矣霧之說說文玉篇諸書多與爾正乖異形近易譌未可一言

央也 薄山者衰山也 毛本衰作襄何義門曰襄作衰注同从

汲古後人得小字宋本校正獨與揚雄河東賦合也 按正義作衰衰色眉反何說是官本作襄并正義色眉反亦

誤為色良反矣 集解末毛本有伯莊曰三字札記以為

衍按此處有奪文他本因此三字無著而刪去之耳

而雍有日月參辰南北斗熒惑太白歲星慎星禮志云奪

辰星當依郊祀志補 按上已言辰恐郊祀志衍也

西亦有數十祠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 按西者雍以西

即指湖下邽禮清諸祠也

置酒壽宮神君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何義門曰小字宋

本無重四字 按宋本是局本刪酒字漢志無第二壽官

字

乘輿斥車馬 官本局本輿作舉毛本作輿 按補紀作

輿輿是

卿有札書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禮 按札是禮古作札

與札形近而譌

獨見填星 此索隱本也札記曰北宋本與索隱本合各

本填作旗何義門曰旗當從漢書作填星故下云信星昭

見也志疑曰當依補紀作其蓋即指上莠星 按補紀索

隱引漢志為說而此注又云樂產包愷並作旗星旗星即

德星也符瑞圖云旗星之極芒豔如旗本亦作旗何其矛

盾也

泰山卑小志疑曰泰山上缺東字 按疑東字衍

河渠書 按此書贊言水之為利害蓋以河之害為尤甚

而諸渠皆利民者也故曰河渠漢書改為溝洫聊以示異

於史公然溝洫之制自阡陌既開而後久已廢而不可復

當時諸渠之利不過資灌溉而已非有遂人匠人之經緯

也謂之溝洫非其實矣

平準書市井正義古人未有市及井若朝聚井汲水便將

貨物於井邊貨賣故言市井也札記曰及井二字疑衍

按孟子以市井與草莽對言則市井不指郊野說且周官

有司市諸職安得云古人未有市後漢書劉寵傳注引風

俗通所載春秋井田記井田之義謂因井為市交易而退

其說較為可信或曰市井者市四達如井也亦可備一解

漢志市井作市肆

天下之經費 按天下漢志作天子索隱注言故不領入

天子之常稅似索隱本正文亦作子

居官者以為位號集解如淳曰倉氏庾氏是也索隱注倉

氏庾氏按出食貨志 按漢志如淳倉上有貨殖傳三字

索隱食貨志乃貨殖傳之譌

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 按漢志重一吏字疑此奪

一國之幣為三等 毛本作二何義門曰小字宋本作三

徐孚遠曰名為三等而止敘其二不及中幣恐三字誤札

記曰吳校改三為二與食貨志合 按此當以毛本為是

他本皆誤

史記瑣言卷一

史記二

吳太伯世家子熊遂立 按吳越春秋分熊遂為二人曰

章子熊熊子遂 世家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

餘橋疑吾 吳越春秋橋作喬

柯盧 吳越春秋盧作盧

轉 吳越春秋作專

句卑 吳越春秋卑作畢索隱引古史考作畢彰

大而寬索隱左傳作大而婉寬字宜讀為婉 按寬婉字

異而理並通奚必讀寬為婉寬婉古音同部

魏獻子索隱名鍾舒也 按左傳獻子名舒此衍鍾字測

議本無

晉國其萃於三家乎集解服虔曰言晉國之祚將集於三

家 按左傳杜注同祚作政疑此服虔二字有譌抑征南

之注本襲服氏也

政將在三家集解杜預曰富必厚施故政在三家也 左

傳杜注下句曰故政在家 按左傳文無三字故注亦無

三字此或集解以意增

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昧立 四年王餘昧卒 按二王

之年與春秋乖異說詳索隱吳越春秋則與此同

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 按伍子胥

傳及吳越春秋並同楚世家作小童爭桑與此異

專諸正義吳越春秋云專諸豐邑人 按今本吳越春秋

作堂邑人與刺客傳合豐字譌

雄貌深目侈口熊背 按今本吳越春秋貌作類侈口作

虎膺

七年 北伐齊 敗齊師於艾陵 按年表此年無此事

左傳在哀公十一年乃吳之十二年 年表十二年與魯敗

齊與左氏合

十年因伐齊而歸 按年表是年無是事十一年書與魯

伐齊與左傳合吳越春秋亦在十一年

十一年復北伐齊 按年表十二年書與魯敗齊與左傳

合吳越春秋亦作十二年 此紀夫差事多與左傳乖注

疑史文有錯簡非馬遷之誤也年表與左氏多符應不明

於彼而闕於此

猶不田無所用集解王肅曰石田不可耕 按與左傳杜

注同疑王肅二字譌

賜子胥屨鏃之劍以死 按年表亦於十一年書誅伍員

與此同左傳則是十二年事吳越春秋則作十三年似應

以左氏為是 又按左傳使於齊反役王賜之屨鏃以死

徐天祐吳越春秋注曰或者子胥十二年使齊十三年反

役左氏連書之耳

會於橐皋索隱發繇口 按左傳杜注口作亭

齊太公世家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集解皇覽曰呂尚冢

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 按太公反葬於周安得冢在

臨菑

成公脫札記曰舊刻說與齊風譜疏引合然如索隱云則

所見本已譌 按毛本說與年表合不當从索隱也

使之間襄公集解王肅曰候公之間隙 按左傳杜注候

作伺

笙讀索隱論語作溝瀆 按論語溝瀆如字解非地名索

隱誤左傳作生竇

於甄 按年表作鄭

丙戎 年表邴歇與左傳合

庸職 年表閻職與左傳合

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 按據左氏文十一年傳乃襄公二年事

反魯衛之侵地正義左傳云晉師及齊國 按此下有奪

文依左傳當有佐盟于袁 五字

慶舍發甲圍慶封官 按此有譌奪左傳云慶氏以其甲

環公宮

其秋齊人徙葬莊公志疑曰傳十二月朔上文已書十月

何倒言秋 按秋疑冬之譌

是為簡公集解徐廣曰年表云簡公王者景公之子也徐

孚遠曰左傳亦作悼公子年表非也且簡公非悼公子則

在魯而闕止有寵其事難通 按今年表云齊鮑子殺悼

公齊人立其子任為簡公與徐廣所言本異豈後人據世

家改耶

魯周公世家代王發之身集解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

天 今孔傳無也不可救四字

索隱鄭元亦曰不讀曰負 按孔疏鄭元曰不讀曰不釋

文鄭音不與小司馬異

成王少 成王之叔父 按周公口中不得稱成之諡此

史駁文

朝服以開金滕書索隱蓋由史遷不見古文尚書故說乖

謬 按孔安國以古文尚書起家司馬遷常從安國問故

史記多古文說乃云遷不見古文疏矣

惟朕小子其迎 按史遷以開金滕為周公卒後事與尚

書乖異索隱以為謬誤是也楊慎曰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其說誠然乃正義以孔安國遣使者逆之之說為非而謂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牽強不可從

武公九年官本考證曰年表武公立十年而卒是為周宣

王之十二年下文云夏武公歸而卒是立九年也與表互

異 按疑九年乃十年之譌

子弗涅立集解徐廣曰表云弗生也索隱年表作弗生

按今年表舊刻本北宋本作弗涅王本柯本凌本毛本作

弗涅蓋皆非唐以前舊本矣左傳正義引世家作弗皇釋

文隱元年作不皇文十六年引世家作弗皇漢書律歷志

曰惠公皇無弗字

長庶子息索隱隱公也系本隱公名息姑志疑曰下奪姑

字魯頌疏文十六年左傳疏及釋文穀梁首篇疏引世家

並作息姑 按梁說是年表正作息姑隱元年左傳疏亦

引世家作息姑

生子允集解徐廣曰一作軌索隱系本亦作軌也 王本

官本索隱一作兀五忽反無系本云云六字按兩本不同

疑各奪其半故互異如此或諸本以一作兀五忽反六字

已見年表而刪之前漢律歷志左傳桓元年疏引世族譜

陸氏釋並名軌

觀漁于棠 年表漁作魚集解引杜注觀漁臺今注疏亦

作魚

國人犖自牆外與梁氏女戲 按左傳零講于梁氏女公

子觀之國人犖自牆外與之戲杜注女公子子般妹與史

異 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系本名啟今此作開避漢景

帝諱耳 按左傳疏引杜世族譜名啟方謂杜从世本與小司馬異疑此奪方也左傳釋文亦曰名啟方漢書律歷志亦曰啟方

季友母陳女 按左傳杜注季友莊公母弟莊公母文姜則季友母非陳女也

是歲襄公三歲也 按左傳襄元年杜注於是公年四歲

正義九年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此云三歲誤也沙隨之會在成公十六年 年表九年云公年十一

十五年朝晉 按年表書於十六年據左傳則於十五年冬如晉晉人止公故十六年猶在晉至夏始至自晉也

晉留之葬晉昭公 按左傳公於十六年夏至自晉晉昭於秋八月卒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無留公送葬事

自謂主君集解服虔曰大夫稱主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按左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疏高張以齊侯之命稱公爲主君以晉不受公故輕侮之比公於大夫也此云自謂當有譌字

穆公三十三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止三十二年

共公二十二年卒 按漢律歷志合表爲一十三年疑楚表魯共公元年之文錯簡多一年

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 按秦惠王卒在平公八年

二十二年平公卒 按志疑云下二字衍其說與漢律歷志合然楚表止十九年

是爲文公索隱系本作潛公鄒誕本亦同仍云系家或作文公年表集解徐廣曰一作潛 按漢律歷志曰繆公世家世家卽位二十三年是班所見史記不作文也攷異曰

春秋時已有文公潛又與閔同疑漢志是然謚法無繆疑繆潛古通用漢志所據卽徐廣所云一作潛之本與世本亦相符世家中先後同謚者頗多不以此爲疑

文公七年楚懷王死于秦志疑云元誤七 按楚懷王卒於頃襄三年世家與表均合在文公元年之上一年以表

年計之則平公十九年也

十九年楚伐我取徐州 按表於楚考烈八年書取魯魯君封於莒爲魯頃之十八年與此差一年

燕召公世家與宋衛共伐周惠王集解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穰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世家以爲北燕失

之索隱譙周云據左氏燕與衛伐周惠王乃是南燕姑姓而系家以爲北燕伯故著史考云此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

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爲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 按北燕僻處北陲春秋之初

不與中國盟會南燕國地理志東郡燕縣與衛近故隱元年傳衛人以燕師伐鄭桓十三年魯與紀鄭及齊宋衛燕

戰是年亦衛師燕師伐周立子穰其爲南燕而非北燕無可疑者小司馬仲司馬而詘譙杜未爲是也至齊伐山戎

事隔十一年各不相蒙詎得取以爲證且春秋莊二十八年齊奉王命以伐衛以其立子穰也北燕果與同罪齊何以不伐之而轉救之哉左傳是役無宋年表亦云燕衛伐

王不及宋此宋字疑衍

禹薦益已而以啟人爲吏索隱按以己配益則益己是伯

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 按此當以益字爲句已字屬下讀下兩已字同

管蔡世家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日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 按文王十子次序各書互異列女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霍叔武成叔處康叔封冉季載白虎通

引文王十子詩傳則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蔡叔度曹叔振鐸成叔處霍叔武康叔封南季載毛詩疏思引皇甫謐則曰伯邑考武王發管叔鮮蔡叔度康叔武

霍叔處周公旦曹叔振鐸康叔封冉季載與史記皆不同趙岐孟子注以周公爲管叔之兄與列女傳白虎通合杜預左傳注定四以蔡叔爲周公之兄正義引賈逵說亦同

與皇甫謐合然孟子文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趙氏故迂其說似不可從左傳疏杜而紉司馬謂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爲次然定四年將長蔡於衛不聞長蔡於魯祝佗私於萇宏宏以蔡叔康叔之兄爲說如蔡叔果周公之兄則祝佗止以何不

先魯一言折之足矣列子揚朱有周公誅兄放弟之言賈杜之說未可遽信毛詩疏言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爲次其說甚確與在傳疏之說則自相矛盾矣諸家之說既有抵牾則當以史記爲是列女傳白虎通所言

惟霍叔武成叔處互易然漢書古今人表杜預左傳注並言成叔武霍叔處皇甫謐亦同疑二書所言本同列女傳霍武二字互譌白虎通武處二字互譌致有乖異

蔡景侯少子廬 按左傳昭十三年隱大子之子廬歸于

蔡則廬乃景侯之孫與史異

隱大子友者霽侯之大子平侯立而殺隱大子 按春秋昭十一年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傳曰用隱大子于岡山有友古同用是隱大子實楚所殺史文誤也且上文言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使隱大子尙在何

事於求此則自相抵牾者矣

二十六年 楚昭王伐蔡 按表在二十五年是也

後陳滅三十三年 按當作三十二年

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 按春秋隱五年秋衛師入郕十年齊人鄭人入郕桓三年公會杞侯于郕文十二年郕伯

來奔左傳文十一年郕太子朱儒目安於夫鍾國人弗徇十二年春郕伯卒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與郕邾來奔公

以諸侯逆之此見于經傳者非無所見郕公羊作盛成郕

盛古通用

并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按白虎通作南南采邑也并南同音古通用毛詩出車篇傳南仲文王之屬常武篇南仲

大祖大師皇父箋以南仲爲大祖者今大師皇父春秋隱九年南季來聘皆其後也周語富辰言聃之亡由鄭姬而

列于郕之後息鄧之前鄧之亡在平王時息鄧之亡在釐王時則聃之亡亦當在桓莊時乎

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爲戴伯 按曹風疏引世家同年表作戴伯鮮當以形近而譌

其弟武殺之 曹風疏引作攻之

莊公夕姑 曹風疏引作射姑

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 按年表亦敘于十六

年然史文有初字則非十六年之事矣

年然史文有初字則非十六年之事矣

宣公彊索隱按左傳宣公名廬 按年表名廬本亦作廬與左傳合

聲公弟露 按春秋同年表作路

及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祀者哉如公孫彊不脩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至如公孫彊不脩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按此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祀其如公孫彊妄言霸說而不脩德政致叔鐸之祀忽然而亡左傳云皋陶庭堅不祀忽諸馬遷蓋用其語正義非

陳杞世家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 按表宣王元年為釐公五年

公世正義按陳敬仲札記曰各本奪按陳仲三字而敬上行社預曰三字官本不誤 按正義曰按陳敬仲八代孫

九

九

田常之子襄子磐也而社以常為八代者似其文先引社說而申以按語社預曰三字非衍其下有奪文耳左傳莊二十二年成子得政社注成子田常也敬仲八世孫

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 按左傳無徵舒自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史文誤也春秋宣十年書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十一年書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所謂陳侯者即成公午也是靈公弑而成公已立也冬十月始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傳文云陳侯在晉然則楚之討陳者以陳侯之如晉而假討徵舒為名也徵舒未殺而成公先已立則徵舒無自立之事明矣

乃殺陳使者索隱即司徒招也 按春秋楚人執陳行人子徵師殺之使者乃于徵師非招也公子招楚執而放之于越

于越

使棄疾為陳公 按左傳使穿封戌為陳公與此異

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

按春秋定八年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九月葬陳懷公杜注三月而葬速使懷公果卒於吳恐不能如此速也左傳無此事哀元年傳始云夫差克越乃脩先君之怨侵陳哀元年湣公之八年

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 按年表書孔子來于六年吳伐我于八年疑此六字誤而年表孔子來錯簡也

是歲孔子卒官本攷證曰年表陳亡于湣公二十三年孔子亦卒於是年此作二十四年與左傳合與孔子之卒差一年 按此五字疑在上文白公自殺句下方左傳文合

東樓公者索隱又州國名杞後改國曰州而稱湣于公故春秋桓五年經云州公如曹傳曰湣于公如曹是也 按杞未嘗改國曰州小司馬此說無據春秋隱四年杜注曰推尋事迹桓六年湣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湣于然則杞滅州而非改國名州也

九

九

平公鬱索隱一作郁釐 按春秋名郁釐子簡公春立立一年 按疑一當作十下云杞後陳亡三十四年上云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弑哀公立十年卒出公十二年卒得二十四年此一字作十方得三十四年也

杞後陳亡三十四年 按杞亡於楚惠王四十四年上推陳亡之年乃惠王十一年

衛世家告以紂所以亡者以淫於酒酒之失婦人是用王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按楊子雲言

若虛辨惑曰酒誥之文曷嘗有用婦人語 按楊子雲言

酒誥之詞俄空焉疑今書或有缺文不得遽以訾司馬
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按春秋王人
子突救衛無齊襄奉王命事

惠公立三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

按立三年亡八年為十一年年表則云立三年亡十年為

十三年殊為乖異上文言惠公四年奔齊黔牟立八年惠

公復立與春秋經合此當云立四年出亡亡八年復入與

前通年凡十二年

三十一年惠公卒 按與春秋合詩疏引作三十三年誤

九年翟伐衛 按與春秋合表在八年誤

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 按與世家左傳合年表在

二十三年誤

寧喜與孫林父爭寵至執殤公 按此與春秋乖異恐此

誤也

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按出公初立十二年亡在外四年復

入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

卒于越 按表則出公復入又得二十一年索隱說與表

不合以左傳考之則出公十三年而亡亡在外三年

通出年亦可復入七年復出奔宋衛人立悼公出公後卒于越

云四年不知為何年史文既與左傳抵牾索隱說尤舛錯

敬公十九年卒 按表二十年

昭公六年 按表五年

是為懷公 按表悼公

二十九年成侯卒 按表三十九年此三誤二

懷君三十一年 按表三十年一字疑衍

野王縣索隱十三年 按十三當云十二

二十五年元君卒 按表二十三年據集解則其誤已久

宋世家曰涕集解尚書作圖 按尚書今文作圖

文作涕太史公從孔安國問多得古文之說則應作涕惠氏九

經古義曰古書篆字作意與水相近讀者故誤从水

五者來備 困學紀聞引史記作五是後漢書李雲作五

氏按氏與是古通今本史記仍作五者則元明以來傳刻

之譌也錢警石學博校史記所見宋本凡四種獨此句不

聞有校語何耶

一極亡凶集解謂其不時失敘之謂也 按此句有衍字

注疏本作謂不時失敘

丁公申卒于湣公共立 按表云丁公弟與此異家語亦

以為丁公子

殤公即位十年耳張氏照曰按既云十年何得編於九年

之下左傳此事本在十年則上文九年九字蓋十字之譌

也 按下文有十年則此九字非譌督見孔父妻事左傳

載于桓元年宣言國中載于桓二年本非一年事史撮敘

一處故有抵牾耳

是歲魯弑其君隱公 按此誤應在八年然上文無八年

事

九年執鄭之祭仲 按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十年夏宋伐魯戰于乘丘 按此事春秋在莊十年乃宋

摎公八年在九年大水之前史誤左傳載南宮萬事于大

水之後者為次年宋萬弑君傳張本也

官本考證以乘丘之役大水為一年

事亦

十一年秋杭氏世駿曰按僖公立十年而被弑此云十一

年秋一字蓋衍文 按上書十年夏此不得又書十年秋

疑上文夏乃初字之譌而此十一年三字皆衍表在十年與春秋合

萬弟南宮牛 左傳杜注以牛為萬之子

是年晉公子重耳過宋 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按春秋戰于泓在僖二十三年重耳過宋及襄公卒在二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曰是年又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合於左氏蓋太史公之疏耳 按左傳總敘重耳出亡之事於僖二十三年為次年秦納重耳張本非謂皆一年之事重耳居狄十二年留齊五年九十七年當宋襄之十二年自是由齊至曹由曹過宋則在襄之十三年重耳去宋過鄭又去之楚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圍亡秦亦宋襄十三年此其證也然則史文並未誤乃小司

馬之疏耳又春秋戰泓在僖二十二年襄公卒在僖二十三年此誤二為三誤三為四當是傳寫之譌非小司馬之謬也

成公弟禦殺太子 按左傳無殺太子事

昭公四年宋敗長狄於長丘集解魯世家云宋武公之世獲縶斯於長丘今云此時未詳索隱春秋文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縶斯於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子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說載於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昭公蓋此昭當為武然前代雖已有武公此并白當亦諡武也若將不然豈下系公子特為君又合諡昭乎 按左氏敘長狄事於文十一年傳蓋因僑如而總敘其始末其事非在一年縶斯事傳文曰初宋武公之世明係補敘前事魯世家與左氏合是

也此誤嘗先由於表表因僑如而并書縶斯世家亦遂書之而未及刪正乃太史公之疏也小司馬曲徇史文而謂年歲相協昭當為武夫公子特不合諡昭獨并白合諡武乎宜余氏有丁譏其曲說不通也集解引魯世家而曰未詳蓋亦有見於史文之誤矣索隱注敗翟于鹹下文義不明當有奪文

因大夫華元為右師正義公子鮑因華元請得為右師按時華元為右師而鮑因之也正義非左傳則曰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二年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繆戴莊桓之族為亂按左傳曰宋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使戴莊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遂出武繆之族是為亂者武繆而無戴莊桓時戴莊桓之族方為六卿必無助亂之人史文衍也下文云出武繆之族則此為衍文明矣官本考禮曰左傳為亂者武繆之族與此異

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張氏照曰按杜預注左傳云在宋積九月此云五月不解蓋承公羊傳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之文年表遂云圍宋五月其誤正與此同 按此言楚圍宋至夏五月猶不解也年表當以圍宋絕句五月絕句則不必以九月為疑

共公元年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徐氏平遠曰在左傳向成之事也此言華元為誤陳氏子龍曰宋共公之元年為魯成公之三年傳無兩盟晉楚之事是時鄭方黨楚晉宋同伐鄭其明年華元始聘魯其譌為魯襄二十七年宋之盟無疑 按此事見左傳成十二年徐陳之說疏矣官本考證采之何也惟魯成十二年為共

之十年志疑謂元年當作十年其說良是

太子肥 按左傳言公子肥非太子

共誅魚石 按左傳言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真

諸狐丘不言誅

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官本考證曰左傳三十七年魯哀

公之十七年也 按表在三十八年亦誤也此七字爲九

之謬

昭九四十七年卒集解年表云四十九年 按表四十七

年與此合未詳集解何據而云然

宋王偃立四十七年集解年表云偃立四十三年 按齊

滅宋之二年潛王即走莒死則表是也

晉世家穆侯費王素隱鄒誕本作弗生或作潰王 按唐

風疏引世家同表作弗生與鄒誕本合索隱本作弗王

卷二

五

八年曲沃桓叔卒 按表在九年

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 按表在十六年左傳云在惠

之四十五年則十六年是也

晉人乃立哀侯子小子爲君是爲小子侯 按此文似小

子爲名矣然小子侯猶言孺子王耳恐非名也果是名當

言侯小子不當言小子侯

晉小子之四年 按左傳在桓七年則小子侯立凡五年

表以小子之四則爲繹之元則小子止三年矣

晉侯繹四年宋執鄭祭仲 按此魯桓之十一年事以左

傳而言爲繹之五年表則在六年此與左傳及表皆不合

疑四字謬 繹表與潛左傳作繹

十九年齊人管至父弑其君襄公 按表在二十一年以

左傳言爲二十年此亦與表傳不合

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晉有兩穆侯言先以別後張氏照

曰按三代世表及左氏並無兩穆侯以別先後索隱不知

何據而作此論也然則先者何蓋起事之辭猶左傳云初

也 按張說亦未安以文法論之不得爲起事之辭先晉

猶言前晉以別曲沃之晉耳

其必有眾集解有眾多之象 今注疏本注無多之二字

使死者復生索隱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

背生時之命是死者復生也 生者不慙索隱言生者見

荀息不背君命而死不爲之羞慙也 按此言死者復生

生者見之而不慙耳索隱說似迂

卻芮正義卻成子即冀芮 按卻成子乃卻缺芮之子也

此注誤

君其祀毋乃絕乎 其字疑衍

卷二

恭太子更葬矣索隱言後十四年晉不昌恭按此下有奪

文譌字官本無之當以其語無著而刪之也

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 按國語僖負羈之言曰晉公

子生十七年而亡杜元凱注左傳從之與史蓋差二十六

年疑國語之言是也

告犯文公舅也 按志疑謂文公舅也四字旁注溷入按

告犯二字亦係衍文

取新城 按表云圍邠新城與左傳合此疑有誤

虜秦將赤 表曰獲秦謀殺之絳市六日而蘇與左傳合

穀先軫子也 按軫之子且居且居之子克克之見殺在

魯文之九年至是已二十三年恐軫子未必尙存疑史文

有誤也

二十二年伐燕 表二十三年入燕君

知伯乃立昭公會孫驕爲晉君是爲哀公索隱按趙系家云驕是爲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次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七年按今表哀公忌凡十九年無懿公驕與小司馬所見不同豈又爲後人妄改抑表有奪文耶然下文哀公四年趙韓魏共殺知伯事又與表合何也

十八年哀公卒 表十九年 十五年魏文侯初立 表十四年按上哀公卒表多一年此少一年或表文有錯簡也

十八年 與表合 烈公十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爲諸侯 表在十七年

孝公頤索隱系本云孝公頤 表孝公頤 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冀邯鄲表十七年按七九最易證

史文中蓋不可勝數矣 十七年孝公卒 表十五年

靜公二年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趙系家烈侯十六年與韓分晉封晉君端氏其後十年肅侯遷晉君於屯留 按此文與年表及趙韓魏世家皆合不知索隱所言何據其所引趙世家今趙世家初無是語豈亦紀年語耶今本紀年已失其舊無以證之

楚世家摯紅卒其弟弒而代立 按摯紅既卒則其弟所弒者何人疑弒下或有奪文下文或通疑冒子而代立恐此或亦然也

熊罥 表熊罥索隱熊罥 二十三年衛弒其君桓公 按三是一之譌

武王卒師中集解皇覽曰楚武王家在汝南郡銅陽縣葛陂城東北 按武王時楚地未及汝此言恐未可信也

上文正義引世本云楚武王墓在豫州新息然息之滅亦在文王之世

二十二年伐黃 表在二十三年 晉救宋至於城濮 表在四十年與春秋合

二十年圍宋以殺楚使也圍宋五月 按此文恐有譌奪莊王十九年九月圍宋至二十年五月而罷凡九月年表於十九年二十年兩書圍宋其文可通此不書十九年事而并書于二十年致有圍宋五月之文不符九月之數遂滋後人之惑矣

於是晉宋魯衛不往杭氏世駿曰按春秋經魯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中此云宋不往誤 按晉宋疑曹邾之譌表言曹不會楚左傳曰不來其魯衛曹邾乎表無邾故不言也

吳越兵 按左傳時越大夫常壽過作亂非越兵吳方與楚相距於乾谿其無吳兵更明

太子闔之亡奔宋 表在七年 小童爭桑 吳世家女子爭桑

遂滅鍾離居巢 按表在十一年與春秋合下城郢索隱云去年已城郢今又重言豈索隱所見本有十一年字而今本奪耶

辱平王之墓 按表云鞭平王墓而吳世家云鞭平王之尸伍子胥傳云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與表不同吳

越春秋云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手抉其目恐未必若是之甚當以年表爲是左傳無此事也

越絕云操鞭撻答平王墳其言爲 近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楚絕云操鞭撻答平王墳其言爲 近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楚絕云操鞭撻答平王墳其言爲 近理季布傳云鞭荆平王之墓

滅胡 表在二十一年與春秋合

以為巢大夫號曰白公 按左傳云使處吳境不言巢巢時屬吳與白遠且為巢大夫何以號白公也恐此巢字乃衍文伍子胥傳云使居楚之邊邑郢或巢乃郢之譌襲殺令尹子西子綦於朝 按表在十年與左傳合此在八年誤

是歲也滅陳而縣之集解徐廣曰惠王之十年 按上文無十年文故徐廣云然然滅實十一年事是徐廣所見表已誤或有奪文也

八年魏文侯韓武子趙桓子始列為諸侯杭氏世駿曰按楚簡王八年三家皆初立尙未列為諸侯也周本紀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韓趙魏為諸侯是年於楚為聲王五年蓋後二十二年 按年表不誤世家蓋史公未及刪正也

悼王熊疑 表悼王類

西起秦患北絕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索隱兩國韓魏也札記曰此自謂齊秦也小司馬說非 按札記說是此事與韓魏不涉何得妄指

還蓋長城 按徐廣以蓋為縣名小司馬謂蓋覆也而以徐說為非然蓋覆之義與射事遠仍以徐說為是

子幽王悼立廖道南曰幽王即李園女弟所生幸於黃歇黃歇進於考烈王者楚紀絕矣故上著秦王趙政立下著秦相呂不韋卒有意哉閻伯詩曰楚為黃者僅幽王悼十年耳悼卒而猶立是為哀王仍考烈所生也 按猶幽王

同母弟列女傳以為考烈王遺腹子猶立立一月餘哀王庶兄負芻之徒襲殺哀王而立負芻為王列女傳以負芻為考烈王弟與史不同然亦楚裔也楚中絕十年後負芻又

得五年而楚紀始絕與趙政稍異悼表作悼列女傳亦作悼

越世家其先禹之苗裔 按吳語引世本云越羊姓蓋鄭語所謂羊姓夔越者也與禹後之封越者當是同名或夏之時羊姓之越絕祀而少康以封其庶子也

後二十餘世至於允常 按吳越春秋云無余傳世十餘日無王王生無暉暉卒或為夫譚夫譚生元常所謂元常即允常也正義引輿地志亦稱越侯夫譚子曰允常越絕夫譚作夫譚

大夫種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未見是注語虜齊高國索隱國惠子高昭子 按左傳言敗高子獲國書與此異也惠子名夏昭子名張前五年已奔魯是時高子名無 惡誤

會子徐州 按吳越春秋注引索隱曰徐音舒徐州齊邑薛縣是也其字從人左氏作舒史記正義曰音舒其字從人據此則正文作徐有索隱正義注今奪句踐卒 吳越春秋二十七年卒通鑑外紀作三十三年未知何據

子王廙與立索隱紀年云於粵子句踐卒是焚執次鹿郢立六年卒樂資云越語謂鹿郢為廙與也 按左傳謂句踐太子名適郢吳越春秋名興夷即位一年卒越絕作與夷

子王不壽 越絕無此一代子王翳立 吳越春秋越絕並無此一代而稱翁子不揚不揚子無疆 越絕作疆

子王之侯立 吳越春秋無此一代越絕則以為無疆子

北破齊於徐州集解徐廣曰周顯王之四十六年 按表在三十六年官本攷證曰通鑑在周顯王之三十五年 諸族子爭立 按吳越春秋彊卒子玉王卒子尊尊卒子親親失琅邪為楚所滅越絕楚威王滅無疆無疆子之侯竊自立為君長之侯子尊尊子親失眾楚伐之走南山所言各不同

范蠡正義吳越春秋云 按今吳越春秋無此注語越絕云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

在陶為朱 按今越絕無此語 彼為彼我為我 今越絕無此六字官本無之豈用今本刪去耶

盡日方去 今越絕無方去二字 以分與知友鄉黨札記曰友御覽引作交疑古本作反形

近譌為友 按友交義通蠡去齊之陶非反鄉黨也反字無義

鄭世家而宣王庶弟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宣王母弟鄭氏詩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為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云本周宣王母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鄭據此為說也春秋之例母弟稱弟繫兄為尊以異於其餘公子傳二十四年左傳曰鄭有厲宣之親以厲王之子而兼云宣王明是其母弟也服虔杜預皆云母弟鄭世家云宣王庶弟皇甫謐亦云庶弟又史記年表云鄭桓公友宣王母弟世家年表同出馬遷而自乖異是無明文可據也張氏照曰豈傳聞異辭而兩著於篇耶 按孔疏明桓為母弟其論最確章昭國語注陸氏釋文並云母弟為異

說者惟皇甫謐耳史公於表稱母弟豈於世家故為乖異恐是未及刪訂或是後來傳寫之譌母變為庶未可知也張氏兩著之說未免騎牆

據突 譙周作突滑世族譜釋文作滑突 三十三年宋殺孔父 表在三十四年與春秋合 文公躒 按表作捷與春秋及杜預世族譜合說文無躒字古今人表名樓

與翟人伐鄭弗克 左傳云取櫟與此異 初鄭文公有三夫人寵子五人皆以罪蚤死 按三夫人者左傳所謂報鄭子之妃曰陳嬀又娶于江又娶于蘇也

寵子五人者左傳所謂陳嬀生子華子臧娶于江生公子士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也華為太子寧母之盟得罪於鄭於文公二十九年被殺子臧奔宋好聚鵠冠三十七年

文公使盜殺之公子士則楚人醜之而死俞彌則早卒公子瑕逐于文之四十四年至穆公元年覆于汪然則文公之世以罪死者止子華子臧二人瑕以罪死而在穆公之世士及俞彌則非以罪死者史之與左乖異者殆因總敘其事而不及析言之歟

公怒溉集解徐廣曰一作瑕索隱音說左傳作瑕 按五帝紀溉執中集解引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此溉字亦應讀為既既者何盡也怒字句既字屬下逐羣公子讀言盡逐羣公子也左傳云公逐羣公子即此事徐廣云一作瑕索隱云左傳作瑕者左傳云洩駕惡瑕鄭伯亦惡之故公子瑕出奔楚二家蓋取此事而云然然此文正不得作瑕也

三年鄭發兵從晉伐秦敗秦兵於汪 按春秋文二年冬

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傳曰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
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
卽此事也官本考證曰左傳秦晉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此
堅汪疑彭衙之誤豈考之未精耶

者靈公庶弟集解徐廣曰年表云靈公庶兄 按今表作
庶弟或後人依世家改也
繆氏者殺靈公之子公之族家也 按繆氏乃繆公之族非
子公之族家

七年鄭與晉盟鄆陵官本考證曰左傳作辰陵 按辰陵
乃鄭與楚盟非晉也左傳曰鄭既受盟於辰陵又徵事於
晉鄆陵之盟其此事歟

悼公潰 表作費與春秋合
楚囚輪 左傳云楚人執皇戌及子國與此異

立其弟論是爲成公 春秋同班氏古今人表作論
相子駟欲自立爲君公子子孔使尉止殺相子駟而代之

子孔又欲自立 按此與左傳異 札記云公子子孔宋
本奪一子字 按此當以宋本爲是

楚共王救鄭敗晉兵 按是年秦救鄭敗晉無楚敗晉事
簡公欲與晉平 按欲字疑衍

二十八年鄭君病使子產會諸侯與楚靈王盟于申 按
春秋申之會鄭伯次陳蔡之後左傳則言三年如楚四年
楚子止之與史異又春秋言會不言盟

十年太子建與晉謀襲鄭 表在十一年

孔子嘗過鄭與子產如兄弟云 按此事甚爲可疑攷左
傳子產始見於襄之八年其時父子國呼之爲童子則尙
未冠也卒於昭之二十年首尾凡得四十四年計其卒時

年六十餘矣孔子生於魯襄之二十二年至昭之二十年
年方三十耳孔子世家載適鄭事於魯定公卒之後其時
子產早卒矣世家又言孔子年十七南宮敬叔言魯君與
孔子適周自周反魯年三十五而適齊是三十五以前適
周之外無周流列國之事則何自與子產定交乎適周之
事四書釋地辨史記之誤其說極確則年十七并未適周
足跡更何由至鄭哉

共公三年三晉滅知伯 按韓表不載鄭共公以年計之
當在二年

是爲縞公集解年表云鄭立幽公子駘 今表無駘字是
爲鄭君集解六國年表云立幽公子駘又以鄭君陽爲鄭
康公乙 按此注未詳立幽公子駘亦見上注此處宜行
然世家無鄭君陽豈徐廣所據本乙爲陽耶今表亦無乙

字
趙世家夙生共孟 共孟生趙衰字子餘索隱系本云公
明生共孟及趙夙夙生成季衰衰生宣孟盾左傳云衰趙
夙弟而此系家云共孟生衰謙周亦以此爲誤耳徐乎遠

日夙事獻公衰事文公年相當也不應衰爲趙夙孫世本
是也 按國語以衰爲夙弟與杜氏世族譜合韋昭又以
衰爲公明之小子未知何所本也

趙盾代成季任國政二年而晉襄卒 按左傳趙盾於晉
晉襄之七年將中軍是秋襄公卽卒則不得云二年

晉景公時而趙盾卒 按春秋宣六年盾見於經八年傳
曰卻缺爲政使趙朔佐下軍則是年盾已卒乃晉成公之
六年非景公也

趙朔晉景公之三年志疑曰毛本二年史誤故徐廣正之

若作三年則復下文而徐說贊矣札記曰案今毛本亦作三按此三年與春秋合既今本皆同恐非誤也或下文之三年字本不作三故徐廣爲是說而注於其下後人依注改爲三致與上文複耳

晉景公之三年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集解徐廣曰按年表救鄭及誅滅皆景公三年按今表無誅滅事豈奪鄭襄公曾孫周集解徐廣曰年表云襄公孫也索隱晉系家云襄公少子名周官本考證曰晉世家悼公周者其大父提襄公少子也與此同與索隱不符年表亦奪曾字與此異按杜氏左傳注亦以悼公爲襄公曾孫與此合疑年表奪曾字致來徐廣之疑索隱少子下當有奪文蓋提爲襄公少子索隱所言必依世家不應乖異如此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爲正卿按左傳趙文子爲政在平

之十年疑二字衍

十三年吳延陵季子使於晉按表在十四年與春秋合卒歸於趙武子按何義門校曰武作文是也各本皆誤下文云趙武死謚爲文子

秦識於是出矣據此則識緯不始於哀平

七世而亡正義謂晉定公出公哀公幽公烈公孝公靜公按此據年表也晉世家同惟哀公表名忌世家名驕爲不同趙世家無哀公而有懿公驕晉世家正義引年表有哀公忌又有懿公驕則爲八世矣

後二年晉定公之十四年范中行作亂按上簡子疾在定公十一年則二當爲三據左傳則范中之作亂定公十五年非十四年也志疑以范中行作亂然十四年卜接明年春恐亦無此文法必有誤也

仇人魏襄按襄下疑奪子字左傳作魏襄杜注魏舒孫曼多也

韓不佞按左傳作不信韓世家索隱引世家亦作不信佞信形聲俱近晉世家亦作不信

魏哆索隱魏簡子系本名取按魏哆卽左傳之魏曼多也證襄子魏世家作魏侈索隱引世本作襄子多索隱此注誤

晉定公十八年趙簡子圍范中行于朝歌中行文子奔邯鄲按左傳此事在定二十年此年但言伐朝歌

簡子又圍柏人中行文子范昭子遂奔齊表在二十二年與左傳合

趙竟有邯鄲柏人表同按左傳則柏人至二十二年始有

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按此文

謂簡子於君死而不爲三年之喪降爲期也左傳趙孟降干喪食乃襄子無恤時有父問子之喪喪食本降襄子又降之故下文楚隆曰三年之喪親暱之極也主又降之無乃有故乎與史異此恐史文誤也後與左傳年數全乖

是歲越王句踐滅吳滅當作圍表不誤然以文法而言則此八字當在下文問吳王下下方言越圍吳此不應先言滅然史言簡子事及年數多錯亂

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年表同按以左傳證簡子卒於越圍吳之歲與晉定公同一年

趙襄子元年越圍吳集解從此以下至問是三十年事按左傳襄子元年卽出公元年此與表則爲出公十八年相距蓋十七年

使厨人操銅料以食代王及從官行割陰令宰人各以料擊殺代王及從官集解徐廣曰各一作雜徐孚遠曰本文各字蓋言殺代王及其從官各用銅料擊之也徐廣曰各一作雜則以雜爲爲宰人名也張氏照曰今按徐廣說是蓋以料擊殺代王者猶實劍魚中之類代王既死其從官之被殺固不必問其何器矣甯有令庖人盡持料以爲戰具之理耶 按史文連言及從官似當以各字爲是襄子計誘代王故用銅料而無戰具得以乘代王及從官之不備而殲之也

襄子立四年知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晉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齊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是爲晉懿公 按晉世家此爲出公十七年事與此蓋差四年年表則在哀公忌三年與

兩世家並異三處必有一誤范中行之亡至是凡三十七年其地未必得屬晉君至是而始分也

晉陽歲餘 國策言圍晉陽三年

二年敗齊于靈丘 表在九年
伐魏敗涿澤正義涿音濁 按凌本作涿澤是也表作涿澤正義以爲解縣之濁水故字音濁涿濁聲近若涿則不應音濁也

取皮牟 據魏表則在十四年
十一年秦孝公使商君伐魏虜其將公子卬 表在十年
此衍一字

二十三年韓舉與齊魏戰死于桑丘正義此時齊伐燕桑丘三晉皆來救之 按此事惟見於韓世家齊魏世家皆不載至齊伐燕三晉來救之事在敬侯七年至是蓋五十

四年矣正義殊誤

三年城郭 表二年

齊破燕燕相子之爲君君反爲臣 表在十二年

十六年秦惠王卒 表在十五年

爲敵弱正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窮也 按國策作敵弱者注與弱爲敵謂胡翟其說是也與趙爲敵者胡翟爲弱故用力少而成功多爲去聲正義非

趙希并將胡代趙與之陘 按此疑以代字句絕趙字下屬趙與人名也

反至分集解徐廣曰一作王公攻異云王公疑三公之誦

常山郡元氏縣有三公山 國策作三公

先俞 國策作什清

上伐 國策作上交說文倭交也

廉頗將攻齊昔陽取之 表在十五年

魏冉來相趙 按穰侯傳無相趙事是年秦表魏冉復爲丞相或因是而誤也

七年廉頗免而趙括代將 按廉頗傳在七年與此同表在六年秦本紀白起傳秦表並在四十七年爲趙之六年

則此及頗傳誤也志疑以七年爲七月之謬白起傳可證

趙括以軍降 按廉頗白起傳並言秦軍射殺趙括則括非降也疑以字乃死字之謬以死形亦近

虞卿秦樂間 按據燕世家及樂毅傳間當作乘時樂間

奔趙非虜也志疑則謂燕世家與樂毅傳同誤

魏世家魏侈索隱侈他本亦作侈蓋侈字誤 按趙世家

作侈侈皆从多得聲古通用非誤

秦侵我陰晉索隱按年表作齊侵陰晉 按今表曰秦侵

晉蓋奪我陰二字索隱所據本誤

公子朔為亂 趙世家及趙表均作公子朝

魏君圍 疑當云圍魏君表云圍惠王

儀臺索隱按年表作義臺 今表儀臺

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 按

孟子與惠王稱之為王國策魏惠王死篇惠施稱為先王

似惠王生時已稱王矣非追尊也齊之稱王在威王之世

與惠王同時豈此本惠王事而傳聞少誤耶此後十年而

秦始稱王又後二年而韓燕始稱王惟趙武靈王不肯而

命國人謂已曰追傳位子何而自號主父則其為死後追

尊無疑

陽晉封陵正義表云魏哀王十六年秦拔我杜陽晉陽

按今表作蒲坂不作杜陽

去梁千里集解又云河南梁縣有注城 按此注已見上

敗秦于注下此衍官本無

韓世家十一年厥與卻克將兵八百乘伐齊 按表在十

年與春秋合此疑衍一字然下云晉作六卿而韓厥在一

卿之位又是十一年事

獻子卒子宣子代 按據左傳則獻子卒宣子已佐上軍

矣

宣子徙居州 按左傳昭七年鄭歸州於韓宣子宣子以

易原縣於樂大心則韓氏實未嘗有州也

晉定公十五年宣子與趙簡子侵伐范中行氏宣子卒

按晉世家與趙簡子伐范中行氏乃韓不信左傳同不信

諡簡子宣子之孫趙世家作韓不復即一人也宣子卒於

頃公之十二年見左傳至是凡十七年矣蓋史文原奪簡

莊二代故有是誤

子簡子代簡子卒子莊子代莊子卒札記曰據徐廣說史

云貞子生康子則今本史文簡莊二代後人所增 按班

氏古今人表云韓康子貞子子則亦無簡莊二代人表別

有韓悼子宣子子則不知何人也

十一年君號為王 表在十年

公仲索隱韓相國名侈 戰國策曰公仲明又曰韓朋

司馬庚集解徐廣曰一作唐 國策作康

楚圍雍氏 於是楚解雍氏圍 按此一段乃錯簡也上

文言公子咎公子蟻為太子蘇代謂韓咎云云下文

蘇代又謂云云其文勢相接不應中間插入楚圍雍氏之

事其為錯簡甚明第不知當何屬耳 按雍氏之役秦本

紀係於惠文十三年田完世家係於湣王十二年是為赧

王三年韓宣惠之二十一年也周本紀係於赧王八年當

秦武王之四年韓襄王之五年是年秦武王卒昭王立甘

茂傳言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

韓雍氏韓使公仲侈告急于秦秦昭王新立太后楚人不

肯救公仲因甘茂為韓言乃下師於殺以救韓楚兵去與

周紀合若韓襄之十二年當秦昭之七年則甘茂亡秦而

出於魏久矣安能復言秦事哉史文言甘茂與昭魚遇於

商則甘茂時尚在秦可知甘茂用於秦則其為襄王五年

事明甚竊疑此段文當係於前五年秦拔我宜陽斬首六

萬秦武王卒之下秦甘茂拔韓宜陽之後韓使公仲侈入

謝與秦平故楚圍雍氏而公仲侈因甘茂為韓言救韓甘

茂許公仲以武遂為言秦昭王而歸之韓向壽公孫奭讓

甘茂茂懼亡去其事次第甚明故係于秦武王卒之下則

六年秦復與我武遂事正相應於上文皆合也正義以此爲楚後圍雍氏報王之十五年一段事其說固非卽集解秦恐亦未爲是也又攷報王之三年乃楚懷王之十七年其時秦大敗楚軍丹陽取漢中郡楚襲秦又大敗藍田韓魏聞楚之困乃南襲楚至於鄧楚新當敗挫之後何暇圍韓而圍雍氏五月之久哉恐此役本止一事秦本紀田完世家年數偶舛讀者不察而遽謂有前後兩事耳又徐廣言周報王三年楚懷王十七年皆云楚圍雍氏而今周紀楚世家並無其文未知何據而云然

田完世家乃使人遷晏孺子於駘而殺孺子荼 按晏孺子孺子荼復存疑誤齊世家則稱使人遷晏孺子於駘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

鮑牧與齊悼公有郟弑悼公 按左傳悼公立二年殺鮑牧其四年吳代齊齊人弑悼公以說吳然則弑悼公者非鮑牧也齊世家及年表弟言鮑子而不稱其名似爲得之齊大夫朝御鞅索隱御官也鞅名也亦田氏之族 按觀索隱似以朝字爲句然左傳實作諸御鞅杜注鞅齊大夫則非田氏之族恐朝字亦當下屬也

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之彊者何義門曰按前已殺監止此疑衍徐孚遠曰前已誅監止矣此復及者蓋盡其黨類也 按如徐說則監止下有奪字

貸立十四年淫於酒婦人不聽政太公乃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 齊世家及年表皆在十九年 晉伐我至博陵陳子龍曰此時晉已亡豈三晉同伐齊乎 按晉魏也魏自稱晉

大夫辛辛索隱年表亦作夫人 今表作大盟而去集解徐廣曰表曰三年與趙會博望伐魏 按今表無博望二字此衍

明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 按上文威王二十六年云自稱爲王則何待此時相王乎

夫約鈞然與秦爲帝張氏照曰按戰國策補注曰言齊秦俱相約如此一本無然字疑鈞字卽約字之譌而又重出耳去約然二字文義自明 按鈞字句絕然字下屬其義自明舊解以然字上屬故費解耳約鈞者伐趙與伐宋也戰國策奪鈞字遂滋疑竇

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索隱二君卽悼公簡公僖子廢晏孺子鮑牧以乞故殺悼公而成子又殺簡公故云田氏比犯二君也 按二君乞弑荼常弑王也史以悼公爲鮑子所弑左傳亦不言陳氏弑悼公小司馬曲爲之說非也

孔子世家孔防叔索隱家語宋襄公生弗父何以讓弟厲公 按今本家語同左傳昭七年疏引家語作泯公攷宋

世家潛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公卽位潛公子鮒祀殺煬公而自立曰我當立是爲厲公然則潛公名共煬公名熙

今家語言襄公熙生弗父何似煬公卽襄公矣攷左傳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杜注弗父何宋閔公之子厲公之

兄何適嗣當立以讓厲公史文亦云弗父何始有宋而嗣讓厲公是弗父何者潛公共子非煬公熙子也漢書古今

人表亦云宋煬公愍公弟宋弗父何愍公子今本家語固誤索隱所引亦非當以左傳疏所引爲是

考父生孔父嘉 按古今人表宋大金考父子宋孔父大金子較家語多大金一代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夷生防叔 按左傳疏引家語畢夷作畢夷父畢皋 相亂此奪父字桓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祁父祁夷音近也古今人表宋方叔嘉子宋伯夏叔子無金父夷父二代與世本家語不合而與杜元凱所云孔父嘉爲宋督所殺其子奔魯則相合以事理論則杜說爲長

孟釐子病且死索隱昭公七年左傳云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及其將死召大夫云云按謂病者不能爲病非疾困之謂也至二十四年僖子卒賈逵云仲尼時年三十五矣是此文誤也 按傳言及其將死云則史文病字不必與左傳病字相牽連小司馬規之苛矣惟繫於年十七之卜數未免差耳史以孔子魯襄二十二年生至僖之卒凡三十四年賈逵以爲三十五者據公羊爲說也

季氏史索隱有本作委吏趙岐曰委氏主委積倉庫之吏 按孟子疏引世家作委氏吏然則季者委之譌而史吏爲兩本不同也周官委人之屬有史四人恐史字是司職吏 周官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以授職人而芻之鄭注職讀爲櫛櫛謂之牝可以繫牛櫛人者謂牧人充人與釋文職戚音特或餘式反劉之式反注櫛同 朱子曰此官卽孟子所謂乘田 按周官牧人之屬史二人充人之屬史二人

適周索隱莊子云孔子年五十一南見老聃蓋系家亦依此爲說而不究其旨遂俱誤也何者孔子適周豈訪禮之時卽在十七耶且孔子見老聃云甚矣道之難行此非十七之人語也乃既仕之後言耳 按史文繫在年十七之後故索隱辨之如此然史文年十七之後又云孔子貧且

賤及長則已非年十七之時矣小司馬其讀之未細耶水經注亦云孔子年十七適周亦誤會世家文也閻伯詩四書釋地則因下文云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遂謂馬遷以適周在是年然其中間尙有自周返魯弟子稍益進未必爲一年之事則閻之言亦未爲是竊謂馬遷此文亦大略敘去未嘗定指何年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蓋年三十矣乃文勢至此一小結非謂以上之事必皆在是年也至莊子五十一適周之說則是時孔子方用於魯由中都宰爲司空亦未必有適周之事攷孟僖子卒南官敬叔始事仲尼敬叔言之於魯君而始適周則爲昭二十四年之事四書釋地備載諸說而以此爲是其言曰曾子問孔子曰昔者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及塋日有食之惟昭公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見春秋此卽

孔子從老聃問禮時也他若昭公二十定公九年皆不日食昭公七年雖日食而敬叔尙未從孔子游何由適周其證據可謂精確矣然昭之二十四年王室之亂未定敬王播遷在外干戈擾攘孔子亦何由問禮訪樂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哉則其言仍可疑也然則此事究當在何年乎竊卽聞說而推之夫適周由于敬叔則必在昭二十四年後而王室之亂至昭二十六年而始定先一年昭公出奔魯國無君敬叔又無自而請惟定公初年孔子在魯不仕適周當在斯時春秋定五年書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以聞說參之或卽是乎 吳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使問仲尼余有丁曰吳伐越事在哀公元年家語云吳子使聘于魯問之孔子今載于定五年此時吳未至會稽安得獲骨之事 按史文

年數固差即家語亦未為是哀公元年孔子時不在魯則又安有來聘而問之事恐是孔子在陳時吳使使往問之耳

為釐姓索隱家語云姓漆蓋誤系本無漆姓 按國語亦言漆姓

匹夫而受惑諸侯索隱謂經營而惑亂也 按索隱本作

營惑故注語如此然其說迂回不必從也莊子人間世篇而目將榮之注使人眼眩釋文向崔本作營是營榮古通

榮惑眩惑也其作營者假借字也又莊子齊物論是黃帝之所聽榮也釋文向司馬云聽榮疑惑也趙策榮惑鮑彪榮火光也猶眩

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官徐乎遠日費人襲魯而公與三子入季氏之官則三都之不墮其家臣不欲而

三子不為異同陳子龍曰身伴為恭順而令其下抗命此

後世藩鎮強臣之習也 按其時叔孫以侯犯故季孫以

陽虎故皆畏其家臣強盛故辟費之墮二子不為異同成

宰公欲處父忠於孟氏不肯墮成故孟孫亦陽不知而陰

縱之則成之不墮者其事勢與叔季異也徐陳之說皆未

悉當日之情形也 顏濁鄒 孟子作顏讐田讐由濁鄒音相近左傳有顏涿聚

分異方以遠方職 國語職下有貢字 會晉楚爭疆更伐陳 按哀公時無晉伐陳事疑當云吳

楚 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 按春秋定十四年衛公叔戌來奔傳曰衛侯逐公叔戌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戌來奔無以蒲畔豈戌既奔而蒲人畔耶年表以孔子於十四年適陳居三歲而去陳則在哀元年矣吳之侵陳亦在

元則史文與傳文正合爾時無公叔之事則此一段年數又差矣攷年表孔子於定十二年去魯十三年至衛十四年至陳此世家則言去魯適衛居十月將適陳適匡去匡適蒲月餘反衛月餘去衛過曹去曹適宋適鄭遂至陳約略計之去匡過蒲之時正公逐公叔之時則此事當在定十四年而非哀元年也

是歲魯哀公三年 按上文衛靈公卒趙鞅內蒯瞶蔡遷州來皆哀公二年事此是歲二字疑衍

楚侵蔡 按哀公四年春秋無楚侵蔡事傳曰楚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杜注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為邑致之

或指此事 秋齊景公卒集解徐廣曰哀公五年也 按下文明年二字疑當在秋字之上

孔子遷於陳三歲吳伐陳楚救陳集解徐廣曰哀公四年也 按此六年事見春秋及左傳孔子於四年至蔡至是三年矣

陳蔡大夫至發兵圍孔子朱子曰是時陳蔡臣服於楚若楚王來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圍之 按是時陳服楚蔡

服吳朱子所言尙未分析 戰於郎 按左傳云戰于郊疑此郎字誤杜注郊地名

孔子之去魯凡十四歲而反乎魯索隱前文孔子以定公十四年去魯計至此十二年魯系家定公十二年孔子去魯則首尾計十五年矣 按孔子當以十三年去魯至是

得十四年前文十三年十四年字皆誤年表以為十二年亦未得也孔子於十二年夏在魯史傳皆有明文是年冬

十月公會齊侯盟于黃見春秋女樂之歸必在此時孔子

之去魯也以郊之不致膳俎也魯之郊在春則孔子之去魯必在十三年之春確有明證春秋十三年夏築蛇淵圍蓋孔子去而魯君臣之志荒矣

車子鉏商集解服虔曰車子微者也 按服虔乃杜預之謬服虔云車車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以子為姓與杜異見左傳疏索隱亦以服虔為非

陳涉世家自辯數集解晉灼曰數音朋友數斯疏矣索隱一音疏主反謂自辯說數與涉有故舊事驗也又音朔數謂自辯往數與涉有故此數猶朋友數之數也 按小司馬兩說皆不明晉灼音則是也數頻數也言辯之數乃置之也

外戚世家鉤弋夫人索隱號曰鉤弋夫人 按索隱引漢書文今漢書無此句

故諸為武帝生子者無男女其母無不譴死 按無男女者無論男女也然褚先生此言失實武帝時以譴死者獨鉤弋耳陳后衛后皆以巫蠱死非因生子而譴死也王夫人李夫人皆有子而蚤卒何嘗譴死耶

楚元王世家戊則殺尙夷吾徐孚遠曰則殺疑賊殺也 按作則亦可通

王純立 至 彭城郡集解徐廣曰純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死索隱按太史公惟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死故不同也正義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志疑曰王純立以下廿七字後人妄增 按

徐廣注純立云云於下則其所見本尙無王純立以下廿七字索隱以為太史公記正義以為褚先生誤皆非也徐廣索隱所言與漢書不合當以正義為是純之薨當天漢二年延壽立當天漢三年下至地節二年凡三十一年而漢書紀表皆言延壽於地節元年謀反誅則止三十年又表傳言三十二年錯互不合恐漢書亦有誤也此文固為後人妄增然亦不應誤謬至此或地節二年前上尙有奪文耳

蕭相國世家常辨之 按辨理也治也具也何乃給泗水卒史事 按給供也事字句絕文終侯 按論法解無終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 按漢書何子祿死亡後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鄼侯小子延

為筑陽侯孝文罷同封延為鄼侯延薨子遺嗣遺薨亡後復以遺弟則嗣有罪免景帝後封則弟嘉為武陽侯薨子勝有罪免武帝後封何曾孫慶為鄼侯薨子壽成嗣有罪國除史記以同為祿弟同有罪而封延此其異也祿無後初絕而延續遺無後復絕而則續則免復絕而嘉續勝免復絕而慶續此所謂四世絕而輒續者也

曹相國世家成陽南索隱成地名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正義史記云武王封弟季載於成 按管蔡世家言封叔武於成非季載也索隱正義皆非正義引史記尤不可解取宛虜麟 按高紀言宛降封宛守為殷侯與此異留侯世家圯上集解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李奇云下邳人謂橋為圯音怡文穎曰沂水上橋也應劭曰汜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旁者乃引今會

稽東湖大橋名爲靈圮亦音夷理或然也漢書本傳注服虔曰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師古曰下邳之水非圮水也又非沂水服說是矣張必曰按從水乃詩云江有圮及今有圮水縣字音詳里切據許慎說文云東楚謂橋爲圮在土部本從土傳寫蓋誤從圮合從土作頤音下文直墮其履圮下並作圮字校定宋祁曰舊本從水必說非也今胡旦作圮橋贊字亦從水若从土則應從說文謂橋爲圮之訓李白詩我來圮橋上是謂我來橋橋上矣自宜以應說爲是說文水部圮一曰圮窮瀆也段玉裁注釋曰窮瀆圮郭云水無所通者漢書張良問從容步游下邳圮上服虔讀爲圮音頤楚人謂橋曰圮此漢人易字之例也應劭曰圮水之上此不易字謂窮瀆無水之上也下文直墮其履圮下良下取履其爲無水之瀆了然按圮字本亦

作圮漢書則本作圮而張必改作圮其訓解諸說芬如札記謂段說甚確然應劭云圮水之上必誤以爲成皋之圮水故師古非之使其訓爲窮瀆必當引據說文爾疋其說方明不應疏略如此也郭云水無所通乃不與他水相通非竟無水段氏改易舊說又強取應說以就已見未免武斷况既云窮瀆無水又安得云圮水之上耶宋子京有取于應說亦未察圮水之在成皋不在下邳耳太白之詩未足以證史漢且恐是太白之疏夫與其穿鑿附會而說終未安則何如仍舊說之爲得哉是有李奇服虔徐廣之說在又攷水經沂水又南過下邳縣西南入於泗酈道元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徐泗間以爲圮昔張子房過黃石公於圮上卽此處也然則

文頹之說必有所承師古非之過矣黃石卽我矣正義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藜履赤舄張氏照曰按狀字疑衍因下杖字而誤札記曰狀字疑當在鬚眉上

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集解漢書曰唯當使楚無彊彊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按荀悅漢紀說此事云獨可使楚無彊若彊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彊楚者言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意同也董氏份曰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無彊而遂撓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注謬撓字應就沛公計撓字按集解之說出於服虔見漢書良傳注彼注又引晉灼曰當今唯楚大無有彊之者若復立六國皆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乎師古以服說爲是然諸說皆未得事情當以晉灼爲勝無彊猶言無敵耳

絳侯世家擊章邯車騎殿按殿字注中凡四解小司馬以孫檢下功曰殿之說爲是然下功何足書顏師古漢書注則本服虔略得殿兵爲說然略得殿兵書法亦不應如是宜如瓚說在軍後曰殿也定鴈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按漢志鴈門郡縣十四雲中郡縣十一定襄郡縣十二蓋漢析鴈門雲中置定襄也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西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按漢志上谷縣十五右北平縣十六遼西縣十四遼東縣十八漁陽十二惟右北平同餘異殆漢時有所增益歟然漁陽隸省十縣殊可疑也豈衍上二字歟最從高帝索隱最都凡也按最應作取說文部取積

也與索隱之義相通段懋堂說文注言之甚詳

十三年為太子太傅 按漢書傳同而百官公卿表元鼎五年平曲侯周建德為太常則非太子太傅也太常掌宗廟禮儀故坐酎金不善免若太傅則何涉耶疑世家及漢傳皆誤表五年於建德後復書杜相為太常則建德為太常不及一年

坐酎金不善元鼎五年有罪國除集解徐廣曰諸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皆在元鼎五年但此辭句如有顛倒索隱既云坐酎金不善復云元鼎五年國除似重有罪故云顛倒而漢書云為太子太傅坐酎金免官後有罪國除其文又錯也按表坐免官至元鼎五年坐酎金又失侯所以二史記之各有不同也 按年表平曲侯建德元鼎五年坐酎金國除漢表元鼎五年坐酎金免並非先坐免官後又國除索隱所言表史漢皆不知其何據而云然徐廣以為顛倒者疑元鼎五年四字當在坐酎金上耳然既言不善復言有罪語意重沓疑史文本止元鼎五年有罪國除八字後人注坐酎金不善五字於旁傳寫者竄入正文又誤在元鼎之上遂致倒錯不可解耳 建德於元鼎五年方為太常則其先之未嘗免官可知漢書多一後字則似先免官後國除恐非

守節不遜索隱謂顧尚席取善不對制獄是也 按遜順也言不能遜順以自全也故繼之曰終以窮困悲夫傷之至非責之也索隱說泥乃余有丁曰太史公以守節不遜責之過矣殊未達史公之旨

梁孝王世家方三百餘里正義鳧島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鳧渚下文索隱所引亦作鳧渚

三十餘里索隱連互七十餘里 按此引西京雜記今本作數十里

等士通亂 按士字衍正義曲為之說非也漢書無襄立三十九年卒 按年表疑于三十六來朝為太初四年此言三十九則天漢三年漢書言四十年則天漢四年蓋表終於太初世家則至天漢也中統游本九作餘非為大河郡 漢表無大河郡豈後廢耶

五宗世家剛王基 表作堪漢傳堪表基按此蓋形近而譌然莫能定也 子頃王授代立 表終于十三年漢書立十七年卒當天漢四年然此不著其年而稱其諡恐是後人所增 廟孺垣索隱音人椽反 漢書注人椽反按字應作瓊于王端索隱按廣周書諡法 按廣諡法隋志不載載劉

照諡法三卷沈約諡法十卷賀瑒諡法五卷 長沙定王發 立二十七年卒 漢書二十八年 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 表書二十八來朝豈來朝之後遽卒耶漢書康作戴八作七年數與定王發史漢互異未知孰是 廣川惠王 十二年卒 漢書傳十三年表十二年按漢傳誤

子齊立為王索隱漢書齊諡繆王諡法傷人蔽賢曰繆按漢書師古注引諡法日蔽仁傷善日繆與小司馬異然諡法解並無之年表徐廣稱齊諡日懿不知何據也 膠東 子慶為王集解徐廣曰他本亦作慶字惟一本作建不宜得與叔父同名相承之誤 按表名通平與漢書表傳並合此明因下文六安王慶而譌徐廣不以表為諡

表傳並合此明因下文六安王慶而譌徐廣不以表為諡

而第云不得與叔父同名何耶

常山 長男稅索隱許慎說解字林 按此不可通官本
作說文解字疑字林二字不誤說解二字有譌奪耳

泗水 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 按十字衍表哀王安
世元年即王賀元年漢書云嗣一年薨

三王世家而家皇子為列侯則尊卑相踰索隱謂諸侯王
子已為列侯而今又家皇子為列侯是尊卑相踰越矣

按下文今諸侯支子封至諸侯王而家皇子為列侯所謂
尊卑相踰也

天祿永終黃氏震曰永終者堯戒舜之反辭云四海困窮
則天絕其祿不執中者也今乃用為期望之辭屬之執中

之下誤矣豈亦王早天國絕之先兆耶 按論語堯曰篇
注包曰言為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疎曰天之祿籍所以長終汝身尚書大禹謨傳則天之祿
籍長終汝身論語皇疏曰永長也終猶卒竟也若內正中

國外被四海則天祿位長卒竟汝身也是古注無作反
辭解者至宋人始訓終為絕然唐以前訓詁無以終為絕

者易歸妹永終知敝亦可謂之長絕耶
北州以綏集解臣瓚曰綏安也 按漢書作妥孟康曰古

綏字臣瓚曰妥安也此作綏而用瓚說故改妥為綏凡集
解所引眾說若此者甚多不可枚舉

王其戒之集解徐廣曰立三十年自殺國除 漢書立三
十八年而誅國除此注奪八字

求其世家終不能得竊從長老好故事者取其封策書編
列其事而傳之歸氏有光曰三王世家本不闕讀此贊文

可見太史公亦不及三王後事褚先生淺陋遂請求其世

家不可得也序亦云三子之王文詞可觀可知獨載其文

詞也趙氏恆曰三王世家昔云亡逸在十篇有錄無書之
數今觀太史公贊以封建之義則云弗論著也以燕齊新

立則云無足采也以天子恭讓羣臣守義云云故附世家
則文詞爛然具在語中是未嘗亡逸也竊意分封莫不有

冊漢封非特三王若以制策獨為可觀則漢文爾雅非特
三王之制為然安得一一記錄也而褚先生從長老取其

冊列其事且為疏解殊失有損無益之義是以褚先生所
補者無不可刪也 按據褚先生所言則此篇贊語僅存

而羣臣之議及封策皆一褚先生所補歸以為本不闕者
未為全是太史公喜其文詞故附之世家則封策乃史文

本有而不可補者至於羣臣之議文繁不殺太史公為之
必不如是褚全錄之而未加翦裁此其失也趙氏謂其所

補無不可刪亦未為全是也
廣陵王胥四子一子為朝陽侯一子為平曲侯一子為南

利侯最愛少子引立以為高密王 按漢書胥傳宣帝即
位封胥四子聖曾寶昌皆為列侯又立胥小子引為高密

王年表有朝陽荒侯聖平曲節侯曾南利侯昌而無寶傳
又言南利侯寶未詳也胥死後七年元帝復立胥太子霸

是為孝王褚先生何以不言
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索隱已下竝見荀卿子 張氏

照曰按蓬生麻中二語見荀子勸學篇下文今本荀子所
無 按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與之皆黑見大戴

禮曾子制言上此衍一中字荀子自作而
我安得弟在者索隱亦由權臣輔政貪立幼主之利 按

武帝擇愛而立非由權臣貪立幼主且鈞弋譴死即武帝

亦何嘗惑於內寵而立童孺哉昭帝英明賢於胥且萬萬
惜享年不永致有後來廢立之事耳
以本始元年中盡復封燕王旦兩子一子爲安定侯立燕
故太子建爲廣陽王 按漢書旦傳宣帝卽位封旦兩子
慶爲斯昌侯賢爲安定侯又立故太子建是爲廣陽頃王
是旦三子皆得封而此遺其一者豈以建與賢封於本始
元年慶封於本始四年封不同時故遺之耶

史記三

伯夷傳 茅鹿門日以議論敘事傳之變體也 按列傳

創於太史公伯夷傳又居列傳之首安得云變體耶

孤竹君之二子也正義本前注丙寅作殷湯正月三日丙

寅札記曰此十四字是合刻者之言下當有奪文 按此

合刻者因正義所引與索隱同而刪去仍記其異於此非

其下有奪文也

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索隱謂龍逢比干屈平伍胥

之屬 按土言近世則不得舉龍逢比干以為證

同明相照索隱已下竝易繫傳文也 聖人作而萬物觀

正義此以上至同明相照是易用乾象辭也 按易文言

傳文非繫傳亦非象辭也今本易云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亦異此文同明相照同類相求異

管晏傳貴輕重索隱輕重謂錢今管子有輕重篇 慎權

衡正義輕重謂恥辱也權衡謂得失也有恥辱甚貴重之

有得失甚戒慎之 按管子輕重篇凡十九日臣乘馬乘

馬數問乘馬事語海王國昔山國軌山權數山至數地數

揆度國准輕重甲輕重乙輕重丙輕重丁輕重戊輕重己

輕重庚其所該之事甚廣不止謂錢也又輕重甲篇言五

戰曰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慎權衡者即所謂戰權戰

衡也索隱說固未諦正義亦非評林謂輕重權衡指下三

事亦談也

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按管仲卒桓公四十二年當魯

僖公十六年晏子於魯襄之十七年即見於傳相距凡八

十七年史言百餘年誤

老子韓非傳楚威王聞莊周賢至以快吾志焉 按正義

引莊子釣於濮水之上云云而謂與此傳不同按正義所

引出莊子秋水篇言楚王此史所言出莊子列御寇篇言

或聘而不言楚又無子亟去已下數語此則其不同也

非吾知之有以說之難也 按知讀去聲乃與下辯字對

正義說未明

司馬穰苴傳盧舜治曰穰苴齊之宗人田乞也 按田乞

者陳僖子也史下云田乞田豹之徒是也盧言絕無根據

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 按為當作至

孫子吳起傳君弟重射索隱重射好射也董氏份曰重射

謂以重射即下千金是也注非徐孚遠曰重射再射也注

與董說俱煩而不明也顧氏日知錄曰重射謂以千金射

也索隱非 按如徐說則重讀平聲然上文已言忌數與

齊諸公子馳逐重射則再射之說難通當以董願之說為

是

不搏搯索隱搯以手搯刺人余有丁曰搯義當為擊非矛

戟也 按漢書五行志中注師古曰搯謂搯持之也揚雄

傳下注師古曰搯搯也詩鴟鴞傳拮据搯搯也釋文搯本

亦作戟說文手部搯搯持也段注戟持者手如戟而持之

也左傳公戟其手杜注抵徒手屈肘如戟形然則搯字本

當作戟後人始加手旁其義則作搯持索隱及余說並非

批允搯虛索隱允音苦浪反允者敵人相允拒也顧氏日

知錄曰索隱非也此與劉敬傳益其允之肱同張晏曰喉

嚙也下文所謂據其街路是也以敵人所不及備故謂之

虛 按漢書劉敬傳作允師古注允音罔又音下郎反一

切經音義二十引蒼頡篇允咽也顧說是索隱音義皆非

擣虛者乘其虛也卽下文所謂衝其方虛也批亢謂揜其要路擣虛謂攻其不備願合爲一事亦未是

左洞庭右彭蠡 按國策左右二字與此互易

伍子胥傳楚誅殺其大臣卻宛伯州犁之孫伯嚭亡奔吳集解伯州犁之子曰卻宛卻宛之子曰伯嚭宛亦姓伯又別氏卻索隱卻宛州犁子伯嚭卻宛子 按左傳昭元年楚殺伯州犁乃靈王非平王也志疑云伯州犁三字衍是也左傳不言嚭爲宛子楚世家云宛之宗姓伯氏子嚭及子胥皆奔吳宛之宗姓卻宛之宗姓伯氏子嚭伯氏之子語文雖相連各不相涉讀者誤合爲一年耳史文初不以伯氏爲卻之宗姓也吳世家云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奔吳亦不云嚭爲宛子集解索隱不知何所據吳越春秋以卻宛白州犁爲一人尤誤

楚將子常集解子常公孫瓦索隱公孫瓦也 按囊瓦子常之孫不得稱公孫注並誤

敗吳兵於稷集解稷丘地名在郊外 按史文稷而注稱稷丘恐注有奪文楚世家言敗吳于稷左傳定五年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於沂杜注稷沂皆楚地是左氏亦作稷而敗吳之地在沂不在稷也乃索隱云左傳作稷丘杜預云稷丘地名在郊外何耶
遂威鄒魯之君以歸官本威作滅攷證臣照按此與左傳及魯世家俱不符且與下文召魯衛之君會之橐皋句相刺謬疑文有誤 按攷證未以王左毛本相較故有是疑
凌本亦誤作滅

齊鮑氏殺其君悼公而立陽生 按陽生悼公名也此文

有誤爾時齊人立悼公子壬或陽生二字乃王之誤

仲尼弟子傳仲由儒服委質 按質之利切晉語臣委質于翟之鼓韋昭注質質也蓋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爲禮說文無贄字周官作摯說文質以物相贄委質於人亦引伸之義臣委質於君弟委質于師其義一也索隱引服虔左氏注迂迴費解

乃下石乞壺屨攻子路 壺左傳作孟

是時子貢爲魯使于齊索隱左傳爲魯使齊在哀十五年蓋此文錯誤也札記曰案此於上下文皆不相涉索隱本出此九字於子貢傳好廢舉與時轉貨質條後疑今本錯簡 按仲由之卒亦是哀十五年在子貢使齊之後下文宰子死於齊子貢亦卒於齊故綴此句以聯絡上下文非竟不相涉索隱以爲誤故未必然札記以爲錯簡則子貢傳內亦無從著此句也

惡言不聞於耳集解王肅曰子路爲孔子侍衛 按今家語注作子路夫子禦侮之友疑侍衛乃禦侮之譌而下又奪之友二字前顏回傳引王肅曰顏回爲夫子胥附之友其文法一例

端沐賜 五國各有變索隱按左傳謂魯齊晉吳越也按左傳無此事

澹臺滅明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宛委餘篇曰夫子云以兒取人失之子羽意謂其兒寢也及觀李龍眠所畫七十二弟子像其猛毅更甚則所謂失之子羽者以其兒武而行儒耳 按龍眠之畫以子羽斬取事而附會耳且後人之繪事何足以證史

高柴 費卮宰 按卮字衍費季氏邑卮叔孫氏邑安得

並言之論語見作費宰

司馬耕官本考證曰家語耕上有黎字 按汲古閣本家語無黎字索隱引家語不言有異同未知攷證所據何本伯虔官本考證曰家語作處 按汲古閣作虔索隱云家語作伯處則考證所見本是

公孫龍正義孟子曰趙人 按孟子有奪字此據孟子荀卿傳文而言孟子七篇無公孫龍也

公祖句茲 今家語作公祖茲

顏高字子驕索隱家語名產 按今家語名刻孔子世家及班氏古今人表並有顏刻困學紀聞引家語亦作顏刻漆雕徒父索隱家語字固 按今家語名從而索隱不言同異今家語字子文而索隱云名固何也

公肩定札記毛本肩與索隱本合它本作堅 按班氏古今人表有公肩子次公伯寮子石之間蓋即此人今家語作公賓恐傳寫誤也

顏祖字襄索隱家語無此人 按今家語顏相字子襄祖相形近而譌索隱前注云公伯遼秦丹鄭單三人家語不載不言顏祖而此注云家語無此人何也正義亦云公伯寮秦丹鄭單家語不載

申黨字周索隱家語有申線字周 按論語正義引史記作申棠引家語作申續續與線蓋唐宋本之異也今本家語作申續誤

原亢籍集解家語曰名亢字籍正義亢作亢仁勇反官本考證曰亢家語作抗或作桃 按今汲古閣本作抗

樂欬字子聲官本考證欬家語作欣 按索隱云家語同

陶本家語亦作欬不知考證所據何本

顏何字丹索隱家語名稱 按今本家語奪此人故止七十六人然蘇子古史已云顏何不載于家語則宋時本已奪

商君傳姓公孫氏 按鞅蓋是衛公孫故稱公孫鞅非姓也史云諸庶孽子蓋言庶孽之子

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 按比三代者比隆於三代即下文所謂比德於殷周正義說不明索隱本無代字故訓比為類而謂類三見孝公然以有代字者為是

行之十年 按十乃七之謂也秦紀衛鞅變法在孝公三年築冀闕在十二年此下文云居三年築冀闕十二年前去二後去三卻得七年

作爲築冀闕董氏份曰既云作爲又云築何也恐有衍字札記曰疑爲字一本作築校者旁注後人誤并 按秦紀

孝公十二年作爲咸陽築冀闕或此奪咸陽二字

居五年秦人富彊天下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 按秦紀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此上言居三年乃十二年又云四年乃云居五年則爲二十一年與紀不合表與紀則此文有參差紀表並言致胙此言致胙亦誤致胙乃孝公二年事

商君相秦十年索隱戰國策云孝公行商君法十八年而死與此文不同案此直云相秦十年耳而戰國策乃云行商君法十八年蓋連其未作相之年耳 按鞅變法始於孝公三年至二十四年孝公卒凡二十二年國策所言十八年實誤今國策云行之八年而死者又奪去十字也至商君相秦之年史無明文可證此言十年豈即咸陽既作之後耶

其天資刻薄人也索隱謂天資其人爲刻薄之行 按天資猶言天性謂天性刻薄也漢書陳平傳注資謂天性也索隱非

蘇秦傳東有關河 按正義言江謂岷江則史文關字應作江

粟支數年索隱戰國策粟支十年 今策作二年黃金千溢索隱戰國策作萬溢 今策作千溢

韓氏太原卷索隱又下軹道是河內軹縣言道者亦衍字徐廣云霸陵有軹道亭非魏之境其疏謬如此我下軹道

南陽集解徐廣曰霸陵有軹道亭 按燕策鮑注道道所由也其說是徐固非索隱亦未是惟今燕策重一道字乃衍文攷異亦云道謂取道南陽徐非

張儀傳苴蜀 注中諸說徐乎遠以爲未知孰是按徐廣取譙周之言以方音證苴爲巴索隱以巴苴草名疑郡因

芭苴得其字遂以苴爲巴皆凡度不可信當以正義所引華陽國志括地志爲是

籍兵不傷眾正義籍音膳司膳具食也 按一切經音義引三蒼籍治籍之言善左傳成十六年籍甲兵杜注籍治也正義非

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也田汝成曰按齊字恐衍當云韓周之與國也 秦策云齊韓周之與國也吳師道

補注曰齊字恐衍按下文言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失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上文言伐韓臨周自應

如田吳之說 蓋城守矣 李光縉曰盡城守言可盡據其城而守之

按此言扞關驚則從境以東楚皆須城守也城守者修守

備也 進熟吸索隱左氏羊羹不斟是也張照曰按左傳云羊羹

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按淮南子穆稱訓羊羹不斟而宋國危此注左氏二字謬耳

陳軫使於秦 按魏策陳軫爲秦使於齊 田需 按魏策李從

卞莊子索隱館莊子謂逆旅舍其人字莊子者或作卞莊子也札記曰困學紀聞引此傳卞莊子戰國策作管莊子

索隱引戰國策作館莊子蓋伯厚未見單本也 按戰國策楚絕齊篇鮑彪注傳管作卞吳師道補注索隱引策作

館其所言與伯厚同是宋本史記如是今所傳單本索隱云出北宋未必伯厚與鮑吳皆未之見且單本亦未必是

索隱原本安在其無奪誤耶何義門曰論語稱卞莊子之勇索隱所引或傳寫之誤而又妄爲之說翁元圻曰管莊

將刺之管與止之蓋以管與而并誤以卞莊子爲管莊子索隱又誤管爲館也

館豎子 國策作管與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

擊之亦無異也徐乎遠曰軫言己之爲秦王計不後於楚王也 按上言願子爲子主計之餘爲寡人計之故言臣

主與王何異仍以索隱說爲是 樗里子甘茂傳虜趙將軍莊豹 按秦紀言虜趙將莊趙

世家云虜將軍趙疑豹字衍 乃以兵圍韓雍氏索隱按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

昭王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

當赧王之三年戰國及紀年與此並不同 按史文云秦

昭王新立則非七年事亦非惠王二十六年事也說詳韓世家

反宜陽之民正義武遂宜陽本韓邑秦伐取之今欲還韓令其民得反歸居之徐乎遠曰反宜陽之民者欲秦歸宜陽俘民於韓非并以宜陽地與韓也後言竟以武遂歸韓亦不言宜陽也按戰國策反宜陽之民吳師道補注取其地而還其民也正義說誤

茂懼輟伐魏蒲坂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年擊魏皮氏未拔去按徐據年表而言以樛里子傳證之茂此時與樛里同伐蒲茂亡樛里亦釋蒲而還擊皮氏也然則擊皮氏者樛里也故下云樛里子與魏講罷兵

范蠡索隱戰國策云作蠅今策作環蓋蠅之譌

章義之難索隱案戰國策云納章句之難案今策納句

章昧之難此誤凌本作內句章昧之難是也

向壽策作公孫郝

大項囊索隱尊其道德故云大項囊札記曰索隱本大各本作夫按此當以夫字為是不必從索隱以示奇

穰侯傳乃使仇液索隱戰國策作仇郝今策作仇赫

其客宋公索隱戰國策作宋交今策作宋突吳師道注索隱引策云宋交

穰侯封四歲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按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按穰侯之封在昭王十六年魏入河東四百里表在十七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表在十八年不得云四歲也

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高按表是年於韓書暴高救魏為秦所敗走開封徐據此為說秦紀亦在是年而

下文明年走魏將暴高何也戰國策作學子鮑彪注地缺

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高得魏三以和按魏世家及表在安釐三年為秦昭三十三年與此合秦紀及韓世家韓表在昭王三十二年與此不同暴高乃韓將此云魏誤也

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按秦紀趙世家在三十二年與此不同表及魏韓世家白起傳在三十四年與此合據韓世家乃趙魏攻韓華陽而秦救之此云攻趙韓魏韓字恐是衍文表云得三晉將魏世家云秦破我及韓趙白起傳云虜三晉將恐皆誤也秦紀表皆云斬首十五萬魏世家云殺十五萬人於河中此云十萬當奪一五字也

白起王翦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按秦紀作左更疑紀誤

是歲穰侯為相按表紀皆在十二年

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按秦紀是年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不言取城六十一魏世家及六國表取城大小六十一事皆在昭王十八年表言客卿錯非白起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按紀言左更錯取軹及鄧與此異魏世家及六國表皆不載此事

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秦紀趙世家六國表並不載此事

拔鄆鄧五城秦紀同魏世家云秦將白起拔我西陵表云秦拔鄆西陵與此異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 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與此異楚世家及六國表亦
在三十年

昭王三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

按說在穰侯傳又按韓世家趙魏攻我華陽韓告急於秦
秦救韓敗趙魏於華陽之下秦紀正義括地志云故華城
在鄭州管城縣南三十里國語云史伯對鄭桓公虢郟十
邑華其一也然則華陽者韓地是時秦方救韓未必遽取
韓地紀表及趙世家亦不言拔華陽恐此誤也

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于河中官本
攷證曰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謂爲三或傳寫
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 按此言十三萬又言二萬合之
爲十五萬紀表統言之耳非有譌也穰侯傳則奪五字孟

子荀卿傳撤席索隱張揖三蒼訓詁云撤拂也 按毛本

撤王本凌本官本撤作撤是文選甘泉賦注引張揖三蒼
注作撤此作撤者誤也文選洞簫賦注引說文拏拭也拭
與拂同義四子講德論注筆與撤同則撤者拏之異體刺
客傳之蔽席則撤之段借字也說文玉篇皆無撤字字典
衣部撤下引史撤席蓋未知其誤耳

自駢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

駢夷之徒各著書 按漢書藝文志鄒子四十九篇鄒子
終始五十六篇名術在陰陽家慎子四十二篇名到在法
家蚡淵卽環淵甘茂傳范蚡徐廣曰蚡一作環楚策作環
家蚡淵卽環淵甘茂傳范蚡徐廣曰蚡一作環楚策作環
一切經音義三蚡或作環是蚡環一字環環古同聲通用
廣韻二十七刪環下云又姓古有楚賢者環淵接子田完

世家作接子正義引藝文志接子二篇在道家流今藝文
志惟有捷子二篇齊人武帝時說然古今人表廁捷子於
尸子之後鄒衍田駢之前則非武帝時人恐志誤也廣韻
二十九葉捷下引藝文志捷子齊人著書豈宋時本異歟
田駢駢夷詳正義淳于髡之書則無傳焉

田駢正義號天口 按口下奪駢字

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
一篇 按漢志一作二

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 按上言淳于髡終身
不仕而此言爲列大夫相抵牾
劇子集解徐廣曰按應劭氏姓注直云處子也 按漢藝
文志處子九篇在法家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以應劭
之說參之則劇當作處

楚有尸子集解今按尸子書晉人名佼秦相衛鞅客也
按漢藝文志尸子在禰家魯人秦相商君師之與此注稍
異

長盧索隱未詳正義長盧九篇楚人 按漢藝文志長盧
子九篇在道家

阿之吁子焉正義藝文志吁子十八篇名嬰齊人七十子
之後顏師古云音弭按是齊阿又屬齊恐顏公誤也 按
漢志作半子故師古音弭索隱以顏爲誤豈以半實楚姓
不得爲齊人歟

自如孟子至於吁子董份曰自如孟總前自孟子至吁子
也加一如字恐衍 按自如乃文法如此非衍如字

平原君虞卿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
十五年張照曰按六國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

昭五十年若趙惠文九年則為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按趙惠文九年無圍邯鄲事此注誤孝成爲惠文五十字誤倒恐皆傳寫之失也

而未廢也索隱按鄭氏曰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即廢棄之也札記曰索隱本廢各本作發稜志云謂未發於口也廢即發之借字按此以作發爲長恐索隱所據本誤而又曲爲之說不當以索隱改諸本也鄭氏疑鄭氏之誤王本官本作鄭元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日知錄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札記曰而以國人無勳句有誤疑以字衍上句也字當在此下按顧說是古人句法往往有此初非有誤衍也

故號爲虞卿集解譙周曰食邑于虞徐字違曰虞係食邑則虞卿姓名今皆不傳也按虞卿所著書曰虞氏春秋

恐虞是姓非食邑譙叟之言不足信

尉復死徐廣曰復一作係按趙策作係鮑彪注係尉名吳師道注姚本係作復史同

告趙郝趙郝同策作樓緩

樓緩從素來至王春勿予策此段在前前後後皆樓緩事

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素者稜志曰危讀爲詭古或以危爲

詭天文志司詭星天官書作危淮南說林篇尺寸雖齊必

有詭文子作危按管子大匡篇注危傾險也言樓子之

言傾險也則不必以爲古段借字國策注言爲秦計深而

趙勢危亦通

魏公子列傳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各本並與索隱本合刻本作信陵君列傳疑本正義按自序稱作魏公子

列傳合刻本誤

魏王及公子患之按此言患之而下文不具其事恐有奪文

徒豪舉耳索隱謂豪者舉之舉亦音據也日知錄曰謂特兒爲豪傑舉動非真欲求有用之士也札記曰謂徒以客眾爲豪耳按札記說是顧說亦當參舉動也言但有客眾自豪之舉動耳

有以也札記曰疑衍也字有以二字錯簡當在未奉祠不絕下按有以也者言公子之不耻下交非若諸公子之徒爲豪舉實欲得岩穴之士爲魏用也三字內含蓄不盡如札記說於文則明白然恐非史公之意此以後人之文法繩古人而轉失其旨者也

春申君傳先帝文王莊王之身三世不妄接地於齊余有丁日策作文王武王之身是此日莊王誤也按策作先

帝文王武王之身三世而不接地于齊此文王下奪武王二字衍莊字如余說下不得云三世也不妄接地於齊國策鮑彪注不與通也按不妄應從毛陵本作不忘言欲地與齊接三世未嘗忘也

以絕從親之要索隱音腰以言山東從韓魏是其腰戰國策鮑彪注要約也按鮑說是

盛橋按策作成橋鮑彪注秦人吳師道補注劉伯莊云橋音矯按吳所引劉伯莊疑是此傳之注

桃入邢志疑云策作桃人入字誤按策無邢字鮑彪注桃人史作桃則宋本已如是

而肥仁義之地國策高誘注肥猶厚地猶道

易日狐涉水濡其尾正義言狐惜其尾每涉水舉尾不令

濕比至極困則濡之譬不可力臣之國策鮑注曰未濟注小狐不能涉大川雖濟而無餘力將濡其尾不能終也

按下文終之難也鮑注是正義非

榆次之禍正義注水經云榆次縣南洞澗水側有鑿臺按此注當在鑿臺之下句下

而詳事下吏策注吳師道曰詳其事以下於吏慎重之意

應士葆利言 按史記伴字多作詳詳詐也說文無伴字吳注非

要約天下 策作要絕鮑注要中也

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於楚 按此與趙世家合楚魏世家及六國表則在六年蓋是時秦圍邯鄲甚久五年圍之

六年圍始故表傳世家語有參差 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 按楚世家云楚遣將軍景陽

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六國表於楚云六年春申君救趙七年救趙新中於魏云魏韓楚救趙新中秦兵罷是救

邯鄲者春申君救新中者景陽兩事也世家失書其一耳或秦釋邯鄲而攻新中春申遣景陽往救救趙乃一時事

而地不同 世有母望之福正義無望猶不望而忽至也 索隱周易

有無妄卦其義殊也 策作無妄朱子易無妄注史作無望謂無所期望而有得焉者按朱子解與正義合妄望古

同聲通用 而君之仇也索隱戰國策作君之舅也謂為王之舅 按

今策作王之舅也 棘門正義壽州城門 按國策鮑注宮門以棘衛之徐孚

遠曰棘門疑是宮城門非都城門也

是為楚幽王索隱按楚捍有母弟猶猶有庶兄負芻及昌

平君是楚君完非無子而上文云考烈王無子誤也 按

猶兄負芻或是捍弟捍生之後始生故前云考烈王無子也昌平君乃項燕所立者見始皇紀是完之子與否不得

而詳矣 范雎蔡澤傳三亭之南正義按三亭岡在山部中名也蓋岡字誤為南 按三亭即為岡亦何不可言三亭之南

為其割榮也索隱割榮即上之擅厚謂擅權也何義門曰謂能割去素所尊榮之人索隱之說非也 按索隱固非

何說亦未為得也國策割作獨鮑彪注獨傷也榮草華也此喻厚重彼有擅之則此無有其說較妥割分也 呂覽應

損也 漢書楊雄傳諸侯擅厚則分主之榮而主之榮損也 而不概於王心耶集解徐廣曰一作概音同索隱按戰國

策概作闕謂闕涉於王心也徐注音同非也 按概概音同故徐云然索隱非之何也概感動之意莊子至樂篇我

獨能無概然釋文引司馬彪注概威兒今策作闕鮑注闕合同吳師道注史作概索隱引策作闕唐宋本已不同如此

使以傳車集解徐廣曰一云使持車索隱使持車戰國策

之文也 今策作使人持車 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 按匈奴傳曰秦昭

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有二子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殘義渠即此事

施韓盧札記曰索隱本施與策合各本作馳後人所改按策注吳師道言姚本施作馳史同是宋時策有兩木之

不同而史亦作馳也

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 策作今反閉關而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按策是此云十五年誤也上文言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則范雎之見王當在是年取齊剛壽之後三十四年已前秦之攻楚攻魏未有寧歲何嘗有閉關十五年之事惟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三十六年伐齊取剛壽此兩年中爲未大出師耳疑三十四年破魏華陽之後穰侯欲閉關息民故僅出偏師以擊燕齊而未加兵於韓魏趙楚范雎遂得持以爲言燕齊遠而韓魏楚趙近穰侯固于雖以隙也

伐魏拔懷集解徐廣曰昭王三十九年 後二歲拔邢丘 按此與表合秦紀取邢丘懷在四十一年爲一年事 崔杼淖齒管齊 按下文淖齒李兌而不及崔杼國策亦不言崔杼則崔杼二字衍也下言射王股崔杼射莊公中

股然莊公不得稱王恐亦淖齒事

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 當是時秦昭四十年也 按廢太后者奪其權耳逐穰侯等亦非一年事紀言四十二年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四年葉陽君懼出之國未至而死此其證也史承策文總敘於此擢賈之髮以續賈之罪尚未足詳林曰續賈古通用 按擢髮安能贖罪此續當如字續髮而未足喻其多也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陳子龍曰迹信陵所爲欲以實事勝秦非專尙意氣者固不輕納魏齊也 按信陵此時不任魏政其猶豫者非眞畏秦也畏魏王之畏秦而終不能匿魏齊也信陵志不得行故不輕納魏齊觀後救趙時魏王不納信陵言可見 故天下以其君父爲僂辱索隱言以比于子胥申生皆以

至忠孝而見誅放故天下言爲其君父之所僂而憐其臣子國策鮑注曰戮殺也賤之加刑戮爲辱之人 按鮑注是卽下文所謂名在僂辱索隱所言不合語意

太史嗽 策作大史嗽

網成君 策網作剛水經濕水注于延水又東徑罍城南 按史記蔡澤燕人也謝病歸相秦號罍成君疑卽澤所邑也按國策吳師道注引水經以爲證然澤仕秦而地在燕未敢信其必是

樂毅傳望諸君索隱戰國策望作蓋 今策亦作望

樂間居燕三十餘年 按自燕惠王元年至燕王喜四年

卽栗腹被殺之年凡二十七年恐三乃二之譌也

禽栗腹樂乘樂乘者樂間之宗也於是樂間奔趙 燕世家云栗腹將而攻鄒卿秦攻代趙使廉頗將擊破栗腹於

鄒破卿秦乘於代樂間奔趙趙世家云廉頗爲趙將破殺栗腹虜卿秦樂間按三處不同恐皆有譌奪也燕策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鄒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

是樂乘趙將而禦燕師者也趙世家閼與之役王問廉頗樂乘爲惠文二十九年孝成十年趙將樂乘慶舍攻秦信梁軍破之然則樂乘久爲趙將雖爲樂間之宗而不在燕疑此傳樂乘下有奪字樂乘爲樂間而爲趙破燕故樂間懼而奔趙恐當日情事如此史書樂間之宗也一句以明奔趙之由也燕世家則當云樂乘破卿秦於代樂乘二字誤在卿秦之下趙世家則當云虜卿秦樂間奔趙奪奔趙二字

趙遂圍燕燕重割地以與趙和趙乃解而去 其明年樂乘廉頗爲趙圍燕燕重禮以和乃解 按此文複出而未

剛正者也燕世家及廉頗傳燕與趙和止一事趙世家廉頗破燕在孝成十五年十六年廉頗圍燕十七年假相大將武襄君攻燕圍其國十八年延陵鈞率師從相國信平君助魏攻燕假相相國信平君者頗武襄君者乘蓋燕趙構兵歷三年而始和非有兩事

樂間樂乘怨燕不聽其計二人卒留趙 按燕王不用間計與乘何與此襲國策之誤

廉頗藺相如傳設九賓正義劉伯莊云九賓者周王備之禮天子臨軒九服同會秦趙何得九賓但亦陳設車輅文物耳 按秦時久僭稱王安見九賓之設不與天子同平

其時天下畏秦韓魏幾如關內侯矣關內所封之國如穰應華陽涇陽等皆為列侯蓋久已帝制自為矣 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 表作三萬

三

請奏盆缶集解風俗通義曰缶者瓦器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索隱缶音缶正義缶音餅 說文缶瓦器

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詔臣錯曰史記澠池之會簡相如進盆缶曰竊聞秦人善擊缶按小徐引史作缶集解

引風俗通義以解缶而不言缶恐史本作缶而唐時本有作缶者故索隱正義皆有音詩陳風疏引史記作缶此唐

有兩本之證也廣韻四十四有爾雅釋器疏並引作缶缶缶之俗字玉篇有之正義音餅當有誤李斯傳叩缶索隱

本作缶諸本作缶文選作缶 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 趙世家廉頗將攻魏幾取

之在二十三年此云居二年則為二十二年且曰伐齊而非攻魏與世家異或二十二年趙取齊幾旋又屬魏至二十

十三年又取之魏歟

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徐廣曰一作房子 世家二十四年廉頗將攻魏房子拔之按世家與徐所云一本合惟後三年則為二十四年疑三乃二之誤下文後四年藺相如將而攻齊乃二十八年事與表合益可證三字為譌

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 按邯鄲圍解在孝成九年破燕栗腹軍在十五年相距七年

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 按上文居六年乃孝成二十一年則此明年為悼襄元年矣下文亦云元年李牧攻燕而表及世家皆在二年

莫府索隱莫當作幕字之訛耳 按莫幕古今字非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輒於武遂城 按後七年當王遷

元年世家及表並在二年札記曰各本行城字索隱本無按世作武城恐非衍行遂字耳索隱則據誤本而言表作

平陽

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 王遷三年世家

及表同 居三年秦攻番吾 按世家及表皆在四年當云居一年

方合 田單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 按樂毅傳云

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是毅之破齊七十餘城本非一年之事其始破臨菑為燕昭二十八年三十三年

而昭王卒前後止六年耳以弱燕而破彊齊五年之中下七十餘城其用兵不可謂不精莒之不下以襄王既立齊

人有君而堅守也即墨之不下以田單之智勇相敵也論樂毅者多以莒即墨之未下為劣固未識當日之情勢美

之者以為毅欲以德撫之恐亦未然

兵以正合以奇勝集解魏武帝曰索隱注引魏武蓋亦軍令也 按太史公此段語多本孫子集解所引乃曹操孫子注索隱以為軍令非

適人開戶索隱若我如處女之弱則敵人輕侮開戶不為備也 按索隱注是正義以敵人謂燕軍言燕軍被田單

反間而今齊卒甚怒是敵人為單開門戶其說牽混

魯仲連鄒陽傳今齊湣王已益弱國策鮑彪注曰衍閔王

字今乃襄王耳史亦誤吳師道注曰謂今之齊視閔王已

益弱 按邯鄲之圍在齊王建七年鮑注誤閔字自屬衍

文如吳說則齊下有尊字

尊秦昭王為帝 國策鮑注稱諡非當時語吳注追書之

辭 按此左傳陳桓公之例也

從頌 策作從容頌容古今字

過而為政於天下索隱謂以過惡而為政也正義至過字

為絕句言秦得肆志為帝恐有烹醢納莞徧行天子之禮

過失也徐孚遠曰此解非也言秦未能并滅六國若尊之

太過使得稱帝則為政於天下矣襍志曰高誘注呂氏春

秋知士篇曰過猶甚也國策鮑注曰過猶不幸吳注過即

過甚之義 按五說不同考證采徐說然當以鮑吳二說

為勝吳與襍志說同本之高誘其義近古

齊湣王將之魯徐孚遠曰前言齊湣已益弱據此則在出

亡以後恐前誤也 按湣王出亡下距秦圍邯鄲得二十

七年前文之誤無疑

其後二十餘年燕將攻下聊城 按此事以姚姬傳之說

為當見古文辭類纂魯仲連遺 將書下諸說皆未諦

以資說士索隱劉氏云讀說士為銳士意雖亦便不如依

字 按說士者游說之士劉音是

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索隱亡音無言若必無還

燕意則捐燕而東游於齊乎 按亡意猶意者策作意者

索隱非

昔卞和獻寶楚王別之札記曰索隱本卞和作玉人別作

誅蓋誤 按索隱本與漢書文選同

圻肝札記曰中統游本圻作折舊刻作折御覽四百七十

五引同 漢書文選作析

子罕 文選亦作子

越人蒙 文選亦作子臧

七首索隱案通俗文 文選注亦作通俗文

屈原賈生傳董份曰此傳大槩漢武帝命淮南王安為原

作者也太史公全用其語班固常有論矣凌稚隆曰漢武

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太史公作原傳本淮南詞

也 按漢書淮南王安傳為離騷傳師古曰傳謂解說之

若毛詩傳王逸離騷後序孝武帝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

章句然則淮南所作乃離騷解非屈原傳董凌二說非也

班孟堅離騷後序曰昔在孝武博覽古文淮南王安敘離

騷傳以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若離騷者可

謂兼之矣蟬蛻濁穢之中浮游塵埃之外皜然泥而不滓

推此志雖與日月爭光可也斯論似過其真據此則史公

用淮南語其可考見者惟國風好色數句耳

懷瑾握瑜索隱按楚詞此懷瑾握瑜作深思高舉也 按

文選作深思高舉明萬歷王逸楚詞注本作懷瑾握瑜王

注獨行忠道似當作懷瑾握瑜

察察集解王逸曰已靜絮 按萬歷本作已清絮文選同

汶汶集解王逸曰蒙垢汚 萬曆本汙作塵文選同

常流 楚詞作湘流

蒙世俗之温蠖乎索隱楚詞作蒙世之塵埃哉 按楚詞

王注引史無俗字塵埃哉作塵埃乎

易初本由兮 楚詞由作迪王逸注迪道也按迪道也釋

詁文由字古無訓道者集解引王逸注疑史文本亦作迪

傳寫失去 旁并注文亦改作由耳正義本常也云云亦

本王注

前度未改 楚詞度作圖

內直質重 楚詞作內厚質正

巧匠 楚詞匠作倕

孰察其揆正 楚詞揆作撥王逸注察知也撥治也言倕

不以斤斲則曲本不治難知其工巧乎以言君子不居爵

位眾亦莫知其賢能也按撥治也詩長發傳廣雅釋詁三

公羊哀十四年傳訓皆同揆字誤

矇謂之不章集解王逸曰立黑也 楚詞矇下有睽字注

黑作墨

鄙如 楚詞如作固

窮不得余所示 楚詞無余字

誹駁疑桀 楚詞桀作傑

眾不知吾之異采 楚詞吾作余

重仁襲義集解王逸曰襲及也 楚詞注及作仍按襲有

仍及二義此以仍義為長

豈知其故也索隱楚詞作莫知其何故 萬曆本楚詞與

史同

進路北次兮正義北次將就 按正義疑有譌奪王逸注

路道也次舍也

曾陰恆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集

解王逸曰謂猶說也索隱楚詞無曾陰已下二十一字

按萬曆本楚詞有此二十一字而無王注恐是後人據史

文增也集解所引楚詞在下心不可謂兮句下

人生稟命兮札記曰各本作有命稟志云當从宋本作稟

楚辭作民生稟命 萬曆本亦作人生有命然王注云言

萬民稟受天命是原本作民生稟命後人以史改楚詞也

數十年竟為秦所滅 按自頃襄元年至負芻被虜凡七

十六年

嗟嗟 漢書文選作默默

嗟苦先生集解應劭曰嗟咨嗟苦勞苦言屈原遇此難也

文選胡氏攷異曰茶陵本校語云苦五臣作若袁本作

苦無校語非何云漢書作若陳云苦當從漢書作若更有

顏延年祭屈原文可以互證云云案所說是也苦字但傳

寫誤蓋誤認注中勞苦屈原以為正文有苦字耳今史記

亦作苦誤與此同 按正文如無苦字則注中勞苦字殊

屬無著此注嗟苦分詮文甚分明選注同而無言字胡說

未必然

風漂漂其高造兮 按文選注曰史記音漂匹遙切恐是

集解文也漢書標作縹縹漢書文選並作遊

請對以意 文選意作臆漢書作意此從索隱本作意諸

本作臆

塊軋無垠 索隱軋作圯與漢書文選合然說文無圯字

校漢 漢書文選作恬漠

釋知遺形 索隱知作智與漢書文選同

細故蕙荊兮攷異曰荊不成字荊芥聲相近故漢書作芥
按蕙荊漢書作帶芥索隱引漢書作介張揖作遺介文
選善注引鶡冠作契荊而曰契荊與帶芥古字通西京賦
作薑芥善注薑與帶同竝丑介切廣韻十七夬作蕙芥孫
氏示兒編十帶芥之帶當讀曰薑俗曰帝按以刺鯁之義
推之此二字當作薑介薑整蟲也說文薑之蝥以尾刺也介
畫也說文隔也昭二十年傳介注礙也漢書翼奉傳注畫者分畫既
分畫則必有隔礙有隔礙則如食骨而鯁於喉中也蕙
帶皆薑之通借字荊玉篇俗荊字荊芥之通借字毀字說
文所無他書亦罕見

刺客傳曹沫管子亦載此事曰曹劌
獻遂邑按春秋齊人滅遂遂國名非魯邑此因與柯盟
同一年牽合爲一殊誤

讓三躍而擊之索隱戰國策曰云云今策無此語
聶政不能無生得失索隱戰國策作無生情今策與
史同鮑彪注曰謂相可否與索隱所引不同
而與仲子爲讎索隱徐注云一作難戰國策譙周亦同
今策與史同

荆軻跪而蔽席策作拂席按蔽者撤之段借也徐廣
曰一作撥撥者撤之譌也

李斯傳拜國二十文選作三十
而跛牂牧其上札記曰跛牂對樓季而言是指人非謂羊
莊子駢拇篇有臧穀同牧羊之論疑牂與臧同聲假借乃
言牧羊之跛豎耳集解非也按跛牂之喻但言其平蹙
易涉耳似不必定指爲人

趙高教其女婿咸陽令閻樂按趙高宦者何以有女

蒙恬傳趙高昆季數人皆生隱官索隱劉氏云蓋其父犯
官刑妻子沒爲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竝官
之故云兄弟生隱官謂隱官者宦之謂也按高有女婿
閻樂恐高非真宦者下云除其宦籍則高以父爲宦者世
世在宦籍耳高昆季未必野合所生未必竝官之生隱官
者生長於隱官耳劉氏所言恐非其實

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爲護軍徐孚遠
曰更置二字連下言更以李斯舍人典軍奪蒙恬兵也
按更置二字連下讀於文不順仍以更置句絕爲是其義
則未詳也

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按
參而伍之猶易言參伍以變謂更相考覈也索隱非
張耳陳餘傳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一本是

乃卒爲請決嫁之張耳索隱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
嫁之張耳也余有丁曰卒爲請決乃父客爲之注誤○按
此當以請字句絕決判也斷也謂請之女家而判嫁之張
耳也李光緒曰去抵父客云者婦人謂嫁曰歸則視歸

宰爲客也下父客客字疑衍必若注所云則方喪其夫遽
去抵父之賓客何說且是女之擇賢夫必與凡女不同卒
爲請決云者父爲請之張耳如呂公請之沛公願爲季箕

帚妾是也張照曰亂世何事不有史明日逃去其夫去抵
父客父客爲之請決去其夫而嫁張耳亦何用致疑別生
枝節哉按張耳宦魏爲合其時必未亂史文本有兩本

亦未可定爲逃去其夫也李以請決爲請之張耳則決字
贅矣恐皆未然

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集解張晏曰言其

不用兵革，驛策而已也。按林馬筆猶言躬擐甲胄耳，注未的。

乃壁人柏人要之置廁集解韋昭曰為供置也索隱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伺高祖也張晏同鑿壁空之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側之處因以為言也徐孚遠曰要之置者謂強邀高祖至柏人置頓也張照曰觀索隱語則置下有一廁字漢書亦有廁字按諸本無廁字故徐張云然毛本索隱本有廁字陵本云正本置下有廁字置驛也廁行清也言壁人柏人驛中之廁以要之也置如解作置人則與壁人複沓矣韋昭以為供置而不及廁字豈所見本亦無此字耶然供置之解亦未是

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元王弱索隱案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按呂后紀年表竝云魯王不曰魯元王偃中廢而以侯終安得稱元王耶况元者主之謚魯者其食邑偃因母之食邑而封非以母號也疑此三元字皆衍文

彭越傳彭越眾萬餘人母所屬陳子龍曰是時楚已裂地封諸侯天下略定矣而如越者將萬人既無所屬又不能誅可見楚之疏矣按諸侯於漢之元年四月罷戲下就國而田榮即於五月畔項王定三齊然則非楚之疏亦勢有不及耳

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按漢五年三字衍文也上書四年冬下書五年春則此秋乃四年之秋漢用秦正以冬十月為歲首故冬在前而秋在後疑是讀者不悟因上文有四年冬而此言秋遂注漢五年三字於旁而誤入正

表也神走陽夏漢高紀在四年羽紀言解而東歸亦在四年年表漢四年九月太公呂后歸自楚則羽之走陽夏亦必在九月正是秋時也五年項籍已死志疑曰五年衍上已書按此五年非衍乃上文衍耳說見前

春立彭越為梁王表在五年二月

喋血乘勝日有聞矣索隱喋猶踐也殺敵踐血而行漢書文帝紀注服虔曰喋音蹀蹀履之蹀如滄曰殺人流血滂沱為喋血師古曰喋音大類反本字當作蹀蹀謂履涉之耳按文紀索隱引廣雅蹀履也今廣雅釋詁蹀履也不作蹀此字既訓為履自當從足疑史文本從足故索隱引廣雅為訓後訛為蹀并注文亦改從口耳師古謂本字當作蹀蓋亦知從口之非矣喋蹀說文並無依說文字當作

蹀足部蹀蹀足也徐鍇曰足蹀蹀然連蹀也今俗作蹀蹀韻喋血流兒則承如滄之說耳文紀作蹀或段借字徐廣曰喋一作啞恐當作蹀一作蹀劉辰翁曰喋血乘勝日聞矣不可解意曰字句讀聞字誤按喋血乘勝者猶言血戰成功也日有聞言功名聞於當日也

蹀布傳謂左右曰索隱案謂隨何按左右泛指左右侍從之臣不專屬隨何

故曰楚兵不足恃也集解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案漢書作罷音皮按此言楚兵雖強不足恃以破其從楚之心徐從一本作罷其注不明

漢五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高紀在四年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高紀在四年按六年衍項籍之死實五年也漢書無此二字

淮陰侯傳諸母漂李光緒日或謂漂母非婦人乃秦漢間之隱君子蓋以其不望報數言有儒者氣象且似教韓信立功不當責報耳按此則母當作母或云越絕書有漂母蓋冉字之誤按千古婦人具隻眼者奚獨漂母安得妄生異說若以為冉字之誤則諸冉一再將作何解

以木罌餽渡軍徐廣曰餽一作缶按作缶是餽俗字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反漢表在五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信遂虜豹表在九月紀在三年疑皆誤

斬成安君泚水上禽趙王歇按紀在三年表在三年十月此失書乃立張耳為趙王表在四年十一月下文六月則三年

之六月或三年請之四年始立之耳齊王廣亡去紀云齊王廣奔彭越與此合田儻傳則云虜齊王廣表又云擊殺廣並異儻傳又言田橫亡走梁歸彭越則亡去乃橫非廣此事紀在三年表在四月十一月表是下文云漢四年逐皆降平齊蓋與表合信之破齊實

在三年之秒至四年冬始皆降平齊耳漢十年陳豨果反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札記日各本十下衍一字舊刻無按韓信之誅紀表並在

十一年疑一字非衍文也豨之反雖在十年此因誅信事而追敘之

韓信盧縮傳子代集解徐廣日名長君按子代以下正文二十一皆後人所妄非馬遷筆也說子表名長漢書

名與恐史誤史表征和元年子長代有罪絕云云亦後人

所增說於征和二年為衛太子所殺史不及書

說孫曾集解徐廣日長君之子也按漢曾乃與弟則是說子非說孫

續說後正義征和二年孫子曾復封為龍領侯漢書功臣表云武後元年說孫曾紹封龍領侯按漢表按道侯說

為衛太子所殺征和三年侯與嗣四年坐祝詛上要斬後元年侯曾以與弟紹封據此正義文誤甚恐傳寫之失

漢十一年秋陳豨反代地按一字衍文高紀在十年八月豨傳稱九月皆十年秋也

高祖十年七月董份日淮陰傳中漢十一年豨反此云七年不知何也張照日按高紀十年七月太上皇崩八月陳豨反韓信傳亦云漢十年信令王黃等說誤陳豨至淮陰

傳則作十一年是時高祖固在邯鄲誅豨等未畢也馬遷

誤耶抑別有意也田叔傳亦云陳豨反代漢十年高祖往誅之札記日各本十譌七考證改按十譌為七故有董

張之說淮陰傳自因信事而追述非與豨傳有異自立為代王凌本代譌大故陳子龍日本代王譌為大

者北音相誤官本亦誤故采陳說札記日宋本中統舊刻

毛本吳校金板同宅本代譌大按南監亦作代田儻傳盡屠之徐廣日立故王田假也徐為遠日田假後

立史失載之按徐廣據表而言下注假走楚楚殺之亦

史表文也傳略之非失載樊鄴滕灌傳從攻圍東郡守尉於成武漢書作後攻圍

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師古日圍即陳留圍縣按漢書

圍都尉東郡守尉乃二人若改此圍為圍當增都尉二字

否則文不可通矣

捕虜十一人 漢書作十六人

斬首二十四級捕虜四十人 漢書斬首十四級捕虜四

十四人

章平索隱章平即章邯子也 按高紀云虜雍王弟章平

則非邯子

從斬首百七十六級 按通計實百八十九級內二十四

級依漢書作十四級則百七十九級

虜二百八十八人 漢書二百八十七人

將軍十二人 漢書十三人

二千石已下至三百石十一人 漢書十二人

呂須索隱音須眷二音 按據索隱音須則正文不作

須

乃以商他子堅封為繆侯索隱謹日靖侯漢書無證 按

漢書傳無表有

蘇駟索隱駟者龍馬也丹鉛總錄日駟從馬從且音置無

龍馬之訓 按駟子朋反楚詞憂苦注駟駿馬也與索隱

訓相近字書不見從且之駟字用修不知何據

乃賜嬰縣北弟第一 漢書無縣字

張蒼傳千二百戶 表千三百戶

後五歲正義高后之年 按據正義則此五歲承上三歲

而死為言當高后元年與高祖功臣侯年表高后元年國

除之文合漢書表傳並同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則書

堯抵罪於孝惠六年誤也漢表言堯為御史大夫十歲堯

以高祖十年為御史大夫至孝惠七年乃十年國除自當

在高后元年

子類 按漢書表傳並作類索隱引作毅恐是傳寫也此

條索隱錯誤不可通當從王本凌本官本為是史表類作

預亦誤

子共侯蔑代三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年卒徐廣日一

本無侯去病而云共侯蔑三十三年子史改封靖安侯張

照日按徐廣所云蓋據年表然漢表作侯共嗣二十二年

薨與徐又異 按史漢二表並無侯去病漢傳云傳子至

孫與有罪國除則徐廣所云一本是也共侯蔑自孝景前

三年至元狩元年實三十三年漢表二十二年恐是傳寫

之譌

子侯與代六歲 年表作五年按元狩二年侯與元年元

鼎元年國除則表是

至弟二子其名元成 按漢書元成為賢少子元成有三

兄也

而長子有罪論不得嗣而立元成 按漢書賢長子方山

早終次子弘為太常丞賢病篤弘坐事繫獄罪未決賢門

生矯賢令以元成為後元成陽為病狂不應召丞相御史

劾奏元成不得已受爵

丞相司直繁君 漢書是蕭望之

至九乃中丙科 漢書匡衡傳除為太常掌故

郡不尊敬 漢書云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與

此不同

廩生陸賈傳更食武遂 按史漢兩表並不言更封恐是

以高梁侯而食邑武遂耳

取死家得寶劍車騎侍從者朱翌日說者謂賈取死之子

家得此物考上文賈常安車駟馬云云則下文謂其子云

何待死而後與以遷史考之乃徒字謂十日後遷別子或

過他客處則以所携之物與之耳徐孚遠曰所死家有喪葬費故得所遺物 按徐說是也朱說難通賈十日而更安得如許寶劍車騎侍從者以與其子耶

數見不鮮索隱數見音朔現謂時時來見汝也不鮮言必令鮮美作食莫令見不鮮之物也 無久恩公為也集解

韋昭曰恩汚辱索隱恩患也公賈自謂也言汝諸子無久厭患公也 按此兩語承上率不過再三過而言數頻數

也見如字鮮好也廣雅釋詁恩亂也廣雅釋詁汨亂之意索隱范離傳言頻數相見則不鮮好無久淹留以汨亂我也舊注似未合

語意漢書作數擊鮮母久溷女為也與此不同楊用修曰數見不鮮恐其久而厭也注非漢書作數擊鮮尤非劉貢

父說亦如是 日知錄另作一說 初沛公引兵過陳留歸有光曰其文類褚先生補入者茅

坤曰當入前酈生傳而今乃以復出附平原君傳後蓋太史公初本世所傳酈生書由高帝距項羽於鞏洛之間而

以衣儒冠見及與平原君子善乃得酈生本由高帝過高陽時見云云遂草次如此蓋其未定棄也誤見於此耳凌

約言曰此必有兩問故竝紀之張照曰史記事兩見而小異者甚多蓋史家法信以傳信疑以傳疑不臆斷也子曰

吾猶及史之闕文此其遺意歟志疑曰酈生復出猶秦記也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楚漢春秋與此政全 按文出楚

漢春秋則非太史公未定稟亦非褚先生補入也當是後人以楚漢春秋與史不同附注以見異傳寫者遂誤入正

文耳志疑以為後人附益其說是 傳斬蒯成傳項侯精 表作靖漢表作清

其侯則 表同漢表作明

凡斬首九十級 按上文斬首實八十五級 虜百三十二人 漢書百四十二人按上文捕虜實百三

十人 謚為貞侯正義謚為尊侯一作卓 按漢傳作貞與此傳

合正義作尊與表合漢表作制 季布樂布傳為氣任俠集解俠傳也索隱傳音普丁反其

義難喻札記曰王柯凌本傳作粵索隱同 按說文巧部粵或曰粵俠也三輔謂輕財者為粵人部傳使也繫傳作

俠也廣雅釋詁傳俠也然則傳與粵音義竝同又何難喻之有

顧金錢 漢書鼂錯傳注師古曰顧讎也若今言雇賃也 按讎猶答也後漢桓帝紀注雇猶酬也顧雇同聲得相

假借言數招權而人酬答以金錢也 季布母弟丁公索隱案謂布之舅也 凌本官本無此注

按史文明言母弟索隱云然豈讀為母之弟耶然經傳稱母弟皆同母弟未有以為舅者索隱非集解引楚漢春

秋以丁公為薛人而季布乃楚人故小顏以為同母異父之弟

毋何凌雅隆曰毋何言更無餘事也札記曰宋本毛本作苛王本作奇蓋亦苛之譌 按苛何古通用凌說非漢書

亦作何 杖步行七八里 漢書作屐步行七十里按杖步行者扶

杖而步行也 馮唐傳百金之士十萬 李牧傳作五萬

萬石張叔傳以為九卿徐孚遠曰太子太傅不當九卿言其位次當為九卿也 按此疑有奪字如徐說或當連下

迫近二字讀言太子大傳迫近九卿也

慶為太僕考證曰漢書百官公卿表慶未嘗為太僕與傳

異 按漢表建元二年內史石慶三年內史石徧是慶為

內史一年也建元二年權夫為太僕二年為燕相而三年

不書繼夫而為太僕何人六年方書太僕賀不應歷三年

而虛位以待賀此必慶於二年為內史三年為太僕故石

徧即代慶也慶為太僕三年徙為齊相而賀方代慶也表

有奪文致滋讀者之疑

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 漢傳同漢表作四年按漢表是

史表亦四年

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景帝前四

年安上侯張歐為奉常二年而蕭勝代之

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拜歐為御史大夫 按漢

表建元元年中尉張歐九年遷元光四年中尉張歐為御

史大夫五年老病免此言元狩誤也

塞侯微巧索隱功微案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

景帝封之功微也凌稚陸曰索隱以為將受封為微巧非

是徐孚遠曰為將而封不為微巧 案索隱本作功微故

注語云然凌徐譏之蓋未見索隱本也其文自當作微巧

方與下文相應

田叔傳數歲坐太子事 中山國 按衛太子事在征和

二年疑此五十三字皆後人所增時無左丞相言左尤誤

居是國必聞其政趙恆曰田叔居趙則政聞於趙居魯則

政聞於魯字作名聞之聞與論語解異 按此謂田叔居

趙而趙人舉之得聞國政耳趙說非下文義不忘賢明主

之美以救過則指其居魯時

扁鵲倉公傳扁鵲過魏魏太子索隱然案魏後改稱郭春

秋有郭公善郭之太子也 按郭魏一聲之轉非魏改稱

郭而別有郭國也魏滅已久傳元之說為是韓詩外傳亦

作魏說苑辨物篇作趙當以趙為是

醴灑 按醴醴酒也灑散也言以酒散其病也

案抗札記曰索隱宋本中統游凌毛竝作抗王柯譌抗凌

引一本作抗字與手部抗下日與玩通史記案玩今本多

譌抗攷吳曰索隱音玩謂按摩而玩弄身體當作玩从手

从元 按荀子王霸篇注玩與玩同則索隱音玩似非肌

說然玩弄身體之說於理頗疑其字當从气从手作玩

或省作玩文選吳都賦注引廣雅按摩也 今本作磨

禮樂志注引孟康曰按摩也玉篇手部玩柯礙何代二切

摩也廣韻九迄居乙切磨也十九代古代切磨也然則案

挖猶按摩也按摩見韓詩外傳說苑上文橋引索隱謂為

按摩之法橋引者如三國志華佗傳所稱熊頸鸚鵡引輓

腰體動諸關節也與按摩不同

搯髓脂 說文搯按也

撰荒 說文撰閱持也

齊桓侯 新序作魏桓侯

數者中下熱而湧札記曰據下文疑下奪痂字 按中下

之熱上湧故曰湧痂此句不應有痂字釋名曰心痛曰痂

痂說也气說說然土而痛也气說說然土者即湧也

齊北官司空命婦徐廣曰一作奴奴蓋女奴 按作奴為

是命疑是司空名然下云因以接內則非女奴

故齊北王阿母正義鄭慈已者考證照曰正義文疑有訛

奪字 按鄭下奪元云二字

毛髮而色澤脈不衰 而字疑在毛髮上

正義肝者幹也於五行爲木其體狀有枝幹也 心織也

所識纖微也 脾裨也在助氣主化穀 助氣今本釋

肺字也言其氣字故短也 故短也三字 腎引也腎

屬水主引水灌注諸脈也 膽取也言人有膽氣而能果

敢也 今本釋名 胃圍也言圍受食物地 乃也之謬

腸暢也言通暢胃氣牽去穢也 蓋滓瀉爲牽又誤倒

勝橫也狀廣也體短而又名胞胞虛空也主以虛承水液

釋名作胞胞也空虛之言也主以虛承水液也或曰勝勝

言其體短而橫廣也按此文恐有錯謬水液當從釋名作

水灼反或當在此下也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釋

常灼反或當在此下也 舌泄也言可舒泄言語也釋

當言也 咽嚥也言咽物也又謂之咽主地氣胃爲土

故云主胃氣也 釋名作咽所以咽物也或曰要在頤下

也又謂之隘氣取流通既要之處 喉嚥空虛也言其中

也按又謂之隘氣取流通既要之處 喉嚥空虛也言其中

空虛可以通氣息焉心肺之系也 肛缸也言其處似車

缸故曰缸門即廣腸之門又名曠也 按以上諸條與釋

名多同疑皆本之釋名其膾喉嚥肛三條今釋名無或釋

名逸也或謂此皆甲乙經之文今未得甲乙經無以證之

吳王濞傳齊王後悔飲藥自殺畔約 按飲藥自殺四字

衍齊王先畔約後方自殺也

魏其武安傳貌侵集解韋昭曰侵音寢短小也又云醜惡

也刻确也凌雅隆曰按注有刻确也字則本文侵字下當

有刻字 按刻确乃訓侵字凌說非

不好面諛官本諛作腴攷證曰按面腴蓋面諛也或古字

通或傳寫之謬或謂面腴以喜悅親附意著於顏面非口

諛也若然則諸家必有注解今無之故知非也 按諸本

竝作諛官本承北監本之誤故有是語

引繩批根生平暮之後棄之者何義門曰根音痕當作根

誤作根 按朱子語類漢書引繩排根不附己者今人誤

讀根爲根增韻吳楚俗謂牽引前却爲根格亦本漢書注

語是漢書本作根索隱引孟康音根格小顏音痕則史亦

本作根也廣雅根引也 釋語 廣韻根急引也 索隱注駁

謂云云恐是集解語

且帝甯能爲石人耶索隱謂帝不如石人得長存也 按

下文言帝在故錄錄設百歲後云云索隱是也正義引小

顏言徒有人形耳不知好惡云云其說非

韓長孺列傳到佗宋無日若到他是人姓名爲天下名士

何不著見於史漢書作至它是也 按以到他爲不著見

於史則臧固亦何嘗著見於史耶

李將軍傳軍曲折正義言委曲而行迴折使軍後大將軍

也襍志曰當從漢書作失軍曲折 按軍曲折者軍事之

曲折非專指失道失字似不必增正義亦未是

敢從上雍索隱大顏云雍地形高故云上 按從上雍者

從上至雍也顏說非

匈奴傳遂取周之焦穫而居于涇渭之間 按詩六月云

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史豈據詩而言

耶然詩乃宣王時事豈幽王時事亦同耶詩釋文曰爾疋

十載周有焦穫爾疋郭璞注曰今扶風池陽縣中是也

郭所謂瓠中即正義所謂劍中也

而山戎越燕而伐齊 左傳作北戎

其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代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北伐山

戎 按春秋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傳曰以其病燕故也

自桓六年北戎伐齊至是四十三年表書於三十一年故

為四十四年與春秋差一年

其後二十有餘年 按春秋僖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傳曰賁叔桃子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王出適鄭處于池是也自齊伐山戎山戎至是二十八年

而戎狄至洛邑 左傳僖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師杜注揚拒泉皋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雒水之間者與僖二十四年乃兩事且所謂戎狄恐皆是戎狄之在中國非西北之戎也

於是戎狄或居于陸渾東至于衛 按左傳陸渾之戎乃秦晉所遷在魯僖二十二年至狄之入衛乃魯閔公時至僖公時狄伐衛侵衛皆在是年之前 故詩人歌之 按此乃宣王時詩

周襄王既居外四年 按年表襄王十六年奔汜十七年

晉納王首尾止二年左傳同此云四年諷

固浴之間正義後入秦秦置三十六郡 按三十六字有

自是之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晉納襄王至魏絳和戎七十六年

後百有餘年 按年表自魏絳和戎至趙襄子并代百十

二年 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 年表在惠王後十一年

惠王擊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 按書此者言秦與戎界邊也然魏入西河在惠王八年納上郡在十年皆在

拔義渠二十五城之前 十餘年而蒙恬死諸侯畔秦考證曰恬以始皇三十四擊胡以二世初即位死首尾實四年 按此承上秦滅六國

來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三十七年二世殺蒙恬二世元年陳涉反諸侯畔秦相距十三年故云十餘年

相封徐廣曰一作將 漢書無封字疑此衍 漢初定故匈奴以驕 按前已言漢初定此疑衍漢書無

漢初定故四字 錦三十四 漢書二十四

至代郡萬餘人 漢書無至代二字 鄰國之敵 宋本毛本南監本國敵互易與漢書合

後四歲老上單于稽芻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于徐廣曰後元三年立 按上言後二年此言後四歲則當後元六

年徐說蓋以軍單于立四歲絕和親當孝文後六年故此云三年然恐誤也

軍臣單于立四歲 案四歲字疑衍漢書云立歲餘恐亦

未必然此即紀所書後六年冬事下云後歲餘孝文帝崩可證也

後五年之秋 按此元光六年事秋當作春漢紀可證其冬 按冬當作秋漢紀可證

所築城列亭鄣 城列疑當作列城漢書無此二字 而罔衰忌諱之辭索隱罔者無也謂其無實而衰之是也

忌諱當代故也劉辰翁曰罔衰謂不得不衰則有可諱矣董份曰罔衰言无可衰而不敢斥言故為忌諱而微也

按三說皆於文不順恐未然也禮記樂記禮記上注衰進也蓋言忌諱之辭不可進故微其詞也

衛將軍驃騎列傳與侯妾衛媼通索隱外戚傳云薄姬父與魏王宗女魏媼通則亦魏是媼姓而小顏云衛者舉其

夫姓也然案此云侯妾衛媼似更無別夫也下云同母兄

衛長子及姊子夫皆冒衛姓又似有夫其所言之姓爲父與母皆未明也 按漢書妾作家僮則非平陽侯之妾矣衛媼如爲平陽侯妾則衛孺等與青不同父者何以皆冒姓衛疑妾者婢妾之通稱若今人之僕婦循吏傳之所稱家婦漢書稱家僮蓋家僮之妻也衛是其夫姓衛媼之夫爲侯家僮故青亦得爲侯家人也下文云媼長女衛孺次女少兒次女卽子夫後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疑衛孺實衛氏子故稱衛孺餘非衛氏子故皆冒姓書法如是理或然也外戚世家衛皇后字子夫生微矣其家號曰衛氏則子夫固非衛氏子

益封青三千戶 漢書三千八百戶此奪八百二字

再從大將軍受詔札記曰宋本中統游毛本受上重大將軍三字 官本有漢書亦有按有者是

斬捕首虜過當索隱按小顏云計其所將之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所當也 一云漢軍亡矢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按去病入百騎斬首虜二千二十八級是過於所當也前說是

益封去病二千戶 漢書二千二百戶

師大率減什三索隱案漢書云減什七不同也 案漢書與史文同其減什七之文在是年春索隱誤也

益封去病五千戶 漢書五千四百戶

校尉僕多索隱案漢百官表 按百官乃功臣之誘他本無此二字

先其大將軍軍亦有天幸 漢志日本作先其大軍漢書無將字上文曰直棄大軍數百里赴利是其證 按王說是也然右丞詩云衛青不敗由天幸豈唐時本已有將字右

遂誤讀史文而云然歟

禽黎徐廣曰禽一作鳥索隱案表作鳥黎 案表作鳥黎漢表同漢傳作禽黎

師率減什三 漢作什二

會與城 漢書與作興

斬首捕虜二千七百級 漢書七作八

符離 表同漢表傳作邳離

仁善 漢書仁喜士

左方兩大將軍 按王本凌本官本方作右誤也兩者謂大將軍與驃騎將軍疑大字衍

最大將軍青 按最應作取才句反說詳段氏說文注

武帝立二十二歲 漢書十八年

平津侯主父偃秦乃使尉佗將兵以戍越 按南越傳佗

於陳涉舉兵時爲南海龍月令恐先未爲秦將兵也

南越傳揭陽令定 漢書作揭陽令史定

朝鮮傳左將軍卒正多 漢書無正字注如淳曰遼東兵多也按下云率遼東兵先縱敗散多還走坐法斬則多乃

人名卒正者卒之長猶軍正之正也下云左將軍擊朝鮮

泃水西軍未能破是左將軍軍未嘗敗散敗散者卒正多

所率之兵故多坐法斬也

天子誅遂 漢書誅作許按贊云與遂皆誅則誅字也

右渠子長降徐廣曰表云長路漢書表云長路音各攻異

日降字當連上長降功臣表作長路 按表作張路漢表

同與徐廣所言不合豈今本史漢兩表傳寫誤歟

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索隱楚莊王弟爲盜者

按韓非子楚莊王時莊躡爲盜於境內小司馬殆據彼

以為說然此云楚威王時則非為之莊騫矣且史文明
曰將軍曰楚莊王苗裔與索隱所言不同小司馬誤也

會秦擊舊楚巴黔中郡 按此楚頃襄王二十二年事上
距威王末年五十二年矣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道莊騫

言類

蜀枸醬索隱又云取葉 按此下疑有奪文

司馬相如傳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郭璞云婚不以禮為

亡也札記曰亡疑當作奔 按禮記奔則為妾弟謂六禮

不備者耳與文君之私奔不同不當引此為訓 又按集

解索隱屢引郭璞璞嘗注相如傳序及游獵詩賦見漢書

敘例

齊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眾 文選作王悉發車騎

善曰本或云境內之士備騎之眾非也漢書作齊王悉發

車騎按下文言齊王欲夸車騎之眾恐當以史為是

割鮮染輪集解郭璞曰染濡也濡之於輪鹽而食之索隱

李奇云染濡也切生肉濡鹽而食之 按染輪者言射中

獲多而血染車輪也舊說似迂

射中獲多 按此句與上文獲多乎曰少不免矛盾

名曰雲夢索隱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駟云孫叔

敖激沮水作此澤 隋志百賦音一卷宋御史褚詮之撰

疑索隱奪之字或省文也裴駟云云當是集解語而今無

之

璅石 文選作璅石漢書作璅石按作璅是說文璅石次

玉者從石與聲凡與多譌需故漢書及山海誤作璅此作

璅乃璅之異文王藻作璅釋文璅又作璅則璅又璅之譌

也山海經中山扶豬之山其上多璅石郭注音與今雁門

山中出璅石白者如冰半有赤色者如冰半謂

武夫 山海經南山會稽之山其下多硃石郭注硃武夫

石似玉今長沙臨湘出之赤地白文色龍蔥不分明

芷若射干 漢書文選並無射干師古曰今流俗書本芷

若下有射干字妄增之也善曰芷若下或有射干非也按

干與上文蘭為韻無此二字句法亦參差不齊當以史為

是此賦三射干字義各異不嫌其複也

葳蕤索隱作葳析音針斯二音析漢書作斯 今漢書作

析文選作葳

薛莎 漢書作薛莎

菰蘆索隱郭璞云菰蔣也蘆葦也 漢書文選並作菰蘆

師古曰書不為菰蘆字郭說非也漢注引郭

但不知菰蘆於今為何草耳 按上文已有菰葭此不得

復言蘆當從漢書文選為是

菴蘭 集解本作菴問與漢書合索隱本作菴問與文選

合

軒芊 漢書文選作軒干

其中則有神龜蛟鼉瑇瑁鼈龜 此兩句為韻鼈从單聲

鼈從元聲古音叶瑇瑁漢書作毒旨同下

陰林巨樹 漢書同文選巨作其善曰本或林下有巨字

樹下有則字非也 以句法而論當以史漢為是

藥離 毛本藥作藥與漢書文選同是也藥乃俗字說文

藥黃木也徐廣音扶反豈以為薛荔之薛歟

檉樹 樹漢書文選作梨

騰遠集解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索隱孟康云騰遠鳥名

非司馬彪云騰遠蛇名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焦

日服虔云騰遠獸名夫騰遠既作獸則不應在上或禽名未可知也莊子騰猿得枳棘南都賦驚鷲鷓鴣翔其上騰猿飛獵於其下蜀都賦猿狖騰希而競捷豈騰遠即騰猿猿遠字相近而誤耶按漢書文選並用服虔之說焦氏非之是矣然上文已有赤猿蠟螺則焦以騰遠為騰猿亦未是索隱取馬郭之說然亦與上下文不類恐當以孟康之說為勝

漢制札記曰漢書文選玉篇引子虛賦漢作倩按徐廣音七見反恐漢字誤耳

微說受訛凌稚隆曰微與郤同微索隱作微漢書作微文選作微皆譌體也按說文人部微御受屈也御正字微段借字方言微倦也微者御之異體也集解引郭璞曰微疲極也索隱引司馬彪云微倦也與方言之訓正同微

謂與郤同者非說文心部懈者勞也與御音義同奴傳又漢書趙充國傳之微極與微御音異而義同也

說文微相踦微也踦段氏謂當作持持偏引也則微遮之倚引之義亦可通然叔重之意固以微微為微御也

被阿錫文選注善曰列子曰鄭衛之處女衣阿錫錫與錫古字通五臣本錫作錫儀禮燕禮幕用給若錫鄭注今文錫為錫錫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說文錫細布也與張揖注同然則錫者正字錫者段借字

紆徐委曲文選有此句漢書無諸家注皆不及

郵削索隱本作戍削漢書文選皆作戍師古讀如字善音郵蓋皆戍之譌也上林賦戍削索隱本作恤削漢書同文選作郵削郵恤戍並同音通用

喻叩漢書文選喻作翁

萃蔡索隱蔡作蔡乃蔡之譌體字書不見

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縹乎漢書文選作眇眇漢書及文選善本無仙字正義引戰國策有仙字漢書注引無與策合然兩注所引同而與今本國策字多有異同胡氏文選考異以為史記誤衍

斐珊勃率索隱作盤珊勃粹漢書文選珊作珊文選勃作勃

上金隄文選上下有乎字為是

連駕鵝札記曰中統游毛駕作駕與索隱本合按王本凌本作駕與正義本合文選善本作駕胡氏文選考異曰駕者鳴之假借左傳榮駕唐石經宋契本下皆從馬古今人表所載亦然相如此賦用字古矣唯中山經是多駕鳥郭注未詳也或曰駕宜為駕駕鵝也然則駕字晉代不復

行用之

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漢書有此二句文選無善曰本或云有而言之是彰君之惡者非也何義門亦謂無此為優

觀乎成山索隱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云言在山下游觀按郭說是猶孟子云吾欲觀於轉附朝舞

也

秋田乎青丘集解郭璞曰青丘山名亦有田出九尾狐在海外矣索隱郭璞山名出九尾狐也正義服虔云青丘國在海東三百里郭璞云青丘山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南山經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郭注亦有青丘國在海外外東經青丘國在其北君子國其狐四足九尾按山海經則集解郭注田應作國正義服注國應

作山漢書文選注竝誤上有田三字南山所無當卽亦有國之譌衍索隱所引郭注不同或出九尾狐四字在亦有國之上青丘山亦出九尾狐也大荒東經木

听然凌稚隆曰听音矧古晒字說文听笑兒與晒不同楊慎修亦以听爲古晒字皆無據玉篇廣韻听笑兒晒笑也其義不同說文無晒字卽矧字也

齊滿索隱今名沈水此從索隱本諸本沈作沈胡氏女選謂當作沈段氏說文注謂當作沈

滂濞索隱作滂濞漢書文選竝作彭濞

澤浮濞汨浮濞漢書文選竝作弗宓

彭濞索隱洵濞與漢書文選同然吳王濞傳索隱彭濞字也恐是用此賦語洞簫賦長笛賦皆言彭濞

穹隆郭璞曰水隴起回窠也窠文選注引作窠

蜿漚正義作蜿蟬漢書文選作宛漚

蠖離集解未聞漢書文選蠖作漸選注司馬彪曰漸離魚名也張揖曰其形狀未聞按彪注蓋因上下文皆魚屬而云然也

鱗漢書文選作鱗

駁駘漢書文選作交精

鵬鷃漢書文選作庸渠

駁鷃索隱咸鷃漢書文選箴疵

於是在乎崇山龍從崔巍峩峩漢書文選山下有嶷嶷二字無峩峩字是也下言峩峩峩則此不應復言峩峩

嶷山卽今所謂峩峩山也在三原縣西文選注郭璞嶷嶷

高峻貞按何義門取小顏說然終以郭注爲是

嶷嶷漢書文選瘳作瘳

正虛巖巖隱麟鬱鬱漢書文選巖巖作掘巖巖作嶷正

義所引郭注此兩句與漢書文選互易

施靡陂池卽子虛賦之陂靡罷池

沈溶沈漢書允

沈夷集解漢書音義曰沈夷新夷也文選注引王逸楚辭注曰沈夷香草其說爲長漢書注亦以爲香草師古曰非新夷新夷乃樹耳

葳橙漢書文選橙作持爾雅釋草葳寒漿郭注今酸漿

草江東呼曰苦葳疏案本草酸漿一名醋漿陶注云處處人家多有葉亦可食子作房房中有子如梅李大皆黃赤

色葳馬藍郭注今大葉冬藍也疏今爲葳者是也按此賦葳字小顏以爲寒漿焦竑以爲馬藍皆本爾雅然以小顏

爲是焦竑因葳爲寒漿將而謂善本誤以將作持其說謬景純爲爾雅作注而此注云葳未詳何也

曉暖苾勃漢書曉暖必弗文選曉暖必弗

曉盼軋沕漢書文選軋紛軋芬

沈牛塵麋正義麋似水牛按麋乃鹿屬安得云似水牛此注有誤文選注引南越志曰潛牛形角似水牛一名沈牛或正義亦爲沈牛作解而誇奪也

纍臺纍應依漢書作纍文選作纍纍之俗字

胥餘 漢書文選餘作邪改異日餘邪聲相近接今韻麻韻之字古韻有在魚虞部者故餘邪得通借

紛容蕭參 容蕭漢書作溶前文選作溶前攷工記注作紛容掣參

旃旒索隱張揖云旃旒阿那也說文木部櫛木旃旒也段氏注木如旗之旃旒故字從木櫛曹風倚櫛旃旒旒者施之俗也棍者又旃之譌也於部旃旒旒旒兒從於奇聲段氏注旃旒疊韻字在十七部許於旗曰旃旒於禾曰倚移皆讀如阿那檜風倚櫛其枝傳云倚櫛柔順兒楚辭九辯九歎則皆作旃旒上林賦旃旒從風史文選作倚櫛漢書作倚棍未如段氏據何本攷工記注則作倚移與許書禾部合知以音爲用製字日多廣韻曰嫻娜曰旃旒曰哀家曰檜核皆其俗體耳本謂旌旗柔順之兒引伸爲凡柔

順之稱倚移與旃旒同許以從於從禾別之 按旃旒之旃旒許作旃旒於部旃旒兒從於也聲段氏注謂俗改爲旃旒從尼聲殊失音理然玉篇廣韻並有旃旒字則沿用已久惟古人駢字多用雙聲疊韻此以疊韻求之其字定作旃旒攷工記注鄭司農兩言倚移從風疏曰上林賦云倚移從風豈唐時史本尙有從倚移者耶許於禾曰倚移於旗曰旃旒於木曰櫛旒然則此賦之字在許當作櫛旒倚移旃旒及詩曹風之倚櫛皆其通借也今諸體皆不行用而習用旃旒字如文選揚子雲甘泉賦夫何旃旒郵傷之旃旒也注服虔曰從風柔弱兒漢書作旃旒注師古曰繆旒之形也司馬長卿大人賦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旃旒以招搖漢書作倚棍注張揖曰下垂兒此皆指旗兒其本義也王子淵洞簫賦形旃旒以順吹兮此笛形之旃旒也揚子雲反

離騷乘雲蜺之旃旒兮漢書旒注旃旒雲兒此雲之旃旒也唐閻楚封臨風舒賦狀臨風之旃旒此錦之旃旒也寶泉述書賦織慢旃旒此書法之旃旒也至若楚辭九辯竊悲吉意華之曾敷兮紛旃旒乎都房九歎結桂樹之旃旒宋三高唐賦倚棍豐沛王粲柳賦紛旃旒以修長成公綏木蘭賦繁旃旒之弱條及此賦所云則花木之旃旒也皆其引伸之義也惟王逸九辯九歎注云旃旒盛兒詩云旃旒其華與叔重說義異東方朔七諫橘柚萎枯兮苦李旃旒以旃旒與萎枯對言意與叔頗同曹風傳柔順兒然柔順義少遠不如用叔今二義並行辭賦家多用叔師之師說則三章皆可通也說考異謂說文無旃旒字當從漢書作倚棍其考之未詳歟

飛鷗 鷗漢書作蠅文選作蠅胡氏考異曰考集韻五音蠅下重文有六而不載蠅可證其非然則索隱本作蠅非也

騰殊榛正義榛仕斤反 漢書文選注皆仕人反 蒙鶉蘇縉白虎 漢書注上句用郭璞曰蒙其尾爲帽也 下句用張揖曰著白虎文縉也按二說是也與下二句方一例諸說皆非

胃驥裏 胃漢書文選作羈驥漢書作要按胃說文作羈周禮冥氏注羈羈禽獸段借用羈字後人遂因羈字加岡爲羈後省絹爲胃耳

轄白鹿 轄漢書作轄文選作轄說文車軸尚也轄專或從彗無轄轄玉篇廣韻並無此二文徐廣曰一作惠札記疑轄之爛文按惠者段借字轄者惠之譌而轄者轄之譌也

乘騎之所蹀若人民之蹈躅 漢書無乘字民字疑此衍

文選乘作步民作臣

于遮 文選于作干

綸袍 袍索隱作袒與漢書文選合

嫚嫚 漢書作嫚嫚文選作嫚嫚說文嫚好也大徐委員

切小徐以為今之娟字索隱引廣雅嫚嫚容也則史文本

亦作嫚傳寫譌為嫚并注亦譌

媼媼 索隱作媼弱與漢書文選同然徐廣曰媼乃冉反

則史不作媼也說文媼弱長兒媼媼也二字連文玉篇亦

二字連文

今聞其乃發軍與制索隱張揖曰發三軍之眾也與制謂

起軍法制也漢書注師古曰以發軍之法為與眾之制也

按此猶上言用軍與法張說謬顏亦順文為說

乃拜相如為中郎將索隱張揖曰秩四百石五歲遷補大

縣令 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中郎秩比六百石中郎有五

官左右三將秩皆比二千石張說殊誤且是時相如至蜀

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其非五歲補縣令之

即可知矣

通叩都 索隱通笮漢書通叩笮

漣沈 索隱漢書作漣今漢書作漣

大人賦 多用屈子遠游語

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上浮 遠游賦曰悲時俗之

厄兮願輕舉而遠游

載雲氣而上浮 遠游曰焉託乘而上浮又曰掩浮雲而

上征

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旄 遠游曰建旌虹之采

旄兮五色雜而炫耀

拙善而為髻 遠游曰學善目為髻兮

低叩天矯据以驕驚兮訕折隆窮蠖以連卷 遠游曰服

僂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驚

赴嶼索隱孟康曰赴嶼申頰低頭張揖曰赴嶼牙跳也赴

音居幼反嶼音許救反張揖曰 漢書注引張揖曰赴嶼

申頰低叩也與此異疑此孟康張揖互譌下文又稱張揖

曰不得連文而登稱名也

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 遠游曰吾將過乎鈞芒王注就

少陽於東方也又曰召玄武而奔屬王注呼大陰神使承

衛也

與真人乎相求 遠游曰貴真人之休德兮

互折窈窕以右轉兮 遠游曰歷大皓以右轉兮

部乘眾神於瑤光 漢書乘作署遠游曰選署眾神以竝

敷

左元冥而右含靈兮 漢書含作黔遠游曰歷元冥以邪

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羸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按

楚辭則注中黔羸之羸當作羸含黔同聲羸羸相近

祝融驚而蹕御兮札記曰當依漢書作警 遠游曰祝融

戒而蹕御兮按警即戒也注中亦云警蹕亦乃傳寫之譌

屯余車其莫乘兮 遠游曰屯余車之萬乘兮

使句芒其將行兮 句芒遠游作鈞芒見前

吾欲往乎南嬉 漢書嬉作娛遠游曰吾將往乎南疑

雜還膠葛以方馳 遠游曰騎膠葛以雜亂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 遠游曰班漫衍而方行又曰叛陸

離其上下兮

徑入麗室之碎礎舊律兮 遠游曰右雷公以爲衛

鬼破 漢書作歲魁

徧覽八紘而觀四荒兮 遠游曰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

奄息總極汎溢水嬉兮使靈媚鼓瑟而舞馮夷 漢書總

作蔥瑟作琴遠游曰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又曰使湘靈鼓

瑟兮今海若舞馮夷

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 遠游曰風伯爲余先驅兮又

曰左雨師使徑侍兮

西望崑崙之軋沕沈忽兮 沈漢書作荒遠游曰覽方外

之荒忽兮

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 遠游曰排閭闔

而望予又曰集重陽入帝宮兮又曰騰告鸞鳥迎宓妃

呼吸沆瀣餐朝霞兮 漢書兮在瀼下是也遠游曰飡六

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

噍咀芝英而噉瓊華 遠游曰懷琬琰之華英王注咀噉

玉英以養神也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湧沛 遠游曰上至列缺兮

又曰召豐隆使先導兮

舒節北乎北垠 軼先驅於寒門 遠游曰舒并節以馳

驚兮遠絕垠乎寒門

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 遠游同

視眩眠而無見兮 漢書眠作泯遠游眩眠作儵忽王注

目暝眩也

聽恟恍而無聞 遠游同漢書恟作敏

迷聽者 漢書作聽迷

淮南衡山傳王使郎中令斥免正義言屏斥免郎中令官

而令後人不敢效也 按此言令郎中令斥免麗被非斥

免郎中令也正義誤被爲郎中屬郎中令

六年過淮南 按六年二字疑衍下方云元朔六年中也

志疑謂下文元朔六年中五字衍恐未是

循吏傳子產 大宮子期索隱子期亦鄭公子也 左傳

鄭無子期索隱之言恐亦肌揣

治鄭二十六年 按左傳子產爲政在簡公二十二年定

公八年卒首尾二十二年與此傳不同年表世家言子產

卒於聲公五年則上距簡二十二年四十九年亦與此傳

不合益可見年表世家之誤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 韓詩外傳曰王使爲理

汲鄭傳其先鄭君集解漢書音義曰當時父徐孚遠曰景

帝時莊猶年少鄭君非莊父明矣或其祖也 按下文言

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大父殆即指鄭君徐說是儼人集

解徐廣曰一作入 漢書作人處下句

始翟公爲廷尉 漢書百官表元光五年廷尉翟公四年

而張湯爲廷尉不言翟公復爲廷尉

儒林傳故子路居衛 漢書無此句

酷吏傳竇太后乃竟中都以漢法 漢書無竇太后三字

及竟字是謂匈奴中都以漢法矣

閭奉以惡用矣 贊云水衡閭奉漢百官表元封元年水

衡都尉閭奉

以牧司空盜賊札記曰牧凌引一本作收與漢書合 南

監作收何義門校作收

故九卿張德 漢百官表九卿無張德

大宛傳以銀爲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

草旁行以爲書記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乃封騫爲博望侯索隱案張騫封號耳非地名小顏云取

其能博廣瞻望也尋武帝置博望苑亦取斯義也正義地

理志南陽博望縣 按許舜亦封博望侯地理志南陽郡

領縣博望原注侯國即指騫舜所封也小顏此注在張騫

傳蓋由冠軍從驃而推然恐是肌測不足信也田敬仲世

家朝齊王於博望正義括地志云博望故城在鄧州向城

東南四十五里是博望爲地名不始於漢今爲驛在正義

引地志爲證最是

其人皆深眼多鬚額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

而丈夫乃決正 今西洋諸國頗類此

佞幸傳周文仁索隱案漢書稱周仁此上稱周文今兼文

仁恐後人加耳案仁字文 按周仁見萬石張叔傳據索

隱注是以仁字爲後人所加末四字必非索隱語乃後人

所加

仁寵最過庸乃不甚篤索隱言仁最被恩寵過於常人乃

不甚篤如韓嫣也楊慎曰仁寵最過爲句庸不乃甚篤爲

句不否同索隱句讀已非解又可笑攷異曰予謂不乃者

不能也乃能聲相近言周仁寵過于常人猶不能甚篤以

見景帝之無寵臣也 按凌本乃不作不乃故楊錢云然

考證采楊說然楊說亦甚難通錢說爲直捷然以乃爲能

於古無徵不如從索隱本作乃不爲是乃猶而也言寵過

庸常而不甚篤舊說未可議也

滑稽傳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史通云優孟在春秋楚莊

王時淳于髡在戰國齊威三時史謂後百餘年誤矣攷異

曰優孟事在前二百餘年此乃躡駁之甚者 按楚莊王

距齊威王二百三十三年齊威距秦始皇百三十二年此

傳當先優孟而曰其後二百餘年齊有淳于髡其後百餘

年秦有優旃史蓋優孟淳于髡誤倒而兩處言年亦誤譌

也

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 楚莊王距始皇二百六十五

年

連四海之外以爲席 漢書席作帶此蓋由俗書席下爲

帶而帶譌爲席

日者傳正襟危坐 索隱作免坐按下云公且安坐則作

危者是

不見奪精 說文貶齋財卜問爲貶从貝正聲讀若所按

貶之爲精同音段借貶所以讎卜者故云卜有不審不見

奪精說文曰精糧也是凡糧皆曰精享神之米其一耑耳

或曰祭神米曰精卜者必禮神故其字亦作精然詩云握

粟出卜亦以讎卜者也

適策傳今昔王子索隱今昔猶昨夜也以今日言之謂昨

夜爲今昔楊慎曰此篇凡用昔者皆訓夜也以上文視月

視斗言之恐只是夢之夜耳 按昔夜也 楚辭大招注廣

莊七年及莊子 今昔猶今夜也索隱謬當以慎修爲是

而終昔囚 按終昔猶終夜也

內經問術 按術讀爲遂月令審端徑術注術周禮作遂

夫間有遂遂上有徑遂小溝也

諛臣有眾 有去聲

貨殖傳陳稼其間索隱陳稼猶經營馳逐也 說文稼緣

也段氏注緣者衣純也既夕禮注飾衣領袂口曰稼引申

管也按陳列也周官司市以陳肆辨物而平市陳據者言布列市肆而貨緣爲利也

而民雕悍少慮索隱人雕悍言如雕性之捷悍也黃生義府雕與彫通樸之反也今俗用刁字 黃說蓋與管子所云禁雕俗合 按捍當讀爲勇悍之悍蓋古捍捍通用也

雕捍少慮者者言其性如雕之勇捍而無所顧慮燕之俗正如此若訓爲捷則與下少慮之義不洽矣 領南沙北正義謂池漢之北 池字有誤

楚越之地地廣人稀 今楚越則地狹人稠矣古今事變其不同如此

燕代田畜而事蠶 今燕代不知蠶矣

此有知盡能索耳凌雅陸日索謂索財也 廣雅釋詁索盡也按此對下終不餘力言凌說未是

自序易大傳 漢書遷傳下有日字

不可改矣 漢書矣字作也

春秋之中弑君二十六 按春秋弑君之見于經者衛桓魯隱宋殤齊襄宋閔魯子般魯閔晉奚齊卓子楚成齊舍宋昭齊懿莒庶其晉靈鄭靈陳靈晉厲齊莊衛殤吳餘祭蔡景莒密州楚靈許悼吳僚薛比蔡昭齊之魯之般閔惡則春秋諱而不書者其不見於經者晉哀小子鄭昭鄭子魯晉懷其以疾赴者鄭僖楚郟敖齊悼合之得三十八也 亡國五十二 按春秋亡國之見於經者極紀宿譚遂鄆陽弦虞溫黃項梁邢夔滑江六庸舒蓼根牟蕭懿氏甲氏留吁鄆舒庸鄆萊偃陽郟舒鳩賴陳蔡陸渾之戎徐沈許頓胡戎蠻曹凡四十三見於左氏傳者權息鄧耿霍魏虢鄭睛鐸辰焦揚肥鼓唐夷虎又州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

復是州亦亡凡十六滅而復者須句道房郟其不見於傳而可推而知者則申蒍荀賈是也弟此云五十二者與經傳皆不合何也

至于麟止 漢書武紀元狩元年獲白麟太始二年因前獲白麟及渥洼出天馬東山見黃金更黃金爲麟趾裏蹶按止趾古通用據此則史文中有太始元二年事非竟止于太初也

衛頃不宦索隱衛頃公也 按頃讀爲傾傾覆也謂朔讒殺太子而衛亂也衛無頃公索隱誤



漢書瑣言



漢書瑣言五卷

諸史瑣言卷四

漢書一

敘例有臣瓚者莫知氏族 學者又斟酌瓚姓附著安施
 或云傳族既無明文未足取信 按臣瓚劉孝標以為于
 瓚宋祁引姚察訓纂辨劉說之非而以為傳瓚小司馬史
 記索隱亦以為傳瓚蓋即本之姚說李善文選注所引臣
 瓚注四十九條內重見者而於嘯賦洛神賦稱為傳瓚與
 姚馬之說同是隋唐時多以瓚為傳姓而師古獨不之信
 何耶鄭元水經注引薛瓚漢書凡十六條洪武正韻從鄭
 說鄭在姚馬之前又稱博約所言當必有據今則難以臆
 斷矣 鄭李二注所引瓚說有顏注所未采者今錄於此
 以備參考水經河水三又逕典農城東注上河在西河富
 平縣馮參傳注顏注又東南逕朔方縣故城東北注秦逐
 匈奴收河南地徙民以實之謂新秦也食貨志注鮑丘水又南

至雍奴縣北注按漁陽有博陸城釋名注潁水渠出樊陽北

注武強城在陽武縣曹參傳注顏注中牟在春秋之時為

鄭之堰也及三卿分晉則魏之邦土趙自漳北不及此也

春秋傳曰衛侯如晉過中牟非衛適晉之次也汲郡古文

曰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此中牟不在趙之東也按中牟

當在濕水之上矣 巨洋水又東北過壽光縣西

注按汲郡古文相居斟灌東郡灌是也明帝以封周後改

曰衛地理志注按東郡有濰水又北過平昌縣東注博昌

有薄姑城地理志注匯水東南過合涯縣注沉在武陵去涯

遠又隔湖水不得入沅地理志注凡八條文選西都賦提封

五萬注案舊說云提撮凡也言大舉頃畝也齊故安陸昭

同撮作最地理志思元賦貼焦原注安臨危曰貼食貨志

注按最應作飯

左思詠史詩高朋遊四海注遼綿邈也武紀鮑明遠出

自前北門行徵轉屯廣武注律說勒兵而住日屯景紀報

任少卿書畫地為牢注以為患吏刻暴難以木為吏期於

不對此疾苛吏之辭也 報孫會宗書田彼南山

注按田彼南山蕪穢不治言于王朝而遇民亂也種一畝

豆落而為其難盡忠効節徒勞而無獲也楊惲傳為袁紹檄

豫州身被梟懸之誅注懸首於木日梟高紀過秦論執敵

朴注以為短日敲長日朴項籍傳甲屈原文生之無故注先

生謂屈原賈誼吳都賦朕望注朕謂相朕而怨望也盧籍

顏同袁陽源高關注山名也武紀注顏鄒陽上書吳王

武力鼎士衮服叢臺之下者注以為鼎士舉鼎之士叢臺

趙王之臺鄒陽傳注顏 聖主得賢臣頌純綿注以為純絲

王褒傳顏注凡十五條又西征賦絡甲乙以珠翠注與造

同蓋與造 甲乙之帳絡以隋珠和璧漢書注作孟康未知孰是酈引

稱漢書集注李引稱漢書音義其不同者晉灼所集本名

曰漢書集注瓚又總集諸家日集解音義也顏漢書注用

舊說往往襲其語而掩其名即瓚說可見矣商權云地理

志末總論一段內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甸下顏注一段今

毛詩王風譜疏引之以為臣瓚注孔穎達與師古同時目

睛舊注知其為臣瓚而引之師古據為己有此類非一近

日長沙王氏亦略及之

高紀隆準 玉篇頤之劣切漢高祖隆頤龍顏按今史

漢竝作準不知王篇所據何本注服虔曰準音拙應劭曰

準頤權準也李斐曰準鼻也文穎曰音準的之準李說文

音是也師古曰頤權頤字豈當借準字為之服音應說皆

失之 按說文頤頭頤頤也則頤字本義亦不訓頤權段

氏日服但云音拙耳權頤之名又出漢後也廣雅類頤類

頤也則鼻莖頤權字竝可作頤急就章頭頤類準草書眉

目耳准師古本作頤注日頤兩頤之權也然則頤權準字

亦可作準頤之規應未為通論惟史記秦皇蜂目長準自

當指鼻言當以李說為長服音必漢世相傳之音亦未可

遽非

常繇成陽師古日咸陽秦所都 史記索隱引韋昭語同

蓋顏襲之也顏取舊注多有拚其名者茲為別出之

坐上坐注上坐音才卧反次如字下亦同 史記正義上

在果反下在卧反與顏相反

因舖之注舖音必胡反宋祁日舖當作必故反 案說文

大徐引唐韵博狐反小徐不吾反玉篇補胡反廣韵博狐

反又音步則顏音不必改

嫗因忽不見師古日見音胡電反 見如字讀為是

與戰蕭西師古日蕭縣之西 索隱引稱韋昭

攻下邑師古日下邑縣名 索隱引稱韋昭

乘城師古日乘登也 韋昭語見索隱

抵罪師古日抵至也當也 應邵語見史記集解

臧荼注鄭氏日荼音荼毒之荼如滄日音舒師古日鄭音

是音大胡反 案荼古音讀舒禮玉藻諸侯茶鄭注讀舒

遲之荀子大畧篇諸侯御茶注古舒字史記建元以來年

表荆荼是徵索隱荼音舒左傳哀五年傳子荼音舒又音

徒是舒音甚古師古不知古音故反以鄭音為是古人相

傳之音各從其傳授不得偏主一音也

得劫五諸侯兵 五諸侯共有十二說應邵日雍翟塞殷

韓此一說也按顏日爾時雍王猶在廢丘被圍即非五諸

侯之數所駭是則此說非也如清曰塞翟魏殷河南徐廣說同此一說也洪氏頤煊曰案上文明言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顧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關中謂塞翟三河謂魏殷河南也此所謂五諸侯也雍時在廢丘被圍張耳雖降未得常山之地韓本屬漢不得云劫皆不在數中當以如清之言爲正周壽昌以洪說爲是按顏謂塞翟不當在數中全氏亦不以此說爲是則此說亦非也韋昭曰塞翟韓殷魏也此一說也按惠定宇取此說而以顏注推之則此說亦爲非也顏注諸家之說皆非也張良遺羽書云漢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復東謂出關之東今羽聞漢東之時漢固已得三秦矣五諸侯者謂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此年十月常山王張耳降河南王申陽降韓王鄭昌降二月魏王豹降虜殷王卬皆在漢東之後

五諸侯

五

故知謂此爲五諸侯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奔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此一說也按史記正義取師古之說惠定宇云觀下文塞王欣翟王翳殷王卬則韋說近之師古數常山非是張耳從韓信何由同伐楚耶遣兵助漢乃陳餘非張耳按張耳從韓信在彭城敗後惠說不足以折師古第張耳但與大臣歸漢安得有兵則此說亦非也史記索隱師古不數三秦謂常山河南韓魏殷顧盾意畧同乃以陳餘兵爲五未知孰是鄙意韓王鄭昌拒漢使韓信擊破之則是不下而破散也韓不在數五諸侯塞翟河南魏殷也此一說也按索隱蓋酌取如徐兩家然謂韓不足數而史表明言從漢伐楚且此時漢已立韓太尉信爲韓王從漢伐楚者乃韓王信非鄭昌安得云破散耶則此說亦非也以上五說乃漢唐舊說也劉邠

刊誤云河南韓魏殷趙也常山安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王益之西漢年紀考異畧同此一說也按劉王用顏說而以趙易常山然河南殷終不當在數中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云塞翟魏韓趙也諸侯之歸漢者凡七申陽降卬以其國爲河南郡鄭昌降卬以其國封韓王信而司馬卬破虜其地自爲河內郡此三人皆已國除不得與諸侯並張耳與大臣歸漢不言與兵俱惟塞翟魏有國如故而韓王信常將韓兵從並趙相陳餘所遣兵是爲五諸侯此一說也是說亦主有塞翟二國者似亦非也以上二說宋人之說也至國朝說者董教增曰顏氏牽引諸王以足五數於義亦非蓋此處五諸侯有河南韓魏殷等而項籍傳贊云遂將五諸侯滅秦又係何人尋其條貫當據故七國以其地言不以其王言也漢定三秦卽故秦地項羽

五諸侯

五

王楚卽故楚地其餘韓趙魏齊燕爲五諸侯劫五諸侯兵猶後言引天下兵耳故漢伐楚可言五諸侯楚滅秦亦可言五諸侯也此一說也說甚巧王氏非之說見下全祖望經史問答云吳氏以史記雖云元年八月降塞翟二王置二郡而漢書云二年六月卒亡後始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則前此塞翟必如未亡以是爲史記之誤塞翟未亡足充五諸侯之列不知史記於元年書二郡者漢滅二國定其疆漢書於二年書置五郡者漢盡定三秦通正其地界故漢書異姓王表亦云元年八月置二郡與史記同且功臣表云棘巨侯以上郡守擊西魏事在二年三月敬市侯閻澤赤以河上守邊殷相擊項籍事在二年四月則翟塞之不得有其國可見矣蓋魏王從軍見其傳韓王從軍見異姓王表陳餘以兵從亦見其傳而合齊擊楚則見

淮陰侯傳蓋齊人亦以兵從合殷爲五諸侯也或謂漢時
置河內殷不在諸侯之列不知此高紀誤也功臣表閻澤
赤遷殷相擊項籍殷尙有相則卽尙有國蓋殷已降漢故
漢爲之命相而以兵來從卽死始置郡耳合史漢陳平傳
敘殷王事觀之知殷時尙未亡史漢二紀及表並誤又曰
五諸侯當爲燕趙韓魏衡山燕趙不奉楚令恐楚既平齊
而討之故助漢衡山楚之所貶亦怨楚助漢也按此前後
兩說不同是以一人而爲兩說者亦可見此說之不易定
周壽昌曰項羽傳亦云劫史紀作部王益之西漢年紀從
之荀紀止云漢王率諸侯之師凡五十六萬人無五諸侯
三字蓋以其難確指通鑑云漢王以故得率諸侯兵凡五
十六萬人從荀紀不從漢書此一說也以其難定而不定
當是闕疑之意王先謙漢書補注曰董以五諸侯爲卽天
下兵古籍既無是義此與項籍傳五諸侯亦不同雍塞翟
常山河南不在諸侯之列諸說允矣全說前後兩歧臧荼
聽命在韓信破趙之後吳芮在軍並無確證據理考實前
說爲近此一說也其駁董說及全氏後說甚明了而取全
氏之前說也已上五說今人之說也與漢唐宋之說又各
不同通凡五諸侯爲十二說今按此條歷漢至今迄無定
說紀云魏王豹降將兵從下河內豹本傳漢遷定三秦渡
臨晉豹以國屬焉遂擊楚於彭城韓王信傳漢王至河南
信急擊韓王鄭昌昌降漢迺立信爲韓王常將韓兵從月
表於二人並書從漢伐楚陳餘傳漢二年東擊楚餘遣兵
助漢時餘爲趙王相韓信傳亦云漢二年出關收魏河南
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是當日彭城之役實有
趙兵此三諸侯者並在五諸侯之列確實無疑者韓信傳

言令齊趙共擊楚惠定宇謂是時項羽方擊走齊田榮榮
弟橫復收散兵反擊羽何暇遣兵助漢當日傳檄天下齊
亦在內特齊方敗北安得有兵助漢全氏謂齊人亦以兵
從在五諸侯之內恐不然也陳平傳漢王還定三秦而東
殷王反楚項羽迺以平爲信武君將魏王客在楚者往擊
殷降而還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將誅定殷者事在彭
城之前平傳言擊殷降漢攻下殷皆無王字全氏引平傳
而妄加兩王字以實其卽尙有國之說然卽之降漢表在
二年二月紀則云二年三月下河南虜殷王卽與平傳攻
下之事相合是卽降漢後復降楚故漢攻下之至被虜與
河南魏之降不同豈能尙有國哉漢表閻澤亦下遷殷相
史表作假相乃字之譌且由二月至三月爲時甚暫故平
傳云居無何尙有置相之事全氏謂卽尙有國恐又不
然也然則全謂齊殷在五諸侯之數而王氏取之其說究
亦未可從也全又謂功臣表棘丘侯襄以上郡守擊西魏
事在二年三月閻澤亦以河上郡遷殷相擊項籍事在二
年四月考之史漢二表二事皆不言年月且襄之擊西魏
當在豹叛之後事在二年八月閻澤赤之擊項籍亦當在
後非必彭城之役全所言不知何據皆未足以證塞翟之
失國惟史記月表於漢元年八月書塞王欣降漢國除爲
渭南河上郡翟王翳降漢國除屬漢爲上郡漢表同此爲
塞翟失國之確證失國之王何兵之有則謂塞翟不在五
諸侯自是定論第舍塞翟河南殷常山五國又別無可以
與此數者故周氏有難確指之說而通鑑不言五諸侯蓋
有所見矣或云此當以韓信傳爲據信傳云漢王舉兵東
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

共擊楚彭城蓋漢于元年五月襲雍八月塞翟降關中早定兵皆屬漢河南於二年冬十月降殷於二月降雖皆置爲郡其兵新降故仍稱爲諸侯兵齊兵不至五諸侯者魏河南韓殷趙也姑記其說於此

漢王跳注史記作逃 史記集解索隱竝作跳正義無注當亦不殊未知此注所言何本

梟故塞王欣頭師古曰梟縣首於本上 說本臣瓚

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王維楨曰信本王孫楚地其故有者故曰復得故邑 按故邑猶言故鄉信家在楚意欲復得其故鄉而王之耳信傳之言王孫猶言公子不過當時之尊稱非謂信爲大王之孫子且非楚裔安得云楚地其故有耶王說非

縣隔千里 按此言秦地之廣相縣隔千里而遙注似不

分明

蕭河治未央宮 此事史記紀表皆在八年

王厄應劭曰飲酒禮器也古以角作受四升古厄字作觥

說文厄圍器也一名胆所以節飲食象人可在其下也解

鄉飲酒解從角單聲禮曰一人洗舉解解受四升觥禮經

觥內則鄭注厄酒漿器燕禮鄭注古者觥字或作角旁氏

按許鄭之說厄觥義殊應合爲一非也文選三都賦序劉

注厄一名觥誤與應同 厄有大小項羽本紀之斗厄厄

之大者也觥受四升此厄觥之殊不可合爲一者也玉篇

厄下云受四升而觥下轉不言亦誤廣韻厄酒觥爵受四

升或作觥尚不誤

通捕師古曰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日在道守禁相

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劉攽曰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

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按劉說分別細矣然下文言并捕趙王敖敖必不亡是劉之第一說於史意未必合顏之第二說固不足采其第一說於字義可通

將趙利 趙利先已爲王何此時復爲將疑別一趙

利故加將將二字以別之

惠紀五月丙寅太子卽皇帝位 史記已立太子按已

已丙寅後四日也高帝以丙寅葬太子卽位必不能與之

同日當以史記爲是

外郎蘇林曰散郎也何義門曰外郎宜對在中者而言非

員外之散郎也後世散郎稱外郎者乃借用舊名 按百

官表郎中令所屬諸郎有議郎中郎侍郎郎中四郎而無

外郎若如何說則外郎亦是諸郎之一何以表竟遺之續

漢書志亦無此名似以蘇說爲是外字之義則可從何

或謂續志云議郎不在直中外郎卽議郎不在直中故稱

外也然議郎秩六百石郎中秩三百石不應其賜轉薄其

說亦未可從

及內外公孫耳孫注應劭曰耳孫者元孫之子也言去其

高會益遠但耳聞之也李斐曰耳孫曾孫也晉灼曰耳孫

元孫之曾孫諸侯王表在八世師古曰耳孫諸說不同據

平紀及諸侯王表說梁孝王元孫之子耳孫耳音仍又何

奴傳說握衍胸鞵單于云烏維單于耳孫呂此參之李云

曾孫是也然漢書諸處又皆云曾孫非一不應雜兩稱而

言據爾雅曾孫之子爲元孫元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

爲昆孫昆孫之子爲仍孫從已而數是爲八世則與晉說

相同仍耳聲相近蓋一號也但班氏唯存古名而計其葉數則錯也 按李晉二家蓋依諸侯王表為說平紀立梁孝王元孫之耳孫音為王表耳孫作會孫也然平紀又云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為列侯王子侯表十一人為宣孫二十五人為宣帝會孫則耳孫統孫以下言之猶詩之稱會孫正義謂自孫以下至於無窮皆得稱會孫也顏之規班似未盡然

高后紀迺立兄子呂台產祿台子通四人為王封諸呂六人為列侯語在外戚傳 按諸呂之封史記詳具紀中此云在外戚傳故不詳然外戚傳中亦不詳四王封年及六侯之名攷異姓諸侯王表四王封年月皆具外戚恩澤侯表六侯則東平侯庀不其侯種贅其侯勝勝侯更始呂成侯念祝茲侯瑩也史記庀作莊瑩作榮

文紀或曰陳粟師古驚淖糜也淖溺也考證臣照按宋本無溺也二字以溺訓淖理不可通溺字當為泥字之訛 按楚辭七諫怨世王逸注淖溺也則漢人有此訓不必以疑師古惟淖糜而訓為溺則理不可通耳顏注淖糜之訓本於爾雅釋言郭注釋文驚字林云淖糜也淖字林云瀟甚也則注瀟字或當為瀟字之訛凌本毛本瀟作瀟當又為瀟之訛

河決東郡 溝洫志河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師古曰金隄河隄名也在東郡白馬界按酸棗屬陳留此言決東郡者殆以金隄潰而入於東郡乎 中大夫令免師古曰中大夫官名其人姓令名免耳 索隱言是顏游秦之說 目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按三十

六日之制繫於已下之下乃謂既葬之後非就始崩而言文帝七日而葬則為四十三日矣景帝十日而葬武帝十八日而葬昭帝四十九日而葬宣帝二十八日而葬元帝五十五日而葬成帝五十四日而葬哀帝百五日而葬并而計之奚止三十六日哉應劭以日易月之說顏劉已駁之

景紀六月封故相國蕭何孫係為列侯 史記在此年春名係同史漢兩表及蕭何傳並名嘉封武陽錢氏大昭謂當作嘉 惟陽王宮正殿災 史記天火燔雒陽東宮大殿城室徐廣曰雒一作淮按淮陽王宮殿災不當書於紀以雒陽為是雒陽故都故為災惟王字或是衍文 十月戊午日有蝕之劉放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五行志及史記並無 春三月雨雪 五行志同史云雨雹按三月雨雪未足為災作雹是 車朱兩輻 按輻即周官巾車之蔽鄭注蔽車旁御風塵者其字應作藩左傳以藩載樂盈說文車部軒曲輻藩車是也說文無輻字注中應劭以車耳反出之輻釋輻輻輻輻實兩物師古非之是也師古云許慎李登說輻車之蔽也李登說殆出聲類許慎說則說文所無當有誤玉篇廣韻並不以輻為車蔽字續漢書輿服志注車有輻者謂之軒其說與叔重同可知藩輻為古今字

至高闕師古曰山名也 此臣瓚說 置五屬國以處之 元狩二年困學紀聞曰注不載五屬國之名原表考之地理志屬國都尉安定治三水上游治龜茲云三年

天水治勇士接治勇五原治蒲澤張掖治日勒此武帝初置也若金城西河北地屬國置於宣帝時不在五屬國之數聞注按日勒止注都尉治不云屬國其西河之美稷乎注可見屠繼序集證宋錢文子補漢兵志武帝征伐之餘夷狄衰耗於是即其歸義者處之塞外為屬國置屬國都尉領之陳元粹注引地理志天水勇士安定三水上郡龜茲西河美稷五原蒲澤皆屬國都尉治按與問說合考宣紀五鳳三年始置西河北地屬國以處匈奴降者故王氏不數西河之美稷又接匈奴傳元鳳三年張掖屬國都尉郭忠發兵擊匈奴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忠封成安侯自是匈奴不敢入張掖是張掖已置屬國都尉矣翁元圻注按景武昭宣成哀功臣表成安侯郭忠以張掖屬國都尉匈奴入寇與戰斬犁汗王侯昭帝元鳳三年二月癸丑封與匈奴傳合考證臣召南按杜佑通典曰安定上郡天水張掖五原為五屬國以地理志核之安定治三水上郡治龜茲天水治勇士蒲福五原治蒲澤而張掖屬國都尉後書郡國志云武帝置知通典之說甚確但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則此時豈容先置都尉乎胡三省注通鑑云五郡故塞外以隴西北地上郡朔方雲中當之蓋有由也按五屬國之說以杜王之說為是閻陳取西河而遺張掖蓋未攷西河之置在宣帝時也齊氏以安定天水至元鼎三年始置張掖至元鼎六年始分為疑然未置未分之先其地必屬於他郡如張掖自武威酒泉分則其地本屬於武威酒泉安定天水不詳所分亦必有所屬何妨先置都尉且屬國都尉與郡尉異郡尉必有郡若都尉屬國乃武帝所創置不因

於郡則與郡之或置或分無與也地理志一郡而數都尉者甚多如武威酒泉敦煌北地雁門竝有兩都尉治朔方五原代郡遼東有三都尉治蓋邊塞之設都尉與列郡異何足疑哉胡氏別為一說轉非其實矣至張掖屬國都尉之治日勒亦非無據匈奴傳言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分三隊入日勒屋蘭番和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是可知都尉治日勒故匈奴甫入而兵即發也地理志日勒下奪屬國二字不知是班漏書抑傳寫奪去至張掖郡居延都尉治乃郡都尉見後書郡國志則日勒之為屬國益無可疑

諸侯王十五人地節二年按諸侯王表是年諸侯王存者廣陵王之外則城陽王順苗川王終古梁王定國清河王年河間王慶魯王慶忌平干王元長沙王建德中山王福膠東王音六安王祿真定王由泗水王綜廣陽王建也凡十四人此云十五人與表不合

列侯在國者八十七人按是年列侯王子侯表得七十六人功臣表得二十人恩澤侯表得十二人此云八十七人與表不合
今擊者或以掠辜若飢寒死獄中蘇林曰痲病也囚徒病律名為痲如瀆日律囚以飢寒而死曰痲師古曰痲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笞及飢寒及疾病而死如說非矣按如說是下文不及飢寒說文無痲爾雅痲痲病也釋文痲本今作痲痲爾雅之痲痲即毛詩之愈愈小雅正月憂心愈愈毛傳愈愈憂懼也然則愈痲其正字痲其別體耶
置金城屬國地理志不載金城屬國都尉趙充國傳至至西郡都尉府孟康曰在金城

皆失其中 中如字讀師古音竹仲反非

元紀眾僚久慮師古曰慮古曠字曠空也 按此古段借字說文慮闕也廣大也曠非其義

盜賊並起吏何不以時禁師古曰時禁謂月令所當禁斷者也 按此蓋言盜賊並起而吏不能隨時禁止之類說非

成紀京兆尹王章有罪下獄死 章以忤王鳳而下獄何嘗有罪此書法之未當者

先帝劭農蘇林曰劭音翹 潘岳河陽縣詩劭與遼韻蓋亦讀為翹

酒者地震京師 是年地震五行志不載 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之讖考證臣召南按讖字始見於此高祖以斬白蛇旗幟上赤然張蒼謂漢本水德公

孫臣非之至武帝時猶謂以土德王未有言火德者也赤精子之說亦起于此張平子謂讖起哀平之間信哉 按

趙世家言秦讖於是平出則讖字非始見於此許叔重說文所錄皆李斯小篆已有讖字是讖之由來久矣且賀良

之言實受之甘忠可忠可成帝時人則平子謂讖起哀平何義門謂賀良為漢人內學之祖豈其然乎

單于不說詔在匈奴傳 按匈奴傳無是事恐紀誤

封宣帝耳孫信等三十六人皆為列侯 按王子侯表是年封侯者宣帝孫十一人宣帝曾孫二十五人復封者三

人一宣帝孫二宣帝曾孫凡三十九人疑此六字誤信封

嚴鄉侯東平煬王子先免而復封者胡三省通鑑注謂按表陶鄉侯恢等十五人皆以二月丙辰封不及三十六人之數又無信名蓋恢等皆宣帝曾孫今按陰平侯子一人

樂平侯子三人栗鄉侯子五人桑丘侯子十二人皆隨其父嚴鄉侯信等三人皆先免而復封胡氏偶未檢及故有此疑至陶鄉侯恢等十五人其四人宣帝曾孫其十一人宣帝孫也胡氏未細核

夏四月立代孝王元孫之子如意為廣宗王至廣德王

王子侯表是年四月丁酉封侯者四人紀未及

諸史瑣言卷五

漢書二

異姓諸侯王表考之於天 師古注本草昭

譜十八王月而列之攷異曰長沙王吳芮漢高所封不在

十八王之數 按吳芮初為衡山王安得云不在十八王

之數漢高時特改封長沙耳此言十八王蓋不數漢漢書

自應尊漢不容與十八王同列

田榮擊都降楚考證臣召南按此表書事較史記每移前

一月如此事史記在五月此文則在四月 按此事史表

亦在四月未嘗移前一月也齊說誤

十月歇以陳餘為代王號成安君 史表在十一月

高后元年初置魯國四月王張偃始 按張耳傳偃之王

在高后六年元年時張敖尙在偃未必先為王

漢書

諸侯王表穀泗以往臣瓚曰穀在彭城泗之下流為穀水

按水經泗水篇無穀水之名未知瓚說有所受否地理

志沛郡縣穀陽注應劭曰在穀水之陽然則穀在沛不在

彭城

城陽共王喜徙淮南四年 傳作五年

元始元年王偃以雲弟紹封 元始乃永始之譌成紀

可證

孝王橫考證橫小宋板作烘 傳亦作橫

荆王賈高祖從父弟六年正月丙午立 傳言高祖從父

兄此言弟未知孰是

代頃王陽嗣二十五年 傳作二十四年誤

河間頃王緩 緩傳作授與史記世家年表合疑是授講

為授緩又譌為緩也

魯文王峻嗣十九年 傳為十八年按峻以陽朔二年嗣

至建平二年為十九年三年王閔紹封於事固合然傳言

峻薨無子國除則中間或絕一年亦未可知難遽定為孰

是

廣世王宮以易王庶孫盱眙侯子紹封 傳曰立建弟盱

眙侯子宮為廣陵王紀曰立江都易王孫盱眙侯子宮為

廣川王按廣陵廣川廣世三處不同說詳攷異考王子侯

表盱眙侯蒙之江都易王子元鼎五年坐酎金免自元鼎

五年至元始二年計百十四年何以其子尙在此可疑也

平干繆王元嗣二十四年 傳作二十五年是此表誤

廣德夷王雲 紹封一年薨 傳作三年誤

廣平王漢以夷王弟紹封十三年王莽篡位貶為公明年

廢 紀傳皆名廣漢或表奪廣字傳云廣平薨無後平帝

漢書

元始二年復立廣川惠王曾孫倫為廣德王奉靖王後王

莽時紹廣川王傳云平帝元始二年復立戴王弟襄隄侯

子瑜為廣德王奉惠王後接倫即瑜也既為惠王曾孫自

應奉惠王後不得奉靖王後此傳文踏駁之甚者瑜即靜

王瑜見後

廣德靜王瑜紹封四年 傳作二年誤

泗水戴王賀紹封二十年 傳作二十二年蓋自太初三

年至始元六年實二十二年也然元鳳元年紀云泗水戴

王前薨究難定其薨在何年

東平王開明嗣立五年 傳作三年未明孰是開明兄子

匡居攝元年為東平王或當以表為是

王子侯表德哀侯廣封十年薨官本作七年八月薨考證

日監本作十年薨凡數目字監本多舛今並以宋本是正

按德以高祖十二年立高后二年薨實十年各本不誤
官本改之轉誤矣

上邳侯郢客封七年為楚王 七史表作八是
管侯偃嗣十年 史表十下有一字

營平侯廣嗣十一年 史表一作二是

宛胸侯執師古曰執音菽 據史記索隱此蕭該音

句容考證臣召南按表下注某地指侯國所在也此文可
疑句容縣屬丹陽會稽但有句章無句容也 按此恐是

句容初屬會稽後屬丹陽表就其初封時言耳地理志丹
陽故鄣郡屬江都武帝元封二年更名丹陽此侯以元光

六年封其時尚無丹陽郡故句容屬會稽也

龍丘侯代菑川懿王子 史記作江都易王子此云在琅

邪則非江都王子矣

戴侯骨 骨德本官本作骨凌本作貴按作骨為是骨者
胥之別體與骨形近而譌猶七發胥母之場之譌為骨母

也胥之作骨當因篆文而省楊慎以為古字未必然

距陽憲侯句封十四年薨元鼎五年侯淩嗣坐酎金免

史表侯劉句止八年元狩五年侯渡元年元鼎五年侯渡

有罪國除與此異

陪繆侯則封十一年薨元鼎二年侯邑嗣 史表繆侯十

二年元鼎三年侯邑元年

胡母侯楚濟北式王子 按自上五據以下五侯此表為

濟北式王子而史表並為濟北貞王子未知孰是濟北貞

王子成王無式王則式疑成之譌史記索隱謂漢表自安

陽已下是濟北式王子史表陪叢二侯在富之後合之凡

八侯為濟北式王子與今本又不同

濕成後更為端氏侯 端氏屬河東此疑以其近邊塞而

改封也離石蘭臨河土軍千章當亦同時改封代王改封

清河在元鼎三年代既徙故其子孫亦從之徙也惟邵與

利昌未改封

博陽頃侯就封薨 史表十二年

侯終古嗣史表元鼎三年侯終吉元年

被陽穰侯偃二十八年薨始元二年頃侯壽嗣 偃史作

隅按元鼎五年至始元二年為二十七年疑始元二年當

為三年

簡侯陽都 史表元鼎三年今侯都陽元年

春陵戴侯熊渠嗣五十六年 六當作五

原洛侯敢封二十六年 二十六當作三十三

挾術侯昆景 昆景史作昆吾攷證臣浩按此侯弟即挾

釐侯霸封又同日不應有兩挾侯疑有一誤按此當從史

作扶滂為是

封十六年 十六當作二十七

甘井侯光封二十五年 二十五當作三十一

襄隄侯聖封五十年 五十年當作五十六年按自麥侯

昌以下二十六侯此表作元鼎元年封史表作元狩元年

封故年數全差惟餅侯不差耳恐是此表誤也

皋虞煬侯建元封元年五月丙午封九年薨 皋虞志屬

琅邪按以下三侯史表元鼎元年封此作元封恐此誤侯

建史表立三年元鼎四年今侯處元年此奪侯處一代侯

建年亦不符

王子侯表下新鄉 按王莽傳作信鄉志信鄉侯國屬清

河 侯佟嗣元始五年上書言王莽宜居攝按莽傳信鄉

侯佟上言春秋天子將娶於紀則衰紀子稱侯安漢公國未稱古制其上書言莽宜居攝乃泉陵侯慶與佟爲二人二事此表誤

祚陽下注廣平 志無按左傳昭七年與之萊柞注柞山名此柞字疑應作柞其地在柞山之陽也

黃鄉 左傳僖二年注梁國蒙縣西北有黃城當卽其地高陽 史記高紀注文穎曰聚邑名屬陳留圍縣按圍縣志屬淮陽國志琅邪有高陽侯國

嚴鄉侯信居攝二年東郡太守翟義舉兵立信爲天子兵敗死 翟義傳義與東郡都尉劉宇嚴鄉侯劉信弟武平侯劉璜結謀以都試日朝觀合然則嚴鄉武平皆當在東郡境內又云義與信奔軍庸亡捕得義卒不得信則不當云兵敗死也又信兩子穀鄉侯章德廣侯鮪志不錄其居攝時所封歟

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堂邑 侯六百戶 史作千八百戶爲是封六年薨高后五年共侯祿嗣十八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曲周 志廣平國曲周縣武帝建元四年置按曲周侯寄以景中二年有罪免國除至武帝時始爲縣也

蓼夷侯孔聚 聚德本凌本官本作聚與史記合按索隱姚氏案孔子家語云子武生子魚及子文文生取字子產說文以取爲積聚字此作聚不同據此則作聚爲是

汁防終侯桓嗣不得年 史表孝景中六年終侯桓元年何以此言不得年且上言侯野嗣十年薨此侯以耐金免則終非諡猶言未代耳

海陽哀侯昭襄 昭襄史作招攘

柳丘 以三隊將侯八千戶 柳丘索隱云縣名屬勃海今志勃海柳縣無丘字汪遠孫疑志奪三隊將史作二隊將千戶上無八字按侯角免時戶三千不應封時戶數轉多八衍文

臺 縣屬濟南索隱以爲臨淄郡之臺鄉縣非也臺鄉屬齊志無臨淄郡

樂成中涓騎從洪邁曰中涓騎從史記不載此官名 按此蓋以中涓而爲騎也從字下屬史表同洪說誤

鄒成師古曰鄒音陪又音普肯反 史作劇成索隱音苦壞反按說文劇讀若陪右扶風鄒沛城父並有劇鄉則未知繆所封在何處此表云在長沙志無

安平敬侯鄂秋封十二年 簡侯嘉嗣九年 二侯之年互譌史表可證

北平文侯張蒼千二百戶 史二作三

高胡 封二十五年 五應作六

厥次侯爰類 爰類史作元頃按東方朔傳平原厥次人則厥次前漢縣屬平原後廢故志不具

復陽康侯拾嗣二十三年官本作二十五年考證臣照按監本別本俱作二十三年非也計孝景六年至元朔元年恰二十五年知宋本是從之 按史表亦作二十三年孝景六年至元光六年也卽并元朔元年數之亦不足二十五年况元朔元年侯彊已嗣乎考證以宋本爲是何也

朝陽 侯國屬濟南索隱以爲南陽之朝陽縣非也三月壬寅史作丙寅

棘陽 二千戶 史作千戶

宋子 五百三十六戶 史作五百四十戶

猗氏 千一百戶 史作二千四百戶

清簡侯室中同室中同史作空中徐廣曰一作室索隱空中同空一作室室中姓見風俗通按漢韓敕後碑庫室中即寂室為室是室室古人通用廣前引藝文志室中周著書十篇以室中為漢複姓今藝文志逸此文

平嚴侯張瞻師 史為繁侯彊瞻按平已封工師喜不應復封張瞻師宜從史為是

禾成公孫昔 史昔作耳水經濁漳水注亦作耳

陽平與大樂令中可 史中作無按中可人名為大樂令者

廣阿 夷侯敬 敬史作竟為是其子諡敬侯必不以父名為諡

戴敬侯祕彭祖 左傳隱十年注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釋文故國在陳留志梁國留縣故戴國

中牟 二千二百戶 二百史作三百

博陽 史云千四百戶

穀陽共侯熊嗣十八年 孝景二年隱侯卯嗣三年 懿侯解中嗣十二年 史表共侯十九年孝景三年隱侯卯嗣二年獻侯解十五年與此異此十二年則明是十五年之譌

高粱 志闕按左傳僖二十四年高粱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當是其地

偶陵 二千七百戶 史無二千字

十二月封 當從史表作十二年中為是十二月已見前

不得六月後又稱十二月

十二月封 鹵縣屬安定十二月史作十二年六月

是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建陵哀侯 史哀作敬與建平互異

異

建平敬侯 史敬作哀 侯回嗣四年 據史表四年乃

元光四年非侯回嗣四年也

江陽中二年懿侯盧嗣八年 中二年當從史記作中三年方合八年之數

翁侯 元朔二年擊匈奴官本作三年考證三年訛二年

從宋本改 按三年無擊匈奴事此宋本之譌史表亦作

二年

左王商推曰監板作左右王疑非史記作左賢王是也按

趙安稽從驃騎將軍擊匈奴與左賢王接戰為元狩四年

事匈奴傳兩言左王可證左賢王之稱左王亦如右谷蠡

王之稱右王也各本皆衍右字惟毛本不誤右王見下合

騎職從平三侯表

從平 以從長平侯功封故曰從平

宜冠 二年五月庚戌封 史表作正月乙亥志疑本作

正月形近而譌殷術正月壬申朔無庚戌而在丙戌後疑

戊戌之譌 按霍去病傳從票宜冠之封在元三年之夏

以武紀攷之元狩二年去病春出隴西夏出北地北地役

返始行賞然則梁氏謂五月本作正月者其說非史亦誤

輝渠 二年二月乙丑封 按此侯與從票宜冠同時所

封則二月為五月之譌然五月既有丙戌不得復有乙丑

必有誤

下摩 六月乙亥封 按此侯乃匈奴禪王從昆邪王來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降者降在是年之秋不得六月已封必有誤

濕陰 三年七月壬午封四月薨 按昆邪王以元狩二年秋來降當時侈張其事必不遲至次年秋始封梁氏志疑以七爲十之謂似爲近之

開陵侯成婉故匈奴介和王將兵擊車師不得封年 按西域傳在天漢二年然開陵已封東粵建成侯敖侯祿至延和三年要斬國除恐成婉之封當在三年之後

丞父侯孫王四年三月乙酉封 按丞父即前承父也三月當爲五月承父侯續相加以延和四年四月癸亥要斬至五月而以其邑封孫王也

弋陽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官爲太常四年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而此表不言爲太常此表漏也史表亦言爲太常及行衛尉事

外戚恩澤侯表漢陽高后元年九月丙寅封 史作五月

志疑云五月九月皆無丙寅按梁氏言五月癸巳朔丙寅在其前二十七日在四月則此九字當作四也侯種以四月乙酉封沛侯產以四月辛卯封浚侯平以四月庚寅封扶柳祿既同時所封自當同在一月也丙寅至乙酉二十日至庚寅又五日至辛卯又一日

昌平侯大二月癸未封 二月上史有四年二字此奪以下並四年所封

蓋元光三年頃侯克嗣 史表元狩三年侯偃元年無頃侯克及下侯受按侯信立二十五年兩表同自孝景中五年盡元狩二年其數正合不得元光三年已有頃侯克元

光蓋元狩之譌元狩三年盡元鼎五年爲九年史表不數免年故侯偃書八年此有克受兩代未詳孰是

發于 志于作干按莽曰戡楯則千字是

博陸 北海河間東郡師古曰光初封食北海河間後益封又食東郡 按河間已別爲國何以得爲光食邑所未詳也

陽都 陽都縣屬城陽國然城陽別爲國未必以其縣封彭祖當是別有陽都

將陵 三月乙未封 按將陵平臺博望樂成博陽並以元康三年封宣紀可證三月上奪元康三年四字故平臺等四侯之年皆不合

封五年神爵四年薨 元康三年盡神爵四年凡六年五四二字必有一誤 褒新莽篡位爲信遷公 信遷當作新遷王安先爲公後爲王莽傳可證

賞都莽篡位爲天子 天當作太莽傳可證

殷紹嘉侯孔何齊以殷後孔子世吉適子侯 元紀封孔吉爲殷紹嘉侯紀表不同

新甫 罔上下獄 罔上當有坐字 褒魯節侯公子寬 平紀封周公後公孫相如爲褒魯侯不言公子寬紀表不同

防鄉 五年閏月丁丑 按防鄉與紅休等凡十二侯皆同時封下表並作丁酉則此丑字誤平紀封在正月此言閏月紀表不同

蒙鄉侯遂普 莽傳作同風侯遂並按同風或莽所改普字本作普譌奪爲竝

百官公卿表上又立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九焉 攷工記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注六卿三孤爲九卿按詳班語意以三少與六卿爲九說與康

成合商權請班以三公六卿爲九似未得班意

郎中令秦官注臣瓚曰主郎內諸官故曰郎中令秦策君篇今臣處郎中鮑彪注郎廊同漢官表注主廊內諸

官吳師道正曰廊字通作郎不謂郎爲廊衛策至郎門而

反衛使客吳師道補注按韓非子使郎中自開道於郎門

之內愚恐郎卽廊按鮑彪以郎中爲主廊內諸官其說固

非而以郎爲廊其說是說文廊字見於新附曰東西序也

是小篆本無廊字後漢申屠剛傳注廊殿下屋也廣韻殿

下外屋也是郎官因居於郎中故卽謂之郎耳續漢志謂

羽林郎宿殿陛巖下室中故號巖郎是可見郎之命名其

本義如此韓非之語尤爲明確董仲舒傳游於巖郎之上

注晉灼曰堂邊巖巖郎謂巖峻之郎也司馬相如傳築郎

臺師古曰郎堂下周廂也後漢韓勅後碑庫室中郎廊作

郎並可見漢人皆用郎

典客秦官掌諸歸義蠻夷景帝中六年更名大行令屬官

有行人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行人爲太行令 按典

客所掌蓋周時司儀象胥之職景帝雖更名大行然與周

官之大行人不同此行人亦與春秋時行人不同春秋時

之行人則周官小行人行夫之職也

或以爲一官者非觀武帝更名可見

居室爲保宮 續漢志守宮令本注曰主御紙筆墨及尙

書財用諸物及封泥按守宮卽保宮也避順帝諱爲守宮

初置尙書員五人考證文獻通考曰其一人爲僕射四人

分爲四曹常侍曹二千石曹民曹客曹又置三公曹是爲

五曹臣召南按後志及宋志尙書令尙書僕射尙書丞皆

秦官而漢因之此表言初置者謂尙書之分五曹自成帝

始也 按後志尙書令注曰承秦所置尙書成帝初置未

嘗云皆秦官也蓋秦時有尙書令丞漢初因之成帝始置

尙書員五人其一人爲僕射四人分爲四曹然則尙書僕

射尙書皆非秦官矣後志云尙書令武帝更爲中書謁者

令而此表尙書令中書謁者令並列亦不言武帝更名似

與後志稍異然後志又言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此表言成帝更中書謁者令爲中謁者令則成帝時尙書

令中謁者令並有武帝時有中書謁者令無尙書令表文

未及分析言之

水衡都尉 又衡官水司空都水農倉又甘泉上林都水

七官長丞皆屬焉上林有八丞十二尉劉攽曰都水官處

四倉五甘泉都水六上林都水七也上文言郡國諸倉農
監是農倉爲二官劉謨合爲一故疑七字誤

內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 按周秦官名雖同而職掌
及位之尊卑不同

是爲長吏 與下文少吏對言則長讀上聲

百官公卿表下高帝五年太尉盧縮 史年在二年

軍正陽成延爲少府 功臣表梧侯陽城延以軍匠從起

邠入漢後爲少府作長樂未央宮築長安城先就侯史表

城作成然則成乃成之譌軍正亦當作軍匠延以作宮築

城侯益長於工事者

中地守宣義爲廷尉 高二年置中地郡服虔曰中地石

扶風也

孝惠六年絳侯周勃復爲太尉 史表在高后四年

七年典容馮敬爲御史大夫 史表在九年

十四年內史董赤 史記紀表並云內史樂布而布傳不

言爲內史赤成侯謀子

孝景四年御史大夫介 史表介作蚡介蚡未詳孰是然

非田蚡

中二年中尉考證臣照按中尉下脫一字蓋中尉某也古

本亦脫 商摧疑此爲衍文按上文郅都爲中尉三年免

計都之免正在此年則考證以爲奪一字者其說是

後二年中尉廣意 中六年甯成爲中尉四年遷建元元

年爲內史不得又有中尉廣意此不知何處之文錯簡在

此

建元三年 按元年書灑夫爲太僕二年爲燕相則此年

應書代夫者而表缺也攷二年石慶爲內史此石徧爲內

史而不書慶之遷免慶傳言爲太僕而表亦不書疑慶爲
內史一年卽代 爲太僕爲太僕三年徙爲齊相而賀代
之如此則表傳並合矣

元狩四年成侯李信成爲太常二年坐縱丞相李蔡侵道

免宋祁曰據功臣表合在五年 信成威侯李必會孫功

臣表元狩五年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按信成

爲太常二年而以五年免則此表在四年不誤道上當有

神字

元鼎六年少府豹爲中尉 武紀是年王溫舒尙爲中尉

豈溫舒往擊東越而豹卽代之耶

太初三年牧丘侯石德爲太常三年坐廟牲疲入數贖論

功臣表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天漢二年新時侯趙第爲太常五年 功臣表新時侯趙

第太始三年坐爲太常鞠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按是年

至太始三年爲六年不知功臣表誤抑此表簡錯也

太始三年容城侯唯塗光 功臣表光乃容城攜侯徐盧

之孫按據此功臣表攜字當從史記作唯在侯字下徐當

作涂唯涂姓也

四年江都侯新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

亂尊卑免 功臣表江都侯石汾陽侯靳彊之曾孫也太

始四年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

聞赦免與此表異江都自是江都之謁四年恐亦有誤

征和三刑侯李壽爲衛尉 功臣表壽以征和二年封三

年誅則爲衛尉二年

孝昭始元元年執金吾河東馬適建子孟任職六年坐殺

人下獄自殺 昭紀元鳳元年適建尙與韓增田廣明擊

武都氏則云六年誤也

五軍正齊王平子心為廷尉四年昭紀始元二年稱故廷

尉王平是平前已為廷尉而表失書也平以元鳳三年要

斬則四年當云五年

元鳳元年左馮翊賈勝胡二年 勝胡以三年要斬則此

二年當云三年

六 便樂成為少府四年卒 恩澤表樂成以本始元年

封一年薨自是年計之為三年而云四年誤也 便侯表

同杜周傳作史霍光傳作使師古以便為誤然恐是便誤

為使使又誤為史耳廣韻便姓引樂成

地節元年水衡都尉朱輔為右扶風博考證監本風字下

衍博字今刪 按博字非衍為字衍也朱輔代于定國博

代朱山拊與上文相應上文于定國為水衡都尉二年遷

不得復有朱輔故知輔代定國者也

孝元初元元年水衡都尉考證曰監本脫馮奉世三字從

宋本補 按商推以此為衍文未免武斷考證以為奪馮

奉世三字亦非奉世以元康四年為水衡都尉十四年遷

至黃龍元年已得十四年是年為執金吾矣安得復書奉

世之名此水衡都尉乃代奉世者失其名耳此可見宋

之不足盡信

建昭三 按元年書韋元成為少府二年則此年當有代

元成者不書闕也攷儒林嚴彭祖傳授琅邪王中為元帝

少府此表無王中當即代元成者當據以補之自四年少

府延後元帝之世少府無缺人者故知必是代元成者

永始二年二月丁酉特進成都侯王商為大司馬衛將軍

按二月荀悅漢紀作三月非也下書翟方進為御史大

夫言三月丁酉則二月不得又有丁酉矣紀書二月癸未

癸未至丁酉十五日

孝哀建平二中尉趙玄為御史大夫 按中尉乃中少府

之譌上文可證

元壽二五月甲子大司馬衛將軍賢更為大司馬六月乙

未免 按乙未當作己未哀帝以戊午崩賢即以己未免

六月有戊午不得有乙未

孝平元始元年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子心為光祿勳三年

遷 三年似當作二年

古今人表彙祖 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作嫫祖山

海經作雷祖

昌僕 大戴禮僕作濮

嬌極老童妃生重黎 大戴禮老童娶於竭水氏竭水氏

之子謂之高緡氏產重黎及吳回世本老童娶于根水氏

謂之駢禍並與表異

陳豐帝嚳妃生堯師古曰即陳鋒是也 大戴禮帝嚳次

妃曰陳豐氏產帝堯詩生氏正義引大戴曰次妃陳鋒氏

之女曰慶都生帝堯檀弓正義引大戴鋒作豐史記曰陳

鋒氏女

女潰 陸終紀生六子 大戴禮陸終氏娶于鬼方氏鬼

方氏之妹謂之女隤氏索隱引世本作女嬭 按潰隤嬭

同聲相通宋本潰作潰

四曰會乙 按此文悉本楚世家則乙當從史記作人大

戴作郁人

女嬭 大戴禮作女偃帝王世紀作女英

朱旰柏譽 書作旰旰伯與

東不嘗 四八目日或云不識

秦不虛 四八目日或云不空逸士傳作不空 按注虛

或作宇宇疑空之譌

后慶元妻楊慎曰慶后慶也居慶于上中出后慶于上下

是以一人而二之謬甚矣考證臣召南按表中品目乖違

誠可訾議若此文恐是連元妻讀不謂后慶是弟七等人

也 按后慶元妻有仍氏女見左傳昭二十八年

有仍君 左傳作有仍

韓泥 左傳作寒泥

冢 論語作冢左傳作燒

殪 左傳作禮燒弟

柏封叔 左傳作伯封后慶子

楚熊錫 盤子 史記熊勝以弟熊揚為後索隱鄒誕本

作熊錫一作楊 按錫當作錫

共王伊扈 世本同史記作繁扈

陳慎公 史記慎公圍戎富周厲王時

秦贏 非子子 按史記非子號曰秦贏實一人也此以

為二人與史記異

魯厲公 史記名擢世本名程

燕惠公 邵公九世 此據燕世家為言由此推之班多

本馬而與馬差互者傳寫之失

齊武公 厲公子 史記獻公子此厲字謬表前無厲公

宋父 家語名周

秦中伯子 史記公伯子也此云伯子而表無公伯傳寫

奪也

晉獻侯 史記名籍世本及譙周作蘇

晉穆侯 史記名費王鄭誕本作弗生

曹惠伯 史記名兕孫檢曰或云雉或云弟或云第

宋大金 考父子 家語無此一

陳厲公 春秋名躍史記名他而此云桓公弟其襲史記

之說佐桓公弟躍桓公子史記以為太子免之弟

惠王母涼 與世本同史記名闕

衛戴公 史記名申

宋方叔 嘉子 家語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畢夷畢

夷生防叔與此異按此小字則上父宋孔父下奪嘉字矣

方防古通方叔畏華氏之逼奔魯而此以為嘉子與杜氏

左傳注孔父嘉子奔魯之說合防叔已奔魯不得復稱宋

下伯夏同

秦共公 春秋名稻史記年表名和索隱云名猥

周定王榆 史記榆作瑜

楚嚴王 春秋名旅史記名侶

娟子 名淵見藝文志史記作環淵

郵無恤王良 左傳杜注以郵無恤王良為一人以傳文

稱子良又稱郵良也此以為二人與杜異

計然黃履翁曰計然為范蠡所著之書也蔡謨之注審矣

而表既書范蠡又書計然何考訂之不精耶 史記貨殖

傳集解徐廣曰計然者范蠡之師也名研故諺曰研桑心

計彌案范子曰計然者蔡上僕人姓辛氏字文子其先

晉國亡公子也嘗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按計然即吳越

春秋越絕之計倪蔡謨之說師古於貨殖傳注中已駁之

黃舉以規班似未見顏注也

貞定王 元王子 史記為定王介按世本敬王子貞王

介貞王介子元王赤此表以元王爲敬王子貞定王爲元
王子與史記同而元王之名則與世本同史記集解引皇
甫謚曰元王二十八年崩三子爭立立應爲貞定王索隱
非之然據此表則貞定之稱實有所本非謚杜撰

晉定公昭公孫 定公已見前此定字誤也後文晉幽公
懿公子而表無懿公則定當爲懿之謚昭公孫當云哀公
子史記年表有哀公忌懿公驕而世家則稱哀公驕而無
懿公恐是世家之誤

周夷烈王喜 史記無夷字

宋辟公 史記名辟兵按不得以名爲謚索隱云謚桓

衛聲公 史記名訓世本日聖公馳

衛成公 史記名邀世本名不逝前穆侯已名邀則世本
是時衛貶號曰侯當云成侯

聖字

六

周顯聖王扁 史記無聖字

漢書三

律歷志而五量嘉矣 攷工記與氏嘉量既成
方尺而圍其外 卓氏文

論語云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與則見其倚於衡也 論
語所言乃車衡非權衡

銅爲物之至精劉云當爲銅之爲物至精宋祁曰當去之
字 按如文讀亦通

六物者歲時數日月星辰也攷異云數字衍 按錢說是
此卽左傳士文伯所言者

故漢志曰 此漢志不知何人所撰當在劉歆之前
禮樂志樂官師瞽註諸侯者追繫其地劉歆云顏云追繫
其地是謂周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 按齊地

左傳曰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薄
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是太公以前不曰齊也太公始

都營邱胡公徙都薄姑獻公後徙都臨菑蓋三徙矣秦自
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始爲附庸邑於秦谷是非子已前

其地乃谷名非國名也周之前蔡亦無聞惟荆楚之名殷
時已有耳劉之規顏豈其然乎

制宗廟樂 按叔孫通所定諸奏猶存古意惟其音不傳
卽傳亦莫能知與古合否通因秦樂人制氏當卽秦樂官

既云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則或尙存古音魏文侯
言端冕而聽古樂可見六國時古樂未盡亡也惟房中樂

爲楚聲則不免鄭衛之譏然非通所造

金支秀華注張晏曰金支百二十支 文選顏延年宋郊
祀歌金枝注引此注作應劭金枝下有銅鏡二字

都荔遂芳窻窳桂華 以韵求之二句疑倒

青陽三鄒子樂 此章暨朱明西顯元冥三章並有鄒子
樂之文未詳其義恐是撰者人名此四章蓋分春夏秋冬

四時
歷無草 楊用修以歷爲懸草爲阜曲說不可從不如舊
注爲得

刑法志於盛德臣等所不及 於歎美辭猶後之言甚盛
德也

凡此五疾許應元曰五疾者謂禮教不立隄防凌遲一也
死刑過制二也生刑易犯三也民窮斯濫四也豪傑務私

姦有所隱五也 許說非補注云禮教不立一也刑法不
明二也民多貧窮三也豪傑務私姦不輒得四也獄犴不

平五也按王說是今隄防凌遲以下卽申明禮教不立數
語之意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至亦猶此矣乃申明犴獄不
平之意而始以凡此五疾結之可見獄犴不平當在五疾
之一

食貨志 此志本平準書惟馬以平準爲主故言貨而略
食此分食貨爲二視馬爲整贍矣陵夷至於戰國至盡地

力之教數語庶人之富者累鉅萬至猶未足以澹其欲也
一段漢興至歲不過數十萬石一段其後上郡以西早至

固其變也一段秦兼天下至使放鑄一段是時吳以諸侯
卽山鑄錢至烹私羊天乃兩皆本平準書字句雖有增損

大旨同也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平準書云自
高辛氏之前尙矣靡得而記云故書道唐虞之際詩述殷

周之世安寧則長庠序先本絀末又云禹貢九州各因其

土地所宜人民所多少而納職焉湯武承弊易變使民不
倦又云虞夏之幣金爲三品或黃或白或赤或錢或布或
刀或龜貝按夏后氏之言貨者禹貢所稱厥篚厥貢是也
司馬所言實本禹貢固非靡得而記者逸周書言湯時四
方獻令卽殷之貨也則其略亦可言也說又見考證
歲有凶穰至百倍其本矣 見管子國蓄篇國蓄輕重篇
之六也蓄買蓋如今之國戶

故萬乘國之至千金之賈者 見管子國蓄及輕重甲篇
利所有并也至不得豪奪吾民矣 見國蓄篇

古者天降災戾師古曰一日戾至也 此注見國語
吏發兵誅之宋祁曰發兵誅之當去兵字 按去兵字則

文難通史記亦有兵字
廢居居邑 師古說本史記集解

夫周禮有賒貸 師古注悉本周官文及注而注中其從
官貨物者以共以共二字未詳當有譌奪

郊祁志以爲宗應劭曰宗大宗也臣瓚曰宗宗伯也師古
曰二說皆非也宗宗人主神之列位尊卑者也春秋左氏

傳曰虢公使祝應宗區享神也又云祝宗用馬於四墉竝
非宗伯及大宗也劉敞曰子按春秋外傳曰夏父弗基爲

宗自稱曰我爲宗伯宗伯非宗何哉何義門曰宗人宗伯
之屬周禮春官有都宗人家宗人 胡氏匡衷儀禮釋官

曰案掌禮之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
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禮記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雜記

云宗人納賓是諸侯謂之宗人也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
宗伯而左傳稱魯夏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宗伯之官

然魯語止云夏父弗忌爲宗又云宗人夏父展哀二十四

年傳云使宗人魯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祝宗卜

史杜氏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
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諛也

韋注云宗宗伯蓋以諸侯之宗人與周禮宗伯職掌同耳
弗忌云我爲宗伯亦僭稱按胡氏之說可以申顏而抑劉

然尙書顧命授宗人同傳宗人小宗伯是小宗伯稱宗人
則諸侯之宗人卽王官之小宗伯故亦得稱宗伯弗忌之

言當有所承未爲僭也則臣瓚之說未爲誤也雜記云大
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

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是以又謂宗人爲大宗曾子問
云大宰大宗大祝皆禘冕少師奉子以衰祝先子從宰宗

人從孔疏云宗人卽大宗又祭統云大宗執璋瓚亞裸是
也據此則應劭之言大宗卽宗人耳顏以二說皆非亦拘

墟之見
黷齊師古曰齊讀曰齋 楚語作民瀆齊盟章昭曰齊同
也按此當依國語爲齊盟詩黃鳥不可與明箋明當作盟

使復舊常亡相侵黷 自民之精爽不貳至此竝國語觀
射父之詞

禮于六宗 注孟康所載四說第一說爲鄭元第二說爲
孔光劉歆第三說爲賈逵皆見於書疏第四說蓋卽歐陽

及大小夏侯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之說而又變之近人多以屬孟康然康稱

或曰則非康語可知劉昭續漢書注稱引十餘家而不及
此未知爲何人之說

後十三世世益衰 考證臣召南按自成王至幽王歷康
昭穆恭懿孝夷厲宣幽凡十一世封禪書作十四世此文

作十三世並說 按此文十三世蓋承上文後三世來上

三世數至紂此十三世當為自武王至平王凡十三世

其後十四年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間考證臣召南按封禪

書作其後十六年以十二諸侯年表核之周平王元年秦

襄公之八年也初立西時及文公十年作鄭時恰十四年

此文是也史記札記曰案襄公十二年卒文公四年至汧

渭之間會則十六年是 按二說不同據此文十四年下

云卜居汧渭乃文公四年事則札記說是下文屢言作某

時若干年而此弟言其後若干年是不從作西時之年數

起也

作陳寶祠後七十一年秦德公立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

云作鄭時後七十八年以年表核之自文公作陳寶祠至

德公元年止七十一年若自文公作鄭時討之當作八十

年凡此類皆班氏密於史記 按史記年表文公十年作

鄭時此年不算其後文公十一年至五十年為四十年寧

公十二年出公六年武公二十年卒而德公立實七十八

年史文未嘗誤也此志上文言作鄭時後九年作祠陳寶

作祠陳寶在文公十九年是亦不數作鄭時之歲也而此

文公七十一年則上并作祠陳寶之年下連德公元年方

合七十一年之數

後四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考證臣召南按封禪書曰

德公立二年卒其後六年秦宣公作密時於渭南以年表

核之秦宣公之元年周惠王之二年也宣公四年作密時

此云後四年似亦訂正史記之失 史記攷異志疑並謂

其後六年四譌六然史文其後六年上承七十八年而言

或是承作伏祠而言德公二年初伏

後十三年秦穆公立 封禪書作十四年按此史記之誤

然宣公四年作密時其後八年而宣公卒成公立四年卒

而穆公立為十二年則當云後十二年方合乃云十三年

必上并作密時之年或下并穆公元年方合十三年之數

若斯之類史例多不盡一

後百一十歲周赧王卒 當云百十二歲他本作百二十

歲二十即十二譌倒

幾二十八年秦并天下茅坤曰史記百一十五年而秦并

天下漢書誤 按此承上文周祀絕而言初不誤

春秋六十未見皇孫 按元后以本始三年庚戌生至永

始三年丁未年五十八此云六十舉成數為言耳

天文志辰星殺伐之氣戰鬪之象也 至軍急約戰 按此

段乃述辰星應從天官書在辰星之下為是天官書無首

十一字

辰星 此段文視視諸星為略益知前文當在此

名天宗 史記宗作泉按史記下文曰江池其昌則作泉

是

然用之一決房中道宋祁曰朱子文云房字當作於字蓋

言月之行其道雖多然皆決於日之中道也故其後云至

月行則以晦朔決之又曰日之所行為中道月五星皆隨

之也如此則一決於中道為允 天官書月行中道索隱

案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房有四星若人之房三間有四表

然故曰房南為陽間北為陰間則中道房星之中間也故

房是日月五星之行道然黃道亦經房心若月行得中道

宮也又為四表中間為天衢為天關黃道之所經也七曜由乎天衢則天下平和則所謂房中道者即中間天衢也朱改為於失之未考

五行志奪民農時及有姦謀李奇曰姦謀增賦履畝之事也臣瓚曰姦謂邪謀也師古曰即下所謂作為姦詐以奪農時李說是按下文妄與繇役以奪民財作為姦詐以傷民財本文又加一及字則奪農時與姦謀自是兩事不得如李說

又執公師古曰十六年秋公會晉侯于沙隨晉受喬如之譜而止公按春秋成十六年書不見公三傳皆無止公之事此子政之誤而小顏既引沙隨之會何亦增止公之支

先是四國共代魯大破之於龍門韋昭曰魯郭門按春秋

秋三傳並無此事桓十年郎之戰乃齊衛鄭三國非四國仲舒學公羊或別有據

事王子猛師古曰猛景王太子按景王太子名壽先卒王子猛杜預以為次正非太子

火災應之自然象也以上皆春秋時事而入漢志失於限斷

不敬而備霧之所致也按備霧愚蒙也其字說文人部佻下作佻務段注改子部毅下作毅替楚辭九辯作恂恂王篇引作恂恂人部心部作恂恂荀子儒效作溝替此志上文霧恆風若注應劭作設替廣韻五十侯作嬰替又

作替替其音則作寇茂也山海經郭注又作穀替穀梁公羊經曰世室按此下所引乃二傳文言經誤二

傳穀梁作太室與左氏同公羊作世室

弗過之矣師古注用杜預按此句注言不過三歲必滅亡則上句注當引易三歲不覲句其說方明

莒怒伐魯叔弓帥師距而敗之昭得入晉按春秋公至自晉在叔弓敗莒之先此所言與左傳不合師古注亦即正文為說未以春秋傳文核對

惠帝五年夏大旱江河水少谿谷絕先是發民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是歲城乃成按漢都長安高帝時未築城至惠帝三年始城長安城三十日罷歷三年而城乃成其用民力可謂寬矣不得以為大旱之應紀不書此事

文帝三年秋天下旱紀不書

景帝中三年秋大旱紀書夏旱按武帝紀建元四年六月旱元封四年夏大旱民多暍死此並不及

元狩三年夏大旱天漢元年夏大旱其三年夏大旱征和元年夏大旱紀皆不書

神爵元年秋大旱紀不書

成帝永始三年四年夏大旱紀不書按成紀建始二年夏大旱此不及

後三世周致德祚于秦晉灼曰赧王奔秦獻其邑此謂致德祚也按此謂顯王九年致祚于秦三世者安王烈王顯王也祚當作胙說文祚字見新附祚福之祚經傳多作胙晉說誤

操之急矣師古曰操持也謂執持所虜獲也按操之急者言晉之敗秦不念舊恩其事持之過急耳非指虜獲言劉歆以為蝶蠶蠶之有翼者說文蠶部蠶蠶大蠶也按說文虫部蝶下左傳言十五年釋文並引劉歆說蝶蠶蠶子也與此異

董仲舒劉向以爲蝶螟始生也一日螟始生 此文重言
螟始生談也按說文虫部蝶下左傳宣十五年釋文並引
董仲舒說蝶螟子也則上螟字當作蝶爾疋釋蟲蝶螟均
郭璞注蝶子未有翅者則亦謂蝶始生也

不實澤注實穴也 國語注實決也

則區霽無識 區霽即備霽也詳上

董仲舒劉向以爲時公觀漁于棠貪利之應也 按公觀
魚于棠左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是蓋盤于游佃之一
端非貪利之事

有隼集于陳廷師古曰隼鷲鳥即今之鴉也說者以爲鴉
失之矣 按爾雅釋鳥鴉鋪枝說文作鴉鋪枝也與隼絕
非一類師古之說或唐時方言鴉凌本官本作鴉爾雅釋
鳥鷹隼醜疏引陸璣曰鴉屬也則師古以爲失之者正舊

說也國語注隼今之鴉也

劉子單子專權蔡侯朱驕 按是時劉單未嘗專權也若
專權則尹氏亦不能立王子朝矣左傳云葬蔡平公蔡太
子朱失位在卑是懦而非驕也董語與左氏異

凡春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按此志春
秋日食劉歆所言多差前二月蓋歆自用太初歷以夏正
推之故也

楚乘威席勝深入諸夏六侵伐一滅國觀兵周室 上文
宣公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下云楚乘弱橫行八年之
間六侵伐而一滅國伐陸渾戎觀兵周室按其文與此大
同而師古注六侵伐前則舉宣八年以前事此則舉宣十
二年以後事何也竊謂文十四年季入北斗以叔服之言
爲允

地理志任土作貢 此下師古注頗用舊說而掩其名
冀州既載師古曰載始也冀州堯所都故禹治水自冀州
始也 按既載當下屬爲句舊說皆上屬爲句非也載字
當從鄭韋訓事也不當訓始至胡朏明謂載無始義則書
益稷鄭注詩駟鑊皇矣諸詩鄭箋孟子滕文公萬章趙注
爾雅釋天孫注皆訓爲始不起於顏也

厥田中中 師古所引二說前乃鄭說後乃王肅說

湖故曰胡武帝建元年更名湖商推曰按郡國志注前志
有鼎湖此大字湖字之上脫鼎字小字胡應加水旁建元
之下脫一字更名之下又脫鼎字 史記武紀索隱鼎湖
縣名屬京兆後屬弘農昔黃帝采首陽山銅鑄鼎於湖故
曰鼎湖即今之湖城縣也按小司馬之說可以輔王氏之
說矣然封禪書索隱又云案三輔黃圖鼎湖宮名在藍田

章昭云地名近宜春案湖本屬京兆後分屬弘農恐非鼎

湖之處與武紀之注自相矛盾武紀集解晉灼曰在湖縣
韋昭曰地名近宜春使漢志本有鼎湖何晉韋二家皆未
見及耶則武紀索隱之語甚可疑也此書武紀太子自殺
于湖武五子傳太子之亡也東至湖宣紀故皇太子在湖
然則武宣之世縣名湖不名鼎湖韋昭之注蓋指前志湖
下小注而今本奪耳鼎湖或是湖名也若湖本名鼎湖司
馬彪不應但曰故屬京兆也 晉志湖故曰胡漢武續志林
慮故隆慮殤帝改固始侯國故廢也光武中興更名臨睢
故芒光武更名竹邑侯國故竹若湖縣前志名鼎湖當云
故鼎湖而司馬彪不言則未嘗更名可知前志凡言有者
並城邑鄉聚山水名則有鼎湖云者亦其比耳
漢澤應劭曰有漢澤在西北汪校曰案御覽州郡部九無

澤字觀應注縣名不當有澤字疑涉注文而衍俟攷按續志漢澤侯國晉志漢澤並有澤字恐非衍字縣自以澤澤得名不必以應注為疑水經沁水注沁水又東逕漢澤縣故城南蓋以澤氏縣也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九年晉取玄武漢澤者也據此則漢澤不當無澤字也

沾大鵬谷清漳水所出東北至邑成入大河過郡五官本邑成作阜城考證臣召南按宋本監本及別本俱作至邑成入大河非也漢無邑成縣名阜城則勃海郡屬縣也尚書孔疏史記索隱並引此條曰東北至阜城入大河可為確證今從之商榷曰邑成當作昌成後漢改阜成故鄭注禹貢作阜成詩抑鄘衛譜疏引此志作阜成者非元文又尚書後案曰據志清漳至邑成入河不言邑成屬何郡鄭則云至安平阜城入河疏則云至勃海阜城入河攷前志

信都國注引應劭云安帝改曰安平其屬縣有昌成續志安平國故信都延光元年改其屬縣有阜成故昌城然則前志上黨沾縣清漳至邑成入河邑字謫當為昌成鄭據東漢地理故云安平阜城若勃海郡之阜城雖載前志卻與信都之昌成非一地即與安平之阜城無涉孔穎達因其名同而誤合之非也汪校本亦以為當作阜成與考證說同按詩譜疏周禮職方氏疏引志阜成上有安平字書疏引志則有勃海字史記索隱引志惟言阜成不言郡名當是元文也王氏之說與齊相左今以水經注考之漳水逕鉅鹿南宮堂陽扶柳之後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此昌成屬信都者也自是又逕十縣又東逕阜城縣故城北又東北過成平縣南又東逕建威縣故城南又東右會楊津溝水自枝水東逕阜城南此酈元以為勃海之阜城也

禹貢雖指阜城故城在今縣東二十二里然則漳水先經信都之昌成後經勃海之阜城班云至此入河則當以後經者為是王說甚辨而未可信也信都勃海壤實相接東漢信都為安平國有阜城志云故昌成而勃海無阜城晉志則勃海有阜城而安平無之可知阜城實為安平勃海接壤之地故時而屬安平時而屬勃海則謂其必非一地恐亦不盡然也志言過郡五王氏以為上黨郡魏郡廣平國鉅鹿郡信都國也段玉裁說文水部注則數勃海而無廣平今攷水經注清漳水所經涉縣武安而與濁漳會又經鄴梁期即襄斥丘平恩此魏郡之縣也列人斥漳曲周南曲曲梁此廣平國之縣也鉅鹿鄴新市堂陽此鉅鹿郡之縣也南宮解陽信都下博扶柳昌成西梁桃樂瀾武邑東昌此信都國之縣也武隧弓高樂成此河間國之縣也

扶領志作脩市阜城成平建章武平舒勃海郡之縣也是所過之郡廣平勃海並有合之上黨為過郡六矣此恐志之誤耳王氏以阜城為昌成故不數勃海然漳水所過勃海屬縣凡七不止阜城則不得舍勃海而不言矣又按水經注衡水又北逕昌成縣故城西地理志曰信都有昌城縣漢武帝以封城陽頃王子劉差為侯國關駟曰昌成本名阜成矣應邵曰堂陽縣北三十里有昌成故縣也按據關駟之言則武帝未封侯國之時昌成本名阜成疑昌城本分阜城以為國莽時國絕東漢遂廢其地仍并入阜城改屬安平耳據應劭之言知東漢之阜城亦非西漢故昌成之地續志因其屬安平乃曰故昌成也魏書地理志武邑郡阜成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汝南郡莽曰汝汾分為賞都尉考證臣召南按汝汾當是

汝墳之訛分爲賞都尉當是賞都郡之訛蓋莽改汝南郡曰汝墳郡又分置賞都郡耳商推曰按此郡屬縣宜祿縣莽曰賞都亭則此分爲賞都尉者疑卽賞都之尉別治者非以都尉連文也 按如王說則尉者郡尉乎縣尉乎如爲縣尉則其秩甚卑不足言分如爲郡尉則郡尉漢改都尉無單稱尉者則其說非當以齊說爲是莽傳有賞都大尹王欽此其確證

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爲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爲臨江中二年復故改異按高帝元年楚柱國共敖爲臨江王都江陵卽南郡故地也本項羽所封史家繫之高帝耳其五年敖子尉爲漢所虜則復爲南郡矣 按錢說是臨江郡當作臨江國恐是傳寫之譌景帝二年立皇子闕爲臨江王四年闕薨七年廢皇太子榮爲臨江王中二年

榮自殺是後國復爲郡矣然當四年闕薨之後七年榮未廢之前中間二年必復爲郡志不言略也

夷道莽曰江南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宋祁曰巫字下當添山字 按應劭謂夷水出巫者卽據巫縣下所稱夷水云云也山字不當添江南水經江水注作江湖

巫夷水東至夷水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 水經江水注縣故楚之巫郡也秦省郡立縣以隸南郡按水經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江東南過佷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於江佷山屬武陵是夷水實過郡三巴武志云二者未得其實汪文盛本二作一者尤誤商推徒見應劭夷水出巫之說謂巫與夷道俱屬南郡二當作一而未考水經水經注言夷水又東逕建平沙渠縣縣有巫城晉承孫氏分南郡立建平郡治巫城然則夷水自魚復至巫自巫自

佷山也志原未言夷水出巫應劭強爲之說耳

高成流水流水所出東入餘繇水南至華容入江過郡二 按水經注流水出高城縣流山東逕其縣下東至孱陵入油水也孱陵屬武陵故云過郡二商推欲改二作一非繇水當卽水經之油水酈元以爲流水入油油入江說與志合而段氏說文注則以酈爲謬其說甚辨然今不得繇水所在則是非正難定也

九江郡秦置高帝四年更名爲淮南國武帝元狩元年復故注校曰元年水經淮水注作六年 按淮南王安於元狩元年謀反自殺則作六年者誤

昌邑武帝天漢四年更山陽爲昌邑國 按昌邑國以昭帝元平元年復爲山陽郡此不言缺也事詳昌邑王傳 濟陰郡故梁景帝中六年別爲濟陰國宣帝甘露二年更

名定陶 按景帝中六年立梁孝王子不識爲濟陰王一年亡子國除是年爲景後元年此後無封濟陰者則其地爲郡可知宣帝甘露二年始以其地立皇子躡爲定陶王更爲定陶國四年徙楚則其地當復爲郡河平四年山陽王康徙定陶當復爲國哀帝建平二年定陶王景徙信都此後復爲濟陰郡故哀紀建平二年稱帝太后葬定陶發陳留濟陰近郡國五萬人穿復土也志皆不言

東海郡注應劭曰秦郟郡 按水經沂水注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名

平曲侯國莽曰端平汪校本曰案齊氏召南曰東海一郡平曲二邑同名殊不可曉以莽所更名推之一顛一倒或者第二平曲是曲平史記稽疑證以水經注誤引平曲作西平益信齊說之確 按王子侯表平曲侯曾以本始元

年封卽此所謂侯國也周勃子堅亦嘗封平曲侯見功臣表則平曲似不誤或縣與國不妨同名乎

郡平侯國汪校曰案郡平疑誤倒史惠景間侯者年表平郡孝侯劉到索隱曰屬東海 按王子侯表郡平侯臣以甘露四年封卽此國也則非誤倒上郡有平都劉到所封當是彼縣

會稽郡 越絕二漢景帝五年五月會稽屬漢

豫章郡志但曰高帝置不言何年晉書地理志漢改九江曰淮南卽封布爲淮南王六年分淮南置豫章郡惟布傳四年秋七月立爲淮南王項籍死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皆屬焉籍之死在五年衡山本吳芮國此時方以益布何以六年復分立豫章豈地分而仍屬布耶水經贛水注贛水又逕南昌縣故城西於春秋屬

五

五

楚秦以爲廬江南部漢高祖六年始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灌嬰官本趙本均改作陳嬰蓋以史漢表皆云陳嬰定豫章也第元和志洪州南昌漢高帝六年置廬州南康本漢灌嬰所置南壘縣也袁州宜春縣本漢舊縣灌嬰定江南所築城寰宇記略同二書皆言灌嬰是舊說相承如此其言六年置與水經注晉志合豈豫章之地至六年而始定本是廬江南部故分立爲郡以益布耶

廬江郡文帝十六年封廬江王賜景帝徙衡山則廬江已復爲郡志略

天水郡勇士屬國都尉治滿福莽曰紀德師古曰卽今土俗呼爲健士者也隨室之初避皇太子諱因而遂改注校本曰案據顏說志本作滿福避諱改勇士作注者遂綴原

女於此耳水經河水東北過天水勇士縣北酈注云地理志曰滿福也屬國都尉治王莽更名之曰紀德然則酈所見志作滿福矣又水經注諸刻作滿福侯攷 按隋文皇太子名勇豈有避諱而反改勇士之理顏注謂改勇爲健耳隨固無太子名滿福者漢沿邊都尉治不必皆在縣城志中言都尉治某地者非一滿福蓋勇士縣地故列于勇士之下酈元之注或有訛奪滿浦字形近而譌典籍中最多未能定其孰是汪說謬續志勇士屬漢陽郡晉志無此縣蓋省并矣

敦煌郡淵泉宋祁曰一本作拼泉 按續志作拼泉晉志作深泉者避淵字 上郡襄洛莽曰上黨亭 按上黨郡襄垣莽曰上黨亭似不應二亭同名恐此有誤

陸陶 按陸說文汪之本字隸省作汪耳乃孟康曰音汪恐陋不至此音汪景本作音枉當是也段玉裁據集韻三十六養作姬往切謂丁度所據志作音枉其說可從別本注作音注則謬甚

遼東郡襄平 遼東郡治見水經大遼水注 沓氏應邵曰沓水也音長答反師古曰凡言氏者皆謂因之而立名汪校曰沓字毛本誤作氏商榷曰觀師古注卽解應注宜從毛刻 按應音長答反其作沓字甚明王說非

五

五

合浦郡合浦莽曰桓亭 按趙國莽曰桓亭不應相複合浦郡莽曰桓合則此當曰桓合亭奪合字耳 趙國景帝三年復爲邯鄲郡汪云三當爲四史景紀四年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冬以趙國爲邯鄲郡 按趙王遂以景三年正月反相距

七月城破自殺即除為郡猶未踰年故班云三年不必以馬改班

真定國武帝元鼎四年置 按諸侯王表真定頃王平元

鼎三年以常山憲王子紹封此云四年不同也真定蓋本

常山之地常山為郡而真定方別為國也

中山國高帝郡景帝三年為國 按中山王勝以景三年

封至宣帝五鳳三年絕國除當復為郡此後十二年清河

王充徙中山復為國十五年成帝建始四年又絕國除當

復為郡此後六年陽朔二年信都王興徙中山復為國班

不言略之也

信都國 元帝建昭二年立皇子興為信都王陽朔二年

興徙中山信都當復為郡後十九年哀帝建平二年定陶

王景徙信都復為國此即略言之亦當云元帝建昭二年

為信都國志略

河間國故趙文帝二年別為國 按河間王辟疆以文二

年封十五年絕後十年景二年始封皇子德為河間王中

間九年其地當入漢為郡志略

留川國 後并北海劉敞曰按留川與漢俱不見并北海

時至建武年乃省留川入北海耳 按留川以文十六年

別為國至莽時始絕其并入北海在建武十三年凡後漢

所省併前志俱不言後并北海四字非班語

高密國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膠西國宣帝本始元年更

為高密國 按膠西于王端元封三年薨亡後國除為膠

西郡見景十三王傳此後三十五年本始元年始封廣陵

晉少子弘為高密王

廣陵國 武帝元狩二年更名廣陵 按江都王建以元

狩二年謀反自殺國除為廣陵郡見景十三王傳元狩六
年始封皇子胥為廣陵王此但言元狩二年更名廣陵未
備

本秦京師為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商榷曰秦以京師

為內史京師之外分三十六郡河東郡太原郡上黨郡三

川郡東郡潁川郡南陽郡南郡九江郡泗水郡鉅鹿郡齊

郡琅邪郡會稽郡漢中郡蜀郡巴郡隴西郡北地郡上郡

九原郡雲中郡雁門郡代郡上谷郡漁陽郡右北平郡遼

西郡遼東郡南海郡桂林郡象郡邯鄲郡碭郡薛郡長沙

郡見班地理志但史記秦始皇本紀云秦初并天下分以

為三十六郡裴駰注歷舉三十六郡之名雖與班志約略

相同而無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卻以內史充數又添入鄣

郡黔中是為三十六晉書地理志同愚謂班志裴注各有

誤何則始皇本紀又云三十三年發諸嘗逋亡人贅墻賈

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象郡南海南越尉佗傳亦云秦時

已并天下略定揚越置桂林南海象郡則三郡為秦置無

疑然并天下係二十六年事其時已定三十六郡南海等

三郡是三十三年所置相去已八年不應入三十六郡之

數班志疑誤後書南蠻傳秦併天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

下即有領外意亦漢西南夷傳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躡將

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躡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

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

道塞不通因其眾王滇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諸此國

願置吏焉十餘歲秦滅漢與皆弃此國巴郡雖在三十六

郡數內而黔中更荒遠略通置吏僅十餘歲而秦已滅則

黔中之屬秦已當始皇三十年以後去二十六年初并天

下亦已久矣自不當在三十六郡數內裴注亦誤至兩粵傳云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秦并天下廢爲君長以其地爲閩中郡此一郡則班志裴注皆未之及此置郡亦必在始皇三十年後非初并天下事且秦雖置郡仍爲無諸與搖所據秦不得而有之所以漢擊楚二人卽率越兵來助故不當在三十六郡數也然則於班去三外應入內史蓋班志郡國一百三連三輔數則秦三十六郡亦應連內史數外尙少二姑闕其疑郡亦似非又曰鄣郡或係楚漢分爭之際暫置復廢按王氏駁班志其說頗確錢竹汀段懋堂並以班爲是者殆以三十六郡舍南海桂林象郡難得確數而班數適合遂以爲不可易然究難逃王所議也至王所言黔中郡之誤則是王之誤而非裴之誤史記秦紀昭王三十年蜀守若伐

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續志武陵郡秦昭王置名黔中郡高帝五年更名水經沅水注晉書地理志說並與范同然則黔中郡之屬秦在未并天下之前其地初非荒遠略通置史僅十餘歲者也西南夷傳所言自謂西南夷諸國與黔中無涉王氏誤會史文而撰此說殊非段懋堂謂黔中郡志不之數不可爲典要則是太史公之文亦不足信矣其言尤武斷無理竊謂黔中在三十六郡之數裴說無可疑者至鄣郡亦見於漢初續志及晉宋二志並以爲秦置雖無他確證然裴說正未可廢也秦郡之置其有可考者漢中惠文後十三年南郡昭王二十九年黔中三十年南陽三十五年三川莊襄元年太原二年東郡始皇五年潁川十七年會稽二十五年並見於秦紀及始皇紀又如魏納上郡在惠文十年司馬錯滅蜀在後九年盡有韓

上黨在昭王四十八年不知是卽年爲郡抑在後也秦郡之名亦有因於舊者上郡故魏郡上黨故韓魏巴黔中漢中故楚郡並見史記世家雲中雁門代郡趙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燕置並見史記匈奴傳此外河東太原上黨南陽琅邪鄣郡雖因舊名是否先已爲郡則不可考晉志始皇初并天下分天下爲三十六郡於是與師踰江平取百越又置閩中南海桂林象郡凡四十郡其語爲王說所本近人以是說爲唐人所造前此無言之者然諸郡名續志宋志並與晉志說同豈得謂唐人所造耶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按合縣邑道侯國計之凡千五百八十七而此志所列實千五百七十九尙少其八東郡縣數乃二非史之闕文必傳寫訛奪也侯國二百四十一志所言者一百九十四蓋有奪

侯國二字者矣汾陰侯周昌會孫明爲沃侯國土伍而志無沃國表無沃侯此又志表皆奪者又後文趙地下曰南至浮水浮水不見於志或卽班所遺漏者也鍾代石北鍾貨殖傳作種正義種在恆州石邑縣北蓋蔚州也粵地牽牛婺女之分野也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粵分也其君禹後帝少康之庶子云封于會稽按會稽之越屬吳與粵地風馬牛不相及此文上云今之蒼梧云云接云其君禹後云云是混吳越兩粵爲一是班之誤而何氏讀書記謂西漢會稽一郡吳共之故前以會稽爲吳分此仍敘封於會稽明百越所始乃曲爲之說也會稽郡與南越九郡壤隔數千里其分星亦異漢時會稽自屬揚州南海諸郡自屬交州何嘗共之哉太史

公分東越南越爲二傳正以其壤地不同種姓亦異不能合爲一耳注中瓚非班類非瓚劉又非類其說紛紛而皆不知區東越於南越是猶以東越爲百粵之一而不知東越與百粵不相涉也若凌氏稚隆以句踐之粵爲楊粵尉佗之粵爲荆粵則又失考史記南越傳秦時已并天下略定楊越置桂林南海象郡是楊越正謂南越而非句踐之越荆粵之名史記所無不可爲典要句踐之後爲閩越王無諸東海王搖說文閩東越蛇種也則東越可稱閩越然已非會稽舊壤矣

溝洫志 自井田之法壞溝洫之制已不可復易河渠爲溝洫非其實矣補注云用論語盡力溝洫之文
皇謂河公今何不仁張晏曰皇武帝也 按武帝作歌不得自稱爲皇史記皇作我爲是

藝文志中庸說二篇 按此則中庸一書西漢時已單行入揚雄杜林二家二篇 按劉歆七略無揚杜此班氏所入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按此列於魯仲連子後虞氏春秋之前蓋卽戰國時平原君趙勝非朱建也朱建至文帝時尙在必應列於孝文傳後且史記附建於酈陸傳後乃辨士非儒家也疑朱建也三字乃後人妄增非班語
右儒五十三家八百三十六篇 按上文凡五十二家八百四十七篇數不符未詳

而辟者又隨時抑揚師古曰辟讀曰僻 按辟猶偏也
鄭長者一篇 六國時 按六國時人何以列在武帝時人之後

張蒼十六篇 漢人何以廁於容成子鄒奭子之間

五曹官制五篇 漢制似賈誼所條 按漢之尙書五曹始於成帝時而此言賈誼所條似五曹之名肇于漢初矣處子九篇師古曰史記云趙有處子 按今史記孟荀列傳作劇子處劇形近而譌徐廣所引應劭氏姓注亦云處子

尉繚二十九篇鄭樵曰尉繚子兵書也班固以爲諸子類實於稷家此之謂見名不見書 按兵形執類別有尉繚三十一篇此二十九篇恐非兵書

右小說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劉奉世曰又少十篇 按實千三百九十篇此少數十篇也
右兵權謀十三家二百五十九篇 按以下文推之此下當有圖十三卷四字

右著龜十五家四百一卷 按上文凡卷四百七十七而易卦八具不在內當有譌奪

諸史瑣言卷七

漢書四

項籍傳角弟間故將 史記作故齊將凡馬勝於班者略記於此

夫擊輕銳 史作夫被堅執銳

羽軍漳南 按下文言羽使蒲將軍引兵渡三戶軍漳南則此時羽未渡漳疑南字誤

田榮者背梁 史作數負項梁

贊曰昔賈生之過秦曰 按賈生過秦論太史公以贊陳涉班合陳項為一傳並合二贊為一然班書既斷自漢代則論秦者不應若是之繁

張耳陳餘傳燕以為然 史記燕下有將字

魏豹田儂韓信傳 按三人同傳以其皆舊國之後也史

魏豹

記魏豹與彭越同傳皆王梁地也田儂自為傳統諸田也

韓信與盧縮同傳而陳稀附之皆降匈奴者也各有義例

竊謂魏豹之於漢旋畔旋虜諸田未臣漢韓信則定天下

之後始入匈奴雖皆舊國之後而在漢則蹤迹不同史記

有六國世家則三人皆舊國後可以合傳漢書當以漢為

主不必以其為舊國後而強合之

田儂傳嗟乎有以 史以下有也夫二字

韓彭英盧吳傳 淮陰之功豈彭英諸人所可疑與諸人

同傳非其倫矣

黥布傳使布先涉河師古曰涉謂無舟楫而渡也 按涉

史記作渡涉渡義一也國語吳語銜枚潛涉注涉渡也廣

雅釋詁二涉渡也是其證也師古注蓋據爾雅無舟而渡

水曰徒涉及說文櫂徒行櫂水以為訓然未免拘墟之見

項羽傳言湛船破釜則當日非無舟楫

留項王於齊 劉氏放謂漢王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

虞是則項王已去齊矣安得復言留項王子齊及隨何自

明已功亦云陛下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然則漢王使隨

何在未至彭城之前明矣按劉氏所言與隨何語合而與

本紀不合本紀何之說布在漢敗彭城之後至次年而布

始歸漢恐當以紀為是也傳文於齊字有誤隨何之語或

經刪削而失其真耳如在未至彭城之前則上文不當言

漢王出梁地至虞下文不當言項王留而攻下邑矣劉說

未確 張良傳亦言此事在彭城之後

項王留而攻下邑師古曰縣名也在梁地 地理志下邑

縣屬梁國梁國故秦碭郡按高紀是時周呂侯將兵居下

邑漢王往從之稍收士卒軍碭故項王留而攻之也上文

出梁地至虞虞縣地理志亦屬梁劉氏放謂此時漢與楚

相持碭陽傳云留而攻下邑非事理蓋未攷紀文而妄疑

之

三人皆同功一體之人也 按黔布在楚時功最多入漢

後惟舉九江兵會於陔下耳他無奇功可紀安得與信越

為同功一體竊謂漢之立國信之功無可與並越數反梁

地絕楚軍食其功亦偉然其才遠不若信布特梟將耳漢

因其故王而封之非以其功也

楚元王傳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 地理志魯國故

秦薛郡高后元年為魯國按薛郡高帝時既已屬楚而高

后時又別為魯國豈一郡析為二乎地理志魯屬縣六東

海屬縣三十八彭城為楚國屬縣七凡五十一縣與三十

六縣之數不符蓋非漢初之舊矣

削東海薛郡 按吳王濞傳及史記世家但云削東海郡

楚本有三郡不應還削其二恐薛字衍

胥靡之劉敞曰胥靡說文作精靡謂拘縛之也 按說文

及字書無稱字恐有譌

昭帝初為宗正丞雜治劉澤詔獄 按劉澤事在始元元

年見昭紀

遷大中大夫後復為宗正 百官表元鳳元年大中大夫

劉德為宗正數月免按德先為宗正丞至是方為宗正不

得言復復字疑衍

歲餘復為宗正 百官表往元鳳三年

弑君三十六 按注所引春秋弑君不數晉之哀侯奚齊

故符三十六之數然奚齊已成為君不當遺

亡國五十二 按注所引春秋亡國不數極宿鄆陽温甲

氏留吁陳蔡並見九國及鄆曠鐸辰夷虎芮賈荀六國而

有須句道房然見於經者惟陳蔡滅而復封餘皆不得遺

也須句則邾滅之而魯復之道房則靈王遷之而平王復

之其滅也經傳無明文皆不必數五十二之數於春秋經

傳考之其說難合類說亦非定論

人膏為鐙燭 史記作人魚膏按此當從史記秦雖虐未

必用人膏

成帝待詔官者署 待上當有時字

城陽景王章傳 惠王武嗣十一年薨宋祁曰越本作十

年 按表武以元封三年嗣天漢三年薨也越本非表言

十二年亦一之譌

成帝復立雲兄俚為城陽王 表作雲弟

曹參傳攻轅戚 史記作爰戚山陽縣左傳晉作爰田國

語作轅田古爰轅通

與南陽守齋 水經注三十一以齋為呂姓

陳平傳諸將盡讜 史記索隱云漢書作皆怨

王陵傳十年而薨 十年史記作七年按功臣表陵以高

后七年薨十字譌

且陛下即問長安盜賊數又欲彊對耶劉敞曰盜賊數亦

自有主者謂不當問細故也 按盜賊頭數不可得知故

以彊對詰之盜賊非所宜有安得有主者劉說非

周勃傳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

西北劉奉世曰兩陣相向吳奔東南陬則西北在陣後何

由奔之蓋亞夫令備西南陬傳者但欲見能料敵反其所

攻不知遂失實也 按此時亞夫堅壁不出非兩陣相向

蓋既堅壁不出則壁之四面皆可攻吳聲言攻其前而潛

兵襲其後亞夫知之故奔東南而備西北果如所料若東

南與西南皆在前一面救應尚易未為奇也劉說拘

臺詣廷尉廷尉責問 百官表景中六年廷尉瑕更為大

理亞夫下獄在後元年則當稱大理方是瑕者不詳其姓

氏觀責問亞夫之言其人可知

傳寬傳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赦下師

故曰赦地名赦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赦鄙之間 按

左傳杜注赦鄙二山在熒陽縣西北而灌嬰斬歙二傳言

擊項冠魯下赦當為魯之赦山至韓信之破龍且虜周蘭

其地又在齊

婁敬傳敬脫輓輅師古曰二音同聲也宋祁曰注文當刪

作音同耳 按二音指上蘇孟二音不當刪

見齊人虞將軍 史記此句上有衣其羊裘一句與下不

敢易衣相應

蕭通傳 通傳說范陽令事本史記張耳陳餘傳而徐公之名則班所補說韓信事本史記淮陰傳而未一段則班所增

劇伍江息夫傳贊宰詔語胥夫差喪注其明年越滅吳按子胥死八年而吳滅明年誤

直不疑傳朝廷見人或毀不疑 按此當以朝字句見字句疑字句言於入朝之時公卿廷見而人於眾中毀之也而劉氏敞曰朝廷見之謂達官也補注取劉說以見人為顯者然他無可證

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 史記曰塞侯微巧而周文處謂君子譏之為其近于佞也 按史記君子譏之句單承周文處謂說故下申之曰為其近于佞也班

刪塞侯微巧句而增石建之澣衣然建之行不失為孝與周文之佞不同相提並論過矣

梁平王襄傳有鬪尊師古曰鬪古雷字 按說文木部鬪籀文攝然則非古雷字也史記作鬪櫛之或體

梁餘尚有八城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削梁八城梁餘尚有十城以地理志證之梁國統八縣則此文是也 按元

延中削梁王立五縣使此時止餘八城又削五縣僅有三城與地理志亦不合疑王襄時所削後復稍與之故王立時既削五縣而志尚有八縣也

賈誼傳已矣國亾人莫我知也 接亾同無或以亾字句絕者非

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曰般音班師古曰孟音是也字從丹青之丹 按佩觿般音班從丹青之

丹出漢賈誼傳是顏與郭所據本字並丹然說文無般字惟司馬相如傳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從丹青之丹餘無所見字書惟玉篇丹部般古班字賦也而廣韻即不收疑般乃般之譌體玉篇般字在丹部之末亦必宋人所增而非顧氏之舊也史記文選並不作般此注蘇林音槃史記集解孟康曰盤桓不去索隱槃桓也其作般字甚明則不得謂今本作般為誤相如傳之般般史記文選亦不从丹般般文采之兒乃說文辨字之段借亦不當从丹青之丹

可為流涕者二王氏應麟曰其一謂匈奴有可制之策而不用也其二論足食勸農班氏不載于傳而載之食貨志姚氏解曰此二字疑本是一字後論匈奴一事而疊出可為流涕句耳非有二也俗人或遂于起處增一為二 按二說似姚為勝一二為二或是傳寫之誤或又弟二句可為流涕前賈別有云云班刪去而誤留無以證之 可為長太息者六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蓋史直取其切要者耳王氏應麟曰賈書言庶人上僭班氏取為太息之一秦俗經制二篇不以為太息而班氏取為太息之二論教太子是為太息之三體兒大臣是為太息之四又等齊篇論名分不正又銅布篇論收銅鑄錢此二者皆太息之說班氏削等齊篇不取而載銅布篇于食貨志故六太息止載三篇 按師古謂長太息至三而止者以傳中可為長太息句止三見也然預教太子禮治體兒大臣實是三事真西山以夏為天子至此時務也止為太息之四凡人之智能至以觀之也止為太息之五其說是也惟六太息尚闕其一西山先生引新書

諸侯官名制度同于天子者補之姚姬傳謂新書者未敢信以為真賈生之文也若果如此孟堅必不刪削之意謂此一段為論積儲即載于食貨志者是已按積儲一疏王伯厚以當流涕之一姚氏又以當太息之一似姚說近之伯厚取新書以校正傳文然新書非賈子原書其編次不足深信則其乖異之處未必本傳非而新書是也秦俗經制實是一事而新書分為二篇其謬可見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鄭氏曰今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按疑之言擬也周官司服注言樹國太大則勢與天子相擬也

故迺孩提有識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按趙岐孟子注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較師古說為長說文孩小兒笑也提挈也王莽傳師古注嬰兒始孩人所提挈故曰孩提也孩者小兒笑也與趙說不殊

豫讓畫面吞炭鄭氏曰畫漆面以易兒師古曰畫熏也以毒藥熏之劉奉世曰畫謂以物塗之取以畫鼓故謂之畫爾訓畫與漆皆非也按戰國策稱漆身為厲滅鬢去眉則當以鄭說為是顏劉所言並與本事不合殺性以血塗之為畫呂覽賞注以香塗身曰畫齊語注故以漆塗身亦得言畫也

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師古曰中罪非大非小也弛廢也自廢而死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刀鋸也姚氏辨曰弛者解去其職師古說非案左傳莊二十二年注弛去離自弛自去離其職也姚說是弛無死義中罪亦不至死也刑法志云中刑用刀鋸故蘇注

云然然此中罪亦不專主刀鋸言爰益電錯傳電錯音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賈通請錯匪躬之故曰音而音音是也潘岳西征賦乃續為錯雜之錯不可依也按古音去入同前近人論之詳矣顏未解去音

張釋之傳其後拜釋之為廷尉百官公卿表釋之為廷尉在文帝三年按釋之由騎郎為謁者中郎將爰盎請之盎於文帝即位後始為郎中則其為中郎將而請釋之必在元年以後釋之以騎郎不三年而至九卿文帝用人之不次如此釋之為騎郎盎為郎中同在郎署故知其賢也賈山傳而詳擇其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按中當如字讀凡中字顏多讀為竹仲反

枚乘傳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按景三年漢之郡除內史外則有河東上黨河內河南東郡潁川南陽江夏沛郡魏郡鉅鹿清河涿勃海平原千乘泰山東萊琅邪東海桂陽武陵零陵漢中廣漢蜀郡巴郡隴西北地上郡九原定襄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遼西中山凡三十九郡諸侯王除吳楚趙膠西膠東菑川濟南七國外則有齊濟北淮南廬江衡山燕梁代河間臨江魯汝南廣川長沙凡十五國皆與乘所言不符

韓安國傳太后知帝弗善迺怒梁使者弗見案責王所為安國為梁使見大長公主而泣梁孝王傳無此事史家兩傳各見者多如此惟安國見大長公主鄒陽傳以為在漢捕詭勝之時與此不同魯恭王餘傳子文王陵嗣十八年堯十八表作十九按陵以陽朔二年立至哀帝建平二年為十九年陵弟閔以

建平三年立則表作十九與閔之立年相接然陵以凶子
國除則中絕一年亦未可知傳與表難定其孰是

江都易王非傳為廣陵王 按廣陵當依表作廣世時廣
陵厲王胥後國尚未絕不得以封宮也

膠西于王端傳為膠西郡 宣帝本始元年為高密園凡
為郡者三十四年

董仲舒傳詩人美之而作 疑作下有奪字

對上應書者 按此言賢良所對無能應詔書之意者

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考證臣召南按仲舒對策之
年先儒疑而未定漢書武紀載于元光元年與公孫弘並
列既失之大後通鑑據史記武帝即位為江都相之文載
於建元元年與嚴助並列亦失之太前若以仲舒此文推
之則在建元五年計漢元年至建元三年為七十歲而五

九 禮記

九

年始置五經博士即傳所謂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

之官也至元光元年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即傳所謂

州郡舉茂才孝廉也若在建元元年豈得云七十餘歲乎

按置五經博士但為立學校之官未見所為抑黜百家

也建元元年丞相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

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見武紀繫舉賢良方正直言

極諫之士之後此所謂抑黜百家蓋其說仲舒發之而綰

復請之然則仲舒對策之年當從通鑑為是至本傳七十

餘歲之文或傳寫有譌耳攷本傳仲舒為江都相久之中

廢為中大夫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時建元

六年也六年已中廢居家不得五年方對策齊說恐未是

越王句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考證臣召南按泄庸

師古無注疑即國語所謂舌庸與苦成文種范蠡舉如並

為大夫稱五大夫吳晉之會黃池也舌庸與蠡率師沿海

沂淮以絕吳路泄與舌音相近而字異耳 按左傳哀二

年吳洩庸如蔡納聘是洩庸乃吳臣故杜氏世族譜列泄

庸于吳雜人中仲舒乃以為越大夫殆先事吳後入越歟

黃池之會乃哀十三年事哀二十六年二十七年傳並稱

越后庸石經宋本后作舌然則泄舌音近通用齊說是也

不必疑其為二人

先是遼東高廟長陵高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中稟

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見嫉之攷異按主父偃傳元光元

年西入關而高廟高園殿災乃在建元六年其明年始改

元光計其年月似不相應 按建元六年仲舒家居推

說災異故主父偃得候仲舒而竊其書次年為元光元年

偃西入關因奏之其年月相接可不必疑

十 禮記

司馬相如傳師古曰徐廣鄒誕生諸詮之陳武之屬 按

隋志百賦音上卷宋御史褚詮之撰史記索隱引作褚詮

此作諸詮之恐誤新舊唐志作褚令之令又詮之譌

相如歸而家貧 按相如以賞為郎則其家本富豈以入

官而耗其資財遂至於家徒四壁立耶

其中則有神龜蛟龍毒冒鼈鼉師古曰鼈音徒河反又音

大河反宋祁曰徒河大河二反是一音疑上云徒丹反丹

何近而相亂上林靈囿亦有注 按宋說是上林

正作徒丹可證鼈從單聲徒丹乃其本音故與鼈為韻馬

融廣成頌亦以蛟鼈與鼈鼉為韻集韻有唐干反鼈之音

陀乃音之變

的礫江靡師古曰江靡江邊靡池之處史記集解郭璞曰

靡涯也索隱應劭曰靡邊也張揖曰靡涯也 按小顏依

靡涯也索隱應劭曰靡邊也張揖曰靡涯也 按小顏依

文爲說非是郭應張三說近之而未盡也摩者涓之段借字爾雅水草交爲涓郭注詩曰居河之涓疏李巡曰水中水草交謂之糜釋文糜本又作涓左傳僖二十八年余賜女孟諸之糜疏釋水云水草交爲涓古字得通用故此作糜是涓字段借可作糜亦可作靡古音眉聲與米聲非聲同部此同部段借者禮記少儀疏荀子富國注皆云糜讀爲糜此米聲與非聲相段借亦可證糜之爲糜而靡之爲涓又何疑哉

批杷檠桼張揖曰檠檠支香草郭璞曰檠支木師古曰此二句總論樹木不得雜以香草也檠郭說得之按說文

檠酸小棗史記索隱引徐廣曰檠棗也與許說合此文屬檠於杷杷桼之間當以檠棗之說爲是淮南子云代檠棗

以爲矜亦以爲檠棗香草之說劉向九歎用之然曰檠支則非檠棗郭以爲木名當亦指檠棗

亭柰厚朴張揖曰厚朴藥名按自盧橘夏孰以下八句皆是果類不應雜入藥名恐別一物

立萬石之虞師古曰虞獸名也立一百二十萬斤之虞以縣鐘也說文虞鐘鼓之柎也師爲猛獸从虎豕象形其

下足錄虞或从金康虞篆文虞段氏玉裁注戴氏攷工記圖曰虞所以負筭非以羸者羽者爲虞下之跗也引西京

賦洪鐘萬鈞猛虺負筭業而餘怒乃奮翅而騰驤薛注云當筭下爲兩飛獸以背負張揖注上林賦曰虞獸重

百二十萬斤以依鐘旁俠同夾此可見虞制師古改其注云以縣鐘則昧於古制矣廣韻引埤倉錄樂器以夾鐘削

木爲之與張注同今本廣韻云形似夾鐘則非矣接釋名

釋樂器所以縣鐘鼓者橫曰筭從曰虞虞舉也在旁舉筭也與薛綜之說同然則筭以縣鐘鼓虞以負筭師古不分筭虞之制段氏譏之誠是詩靈臺傳曰植者曰虞橫者曰桼考工記注橫曰筭植曰虞西京賦薛注縣鐘格曰筭植曰虞爾雅木謂之虞郭注縣鐘磬之木植者曰虞毛鄭薛郭之說與許劉同皆不謂虞爲獸名師古襲張揖之說與諸儒乖異恐未是本賦檠飛遽張揖曰飛遽天上神獸史記作蜚虞遽虞一文未知孰爲天上神獸之本字不必牽合爲一段氏云長卿謂虞爲神獸與許說不同未見其爲然也干石之鐘猶西京言洪鐘萬鈞極言其重耳亦非必果爲干石及萬鈞也

匪唯偏我偏我史記作濡之文選作偏之我按偏我是與下句汜布護之相應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

於我普偏布散無所不溥之也似史記本亦作偏我故索隱引故廣說也文選考異曰徧當作偏之字不當有讀以四字爲一句漢書正如此也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

非偏於我最爲明晰是史記亦作偏我與漢書同當據索隱訂正

般般之獸師古曰般字與班同耳從丹青之丹般史記文選作般說見前

卜式傳按史記載式事於平準書中具有深意孟堅裁取爲傳事頗與食貨志相複殊爲失之

張安世傳肅敬不怠十有三年按安世以元鳳六年封三當作二

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注如涓曰郡吏太守也文類曰大府公府也孟康曰舉之廷尉目章劾付廷尉治之也

師古曰孟說非也舉皆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
大府丞相御史之府也 按上文言詔獄益多是漢時天
下之獄不皆之廷尉惟以章劾付廷尉者廷尉得治之當
合孟類二說方明

小卞之作可爲寒心考證按今詩作小弁與孟子同蓋卞
弁二字古通用故師古音盤與陸氏毛詩音義同 按卞
者弁之俗體後人強分爲二唐時蓋尙未然故師 言
異同

合陽侯梁放舉欽考證臣召南按漢代列侯具見於表此
合陽侯梁放功臣恩澤二表不見何也師古亦無注 接
功臣表合陽侯梁喜元康四年封四十一年薨建始二年
侯放嗣然則放之嗣侯正在成帝之世齊偶未檢及
張騫李廣利傳 按張李傳乃截取史記大宛傳文然史

記序於大宛傳中事具首尾最爲得體班采爲傳轉令西
域傳文首尾橫決且騫傳自騫卒後千餘言乃西域事與
騫無涉何義門謂西域之開自騫導之故於其傳終言漢
武以兇戲敝中國以深著其罪未免爲班氏左袒史固有
因一人而終敘其事以著褒譏者然不過以數語結之未
有長篇累幅如此傳者也

立其夫人爲王宋祁曰古本夫人下有太子二字考證臣
召南按史記作立其太子爲王外國固時有女王然以下
文推之似史記是 按據宋校是此文本亦作太子古本
衍夫人二字後人誤刪太子存夫人遂成今本非班與馬
異又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夫人爲王是史記亦有兩本
危須以西及大宛皆合約殺期門車令中郎將朝 車令
卽上文所云壯士車令也中郎將朝疑與車令同出使者

贊曰 此仍用史記大宛傳贊文然與張李何涉益可知
采張李事自爲傳者大失史公之意

司馬遷傳罔羅天下放失舊聞 按失當讀爲佚下同
嚴助傳建元三年閩越舉兵 而上書以聞 此一段見
史記東越傳

時武帝年未二十 是時武帝年十九
主父偃傳見衛將軍 按青以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此
時尙未爲將軍史追稱之或疑衛將軍不薦士而獨言偃
不知言偃之時青尙爲侍中迨後日貴卽不肯妄言天下
士矣

東方朔傳今壺醜老柏塗伊優亞狝吽牙張晏曰齟音植
師古曰齟音側加反又壯加反塗音丈加反亞音烏加反
按注音非古音也古音且聲涂聲與亞聲牙聲並在魚
虞模部不在歌麻詩三百篇可證此因亞牙而并改齟塗
之音謬矣

辛慶忌傳成帝初徵爲光祿大夫遷左曹中郎將至執金
吾 按百官表成帝建始二年任千秋爲執金吾一年遷
而三年不書何人爲執金吾河平元年執金吾輔中間虛
位二年蓋卽慶忌初爲執金吾左遷酒泉太守表失書也
其後復爲光祿大夫執金吾則在河平三年表書
迺復徵爲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坐小法左遷雲中大守
表作四年

復徵爲光祿勳 表在陽朔四年
其後拜爲右將軍 百官表於陽朔四年書慶忌爲光祿
勳四年遷而次年鴻嘉元年卽書光祿勳辛慶忌爲右將
軍而不書何人代慶忌爲光祿勳鴻嘉四年又書右將軍

辛慶忌爲光祿勳四年遷光祿勳并將軍疑表有誤
歲餘徙爲左將軍 百官表慶忌爲右將軍在鴻嘉元年
爲左將軍在永始三年相距凡七年歲餘字有誤
小子茂水衡都尉 百官表水衡都尉無辛茂名孝平元
始二年書中郎將幸成子淵爲水衡都尉疑幸成乃辛茂
之諛

常惠傳是時烏孫公主上書 至自取函獲 按此文與西
域傳全同此兩載而未刪正者

惠因奏請龜茲國嘗殺校尉賴丹 事見西域傳

鄭吉傳於是中西域師古曰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
遠近均也中音竹仲反 按旣云處諸國之中何以復音
竹仲反

陳湯傳如得此二國王氏雜志曰二國當爲三國三國謂

烏孫大宛康居也漢紀孝元紀作如得此三國是其證

上文言今鄯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
畫計欲降服之按此文是鄯支爲康居畫計降服烏孫大
宛也作二國爲是是時康居尊敬鄯支欲倚其威以脅諸
國久與鄯支爲一矣

時成都侯商新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素不善湯 按罷
昌陵乃永始元年事商爲大司馬在永始二年是湯之得
罪在昌陵旣罷之後

殺 段會宗傳歲餘小昆彌爲國民所殺 西域傳爲降民所

諸史瑣言卷八

漢書五

韋賢傳勤諉厥生師古曰諉歎聲音許其反楊慎曰方言云楚謂然曰諉說文諉磨也離騷云歛秋冬之緒風說文歛磨也二字音義並同實一字耳皆楚語也 按用修所稱說文方言並誤說文言部諉可惡之詞一曰諉然欠部歛磨也皆不曰磨惟口部唉應也用修蓋以唉之訓屬之諉歛也方言歛警然也南楚凡言然者曰歛或曰警其字作歛不作諉也歛秋冬之緒風乃楚辭惜誦語亦非離騷也明人引用古書好改原文博洽之士不免此病最為誤事說文選作唉許諉字二訓前說可惡之詞顏注義頗與之相合史記項羽本紀索隱曰唉歎恨發聲之詞楚辭惜誦注歛歎也廣韻十六哈歛歎也其義皆相引伸後一說

與方言歛字之義及口部唉磨也之義合然則諉唉歛三字前後二說音義皆同得相通用用修所引誤而其說則未誤惟此句如云勤然厥生頗為費解不如仍用顏說為得

恭儉淨壹 淨文選作靜按說文灑無垢穢也靜審也娵亭安也此詩當為安娵之娵淨靜皆借字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 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謂與石顯共事而不能有所匡正也文采過之謂前所錄

二詩及後毀廟諸議也

夏侯勝傳益千戶劉奉世曰關內侯無國云何言益 按關內無國而有食邑勝益千戶亦食邑也漢時列侯之國戶有極少者如邢侯李壽侯一百五十戶高昌侯董忠坐法削戶定七十九戶是也關內侯食邑有極多如婁敬以

二千戶為關內侯是也勝益千戶亦云優矣

京房傳目好學得幸梁王 梁王敬王定國

翼奉傳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己酉主之孟康曰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于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按西方主殺而曰情喜殊不可解孟注亦甚牽強利刃所加安有可喜之事於理難通

李尋傳問者春三月治大獄 季夏舉兵法 秋月行封

爵 按哀紀建平元年皆無其事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考證臣召南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二千八百四十七口八十萬一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戶口一倍於宣帝時矣 按敞之自山陽之膠東在元康二年之後下距元始纔六十餘年不應戶口繁滋一倍之多疑山陽

屬縣元康之後有從他郡改屬山陽者屬縣增故戶口亦增耳又按定陶共王康初封濟陽後徙山陽又徙定陶康為元帝愛子所封必大國疑山陽屬縣爾時所增迨康徙封而山陽復為郡屬縣仍王國之舊故與元康時不同

蓋寬饒傳時執金吾議 錢大昭曰據公卿表名廣意按寬饒自殺宣紀在神爵二年執金吾南陽太守賢非廣意蕭望之傳時上初即位思進賢良 按初即位當云初親

政事

馮奉世傳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考證即公卿表所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一姓 按公卿表初元三年書

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壽子惠為執金吾九年遷建昭二年

書執金吾李延壽為衛尉三年書衛尉李延壽為御史大夫三年卒一姓繁師古曰繁音蒲元反然則表本曰李延

壽而附書一姓繁三字以存疑耳蕭望之傳作繁延壽

楚孝王昭傳 平陸侯術宋祁曰陸一本作陵 按楚元

王子禮會封平陸侯此侯亦楚王子則作平陸為是

史丹傳天下莫不歸心臣子師古曰自見定陶王雅素愛

幸劉奉世曰臣子宜屬下句不當斷之陽夏公謂如顏讀

亦雅胡三省曰以下文大意觀之顏注是也考證臣召南

按臣子二字連上連下讀並通 按臣子二字上屬固通

然下句無臣子二字則文義不明自當以劉說為勝

國東海鄉之武彊聚戶千一百 表作千三百戶

薛宣傳刑罰惟中師古曰中音竹仲反 按中如字即大

禹謨民協于中之中也不當音竹仲反師古凡中字多讀

竹仲反疑是沿隋時舊讀隋人諱忠同音之字或亦改讀

也

谷永傳誠修後宮之政至息白華之怨師古曰永言此者

譏成帝專寵趙昭儀也劉奉世曰按永後疏云建始河平

許班之事傾動前朝今之後起天所不享則建始四年未

當有趙昭儀也 按班婕妤傳云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

寵婕妤進侍者李平得幸立為婕妤又云其後趙飛燕

姊弟亦從自微賤興又云鴻嘉二年趙飛燕謂告許皇后

班婕妤然則趙昭儀之入宮當在鴻嘉元年永對在建始

三年與趙昭儀無與許后傳云自為妃至即位常寵于上

其夏皆令諸方正對策 按日食地震在三年冬而此云

其夏當是四年夏矣惟上文無四年之文前永所對云乃

十二月朔戊申日而不著其年是必為當年之言又云今

二年之間災異鋒起尤其明證後又云待詔一旬然後得

見日食地震在月朔而永待詔僅一旬則尚在三年可知

然則永對在三年冬而此言其夏不言四年乃史文之疏

也

此欲目政事過差丞相父子中尚書宦官 按丞相父子

匡衡及子昌也事見衡傳建始四年罷中書官見成紀

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至是信是使 師古以為今文周書

泰誓之辭然是牧誓之辭

揚雄傳孝成帝時容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祠甘泉

泰時汾陰后土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

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何義門曰按成帝紀永始二年春

正月王音薨三年冬十月皇太后詔有司復甘泉泰時汾

陰后土諸祠則雄雖嘗為音門下吏及薦之待詔又別一

人故自序曰客贊誤又曰據文選注此客字指蜀人楊莊

但雄所與劉歆書疑非真耳 按何說是復甘泉泰時河

東后土成帝紀在永始三年冬十月而郊祀志載元始五

年王莽奏言永始元年三月日未有皇孫復甘泉河東祠

與紀乖異紀書行幸甘泉河東始於永始四年則莽所言

羽獵三賦乃一年所上而不言何年成紀永始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而是年紀不言羽獵惟元延二年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冬行幸長楊從胡容大校獵三事在一年與自序之文頗合七略以甘泉爲永始三年正月所上則爾時甘泉汾陰未復其誤顯然

距魂負沄服虔曰沄河岸之坻晉灼曰沄渚也說文沄水不利也段注按坻礙水冷水不行故謂之沄按沄與坻義相引伸與服晉之訓合說文坻小渚也

河靈翼踢蘇林曰試郎反服虔石奠反師古曰翼踢驚懼之兒踢二音並通按踢毛本從易他本从易以蘇音推之則其字从易說文有踢無踢踢跌也吳都賦魂褫氣懾而自踢跌者劉曰踢跌頓伏也與驚懼之意正合集韻音

尸羊切翼踢驚懼見正據此也服虔之音蓋讀爲後漢書馬援傳嬰鏢之鏢嬰鏢勇兒不知服之義如此否惟讀爲石奠反與易聲不相附當是所見本從易作踢也顏謂二音並通似欠分曉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目多禽獸至還上長楊賦文選注善曰明年謂作羽獵賦之明年卽校獵之年也班欲敘作賦之明年漢書成紀曰元延二年冬幸長楊宮縱胡容大校獵是也七略曰羽獵賦永始三年十二月上然永始三年去校獵之前首尾四載謂之明年疑班固誤也又七略曰長楊賦綏和元年前上綏和在後獵後四載無容元延二年校獵綏和元年賦又疑七略誤按大校獵在元延二年賦云今年獵長楊則亦當爲是年所作七略以爲綏和元年前上者誤

謂之茲耶謂上奪何字衍之字說詳胡氏文選考異

假言周于天地贊于神明師古曰假至也宋祁曰司馬溫公云李宗吳皆作遐光謂當作假劉敞曰案本書云吾寡見人之好假也則假當從光音遐假卽遐也其首章曰吾寡見人之好假也指此矣按假言與下文絕于邇言句相對法言作遐言李軌注遐遠寡見篇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備焉李軌注歎人皆好視聽諸子近言近說至於聖人遠言遠義則備然而不視聽音義好假音遐本或作遐李訓爲遠言正與邇言相對顏監溫公之說非矣其字當從法言音義作假說文無遐字古多以假爲之楊統碑文懷假冥又假爾莫不隕涕繁陽

合楊君碑假爾僉服武班碑商周假藐善山碑思登假之道魏孔羨碑洪聲登假皆作假禮樂志假秋合處注假卽邇字假假形近最易相混列子黃帝篇登假汗假當爲遐蓋本亦假字也

淵騫第十一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無此序云與重黎去序按上文訖于漢道句有宋祁曰李軌注法言本訖作迄旣言無此序何以又云訖作迄其語相矛盾矣李軌注法言本音義引柳宗元曰按漢書淵騫自有序文語俗近不類蓋後人增之或班固所作疑是柳本無此序耳今李軌本有此序及注但不知是原本否班此所錄旣云自序必無所增益於其間恐法言本傳寫脫去

初雄年四十餘自蜀來至游京師大司馬車騎將軍王奇其文雅召呂爲門下史薦雄待詔歲餘奏羽獵賦除爲郎宋祁曰通鑑考異云雄自序云上方郊祠甘泉泰時召雄待詔承明之庭奏甘泉賦其十二月奏羽獵賦事在元

延元年時王音卒已久蓋王根也 按雄奏甘泉羽獵乃元延二年事傳言歲餘奏羽獵賦則其待詔當在元延元年王音以永始二年正月薨何義門有薦雄待詔非王音之說也至考異以為王根然根為票騎將軍非車騎也又不盡符周壽昌以古四作三傳寫時誤加一畫三遂誤為三其說可采雄生于甘露元年使其為王音門下史在永始元年則相距三十八年而此云年四十餘恐自序不至有此誤也

給事黃門與王莽劉歆並 按莽傳大將軍鳳病且死曰莽託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永始元年五月封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則永始元年五月後莽已不在黃門而此云奏羽獵賦後始除為郎給事黃門則在永始四年十二月後何以得與莽並乎据音薦莽並之文則雄之

給事黃門在永始元年之前据奏賦除郎之語則又在永始四年之後史文抵牾此其甚者

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通鑑輯覽注曰上元焦竑曰漢書揚雄傳贊謂雄仕莽作符命投閣年七十一天鳳五年卒考雄至京見成帝年四十餘矣自成帝建始改元至莽天鳳五年計五十有二歲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將近百年則與所謂年七十一者相牴牾矣又考王莽自平帝元始間始號安漢公而法言稱漢公且云漢興二百一十載自高帝至平帝末蓋其數矣然則雄之終或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也世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不然哉竑之論如此而寧都魏禮亦引證各書謂雄賣文自贍又不虛美人多惡之及卒其怨家取法言多為竄益至劇秦美新則劉棻作也紫陽綱目特書莽大夫揚雄死是舉褚淵

馮道所未嘗加者而加之矣據焦魏二家之說班史所載幾不足信今考外戚傳元后崩莽詔雄作誄雄傳雄投閣京師為之語其所載甚詳文選任昉王文憲公集序李善注引劉歆七略曰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也甘露元年戊辰至天鳳五年戊寅正得七十一年然則此文未嘗誤惟上文年四十餘句則有誤耳雄之至京不知的在何年其所作反騷自嶧山投諸江流在陽朔中王音之代王鳳在陽朔三年九月則陽朔三年已前雄固未至京師有文可證乃焦氏欲自建始改元數之至有將近百年之說而又云在平帝末正年七十餘不且自相矛盾耶居攝元鳳五年止孟堅之撰漢書始永平中歷二十餘年至建初中始成此傳末云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則此傳乃永平中所作天鳳五年至永平中約四十餘年實孟堅所自撰非曹大家所

附益焦謂班固早卒曹大家傳失其實豈其然哉雄投閣事在始建國二年雄作元后誄在始建國五年史傳皆有明文又敘傳稱其父彪幼與從兄嗣共游學父黨揚子雲曰下莫不造門年二十遭王莽敗夫當莽敗之年彪年僅二十則天鳳五年亦止十六齡耳雄且造門與之友已云早慧若在天鳳以前則彪年未十齡豈遂能與父黨相晉接哉彪之父稱與雄交彪又與雄交則孟堅所言雄年及雄卒之年必不至舛誤焦氏之言未見其有一是也魏氏之言未詳本於何書其謂劇秦美新乃劉棻作亦不知有何的據班固典引曰揚雄美新典而亡實是東漢之時初不以此為非揚作近人海昌朱予培超之亦謂以法言考之莽於平帝元始元年稱安漢公法言稱漢公並未及新莽篡位事然則雄年七十一卒當在孺子嬰居攝時雄仕

歷成哀平故云三世不徒官若復仕莽則孺子嬰爲五世矣可知雄未嘗仕莽元后誅及劇秦美新或亦劉歆既豐輩假記以取媚耳其爲雄滿雪如此然自來媚人者自獻之不服豈肯假託於人則魏謂蔡作朱謂歆豐作其說皆非至朱執三世不徒官語爲證尤爲疏舛考本傳言三世上文明云當成哀平間初不計孺子嬰與莽也下始云及莽篡位曰耆老久次轉爲大夫然則雄之爲諸吏中散大夫正莽世所徙之官豈得云未嘗仕莽哉法言孝至篇云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莽未卽真己貢諛若此則龜鼎既移其歌功頌德又何足怪若王安石謂美新投閣是谷子雲非揚子雲尤爲不根之論考漢書谷永傳王根爲驃騎將軍薦永爲大司農歲餘永病數月卒於家百官表元延四年永爲大司農一年免計其卒在綏和元年是年十一月莽始代爲大司馬及其篡也谷子雲下世十餘年矣又安有美新投閣之事乎

儒林傳自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師古曰商瞿姓也史記索隱商姓瞿名字子木按史記仲尼弟子傳以瞿爲名家語亦索隱說是師古非字書以商瞿爲複姓實承師古之謬

田何子裝考證臣召南按史記作子莊班氏當以避明帝諱而改曰裝耳按漢書避明帝諱皆改莊爲嚴後漢明帝紀注伏侯古今注曰莊之字曰嚴是以莊爲嚴是當時功令班必不改莊爲裝此當是傳寫異文

田廣明傳傳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皆捕斬焉按廣明爲淮陽太守而陳留別爲郡何以傳至陳留廣

明得發兵捕斬之疑陳下衍留字地理志淮陽屬縣弟一曰陳也陳縣蓋太守所治故傳止傳舍而欲俟太守謁見收取之耳

至圍師古曰陳留圍縣按地理志圍屬淮陽不屬陳留且圍屬淮陽故下云上呂廣明連禽大姦也

尹賞傳舉茂材粟邑令按粟上當有爲字貨殖傳穀糶千鐘糶史記作糶糶糶二義迥異

黍干大斗考證顧炎武曰是漢時已有大斗但用之量龕貨耳臣召南按史記但云黍千斗無大字按索隱引漢書作黍大斗然則唐時漢書本日黍大斗無千字故小顏

小司馬皆爲大斗作解此千字後人據史記以校漢書遂誤入正文耳此文所言龕貨甚多皆不言大斗而獨於黍言之甚屬可疑恐漢書本同史記傳寫譌千爲大而說音

強爲之解也

游俠傳繇是列國公子魏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按春申非公子

搯擊而游談者師古曰搯捉持也擊古手腕字也說文擊手擊也从手取聲揚雄曰擊握也段玉裁注握者搯持也揚說別一義凡史漢云搯擊扼腕者皆疊字言持手游

民也按顏注用許弟一義據段說當爲弟二義也

陳遵傳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師古曰既關閉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館云門之館篇妄穿鑿耳館

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按轄車軸端鍵也謂以鐵鑲

母軸頭而制之也故可去而投之館蓋即說文之轄字轄

輿端鑄也轂孔之外以金表之曰轄此非若轄之可去而投之也儀禮既夕木館注今文館爲轄似館轄爲一字然

鑄以制軸銷則冒於轂端者其爲物實不同至管箭之管古書無从金者說者欲改轄爲銷而又解爲門之錯箭謬矣

爲裳所稱師古曰裳者目輒爲整者也或以裳爲喪失之說文裳大盆也發井壁也是裳整義異不得以整訓裳廣雅裳裳也賈卽鑑字說文鑑大盆也急就篇甌裳甌甌項嬰盧裳次于甌甌甌項之間其爲盆甕之屬甚明甕玉篇大盆也廣韻太盆似盆然則以裳爲甕未爲失也顏子急就篇注曰裳大盆而此乃爲異說何耶

匈奴傳詩人美大其功曰韓伐檢允至于太原六月詩毛詩亦以爲宣王詩與此合史記則序於襄王時

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按此出車之詩毛詩亦以爲文王時詩此以爲宣王時詩與毛異史記又序於襄王時

厚遇關市饒給之史記關上有通字

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温敦皆見匈奴亂率其眾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温敦爲義陽侯通鑑考異曰宣紀呼遼累單于帥眾來降功臣表信成侯王定以匈奴烏桓屠羈單于子左大將率眾降侯義陽侯温敦以匈奴諱速累單于率眾降侯此卽屈與敦也未嘗爲單于或降時自稱單于或紀表二者誤也按烏厲屈序於父烏厲温敦之上豈當時降漢時屈之意耶屈以五鳳二年封温敦以三年既父後于子屈封干六百戶温敦封干五百戶亦父薄於子惟屈既爲温敦子何以表又云烏桓屠羈單于子此又不可解者呼遼累師古以爲官號匈奴未見有此官號且紀表明曰呼速累單于師古不引以爲證何耶惟呼速累單于與烏桓屠

羈單于既不見于傳故考異疑之然紀中凡匈奴來降者皆不書惟呼速累以單于而書且形諸詔語恐非降時自稱及紀表誤也當時五單于之外又有閭振單于伊利自單于呼速累或卽其比或又如烏藉呼揭初稱單于後去其號未可知也又按爾時呼韓邪單于新破屠耆單于車犁單于亦降呼韓邪單于何以呼韓邪單于之左大將反來降漢疑此文呼韓邪或是呼揭之譌呼揭或作烏揭表文烏桓亦烏揭之譌而屠羈字子字皆衍文也

二世稱藩按自呼韓邪單于款塞迄元始五年匈奴凡五易單于而稱二世者雕陶莫皋且麋胥且莫車囊知牙斯並呼韓邪子兄弟相及故稱二世本或作三世者非南粵傳長沙兩將軍按兩將軍降慮侯周竈博陽侯陳

西域傳及山北六國後書云車師前後部及東且彌卑陸蒲類移支是爲車師六國按據此本傳東且彌西且彌卑陸卑陸後國蒲類蒲類後國其卽山北六國乎後書之移支此傳所無後書移支國居蒲類地則移支之號乃後所改其地卽二蒲類之一

至疎勒南與蔥嶺屬至疎勒三字上下疑有奪文烏食訾離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按下文云東與單桓桓南與且彌西與烏孫按單桓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西且彌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東且彌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烏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則四十一戶之烏食訾離安得曰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哉恐萬字爲九千二字之譌前文云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後王之西爲烏食訾離地

目處之其地必與車師相接車師後王國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則此國相距必不遠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考證臣召南按後漢班勇為西域長史屯柳中後書西域傳諸國道里俱以去長安所居為率疑卽此柳谷也王氏雜志曰狐胡當依太平御覽所引作孤胡字之誤也狐胡與車師異地不當云治車師柳谷師字蓋涉下文車師而衍御覽作治車柳谷無師字按如王說則齊說非矣後書云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陶其北又有柳中皆膏腴又車師前王居交河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八十里然則柳中乃車師前王庭之地在伊吾之北唐為縣屬西州交河郡初非狐胡國王治也

孝武李夫人傳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 詩大雅哲婦傾城列子周穆王篇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

王莽傳釐令部與大司徒光宋祁曰徒當作馬 按孔光未嘗為大司馬宋說誤

時元帝世絕而宣帝曾孫有見王五人列侯廣戚侯顯等四十八人胡三省曰見在之王五人謂淮陽王續中山王成都楚王紆信都王景東平王開明也列侯二十八人謂廣戚侯顯陽侯寄陵陽侯嘉高樂侯修平邑侯閔平纂侯况合昌侯侯輔伊鄉侯開就鄉侯不害膠鄉侯武宜鄉侯恢昌城侯豐樂安侯禹陶鄉侯恢釐鄉侯褒冒鄉侯旦新鄉侯鯉部鄉侯光新城侯武宜陵侯豐堂鄉侯護成陵侯由成陽侯眾復昌侯休安陸侯平梧安侯譽朝鄉侯克扶鄉侯普方城侯宜當陽侯益廣城侯楚春城侯允呂鄉侯尚李鄉侯殿宛鄉侯隆壽泉侯承杏山侯遵嚴鄉侯信

武平侯瑛陵侯會武安侯恆富陽侯萌西陽侯偃桃鄉侯立栗鄉侯元成金鄉侯不善平通侯且西安侯漢湖鄉侯開重鄉侯少柏凡五十人而廣戚侯顯孺子之父栗鄉元成先已免侯止四十八人耳 按廣戚既為宣帝曾孫安得除之而不數栗鄉先免表亦無明文地理志山陽郡書栗鄉侯國則國未除可知胡說未確表尙有陰平侯詩承鄉侯闕外黃侯圍高陽侯並平陸侯寵皆宣帝曾孫合之凡五十五人而此云四十八人恐有誤

河東河內弘農河南潁川南陽為六隊郡劉奉世曰河南當榮陽莽所分以為六隊之一也下文自有河南大尹更為保忠信卿 按劉說是莽以河東為兆隊河內為後隊弘農為右隊潁川為左隊南陽為前隊並見地理志榮陽為新隊見下文

更始將軍史謙行諸署劉奉世曰或言更始或言寧始未知孰誤商摧攻莽官本有更始將軍但上文言拜皇后父史謙為寧始將軍其事已在劉聖公收元為更始之先當是寧始而此乃作更始并下文更始將軍史謙度渭橋恐皆寧字之訛也 按前文甄豐託符命文為更始將軍豐自殺姚恂孔永侯輔戴參廉丹相繼為寧始將軍天鳳六年莽下書復呂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呂順符命是寧始即更始故廉丹始稱寧始後稱更始也迨丹戰死而史謙為寧始將軍當是以漢方稱更始元年莽惡之而復收更始為寧始也王以更為寧之訛其說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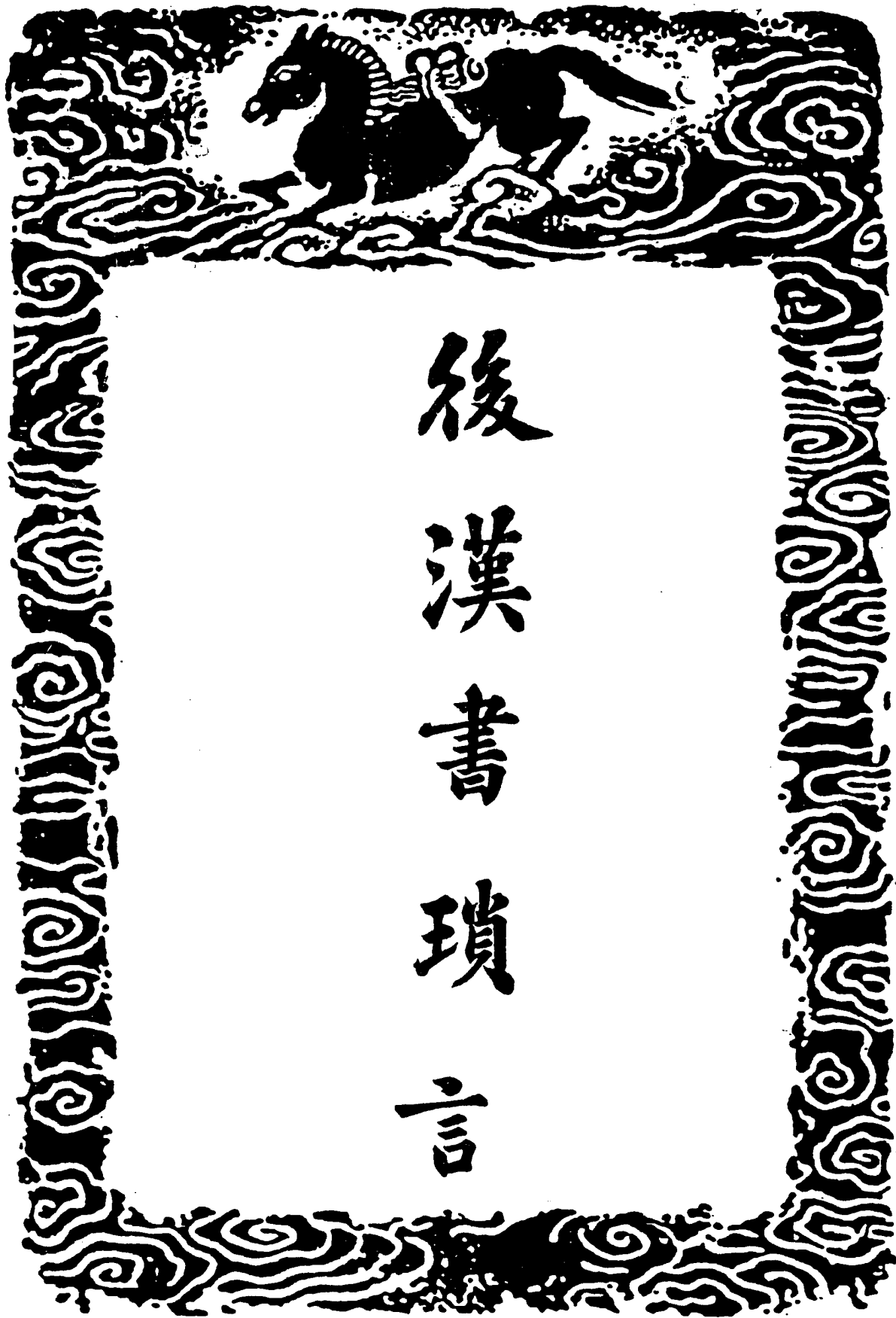
敘傳楚人謂虎班其子以為號師古曰子文之子闞班亦為楚令尹胡三省曰左傳莊三十年申公門班殺令尹子元而門穀於菟為令尹恐班非子文之子何義門讀書記

日按春秋傳作般與班同非殺令尹子元之申公門班也
按左傳宣四年門般爲令尹杜注般子文之子揚何說
是莊三十年之申公門班杜氏世族譜以爲若敖孫乃別
一人上文言楚人謂虎於禘此又云謂虎班豈楚人於虎
有兩稱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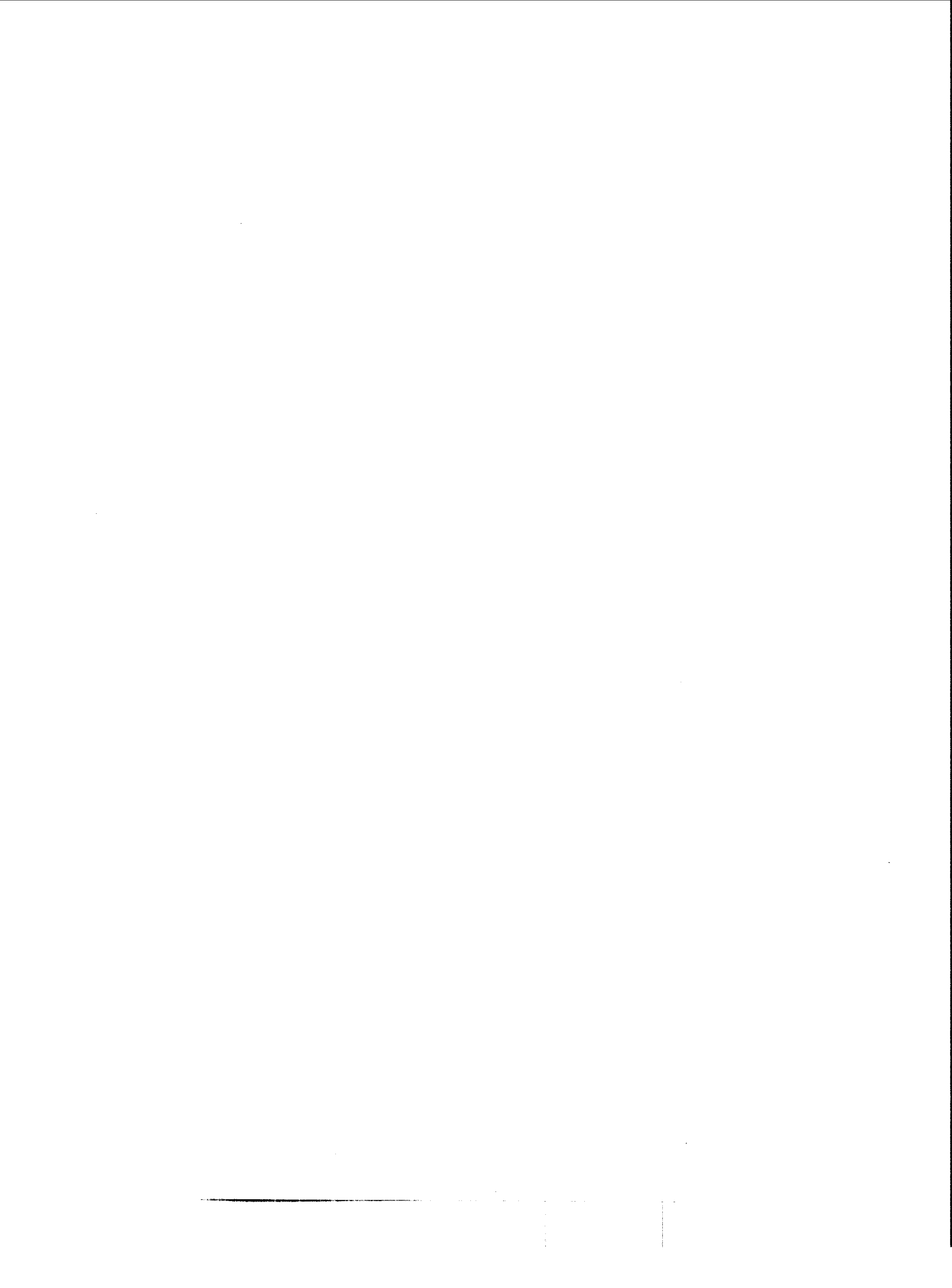
不知神器有命劉德曰神器璽也李奇曰帝王賞罰之柄
也師古曰李說是也文選注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服御
之物善曰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也劉奉
世曰神器者聖人之大寶曰位是也 按諸說不同李善
注爲有根據其義則劉所言者是餘三說非

丁丑八月讀史記畢接讀漢書人事紛拏時讀時輟閱二
十二旬有奇始讀一周每遇疑難輒甲己見錄爲一編以
備他日之參訂云戊寅四月三日家本自識
是書與史記並多古義古字非精通訓詁者不能讀且書
成迄今千八百年傳寫既久魯魚亥豕訛謬難免雖經明
人校訂再三而仍多闕疑之處豈淺陋者所能妄參末議
哉然墜露輕塵未必無裨山海故過而存之家本又識





後漢書瑣言



後漢書瑣

言三卷

諸史瑣言卷九

後漢書一

光武紀更始元年光武爲太常偏將軍注東觀記曰時無印得定武侯家丞印佩之入朝 前書無定武未知是班

王侯表平干頃王偃以趙敬肅王小子封元鳳元年繆王

元嗣王鳳二年薨不得代然則繆王元者雖出于趙自封

平干何以稱趙繆王耶且元爲景帝二世孫非七代孫也

又王鳳二年下距更始時將八十年恐繆王子未必尙在

王昌傳趙繆王子林立景帝七代孫是又以林爲景帝七

代然是元子亦非七代

二年王莽和戎卒正邳彤亦舉郡降注東觀記曰王莽分

鉅鹿爲和戎郡 按邳彤傳戎作成注引東觀記亦作只

此傳誤水經濁漳水注引作和城城成書多通用也和亦

作禾濁漳水注斯汶水又東南逕和城北漢高帝封邯中

公孫耳爲侯國史漢侯表並作禾成禾和古亦得通用也

於是北降下曲陽 按邳彤傳世祖徇河北至下曲陽彤

舉城降注引東觀記王莽分鉅鹿爲和成居下曲陽然則

下曲陽卽和成郡治上文言彤舉降郡而此又言北降下

曲陽者蓋彤降後尋與世祖會信都故下曲陽復反爲王

郎也又彤之舉郡降彤傳在王郎未反之前此敘于後恐

此誤也

建武二年周後姬常爲周承休公注武帝封周後姬嘉爲

周子南君成帝封姬延爲周承休公常卽延之後 按前

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書恩澤侯表延作延年疑此注奪年字常者延年四世孫

也惟表云更爲周承休侯又五月庚辰表作戊辰並與此異

十二年冬十一月戊寅吳漢滅官與公孫述戰于成都大破之述被創夜死辛巳吳漢屠成都續天文志十一月

丁丑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其夜死明日漢入屠蜀城按戊寅至辛巳四日丁丑次日即辛巳志云明日漢

入屠城公孫述傳亦云其夜死明旦岑降吳漢亦云旦日城降則戊寅當從續志作丁丑

十五年春正月丁未有星孛於昴丁未有星孛於營室按重書丁未必有一誤續志云正月丁未孛星見昴稍

西北行入營室犯離宮二月乙未至東壁滅然則乃一事紀誤分爲二耳

封皇子輔爲右翊公焉爲左翊公考證召南按左翊公當作左馬翊公脫馮字以中山簡王焉傳證之可見按

光武十王傳是年輔封右馬翊公焉封左馬翊公而紀稱右翊左翊者乃當時之省文非史奪文觀後屢稱右翊左

翊可見齊氏於焉疑其奪字而於輔不言何耶

二十二年匈奴莫鞮日逐王比遣使漁陽請和親使中郎李茂報命按南匈奴傳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請漁

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則此文莫鞮日逐王比六字乃衍文中耶下奪將字二十三年匈奴莫鞮日逐

王比率部曲遣使詣西河內附方書此事與傳正合

二十八年夏六月丁卯沛太后郭氏薨因詔郡縣捕王侯賓客坐死者數千人注時更始子鯉因沛獻王輔殺劉盆

子兄恭故王侯賓客多坐死按事見沛獻王傳與沛太后薨無涉而紀下一因字未詳

論於是改號爲太初元年按太初下當有元將二字事詳前書

明帝紀中元二年惠於蠶寡注書曰惠於蠶寡按書無逸惠鮮蠶寡漢石經及漢書谷永傳引並作惠于舊說以爲用今文尙書也明帝受尙書於桓榮樂習歐陽尙書者

故此詔亦用今文

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縲二十四右趾至髡鉗城旦春十匹按肉刑久除而此言右趾者前書刑

法志云當斬右止者棄市蓋律文尙不沒右止之名與死罪有別其得贖者亞於死一等此文是也志又言考自昭

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耐罪上至右止二倍有餘此可見右止之刑除而名未除也

章帝紀其以憲爲太傅融爲太尉注武帝初以張子孺領尙書事按前書張安世以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

在宣帝地節二年此云武帝誤也同時霍山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不知孰先孰後紀傳無明文

章和二年帝崩于章德前殿年三十三按帝即位時年十九在位十三年則年三十一此云三十三者誤也

安帝紀元初元年二月己卯日南地坼按上文書正月甲子下文書二月癸酉甲子與己卯相距十六日似此文

三月乃二月之譌然續志所書日月相同恐三月癸酉日食爲衍文而此文已卯爲第一已卯與甲子相距七十六

日故得書三月也

三月癸酉日有食之按是年又書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不應一年兩食續志無三月癸酉日食之文疑此衍

三年十一月庚申郡國地震續志云郡國十地震此奪

十字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巳續志作乙亥按下文書乙卯大赦天下乙巳乙卯相距十一日若乙亥則相距二十一日不得同在一月此志誤

壬戌武庫災 續志言是十月八日壬戌與此異

建光元年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或圻裂 續志書九月己丑此紀後文有冬十二月不得重言冬上文

書九月又書戊子戊子與己丑相接然則冬十一月四字乃衍文也

甲子初置漁陽營兵 按甲子距上文己丑三十六日疑上奪某月二字

延光元年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甲戌志作戊申高句驪降虜人羌反攻致羅城度遠將軍耿夔討破之

按虜人羌反云云與年終之文複出應刪其一西羌傳但云是歲虜人種羌與上郡胡云云無月日似此文當在年終也

二年京師及郡國二地震 續志作三十一地震疑此奪十二兩字

三年南匈奴左日逐王叛使匈奴中郎將馬翼討破之按南匈奴傳叛者乃新降一部大人阿族等非左日逐王

順帝紀永建元年辛巳太傅馮石太尉劉熹司徒李郃免注馮石字次初 按此注已見上卷此重出馮石傳劉熹作劉喜

永和二年夏四月丙申京師地震 丙申志作庚申按以上文三月辛亥推之丙申是

五年 丁亥徙西河郡居離石土郡居夏陽朔方居五原

按續志夏陽屬左馬翊五原屬五原郡

漢安二年 擊燒當羌於參縣注參縣屬安定郡 按續志參縣屬北地故屬安定

桓帝紀諱志注志之字日意 按志之上當有伏侯古今注曰六字

建和元年司徒趙戒為太尉注戒字志伯蜀郡人也 按此注已詳前卷此複出

永壽元年南匈奴左臺且渠伯德等叛寇美稷 按張奐傳及南匈奴左下奪莫鞬二字臺下奪耆字

延熹二年燒當等八種羌叛寇隴右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羅亭破之注東觀記曰追到積石山即與羅亭相近在今鄯州也 三年閏月燒當羌叛寇張掖護羌校尉段熲追擊於積石大破之 按事詳段熲傳二年已書燒當等

八種羌叛則三年不必復書叛字疑衍文

八年 西南宮嘉德暑黃龍見千秋萬歲殿火 按續志無見字則黃龍亦殿名也志於是年不書龍見明此見字為衍文

九年正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按續志作辛卯紀文下書己酉則當從志作辛卯為是

靈紀熹平六年冬十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癸酉朔按下文書辛丑辛亥癸丑距辛亥五十八日癸酉距辛亥二十九日皆不合疑是癸巳之誤

中平元年春二月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其部師有二十六萬皆著黃巾同日反叛 按皇甫嵩傳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曰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眾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揚兗豫八州之人莫不

畢應遂置二十六方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據此則此文師當作帥萬當作方傳寫誤注引續漢書三十六萬餘人此以大方萬餘人約略計之也三十六方又見續五行志五義門讀書記已言不知何時謄寫爲方

洛陽女子生兒兩頭共身 續志中平元年六月壬申雒陽男子劉倉居上西門外妻生男兩頭共身按此卽是年所書事若注中所引乃光和二事

四年六月洛陽民生男兩頭共身注劉艾紀曰土西門外劉倉妻生也 按二年洛陽民生兒兩頭四臂及此條皆續志所無注中所引卽元年事疑此本二事紀中複書遂爲四事耳

五年九月南單于叛與白波賊寇河東 按南匈奴傳南匈奴之叛在靈帝崩後則當在七年下文七年書冬白波賊寇河東或一事而歧出也

獻帝紀靈帝中子也注協之字曰合 按協之上當有伏侯古今注曰六字

詔除光熹昭寧永漢三號 前卷兩稱光熹此稱光熹熹熹未知孰是

建安六年春三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續志作十月癸未朔

十一年濟北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濟陰平原八國皆除 濟北北海攷異所據本作濟北海其說曰通鑑作齊北海閩本亦是齊字今本作濟轉寫之謬也明帝子濟陰王長早薨無後安帝廢太子保爲濟陰王其後入承大統卽順帝也此後無封濟陰者必濟北之謬 按齊北海濟

北下邳常山平原甘陵七王傳並云建安十一年國除阜陵王傳云建安中無子國除錢說是

十八年復再貢九州注省兖州并荊州益州 案亮字乃交字之訛續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可證

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此日食志不書三月改元延康 按紀中凡改元者俱冠於年首此獨不然未免自亂其例或者以延康乃曹操死後曹丕以新嗣位而改漢年號非出于漢之意故稍變其例歟宋書禮志載魏明帝詔曰先帝卽位之元則有延康之號受禪之初亦有黃初之稱可見延康之改元爲魏非爲漢也

皇后紀衷窈窕而不捨其色注衷窈窕 衷別本作哀文選亦作哀毛詩關雎序哀窈窕鄭箋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怨之釋文哀前儒並如字論語云哀而不傷

是也鄭氏改作衷想本又作念按對宗此序未知其果從何說章懷注惟引毛而不及鄭則其本作哀無疑

官備七國爵列九品 文選官作官九作八按注云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是章懷所據本實作官然當以作官爲是李善云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六國故內職皆備置之而爵列入品焉 九品亦當從八品注中所引前

書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少使實八品也 貴人金印紫綬 按續書輿服志諸侯王赤綬貴人與諸

侯王同疑光武與本紫綬其後增秩而綬亦改也明德馬皇后紀諸貴人當徙居南宮太后感析別之懷各賜王赤

綬可見爾時貴人尙無赤綬者故太后特賜之也又賈貴人傳及太后崩迺策書加貴人王赤綬又和熹鄧皇后傳

賜馬貴人王赤綬

賈貴人 攷異曰世譏范蔚宗創為皇后紀非也晉書稱華嶠作漢書志九十七卷有帝紀十二卷皇后紀二卷嶠以皇后配天作合前史作外戚傳以繼末編非其義也故改皇后紀次帝紀之下然則皇后之紀乃嶠自出新意蔚宗特因之不改耳讀書記曰東京皇后竇鄧閻梁竇何臨朝者六其間殤帝北鄉侯冲帝質帝皆未嘗親政鄧后既立安帝復臨朝者十六年遂終身稱制作皇后紀為得其實雖後人所不必效然范氏自合史家之變未可議也按此紀以紀名實傳體也何說頗為有見然如賈貴人虞美人之屬未嘗臨朝稱制而亦附入又豈為得其實耶外家郭况閻顯鄧康之類皆附見紀中豈本紀體耶恐于義終未安也華嶠為配天作合之說不知其所著皇后紀體例何如此紀既有賈虞及董后之屬則亦非配天作合之說所能該也

錢二千萬 陳仁錫本此下有諸史並闕後事故不知所終十一字
和熹鄧皇后 太后諒闇既終 陳仁錫本此下有久早太后比三日幸洛陽錄囚徒理出死罪三十六人耐罪八十人其餘減罪死石趾已下至司寇三十八字按永初六年五月事見安帝紀
皇女仲十七年封浚儀公主通軼侯注軼音伏按軼當從王霸傳作軼其字從大注中從大從夫並譌音伏亦當從霸傳作音大其字無伏音也浚儀公主霸傳作浚義長公主
皇女利九年封臨穎公主 按賈復傳作長公主

諸史瑣言卷十

後漢書一

劉玄傳前鍾武侯劉望起兵 按前書王子侯表鍾武哀侯霸亡後元延二年節侯則曰霸叔父紹封其後闕然則望者則之後也

五威中郎將李軼為舞陽王 舞陽李通傳及光武紀作舞陰

與赤眉戰于務鄉注續漢志弘農有務鄉 按續志作務鄉

劉盆子傳祖父憲元帝時封為式侯父萌嗣 按前書王子侯表憲薨哀侯霸嗣亡後萌以霸弟紹封

因擊王莽探陽侯田况大破之殺萬餘人 按前書莽傳翼干連率田况素果敢發民年十八日四萬餘人授曰

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敢入界後况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疑此文大破之奪一况字遂至與前書乖異

唯盆子與茂及前西安侯劉孝最為近屬 按前書王子侯表西安侯漢東平思王孫而城陽近屬無封西安者亦無名孝者

李憲傳攻殺安風令注安豐縣名屬廬江郡劉放曰案傳作安風注作安豐安風安豐皆是縣名從傳是考證臣會

汾按郡國志安豐安風皆屬廬江郡安風為侯國而安豐則縣也傳言殺令似當從注作安豐 按考證之說似矣

然據實融傳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則融未封之前安風安豐並為縣注作安豐而正文作安

風難定其孰是前志安豐安風皆縣屬六安國

盧芳傳芳復入居高柳注高柳縣名 按續志屬代郡

隗囂公孫述列傳第三 陳仁錫本此下有注囂音五高反五字此本在前目錄下

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 按前文囂所有者者天水安定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九郡此時河西五郡竄融領之武都屬公孫述下文又言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則安定一郡囂未能全有蓋囂所據者非復前時之故地矣後志又云于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是當時囂所據者實有四郡除河西五郡外蓋無武都而有北地與故地殊不同

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注涇陽縣名屬安定郡 按涇陽縣東漢省故續志無

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 按前志天水郡領縣十六與此數合然後文云於是安定北地天

水隴西復反為囂則當時降者不止天水一郡史文不具耳

囂將妻子奔西城注西城縣名屬漢陽郡 按續志西故屬隴西無城字前志亦無城字此言西城猶云西縣之城

耳西城縣屬漢中郡時漢中屬公孫述非囂所有而田奏李青保上邦 田奏陳本作田弁與上文合是也

上邦續志屬漢陽故屬隴西

於是安定之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 按光武紀言天水隴西復反歸囂來欵傳言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

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似囂所據止二郡然朝那高平鳥氏涇陽西漢並屬安定是囂所據實有

安定屬疑北地或亦然也馮異傳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是囂有北地之證

區區兩郡 按此與上文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之語相乖未為篤論

公孫述傳成將垣副注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齣 按今史記作桓齣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注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劉放曰案文少一魚字 按魚復縣西魏改人復隋唐因之此奪

人字非奪魚字張堪傳注可證

使元與領軍環安拒河池 按續志河池縣屬武都郡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

虜將軍馮駿等 按虜上奪威字馮駿時為威虜將軍軍江州岑彭傳但云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未嘗被虜也

述復令刺殺岑彭 令下似應添一字

咸官所破戰死 按光武紀吳漢斬史興在正月咸官斬公孫恢在九月漢斬謝豐之後此總敘於此未得其實

齊武王續傳臨泚水阻兩川間為營 泚光武紀作泚是也

會下江兵五千餘人至宜秋注宜秋聚名在泚陽縣 按續志宜秋聚在平氏縣

城陽恭王祉傳春陵康侯敞之子也 按前書王子侯表敞無謚敞於王莽時奪爵故無謚建武時始追謚也

子考侯仁嗣 前書表考作孝後安城孝侯賜傳亦稱孝侯

李通傳詔諸李隨安眾宗室會見注謝承書曰安眾侯劉崇長沙定王五代孫南陽宗室也與宗人討莽有功隨光

武河北破王郎朝廷高其忠壯 按安眾侯崇前書注子

侯表長沙定王六世孫舉兵爲王莽所滅則安有隨光武河北破王郎之事謝承書多失實此其一也

來歙傳父仲哀帝時爲諫大夫娶光武祖姑生歙 按後文而陛下之外兄也注光武之姑子故曰外兄然則仲所娶者非光武祖姑恐祖字譌也歙女弟爲劉嘉妻嘉于光武爲族兄故得娶歙女弟

故改汝南之當鄉縣爲征羌國焉 按前志汝南無當鄉縣

朱偃注偃音丑良反 按偃前已音丑羊反此重出而又改羊爲良

鄧禹傳從至廣阿注劉發 發陳本作奉

從光武追賊至滿陽 光武紀作蒲陽注曰本或作滿陽陳俊傳亦作滿陽馬成傳亦有滿陽按蒲滿古書多譌此當以作蒲者爲是

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 按王匡已封比陽王不應尙稱定國上公

樊崇爲驍騎將軍 按樊崇與赤眉賊帥尤來賊帥並同名

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等皆請廣降 按聖公傳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卬等同謀乃並召入牧丹先至即斬之是爾時已無成丹疑此二字衍

定封禹爲高密侯何義門曰帝王世紀禹字高密仲華之封邑世祖殆以相啣耶 按禹字仲華未必別號高密皇甫謐之言未可信也

欲誅赤沙烏桓怨謀反 怨恨宜更有烏桓字

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 按西

羌傳曰章和元年章帝紀亦在元年書護羌校尉劉盱盱盱蓋卽張紆之譌也

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自塞外來降 按西羌傳是時號吾將其種人降校尉鄧訓然則號下衍迷字惟號吾乃迷唐父迷吾弟伯父字恐亦有誤

寇恂傳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罽於冀 按是時圍隗囂於西城非冀也冀字誤

馮異傳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尙書注竟字子期山陽人也後死於赤眉之難見前書 按前書無曹竟事聖公傳亦無左丞相前書二字必有誤

青丘傳更始遣立威王張卬 按聖公傳卬封淮陽王而此曰立威者殆先封立威王更封淮陽歟

所下郡輒行太守事注選官屬守州中長史劉放曰注長史案長史是王國官守令皆長吏也此宜作吏 陳本作吏

蓋延傳永將蘇茂佼疆姓名也周大夫原伯倭之後也 按此注疑本風俗通氏姓篇今左傳作原伯綏

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注西防縣名春秋時宋之西防城 按春秋隱十年取防杜注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防本屬宋魯取之後以別於臧氏之防故曰西防則不得曰宋之西防城也平敵光武紀劉永傳並作平狄

臧官傳官因從擊大破之劉放曰案從擊無理當作縱字 按從讀作縱不必改字古書縱字多作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參巒案地理志巒當作戀 按前志續志竝作參巒巒戀皆非

耿弇傳曰尤來大形十餘萬眾商雅曰尤來大搶皆賊之名號而耿弇傳兩處皆作大形劉植傳伏隆傳亦然未詳按大形亦賊之名號光武紀與大搶並列非傳文之誤及故大形渠師重異等兵注重姓異名 按光武紀注引東觀記作樊重

北擊匈奴轉車騎都尉劉放曰案官無車騎都明衍車子考證臣承蒼按是時竇憲為車騎將軍故夔之官轉為車騎都尉其後憲為大將夔之官又轉為大將軍左校尉車字非衍也商雅曰愚謂此車騎將軍之都尉劉謂衍文非也 按將軍官屬無都尉恐當以劉說為是

乃封夔栗邑侯注栗邑縣名屬左馮翊 按前志續志並作栗邑

乃以恭為戊己校尉 陳本無己字是也

恭亦終填牢戶 按恭卒于家似不得曰填牢戶

姚期傳攻拔樂陽稟肥臯 按前志稟城縣屬真定國此傳及郭皇后紀並作稟無城字攷異以為省文然縣名似不可省一字

耿純傳奉迎於育注育縣名 按前志續志並不見此縣朱祐傳歸外家復陽劉氏往來春陵世祖與伯升皆親愛之 按前書王子侯表復陽侯延年長沙頃王子與春陵同宗故祐得往來也

杜茂傳永平十四年坐與東平王等謀反滅死一等劉放曰案王平顏忠是楚王同時謀反者多連士大夫故杜元坐之傳寫之誤遂作東平王東平何嘗反也 按劉說是事在永平十三年四字亦誤

馬武傳獨與武登臺注在今潯州郡鄆城中 按唐書

地理志鄆郡貞觀元年隸洛州則潯乃洛之譌也

鄆太后紹封武孫震為鬱亭侯注鬱音胡巧又力彫反按胡巧下奪反字

定封為揚虛侯攷異曰注不言揚虛所在按漢書齊悼惠王子將閭封楊虛侯 按揚虛當作揚虛縣名屬平原前志誤為樓虛據水經深水篇注地理志曰揚虛平原之隸縣知今本地志譌也

竇融傳下詔曰安豐陽泉蓼安安風四縣封融為安豐侯劉放曰蓼安按文多安字此縣名蓼而已 按前志四縣並屬六安國蓼下無安字續志並屬廬江郡稱蓼侯國亦無安字明此安字乃衍文

目封在安豐欲令姻戚悉據故六安國遂矯稱陰太后詔令六安侯劉盱去婦因以女妻之 按前志六安國屬縣

五六蓼安豐安風陽竇融已食四縣則劉盱所封蓋即六縣為六安侯國故動欲以女妻之悉據故六安國也

封勳弟嘉為安豐侯 按續志廬江郡安風侯國而安豐自為縣則嘉所封實安風亦融所食四縣之一而其名則不同矣此豐字蓋因上文而誤

遂臨私渠比鞮海 比陳本作北論中亦稱北鞮和紀私作和比作北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 和帝在夏六月按此蓋六月出師七月克敵故銘與紀異也

理兵於朔方 文選理作治按此蓋章懷遜諱而改後人因之

暨南單于東烏桓西戎氏羌侯王君長之羣驍騎三萬 文選東下有胡字三萬作十萬按是時南單于三萬餘騎

義從羌胡八千騎三萬十萬並非其實

雲輜蔽路 文選雲作雷

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通鑑胡三省注郡國泰山郡有南

武陽侯國憲蓋封此 按憲是時辭封詔許之後又封冠

軍侯然則郡國志之南武陽侯國非憲所封也

與安豐侯萬全俱還京師 安豐應作安風按萬全以列

侯而還京師是東漢列侯不皆就國但食其租稅而已

章避難東國家於外黃居貧蓬戶蔬食 按章乃列侯子

何以貧如此疑安風國戶二千後因憲事所削者已多耳

擢章為羽林郎將注續漢志曰羽林郎秩二百石 按續

志羽林中郎將比二千石羽林郎比三百石無羽林郎將

注引羽林郎為解然章以貴人故擢用必不為羽林郎疑

郎上奪中字

遷屯騎都尉 按續志有屯騎校尉無屯騎都尉

馬援傳防乃引兵與戰于索西注索西縣名 按前志續

志並無索西縣

嚴少孤注東觀記曰建武三年余外孫右扶風曹貢為梧

安侯相迎嚴歸養視之至四年叔父援從車駕東征過梧

安乃將兄弟西 按前書王子侯表梧安侯譽元始元年

封八年免建武三年之梧安侯不詳其為何人援于建武

四年冬從南幸黎丘轉至東海此云東征豈即指東海耶

習騎射注東觀記曰嚴從其故門生肆都學擊劍劉劭曰

注其故門生案門生無故者當是叔字其叔門生也 按

嚴父余為揚州牧此當是父之門生故曰故門生也

徵拜侍御史中丞 按前志續志並稱御史中丞疑此行

待字

卓茂傳劉宣字子高安眾侯之從弟 按前書王子侯表

安眾侯寵建武二年以崇從父紹封建武十三年侯松嗣

今見師古曰作表時見為侯也較此為詳惟宣作寵不同

馮勤傳建初八年呂順中子奮襲主爵為平陽侯 按韋

彪傳建初七年制詔京兆尹右扶風求蕭何霍光後時光

無苗裔唯封何末孫熊為鄼侯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

湛為平陽侯故不復及焉是曹湛已續封平陽何以馮順

亦封平陽所未詳也

韋彪傳建初二年已封曹參後曹湛為平陽侯 按前書

功臣表平陽十世建武二年侯宏嗣以本始子舉兵佐軍

紹封十一世侯曠嗣今見是班固撰漢書始于永平而成

于建初其時平陽侯曠見在何以又有曹湛豈建初二年

曠已先卒亡後而湛又紹封班氏未及詳耶

趙典傳非功臣不封注史記功臣侯表曰高祖與功臣約

曰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是天下共擊之 按史

記功臣侯表無是語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高祖末年非

劉氏而王者若無功上所不置而侯者天下共誅之語亦

與此注異

桓譚傳後賢果風太醫令真欽使求傅氏罪過遂逮后弟

侍中喜詔獄無所得乃解劉放曰按傅喜非皇后弟當是

嘉讀書記曰董賢求傅氏罪事與前書參差不合高武侯

傅喜孔鄉侯晏之從兄弟安得復有后弟名喜為侍中者

也大抵范史事未核 按前書傅喜傳董賢傳外戚傳並

無此事又別無傅嘉其人劉氏亦胤揣之詞何說得之

馮衍傳君長據位兩州加呂一郡注衍集鮑永行將軍事

安集并州擁兵屯太原與太原李仲房同心並力 按鮑

永傳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持節將兵安集河東并州朔部此言兩州并州與朔方也建武十一年始省朔方刺史屬并州一郡則謂河東

而河東畔國兵不入境注聞更始敗故諸國畔也按河東郡屬未嘗有諸國此云畔國者謂背畔國家耳注說非逮至晚世按孝武時尚不得云晚世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廣之於青尚不得云見排

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讀書記曰二十餘年疑有訛否則據位上有脫文也按二十餘年謂為更始將軍以迄為司隸從事耳衍為將軍在更始二年詔捕王侯賓客在建武二十八年凡二十九九年故得曰二十餘年也後自論亦云歷位食祿二十餘年

夫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家注札記曰畜馬十乘不察於雞豚按今大學篇乘上無十字本或作百乘或作千乘尤誤

沮先聖之成論今類名賢之高風字典心部類下引此賦注曰言時人沮敗聖論而總陵賢風也按此注未詳何氏

鮑昱傳後為泚陽長按比陽縣屬南陽前志續志並同此作泚乃泚之誤然比泚亦不同也

鄧惲傳時左隊大夫遂竝按前書王莽傳作遂竝恩澤侯表作遂普普本作普普竝形近未詳孰是竝為莽大司馬封同風侯後策免就侯位此云左隊大夫殆策免之後復居是官歟

臣聞聖王闢四門王陳木主

前七年城傍竹柏之葉有傷枯者注續漢志曰延熹元洛陽城傍竹柏葉有傷者按續漢志稱延熹九年而此注引作元年恐元字誤桓紀亦書于九年冬十二月是紀與志頗合而此稱七年與紀志相乖然稽以九年自家詣關上疏則是年十二月之事未必即得入疏中所未詳也襄楷傳又七年六月十三日河內野王山上有龍死長可數十丈按續志稱六月壬子而桓紀書於秋七月辛卯之後此紀誤

扶風有星隕為石聲聞三郡延熹七年三月癸亥事見續天文志

今隕扶風注桓帝延熹七年隕石于鄠鄠屬扶風按續天文志桓帝延熹七年三月癸亥隕石右扶風一鄠又隕

石二皆有聲如雷是扶風鄠隕石是兩事桓紀惟書隕石于鄠是遺其一注殆因之而誤合為一事故言鄠屬扶風孔奮傳或曰為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辛苦耳劉攽日案文益字當在徒字上按劉說非

張堪傳拜顯為魚復長注魚復縣屬巴郡故城在今夔州人復縣比亦甲城是按唐書地理志夔州屬縣奉節本

人復貞觀二十三年更名章懷注書在高宗時何以尚襲貞觀時舊名耶隋書地理志巴東郡人復舊置巴東郡縣曰魚復西魏改曰人復

廉范傳故事虜人過五千人劉攽日案虜人當作虜按虜人疑當作虜入不如劉說蘇章傳承平中為奉車都尉竇固軍按軍下有奪字當是官名

賈琮傳唯夔陶長濟陰董昭 按此卽魏志之董昭也

陸康傳轉守桂陽樂安二郡 續志樂安國高帝西平昌

置爲千乘永元七年更名按質帝紀本初元年徙樂安王

爲勃海王故康於光和元年得守樂安郡也

樊儵傳經傳大之注左傳曰周公殺管叔而祭蔡叔 按

蔡今左傳作蔡依說文當作蔡說詳釋文及孔疏此作蔡

亦蔡之譌與今本不同豈據陸孔改耶

朱浮傳臨人親職 人文選作民此章懷避唐諱改下伯

通與吏人語亦同

捐傳世之慶祚 世文選作葉當亦李善避唐改也凡避

諱之字後來傳寫有改正者有未改正故參差不同

虞延傳二十三年司徒玉况解焉 注引謝承書言况爲

陳留太守當永平十五年章和元年爲司徒按光武紀建

武二十三年陳留太守玉况爲大司徒二十七年章紀

章和元年司空袁安爲司徒謝承所言大相乖異足見其

謬

梁竦傳感悼子胥屈原目非辜沈身迺作悼騷賦 按子

胥死于屬鏤不得以賜夷投江遂謂之沈身也騷屬屈子

亦與子胥無涉

張純傳高祖父安世皇帝時爲大司馬衛將軍封富平侯

注臣賢按張安世昭帝元鳳六年以右將軍宿衛忠謹封

富平侯今此言宣帝封誤也宣帝卽位但益封萬戶耳

按安世爲大司馬衛將軍實在宣帝時此連言之故不分

晰耳

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注臣賢按平帝元

始五年春禘祭明堂諸侯王列侯宗室助祭賜爵金帛今

純及司馬彪書並云禘祭蓋禘禘俱是大祭名可通也

按三年一禘五年一禘名安得通據純言則禘祭乃漢舊

制元始時始爲禘祭恐是前書疎耳

鄭興傳將軍據七郡之地注七郡天水隴西武威張掖酒

泉敦煌金城 按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金城爲河西五郡

是時領于竇融不得在七郡之數也釋之所據可考者天

水隴西之外惟安定北地見釋傳恐此言七郡者誤也釋傳

云區區兩郡與此尤相乖謬

客援闕鄉注閱音聞古字也建安中改作聞 按閱字本

從門從曼說詳前書武五子傳注廣韻闕俗作閱而此注

云古字恐非

桓榮傳迺擢榮弟子豫章何湯 按注引謝承書所言湯

守開陽門侯事與鄧曄事正同此恐本一事而誤傳也謝

書多譌則當以范爲信

桓典傳靈帝崩大將軍何進秉政典與同謀議三遷羽林

中郎將注華嶠書曰遷平津都尉鉤盾令羽林中郎將也

劉放曰案平津非郡何得有都尉蓋是平準今誤準爲津

因轉令爲都尉也典又爲鉤盾令故知其必是中都官也

按靈帝中平元年置八關都尉官其一在小平津見帝

紀及皇甫嵩傳卽華嶠書所稱平津都尉劉氏蓋未之考

及也惟都尉比二千石鉤盾令六百石當先爲鉤盾令後

爲平津都尉注文或誤倒

賓客從者皆祇其志行 陳本祇下有宜字

下鴻傳朔日辛卯 日當詩作月

張宗傳何遽其必敗乎 陳本遽下有策字

度尙傳鳥語之人注鳥語謂語聲似鳥也書曰鳥夷卉服

按島夷應作鳥夷此引書以證鳥語之人如作島則與此文何涉尚書島夷鄭元王肅本作鳥夷正義曰孔讀鳥為島知孔傳本亦作鳥後人因傳而并改正文耳據羣經音辨北宋時孔傳尚作鳥

劉平傳楚郡彭城人也考證臣會汾按彭城屬楚國至後漢章帝改楚國為彭城國則兩漢豈無楚郡之名疑此二字後人妄增也 按下文云楚國劉曠則郡字訛耳非後人所增

承宮郇恁考證郇字一本作荀 按黃憲傳作荀

劉般傳同產弟原鄉侯平 按前書王子侯平封安陸侯

非原鄉也楚思王子侯者十八人無封原鄉者

趙咨傳告其故吏朱祗蕭建等 祗官本作祗

朱祗蕭建送喪到家劉歆曰朱祗案一傳中祗祗不同當

從一 祗官本作祗按祗者祗之俗寫非有一也惟官本作祗從示毛本陳本作祗從衣難定其孰是

班彪傳父稚良帝時為廣平太守注廣平郡今洛州永平縣也隋室諱廣改焉 按前書敘傳稚為廣平相是時廣平為國非郡也此言太守誤廣平隋開皇初為縣仁壽元年改為永年見隋書地理志唐書地理志洛州屬縣永年則此注平字誤也

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注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稽少孫史孝山之徒也 衛官本衛按據史通則衛衛乃人姓名二字並有

下迄獲麟注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 按前書武紀太始二年三月詔曰有司議曰往者朕郊見上帝西登隴首獲白麟巨饋宗廟文官往者是追述前事獲麟在元

狩元年此刪去往者云云遂以為太始二年事殊失其實使僕中允 允續志作盾

帶以洪河涇渭之川 文選下有眾流之隈汧涌其西二上反字目蓋戴注爾雅曰蓋戴覆也 按爾字乃小之訛蓋爾寫作爾遂誤為小也小雅即小爾雅文選注中多稱小雅此所引乃廣詁今本文選注亦誤為爾雅矣

采罔連紘注紘采之綱 綱當作罔 於是乘鑿輿 按鑿字衍文說祥文選攷異劉氏刊誤亦云然

鷓鴣鳴鳩注鳩似鴈而大音保 按鳴文選作鷓鴣說文作鷓從鳥半聲重文作鷓包聲若從凡聲則與半聲包聲皆不合矣廣韻有鷓無鷓玉篇則有鷓無鷓蓋鷓即鷓之譌體此及玉篇恐皆傳寫之謬非其舊矣

招白閒下雙鷓揄文竿出比目注招猶舉也弩有黃閒之名此言白閒蓋弓弩之屬本或作白鷓謂鳥也 按文選作白鷓然以揄文竿二句例之當以注中前說為是

至乎三五華夏注三五未詳 文選李善注曰參五謂參五分之也言殷周參五而分華夏之地然後乃始京遷于鎬毫也

是以鳳皇來儀集羽族於觀魏 文選無鳳皇一字以下文例之無者是

鍾離意傳不勝愚慙征營考證征當作征 按說文無征字古止作征前書王莽傳作正

何徵傳故鷓鴣來巢注文武之世 武當作成 徐防傳其年目災異寇賊策免 按防之免在永初元年 按此傳上言延平元年又言安帝即位而不著永初元年

則其年云者似即延平元年未免稍疎

袁安傳 湯長子成左中郎 魏志袁紹傳注引華嶠漢

書成爲湯次子左中郎下有將字此書紹傳云父成五官

中郎將並相乖異

董卓忿紹背已遂誅隗及術兄基等男女二十餘人 紹

傳注引獻帝春秋曰卓使司隸宣璠盡口收之母及姊妹

嬰孩以上五十餘人下獄死獻紀注引亦同此傳云二十

餘人恐二字誤也

周榮傳肅宗時舉明經辟司徒袁安府 按下文榮自言

蒙先帝大恩巨厯幸二城今復得備宰士是榮舉明經之

後嘗爲令長史文不具

陳寵傳永初元年巨雨水被稼策免 按張禹傳以寇賊

雨水策免防勤勤即尹勤也此僅言雨水被稼文不具

班勇傳於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千人配

勇往河西四郡金城敦煌張掖酒 按武帝取匈奴昆邪

休屠地置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爲河西四郡金城郡則

昭帝時分天水隴西張掖二縣置東漢初稱河西五郡則

并數金城此稱四郡不當去武威而言金城也

楊終傳黃門郎年幼血氣方盛注廖子防及光俱爲黃門

郎 按光防乃廖弟非廖子註謬此傳上文言廖不訓諸

子下文言廖不納子豫後坐縣書誹誘廖目就國則終所

稱黃門郎即指廖子豫廖傳不言豫爲黃門郎史文不具

耳下文視成任性注引馬防傳云云亦誤

王符傳石山隱飾 石山依注當作山石

仲長統傳撓擾百姓注撓音火高反 火陳本作大前書

晁錯傳注亦作火高反

陳敬王羨傳遺詔徙封爲陳王食淮陽郡考證食淮南郡

臣會汾按諸本或作淮南或作淮陽皆非前後書志兩漢

並無淮南淮陽郡名前漢之淮陽國卽後漢之陳國也陳

與淮陽既爲一所則徙封陳王之下不須更言食淮陽郡

以上下文義參之明是汝南郡無疑也前云徙爲西平王

分汝南八縣爲國至此雖徙封陳王而所食租稅仍兼汝

南正所以優異之陳與汝南並隸豫州刺史部也下云坐

削西華項新陽三縣又坐削置宜祿扶溝三縣據郡國志

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則監本僅誤一淮字別本作

淮陽尤爲謬矣考吳淮南當作淮陽和帝紀改淮陽爲陳

國遺詔徙封西平王羨爲陳王是其證也淮陽王兩以章

和元年薨未爲立嗣故以其地改封羨參攷紀傳左驗明

白或疑淮當爲汝者非也後見嘉靖閩本果作淮陽私喜

予言之不妄 按毛本作淮陽與嘉靖閩本同此當以錢

說爲是考證所言謬也考淮陽高帝置郡宣帝時始爲國

東漢之初當復爲郡建初四年中山王兩徙封淮陽王章

和元年薨未立嗣故羨得徙封考證謂兩漢無淮陽郡者

弟據兩志而言而未思漢時實有淮陽郡汲黯爲淮陽太

守卽其證也和帝紀改淮陽爲陳國下云西平并汝南郡

是羨旣徙封西平卽屬汝南而謂其兼食汝南其信然耶

至謂陳國屬縣西華項新陽宜祿並屬汝南爲兼食汝南

之證不知淮陽王兩傳言以汝南之新安西華蓋淮陽國

則新安西華先隸汝南後改屬淮陽耳汝南無新安當卽

新陽之誤然則新陽西華項宜祿四縣中屬陳國後坐削

復屬汝南非陳國兼食汝南也淮陽本不名陳至是始改

故此傳於徙封陳王之下復云食淮陽郡初無可疑必欲

謂淮南爲汝南之誤轉滋疑耳

封鈞六弟爲列侯注千秋爲新平侯 按郡國志凡縣爲侯國卽屬他郡不屬本國而新平志仍屬陳者當是千秋國絕其縣仍來屬也

諸史瑣言卷十一

後漢書三

橋玄傳七世祖仁成帝時為大鴻臚讀書記日前書百官公卿表無仁名 按前書百官表平帝元始二年大鴻臚橋仁則此傳成乃平之譌何氏但檢百官表成帝時故曰無仁名耳

從同郡戴德學 按前書儒林傳云小戴授梁人橋仁季卿此傳戴德當是戴聖之譌聖亦梁人故曰同郡

崔駰傳勒景襄之鍾注國語曰晉魏顛以其身退秦師於輔氏其勳銘於景鍾此兼言襄也 按左傳成十年鄭子罕賂以襄鍾杜注襄鍾鄭襄公之廟鍾襄鍾或用此事然左傳不言銘勳與魏顛事難合為一也

周穆有闕甫侯正刑注為周穆王訓暢夏禹用刑之法

按此注本孔傳訓暢本或作訓正非也

黃憲傳林宗曰奉高之器注奉高閔字也 按袁閔字奉高見王龔傳袁閔字夏甫見袁安傳並汝南人又同時此文既稱奉高則上文袁閔自應如劉放所說作閔為是注文當亦本為閔傳寫誤也

楊秉傳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左傳曰邾庶其以濼閔邱來奔於是魯多盜臣賢按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考證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與此文不相當 按傳文言魯多盜自是用邾庶其事庶其黎比疑是古人通假考證引莒僕事文不相當本不待言其說贅矣

後漢書三

闕於鄭門乃子儀時事注所引洪範五行傳誤屬之昭公賜為此語蓋承五行傳之文也班固五行志用左傳說蓋已正舊說之謬

楊彪傳光武官洛陽於今亦十世矣 魏志董卓傳注十世作十一世是也此奪一字

種暉傳延熹四年遷司徒推暉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為稱職相考證監本無相字臣份會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為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遠將軍未嘗為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為字亦誤今姑仍從宋本 按此言暉為稱職之相耳非指玄與規也相字初非舛誤讀者自誤會耳

張衡傳枉尺直尋注如何君子不待其招而妄見也 待字毛本奪誤作大字在下文於心有猜之下陳本官本作

得似孟子注證之當作待也

我不忍以欵肩注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考證臣會份按章懷所引孟子每與今本大同小異此注二語尤不相合或別有所本 按此疑是孟子注家語或孟子逸文也

志團團以應懸兮注團團垂貌 按團團文選作搏搏舊注垂貌善引毛詩曰勞心團團憂勞也今毛詩作搏搏此傳文陳毛本作團團非也

執雕虎而試象兮 注引尸子文有訛奪有力者則又願為牛與象文選注作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鬪以自試跡賤作疏賤

號馮夷俾清津兮注為水仙龍魚河圖曰劉放曰為河伯龍魚案文伯下當有一字未詳或云是主字 按為河伯

言馮夷爲河伯也龍魚下屬龍魚河圖緯書名也

含嘉禾以爲敷 禾陳本官本作秀與文選合然此注引說以解禾字則章懷所據本實作禾不作秀

嘉會氏之歸耕兮注歸耕來日 日當從選注作兮

馬融傳揚金髮而地玉瓊注蔡邕獨斷曰金髮者馬冠也

高廣各四寸在馬鬣前髮音無犯反一音子公友 按髮

當作髮字之誤也說文髮蓋也讀若范大徐亡范切續

書輿服志乘輿金鍍劉昭注引獨斷四寸作五寸下云上

如五華形在馬鬣前薛綜注東京賦同段懋堂謂在馬鬣

前則正在馬之鬣蓋其字本作金髮或加金旁耳髮或誤

作髮或誤作鍍玉篇又誤作金駿皆音子公反非也說

文髮歛足也誰難醜其飛也髮从文兕聲與髮截然兩字

注中之無犯反即大徐之亡范切其音是矣而又云一音

子公反蓋唐時已有誤作髮者故注家遂有此音而不知

其非耳

蔡邕傳不寢寐者七旬官本七作十考證宋本作七旬

按陳毛本並作七旬

邕乃自書冊於碑考證冊字何焯校本改丹 按玉海四

十三引邕傳冊作丹鄭元水經注 十六注亦云邕乃自書

丹於碑

立於太學門外注東行論語三碑二碑毀劉攽曰注論語

二碑毀案文當是一碑毀若二碑毀者當云皆毀而已

按舊本論語三碑誤爲二碑故劉氏云然觀注云本碑四

十六枚尙書周易公羊傳禮記凡四十三碑是論語實有

三碑毛本此注不誤陳本官本並誤矣

荀淑傳字季和穎川潁川人也

字衍

荀昱附祖淑傳 案淑傳云淑兄子昱則祖字訛

陳蕃傳營惑聖聽考證何焯校本營改熒 按熒惑字書

傳亦有作營者似不必改

黨錮傳土曰二君次日八俊次日八顧次日八及次日八

厨猶古之八元八愷也 世說 五注引英雄記曰彈中人

相調言我彈中誠有八俊八又猶古之八元八愷也八又

之名此所無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

八俊 世說注引薛瑩漢書列入俊名有荀緄杜楷而無

荀昱杜密朱寓作朱寓

羊陟傳司隸校尉許永考證永毛本作冰監本作水今從

宋本 按毛本作永不作冰不知考證何以云然陳本亦

作永

范康字仲真渤海重舍人也再遷穎陰令 按荀淑傳云

穎陰令渤海苑康似范字應作苑此傳及前敘文並作范

與淑傳乖異竇武傳又稱尙書郎苑康而此傳不言其爲

尙書郎何也魏志荀彧傳注引漢紀劉表傳注引漢末名

士錄並作苑康

郭太傳魏之名賢注親禽顏庚 按左傳作顏庚庚庚形

近而訛

所在能治 治官本化

何進傳光和二年貴人立爲皇后 案靈紀皇后紀並稱

三年此二字訛

孔融傳拜中軍候劉攽曰案漢官無中軍候唯有北軍中

候耳明字有脫誤也刊誤補遺曰郭仲奇碑額云北軍中

候况陸碑云北軍軍中候然仲奇碑中但云拜東中候不

言北軍與額不同郭究碑亦但以軍中稱之者蓋當時官稱所尚如此北海傳當云軍中候其文倒耳無脫字也中候自中興以來始有北軍軍中候之稱其辭或省則云北軍中候軍中候云 按續志北軍中候一人六石石本注云舊有中壘校尉領北軍營壘之事中興省但置中候曰監五營然則北軍中候不得省北字亦不得增軍字碑文所言或當時流俗沿用非其實也 魏志崔琰傳注引續漢書稱融為北軍中候

左丞祖者稱有意謀 案左丞祖人姓名也又見魏志崔琰傳注中所引續漢書本或於祖上增黃字非也毛本蓋先有而後剗去其痕跡尚可尋今金陵局本反據誤本增黃字失之矣

譬如奇物瓶中注說文曰瓶缶也 按說文餅饅也瓶餅或從瓦此注言缶也疑傳寫奪爛其半耳瓶字本或作甌者誤說文無甌字也

皇甫嵩傳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 按尚書大傳略說篇大師天公也太傅地公也太保人公也張角等蓋襲取以為號也

收功於末冬 案靈紀嵩破黃巾訖於十一月非末冬也封尸刻石 案封尸即上文所云築京觀於城南也尸本或作凡魏志賈詡傳作尸並誤

因亡去注梁州賊 統三十六郡 魏志注梁作涼郡作部此誤

朱隲傳左髭丈八 按魏志袁紹傳注髭作髮丈八陳本官本作丈八袁紹傳亦作文八魏志注作文八

董卓傳殺護羌校尉冷徵 靈紀冷作冷

又漢陽王國自號合眾將軍皆與韓遂合 按此事在中平四年與靈紀合前注引獻帝春秋謂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劫質邊章韓遂殺金城太守陳懿其事則在元年與此傳乖異

今臣輒鳴鐘鼓如洛陽注下數百萬膏腹美田皆屬讓等 按下字不可解當依魏志卓傳注作京畿諸郡四字

封母為池陽君置丞令 劉放曰案漢書內皆言令丞此不合倒之 案魏志作置家令丞

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琰注英雄記琰作誌 按魏志作誌

穎川張咨注獻帝春秋咨作資 按魏志作資

及僕射士孫瑞謀誅卓注三輔決錄曰瑞字君榮何焯校本榮改策 按魏志引三輔決錄注亦作榮此注錄字下

疑脫注字又封子萌津亭侯魏志注作澹津亭侯 有人書呂字於布上云云 御覽八百二十一引華嶠後漢書作書回字

主簿田儀注九州春秋儀字作景 按魏志作景

斬輔送首長安注獻帝紀曰輔帳下支胡赤兒等素待之過急 按魏志稱獨與所厚友胡赤兒等五六人與此注

云待之過急相反未詳孰是支字難解似當從魏志作友

李催郭汜樊稠等皆為將軍注袁山松書曰允謂催等云云 按子師數語魏志注引張璠漢紀作獻帝語

右中郎將劉範 獻紀劉焉傳及魏志卓傳蜀志焉傳並作左中郎將此右字誤

催乃自為大司馬注歌詠擊鼓下神祭 魏志祭土有祠字此奪 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國 按魏志注作李固

與郭祀相攻連月死者目萬數 按魏志此下有催將楊
奉與催軍吏宋果等謀殺催事泄遂將兵叛催催眾叛稍
衰弱一段

車駕即日發適注是天子非 非魏志注邪

夜乃潛議過河注舊故河師猶時有傾危 按舊故河師
當有脫字魏志注作有師猶有傾覆

超攻殺涼州刺史韋康注太僕端之子也 端陳本官本

作瑞考證曰舊本毛本作端按魏志楊阜傳及劉劭傳注
引文章敘傳並作端當以舊本毛本為是

劉虞傳右北平田疇注令疇將眾止徐無出盧龍歷平則

案止當作上則當作剛魏志可證今魏志剛作剛

公孫瓚傳太守奇其才目女妻之注魏志云侯太守妻之
以女 按魏志云故太守奇之以女妻焉與此注不同

瓚具豚酒於北芒上祭辭先人讀書記瓚遼西人安得先

墓在北芒 按此疑於北芒設位進祭其先耳下文便當

長辭墳塋魏志與先人辭於此此陳勝於范也 趙一清

謂遼西亦有北芒未知所據但瓚此時隨劉守請廷尉不
得在遼西也

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魏志此下云鮮卑懲艾不敢

復入塞遷為涿令

中平中目瓚督烏桓突 車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 按

此中平二年事突騎下疑有奪字或是從字或是屬字魏

志云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

將之 靈紀中平五年九月遺中郎將孟益率騎都尉公

孫瓚討漁陽賊張純等十一月公孫瓚與張純戰於石門

大破之

詔拜瓚降虜校尉封都亭侯 魏志云遷中郎將封都亭
侯 按疑瓚先拜校尉後遷中郎將二史各舉其一耳

拜北平將軍封安國亭侯 案魏志張燕傳拜平北將軍
此蓋誤倒

陶謙傳仕州郡注嘗舞屬謙 按嘗下奪以字當據魏志
注補

四遷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魏志云舉茂才除盧令遷
幽州刺史徵拜議郎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與此不同

下邳閻宣自稱天子劉放曰紀作闕宣仍云闕黨童子之
後此作閻誤 按魏志亦作闕宣

袁紹傳以紹為佐軍校尉 注引山陽公載記作中軍獻

紀注引亦同魏志亦作中軍案時有上軍下軍則作中軍
是也何進傳亦作中軍又云淳于瓊為佐軍校尉與載記

亦不同

執金吾胡毋班注漢末名士錄曰胡毋班字季友 友魏

志注作皮案皮字是漢敘傳楚人謂虎班名班字季皮猶

春秋時鄭罕虎字子皮也

又亡人二女 魏志注作亡人子二人案下文云匡抱班

二子哭則作二女者非也

此誠將軍之羞而瓚之願也 魏志紹傳注羞作眷

進擊諸賊左髡文八等 魏志注作左髮文八

魏義自恃有功驕縱不軌紹召殺之而并其眾 獻紀興

平二年袁紹遣將魏義與公孫瓚戰于鮑丘瓚軍大敗瓚

傳同按據此則紹之殺義當在二年之後此敘于二年之
前誤也

世授說紹曰 按世授說紹蓋用獻帝傳見魏志以

世授說紹曰 按世授說紹蓋用獻帝傳見魏志以

屬郭圖而此傳則郭圖實阻斯議正相乖異

乃先宣檄曰 按檄文與魏志注所引魏氏春秋及文選所載多有同異

與操相拒於黎陽自九月至明年二月大戰城下 案魏

志武紀操破譚尚在三月

無忌游於二壘注左傳作無極 魏志注引魏氏春秋作

無極

况我疾類而不痛心耶 疾字疑誤

今仁君見憎於天人 魏志注天人作夫人是也

又與尚書諫之注故雖滅親不尤誅兄不傷 魏志注尤

上有為字傷下有義字

以平先公之恨 魏志注平作卒

以斃管蔡之獄 魏志注斃作蔽是也

何意凶臣郭圖妄畫蛇足 郭圖魏志注引漢晉春秋作

逢紀按紀與配皆與尚比故紀為譚所殺郭圖與譚比則

妄畫蛇足者當是郭圖然彼注所引原文下有將軍奮赫

然之怒一段范氏刪之而改逢紀為郭圖刪潤不同故其

辭遂異

審配將馮札為內應 札魏志作禮按此蓋禮書作札遂

譌為札也

司空曹操表為奮威將軍 魏志公孫度傳奮作武

劉表傳與同郡張儉等俱被誅議號為八顧 日知錄曰

黨綱傳表儉二人列於八及前後不同 按黨綱傳儉鄉

人朱竝上書告儉儉列八俊而表列八顧八顧姓名與魏

志注中所引張璠漢紀正同蓋當時稱號本有兩說非前

後不同也魏志云號八俊則與此書二說皆異其注中漢

紀亦曰八交漢末名士錄曰八友交友疑皆及字之訛

唯江夏賊張虎陳坐擁兵 何焯校本坐改生按魏志注

作陳生

從事中郎南陽韓嵩 案從事中郎六百石將軍屬官見

續志時劉表為鎮南將軍故得有此官屬魏志呂布傳有

曹操從事中郎許汜王楷操時行奮武將軍也

劉光尚書令 光上文作先謂亦亦作先

侍中從事鄧義 侍中從事魏志作治中案侍乃治之誤

諸州皆有從事員職略與司隸同其功曹從事為治中從

事見續志 義魏志作義

劉焉傳龍撫納離叛云云謂焉也疑此行龍字

無龍字則撫納離叛云云謂焉也疑此行龍字 魏志撫上

殺中州豪彊十餘人注蜀志曰殺王威李權等 按蜀志

威作威

袁術傳天下提挈 下魏志注子

呂布傳二將軍親扶大駕 何焯校本扶改按魏志注

作拔

王渙傳每食輒弦歌而薦之注古樂府歌曰 按此注所

載歌辭不全全篇宋書樂志載之 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宋志作本自益州廣漢民蓋章懷避民作人行蜀字 少

行官學官宋志作宦是 化行致賢宋志下有擁護百姓

子養萬民二句內懷惡仁宋志下有文武備具料民富貧

二句 五篇著里端宋志下有傷殺人比伍同舉對門禁

錮矛八尺捕輕薄少年加笞決辜詣馬市論六句 念在

理免宋志下有敕吏正獄不得苛煩財用錢三十買繩禮

竿賢哉賢哉我縣王君臣吏衣冠奉事皇帝功曹主簿皆

得其人臨部居職不敢行恩十句

宦者傳其能者則勃貂管蘇讀書記云勃貂當作勃鞞因齊寺人貂而謔 按章懷注勃貂即寺人披也一名勃鞞

字伯楚是蔚宗原文自作貂非傳寫之誤又選李善注云史記以勃鞞為履貂報任少卿書注亦引史記履貂而今

史記作履鞞是史記亦有兩本也 孫程傳程遂與王康等十八人聚謀于西鐘下 按下封

十八侯而此云十八人未詳其故 儒林術宏傳光武以為議郎 按許冲進說文解字書稱

給事中議郎術宏此不言給事中者畧也續志云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宿衛諸殿門出充車騎唯議郎不在直中

則宏之稱給事中乃加官也 前書魯高堂生漢興傳禮十七篇後瑕丘蕭奮曰授同郡

后蒼 按前書瑕丘蕭奮曰禮至淮陽太守孟卿事蕭奮以授后蒼是奮授卿卿授蒼此云奮授蒼誤

蒼授梁人戴德注德字近君 按前書作延君釋文敘錄同此作近者以形近而謔

孔安國所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前世傳其書 按前書藝文志禮古經五十六篇出于魯淹中蘇林

注中里名釋文序錄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記百三十一篇周禮六篇並不言

是安國所獻未知范氏何所據也隋書藝文志禮類亦云又有古經出自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愛學收集餘燼得

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 傳論猶鞠躬昏主之下注昏主謂獻帝也 按昏主當指

漢帝張綱是謂昏主於獻帝時也獻帝勃鞞即位初

無失德安得謂之昏主

禰衡傳臺牧者之所食注諸本並作臺牧未詳其義融集作掌牧 注掌牧汪文盛本作堂牧按文選作掌技掌堂

技牧字形相近而謔 更著岑牟單絞之服注後至八月朝普天闕試鼓節 世

說注 引文士傳普天作會大此誤也 獨行誰立傳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風俗者八人時並舉

立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立於是縱使者車

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曰隱遁 前書平紀元始四年二月遣太僕王暉等八人使行風俗宣明德化萬國齊同皆封

為列侯冬十二月帝崩恩澤侯表常鄉侯王暉望鄉侯閻

遷南鄉侯陳崇邑鄉侯李翁亭鄉侯郝薰章鄉侯謝毀蒙鄉侯遂普盧鄉侯陳鳳八人並以五年閏月丁酉封按當

時班化風俗八人於平帝未崩之先封侯且八人未嘗少一人似不得更有誰立事未終而隱遁之事或立乃王暉

等八人之副暉等先歸受封其所置副留治未竣之軍事未終而莽即居攝平王暉作任暉亦傳寫之謔

李充傳太守魯平請署功曹不就讀書記按魯平傳平以永元三年拜陳留太守視事三期但不傳不云為博士或

是並為侍中也平刻作平誤 按下文云延平中特徵充為博士時魯平亦為博士魯平傳則云永元十二年遷為

侍中免永初二年鄧騭舉不再遷復為侍中是延平中不在朝安得與李充同為博士恐此傳魯平別是一人也

方術傳北海王叔平 按此段全太典論典論前有光

中三字

東夷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曰伐宗周西至河上 按檀弓云昔我先君駒王西討濟于河豈卽此事乎

穆王後得驥騾之乘乃使造父御目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考證臣會汾按魯莊公四年楚武王卒子熊黃立是爲文王時周莊王四年也莊王爲穆王十世孫相去三百餘年安得有滅偃王事此范氏沿襲異聞之誤 按史記秦本紀徐偃王作亂造父爲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趙世家亦載之博物志

則云穆王命楚伐之是楚伐偃王之事非盡無稽但非文王時耳當穆王時楚君應是熊勝熊揚其時亦未稱王也秦本紀正義引古史考云徐偃王與楚文王同時去周穆王遠矣不知譙周所據何書楚文王在春秋之初使其同時有徐偃王不應左傳無一語及之恐周言亦未可信

高句驪傳古鄒大加 魏志鄒作雛無大字而曰王之宗族其大加皆稱古雛加與注所言不同觀後大加小加之稱則無大字者是

優台使者帛衣 魏志作優台丞使者阜衣 南蠻傳和帝永元四年冬漢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 和紀郡兵破蠻在五年其冬漢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叛 按此永和元年事帝紀永和元年十二月象林蠻夷叛而書此事於一年春

冬延熹二年 武陵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荆州刺史劉度請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 於是目右核令度尙爲荆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

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 按桓紀延熹二年冬武陵蠻寇江陵車騎將軍馮緄討皆降散荆州刺史度尙討長沙蠻平之與此傳相合而五年又書冬十月武陵蠻

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辛丑以太常馮緄爲車騎將軍討之十一月馮緄大破叛蠻於武陵緄傳亦云延熹五年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南郡太守李肅並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緄軍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

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度尙傳亦稱延熹五年謁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擊長沙賊軍敗睦度奔走尙自右核令擢爲荆州刺史進擊大破之則是延熹五年事緄傳既不言兩討武陵蠻紀書五年事又與二傳吻合疑此傳三年乃五年之譌而桓紀二年事乃史駁文而未及刪正者也陳奉事紀書於六年與此傳事亦相接

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 按同川而浴尙未見交趾之義王制雕題交趾鄭氏注交趾足相鄉然浴則同川卧則僻孔穎達疏卧則僻者言首在外而是相鄉內釋文僻昌戀反周禮典瑞疏僻而同邸者案王制注卧則僻彼僻謂兩足相向此兩圭亦兩足同邸是足相向之義此交趾之舊解也

雞羽三十緃注儀禮矢鏃一乘 按此引儀禮既夕篇今本作鏃矢一乘 板楯蠻夷傳桓帝之世板楯數反 紀不書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 紀在二年

西南夷傳遣將莊豪 莊豪史撰作莊蹻

桓帝時郡人尹珍自日生于荒裔不知禮義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考異按許慎與應奉不同時奉仕桓帝朝而慎之卒蓋在安帝之世不得到桓帝也華陽國志作明章之世則與許慎時代相及矣但珍既受業許慎豈能更與應奉同朝傳聞異辭要皆不足信 按許冲于安帝建光元年九月上書云今慎已病是慎尚在也應奉于桓帝永興元年己為武陵太守距建光元年凡三十年雖隔三朝尚不甚相遠或珍耄而好學故先從慎受業後更從奉游未可遽斥其誤也

慎王傳追至不韋注徒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資之劉放曰資當作實 按郡國志注作居則資乃居之譌不當作實

哀牢夷傳二十七年賢栗等遂率種人 詣越嶲太守鄭鴻降求內屬 光武紀建武二十七年益州郡徼外蠻夷率種人內屬即此事也按建武時哀牢既內屬何以永平時又稱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大約賢栗乃哀牢之別種故其種人若柳貌時戶止二十分之一口止十分之一且賢栗內屬但封為君長柳貌則置為縣其事亦不同也

邛都夷傳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 光武紀作任貴前書亦作任貴

姑復夷復叛 按姑復縣名屬越嶲郡

蘇祈嬰二百餘人注續漢書志曰蘇祈縣屬越嶲郡 按

續志作蘇示前志同 祚都夷傳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增等 和帝樓

作獲

齋黃金旄牛旃 按旃從耳與旃異各本並誤

攻零關 紀志作靈關

靈帝時以蜀郡屬國都尉為漢嘉郡 紀志皆不及此音

志云漢嘉郡蜀置宋志漢嘉令劉氏立為漢嘉郡

冉駹夷傳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 紀志亦不及宋志云劉氏又立

西羌傳遂伐西落鬼戎注周王季 按周王季當作周公季歷

更伐始呼翳徒之戎注捷其三大夫 按捷當作獲

秦伐義渠虜其王注即厲公二十二年伐也 按當作三十二年

義渠侵秦至渭陰 史記表作渭陽紀作渭南

後百許年義渠敗秦師於洛 史記不載此事

後四年義渠國亂秦惠王遣庶長操將兵定之 按史記

年表乃惠王七年事自義渠侵秦至渭陽至此首尾百年

義渠遂臣于秦 惠王十一年事 後八年秦伐義渠取郁郅後二年義渠敗秦師于李伯

史記無此一事 明年秦伐義渠取徒涇二十五城 按此上文云後八年

又云後二年此又云明年凡十一年而史記自義渠臣秦至此為十四年

滇良傳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種小人貧 按

上文云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與此語相矛盾

非帝者之功注將軍趙括與六十萬人請降 按括死而軍始降此誤

秋號吾先輕入寇隴西界 紀在冬十月

七年夏騎都尉馬賢與侯霸掩擊零昌別部牢羌於安定

紀在秋

而遭元元無妄之災鼠羌內潰 按元元當作元二謂永

初元年二年也

唯燒何種三千餘落據參懸北界 按懸當作懸注同

領護羌校尉衛瑤追擊立等 按上文言馬立遂疑此立

下有奪字是時趙冲為護羌校尉而又有領護羌校尉未

詳其故

復以段熲為校尉 按桓紀延熹七年冬十月護羌校尉

段熲擊當煎羌破之八年春護羌校尉段熲擊罕姐羌破

之六月段熲擊當煎羌於湟中大破之三事此傳皆失載

又靈紀建寧元年春使護羌校尉段熲討先零羌熲大破

先零羌於逢義山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復破先零羌於

涇陽二年秋七月破羌將軍段熲大破先零羌於射虎塞

外谷東羌悉平此傳不書蓋下有事已具熲傳語故不詳

然敘於永康元年之下年月亦不符

當煎羌寇武威破羌將軍段熲復破滅之餘悉降散事已

具熲傳 按此事在永康元年其時熲為護羌校尉非破

羌將軍也且所破者西羌非東羌也建寧元年熲破先零

羌始拜破羌將軍至二年而東羌始平此處殊欠分晰

桓帝建和二年白馬羌千餘人寇廣漢屬國殺長吏益州

刺史率板楯蠻討破之 按事已見前此重出

西域傳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 按耆字衍說詳王氏漢

書雜志

拘彌國居寧彌城注續漢書曰寧彌國王本名拘彌 按

前書扞彌國王治扞城今名寧彌扞拘形近不知孰誤魏

志注引魏略作扞彌

德若國 前書無

自皮山西南經烏耗 按耗當依前書作耗

安息國居和積城 前書作番兜城

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獻獅子符拔 章紀云月氏國遣使

獻扶拔師子與此不同

大秦國一名犁鞞 犁鞞前書作犁軒魏志注引魏略作

犁軒

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 二百餘日漢書作可百

餘日魏志注引魏略作二百餘日

天竺國一名身毒 前書作捐毒

東離國 按此國及下文栗戈國嚴國漢書無魏志注引

魏略東離作車離嚴作嚴

疏勒國疏勒王與漢大都尉于獵中 按上文拜臣營為

漢大都尉而此言疏勒王與漢大都尉其文相抵牾

焉耆國居南河城 前書治員渠城按南河漢書考證引

此作南柯未知所據何本

南匈奴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注屬國胡數千畔在

參蠻 按蠻當作緜下同 又遣母樓且王求人五原

按盧芳傳母作無此作母乃母之譌且下奪渠字王下行

求字

至六年始令歸德侯劉颯使匈奴 按前書匈奴傳更始

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軍陳遵使匈奴

是劉颯是更始所遣非建武六年事此傳誤也陳遵傳亦

云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歸德侯劉颯

俱使匈奴

對使者辭語悖慢一按注引更始二年事在韓統報命之前此范氏序次失序不必謂是章懷之誤

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 光武紀十四年匈奴遣使奉獻使中郎將報命注中郎將劉襄也按此事失書

單于畏漢乘其敝乃遣使詣漁陽求和親於是遣中郎將李茂報命 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匈奴莫韃曰逐王比

使詣漁陽請和親使中郎將李茂報命與此傳異乃紀之誤

遂斂所主南邊入郡眾四五萬人 按入郡當八部下文云八部大人是其證也

元初元年注安帝永初六年改爲元初元年 按六年當作八年

秋吾斯與莫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復掠并部注莫鞬或作莫韃前書兩字通今依前書不改也 按紀作莫鞬

五年右部醜落與休著各胡 休著各紀作休屠如丙暴滋深注世祖二年令中郎將韓統報命云云 按韓

統報命乃六年事云二年誤 烏桓傳遼西烏桓大人郝旦等九百二十二人 魏志注

魏書旦作且九百二十二人作九千餘人 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 魏書使居塞內布列遼東屬

國 西右北平漁陽廣陽上谷代郡鴈門太原朔方諸郡

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注甯城縣名 續志上谷屬縣甯無城字

及明章和二世皆保塞無事 按明紀永平元年遼東太

守奈形使鮮卑擊赤山烏桓大破之斬其渠帥魏志引魏

書永平中漁陽烏丸大人欽志貢帥種人叛鮮卑遣爲寇

害遼東太守奈形募殺志貢遂破其眾即元年事也 秋鴈門烏桓率眾王無何允與鮮卑大人丘倫等 按南

匈奴傳永元七年封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爲率眾王鮮卑

傳永甯元年封鮮卑大人烏倫爲率眾王是率眾王是鮮

卑非烏桓然烏桓自有率眾王第不知何時所封 戎朱廆 魏書朱作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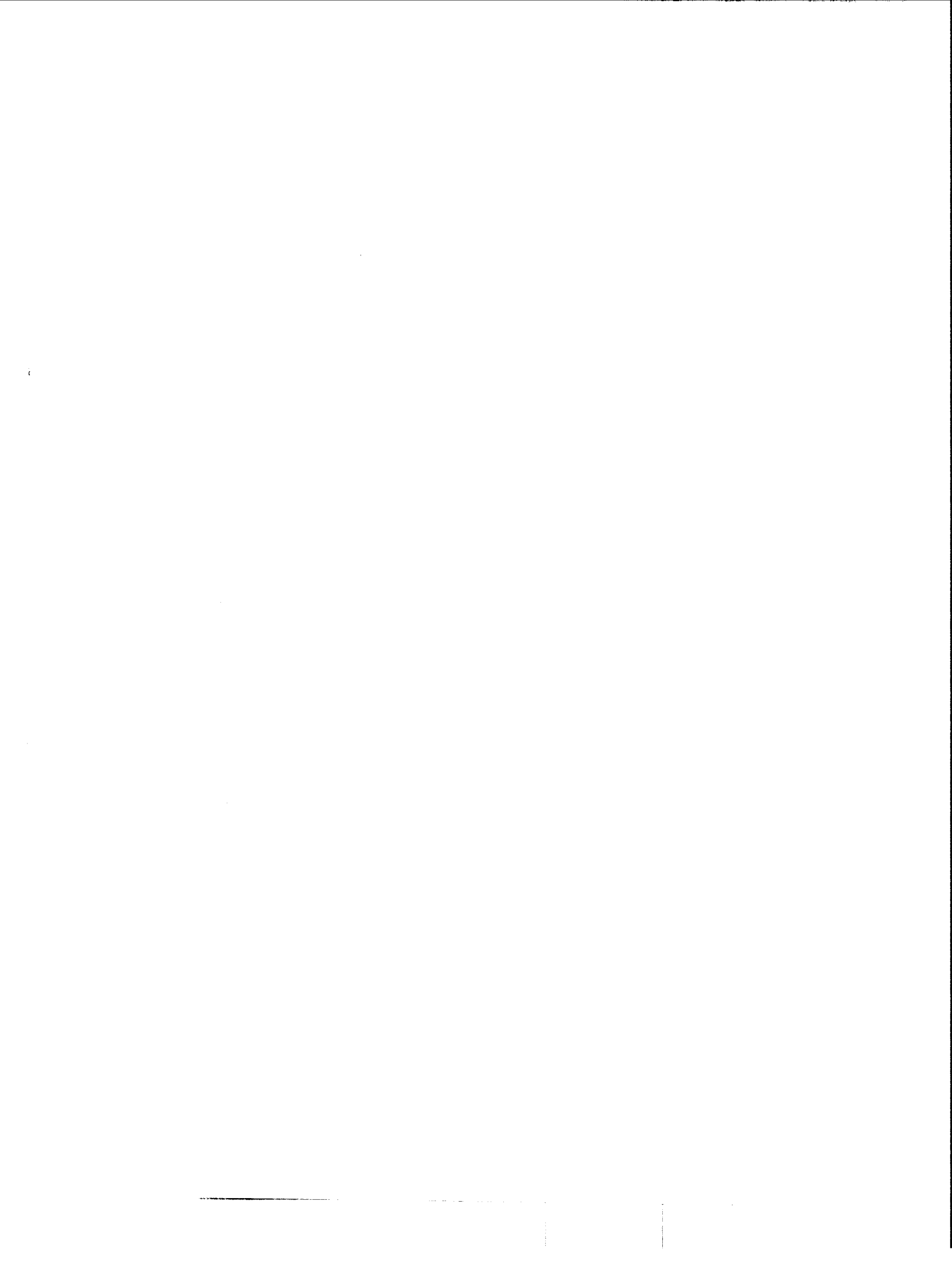
鮮卑傳時漁陽赤山烏桓欽志貢等 魏書欽作欽

二年春匈奴中郎將趙稠 按趙稠紀作王稠匈奴上奪

使字



續漢書志瑣言



續漢書志 瑣言一卷

諸史瑣言卷十二

續漢書志

律歷志上音不可書目時 按宋書作音不可以書曉疑此目字誤倒在書字下曉誤爲時

律歷志中爲歷用甲寅爲元而用庚申 宋書作歷當以甲寅爲元不用庚申按此志當以二字誤爲用字故遂難通

術術無常是目承秦歷用顛項 宋書作術無常是句漢興承秦歷用顛項按宋書是

黃帝始用太初丁丑之元 按黃帝二字當依宋書作昔字下文言漢事此不當云黃帝也

而光晃歷日考靈曜 宋書下有爲本二字律歷志下中星日日所在爲正注遂開治亂 開宋志作

闕禮儀志上絳領袖緣中衣絳綺練 說文練純赤也玉篇同按練乃純赤之色非服飾之名疑練下有奪字

禮儀志中舞僮二佾住周禮曰聖舞帥而舞早曠之事鄭立日聖赤草染羽爲之也早曠注陽也 按聖舞上當有

奪字今本周禮聖作皇注玄謂皇析五采羽爲之與此所引絕異早曠注陽也五字疑亦有奪誤

拜諸侯王公之儀注丁孚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勤爲司徒 按安紀永初三

年夏四月丙寅大鴻臚九江夏勤爲司徒與此年月迥殊恐漢儀所載有誤元初六年時司徒乃劉愷非夏勤勤自

元初二年十二月己酉罷拜罷書月日紀當無誤

注維建寧四年七月乙未 紀作癸丑

歐使天能之圭入大成吹黃鐘之律聞等或鐘黃鐘之鐘

或度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一十五弦宮處于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 禮記月令仲夏之月正義曰按易緯通卦驗云夏至人主從八能之士或調黃鍾或調六律或調五音或調五聲或調五行或調律歷或調陰陽或調正德所行注從八能之士謂選於天下人眾之中取其習曉者而使之調黃鍾者縣黃鍾於子其目大小之差展其聲調六律者六律管陽也又有六呂為之合管有長短吹之以調樂器之聲調五音者金為鍾革為鼓石為磬竹為管絲為弦皆有聲變舒疾也匏也木也土也不言調者聲少變故不調調五聲者宮商角徵羽聲弘殺緩急凡黃鍾六律之聲五音之動與神靈之氣通人君聽之可以察已之得失而知羣臣賢否調五行者五行謂五英調律歷者

律歷謂六莖也調陰陽者謂雲門咸池調正德所行者謂

之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鄭云五英謂顓頊樂名云六莖者帝譽樂名按八能之說此志所注所引樂叶圖徵皆不明晰故引禮記以證之然此乃讖緯家言東京崇信圖讖故有八能言事故事未必有所受之也

甲作食粥 廼玉篇廣韻並云古文凶說文無

祭祀志下迎春 三時不迎讀書記曰三時不迎自漢始按上文言自永平中自禮讖及月令有五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兆五郊于雒陽四方中兆在未立春之日迎春於東郊立夏之日迎夏於南郊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於中兆立秋之日迎秋於西郊立冬之日迎冬於北郊其服飾歌舞器具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份是四時之迎至建安中尚行之禮

儀志亦云先立秋十八日迎氣於黃郊立秋之日迎氣於白郊五行志四有靈帝立冬之日迎氣於黑郊惟立夏之日不言迎氣於赤郊當是闕文耳然則漢時未嘗廢三時之迎而此三時不迎明與前文乖異

天文志上軒轅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困學紀聞曰關苞似是人 氏全謝山云河圖苞恐是緯書名目故曰受深寧疑為姓名者非萬氏集證按劉恕通鑑外紀帝既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蓀占星關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尙儀占月車區占風關苞與鬼臾蓀等並稱五官其為人名氏可知或曰關苞受河圖篇名見文選石正容與孫皓書注志蓋誤闕為關也 按或說是授亦當作受句絕規字屬下句文義方明通鑑外紀及羅泌路

史引此文日月上並有正字然深寧所引亦與此同恐劉羅皆旨意增也

所目除穢而布新也注晏子春秋曰齊景公睹彗星便伯常齋禳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 今本晏子無此段又一日景公彗星出而泣 按景公有奪字晏子其文甚繁

漢護軍將軍高午刺述洞胸 按范書吳漢傳稱護軍高午疑此衍將軍二字 是時西北討公孫述北征盧芳考證臣永祚按公孫述在西南北字疑誤 按北字恐是涉下文而行 天文志中長一尺所稍北行至九南百二十五日去 明紀注引伏侯古今注曰彗長二尺所見二十五日乃去與

此異

後廣陵王荆與沈涼 荆傳不言沈涼事

司徒虞延與楚王英黨與黃初公孫弘等交通 公孫弘

見范書虞延傳黃初名姓延英二傳皆未見

是時蠻夷陳縱等及哀牢王類反攻蕉唐城 按范書西

南夷傳作哀牢王類牢蕉唐作嶺嶺唐縣名屬永昌蓋此

志奪誤也

其六年正月司徒丁鴻薨七月水大漂殺人民傷五穀許

侯馬光有罪自殺 按范書和帝紀永元六年春正月已

卯司徒丁鴻薨二月許侯馬光自殺秋七月京師旱與此

志異

八年四月樂成王黨七月樂成王宗皆薨 范書樂成王

傳宗作景范紀失書宗薨

司空周章意不平與王遵叔元茂等 范書章傳不言王

遵叔元茂

五月丁酉沛王牙薨 牙范書紀傳並作正

三年九月丁酉廢太子為濟陰王目北鄉侯懿代 按安

帝紀北鄉之立在安帝既崩之後非廢太子而以北鄉侯

為太子也疑此誤

使匈奴中郎張國 郎下當有將字

又定遠侯班始尙陰城公主堅得 范紀注引東觀記名

賢得

後一年會稽海賊會於等千餘人燒句章 會於一本作

會于按范書順紀作會旌於于恐皆誤

揚州六郡逆賊章何等 章何范書作章河

天文志下其九月辛亥中常侍曹節 殺蕃武等 范書

帝紀作辛亥作丁亥

明年冬揚州刺史臧旻丹陽太守陳寅功盜賊苴康 范

書紀作陳寅

已巳車騎將軍何苗為進部曲將吳匡所殺 范書紀已

已作庚午

五行志一光和三三年二月公府駐駕廡自壞南北三十

餘間 范書靈紀引此作四十餘間

五行志二十月壬子德陽前殿西閣及黃門北寺火殺人

范書桓紀在十一月

五年五月庚申德陽前殿西北入門內承樂太后宮署火

范書紀注引此火作災

庚戌樂城門災延及北闕道 范書紀注引此樂城門作

樂成殿北闕下有度字

更外迎濟北王子嶺立之 范書作北鄉侯懿安紀注云

東觀記及續漢書並曰北鄉侯嶺今懿蓋二名按天文志

中亦稱北鄉侯懿何義門以為懿是改名不曰畜牲之意

是也

時直臣何敞目為羽孽似鳳翔殿屋不察也 目范

書敞傳證之不察上當有不可二字

北地廉雨肉似羊肋或大如手近赤祥也 范書紀注或

大如手無近赤祥也四字有五行傳云棄法律逐功臣時

則有羊禍時則有赤眚赤祥數語

五行志三二年大水注臣昭案本紀京師及郡國四十有

水周嘉傳是夏旱嘉收葬客死骸骨應時澍雨歲乃豐稔

則水不為災也 五行志一和帝永元六年注安帝古今

注曰永初元年郡國八旱案本紀二年五月旱皇太后幸

雅陽寺錄囚徒即日降雨六月京都及郡國四十大水雖
去旱得水無救爲災按兩處注相矛盾

延光三年大水 紀云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三十六雨水

熹平二年六月東萊北海海水溢出 紀注引此文有云

時出大魚二枚各長八九丈高二丈餘此志別在後

三年秋雒水出 出上當有溢字

四年夏郡國三水 紀云郡國七大水

中平五年郡國六水大出注臣昭案袁山松書曰山陽梁

沛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則是七郡 按紀云郡國七大水

安帝永初元年雨雹 紀云是歲郡國二十八大大風雨雹

二年雨雹 紀云六月京師及郡國四十大大大風雨雹

三年延光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四十一雨雹

風雨雹 紀云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十六雨疾

和帝永元四年蝗注臣昭案本紀光武建武六年詔稱往

歲水旱蝗蟲爲災 按本紀是 夏蝗注失引

安帝永初四年夏蝗 紀云夏四月六州蝗

六年三月去蝗處復蝗子生 紀云三月十州蝗按注引

古今注曰郡國四十八蝗二處互異

七年夏蝗 紀云八月丙寅京師大風蝗蟲飛過落陽

順帝永建五年郡國十二蝗 紀云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五行志四七年正月壬寅二月丙午郡國十八地震 紀

永初七年不言正月壬寅地震

四年十月丁巳京都郡國十六地震 紀在十一月疑此

奪一字

永和二年四月庚申京都地震 庚申當以紀作丙申爲

是

建康元年正月涼州都郡六地震 都字疑衍或是都

熹平二年六月地震 紀云北海地震

六年十月辛丑地震 紀云京師地震

光和元年二月辛未地震 紀作已未按紀文上書二月

辛亥朔則不有辛未辛乃己之譌也

興平元年六月丁丑地震 紀云戊寅又震

和帝永元元年七月會稽南山崩 紀不書

殤帝延平元年五月壬辰河東恆山崩 紀作河東垣山

崩注垣縣今絳州縣也按紀是也恆山在上曲陽縣西北

西漢屬常山郡東京屬中山國距河東甚遠也

延光四年十月丙午蜀郡越嶲山崩 紀不言蜀郡

延熹元年七月乙巳左馮翊雲陽地裂 乙巳紀作己巳

按紀文上書五月甲戌晦又書六月戊寅戊寅爲六月四

日下距乙巳二十八日如六月大建則乙巳爲七月朔此

不言朔乃二日也下紀文又書甲子甲子七月二十一日

也後五日方爲己巳紀書己巳於甲子之前明是乙巳之

誤

三年五月戊申漢中山崩 戊申紀作甲戌

八年六月丙辰緱氏地裂 紀不書

和帝永元五年五月戊寅南陽大風拔樹木 按大風拔

樹紀皆不書惟書大風

元初二年二月癸亥京師大風拔樹 紀作三月癸亥京

師大風此二字謄

五行志五靈帝光和中雒陽男子夜龍 弓箭射北闕注

引風俗通言劭時爲太尉議曹掾白公鄧盛按鄧盛於中

平元年爲太尉則夜龍事當在是年

五行志六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蝕之史官不見郡以聞
注本紀都尉翊以聞 范書本紀無此語當是司馬本紀
十七年二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本紀乙未作乙亥
十三年十月甲辰晦日有蝕之 紀作壬辰

元和元年八月乙未晦日有蝕之 元和當作章利方與
紀合上文注引古今注元和元年九月乙未日有蝕之所
以補司馬之缺此不作元和明甚

四年二月乙亥朔日有蝕之紀乙亥作乙巳按紀文下書
乙卯壬戌則作乙巳為是

鄧太后崩注去年二月京師地震今月戊午日蝕 按
下文云今一歲之中大異兩見則去年二字有誤考本紀地
震日蝕同在六年 建光二年鄧太后崩 按和熹崩

在建光元年且建光止一年即改延光
延光三年九月庚寅晦日有蝕之 紀作庚申晦按紀文
上書丁酉乙巳則作庚申者是

六年十月癸酉朔日有蝕之 按紀作癸丑朔下文又書
辛丑辛亥癸酉朔癸丑朔是月並不得有辛亥未詳孰誤
六年十月癸未朔日有蝕之 紀作三月丁卯朔按此疑
是涉下文而誤

日抱 日赤無光 日黃珥 日中黑 虹貫日 月蝕
非其月 按諸災異紀皆不書惟初平元年白虹貫日書
郡國志一河南尹 梁注曰陽入地 按此文不完據秦

本紀地下當有賜周君奉其祭祀七字 考證齊氏
祭陽注楚潘黨逐魏錡及焚 焚下奪澤字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作皇

新城有鄭聚古鄭氏今名蠻中注左傳昭十六年楚殺鄭
子杜預曰縣東南有蠻城 按左傳作蠻氏
河內郡朝歌注有鹿腹山 袁紹傳腹作腸注引續志亦
作腸則腹字誤魏志注作場
左馮翊池陽注郭璞曰縣中是也 按爾雅注曰今扶
風池陽縣中是也此注刪去五字以縣字起則文不完
右司隸校尉部郡七縣邑侯國百六 按司隸部屬縣前
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河南一故市河東四左邑長修狐謀
騏京兆四船司空下邳南陵奉明馮翊九櫟陽翟道谷口
鄜武城沈陽襄德徵雲陵扶風六渭城蓋屋郁夷好時號
繁然下邳桓帝時復在永和後故司馬不載好時侯國耿
弇所封弇卒子忠嗣忠卒子馮嗣馮卒子良嗣延光中位
至侍中良卒子協嗣豈良協皆不永年協又無後至永和
中國已除耶

郡國志二潁川郡襄攷異曰前志無此縣 按襄疑郊之
訛前志郊縣此志未見晉武帝分潁川立襄城郡統縣七
郝其一也 見晉書 是晉時尚有郊縣 水經汝水篇注魏青
之摩訶此縣其為承漢魏之舊為復置雖並無明文而光
武紀十七年有五鳳凰見於潁川之郊縣在六年省并省
四百餘縣之後可見郊縣在東漢時未經省并志不應不
載 又襄下云有養陰里攷水經注汝水篇云又東逕沙
亭南故養陰里也司馬彪郡國志曰襄城有養陰里京相
璠曰在襄城郊縣西南是養陰里實在郊縣尤為確證而
鄭氏引稱襄城者恐是涉下文而訛 襄縣為前志所無
晉以後志亦未見此縣名恐涉下襄城而訛耳 馮劭傳還
鄭西征隗囂潁川盜賊羣起郊城延熹

襄城縣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作皇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作皇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作皇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作皇

鞏有湟水注左傳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居于湟 按左傳

輪氏建初四年置考證臣召南按前志潁川郡有輪氏疑縣不自建初置也但前志作輪此志作輪按本書陳寔傳亦作輪 按疑置字爲復字之訛

汝南郡北宜春 前志無北字

思善侯國 按前志城父莽曰思善此侯或襲其名

陳國扶樂 前志無按光武封劉隆爲扶樂鄉侯在建武十七年是扶樂本鄉名也隆於十九年被交阯還改封長

平侯阜陵王延初爲淮陽建武三十年呂汝南之扶樂縣益淮陽國今傳誤爲扶桑則不知何時爲縣先屬汝南後屬陳國也

右豫州刺史部郡國六縣邑侯國九十九 按豫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潁川四郡疑誤爲說 寄高成安周承休汝南六陽城歸德安昌博陽成陽定陵沛十軋與

建成粟扶陽高高柴漂陽東鄉臨都祈鄉前漢無而後漢增立者汝南五征羌思善襄信原鹿定潁梁一穀熟陳二扶樂武平又潁川之襄疑爲郝之誤說已見前

鉅鹿郡南蠻 前志作南繇此本誤也陳本不誤

常山 樂城 前志無按前志真定國有藁城縣建武十三年以真定屬常山而志無此縣疑樂城乃藁城之誤魏

書地形志鉅鹿郡領縣藁城前漢屬真定後漢屬晉罷太和十二年復此其確證也前志趙郡統縣並列樂城藁城唐以後因之

安平國阜城故昌城攷異按前志昌城縣屬信都郡而勃

海郡卻有阜城縣 按魏書地形志武邑郡阜城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安平是阜城即前志勃海郡屬縣而司馬氏

曰故昌成者蓋西漢昌城本分勃海阜城之地以爲侯國

而別屬信都東漢廢昌成入阜城而仍屬信都故司馬氏云然也說互詳漢書地理志內

觀津商推司馬氏無注按當注云故屬清河建初四年呂清河之觀津益樂成 按前漢觀津本屬信都不知何時

改屬清河至建初中又來屬故司馬氏略之而不言

經攷異曰前志無安平孝王得子理封經侯 按前志鉅鹿郡堂下注曰嘗分爲涇縣涇經聲同形近則亦承前漢之舊也

右冀州刺史部郡國九縣邑侯國百 按冀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并者魏四卽裴武始邯鄲會邯溝鉅鹿二十一廣阿象氏宋子臨平黃新市安定敬武歷鄉樂信武陶

柏鄉安鄉及故廣平國之張朝平南曲曲梁廣鄉平利陽臺城鄉常山九石邑桑中封斯樂陽平臺藁城肥纍縣蔓

中山三深澤新處陸成安平故信 八厯辟陽經高堤樂鄉

平隄西梁東昌河間一侯井清河入清陽信成懋趙東陽 信鄉繚襄疆復陽勃海十三童定中邑高樂參一柳臨

樂重平修市景成建成章鄉蒲領

郡國志三陳留郡已吾有大棘鄉有首鄉注左傳宣二年鄭破宋師大棘杜預曰在襄邑縣南左傳桓八年齊侯師

于首止杜預曰在襄邑縣東南有首止城考證臣召南按此二鄉注皆應在上文襄邑有承匡城之下大棘首鄉皆

襄邑地非已吾地也不知何以脫入於此又首鄉注左傳桓八年齊侯師于首止應作信五年齊侯會于首止杜預

曰有首止城應作有首鄉 按劉昭注例凡引杜預注在本縣下者皆曰在縣云云此二鄉不在本縣之下故曰在

襄邑縣云云初非奪誤下文考城故菑注引杜預曰戴在

外黃東南卽其例也齊說非至桓八年云云乃桓下奪十
字亦不應如齊說首止城應作首鄉據桓十八年僖五年
兩注自當以齊說爲是

困注前書今高陽 按今字難通當是過字前書高紀云
沛公西過高陽

東平國壽張故聚屬東郡 按聚字衍

泰山郡鉅平侯國有亭禪山注卽古所謂禪亭亭亭者也

按有亭禪山當作亭亭山前志云有亭亭山祠禪字蓋法
注而訛

羸有鐵山在侯國攷異曰山字當是連下句山在縣名也

按晉宋魏三志並作山在魏志太原郡領縣山在二漢
晉屬泰山後屬此可目證錢說今前書亦無山字各家皆
無說

右兗州部刺史郡國八縣邑公侯國八十 按兗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陳留二成安長羅東郡四畔觀黎
利苗樂昌泰山十肥城柴東平陽蒙陰華桑丘富陽桃山

桃鄉式山陽十三薄都關城都黃爰戚郿成中鄉平樂鄭
留鄉栗鄉曲陽西陽濟陰三呂都葭密稔前漢無而後漢

增者陳留一已吾東郡一穀城泰山二金鄉防東濟北一
成 商推云案前淮陽國屬兗州今續志無其縣有入陳

留者 按淮陽國後漢改爲陳國屬豫州其入陳留者止
圍扶溝二縣

東海郡合城攷異前志有合鄉無合城晉書地理志東海
亦祇有合鄉縣此城字必鄉之譌 按魏志蘭陵郡領縣

合鄉二漢晉屬東海後屬此足以證錢說之確
右徐州刺史部郡國五縣邑侯國六十一 按徐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東海十五平曲蘭祺山鄉建鄉容
巨東安建陽于鄉平曲都陽部鄉武陽新陽建陵都平瓊
那三十九梧成靈門虛水臨原祓柅餅邗零段雲計斤烟
阜虞橫魏其昌茲鄉箕裨高廣高鄉柔卽來麗武鄉 鄉
新山高陽昆山參封折泉博石房山慎鄉望安丘高陵
臨安石山故城陽一慮故泗水二泗陽于下邳故臨淮十
三凸猶開陽贅其富陵西平高平開陵昌陽廣平蘭陽襄
平海陵樂陵至東海之合城爲合鄉之誤說已見上西海
爲海曲何氏錢氏之說並同自可從也

郡國志四樂安國注高帝西平昌置爲千乘攷異按文當
云高帝置不應有西平昌其爲衍字無疑後讀宦香傳彭
愷爲西平昌侯注云西平昌縣屬平原郡乃悟此三字當
屬上文平原郡而平原郡九城當爲十城因此三字錯入

樂安注中校書者遂改十爲九以合見存之數耳 按宋
志平原太守領縣平昌合漢舊縣後漢晉太康地志曰西
平昌亦其證也

北海國拒注地道記曰養澤在西幽州藪有萊山萊王祠
按前志琅邪郡長廣下原注有萊山萊王祠奚養澤在
西幽州藪此不注於長廣而注于此何耶養上奪奚字

右青州刺史部郡國六縣六十五 按青州部屬縣前漢
有西役漢省者濟南三陽巨隃宜成平原九重丘羽瑗阿
陽朐合陽樓虛龍維安樂安故千九東鄒涇沃平安建信

琅槐被陽高昌繁安延鄉北海十八劇魁輒平望平的柳
泉樂望饒對桑犢平城密鄉羊石樂都石鄉上鄉新成成
鄉膠陽故高密二石泉成鄉故膠東三昌武郁秩鄒盧故

留川二劇樓鄉東萊九雁平度臨胸育犁不夜當利陽樂

陽石徐鄉齊六鉅定廣饒昭南北鄉平廣臺鄉前漢無而後漢增者東萊一葛盧

右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 按荊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南陽四杜衍新都紅陽樂成南郡

二郢高成江夏二襄此志疑鍾武桂陽一陰山武陵二無

陽義陵前漢無而後漢增者南陽三成前志山陽襄鄉

南鄉江夏二平春南新市零陵二湘鄉昭陽桂陽一漢寧

武陵二沅南作唐長沙一醴陵

會稽郡章安故治 治當作治按前志作治宋志州郡一

臨海太守下引續志作治而州郡二建安太守下則云本

閩越秦王立為閩中郡漢武立為治縣張勃吳錄云閩越

王治鑄地故曰安日安二字難曉疑是閩王治此不應偏

巨受名蓋越句踐治鑄之所故謂之治乎據此則字當作

治作治者誤也

東部侯國攷異按宋書州郡志侯官前漢無後漢曰東侯

官屬會稽此東部侯國當是東侯官之謫漢時未見有封

東部侯者也又鄭巨君傳注引太康地志云漢武帝名為

東治後改為東侯官是章安為回浦東侯官為治各不相

涉太康志本自瞭然志以章安為故治疑未可信 按東

部侯國乃東部侯官之謫侯為侯而不知者并改官為

國耳張掖屬國龜茲屬皆有侯官侯軍侯官舍也續志

軍侯六百石此軍侯之官舍故曰侯官志中左騎千人官

武威千人司馬官千人官張掖屬國凡稱官者其義同也此乃

會稽東部都尉之侯官鄭宏傳注引謝承書鄭吉之弟為

東部侯吉當宣帝時已有東部侯特未立為縣後因舊名

為縣故曰東部侯官亦稱東侯官吳志孫亮黜為侯官侯

見孫休傳又虞翻傳有到東部侯官侯官長閉城不受是

其證也通鑑注引隸釋云當云章安故回浦章帝更名東

侯官故治閩越地武帝更名于文乃足此郡之末有東部

侯國四字卻是衍文侯與侯相近而南部所治故文有錯

亂是宋人已見此惟以為衍文恐未必然此疑是錯簡字

又傳寫誤耳然章安下之文宋志所引已然則其誤久矣

晉志建安郡下云故秦閩中郡漢武帝滅之徙其人名曰

東治後改為東城後漢改為侯官都尉侯官當為侯官之

謫隋志建安郡下云閩舊曰東侯官唐志福州侯官此東

侯官之名歷見諸志不可泯也史記東越傳都東治索隱

曰韋昭以為在侯官今本亦是韋昭亦以侯官為故治其

說又在太康地記之前不應司馬氏反未見及此恐是蕭

梁以前其傳寫錯誤耳舊唐書志地理三臨海漢回浦縣

屬會稽後漢改為章安吳分章安置臨海縣閩漢治縣後

漢改為侯官都尉其說與太康記相合惟侯官作侯誤與

晉志同

右揚州刺史部郡六縣邑侯國九十二 按揚州部屬縣

前漢有而後漢省者九江四橐臬東城博鄉建陽丹陽一

宣城廬江三樅陽湖陵邑松茲會稽一錢唐前漢無而後

漢增者會稽一永寧豫章三石陽臨汝建昌至會稽之東

部侯官即前漢之治章安即前漢之回浦說已見前

郡國志五漢中郡錫有錫春秋時曰錫穴注左傳文十一

年楚伐麋至于錫穴 按前志錫注應劭曰音陽師古曰

卽春秋所謂錫穴左傳作錫釋文錫音羊或作錫星厯反

是前後志既不同左傳又有二本未詳孰是惟此有錫之

文必有所據則似錫字為長

房陵注巴漢志曰建安十三年別蜀新城郡商推蜀當作置按蜀乃屬之剝文不當爲置

巴郡充國永元二年分閬中置按前志巴郡有充國縣而志云云者當是永元之前充國已廢入閬中和帝復置耳

蜀郡汶江道注孝安延光三年復立之以爲郡按本紀

無立郡事史記西南夷傳曰馳爲汶山郡集解應劭曰今蜀郡汶江後漢書西南夷傳曰馳夷者武帝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爲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考董卓於桓帝末爲蜀郡北部都尉是爾時尙未立郡之證恐華陽國志誤也

八陵前志作蠶陵按安帝元初元年蜀郡夷寇蠶陵殺縣令注蠶陵縣屬蜀郡是八陵乃蠶陵之譌

四

七

越嶲郡闕前志作闕宋書作蘭云漢舊縣作闕段懋堂曰華陽國志作闕蓋字作闕而音闕今集韻類篇失此音按闕之爲闕恐直是傳寫之誤

廣漢屬國都尉注故北部都尉屬蜀郡考證臣召南按

屬蜀郡應是屬廣漢之訛陰平甸氏剛氏三道舊屬廣漢陰平道即廣漢北部都尉治也前書可證案安帝紀永初二年分廣漢北部爲屬國都尉即此注所謂安帝時以爲屬國都尉別領三城也齊說是都尉二字攷異以爲行文蓋志中屬國下並無都尉字也

蜀郡屬國後漢西南夷傳靈帝時以爲漢嘉郡

右益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一百一十八按益州部

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漢中三旬陽武陵長利

郁郾堂琅牂牁一郡夢越嵩一濳街益州一來唯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巴三平都宣漢漢昌廣漢一德陽犍爲一漢安永昌二哀牢博南至荷節疑即符之譌八陵疑即蠶陵之譌也

張掖屬國注安帝時別領五城考證臣召南按下列候官左騎千人司馬官千人官皆名非城名也前志張掖領十

縣後志領入城其居延別爲居延屬國顯美改屬武威郡未知張掖所領之五城爲何名也按候官以下雖是官名而各居一城城即以此爲名如武威之左騎千人官居十四城之一上郡之候官居十城之一可見其各居一城至五城而僅列其四者其一即屬國城合之爲五城上郡之龜茲屬國與候官各爲一城同在十城之數此其證也

吳志虞翻傳太守王朗亡走浮海翻追隨營護到東部候官候官長閉城不受其所言候官即會稽東部都尉之候

四

一

官自有城自有長而即以候官爲名亦城無別名之證

右涼州刺史部郡國十二縣道候官九十八按涼州部屬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隴西一予道漢陽水天六街泉

戎邑道罕开縣諸道清水奉捷武都三平樂平樂道嘉陵道循成道安定十一復累安俾撫夷涇陽臨涇陰密安定爰得岫卷月氏道北地十三馬領直路靈武响衍方渠除道五街歸德回獲略畔道郁郾義渠道大夏酒泉一天

五原郡河陰前志作河陰

右并州刺史部郡九縣邑侯國九十八按并州部屬縣

前漢有而後漢省者土黨一余吾太原二獲人汾陽上郡十四獨樂陽周木禾平都淺水京室洛都襄洛原都推那

高望雕陰道望松宜都西河二十二富昌驕虞鵠澤徒經
廣田鴻門宣武千章增山武車虎猛穀羅饒方利隰成臨
水土軍西都陰山觥是博陵鹽官五原六固陵蒲澤南興
相陽莫黑河目雲中四陶林楨陵積和陽壽定襄大都武
襄陰武阜定陶武要復陸雁門一沃陽朔方六脩都臨河
呼遵窳渾渠搜臨戎前漢無而後漢增者上郡一候官雲
中一箕陵

右北平郡上垠 前志作土垠

右幽州刺史部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 按幽州部屬
縣前漢有而後漢省者涿十五穀丘容城廣望州鄉樊輿
成利鄉臨鄉益昌陽鄉西鄉阿陵阿武高郭新昌廣陽一
陰鄉代五延陵且如陽原參合靈巨上谷四泉上夷輿日
居茹女祁漁陽三要陽白檀滑鹽右北平十二平剛石

廷陵贅字白狼夕陽昌城驪城廣城聚陽平明遼西六且
慮新安平柳城狐蘇文成桑遼東三遼隊武次西安平樂
浪八吞列東曉不而蠶合華麗邪頭昧前莫夫租前漢無
而後漢增者樂浪一樂都

右交州刺史部郡七縣五十六 按交州部屬縣前漢有
而後漢省者鬱林一雍雞九眞二都龐餘發前漢無而漢
漢增者南海一增城蒼梧一都平交趾二封谿望海

縣邑道侯國四百餘所 按最前漢縣爲後漢省并者四
百五十七建武後復置者二十馮翊三殺胡郃陽粟邑扶
風二武功杜陽潁川一輪氏汝南二富波宜祿清河一靈
勃海一陽信東海一贛榆北海六淳于朱虛昌安夷安壯
武下密南郡一郡代一北平邑上谷一潘此省并之大數
也

又所省縣漸復分置 按已省而復置者凡二十而舊無
增立者凡五十二

縣邑道侯國千一百八十 按以前所標每部總數合計
之實千一百八十一此奪一字

百官志一唯有三公皆將軍始自秦晉 皆字疑誤

百官志二太史令注漢官曰太史待詔三十七人 按
文所列人數得四十六疑此有誤

明堂及靈臺丞注漢官曰靈臺待詔四十二人 按下文
所列人數止四十一上下文必有一誤

太祝令 前志景帝中六年更名太祝爲祠祀武帝太初
元年更曰廟祀按武帝既更曰廟祀而此仍稱太祝者蓋

東京復其舊名
太子樂令注員二十五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止二十四

必有一誤
右屬太常本注曰有祠祀令一人後轉屬少府 按祠祀
令前志屬詹事不知何時屬太常又轉屬少府也

中興以來省前凡十官注案前書十官者太宰均官都水
雍太祝五時各一尉也 按太宰見有不得云省以前書

攷之所省者太醫太卜均官都水雍太宰太祝雍縣名五
時在焉故

特置二官五時各一尉凡十一官而志云十官恐有奪誤
光祿勳注員吏四十四人 按下文所列人數凡四十五

必有誤

左中郎將注蔡質漢儀曰中郎解其府次五官 按下府
字乃衍文

虎賁中郎將注虎賁舊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以古
有勇士孟賁故名焉孔安國曰若虎賁獸言其甚猛 按

虎賁氏周官莽好做古襲其名乃謂以孟賁故名近於郢
書燕說矣孔安國說乃禮記注亦見樂記釋文如虎之奔
小顏注漢書亦云然蓋亦舊說然周官有虎賁氏有旅賁
氏漢亦旅賁令丞虎賁可言如虎賁獸旅賁可言如旅賁
獸乎虎賁可言如虎之奔旅賁可言如旅之奔乎是二說
皆未是惟樂記正義曰虎賁言奔走有力如虎之在軍前
志旅賁令丞小顏曰旅衆也賁與奔同言爲奔走之任也
如此說方兩通也

中散大夫 前志無

諫議大夫注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爲中大夫武帝元狩五
年置諫大夫爲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按
此文與前志不合恐有錯誤依前志當云光祿大夫本爲
中大夫武帝太初元年更爲光祿大夫元狩五年置諫議

大夫世祖中興以爲諫議大夫

有請室令 前志無請室令

衛尉注員吏四十一人 按下文人數凡四十二必有誤

右屬衛尉本注曰中興省旅賁令衛士一人丞 按當云

省旅賁令丞衛士一丞

考工令 前志屬少府

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廄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

廄未央家馬二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輪騎馬駿馬四

令丞晉灼曰六廄名也 按前書一令作三令與此所引

異亦無晉灼注

右屬大鴻臚本注曰中興省驛官別火二令丞 驛當作

驛

百官志三右屬宗正本注曰中興省都司空令丞 按前

志尙有內官長丞諸公主門尉

本注又有廩犧令 按此與雒陽市長熒陽教倉官前志

所無

給事黃門侍郎 按給事二字誤在前一行之末宋志云

漢東京曰給事黃門侍郎此其證也隋煬帝時始去給事

之名見隋志

祠祀令 前志屬詹事

濯龍監直里監 前志有上林中十池監即此職也建都

既異故官制亦殊

尙書令一人千石本注曰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爲中

書謁者令 按前志有尙書令又有中書謁者令是一官

據此注乃一官也未詳

右屬少府 按本注列所省之官前志尙有若盧左右司

空東園匠四令丞均官長丞此皆未及前志武改永巷曰

掖廷而此永巷令掖廷令分職又中藏府令前志所無

百官志四中宮僕 按蓋即前志之中太僕前志云不常

置

中宮謁者令 前志無按疑即前志之中長秋令

中宮尙書 前志無石顯弘恭爲中尙書未知即此官否

中宮黃門冗從僕射 中宮署令 中宮藥長 按前志

無此三官

右屬大長秋 按前志有中長秋倉廩食官令丞皆不見

當是中興省也

太子庶子 按下文之中庶子乃前書之庶子此庶子前

書無

太子倉令 前書無

太子食官令 卽前書之厨長

太子門大夫本注舊有左右戶將別主左右戶直郎建武以來省之 按前書無太子左右戶將太子既無郎將恐不得有左右戶將門大夫職比郎將則左右將當卽門大夫所行之職

右屬將作大匠注前書曰屬官又有左右中候右庫東園主章左右前後中校士令丞成帝省 按右當作石土當作七傳寫誤也以前書核之成帝陽朔三年省中候及左右前後中校五丞是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及左右前後中五校今非成帝所省此見有左右校令則中興省者石庫東園主章令丞前後中校三令又主章長丞注欠核 城門校尉其正南一門曰平城門注李九銘曰平城司午厥位處中御覽一百八十三引作平門督司午位處中

津門注銘曰津名自定位季月未 玉海引同初學記引作名有定位惟月在未

小苑門 按李九十二城門銘注所引缺其一當是此門御覽玉海皆不全無以補之玉海於此下注一午字然平城實居正南午位此玉海之誤也

耗門 玉海同御覽作旄門按門不當以耗名則作旄者是也

中東門注銘曰中東處仲月位當卯 御覽引作東處仲月厥位當卯

穀門注銘曰穀門北中位當于子 初學記引與此同下二句曰太陰主刑殺伐爲始玉海子下注曰一作丑御覽引作丑下二句始字作首按穀門既爲北中則子字是百官志五成帝更爲收秩二千石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按秩二千石下當云哀帝建平二年復爲刺史元壽二年復爲牧沿革始備

太傅但曰傳注全國之難誠固財物之富作衛之益亦既得之於前矣 固字疑當作因

輿服志上書曰明試目功車服目庸 按注引孔安國曰云云今書傳未見又一通以下則與今書傳同豈梁時孔傳有兩本乎

金鏡 按鏡當作鏡卽說文之交字下同

耕車 置轉 按轉字說文玉篇廣韻並無蓋車之謂也說文班車答問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目威之从車珽讀與服同班本目威奉使之玉耕車置班目威來耜戎車置班目威胃胃弩凡卷內轉字皆當作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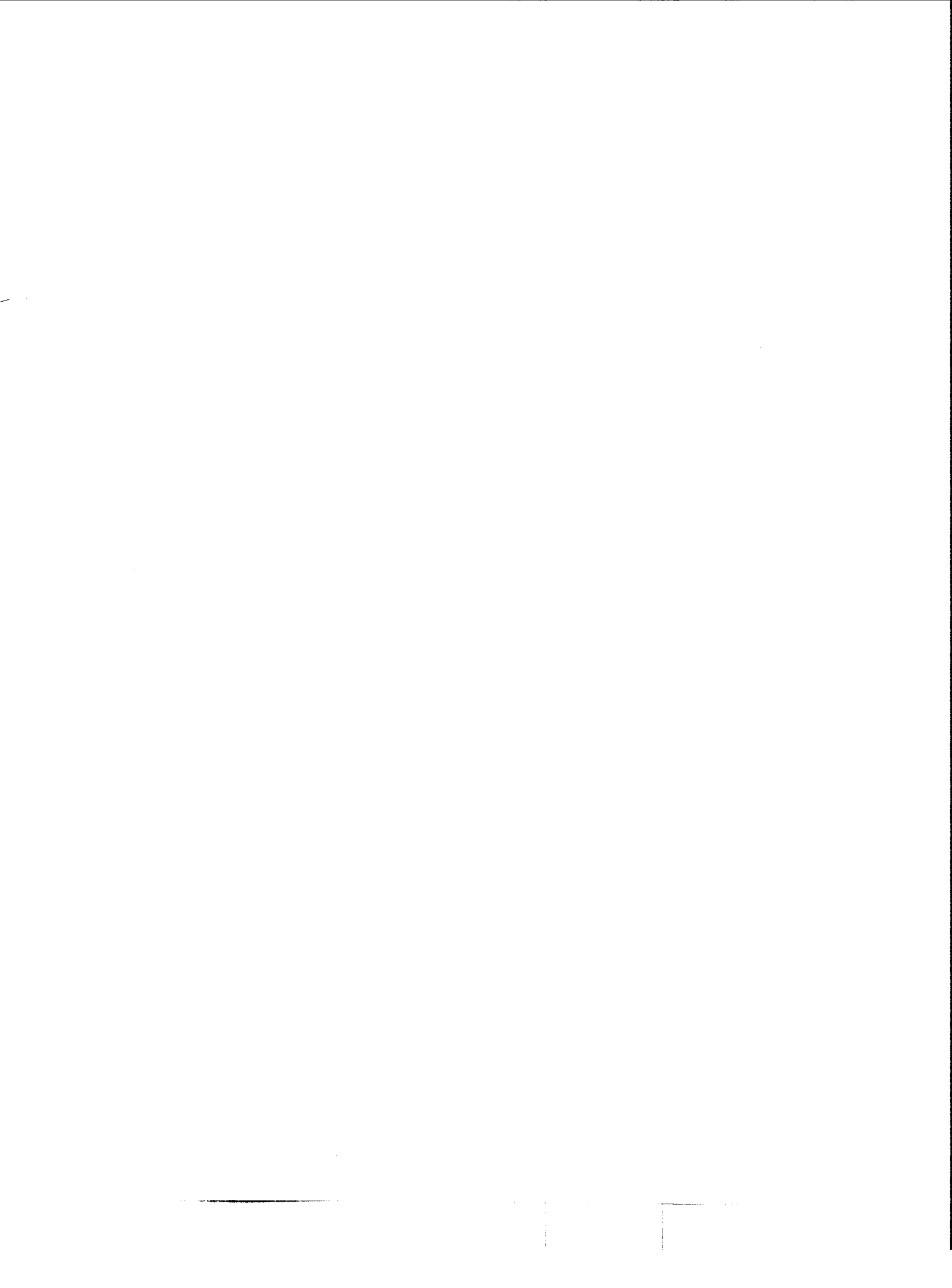
輕車 洞朱輪輿 張安世傳注引彫朱輪輿此洞字乃周字之譌

轉輒弩箠注徐廣曰置弩於軾上駕兩馬也 按轉輒弩漢書張安世傳注引作班弩此班譌爲轉又衍輒字遂不可解小顏曰班皮篋威弩也音服文選東京賦班弩重旃李善注置弩於班曰班弩徐廣謂置弩於軾上非也

輿服志下續其顏却摠之 玉篇廣韻並無摠理也皆曰白珠鮫爲劍口之飾注通俗文曰刀鋒曰劍 按劍者鏢之俗體然說文鏢刀削末銅也削者刀鞞也刀室之末以銅飾之曰鏢鞞用革故其末飾銅以上段與通俗文所言不同高誘淮南天文訓注鏢讀刀末之鏢與通俗文之說略近然刀鋒而飾以珠鮫恐不堪用矣其說未可從也說文鏢下引唐韻撫招反

藤絲各如其印 藤集韻胡故切類篇佩印系按類篇之

訓當卽用此志竊疑標卽縉之訛或書夸於左旁遂成此
字玉篇以縉爲古文絢絢糾絞繩索也滕縉者謂以繩糾
絞之也





三國志瑣言

1

三國志瑣 言四卷

諸史瑣言卷十三

三國志一

三國志目錄 隋志有敘錄一卷當即指目錄

武帝紀光初末黃巾起 按後漢書靈紀及皇甫嵩傳並

云中平元年黃巾起與此異

遷為濟南相國有十餘縣沈欽韓曰續漢志濟南國領十
縣此餘字衍 案續志濟南郡十城不曰國濟南安王康

以建武中封至桓帝永興元年國除至靈帝熹平二年復

封河間安王利子康為濟南王此曹操為相之濟南國也

考濟南安王康傳云以平原之祝阿安德朝陽平昌臨陰

重邱六縣益濟南國而志所載十城此六縣之中止右朝

陽一縣祝阿臨陰安德西平昌仍屬平原重邱志不載當

已省併可見國除為郡之後屬縣亦割隸不同迨郡復為

國屬縣必有更變故得十餘縣恐餘字非衍文也

徵太祖為典軍校尉 按後漢書靈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議郎曹操為典軍校尉據注中引魏書蓋操拜東郡太

守不就拜議郎告歸故此時尚稱議郎也

河內太守王匡注謝承後漢書曰班親屬不勝憤怒與太

祖并勢共殺匡考證臣清植按後文所列諸人屯兵處獨

缺王匡鮑信信名位微又其傳協規太祖其統屬於操無

疑匡所以缺如必是見并於操如謝承之說 按此說非

也後文紹屯河內句後河紹傳作紹與王匡屯河內董卓

傳云時河內太守王匡屯兵河陽津河湯縣屬河內是王

匡與紹同屯河內傳有明文陳壽偶遺之耳至匡之見殺

事在為卓所敗之後謝承紀其後事非謂此時即見并于

操且操此時雖行奮武將軍然未據有州郡故兵甚少

操且操此時雖行奮武將軍然未據有州郡故兵甚少

信方爲濟北相無由統屬於操觀後信諫劉岱或其時信兵少而統屬於岱乎時信爲濟北相與太守同爲二十石不得謂之名位微岱爲兖州刺史濟北屬兖州故信得屬於岱至傳言其協規太祖乃指信迎操爲兖州牧事非謂起兵時事

是時紹屯河內邈岱瑁遺屯酸棗術屯南陽佃屯潁川馥在鄴後漢紹傳云紹與王匡屯河內佃屯潁川馥屯鄴與此詳略不同

術使將劉詳屯匡亭 按續漢書郡國志匡亭在陳留郡平邱縣

術退保封丘 按前志封丘縣屬陳留郡後志無當已省併而此退保者或縣廢而城猶在也下文襄邑孟陵前志竝屬陳留後志孟陵改屬梁國

追到太壽決渠水灌城 按太壽有城當爲縣名續漢志無

謙守城不敢出 謙傳云退守郊

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邪爲陶謙所害 按注中引世語吳書兩說當以吳書爲是

太祖陣亂馳突火出 按陣中何自有火此語未明注引袁曄言太祖入城燒其東門軍敗門火猶盛太祖突火而出足補傳文之缺

建安十一年 省昌慮郡 郡國志注云并東海

鑿渠自呼沱入泲水名平虜渠又從河河口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董昭傳云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水經泲水篇又東南至泉州縣與清河合東入於海清河者泲河尾也注清湛漳洹澆易涑濡泲池同歸於海故經

曰泲河尾也說文泲水起雁門後人戍夫山東北入海段

注戍夫山即秦戲之山也北山經曰秦戲之山葦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於濩郭云今葦沱水出雁門鹵城縣南武夫山李吉甫曰秦戲山一名武夫山在繁峙縣東南葦沱

水出焉通典葦沱水出繁峙縣東南葦山明統志謂之小泲山大泲山然則戍夫即武夫即秦戲也泲水即葦沱水之源也按據段氏之說則泲即呼沱而此云自呼沱入

泲則泲與呼沱又似二水矣俟考水經之泲河尾鄭元注亦不能詳泲水之原委 水經鮑邱水篇注又東與洵河合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白楊谷西北流逕平谷縣屈西南流獨樂水入焉又東左合盤山水又東南逕平谷縣故城東南與洵河會又南逕鞅城東而南合五百溝水又東南逕臨河城北屈而歷其城東側城南又南入鮑丘水

又東合泉州渠口故瀆上承宰池水於泉州縣故以泉州

爲名北逕泉州縣東又北逕雍奴縣東西去雍奴故城一百二十里自葦池北入其下歷水澤一百八十里入鮑丘河謂之泉州口陳壽魏志曰曹太祖以蹋頓擾邊公將征之從河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今無水按鄭

注所言洵河源委綦詳而不言入潞河蓋其時渠已淤廢故不能詳至其所引此書與今不同者或鄭已刪潤非原文矣泉州縣屬漁陽兩漢志並同

百城八郡 按郡國志荊州刺史部郡七縣邑侯國百一十七此云百城舉成數而言至所稱八郡與續志不合後漢書劉表傳荊州八郡注引漢官儀曰荊州管長沙零陵桂陽南陽江夏武陵南郡章陵等則七郡之外有章陵然章陵之名晉宋志皆不見不知何時立又何時省也劉表

傳注引傅子言蒯越為章陵太守此有章陵之祖
子射為章陵太守見補衡傳趙儼為章陵太守見本傳又
武紀建安二年南陽章陵諸縣復叛為繡又續百官志注
引獻帝起居注曰省交州以其郡屬荊州荊州得交州之
蒼梧南海九真交趾日南與其舊所部南陽章陵南郡江
夏武陵長沙零陵桂陽凡十三郡

今以冀州之河東河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
陵平原凡十郡封為魏公 按是年并十四州為九州故
冀州屬郡與續漢志不同然續漢書百官志注所引漢儀
冀州得郡三十二獨無中山豈彼注有譌奪歟

十九年 南安趙衢漢陽尹奉等討超 楊阜傳同案南
安續志不載晉志云靈帝置龐德傳云南安狽道人狽道
本漢陽郡屬縣然則南安蓋分漢陽置也何承天以為南

安郡魏分天水立 然建安中已有南安則晉志之說
可據何志非也獻帝起居注雍州領郡有東南安蓋衍一

東字徐邈為南安太守在建安中見本傳

文帝紀改建安二十五年為延康元年元年二月 後漢
書獻帝紀建安二十五年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三月改

元延康 案三月始改元而書元年二月追書也操以正
月卒則一月以後之事當繫于丕延康雖漢號而不所改

也

庚午王升壇即阼 注引獻帝傳稱辛未受禪辛未月二
十九日也與前注合庚午月二十八日也差一日宋書禮

志亦言庚午登壇受禪碑則言辛未受禪 案
又使諸儒撰集經傳隨類相從凡千餘篇號曰皇覽 案
楊俊傳注引魏略曰王象受詔撰皇覽使象領秘書監象

從延康元年始撰集數歲成藏於祕府合四十餘部部有
數十篇通合八百餘萬字據所稱四十餘部部有數十篇
與紀言千餘篇相合象時領祕書監故屬之象非象一人
手撰也劉劭傳云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隋
書經籍志皇覽一百二十卷穆卜等撰史記五帝紀索隱
云皇覽記先代冢墓之處宜皇王之省覽故曰皇覽是魏
人王象穆襲等撰曹爽傳注桓範延康中以有文與王象
等典集皇覽御覽六百 三國典略曰祖珽言昔魏文帝命
誕諸人撰著皇覽包括羣言區分義別是王象之外可考
者有劉劭穆卜穆襲桓範章誕諸人即紀所謂諸儒也李
善文選注引皇覽聖賢冢墓誌當是皇覽之一篇非別一
書索隱所引亦即是書但云記先代冢墓似皇覽專記此
一事其說非也

明帝紀太和元年 初營宗廟 按後文三年十一月廟
始成迎神主於鄴是文帝之世未嘗立廟矣而文紀黃初

四年夏五月注魏書曰辛酉有司奏造二廟立太皇帝廟
大長秋特進侯與高祖合祭親盡以次毀特立武皇帝廟

四時享祀為魏太祖萬載不毀也是黃初時已立廟與此
紀不符將無黃初時造廟于鄴此時始立於洛陽耶觀此

紀云初洛陽宗廟未成神主在鄴廟此鄴有廟之證黃初
四年六月大雨伊洛溢流殺人民壞廬舍宋書五行傳云

簡宗廟廢祭祀則水不潤下帝初即位自鄴遷洛營造官
室而不起宗廟太祖神主猶在鄴常於建始殿饗祭如家

人禮終黃初不復還鄴而員巨方澤南北郊社稷等神位
未有定所此其罰也此又洛陽未有宗廟之證也顧操死

于洛陽而神主在鄴者蓋操於建安十八年為魏公即立

魏宗廟于鄴故死而神主亦送至鄴魏略言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可見文帝之世尙未定都故時而幸許時而幸洛終歲無常所既立廟于鄴自不必于洛陽別起宗廟至明帝定都洛陽自不得不別營宗廟宋書謂文帝不起宗廟者似未得其實惟廟在鄴而身未嘗至鄴則其簡宗廟廢祭祀誠難免議矣

三少帝紀正始五年詔祀故尚書令荀攸於太祖廟廷趙一清曰三年所詔定從祀廟廷者自曹真以下至典韋二十人後卽繼以荀攸其中並無程昱且終魏之世程昱並未升配而裴注以爲升程昱而遺郭嘉未詳厥趣案明帝紀青龍元年詔祀故大將軍夏侯惇大司馬曹仁車騎將軍程昱於太祖廟庭是程昱之配饗最先趙氏偶未檢及遂有此疑

嘉平六年以避皇位注武衛將軍安壽亭侯臣演潘眉曰此曹演也曹仁傳仁弟純封高陵亭侯子演嗣官至領軍將軍案曹演襲爵高陵亭侯官至領軍將軍並與此不同恐非曹演也鍾繇弟演文帝封爲列侯但不詳侯名官號此當存疑

射聲校尉安陽鄉侯臣溫攷異云當是甄溫趙一清曰又昭甄皇后傳云父逸以中山魏昌之安城鄉戶千追封適孫像襲爵像薨子暢嗣又封暢弟溫韡爲列侯裴注引晉諸公讚曰成熙初封溫本國侯領射義校尉似此時暢既失爵溫附司馬氏故得遣封本國侯以支庶而奪太宗又文德郭后云后蚤喪兄弟以從兄表繼后父永後封安陽亭侯進爵鄉侯又進爵觀津侯甄本始封於安城不應言郭氏安陽之號抑或表旣進封觀津而以安陽鄉

封溫乎然云本國侯則固是安城而非安陽也疑陽字是城字之誤案甄后傳暢以嘉平二年薨子紹嗣是暢初未失侯嘉平五年紹尙在也惟郭表以青龍三年進封觀津侯溫封侯亦在是年其爲表改封而更封溫事正相接初非甄氏冒郭氏之號陽字不悞趙說非

正元二年春正月乙丑鎮東將軍母已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戊戌大將軍司馬景王征之癸未車騎將軍郭淮薨何焯曰案乙丑癸未之中不應有戊戌當是戊辰之訛案儉欽以乙丑起兵自淮至許必數日方得反問又必粗爲部署方能出師乙丑至戊辰纔四日恐不能如是之速何說非也晉書景紀作戊午是月有乙丑不得有戊午則晉紀亦誤當是戊寅之訛戊寅在癸未前距乙丑十四日十四日而師出已云神速且晉紀下文云倍道兼行甲申次於灃橋甲申在戊寅後七日若戊辰則相距十七日又何倍道兼行之有

景元二年夏五月朔日有食之案諸紀日蝕漏書者多今以宋書五行志晉書天文志校之明帝太和六年正月戊辰朔注云見吳歷齊王正始元年七月戊申朔宋志注云絕無三年四月戊戌朔同六年四月壬子朔十月戊申朔九年正月乙未朔嘉平元年二月己未高貴鄉公甘露四年七月戊子朔陳留王景元二年十一月己亥朔宋志作凡日食九紀皆不書

景元三年破維干侯和明史地理志洮州有侯和城四年今使征西將軍鄧艾督師諸軍趣甘松沓中元相志甘松嶺在松州嘉誠縣西南明史地理志洮州西南有古沓中成

三國志一

后如傳文昭甄皇后及東鄉公主注諱等自隨夫人諱字蓋明帝諱獻字魏書乃魏王沈所作故以諱字代之

董卓傳遷廣武令蜀郡北部都尉案廣武縣名續漢志屬雁門郡蜀郡北部都尉後漢書西南夷傳云冉駝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宣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云卓遷此官在桓帝末故尚為北部都尉也

以贈卓注涼州刺史成就辟卓為從事按後漢本傳言為州兵馬掾

韓遂等起涼州後為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破北為羌胡數萬人所圍潘眉曰西拒遂句絕時張溫別使卓討先

零羌於望垣破北為羌胡所圍韓遂自在榆中非拒遂於望垣破北也榆中屬金城郡望垣屬漢陽郡案潘說誠

是然范書云邊章韓遂等大盛朝廷復以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拜卓破虜將軍與邊章將軍周慎並統於溫屯美

陽章遂亦進兵美陽溫卓與戰輒不利十一月夜有流星如火光長十餘丈照章遂營中驢馬盡鳴賊目為不祥欲

歸金城卓聞之喜明日乃與石扶風鮑鴻等并兵俱攻大破之斬首數于級章遂敗走榆中此西拒遂之事此傳略

而不言遽接云於望垣破北為羌胡所圍語太簡則不明也

又封卓母為池陽君置家令丞案續漢志公主每立家令一人丞一人此豈比其母于公主乎范書作置丞令劉敘以為當作令丞

戰鬪長安中注祀妻懼惟與祀婢妾而奪己愛考證袁宏撰祀婢妾下多私字案漢紀云祀妻懼與惟婢妾私而奪己愛文意與此不同此注妾下不當有私字

以暹為征東才為征西樂征北將軍范書拜胡才為征東將軍韓暹為大將軍與此异

袁紹傳由是勢傾天下注湯四子長子平平弟成案范書袁安傳以成為湯長子注引風俗通云湯有子十二人並與此异

以大將軍掾為侍御史注紹叔父隗閭之責數紹曰汝且破我家紹於是乃起應大將軍之命范書云叔父太傅

隗閭而呼紹以忠言責之紹終不改與此注不同

諷長史耿武別編閱純治中李愿諫馥范書同時諫馥者無李愿有沮授

卓遣執金吾胡母班至王匡殺之范書獻紀袁術王匡殺胡母班等在初平元年六月而紹得冀州在二年七月

此敘殺班等于得冀州之後與范書不同

卓聞紹得關東乃悉誅紹宗族太傅隗等時紹方得冀州地在大河之北而備關東者對關中言也范書本傳卓

之誅隗等在紹起山東之時此敘於紹得冀州之後先後不同獻紀書此事於初平元年二月戊午日月皆備似范

書為是然卓傳注引英雄記卓既死諸袁門生故吏改殯諸袁死于郿首范書紹傳注引卓別傳悉埋青城門外東

都門內而加書焉又恐有盜取者復以屍送郿藏之青城門東都門並長安城門見黃圖又似諸袁之死實在卓既入關之後者或者卓先驅之入關後又殺之乎袁術傳注引吳書紹與術議立劉虞為帝事紹術書中有室家見戮

門戶滅絕之語是隗等之死在紹等議立劉虞之先武紀兩書袁紹韓馥謀立劉虞為帝一在初平元年一在二年春並在紹得冀州之先然則隗等之死范書所載年月不誤

備奔紹注魏氏春秋載紹檄州郡文 文選檄首有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案司馬相如喻巴蜀檄文首曰告巴蜀太守荀彧檄吳將校部曲文首曰尚書令彧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孫權宗親中外此檄首之體也此文左將軍云云如為所告之人則其時徧檄州郡不應獨舉豫州如為立言之人則檄乃紹之辭不應稱左將軍云云也未詳其義

袁術傳歷職內外 復為折衝校尉虎賁中郎將 范書云累遷至河南尹虎賁中郎將

劉表傳長沙太守張羨叛表 羨之叛表用桓階之說見階傳

呂布傳術惡其反覆拒而不受 范書云袁術待之甚厚與此异

北詣表紹 范書布去術從張楊方投紹與此异

張邈字孟卓 案呂布張邈事首尾相連故合傳范書附邈于布此句上云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遣使迎之相待甚厚臨別把臂言誓方接邈字孟卓云云文法頗密此以張邈弓提而敘布過邈于後與范不同錢大昭以此為校者之誤

靈等聞布至皆歛兵 至術欲結布為援乃索布女 案上文言術拒布不受而此云靈等聞布至歛兵又云術為子索布女情事不相接范書於劉備拒術之下採英雄記補

枚術報布書一事方為完密

問宮欲活老母及女不 案注中典略言宮有妻子不獨女也宮言不絕人之祀則有子明甚恐此傳有誤范書從典略

臧洪傳舉孝廉為郎 范書云以父功拜童子郎知名太學舉孝廉補郎即長

公孫瓚傳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 范書詔拜瓚降虜都尉封都亭侯復兼領屬國長史與此异

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 范書云虜自此之後遂遠竄塞外與此不同以范書劉虞傳證之此傳為是

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 下文皆稱劉虞此獨稱字不免參差

虞以功即拜太尉封襄黃侯 范書靈帝遣使者就拜太尉封容巳侯及董卓秉政遣使者授虞大司馬進封襄黃

侯與此异 瓚奮武將軍封薊侯 范書瓚拜奮武將軍封薊侯在初平二年瓚破青州黃巾之後靈紀瓚破黃巾在二年十一月而卓劫帝西遷在元年二月此敘封侯于西遷之先與范書乖异當以范為是瓚破黃巾而封侯於情事為得

建安四年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 至瓚遂止不出 瓚遣子求救于黑山賊以下一段范敘于三年與此不同者此承祚力求簡嚴不復分敘也

遣人與子書刻期兵至舉火為應注使陳琳更其書 讀書記曰注採獻帝春秋云云按更其書者所以諱瓚在昔

衰周二十四字後漢書即作瓚與續書發端者近之非琳所更也 旁證陳琳更下當有脫文在昔衰周以下二十

四字無關要害非琳所更也後言紹侯者得其書如期舉火瓚以為救兵至遂出欲戰紹設伏擊大破之則琳所更書必使續緩進之計以遲其期也 案范傳載瓚書較注中典略所載為詳章懷注曰獻帝春秋侯者得書紹使陳琳易其辭即此書然則此書已非瓚之原文蓋瓚書不傳所傳琳所更書此注陳琳更下未必有奪文也且瓚與子刻期書中必有刻期日月而此書無之則非瓚之原書尤為顯然

陶謙傳參車騎將軍張溫軍事 范書為車騎將軍張溫司馬

西討韓遂注吳書曰會西羌寇邊皇甫嵩為征西將軍表請武將召拜謙揚武都尉與嵩征羌大破之後邊章韓遂為亂司空張溫銜命征討 案范書靈紀中平元年隴州

義從胡北官伯玉與先零叛

五

年北官伯玉寇三輔遣佐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秋七月左車騎將軍皇甫嵩免八月司空張溫為車騎將軍討北官伯玉嵩傳會邊章韓遂作亂隴右明年春詔嵩回鎮長安章等遂復入寇二輔使嵩因討之然則嵩溫所討者並是章遂等非二時一事吳書分為二疑誤又嵩時為左車騎將軍非征西也嵩為征西將軍在董卓被誅之後此亦誤

廣陵太守琅邪趙昱 范書云字元達

張楊傳為武猛從事 案州從事無武猛之名此蓋漢末臨時所置如張燕傳之將兵從事也

太祖及袁紹等皆為校尉屬之注趙融馮芳為助軍校尉夏牟滄于瓚為左右校尉 范書帝紀注引山陽公載記

曰趙融為助軍左校尉馮芳為助軍右校尉諫議大夫夏牟為左校尉滄于瓚為右校尉視此為詳惟馮芳作馬方必傳寫有誤未詳孰是

卓以楊為建義將軍河內太守 錢大昭曰英雄記云楊及部曲諸將皆受催汜購募共圖布圖布者為董卓既誅故催汜等欲殺呂布為卓報仇也是時催汜等用事以楊為將軍太守必非董卓明矣 案呂布傳布殺卓後先詣袁術次詣袁紹次走河內與張楊合范書則從術後即從張楊楊下諸將欲圖布後投袁紹是呂布出關之初楊已在河內非至催汜等購募始為河內太守也卓字未必誤公孫度傳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 明紀太和四年春二月遼東太守公孫淵為車騎將軍此缺 吳志注稱淵為

置百官有司 明紀云稱紹漢元年此缺見注引漢音春

秋

屯遼隧 案前漢志作遼隊縣屬遼東續漢志無

張燕傳燕剽悍趙氏一清曰或疑剽悍當作剽悍非也潘氏眉曰悍與悍訓勇者異義史記貨殖傳雖悍少慮注云

如雕性之捷悍即此悍字 案悍字之訓衛也 左氏文六

禦也 國策西敵也 左氏成十距也 漢書董仲 突也 同上文

張也 淮南原 扞格不入也 禮記學 扞格堅不可入之見

學記 鞮也 廣雅挽也 山海經大 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

則注 內 堅兒 管子地 引也 塞注 伎也 說見於諸書者如

此無訓為持者攷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屬國捍

索隱亦作悍楚世家豐悍春申君傳索隱作悍然則悍悍

古書通用貨殖之雕捍亦當訓作勇悍之悍此傳剽捍亦

當作剽悍解且下文方言捷速過人如捍已訓為捷無乃重沓乎趙潘二說未是

張魯傳祖父陵客蜀 范史張魯附劉焉傳傳云順帝時客於蜀

夏侯惇傳林歷位侍中尚書安西鎮東將軍假節趙一清曰兩漢志皆無河陰顧祖禹謂平陰魏文帝改河陰杜陽為令時不應有河陰之名蓋史家追改之 案前志五原郡河陰續志作河除疑除為陰之譌杜陽為令者五原之

河陰乎若河南郡之河陰始見于晉志宋志以為魏立曹仁傳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勾陽拔之 錢大昭曰勾陽當即句陽然屬濟陰郡在今曹州府城北二十里布在下邳未必有別將在句陽疑為曲陽之誤曲陽在今淮安府安東縣西北 案此傳敘征呂布於迎天子都許之前乃

張邈陳宮迎呂布為兖州牧時事濟陰郡屬兖州也武紀興平二年襲定陶定陶為濟陰太守治則仁攻句陽當亦在是年

夏侯尚傳尚奏劉備別軍在上庸山道險難彼不我虞若以奇兵潛行出其不意則獨克之勢也遂勒諸軍擊破上庸平三郡九縣遷征南大將軍 案以蜀志劉封徐證之上庸二郡之入魏乃孟達降魏使達與夏侯尚徐晃共襲封非由尚建策與此傳异

荀彧傳叔父爽司空注皇甫謐逸士傳 案後漢書荀淑傳注及御覽並引作高士傳而御覽八百一十及世說五注引作逸士傳未詳孰是

紹益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 何焯曰此書即陳琳所作檄也 案范史亦以為琳所作檄書然琳書乃檄州郡非

與操者恐別有與操書今不傳也且下文云眾皆謂失利于張繡故是此書在興平二年操敗於張繡之時而陳琳檄文則作於四年紹并公孫瓚之後其時實不同也

改封愷南頓子注干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顛和嶠俱至東宮觀察太子顛還稱太子德識進茂而嶠云聖質如初孫盛曰遵荀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顛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實當之 案荀顛卒於

泰始十年而和嶠為侍中在太康元年吳平之後其時顛沒已七年裴氏所駁誠是至荀勗為中書監嶠為中書令晉書至太康中勗為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開府而守中書監侍中侯如故時嶠亦為侍中是勗嶠同在中書同為侍中未嘗不同班勗之稱侍中亦未為非也荀愷雖曾為侍

中而武帝時不問信任諸書亦無及愷者裴氏揣測之詞轉失其實世說劉孝標注亦引干寶晉紀及晉陽秋之言而以孫盛為得其說卻是至晉書和嶠傳采二家之說並舉顛勗則大誤矣

張範傳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 范史帝紀桓帝建和三年冬十月大司農河內張歆為司徒注歆字敬讓靈帝中平二年太僕河內張延為太尉注延字公威歆之子

涼茂傳卒官注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案劉表傳注引漢末名士錄八友之名無茂 王修傳百姓稱之注及聞袁軍師 案聞袁軍師蓋謂袁

渙渙傳云為丞相軍祭酒 張珩傳 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元以溢涌激波奮

揚寶石負圖 錢氏大昭曰宋書符瑞志四年作三年
案明帝青龍三年注引魏氏春秋亦言是三年事與宋志
合至搜神記則云始見於建安形成于黃初文備于太和
其說為不同也

崔琰傳昨案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 案續漢
志冀州領郡國九共戶九十萬八千有五百四十一萬三
千二十三此永和五年戶口數也此云三十萬眾則不及
十之一也

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 荀攸傳云袁氏據四州之
地帶甲十萬而此云百萬者彼舉帶甲者而言此言其民
眾之數上文言冀州得三十萬則四州之眾不過如此

又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 案初平元年山東
義兵起鮑信已稱濟北相袁紹表曹操為東郡太守在初

平二年此恐魏書之誤

司馬芝傳管子區言以積穀為急 潘眉曰區字當為匡
管子有大匡中匡小匡而無區言 沈飲韓曰管子自任
法第四十五至內業第四十九為區言 案大匡諸篇不
得併匡言潘說誤區言四治國篇言富民積粟事即其所
本也

鍾繇傳楮茲度矩注近見南陽宗惠叔 錢大昭曰疑即
宗承見荀攸傳注 案宗承字世林事詳世說三注引楚
國先賢傳恐惠叔別是一人

因荀仲茂轉言鄙意 李善文選注荀氏家傳曰荀宏字
仲茂太子文學

王肅傳改封恂為承子注虔子康隆 旁證音書王雅傳
云雅王肅曾孫也祖隆然則隆亦肅子疑虔子之子字本

是弟子 案上文先曰虔後曰弟愷則不得復云虔弟某
某矣梁說未諦惟與晉書乖異未詳

木歷注經傳頗傳于世注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 潘眉
曰漢武帝置天水郡明帝永平十七年更名漢陽郡晉復
為天水郡此郡前漢為天水後漢為漢陽魏亦為漢陽晉
復為天水也薛夏漢末人當僭漢陽人魏略以為天水人
據晉時郡名追改之然述太祖言則曰漢陽兒輩述其勅
子則曰無還天水彼此歧說則判若兩地矣 案晉書地
理志魏書地形志並云晉復為天水郡此潘說所本然考

明紀太和二年天水南安安定三郡叛應亮曹真張郃傳
諸葛亮傳並同衛臻傳諸葛亮寇天水閻溫傳天水西城
人楊阜姜維傳並云天水冀人鄧艾傳有天水太守王頌
四年姜維傳亦有天水太守 魏略云是魏時已復名天水
不名漢陽矣裴潛傳注引魏略嚴幹傳馬超破為漢陽太

守事在建安十六年武紀建安十九年南安趙雲漢陽尹
奉等討超其時向僭漢陽也張既傳其後與曹洪破吳蘭
於下辯是時太祖徙民以充河北隴西天水南安民相恐
動又云令既之武都徙氏五萬餘落出居扶風天水界破
破吳蘭在二十三年徙民當在此時郡名之改亦當在此
時故張既傳疊見魏略述操語向僭漢陽在郡名未改之
時其勅子僭天水在郡名已復之後非彼此歧異潘未深
考耳

程昱傳封安國亭侯 案張燕封安國亭侯傳子方孫融
在昱之先同時侯者而亭名相同未詳其故

郭嘉傳表為司空軍祭酒注公有十勝 案此注所僭十
勝其度勝謀勝德勝武勝與荀彧傳所言四勝大略相

同豈一事而傳之者異邪賈翊傳翊亦言四勝曰明勝勇勝用人勝決機勝其語雖不詳而其大意與或所言亦同三人之言何以若合符契邪

蔣濟傳加散騎常侍注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 旁證景初二年滅公孫淵始以遼東昌黎帶方元菟樂浪五郡為平州後合為幽州不應太和六年已有平州刺史且豫是時為烏丸校尉持節屯平亦不為平州刺史也 案田豫傳轉豫為汝南太守加珍夷將軍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眾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即此事也時豫固非平州刺史亦非護烏丸校尉此注平當作并豫後為并州刺史此追書之耳 今雖有十二州 案十二州以杜恕傳考之乃充豫司冀

荆揚青徐幽并雍涼也此疏在景初二年公孫淵未滅之先故不及平州而晉志謂魏文帝即位分隴右為秦州中間暫廢而此云十二州是亦不數秦州也豈太和中秦州已廢邪

劉馥傳注吾統荆州十郡 錢大昭曰郡國志荆州七郡此多二郡疑為魏興新城上庸耳 案此西晉之荆州與後漢及魏不同錢說未是攷晉志武帝時荆州統郡二十一至惠帝時桂陽武昌安城三郡屬江州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懷帝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屬湘州當西晉之末荆州所屬郡則有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及惠帝分立之隨新野竟陵凡十四郡而此云十郡未詳 又案晉書敘宏此事在惠帝幸長安之前則其時荆州未立隨新野竟陵襄陽義陽

并長沙等五郡計之為十六郡與十郡之說亦不符

賈逵傳州本以御史出監諸郡以六條詔書察諸郡長吏是言漢制不應以漢世之法屬諸先秦之官知今本作御史者非也 案潘說未是本文云以御史出監諸郡實指監御史而言如改御史為刺史則不得云出監矣刺史之制本于監御史故逵統而言之耳 杜畿傳河東有三萬戶 案續漢志河東郡九萬三千五百四十三此云三萬大較存三之一也下文云河東最先定少耗滅而戶口之存者已如是則他郡之耗滅可知矣今大魏奄有十州之地 案此與下文十州擁兵語皆稱十州而下文又詳十二州之名何邪

極蘇而放四凶 趙一清曰以蘇不在四凶之列與先儒說異 案四凶見左傳渾敦窮奇檇杌杜預以驩兇共工鯀當之而務伯之言如此出是父子異說也 徙章武郡 章武漢縣屬勃海 卒于徙所 案晉書杜預傳初其父與宣帝不相能遂以幽死此傳不言諱之也

鄭渾傳渾見泰與荀攸等謀誅董卓 何焯曰注探張璠漢紀後又與王允謀共誅卓案後漢書作與何顛荀攸共謀誅卓為得其實 案此傳與注异而與范同以王允董卓諸傳考之誅卓時無鄭泰名則何說誠是 以子崇為郎中 趙一清曰宋書鄭鮮之傳高祖渾魏將作大匠會祖襲大司農南史同豈崇有二名耶 案襲或

是渾之少子崇之弟也

倉慈 咸為良二千石注常為雍州十郡最錢大昭曰雍州獻帝時置即司隸所部七郡後雖有分置顏斐時當仍舊制十疑當作七 案後漢書百官志注引獻帝起居注建安十八年復再貢之九州雍州郡得宏農京兆左馮翊左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屬國酒泉敦煌西海漢興永陽東安南凡二十二郡則錢云即司隸所部七郡者非也其時涼州省入雍州迨魏文帝即王位又置涼州見張傳則武威金城西平西郡張掖張屬國酒泉敦煌西海九郡已不隸雍州永陽建安十九年省見武紀漢興郡劉昭續志注曰曹公分關中置以游楚為太守事亦見張既傳迨魏氏受禪宏農改屬司州見晉志漢興為漢之嘉名魏時必省雍州僅得京兆馮翊扶風上郡安定隴西漢陽北地武都南安十郡

漢書四

十三

顏斐為京兆太守在黃初初其時雍州向十郡故魏略云然迨後又分隴西為秦州以三輔屬司隸則雍州屬郡不得而詳矣錢氏以後漢制擬魏制故往往多訛張邈傳文帝即王位孫權復叛邈還屯合肥黃初二年孫權復僭藩邈還屯雍三孫權復叛帝遣遠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 趙一清曰權無再服再叛之事前後疊出史家贖詞承祚亦刊落不盡耳 案吳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二年春權都尉徐詳詣曹公請降二十五年春正月曹公薨太子丕代為丞相魏王秋魏將梅敷使張儉求見撫納南陽陰鄩筑陽山都中廬五縣民五千家來附黃初二年自魏文帝踐阼權使命稱藩及遣于禁等還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解讓不受秋九月魏乃命曹休張遼賊霸出洞口云云傳文先書

請降後書稱藩是當日實有再服再叛之事曹仁傳文帝即王位孫權遣將陳邵據襄陽詔仁討之仁與徐晃攻破邵遂入襄陽權傳注魏略載魏三公奏曰先帝委裘下席權不盡心誠在憫怛欲因大喪寡弱王室希託董桃傳先帝令乘未得報許擅取襄陽及見驅逐乃更折節又載權與魏王晟曰近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居巢琮等聞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此魏吳有之責事也其又稱藩者有西顧之憂耳于禁傳吾知禁三十年 案上文太祖領兖州禁為都伯操領兖州在初平三年至建安二十四年為二十八年言二十者舉成數也徐晃傳今假臣構兵注臣松之云案晃于時未應僭臣傳

漢書四

七

寫者誤也 案漢時下之於上輒稱臣晃特沿舊習耳李通傳江夏平春人 晉書李重傳作江夏鍾武人重通會孫封建功侯 錢大昭曰陳氏景雲疑建功下脫亭字予謂建功侯即魏武所置名號侯之一也 案魏氏列侯多由亭侯進封鄉侯不應通獨由亭侯改都亭侯錢說固是惟魏武置名號侯在建安二十年而通之封在二年未必即為名號之一且通子基襲侯恐名號侯不能襲也 廣清傳初清外祖父趙安云云 御覽引漢魏春秋語與此全同 閻溫傳注孫賓碩家素貧 案賓碩有車騎有別田舍非是貧者 衡弟為京兆虎牙都尉 衡弟名玳見後漢書

不修敬於京兆尹 時京兆尹延篤

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後漢書稱

趙岐劉表共上為青州刺史與此異

南極赤岸 趙一清曰赤岸亦壁也赤壁亦作赤圻圻或

圻之誤 案文選注七發曰凌赤岸山謙之南徐州記曰

京江禹貢北江有大濤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案此

則南極赤岸指操征孫權時事不必定是赤壁之役

故奔北敗軍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注引魯連書言曹

沫事案文選注引史記為其本事所出不知裴氏何以遺

彼而引此

武文世王公傳彭城王據 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

千六百戶 旁證按前鄧哀王冲傳云命宛侯據子琮奉

冲後又後那戴公整傳云以彭城王據子範奉整後則據

必非無子者本傳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恐有脫文

此傳諸王薨于魏世者皆書謚其不書謚者據及燕王宇

趙王幹楚王彪樂陵王茂也楚王彪以罪自殺故無謚其

餘不書謚者皆逮及晉世故本傳無薨年及子某嗣之文

非有奪也惟趙王幹薨於景元二年見二少帝紀而傳不

書薨年子嗣則真缺文也

燕王宇 常道鄉公魚字之子入繼大宗 旁證魚既入

繼大宇而本傳亦不言薨於何時子某嗣此與彭城王傳

同一疏脫 按說已見前且宇為常道鄉公之父故二少

帝紀於燕王表賀稱臣詳載有司平議苟薨于魏世不應

不書也梁氏於趙王傳之疏漏未會糾及而此傳及彭城

王傳反議之何也

邯鄲懷王邕 案邯鄲及下清河廣平二王紀不書薨

評曰注魏氏春秋載宗室曹阿上書曰 何氏焯曰段成

式語資篇載元魏尉瑾曰九錫或稱王蔡六代亦言曹植

案元首不以文章名世安得宏偉至此意者陳王感憤孤

立常著論欲上以身屬親藩嫌為已地至身沒而元首以

胎曹爽歟 案此論有云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

則當在齊王芳正始四年上也陳思薨於太和六年下距

正始四年凡十二年而謂預作此論恐未然且陳王於陳

審舉之義疏中曾言廣建藩王幾一百言亦何嘗以身屬

親藩為嫌哉

王蔡傳蔡恆典之注摯虞注疑要注 案決疑要注一卷

摯虞撰隋志在儀注篇此注所引蔡玉佩事是記物之書

非紀事之文也旁證云疑要為決錄之誤非

繁欽注其所與太子書記喉轉率意皆巧麗考證記下疑

有脫文 旁證文選繁休伯與魏文帝牋注引文帝集序

云上西征余守誰繁欽從時薛訪車子能喉轉與笏同音

牋送與余而盛歎之雖言過其實而其文甚麗按即是薛

訪車子事而訛脫其字也 案注文云皆巧麗則非指一

事而言疑此注當以書字句絕率字句絕喉轉即薛訪車

子事而意率別一事故曰皆其書不傳無可考矣

劉廙傳奔揚州注考躬過蒙分過榮授之顯 考躬之愛

已衰 潘眉曰此兩云考躬當是廙之父名躬 案廙與

表牋似不得自稱其父名此當闕疑

盧毓傳珽泰山太守注卒於胡胡中子孫過江 旁證兩

胡字衍一字 案卒于胡句絕胡中下屬非衍

和洽傳官至廷尉吏部尚書注愨懷太子初立以嶠為少

保加散騎卒于官贈光祿大夫 晉書和嶠傳云惠帝即

位拜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光祿大夫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與此異

常林傳注魏略時苗傳乘薄音車釋名牽藩也藩蔽

水雨也
崔林傳寇竊寢息注今涿郡領戶三千案續漢志涿郡戶十萬二千二百一十八此永和五年戶數經亂之後存者不及三十分之一

司隸校尉屬郡 晉書地理志魏氏受禪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弘農并冀州之平合五郡置司州潘眉以續漢志之三輔三河弘農七郡當之非也惟既置司州而不置刺史仍以司隸校尉治之耳

辛毗傳帝方修殿舍百姓勞役毗上疏 明紀太和六年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毗上疏乃是年事故尚有諸葛亮講武治兵語

高堂隆傳洪水滔天使鯀治之積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趙一清曰鯀九載禹十三載乃同合父子共得二十二載孟子史記及馬融諸儒之說不同 案此極言其災甚役久故合鯀禹治水之年言之文用前後二字其長顯然史記夏本紀言禹居外十二年河渠書言禹抑洪水十三年蓋據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為言然則此合鯀九載而云二十二載未嘗與史記不同也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馬融以為禹治水三年八州平見禹貢正義其說與史記異然羅萃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則孟子所言原非謂治水止此八年馬融之說不知河本天以九州之大且又鯀治之九載之久而未能平乃

謂三年而畢其役恐未必若是之速終當以史記為是奉招傳比能復大合騎來到故平州塞北 陳景雲曰塞北無平州招時守雁門控御北荒以上文故平城故馬邑二事觀之則平當為武武州亦雁門屬縣也史記單于入武州塞崔浩云在平城西百里 案此西河郡之罕周周州古字通陳說未必然

王凌 仍徙為揚豫州刺史 趙一清曰此揚字似誤衍是年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誕傳云出為揚州刺史王凌之陰謀也司馬宣王東伐以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以是知凌不兼領二州也蓋都督或兼二州如王和都督荆豫諸軍事王基都督諸軍是也若刺史則無兼領二州之例 案傳云仍徙是既徙揚州又徙豫州非謂兼二州也下句云咸得軍民之歡心曰咸得正與仍徙相應非

指一州也揚字似非衍至諸葛誕之為揚州刺史在正始初時凌已為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乃趙云是歲諸葛誕為揚州刺史誤矣

鄧艾傳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二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 四萬南監北監毛同官改四千考證四千監本訛作四萬臣龍宮案淮北二萬淮南三萬共五萬人以十二分休計之止應有四千有奇不得云四萬也今改正 案李說非也十二分休者以五萬人十分之二分休其八田守故得四萬人其分休之萬人乃四萬人之衛也且下文云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使出者止四千人是一人之所田歲完一千二百五十斛即曰土下田良亦安所得此毛官及御覽八百二通典通鑑所引並同計除取費歲完五百萬斛 案魏時屯田輸穀之制於今

無考以四萬人計之是一人之田歲完一百二十五斛通
典言六朝量三升當今一升則一百二十五斛當四十一
斛有奇此但以所完之數而言未及眾費也嵇康養生論
曰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康以魏人言事則艾
之所籌當亦如是計歲完之數加之以眾費每人所田大
約不能過二十畝今日江南水田一人之力能種十畝而
已即有兼人之力亦未有過二十畝者與魏時情事向不
甚殊也晉書傳元傳云白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
而今日收穫之最多江湘不過畝六石即以一爲二亦不
過十八石安得有數十斛之多哉

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 潘眉曰魏朝爵士無封二萬
戶者宗室諸王惟任城王彰陳思王植曾封萬戶正始中
曹爽封武安侯邑萬二千戶羣臣惟張魯以客禮封閭中

侯邑萬戶滿寵封昌邑侯前後增邑至九千六百戶艾同
時鍾會破蜀進封侯增邑萬戶亦不過萬戶艾獨增邑二
萬戶若非傳寫之誤則特典也 案艾先封鄧侯邑六年
六百戶會封亭侯邑三百戶破蜀之功艾多于會會由亭
侯超封縣侯邑萬戶艾不過增邑稍多耳未嘗厚於會不
得以此爲疑

鍾會傳注正始八年會爲尚書郎 案會以黃初六年生
至是年二十三矣

與山陽王弼 世說注三引弼別傳山陽高平人
管輅 清河令徐季龍 住引輅別傳季龍字開明則季

龍是雙名此東漢時罕見者
烏丸傳自稱汗魯王注引英雄記作汗盧魯盧聲相近蓋
塞外譯音本無正字也

紹矯制賜賜頓難峭王汗魯王印綬皆以爲單于注紹遣
使即拜烏丸三王爲單于 案烏丸三王下文所稱遼東
率眾王願下遼西率眾王蹋頓右北平率眾王汗魯也遼
東率眾王未書名即峭王也惟正文尙有上谷烏谷大人
難樓英雄記未之及似傳文難爲衍文且難樓亦不得但
稱難也後文亦但稱三郡烏丸其不及上谷明矣

夫餘傳出名馬赤玉貂狔美珠 狔毛同官狔說文無狔
狔二文多部狔鼠屬善旋从身穴聲段桂並云从穴散之
穴从穴者誤也爾雅釋獸雌叩鼻而長尾郭注雌似獼猴
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獼尾末有岐鼻露向上雨即自
縣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養之爲物捷健
許書無雌段云狔者狔之俗省雌狔古今字王云字林狔
俗作狔此以狔狔爲一字而狔者狔之譌也玉篇狔黑猿

狔狔屬淮南覽冥訓高注狔狔屬吳都賦劉注引異物志
狔狔類玉篇區狔狔爲二字而狔屬之訓則與淮南注異
物志同廣韻十九有狔獸名似狔狔同上又以狔狔爲一
字而皆無狔字此穴旁譌爲穴而狔字遂不見于篇韻二
書也集韻狔或作狔狔雖未辨正从穴之譌而狔字猶存
焉此僅見者也范書夫餘傳作狔章懷注狔似豹無前足
音奴八反鮮卑傳注音女滑反狔屬也案爾雅釋獸狔無
前足郭云晉太康七年召陵扶夷縣檻得一獸似狗豹文
有角兩脚即此種也或說狔似虎而黑無前兩足釋文狔
本又作狔說文狔獸無前足从身出聲漢律能捕狔狔購
錢百廣韻狔作狔據此則狔與狔非一物尋釋此傳狔與
貂並言士文亦言大人加狐狸狔白黑貂之裘若狔屬之
狔狔聞有以其皮爲衣者甚明廣雅狔狔也王氏疏證爾

雅釋文引字林云狢謂之狢厥經音義卷二十一引倉頡篇云狢似貓博鼠出河西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西都賦注竝引倉頡篇云狢似狸據此則狢狸屬非狢狢之狢也狢狢之狢自似獼猴不似狸故廣雅狢狢也狢狢也二條相連狢與狢皆狸屬也其似獼猴之狢則于下文始釋之訓則此為狢彼為狢字則此从牙彼从犬所以為別也據王氏此說則狢狢字又異而廣韻因以狢狢為一字惟廣韻狢下云似狸蒼黑無前足善捕鼠與蒼頡之說正合爾雅攷證引異物志云狢出朝鮮似狸狸蒼黑色無前兩足能捕鼠其說亦同且朝鮮與夫餘相鄰故因有此物矣然則此傳當為似狸之狢亦名狢狸屬故其毛可作裘范書鮮卑傳所謂貂狢屬子其毛柔蟬也其注云猴屬與夫餘傳注自相乖異或猴屬乃狸屬之譌歟

東沃沮傳分置東部都尉治不耐城別主領東七縣時沃沮亦皆為縣 案漢書地理志無沃沮縣或元始時已省并也不耐志作不耐而東部都尉治其下五縣曰蓋台善麗邪頭昧前莫夫租疑此五縣及不耐沃沮即所謂領東七縣也

倭人傳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復有國皆倭種 范云自女王國東渡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

劉焉傳漢魯恭王之後裔章帝元和中徙封竟陵支庶家焉
案西漢王子侯王莽時俱已失國東漢初續封者寥寥
安得有徙封竟陵之事范云肅宗時徙竟陵焉為得其
實 又案范史城陽恭王社建武十一年薨十三年封社
嫡子平為蔡陽侯永平五年顯宗更封平為竟陵侯平後
傳四世然則徙封竟陵者乃城陽恭王之後裔或此傳有
譌字歟

便前破雒縣攻益州殺儉 范云進攻雒縣殺郗儉案東
漢益州刺史治雒縣見續漢志然雒縣益州非二地此文
既曰破又曰攻語意重沓 淨者也

時征西將軍馬騰屯郿而反 案是時騰與範等謀 李
推非反也此承祚承舊文之誤范已刊正

兄瑁平寇將軍 旁證按焉傳言焉子範為左中郎將誕
治書御史瑁為奉車都尉皆從獻帝在長安惟小子別部
司馬瑁素隨焉則瑁乃瑁弟稱兄瑁誤 案焉四子而瑁
字季玉則瑁乃焉季子似不得遂謂瑁為瑁弟也范史亦
稱兄瑁其稱小子者或是庶孽之子

先主傳因家焉注典略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 案漢表
無臨邑而中山靖王子有臨樂敦侯光典略所言或即指
此然與傳文異矣范史北海靖王興傳子復為臨邑侯注
臨邑縣屬東海然則臨邑侯乃齊武王之裔非中山枝屬
惟臨邑國在東海不聞遷涿典略之說非也

解綬繫其頸著馬柳 說文柳馬柱玉篇廣韻並云繫馬
柱

彼州殷富戶口百萬 續志徐州部戶四十七萬六千五
十四口二百七十九萬一千六百八十三此稱百萬已耗
其十之六七矣夫徐州經曹操屠戮之餘而遺黎尙有是
數則先時之殷富可知若冀州則操克譚尙之後僅得二
十萬其屠戮更何如哉

先主轉軍海西楊奉韓暹寇徐揚聞先主邀擊盡斬之
通鑑考異曰暹奉後與呂布同破袁術於時未死也

案范史董卓傳明年左將軍劉備誘奉斬之暹懼走并州
道為人所殺注引九州春秋曰為張宣所殺是奉為先主
所斬而暹則非也魏志董卓傳亦云暹奉為劉備所殺而
注引英雄記所言與范史同恐此傳及魏志卓傳特約略
之詞耳范史所稱明年指建安二年而證之魏志呂布傳
先主屯小沛之後布尙與暹奉共破袁術則暹奉之死又

在其後此敘于屯小沛之先誠為顛倒不免如考異之所
議至魏志卓傳敘此事於建安元年則終言之詞又不必
議也

故議郎陽泉侯劉豹 旁證宋書州郡志云廣漢太守領
縣有陽泉蜀分綿竹立 案續志廬江郡有陽泉侯國未
詳所封何人疑豹即是其後蓋以王子封侯而傳國者至
廣漢之陽泉蜀時所分非此侯國邑先主未稱尊之時惟
張飛封新亭侯黃忠封關內侯至如漢壽之封出于孝愍
馬超為都亭侯亦因其舊他未聞承制封拜此陽泉侯必
非蜀所封其國邑不必定在蜀續志既有陽泉侯國約是
其後可無疑也下青衣侯向舉當亦東漢末所封其始終
不可得而詳矣

偏將軍張裔 裔傳不言為偏將軍

後主傳子孫為三都尉封侯者五十餘人沈氏欽韓曰三都尉謂奉車駙馬駙都尉也並漢武帝置 案二主妃子傳承及駙並拜奉車都尉封侯餘無可考

諸葛亮傳侍中侍郎郭攸之 案攸之本書無傳附見於董九傳中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注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案前注引郭冲五事云十二更下在者八萬冲言雖不可信而後主降魏之時帶甲將士十萬二千乃蜀兵實數也此稱五萬蓋非其實至建興五年詔中稱統領步騎二十萬眾乃是虛數

關羽傳曹公即表封羽為漢壽亭侯 漢壽乃亭名也王氏鳴盛趙氏翼並謂續漢書志武陵屬縣有漢壽關所封即其地熊方後漢書年表異姓侯內有壽亭關羽其下格

注云武陵壽上少一漢字當是傳寫脫去是熊方亦謂漢壽在武陵也然武陵之漢壽乃縣名非亭名亭侯之號不得襲用縣名恐別有漢壽亭不可考耳

馬超傳曹公左右將許褚瞋目盼之 盼胡計切說文怒視也

趙雲傳瓚遣先主為田楷拒袁紹 旁證為字誤同先主傳 案為讀去聲詩鳧鷖箋為猶助也此言助楷拒紹非誤字也

龐統傳後郡命為功曹 案此傳統為功曹在周瑜領南郡之先不言何人所命當在劉表之世而世說注引蜀志云周瑜領南郡士元為功曹與今文不同下文注引江表傳亦云統為公瑾功曹疑統先為功曹至瑜領郡時尙任事故瑜卒而統得送喪也御覽二百六引荆州先德傳

云周瑜領南郡以龐士元名重州里所信乃逼為功曹任以大事瑜垂拱而已是統為功曹由瑜所逼恐未可信 有似汝南樊子昭注然觀其舌齒牙樹頰肢吐唇吻 三語本東方朔傳

竝為軍師中郎將注今益州國富民彊戶口百萬 案郡國志益州部戶一百五十二萬五千三百五十七口七百二十四萬二千二十八此云百萬未分別是戶是口後主降魏時惟有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四萬恐此所言百萬者是口而非戶也

時年三十六 唐庚曰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豈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二年則士元物故尙未三十也 案卧龍鳳雛祇是當日品題如此非以年之長少分也傳明言統卒年三十六安得云尙未三十乎

許靖傳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並有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 旁證引典論汝南許劭與族兄靖俱避地江東保吳郡爭論於太守許貢至於手足相加 案范史許劭傳稱劭南到廣陵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及孫策平吳

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吳志劉繇傳注引漢紀繇將奔會稽許子將曰不如豫章繇從之是劭渡江後始終在劉繇所繇先以揚州刺史駐曲阿不在吳郡則劭亦未嘗保吳郡何緣於吳郡太守前與靖爭論哉典論之言恐非其實

又考靖與曹公書言昔在會稽得所貽書迫於袁術津塗四塞欲行靡由正禮師退衛兵前進會稽傾覆景興失據是劉繇與孫策相持之時靖已在會稽不在吳其不得與劭相遇明矣

秦必傳仲尼嚴平會聚眾書嚴平不慎案嚴君平而曰嚴平史中罕見

今之汶山郡是也案汶山郡武帝置宣帝省靈帝復置

見范史冉驩夷傳故三國時有汶山郡也據陳震傳則非靈帝時復置說見下

陳震傳蜀既定為蜀郡北部都尉因易郡名為汶山太守案宋書州郡志亦云汶山郡劉氏立而范史西南夷傳則稱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未詳孰是攷異曰或漢末仍復省并至先主定蜀後復為郡也

董允傳允既與父和同傳自當并於和傳之後中間不應隔以劉巴等三人如謂允位望重於一時應立專傳似不便與父和同在一卷此似可議裴氏回互之辭未必是也何義門以為允事關蜀存亡故與和傳別出其說誠為有

見惟既別出即不當同卷也

呂父傳初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較鹽鐵之利後校尉王連請父及南陽杜祺南鄉劉幹等並為典曹都尉錢

大昭曰典曹疑典農之誤案此鹽府校尉所請則非典農事者曹字未必誤王連傳云遷司鹽校尉於是簡取良材以為官屬若呂父杜祺劉幹等此典曹都尉官屬也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趙一清曰羅侯地名水經澗水西過長沙羅縣西又注羅子自枝江徙此世猶謂之羅侯城也又傳言繼統羅國豈寇恂之後有封於羅者乎

案范史寇恂傳恂封雍奴侯子損徙封扶柳侯損卒子釐徙封商鄉侯釐卒子襲嗣損庶兄壽封汶侯襲及壽之後

史並不具或其後有徙封者莫可考矣下文言繼嗣羅侯又言繼統羅國則羅為國名實有明證續漢郡國志長沙

郡屬縣羅不言是侯國則羅國之封在永和五年後也廖立傳如向明文恭案文恭即杜微傳之文仲寶也華陽國志有丞相參軍文恭字仲寶梓潼人

楊儀傳處世寧當落度如此耶案落度當與落魄落薄落託義同漢書酈食其傳注落魄失業無次也史記酈生傳集解晉灼曰落薄落託義同

霍峻傳寵侍有加注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晉書羅憲傳不言先封萬年亭侯

泰始元年改封西鄂縣侯晉書言卒後追封西鄂侯與此不同

薦蜀郡常忌杜軫壽長巴西陳壽南郡高軌高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案忌疑常播之後軫乃縣竹台杜雄之子見晉書軫疑高翔之後雅父子見

父傳國疑許慈之後恭禕子見禕傳京亮孫見亮傳裕疑陳到之後

王連傳遷司鹽校尉呂父傳作鹽府校尉案司鹽校尉領鹽府故亦稱鹽府校尉

楊洪傳况吾但委噫于元儉元儉蓋岑述字

孟光傳尤銳意三史長於漢家舊典案此文稱長於漢家舊典則所謂三史者皆屬漢史惟後漢書並魏晉以後人所作必不在三史之數豈馬班之外兼數東觀漢記歟

來敏傳來欽之後也父藍案范史欽傳藍為欽之來孫則敏乃欽之舅孫

文王果崩注蜀并子魏梁州建首為別駕譙周至八月而從事舉秀才晉泰始二年拜濟陰案晉志泰始三年分

益州立梁州於漢中若據此注則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

益州立梁州於漢中若據此注則梁州之立在泰始之前

矣李恢傳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趙一清曰此交州是
遙領顧祖禹謂蜀分益州置交州非也 案下文云建興
七年以交州屬吳解恢刺史更領建寧太守蓋是年與吳
盟交分天下見後主及陳震傳交州屬吳故遙領之職亦
因之而改也晉書地理志云蜀以李恢爲建寧太守遙領
交州刺史此趙稱遙領之證據顧說誠誤

馬忠傳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
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 續漢志平夷屬牂柯郡
味縣屬益州郡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郡治味縣見
水經溫水注晉因之

王平傳若賊分向黃金 潘眉曰黃金者谷名元和郡縣
志黃金谷去黃金縣九里其谷水陸艱險語曰山水艱阻
黃金子于南齊書高帝紀云黃金山張魯舊戍南接漢川

北枕驛道險固之極 案晉書地理志漢中郡有黃金縣
疑此縣是蜀置而晉因之

張嶷傳巴西郡南充國人也 案續漢志充國永元二年
分關中置注巴記曰初平四年復分南充國縣是此縣由
充國而分故加南字以別之迨後至梁代改曰南郡而南
充國之名遂廢至隋志巴西郡之南充縣乃安漢縣改名
與漢時之南充國異地旁證疑國字爲衍文者非也

輒有籌畫戰克之功注至他里邑 潘眉曰他里汶山縣
名 案晉宋二志汶山郡屬縣皆無他里縣名未詳潘氏
所據

費禕傳值前軍師魏延 趙一清曰文長未嘗爲軍師或
是帥字之誤 案延傳建興八年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
軍假節則此傳未嘗誤趙氏豈未見及耶

故維遂與母相失注但繫保官以延之 旁證官當作官
漢書蘇武傳老母繫保官少府官屬有保官令丞主領工
徒役作按彼時刑獄繁多郡邸官寺皆別置獄故保官有
獄也 案魏書明紀太和元年注保官空虛初無資任何
義門曰魏制凡鎮守部曲將及外官長吏並納質任有家
口應從坐者收繫保官此資當作質然則保官乃收質任
之所未必爲保官之誤

楊戲傳自此之後卒者則不追謚故或有應見稱紀而不
在平篇者也 攷異追謚猶言追美也蔣公琰費文偉鄧
伯苗宗德藍馬德信王子均張伯 之屬皆卒于延熙四
年以後故不著於贊 案白虎通謚之爲言引也則此云
追謚猶言追引耳訓謚爲美書傳未見

孫堅傳會稽妖賊許昌起於句章自稱陽明皇帝與其子韶扇動諸縣注靈帝紀曰昌以其父為越王也 范史靈紀熹平元年十一月會稽許生自稱越王寇郡縣注引東觀記曰會稽許昭聚眾自稱大將軍立父生為越王攻破郡縣賊洪傳文與東觀記略同案此文傳注不同與范史尤乖異恐當以范史為是范史蓋本東觀記東觀記乃當時官撰之書以視傳聞之詞為有據也

汝穎賊困迫走保宛城堅身當一面登城先入眾乃蟻附遂大破之 范史朱雋傳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雋雋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雋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人即此事也范史不及堅者統於雋耳

上拜堅別部司馬注察孝廉舉進士 旁證朱雋察孝廉進士此與後人由科甲出身者相仿史傳言舉進士者此為始見矣 案兩漢無進士之名而此云舉進士未詳其義至梁氏欲以今制擬之殊非其實

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遣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賞 案范史靈紀中平二年張温破北宮伯玉於美陽因遣盪寇將周慎追擊之圍榆中又遣中郎將董卓討先零羌慎卓並不克董卓傳三年冬徵温還京師然則温以被徵而還非軍勝而還當時之不斷功賞自以師出無功非以軍未臨敵且其時温破賊於美陽不得謂軍未臨敵章遂敗走榆中亦無黨眾離散皆乞降之事此傳與范史全不符合恐是承祚之謬

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 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於零桂與星相應 案范史靈紀中平四年零陵人觀鶴自稱平天將軍寇桂陽長沙太守孫堅擊斬之而無區星及周朝郭石事

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 范史卓傳卓先遣將徐榮李蒙四出虜掠榮遇堅于梁與戰破堅生禽頰川太守李旻亨之即此事時初平元年也 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大破卓軍 范史獻紀卓傳此事在一年

孫策傳堅薨還葬曲阿 讀書記此云還葬曲阿而吳主傳大元元年秋八月大風吳高陵松柏斯拔參之謝詢請置守冢之表則文臺定葬於吳也 案二傳不應矛盾或堅先葬曲阿後徙吳也

乃攻破虎等注許昭 旁證於上文會稽妖賊許昌之子韶下引此以證韶當作昭案妖賊許昭於熹平元年起旬章三年賊旻破平之獲昭父子是昭久已破滅策之破虎在興平元年土距昭破之時已二十一年則是時之許昭當別一人非許生之子注云許昭有義於舊君舊君謂盛憲憲為吳郡太守則此許昭乃吳郡人妖賊許昭則會稽人明非一人梁說非

策以書責而絕之 注引策與袁術書與范史術傳文頗異蓋彼乃蔚宗刪潤之

自歸曹公注領桂陽太守征虜中郎將呂範 行武鋒校尉黃蓋 範傳不言領桂陽太守蓋傳不言行武鋒校尉

又命揚州刺史嚴象 旁證按魏志荀彧傳在亦有嚴象

而太平御覽卷一百十八引吳志作嚴眾眾即眾字蓋宋本作嚴眾今本或訛眾為象耳 案或傳注引三輔決錄象字文則是其名當作象不應作众鮑本御覽作象未知旁證所據何本

孫權傳是時惟有會稽吳郡丹楊 章廬陵 案孫策時已得廬江而此不及者豈以李術不肯事權耶 案建安十九年權征皖城克之獲廬江太守朱光是權雖破李術未能得其地也

八年使呂範平鄱陽 案範傳平鄱陽在策征江夏之時與此傳不同

韓當周泰呂蒙等為劇縣令長 案是時韓當為樂安長周泰為宜春長呂蒙為廣德長然恐是總敘之詞未必皆一年之事

黃武元年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 御覽一百十八引欲作乃案辛毗桓階二傳並無使吳事蓋以權辭讓不受欲遣而未行也欲字不當作乃旁證以乃字為是者非也下文文帝報書云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是毗階未至吳之證

有如大江注朱橫海 朱橫海不知何名朱靈為後將軍附徐晃傳不言為橫海也

太元二年 二月大赦改元為神鳳 案是年既改元為神鳳則此文二年當改書神鳳元年乃仍承太元稱二年似於史例不合

孫亮五鳳元年吳侯英 英孫登子見登傳 二年兵進于橐皋 春秋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皋杜注

在淮南盜道縣東南

太平元年獲呂據於新州 據傳云據自殺與此異

鳳皇元年注江表傳初皓游善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云云 案下文云皓聞知後因會以毒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或自殺平憂慙月餘亦死而獨不及奉蓋奉已先卒故也奉傳建衡三年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軍事徙奉家於臨川傳不言所毀何語殆即善里之謀歟

劉繇傳齊孝王少子封牟平侯 案漢表牟平共侯牒齊孝王子

士燮傳漢遣張津為交州刺史 侯康曰晉書地理志建安八年張津為交州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表立為州乃拜津為交州牧藝文類聚卷六引苗恭交廣記曰建安

二年南陽張津為交趾太守士燮表言伏見十二州皆稱曰州而交獨為交趾刺史何天恩不平乎若普天之下可為十二州者獨不可為十三州乎詔報聽許拜津為交州牧加以九錫彤弓彤矢禮樂征伐威震南夏與中州方伯齊同自津始也按二書所載事同而一以為建安八年約亦以為一以為二年攷孫討逆傳注引王範交廣春秋建安六年張津已為交州牧則云八年者非也又此傳上文稱交州刺史朱符此是史臣追稱符為刺史時實未名州也揚雄有交州條此乃交 案晉宋二志並以交州之名改自建安八年然以兩漢志攷之班氏於南海鬱林蒼梧交趾合浦日南六郡並注云屬交州獨九真郡不言屬交州蓋奪文也班所據乃元始二年版籍是元始時已名交州矣揚子雲十二州箴有交州姚姬傳以為漢武帝元封

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冀幽并充徐青揚
荆豫益涼及朔方交趾是爲十三部至平帝元始五年始
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
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
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
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
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箴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
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名願張其事蓋使人定爲地
理之書今漢書地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
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同時有也由是言之則侯氏以子
雲之箴爲非實錄未免孟浪而交州之名實起西漢之末
固信而有徵也司馬氏續志據順帝永和五年版籍稱交
州刺史部疑東漢之初已承用元始之制矣是兩漢志與
晉宋志頗相抵牾或順帝以後交州之名曾經改易故復
有建安之事乎

步騭傳注秦漢之際有爲將軍者以功封淮陰侯 案漢
功臣表無姓步者

延康元年 范書獻紀書建安二十五年而不冠延康於
歲首觀此稱延康元年則當時海內實遵用之

張紘傳出紘爲會稽東部都尉 何焯曰漢地理志會稽
但有西部南部都尉趙明誠金石錄有永平八年所造會
稽東部都尉路君闕銘在未分吳郡之前蓋班書略之也
其居是官者惟紘見于史焉 案續志會稽郡屬縣有東
部侯官宋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孫亮太平二年
立建安太守本闕越後立爲治縣屬會稽後分治地爲會
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此並會

稽有東部之證也惟分治爲東南二部不知始於何時班
志不書疑西漢尙無東部東京始分立耳非班氏之略
周瑜傳從祖父景景子忠皆爲漢太尉 范史附見景祖
父榮傳後

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劉陽州陵 案兩漢志下雋屬
長沙州陵屬南郡而無漢昌劉陽宋志長沙郡吳昌侯國
後漢立曰漢昌吳更名錢晦之曰周憬碑陰有長沙漢昌
寔祇字宣節碑立於靈帝熹平時此縣必桓靈時置也晉
志長沙郡屬縣有劉陽以此傳證之疑亦漢末所立孫氏
以後承其舊耳

乞與奮威俱進取蜀 奮威孫瑜

黃蓋傳遷丹陽都尉 孫策傳注載策表稱行武鋒校尉
黃蓋是時策討黃祖於沙羨縣蓋從行乃建安四年也本

傳不敘爲武鋒校尉及討黃祖事攷策表同列名者周瑜
呂範程普孫權韓當各傳皆敘征劉勳討黃祖事而蓋傳
獨未之及乃史文之疏也

蔣欽傳注引江表傳曰權謂欽曰盛前白卿卿今舉盛欲
慕祁奚耶 案此與呂蒙傳權謂蒙語相同恐一事而傳
之者不同耳

丁奉傳奉貴而有功漸以驕矜或有毀之者皓追以前出
軍事徙奉家於臨川 孫皓傳鳳皇元年右丞相萬或被
譴憂死注引江表傳初皓游華里或與丁奉留平密謀曰
此行不急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此語頗
泄皓聞知以或等舊臣且以計忍而陰銜之後因會以毒
酒飲或傳酒人私滅之又飲留平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
不死或自殺平夏憊月餘亦死案或平與奉同謀而奉先

卒故皓之毒酒獨不及飲奉然奉家之徒當以此或之毀蓋泄其密語也宋書五行志亦載其事言皓追討穀陽事殺其子温家屬皆遠徙此傳不言殺子温事恐陳氏之疏也又奉與陸凱丁固謀廢皓不果事見凱傳

朱然傳赤烏五年征祖中 魏志明紀景初元年孫權遣將朱然等二萬人圍江夏郡荆川刺史胡質等擊之然退走案景初元年吳之嘉禾六年也在赤烏之前此傳及吳主傳並不書

九年復征祖中 吳主傳有魏志少帝紀正始七年注引漢晉春秋載此事

虞翻傳到東部侯官 侯康曰部字衍東侯官者會稽縣名與東部無涉或據下文注引會稽典錄朱育之言曰漢元鼎五年除東越以其地為治而立東部都尉御覽一百

七

七

七十引郡國志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是侯官即治實東部舊治安知此時不仍治此不知後漢東部治章安亦是治縣故地至東侯官則南部都尉所治非東部都尉所治也 案班志會稽郡屬縣錢唐西部都尉治回浦南部都尉治南部御覽州郡部十七引作東部揚雄傳東南一尉孟康曰會稽東部都尉也如淳曰地理志云在會稽宋書州郡志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都尉治郵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續漢志章安注引太康記曰本鄞縣南之回浦鄉章帝章和中立是西漢之回浦縣東漢廢而為鄉至章和中復立為縣而更名章安為東部都尉之所治由此言之班志之南部乃東部之誤西漢固有東部而無南部范書鄭宏傳注引謝承書會祖父三子長子吉雲中都尉西域都

護少子舉孝廉理劇東部侯郎吉當宣帝時而其弟為東部侯此又西漢有東部之明證都尉治章安而其侯之官舍在治故曰東部侯官後立縣時承其名而不改耳侯氏以部字為衍文者未必然也宋志又云建安太守本閩越漢立為治縣後分治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東南二部之分史不言在何時南部都尉所治亦不詳何所而南部實由東部而分則其地本東部之地故縣名仍之而不改正不必以侯官屬南部而疑之也

妻子得還注元鼎五年除東越因其地為治并屬於此而立東部都尉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郵或有寇害復徙句章 案東越以元封元年滅元鼎五年尚不得云除也御覽職官部二十九引臨海記曰漢元鼎五年立都

八

八

尉府於侯官以鎮撫二越所謂東南一尉者也州郡部引郡國志則云元鼎六年立都尉居侯官以禦兩越五年與六年雖不同而曰鎮撫曰禦則都尉為兩越未滅時所立朱育之言固不足信矣且兩越未滅侯官既為治地則閩越王所都漢安得即其都立都尉哉則臨海記及郡國志之言恐亦未足信也東部之立諸書既並言在元鼎中其言或有所據弟都尉所治未必在侯官漢志東部都尉治回浦疑都尉初立即在其地至東漢時更曰章安始終未嘗徙也

賀齊傳注齊伯父純儒學有重名漢安帝時為侍中江夏太守去官與江夏黃瓊漢中楊厚俱公車徵 案范史黃瓊傳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楊厚俱公車徵楊厚傳云永建二年順帝特徵純既與瓊厚同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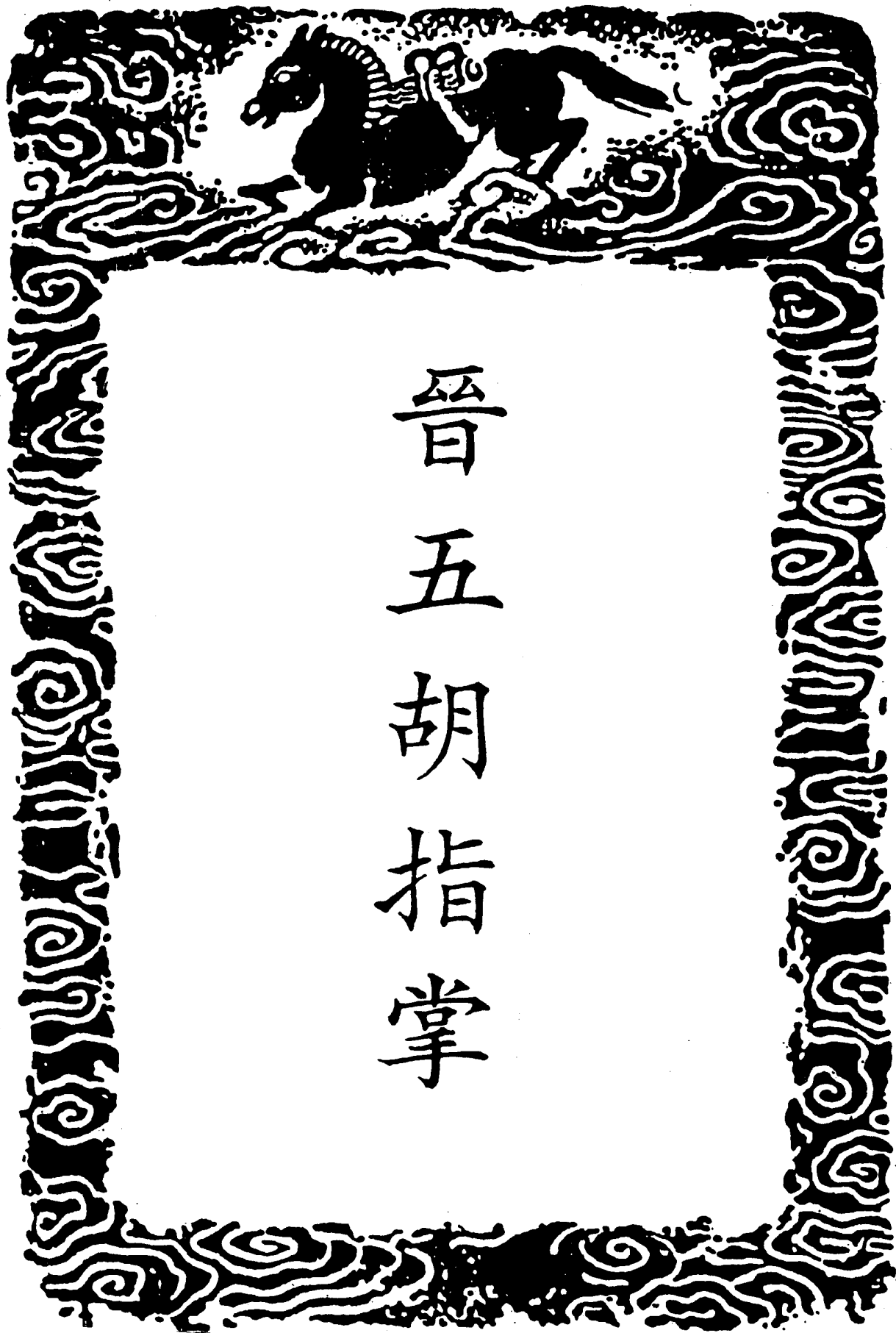
自當在順帝時非安帝時也

陸凱傳願階下留意注攘災以德 考證攘疑當作禳

案古攘禳通用左傳昭十七年注欲以禳火釋文禳本亦作攘禮記月令九門磔攘周禮占夢注作九門磔禳周禮女祝注禳攘也是禳本取攘除之義故得相通用此注不必改字

胡綜 將恢大繇 考證繇疑作猷下同 案繇猷通詩

巧言秩秩大猷漢書敘傳注作秩秩大繇文選幽通賦謨先聖之大猷兮注猷或作繇爾正釋詁云繇道也釋宮云猷道也此繇猷相通之證也



晉五胡指掌

明·張大齡著

晉五胡指掌

題晉唐指掌

晉自劉元海起離石典午爲所囚繫瑯琊竄南荒羯繼之鮮卑繼之氐羌又繼之索虜乘勢遂有中原幾二百年載與東晉宋齊梁相始終他如宇文氏段氏乞伏氏赫連氏沮渠氏秃髮氏巴氏涼氏李氏呂氏等皆夷也讀史者如繁星爭曜往往不得要領唐自肅代而下號令不行於河北宿將悍帥生殺自由與晉諸胡無二其倏起倏滅亦大略相符予竊爲纂而纂之使初學者一覽粲然興廢始末煥焉在目蓋芸牕中半歲之勤而有是書也爲其展卷可鏡命曰指掌西陵沈贊陽氏其父司

晉唐指掌原敘

徒公聚書萬卷建樓貯之以與四方學者共故贊陽器業不羣得於尙友猶欲遍搜密典以補父籍聞子二指掌求觀之不數月剗剗已告成矣予謝曰君愛我欲我不朽我豈敢謂是書卽能不朽獨其令穉子輩不苦難於浩汗則亦竊幸有微益焉萬曆辛丑長至眉山張大齡書於簡端

晉五胡指掌目錄

卷上

總論二則

匈奴劉氏

羯石氏

鮮卑慕容氏

段氏附

氏苻氏

卷下

索虜拓跋氏

五胡指掌目錄

羌姚氏

秦二僭國附

匈奴赫連氏

鮮卑乞伏氏

五涼附

前涼張氏

後涼呂氏

西涼李氏

南涼禿髮氏

北涼沮渠氏

西蜀附

宕渠氏李氏

巴西譙氏

晉五胡指掌目錄

五胡指掌目錄

二

晉五胡指掌卷上

峭帆樓

張玄羽先生著

方禹脩先生授

陳眉公先生

陸慶紹孟聞 陸慶繩仲武 全較

宋啟瑞東星 訂正 陸慶綿叔遠

總論一

自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因忿恨數殺害長吏漸為民患晉武帝太康二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民少西北諸郡

五胡指掌卷上

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雖今服從若數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廷矣宜及平吳之後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萬世長策也不聽惠帝元康九年太子洗馬江統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其略曰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是以有道之君待之有備禦之有常期令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北地魏武帝徙

武都氏於秦川以禦蜀蓋權宜之計今已受其敝矣夫關中帝王所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此必然之勢也宜及今兵威方盛因其死亡流散與關中人戶為仇讐之際徙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諸氏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并州諸胡建安中聽其散居六郡今為五部戶至數萬正始中毋丘儉討句驪徙其餘種於滎陽部戶亦以千計并皆驍勇便利夫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此等皆宜申論發遣還於本域慰彼土思惠此中國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五胡指掌卷二

夫天下之禍每伏於所忽惟智者能睹其未萌郭欽江統翹然遠覽晉之君臣誠一聽之豈有五胡之禍哉彼武帝功成而驕謂裔夷癡疥不足慮故玩而不采惠帝閭駭無識吾無責已乃杜元凱張茂先諸君子亦不聞獎拔二子論列而為國家建久安長治之策何也豈天厭司馬氏狙詐竊國而劉淵石勒輩已潛生於東北之郊乎當其時晉方全盛劉元海父子何見賞於王武子之儔上東門一嘯王夷甫駭於所聞而追之莫及者豈盡無所為默定者在也

總論二

明學士丘瓊山論五胡曰劉淵匈奴也而居晉陽石勒羯也而居上黨姚氏羌也而居扶風苻氏氐也而居臨渭慕容鮮卑也而居昌黎種族日繁其居處飲食皆日趨於華惟其驕暴貪悍樂鬪喜亂之志態則無時而可變也據丘氏之論如此及予讀史至苻堅斥姚萇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乃知姚氏不在五胡之內其拓跋氏乎拓跋創國與五胡並而據有華夏歷晉宋齊梁故五胡之盛未有如拓跋者也彼姚氏者當與段氏宇文氏赫連秃髮沮渠等氏同類而並觀而丘文莊據時代先後爲論耳晉識石上眾馬之後有牛繼之史氏遂書傳

五胡指掌卷上

匈奴劉氏

劉淵匈奴呼韓邪之後也嗣左賢王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幽冀名儒多往歸之武帝太康十年以爲匈奴北部都尉惠帝永熙元年以爲五部大都督監軍事成都王穎使將兵拒王浚司馬騰淵從祖宣謂其族人曰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今吾眾猶不減二萬奈何歛手受役奄過百年左賢王英武超世天不欲興

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乃謀推淵爲大單于使呼延攸告之淵卽白穎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二豎之首可指日而縣也穎悅淵至左國宣等上大單于之號二旬之間有眾五萬都離石復遷左國城胡晉歸之者愈眾自以漢氏之甥舅亡甥繼又稱漢王以右賢王宣爲丞相崔游爲御史大夫後部人陳元達爲黃門郎子聰進大單于族子曜爲建武將軍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彎弓三百斤弱冠遊京師名士莫不與交曜性殘暴淵欲殺之其母跪請得免及長儀觀魁偉拓落高亮與眾不羣好讀書善屬文鐵厚一寸射而貫之兩眉白目有赤光聰極重之以爲漢世祖魏武帝之流懷帝永嘉元年劉淵稱帝遣劉聰石勒等寇太行趙衛黎陽壺關皆下之淵卒太子和立疑忌劉聰安昌王盛曰陛下勿信讒兄弟尙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不聽遂攻聰聰殺和自立五年六月呼延攸等兵入洛陽殺太子詮執懷帝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燒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以帝爲光祿大夫平阿公秋七月劉曜陷長安殺南陽王六年春正月漢主聰納劉殷二女并四女孫於宮皆以爲貴嬪三月立劉娥爲皇后

五胡指掌卷一

四

起鴛儀殿將殺諫者城上書得免弑懷帝有星殞於平陽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聰惡之四月秦王業卽位於長安是爲愍帝建興四年劉曜復陷長安帝出降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懷安侯琅邪王睿卽帝位於建康改元太興是年愍帝遇弑聰荒於酒色遊宮常百日不出事皆決於中常侍王沈等立后六人儀服如后者又八人屢殺直臣陳元達等是年卒太子粲立聰后年未二十者四人粲俱悉之靳準弑粲自立冬十月劉曜亦自立於赤壁十二月喬太討準殺之而立準之子明石勒討明明走曜曜滅靳族改國號趙石勒亦稱

五胡指掌卷上

五

趙王爲後趙始與曜貳先是曜世子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靳準之亂沒於鮮卑別部郁鞠郁鞠聞趙王立禮而歸之曜悲喜時已立羊后之子熙爲太子矣將易之而立胤胤泰不可胤亦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苟以臣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遂封胤永安王明帝大寧三年後趙石生攻趙河南盡取司豫徐兗之地成帝咸和三年復攻蒲阪曜自將擊破之枕尸二百里襄國大震冬十二月勒召徐光謀擊曜皆言曜鋒不可當光獨贊行遂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拔石門勒自

統步騎進自大塌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至成皋見趙無守兵大喜曰天也卷甲而進曜方與嬖臣飲博不信勒至聞親來色變遂撤金墉之圍陣於洛西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門躬擐甲胄夾擊之曜素嗜酒將戰飲數斗醉墜馬爲堪所執殺之太子熙奔上邽勒遂取長安四年石虎拔上邽殺太子熙等王公以下三千餘人劉氏亡玄羽逸史曰自古夷狄爲中國患者有矣未聞入而帝中國也者有之自劉淵始當晉全盛時淵以壯年遊京師與諸名士遨遊成均持論上下固彬彬雋爽

五胡指掌卷上

六

才也不過謂由余金日磾之傳耳焉知竊伏輦轂睥睨宮闕私心曰此可取而代乎世儒睹郭欽江統之說不行深爲司馬氏惜不知此曹漸染華夏之風者百來年其文雅博洽旣與中國士大夫埒而驍悍魁桀拔山貫鐵之勇非華人可得而彷彿也卽使驅之去而未必卽去旣去而未必不來我知其害必不止侵鎬方犯涇陽圍白登入甘泉如周漢之事而遂已也況中國先亂而彼有所以乘其隙哉然淵每聞諸將屠殺之慘則深戒諭之用賢納諫恭儉勤勞卓有中國君人之度聰以荒淫承之一傳而歸於曜曜以

沈洸繼之數歲而殲於勒彼二子少固雄毅乃晚節如是豈真胡虜之運乎死而無種雖所自取不可謂無默宰也已

羯石氏

石勒羯虜也世居上黨之武鄉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瀛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在平人師歡奴歡奇其狀貌而免之幼嘗隨人負販京師登上東門長嘯王衍聞而異之曰此胡雛非常人也遣騎追之逸去惠帝末諸王相攻海內大擾勒與汲桑結爲盜桑命勒以石爲姓公師藩叛寇趙魏桑勒往從

五胡指掌卷上

七

之兗州刺史苟晞擊斬藩桑等逃還更聚眾以勒爲前鋒所嚮輒克進攻鄴殺新蔡王騰大掠而去苟晞擊桑走死勒降於漢至常山眾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中丘人張寶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子房見勒喜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共成大事乃提劍大呼軍門請見勒亦未之奇也後數以策干勒皆如所言由是奇之呼爲右侯而不名又用刁膺爲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遂明爲爪牙永嘉五年太尉衍送太傅越喪還葬勒帥輕騎追之及於苦縣晉兵大敗縱輕騎射之無一脫者執衍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

云計不在已且言少無宦情又勸勒稱尊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著四海身居重位何得言無宦情耶破壞天下非子而誰命引出眾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萇不可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於是俱排牆殺之剖越棺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世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死晉兵死者十餘萬人裴妃亦爲人掠賣又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爲左司馬冬十月勒誘殺漢大將軍王彌初勒與母相失并州牧劉琨得之及其從子

五胡指掌卷上

八

虎遣使送還勒因以書招懷勒厚謝劉琨而書以絕之虎年十七殘忍無度勒白母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破車長便不然汝小忍之及長勇冠三軍每屠城鮮有遺類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更寵任之六年引兵據襄國用張寶之謀也王浚等攻襄國大敗而還石虎攻陷鄴郡據之時王浚兵猶強謀稱尊勒欲襲之張寶勸勒卑辭於浚又勸勒奉表言欲以三月中旬請幽州奉生尊號浚益驕怠不復設備勒纂嚴將襲浚而未發張寶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後患乎曰然寶曰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必不敢動吾輕車往返不出二旬待彼

謀議出師我已還矣今宜修箋於琨納質請和琨必喜
我之服而快浚之亡豈暇襲我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
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達易水督護孫
緯馳曰浚浚將勒兵拒之而為游統所給浚曰石公來
奉戴我耳設饗以待勒晨至薊此開門猶疑有伏先驅
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勒升其廳事執
浚於前數之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
曾不救援乃欲自稱尊乎即送襄國斬之中郎荀綽不
屈勒待以客禮斬朱碩棗嵩之亂政戮游統之不忠籍
沒相佐親戚家賞皆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十餘卷

五胡指掌卷上

九

鹽米十斛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為中郎參
軍勒以劉翰鎮幽州勒還翰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
時劉曜篡漢改國號趙勒亦自稱趙王祖士雅進屯雍
丘恩威大著自河以南多叛勒歸士雅練兵積穀有取
河南之志勒患之乃下幽州為士雅修祖父墓通書求
互市士雅不報書而許互市收利十倍士雅將士降趙
勒斬其首曰叛臣逃吏將軍之惡猶吾惡也自是士雅
不納降人邊境休息泰興四年石虎拔幽州殺段匹磾
永昌元年張賓卒勒哭之慟每與羣臣謀議不合思賓
則流涕彌日與劉曜歲相攻戰咸和三年曜自將擊破

勒兵襄國大震勒親帥兵救之入洛陽殺劉曜追曜太
子熙於上邽又殺之漢地盡入於勒即趙天王位子弘
為太子虎等進爵為王子弘為大單于虎以不得大單
于望曰吾身當矢石成大趙之業使黃吻婢兒為大單
于上晏駕不足復留種矣咸和五年勒稱皇帝一日大
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對曰陛下神武
謀略過於漢高勒笑曰人豈不知卿言太過朕若遇高
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
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
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

五胡指掌卷上

十

也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時以意論古今得
失聞者悅服其聰明英特蓋性成也太子弘好屬文敬
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惜情殊不似將家子大雅太子
子小字光
曰漢祖以馬上得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太子直勝殘
去殺之主也但中山雄暴多詐宜漸奪其權程遐亦以
為言勒皆不聽他日徐光又曰今國家無事陛下若不
怡何也勒曰晉蜀未平恐後世不以我為正統光曰陛
下包括二都平蕩八州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
且陛下不憂心腹而憂四肢乎中山資性不仁父子復
據權位而鞅鞅不平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色臣竊憂

之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尙書事而虎之門可張雀羅矣虎愈不平咸和八年七月勒卒太子弘立虎收程遐徐光於獄召其子邃將兵入宿衛遐光被殺夜以勒喪潛瘞山谷乃備儀衛虛葬於高平原虎弑劉后次年弑弘自立太子邃謀反誅立子宣爲太子蒲洪姚弋仲皆歸之冉氏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養以爲子愛比諸孫虎爲慕容恪所敗斬三萬餘級諸軍皆潰惟閔獨全穆帝永和元年發諸州四十餘萬人治未央洛陽宮造獵車千乘置女官二十四等取民女三萬餘人充之光祿大夫遂明切諫被殺財帛山積猶發前代陵墓掠其

五胡指掌卷上

十一

金寶沙門胡進言於虎曰胡運將終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之乃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築華林苑燃燭夜作死者數萬得蒼麋十六白鹿七以駕芝蓋命太子宣祈福於山川宣乘大輅建天子旌旂戎卒十六萬出金門門虎升凌雲觀望之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爲樂耳秦公韜有寵於虎虎欲立以爲太子猶豫未決宣謀殺韜待虎臨喪因行大事韜死虎驚氣絕方蘇欲出臨司空李農止之事覺虎囚宣殺之鄴北窮極慘酷火焚棄灰殺其妻子九人宣幼子才數歲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

大臣不可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發病永和五年稱皇帝大赦而東宮謫戍不在赦例梁犢因眾作亂攻拔下辨掠民斧施一丈長柯攻戰若神所向崩潰長驅至長安眾已十萬遂東趨洛陽李農等統步騎十萬討之大敗虎懼以燕王斌同蒲洪姚弋仲討之弋仲將精銳八千至鄴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賜食弋仲怒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受方略我豈爲食來耶且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耶何爲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教使至於爲逆旣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若不愈天下必亂

五胡指掌卷上

十二

當先憂此勿憂賊犢等困窮思歸相聚爲盜老羌爲汝一舉了之弋仲峭直人無貴賤皆敬之虎亦不之責賜以鎧馬弋仲曰汝看老羌能破賊否乃被鎧跨馬於庭中策馬南馳不辭而去遂與斌等擊斬犢夏四月虎卒以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等受遺立太子世豺等以太后令殺斌逐遵而石閔等討賊歸遇彭城王遵於路說之長驅入京師斬豺廢太子世殺劉后而自立遵許事成之後舍其子而立閔爲太子至是立子衍閔乃殺遵及衍而立義陽王鑿又殺胡羯二十萬人并殺鑿自立國號魏復姓冉氏又殺趙王虎三十六孫盡滅石氏石

祇據襄國稱帝冉閔圍之燕王儁與姚弋仲子襄救祇大敗冉閔幾獲之而祇竟爲其將劉顯所弑石氏亡永和八年燕慕容恪擊冉閔殺之盡取趙地

玄羽逸史曰石世龍貧賤羯胡辱在廝養當其殍丐負販羈旅京邑顧瞻宮闕淒然長嘯儻亦有劉項縱觀祖龍之志乎何王夷甫駭耳而怵心也九州之地幾有其八豈曰偶然顧其人恢廓倜儻外屈身於祖生內降心於右侯而至於責王衍數王浚其言侃侃有烈丈夫之風五胡中俱無此規模矣一傳而殲於虎是胡運之當然豈人謀哉虎也窮凶極暴天假手

五胡指掌卷上

三

於冉氏子至使羯種二十萬人同飽烏鷺嗚呼慘矣然當勒追越樞於苦縣時十萬晉兵無一脫者冉閔竟足以報之古之建國者深仁厚澤累數十世猶力守臣節不得已而後取蓋殺一不辜而有天下所不爲此三代所以長久也司馬氏手刃其主奪之寡婦之懷安得不生此凶殘以魚肉之耶假令寧馨之計得行殺一勒生一勒況徐光輩乃欲陰翦中山以安石氏不亦愚乎然而早見預防不失爲人臣子之道矣

鮮卑慕容氏

慕容氏鮮卑人也世居遼西自涉歸進拜大單于遵循中國雅俗自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故以爲氏晉武帝太康十年慕容廆來歸以爲鮮卑都督嘗以士服謁東夷校尉何龕龕嚴兵以見廆改戎服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爲哉龕聞之慙廆娶段國女生子皝仁昭以其臣慕與句掌府庫句勤恪廉靜心計默識不案簿書以慕與河典刑獄河明敏精審獄訟清簡東夷諸國歸之者甚眾少子翰言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諸部寇暴邊塞請數其罪而討之一舉并吞則忠著本朝利歸我國伯王之基也廆

五胡指掌卷上

四

笑曰孺子能及此乎遂以翰爲前鋒盡併二部以裴凝楊耽爲謀主游遂封羨封抽裴開爲股肱宋該皇甫岌岌弟眞及封奕等典樞機懷愍北去元帝在江左廆與劉琨歃血同盟翼戴晉室遣長史王濟詣建康勸進以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大興二年攻破高句麗段氏宇文諸部俘其眾取遼東皆翰之功也遣裴凝來獻捷帝欲留凝凝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闈若得復奉輦穀誠爲至幸但舊京淪沒山陵穿毀名臣宿將莫能雪恥獨龍驤竭忠王室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不反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令懈於討賊此

臣之所甚惜也帝遣使同凝進虜車騎將軍平州牧遼東公立子皝爲世子虜作東觀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咸和四年虜卒子皝嗣九年進鎮東大將軍咸康二年自稱燕王畏趙之強仍稱藩於虎取段氏之地遣劉翔來獻捷且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謂大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力辨諸葛恢等難之翔曰妾婦猶知惜宗國之隕今晉室阽危君等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慕容鎮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四海所以未一良由君輩耳皝更上表罪朝臣乃許之公卿餞翔於郊翔舉觴曰昔少康以一旅滅有窮句踐憑會

五胡指掌卷上

五

稽而雪仇恥莫草猶宜早除况寇敵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入東南可寒心矣眾服其論翰爲皝所忌奔段氏聞皝悔寤復歸燕皝竟殺之永和元年有二龍見於燕宛轉游戲名所見之山曰和龍城始不用晉年號四年皝卒世子儁立以慕容恪爲輔國將軍圖趙七年恪取趙中山號令嚴明秋毫不犯八年四月與魏主冉閔遇於魏昌之廉臺閔兵三十萬自乘千里馬左操雙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軍燕人夾擊大破之閔衝中軍陣厚不動潰圍走馬忽斃爲燕兵所執送龍城斬之遂取鄴

十月儁稱皇帝恪薦慕容垂有命世之才儁命之守常山而以恪爲大司馬錄尙書事封太原王評上庸王霸吳王霸卽垂也皝之少子皝奇其才而名曰霸期以霸王之業意將立之羣臣諫而止遂爲儁所惡以其嘗墜馬折齒更名曰皝尋以應讖文又名曰垂十一年恪攻段氏定齊地升平四年儁寢疾謂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臣安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耶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重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以陽鶩慕輿根及恪輔政乃卒太

五胡指掌卷上

六

子暉立年十一根忌恪謀亂恪誅之時主少國疑誅夷狼籍內外恟懼恪舉止自若鎮之以靜虛心待士量才授任人情大安朝廷聞儁卒謂中原可圖桓温曰慕容恪尙在憂方大耳哀帝興寧三年恪與垂取洛陽沈勁死之路地至峭澗關中大震秦主堅亦自將屯陝以備不虞恪謂僚屬曰吾前入廣固不能濟辟閔蔚今定洛陽使沈勁爲戮雖皆非本情實有愧於四海太和元年恪有疾燕主問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言終而卒秦王聞恪死陰欲圖燕密遣郭辨從匈奴使者入鄴辨微以語詆皇甫眞

正色斥之辨歸言燕政無綱惟皇甫真不可欺丞相許
以下如發蒙耳堅曰六州之眾豈得無一智士太和二
年大司馬溫伐燕却超請舉眾直趨鄴都爲上策次則
頓兵河濟控引漕運溫不從引至枋頭燕人大懼謀奔
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勝走未晚也乃帥眾
五萬以申胤封孚從且請救於秦王堅時溫聲勢亦大
秦君臣皆不欲救王猛獨勸之行曰溫才非慕容評可
敵若克燕之後觀兵崤澠陛下大事去矣不如退溫溫
退而燕亦敝我乃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溫聞秦救
至又糧儲罄竭遂焚舟從陸道奔還行七百里無水燕

五胡指掌卷上

七

將爭欲追之垂戒宜緩第以八千騎躡其後數日垂曰
可擊矣急追之及於襄邑慕容德先以勁卒伏澗中與
垂夾擊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將苟池又邀擊於譙復
大破之太傅評愈忌垂威名太后亦惡垂日夜與評謀
誅垂父子太宰恪之子楷以告垂先事誅評等垂曰骨
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不忍爲也寧避之於外耳遂與
子令寶農隆及楷等奔秦秦王堅方憚垂不敢圖燕聞
其來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其成大功要
當與君平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鄉世封於燕
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

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
清四海且業已推誠待之矣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
以爲冠軍將軍初燕求救於秦許割虎牢以西晉兵旣
退燕人曰行人失辭有國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
怒遣丞相猛率諸將伐燕取洛陽攻壺關燕太傅評將
精兵三十萬憚猛不敢進猛克壺關所過郡邑降附燕
大震申胤歎曰鄴必亡矣然福德在燕燕復建不過一
紀耳太和五年九月猛入晉陽十月長驅圍鄴號令嚴
明燕民按堵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
歎曰慕容玄恭可謂古之遺愛矣設太牢以祭之十一

五胡指掌卷上

六

月入鄴執燕主暉及其百官鮮卑四萬餘戶於長安得
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燕大史黃泓曰燕必中
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慕容鳳年十一父桓
死難權翼奇其才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
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人臣之節
君侯之言豈獎勵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而私言於
堅曰鳳慷慨有才氣然狼子野心終不爲人用也晉孝
武帝太和八年秦王堅大舉寇晉八十萬眾俱爲謝玄
等所破惟冠軍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垂世子寶勸取堅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

苟棄秦何患不亡吾將以義取天下豈負宿心也慕容
農曰尊不迫人於險義聲足以動天地矣垂從堅至泚
池言曰北都闕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懷輯之
堅遣之行權翼曰養垂如養鷹每聞風颺之起常有浚
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所欲哉堅不能用翼
曰臣見其往而不返關中之變從此始矣翼乃密遣壯
士邀之河橋垂竟警策而逸至安陽修好於長樂公不
不不得已迎之入城會丁零翟斌叛堅驛書遣垂討之
石越言於丕曰垂有恢復之志不可復假以兵丕曰吾
常患在肘腋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給之令

五胡指掌卷上

九

苻飛龍將千人爲副以謀垂垂行募兵旬日得八千人
夜襲飛龍盡殺戍兵而鳳亦帥眾擊斬秦將毛當垂濟
河有眾三萬農亦起兵來會太元八年正月垂稱燕王
大破秦兵斬石越越與當皆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
立子寶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二月圍鄴拔其外郭
不退保中城垂築長圍守之關東郡縣多附三月慕容
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泓逼長安眾十餘萬遣
使謂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備大駕奉家兄皇帝還
鄴堅召暉責之暉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物又燕室
罪人不足復顧汝勉建大業聽吾死問卽便稱尊六月

燕將殺泓以冲爲大弟遂大破秦兵慕容麟亦拔常山
冲進據阿房八月垂解鄴圍曰吾開長樂西歸之路以
謝秦王曠昔之恩十年冲稱帝於阿房號西燕頗有自
得之志賞罰任情時垂子柔與孫盛皆在冲所盛私謂
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中山王豈能濟乎五月
攻長安堅出奔西燕主入長安初垂以樂浪王温屯中
山歸附者相繼爭送軍糧府庫充溢以其暇營治宮闕
又以高陽王農爲幽州牧守龍城農招懷流散法令寬
簡流民日至垂遂定都中山曰樂浪王吾之蕭何也十
一年正月垂稱皇帝西燕主冲大失人和國人弑之而

五胡指掌卷上

十

立其將段隨尋又殺隨而立泓之子忠復弑忠而立河
東王永凡一歲而四易主王永乃稱帝於長子建國幾二
十年燕主垂已老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
宜先除之以一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
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與子孫也遂發中山出壺
關大破永兵就圍其城執以歸斬之時晉太元十八年
也是年又遣子寶伐魏爲魏主珪所敗垂自將襲魏平
城克之得疾而還卒於上谷寶立先是段后言於垂曰
太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趙王
姦詐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垂曰汝欲以我爲晉獻公乎

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德妃曰太子不才吾爲社稷計言之主上以我爲驪姬何其苦哉太子必喪社稷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麟聞之而憾至是共謀弑皇后無何魏主珪取并州拔常山燕主子會與趙王麟相繼皆伏誅燕主屢出奔魏克中山燕主爲其臣蘭汗誘弑子盛又謀殺汗而自立久之乃爲段璣所弑太后丁氏素與盛叔河間公熙通熙乃得立熙荒淫無度卒爲養子高雲所弑而雲又爲馮跋所殺跋亦自立燕統絕而魏兵入中山之時范陽王德已從滑臺稱南燕矣南燕主更名備德復失滑臺取廣固

五胡指掌卷二

以定都傅子超時汝水再竭河凍皆合超懼問於李宣宣曰澗水無冰由逼京城近日月也未幾太尉裕抗表伐之以王鎮惡爲參軍猛之孫也五月至下邳抵瑯琊舍輜重而進諸將咸請不宜深入恐燕人堅壁清野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不知遠計不過進據臨胸退守廣固敢爲諸君保之超果盡排羣議欲縱裕入峴以精騎蹂之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舉手指天喜形於色曰虜入吾掌中矣燕兵悉屯臨胸裕大破之超單騎走斬大將十餘人克廣固超保小城乞師於秦秦遣使謂裕曰今以鐵騎十萬屯洛陽晉不還當長驅矣裕曰語汝姚興

我欲克燕之後息兵三年取關洛今若自送便可速來秦人不敢救遂執超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惟以母託劉敬宣敬宣初以桓玄之亂奔南燕超厚禮之故也裕殺王公以下二千人戮超於建康市燕慕容氏亡

玄羽逸史曰慕容自龍驤以來世豪東夏其子孫俱英朗雄傑發在童孺天之所興其誰廢之太原德業邁於狐趙吳王才器不下管蕭皆舜生諸馮東夷之人可以其鮮卑而少之儻恪而不死更得明主事之與吳王垂左提右挈驅駕才備混一之業指顧而定矣乃吳王力足以討評而不爲首亂時足以取堅而

五胡指掌卷上

還其舊兵威足以困丕而開以生路尤人所難者至於八十之齡取西燕如拾芥挫魏兵如發蒙真太原所謂命世之才也後來亡國之主猶自翹然身在鼎俎神色不變蓋先世大有功德故子孫蹶而復奮不若諸胡之一敗塗地子於和龍之君獨有取爾者以此太尉裕平燕之日欲坑廣固得韓範諫而止嗚呼燕何罪哉前燕開基取之劉石後燕恢復奪之苻秦燕何罪哉而戮之若斯之慘也太尉此舉不惟遠愧三代弔伐之師且近有忤於玄恭景略矣惜哉

鮮卑段氏附

初晉武帝太康十年以慕容廆爲鮮卑都督鮮卑諸國
惟段氏最強廆娶段國女生子眇及仁昭惠帝時幽州
都督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女妻段務勿
塵及宇文部且表封勿塵爲遼西公務勿塵之子疾陸
眷并匹碑文鴛姪末杯俱勇悍後背浚附石勒勒襲王
浚諸段不救竟陷幽州殺浚卽以浚尙書劉翰行幽州
事翰雅不欲從勒勒還遂歸匹碑匹碑進據薊城時樂
陵太守邵續降勒匹碑以書邀續同歸江東續子義在
勒所續不顧而從之勒圍續匹碑來救勒引去并州刺
史劉琨志圖興復與匹碑歃血同盟翼戴晉室會疾陸

五胡指掌卷上

三

眷死匹碑與末杯相圖琨世子羣爲末杯所得以羣書
召琨同襲匹碑爲匹碑邏騎所獲初亦無殺琨意得諧
者言而縊之自是夷晉多不附匹碑矣石勒石虎急攻
之與弟文鴛并爲所執虎先與爲兄弟欲全之匹碑著
朝服執晉節與文鴛邵續俱不屈而死末杯盡有其眾
數年卒子牙立疾陸眷之孫遼殺而代之慕容翰奔遼
遼愛重其才使與弟蘭攻燕柳城大破燕兵翰恐遂亡
其國固止勿追咸康四年燕主皝合兵於趙攻段蘭蘭
以柳城之役不用慕容翰之策大敗亡漁陽上谷代郡
等四十餘城翰奔宇文氏遼遂爲慕容恪所執建元二

年燕滅宇文氏翰歸爲眇所殺段蘭死於令支段龕代
領其眾因石氏之亂奄有齊地遣使降晉以爲鎮北將
軍封齊公致書於燕主僞非其稱帝燕遣慕容恪擊之
永和十二年恪大破段龕兵圍廣固燕諸將請攻城恪
曰龕兵尙眾未有離心我若盡銳攻之殺吾士卒必多
矣自有事中原兵不暫息吾每念之夜而忘寐奈何輕
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軍中聞之人人
感泣龕城中人相食面縛出降恪悉取齊地段氏亡
玄羽逸史曰遼東西有慕容氏段氏宇文氏其初段
氏甚強慕容得其婚以爲幸故眇之母垂之先後夫

五胡指掌卷上

三

人德之妃皆段氏也以強見忌卒翦其宗人中之雄
類不相容自古而然無足怪者匹碑文鴛皆有賢行
劉越石之死非得已也君子可以原其心著朝服持
晉節不屈而被殺則志潔而行芳矣段龕不讓燕主
僞而以書數其稱帝有四碑之風雖亡國破家固無
愧於天下後世也晉氏諸胡吾於段國多取之意在
此哉

氏符氏

符氏也西南夷種居略陽先姓蒲以其家池中蒲長
五丈五節如竹遠近咸稱蒲家因以氏焉有洪者以識

得名驍勇多權略漢主淵拜平遠將軍不受自稱秦州
刺史略陽公成帝咸和四年趙石虎取秦隴盡徙其大
族於襄國洪與姚弋仲同降虎以爲監六夷軍事又進
龍驤將軍居枋頭趙主信讒惡尙書朱軌會久雨中黃
門譖軌道路不修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德政不修天
降淫雨七旬不止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
道路之泥潦而況人乎願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
眾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爲之罷諸役而竟殺軌虎死
石閔言於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鎮關中恐秦雍之
地非復國家之有遂罷洪洪怒歸枋頭遣使降晉穆帝

五胡指掌卷上

五

元和六年自稱三秦王以識文有艸付者王而其孫堅
背有艸付字改姓苻氏以雷弱兒梁楞魚遵段陵爲將
相獲趙將麻秋以爲軍師將軍旣而爲秋所鳩世子健
收秋斬之遣使來請命時長安爲杜洪所據健遣魚遵
爲前鋒弟雄等帥兵長驅而進洪走司竹於是秦雍夷
夏皆赴之遂自稱秦天王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俊
異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永和七年稱皇帝
十年二月大司馬溫帥師伐秦自統步騎四萬發江陵
命司馬勳出子午谷健遣太子萇帥眾五萬拒溫於藍
田秦兵大敗溫進至灊上三輔郡縣皆來降爭持牛酒

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涕者曰不圖今日復觀
官軍初北海王猛少好學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
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至是披褐來謁捫蝨而談
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
兵十萬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
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
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默然徐曰江東無卿比也
署軍謀祭酒溫竟以戰不利且糧運不繼乃還猛辭不
就健弟雄謙恭泛愛遵奉法度甚有時望永和十年卒
健痛惜之雄子堅背有艸付名應識文性至孝幼有志

五胡指掌卷上

五

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疆汪梁平老皆與之善
嗣東海王十一年以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
等輔太子生健卒初太子萇拒溫中流矢死弟生幼無
一目性粗暴其祖洪嘗戲之曰瞎兒一淚信乎生怒引
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
刀槩不堪鞭捶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之不然必
破家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
絕一時且識文有三羊五眼乃立之有星孛大角熒惑
入東井生殺皇后及太傅毛貴尙書台梁楞僕射梁安
以應天變十二月又殺丞相雷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

孫於是諸氏離心次年殺司空王墮亦云蒼天變時長安大風伐屋拔木疆太后以憂卒太白入東井有司奏當有暴兵起京師生日太白入井自爲渴耳何足怪乎升平元年生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爲公生乃誅太師魚遵及其子孫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單隻之類犯者必死常剝人面皮使之歌舞以爲樂羣臣得保一日如度一年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翼等密說宜早爲之計勿使他姓得之堅問呂婆樓樓曰僕刀環上人耳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者其人謀略不世出宜請

五胡指掌卷上

三

而咨之堅見猛如舊識自謂玄德之遇孔明會告天變者眾生對侍婢言阿法兄弟亦何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堅夜以兵入斬生堅以讓法法不可堅乃去帝號稱天王誅其侍三十餘人大赦改元立子宏爲太子法爲丞相弟融爲陽平公丕爲長樂公李威爲僕射呂婆樓爲司隸王猛薛讚爲中書侍郎權翼爲黃門侍郎與猛共掌機密融好學明敏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騎射冠絕丕亦有文武才幹威在生時營護堅且薦王猛可任國事堅比之鮑叔牙十一月賜東海王法死而封其子陽與敷以王猛爲

尙書左丞猛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堅討冀州牧張平平養子蚝多力躡捷能曳牛卻走超越高城堅令鄧羌生擒之以爲虎賁中郎將置左右與羌俱號萬人敵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后妃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民旱不爲災特進樊世疾王猛堅斬之羣臣惕息遂以猛領京兆尹疆太后弟德酣酒豪橫患苦京邑猛下車卽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朝廷震栗竊滑屏氣路不拾遺堅曰吾乃今知天下之有法也又以兼司隸校尉時年三十六一歲五遷權傾內外有毀者輒罪之於是羣臣

五胡指掌卷上

三

不敢復言匈奴鮮卑沒奕干等皆降秦王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論議月一至焉帝奕太和三年大司馬溫伐燕至枋頭燕人求救於秦許割虎牢以西羣臣皆曰昔桓溫伐我燕不救今溫伐燕我何救乎王猛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并豫之粟觀兵峭澗則陛下大事去矣不如與燕合兵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乘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遂救燕溫敗歸而燕人割地不至秦乃謀燕然憚吳王垂威名不敢發會垂被讒與其子令寶隆農及太原王之子楷奔秦堅大喜郊迎以爲冠軍將

軍又愛令楷之才皆厚遇之王猛勸除垂父子不從四年堅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初慕容令爲王猛署鄉導在行間而猛臨行私詣垂飲酒從容言曰遠別將軍何以贈我使覩物思人垂解佩刀猛至洛陽賂垂所親詐爲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亦難終信聞東朝悔悟吾將東還汝可速發令遲疑終日竟奔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走爲追騎所獲堅待之如初且慰之曰卿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各遂所志汝何懼爲太和五年王猛克壺關太傅評將三十萬眾不敢進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震

五胡指掌卷上

堯

九月攻晉陽張蚝引壯士數百潛入城大呼斬關秦兵入鄧羌部將徐成違令猛將斬之羌爲之請弗許羌怒嚴鼓欲以攻猛猛赦之羌詣猛謝猛曰吾試將軍耳郡將尙爾況國家乎猛誓眾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眾皆踴躍破釜競進猛望燕兵之眾謂鄧羌曰今日非將軍不能克此勅敵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爲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寢帳中兵交不出猛馳許之羌乃大飲與張蚝

除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陣出入數四旁若無人燕兵大靡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又降十萬眾評單騎走還鄴秦兵長驅圍之號令嚴明秋毫無犯秦王堅亦聞李威輔太子自帥精銳十萬七日而至安陽宴祖父時故老燕主暉奔龍城堅入鄴郭慶追及於高陽執以詣堅封新興侯以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鎮鄴猛遣使循行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除之燕人大悅涼州張天錫亦來稱藩東夷西域朝貢者六十餘國加猛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

五胡指掌卷上

辛

顯拔幽滯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秦國大治堅敕子宏及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初滅燕時申胤黃泓皆言福德在燕燕當復興及孝武寧康元年彗出箕尾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歷夏至冬猶不滅太史令張孟言曰東井秦分也尾箕燕分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後代當滅燕今鮮卑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又有人入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捕之不見堅皆不以爲意宦官趙整博物洽聞善爲諷諫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堅與同輦遊於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鷺室惟見浮雲蔽白日

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寧康四年丞相猛卒臨終勸勿圖晉請漸除鮮卑西羌太元五年堅遷諸氏於外郡氏別其父兄皆慟哭趙整侍宴援琴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舊父是仇綏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雷鮮卑一日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七年遣將軍呂光擊西域十月會羣臣於太極殿謀伐晉權翼曰謝安桓冲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未可圖也石越曰福德在吳且彼有長江之險堅曰天道難知計吾士卒九十七萬投鞭於江可斷其流長江安足恃乎且吾已內斷於心耳陽平公曰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隙二也

五胡指掌卷上

三

我數戰兵疲三也又鮮卑諸羌皆在京畿恐變生肘腋昔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不記臨終之言乎言且泣下亦不聽太子宏及幼子詵所幸張夫人皆諫堅曰天下大事非婦人孺子所知堅素性重沙門道安諫亦不聽獨慕容垂姚萇勸行遂決意大舉預以晉帝爲尙書左僕射謝安爲吏部尙書桓冲爲侍中先爲起第以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姚萇爲龍驤將軍督梁益諸軍謂之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此官未嘗授人卿其勉之竇衝曰天子無戲言堅默然太元八年七月發長安堅自將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

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陽平等前鋒三十萬至潁口詔以謝石謝玄劉牢之督眾八萬拒之慕容紹言於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十一月陽平公克壽陽梁成等屯洛澗堅留十軍後進帥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說石等降序私言於玄曰秦眾至誠難與敵今乘其未至速擊之可遂破也玄遣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趨洛澗梁成阻澗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成軍而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奔潰赴淮水死者萬五千人於是石等水陸繼進堅與融登壽陽城望見晉兵布陳嚴整又望八公山草木皆以爲晉兵

五胡指掌卷上

三

始有懼色秦兵逼淝水玄遣謂之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堅欲使半渡以鐵騎蹂之遂麾兵使卻朱序自陳後呼秦兵敗矣遂退不能止陽平公策馬帥退者馬倒晉人斬之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自相枕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走者晝夜不息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死者什之七八堅中流矢單騎走以千餘騎赴垂軍是役也乞伏國仁叛據隴右丁零翟斌叛攻洛陽慕容垂叛收兵與丁零合紹農隆楷鳳等兵俱起應垂斬秦將毛當又斬石越據關東自稱燕王

圍長樂公丕於鄴慕容泓起兵華陰慕容冲起兵平陽
姚萇起兵北地泓進逼長安慕容麟拔常山中山冲據
阿房稱帝晉謝玄取河南冲攻長安秦王堅奔五將山
冲入長安姚萇執堅以歸弑之太子宏中山公詵張夫
人皆死呂光歸自西域據涼州長樂公丕稱帝竟為馮
該所弑秦苻氏亡抱罕諸氏立秦疏屬苻登為南安王
夷夏歸之者數萬戶乃破姚萇聞丕卒發哀稱帝於南
安立世祖神主於軍中所為必啟而後行與姚萇相持
數年敗奔平涼亦竟為姚興所殺

玄羽逸史曰蒲洪以瑞得姓以讖得名復以讖改姓

五胡指掌卷上

五

而健遂以讖立子三羊五眼幾亡其國東海大魚禍
及遵族幸背列州付天啟龍驤九州之地遂有其八
海嶠獻琛越裳重譯黎庶樂業髦俊登庸禮備樂和
辟雍弘化開闢以來胡運之盛未有若斯者也是何
成功之速哉有王景略為之輔耳景略之才不下管
葛而堅舉國聽之聞者必死雖名君臣寔肝膽肺腑
故景略得以盡其材而堅亦勤政愛民仁恕恭儉景
略死而堅漸驕伐晉之舉急於混一說者咸謂鮮卑
西羌未之早除不知景略若在萇等几上之肉何能
為哉故景略之存亡則苻氏之興衰也誓掃東井天

意謹告魚羊食人神語諄諄若有所以仁愛之者蓋
堅生平未有過舉皇穹或不欲遽棄之乎然五將出
奔自取夷滅以讖興而亦以讖亡有求之而莫得其
故者至其先蒲長五丈五節如竹世豈有五丈之蒲
彼五節者儻非洪健生堅丕五傳而遂亡哉吁亦神
矣

五胡指掌卷上

五

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本丁
巳閏月崑山趙詒琛重刻

晉五胡指掌卷上 終

晉五胡指掌卷下

峭帆樓

張玄羽先生著

方禹脩先生授

陳眉公先生授

門人

陸慶紹孟聞 陸慶繩仲武

宋啟瑞東星 訂正 陸慶綿叔遠 全較

索虜拓跋氏

拓跋氏鮮卑別種名索頭惠帝元康間分為三部一居上谷一居代郡一居定襄居代郡者猗廬并州刺史劉琨表封代公徙樓煩馬邑等地最强盛盡并諸部懷帝

五胡指掌卷下

一

永嘉二年將兵二十萬擊劉曜曜中七創伏尸數百里因大獵壽陽山陳閼皮肉山為之赤劉琨步入營門拜謝代公乃稱王常欲立少子比延為長子六修所弑子普根滅六修自立尋卒子鬱律立鬱律西取烏孫東兼勿吉雄於北方為賀傅所弑鬱律子什翼犍在襁褓其母王氏匿袴中祝曰天苟存兒則勿啼兒果不啼得免賀傅卒紇羅立尋出奔鬱律之子翳槐立翳槐卒弟什翼犍質於趙國人欲立其弟孤孤自詣鄴迎犍而願以身代質趙王虎義之并遣歸犍立雄勇有智略能修猗廬之政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郎中令政事清簡

百姓安之世子寔卒寔妻賀野干之女也有遺腹子健

名之曰珪珪奔南部劉庫仁庫仁子顯欲殺之珪奔賀

蘭部依其舅賀訥訥弟染干忌其得眾心發兵圍之珪

母謂之曰汝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太

元元年諸部大人共請於賀訥以歸即代王位時健久

卒代國無主故也珪改國號魏以長孫嵩叔孫普洛張

袞許謙長孫道生等分掌國事初臣於燕後見燕主垂

老太子闇弱遂與燕絕大破柔然徙其部眾於雲中又

破劉衛辰辰走死諸部悉降獲馬三十餘萬牛羊四百

餘萬晉太和二十年燕伐魏珪進軍臨河與燕太子寶

五胡指掌卷下

二

相拒時垂已有疾珪使人邀其使者盡執之寶等不聞

起居珪使所執使臨河告曰若父已死胡不早歸寶等

憂恐士卒驚擾珪已使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其南路

十月燕人燒船夜遁時河冰未合故寶不設斥候忽暴

風冰結珪得濟河急追至參合陂有黑氣如隄覆燕軍

沙門支曇猛曰魏軍將至之兆司徒德請為備乃遣趙

王麟帥騎備非常麟亦不以為意旦日忽見魏軍登山

下臨燕營寶等大駭珪縱擊之略陽公遵還兵擊其前

共擒殺五六萬人寶等單騎免垂力疾自將襲魏克平

城過參合陂見積尸如山軍士哭震山谷大慙忿嘔血

由是發疾至上谷卒秋八月魏主擊燕步騎四十萬南出馬邑別遣將襲幽州九月取并州初建行臺省置刺史太守尙書郎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拔常山獲崔宏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獲屈遵命掌文誥安帝隆安元年三月魏主圍中山竇出奔魏主進攻是日往亡太史鼂崇以爲言魏主曰紂以甲子亡武王不以甲子興乎遂克中山置行臺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寵任之又置行臺於鄴遷都平城遣使循行郡國正封域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郎董謚制禮儀三省郎王福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

五胡指掌卷下

三

天象以尙書崔宏爲總裁尊遠祖皆爲皇帝自謂軒轅之後以土德王分尙書爲三十六曹外署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分主之而以崔宏通署三十六曹事珪問博士李先曰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遂大索遺書送平城晉安帝義熙五年爲子清河王紹所弑紹母賀太后之妹也有殊色魏主欲納之太后曰過美必有不善竟納之而生紹兇狠無賴時魏主餌方士丹火發左右莫保朝夕賀氏失寵子紹遂行大逆太子嗣誅紹卽位珪雄勇嚴明威行絕域好賢納諫稽古右文但殘忍多殺故及於禍諡宣武廟號太祖嗣以長孫嵩

安同奚斤崔宏等八人共聽政時人謂之八公常有事於東廟外夷助祭者數百國宋高祖武皇帝劉裕受晉禪改元永初是魏元明帝嗣之太常五年史家分爲南北朝各紀元矣北朝魏太常七年元明帝餌寒食散藥發又災異屢見崔浩請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爲師傅左右信臣以爲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遂立子燾爲太子使坐正殿以長孫嵩安同奚斤爲左輔坐東廂西面以崔浩穆觀丘堆爲右弼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已以聽太常八年元明帝殂廟號太宗太子燾卽位以羅結爲侍中總三十六曹事時結已一百七歲精爽不衰性

五胡指掌卷下

四

忠愨使兼長秋卿典後宮年一百一十乃聽歸政有大事遣騎訪之又十年乃卒光祿大夫崔浩研精經術練習制度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貌纖妍潔白如美婦人獨不喜佛法頗修養性之術薦嵩山道士寇謙之於魏主神廡元年魏伐夏取長安執其主赫連昌以歸赫連定走平涼稱帝又追滅之二年伐柔然羣臣多不欲嗾太史張淵等言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崔浩曰月食宜修刑且月行掩昴法曰天子當大破旄頭之國柔然高車正旄頭也公卿又慮南人伺隙浩力辨南寇必不敢動柔然可一舉而滅往復百言魏主

大悅寇謙之私問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顧慮不能深入使不全舉耳秋七月魏主至漠南舍輜重帥輕騎襲擊之紇升不設備遂西走部落四散命分車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其眾高車諸部前後二十餘萬落皆降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無算循弱水至琢邪山而還後聞柔然駭散無復統理以追兵不至乃西遁若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魏主始思浩言以浩爲撫軍大將軍常幸其家問以災異倉卒進蔬食必爲之立嘗每指示高車渠帥曰此人尪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然胸中所懷乃過於甲兵朕前後有功

五胡指掌卷下

五

皆此人教也四年立子晃爲太子太延五年以索儆爲中書博士教貴游子弟儆嚴而善誘成立者眾又命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教授七百餘人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儒風大振命崔浩監祕書事綜理史職以待郎高允張焯參典著作初魏主過長安佛寺沙門飲從官酒魏主命搜之大獲釀具及窟室婦女浩因勸盡誅境內沙門焚燬佛像塢廟無復子遺浩自恃才略專制朝權高允曰崔君其不免乎魏主始命浩撰國史時曰務從寔錄著作令史閔湛郊標佞詔於浩請以所撰國記刻石以彰直筆允曰湛標所營分寸恐爲崔門萬世之禍

吾徒亦無嚙類矣浩竟從湛等立石衢路所書先世事甚詳北人無不忿恚因其譖浩暴揚國惡魏主大怒收浩等於獄時太子受經高允爲之營救密令允異詞帝親鞫允允曰浩特總裁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讓太子太子曰天威嚴重高允小臣迷亂失次耳帝再鞫允又曰臣不敢虛殿下哀臣欲乞其生耳帝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之臨死不異詞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特赦之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伸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爲詔誅浩允不爲帝催切允堅言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爲之泣拜乃解帝曰微斯人更有數千口

五胡指掌卷下

六

死矣於是止誅浩等百二十人夷五族他日太子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終不從帝怒不測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史爲將來勸戒使人主有所畏至於書國家誤失乃爲史之大體臣實與浩其爲之死生榮辱義當一體蒙殿下再造之恩違心苟免非所願也太子動容稱讚允謂人曰昔翟黑子受賊事發吾勸之寔首黑子竟以欺罔而誅我不奉東宮指導恐負翟黑子故也後魏主亦悔誅浩宣城公李孝伯謀議寵眷亞於浩孝伯死魏主曰李宣城可惜旣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眞君十一年宋文帝用徐湛之王玄謨策伐魏圍滑

臺魏主自將救之十一月至魯郡以大牢祠孔子卜秦
始皇嶧山碑十二月引兵南下破兗豫青冀等六州殺
掠甚慘所過赤地無餘春燕巢於林木後及宋平時中
常侍宗愛用事諸太子晃以憂卒晃子潛生四年矣魏
主愛之常置左右而追悼景穆太子特甚宗愛懼誅與
安元年二月弒帝立南安王余自爲宰相十月又弒余
尙書源賀陸麗迎潛於苑中大呼曰宗愛弒君皇孫已
登天位矣眾呼萬歲遂執愛具五刑夷三族謚帝太武
廟號世祖世祖二年立子弘爲太子高允好直諫事有
不便屏人極論魏主曰高允眞忠臣朕有過未嘗不面

五胡指掌卷下

七

言朕聞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允與游雅等同徵
雅等爲侯而允爲郎二十七年不徙至是超拜中書令
時魏百官無祿允諸子樵採自給陸麗言之魏主親至
其家惟草屋數間廚中鹽菜而已魏主歎息賜以粟帛
常呼爲令公而不名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
之爲人稱心者或不之信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未嘗
見其喜愠之色乃知古人爲不誣耳崔司徒每謂高生
豐才博學一代所推但乏矯矯風節余亦謂然及司徒
得罪詔旨臨責聲嘶股栗殆不能言高子敷陳事理詞
義清辨人主爲之動容此非所謂矯矯乎宗愛用事威

振四海王公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此非所謂風
節乎夫人固不易知此乃管仲所以致勸於鮑叔也帝
承世祖威嚴之後懷輯中外民心復安以和平五年殂
謚文成廟號高宗太子弘卽位年十二丞相乙渾謀反
伏誅馮太后稱制引高允等參決大政允建議各郡立
學置博士生員皇興元年魏主親政勤於爲治賞罰嚴
明拔清節黜貪污於是郡守始有以廉潔著名者三年
立子宏爲太子延興元年遂傳位於宏自稱太上皇時
宏生五年而顯祖好黃老浮屠有遺世之志始欲禪位
叔父子推羣臣不可乃傳位太子太子雖幼有至性魏

五胡指掌卷下

八

主病癰親吮之及是悲不自勝魏主問其故曰代親之
感內切於心上皇乃建鹿野浮屠於苑中與禪僧居之
時馮太后恣淫爲人發其陰事乃密鳩弒上皇復稱制
自以失行常夷滅大臣高允以老告歸尋以安車徵拜
鎮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太和十一年卒允歷事
五帝出入三省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雖處貴重情同寒
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恂恂不倦篤親念故傾
家賑施卒年九十八贈司空謚曰文始殯祿於百官詔
均田改中書學爲國子學十四年馮太后殂魏主行三
年喪羣臣諫皆不從修堯舜禹周公孔子之祀養老於

明堂二十年改姓元氏初定族姓范陽盧清河崔榮陽鄭太原王趙郡李爲首咸納其女充後宮初納者皆爲妾媵代北則穆陸賀劉樓王嵇尉八姓勳著當代位極人臣一同五姓立子恪爲太子后馮氏以淫廢處後宮太和二十三年自行禦齊還至穀塘原疾甚謂司徒勰曰吾病殆必不起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寄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猶受顧託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辭魏主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清規懋德松竹爲心吾百年後其聽辭蟬冕遂其冲挹之性又謂勰曰後宮久乖陰德吾死可賜自盡葬以后禮遂死高

五胡指掌卷下

九

祖性至孝獨行三年喪待諸弟始終無間愛民好士制禮定樂卓有太平之風彭城王勰力辭相位魏主彊留之常悽然歎息然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北海王詳密譜勰大得人情乃詔勰以王歸第而魏主左右侍臣茹皓趙修高肇等始用事魏政寢衰矣永平元年魏主因夜宴鳩殺彭城王勰高肇譜之也行路士女皆爲流涕二年子詡生魏故事子爲太子母賜死胡充華有娠同列勸去之充華不可私誓曰若幸而生子身死不恨果生詡延昌元年立爲太子自是子立不復殺母四年高宗殂詡立高肇伏誅尊胡充華爲太后稱制后以其妹尙

書元乂妻爲女侍中后聰悟能文章政事皆手筆自決時征西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疏裁抑武人羽林虎賁士曠尙書省下詬罵索仲瑀等以瓦石擊省門又至彝第曳彝捶辱焚其第彝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高歡時在京師見之還河朔傾貲結客曰魏政亂矣財物可常守乎胡后嘗逼淫清河王懌使懌專政元乂與宦官劉騰等謀誅懌幽胡后於宮隔絕進奉劉騰死禁防稍疏詔解元乂兵柄太后復臨朝發劉騰棺散其骨賜乂死以鄭儼徐紇李神軌爲中書舍人皆得幸於后者也時嬖倖用事盜賊蜂起封疆日蹙太后自以所爲

五胡指掌卷下

十

不謹母子之間嫌疑日深而秀容川酋長爾朱榮兵最强官至車騎將軍六州大都督劉貴段榮尉景蔡儁高歡慕容紹宗皆從之歡遂勸榮舉兵清朝魏主亦密召之太后乃鳩弒孝明帝立臨洮王世子釗生四年矣榮與并州元天穆立彭城武宣王之子子攸擁鐵騎十萬長驅至洛徐紇鄭儼亡走太后落髮出家榮執后并幼主沈於河陰引丞相高陽王雍而下二千餘人皆戮之欲謀篡位不覺形神恍惚乃稱天柱大將軍歲庚戌與元天穆皆伏誅爾朱世隆爾朱兆聞榮死以六鎮反立長廣王曄而弒子攸於晉陽是爲孝莊帝是年復廢曄

立廣陵王恭殺司空楊津太保椿夷其族高歡立元朗
自爲丞相討爾朱氏滅之廢其主恭又廢朗而立平陽
王修遂弒故主曄及朗恭三帝歲甲寅適南朝梁武帝
中大通六年也魏主修爲高歡所逼奔長安依宇文泰
歡立清河世子善見是爲東魏孝靜帝西魏主修復與
宇文泰有隙泰鳩弒之是爲孝武帝而立南陽王寶炬
寶炬卒諡孝文帝子欽立欽廢弟廓立是爲孝恭帝以
丙子歲禪於周公宇文覺稱西魏者二十二年而亡孝
靜帝以庚午歲禪於齊王高洋稱東魏者十七年而亡
自代王猗廬建國於晉元康初凡百年而珪入中原稱

五胡指掌卷下

二

大魏皇帝自魏太祖珪至孝莊帝凡九主百四十年而
魏分東西分東西者又幾二十年餘而拓跋氏始亡
玄羽逸史曰拓跋氏以代北索頭小醜據最爾之地
魏晉之初寥寥部落僅如鼠噉穴中耳乃猗廬一奮
值晉室陵遲劉越石表授代公遂有精銳二十餘萬
方曜虜盛時而大破其兵使曜中七創幾至擒獲尸
橫伊洛之野血赭壽陽之山可不謂雄乎勤王之功
此爲第一所以開二百餘年之基也什翼犍袴中餘
喘能修猗廬之業代用以強時東渡奄奄而健雄代
北無乃牛代馬之讖乎太祖珪竄伏流離瀕死不死

是天之所興也者殄滅大燕盡有中原規模措置何
遜於兩漢哉太宗守文足爲令主而太武雄才大略
威服四夷高宗承之以寬顯祖鎮之以靜至於高祖
則彬彬乎有太平之風矣夫子立母死此雖胡法而
亦弗陵鈞弋之故智也胡充華何物女子乃獨不畏
死而求生男男立而竟不死豈非天乎魏之社稷卒
靡於斯人手矣惜哉魏自猗廬來俱殘忍好殺凡十
六七傳而其主遇弒者十二沈河者一爾朱入洛戮
元宗過半東西既分之後在齊者盡滅於文宣在周
者卒殄於天元蓋天道好還不爽已

五胡指掌卷下

三

羌姚氏

姚氏羌也居南安赤亭懷帝永嘉六年姚弋仲東徙榆
眉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戶遂降於趙主曜封平襄公
成帝咸和三年後趙中山公虎滅其主之族而代之時
弋仲與蒲洪俱降後趙爲六夷左都督奮武將軍虎自
立弋仲稱疾不賀累召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嘗謂太
王命世英雄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耶虎雖不平然
察其誠直亦不之罪永和元年以爲冠軍大將軍趙謫
成梁犢反所向奔潰長驅至長安眾已十萬趙將盡銳
攻之大敗虎懼命弋仲與蒲洪等討之弋仲將精兵八

千至鄴求見虎賁讓之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擊斬犢封平西郡公虎死養子冉閔滅石氏國號魏石祇稱帝於襄國閔攻之急求救於燕及弋仲弋仲遣子襄救之誠襄曰冉閔棄仁背義若不梟擒必不復見我也爾才十倍於閔慎毋縱之襄與燕大破冉閔斬獲十餘萬閔單騎走還鄴弋仲怒其不擒閔杖襄一百趙將劉顯弑弋仲曰我受石氏厚遇當爲復仇石氏無種矣我何歸遂遣使來降詔以爲車騎大將軍子襄爲平北將軍時穆帝太和八年也二月弋仲卒詔襄屯譙城襄單騎見謝尙於壽春尙幅巾待之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

五胡指掌卷下

三

名重江東時殷浩北伐襄以燕秦方彊未可輒動乃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浩忌之遣客行刺客反以情告襄浩又陰令將軍魏憬襲之襄斬憬并其眾而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平北共爲王臣平北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而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賢明故也今將軍信讒隙端在此而不在彼矣浩曰平北生殺自由又掠吾馬隙豈在我翼曰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殺之何害聞將圖平北故取馬以自衛耳浩笑曰何至於此浩遂帥眾七萬伐秦以襄爲前鋒襄伏甲襲之浩奔譙城襄濟淮屯盱眙

詔桓温討之襄敗於伊水匿精銳水北林中遣使言曰承親帥王師襄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伏拜路左温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便來何須使人襄拒水戰敗奔北山襄勇而愛人雖屢戰屢挫民知襄所在扶老攜幼馳而赴之温追不及弘農楊亮在襄所相失奔温温問襄之爲人亮曰神明器宇孫策之傳而雄勇過之升平六年襄欲圖關中進屯杏城秦民歸之者數萬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等禦之羌曰襄恃勇可激而擒也遂以三千騎壓其壘門襄怒出戰羌佯敗襄追至三原羌回騎擊

五胡指掌卷下

西

之斬襄弟萇降秦丞相王猛臨終時勸秦王曰鮮卑西羌我之仇讐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不能用太元七年秦王堅謀伐晉權翼石越陽平公融皆以爲不可不聽融又泣言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太子獨與弱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又不聽八月大舉伐晉朝臣皆以爲不可獨姚萇與冠軍垂力勸之行遂以萇爲龍驤將軍督梁益諸軍謂之曰昔朕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寶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兆也堅默然秦果大敗於淮南慕容泓兵起堅遣鉅鹿公叡討之以

竇衝爲長史姚萇爲司馬泓聞秦兵至懼帥眾將奔關東獻祖猛輕敵欲馳兵邀之萇曰鮮卑思歸故起而爲亂宜鳴鼓攝之將奔潰不暇急則必致死於我矣獻不從反爲所殺萇遣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走涓北馬苑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家擁萇爲主自稱秦王旬日得眾十萬堅自將擊之萇屢敗軍中無井堅命塞安公谷萇兵多渴死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而已堅曰天亦佑賊乎太元十年秦王堅奔五將山萇圍之執堅以歸幽之別室求傳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

五胡指掌卷下

五

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堅問緯在朕朝何官曰尙書令史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而朕不知宜其亡也堅數罵萇求死萇遣人縊之太子弘中山公詵張夫人皆死十一年萇稱皇帝時苻丕聞變卽位竟爲其下馮該所弒而苻登則堅之疏屬也亦稱帝於南安與萇相拒萇獲其后毛氏色美而勇善騎射秦兵入猶彎弓跨馬殺七百餘人以眾寡不敵被執萇欲納之罵萇而死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萇笑曰吾不如亡兄者有四身長八尺五寸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眾望塵

而進前無橫陣二也温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眾人盡死力四也朕所以能建功立業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十七年萇寢疾殺諸將有威名者登聞萇病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萇小瘳自出禦之登駭而還萇夜引兵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賊營已空矣不知所向登驚曰彼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吾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太元十八年萇卒太子興祕不發喪帥兵擊登殺之卽位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杜瑾等以論事得顯拔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秦國亦治又以龜茲沙門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羅什翻譯經論大營塢寺由是州郡化之奉佛者十室而九興寵廣平公弼弼結納朝士收采名譽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時災惑不見八十餘日魏主召名儒議營惑所詣崔浩曰春秋記神降於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今災惑之亡在庚午辛未二日之間庚午主秦辛爲西夷災惑其入秦乎後果出東井姚弼姚悛作亂伏誅秦王興卒太子泓立次年爲晉義熙十二年太尉裕纂嚴伐秦八月發建康十月檀道濟克洛陽王鎮惡大破姚紹沈田子入武關太尉裕率諸軍入長安秦主泓出降姚氏亡

五胡指掌卷下

六

秦地僭國赫連乞伏二氏附

初匈奴劉淵族子劉衛辰擁眾漠北魏主珪擊殺之少子勃勃奔薛干部薛干送於沒奕干沒奕干以女妻之乃臣於姚氏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辨慧興一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於勛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不聽果叛據朔方自以大禹之後稱大夏天王改姓赫連氏擊破薛干等部其臣請定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於我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使彼疲於奔命待興死我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外諸城得秦

五胡指掌卷下 七

參軍王買德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鎮猶強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為軍師以叱于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夷夏十萬人築城於朔方黑水之南曰朕方統一萬方名統萬城阿利殘忍有巧思蒸土築城雖入一寸築者皆死造兵器衣甲亦然造成必有死者勃勃聞裕伐秦曰裕取關中必矣然不能久留若令子弟及諸將守之吾取之如拾芥耳裕果遣勃勃遣兵向長安裕子義真歸建康勃勃稱皇帝性驕虐視民如草芥羣臣迂視者鑿其目笑者抉其脣諫者截其舌而後斬之常徵隱士章祖思祖思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

待汝汝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墨當置我何地耶遂殺祖思元嘉二年子昌立魏人取統萬昌走上邽魏人盡獲其王公卿將婦女以萬數馬牛羊千萬頭匹珍寶無算追擊昌於上邽執之以歸赫連定稱帝於平陽復取長安吐谷渾襲定執之以獻於魏主夏赫連氏亡鮮卑乞伏氏居隴西勇士川有國仁者事苻秦為前將軍堅敗於淮南乞伏部叛命國仁討之國仁更與之合眾至十萬據隴右自稱單于置將相號西秦太元十三年卒弟乾歸立乾歸為姚興所破奔亡利鹿孤復降於

五胡指掌卷下 六

秦秦使之鎮苑川惡其寢強難制以為主客尙書以世子熾磐監其部眾五年逃歸苑川以熾磐鎮抱罕復稱王加焦遺太子太師使參軍國大謀謂其子曰焦生王佐才也汝事之當如事我義熙八年為乞伏公府所弑熾磐討公府而自立十年襲南涼執殺禿髮檀并殺其子虎臺常謂羣臣曰宋雖奄有江南夏雖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吾將舉國而事之遂遣使入魏貢黃金二百斤并陳伐夏方略元嘉五年熾磐卒子暮末立元嘉七年夏滅之西秦乞伏氏亡玄羽逸史曰峭函四塞自周秦以來世為帝王所都

晉氏不競淪於左衽者百五十年苻氏之後又爲姚
萇所有太尉裕以蓋世之才入秦如風掃殘葉若能
鎮以數年綏輯遺民收其豪傑而用之關中自安關
中安然後據江淮之資引梁益之粟下函秦之甲東
向以制天下而魏人亦且歛衽況勃勃等輩乎乃以
河山百二之地付之乳臭子而又令其將帥相圖縱
勃勃不來關中亦不能守崔浩之徒蓋料之審矣姚
氏三世最英特者襄而僅死此不可以成敗論弋仲
誠直有古人之風興能守文又有器略萇則狙詐之
雄也基淺本撥何以亢宗乃勃勃豺狼梟獍幸免其

五胡指掌卷下

九

身雷霆且破其棺蓋神人其滅之哉乞伏之強本不
足齒於二氏顧所據亦關中地爲附之云

五涼附

前涼張軌烏氏人仕晉爲散騎常侍以時方多難陰有
保據河西之志乃求刺史涼州用宋配汜浚爲謀主威
著西垂懷帝被執遣宋配帥步二萬趨長安表請速發
大軍以清中原進太尉涼州牧西平公愍帝建興二年
卒子寔嗣復遣兵入援京師聞愍帝凶問令牙門蔡忠
奉表建康勸進太興三年寔爲妖人劉弘等所殺寔弟
茂討弘誅其黨與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尙幼立茂

茂以駿爲世子大寧元年趙主曜帥戎卒二十八萬擊
涼州茂出拒之以眾寡不敵稱藩於趙趙封茂爲涼王
乃大城姑臧二年卒世子駿嗣茂臨終謂駿曰吾家世
以孝友忠順著稱晉室雖微不可悖也且下令曰吾官
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衿入棺駿立以重華
爲世子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
近稱爲賢君西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遂上疏請北
伐永和元年自稱涼王是年卒子重華嗣趙將麻秋等
伐涼重華悉境內兵使裴垣禦之張耽曰用將不必推
宿舊惟其才耳主簿謝艾文武兼資可用也乃遣艾以

五胡指掌卷下

三

五千人出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遂進
大破趙帥秋又帥眾八萬來攻圍塹數重重華遣謝艾
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輅車戴白帽鳴鼓而行秋
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
三千人馳赴之艾左右大擾艾據胡牀處分指揮趙人
疑有伏不敢進遂乘勢奮擊大破之趙人益軍二萬命
孫伏都會秋長驅艾又破之趙主虎歎曰吾以偏師定
九州今以九州之眾困枹罕彼有人未可圖也永和九
年重華卒子曜靈嗣庶兄張祚與嬖臣趙長深相結謝
艾被譖出爲酒泉太守上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

臣入侍祚長等矯遺令以長輔政而不召艾祚遂廢隳靈自立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河州刺史張瓘起兵將軍宋混應之祚殺瓘靈瓘等立其弟玄靚而殺祚瓘既殺祚肆為苛虐宋混因眾怨殺之而自輔玄靚玄靚生八年矣混忠亮質寔升平四年卒薦其弟澄輔政張崑殺宋澄欲作亂重華幼弟天錫年十五有才氣討崑誅之以天錫為大將軍輔政玄靚庶母忌天錫天錫殺庶母及其黨并弑玄靚而自立遣司馬詣建康請命又稱藩於秦既驟得大位遂荒於酒色不親政事又舍其嫡而立嬖妾之子大豫為世子太元元年秦王堅遣將軍

五胡指掌卷下

三

苟萇梁熙伐之先使諭天錫降天錫殺其使者母嚴氏諫不聽乃以馬建帥眾二萬為前鋒掌據以三萬眾軍於洪池建先迎降據弗能支大潰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秦兵至姑臧天錫降封歸義侯前涼張氏亡凡九易主後涼呂光亦臨渭氏也秦王堅平涼州以梁熙為刺史而晉太元七年呂光已奉堅命帥眾十萬伐西域大破西域諸國威振窮荒先世所不能臣者皆來歸附入龜茲據其城城中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歸自有福地光乃以駱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驅駿馬萬匹還行至涼

州梁熙謀閉境拒之楊翰曰光新破西域間中原喪亂必有異圖宜守高梧谷口奪其水道彼既窮渴可以坐制此上策也不然伊吾關亦可據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熙不聽張統曰行唐公洛秦王介弟有勇力若奉為盟主則光不敢亢亦不聽光初聞翰謀不敢進杜暹曰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可急趨之光至高昌翰以郡降熙方遣兵拒之其將彭濟執熙降於光光殺之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主簿尉祐傾險好讒乃讒殺諸名士涼人由是不悅孝武帝太元十一年秦王堅被弑光聞之舉軍縞素自稱酒泉公尋稱三河王次年

五胡指掌卷下

三

稱涼天王置百官以禿髮烏孤為河西都統沮渠羅仇為尚書段業為建康太守後三人見呂氏政衰皆叛之後隆安三年光寢疾謂太子紹曰今三鄰伺隙吾沒之後以太原公纂統六軍常山公弘管機政汝恭已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若內相猜忌禍起蕭牆矣乃以纂為太尉弘領司徒誠二公以輯睦輔導太子乃卒呂超曰纂久典兵弘得眾心二人得兼將相非少主能駕御也不如早除之紹雖好讀書謙恭而文懦無斷將聽之猶豫間纂弘已覺乃弑之超奔廣武纂自立弘欲討之纂竟殺弘以妻子賞將士侍中房晷曰弘雖悖逆亦陛下

友慈未至今弘妻陛下弟婦弘女陛下姪也奈何使無
賴小人辱爲婢妾乎纂改容謝之遂得撫養於宮中隆
安四年超自廣武將兵入涼州弑纂而立其兄之子隆
超自都督中外錄尙書事纂后楊氏出宮超逼取玉印
曰已碎之矣后楊桓之女有殊色超將納之謂桓曰后
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后后曰大人賣女與氏以圖
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遂自殺楊桓奔河西隆超多
殺豪望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說秦姚興請討之秦使
姚碩德將兵直趨姑臧大敗涼兵隆嬰城自守於是西
涼公暲河西王利鹿孤張掖公蒙遜各奉表入貢於秦

五胡指掌卷下

重

涼王隆降元興二年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尙爲
涼州刺史後涼呂氏亡凡二傳四主
西涼公暲姓李氏隴西人也好文學有令名初爲效穀
令溫毅有惠政北涼段業以爲燉煌太守索嗣言於業
曰暲不可使處燉煌業以嗣代暲使帥五百騎之官嵩
遣宋繇逆擊之嗣敗走嵩因表業請誅嗣稱涼公是爲
西涼元興元年西涼公聞呂隆敗降於秦義熙十三年
卒子歆立以宋繇錄三府事請命於朝詔以歆爲鎮西
大將軍歆用刑過當又好治宮室於是災異頻仍張顯
汎稱皆諫之不聽北涼王蒙遜欲襲之先引兵攻秦浩

臺既至潛師還屯川巖散聞蒙遜出謀乘虛襲張掖其
母尹氏曰汝新造之國自守猶懼不足況蒙遜非汝之
敵豈得輕爲舉動非但喪師殆將亡國不從宋繇歆曰
大事去矣歆將步騎三萬東出蒙遜曰入吾術中矣然
聞吾歸必不敢前乃詐爲露布西境云已克浩臺將進
攻黃峪歆聞之喜急進都督涇蒙遜擊之大敗或勸退
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
見老母更勒兵戰於蓼泉爲蒙遜所殺蒙遜收禮涼州
舊臣以宋繇爲吏部侍郎掌選事還姑臧見尹氏而勞
之尹氏曰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復惜生願請一死蒙

五胡指掌卷下

重

遜厚撫之娶其女爲子牧犍婦西涼李氏亡凡二傳
南涼秃髮氏鮮卑別種也初呂光據涼州稱三河王時
以秃髮烏孤爲河西都統烏孤雄勇有大志外雖奉光
而內實陰俟其隙徙都廉水川以廣武趙振爲左司馬
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振好奇略教烏孤據涼州光以
烏孤爲益州牧烏孤不受自稱西平王趙振勸烏孤盡
取嶺外五郡稱武威王隆安三年武威王烏孤卒弟利
鹿孤立義興二年卒弟得檀立以馬三千匹羊三萬頭
獻秦求鎮姑臧姚興許之徵王尙還尙主簿胡威言曰
臣州僻遠仗良牧仁政保全至今奈何以臣等賣羊馬

乎昔漢武帝傾天下之賞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良華族以資暴虜非計之得也興悔之使人馳止尙而傳檀已軍五澗逼王尙行矣傳檀入姑臧宴羣臣於宣政堂仰觀歎曰作者不居居者不作孟禕曰昔張文王始構此堂今百年十有二主矣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傳檀善之姚興欲取傳檀遣韋宗覘之傳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歸言於興曰涼州雖微傳檀未可圖也興不聽果爲所敗後傳檀以蒙遜之逼遷樂都

五胡指掌卷下

五

而焦朗卽以姑臧降於蒙遜義熙十年傳檀欲襲乙弗部孟愷諫曰今年饑饉南通熾磐北憂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俟時而動傳檀謂太子虎臺曰蒙遜不能猝來熾磐兵少易禦爾守樂都吾不過一月還矣乃大破乙弗等部熾磐聞傳檀出帥騎二萬攻樂都比傳檀歸城已陷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歲餘鳩之并其子虎臺南涼秃髮氏亡兄弟相代凡三主

北涼沮渠羅仇者匈奴沮渠王之後也呂光稱天王時置百官以羅仇爲尙書弟麴粥爲三河太守麴粥勸羅

仇勒兵取西平羅仇曰吾家世忠孝呂主雖信讒猜忍然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已而光果殺羅仇并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多籌策淑書史以二喪歸葬會者萬餘蒙遜泣謂眾曰呂王無道多殺不辜我欲雪二父之恥諸君許我乎眾皆稱萬歲遂起兵據金山從兄沮渠男成亦合眾共攻建康說太守段業曰呂氏政衰瓦解在目府君奈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功於垂亡之國若俯臨鄯州某等願奉以爲主業許之遂推業爲涼州牧而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爲鎮西將軍稱北涼取晉昌燉煌張掖諸郡蒙遜陰勸男成攻段業男成不忍蒙遜

五胡指掌卷下

五

詐令人誣男成謀反段業收之男成曰蒙遜必不利於公不如暴男成罪惡云已誅之而密使男成討蒙遜茂不勝矣業不聽殺男成蒙遜泣謂眾曰吾兄何罪遂將兵攻殺段業而自稱張掖公義熙十三年蒙遜誘李歆出襲而殺之獲其母尹氏禮用其舊臣於是河西皆爲所有西域諸國畏之皆詣蒙遜稱臣奉貢時魏主珪奄有中原威行異域蒙遜又遣使稱臣奉貢於魏魏主執崔浩手謂涼使曰汝聞吾崔公平此則是也才略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預陳成敗若合符契魏主遂遣李順至涼延和元年復至蒙遜箕坐隱几順正色言曰不謂

此叟無禮至此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安用見之握節徑出蒙遜止之曰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順曰齊桓一匡天下天子致胙命無下拜桓公不敢失臣禮登拜受之君偃蹇若此豈社稷之福耶蒙遜遽起拜順歸魏主問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西踰二十年綏輯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終其一世然禮者敬之與敬者身之基也無禮不敬不復年矣魏主曰何時當滅順曰蒙遜之子皆庸才惟燉煌太守牧健器性粗立繼蒙遜者必此人也比於其父皆云不及殆天所以資聖明乎魏主悅次年蒙遜卒國人以世子菩

五胡指掌卷下 羊

提幼弱立牧健為嗣請命於魏魏主謂李順曰卿言皆驗朕滅沮渠不遠矣牧健立之次年有老父授書燉煌東門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張慎曰昔號之將亡神降於莘願陛下崇德修政以享三十年之祚不然恐七年將有大變魏太武太延五年牧健通於其嫂而進毒魏公主魏帝大怒謀於左右崔浩等浩力贊討之李順以為未可浩順詰難於朝卒從浩議魏主使穆壽輔太子監國使將軍嵇敬將精兵二萬屯漠南以備柔然以源賀之祖曾牧河西使賀為鄉導招慰諸部魏主自將圍姑臧九月城潰牧健帥文武五千人面縛

請降北涼沮渠氏亡自蒙遜稱主凡一傳

玄羽逸史曰昔晉室多難張軌欲保據河西而張氏九主俱能翼戴本朝若茂若駿若重華忠孝相傳賢能為之用故四海鼎沸而河西小康其永世而久也宜哉呂光驕虐一傳而亂李暠乘時挾詐段業文懦無斷及身幸矣奚後之垂蒙遜狡焉起疆姦足以惑眾力足以摧鄰崛強三十載神人先為之卜曆乎何燉煌老父之書與魏降於莘者如出一轍也傳檀雄桀籌略亦長人多感慕而從之功業未就死於暴虜此如劉虞見戕於公孫姚襄受戮於鄧羌要不可以

五胡指掌卷下 羊

成敗論夫區區河西五涼分割以五小郡而與中原抗衡劉石苻姚夏直虎視至魏而始定此其故何也蓋其土饒饒則畜牧蕃地險險則關河隔俗勁勁則士卒獷悍由是無事勤耕牧有事便技擊又有忠孝智勇之士起而維持當漢之衰馬超提一旅曹孟德幾為所摧況其餘乎嗚呼此涼之所以為涼也

西蜀附

李特巴州宕渠氏也特弟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及齊萬年反關中薦饑略陽天水等六郡民流移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疫特兄弟賑救

之由是得眾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且監察之不令人劔閣苾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容且令就食巴蜀及散在梁益不可禁止特至劔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非庸材耶時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爲大長秋以成都內史耿騰代之廞謀據蜀遂厚遇李特兄弟自稱益州牧置僚屬易守令李庠勸廞稱尊號廞以爲大逆斬之而復用特爲督將特攻殺廞縱兵大掠初梁州刺史羅尙表廞非雄才敗亡可待遂以尙爲益州刺史督廣漢太守辛冉等入蜀特聞之懼迎

五胡指掌卷下

羊

獻珍玩辛冉勸尙因會除之母滋後患尙不能從仍用爲將時朝廷符下秦雍召還入蜀流民遣御史馮該督之特兄弟屢爲流民請緩期兼納賂於馮該羅尙而辛冉則欲殺流民取其資與李苾共白尙設關搜索流民遂附李氏特爲大營於綿竹以處之與流繕甲治兵冉苾合兵襲其營特發伏大敗之遂稱鎮北大將軍承制封拜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殺廣漢太守張微又敗羅尙等兵據成都外城蜀相琰爲塢者皆送款於特特分流民就食諸塢尙掩擊斬特子蕩雄與李流復稱益州牧擊破荊州救

兵取成都青城山處士范長生常資以軍食故其眾敗而復振流死雄欲迎長生爲主長生不可雄乃稱成都王光熙元年稱帝國號成執手板郊迎長生爲丞相號曰天地大師時年百歲國人奉之如神雄后任氏無子有庶子十餘人羣臣請擇而立之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不幸早世朕常悼念今子班仁孝好學堪荷大任太傅驥諫之不從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咸和元年雄死太子班立李越弒之而立其弟期班有賢行蜀人惜之期自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小人雄業遂衰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爲李特所殺壯欲報仇積

五胡指掌卷下

羊

年不除喪成主期誅殺大臣尤忌李驥之子壽壯常不應聘至是往見壽壽問自安之策壯曰蜀本晉民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禍而已咸康四年壽襲成都期縊而死壽盡殺特雄子孫而自立改國號漢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爲太師壯不仕遺贈亦不受建元元年壽卒太子勢立殺其弟廣并殺諫臣馬當解思明當有智略好直諫臨死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今其殆矣自是驕淫不惜國事讒諂并進刑罰苛濫中外離心羣獠始出健爲梓潼等郡布滿山谷大爲民患加以饑饉四境蕭條永

和二年桓溫帥師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眾言皆合李勢無道且恃險遠不設備若以精兵萬人疾趨可一戰擒也溫拜表卽行朝議多以深入爲憂惟劉惔以爲必克或問之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爲但恐得蜀之後專制朝廷耳溫軍至青衣蜀諸將欲設伏以待將軍督堅不從引兵向犍爲袁喬勸溫棄釜餽齋三日糧示無還心於是溫直指成都三戰三捷皆堅聞之亦潰勢悉眾戰於笮橋矢及溫馬首眾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遂大破之長驅燒其城門漢

五胡指掌卷下

三

主勢狼狽出降李氏亡凡五主

安帝元興初毛璩爲益州刺史桓玄反璩起兵討之攻梁州誅玄自領梁州刺史復兼益州據蜀巴西譙縱有重名爲侯暉所逼欲以爲主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涪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琰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擊破暉等進至綿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死於十八丸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

毛璩既死縱以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眾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明年遣使稱藩於姚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爲名乞師於姚興且請桓謙爲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爲益州刺史寧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蒯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初謀元帥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麾下之半臧喜裕妻弟也位出其右反隸焉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尙書僕射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樓

五胡指掌卷下

三

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因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放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機而攻之勢必當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寔自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尙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

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道福謂其徒曰吾養爾等正謂今日蜀之存亡寔係在我不在譙王我尙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朱齡石徙焉耽於越僞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終晉之世李氏之後

五胡指掌卷下

書

譙氏再亂旋亡

玄羽逸史曰李特兄弟雖包藏禍心哉令處置得宜不過雍梁間一大俠饑民流寓何代無之備禦之策發賑之政殊未之聞而顧使特小惠得行蓋已倒持太阿之柄矣朝議紛紛獨云無使入劔閣不知縱入劔閣者誰也既縱之入又驅之出司馬氏之遠略一至是乎當其憑高撫膺歎劉禪之庸材是高隼解其條籠巨魚舍之大壑況有趙廡授以兵柄辛冉激而成亂羅尙首鼠進退李苾馮該前後納賂是拱手而授之以蜀也賢哉龔壯可謂智士忠孝兩全蜀人不

多得也仇恥既雪榮利亦遠壯一出而李氏有亡形矣夫特雄皆不御之才乘機際會憑恃天險且難永世不知譙縱何所能爲而敢效井蛙之鳴奮螭臂之勇以抗衡於中國也嗚呼徒苦生靈耳

五胡指掌卷下

書

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本丁巳閏月崑山趙詒琛重刻

晉五胡指掌卷下 終



宋
瑣
語



宋瑣語



宋瑣語提要

凡二卷不著撰人姓名自序謂沈休文之宋書穠纖得體為近古史書之最良者未免失攷宋書乃徐爰舊書僅明帝以後傳記為休文自撰耳不然紀志列傳一百卷甫逾年而即藏事古來修史有如是之速者乎是書分上下二卷都二十八類頗傷冗碎唯聞有按語獨抒己見率多中肯不可謂非讀書得間者矣

自序

沈休文之宋書華瞻清妍頗有體往往讀其書如親見其人於班固書陳壽志之外別開豁狎抑亦近古史書之最良者也嘉慶乙亥春夏之間余以養病廢書覽其書而美之時精力衰絀若之記功隨讀隨錄分別部居合不雜廁謂之瑣語蓋取不賢藏小之意沈又有晉書一百一十卷今亡無存暇時當取唐人所撰晉書以足之庶風致不逮休文遠矣

宋瑣語

自序

宋瑣語目錄

卷上

德音

吏材

機權

殘苛

媿侮

標額

躑躅

卷下

豪奢

奸表

機略

諧媚

宋瑣語

佛事

詞賦

駢麗

藻鑑

餘錄

兵畧

風操

編籍

康運

儉素

高趣

清賞

趨詣

僂吳

談諧

文藝

言詮

宋瑣語卷上

德音

初高祖家貧負刁達社錢三萬經時無以還達執錄其屬王誼造達見之密以錢代還由是得擢高祖名微位薄咸流皆不與相知唯誼交焉桓玄將篡誼手解安帝璽統為玄佐命功臣及義旗建矣誼謂誼宜誅唯高祖保持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誼璽統所在誼益懼及王愉父子誼從弟誼誼曰王勳無罪而義旗誅之此是窮除勝己以絕民望兄既桓氏黨階名位如此欲求免得乎勳愉小字也誼懼奔於曲阿高祖脫白大將軍深相保護遂復位

公至江陵下書曰夫去弊拯民必存簡恕捨網修綱雖煩易理江荆凋殘刑政多闕項年事故綏撫未遑遂令百姓疲瘁歲月滋甚財傷役困慮不幸生凋殘之餘而不減舊刻剝徵求不循政道宰益之司或非良幹未能非躬儉苟求益給積習生常漸不知改近因戎復來涉二州踐境親民愈見其瘼思欲振其所急邇其所苦凡租稅調役悉宜以見戶為正州郡縣屯田池塞諸非軍國所資利入守宰者今一切除之州郡縣吏皆依高書定制實置臺調於卯梓材庚子皮毛可悉停者別量所出已

陵均折度支休舊兵邊原五歲已下凡所質錄賊家餘口亦悉原放以荆州十郡為湘州公乃進督

先是山湖川澤皆為豪強所專小民新採漁釣皆責稅至是禁斷之

魏晉冬至日受萬國及百寮稱賀因小會其儀亞于歲旦晉有其儀宋初元年八月詔曰慶冬使或遣或不從宜省今可悉停唯元正大慶不得廢耳郡縣遣冬使詣州及都督府者亦宜同傳

永初二年夏四月己卯朔詔曰淫祠惑民費財前典所絕可並下在所除諸房廟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元嘉十四年冬十二月辛酉停賀雪

元嘉十九年冬十二月丙申詔曰曾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遊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職繼繼於先廟地特為營造修飾給祠今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饗教殘毀并下曾那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畜牧况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荆棘弗翦可編墓側數戶以掌灑掃魯郡上民孔景等五戶居近孔子墓側編其謀役供給灑掃并

種松柏六有林... 北土重同姓謂之骨肉有遠來相投者莫不竭力營護若不至者以為不義不為鄉

里所各仲德開王倫在江尚是太原人乃往依之愉禮之甚薄因至姑孰投桓桓

散施已盡唯得一畫扇乃錄錄之每至感思輒開扇流涕見從母悲感嗚呼孝武改

其所居為孝張... 劉懷肅彭城人高祖從母兄也家世貧窶而躬耕好學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

戶懷肅少弟懷微濕潤無才能初高祖產而皇妣誕孝皇帝貧薄無由得乳人議欲

不舉高祖高祖從母生懷微未幾乃斷懷敬乳而自養高祖高祖以舊恩懷敬果見

寵授至會稽太守尚書金紫光祿大夫... 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典四時珍新未得祠廟者口不妄嘗

豐慶謹實清正所位有稱... 著稱之錄... 初桓宣靈位安帝出高廣博列悲痛哀動左右及高祖受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

泗水流謝晦見之謂之曰徐公將無小過廣收淚答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與王違

千載嘉遯身世何奇德實善德故周史欽歎... 瞻幼孤叔母劉撫養有恩紀兄弟事之同於至親劉弟柳為吳郡將姊俱行瞻不能

遵解職隨從弟晦為宋臺右衛權過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輻湊門巷填咽時

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趨乃爾吾家素以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

交游不遇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之福耶乃離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

還彭城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十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迎榮冠蓋

府位任顯密福過災坐其應無德特乞降黜以保良門前後屢陳疏或以朝廷密事

語瞻瞻輒向親舊陳說以為笑戲以絕其言瞻遂建佐命之功任寄隆重瞻愈憂懼

臨終遺書曰吾得飲體幸全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為家遂卒

弟瞻字宣鏡幼有殊行年數歲所生母郭氏久嬰痼疾展昏溫淨和樂捧膝不關一

時勤容威顯未嘗暫改恐僕後營疾解倦躬自執勞為母病畏驚微踐過其一家尊

真感瞻至德威的履而行屏氣而語如此者十餘年... 奉此如父家事小大皆諮而後行公祿賞賜一皆入執有所資癖恣就典者請馬

從高祖在彭城妻郭氏書求夏服郭答書曰知須夏服計給事自應相供無容別寄

時執為給事中... 那龍豫章郡遷起二宅先成東宅與郭那亡而館宇未就郭龍長少郎遷送錢五十

萬以補宅... 從郭那有愧色謂其子淡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興宗少好學以業尚素立見柳侍中王僧綽與興宗厚善元凶弒僧綽被誅凶威

方威親故莫敢往興宗獨臨哭盡世祖祖踐梓遷侍中每正言得失無所顧憚由是

夫智竟陵王誕據廣陵城為逆事平興宗奉旨慰勞州別駕范義與興宗素善在城

內同謀與宗至廣陵躬自收殮致喪遂諫章舊案上聞之甚不悅廢陵內史周辨以

正言得罪錄付寧州親戚故人無敢瞻送興宗在直請急詣朗別上知允怒坐屬疾

多由白衣領職... 先是大明世舍修無度多所造立賦調煩嚴徵役過苦至是... 由此紫極殿南北馳道之屬皆被毀壞自孝建以來至大明末凡諸制度無或存者

興宗於都坐慨然謂顏師伯曰先帝雖非威德却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次古典所貴

今瓊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與違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

天下有勸當以此寬人師伯不能勝... 興宗幼立風樂家行尤謹孝宗姊事廢... 明婦人也有才藻見與親弟僧達書詰讓之曰昔謝太傅奉嫂王夫人如慈母今

廢興宗亦有奉和之稱其為世所重如此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始生袁

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即顯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如欲為婚每見興

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融婚興宗以姊生年之懷屢經陳啟答

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耶舊意既乖袁

亦他娶其後袁家好不終類又攜貳象等論廢當時孤微理盡欲獻過宮興宗女無

子接居名門高貴多欲結婚明帝亦初過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袁北地傳隆興

郭相善興宗修父友...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義熙八年混以劉毅實見謝妻魯陵公主改適琅邪王統公主繼執意不行而詔興

謝氏離絕公主以混家事委之弘微混仍世宰輔一門兩封回素十餘處僮僕千人
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在公一錢尺事出入皆有文簿高祖受命命
故公主降為東鄉君以混得罪前代東鄉君節義可嘉德運謝氏自混亡至是九載
而室宇修營倉庫充盈門徒業使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鄉君歎曰僕射
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中外姻親道俗美善見東鄉之歸者入門莫
不歎息或為之流涕感弘微之義也

高祖將還三秦父老詣門流涕訴曰民不沾王化於今百年矣始親衣冠方仰聖
澤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數千間是公家屋宅捨此欲何之高祖為之愍
然慰譬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感諸君戀本之意今留第二兒令文武賢才共鎮此
境臨還自執義真手以授王修今修執其子孝孫手以授高祖

義真與左右相失獨逃軍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喚義真藏其聲出就
之曰君非段中兵耶身在此處大喜負之而歸義真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焉然
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高祖始踐作義真意色不悅侍請學士答茂之問其故義
真曰安不忘危休養何可恃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義難往結恩實今疏而任
即置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又當來寵之要輿顛覆所基非待他黨況於廢殺之
重其隙易來乎夫殺人而取其豎不知在己與眾傾物而移其寵不自我難持若
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成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切

廬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湛為長史義真時居高祖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
真乃使左右索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法入因命釀酒炙車發湛正色曰公
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一盤酒亦何傷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既至

湛因起曰既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
史臣曰襄陽龐公謂劉表曰若使用公與管蔡處茅屋之下食藜藿之羹豈有若斯
之難夫天倫由子共氣分形親愛之分難同富貴之情則異也追味尚長之言以為
大忠王

初攸之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樊奉真有幹力召不肯來後奉真至江陵實賈有以
告攸之者攸之因留之補隊尉加料鹽奉真無停志少日叛走攸之遣二十人
甲追之遂討其急奉真殺數人餘者不敢近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
道者既失之錄其母而去奉真既失母乃出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
轉補隊主其婿情任竿皆如此

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
事難攸之免從事官而史載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鞭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凌侮
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連累為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為榮報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
榮為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
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賊見敬兒問曰公何不早來榮曰
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
之歡笑而去容無異也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家貧無產備力以養母亡負土成
墳親戚或共譁欲有所受葬畢備信還先直仁厚之風行於鄉黨鄰村大小莫
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於山陰市貨物換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
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

世道委之而去子原下長和又東至行養親必已力性開木功備貨以給供養性
 謙虛每為人作區區承遺夫備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辨有香味唯養飯
 而已太祖崩原平號哭致謝日食李梓一枚時謂之曰如此五日人或問之曰誰
 非王氏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吾家見其先朝蒙養之實不能報恩私心感物
 耳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感族出身不誠秘著太宗崩始七年無宗欲舉山陰孔仲
 智長子為望許原平次息為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辭辭未
 徐執晉陵延陵人也自今史除平原令元嘉二十一年大旱民饑請陳陳辭曰今
 年亢旱未稼不食以養餓餓採掘存命聖上哀矜已垂存恤但饑饉來久因治者不
 未教轉糶糶糶無所方涉春夏日月悠長不有徵稅水無濟理不惟凡舉敢憂身外
 鹿鳴之求思同野草氣類之虞能不傷心民糶得少未資供朝志欲自竭存分
 今以七斛助官賑貸此境連年不熟今歲尤甚晉陵境特為偏祐此郡雖與猶有
 富室承賦之家處處而是並皆保無所失益微積之數皆有巨萬軍之所弊實健
 貧民温富之家各有財寶請此等並宜助官得過俟月所損至輕所濟甚重今故自
 為為勸進之端實願攝水揚塵蒙益山海縣為言上當時被奉以耕比漢下式拾書

魏美嗣以錄今伏明八年東上魏東海嚴城東莞王道蓋各以假五百斛助官賑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法宗以父喪不葬於郡境之內專求枯骨
 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續經終身不娶魏書
 孫林彭城人也世祖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德應克行坐違期不為依制軍法人身
 付獄未及結竟林詣郡辭不忍令當一門之苦乞以身代德應又辭列狂虐犯法實
 是護身自應依法受戮太守張俊疑其不實以林隨各置一處路林云已為指詳德
 其相代林願已甚悅又悟德亦欣然曰死自分前但令兄免林妻訴又寄語屬林君
 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魏書林君大德充未妻家道不
 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懼依事表上世祖曰林德也林行可特原罪州加
 辟命并賜許幣二十匹魏書
 史臣曰漢世士務治身故忠孝成俗至乎乘軒履屐非此莫由晉宋以來風衰義缺
 則身勵行事薄膏腴若夫孝立闕庭忠被史第多持溝壑之中非出衣簪之下以此
 而言聲教不亦卿大夫之恥乎魏書

賴川韓元長漢本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范推春晉時
 操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已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魏書
 即此為安成郡都民王季有學業志行見稱州郡位任未幾而季卒即贈以孝
 廉故曰前文學主簿王季行履素潔華急志學修遠老而彌篤方授右職不
 幸卒亡可假孝廉為以特授編想延陵以遂本懷宋書

鎮惡以五月五日生家人以俗忌欲令出繼疎宗猛見奇之曰此非常兒昔孟嘗君
 惡日生而相齊是兒亦將與吾門矣故名之為鎮惡高祖謂諸佐曰鎮惡王猛之孫
 所謂將門有將也魏書
 雷寄食澠池人李方家方善遇之謂方曰若遭遇英雄主要取萬戶侯當厚相報方
 答曰君丞相孫人才如此何患不富貴至時願見用為本縣令足矣後伐關中
 大澠池造故人李方家升堂見厚厚加酬賚即版授方為澠池令魏書
 敬憲寬厚善待士多仗義弓馬皆律無事不喜時尚書僕射謝混自負才地少所交
 約與敬憲相遇便置禮者敬或問混曰卿未嘗輕交於人而傾蓋於敬憲何也混曰

人之相知豈可以一塗微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大豈有非之者耶宋書
 高祖之伐蜀也將謀元帥而難其人乃舉齡石來歲謂自古平蜀皆雄傑重將齡石
 資名尚輕慮不辦克諫者甚眾高祖不從乃分大軍之半猛將勁卒悉以配之成服
 高祖之知人又美齡石之善於其氣魏書
 高祖征孫恩孫恩為征民克乙士使伐馬器恩常負大索乘倍餘人每捨芻於地數
 曰大丈夫彎弓三石奈何充馬士高祖聞之即給器仗恩大喜自征妖賊當為先鋒
 多斬首級既習戰陣膽力過人誠心忠謹未嘗有過矣其見愛信宋書
 義慶幼為高祖所知常曰此吾家豐城也為性簡素愛好文義才詞雖不多然足為
 宗室之表少善騎射及長以世路艱難不復跨馬拾象文學之士近遠必至太守表
 謝文冠當時美慶在江州請為衛軍諮議參軍其餘兵部陸展東海何長瑜鮑照等
 並為辭章之美引為佐史國臣太祖與義慶常加意料宋書
 淡之兄魏書淡之兄是忠事高祖後會稽郡胡瑛瑛用蔡廓高祖曰彼自是蔡家
 佳兒何關人事可用佛佛淡之小子也乃以淡之為會稽太守魏書
 為黃門侍郎善奕奕品第三太祖與諸郡戲戲以補宣城太守宋書玄保既善奕如何

高之亦雅好義其郡積胤年七歲入高品及長冠絕當胤父榮與賦質同胤
應從諫何尚之請曰胤奕基之妙越古冠今純樂犯命以才獲免父戮子宥其例甚
多特乞與其微命使異術不絕不許時人痛惜之宋書
太祖以玄保廉素家欲故頻授名郡為政雖無幹跡而去後常見思不營財抄處家
儉薄太祖嘗曰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宋書

或二弟太祖並賜名曰咸曰榮謂玄保曰彼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餘風宋書
世祖名義恭之子曰伯禽宋書
高祖嘗云羊徽蔡蘇可平世三公宋書
混風格高峻少所交納唯與族子靈運瞻弘微並以文義實會常共宴處居在烏
衣巷故謂之烏衣之遊浪五言詩所云昔為烏衣遊成敗皆親姓者也其外雖復高
流時譽莫敢造門瞻等才解辯靈弘微每以約言服之浪特所敬貴號曰微子謂瞻
等曰汝諸人雖才義豐辨未必皆懼取心至於領會機實言約理要故當與我共推
微子常云阿遠剛強負氣何客博而無檢矜恃才而持操不為謙自知而納善不用

設復功濟三才終亦以此為恨至如微子吾無間然又云微子莫不傷物同不害正
若年迫六十必至公輔當固酬宴之餘為韻語以獎勸靈運瞻等曰康樂能過度實
有名家謝若加繩染功割瑩乃瓊瑤宣明體遠識穎達且沈雋若能去方軌移穆三
才曠阿多標獨解弱冠華肌質勝誠無又其尚又能峻通達懷清怡采采標蘭訊
直響解不矜抑用解偏若微子基微尚無勳由慕蘭勿輕一著少進往將千似數子
勉之哉風流由爾挑如不犯所知此外無所慎靈運等並有誠屬之言唯弘微獨直

復美瞻弘微兄多其小字也遠即瞻字靈運小名客兒宋書
幼有業高除著作郎不就兄弟分財靈運取圖書而已高祖大會戲馬臺靈坐者
皆賦詩靈運文允成高祖覽稱周弘曰卿弟何如卿弘答曰若但如臣門戶何寄
高祖大笑靈運有藏扇智度喜愠不見於色閨門之內雖雅如也手不執金玉婦女
不得為飾玩自非祿賜所及一毫不受於人高祖甚知之謂太祖曰王曇首沈約有
器度宰相才也宋書

演之年十一尚書僕射劉柳見而知之曰此童終為令器家世為將而演之折節好
學積老子曰百過以義理業高知名宋書

靈運既東遷與族弟惠遠東海何長翰潯川首癸太山羊璿之以文章會共為山
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惠遠幼有才悟而輕薄不為父方明所知靈運去永嘉遷於
寧時方明為會稽郡靈運嘗自始寧至會稽遠方明遇視惠遠大相如嘗時長翰故
惠遠讀書亦在郡內靈運又以為絕倫謂方明曰阿遠才悟如此而專作常兒過之
何長翰當令仲宣而始以下客之食宋書
靈運靈運載之而去宋書
人逢入散賦式宋書

照先望風吐詞辭氣不揚上奇其才道人感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為理應
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照先年將三十作散騎
郎那不作賦宋書
破容說嚴莊莊風姿甚美賓客喧譁常歡笑答之時人為之語曰願破嘆而與人
謝莊笑而不與人官宋書

叔父炳高尚不仕怒年少時炳問其志想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
破我家矣宋書

宋項 卷上 九
叔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及後始令美客儀太祖見而異之謂尚書
僕射殷景仁領軍將軍劉湛曰藍田出玉藍崖也宋書
伯父智少簡貴有高官高祖甚重之常云見王智使人思仲祖景文出繼智幼為從
叔球所知美風姿好言理少與陳郡謝莊齊名太祖甚相敬重故為太宗娶景文妹
而以景文名與太宗同宋書

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眾績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
年通五經并練候名冠同門號曰顏子既而聞居諸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
始靈法川有佳山和弘之又依巖築室謝靈運願從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
真親曰會地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逸並多居之但季世界繁幽棲者寡或復才為
時求弟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林翰應三絕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既為
論辭事就歸巢成先業浙河之外宋書
既遠同表唐亦激會屬魏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憶昔聞虛德巖穴若道一介
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美也宋書

葛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為孟建成長史時表江表相信...

授府有三素望... 葛法與會指山陰人也家貧父碩子賦給為法與二兄...

葛法與好學山陰有陳氏家富...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漢少有局加不尚浮華博涉史傳...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葛法與子三兒敵陳載三十...

孝建元年六月朔東國制稱國太祀以去三十年閏六月二十八日竟未詳周忌賞
在六月為取七月勸禮官議博士丘遷之議案與商議閏月亡亦應以本月正之月
為忌謂正閏論難各有其商議為允宜以今六月為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道之
議不可准操案昔世及置代以來閏月亡者以閏之後月祥宜以采七月為祥及
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卿陽表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竟令為何月未祥除
下禮官議博士傳休議事三禮慶遺閏月數者數閏歲數者沒閏在春內故也
鄒陽表王去年閏三月月次節物則定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未祥晉元
明二帝並以閏二月以閏後月祥先代咸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庚蔚之議禮正月
存執故有忌日之虞四時既已變人情亦已喪故有二祥之疑是則祥忌皆以同月
為祥而閏亡者明年必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忌故必宜用閏所附之月閏
月附正公羊明議故班固以閏九月為後九月月名既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
後月則春夏永華節候亦殊設有人以閏臘月亡者若用閏後月為祥忌則祥忌應
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既失周曆之議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誓人年未三十
日曰明年未月小若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朔為忌此必不然則

閏二可知也通關並同前之議三月未祥書儀
元嘉六年七月太常博士徐道奏上議曰伏見太廟祭儀法皇帝行事畢出便坐
三公已上歸太祝送神於門然後至尊還拜百官贊拜乃還禮畢曰廟者親也神
靈所憑依也事亡如存若常在也既不應有送神之文自陳豆薦車駕至此豈非
奉迎夫不迎而送而後歸簡短之情實用未違按時人私祠誠皆迎送由於無廟
庶感降來格固心立意非王者之禮也儀禮雖太祝迎尸於門此乃延尸之儀豈是
敬神之典恐於禮有疑據以議上有司奏下禮官詳辨博士江道議在始不迎明在
廟也年事而迎節孝思也若不送而歸是含親也辭而後送是道神也故孝子不忍
違其親又不忍違神是以祝史送神以成祭嘗之美博士賀道期議樂以迎來辰以
送登祭納迎牲而不迎尸詩云鐘鼓送尸鄭云尸神象也與今儀注不迎而後送若
合符於博士荀萬秋議古之事尸與今之事神其義一也周禮尸出送於廟門拜尸
不極詩云鐘鼓送尸則送神之義其來久矣記曰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運等三人
謂儀注為是惟博士陳琨同道奏議參詳運等議雖未盡然皆依據經禮道娛珉所
據難從合眾議不一宜違舊禮誌可誌書禮

宋 禮 卷上 十二

元嘉十年十二月癸酉太祝令徐開刺署典宗廟社稷祠祀為五牲牛羊豕雞並用
餘其一種市買由來送嶼竊開周景王時實起見雖難自斷其尾曰雖憚儀不祥今
何以用唯求下禮官詳正勸太學依禮詳議博士徐道等議稱素禮孟春之月是
月也犧牲無用祀如此是春月不用唯爾秋冬無禁雖難斷尾自可春月太常丞
司馬操議春月孟春命祀山林川澤犧牲無用祀若如學議春祀三牲以下便應
一時俱改以從月令何以偏在一難重更勸太學議答博士徐道等又議稱凡宗
祀牲祀不一前惟月令不用祀者蓋明在春必雖秋冬可雖非以山林同宗廟也四
牲不改在難偏異相承來久義或有由誠非未學所能詳究求詳議告報如所稱令
參詳開所稱粗有證據宜如所上自今改用雖難

學宮中有故雖在無服亦廢登三月有喪不祭如或非若三年之內必宜親奉若則
應禘序昭穆而今必須免祭然後禘祫故知未祭之意當似可思起居注晉武有二
喪而禘之中不自禘亦近代前事也伏惟至尊者越姬之情深明徐公服難釋純
衣內雖推訪典例則未應親奉有司祇應祭不為禘仰思從從竊謂為允臣等參議
其有明論宜如所上詔可誌書禮

雲母從廣一寸為禁物諸在官品令第三品以下加不得服三鏡以上敝結
璅帶又假真珠翡翠校飾綬佩騎士卒百工人加不得服大綵紫綵假結真珠璅
珥犀璅瑇瑁以銀飾器物色無過綠青白如婢女食器加不得服白綾白縵
人之環與玉不佩而白縵者此等物於其事地舍中亦不得佩白縵者
白縵者亦不得佩白縵者亦不得佩白縵者亦不得佩白縵者亦不得佩白縵者
無過純青志書禮

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謀劉藩時在西州直廡即夜誠眾曹曰大軍當大討可
各修舟船倉庫及曉取鞭旦曰帝求諸簿焉應時即至怪問其遺諸曹答曰昨夜
張主簿處分帝曰張邵可謂同我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虜府轉號中郎邵連奉

宋 禮 卷上 十三

軍領記室十二年武帝北伐即請見曰人生危脆必當速處移之若遲近不事誰可

代之尊業如此苟有不諱事將如何帝曰此自委移之及卿耳青州刺史檀祿

陵時徐州結眾亡命祿率眾捨之劉穆之恐以為變將發軍部曰檀祿據中流道濟

為軍首若疑狀發寤恐生大變宜且遣慰勞以觀其意既而祿不叛及穆之卒朝

廷恒懼使欲發詔以司馬徐羨之代之部對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且世子無專命

宜須北恣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府事悉咨徐司馬其餘敢違武帝重其

臨事不悅有大臣懼徐羨之

都陽縣侯孟懷王上母桓氏拜國太夫人有司奏許以為婦人從夫之貴懷王父

大司農錄見居列卿不宜從子奏免尚書右僕射劉柳左丞徐羨之即何邵之官

詔並請論徐羨之

疑之學涉有當世才與年少時與北地傅信俱以通家子始為太祖所引見時上

與何尚之論鑄錢事張之使于其論上固回與論之信祐引疑之求令止疑之大言

謂信祐曰明主難再遇使應正盡所懷上與往復十餘疑之詞頗銓序兼有理據

上甚賞信祐

大明初前廢帝即位與宗告太宰江夏王義恭應須策也義恭曰建立儲嗣本為今

中復安用此與宗曰累朝故事莫不皆然近水初之春嘗陽王即位亦有文策今在

尚書可檢視也不從與宗

太宗崩與宗被顧命以使持節開府被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內政權重

一時讒廢劉昉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生元嘉初中書舍人狄當詣太子詹事

王晏晏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王弘為太祖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

生乃當判耳殿劉並無所知也若往指球可稱旨就席狄當

二年球舉扇曰若不得為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使無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

事狄當

彪之傳聞多譏練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諸江左舊事錄之青稱世人謂之王氏

青稱淮之兼明禮傳於文辭究職舊儀間無不對時大將軍彭城王義康錄尚

書事每歎曰何須高論在正得如王准之兩三人天下使治矣練

詔之為魯史序王珣貨鑄王歎作亂珣子弘廐于華並貴顯詔之權為所陷深結徐

羨之傅亮等少帝即位遣侍中景平之年出為吳興太守羨之被誅王弘入為相領

卷上

十四

揚州刺史弘雖與始之不絕請弟末相識皆不復往來始之在郡嘗慮為弘所絕

風及勤廢政績善弘亦抑其私憾太祖兩嘉之在任積年稱為良守加秩中二十

石敬遠

元嘉四年車駕出北宮嘗使三吏竟開廣莫門而臺云應須白虎幡銀字祭不肯開

門尚書在丞羊玄保奏免御史中丞傅隆以下臺首禮獻曰既無臺又關幡禮

志二且太子啟門雖稱上誓不異單制元嘉二年雖有再開門例此乃前事之

違今之守舊未為非禮但既據傳使使傅隆應有疑卻本末未曾無此狀猶宜嚴督

其不請白虎幡銀字祭致門不時開由尚書相承之失亦合糾正上特無所問更立

科條書王

故司徒掾孔邀奏事未御還已喪殤諺者謂不宜仍用邀名更以見官奏之承天讓

曰既沒之名不合奏者非有它義止嫌於近不祥殤奏事一卻動經歲時盛明之世

事從簡易曲嫌細忌皆應殤除孔邀

時欲分荆州置鄂州據其所居江夏王義恭以為宜在巴陵尚之議曰夏口在荆江

之中正對沌口通接維梁實為津要由來舊鎮根基不易今分取江夏武陵天門竟

陵隨五郡為一州鎮在夏口既有見城浦大容船竟陵出通取荆州雖水路與去江

夏不異諸郡至夏口皆從流並為利便荆州所領十一郡其巴郡漢南長江去夏口

密過既分湘中乃更成大亦可到巴陵屬新州於事為允上從其議荆揚二州戶口

半天下江左以來揚州根本安別以關外至是並分故以荆臣下之難而荆揚並因

此虛耗尚之建言復合二州上不許謝

寶先彌罪大明中為尚書水部郎先是琛為左丞荀萬秋所劾及寶先為萬秋猶

在職自陳不拜世祖詔曰故違糾慢憲司之職若理有不公自當更有整正而自頂

劾無輕重輒致私結此風難長主者嚴為其科寶先蓋依附世准不足謂寶先

機權

桓玄為楚王將謀篡盜玄從兄衛將軍護屏人問高祖曰楚王勳德隆重四海歸懷

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攝攝師意以為何如高祖既志欲圖玄乃避辭答曰楚王宮武

之子勳德蓋世當室徵師民望久移乘運裡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可爾使當是

真可謝

初諸葛長民貪淫驕橫為士民所惡高公以其同大義優容之劉毅既誅長民謂所

卷上

十五

親曰昔年軀彭越今年謀韓信其至矣將謀作亂公克期至京邑而每淹留不進
公卿以下期日奉候於新亭長民亦驟出既而公輕舟密至已還東府矣長民到門
引前却人問括凡平生於長民所不盡者皆與及之長民甚說已密命左右壯士丁
許等自後出於坐拉馬長民墜床又於地殿之死於床側宋書武帝本紀中自撰
承天賦之本紀未及此也

高祖討劉毅留諸葛長民為監軍長民密懷異志劉穆之屏人問承天曰公今行
濟否承天曰不憂西不特別有一慮爾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今
還宜加重機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頃日願丹徒劉毅恐不復可得也何故是
人密語故以此

寧州嘗獻虎魄枕尤色甚麗時將北征以虎魄治金劍上大悅命搗碎分付諸將平
關中得姚興從女有威寵以之廢事謝晦諫即時遣出宋書武帝
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中郎道濟龍驤將軍沈攸之就粹自陸道向江陵
初晦與粹厚善以粹子暉之高參軍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暉遂送
暉之還粹亦不害也宋書劉

宋 元 卷上 十六

元德果敢有智畧武帝甚知之告以義舉使於都下獲玄仲德聞其謀謂元德曰天
下之事不可不密應機務速不在巧遲玄每冒夜出入今若圖之正須一力夫耳事
泄元德為玄所誅仲德奔竄宋書王
元嘉五年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郗有隙及華參要親舊為之危
心邪曰子陵方弘至公必不以私讐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宋書
桓玄既至濠洲遣信說牢之牢之以道子昏臘元顯淫凶虐平玄之曰亂政方始假
手於玄誅除執政然後乘玄之際可以得志於天下將許玄降散宣諫曰方今國家
亂擾四海鼎沸天下之聖在大人與玄相先父之基據荆南之勢雖無姬文之德
實為參分之形一朝縱之使陵朝廷威望既成則難圖也華等之變亂將生於今
宜速討之

馬及器服玩好莫與比焉宋書劉
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毅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
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典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
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杖節當懼福過福生實思避盈居謙富貴之旨非所敢當
使呈長民書高祖謂王誕曰何事故為不負我也宋書劉
亡命司馬國瑞兄弟自北徐州界聚眾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聞率百許人緣廣
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振驚趨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腿乃入祇詣左右賊未聞
得人欲擒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為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
人宋書劉

運武康令與亂之後武康人姚德祖捨棄亡命專為劫盜所居險阻郡縣畏懼不敢
討鈴石至縣偽與德祖親厚召為參軍德祖恃其兄弟徒黨強欲討鈴石必不取圍
已乃出應鈴石潛結腹心知其居北塗徑乃要德祖宴會叱左右斬之乃率吏人
馳至其家掩其不備與有得舉手者悉斬德祖兄弟殺數十人自是郡得清宋書
復起與宗為南郡太守行荆州事不行時前廢帝凶暴與宗外甥袁粲為雍州刺史

勸與宗曰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夕難保勇今出居陝西為八州事顯
在襄河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通便若朝廷有事可共立桓文之功豈與受制
凶狂楊難測同年而語乎今不去虎口而守此危地復求復出豈得與宗曰吾
素門平造與主上甚疎未嘗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與外
未必可量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內免禍各行所見不亦善乎時京城危懼衣冠咸
欲遠徙後皆流離外難百不一存宋書

宋 元 卷上 十五

時殷與據壽陽為逆遣輔國將軍劉劭攻圍四方既平又嬰城固守上使中書為詔
譬與宗曰天下既定是矣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弘慰今直中書為
詔彼必疑謂非真未是以速清方難也不從夫得詔謂劭而許遂果不敢降攻戰
經時人乃歸順先徐州刺史薛安都據彭城反後遣使歸劭太始元年冬遣張永平
軍迎之與宗曰安都遣使歸劭此誠不虛今宜撫之以和即安所檢乃遣領軍使及
咫尺書耳若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不測叛臣孽重必宜剪戮
則比者所寄亦已弘矣况安都外據強地密通邊關考之圖計尤宜制養如其遂叛
將生肝食之憂彭城險固兵強將勇圍之既難攻不可縱饑寒之虞二三宜慮臣為

朝廷慶之時張永已行不見從安都聞大軍過港嬰城自守要取索虜水戰大賊又
值寒雪死者十八九遂失淮北四州其先見如此

先是子政為世祖南中郎諮議參軍及義師入討政參定謀謀書檄勅台廷之
示以微文問曰此輩誰所遣是之曰政之筆也又問何以知之曰政筆體臣不
容不識勅又曰言辭何至乃爾廷之曰政尚不顧老父何能為陛下勅意乃釋由是
得免

虜道清泗開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喜納其說咸謂宜遣千
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執猶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
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知使當遣大軍相接若諸人既有至心若能與薛子
弟俱來都督即假君以本鄉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返自此一去不反

宋項 卷上 十八
民聞說言玄謀欲反諸郡並發兵討玄謀玄謀令內外晏然以解眾威馳啟孝武具
陳本末帝知其虛馳遣主書吳喜公撫慰之又答曰梁山風塵雖在深山與義軍通
謀初不介意君臣之間適足相保聊復為笑仲卿有識玄謀性屢未嘗妄死時人言

玄謀肩頭未曾傳故帝以此戲之玄謀傳
劉季之誣故佐也晚果有齊力會誣反季之至盱眙太守郵瑛以季之素為誣所遷
疑其同逆因遣道親之送首詣道隆時誣亦遣聞信要季之及季之首至沈慶之送
以示誣季之缺齒垣獲之亦缺誣謂眾曰此垣獲之頭非劉季之也誣遂伏

元嘉七年太祖遣到房之經畧河南大賊恚委素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後太祖宴會
有荒外歸化人在堂上問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視答有十萬人仗舊武庫仗秘不
言多少上既發問追悔失言及琛說對上甚善琛

先是宗人沈稱素無士行為警所疾至是警聞移去預亂逃藏將免預以告警
及移夫弟仲夫任夫預夫佩夫並遷害唯移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度子復金一
門既陷妖黨兄弟並應從誅逃伏草澤常虞及禍而沈預家甚強富志相階滅林子
與諸兄盡藏夜出即貨所居宅營其井父祖諸凡六餘倫而有禮時生業已盡走

乃載以別船遂直宜移京口高祖分宅給馬博覽圖書留心文義從高祖起京城進
平都邑時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預廢林子為常備甲持刃至是林子與兄四

子遠東報警五月夏節日至預正大集會子弟盛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斬預首男
女無長幼志屠之以預首祭父祖墓

兵略

安帝隆安三年妖賊孫恩作亂於會稽前將軍劉牢之東討命高祖與數千人現賊
連近會過賊至眾數千人高祖使進與賊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厲手奮長刀所殺
傷其眾既而賊將至賊乃奔逃斬獲千餘人推鋒而進平山陰恩逃入海四年
恩復入會稽劉牢之率眾東征恩退走牢之屯上虞使高祖戍向章城向章城既卑
小戰士不盈數百人高祖常被堅執銳為士卒先每戰輒推鋒陷陣賊乃退還決口
於時東伐諸帥御軍無律士卒暴掠甚為百姓所苦唯高祖法令明整所至莫不親
賴焉五年春孫恩頻攻向章高祖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北海鹽高祖築城於海
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高祖乃選敢死之士數百人連戰剋賊恩知城
不可下乃退向澆清高祖復棄城追之多設伏兵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去
高祖徐歸然後散兵捕集五月孫恩破澆清殺吳國內史袁山松死者數千人恩乘
勝浮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孫劉牢之猶屯山陰京口震動高祖倍道兼行與賊

宋項 卷上 十九
俱至於時眾力既寡加以步遠疲勞而舟徒守軍其有志恩率眾數萬鼓噪登林
山居民皆荷榜而立高祖率所領奔擊大破之投巖赴水死者甚眾恩以鼓排自載
僅得還船從林也五從孫恩雖被推破猶恃其眾力但向京師樓船高大值風不
得進旬日乃至白石亭知劉牢之已還朝廷有備遂走向鬱洲八月以高祖為建武
將軍下邳太守領水軍追恩至鬱洲復大破恩恩南走十一月高祖追恩於澆清及
海鹽又破之三戰並大獲俘敵以萬計恩自是餓餓疾疫死者大半自決口奔臨海

元興二年桓玄篡帝位遷天子於尋陽桓修入朝高祖從坐京邑玄見高祖謂司徒
王猛曰昨見劉龍風骨不凡蓋人傑也每遊集輒引接殷勤贈賜甚厚高祖愈怒之或
說玄曰劉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不為人下宜委為其所玄曰我方欲平蕩中原
非劉龍莫可付以大事龍龍平定然後當別議之耳桓修還京高祖託以金創疾動
不堪步從乃與無忌同船共還建興復之計於是與弟道融沛國劉毅平昌孟昶任
城魏詠之高平檀憑之瑯邪諸葛長民太原王元德龍兩平危與東堂重厚之並同

義謙時桓修弟弘為征虜將軍青州刺史鎮廣陵三年二月己丑朔乙卯高祖託以

遊獵與無忌等收集義徒凡同謀二十七人願從者百餘人丙辰諸西城無忌服
傳語服稱居於義家馳入齊聲大呼史士驚散其敢動即斬以極五種勸弘其
日出獵未明開門出獵入視道規報事率壯士五六十八人開門直入弘方散獵即斬
之因收眾濟江立自開義軍起憂懼無復計或曰劉有專家力甚強豈辨之有成
陛下何慮之甚立曰劉有專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塊石之儲持捕一捕百萬何無
忌劉牢之場酷似其勇於舉大事何謂無成家推高祖為盟主移檄京邑云云百姓
願從者千餘人三月戊午朔遣其前之於江和甫之玄覽將也其兵甚銳高祖躬執長
及大呼以衝之眾皆披靡即斬甫之遣至羅落橋置酒數千人逆戰守遠將軍
檀憑之與高祖各御一隊憑之戰敗見報其眾退避高祖進戰彌厲前後奮擊應時
摧破即斬高祖玄覽等並沒愈懼使檀憑之東陵而下範之七獲舟山西眾合二
萬已未日義軍食畢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來使巧士張旗幟於山上以為疑兵玄
又遣武騎將軍庾輝之配以精卒利器助謀等高祖躬先士卒以奔之將士皆殊死
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命縱火烟焰張天鼓噪之音震京邑
軍諸軍一時土崩玄覽別使假仲丈具舟於石頭仍將子姪浮江南走庚申高祖鎮石
宋項 諸 卷上 二十一

水去城四十里起告五樓曰急往據之晉軍得水則難擊也五樓趨進龍驤將軍王
龍符領騎居許奔往爭之五樓乃退眾軍步逐有車四件兩分車為兩其方軌徐行軍
令履廊行伍奔擊未及臨敵數眾賊騎萬餘前後交至公命克州刺史劉濟弟丹
州刺史道憐詣議參軍劉敬宣陶延壽參軍劉慎慎王仲道來選等齊力擊之日向
辰日向東之上官有開視或謂月當某日之賊騎將云云向朝陽等五
十人攻賊州也公遣諸議參軍劉敬宣直趨臨朐臨朐率建威將軍向彌參軍胡濟馳
往即日陷城斬其牙旗悉屠地輜重起聞臨朐已拔引眾走公親鼓之賊乃大奔起
適運廣圍獲起馬偽筆玉璽約尾等送於京師明日大軍進廣圍即屠大城起運係
小城於是設長圍守之停江淮轉輸館於齊王撫納降附華夷歡悅拔才授爵因
而任之公方治攻具城上人曰汝不得張綱何能為也綱者起偽尚書郎其人有巧
思會起運綱網藩於姚興乞師請救與偽許之而實悍公不敢違綱從長安還奉山
太守申宣執送之乃升綱於樓上以示城內城內莫不失色於是使綱大治攻具起
求救不獲綱反見房轉憂懼乃請綱求劉大觀為助獻馬千匹不聽綱之轉急河
北居民荷戈負糧至者日以千數錄事參軍劉穆之有經書才具公以為謀士勅止
宋項 諸 卷上 二十二

京師解嚴息甲操軍將劉統抗表南征公與敵書入遣敵從弟海往止之敵不從舟師二萬自姑熟五月假敗績於存落洲乘船步走餘眾不得去者皆為賊所擒敵問至內外洶擾於時北師始過多創痍疾疫京師戰士不盈數千賊既破江陵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奔敗還者蓋其雄威五祀諸葛長民懼寇漸逼敵擁天子過江公不戰袒國請不止公曰今重鎮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蹙其有固志若一旦運動便自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自足以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以死衛社稷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遠竄於草間求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袒恐其不滿乃為表封舉仰藥而死於是大開賞募投身赴義者一同登京城之料齋居民治石頭城建牙誠嚴時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公以為賊眾我寡若分兵則則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眾石頭宜應赴既今賊無以測多少又於眾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移七石頭乃備淮斷查浦既而羣賊大至公策之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若回泊西岸此成擒耳道覆欲自新亭白石石焚舟而上猶多疑少決欲以萬全為慮謂道覆不如按兵

宋項

卷上

三

侍之公於時登石頭城以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欲上猶禁之自是眾軍轉集修治越城築查浦築圍廷尉三營皆聚以實眾冠軍將軍劉劭屯北郊輔國將軍孟懷王屯丹陽郡西建武將軍王仲德屯越城廣武將軍劉劭屯建康門外使寧朔將軍索遵領鮮卑具裝虎突騎千餘皆被練五色自淮北至於新亭賊並聚觀成畏憚之然猶遺十餘艘來拔石頭橋公命神弩射之發輒摧陷循乃止不復攻橋設伏兵於南岸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公憂其從白石步上乃半剝殺諸葛長民北出拒之留參軍徐赤持成南岸命堅守勿動公既去賊焚查浦步上亦特軍戰死凡沒有百餘人亦特乘餘眾早躬海濱賊逆軍數萬屯丹陽郡公率諸軍馳歸眾憂賊逼咸謂公當徑還拒戰公先分軍遣石劭眾莫之曉解甲息士洗浴飲食之乃出列陳於南塘以赤特遠處分斬之命參軍諸葛長民來助石平勳勇千餘人過淮羣賊數千於石所領多解甲善步稱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會日暮眾亦歸七月庚申賊自蔡洲南走連屯尋陽遣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錡河間太守劉恩追之公還東府大治水軍皆大艦重樓高者十餘丈治兵六艘十月辛克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等舟師南伐是月徐

道覆率眾三萬寇江陰州刺史道燧大破之斬首萬餘道覆走還塗山循廣川守兵不以海道為防十一月建威將軍孫季高乘海奄至四面攻之即日屠其城備方治兵旅舟艦設諸攻備十二月備道覆率眾數萬方繼而下前後相抗其袖雖之際公悉出輕利關船躬從情鼓命眾軍舞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學生乘艦不進斬而拘之於是眾軍並踊騰爭先軍中多萬鈞神槍所至莫不摧陷公中流賊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上軍先備大具乃投火焚之烟燭張天賊眾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備等還尋陽初分遣步軍莫不疑性及燒賊艦眾乃悅服備開大軍上欲走向豫章乃悉力欄斷左軍大軍至左軍將戰公所執麾竿折備備水眾並怪懼公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備等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備而進備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備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道劉潘孟懷王輕軍追之七年二月備至番禺為孫季高所破收餘眾南走劉潘孟懷王斬徐道覆於始興交州刺史杜慧度斬備傳首京師

宋項

卷上

三

民正在今日皆得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相率歸之者甚眾景平元年虜圍青州刺史三變於東陽城名州城變告急加道濟使持節監征討諸軍事與王仲德救東陽未及至虜燒營焚攻具遁走將追之城內無食乃開窖取久積粟數丈出穀作米已經再宿虜去已遠不復可追乃止還鎮廣陵徐羨之將廢廣陵王義真以告道濟道濟意不同屢陳不可不見納羨之等謀欲廢立諷道濟入朝既至以謀告之將廢之夜道濟入領軍府就謝晦宿職其夕疎動不得眠道濟就廢使熟睡以此服之道濟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太祖寢疾累年屢危殆彭城王義康慮宮中不安道濟不可復帥元嘉十二年上疾篤會索虜為寇寇召道濟入朝既到上問十三年春將道濟道濟錄已下船兵會上疾動召八祖道收付足尉於是道濟及其子等八人並於足尉伏誅又收司空參軍薛勰付建康伏法又遣尚書庫部郎顧仲文建武將軍茅季至尋陽收道濟子夷色演及司空參軍高道之錄之薛彤道之並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以比張飛關羽初道濟見收脫帽投地曰乃復壞汝萬里之長城

鎮惡參軍事加振武將軍高祖至姑熟道鎮惡率龍驤將軍剛思百舸前於其月二十九日也成之曰若賊知吾上比軍亦當少日耳政當岸上作軍未辦使下船也卿至彼深加籌畫可擊使燒其船艦且浮舸水側以待吾至慰勞百姓宜揚詔旨并散文及吾與衛軍府文武書罪止一人其餘一無所勝若賊不知消息未有備防可擊使驚今知但云劉兗州上鎮惡受命使晝夜兼行於鶴洲尋陽河口巴陵守威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兗州上殺謂信然不知見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劉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

宋項 卷上 二四

及下脚因得開大城東門大城內殺凡有八隊帶甲千餘已得戒嚴剛思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室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前備有六隊千餘人西將及能細直吏快手復有二十餘人食時就歸至中歸西人退散及歸降者盡鎮惡入城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節示殺皆燒不視全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陰昔手斬桓謀為高祖所賞桓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室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賊歸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擊城作一穴桓使先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殺東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親者鎮惡令且關且共誦眾並知高祖自來人情離解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漸斬殺勇將趙泰殺左右兵猶閉東西間拒戰鎮惡慮聞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關其南面以為退路殺處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十人許開北門突出軍人關已一日疲倦殺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執棒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以討劉毅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十二年高祖將北伐轉鎮惡為諮議參軍行龍驤將軍領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却陵許昌望

風奔龍破虎年及柏谷塢斬賊帥趙軍次洛陽進次澠池遣司馬毛德祖攻偽弘農太守尹雅於靈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偽大將軍姚紹率大眾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既而鎮惡等還向潼關為紹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津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關船北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便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進軍鎮惡既得義糧紹又病死偽撫軍姚讚代紹守險眾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謂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自河入渭偽鎮北將軍姚弋仲兵阻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既到令將士食畢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弋仲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踊爭先泓眾一時奔湧即陷長安城姚弋仲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當揚國恩撫慰初

宋項 卷上 三五

詐說令嚴厲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灊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真卿也鎮惡再拜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鎮惡何功之有焉高祖笑曰卿欲學馮異也吳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于女玉翠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進說征虜將軍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賊姚泓偽眾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望所存泓聲飾以金銀鎮惡悉別取而棄置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鎮惡傳義熙九年遣諸軍伐蜀今齡石為元帥以為建威將軍益州刺史率寧朔將軍魏熹河間太守剛思下邳太守劉鍾龍驤將軍朱休等凡二萬人發自江陵尋加節益州諸軍事初高祖與齡石密謀進取劉敬宣往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移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如賊者虛策列有函書全付齡石署函遣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賊嘉朱休於中水取廣漢使虜騎乘高繼之由內水向黃虎眾軍乃倍道兼行謹嚴果備內水使其大將魏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前將軍秦州刺史侯輝高書僕射荀郡太守譙說等率眾為餘屯彭樸夾水

高城... 以賊水北城險阻... 破北若直銳以拔北... 至日度其樓櫓... 五級諸營守以次... 人王志新逃偽南... 來赴開離已走... 蜀也將謀元帥... 服高祖之知人... 太宗即位四方... 賊屯鶴尾相持... 不足今若以兵... 一枕僅自擬制... 雷而軍旅未集... 興此與世乃令... 與世欲上笑之... 飲之等曰上流... 派船下必來泊... 之其夜四更值... 江浦宿賊亦不... 集傳一宿劉胡... 而氣賊失驍驟... 故依而賊來轉... 連胡於是賊走... 休仁意賊并力... 十攻賊瀟湘苦... 里哀願以瀟湘... 高城... 以賊水北城險阻... 破北若直銳以拔北... 至日度其樓櫓... 五級諸營守以次... 人王志新逃偽南... 來赴開離已走... 蜀也將謀元帥... 服高祖之知人... 太宗即位四方... 賊屯鶴尾相持... 不足今若以兵... 一枕僅自擬制... 雷而軍旅未集... 興此與世乃令... 與世欲上笑之... 飲之等曰上流... 派船下必來泊... 之其夜四更值... 江浦宿賊亦不... 集傳一宿劉胡... 而氣賊失驍驟... 故依而賊來轉... 連胡於是賊走... 休仁意賊并力... 十攻賊瀟湘苦... 里哀願以瀟湘...

陽運至南陵不敢下賊... 步取南陵... 至貴口擊之... 軍進走... 臨川烈武王... 道規與劉毅... 艦拒之... 士必弱... 帥我勇... 鼓譟... 陽國復... 欲退運... 皇龍自固... 先武昆陽... 弱固度... 遺所斬... 推教為... 士民莫... 將軍劉... 之使乘... 刺史唐... 過分絕... 諸聞者... 境不閉... 可測道... 備擁隔... 陽運至南陵不敢下賊... 步取南陵... 至貴口擊之... 軍進走... 臨川烈武王... 道規與劉毅... 艦拒之... 士必弱... 帥我勇... 鼓譟... 陽國復... 欲退運... 皇龍自固... 先武昆陽... 弱固度... 遺所斬... 推教為... 士民莫... 將軍劉... 之使乘... 刺史唐... 過分絕... 諸聞者... 境不閉... 可測道... 備擁隔...

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諸將依固諫曰今
遠出討諸其勝難必苗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果攻城宗之未必能脫有差跌
大事去矣通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苗林愚豈無它奇計以吾去未必不敢向城
吾今取諸君至使免沈疑之問已自還反謀賊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
為不支數印解南蠻校尉印以授諸謀參軍劉進馳往攻謀水陸齊進謀大敗軍
走欲下就相追斬之還至浦口林又奔劉進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謀至枝江
江陵士庶皆與謀言城內虛實成欲謀為內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規悉
焚不獲眾於是大安徐道覆率眾三萬奄至破魯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台不及人情
大震或傳備已平宗師道覆上為刺史江漢士無威其書之恩無復志道規使
劉進為游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遂自外橫擊
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軍柯走還盤口初使道為游軍眾咸云今
強敵在前唯恐眾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眾乃服
馬宋宗

元嘉二十六年索虜大帥拓跋焘南使陳橫遂圍汝南懸瓠城行汝南太守陳憲保
城自賊晝夜攻圍之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
矢而下城中負戶以泥又與佛浮圖取金像以為大鈞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城內
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填塹因薄攻城憲督屬將士
固女牆而戰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一無不
一當百殺傷萬計汝水為之不流相距四十餘里禦道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
軍咸宜救之虜燒攻具走九王

太宗即位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邊以仗之為寧朔將軍陽太守率軍據虎
時王玄謨為大統未幾前鋒有五軍在虎嶽五軍後入給糧糧至每夜各立姓號不
相與受仗之謂軍吏曰今眾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可叱便致駭亂取
之道也乃就一軍請號眾咸從之皆常實在捕食食盡南賊大帥劉胡之環游以
賊如擊流魚及船腹陽慶船順風流下以餉捕賊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魚
大得慶如船所濃湖之平也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殿諸軍各競收以強弱為多
少唯仗之張與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意諸將以此多之故也
廢帝之頑也仗之欲起兵問其知星人為河之河之曰自古起兵皆候太白太白見

則啟伏則助昔桂陽以太白伏時舉兵一戰授節此近世明驗今蕭公廢昏立明正
值太白時此與天合也且太白舉出東方東方利用兵西方不利故仗之止不反及
復舉兵河之又曰今歲星守南斗其國不可伐仗之不從仗之傳
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林邑自會請行義於舉越有勝勇乃除寔武將軍為安西參軍
蕭景憲軍到隨文州刺史檀和之圍居東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連來救居東和之遣
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越德乃分軍為數道僅旗潛進討破之賊巨乘入象浦林
邑王范陽遠傾國來拒以具裝械象前後無降士卒不能當德曰吾聞獅子威服百
獸乃製其形與象相象果驚奔象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德
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大明三年克陵王誕據廣陵反德表求赴封上壯
之初誕誣其家云宗怒助德及德至躍馬呼曰我宗怒也德宗
唐叔大濟而歸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雖時晨至唐兵之面縛者多河內人元景詰
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決請命無所今並為虜蓋力便是本無善心願附者存抑從惡
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辭皆曰唐虜見驅後出亦敢以騎賊步未戰先死此親將

軍所見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為不可曰今王旗北指當令仁聲先
路乃志釋而道之家在關是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唐虜而去元景
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街杖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元景
慶之符往來陽首兄趙倫之見而賞之倫之子伯符時為克陵太守倫之命伯符
版為軍遠中兵參軍克陵蠻屢為寇慶之為設規畧每擊破之伯符由此致將帥之
佩伯符去郡又別封西陵蠻不與慶之相隨無功而反慶之
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羣蠻惡之號曰蒼頭公每見慶之軍輒畏懼曰蒼頭公已
復舉兵慶之傳

慶之從弟法象亦有將用世祖伐逆以為南中郎參軍領三千人前發與柳元景且
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愨居西營法象居東營據岡賊攻元景法象臨射之所
殺甚眾法象擊外樹樹伐之令倒賊幼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發
無不中死者交橫慶之傳
越善立營障每數萬人止柝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

喜未死一日上與劉勰張興世齊王拓曰喜軍中諸將非劉勰何須殺但取
之必得其財雖復蘇蘇亦言健兒可惜天下未平但令以功贖罪成過科瑩反勝登
人此輩所感唯喜云愚由朝廷凶惡不第恒出醜辱勞人義士相與歎息並云我
等不愛性命擊擒此賊朝廷不肯殺却反與我舞今天下若更有賊我不復能擊也
此等既隨喜行多無功效或隱在冢後或在樓屋中賊賊既破散與勞人同受爵賞
喜未死

劉胡本名胡胡以其顏面黑似胡故以為名及長以胡胡難進軍呼為胡出身那
將提口善度分稍至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暨至今畏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
使此賊皆邪
頭本無將略性又怯懦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唯賦詩談義而已不能撫接
諸將劉胡論事則對其簡由此大夫人情胡常切齒意恨胡以南軍未至軍士慮
之就頭換襄陽之資胡頭答曰都下兩宅未成亦應經理不可稍懈又信往來之
蓋京師米貴斗至數百以為不勞攻伐行自難散於是擁甲以待之

及劉胡叛走不告頭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囊囊謂其取曰
宋項話 卷上 三十一

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走
勳將伯內政外禦戰無不捷善撫諸將以寬厚為眾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勳所自乘
馬諸將帥並忿廣之叨冒勳勳以法裁之勳歡笑即時解馬與廣之及笑開門請
勳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林毫無所失百姓感悅咸曰來蘇百姓生為立碑
宋高祖勳傳 史臣論曰漢平蜀城內流血者雖而其後無難於漢隆統定而後
勳之及果也而後高祖上封勳勳為侯其後無難於漢隆統定而後

元徽元年丁母憂性至孝居喪毀其祖日及祥喪常禱詔衛軍斷客二年桂陽王休
範為逆禁扶曳入殿詔加兵自隨府置佐史時兵難危急賊已至南掖門諸將意沮
咸莫能奮策慷慨謂諸將帥曰寇賊已逼而眾情離沮孤子受先帝顧託本以死報
今日當與諸將同死社稷因命左右拔馬解衣衣壯於吳陳顯達等咸激出戰賊
即平珍
太祖每出軍行師常懸授兵各二十九年曹遣王玄謨等北伐配兵五千人
隨軍向碭陽街中自臨時宣示俾思
意攻圍懸飯時世祖鎮彭城太祖遣隊主吳香塘來解救世祖遣千騎齎三日糧

文帝紀史臣論之曰授將遣帥非分間之命才謝光武而遙制兵略至於攻日戰
時莫不仰聽成命雖獲師喪將非韓伯而延寇賊抑此之由故夫國之興
廢之由將帥之賢否也非可久任會始使至不許進退將兵無備之曰國
至金祖國上方其文宗此也其後之使至不許進退將兵無備之曰國
石鏡高祖與石鏡高祖此也其後之使至不許進退將兵無備之曰國
白帝高祖與石鏡高祖此也其後之使至不許進退將兵無備之曰國
時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
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虛獲以自夸哉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尚以虛級受罪
此亦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

弘已推破兄弟復共追討弘乃舉眾奔霸西田子欲窮追進取長安林子止之曰往
取長安如指掌爾復剋賊城使為獨平一國不賞之功也田子乃止
宋項話 卷上 三十一

歸從者並執從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值無免者民間擾懼晝日不敢開門道上
行人殆絕常者小袴褌未嘗服衣冠或有忤意輒加以刑虐有白楮數十枚各有名
號鐵推鑿錐之徒不離左右當以鐵椎推人陰破左右人見之有斂眉者豈大怒令
此人袒脚正立以矛刺脚洞過天性好殺以此為懼一日無事輒慘慘不樂內外百
司人不自保履者屢違夕不及歸

伯符 子為政苛暴吏人畏之若豺虎然而兇盜連黨無敢犯境為丹陽尹在
郡嚴酷吏人苦之或至委叛被縛赴水而死與筆吏取筆不如意鞭五十
時領軍王玄謨大將有威名邑里詭言云已見誅市道喧擾玄謨與范法榮家
在東陽與宗故郡民也為玄謨所信見使至與宗因謂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
軍此日始不復食夜亦不眠常言收已在門不保俄頃
前廢帝狂悖無遠義恭等謀欲廢立永元元年八月廢帝幸羽林兵於第當之并四
子時年五十三斷折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以為鬼目
李式押侮羣臣寵一峴喻奴子名曰王常在左右令以杖擊羣臣自柳元景以下皆
罹其毒

玄讓性嚴烈少恩而將軍宗越御下更奇越軍士為之語曰軍作五年使不違王玄
越補郡父為所殺越其父者常出都越於市中刺殺之太守夏候穆善其意
為越去聖有為寇盜者常使越討伐往報有功大明三年夏王延據廣陵及城
陷世祖使越城內男丁越受命行誅射越其事莫不先加誅越或有殺其面者欣
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前廢帝出暴無道而越及諱金童太靈並為之用命
誅戮羣公及何遜等莫不盡心竭九故帝惡其爪牙無所忌憚賜與越等美女金帛
充初其娶越等武人森強識不及遠威一往意氣皆無復二心御泉展臨行刑誅
越越之助動用軍法

開泰虐好聽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泰有暴禍唯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
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或乘小艇手自執劍擊人船一人
死一人代每一行死者數十夜恒變易獲人莫得知唯愛妾名萬人知其處萬人
與開于清河王私通慮事覺欲殺開令萬人為內應夜伺開獨處殺之開臨死曰清
河萬人之言乃汝等也是歲帝幸燕五年

頃者往索真珠璫略不相與今所說載璫可當幾許璫也宋書索璫傳
璫曰賊之殘害古今之未有屠割之刑眾所共見其中有福者不過得驅逐北國
作奴婢耳乃宋書白序

風操
明恭王皇后諱貞風琅琊臨沂人也太宗常宮內大集而羸婦人觀之以為歡笑后
以扇障面獨無所言帝怒曰外舍家寒乞令共為笑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
方自多宜有姊妹集聚而羸婦人形體以此為樂外舍之為歡適實與此不同帝
大怒遣后令起后兄揚州刺史景文以此事語從弟陳郡謝綽曰后在家為羸弱婦
人不知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太宗為太子納妃顯朝士州郡令獻物多者將直百金始與太子孫奉伯止獻琴瑟
其外無餘物上天怒封奉賜死既而原之

群族弟換字子審術將軍殺從父弟也父鎮之字仲德以殺青歷顯位居京口未
嘗應召常謂殺汝必破我家殺甚憚之每違京未嘗敢以羽儀人從入鎮之門左光
祿大夫徵不就元嘉二年九十餘卒於家

會稽王世子元顯舉人張法麻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到年三十方
為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貶遂令謝
景仁三十方著作郎

景仁弟純字景憲初為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弟術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
軍襲純已至城下時毅疾痲疾昏入承純承承舉已出關兵至馳入府左右
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純時已借假司馬
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為人所殺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棄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
粉流漂不知所往述乘小船尋求之理純妻度船邊述入謂述曰喪粉存汝已應
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容小即去必無及軍可存亡俱盡耶述跪泣答曰若安
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富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泣
呼天幸而獲免風以為精靈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及臨陳州諷中正以述為主海
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勉而博選雷段麟諸知高祖希命勉豫坐而高祖召述
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勉遣呼述須至乃懼及景仁有疑

述盡心營務湯無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日景仁深懷感愷
述補長沙內史有患痲症官清約私宅舍義康過之甚厚劉湛義康外甥將行
歎曰謝述唯勸吾退今以吾所以得保也三子締約締方雅有父風

港字士少為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港東
太尉與高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隨軍至洛陽住柏谷鄉泰議受使未畢不
拜帝帝臨港獨至五鼓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請重禮敬多謝
重于納港之甥也當於公座度港港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慘絢有愧色

方明隨伯父與興太守遊在郡與民胡於胡破東連鄉方明勸遊遊之不從賊
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方明結遊門生義疏得百餘人掩封嗣之等

悉禽而手刃之於時荒亂之儀吉凶廢德方明合門遮擄資產無遺而營樂山並盡
其力用數月之間恭送送畢平世備德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沒會稽購求方明甚
慮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葉嶺出郡陽附載運都寄居南子學流離險阻
也苦備饑而貞立之操在約無從元興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陽尹下範之勢傾朝野

卷上
三十三

會稽王世子元顯舉人張法麻權傾一時內外無不造門者唯景仁不到年三十方
為著作郎桓玄誅元顯見景仁甚知之謂四坐曰司馬庶人父子云何不貶遂令謝
景仁三十方著作郎

景仁弟純字景憲初為劉毅豫州別駕毅鎮江陵以弟術軍長史南平相王鎮惡率
軍襲純已至城下時毅疾痲疾昏入承純承承舉已出關兵至馳入府左右
引車欲還外解純叱之曰我人吏也逃欲何之乃入及毅兵敗純時已借假司馬
毛脩之謂純曰君但隨僕純不從扶兩人出火光中為人所殺

述字景先少有志行隨兄純在江陵純遇害述棄純喪還都行至西塞值暴風純喪
粉流漂不知所往述乘小船尋求之理純妻度船邊述入謂述曰喪粉存汝已應
有在風波如此豈可小船所容小即去必無及軍可存亡俱盡耶述跪泣答曰若安
全至岸當須營理如其已致意外述亦無心獨存因富浪而進見純喪幾沒述號泣
呼天幸而獲免風以為精靈所致也高祖聞而嘉之及臨陳州諷中正以述為主海
甚被知器景仁愛其第三弟勉而博選雷段麟諸知高祖希命勉豫坐而高祖召述
述知非景仁風意又慮高祖命之請急不從高祖勉遣呼述須至乃懼及景仁有疑

述盡心營務湯無飲食必嘗而後進不解帶不盥櫛者累日景仁深懷感愷
述補長沙內史有患痲症官清約私宅舍義康過之甚厚劉湛義康外甥將行
歎曰謝述唯勸吾退今以吾所以得保也三子締約締方雅有父風

港字士少為從外祖謝安所知以其兄子玄之女妻之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港東
太尉與高書范泰奉九命禮物拜授高祖隨軍至洛陽住柏谷鄉泰議受使未畢不
拜帝帝臨港獨至五鼓致敬時人美之初陳郡謝重王胡之外孫於請重禮敬多謝
重于納港之甥也當於公座度港港正色謂曰汝便是兩世無渭陽之慘絢有愧色

方明隨伯父與興太守遊在郡與民胡於胡破東連鄉方明勸遊遊之不從賊
至被害方明逃竄遂免方明結遊門生義疏得百餘人掩封嗣之等

悉禽而手刃之於時荒亂之儀吉凶廢德方明合門遮擄資產無遺而營樂山並盡
其力用數月之間恭送送畢平世備德無以加也頃之孫恩重沒會稽購求方明甚
慮方明於上虞載母妹奔東陽由黃葉嶺出郡陽附載運都寄居南子學流離險阻
也苦備饑而貞立之操在約無從元興元年桓玄克京邑丹陽尹下範之勢傾朝野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卷上
三十三

欲以女嫁方明使尚書吏部郎王融說借到方明終不回祖玄聞而賞之宋書
方明嚴恪喜自居選雖處閤室未嘗有惰容無他他位能自然有雅飾從兒混有重名
唯歲節朝宗而已丹陽尹劉穆之權重嘗除朝野輻湊不與穆之相識穆有洗方
明郵傳施祭師四人而已穆之甚以為愧方明前後往還之大悅白高祖曰謝方明
可謂名家矣直置使自是台鼎人無論復有才明宋書
先是其與顏延之云項羽神為下山王居郵驛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季春居驛事
竟無害也宋書
為吏部尚書融因北地傳陸闕亮選軍若悉以見付不諭不能拜也亮以語錄
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即以下志以委榮辱使不復廢懷自此以上故宜共來同
異融曰我不能為徐干木著紙尾也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素黃紙錄尚書與
吏部尚書連名故融云著紙尾也宋書
球公子簡素不交遊定席虛靜門無異客尚書僕射殷景仁領軍劉湛並執重權
傾動內外球雖通家姻戚未嘗往來頗好文義唯與球和顏並之相善也宋書
居選驛接客甚恭不視求官書而銜有房朝野稱之宋書

宋項 始 卷上 三十四

數先護二牀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歡既而呼左右曰移我遠客起等失色
而去其自標過如此宋書
吏部尚書江淹舉為吏部郎融與湛書曰今有此書非敢叨職中職誠不能顧影
負心純盜虛聲所以絲絡累紕本不營尚書虎爪板也又與從弟僧繇書曰江不遇
強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穴人情所高吾當得此則雖覺作風何為千飾廉隅
扶杖見於面印所惜者大耳弟僧繇年哀痛不能已以書告靈曰濁酒忘愁圖籍相
懸吾所以窮而不憂實賴此耳弟由來意謂婦人雖無子不宜踐二庭此風若行使
可家有孝婦仲長昌亦其大要劉新婦以刑傷自誓必留供養殷太妃感柏舟之
配不奪其志宋書
尚之愛尚文義老而不休與太常顏延之論議往往傳於世立身簡約車服率素妻
亡不娶又無姬妾秉術當朝長遠權柄親戚故舊一無薦舉既以致怨亦以此見稱
尚書何
湛字居興以孝聞愛好文義喜彈琴鼓琴東明算術為義康司徒主簿太子中舍
人司空禮道瀛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義康有能又不從時人重其立志義康故引與
日久之湛固求外出乃以為武陵內史轉吏部尚書家甚貧約不營財利餉饋盈門一
無所受無衣衣餘食會為上所召值將和稱疾經日衣履然後赴半餓人求草湛
良久曰可與飲在選驛頗有刻畫之譏而公平無私不受請謝論者以此稱焉宋書

宋項 始 卷上 三十五

疏少有才氣，連御史中丞使氣尚人，朝士莫不其筆端。瑞願為侍中，不得請所親。曰：人仕宦不出當入，不入當出，安能長居戶限上？因求益州世祖知其此意，許之。孝建三年，除益州刺史。既行，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顧竣書曰：朱傅之三世叛兵，一旦居荆州青油帳下，作謝宣明面見，向使齋帥以長刀引吾下，辱於吾何？存政恐向奴，羅漢耳。其年坐奪人妻為妻免官。大明元年，起為東陽太守。明年，遷吳興太守。何遜嘗索云：參佐時望，瑞大怨曰：我於時望，何參佐之有？遂與遜絕。及為吏部尚書，意彌憤。憤，族叔秀之為丹陽尹，瑞又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遂居留安東，處朝廷不為多士。其年疽發背，何遜亦發背，瑞疾已篤，聞僅亡。惟躍呼於足，亦卒。宋書別傳

情之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時將山廟中有佳牛，好馬，情之並奪取之。宋書毛伯子常自於陰藉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耳。宣明之德不足數也。連御史中丞，滋職勤恪，有匪躬之稱。立朝正色，內外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誇獎。或延及祖，稱示其切直，又頗離嘲戲，故世人以此非之。宋書伯子傳

卷上

三六

祖子萬，字元寶，亦用才學自顯。世祖初為晉陵太守，坐於郡立華林園，置主書主衣下，獄免。宋書伯子傳

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削士人崇敬。英之敬，把義恭，悉遣人伐，既父老，莫不歎息。宋書武

延之好酒，疎誕，每犯權要，恭思皇后，葬應須百宮，劉湛取義熙元年除身，以延之兼持邑吏，送札延之，醉投札於地，曰：願延之未能事生，焉能事死？宋書延之傳

當於太祖坐論江左人物，言及顧榮，哀淑謂觀之曰：卿南人，怯懦，豈作賊觀之正色？曰：卿乃復以忠義笑人，淑有愧色。宋書顧

若厥其區，字者可來，平城屠我，往揚州，位且可得，其土地信人，謂換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贈，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並樂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暇水土，禁自可廢。宋書索

燕登，卿山見秦始皇刻石，使人排倒之。宋書索

魏傳

羨之起自布衣，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府卿朝野推服，咸謂有軍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願工弄琴，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傳亮，亮常言徐公晚為事，安其同。宋書徐

臨初為荆州，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諸從叔光祿大夫澹別澹，時年，答曰：三十三澹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臨有愧色。宋書澹

虞嘯父為征東將軍，會稽內史，奉恭初求為府司馬，不得及，帝定桓範以李恭為內史，使覆封板，拜授李恭，相值李恭便舟夜還，到即叩扉告嘯父，并令掃拂，別處即使入，即嘯父本為桓玄所憐，聞玄臨喪，懼開門請罪，李恭慰勉使且安，所住明且乃移。宋書李恭傳

與宗每陳選事法，與尚之，憲輒點定，曰：換僅有在，若與宗於朝堂謂義恭及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而選舉密事，多被刪改，復非公輩，亦不知是何天子，愈。宋書宗

會稽內史劉懷敬之，即送者，傾京師，惠亦造別，遷過從弟，球，球問曰：向何所見，惠曰：惟覺即時逢人耳。宋書王

卷上

三七

君家氏人，甚相忿怨，云：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此李未伯，傳亦。宋書

承天素好弄，恭願用，府事太祖，賜以局子，承天奉表陳謝，上答局子之賜，何必非飲武之金，和承天又能彈箏，上又賜銀裝第一面。宋書何

湛初入朝，委任甚重，日夕引接，恩禮稠縷，每入雲龍門，御者便解，駕左右及羽儀，意分畿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至晚，即驅，義康，後樂朝廷上意，雖內難而接，遇不次，上嘗謂所親曰：劉班初自西還，吾與語，常看日早晚，慮其當去，比入吾亦看日早晚，慮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云班也。宋書劉

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怒至，段以菜，值業許，謂客曰：宗軍人，擅噉，飽而去，至是，業為怒，長史帶，業，即慰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宋書

劾妻殷氏，賜死於廷，臨死，謂獄丞江格曰：汝家骨肉相殘，當何以枉殺天下無罪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當以鸚鵡為后也。宋書二山傳

魏傳

曉便是相書誤耳其後故之為即則二州起之廣州景文豫州刺史宋書
僧達遠太子舍人坐屬疾於楊列橋觀鴨為有司所糾原不問宋書
太祖問廷之卿請于雖有御風對曰竣得臣董淵得臣文與得臣義謹得臣酒宋書

思話年十許歲未知書以博遊遊遂為事好騎屋棟打細腰鼓使暴耶莫不悉善
之自此折節數年中遂有令譽好書史善彈琴能騎射高祖一賜使以國器許之宋書

親事思為人使酒仗氣每醉輒日不醒俸額之間多所沒忽尤不能曲意權勢莫
不畏而疾之不治產業居常貧無有豐約未嘗關懷為二府長史與或陪事不呼
不敵辭不令去不致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蔽成云孔公
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世祖每欲引見先遣人現其醉醒太宗即
位親發兵反及吳善等東平會稽親窺於嶧山村村民縛送王晏晏謂之曰此事孔
璋之為無豫卿事可作首辭富相為中上親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委罪求活便是
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東關外臨死求酒曰此是平生所好求書孔

景文為司徒左長史坐婦不臨赴免官為侍中太子中庶子生與奉朝請毛海
因捕賊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宋書

初名慧開後改慧為惠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家雖貴感而居履簡素初為秘書郎著
作並名譽年少惠開意趣與人不同比肩或三年不共語外祖光祿大夫沛郡劉
成威之曰汝思感家子當應將迎時俗外內之歡如汝自業將無少傷多異以取
天下之疾患邪惠開曰人間宜相親相甚如惠旨但不幸狀介既見作凡人畫龍未
成故遂至於多忤耳宋書

思話素恭謹操行與惠開不同常以其峻異每加嫌棄及見惠開自解表自歎曰兒
子不孝與周即周旋理應如此杖之二百宋書
初惠開府錄事參軍到希微負蜀人責將百萬為貴主所制未得俱還惠開與希微
共事不厚以為隨其同上不能攜接得還意恥之殿中凡有馬六十匹悉以乞希微
償希微意趣不常皆如是先劉瑀為益州張說代之瑀去任凡所攜將佐有不樂反
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為張說作西門客邪惠開自蜀還資財二十餘
萬悉散施道路一無所留宋書

惠開素至是盛不得志寺內所住齋前有樹種花草甚美惠開悉剽除列種白楊
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發病歐血吐如肝肺者甚多宋書

向疎字奉仁小字彌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
邑千戶彌治身儉約不營室宇無園田商賈之業時人稱之彌書向

劉懷慎彭城人少謹慎質直以平廣固盧備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雖名位輕
機而恭恪愈至無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遜類如此以佐命
功進爵為侯增邑千戶景平元年特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宋書
恭祖懷慎少好騎射為武帝所知追論半城之功賜爵都鄉侯高祖北伐水軍入
秦虜於半城又攻別處要見之高祖人贊與士項崇榮祖為人輕財重義善撫將士
然性偏險福臨顯失士君子之心領軍將軍謝靈運深接待之廢立之際要榮祖固辭
獲免及晦出鎮荆楚欲請為南蠻校尉榮祖又固止之其年冬卒宋書
亮懷慎弟也北伐南討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歷梁益二州刺史在任

康儉不營財貨所餘公祿悉以還宮太宗嘉之下詔獲美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造欲
至長生泰豫元年樂成服後尸解宋書

元顯驕姪縱肆虐下化之敬宣每預燕會未嘗飲酒調戲之來無所酬答元顯甚不
說高祖數引與遊宴恩款周洽存除宣城內史宣城多山縣郡舊立宅以供府郡費
府前人多發調工巧造作器物敬宣到郡悉罷私宅唯伐竹木治府舍而已宋書
恩自從征許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不避艱險凡百餘戰身被重創高
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
交恩益自謙與人語常呼官位而自稱為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眾咸親附之
宋書

弘微本名密犯所繼內諱故以字行童幼時精神端審時然後言所繼叔父混名知
人見而異之謂思弘微曰此兒深中夙成佳器有子如此足矣年十歲出繼義
熙初襲峻爵建昌縣侯弘微家素貧儉而所繼豐泰唯受書數千卷國史數人而已
遺財祿秩一不聞操泥聞而驚歎謂國即中令添凱之曰建昌國祿本應與北舍共
之國侯既不措意今可依常分送弘微重違混言乃少有所受太祖即位為黃門侍

詔與王季王官首服景仁劉渚等號曰五臣遂尚書文部郎冬預機密專轉右街將軍請改史臣佐委弘微選居身清約器服不華而飲食法亦盡其豐美六年東宮始建領中庶子又再加待中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推籠園讓不拜乃聽解中庶子每有獻饗及輪時事必手書呈單人莫之知上以弘微能營膳蓋嘗就求食弘微與親故經營既進之後親人間上所仰弘微不答別以餘語酬之時人比漢世孔光八年秋有疾解右衛領太子右衛率選家議欲解弘微侍中以奉加吏部尚書固陳疾篤得免九年東鄉君亮公私戚謂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取自以私祿營葬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二封書須劉領軍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書皆是大祖手親上甚痛惜之使二衛千人營葬事追贈太子莊別有傳弘微傳

宋項 卷上

四十三

克林也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愆一無所取衣襟蕭然文帝甚嘉之愆有佳牛堪進御官賈不肯畜坐免官明年復職愆傳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無所營而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曹得錢二萬送還元景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咳爾乃復賣菜以取錢奪百姓之利邪以錢乞守園人元景傳遂使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折留使祿二百八十萬付梁州鎮庫此外蕭然秀之野華風和而心力堅正上以其位官清潔家無餘財賜錢二十萬布三百匹宋書劉時郡縣田稼甚種為斷此前去官奉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奉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宋書長之初發京師親或或以器物贈別得便賦歸後歸悉以還之中書省直夜位耶宋書不悔閑室宋書

東之為山陰令以在縣有能遂補新安太守元嘉十二年轉在臨海並以簡約見稱所得祿秩悉散之親故妻子常飢寒人有勸其營田者東之曰正色曰食祿之家豈可與農人競利在朝作書案一枚及去官留以付庫宋書東之傳東之在官嘗亦宋書東之之風采過甚宋書東之相與共之宋書東之在官嘗亦宋書東之相與共之宋書東之在官嘗亦宋書東之相與共之宋書

東當權選求方伯東曰我在用汝作州於豈望不足遂曰當貴時則云不可相離從坐之曰為得免不至是果死宋書

為為侍中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僊居門下父子故處權要世祖即位遂無改親過隆密有加舊臣轉吏部尚書尚之去還未五載僊復襲其位世以為崇侍中願坳至是始貴與僊俱在門下以文義實會相得甚歡自謂任過隆密宜居重而位宋書

不自安遂發心悖病意慮卒併上表解職告誓不仕宋書華性尚物不欲人在己前自羨之等吏權日夜構之於太極每開居諷誦王策宋書登樓賦曰冀王道之一平假高術而助出入逢羨之等每切齒嘗嘔歎曰當見太平宋書

宋 項 卷上

四十四

時不及至弘輔政而弟曇首為太祖所任與華相埒華嘗謂己力用不盡每歎思曰宰相須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宋書曇首無幹局而天下皆信焉宋書華之見意在前榮也忘後富矣其才亦華之流也然華不承其才而承其力用宋書華之見意在前榮也忘後富矣其才亦華之流也然華不承其才而承其力用宋書華之見意在前榮也忘後富矣其才亦華之流也然華不承其才而承其力用宋書劉湛與景仁素善曾被過於高祖俱以宰相許之湛尚居外任會王弘奉雲會相像宋書元景仁引湛還朝其來政事湛既入以景仁位過本不踰也而一旦居辭意甚憤憤宋書知太祖信使景仁不可移奪乃深結司徒彭城王義康欲倚宰相之重以傾之義康宋書納湛言毀景仁於太祖太祖過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數引之令入便嗾人宋書演之子駿至黃門即通直散騎常侍世祖大明初生要引左右俞欣之訪評嚴省宋書內事又與弟西陽王文學勔忿閔不睦生徒始與勔勔免官禁錮宋書實運為性褊激多愆禮廢朝廷唯以文義處之不以應實相許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宋書

既不見知常懷憤懣廢王義真少好文籍與靈運情款異常少帝即位權在大臣
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羨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宋書謝靈運傳
義康家屬及港詣附錄潘相約勒無敢履履氏門港黨劉敬知父成未悟其構指
景仁求郡敬文遠往謝港曰老父悻悻遂就殷鑽干祿由敬文開淺上負生成合門
然懼無地自處敬文之奸殆無愧如此宋書劉

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出為始
安太守元嘉三年羨之等謀殺太子中庶子順之領步兵校尉賞
過甚厚延之好酒疎誕不能對酌當世見劉湛股景仁專當委任意有不平常云天
下之務當與天下共之豈一人之智所能獨了辭甚激揚每犯權要謂湛曰吾名罪
不升當由作卿家史湛甚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宋書劉

義真輕動無他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高宰相徐羨之等仗范雲從容戒之
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溢海魏文帝云鮮能以名節自立者宋書王
廢帝年已漸長欲有所為法與每相禁制每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耶帝意
稍不能平所愛幸閹人華願兒有威寵賜與金帛無算法與常加威滅願兒甚恨之
宋項語 卷上 四十四

帝常使願兒出入帝里察風語而道路之言謂法與為真天子帝為應天子宋書
之誤謂星柱曰通鑑考異云宋廢帝字意肩願兒因此告帝曰外間云宮中有兩
天子官是一人宋書 法與與是一人宋書
天子官是一人 法與與是一人

儉素
宋臺既建有司奏東西堂施局脚牀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牀釘用鐵宋書武帝
孝武大明中壞上所居陰室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郭壁上葛燈
籠麻繩拂侍中表頭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不答獨曰田舍翁得此以為過矣宋書

王健平世簡王身食不逾一肉器用瓦素時有獻鍍玉器王顧謂何昌胤曰我持此
安所用哉乃謝而反之宋書王健平傳
慶之每朝賀常乘豬鼻無懷車左右從者不過三五人騎馬履行園田政一人視馬
而已每晨乘蓬車或時無人過之者不知三公也及加三望車宋書
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時與馬成三無人則與馬成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及
賜几杖並固讓宋書

觀性真素不尚矯飾過得實玩服用不疑而他物廢終不改易時吳郡顧覽之亦
尚儉素衣裳器服皆擇其陋者宋世言清約稱此二人先是度儉之為御史中丞性
豪麗服玩甚華觀代之衣冠器用莫不盡其備今史並三吳富人成有輕之之意
觀道首緩帶風貌清麗皆重述屏氣其敢欺犯宋書

宋項語 卷上 四十五

宋項語卷上終

宋項括卷下

宋書

時經略淮軍旅不怠荒弊積久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日料祿奉而上倉費過度務為彫侈每所造制必為正御三十刻御次御又各三十須一物輒造九十枚天下

雖每存約檢而朝夕所須最為過豐自此以外一毫不以負公儲之儲

初毅家在京口貧約過常嘗與鄉曲士大夫往東堂共射時悅為司徒右長史更至京要府州僚佐共出東堂毅已先至遣與悅相聞曰身久墮煥營一遊甚難若如

射如故悅府儀甚盛不及毅毅既不去悅甚不歡悅項不退毅又相聞曰身今年未得子意豈能以獲笑見患悅又不答復毅求都督江州上表解悅都督將軍官以

宋項括

卷下

宋書

義恭幼而明穎姿顏美麗高祖特所鍾愛諸子莫及也飲食艱臥常不離於側高祖為性儉約諸子食不過五碗然而義恭愛龍果常求須果食日中無飽得未曾嘗恣

以乞與傍人慶陵諸王未嘗敢求亦不得三五試

義恭涉獵文義而騎者不節即出鎮太祖與書誡之曰汝一月日自將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三五試

義恭領司徒相府年給錢二十萬它物倍此後何承天傳錢三十萬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太祖又別給錢年十萬明年又給錢十萬義恭性嗜不恆日時移愛

自始至終慶第宅與人遊飲意好亦多不終而身修無度不受財幣左右親幸者一日乞與或至一二百萬小有忤意輒追奪之大明時嘗供豐厚而用常不足除市百姓物無錢可遺民有通解求錢者輒題復作原字三五試

劉毅當鎮江陵高祖會於江寧朝士畢集毅素好播弄於是會戲高祖與毅戲局各得其平積錢隱人毅呼高祖併之先擲得難高祖甚不說良久乃答之四生傾騰既

擲五子盡黑毅意色大惡謂高祖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徒跪統牀大

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即若何為若無復甥舅之禮乎三五試

宋項括

宋書

幼文所莅會機家累千金女伎數十人絲竹晝夜不絕與沈勃孫超之居止接近常相從又與阮佃夫厚善佃夫死帝深疾之帝微行夜出輒在幼文門牆之間賸

其積管積久轉不能平於是自率宿衛兵誅幼文勃超之等宋書

置僅部六千餘人不言言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

嗽甘款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

宋項括

卷下

宋書

魯國孔照先博學有縱橫才志文史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

久不得諱初照先父照之為廣州刺史以賦貨得罪下廷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係

持之故得免及義康被黜照先密懷報怨欲要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義意志

相識乃傾身事照與之結厚照先梅嶺南遺財家甚富足始與照諸弟共博故為

相識乃物輸之綜等諸年少既慶得物遂日夕往來情愈稍款綜乃引照先與照為

舉又與照照先故為不敵前後輸舉物甚多舉既利其財實又愛其文藝照先素有

詞辯盡心事之舉遂相與異常申美逆之妙宋書

收舉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亦盛飾母住止單陋唯有一廚威權稱弟子冬無

高超

宋書

濕之善於尺牘音辭流暢貴戚豪家產業甚厚室宇園池貴遊莫及俊樂之妙冠絕

一時門生千餘人皆三吳富人之子姿質端妍衣服鮮麗每出入行遊塗巷盈滿泥

雨印悉以後車載之太祖嫌其侈縱每以為言時安成公何勛無忌之子也臨汝公

孟靈休相之子也並各奢愛與湛之共以有膳器服車馬相尚京邑為之語曰安成

食臨汝飾湛之二事之美兼於何孟宋書

個夫權極亞於人主宅舍園池諸王却第莫及妓女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

之飾宮掖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於宅內開滸東出十許里塘

岸整潔汎輕船奏女樂中書舍人劉休官詣之值佃夫出行中路相遇要休同反就

席便命施詭一時珍羞莫不畢備凡諸火劍並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當作數

十人饌以待賓客故遣次使辦類皆如此雖晉世王石不能過也宋書

高超

少靖無競於人尤長練書隆安中朝廷漸亂欣優遊私門不復仕進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放書常辭不奉命元顯怒乃以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焉欣嘗詣領軍將軍謝澹混排席股股然後見之時混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察見乎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宋 謝 詩

卷下

敬弘我不能為桓氏贊塔乃遣別船送妻往江陵妻在桓氏彌年不迎山即無事恣其遊逸累日不留意甚好之轉南平太守去官居作塘縣界玄輔政及篡位廢名不

宋 謝 詩

卷下

子恢之被名為祕書即敬弘為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祕書有限故有魏朝請無限故無魏吾欲使汝處於不競之地太祖嘉而許之敬弘見兒孫廢中不遇一再相見

凱宿衣悉祿和飲酒醉脚凱以臥其履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其去體謂凱曰蘇定奇温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傷感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冠為衣冠所重蔡與宗為會稽太守餉百年妻未百解百年妻遺婢詣門奉辭因與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宋書隱

好衣

瑞時性後物獲而不欲人居已上時潘征北府行參軍其郡願遷輕薄而有才能潘待之甚厚深言密事皆與之瑞乃折節事潘深布情款家內婦女閑事言語所不得至者莫不倒駕備說遂以瑞與之款盡深相感信潘所言密事悉以語瑞瑞與潘共進射堂下瑞忽顧左右索單衣暢適問其所以瑞曰公以家人待卿相與言無所隱而卿於外宣洩致使人無不知我公克瑞時潘別何得不感因而白之潘大怒啟太祖徙遷廣州宋書別

伯符子倫尚文帝第四女海鹽公主初始與王潘以潘妃之寵故得出入後宮遂與公主私通及潘傳入宮而怒肆爭持舉引絕帳帶事上聞有詔離離殺主所生將美人倫之傳

宋瑣語

卷下

五

乘弟逃時與嫡母殷養女雲數私通殷每禁之殷養病年未大發口鼻流血疑逃潛加毒害為有司所糾世祖從之始安凱永光中得還兄東既死齊王遣誅之逃人才甚凡自諱名常對賓客曰孝武無道枉我殺母其頑駭若此宋書宗初賊賈陰有異志以義宣凡弱易可傾移欲假手為亂以成其奸自襄陽往江陵見義宣便盜禮幣在質傳及至江州每密信說義宣義宣陰納質言而世祖聞庭無權與義宣語女注亂義宣因此發怒密治舟甲克孝建元年秋冬舉兵宋書武初僧達為太子洗馬在東宮愛念軍人朱靈寶及出為宣城靈寶已長僧達詐列死亡寄宣城左水之籍注以為己子改名元序賊太祖以為武陵國典術令又以補竟陵國典書令建平國中將軍孝建元年春事發又加禁錮僧達族子穠年少美姿容僧達與之私款確殺父休為永嘉太守當將確之郡僧達欲逼留之確知其意避不復從僧達大怒潛於所住屋後作大坑欲誘確來別因殺而埋之從弟僧虔知其謀禁呵乃止御史中丞劉瑛奏請收治上不許宋書王上不欲威柄在人親監庶務前後領選者唯奉行文書師伯弄情獨斷奏無不可時分置二選宋書王陳即謝莊琅邪王靈生並為吏部尚書師伯子舉國

夜寒人振命為公車令上以奇寶品不當使東市買丞以蔡道惠代之令史潘道橋請道惠願禱之元從夫任濟之石道兒黃難周公選等抑道惠勅使奇先到公車不施行奇東市買丞事師伯生以子領職莊靈生免官道橋道惠葉和禱之等六人靴杖一百宋書師伯師伯生以子領職莊靈生免官道橋道惠葉和禱之等六人靴杖一百宋書師伯師伯生以子領職莊靈生免官道橋道惠葉和禱之等六人靴杖一百宋書師伯

元凶幼字休遠文帝長子也帝即位後生幼時上猶在掖殿故秘之三年閏正月方云幼生自前代以來未有人君即位後皇后生太子唯體帝已既踐阼正妃生純至是又有幼而宋書二

有女巫嚴道育本吳興人夫為劫生沒入吳宮幼婦東陽公主應閭婢也宋書文傳女不王鸚鵡白公主道育通靈有其術主乃白上託云善醫帝時內宮諸氣求名入見許道育既入自言服食主及幼竝信感之號曰天師後遂為巫蠱以五人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東陽主有奴陳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預巫蠱事東陽主鸚鵡應出婦幼處言語難密與潘謀之乃嫁鸚鵡與沈懷遠為妻宋書二

清賞 出為南兖州刺史善於為政感惠並行廣陵城舊有高樓遊之更加修葺南望鍾山城北有陂澤水物豐饒湛之更起風亭月觀吹臺琴室果竹繁茂花藥成行招集文士盡游玩之道一時之盛也宋書徐

宋瑣語

卷下

六

先也宋書沈 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嶽中道有磐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開宋書蕭 戴曠字仲若臨郡鉅人也父遠兄勃竝隱避有高名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遊之因留居止桐廬傳述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為築壘石引水植林開湖少時繁盛有若自然衡陽王義季鎮京口長史張印與曠姻迎來止黃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間甚美曠憇於此湖義季出從之慈顯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竝新聲慶曲其三調遊絃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太祖每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中當無戴公山也宋書曠

崇炳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母同郡師氏聰辨有學義教授諸子高祖研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遊山水往來輒忘歸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

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南登衡山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嘆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偏視唯當澄懷觀道以遊之凡所遊處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眾山皆響

孔淳之字彥濟魯郡魯人也少有高尚愛好清籍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雲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雲歎曰細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反不告以姓與微士

戴麟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為人外之遊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會稽太守謝方明苦累入郎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無徑唯牀上有數卷書元嘉初復徵為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家人莫知所之

遂王有中州自稱曰魏號年天賜九年治代郡秦乾縣之平城北有沙溝立學官置尚書曹開道武烈頗有學問天文其俗以四月祠天六月末率大眾至陰山謂之祁霜陰山去平城六百里深遠統樹木霜雪未嘗釋蓋欲以暖氣御寒也

山上豐水泉煮土成鹽宋書地理志此自製也

鎮惡性命既破朱襄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至江陵休之已平高祖怒不時見之鎮惡笑曰但令我一見公無憂矣高祖存登城喚鎮惡鎮惡為人強辯有口機隨宜酬應高祖乃釋及北伐鎮惡須臾長安是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

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時有白高祖以鎮惡既克長安藏姚泓偽策為有異志高祖密遣人覘望所在泓策飾以金銀鎮惡悉剝而棄策於垣側高祖聞之乃安

印坐在離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上後為吳興太守卒

進爵高祖曰簡伯即臨終遺命祭以菜果羊鹿為精中諸子從焉

炳之為人遠志而不耐煩嘗客于折非理者忿形於辭素無術學不為東望所推領遂既不釋眾論又頗通貨賄炳之請急遂家吏部令史錢泰主客令史周伯齋出炳之宅語泰能彈琵琶伯齋善歌炳之因留停宿尚書制令史語泰不得宿

伴外雖有八座亦不許為有司所奏上於炳之素厚將怒之召問尚書右僕射何尚之尚之具陳炳之得失又密奏曰炳之呼二令史出宿令史語都令史駱宰宰云不通吏部曹亦成不可令史具向炳之說不得停之愈炳之了不聽孔萬祀居

左丞之局不念相當語駱宰云炳之貴矣其他尚書身政可得無言耳又云不蘇不驚不成姑公敢作此言亦為異也太祖猶優游之使尚之更陳其意尚之乃備言炳之愆過曰虞秀之門生事之異味珍春未嘗有之其外別前豈可具詳炳之門中不

問大小誅求張幼緒幼緒轉無以堪命炳之先與劉德願殊惡德願自持琵琶其精絕遠之使復款然市令威德進數百口材助營宅恐人知作虛買券劉道錫縣有所輸傾南俸之半劉難自謂得其力助事之如父夏中送甘鹿若新發於州國史運載

根拔無輒於道諸見人有物鮮或不求開劉道方有林使乞林見好燭照便復乞之又曰臣見劉伯齋大使慨炳之所行云有人送張幼緒幼緒語人吾難得一貽負三

十萬錢庚冲遠乃當送至新林見縛束猶未得解手荀萬秋嘗語炳之值一客姓夏俸主人問有好牛不云無問有好馬不云無政有佳驢耳炳之使答甚是所欲容出門遂與相聞索之劉道錫云是炳之所舉就道錫索嫁女具及祠器乃當百萬數

猶謂不能遂令史竟龍向臣說亦歎其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鏡四入舉乃勝細葛斗帳等物不可稱數在尚書中令奴酷却酒利其百十亦是立臺閣所無不審

少簡聖聽不恐仰傷日月之明臣竊為之歎患太祖乃可有司之奏免炳之官

幼好為文章善彈琴能圍碁而輕薄遂拜太宗泰始中時欲北討使幼選鄉里募人多受資財上怒下詔曰沈幼琴書藝業口有美稱而輕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過度妓女數十聲酣放縱無復刑限自恃與土豪比門義故會說士庶告索無已又

輒聽募將妻復還託注病遂有數百周旋門生競受財貨少者至萬多者千金以少考計贖物二百餘萬使宜明罰教法以正典刑故光祿大夫演之昔受深恩忠績在朝尋遠矜愍能無餘律可徒勃西垂令恩愆悔於是徙付涿州

承天昔在西典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清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徵赦承天與

尚書左丞謝元素不相善二人競伺二臺之遷素相糾奏太尉江夏王義恭歲給資費錢三十萬布五萬匹米七萬斛義恭素奢用常不充元嘉二十一年遷就尚書換明年資費而舊制出錢二十萬布五百匹以上竝應奏附元帳命議以錢二百萬給太尉事於元乃使令史取債射並頭命元時新除太尉諸議參案未拜為承天所糾上大怒遣元長歸田畝禁錮終身元時又舉承天賣交四百七十束與官屬求貴儀承天坐白衣領職承天何

休祐合嚼聚斂為西數州之蠹及拜徐州未及之任便徵動萬端暴瀆愈甚既每為民害不可復全宋書元九王傳按此明事論見建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在荆州刻所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有破折者悉刑罰不受民間懼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許未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宋書元九王傳按此明事論見建休祐素無才能強梁自用在荆州刻所多營財貨以短錢一百賦民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令微白若有破折者悉刑罰不受民間懼此米一升一百至時又不受米許未責錢凡諸求利皆悉如此

販穀酣歌博奕日夜不休大自矜過賓客到門都雁旬不得前宋書鄧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達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展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宋書鄧惠開妹當適桂陽王休範女又當適世祖子發達之資應須二十萬乃以為豫章內史聽其肆意展納由是在郡著貪暴之聲

起請 狗頭好積財物布在民所狗頭志煇燒券書一不收責餘舊業悉以委付諸弟宋書王雍州刺史張印以贖貨下廷尉事見將致大錢送上表陳印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太祖手詔納印通語于綜曰主上矜印夙誠將加曲恕吾所敢珍會故持見酬納耳若此疏違宜和則為優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印曰卿之獲免謝道有力焉宋書謝

劉湛義康外甥將行歎曰謝道唯勤吾進今進亡而湛存吾所以得罪也太祖亦曰謝道若存義康必不至此宋書謝得罪也太祖亦曰謝道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弘微口不言人短長而唯好臧否人物雖每言論弘微常以它語亂之弘微志在素官畏忌權寵每有厭替及論時事必手書焚單人莫之知宋書謝東卿君亮資財鉅萬弘微一無所取混女夫殷勤素好撝撝弘微不取財物乃濫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選戲畜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取或有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親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鄰之甚今

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專之使和今分多共少不至有起身死之後豈復見歸宋書謝元嘉初除尚書庫部郎時高流官序不為臺報智淵門孤援獨有此意甚不說固辭不肯拜智淵愛好文雅詞采清勝世祖深相知待恩禮冠絕上無私甚數多命奉臣立三人游集智淵常為其首同侶未及前輒獨蒙引進智淵每以越眾為慙未嘗有喜色每從遊幸與羣僚相隨見傳詔馳來知當呼召聲動愧慙形於容貌論者以此多之宋書江

太祖入奉大統上及議者皆疑不敢下案首與到房之從兄華固勸及印位謂雲首曰非宋昌獨見無以致此謝晦平後上欲封雲首等會燕集舉酒勸之因拊印林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時封詔已成出以示雲首雲首曰近日之事業難將成賴陛下英明速斷衛罪人斯我臣等雖得仰德天光敢其毫露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知陸下雖欲私固當如直史何上不能奪故封事遂寢宋書王景仁辭侍中表曰珠次之寵必歸益望喉膺之任非才莫處三省諸躬無以克荷豈可苟順甘榮不知進退太祖印位俄遣侍中時與侍中右衛將軍王華侍中驍騎將軍王曇首侍中劉湛四人竝時為侍中俱居門下皆以風力局輪冠冕一時同升之

美近代英及宋書

傳緯沈深有局度不以才能高人先是父嘗言與王華並為太祖所任華子時人才既劣位遇亦輕傳緯嘗謂中書侍郎蔡興宗曰弟名位應與新建齊趨至今日蓋由姻戚所致也新建都嗣之封也及為侍中時年二十九始與王潘當問其年傳緯自嫌委遠逡巡良久乃答其謙虛自退若此

元嘉末太祖頗以復事為念以傳緯年少方欲大相付託朝政小大皆與參焉會二凶巫蠱事池上獨先召傳緯具言之及將廢立使尋求前朝舊典於東宮夜饗將士僧緯密以啟附之又令撰漢魏以來廢諸王故事撰畢送與江湛徐湛之湛之欲立隨王拋江湛欲立南平王傑太祖欲立建平王宏議久不決擬妃即湛之女鑠妃即湛妹太祖謂僧緯曰諸人各為身計使無國家同憂者僧緯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不爾便應坦懷如初無煩疑論淮南云以石投水吳越之善沒取之事機雖密易致宣廢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上曰卿可謂能斷大事此事重不可不股勤三思且庶人始亡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僧緯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唯能裁弟不能裁兒上

默然江湛同侍坐出問謂僧緯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緯曰弟亦恨君不直及幼試選江湛在尚書上皆開變歎曰不用僧緯言以致如此幼既立委以事任頃之幼科檢太祖中箱及江湛家書疏得僧緯所啟聖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馬

初杜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家江左初為周顛蘇峻宅其後為袁悅宅又為章武王司馬秀宅皆以凶終後給賊善亦頗遇禱故世稱為凶地僧緯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造築未及居而敗

秀之弟道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澗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以秀之獨不動眾疑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兄欽之為朱齡石右軍參軍隨齡石敗沒秀之哀戚不歡宴者十年

瑯母孔氏時年百餘歲晉安帝隆安初琅邪王厥於吳中為亂以女為貞烈將誓志以女人為官媿又見以孔氏為司馬及孫恩亂後東土饑饉人相食孔氏散家糧以賑邑里得活者甚眾生子皆以孔為名

親之家門雍睦為州鄉所重五子約緝緝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親親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為吳郡誘緯曰我常不許汝出賣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

與汝交酬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為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緯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親之親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者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

魏之矣緯嘆歎曰魏書親弟道存從弟頗顯營產素二弟請做東遠親出渚迎之輜重十餘船皆足綵綺帳席之屬親見之偽喜謂曰我比困乏得此甚要因命上置岸側既而正色謂道存等曰汝輩承預士流何至還東作賈客邪命左右取火燒之燒盡乃去道存代親為後軍長史江夏內史時東土大旱都邑米貴一斗將百錢道存慮親甚乏遣吏載五百斛米餉之親呼吏謂之曰我在彼三載去官之日不辨有路糧二即至彼未幾那能使得此米邪可載米還彼吏曰自古以來無有載米上水者都下米貴乞於此貨之不聽吏乃載米而去

王弘之字方平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魯桓謙以為衛軍參軍時琅邪殷仲文遷姑熟祖送傾朝謙要弘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風馬不接無緣危從謙貴其言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郡枝江人也臨川王義慶衛陽王義季鎮江陵竝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種人或譏為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顛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凝之慕老萊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疑之悉嚴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薄笨車出市買野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罰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履笑曰僕者之已敗今家中禿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履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凝為秘書郎不說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惟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瞻絕人迹為小屋居之米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

其初字孟逸武陵漢壽人也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滂見而嘆曰此荆楚仙人也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

諧媚 誕結事元顯娶人張法勝故為元顯所寵元顯納妻誕為之親

元凶既立以世為侍中堂語時尚之為司空尚書令偃居門下父子並處權要時
為寒心而尚之及偃善攝機宜曲得時與休仁何
休仁又說休祐云汝但作此法自足安我常乘許為家從來願得此加但試用看
有驗不休祐從之於是大有獻奉言多乖齊宋書文
前在會稽錄事參軍陳郡謝以臨任事休若時內外戒嚴普者務得沈居母喪被
起聲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並不知沈居惡常自稱孤子家乃懸榜宋書文
徐兖字長玉本名瑗後以與傅亮父同名改為爰爰密有憲理為高祖所知使辟善
事人能得人主微有願涉書傳尤悉朝儀元嘉初使入侍左右預參顧問既長於附
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世委寄尤重朝廷大禮儀法非爰議不行雖
復當時碩學所解過人亦既不敢立異議所言亦不見從泰始三年詔曰景和侍儼
深相贊協苟敢偷存固顧節義任算設數既合人主啟曜森矯所志必從故歷事七
朝白首全貴宋書恩
改元嘉三十年為太初元年初使蕭斌作詔斌辭以不為乃使侍中王僧綽為之使
改元為太初初蕭斌道青所定詔曰舊論年改元初以問僧綽僧綽曰昔惠帝即位
宋 項 語 卷下 十三
便改元太子即惠帝也改元為永始皇始喜而從之宋書二
以華迎將侯神像於宮內啟願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郡王食邑萬戶加節鉞蘇
侯為驃騎將軍使南平王綽為祝文罪狀世祖神於宮內宋書二世祖年律律說所請假
尋請方逆命休仁總統諸軍初行與蘇侯神結為兄弟以求神助宋書二
傀異
明帝泰始二年五月丙午南琅邪臨沂黃城山道士盛道度堂座一柱自然夜光照
室內此木失其性也或云木腐自光宋書五
後廢帝元徽四年義熙魯陵二郡並有霹靂擊地如青石草木焦死宋書五
吳孫休也烏程民有得困疾及差能以響言者言於此而聞於彼自其所聽之不覺
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人對言不覺聲之自遠來也聲之所往隨其所向遠者不
過千數里其鄰人有責息於外歷年不達乃使之使為責讓讓以福禍負物者以為
鬼神即傾倒并之其人亦不自知所以然也宋書五
魏世起安世廢晉武帝復居之安也武帝字也 桓玄出鎮南州立齋名曰婚龍後

劉毅居此齋婚龍殺小字也 司馬道子於東府造土山名曰望秀山無幾而孫恩
作亂再踐會稽會稽子所封靈秀恩之字也宋書五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彭越及暨皆化為魚甚眾覆野大食稻為災 宋孝武大明
七年春太湖蓬忽多鼠其年夏水至悉變成鯨魚民人一日取縛得三五十斛明年
大饑宋書五
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嵩為異色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嵩南以某日死周南
不應鼠還穴後至期更冠帽早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斯須更
出語如向日適欲日中鼠入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
我復何道言絕顯厥而死即失衣冠取視俱如常眾宋書五
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青州城南地遠望見地中如人有影人馬百物皆見影中積
年乃滅宋書五行志五 齊史北天宮書齊城氣表積土氣成吉則比蓋皆
迎視則無此類齊州有地城 水影益亦此類齊州有地城
晉惠帝元熙元年五月范陽地然可以驚宋書五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杞早先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當就母乳遂見神光少得
就視宋書五
石虎末大武殿所圍賢人像人頭忽悉縮入肩中宋書五
晉安帝義熙七年無錫人趙耒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鬚鬚蔚然三日而死宋書五
文帝袁皇后亡後常有小小靈應沈美人奉太祖所幸也常以非罪見詔賜賜死從
后昔所住後音殿前度此殿有五間自后崩後常閉美人至殿前流涕大言曰今日
無罪就死先后若有靈當知之殿諸窗戶應聲豁然開職掌遽白太祖太祖驚往視
之美人乃得釋宋書后
羨之年少時嘗有一人來謂之曰我是汝祖羨之因起拜之此人曰汝有貴相而有
大厄可以錢二十八文置宅四角可以免災過此可位極人臣羨之隨親之縣住
在縣內嘗暫出而賊自後破縣縣內人無免者難犬亦盡唯羨之在外後全隨從兄
履之為臨海樂安縣當行經山中見黑龍長丈餘頭有角前兩足皆具無後足曳尾
而行宋書羨
亮在梁州忽服食修道士長生迎武當山道士孫道胤令合仙藥至孟州恭豫元
年樂始而末出大毒孫不聽亮服亮告欲服平旦開城門取并華水服至食鼓後

心動如刺中開便絕後人逢見乘白馬將數十人出關西行共語分明此乃道家所謂尸解者也

仲德年十七與兄散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於中谷仲德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經大澤不能前因臥林中忽有青衣童兒騎牛行見仲德問曰食未仲德告飢兒去頃之復來攜食與之仲德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不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

許聖乃免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卒諡桓侯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微索疾臨起病遂甚時有一長鬼寄司馬文宣家云受道殺弘微弘微疾增

告文宣弘微既死與文宣分別而去

休若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結之狀如狂病自云為塗步郎所使去三月中忽云神語道巴陵王應作天子汝使巴陵王密知之

於是師便訪覓休若左右人不能得求宮典書姓何者相識數去來語師云我已為汝語巴陵左右適因達巴陵巴陵具知云吳聲但聽

久常憂之忽一旦乳汁驚出母號泣告家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吾兒其不利乎復問至脩之果以此日陷沒

嘉其守節以為侍中妻以宗室女脩之潛謀南歸妻疑之每流涕問其意脩之深嘉其義竟不告也

龍城脩之奔時魏屢伐弘或說弘遣脩之歸求救遂遣之沉海至東萊遇猛風棹折垂以長索船乃復正海即望見飛鳥知其近岸須臾至東萊

玄讓圍滑臺積旬不克及拓跋粲軍至乃奔遼東下散亡略盡蕭斌將斬之沈慶之固諫乃止初玄讓始將見殺夢人告曰請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覽誦之符千遍明日

將所誦之不散忽傳呼停刑遣代守城

於王師見

說遷鎮廣陵入城街風暴起揚塵晝晦又中夜聞生有赤光照室見者莫不怪愕左

右侍監中夢人告之曰官須變為精既覺已天昏如此者數十人疑其怪懼

大明六年制沙門致敬人主

帝嘗行至下邳遇一沙門沙門曰江表尋當長亂社之必君也帝患手創積年沙門

出懷中黃散一裹與帝曰此創難治非此藥不能廖也倏忽不見沙門所在以散傳

黃全一餅

劉粹字道深少有志輪太祖即遷雍州刺史襄陽新野二郡太守在任簡從

趙廣本以諂詐聚兵城下不見飛龍

乃將三千人及羽儀詐其眾云迎飛龍至陽泉寺中謂道人程道養曰但自言是飛

龍則坐享富貴若不從即日使斬道養

數遣江貝王義恭撰軍記室參軍義恭就文帝求一學義沙門會數赴假還江

起為光祿勳與晉安王子勳同逃軍敗見殺

敬宣字萬壽八歲喪母晝夜號泣四月八日敬宣見眾人灌佛乃下頭上金鏡以為

母灌因悲泣不自勝輔國將軍桓胤數息謂年之曰卿此兒既為家之孝子必為國

之忠臣

被掩殺之凡此

先是與宗納何后寺尼智如為姦姦貌甚美有名京師連車已去而師伯密遣人訪

之潛往載取與宗迎人不覺及與宗被掩論者云由師伯伯其病之法與等既

不欲以徒大巨為名師伯又欲止息物議由此停行宗師

凡曜平弘微疏食積時衰感過禮服雖除猶不吸魚肉沙門釋慧琳詣弘微與

之共食猶獨食慧琳曰禮禮素既多疾項者肌色微瘦即吉之後猶未復膳若以

無益傷生立所望於得理弘微答曰衣冠之覺禮不可斷在心之哀實未能已遂廢

食感明敏不自勝弘微少孤事兄如父兄友移之至舉世莫及也弘微

秦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而立秋恒精舍弘微

我其聰明受文義而輕動無德業與陳郡謝靈運琅琊顏延之慧琳道人並周旋莫

常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徐羨之等嫌義真與靈運

延之雖押過甚故使范靈從容戒之義真曰靈運空疎延之臨海魏文帝云解能以

名節自立者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恰實故與之遊耳將之鎮列部伍於東府既

既有國義真所乘船草不及母孫修儀所乘者義真與靈運延之慧琳等共視

疑由此得免王華

道產弟道錫廣州刺史坐乘舉出城行與阿尼同載為有司所糾對道

山居賦自注云自弱齡奉法故得免殺生之事道錫

太守孟顛事佛精懇而為靈運所輕嘗謂顛曰得道應須慧業文人生天當在靈運

前成佛必在靈運後顛深恨此言顛

上又遣沙門釋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道理不慧琳恨公不讀數百卷書太子

居事范基等謀反事連義康免為庶人徙付安成郡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

長書發書數日前代乃有此我得非為宜也二十八年正月遣中書舍人嚴龍齋

賜死義康不肯服藥曰佛教自絕不復得人身使隨宜見處分乃以被掩殺之義康

義空白首美鬚眉長七尺五寸腰帶十圍多蓄鬚髮後房十餘尼數百男女三十

人武二王

有法略道人先為義康所供養粗疏知律又有王國寺法淨尼亦出入義康家內嘗

感激甚恩親相擁抱並與照光往來使法略罷逐本姓孫改名景玄以為贖質寧遠

參軍照光善於治病兼能於脫法淨尼林夫許權領隊在宿衛殿宿嘗有病因法

淨尼就照光乞治為合湯一劑輝疾即瘳權自往酬謝因成周旋照光以權贈幹可

施深相待結因告逆謀權許為內應法淨

基常謂死者神滿欲著無鬼論至是與徐湛之書而當相訟地下其謬亂如此又語

人寄語何僕射天下決無佛鬼若有靈自當相報法淨

將有沙門釋慧休善屬文辭采綺黠湛之與之甚厚世祖命使道俗本姓湛位至揚

州從事史湛

廣興佛得圖取金像以為大鈎施之街車端以牽樓堞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頗

設奇以應之湛

沙門釋慧琳以才學為太祖所賞愛每召見常升御榻延之甚疾馬因醉白上曰昔

同子參乘袁紇正色此三台之坐豈可使刑餘居之上變色湛

彼之將發江陵使沙門釋僧榮筮之曰不至京邑當自荊州回還意甚不悅湛

少好學善屬文性好鷹犬與閩里少年相馳逐又躬自屠牛義慶聞如此湛

女今周旋沙門慧觀造而觀之僧達陳書滿序與論文善慧觀酬答不暇深稱美湛

啟求徐州上不許以為英郡太守善戲五遺僧達猶不得意英郡西臺寺多富沙門

僧達求須不稱意乃遣主簿顧瞻率門表劫寺內沙門竺法瑛得數百萬湛

僧達一夕命取髮取髮所數蓋僧觀也湛

先是南彭城著錄民高闡沙門釋曇持道方等共相誑惑自言有鬼神龍鳳之瑞當

聞蕭鼓與林氏藍宏期等謀為亂湛

初沙門釋僧和租有學教誨誦曰貧道租見識記當有真人應符名稱次第屬在殿

下湛

初在護始將見護人告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既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

不聽忽傳呼停刑湛

亡命司馬順則稱營室近屬自號齊王聚眾謀梁郟城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

號安定王命秦觀之祖元明等。各據村也。以應順則。蕭思

大明二年。於氏無治。廣陵城。誠循行。有人於輿。揚聲大罵曰。大兵尋至。何以辛苦百

姓。誠執之。問其本。答曰。姓袁。名孫。家在金陵。天公去年。與道俱共。欲除此間。民

人。道佛苦。諫得止。大禍將至。何不立六慎門。設問六慎門。云何。答曰。古時有言。禍不

入六慎門。誠以其言。狂悖。故之。致也。

休範。素凡。諷少。知解。不為。諸凡。所。蓋。太。宗。常。指。左。右。人。謂。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

及。此。以。我。弟。故。生。使。富。貴。釋。氏。願。生。王。家。具。有。以。也。云。云。王。景。文。曰。休。範。人。才。不

世。祖。時。朗。上。書。云。自。釋。氏。流。教。其。來。有。漸。淵。檢。精。淵。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

然。習。慧。者。日。替。其。條。束。誠。者。月。繁。其。遠。遂。至。廢。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記。雜

卜。數。延。姝。滿。室。置。酒。淡。堂。寄。天。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存。而。猶。倚。靈。假。像。背。親

傲。君。欺。費。疾。老。廢。損。宮。也。是。乃。外。刑。之。所。不。容。幾。內。教。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

莫。不。糾。察。人。不。得。免。宜。其。鬼。賊。今。宜。申。嚴。佛。律。俾。重。國。令。其。賊。惡。顯。者。吞。息。皆。能。遠

除。則。隨。其。行。各。為。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蔬。衣。不。出。布。若。應。度。者

則。令。先。善。養。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疎。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

道。惑。眾。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米。而。稱。神。者。非。可。算。其。原。本。是。亂。男。女

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謀。為。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

淫。風。輒。以。之。而。甚。今。修。隄。以。止。買。園。百。聖。峻。山。以。右。居。靈。千。房。康。財。敬。俗。其。可。稱。限

鄧州行軍張沈。偽。竟。陵。太守。丘。景。先。開。變。形。為。沙。門。逃。走。追。擒。伏。誅。現

張。洽。屯。軍。上。鏡。縣。聞。劉。胡。賊。軍。副。鄒。陽。太守。曹。雲。欲。圖。之。許。云。得。鄧。琬。信。急。宜。諮。論

欲。因。此。斬。洽。淹。素。事。佛。方。禮。佛。不。得。時。還。雲。復。誣。云。捕。虎。借。大。鼓。及。仗。士。二。百。人。淹

信。而。與。之。墨。因。率。眾。入。山。饗。士。約。誓。揚。言。虎。走。城。鳴。鼓。大。呼。直。來。趣。城。門。守。備

悉。委。仗。觀。之。雲。率。眾。突。入。淹。正。禮。佛。開。難。走。出。因。斬。首。現

丁。父。艱。居。喪。有。孝。性。家。素。事。佛。凡。為。父。起。四。寺。南。岸。南。岡。下。名。曰。禪。岡。寺。西。河。舊。鄉

宅。名。曰。禪。鄉。寺。京。口。舊。亭。名。曰。禪。亭。寺。所。封。封。陽。縣。名。曰。禪。封。寺。謂。國。像。曰。封。林。蓋

鮮。而。兄。弟。甚。多。若。使。全。關。一。人。則。在。我。所。讓。若。使。人。人。等。分。又。事。可。悲。此。寺。眾。既。立

孝。建。元。年。世。祖。率。羣。臣。立。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慈。孫。別。與。黃。門。郎。張。澄。更。進。魚

肉。食。尚。書。令。何。尚。之。奉。法。素。謹。密。以。白。世。祖。世。祖。使。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

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遂。特。善。其。事。騎。亦。朱。馬。宋。世。子。鑄。丈。六。銅。像。於。瓦。官。寺

既。成。面。瘦。工。人。不。能。治。乃。迎。顯。看。之。顯。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既。錯。減。臂。胛。瘦。患

即。除。無。不。數。服。馬。馳。遠

炳。乃。下。入。廬。山。就。釋。慧。遠。考。專。文。義。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沈。炳。哀。之。過

甚。既。而。輒。哭。專。理。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加。未。易。可。遠。三。復。至。教。方。能

道。和。隱。遠

續。之。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道。遠。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

陽。三。隱。隱。遠

孔。浮。之。字。彥。深。魯。郡。魯。人。也。少。有。高。尚。愛。好。墳。籍。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遊

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遊。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數。曰。卿

想。人。外。王。孫。弘。等。共。為。人。外。之。遊。及。三。十。年。矣。今。乃。傾。蓋。於。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

浮。之。還。反。不。告。以。始。隱。遠。情。相。傳。云。加。卑。無。佛。性。林。上。有。數。卷。奇。元。氣

沈。道。度。受。琴。於。戴。遠。王。敬。弘。深。敬。之。郡。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園。菜。若。還

見。之。乃。自。逃。隱。待。竊。者。取。足。去。後。乃。出。人。拔。其。屋。後。筍。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常。以

摺。拾。自。資。同。居。者。爭。極。道。度。悉。以。所。得。與。之。爭。者。愧。而。後。每。爭。輒。云。勿。令。居。士。知。累

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為。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舉。家。感。勵。財。物。隨。送

雷。次。宗。字。仲。倫。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子。姪。書。曰。賢。於。弱。冠。遂。託。業。廬。山。建。事

釋。和。尚。於。時。師。友。淵。源。務。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排。於。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

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數。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聖。賢。之。業。樂。以

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良。朋。凋。索。隱。逸

關。康。之。字。伯。愉。嘗。就。沙。門。支。僧。納。學。妙。盡。其。能。隱。遠

善。與。太。祖。書。曰。取。彼。亦。須。我。兵。亦。此。有。能。祝。嬰。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案。佛。傳。地

西。南。夷。阿。羅。離。國。阿。羅。離。國。聖。達。國。聖。達。國。聖。達。國。師。子。國。天。竺。迦。那。國。蘇。摩。摩。國

斤。危。利。國。婆。塞。國。並。遣。使。貢。獻。凡。此。諸。國。皆。佛。道。通。自。後。漢。明。帝。法。始。東。流。自

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庶民莫不歸心經誥充積訓義深遠別為一家之學
馬元嘉十二年丹陽尹蕭養之奏曰佛化被於中國已歷四代形像塔寺所在千數
進可以繁心退足以招勸而自頃以來情敬淳和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
宇額他皆異之脩而各務造新以相誇尚甲第顯宅於茲殆盡材竹銅綠糜損無極
無關神祇有累人禁建中越制宜加裁檢不為之防流道未息世祖請自今以
後有欲鑄銅像者悉詣臺自開興造塔寺精舍皆先詣在所二十石道靜即休事列
言本州須許報後就功其有輒造寺舍者皆依不承用詔書律銅定林苑悉沒入
官詔可又沙汰沙門罷道者數百人世祖大明二年有雲棲道人與羌人高閻謀反
上因是下詔曰佛法亂俗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敷而專成道教加森心頻發凶狀
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
自非誠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如此制竟不能行先是晉世
庾冰始創議欲使沙門敬王者後桓玄復述其義並不果行大明六年世祖使有司
奏曰臣聞蓬宇崇居非期宏峻季晚繁伙非止敬恭將以施張四維維制八萬故雖
儒法滋名墨條分至於崇觀殿上厥懸靡幾唯浮圖為教邊自龍堆反經提傳訓

宋 項 始

卷下

三十三

釋氏欲加擯斥太祖見論賞之元嘉中遂奪權要朝廷大事皆與謀焉賓客輻湊門車
常有數十兩四方贈賂相傾傾一時注考經及莊子遺篇文論傳於世又有慧
嚴慧遠道人竝住東安寺學行精整若道俗所推時顯揚寺多禪僧京師為之語曰
顯揚禪師東安談議世祖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來莫之
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大明中外國沙門摩訶衍告節有精理於京師多出新經勝義經尤見重內學
道有變服為尼逃匿東宮潛往京師又載以自隱或出止民張許家傳
初錢唐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踵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
警累世事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思傳其業警後事之隆安三年
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移夫璣之時在會稽思以為前部參軍
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
回踵執移夫及偽吳郡太守陸瓊之吳興太守丘悅並見害為首送京邑事見陸
安故事自外傳自外傳云高素為移夫所殺時年八十餘其子思傳亦為移夫所殺
明倫矣世祖世祖大明四年於中興寺設齋有一異僧來莫之識問其名答言名明慧從天安寺來忽然不見天下無此寺名乃改中興曰天安寺
初錢唐杜子恭通靈有道術東土豪家及京邑貴望踵事之為弟子執在三之敬
警累世事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思傳其業警後事之隆安三年
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三吳皆響應移夫璣之時在會稽思以為前部參軍
振武將軍餘姚令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恩為劉牢之所破輔國將軍高素於山陰
回踵執移夫及偽吳郡太守陸瓊之吳興太守丘悅並見害為首送京邑事見陸
安故事自外傳自外傳云高素為移夫所殺時年八十餘其子思傳亦為移夫所殺

宋 項 始

卷下

三十三

更啟其事類皆如此宣陽門民間謂之白門上以白門之名不祥甚諱之高書右丞
江謫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諸藉賴久之方釋宮內某忌尤甚移林治必
先祭土神及文士為文詞祝第如大祭嘗
於權靈殿上養驢數十頭所自乘馬養於御林側先是民間歌言謂太宗不男陳太
妃本李道兒妻道路之言或云道兒子也豈每出入去來常自稱劉純或自號李將
軍宋高祖時本紀
陳貴妃魏妙荀丹陽建康人屠家女也有姿色世祖迎入宮在路太后房內經二
三年再呼不見太后因言於上以賜太宗始有寵一年許衰歇以乞李道兒年
又迎還李廢帝故民中皆呼廢帝為李氏子廢帝後每自稱李將軍或自稱李純
廢帝失德太后每加勸警後漸不悅欲加配害已今太醫署藥左右人止之曰若行
此事官便應作孝子豈復得出入校擗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先是郡縣為封國者自史相政於國主稱臣去任便止至世祖孝建中始革此制為
下官致致河東王敬之嘗為南康相素輕世後敬之與世俱豫元會立坐色性嗜酒
謂敬之曰卿昔嘗見朕今不能見斟一盃酒乎敬之因數醉歌答之曰昔為汝作

臣今與汝比肩既不動汝酒亦不願汝年
邕所致嗜食瘡痂以為味似鯢魚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惠交瘡瘡如落牀上因取食
之靈休大驚答曰性之所嗜靈休瘡痂未落者悉被取以飽靈休既去靈休與何助
書曰劉龜向顧見噉遂舉體流血南康國史二百許人不問有罪無罪遂互與鞭
瘡痂常以給膳
弘從北征前鋒已平洛陽而未遣九錫弘街使還京師詔旨朝廷時劉穆之掌留任
而旨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
晦坐行軍封鎮西司馬南郡太守王華大封而封北海太守球旋免晦侍中
敬宜請以騎傍南山趣其後吳賊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
直至涪輪鎮惡所乘皆家衛小艇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漲渭而逃艦外不見有
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愕謂為神人見馬使以馬使此傳言此人空處
德願性嚴奉為世祖所仰侮上寵姬殷貴妃薨葬數日與羣臣至殿慶謂德願
曰卿聖貴妃若惡當加厚賞德願願應使就德願涕泗交流上甚悅以為為

州刺史又令醫術人奉志哭奠即志亦嗚咽他日有問志卿得此劇急流志時新
喪妻答曰我國時自更上安耶志潸潸善為辯諍上亦愛押之
倫之疎外戚責而以為自處性野拙人情世務多所不解久居方伯頗覺富感
入為獲靈實力不稱以為見賜光祿大夫范泰好戲謂曰司徒公缺必用汝若我
不言汝資地所任要是外戚高枝次第所至耳倫之大喜每載酒有詣泰
數小名查父即小名魏文帝感之曰查何如熟數曰果為百果之宗查何可
孝武宴朝醫術亦在知何偃因醉曰張暢佳奇才也與我宣作賦而卒無苟非奇
不安能致此暢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際帝曰何事相若初尚之為元山司空及義師
至新林曰人皆逃尚之父子共洗黃閣故暢以此譏之
興世居臨河自泉陽以下至於九道二十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當其門前水
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為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父仲子由興世致位
給事興世欲將往襄陽虎德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我難田舍老公樂聞鼓角可送
一耶行田時吹之興世恭謹更法焉等之曰此是太子鼓角非田舍老公所以興
世欲拜興世仲子謂曰汝術從太多先人必當驚怖興世減撤而後行
義奉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每為始興王清兄弟所戲弄清嘗謂義曰陸士衡
詩云營道無心其何意苦問父如此義奉曰下官初不識何忽見苦其庸塞可矣
類若此

義奉每月白米二斛錢一千并制豐暇肉
義奉奉嗜酒略少醒日太祖累加詰責附縱如初遂以成疾上又詔之曰吾飽嘗見
人斷酒無它嫌吸蓋是當時甘嗜固己之意耳
除著作佐郎撰國史承天年已老而諸佐姓名家年少穎川荀伯子謝之常呼為媿
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媿母何言邪
元嘉二十三年造玄武湖上破於湖中立方丈蓬萊麻洲三神山尚之固練乃此時
又造華林園並成暑役人工尚之又欲宜加休息上不許曰小人常自暴背此不足
為勞東宮何尚之傳
武運以乃補田舍

靈運幼便穎悟其異之謂親知曰我乃生瑛瑛那得生靈運

南郡王義宣生而古短潔於言論

義宣嘗治舟舟克孝建元秋冬舉兵

狂酒失旨其年正月便反遣府戶曹送版

兵向彭城美宣及賀狼俱起兵

奕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陸版義宣及賦質等

天子名義宜車騎職令補丞相賀平西朱令補車騎

湯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縣不聽過

初高祖微時貧隨過甚嘗自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等

作高祖既貴以此未付公主

劉暹得罪事連湛之太祖大怒將致大誅湛之憂懼無計

既見太祖因號哭下牀不復能臣妾之禮

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作此納不今日有一頓飽飯

湛之由此得全也

時廢帝狂悖無道其害羣公忌憚諸父

宗山陽王休祐形體肥壯常乃以竹籠盛而稱之以

為親玉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所畏憚故常錄以

為親玉休祐常以木槽盛飯內諸雜食攪合和合

內坑中和稍食置前令太宗以口就槽中食用之

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即日屠

必希問其故休仁曰侍皇太子生殺猶取其肝肺

專諸方應休仁統統諸軍隨宜應援中流平定

兄弟以承神助及事平太宗與休仁書曰此段殊得

長子幼字長壽年七歲諸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

即答曰草翁風必催東王之子也

佃夫推亞人主當值正且應合辨尚書奏還元會

高祖因宴集謂羣公曰我亦不始望不至此

對曰此所謂天命求之不可得推之不可知

與宗違尚書史部郎時尚書何惟漢忠上謂

可開門當之無所讓也

惠幼而美穎恬靜不交遊未嘗有雜事

談論鋒起文史閒發惠時相酬應言清理

誕曰惠後來秀令郎宗之美也兄賢願好

田為樂怒曰無田何由得食惠又曰亦復何

元嘉三年秋旱蝗上表曰災變雖小要有

臣所不敢諷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

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棄自竭卓茂去無

宜稔石不能言星不自儆春秋之旨所宜

宋臺建除御史中丞為儉友所憚淮之

職准之嘗作五言范泰嘲之曰卿唯解

相與世俱變此耳其所以為名者何

元嘉三年詔曰乃者權臣陵亂先亂基

事屈群醜命道繼志節不申感馬康至

代考其忠榮參進前殿宜加旌顯式揚

松之以世立私碑有平事覽生表陳之

以允應茲典大者道勳光遠世所宗推

用顯著數化所德惠訓融達錄所寄有

與華項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人非泰

預有臣臣必為建勳勒銘取信之實刊

善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殺其

議所許然後聽之庶可以防過無微顯

山道孝於來由是並幽

立碑前此... 立碑前此... 立碑前此...

檀道濟還自太北稍慶之忠謹晚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都領軍將軍劉漢之知之欲相引投謂之曰卿在省年月久比當相論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尋轉正員將軍及湛之被收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慶之戎服履屐縛縛入上見而驚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至不容緩

宋

卷下

五

宋

卷下

五

世祖出行夜遂致開門...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容曰卿欲致卸君章...

心於履危未必逢禍縱意於處安不必全福但前者自悟故每憂其身雖者自較
易忘其凶然為教者毋誠實不誠賤言其言滿好自恃也凡名位貴遠人以此在懷
則觸人改容否則行路嗟嗟至如賤者石泰不足以動人存亡不足以結難死於清
濟死於塗路者天地之間亦復何恨人不以休意耳以此而推實何必難處賤何必
易安但人生也自應早慎為道行已用心務思謹慎若乃吉山大期正應委之理運
遺隨參差莫不由命也既非聖人不能見吉凶之先正是依佈於理言可行而為之
耳得吉者是其命吉遇不吉者是其命凶以近事論之景和之世晉平廣人從齊陽
歸魏朝人皆為之戰慄而乃遇中興之運乘頭圖避禍於襄陽當時晉美之謂為陵
宵駕樹遂與義嘉同滅駱宰見幼主語人云越人長頭鳥喙可與共處不可與共樂
范蠡去而全身文種留而過禍今王上口頭頗有越王之狀我在尚書中久不去必
危遂求南江小縣諸郡令史以駱宰之傳在在尚書中久不去必
級宰伯義嘉罪金不離身性命幾絕卿耳眼所聞見安危在運何可預圖邪

文苑

少帝好讀書願滅古事自造世祖詩及雜篇章往往有辭采
文帝乘皇后所詔南水嘉太守願延之為哀策文甚麗東既奏上自益撫存悼亡感
今懷昔八字以致其意焉
高祖書秦州穆之曰此雖小事其宜彼四遠願公小復留意高祖既不能留意又累
分有在穆之乃曰但縱筆為大字一字復尺無嫌大既足有所包且其名亦美高祖
從之一紙不過六七字便滿
穆之與朱齡石並使尺牘常於高祖對與齡石各書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
八十函而穆之應對與廢也
亮奉迎大駕道賤賦詩三首其一為有悔懼之辭曰風摧發皇邑有人祖我舟幾離
不以幣贈言重球球知止道微意懷懷義所允四休長路君曾可以收張卻結展
軌疎重頓夕輒東陽賦以謝西景道不留性命安可圖懷此作前修教社銘為引
帶似嘉謀迷寵非子志厚德良未謝撫躬愧履行三省懸前浮重明照蓮文萬品同
奉由忠浩豈假知式微發直
晦凡子世基詢之子也才氣騰為運句詩曰傳載橫海壯矣無天翼一旦失

卷下

三九

風水則為蟻蟻食臨續之曰功遂作昔人保進無智加既涉太行險斯路信難涉
德士雷次宗被徵居鍾山後南還慮岳何尚之設相追文美之上畢集為連句詩懷
文所作之辭辭高一座
鮑照文辭雖遠常為古樂府文甚通麗世祖以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
莫能及照悟其旨為太多鄙言累可當時或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鮑少有才藻嘗著武帝崩後從尚書令琦為哀策文久而未就謂曰猶少序即物
一物因出本示延延攬筆便益之接具秋冬代變後云爾繁廣陰風回高殿均嗟歎
清按因而用之

永涉微書史能為文章善隸書時音律射雜藝類乘書又有巧思蓋為太祖所
知紙及墨皆自管造上每得水表既執執玩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也
惠連先愛會稽郡史杜德靈及居父家贈以五言詩十餘首文行於世生被使廢塞
不報榮伍尚書僕射殷崇仁愛其才因言次白太祖臣小兒時便見世中有此文而
論者云是謝惠連其實非也太祖曰若如此使惠連之元嘉七年方為司徒彭城王

文苑

卷下

三九

美康法曹參軍是時美康治東府城壁中得古家為之政界使惠連為祭文留信
待成其文甚美又為雪賦亦以高麗見前文登並傳於世于時年三十七既早且
輕薄多尤故官位不顯
元嘉八年生門生杜德靈教橫打人逐弟內藏義宗隱蔽之免官德靈雅有姿色
為義宗所愛寵本會稽郡史謝方明為即方明子惠連愛幸之為之賦詩十餘首
乘流還歸清海是也
辭事東歸高祖餞之戲馬臺有僚賦詩以述其美
時會稽王世子元顯雖尚書欲使百僚致敬堂內使廣立諫由是內外並執下官禮
廣常為愧恨
歸老在冢手不釋卷博學多通精三禮諫於奉公常手抄書讀平時年八十三
年六歲能屬文為紫石英讚果詩當時才士莫不歎異
善騎馬解音律游行或三五有里世祖恣其所之東至吳郡登虎丘山又登無錫縣烏
山以望太湖大明中撰國史世祖自為義恭作傳

義李素拙書上聽使餘人書故事唯自署名而已

欣美言其善容此况覽經籍尤長隸書不疑初為高程令欣時年十二時王獻之為

吳興太守其知愛之常夏月入縣欣者新稍常書寫獻之書常數幅而去欣本

工書因此彌善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欣書常辭不奉命

做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數聲解音律對方陰陽術數為始與正濟府史

數相存慰微奉答慶書餽餅以解渴為文古甚頗抑揚豪淑見之謂為新解微因此

與從弟僧德書曰使君公秋民不侮每加存恤訓對專真不厭敬恭且文辭不恣思

抑揚則流瀆無味文好安貴能連類可悲一住視之如以多意當見居非求志清論

所排便是通解新屈和極高沈家也遂至中書即此足以聞指矣云作人不兩狀

無嫌頭髮見白稍學語且吾何以為云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懸懸

務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云報何惟書曰卿少陶玄風清

雅修暢自是正始中人吾真庸性人耳自然志操不倍王樂小兒時尤羸羸無好常

從博士讀小童句竟無可得口吃不能劇讀遂絕意於學求至二十左右方復就

觀小說往來若見牀頭有數帙書便言學問試就檢當何有哉云文性知畫繡益亦

鳴鶴識夜之機盤紆糾紛或記心即故東山水之靈一往跡亦皆仿像也云機常住

門屋一間居昔反古如此者十餘年太初以其善畫賜以名弟僧謙亦有才藝為

太子舍人遇病微躬自處治而僧謙服藥失度遂卒機深自咎恨病不復自治僧

謙卒後四旬而機終遺令以嘗所保琴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僧也

承天五歲失父母徐氏廣之姊也聰明博學故承天幼漸訓義備史百家其不該

母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師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

尚之少時頗輕薄好持攝既長折節趨遠以推立見梅雅好文義從容賞會為高

祖所知為丹陽王宅宅南郭外置交學聚生徒東海徐秀廣江何曇黃頌川荀子

元嘉二十九年致仕於方山著述居賦以明所守而讓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詔書

敦勸尚之復攝職大明二年以為左光祿開府尚之在家嘗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

子臨拜便侍沈慶之於殿庭慶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慶之異辭謝命朝廷

敦勸甚尚之謂曰上虛懷側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

之有愧也

靈運少好學博覽群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過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移

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與隴士王弘之孔淳之等縱放為婚有終

馬之志每有一詩至都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贈士庶皆偏遠近飲慕名動京師

靈運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東海何長瑜文才之美亞於惠連瓊瑤之不及也臨川王義慶招集文士長瑜嘗於

江陰寄書於宗人何勛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云陸展陸瑛發以媚側室青肯

不解久星星行復出如此者五六句而輕薄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竝為題目

皆加劇言苦句其文流義慶大怒自太祖除為廣州所統曾城合及義慶處朝士

詣第叙宴何勛謂表叔曰長瑜便可還也叔曰國新喪宗英未宜便以流人為念處

陵王紹鎮尋陽以長瑜為南中郎行參軍掌記之街行至板橋遇其原溺死

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靈運執隸望生無兵叛逸遂有述志為詩曰

亡子房魯秦帝曹運取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追討擒之廷尉治罪上愛其才

赦免官而詔降死一等徒付廣州其後有司又奏依法收治太祖詔於廣州行業

市刑臨死作詩曰龔勝無餘坐李業有終盡穆公理既進霍生命亦隨悽悽凌霜

網網衝風蘭蘭避竟幾何修短非所怨送心正覺前斯痛久已忍恨我君子志不獲

巖上派詩所稱龔勝李業猶前詩子房曹運之意也

緣債無識好醜共一丘何足異杜丘豈論東陵上穿翺首山側雖無松生琴原同夏

侯色華言生存子此路行後即及出至市妓妻來別憂悲涕流連綠白眉殊不同貝

撰和香方其序之曰腐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案虛虛虛虛虛濕

淺俗非惟無助於聲勢乃當獨增於九疾也此序所言悉以比類朝士腐本多忌比

庾炳之零露凌潔比何尚之詹唐為濕比沈演之兼齊會比羊玄保甲煎淺俗比

徐湛之甘松解合比慧琳道人沈實易和以自比也

畢獄中與諸甥姪書以自序曰常作文五思其事盡於情急於藻美其旨約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弊政可類工巧繡畫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記故當以意為主以文傳意以意為主則其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年少中謝莊最有其芬芳華美異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崇之分猶當未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

宏覺時年二十上痛悼其至每朔望輒出臨輿自為墓誌銘并序
延之少孤貧居負郭空巷甚陋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飲酒不讓細行年三十猶未婚乃云
雁門人周績之隱居廬山儒學著稱承和中外徵詣京師開館以居之高祖親幸朝彥畢至延之官列猶卑引升上席上使問績之三義績之雅儀辭謝延之每折以簡要既連擢績之上又使選自敷釋言約理暢莫不稱善績之體此賦不可長此其九賦

時尚書令傅亮自以文義之美一時莫及延之負其才辭不為之下亮甚疾焉少帝即位出為始安太守領軍將軍謝晦謂延之曰昔荀勗忘阮咸斥為始平郡今卿又為始安可謂二始黃門即殷景仁亦謂之曰所謂俗惡復異世此文雅是之即道經汨潭為湘州刺史張紀祭原原文以致其意延之好酒疎誕不能斟酌當世見劉湛殷景仁等常要延之有不平謂湛曰吾名器不亦當由作卿家史湛深恨焉言於彭城王義康出為永嘉太守延之甚怨憤乃作五君詠以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誅詠徐康曰賢嗣有時鐵龍性誰能聊詠籍曰物故可不論塗窮能無慚詠阮咸曰處為不入官一鹿乃出守詠劉伶曰輪指日沈飲誰知非荒宴此四句益自序也

自序也宋書
傅亮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上初踐阼即居端右一二年間便望宰相及為護軍不得志乃啟求徐州曰臣哀索餘生遂展積業高秋在蘇州馬輿威宜圖其易養為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上不許孝建三年除太常意尤不悅頃之上表解職曰仰感沈恩俯銘浮寵臣自天飛海豈假鶴翼性狎林水偏愛禽魚謀其所

詔動亦治要置乙江湘遠郡一二年中庶反耕之即糧藥有寄世家聖朝門情之願洗拂反壤登沐膏露上處聖澤下更生息合芳離城遐邁政體

上嘗歎飲晉令羣臣賦詩慶之手不知書眼不識字上通令作詩慶之曰臣不知書請口受師仰上即令顏師伯執筆慶之口授之曰命值多幸得逢時運巧若胸力盡徒步南陽辭紫此聖世何規陛下上其悅眾生稱其辭意之美

大明中舉秀才對策稱旨擢為著作佐郎
懷文少好玄理善為文章嘗為是昭王三妃詩見稱於世
喜初出身為領軍府白衣吏少知書領軍將軍沈演之使為起居注所寫既畢問前卷皆上口演之嘗作諫表未奏失本喜經一見即便寫起無所漏脫演之甚知之因此涉獵史漢頗見古今演之門生朱重八人為王書魯書為王書書史進為王國令史太祖嘗手圖書喜開卷恣進之太祖怒遣出

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葬於其宮門外漢昭帝母趙婕妤好兒母門事廢帝在東宮街之至是道人詰其往曰卿昔作殷貴妃諫頗知有東宮不將諫之繫於左尚加太宗定亂得山
初上寵姬宣貴妃殷氏早使在臣議識智淵上議曰懷上以不盡嘉號其街之後車駕幸南山乘馬至殷氏墓羣臣皆騎從上以馬鞭指墓石柱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懷字智淵益惶懼以受字

而況倘得無恙國人既豎反謂國王之不狂為狂於是聚謀共執國王廢其狂疾

火火針藥莫不必其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眾乃散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欲試飲此水也

而少陽出其氣一而道在利也
弘之卒頭延之故為作謀書與弘之子養生曰君家高世之節有識歸重豫於家新所應戴况僕託基末風竊以叙德為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諫竟不就

潛少有高趣嘗者五柳先生傳以自號曰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恆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屨空屨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

潛弱年薄宦不潔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晉世宰輔心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其年月義熙以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

與子書以言其志曰少年來好書偶愛開解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陰時鳥變聲亦復歡爾有舊嘗言五六月北牖下時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義皇上人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篤志好學元明三禮毛詩元嘉十五年徵次宗至京師開館於雞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穎川庾蔚之並以隔學監總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心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次宗學館資給甚厚

又徵詣京邑為策室於鐘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為皇太子諸王講義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足賢堂就學

王素字休業琅邪沂人也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章不以人俗累懷素賦履被微服聲譽甚高山中有蛟龍聲清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為賦賦以自況

璞嘗作葛宮賦久而未畢清與璞疏曰卿嘗有連落舊宮何其淹滯想行就海璞因事陳答辭義可辭清重教曰卿沈思淹日尚脚相親速自美然遂然然曾曹植有

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曠染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務執有踏踏三復不已吾遠楚元門盈申白之審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慰交至詠唯深矣因固未贖以代一面

言下筆成章良謂逸才曠染誇其辭說以今況之方知其務執有踏踏三復不已吾遠楚元門盈申白之審近愧梁孝庭列枚馬之客欣慰交至詠唯深矣因固未贖以代一面

璞所著賦頌讚祭文詩七帛四五言詩賦表皆遇亂家失今所餘詩筆雜文凡二十首

伏以三古缺爾六代潛響舞舞與日月俯濶精靈與風雲俱滅追餘操而長懷撫遺器而太息

臣聞河龍啟聖理洪民神聖皇慶地故資敬之遠粹古徑風沿貴之誼眇代凝賦伏惟貴妃合和日晷表淑星樞微音岐古柔光照世聲華帝軌秀大境景發皇明作昌命

廬籍高華人品先求

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頽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

耕耨勤力殷收家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實販之稅薄嗜敵之賦則未技抑而田畷喜矣

荆玉含寶要侯開榮幽蘭懷馨帝資扇德

錢雖盈尺既不療於免年貝或如翰信無救於湯地

至說莫先講習且樂必寄朋來

賢弟子少履貞規長懷理要清風素氣得之天然

流獻形於雅詠惠訓播乎遐邇

脩竹成筵以翳鬱... 開風露披清於岷岫... 研書賞理數文... 文德與武功... 夫五色相宣... 浮屠則後須切... 安聽邪說... 令紀遵齊... 誠以危行... 休於於是... 兩聚... 幾為得非... 無因近依... 彼之狡猾... 方之斯人... 然後鑿戎... 成岳漁陽... 又彼之自... 士全用... 齊王數... 既而愛... 愈結嫌... 竊聞淮南... 或情中...

交開蒼蠅... 誦說親... 必和... 深淵... 爾乃... 內教既... 越淮... 孤親... 年暨... 連組... 竊見... 饑寒... 高行... 若使... 登開... 漆非... 莫府... 妻甲... 傾海... 言詮... 公設... 自以... 江陵... 元嘉... 今人... 皇太子...

晉先王後注皇后十二鑿步播大手醫... 廢帝昇明元年與餘杭舍亭... 有倉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

有倉頭字宜祿至漢丞相府... 茶極供殿直休光與供殿直休...

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 鎮惡軍人與從東路... 肺張妻自是婦之親...

魏王又遣送既及九種... 魏王又遣送既及九種... 氣滿神清...

吳驃馬為驍四種... 穿之將許左除... 那驍騎...

傅僧祐以通家子... 大祖以新撰... 又驃驘駱駝...

乃廢義真為庶人... 若中原之有義理... 元嘉二十一年...

武三王傳... 孝建二年世祖... 有司奏九條之... 聖胎不得孔...

冬著鞋和不得... 止下官而... 大明元年前有... 多穿取一朝...

初高祖平西洛... 人迎致之... 兄坦代為刺... 未給之追取...

首是臣第四子... 先帝拔臣於... 素履純潔... 山居賦曰野...

以權取工... 今山海經... 好探傍陽... 果備物為...

無自駒之侶... 家人悉至... 遇身死固...

武三王傳... 孝建二年世祖... 有司奏九條之... 聖胎不得孔...

冬著鞋和不得... 止下官而... 大明元年前有... 多穿取一朝...

初高祖平西洛... 人迎致之... 兄坦代為刺... 未給之追取...

首是臣第四子... 先帝拔臣於... 素履純潔... 山居賦曰野...

以權取工... 今山海經... 好探傍陽... 果備物為...

無自駒之侶... 家人悉至... 遇身死固...

武三王傳... 孝建二年世祖... 有司奏九條之... 聖胎不得孔...

臣身計...
宋書王... 文... 附...

御仗先有諸葛亮...
宋書... 附...

光緒...
宋書... 附...

召曰...
宋書... 附...

康帝...
宋書... 附...

大明二年...
宋書... 附...

恭協兄弟二人爭求受...
宋書... 附...

膚聖教猶或不逮...
宋書... 附...

且歸張封簡遠...
宋書... 附...

練弟...
宋書... 附...

又寄語...
宋書... 附...

途君已有二地...
宋書... 附...

道路之...
宋書... 附...

法興與...
宋書... 附...

蓋吳上表...
宋書... 附...

奏撰太祖...
宋書... 附...

奏撰太祖...
宋書... 附...

奏撰太祖...
宋書... 附...

易為...
宋書... 附...

今送...
宋書... 附...

藥自...
宋書... 附...

又募人...
宋書... 附...

高舉...
宋書... 附...

負三十...
宋書... 附...

其所任...
宋書... 附...

丙為...
宋書... 附...

餘與...
宋書... 附...

嗽...
宋書... 附...

北海...
宋書... 附...

是北...
宋書... 附...

樓...
宋書... 附...

後...
宋書... 附...

西北...
宋書... 附...

遂立...
宋書... 附...

其國...
宋書... 附...

鹽池...
宋書... 附...

有雀...
宋書... 附...

沙州...
宋書... 附...

此...
宋書... 附...

西南...
宋書... 附...

貝...
宋書... 附...

天竺...
宋書... 附...

鸞...
宋書... 附...

呵...
宋書... 附...

安...
宋書... 附...

子...
宋書... 附...

安...
宋書... 附...

難...
宋書... 附...

而...
宋書... 附...

以策迎將侯神像於宮內啟額乞恩宋書二山時

濟未得幼信不知事之濟不懸擾未知所為也宋書二山傳

即出為鍾離太守在郡有惠政夾淮人民慕其化速迫莫不投集郡先無市時江夏

王義恭為南兖州政太祖置立焉宋書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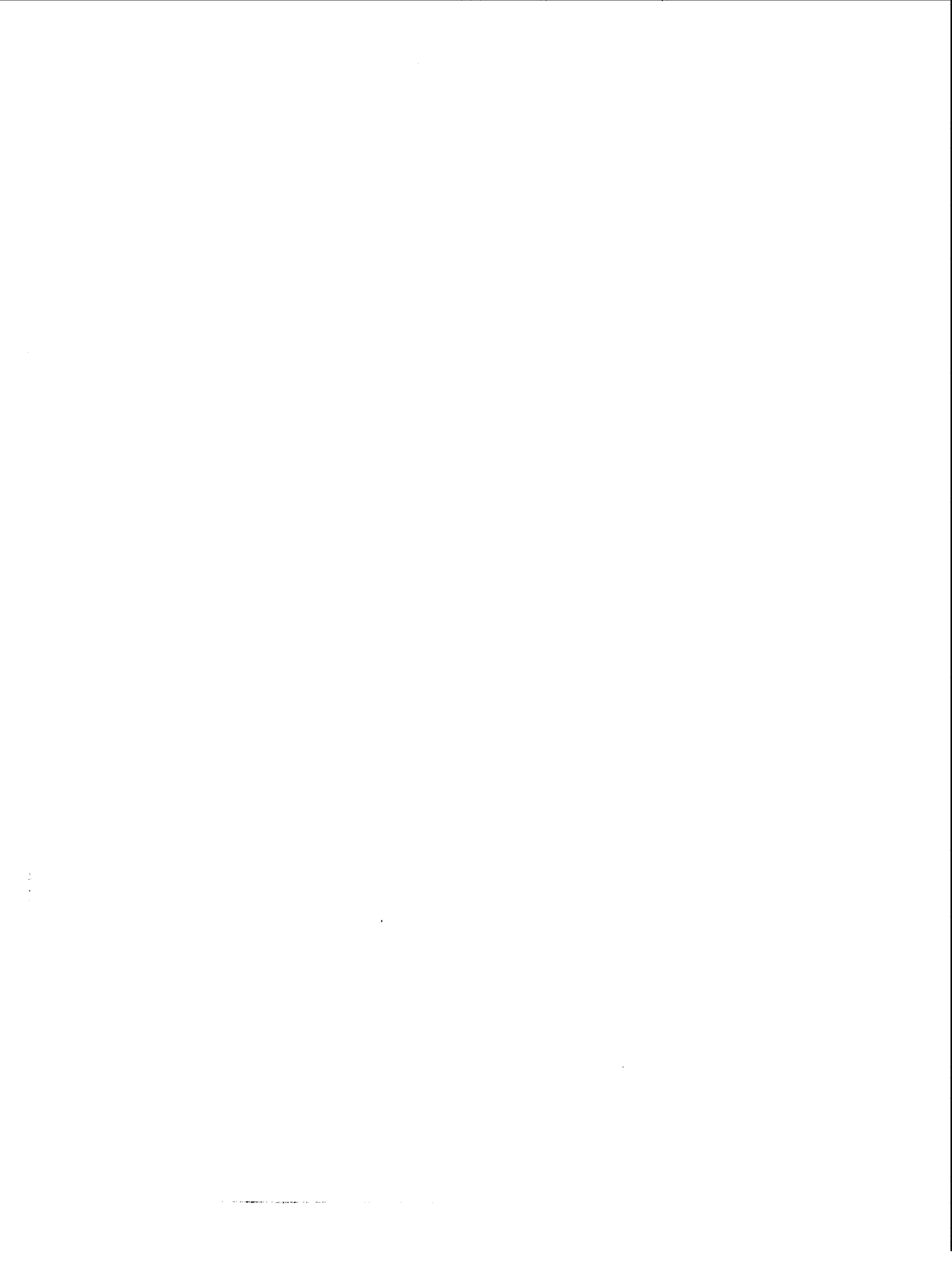
凡中已首人有言無機與市所且法也宋書自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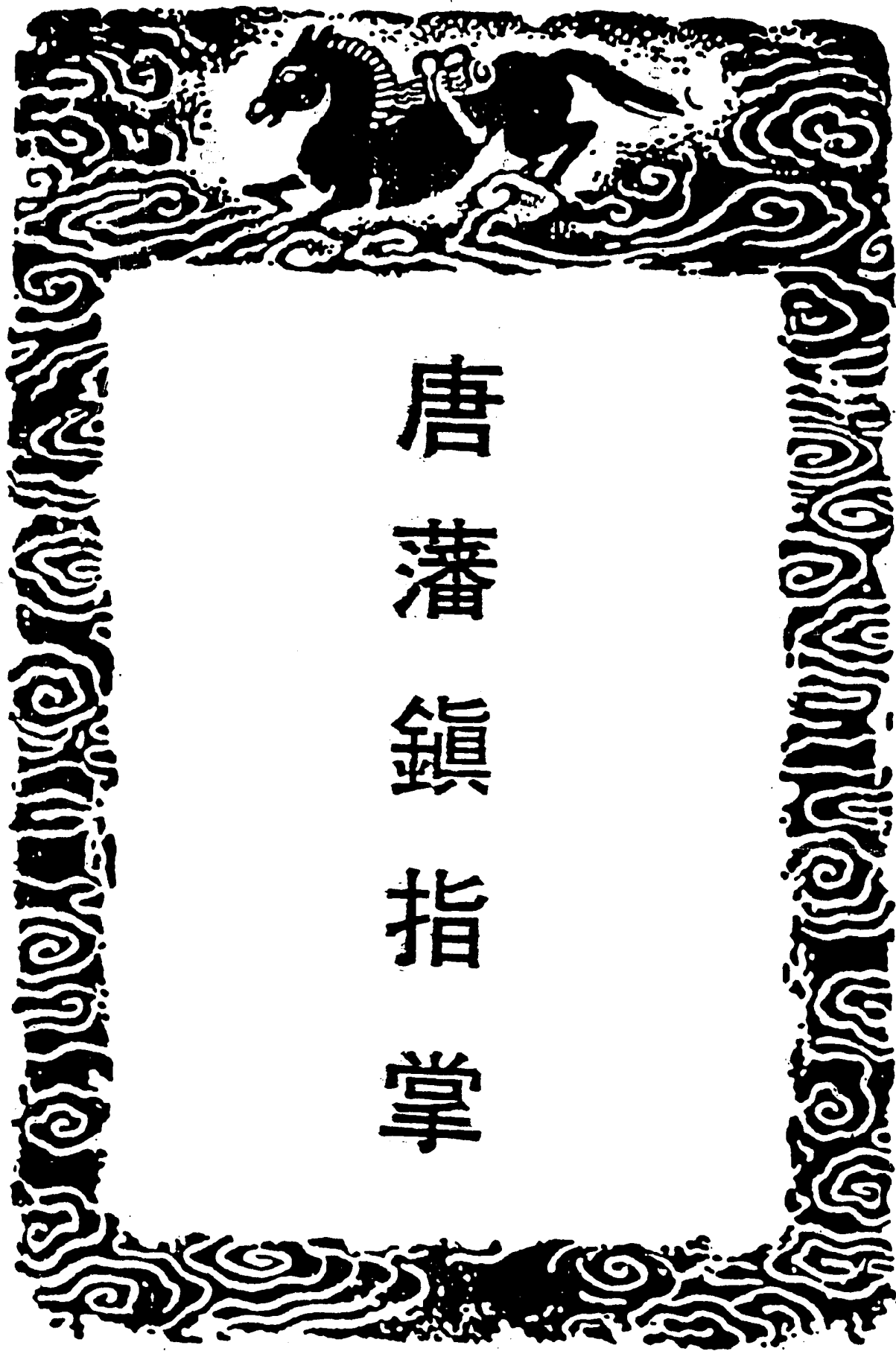
璞乃命開門納寶質見城隍阻困人情賴和鮭米豐盛器械山積大喜眾皆稱萬歲

賦質以球城主使自上露板璞性謙虛推功於質既不自上質露板不及為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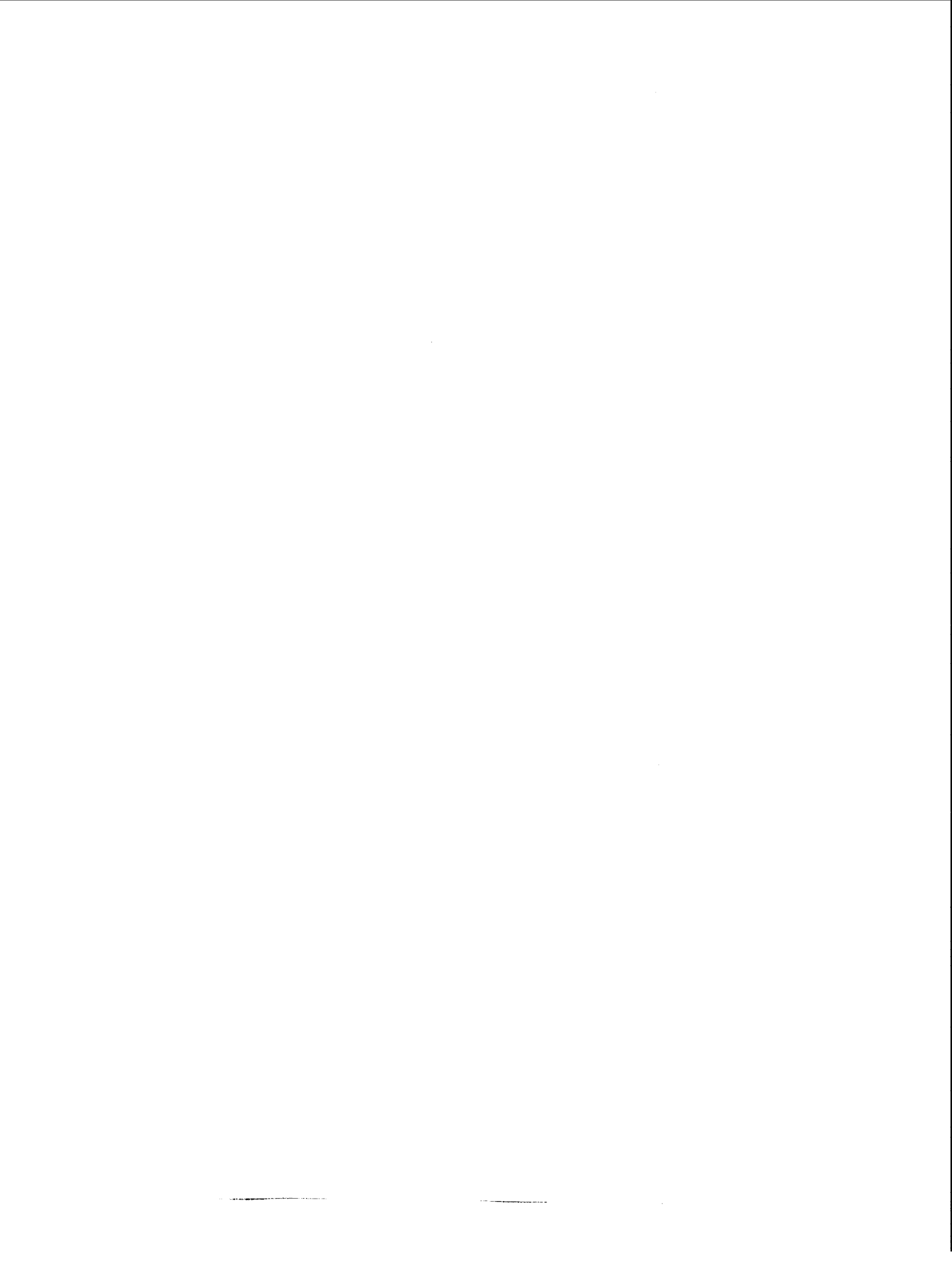
也宋書二王傳

也





唐藩鎮指掌



明·張大齡著

唐藩鎮指掌

唐藩鎮指掌目錄

卷上

總論三則

盧龍鎮

成德鎮

魏博鎮

澤潞鎮

平盧鎮

朔方鎮

河東鎮

藩鎮指掌目錄

隴右河西鎮

邠寧鎮

涇原鎮

鳳翔鎮

卷下

荆南鎮

山南東道

河中鎮

河南鎮

淮南鎮

劍南鎮

興元鎮

唐末諸王 附

晉李氏

梁朱氏

趙王氏

吳楊氏 附齊徐氏

蜀王氏

吳越錢氏

藩鎮指掌目錄

二

閩王氏

岐李氏

燕劉氏

楚馬氏

鄴羅氏

渤海高氏

越劉氏

唐藩鎮指掌目錄 終

唐藩鎮指掌卷上

張玄羽先生著

方禹脩先生授

陳眉公先生授

陸慶紹孟聞 陸慶繩仲武 全較

總論一

按唐景雲元年冬十月初以薛訥為幽州經略節度大使訥龍門薛仁貴之子也節度之名始此其後郭知運王君奭分任隴右河西而節度始有常除開元十年置

藩鎮指掌卷上

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以王峻領之峻貶以宰相張說兼之而節度始用宰相兼領范太史謂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度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予謂節度乃武人之極致而玄宗以宰相兼領此豈徒亂官制乃他日節鎮求內兼宰相之基乎開元十五年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嵩辟裴冕牛僊客為判官張守珪為刺史嵩本鶡觚小吏以才幹為王君奭腹心至是代君奭節制無何張守珪牛僊客俱節度使而開元二十四年遂欲加牛僊客尚書張九齡曰尚書古之納言僊客乃河湟使典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欲加

寔封九齡又不可李林甫曰僊客宰相材也何有於尚

書上悅乃賜僊客爵隴西縣公其後牛僊客蕭嵩俱拜

平章事而裴冕亦竟入為宰相肅宗寶應初安史賊帥

張忠志以成德軍降帥以為節度使代宗廣德元年賊

將田承嗣李懷仙薛嵩降亦各以為節度使於是建節

秉鉞者往往盜賊凶人而侍中尚書平章僕射朝為通

寇而暮得稱之迄於唐亡莫能改矣自唐興以來邊將

皆用忠厚名臣如英衛諸公出捍戎虜入相王室皆方

叔召虎之倫其蕃將雖才勇如契苾何力阿史那社爾

等猶在偏裨及開元以來重賞僊客寵任忠嗣天子意

藩鎮指掌卷二

在開邊李林甫竊窺其志極力贊成且欲杜邊將入相之路始用蕃將為節鎮而哥舒翰高仙芝安思順安祿山皆以戎虜俘囚遙兼數鎮控制萬里桓文之強不足方之此皆明皇好大喜功林甫阿諛固寵而其後至於無可奈何者百餘年而後亡

總論二

按唐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嗚呼此其亂始乎是時天下聲教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臨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等國治單于都護府

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
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犄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
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
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劍南節度西抗吐
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
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用衣千二十萬匹糧
百九十萬斛視開元以前勞費不啻倍矣又府兵侵壞
宰相張說不爲經遠之謀而用一切苟且之計召募壯
士名曰彍騎其後征伐開邊盡輸西北中國無武備而
阿笨山史宰子等橫生戎心肅代而下至於武宣中間

藩鎮指掌卷上

三

非無撥亂之主石畫之臣而諸節鎮各懷辛螫乘機邁
會旋定而旋亂至僖昭之代汴晉岐蜀狼據虎吞裂三
百年全盛之唐而召之者蓋尾大之漸自天寶元年始
也嗚呼後之謀國者其尙鑒於茲哉

總論三

大唐全盛之時冠帶四夷威行數萬里初置總管府後
置都護府遂名曰經略節度大使至開元始增而爲十
祿山反則寇滿中原隨處有行營制將而節度使無慮
數十鎮矣今自開元十鎮外又有鳳翔宣武邠寧鄜坊
涇原渭北同華興元興平河中天平彰義滑濮山南東

道西道其在河北者除盧龍卽范陽平盧卽淄青而又
有成德魏博澤潞義武徐壕其在江淮者曰荆南淮南
鎮海江東西宣潤其在嶺表者曰嶺南其在劍南者
曰東川西川又或一道分爲二道有之一道分爲三道
有之隨義立名亦有之開元十鎮則惟安西鎮治在龜
茲北庭鎮治在單于都護府河西鎮治在涼州隴右鎮
治在鄯州安史亂抗捍無人四鎮俱沒於吐蕃宣宗建
中初克復河湟羈縻者又二十年而黃巢起及朱溫降
克用入而四海鼎沸無暇慮及此矣河北如范陽平盧
成德魏博澤潞原爲賊所據又爲賊所獻故叛服不常

藩鎮指掌卷上

四

然猛將勁卒多聚於此所以迄於唐亡而終無戡定之
期也朔方河東素號忠義偶有譁謀旋卽稱順其後朔
方分鎮易名河東爲沙陀巢穴固已在唐不可爲之時
矣河中彰義乃爲懷光希烈所壞及元濟成擒遂戢而
不肆宣武鳳翔近在肘腋又多委之忠賢勳舊與西川
財藪天竄一體視之終唐之世最得其用此數鎮耳江
東南浙東西國家不竭之府稱其選者獨韓滉一人雖
更多帥亦無有逆亂如光烈泚滔者兵脆故也乃涇原
邠寧諸鎮有李西平馬北平段太尉諸君先後分鎮其
忠義素所孚結國家屢獲其用及李茂真王行渝據之

遂爲心腹之憂矣朝廷治亂豈不以人哉今將各鎮沿革叛服之由如河北五鎮及朔方河東宣武鳳翔劍南
滄西荆南河中并河西隴右邠寧涇原其關係獨大者
明著於編題曰指掌若夫隨時因革之鎮及地小兵弱
或素忠順無叛亂者不必詳始末云

河北五鎮

盧龍鎮

盧龍鎮治幽州其地則幽莫嬀檀平薊凡六州初爲制
奚契丹而設薛訥首爲之天寶三年以平盧節度使安
祿山兼領亦名范陽代宗廣德元年賊將李懷仙逐史

藩鎮指掌卷上

五

朝義舉州降仍故地以懷仙爲盧龍節度使凡五載是
代宗大曆三年也兵馬使朱希彩及經略副使朱泚朱
滔共殺之自稱留後成德李寶臣討之不克朝廷不得
已宥之以宰相王縉領節度使而使希彩爲留後縉至
幽州希彩盛兵迎之縉晏然而行希彩等迎謁甚恭縉
度終不能制勢軍而還希彩遂驕虐孔目官李懷瑗因
眾怒伺閒殺之朱滔兄弟潛使百餘人於眾中大言曰
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眾皆從之泚權知留後遣使言
狀詔受節鉞居二年是爲大曆九年朱泚入朝留闕下
以弟滔知留後德宗建中三年上討田悅王武俊拒命

約朱滔其救田悅滔言於眾曰將士有功者吾奏求官
勳皆不遂今欲與諸君共擊馬燧以求温飽何如皆不
應三問乃曰幽人自安史反從而南者無一人還今遺
民痛入骨髓況太尉司徒皆受國寵榮將士亦各蒙官
勳誠不敢復有微冀滔默然而罷乃誅大將數十人後
撫其士卒馬燧以聞上以力未能討賜爵通義郡王冀
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涿州刺史劉杼以書諫之不聽
復劫其眾眾對如前遣人說張孝忠孝忠不從完城礮
兵滔不敢屈滔將步騎二萬五千發深州士卒忽誼諫
曰天子令司徒歸幽州奈何南救田悅滔大懼蔡雄以

藩鎮指掌卷上

六

甘言啗之眾乃定滔復引至深州密訪首謀者斬二百
餘人餘眾股栗乃舉兵而南遂與納等皆稱王四年十
月涇原兵亂擁朱泚爲主據長安僭號大秦上幸奉天
泚犯奉天李晟破走之興元元年李抱眞王武俊大破
朱滔於貝州六月李晟等收復京城朱泚走其將韓旻
斬首以降貞元元年朱滔死以劉杼爲節度使鎮幽州
杼卒以其子濟代元和五年濟立長子緄爲留後次子
總弒父與兄而自知軍府事詔授節元和十五年總數
見父兄爲崇心嘗恐懼奏乞棄官爲僧行至定州死朝
廷見幽州屢叛以宰相張弘靖領節度使初總將去位

擇麾下宿將有功難制者朱克融等送京師乞加獎拔使燕人有慕羨朝廷祿位之志克融洎之孫也是時上方酣宴不以天下爲意宰相崔植杜元穎無遠略克融輩日詣中書求官君相俱不之省羈旅京師日久至假旬衣食各懷憤怨有詔勒歸本軍驅使先是河北節度皆與士卒均勞佚而弘靖由平章出鎮自宣武河東俱有令譽遂養高自尊旬餘乃一出決事賓客將吏罕得聞其言政事多委之幕僚章雍一日雍出逢小校策馬衝其前導雍命杖之河朔軍士不慣受杖不服雍白弘靖繫治之是夕士卒連營呼譟作亂囚弘靖殺雍等迎

藩鎮指掌卷上

七

朱克融爲留後朱氏凡再亂幽州朝廷不能討卽授以節敬宗寶曆二年本鎮復殺朱克融而立其子鎮將李載義殺之亦授節文宗太和五年又爲牙將楊志誠所逐志誠得節加右僕射轉驕僭居二載而史元忠逐之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御物詔流嶺南殺之授元忠節度使武宗會昌元年牙將陳行泰殺元忠雄武軍使張仲武討平之二年以仲武爲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卒以其子直方嗣直方喜游獵性忍暴軍中欲爲亂直方舉族逃歸京師眾推牙將周琳請命授節四年八月卒眾推張允伸留後亦授節在鎮二十三年勤儉恭謹邊

鄙無警上下安之旣卒子簡會嗣平州刺史張公素素有威望爲幽鎮所服帥州兵來奔喪簡會懼奔京師詔授公素節李茂勳逐而代之僖宗乾符元年致仕子可舉嗣廣明元年李可舉討沙陀李克用大破之克用亡走韃靼光啟元年牙將李全忠殺可舉而代之二年八月卒子匡威嗣昭宗景福二年爲弟匡籌所逐奔鎮州匡籌領節度使乾寧元年李克用攻殺之遂入幽州幽州軍民數萬以麾蓋歌吹郊迎克用命符存審劉仁恭將兵略定巡屬表仁恭爲節度使留腹心將將兵千人典其機要租賦供軍之外悉輸晉陽克用常徵兵仁恭

藩鎮指掌卷上

八

因其使者克用大怒自將擊之仁恭遣將逆戰克用輕之飲酒大醉遂爲所敗光化元年仁恭取滄景德州哀帝天佑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幽守光稱王僭號後唐莊宗自將入幽州執守光并其父仁恭歸誅之玄羽逸史曰幽州自安祿山至劉仁恭二百四十餘年凡十七易主其民果習亂哉召公之遺澤泮然矣然朱滔三劫之而不從誅殺數百人而後定則天理何嘗不在人心也由朝廷處分失宜委任乖柄遂至披猖雖嘗以宰相兼領而王縉勞軍卽遣張弘靖養高權患恨不以裴中立李文饒輩爲之也中間獨有

張仲武張允仲差能謹於其職餘皆擁兵拒命貢賦不入而朱滔兄弟則叛逆稱天劉總弑父屠兄守光兇狂更甚不數十年石敬瑭割以賂契丹遂使十六州士流華族一旦盡淪左衽則果習亂以召之乎非一朝夕之故矣嗚呼惜哉

成德鎮

成德鎮治恒郡恒趙深易定凡五州安氏以張忠志爲恒陽節度肅宗寶應元年降於辛雲京僕固懷恩欲引爲黨援仍舊地奏爲節度使號成德軍賜姓名李寶臣寶臣與魏博相衛盧龍盡收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

藩鎮指掌卷上

九

人繕甲完城自署將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平盧諸鎮結爲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務姑息不能復制代宗大曆十年田承嗣反寶臣討之餘鎮按兵不動朝廷嘉其功遣中使馬承倩賞詔勞之寶臣遺以百練承倩詬而擲諸道兵馬使王武俊從旁激怒之寶臣遂有玩寇之志承嗣得不敗在鎮二十年以德宗建中二年卒寶臣欲以軍府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闇弱豫誅諸將難制者數十人召易州刺史張孝忠孝忠曰諸將何罪連頸受戮吾懼死不敢往亦不敢叛正如公不入朝之意耳王武俊位卑而有勇獨與孝忠得全及卒惟岳稱留

藩鎮指掌卷上

十

後朝廷不許田悅與李正己各遣使詣惟岳潛謀拒命判官邵眞定州刺史谷從政皆諫不從而從政語甚切惟岳殺之時李正己卒子納亦自領留務遂與納同救田悅張孝忠遣使奉表詣關上悅以孝忠爲成德節度使三年春正月馬燧等大破田悅朱滔張孝忠又敗李惟岳於東鹿邵眞勸惟岳奉表請命田悅使人讓之遂殺邵眞王武俊方與孝忠等戰自知爲惟岳所忌引兵還襲殺之傳首京師改孝忠爲易定滄節度使而以武俊爲恒冀團練使武俊失望與朱滔反興元元年赦武俊復其官爵以爲恒冀深趙節度使朱滔攻貝州甚急李抱眞會武俊於南宮說之與武俊約爲兄弟酌寢其帳中武俊感激仰天指心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連營而進大破朱滔於貝州滔竟走死十七年武俊卒子士眞嗣憲宗元和四年士眞卒承宗自爲留後表獻德棣二州求節鉞詔授之而以德棣爲保信軍除薛昌朝爲節度使以昌朝王氏壻也人有譖昌朝與朝廷通故得節鉞承宗襲執昌朝囚之制削奪承宗官爵以宦官吐突承璀爲招討處置等使發兵致討官軍屢敗又復其官爵仍以德棣二州與之元和十一年復討承宗十二年蔡州平承宗大懼納質請吏又復其官爵十五年

承宗卒弟承元不敢稱留後表請除吏詔以田弘正爲承德帥移承元鎮滑州將士不受命承元出家財散之曰毋使我爲李師道也李寂等固執承元斬以徇軍中乃定弘正遂自魏博徙鎮成德適穆宗長慶元年也都知兵馬使王廷湊殺之自知留後詔以其子布鎮魏博以成德將牛元翼爲深冀節度使同討廷湊魏博將史憲誠殺田布朝廷兩不能討各授以節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成德軍是時廷湊圍牛元翼於深州不解詔愈至境更觀事勢勿遽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至鎮廷湊拔刀弦弓以逆之及館甲士羅於庭廷湊言曰

藩鎮指掌卷上

二

所以紛紛者乃此曹所爲非廷湊心愈厲聲曰天子以尙書將才故賜之節鉞不知尙書乃不能與健兒語耶甲士前曰先太師爲國擊走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爲賊乎愈曰汝曹尙能記先太師則善矣夫逆順之爲禍福豈遠耶自祿山思明以來至元濟思道其子孫有今尙存者乎田令公以魏博歸朝廷子孫孩提皆爲美官王承元以此軍歸朝廷弱冠建節劉悟李祐皆爲節度使汝曹亦聞之乎廷湊恐眾心動麾之使出謂愈曰侍郎來欲何爲愈曰神策諸將如牛元翼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之耳尙書何爲圍之不置

廷湊曰卽當出之未幾元翼突圍出太和八年廷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九月授節宣宗大中九年卒立其子紹鼎十一年紹鼎卒立其弟紹懿在鎮十年爲政寬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幼授我軍政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爲之勿墜先業言竟而卒景崇嗣至僖宗中和三年卒子鎔生十年矣立爲留後與李克用互相攻擊適盧龍節度使李匡威爲弟所逐奔恒州鎔客之而匡威密以恩施悅其將士因忌日衷甲劫鎔鎔趨抱匡威曰鎔爲晉人所困賴公有今日公欲得軍鎔之願也請歸府讓之庶將士不敢拒匡

藩鎮指掌卷上

三

威以爲然並馬入府甲士出攻匡威殺之時鎔年十七也後更與克用連和承制進爵趙王梁朱溫遣兵襲鎔晉王存勗自將救之梁兵大敗趙王遂大治宮室事遊嬉多殺夙將養子張文禮弑之晉王存勗討殺文禮改北都後仍爲成德軍

立羽逸史曰成德自李寶臣以來四易其姓獨弘正忠勤紹懿寬簡王武俊始叛而能改圖卒建破賊之功廷湊聽韓退之之議論亦能感悟彼廷湊武俊之養子耳一旦賊殺賢主拒命朝廷顧乃跨有全趙七十餘年而有鎔王鎔童孺建節逼近強鄰乃南面稱

王者幾四十載而始滅諸藩鎮卒無有王氏久者此無異故紹鼎紹懿兄讓其弟弟推其姪元氣或賴之默培乎此鎮誠不可與河北崛起者同日而語已

魏博鎮

魏博鎮治魏州魏博德滄瀛凡五州史朝義兵敗其將田承嗣以此五州降亦僕固懷恩奏為節度使與張忠志等同授節代宗廣德二年請為天雄軍從之承嗣舉管內戶口壯者皆籍為兵惟使老弱耕稼數年間有眾十萬又選其驍健者萬人自衛謂之牙兵嘗為安史父子立祠稱為四聖且求入相上諷令毀之而加平章事

藩鎮指掌卷上

三

以永樂公主妻其子華欲以固結其心田承嗣愈驕慢大曆十年反陷相州又陷洛衛夏四月敕貶承嗣發諸道兵討之初李正己遣使至衛州為承嗣所囚至是禮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己曰承嗣老矣溘死無日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己遂按兵不進而李寶臣憤中使索賂亦逗遛遂無功十一年二月赦田承嗣聽與家屬入朝承嗣竟不入十四年卒以其姪悅為留後上命馬燧等討之德宗建中二年馬燧大敗田悅降博洛二州三年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四年與滔俊李納四鎮俱稱王興元元

年又上表謝罪詔復其官爵兵馬使田緒殺之時上在梁州遣使詣行在詔授魏博節度使貞元十一年加同平章事夏四月卒緒乃承嗣之子尚嘉謨公主緒有庶子三人季安幼弱公主子之遂得立憲宗元和七年卒兵馬使田興有勇力頗讀書性恭遜季安淫虐興素規諫季安忌之會病卒立子懷諫朝廷欲討之李絳曰懷諫幼闇軍權必有所歸陛下但嚴勅諸道選練士馬以須後敕亦不必遣中使旬日之後田氏不為屠肆必為俘囚矣但在朝廷臨時應機處置無失事會耳魏鎮果推田興絳勸上撫納速降白麻田興感泣遣知制誥裴

藩鎮指掌卷上

四

度宣慰其軍絳又勸發內庫錢百五十萬緡以賜之六州百姓給復一年軍中歡聲如雷度為陳君臣上下之義興聽之終夕不倦賜興名弘正十四年弘正入朝詔加侍中遣還鎮弘正恐一旦物故魏人以故事繼襲於是兄弟子姪皆仕諸朝朱紫盈庭時人榮之十五年成德帥王承宗卒詔以弘正代之徙承宗之弟承元於義成弘正遂為兵馬使王廷湊所殺起復其子布為魏博節度使討之復為魏將史憲誠所殺朝廷竟授節於憲誠文宗太和二年三月牙將开志紹作亂李聽討之六月復亂殺憲誠推何進滔為留後以拒命八月授進滔

節度使開成五年卒詔以其子重順嗣賜名弘敬懿宗咸通六年卒子全暉嗣十一年將士逐之推韓雄為留後詔賜名允中與節鉞僖宗乾符元年卒子簡嗣韓簡反寇暉州及河陽其將樂行建殺之詔賜名彥禎授節度使文德元年軍中苦其子從訓之虐逐之而推牙將羅弘信知留後事弘信殺彥禎父子遂領節鎮乾寧三年李克用攻之朱全忠遣將葛從周往救晉師敗光化元年全忠會幽州魏博兵擊李克用拔洛邢磁州是年弘信卒子紹威嗣天祐元年進爵鄴王天祐三年殺其牙兵八千家初田承嗣所置牙兵皆四方驍勇父子相

藩鎮指掌卷上

五

繼親黨膠固史憲誠以來往往被其屠戮紹威密謀於朱全忠遣人潛斷其弓弩弦全忠兵入盡殺之嬰孺無遺後紹威卒子周翰嗣竟為全忠移領他鎮而以楊師厚代之梁亡其地為晉所有

玄羽逸史曰兵猶火也不戢則當自焚古人不得已而動眾事竣而罷之是以上下相安田承嗣置牙兵八千以自衛其人皆河北壯勇而承嗣豐以給賜勁悍無敵鄰境畏之遂雄視諸道當時戰勝攻取固已享其利矣然自承嗣至紹威經十二帝中間如史憲誠等赤族者凡幾家夫非牙兵之害哉不惟不能戢

且拱手而待之焚也此如蓄蠱者叢百毒於甕中是惟不發發必殺人勢必舉而投之火而後為快乎胡八千族嬰孺無得脫者吁亦慘矣世有刑人而族八千家者哉朱温之不仁殆秦漢以來一人也

澤潞鎮

澤潞鎮亦號昭義軍治潞州其地則懷衛河陽初李光弼裨將安抱玉屢有戰功恥與賊同姓賜姓李氏方為鄭陳穎毫節度使而邠州別駕李抱真抱玉之從弟也代宗廣德元年僕固懷恩欲反抱真時在其麾下脫身歸京師上召見問計對曰此不足憂也朔方將士思子

藩鎮指掌卷上

六

儀如父兄陛下誠以子儀鎮朔方彼不召自來矣上從之果如所言永太元年以抱真為澤潞節度使先是薛山將薛嵩以相貝洛磁降於懷恩懷恩欲樹黨即奏為節度使與澤潞接壤俱號上黨地抱真至鎮以澤潞舊兵衝荒亂之餘土瘦民困乃籍民每三丁選一壯者免租徭使農隙習射行賞罰一年得二萬人皆精兵遂雄視山東於是昭義步兵為諸道最後田承嗣反誘薛嵩之將裴志清時嵩已卒弟萼為節度使遂為志清所逐而四州皆陷於田承嗣德宗興元二年朱滔攻貝州甚急抱真遣賈林說王武俊武俊猶豫抱真身與會於南

宮兩軍尙相疑獨以數騎詣武俊營命行軍司馬盧雲卿勒兵以俟曰今日之舉係天下安危若其不遣領軍事以聽朝廷亦惟子勵將士以雪仇恥亦惟子言終遂行見武俊叙國禍及播遷事大哭武俊亦哭乃約爲兄弟入其帳酌寢久之武俊感泣兩軍連營而進大破朱滔於貝州德宗貞元十年抱眞卒上遣中使召其子緘赴東都而以都虞侯王延貴義勇聞軍中特授節度使賜名虔休虔休卒李長榮代之長榮卒上遣中使諭軍中但所附者卽與節來希皓爲眾所服中使以手詔付之希皓辭兵馬使盧從史與監軍相結超出伍曰從史

藩鎮指掌卷二

七

請且尙當此軍監軍喉中使取詔授之希皓等卽率同列北面稱賀憲宗元和二年從史與王士眞等通而外獻策圖山東擅出兵屯邢洛上止之不時奉詔四年從史遭父喪朝廷久未起復賂吐突承璀卽起爲金吾大將軍以本軍討王承宗又陰與通謀上用裴垍策命承璀誘執之昭義士卒皆甲以出烏重胤當軍門叱之曰天子有詔從者賞違者族眾遂散上嘉其功卽欲授昭義李絳不可使孟元陽鎮昭義而以重胤鎮河陽從史貶驩州司馬元和十四年平盧將劉悟執李師道詔授義成節十五年成德王承宗卒詔田弘正代承宗而以

承宗弟承元改義成劉悟改授昭義時監軍多驕縱悟憤殺其監軍劉承偕及磁州刺史張汝裴度爲之援朝廷不問以寶曆二年卒子從諫匿喪謀以悟遺表求知爾後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父提十二州地歸朝廷其功非細祇以殺張汝自謂不潔淋頭竟至羞死爾孺子何敢如此從諫乃發表李絳勸朝廷速除節使李逢吉等沮之竟授節於從諫元和六年入朝加平章遣還鎮文宗甘露之變仇士良殺宰相王涯賈餗中外大權盡歸宦官劉從諫屢表士良罪惡及問涯等冤狀誓以死清君側宰相鄭覃李石藉以爲重武宗會昌二年薨子

藩鎮指掌卷上

六

禎自爲留後李德裕請討之遂調畫機宜以盧鈞建昭義節招懷五州而王元逵破宣務柵降其大將李丕何弘敬拔肥鄉平恩王宰克天井關四年八月郭誼斬劉禎以降先是磁州有男子罄折言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從諫以爲妖言斬之至是詔石雄以七千人入潞盧鈞素寬眾皆歸之人情大悅詔斬郭誼以謝潞人後李鈞代盧鈞爲沙陀所殺而孟方立領昭義節李克用遂以方立鎮邢李克修鎮潞昭義分爲二矣此後俱入於晉玄羽逸史曰嗟嗟抱眞忠義功名標表一時當無媿於李郭而激發王武俊至欲以身殉之武俊改圖朱

滔有死局矣此舉關唐社稷不小盧從史懷貳設詐非裴垪李絳處置得宜幾於不制劉悟父子終身不失臣節有賈直言輩爲之繩墨也直言死而從諫遂驕從諫死而劉頑驕孺奈何不爲郭誼之傀儡耶李文饒以談笑取之易如發蒙而斬郭誼以謝潞人更強人意尤在晉公處董重質之上也李鈞孟方立無足稱者入晉之後遂爲克用根本之地大都比他鎮稍可懷徠也者昭義也

平盧鎮

淄青管卽平盧鎮有州十二曰鄆曹濮登淄青齊峽兗

藩鎮指掌卷上

九

海沂密玄宗天寶十五載祿山以呂知誨守之軍將王玄志董秦與劉客奴謀殺知誨遣使與顏真卿相聞真卿助以衣糧且使十歲兒爲質朝廷以客奴爲平盧節度使賜名正臣秦及玄志拜官有差正臣謀襲范陽不克肅宗至德二載爲王玄志所醜詔授玄志節乾元元年卒上遣使往諭就察軍中欲立者高麗人李懷玉爲裨將乃殺玄志之子而推侯希逸朝廷卽授以節節度由軍士廢立自此始矣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之上元二年神功平劉展因大掠江淮詔割鄆兗以神功爲節度使受李光弼節制擊史朝義永

藩鎮指掌卷上

三

泰元年侯希逸亦爲李懷玉所逐懷玉竟得節賜名正已大曆十年奉勅討田承嗣承嗣卑辭下之遂按兵不動又得曹濮徐鄆兗五州乃徙治鄆而使子納守青州政嚴賦均帶甲十萬遂雄據山東常遣使獻錢三十萬緡以嘗朝廷上欲受之恐見欺欲卻之又無辭崔佑甫請慰淄青軍士因以賜之正已慙服曰朝廷有人德宗建中二年卒子納自領使與李惟岳連兵救田悅三年四鎮俱稱王後去王號上表謝罪以貞元八年卒子師古嗣與淮泗私通韓弘從中彈壓之頗懼師古卒有弟曰師道不率訓誡師古命諸將勿妄推戴竟立之時元和天子方與宰相銳意討蔡而師道陰庇元濟遣刺客殺武元衡傷裴度置留後院於東都潛納兵數百人謀焚宮闕畱守呂元膺捕誅之又盜斷建陵門戟而朝廷乃疑王承宗元和十二年李愬入蔡州擒吳元濟師道懼始奉表納質獻沂海密三州十三年下詔討之田弘正屢敗其兵有都將劉悟者得眾心軍中號曰劉父師道忌而欲殺之時將萬人屯陽穀師道命副使張暹斬悟暹密以示之劉悟勵眾夜攻師道及其二子皆斬之又斬贊師道逆謀者二十餘家出賈直言於獄置之幕府十二州皆平上命戶部侍郎楊於陵宣撫其軍分其

地爲三道以鄆曹濮爲一道淄青齊登萊爲一道兗海沂密爲一道徙劉悟爲義成軍節度使以鄆曹濮爲天平軍淄青既分地隘兵少三帥相持莫敢爲亂而王仙芝起於濮黃巢起於曹攻剡州縣民爭歸之官軍不能討迄於唐亡

玄羽逸史曰淄青地連齊魯負海岱之饒擅魚鹽之利元和以後叛亂不生則以分爲三道故也叛帥雖醉其逆謀姦民遂乘其釁隙流血數千里無復人跡禍更慘於安史哉蓋朝廷紀綱不立一穴塞一穴開所以古先聖王不恃有弭亂之術而恃無致亂之由

藩鎮指掌卷上

三

紀綱立則政刑修而賦役平亂何由生淄青自李正己跋扈以來李納稱王師古師道招納亡命刺客公行蔡州一平褻然膽落唐之威令復行矣奈何強鎮旣分賦役無度遂使黃巢輩得倒持太阿黃巢旣平羣雄四立卽詰后良輔猶難恢復況僖昭之庸闇崔胤之疏狂田令孜之專擅而欲保其不亡不亦難乎

朔方鎮

朔方軍治靈州初爲捍禦突厥而設開元間以王峻爲節度使蘭也州胡康待賓反王峻與天平節度張說討之餘黨復叛貶王峻以張說兼領朔方軍待賓餘黨平

召還說以河西判官牛僊客代之僊客在朔方能勤職業倉庫充寔械器精利上說欲加尙書張九齡不可李林甫揣上意贊成之卒聽林甫罷九齡相而以牛僊客同三品初豐安軍使王海賓以開元二年同薛訥擊吐蕃戰死上哀之以其幼子忠嗣爲尙衣奉御育宮中及長勇敢善戰竟授朔方節忠嗣有賢將風專以持重安邊爲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然惟不出出亦大捷天寶十一載忠嗣得罪以安西節度使安思順領朔方十四載祿山反擢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徵其兵赴行營祿山寇振武

藩鎮指掌卷上

三

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懷恩擊敗之子儀遂薦光弼領河東十五載二月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大敗史思明遂爲河北節度使四月子儀光弼合蕃漢十萬眾又敗思明於九門拔趙郡五月復戰於嘉山斬首四萬級復河北十餘郡至德二載九月子儀奉廣平王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時祿山已死上命子儀等九節度討安慶緒謂諸將等夷難於立帥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軍政不一各潰於相州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朝恩因短子儀乃召還京師以李光弼爲朔方節度使副元帥朔方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

之曰我饑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五百騎馳赴其軍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謀以精騎突東京逐光弼請子儀命將士皆被甲上馬以待僕固懷恩不可康元寶亦以爲如此則朝廷必疑郭公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乃止光弼以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而斬之時乾元二年秋七月也十月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破之思明等遁去後思明復陷東京魚朝恩強光弼與戰不利史朝義殺史思明以僕固懷恩爲河北副元帥會諸帥圍朝義於莫州賊平懷恩怨望適吐蕃入寇攻破長安上幸陝顏真卿請奉詔召

藩鎮指掌卷上

三

懷恩不許虜退上遣長安命真卿諭懷恩入朝對曰陛下在陝臣往以忠義責之使之赴難彼猶可來今陛下還宮彼進不成勤王退不能釋庸庸肯來乎但以子儀代懷恩可不戰而服也李抱玉亦言朔方思子儀如父兄遂以子儀爲河中節度使朔方將士皆曰我輩從懷恩爲不義何面目見汾陽王廣德二年僕固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道死回紇受盟吐蕃夜遁皆子儀之功也子儀見靈武凋敝薦路嗣恭鎮朔方嗣恭披荆棘立軍府威令大行大曆中楊炎與崔寧交惡出寧領朔方寧入朝以李懷光兼之懷光叛死授節於楊朝晟朝晟有

疾欲使寧州刺史劉南金領軍政而朝命神策將李朝案眾不從遂推高固固逃匿搜得之固與眾約無殺人無掠金帛眾曰諾乃共詣監軍請之詔授節初固久廢將士多輕侮之固鎮默毫不介意軍府遂安憲宗元和二年上欲革邊將畱後弊特用范希朝爲朔方節度使希朝選用沙陀朱邪氏爲前鋒虜不敢犯後朔方分夏銀綬爲一鎮振武爲一鎮朱邪赤心賜姓名李國昌其子克用勇冠三軍朔方帥屢更而國昌已節度振武矣僖宗時克用平黃巢封晉王朔方河東皆爲所有

藩鎮指掌卷上

三

晚張說王忠嗣牛儒客皆號得人而忠嗣則誠賢將彼其言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中國之力以徼邊功固萬世邊將藥石乎玄宗意在開邊忠嗣不容得罪矣部曲如郭子儀李光弼雖忠義知勇天性哉而獎拔開拓之力不可謂不出於王公祿山滔天之逆乘輿播遷太子西出卒成返正恢復大物朔方之將士也後來沙陀亦自此而起使碣山飢虎終無葬地則朔方義烈終始全唐也乎可爲一快

河東鎮

河東鎮治太原與朔方相為掎角亦為捍禦突厥而設天寶四載以朔方節度使王忠嗣兼領河東自朔方至雲中數千里要害地悉置城堡遠遁不敢犯邊人以爲自張仁愿後將帥皆不及天寶十載忠嗣貶以范陽節度使安祿山兼河東祿山反子儀使李光弼敗之遂薦光弼領河東鎮收復二京後子儀被譏以光弼代子儀朔方而改王思禮於河東思禮入爲司空崇嗣代崇嗣失政魏景山代寶應元年景山爲其下所殺詔以辛雲京爲節度使在鎮數年卒上命宰相王縉出鎮河東縉還路嗣恭代嗣恭入爲兵部尙書詔授節於馬燧

藩鎮指掌卷上

三

燧覓鎮兵單弱悉召牧馬廝養得數千人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必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戰法居三年得精兵三萬辟張建封爲判官李自良爲代州刺史李懷光反燧與渾瑊連破之懷光縊死上欲以自良代燧自良固辭上曰卿於舊帥存面分固得體然北門之任非卿不可竟授河東節而張建封亦爲徐濠泗節度使貞元十一年自良卒以李說爲留後授節上欲自除行軍司馬以爲儲帥特用李景略李說忌之時回鶻梅錄入貢過太原說與之宴梅錄爭坐說不能過景略叱之梅錄識其聲趨前拜之曰非豐州李端

公耶遂就下坐說益不平乃厚賂竇文場仍以爲豐州防禦使十六年以鄭僊代說而預擇可以代僊者以嚴綬自幕僚進奉記其名用爲留後竟授節在鎮九年軍政一出監軍裴垵元和四年請李鄴以自代上雖從之而寔欲革邊帥自請留後之弊數月以朔方帥范希朝爲節度使且慮沙陀居靈武近大虜恐爲患命徙之河東希朝選朱邪驍騎自隨而處其餘眾於黃花堆五年以王鐔代鐔在鎮吏事精敏故軍寔充羨又進家財三十萬縉欲加鐔平章事李藩權德輿李絳皆以爲不可乃止元和十年卒以宰相張弘靖代十四年晉公度爲

藩鎮指掌卷上

三

皇甫鏞所忌亦由平章事出鎮河東而徙弘靖於宣武穆宗爲太子聞李聽有良馬使人求之聽以職總親軍不敢私獻及卽位召晉公爲司空河東帥缺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乃自羽林將軍鎮河東寶曆二年以李程代文宗太和四年改命於柳公綽綽以沙陀朱邪執宜爲九姓六州所畏服奏以爲陰山都督執宜入謁神彩嚴整進退有禮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母妻飲酒饋遺甚厚執宜感恩爲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七年以李載父代武宗會昌元年上以回鶻犯塞遣兵部侍郎李拭

巡邊察諸將能否拔薦劉沔可任大事遂以爲河東帥
二年回鶻烏介可汗侵逼振武劉沔遣石雄帥朱邪赤
心三部襲其牙帳自以大軍繼之雄登城望見羶車數
十乘從者類華人謀問之乃太和公主也迎以歸夜擊
可汗大破之中創而走俘斬三萬以與張仲武有隙徙
義成宰相李石出鎮時方征昭義劉禎榆社兵馬使王
逢請益兵李石召橫水戍卒千五百人使楊弁將以詣
逢因府庫空竭止人給一絹猶石家出也弁遂作亂與
劉禎通石奔汾州朝議欲罷兵李德裕力勸兼討之上
遣中使李元寔往覘事宜元寔受弁賂大言曰相公須

藩鎮指掌卷上

三

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寔曰自牙門至柳子十五里
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止以無兵故發
橫水戍卒何以遽至如此元寔曰召募所致德裕曰李
相止以少給軍士絹一匹故致此弁何以能召募元寔
詞屈遂勒諸道致討而榆社戍兵皆太原人恐官軍討
弁屠及妻孥自請取太原遂擒楊弁并兵黨誅之劉沔
復鎮河陽會昌五年以王宰代宣宗大中元年吐蕃論
恐熟入寇宰以朱邪赤心爲前鋒擊破之赤心賜姓名
李國昌時已節度振武河東自王宰後李業盧鈞屢更
代而李國昌又欲其子克用鎮大同朝廷不卽從國昌

父子逆命乾符中河東帥寶泚曹翔皆爲所敗以崔季
康代季康爲其下所殺以康傳珪代將士又殺之乃命
宰相鄭從讜出鎮河東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
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多也後李克用爲
李可舉所敗亡走鞬鞞黃巢亂陷兩都詔取回克用討
賊克用率鞬鞞諸部萬五千騎過太原從讜嚴備閉城
而犒給之克用剽略還據代州王重榮見黃巢猖獗謀
於監軍楊復光曰雁門李僕射驍勇有強兵素有徇國
之志而與河東結隙不敢來宜以朝旨諭鄭公而召之
來則賊不足平矣重榮召之克用趨河東不敢入太原

藩鎮指掌卷上

三

城以數百騎繞晉陽城別從讜從讜厚贈之朝廷以克
用爲雁門節度使黃巢雖平而河朔之地悉爲克用所
有唐亡克用之子存勗滅朱溫稱後唐莊宗
玄羽逸史曰河東以全晉之地爲郭子儀李光弼相
代而治故舉軍忠順始終全唐就其中小小煽動亦
一時處置欠宜旋卽底定不若河北之草菅主帥蜂
蠶成羣也貞元以來馬燧張弘靖柳公綽鄭從讜皆
著能績而沙陀蟠據境內鷓軍一出前無衝陣勃勃
乎有凌跨海宇之勢矣若無沙陀將令弑父弑君之
賊戴黃屋而血赤子得無天道耶

隴右河西鎮

隴右河西亦設於唐初而隴右治鄯州河西治涼州皆以備禦吐蕃開元二年冬十月以郭知運為隴右節度大使九年卒王君奭自其部曲代之十五年吐蕃自恃強大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諫以夷狄如禽獸不必較不聽召君奭與議討君奭請行追及於青海之西乘冰而渡破其後軍獲輜重羊馬以萬計上由是益事邊功而君奭竟為回紇降虜護輸所刺詔以君奭麾下蕭嵩為節度使嵩承君奭新敗河隴震駭之時而能用裴冕牛僊客張守珪人心浸安守珪常帥眾築故城板榦

藩鎮指掌卷上

无

纒立吐蕃猝至守珪於城上作樂張宴虜疑懼而退縱兵擊之大捷開元十七年以嵩兼尚書令遙領河西而崔希逸為節度使希逸厚撫吐蕃邊將乞力徐欲與之寵兵耕牧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朝廷遣內侍趙惠琮往察事宜惠琮矯詔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破乞力徐於西海吐蕃復絕朝貢希逸媿恨失信而卒時北庭節度使蓋嘉運擒突騎施可汗改領河西隴右天寶五載又以朔方河東節度使王忠嗣兼領此二鎮自朔方雲中鄯涼一帶皆節制於忠嗣控御萬里天下勁兵重鎮俱在掌握與吐蕃連戰青海積石斥地數千里又討

吐谷渾虜其全部而還林甫見忠嗣功名日盛恐其入相忌之忠嗣又數稱祿山必反遂解河東朔方節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恐所得不補所亡上不悅別遣將軍董延光而命忠嗣分兵助之兵馬使李光弼曰公何惜二萬匹絹不以給軍士令協力攻之一旦延光無功豈不譏罪於我忠嗣曰今以數萬眾攻一城得之未足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為之吾豈吝賞哉天子加責不過貶黜忠嗣將甘心焉豈忍以數萬命易一官乎光弼歎曰公能為古人矣光弼不及也延光果

藩鎮指掌卷上

平

稱忠嗣阻撓林甫使人告忠嗣擁兵奉太子意欲連及東宮上怒徵忠嗣還鞠之麾下哥舒翰力陳其冤上方雅愛舒翰才勇忠嗣得不死貶漢陽太守以哥舒翰為隴右節度使八載拔吐蕃石堡城兼領河西祿山反取舒翰守潼關以梁宰代而李嗣業為副上幸蜀段秀實勸宰嗣業勤王嗣業將兵五千赴行在至德二載嗣業與郭子儀等收復二京授鎮西北庭節乾元二年攻鄴城中流矢卒以荔非元禮代將其眾竟授以節實應元年行營兵殺之詔以馬璘代吐蕃陷長安上幸陝賊圍之璘以千騎勤王直抵城下持滿外向遂入城不解

甲復出單騎奮擊俘斬千餘虜大駭引去大曆元年由鎮西北庭兼領鄆寧初李嗣業調行營討安史以李元忠郭昕爲兩鎮雷後賊久未平嗣業常同李郭二元帥征討因授元忠與昕節鉞中國多事而隴右河西四鎮俱沒於虜隔絕十餘年元忠等閉境拒守建中二年遣使從回紇取道上表言狀帝嘉之各賜爵郡王昕子儀弟也宣宗大中三年鄆涇等諸節度使克復河湟五年沙州將張義潮亦降於是河湟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二州復入於唐卽鎮西北庭隴右河西之地乃置歸義軍以張義潮爲節度使久之召入朝而龐勛亂起

藩鎮指掌卷上

三

王仙芝黃巢繼之唐已不復振矣

玄羽逸史曰大唐盛時幅幘極廣涼鄯二治已去青海不遠鎮西北庭則在要荒外去長安萬里矣節使自郭知運王君奭而下獨王忠嗣最有能聲賢哉忠嗣不順旨不邀功不避罪皆古人所難能者一時才勇如郭子儀李光弼僕固懷恩哥舒翰皆在麾下控制萬里威行絕域顧不盛歟忠嗣林甫勢不兩立林甫寵固忠嗣不容不退矣此唐盛衰之所由分也既而中原亂起遂無暇爲禦戎計於是鎮西北庭及隴右河西自不得不沒於虜李元忠郭昕閉境一十餘

年無內援亦無外附才與節皆可想見是亦出忠嗣旂鼓之下者夫忠嗣退祿山入吾固謂唐盛衰之所由分然則林甫用舍其關係豈小哉

鄆寧鎮

鄆寧鎮治邠州天寶末祿山叛上幸梁州諸邊帥皆率所部勤王河隴遂爲吐蕃所沒於是置鎮於邠州時馬璘勇冠三軍大曆元年代荔非元禮將鎮西之眾破吐蕃後詔兼鄆寧節度使以段秀寔爲都虞候事皆咨議軍中肅然上以吐蕃屢寇邊以郭子儀建節駐邠州而改璘於涇原璘先往城涇州以段秀寔知雷後兵馬使

藩鎮指掌卷上

三

王童之乘四鎮羈旅之師勞弊怨誹欲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秀寔聞之召掌漏者故延其更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又聞欲焚馬坊草因救火作亂火果發秀寔命軍中行者止坐者勿起各整部伍嚴守要害童之來白救火不許及旦捕而斬之命後徙者族遂徙於涇後以韓遊瓌鎮鄆寧貞元四年遊瓌以病求歸詔以張獻甫代憲宗元和二年高崇文平蜀卽授西川節度使崇文在蜀一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回翔之地崇文豈敢自安願效死邊睡乃以爲鄆寧節度使宣宗大中三年克復河湟六年以畢誠鎮鄆寧初党項擾邊

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略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中遂有是命誠至果招諭党項降之僖宗以王行瑜鎮邠寧行瑜與李茂貞數犯京城劫遷乘輿賜鐵券加尙父竟爲李克用討而誅之唐亦亡

涇原鎮

涇原鎮治涇州與邠寧同設於天寶末大曆初以邠寧節度使馬璘徙鎮涇州十一年璘卒上雅聞段秀寔名卽以代璘秀寔奉身清儉軍令簡約甚有威惠爲楊炎所忌徵爲司農卿而以李懷光代涇原士卒不奉詔復

藩鎮指掌卷上

五

請秀寔詔改朱泚泚入朝又改姚令言泚之入朝也以朱滔遣人齎蠟書於泚爲馬燧所獲送長安上驛召泚示之泚頓首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因雷長安厚賜賚之初李希烈反攻襄城上發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往救犒賞差薄眾怒遂謀上倉卒幸奉天而泚乃令言舊帥也乃推朱泚爲主據長安涇原判官馮河清集將士大哭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詔以爲涇原節度使興元元年爲大將田希鑿所殺而附於泚希鑿亦泚鎮涇原時所親厚者李晟破朱泚收復京城泚與姚令言亡走涇州投希鑿希鑿閉城拒之泚謂之曰汝之節

吾所授也奈何臨危相負使焚其門希鑿取節投火曰還汝節泚眾大哭遂殺姚令言詣希鑿降泚走其將韓旻梟其首詔以希鑿鎮涇原李晟進爵西平王鎮鳳翔希鑿遣使參候晟謂使者曰涇州逼近吐蕃恐州兵難獨禦欲遣兵防援未知田尙書意使者歸以告希鑿果請援兵晟遣腹心將彭令英等戍涇州尋託巡邊希鑿出迎晟與並轡而入道舊結歡希鑿妻李氏以叔父事晟晟謂之田郎希鑿不疑晟伏甲宴之旣飲彭令英引涇州諸將士下堂晟曰我與汝曹久別可各言姓名於是得爲亂者石奇等三十餘人數其罪而斬之願謂希

藩鎮指掌卷上

五

鑿曰田郎亦不爲無罪引出縊殺眾股栗莫敢動貞元四年以劉昌鎮涇原昌以後屢更帥俱歛戢而僖昭以後遂爲岐蜀分割矣

玄羽逸史曰唐有河西隴右不必置邠寧涇原自涼鄯不守則邠涇遂爲虜衝自中原喪亂則邠涇乃其腹背如此重鎮備皆以郭子儀段秀寔李晟輩爲之鞏安於磐石奈何使朱泚姚令言田希鑿出入於其間安得不荼毒忠賢而草菅民命也及黃巢之後乃爲王行瑜李茂貞所據天子如籠中鷓鴣羣狸日磨牙礪爪其間惟有俛首吞聲而待其亡也嗚呼惜

哉

鳳翔鎮

鳳翔鎮扶風祿山反時內備征討外禦吐蕃與邠涇相
為犄犄初以崔光遠為節度使後朱泚自幽州入朝上
以朱滔鎮幽州而改泚於鳳翔從泚北來將士皆在鳳
翔泚入朝上思得重臣代之時盧杞忌張鎰忠直乃對
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悅
首不言杞遽曰陛下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服固惟聖
算上顧張鎰曰無以易卿鎰知為杞排而無辭以免遂
行建中二年為泚將李楚琳所殺時泚已叛上在奉天

藩鎮指掌卷上

美

方欲幸鳳翔蕭復曰朱泚部曲必有與同惡者不可往
上曰吾計已決為卿遲一日次朝得張鎰報楚琳乃降
於泚泚伏誅楚琳又遣使入貢上雖授節而心惡之使
者數輩至皆不引見陸贄諫以為大慙未除楚琳宜且
包容上乃善待其使興元二年入朝李晟請誅之不許
以晟代鎮鳳翔晟至鎮治殺張鎰之罪斬裨將王斌等
十餘人軍府大安元和六年以李惟簡為節度使惟簡
練兵勸農吐蕃不敢逼文宗太和九年李訓鄭注謀誅
宦官訓使注鎮鳳翔意在內外協勢注遂請禮部員外
郎韋溫為副溫力辭或曰拒之恐得禍溫曰擇禍莫若

輕既而注果敗廣明初黃巢亂陷兩都上出奔以宰相

鄭畋鎮鳳翔中和元年行軍司馬李昌言將兵屯興平

還襲鳳翔為亂鄭畋委畱後於昌言西赴行在有宋文

通者平李昌言之亂上賜名李茂貞即以茂貞為鳳翔

節度使屢犯宮闕迫脇天子後進曾岐王

玄羽逸史曰唐都關中扶風為畿內漢所稱三輔地

也祿山反設置節鎮所謂分陝而治非純臣不可使

何乃委之豺虎朱泚耶朱泚部曲皆安史餘黨河北

梟雄睚眦暴戾於鳳翔久矣盧杞熟知之故快心於

張鎰也後來李西平大洗陋習關輔多得其力訓注

藩鎮指掌卷上

美

幾壞之乃李昌言宋文通則如蜂蠆在肘腋間一舉
手即受其螫雖英明之主忠智之相且慮犯患而庸
闇如僖昭又佐以鄭畋張濬杜讓能之徒豈不速其
亡哉

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本丁

巳閏月崑山趙詒琛重刻

唐藩鎮指掌卷上

唐藩鎮指掌卷下

帆樓

張玄羽先生著

方禹脩先生

陳眉公先生

門人

陸慶紹孟聞 陸慶繩仲武 全較
宋啟瑞東星 訂正 陸慶綿叔遠

荆南鎮

荆南鎮治江陵天寶十四年以永王璘遙領之祿山反上欲命諸王分總節制高適諫以為不可上竟以璘領四道節度鎮江陵時江陵財賦山積璘召募勇士日費

藩鎮指掌卷下

鉅萬子瑒有勇力薛瑒等為之黨陰勸王保江表如東晉故事上聞之召暹蜀不從遂令高適為淮南節度使來瑱為淮南西道節度使與江東韋陟共圍璘璘分遣將襲吳郡廣陵江淮大震肅宗至德二載敗死帥荆南者多忠於朝廷不詳載惟高季昌以天佑四年授荆南節唐亡據其地至宋國乃除

山南東道

山南東道治襄陽祿山反以魯炁為節度使賊將武令珣田承嗣圍炁於南陽周歲餓死者相枕藉肅宗遣宦官曹日昇宣慰之圍急不得入昇請單騎入城襄陽大

守魏仲羣不許顏真卿自河北至固遣之行日昇引十騎馳入賊不敢逼城中大喜炁夜開門擁數千餘兵突圍而出田承嗣等追之不克而暹時賊欲南侵江漢賴炁抗其衝要南夏得全後來瑒破賊有功軍中號來嚼鐵代魯炁為節度使在鎮數年程元振譖而流之賜死播州以梁崇義代崇義有勇力能捲鐵舒鉤沈毅寡言得眾心與河北諸鎮結盟拒命然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之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德宗建中二年以為同平章事賜鐵券徵之終不至詔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殺崇義傳首京師襄陽平以李承代鎮希烈大掠襄陽自承後鎮襄者亦多忠順不詳載

藩鎮指掌卷下

河中鎮

河中鎮治蒲州代宗以李懷光為節度使德宗建中二年詔懷光討朱滔王武俊等四年朱泚反上幸奉天泚攻奉天甚急城中糧絕日暮欲陷李懷光以兵五萬發蒲津時李晟馬燧渾瑊等俱集城下遂大破朱泚奉天圍解懷光欲見上言盧杞趙贊白志貞之姦杞等大懼勸上止之懷光自以千里赴難咫尺不得見天子已為姦佞所擯憤怒殊甚陰懷異志李晟知之列其反狀朝

廷曲爲包容詔加太尉賜鐵券懷光對使曰鐵券以安反者懷光不反何以賜爲辭氣甚悖養子石演芬屢諫不聽遣使詣行在告之懷光殺演芬遂反帝奔梁州懷光惡李晟欲襲之三令其眾不應李景略勸懷光破朱泚取長安散軍騎詣行在如此則臣節猶未虧功名猶可保頓首懇請至於流涕懷光許之而復爲閻晏所惑欲東保河中時諸道俱集受李晟節制晟等收復京城朱泚走死懷光遣子瓘詣行在謝罪上遣孔巢父宣慰其軍懷光素服聽詔巢父不爲止將士曰太尉無官矣懷光怒乃沒巢父復反上遣渾瑊馬燧等討之貞元

藩鎮指掌卷下

三

元年瑊燧等連破懷光於陶城及長春宮懷光縊死河
中平皆馬燧之功也初瓘在上所以爲監察御史及懷
光屯咸陽不進瓘密言於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
之備臣聞君父一也但今日陛下未能誅臣父而臣父
足以危陛下故不忍不爲陛下言之上大驚曰卿大臣
子當爲朕委曲彌縫之瓘對曰臣父非不愛臣臣非不
愛其父與宗族也願臣力竭不能回耳上曰然則卿以
何策自免對曰臣父敗臣與俱死有何策哉賣父求生
陛下將安用之後懷光死瓘亦自殺上深痛惜瓘而赦
懷光一子命收葬其尸僖宗以後王重榮兄弟朱玫李

昌符交亂河中卒并於李克用

玄羽逸史曰荆南富庶財貨山積永王資以起逆孺子爲人穿鼻徒足自斃而已襄樊形勝之地崇義恃捲鐵舒鉤之勇又與河北連衡朝廷問之每引來瑱以自解豈盡崇義之學亦由措置乖方耳希烈以申蔡勁卒亡一崇義添一崇義而更甚焉朝廷何賴也彼河中者固汾陽臨淮治兵往來之地忠義宜所素聞況李懷光既解奉天之圍功亦不細彼欲面數杞贊而誅之豈忠憤之所激乎亦或有兵諫之心乎儻袒懷以接納之又推誠而任使之何至構逆乃千里

藩鎮指掌卷下

四

赴難咫尺天顏而鞅鞅以去也忠義之氣消阻矣怨叛何疑然挾不賞之功於猜忌之君相未有能保其不叛者獨李瓘處心良苦必一死而後慊所遇何其悲哉三鎮自三凶之後頗不煩廟廊指擄豈不以人乎噫

河南鎮亦名宣武軍

河南鎮治汴州亦天寶末設祿山反遣張通晤略地郡縣多望風降走唯東平太守嗣吳王祗起兵拒之上以爲河南都知兵馬使天寶十五載又以魏王巨代之加節度使屢破賊有功肅宗卽位召還命宰相張錡兼領

寶應元年來瑱有功命瑱爲河南節度使瑒跋扈用崔光遠代而改瑒於襄陽大曆十二年以兵馬使孟鑿爲留後旋授節都虞侯李靈曜殺而代之北結田承嗣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馬燧討之淮西軍一戰而潰忠臣將歸燧曰以順討逆何憂不克固留淮西兵同進靈曜大敗田悅來救亦敗而潰遂擒靈曜送京師斬之燧見李忠臣暴戾盡讓其功德宗建中二年詔更河南爲宣武軍以李勉爲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反十二月攻汴州李勉城守月餘外救不至將其眾歸宋州希烈遂陷汴州滑州守將亦以州降希

藩鎮指掌卷下

五

烈拔之興元二年十一月官軍進逼希烈李澄降劉洽克汴州希烈伏誅卽以洽爲宣武節度使賜名玄佐貞元三年鎮海節度使兼鹽鐵使韓滉入朝過汴州拜玄佐之母勸之入朝玄佐稱力未能治裝滉遺錢二十萬緡遂與陳許節度使曲環同入朝遣還鎮貞元八年二月劉玄佐卒玄佐之母雖貴猶日織一絹每誡玄佐報國故始終不失臣節臨終命將吏請帥將吏竟擁其子士寧朝廷不得已從之九年十二月兵馬使李萬榮以士寧淫亂殘忍逐之卽以萬榮代鎮十二年萬榮病軍中亂詔以董晉爲節度使都虞侯鄧惟恭復謀作亂晉

誅其黨械惟恭送京師上又以陸長源爲行軍司馬佐之長源性剛率刻急軍中惡之貞元十四年董晉卒宣武軍亂殺行軍司馬陸長源詔以宋州刺史劉逸準爲節度使逸準又卒軍中猶思劉玄佐之恩推其甥兵馬使韓弘爲留後詔授以節弘持重寬簡沈毅多斷將兵識其才鄙勇怯指顧必稱其事先是吳少誠遣使約劉逸準共攻陳許使者數輩猶在館弘悉驅出斬之選卒三千擊少誠由是少誠失勢宣武軍自玄佐卒後凡五亂弘首倡者及其黨三百人數而斬之自弘在鎮及入朝二十年闕卒無一人敢譁於城郭者元和十四年

藩鎮指掌卷下

六

弘入朝上待之甚厚弘獻馬三千絹五千襪緡三萬金銀器千事而汴州府庫猶充物蓄積無算遂以弘爲司徒中書令改河東節度使而以宰相張弘靖帥宣武弘請官平章事又宰相子少有令聞立朝簡默及帥河東承王鏐聚斂之餘帥宣武繼韓弘嚴猛之後廉謹寬大上下安之穆宗長慶元年以李愿代愿性奢侈薄賞賜而峻威刑其妻弟竇瑗典宿直頗驕貪軍中作亂斬瑗愿奔鄭州眾推李峇爲留後羣臣請如河北故事李逢吉不可遂除韓弘弟充鎮宣武峇腹心將李質斬峇首以充未至權知軍務時牙兵三千人峇日給酒食質知

軍務亦如之而宣武府庫空竭已不能支諒在必止質曰此積習已久若韓公至而罷之則人情去矣不可留此弊以貽吾帥吾寧任怨卽令罷給而後迎充充至籍軍中爲惡者千餘人一朝逐之曰敢少畱境內者斬於是軍政大治太和七年李程自河東改鎮宣武程亦宰相也大中九年平章事裴休請早建太子上下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爲閒人休辭疾遂出鎮宣武軍僖宗中和二年賊朱温降賜名全忠中和三年卽以爲宣武節度使未幾兼領三鎮又兼四鎮而河南汴宋諸州郡拱手而授之矣温又破朱瑄朱瑾蠶食山東諸鎮稱梁王竟篡

藩鎮指掌卷下

七

唐爲梁太祖

玄羽逸史曰汴州在周漢盛時皆東都畿內地唐雖定鼎關中而未嘗不以此地爲九垓之朝市四海之門庭也祿山擁范陽之健兒駕暴而來吳兢二王相繼起義自後遂爲重鎮往往宰相領之吾稽其人則張鎰李勉董晉張弘靖李程裴休皆平章事也而弘靖獨稱得體乃庶僚擢鎮表表可紀者則劉玄佐韓弘韓充而玄佐以遺愛及其甥韓充以盡職光其兄大可嘉尙美哉弘也憂國如家徇國以身當其輿疾以討蔡封府庫以歸朝罄家貲以獻上是豈矯情爲

哉當時藩鎮擁兵不奉貢者比比而是弘欲以身率之耳嗟嗟唐室建都關中指臂所使惟此宣武及鳳翔涇邠三四鎮耳僖宗以來委宣武於朱温而鳳翔則茂貞邠寧則行瑜若之何不亡可哀也已

淮南鎮

淮南鎮治揚州天寶十四載上命永王等分總節制諫議大夫高適以爲不可上不聽以璘兼四道節鎮江陵璘欲據金陵如東晉故事上召還蜀不從乃以高適爲淮南節度使與來瑱等討之肅宗至德二載璘敗死自高適之後節使多朝班清望不敢悖叛憲宗元和中王

藩鎮指掌卷下

八

鏐領節以進奉賄賂求平章事白居易諫止之又宗時宰相牛僧孺與李德裕有隙德裕招降維州僧孺阻之後西川監軍王踐入知樞密爲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出僧孺爲淮南節度使宣宗時宰相杜悰代悰喜遊宴以崔鉉代僖宗時黃巢反高駢屢破之以爲淮南節度使兼鹽鐵轉運僖宗中和二年加侍中罷鹽鐵轉運上表自訴言詞不遜上命鄭畋草詔切責之駢臣節旣虧貢賦遂絕初駢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補以軍職頗言公私利病駢信任之用之欲專權浸以計去駢舊將梁繼

等又引其黨張守一諸葛殷其蠱惑駢殷詭辨風生駢以爲神恣其妖妄無所不至遂建道院以候鶴駕謂冲舉已近異議者輒爲所陷死不旋踵由是軍府之政咸出呂氏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邪都以用之及守一領之慮人泄其姦謀乃言於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累駢乃悉去姬妾謝絕人事賓客皆不得見故用之專行威福無所忌憚境內遂不知有駢矣光啟三年駢將畢師鐸起兵攻揚州聞懷寧軍使鄭漢章素切齒不平師鐸夜與百騎潛詣之漢章大喜發兵千餘人從師鐸鐸又約鎮遏使張神

藩鎮指掌卷下

九

劔遂進攻廣陵城中驚擾用之斷橋塞門爲守備而不以告駢駢聞諛諛聲急召用之詰之用之曰師鐸之眾思歸爲門衛所遏適已處分不已止煩玄女一力士耳駢曰近者覺君之妄多矣君善爲之勿以我爲周侍中駢命用之遣一吏將以手札諭師鐸鐸始亦望駢遣舊將勞問得以具陳用之姦惡用之乃遣其黨許戡師鐸大怒斬之鐸又求救於宣州觀察使秦彥許克城之日奉以爲帥彥遣兵同攻克其羅城用之亡走駢命徹備與師鐸等相見交拜如賓主之儀承制加師鐸左僕射漢章等遷官有差都虞侯申及曰逆黨不多諸門尙未

有守者令公及此夜出發諸鎮兵還取府城此轉禍爲福之計也若一日事定及亦不得在左右矣駢猶豫明日師鐸分兵守諸門遣使趣秦彥過江幽駢及親黨十餘人於道院秦彥將兵三萬入揚州廬州刺史楊行密出兵討師鐸等大敗秦彥遂殺高駢并其子弟甥姪同坎壘之楊行密舉軍竊素大哭三日攻拔其城彥師鐸等走行密改葬駢及其親黨城中遺民才數百家飢羸無復人狀行密輦西塞米賑之上以淮南久亂詔朱全忠兼淮南節而以行密爲副使後孫儒攻破揚州行密走歸廬州屢敗孫儒復取揚州詔以爲淮南節度使

藩鎮指掌卷下

十

稱吳王

玄羽逸史曰高駢少提一旅討賊所至無橫陣當其節制西川擁麾東土其才氣勛業殆李郭而後所僅見者一爲用之所蠱精神志意消沮畏縮乃幽困於師鐸魚肉於秦彥豈盡左道能奪其識鑑哉彼臣節已虧元精亦耗駢且無可奈何矣獨恨揚州富庶甲於寰宇大唐度支過半資之畢秦孫楊連歲苦戰行密入城止餘庭羸數百物力全盛之地幾絕煙火何其悲哉長淮上下有嶺東西江東西閩浙諸鎮俱東南財賦之藪肅代以還絕無叛背僖昭經黃巢之後

唐綱解紐羣雄分割於是錢鏐王潮馬殷劉崑始各
霸一方詳在諸王指掌中

淮西鎮

淮西鎮治蔡州亦號彰義其地則申光蔡三州初設卽
以李忠臣爲節度使大曆十四年忠臣貪殘好色多逼
淫將吏妻女族子李希烈逐之自稱留後詔授彰義節
度使建中二年前上欲討梁崇義以命希烈楊炎諫曰希
烈狼戾無親賊殺宗叔無功猶倔彊不法若平襄陽何
以制之上不聽希烈以吳少誠爲前鋒擊斬梁崇義朝
廷以李承鎮襄陽希烈欲據襄陽迫脇李承鎮不屈希

藩鎮指掌卷下

二

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期年軍府稍完三年希烈反自稱
天下都元帥四年取汝州盧杞欲陷顏真卿言於上曰
真卿夙望希烈所畏服得其人宣慰之或能改圖上遣
真卿真卿曰臣年八十矣不敢辭死但恐辱朝廷耳遂
行至彭義希烈百方窘之真卿不屈興元元年希烈僭
號真卿死之後其將陳仙奇斬之乃降詔以仙奇爲節
度使是年吳少誠殺仙奇詔又以少誠爲節度使少誠
據淮西十六年愈驕倨計之不能克仍復其官爵憲宗
元和四年卒大將吳少陽自爲留後時用兵河朔不暇
討暫授之元和九年子元濟自領軍務將士勸歸朝廷

者皆殺以殉而以董重質爲謀主十年天子下詔討之
以御史中丞裴度宣慰行營諸將淄青李師道陰庇吳
元濟分遣刺客劫東都焚陵寢殺宰相以恐喝朝廷求
罷兵而公卿緝緝言休兵亦眾上排羣議獨用裴度策
討賊益急以韓弘爲都統李光顏烏重胤李愬等皆受
節制裴度請自行遂以爲宣慰招討等使元和十二年
李愬雪夜入蔡州擒吳元濟檻送京師淮西平斬吳元
濟赦董重質

藩鎮指掌卷下

三

玄羽逸史曰彰義以申光蔡三州彈丸黑子之地又
在朝廷肘腋指臂之間乃矯命橫行者四五十年雖
希烈少陽輩習亂哉而亦由朝廷所以處置之者未
盡其道也法言云御得其道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
其道天下狙詐咸作敵希烈狼戾性成視殺其叔如
刈菅楊炎且策其必亂何論他人乃示之以利器誨
之以謾藏矧猜忌之德宗輔以姦邪之盧杞李懷光
勤王效節一旦激而成叛不必咎希烈矣若元濟外
迫於強鄰內惑於重質明慧者亦難自決豈童騃之
足云舉其宗而爲戮非不幸也嗚呼唐之威令茲其
復振哉獨赦一董重質爲失刑之甚不如李文饒之
處郭誼也一刑一賞小不當卽係安危商人之言曰

不潛不濫不敢怠荒晉公無乃未思及於此乎先惡而逢之臨危而賣之以重質而有民有社是大姦不死何以謝蔡人何以服元濟何以示天下何以勸方來故曰不如李文饒之處郭誼也

劔南鎮後分東川西川

劔南鎮治益州天寶元年設初章仇兼瓊治蜀楊釗依之楊釗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客游梁益與富民鮮于仲通善仲通常資以財而仲通者又為章仇兼瓊所厚遂薦釗於瓊曰聞新貴人楊氏寵冠後庭有從兄釗者在仲通所其人倜儻有才氣公厚

藩鎮指掌卷下

三

資而遣之入京游揚貴人間台階不難至矣瓊即辟為推官使獻春綵贖蜀貨直萬緡俾行賂楊氏姊妹楊氏姊妹大喜薦釗於帝得寵用改命國忠國忠轉引鮮于仲通竟授劔南節度使嘗伐南詔死者六萬人為國忠所庇復益兵以往又敗沒朝廷不問肅宗時改劔南為二道曰東川西川以李奐鎮東川崔光遠鎮西川而嚴武三建節領西川時崔旰為漢州刺史武嘗遣旰將兵擊吐蕃連破數城攘地數百里武作七寶輦迎旰入城以寵之武卒軍中推王崇俊朝廷授郭英誼旰殺英誼詔以宰相杜鴻漸為山南西道副元帥鎮東西川旰方

與新節使張獻誠戰獻誠大敗旰節皆為所奪鴻漸聞之懼使人先達意於旰而薦之於朝請以節制讓之大曆三年授崔旰西川節度使旰以弟寬知留後入朝楊子琳帥精騎突入城寬不能禦奔漢州旰妾任氏出家財陰募兵破走之詔加旰工部尚書賜名寧遣還鎮寧卒張延賞代章皋者延賞壻也嘗詣西川延賞不禮之去為隴州留後朱泚反泚將牛雲光方戍隴州欲執皋以應泚事泚帥眾奔泚遇泚遣中使蘇玉賁詔加皋中丞玉謂雲光曰章皋書生君不如與我俱之隴州儻皋不受命以君兵誅之如取狐狍耳雲光從之皋乃先納

藩鎮指掌卷下

四

蘇玉受其詔書謂雲光曰大使苟無異心請悉去甲兵乃可入雲光易之挺身而進皋伏甲誅之築壇盟將士曰李楚琳賊害本使以應賊泚宜共討之詔以隴州為奉義軍加章皋節度使泚平即以代延賞皋在鎮最久屢摧吐蕃貞元十七年遣兵分九道出大破吐蕃於雅州轉戰千里凡拔城七軍鎮五焚堡百五十斬首萬級圍昆明城冬十月加皋司徒中書令賜爵南康王十八年生擒吐蕃大相論莽熱凡在鎮二十一年吐蕃不敢犯塞重加賦稅而民不怨士卒婚嫁皆供其費故人樂為之用服南詔摧吐蕃府庫既寔時寬其民三年一復

租稅蜀人服其智謀而畏其威德宗貞元二十一年薨諡曰忠武蜀人思之社而稷之至今副使劉闢自爲西後時憲宗初嗣位力未能討因授以節復以韋丹鎮東川闢益驕求兼領東川上不許闢遂反上獨用杜黃裳策委高崇文以軍事討之時夙將甚眾皆自謂當征蜀之選及用崇文大驚崇文方屯長武練卒五千常如寇至受詔卽行械糧俱備號令嚴明直趨梓州責東川節度使以敗軍失守斬之元和元年克成都擒劉闢屯於通衢市肆不驚秋毫無犯戮其大將邢泚餘無所問命軍府一依韋南康故事從容指擣一境皆平南康舊將

藩鎮指掌卷下

五

佐皆禮而薦之獨謂段文昌曰君必爲將相未敢奉薦闕有二妾皆殊色監軍請獻之崇文曰天子命我討平凶逆當以撫百姓爲先遽獻婦人以求媚耶崇文義不爲此乃以配將吏之無妻者冬十月授崇文西川節兩川皆領焉在蜀期年謂監軍曰西川乃宰相迴翔之地崇文何敢自安上表請改鎮願效死邊陲遂授邠寧節以宰相武元衡代崇文元和八年召元衡入知政事以宰相杜元穎爲西川節度使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南詔寇成都入其郭詔以李德裕代之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山川城邑道路

險易廣狹遠近皆若身歷練士卒葺堡障蜀人粗安五年吐蕃將悉怛謀以維州來降牛僧孺阻之詔以悉怛謀歸吐蕃吐蕃戮之境上極其慘酷武宗時德裕入知政事以會昌三年贈悉怛謀等官爵宣宗大中二年周墀罷相鎮東川宰相魏謩亦爲令狐綯所忌出鎮西川後改節於李福而劉潼以懿宗咸通六年繼之僖宗乾符元年南詔寇西川入邛峽關二年以高駉爲節度使時成都晝閉駉至劍州馳使開城門或諫曰蠻寇逼近萬一稀突奈何駉曰蠻聞我來逃竄不暇輒犯今春氣向暖數十萬人蘊積城中將成厲疫不可緩也自是蠻

藩鎮指掌卷下

六

亦不復入寇三年築成都羅城周二十五里九十六日而畢廣明元年駉改鎮海節以崔安潛代中尉田令孜見羣盜日熾陰爲幸蜀之計謀改安潛他鎮而奏以其黨陳敬瑄楊師立王勗羅元杲分鎮三川興元上令四人擊毬賭之敬瑄得第一籌卽以爲西川節度使師立鎮東川勗鎮興元中和四年楊師立以東川反高仁厚討斬師立詔以仁厚爲東川節度使光啟二年爲敬瑄所殺是年田令孜自知不爲天下所容求西川監軍依陳敬瑄而王建者與敬瑄皆令孜養子建先從懿宗幸蜀有功勇健得士心方據閬州令孜曰建吾子也可召

致麾下遂遣人召建於閬州建大喜選精兵千人與其子姪偕來李义曰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敬瑄悔而止之建已破關兼程進矣遂與敬瑄相攻表請討之詔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與王建討陳敬瑄敬瑄大敗有詔罷兵建不從遂韋昭度遣兵守劔門自攻成都克之殺田令孜陳敬瑄自稱畱後以周庠綦母諫爲腹心許存華洪爲養子畱心政事容納直言知人善任軍政大治昭宗大順二年授西川節度使天復三年進爵蜀王時李茂貞王行瑜韓建劫奪乘輿屢犯京師建遣兵奉迎盡有梁州之地唐亡稱皇帝至王衍後唐莊宗滅之

藩鎮指掌卷下

七

玄羽逸史曰唐都關中與蜀接壤財賦半資之蜀貨自秦漢來甲於寓內兼吐蕃南詔逼近境土節度使非極天下之選不可自楊釗入而鮮于仲通以行金得之此玄宗之業所以不終也稱職者獨韋南康李贇皇高駢而南康第一說者謂南康有日進竭蜀貨以媚朝貴非宜不知南康在鎮府庫既充三年一復租稅至今猶思而祠之豈與廢剝自奉者同年而語乎彼固一時偉人而得盡用其才蜀人士二十一年享清寧之福從日進中來矣王建智勇足備逐昭度

蹙敬瑄是撫膺劔閣之志然以一州之地與天下抗衡建材固雄也亦誰謂蜀兵柔脆哉唐室諸帝每中國有急卽幸蜀豈非以天險乎而奈何以擊毬賭節鎮也噫

興元鎮

興元鎮治漢中卽山南西道亦梁州地與西川東川共爲蜀中三鎮素不叛文宗太和四年南詔寇成都詔山南西道發兵援之節度使乃宰相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遣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論旨賜以廩麥皆怏怏而退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激怒其眾遂大譟絳

藩鎮指掌卷下

八

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爲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素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皆遇害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寃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悟而不誅以溫造爲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行至褒城遇興元都將魏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帥眾入城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八百人盡殺之楊叔元起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始流康州太和八年李德裕亦領此鎮李固言代之皆宰相也僖宗以擊毬賭之王勗得第三籌遂鎮興元王建據蜀皆爲所有

玄別逸史曰李絳以宰相出鎮亂軍得而剿之唐之紀綱陵夷亦至是乎當時張弘靖囚於盧龍崔羣逐於武寧張鎰殲於鳳翔俱以元宰受禍凶人朝廷不能問也乃知溫造之謀猶爲差強人意

唐末諸王附

晉王

晉王李克用其先沙陀人姓朱邪氏世雄北荒有執宜者率眾來歸上置陰山府以處之執宜沈毅壯烈河東節度使柳公綽重其爲人厚待之其子名赤心屢挫吐蕃回紇及討龐勛有功懿宗咸通十年以爲大同軍節

藩鎮指掌卷下

九

度使賜姓名李國昌後改振武節大同軍亂推其子克用爲酋後朝廷不從國昌父子拒命詔河東昭義合兵討之昭義李鈞戰死李可舉李琢復討之國昌克用亡走韃靼僖宗中和元年赦李克用遣李友金召之以討黃巢二年以爲雁門節度使將兵四萬至河中皆衣黑賊憚之謂之鷓軍破黃巢收復長安功第一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兵最强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與朱全忠爲仇昭宗大順元年宰相張濬欲討之自爲招討使而以孫揆爲副督諸道進討八月克用執殺孫揆諸道皆收張濬走還制復克用官爵而貶濬乾寧二

年王行瑜犯關自稱尙父克用討滅之進爵晉王以蓋寓李襲吉爲腹心李存孝李嗣昭嗣源周德威薛阿檀爲爪牙存孝乃克用養子驍勇絕倫克用聽讒誅之兵稍弱天復二年全忠遣氏叔琮朱友寧進攻李嗣昭周德威營汴軍橫陣十里而河東不滿數萬遂敗叔琮等乘勝取慈隰等州圍晉陽克用召諸將議走保雲州李嗣源周德威不可乃止數日潰兵復集軍府浸安汴兵大疫引還克用以貯糧繕兵修城利害問於李襲吉襲吉曰國富不在倉儲兵強不由眾寡霸國無貧主強將無弱兵願大王崇德愛人去奢省役設險固境訓兵務農則國不求富而自富不求安而自安至於率閭閻定閭架增麩斃檢田疇恐非開國建邦之切務也朱全忠復攻潞州築夾寨以守周德威屢救無功克用病卒世子存勗立謂諸將曰朱溫所憚獨先王耳謂我童子必易我我簡精兵倍道趨之取威定伯在此舉也遂進兵大破夾寨梁伐趙求救於晉晉又大破之於柏鄉朱溫憂憤而死竟滅梁卽帝位國號唐存勗爲後唐莊宗詳五代史

藩鎮指掌卷下

三

梁王

梁王朱全忠碭山人初名溫少孤貧與兄昱依蕭縣劉

崇家崇素笞辱之其母戒家人曰朱三非常人汝曹善遇之去從黃巢爲盜中和二年降以爲行營招討副使賜名全忠三年授宣武節鎮汴州黃巢攻汴州急求救於李克用克用赴之大破巢兵全忠館克用於上原驛執酒甚恭克用侮慢全忠怒夜襲之克用大醉幾不免走還遂與全忠爲仇全忠兼淮南宣武宣義四鎮克鄆執朱瑄克兗州逐朱瑾又兼天平節封東平王大出兵圍晉陽克用以封疆日蹙憂形於色子存勗曰朱氏窮凶極暴人怨神怒今其極也殆將斃矣吾家世襲忠貞大人當遵養時晦何自阻喪乎克用悅時昭宗播遷於

藩鎮指掌卷下

五

李茂貞營全忠迎駕至長安大誅宦官進爵梁王上密詔告難於四方全忠幽之洛陽天佑元年竟弑之又殺昭宗之子九人殺朝士裴樞等三十餘人投之黃河天佑二年弑太后何氏并殺與弑君后之謀臣蔣玄暉柳燦張廷範以滅口天佑四年逼唐受禪國號梁更名晃爲其子朱友珪所弑子瑱立爲後唐莊宗所滅詳五代

史

趙王

趙王王鎔恒州人成德節度使王景宗之子王廷湊四世孫也年十歲立爲成德節度使時盧龍李匡威爲弟

所逐寄寓恒州欲襲鎔鎔伏甲殺之年十七也初與晉相攻後更連和以拒朱溫晉王承制進爵趙王朱溫伐趙晉王救之大敗溫軍於柏鄉斬首二萬趙王來謁晉王大犒將士自是常遣其養子德明將三十七部從晉王征討德明者卽張文禮也王鎔養之爲子存勗謂鎔父友也事之甚恭呼爲四十六舅後鎔浸驕盛飾宮宇好佛求仙輒出遊幸數月方歸多殺宿將窮治反狀親軍皆怨且恐張文禮因厭怨弑之盡滅王氏之族晉王方宴會聞之投杯悲泣趙將符習方將萬人從晉王征討文禮遣使請以他將代之習見晉王泣涕請畱與部

藩鎮指掌卷下

五

將三十人舉身投地願以所部爲主復仇王以習爲成德畱後命閻寔史建唐將兵助之文禮方病疽憂懼而卒九月晉師圍鎮州次年克之磔文禮屍於市并兵黨皆死王鎔故侍者得鎔遺骸晉王祭而葬之以符習鎮成德習辭曰故使無後而未葬習當斬衰以葬俟禮畢聽命既葬卽詣行臺趙人請晉王兼領成德從之乃割相衛二州置義寧軍以符習爲節度使習又辭曰魏博霸府不可分也願得河南一鎮習自取之乃以爲天平節度使

吳王 附齊王

吳王楊行密廬州人齊王徐知誥濠州人初行密爲淮南節度使高駢押牙知廬州事勇敢有戰功能下士秦彥將兵三萬入廣陵自稱權知節度使行密大破之彥不敢復出遂克揚州高駢名之曰行密素重之故行密爲駢報仇光啟二年詔以爲淮南留後孫孺陷揚州行密復奔廬州得趙鏗將周本勇冠三軍行密寵任之取潤州詔以爲寧國軍節度使擊孫孺斬之復歸揚州又并楚州遂授淮南節乾寧三年取濠州得李氏八歲兒養以爲子長子渥憎之賜其將徐溫曰此兒質狀性識頗殊善視之徐溫亦養以爲子名之曰知誥行密嘗曰

藩鎮指掌卷下

知誥俊傑諸將子皆不及也乾寧三年行密取蘇州進弘農王取昇州建制敕院每有封拜必告於立宗像前天佑二年卒張顥徐溫與嚴可求立其子渥爲弘農王建淮南節驕虐信任羣小四年溫顯陳兵誅王左右亂政者謂之兵諫又二年顥溫弒王欲廢楊氏集將吏於庭列白刃厲聲問曰嗣王暴薨軍府誰當主之三問莫應幕僚嚴可求前密啟顥云今四境多虞公當爲主但今日未可顥曰何故可求曰劉威陶雅皆先王等夷必不服不如立幼主輔之顥默然求屏左右密書一紙爲太夫人史氏教率同列進使院跪讀之大要言渥薨弟

隆演當立莫負楊氏意詞旨明切顥等氣阻以其義正不敢奪徐溫求出鎮潤州可求曰君出顥必以弒君之罪歸公公其何辭溫曰業已如此奈何可求曰此人闇於機事請見而止之溫得不出顥知可求附溫遣盜刺之可求曰死亦不辭容作書辭府主操筆無懼色盜見其書詞忠壯不忍殺可求遂說溫密結宿將鍾泰章殺顥暴其弒君之罪楊氏乃不廢初可求折張顥時朱瑾私謂之曰吾年十六七已橫戈躍馬衝犯大敵未嘗畏懼今日對顥不覺流汗公面折之如無人始知瑾匹夫之勇耳隆演既立又盡取江西之地進爵吳王而政歸

藩鎮指掌卷下

徐氏矣溫大殺王故將自領鎮海節子知訓輔政於吳吳將李瑾殺知訓知誥入淮南輔政誅李瑾事多密謀於宋齊丘人莫能測隆演卒弟溥立徐溫亦卒贈齊王知誥以溥稱帝自稱齊王更名誥受禪復姓李氏國號唐卽南唐也詳五代史

蜀王

蜀王建許州人初從鹿晏弘驍勇得士心田令孜誘之遂奔行在令孜養以爲子光啟二年朱攻李昌符追逼車駕上走入大散關建以長劍五百前驅奮擊上以傳國璽令建負之李昌符焚閣道丈餘將摧折矣建扶

帝自煙焰中躍過竟達興元以建爲利州刺史周庠說建曰唐祚將終公勇而有謀又得士心閬州險富胡不取而據之以觀天下之變遂襲取閬州時田令孜爲西川監軍勸陳敬瑄招之建大喜敬瑄又悔而止之建已選精兵千人與從子宗鑑宗侃宗瑤宗弼宗弁破關而進遂據漢州再取邛州表敬瑄罪請討之上方惡田令孜遂以韋昭度爲西川節度使檄敬瑄爲龍武統軍敬瑄不奉詔削奪官爵以王建爲永平軍節度使討之節制於韋昭度建攻彭州敬瑄大敗遂取蜀州時成都饑殍滿路有詔罷兵建不從逐其節度使韋昭度而遣守

藩鎮指掌卷下

七

劔閣旋克成都殺田令孜陳敬瑄自稱西川留後詔授以節時鳳翔同三鎮犯關王建遣兵入援表東川節度使顏彥暉不發兵赴難且略奪輜重請討之乾寧四年克梓州殺彥暉天福二年取興元於是劔南三鎮皆爲所據進爵蜀王遣兵奉迎車駕爲鳳所遏不得進始立行臺承制封拜建畱心政事容納直言知人善任而性謙恭儉素但猜忌好殺宿將多不能免軍中有才勇者皆養爲子功名稍盛又復忌殺之荆南將許存遇讒歸建建初忌其勇欲殺之以問王宗綰宗綰力薦其忠勇可任既而屢戰有功賜名王宗播宗播每遇大敵以身

先之輒稱病不言功故免於禍而宗綰亦不使宗播知其救已有華洪者勇健而賢賜名王宗滌有功爲眾所間建召而戮之蜀中罷市巷哭者屢日如此類者尤多朱温篡唐乃即帝位至王衍爲後唐莊宗所滅詳五代史并劔南指掌

吳越王

吳越王錢鏐臨安人居杭州石鏡山幼嘗照石鏡中被服皆袞冕後鏐有功唐昭宗改其所居爲衣錦山鏐初爲董昌兵馬使以驍勇聞昌久據錢塘一日謂鏐曰汝能取越州吾以杭州授汝鏐遂將兵執劉漢宏取越州

藩鎮指掌卷下

八

昌入之而授杭於鏐景福二年遂建鎮海節董昌僭號鏐遣書諫之不聽乃以狀聞詔鏐討之乾寧三年鏐克越州董昌伏誅進爵越王梁受禪封吳越王唐滅遂修職貢於後唐鏐病將卒屬其子元瓘曰子孫善事中國無以易姓廢事大之禮卒年八十一諡忠武天福六年文穆王元瓘卒子弘佐嗣忠獻王弘佐卒弟弘侗嗣吳人逐侗弟弘俶歷晉漢周俱奉貢稱藩於中國宋太祖時入朝子孫文武官僚盡加金紫一時榮遇無比

閩王

閩王王潮光州固始人屠者王緒起兵汀漳轉掠江洪

王潮依之緒欲向泉州以道險糧少命軍中無攜老小犯者死王潮兄弟獨扶母以從緒責之曰軍中有法未有無法之軍汝違吾令而不誅是棄法也潮曰人皆有母未有無母之人將軍奈何使人棄其母乎緒欲殺之將士皆爲之請乃得釋有望氣者謂緒軍中有王者氣緒見勇略可疑者皆殺之潮以計伏壯士而執緒反縛以殉遂奉潮爲將軍行至泉州耆老請爲州將潮殺刺史趙彥若招懷離散均賦繕兵吏民悅服景福二年取福州授福建觀察使加武威節度使弟審知爲副使有過猶加捶楚審知無怨色乃舍其子而立之梁開平三年封

藩鎮指掌卷下

三

閩王後唐同光四年審知卒子延翰嗣延稟弒之而立其弟延鈞爲閩王更名璘璘喜度僧立父婢陳金鳳爲后李倣弒之而立其弟繼鵬更名昶亦立父婢李春燕爲后叔父王曦弒而代之自稱大閩皇俄稱帝而曦竟爲朱文進所弒初曦封弟延政爲富沙王鎮建州曦遇弒延政稱帝國號殷與文進相攻閩人討殺文進傳首建州復改國號閩竟爲南唐所取

岐王

岐王李茂貞姓宋名文通博野人僖宗時爲神策都將破賊有功賜今名僖宗光啟三年詔李茂貞討李昌符

誅之以爲鳳翔節度使景福元年取鳳興洋州改山南西道節茂貞不奉詔杜讓能請討之茂貞抗王師表誅首謀者上不得已殺讓能仍以茂貞鎮鳳翔兼山南西道入朝大陳兵數日遣還鎮乾寧二年復與王行瑜韓建舉兵犯闕殺宰相韋昭度李谿三年再犯上幸華州八月李克用入援茂貞等兵敗請罪克用還河東茂貞驕倨如故天復元年進爵岐王後唐同光二年茂貞卒子繼曠改封秦王繼曠卒弟從曠改天平節潞王從珂起兵鳳翔復以從曠鎮鳳翔久之國除

燕王

藩鎮指掌卷下

三

劉仁恭幽州人其子守光爲燕王初河東李克用破李匡籌仁恭有攻克用表爲幽州節度使無何叛克用晉兵反爲所敗天佑四年爲其子守光所幽梁以守光爲燕王尋稱帝晉王存勗兵入燕虜守光并其父仁恭皆殺之事在盧龍指掌中

楚王

楚王馬殷潭州人初爲劉建封裨將時建封鎮武安軍嗜酒恣淫聞長直兵陳贍妻美而私之贍殺建封諸將迎司馬張佶佶將入馬忽踉蹌遂讓於殷殷以高郁爲謀主盡招楚地附朱全忠全忠受禪俾王於楚常爲淮

將劉存許玄應等所攻殷大懼軍吏楊定貞賀曰我軍勝矣殷問其故定貞曰戰懼則勝驕則敗今淮南兵驕而王有懼色吾是以知其必勝也吳兵果大敗執劉存唐滅梁因使其子希聲入朝納行營都統印唐封殷爲楚國王殷始建國立宮殿以姚彥章許德勛爲丞相吳嘗遣使入楚楚使許德勛餞之勛謂使曰楚國雖小宿將猶在願吳勿以措懷必俟眾車爭阜棧然後可圖也時殷多內寵嫡庶無別故德勛云然唐與荆南各間其謀主高郁希聲矯詔殺之殷大慟長興元年卒子希聲嗣希聲居喪無戚容日食雞肫數盤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日食蒸豚何代無賢居二年卒弟希範立窮極土木作九龍殿漢天福二年卒弟希廣立又爲弟希萼所弑而自立唐人徙之國除詳五代史

鄴王

鄴王羅紹威魏州貴鄉人魏博牙將羅弘信之子文德元年弘信鎮魏博卒子紹威嗣天佑元年封鄴王梁開平四年卒子周翰幼弱梁人徙鎮宣義事在魏博指掌中

渤海王

渤海王高季昌陝州人唐天佑四年授荆南節度使蜀

藩鎮指掌卷下

三

依政人梁震登第還蜀過江陵季昌留之欲奏爲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遂稱唐進士終身季昌資其謀稱曰先輩唐滅梁季昌避唐諱改季興欲自入朝梁震阻之且料唐主之不永但宜保境奉貢季興不從既至幾爲所留久乃得歸握震手曰不聽君言幾落虎口然見唐主驕淫拒諫曰吾無憂矣遂繕城積粟爲戰守之備初莊宗滅朱氏取王衍有混一之勢惟淮南嚴可求策其必敗而梁震亦以此勸季興及莊宗遇弑兩國甚重此兩人明宗天成四年季興卒吳人以其子從誨代之進南平王性明達親賢禮士委任梁震以兄事之省刑薄賦境內以安震曰先王待我以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能自立我不復事人矣築室於土洲自稱荆臺隱士後從誨卒子保融立大宋時國除詳五代史

越王

越王劉巖交州人唐清海節度劉隱之弟隱以天福元年代徐彥若隱卒巖立梁貞明三年稱越帝用楊洞潛計立學校設選舉改國號漢號南漢巖卒子龔嗣龔卒子玠嗣弟晟殺玠而自立大宋時國除詳五代史

玄羽逸史曰唐自安史以來軍鎮久在藩鎮朝廷羈縻之酷似春秋之世矣憲武幾於復振而內侍之權

藩鎮指掌卷下

三

終不能去賦役繁重民不聊生黃巢一呼而從者百萬兩京陷沒流血千里海內豪傑知唐祚之垂盡俱欲爲朱溫所爲願力有強弱耳當時惟沙陀所向無前乃自翦驍將使朱溫勢大其不亡者在毫髮間亞子龍躍一奮其氣而夾寨不守再戰柏鄉朱溫褫魄假令友珪之刃不刺其腹未必不斃於亞子十指上也雖異姓哉而文皇三百年社稷爲之生色願不偉歟當時亞子視朱溫如窮羿新莽若能求李氏後而立之卽加桓文而上矣大物一取承業盡節然亦幾平海內奈何功欲成而驕漸生是固總管令公著黃

藩鎮指掌卷下

三

之日也楊王經營吳業知誥以徐溫養子一旦奄而有之傳世者數殆非偶然錢公列校耳誅董昌蕩吳越彼蓋童子時已有石鏡衣錦之祥矣世世以小事大祚衍無窮美哉福祿人乎王潮不忍棄母而緒軍中有王氣得無天監其孝不在其身而在其弟審知之王有繇來矣何孝友之兩全哉王建據險乘隙朝廷倒持其柄而授之乃力爲奉迎興復計卽非眞誠亦劉虞劉越石之遺義也馬殷劉巖僥倖竊據無足稱述李茂貞居肘腋爲盜劉仁恭父子是皆穿箭之靡者耳王鎔憑藉先資少年亦自雄壯而驕奢於末

路彼其祖廷漢以養子起而亦以養子覆其宗非不幸矣羅紹威僅僅自守高無賴附南附北一有梁震以教之最爾地獨後亡豈不以用賢乎南唐嚴可求忠智膽量足以託六尺寄百里不然楊氏已靡于張顯手矣若梁震眞節士故五季之臣吾獨取于此兩人

藩鎮指掌卷下

三

四明盧氏抱經樓藏本丁巳閏月崑山趙詒琛重刊

晉五胡指掌二卷唐藩鎮指掌二卷明眉山張大齡立
羽撰立羽未詳何人待考觀其自序半歲之勤而有是
書可謂迅速矣殆熟於史學者也余友王君培孫得明
刻本於滬肆爲盧抱經先生朱筆點閱洵堪寶貴余適
遊滬培孫力勸刻行並仗助巨資余旣愛此書之有裨
史學又感王君之盛意遂毅然授梓閱歲歲事而書於
後曰余每讀史至五胡及藩鎮之亂其一時雄傑豪俊
紛紛擾擾篡奪殘殺而苦其氏族之無統系事情之無
首尾惟有掩卷太息而已今是書大旨內中國而外夷
狄紀事則自始之終有條不紊令讀者瞭然真不愧指

五胡藩鎮跋

掌二字也已試觀其興也靡不由任用賢人其敗也靡
不由驕奢淫佚而五胡之所以亂華實由中國人自召
之藩鎮之所以專權實由朝廷失柄以啟之更可爲千
古之龜鑑今學校競言歷史以坊編本爲指南膚淺陋
略識者所鄙倘以是書授諸生而參以正史通鑑紀事
本末數月閒而兩朝之治亂興亡不詳熟於胸中者未
之有也世之君子其以余言爲然乎戊午孟春崑山趙
詒琛識



舊五代史輯本
跋覆三卷

附薛史輯本避諱例

舊五代史輯本
發覆三卷

附薛史輯本避諱例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
北平輔仁大學刊行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序

陳子揆菴以長夏餘閒從事薛史嘗慨殿本之多誤而舊刻之久亡也爰取館中原輯本以斟正異同凡奪佚謬謬爲文以數千計顧猶不愜於懷更徧檢冊府元龜所引五代之文排年考專卷別條分字比而句櫛之又得如干事與大典所收互爲按證是舉也匪特殿本之差訛得以是正卽亡於大典而爲館臣所失收者亦藉以奏拾墜補遺之功蓋煌煌乎乙部之鴻著矣顧廣覽千卷之書以探尋八姓十三王之事其端緒至繁而程功非可旦夕期也援菴以余求觀之亟乃刺取各卷所

發覆 傳序

得凡緣觸犯嫌疑而改竄者都一百九十四則彙爲一編題曰輯本發覆持以見示余閱之而深有感焉自內外之例發於春秋於是夷夏之防深入人心若天理民彝之不可越歷觀近代以來凡外力內侵者恒欲多方調協以泯其迹始震之以刑威繼煦之以惠澤期於積久而相忘然其究也外之彌縫愈力而內之離攜乃益甚潛伏於人心者隱然若畫鴻溝終古不可復合迨其後萌芽滋長觸機迸發舉世奉戴者顛覆其宗而會不之恤此人心向背之機亦讀史者所宜鑑也溯四庫開館之日有清立國已百有三十年畛域之見宜泯除

久矣。今觀是書，其嫌諱避忌之蹟，何其屑屑焉不憚煩耶。夫援爲尊者諱之例，諱建州可也，推而上之，諱女真猶可也。茲乃諱及契丹、諱及沙陀、夷虜之名稱，內犯之史例，咸奮筆艾易以滅其迹，卽令遵時王之制，已爲過舉。况雍乾兩朝，頒詔禁止，而執事諸人，仍指瑕索瘢，若惟恐其不盡者，抑又何說。且攷當日編輯之事，主之者爲餘姚邵二雲，邵氏固以博通史學稱，其於史例之違反，事實之矯誣，與夫詞旨之淆紊，寧有不知而顧躬冒不遑，屢亂前史而不辭，此其故可深長思矣。嗟夫，乾隆中葉，海宇安和，文治勃興，號爲極盛之世，人君方憫然肆於民上，聘其雄猜之略，以塗飾天下之耳目，而孰知隱伏於士大夫之衷曲者，固沈摯而不可磨滅如是耶。其外之虔恭愈甚，斯其內之厭棄也益深。君子觀人心之未亡，而知國事尙有可爲也，援菴之爲此編，殆亦有感於是，故就其刪削之處，推尋避忌之原，以明館臣不得已之故，非欲翹前賢之失，以自喜也。薛史自金泰和後，其書不行，傳本遂稀，然至明季，連江陳季立、清初餘姚黃黎洲，皆家有其書，嗣後乃湮沒不聞。近歲涵芬樓彙印百衲本全史，曾懸金購求，人始知歛人汪允宗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轉運司刊本，顧偵訪頻年，迄不

輯覽 傳序

二

可得。惟余微聞其書爲丁運使乃揚舊藏，辛亥國變失之，爲當道某鉅公所獲，存滬濱僑寓中，第秘惜不以示人，可知孤本秘籍，至今猶在人間。夫物之顯晦，有時奇寶豈能終闕，倘異時得觀金源舊刻，以印證援菴所校，必有如符契之合者。其愉快當何如耶。或謂援菴之於薛史，其致力可謂精專，然使一旦原本復出，則今日勤勤所獲者，異時或委之如敝屣，視之若筌蹄矣。以余觀之，竊不謂然。夫古刻雖珍，祇足供校讐之用，若此編之作，則抉取點竄之文，以推求避忌之意，當時似隱爲規約，故館中諸臣，雖鴻碩魁儒，不得不執筆俯仰以從其後。用特區爲事例，使學者知薛史絕續之交，尙存此一段公案，以待後世之亭平，非僅以訂訛補逸爲能事，則此編固宜增薛史以長存，而援菴窮年焯掌之功，爲不徒矣。且匪獨此也，凡有清一代敕編之籍，官撰之書，皆可遵循此例，窺尋筆削之旨，以揭其縛束鈐制之威，是援菴此作，寧獨爲薛史發其覆乎。

輯覽 傳序

三

共和二十六年七月江安傅增湘序

序

舊五代史輯本印行者有三本。一為乾隆四十九年武英殿刊本。此本從四庫全書定本出。不注永樂大典卷數。遇廟諱則改字。如玄作元。胤作允。卷九十六刪南唐鄭玄素傳。此其特徵也。南沙席氏新會陳氏武昌局五洲同文局等各本。均由此出。老同文局本亦由此本重寫影印。其書口稱乾隆四年校刊者。估人之謬也。二為民國十年豐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此四庫全書初寫本也。每卷注大典卷數。廟諱缺筆而不改字。惟卷七十一脫淳于晏傳。此其特徵也。三為民國十四年吳興劉氏刻甬東盧氏藏本。此本亦從四庫館原輯本出。大體與熊本同。其傳寫在殿本前。在熊本後。故淳于晏傳已補入。而鄭玄素傳未刪。此其特徵也。最近涵芬樓百衲本。即用劉本影印。

故老相傳。殿本薛史。曾經改竄。熊劉本出。余嘗以校殿本。字句果有異同。最著者熊劉本戎王二字。殿本悉改為契丹或契丹主。又嘗以冊府元龜校三本。異同之處尤多。其傳寫脫誤。廟諱改字。及率意改竄者。余別有校記。其最可注意者。為胡虜夷狄等字。莫不改易或刪除。也是不獨殿本然。熊劉本亦莫不然。初以為冊府引薛

輯覆序

輯覆序

史時所改竄。然冊府例不改舊文。又以為冊府所引有薛史與實錄之殊。然冊府數門同引一事者。其詞句多同。即有不同。而胡虜夷狄等字。並不改避。知非關冊府所引實錄之殊也。更以歐史及通鑑諸書校之。往往有歐史通鑑與冊府同。而與今輯本異者。知改竄實出自輯本。其改竄且不止一次。故有熊劉本與殿本之殊。凡所改三本皆同者。纂輯時所改者也。殿本與熊劉本異者。雕版時所改者也。殿本異而有挖補痕。或增刪字句。以就行款者。雕成後所改者也。第一次所改為總纂及纂修官之事。占十之六。第二第三次所改為總裁及分校官之事。占十之四。然發縱指示者。恐仍在總裁也。一百五十年來。學者承誦引據。以為薛史真本。如此信奉不疑。而孰料其改竄至於如此。今特著其忌改之例。以發其覆。熊劉本與殿本同者。不另著。著其異者。惜余所校未為該備。其輯本有而冊府無。及冊府載而輯本刪者。尚無從校之也。然即此。已可例其餘矣。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七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南官坊口寓廬。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目錄

卷一 忌虜第一

葉四

虜改敵

十

虜騎改敵騎

十二

虜改契丹

十四

北虜改契丹

十九

虜主改契丹主

二十一

卷二 忌戎第二

二二三

戎王改契丹

二六

戎王改契丹主

二八

輯覆目

三

忌胡第三

三一

忌夷狄第四

三四

忌犬戎第五

三六

卷三 忌蕃忌首第六

三八

忌僞忌賊第七

三九

忌犯關第八

四三

忌漢第九

四五

雜忌第十

四六

凡一百九十四條

附薛史輯本避諱例

五二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一

新會 陳垣 校卷

忌虜第一

卷三梁太祖紀開平元年十月。先是帝欲親征河東命朝臣先赴洛都。至是殺其期。

册府卷一九七朝會門。作帝欲親征北虜。今改。劉本誤注册府卷一七九。

十九梁氏叔琮傳。乃于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襄陵縣牧馬于道閒。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閒。俄而伺隙各擒一人而來。

册府三六七機略門。道閒作道周。各擒一人。作各擒一虜。

二一梁霍存傳。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為前鋒。出則後拒。晉不敢逼。

册府三四六佐命門。作虜不敢逼。凡此所謂虜。皆指沙陀。

五二唐李嗣昭傳。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之。敵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橫擊重圍。馳突出沒者數十合。契丹退翼。莊宗而還。

輯覆一

四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一虜。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

保機在望都。莊宗深入親與虜鬪。虜騎圍之數十重。今刪去數句。以避虜字。又重圍原作虜圍。契丹退原作虜退。此以後所謂虜。類指契丹。

五六唐符存審傳。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繼韜背叛。北邊捍禦。非存審不可。

冊府三。四七。佐命門。作北邊遮虜。非存審不可。今改。此纂輯時所改者也。

九五晉皇甫遇傳。父武流寓太原。嘗為遮塞軍使。

熊劉本作遮虜軍使。當是大典引薛史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此雕成後所改者也。卷二五。唐武皇紀。乾

轉覆一

五

符六年。武皇以一軍南抵遮虜城。此遮虜未改。

六四唐王晏球傳。王都據定州。契丹遣托諾率騎千餘來援。晏球督厲軍士。令短兵擊賊。賊軍大敗于嘉

山之下。俄而契丹首領特哩袞率勇騎五千至唐河。是時大雨。晏球出師逆戰。特哩袞復敗。追至易州。河水

暴漲。所在陷沒。俘獲二千騎而還。契丹遂弱。

冊府三六〇。立功門。作契丹遣奚首領禿餞率虜千騎援都。晏球預督勵士卒以待之。及賊虜至。一戰

敗於嘉山之下。俄而契丹首領楊隱率虜騎五千來援都。是時大雨。虜至唐河。晏球出師逆戰。與虜相

遇。三戰。楊隱大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溺。獲虜二千騎而還。虜勢繇是援絕。此文刪改甚多。皆為避虜字。

六七唐盧程傳。豆盧革言及漢高臨廣武事。矢及於胷。給云中足。程曰。此劉季失策。

冊府三。三六。強很門。九四四。佻薄門。均作給云虜中。吾足。史記漢書高祖紀。本作漢王傷胸。乃捫足曰。虜

中吾指。此虜指項羽。今亦刪避。

八二晉少帝紀。開運元年二月。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契丹。左武衛將軍蔡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于葭

轉覆一

六

葭中。行遇為賊所執。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舂中。昇至幕帳。

冊府四。四四。陷沒門。作以城降虜。又幕帳作虜帳。

八四晉少帝紀末。行實自燕廼。得延壽書。且言久陷邊庭。願歸中國。

謂趙行實。趙延壽也。冊府九。九八。姦詐門。作久陷虜庭。歐史契丹傳。節此文。亦作陷虜思歸。

八八晉景延廣傳。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遣還。光遠由此忿延廣。怨朝廷。遣使汎

海搆覺。

册府四四六生事門。九三五搆患門。均作汎海搆虜。搆虜謂勾結契丹。今改搆虜。失其義。又遣還。原作追還。今誤。

又少帝大駭。親率六師。進駐澶淵。延廣為上將。

册府九三五搆患門。澶淵下向有虜攻張從恩於鄴下。又分衆濟汶陽黃河北津。以趣榮丘。為我騎將皇

甫。遇李守真挫其鋒。虜尋退。次攻澶淵等數旬。今册

入八晉張希崇傳。天成初。契丹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主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邊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契丹主漸加寵信。一日登郡樓私自計

通鑑一

七

曰。昔班仲升西戍。不敢擅還。以承諾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于不測之地。而自滯耶。部曲皆泣下沾

衣。且日。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敵衆何。希崇

曰。俟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契丹無統領。其黨必散。且平州去王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

册府四〇五識略門。八七九計策門。邊騎均作虜騎。不測之地均作不測之虜。契丹無統領均作虜無統

攝。王帳均作虜帳。歐史通鑑亦作虜帳。惟契丹主漸加寵信。册府四〇五作虜主。八七九作虜中。如敵衆

何四〇五作虜衆。八七九作虜卒。册府二卷不同者。非一引薛史一採實錄之殊。即傳寫有異也。

八八晉王庭允傳。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子威為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庭允之叔祖也。處直為養子。都所篡

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

册府九九九請求門。作威北走虜廷。虜納之。至是虜遣使云云。今改。王庭允册府作王廷裔。避宋諱。熊劉

本回改為王庭胤。缺末筆。殿本改作允。八八晉桑維翰傳。維翰疏契丹強盛。中華之精甲利兵

通鑑一

八

悉歸虜帳。册府九九四備禦門。作悉歸虜北。

九八晉趙德鈞傳。又于閭溝築壘。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以備寇鈔。又于幽州東築三河城。北接薊州。頗為

形勝之要。册府四一〇壁壘門。以備寇鈔。作自是稍息虜寇。又

三河城句下。原有以遏虜寇。三河接薊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云此我疆界。安得設

板築。德鈞以禮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為形勝之要云云。凡五十餘字。今悉刪去。

一四周世宗紀顯德元年二月帝曰劉崇幸我大喪問我新立自謂良便必發狂謀謂天下可取謂神器可圖此際必來

冊府五七英斷門狂謀下有誑惑人心勾誘北虜五句今刪

一五周世宗紀顯德二年十一月論淮南州縣詔幸數朝之多事與北境以交通厚啟兵端誘為邊患

冊府一二三征討門作與北虜而交通又作厚啟戎心熊劉本北虜改北境與殿本同此集輯時所改也城心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兵端此雕版時所改

者也

一九周世宗紀顯德六年五月王師數萬不亡一矢邊界城邑皆望風而下

冊府四四神武門一一入親征門均作虜界城邑皆迎刃而下

一二五周馮暉傳乃上章自陳且言未老可用而制書見遺詔報云非制書忽忘實以朔方重地蕃鄙窺邊非卿姓名何以彈壓

冊府三二三機略門作雜虜窺邊

一二七周盧文紀傳兵革之後宗社甫寧外寇內侵

臣在境

冊府三三五不稱門三三六識閫門均作虜寇內侵一三七契丹傳天祐十三年八月安巴堅率諸部號稱百萬自麟勝陷振武長驅雲朔北邊大擾莊宗赴援于代其衆方退

冊府九八七征討門作阿保機率諸部又作莊宗赴援於代北虜衆方退今刪改熊劉本虜衆作敵衆纂輯時改敵衆雕版時又改其衆也

虜改敵

三五唐明宗紀天祐十四年四月周德威開使告急

諸將咸言敵勢不能持久野無所掠食盡自還然後踵而擊之可也帝奏曰德威盡忠於國家孤城被攻危亡在即不宜更待敵衰

冊府四五謀略門敵勢作虜勢敵衰作虜衰通鑑同五九唐闢寶傳天祐十九年正月契丹三十萬來援鎮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定敵退加檢校侍中

冊府三八七襄異門敵退作虜退

八二晉少帝紀開運元年正月太原奏與契丹戰于秀容斬首三千級生擒五百人獲敵將一十七人賊軍散

入鷄鳴谷。

册府一一入親征門。作與契丹偉王戰於秀容。獲

其虜將一十七。奪得偉王金槍鐵甲及旗幡等。潰散

賊軍入鷄鳴谷。今刪偉王等句。改虜將為敵將。

入三晉少帝紀開運二年正月。王師與契丹相拒于相

州北。安陽河上。知州符彥倫曰。此敵將走矣。乃出甲

士五百于城北。張弓弩以待之。契丹果引去。

册府四二入料敵門。此敵作此虜。契丹果引去作虜

果引去。

入四晉少帝紀開運三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

輯載一

二

縣。相次至長城北。遇敵千餘騎。轉鬪四十里。斬蕃將嘉

隄相公。

册府九八七征討門。作遇虜寇千餘騎。又作解里相

公。

九四晉李瓊傳。時高祖從行至涿州。與敵相遇。高祖陷

于圍中。瓊顧諸軍已退。密率高祖鐵衣。指東而遁。至劉

李河。為敵所襲。

册府一七二求舊門。兩敵字均作虜。

九五晉郭璘傳。開運中移領易州。契丹攻其郡。璘率勵

士眾。同其甘苦。敵不能克。

册府四〇〇固守門。四二五死事門。均作虜不能克。

一〇六漢李彥從傳。鎮州逐敵之際。請兵于朝廷。

册府四一四赴援門。作鎮州逐虜之際。

一〇六漢張鵬傳。晉開運中。契丹迫涇州。鵬為前鋒。監

押奮身擊敵。

册府三九六勇敢門。作奮身擊虜。

一〇九漢杜重威傳。會大風狂猛。軍情憤激。符彥卿張

彥澤等引軍四出。敵眾大潰。

册府四五三怯懦門。作虜眾大潰。

虜騎改敵騎

輯載一

三

二十梁張存敬傳。存敬引騎軍先犯敵將。諸軍翼之。敵

騎大敗。

册府三四六佐命門。三九六勇敢門。四一四赴援門。

均作先犯虜騎。虜騎大敗。

二二梁王植傳。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柏

鄉。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與眾為敵騎所追。

册府四一四赴援門。作景仁餘眾為虜騎所追。此虜

騎均指沙陀。

三五唐明宗紀。天祐十四年八月。距幽州兩舍。敵騎復

當谷口而陣。

册府二十功業門。敵騎作虜騎。此以後之虜騎皆指契丹。

九五晉皇甫遇傳。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為敵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敵甚盛。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遂率鐵騎北渡赴之。契丹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

謂安審琦也。册府三七四忠門。三九六勇敢門。敵騎均作虜騎。契丹見塵起。均作虜見塵起。惟敵甚盛。三七四作虜原至。眾三九六作虜勢甚熾。

輯覆一

十三

一〇八漢龍敏傳。夜冒敵騎。循山入大砦。雖鐵障亦可衝踏。况敵騎乎。

册府四七七謀畫門。兩敵騎均作虜騎。通鑑同。

一〇九漢杜重威傳。每敵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

册府四五三怯懦門。敵騎作虜騎。歐史作胡騎。

一一五周世宗紀。顯德二年三月。築壘于李晏口。以兵戍守。功未畢。契丹眾尋至。彥超等擊退之。及壘成。頗扼要害。自是敵騎雖至。不敢涉河。

謂王彥超也。册府九九四備禦門。作功未畢而虜至。

又作虜騎。雖至終不敢涉河。

一二七周盧文紀傳。敵騎倏往忽來。無利則去。

册府三三六識閫門。作虜騎倏往忽來。通鑑作胡兵。倏來忽往。

虜改契丹

五三唐李存璋傳。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為兵仗。以給軍士。敵退。以功加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使。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作虜逼雲州。敵退作虜退。四〇〇固守門。作賊攻雲州。敵退作賊遂退。

輯覆一

十四

七十唐張敬達傳。時以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至。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契丹竟不敢南牧。

册府四二九守邊門。作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搽制。泊移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又作虜竟不敢南牧。今將兩地名刪去。並改虜為契丹。搽制泊通鑑注。引作搽刺泊。

八八晉景延廣傳。天福八年十二月。契丹乃南牧。

册府四五四豪橫門。作北虜南攻。九三五構患門。作虜乃南牧。

又契丹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

不急戰。及契丹退，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契丹絕好，言何勇也。今契丹至，若是氣何憊也。

册府四五三怯憐門，九三五構患門，契丹均作虜，及

契丹退，册府四五三作及虜退，九三五作虜既還。

八入晉王庭允傳，契丹深怒其見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為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

册府九九九請求門，作王威深怒其見拒，熊劉本王威作戎王，殿本改契丹，又契丹怒稍息，册府作虜忿稍息。

輯覆一

二五

八九晉桑維翰傳，因思維翰在相時，累貢謀畫，請與契丹和，慮契丹到京，窮究其事。

通鑑考異三十殺桑維翰條，引薛史作請與虜和，慮

戎主到京，今改熊劉本戎主作戎王。

九五晉皇甫遇傳，二年契丹南寇，從至澶州，戰于鄆州

北津，契丹衆大敗。

開運二年也，册府三六〇立功門，三八七褒異門，契

丹均作虜。

又三年，契丹率衆屯邯鄲，遇與安審琦慕容彥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契丹前鋒大至。

册府三七四忠門，三九六勇敢門，均作虜長率衆屯邯鄲，虜前鋒大至。

又四年，契丹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款于契丹，遇不預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契丹欲遣遇先入汴，遇辭之。

册府三七四忠門，作虜復至，又作時耶律氏欲遣遇先入汴，今改熊劉本耶律氏作戎王。

九五晉王清傳，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契丹退，以干城功，遷軍額。

輯覆一

七

天福九年也，册府三六〇立功門，四〇〇固守門，契丹退，均作虜退。

又十一月，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

沿滹水而西，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契丹已屯于北岸。

册府四二五死事門，作虜已屯於北岸。

又清一擊，獲其楫，契丹為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

貳于國矣，彥筠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

不息，契丹以生軍繼至，我軍無寸刃以益之。

謂宋彥筠也，册府四二五死事門，契丹均作虜。

九五晉梁漢璋傳，詔以漢璋充北面馬軍都排陣使，遣

收於口關與契丹騎五千相遇于浮陽之北界苦戰竟日。

冊府四二五死事門作與虜騎五千相遇。

一〇〇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八月壬午朔鎮州駐屯護聖左廂都指揮使白再筠等逐契丹所命節度滿達勒復其城。

冊府九八七征討門作鎮州先屯騎將白再榮奏逐出虜將麻答復其城今改又誤榮為筠熊劉本不誤。

一〇三漢隱帝紀乾祐三年正月故深州刺史史萬山贈太傅先是契丹入邊萬山城守。一曰契丹數千騎

韓獲一

七

州東門萬山父子率兵百餘人襲之偽退十餘里而伏兵發萬山死之。

冊府四二五死事門作乾祐三年春虜大入寇萬山城守有功虜退一日虜數十騎侵州東門萬山父子

以虜不多乃率牙兵百餘人襲虜虜偽退十餘里而兵發萬山死之凡六虜字二改契丹餘皆刪去致文義不明又數十騎誤數千騎。

一〇六漢劉在明傳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契丹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契丹乃棄城而去。

冊府三六〇立功門三八七喪異門契丹均作虜。

一〇九漢杜重威傳契丹主自古北口起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為契丹所困。

冊府四五三怯懦門契丹均作虜。

一二五周王饒傳漢祖建義于晉陽尋克復諸夏惟常山郡為契丹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竊發盡逐其黨。

冊府三八七喪異門作常山郡為虜所據。

一二六周馮道傳契丹遣使加徽號于晉祖晉祖亦獻徽號于契丹謂道曰此行非卿不可。

冊府三二九奉使門契丹均作虜據通鑑考異此為

韓獲一

六

薛史因周世宗實錄馮道傳之文。又道在常山見有中國士女為契丹所俘者出囊裝以贖之。

冊府八六四仁門契丹作虜。

一二七周盧文紀傳三年夏晉祖引契丹拒命。

清泰三年也冊府三三六識開門作晉祖引虜拒命。一三一周賈緯傳契丹入京師隨契丹至真定後與公

卿還朝。

冊府四八一輕躁門作虜陷京師隨虜至真定諸將

逐麻答後與公卿還朝今虜改契丹並刪逐麻答句。

一三五僭偽劉崇傳及周世宗嗣位崇復乞師于契丹以圖入寇契丹遣將楊衮合勢大舉來迫潞州

冊府二三四兵敗門作崇乞師於虜與虜將楊充合勢大舉來迫潞州今添改楊充疑應作楊充但歐史通鑑均作楊衮

北虜改契丹

七十唐李嚴傳嚴曰子言契丹之強盛孰若偽梁曰比梁差劣也嚴曰吾國視契丹如蚤蝨耳

冊府六六〇敏辨門作子言虜之強盛孰若偽梁又曰吾國視北虜如蚤蝨耳六五二宣國威門引此略

殊亦作視北虜如蚤虱

七三唐段凝傳契丹寇幽州命宣徽使李紹宏監護諸軍以禦契丹凝與董璋戍瓦橋關凝巧事紹宏嘗乘間奏凝蓋世奇才可以大任

冊府九三八姦佞門作以禦北虜又巧事紹宏下復有紹宏二字今脫

八八晉景延廣傳遂罷兵權出為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契丹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

冊府四五四奢侈門作亦意北虜強盛

八九晉桑維翰傳高祖建義太原首豫其謀復遣為書

求援于契丹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契丹高祖懼其改謀命維翰詣幕帳述其始終利害之義其約乃定

冊府六五五智識門作求援於北虜虜果應之俄以趙德鈞發使聘虜又幕帳作虜帳其約乃定作虜心乃定今悉改

九十晉安元信傳俄聞契丹有約赴難元信入說朗曰張敬遠雖圍太原而兵尚未合代郡當鴈門之衝敵至其何以禦

謂張朗也冊府七九六先見門作北虜有約赴難又作虜至其何以禦

九五晉翟璋傳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契丹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于管内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縑山後地貧民不堪命始契丹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

冊府四四四陷沒門作割新州屬北虜又作戎王以軟語撫璋熊劉本仍作戎王殿本改

一〇一漢隱帝紀初契丹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其命節制岐蒲

冊府四三五獻捷門作北虜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虜命

輯覽一

五

輯覽一

三

一〇入漢李崧傳先是長興三年冬契丹入雲中。

册府一七二求舊門作北虜寇雲中。

虜主改契丹主

入九晉趙瑩傳及契丹陷京城契丹主遷少帝于北塞

册府九五三傷威門作虜陷京城虜主遷少帝於北

塞。

九五晉郭璘傳契丹主嘗謂左右曰吾不畏一天下乃

爲此人所抑挫重威降契丹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

璘不能制

謂杜重威也册府四二五死事門作虜主嘗謂左右

輯覽一

三

虜使通事耿崇美

九九漢高祖紀開運元年正月契丹南下契丹主以大

軍直抵澶州遣蕃將偉王率兵入雁門

册府八創業門作虜主以大軍直抵澶州

一〇七漢史宏肇傳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契丹主命

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太行欲取上黨

册府三四七佐命門四一四赴援門契丹主均作虜

主

又家僮詣宏肇上變言契丹主之入汴也趙延壽遣福

殷齋玉枕陰遣淮南

謂何福殷也册府四四八殘酷門契丹主作虜主

一〇八漢龍敏傳敏奏曰臣有一計請以援兵從東丹

王李贊華取幽州路趨西樓契丹主必有北顧之患

册府四七七謀畫門契丹主作虜主

一〇九漢杜重威傳契丹主連年伐晉重威但閉壁自

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

册府四五三怯懦門作虜主連年入寇

一〇九漢李守貞傳開運元年春敵眾犯澶魏少帝幸

澶州契丹主遣滿達勒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

開運二年春契丹主以全軍南下

輯覽一

三

册府三六〇立功門敵眾作虜眾契丹主作虜主熊

劉本虜眾改契丹兩虜主亦改契丹殿本改契丹主

一二五周王繼宏傳爲奉國指揮使從契丹主至相州

遂令以本軍戍守契丹主留高唐英爲相州節度使唐

英善待繼宏

册府九四三不諳門指揮使下有虜陷中原句今刪

又兩契丹主原均作虜主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一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二

新會 陳垣 援卷

忌戎第二

卷五九唐張溫傳同光初契丹陷媯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

册府卷三六〇立功門四二九守邊門契丹均作北戎

八三晉少帝紀開運二年三月杜威召諸將議曰北主自來實為勍敵若不血戰吾輩何以求免

輯覆二

重

杜威即杜重威熊劉本北主作戎首戎字熊劉本不盡避也卷五梁太祖紀開平三年十一月戊戌制外戎內夏殿本亦不盡避

八八晉張希崇傳先是靈州戍兵歲運糧經五百里有剽攘之患

册府五〇三屯田門作先是州界與戎人交處每歲以戍兵運糧今刪改運糧熊劉本誤軍糧

八九晉桑維翰傳維翰疏契丹未可與爭契丹皆騎士利在坦途中國用徒兵喜于隘險

册府九九四備禦門作戎人皆騎士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又維翰使親黨受寵于少帝者密致自薦曰陛下欲制北方以安天下非維翰不可

熊劉本作欲制北戎當是大典引薛史原文殿本改通鑑作欲禦北狄

九四晉何建傳契丹入汴其主遣人齎詔以賜建建憤然

熊劉本作戎王遣人齎詔以賜建

九七晉盧文進傳文進引契丹寇新州自是北師數至熊劉本作戎師數至

輯覆二

重

九八晉趙德鈞傳末帝不悅謂左右曰趙德鈞父子堅要鎮州苟能逐退蕃兵要代子位亦所甘心

唐末帝也册府四四六觀望門作苟能逐退蕃戎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通鑑作苟能御胡寇

九八晉趙延壽傳延壽乃導誘蕃軍蠶食河朔熊劉本作導誘蕃戎

一〇〇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五月既而烏裕召蕃漢臣寮于鎮州牙署矯其主遺詔命烏裕嗣位

烏裕永康王兀欲也熊劉本改鄂約殿本改烏裕熊本作矯戎王遺詔命鄂約嗣位劉本脫矯字殿本戎王改其主

一一〇周太祖紀乾祐三年三月時漢帝以北兵爲患
委帝以河朔之任

熊劉本北兵作北戎

一一四周史彥超傳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
敵兵宵遁

册府四〇〇固守門作寇戎宵遁熊本仍原文劉本

作戎寇殿本改敵兵惟卷九梁末帝紀貞明四年十

二月詔寇戎未滅卷十八梁敬翔傳攘逐寇戎寇戎

字未盡改

一一五周馮暉傳桑維翰輔政欲圖大舉以制北方

輯覆一

注

册府三二三機略門作以制北戎熊劉本仍原文殿

本改

一二五周孫方諫傳定州西北二百里狼山山上有

堡邊人賴之以避剽掠之患

册府九二二妖妄門作以避戎虜之患通鑑作以避

胡寇

一二六周馮道傳是歲三月隨契丹北行與晉室公卿

俱抵常山俄而北主卒永康王代統其眾

開運四年三月也册府八六四仁門作隨虜北行又

北主熊劉本作戎王殿本改

又馮道長樂老自敘云契丹據汴京爲北主所制

册府七七〇自述門作爲戎二主所制二主謂耶律

德光永康王兀欲也熊劉本作戎王殿本改北主

一三四僞僞李景傳又嘗遣使私賂契丹俾爲中國之

患

熊劉本作私賂北戎殿本改大抵纂輯時戎字不盡

避故熊劉本每與殿本異

戎王改契丹

四八唐末帝紀清泰三年閏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爲

大晉皇帝

輯覆一

注

此葉契丹字凡六見熊劉本均作戎王仍大典引薛

史之文也殿本悉改爲契丹然卷四一唐明宗紀長

興元年四月戊午册遐荒旋斃於戎王此戎王未改

入三晉少帝紀開運二年正月契丹在邯鄲聞之即時

北遁三月契丹率五萬餘騎來勢極盛

熊劉本契丹均作戎王

入四晉少帝紀開運三年九月是月契丹瀛州刺史詐

爲書與樂壽將軍王繼願以本城歸順且言契丹已歸

本國若聞南夏有變地遠阻水雖欲奔命無能及也

又瀛州守將劉廷祚受契丹之命詐輸誠款以誘我軍

册府九九入姦詐門作戎王已歸本國劉延祚受戎王之命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册府又作監軍王巒北遠阻水

入五晉少帝紀開運三年十一月行次武強聞契丹入寇十二月帝奉表于契丹主曰孫臣某言

按是時耶律德光年四十五石重貴年三十三熊劉本作聞戎王入寇又作帝奉表于戎主

入八晉景延廣傳朝廷遣使告哀契丹無表致書去臣稱孫契丹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迴國使喬榮告契丹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策為鄰為

輯要一

卷

孫則可無臣之理由是與契丹立敵于戈日尋

册府四四六生事門九三五構患門均作告哀北虜虜怒與虜立敵今改迴國使國字誤册府四四六作

迴國使九三五作圖運使告契丹曰四四六作告戎

王九三五作告耶律氏今殿本改告契丹熊劉本仍作告戎王册府二卷不同者一引薛史一採實錄也

入八晉李彥韜傳及少帝北遷契丹遷彥韜從行

熊劉本作戎王遣彥韜從行殿本改戎王為契丹並誤遺為遷

入九晉桑維翰傳及契丹至中渡橋契丹遣使遺太

后書少帝已受契丹撫慰之命

熊劉本契丹皆作戎王

九入晉張彥澤傳彥澤為契丹所啖密已變矣乃通款于契丹請為前導

熊劉本作通款於戎王殿本改有挖補痕然下文戎

王知其眾怒遂令棄市此戎王未改

一二四周史懿傳契丹入中原時四方征鎮為契丹所召者靡不磨至惟懿堅壁拒命

熊劉本作為戎王所召者

一二五周王守恩傳澤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

輯要一

卷

將朝于契丹

册府四五五食鹽門作將朝于戎王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二五周孫方諫傳潛通于契丹契丹之入中原也以方諫為定州節度使

熊劉本作戎王之入中原也

戎王改契丹主

七十唐張敬達傳末帝聞其歿也愴久之契丹主告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為臣當如此人

册府四四四陷沒門作戎王戒其部曲三七四忠門

作虜主戒其部曲。今改熊劉本仍作戎王。

七五晉高祖紀。清泰三年九月辛丑。是夜帝出北門見

契丹主。契丹主執帝手曰。恨會面之晚。因論父子之義。

按是時耶律德光年三十五。石敬瑭年四十五。熊劉

本作是夜帝出北門與戎王相見。戎王執帝手曰。殿

本兩戎王改契丹主。溢二字。故刪與字。相字有挖補

痕。此雕成後所改者也。

又清泰三年十一月。契丹主會帝於營中。曰我三千里

赴義。事須必成。乃命築壇于晉陽城南。冊帝為大晉

皇帝。契丹主解衣冠授焉。

輯覆一

三

熊劉本作戎王會帝於營。謂帝曰云云。又作戎王自

解衣冠授焉。殿本兩戎王改契丹主。故上句刪謂帝

二字。添中字。下句刪自字。有挖補痕。

又紀末。是日帝言於契丹主。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之

地為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契丹主許之。

熊劉本作是日帝言於戎王。願以鴈門已北及幽州

之地為戎王壽。仍約歲輸帛三十萬。戎王許之。殿本

兩戎王改契丹主。故刪一戎王。有挖補痕。

七六晉高祖紀。開運元年閏十一月。契丹主舉酒謂帝

曰。子遠來赴義。大事已成。

熊劉本作戎王舉酒言於帝曰。殿本改戎王為契丹

主。故刪於字。

八五晉少帝紀末。渡遼水至黃龍府。即契丹主所命安

置之地也。

熊劉本作此。即戎王所命安置之地也。殿本改戎王

為契丹主。故刪此字。有挖補痕。

八九晉桑維翰傳。即以衣帶加頸。報契丹主。維翰自經

而死。契丹主曰。我本無心害維翰。

熊劉本作即以衣帶加頸。報戎王。云維翰自經而死。

戎王報曰。我本無心害維翰。殿本改戎王為契丹主。

輯覆一

三

故刪云字。及下報字。云字刪。文義欠明晰。

九十晉楊彥詢傳。高祖慮契丹怒安重榮之殺行人也。

移兵犯境。復命彥詢使焉。仍恐重榮要之。由滄州路以

入契丹主。果怒重榮。彥詢具言。非高祖本意。

冊府六五二。達王命門。作由滄州路以入蕃。戎王果

怒重榮。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戎王為契丹主。故刪

蕃字。

九八晉張彥澤傳。勳往訴其冤。時契丹主已怒彥澤。剽

掠京城。遂令鎖之。

謂高勳也。熊劉本作勳訴冤於戎王。時戎王已怒彥

澤剽掠京城殿本改有挖補痕同卷趙延壽傳熊劉
本戎王凡十二見文津閣寫本同蓋原輯本如此殿
本一改契丹餘改契丹主

一一二周太祖紀末晉高祖受命特製寶一座開運末
契丹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賫送于契丹主訝其非真
少帝上表具訴其事及契丹北歸齋以入蕃

熊劉本作北戎犯闕少帝遣其子延煦送於戎王戎
王訝其非真又作戎王北歸文獻通考百十五璽印
門載此文與熊劉本同惟戎王作戎主今殿本改北
戎爲契丹又改戎王爲契丹主刪一戎王添一賈字
而不知下文有齋字也

一二六周馮道傳契丹入汴道自襄鄧召入契丹主從
容問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

熊劉本作戎王因從容問曰殿本改戎王爲契丹主
遂刪因字總之熊劉本不避戎王其避戎王者皆殿
本付雕時或雕成後所改者也

忌胡第三

卷五三唐李漢韶傳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
討既而大破契丹以功加檢校右僕射

冊府卷三六〇立功門三八七夷異門均作大破胡

夷

五三唐李存賢傳時契丹逼盛城門之外烽塵交警一
日數戰存賢性忠謹周慎晝夜戎嚴不遑寢食

冊府四三一勦戎事門作城門之外鞠爲胡額援軍
自瓦橋關萬眾防衛與胡騎一日數戰存賢曉夕警
備廢寢與食今刪改避胡額胡騎等字也

六一唐安重霸傳重霸善悅人好賂遺時人目之爲俊
冊府九三九讒誦門作好賂遺君側人目之爲傀胡
九五晉皇甫暉傳杜知敏已爲所獲退謂彥超曰知敏
蒼黃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遂與彥超

躍馬取知敏而還敵騎壯之

謂慕容彥超也冊府三三四忠門作杜知敏已爲虜
所獲安可使陷戎賊中三九六勇敢門作杜知敏已
爲寇獲安可使陷於寇中敵騎壯之兩卷均作胡騎
九七晉范延光傳延光國之姦臣若不羈縻必北出塞
南入吳

熊劉本作必北走胡殿本改有挖補痕歐史亦作北
走胡

九七晉楊光遠傳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
走淮夷則北走契丹

謂范延光也。册府一七九姑息門作南走淮北走越。惟四四九專殺門四五五貪黷門均作北走胡虜。一〇二漢隱帝紀乾祐二年正月制北挫諸蕃斷其臂而折其脊。

册府九五赦宥門作北挫羣胡。

一一五周世宗紀顯德二年三月辛未以李晏口爲靜安軍其軍南距冀州百里北距深州三十里夾胡盧河爲壘先是貝冀之境密邇北疆居常敵騎涉河而南馳突往來洞無阻礙北鄙之地民不安居帝乃按圖定策遣許州節度使王彥超曹州節度使韓通等領兵他徙

輯覆二

三

册府九九四備禦門作辛未改李晏口爲靜安軍先是河朔生靈自晉漢已來常爲契丹所困每胡兵入寇洞無藩籬帝甚憫之而言事者以爲梁冀之間有胡盧河東西橫亘數百里然其堤岸非峻不能扼胡騎之奔突帝乃按圖定策云云今胡兵胡騎悉刪改密邇北疆熊劉本作戎疆。

一一九周世宗紀顯德六年五月乙酉是日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破契丹數百騎于瓦橋關北攻下固安縣册府四三五獻捷門作己酉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上言敗胡騎數百於瓦橋關北兼攻下固安縣今改

己酉並誤作乙酉。

一二五周馮暉傳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蕃疆頗究邊事數年之間侵盜並息。

册府三九七懷撫門作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數年之間侵盜並息今刪胡虜句北蕃熊劉本仍原文厥本改蕃疆。

一三〇周慕容彥超傳彥超卽漢高祖之同產弟也嘗冒姓閻氏體黑麻面故謂之閻崑崙。

册府八三五醜陋門作體黑胡面歐史作黑色胡髯又安重榮小字鐵胡名犯周世宗諱周人稱爲安鐵

輯覆二

香

胡册府九五一咎徵門載安重榮爲鎮州節度使清泰中董溫琪爲鎮帥於城門各鑄一鐵人虬髯拱立以抱其闕眾謂之鐵胡重榮未舉兵前東門忽隕一鐵人頭不知其故重榮心惡之云云此事亦載歐史疑是薛史原文被輯本刪去附識於此。

一三七契丹傳十六日次於樂城縣殺虎林之側時德光已得寒熱疾數日矣命部人賁酒脯禱於得疾之地開運四年四月十六日也熊劉本殺虎林作殺胡林命部人作命胡人殿本改歐史通鑑均作殺胡林

忌夷狄第四

卷八九晉桑維翰傳。維翰疏。國家若與契丹相持。則必屯兵邊上。少則懼強敵之眾。固須堅壁以自全。多則患飛輓之勞。必須逐寇而速返。

冊府卷九九四備禦門。作少則懼夷狄之眾。今夷狄改強敵。

八九晉趙瑩傳。瑩初被疾。遣人祈告于契丹主。願歸骨於南朝。使羈魂。幸復鄉里。契丹主聞而許之。及卒。遣其子易從。家人數輩護喪而還。仍遣大將送至京師。周太祖感歎久之。

冊府九四〇患難門。兩契丹主均作虜主。又作太祖

輯覆二一

註

閱瑩死於異域。而知夷狄亦不能違物性。歸其喪柩。

感歎久之。今刪夷狄等三句。

九五晉吳巒傳。及契丹還塞。彥珣出城迎謁。尋為所擄。

時巒在城中。謂其眾曰。豈有禮義之人。而臣于異姓乎。

謂沙彥珣也。冊府七二四武功門。作豈有禮義之人。

而臣於夷狄乎。通鑑引薛史亦作夷狄。

九八晉安重榮傳。重榮嘗與北來蕃使並轡而行。指飛

鳥射之。應弦而落。由是名振北方。

冊府八四六善射門。作名振北狄。

一一〇周恭帝紀。顯德六年七月。尙輦奉御金彥英。本

高麗人也。奉使高麗。稱臣于其王。故及于罪。

冊府六六四辱命門。作本東夷人。奉使高麗。稱臣于夷王。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

一二三周安叔千傳。契丹入汴。百僚迎見于赤岡。契丹主登高岡。駐馬而撫諭漢官。叔千出班獨立。契丹主曰。爾是安沒字否。俄授鎮國軍節度使。漢初遇代。歸京。自以嘗附幕庭。居常愧惕。

冊府九二三不忠門。契丹入汴。作獯戎犯闕。契丹主作虜主。幕庭作虜庭。出班獨立。作出班夷言。熊劉本改出班效國語。殿本改出班獨立。皆為避夷字也。歐

輯覆二一

註

史仍作出班夷言。通鑑改出班胡語。

一二五馮暉傳。及暉到鎮。大張宴席。酒肴豐備。部眾告醉。

冊府三九七懷撫門。作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張

宴席。今刪蕃部句。又部眾告醉。原作羣夷告醉。熊劉

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三七契丹傳。左右咸勸武皇可乘閒擄之。武皇曰。逆

賊未殄。不可失信于部落。

冊府九八〇通好門。作不可失信於夷狄。通鑑同。

忌犬戎第五。

卷六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六月丁巳詔。密通人使。潘結

沙陀。

冊府卷二一五招懷門。作潘結犬戎。

十梁末帝紀。龍德元年五月丙戌。制北有邊裔。狡逞之師。

熊劉本作北有犬戎。猾夏之師。當是大典引薛史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此犬戎指沙陀。

一三三三。世襲馬希範傳注。引五代史補云。丁思僅以希範受契丹冊命。深恥之。因謂希範曰。今朝廷失守。正忠臣義士奮發之時。使馳檄四方。引軍直趨京師。誅仇敵

輯覽一

三五

天子反正。然後凱還。則齊桓晉文不足數矣。

五代史補三。原作誅犬戎。熊劉本作驅契丹。蓋纂輯時改驅契丹。付雕時又改誅仇敵也。此犬戎指契丹。丁思僅歐史作丁思覲。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二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卷三

新會 陳垣 按卷

忌蕃忌首第六

卷二二。梁王景仁傳。時鎮定作逆。册附沙陀。

册府卷四四三。敗虜門作鎮州作逆。册附蕃亂。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五七。唐郭崇韜傳。新破汴寇。威振北地。

册府三〇九及三四七。兩佐命門。均作威振北蕃。

八五。晉少帝紀末。並令隨帳上陞。陞即契丹避暑之地也。

輯覽三

五六

熊劉本作陞即蕃王避暑之地也。殿本改惟卷七五。晉高祖紀末。何福輕騎求援北蕃。蕃主自將諸部赴之。蕃字不盡避。

一三四。僭僞王延義傳注。引五代史補徐寅事。時梁祖與太原武皇為讎敵。武皇眇一目。而又出自沙陀部落。寅欲出媚梁祖。故詞及之。云一眼匈奴。望英威而膽落。

五代史補二。原作一眼蕃人。

二九。唐莊宗紀。天祐十九年正月。李嗣昭躍馬奮擊敵。眾大潰。俘斬數千。追擊至易州。

册府九八七。征討門。作賊騎。大潰。俘斬數千人。獲其

酋長數十追擊至於易州今刪酋長句。

三二唐莊宗紀同光二年九月庚戌有司自契丹至者言女真回鶻黃頭室韋合勢侵契丹。

册府九九五交侵門作有自契丹部降者上言又合勢侵契丹下有召北部酋長禦捍句今刪。

三五唐明宗紀天祐十四年八月因挺身入于敵陣以北語論之日爾輩非吾敵吾當與天皇較力耳舞榭奮擊萬眾披靡俄挾其隊帥而還。

熊劉本作以邊語論之隊帥作首帥册府二十功業門亦作首帥殿本改。

輯覽三

卷七

九十晉趙在禮傳及契丹入汴自鎮赴關時契丹首領奚王伊喇等在洛下在禮望塵致敬首領等佯受其禮加之凌辱邀索貨財在禮不勝其憤行至鄭州泊于逆旅聞同州劉繼勳為契丹所鏢大驚。

册府九五三困辱門入汴作亂華伊喇作拽刺又作蕃首等佯受其禮劉繼勳為虜所鏢今改。

九八晉蕭翰傳蕭翰者契丹諸部之長也。

熊本作契丹諸部之酋長也殿本刪首字劉本設莫

長六六安重謫傳其先本北部酋長通鑑貞明二年注引作北部酋長

忌偽忌賊第七

卷八五晉少帝紀皇子延煦延寶自帳中遁得敵詔慰撫帝表謝之。又契丹主下詔應晉朝臣察一切仍舊。

熊劉本敵詔及契丹主下詔均作偽詔仍大典引薛

史之文也殿本增契丹主三字而行款不變此纂輯時所改者也偽賊之忌專指契丹契丹以外之偽賊不避。

九七晉盧文進傳文進遂奔契丹命為幽州兵馬留後熊劉本命上有偽字殿本刪。

九八晉張彥澤傳彥澤與閻門使高勳不協。

册府四四八殘酷門閻門使上有偽字熊劉本仍原

輯覽三

卷七

文殿本刪。

九八晉崔廷勳傳幼陷北庭歷仕至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

兩至字義複熊劉本作幼陷契丹歷偽命雲州節度使官至侍中。

九九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二月契丹因授暉陝州兵馬留後暉等不受命三月丹州都指揮使高彥珣殺

契丹所命刺史據城歸命。

謂趙暉也熊劉本作暉等不受偽命高彥珣殺偽命刺史殿本前句刪偽字後句改為契丹所命。

又四月契丹主先遣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契丹主至城下。是月四日攻拔之。遂屠其城。

謂相州城也。册府七五九忠門。作虜主先遣僞命相州節度使高唐英率兵討之。未幾虜主至城下。熊劉本僞命仍原文。殿本刪。而同卷之僞制僞命亦有未刪者。

一〇〇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五月。契丹所署汴州節度使蕭翰。迎郟國公李從益至東京。請從益知南朝軍國事。

册府八創業門。作僞汴州節度使蕭翰。

輯覆三

聖

一二五周趙暉傳。及開漢祖建義于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戮力叶謀。遂契丹所命官屬。

册府三六〇立功門。七六六攀附門。均作戮契丹僞命官屬。

一二六周馮道傳。契丹先留道與李崧和凝及文武官等在常山。是歲閏七月二十九日。契丹有詔追崧。令選朝士十人赴木葉山行事。北帥滿達勒召道等至帳所。開運四年閏七月也。册府九四〇患難門。作虜先留馮道。又作虜有僞詔追崧。今刪改。熊劉本僞字不刪。又北帥滿達勒。册府作虜帥解里。滿達勒本名麻答。

解里例改嘉哩。今以解里為麻答。蓋採通鑑注宋白之說也。

一三七契丹傳。五日宣制。降晉少帝為負義侯。二月朔日。德光服漢法服。坐崇元殿。受蕃漢朝賀。宣制大赦天下。改晉國為大遼國。

開運四年正月五日也。熊劉本兩宣制均作僞制。

三五唐明宗紀。天祐十四年四月。帝謂諸將曰。敵騎以馬上為生。不須營壘。

册府四五謀略門。作賊騎以馬上為生。

輯覆三

聖

契丹遇于戚城之北。為契丹所圍。高行周符彥卿方息于林下。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

册府一一八親征門。一三六慰勞門。三九六勇敢門。均作石公霸遇賊數萬騎於戚城之北。為賊所圍。今賊均改契丹。而下文之賊至駭愕。亦未盡改也。

八三晉少帝紀。開運二年正月。杜威告事勢危急。帝曰。北敵未平。固難安寢。當悉眾一戰。以救朔方生靈。

熊本作此賊未平。劉本作北賊未平。殿本改北敵。

又開運二年三月。時敵將趙延壽部曲來降。言契丹主昨至古北口。庚申。敵騎如藩而來。我步軍為方陣以。

禦之遂勁騎擊敵關二十餘合南行十餘里賊勢稍卻
熊劉本敵將作賊將敵騎作賊騎擊敵作擊賊殿本
改而下文之賊勢稍卻亦未盡改也

入四晉少帝紀開運三年九月張彥澤奏破蕃人于定
州界斬首二十餘級

熊劉本作破蕃賊于定州界

一二四周史彥超傳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
餘彥超與何徽協力固拒累挫敵鋒

冊府三八七襄異門四〇〇固守門均作累挫賊鋒

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又何徽冊府作何徽合誤卷

輯覆三

望

一一三周太祖紀一一四周世宗紀均作何徽

忌犯關第八

卷九三晉趙熙傳及契丹入汴遣使於晉州

熊劉本作契丹犯關偽旨遣使於晉州仍大典引薛
史之文也殿本改犯關為入汴並刪偽旨二字犯關

之忌止限於契丹黃巢犯關不避卷八八晉李彥韜
傳契丹犯關遷少帝於開封府契丹犯關亦未盡改

九四晉潘環傳契丹入汴署劉晞為西京留守

熊劉本作戎王犯關偽署劉晞為西京留守殿本刪
偽字行款不變此纂輯時所刪者也契丹二字有控

補痕此應成後所改者也

九四晉方太傳一二五周高允權傳契丹入汴

熊劉本均作契丹犯關

九六晉王瑜傳時契丹入中原前月餘

熊劉本作時契丹來犯關前月餘殿本改按來疑當
作未

九九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四月會契丹入汴暉收集
徒黨先入磁州無所侵犯

謂梁暉也冊府七五九忠門作會契丹犯關

〇六漢白再榮傳晉末契丹入汴明年契丹主北去

輯覆三

望

再榮從部帳至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晉相率
殺北帥滿達勒據甲仗庫

開運四年閏七月也冊府四四六觀望門四五五食

驥門均作契丹犯關明年虜主北去再榮從虜帳至

真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答

今改熊劉本犯關仍原文虜帥改契丹帥虜帳熊本

刪虜字劉本改部帳

一〇七漢王章傳是時契丹去汴之後國家新造物力
未充

冊府三二九任職門四八三材略門均作契丹犯關

之後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一〇周太祖紀開運末契丹人汴晉帝北遷

冊府八創業門作契丹犯關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一五周世宗紀顯德二年五月先是晉末契丹入晉

秦州節度使何建以秦成階三州入蜀

冊府二十功業門一二三征討門均作晉末契丹犯

關

忌漢第九

卷一〇〇漢高祖紀天福十二年閏七月禁造契丹樣

鞍轡器械服裝

書卷三

皇

冊府卷一六〇革弊門作天福十二年左衛將軍許

敬遷奏臣伏見天下鞍轡器械竝取契丹樣裝飾以

為美好安有中國之人反效戎虜之俗請下明詔毀

棄須依漢境舊儀勅曰近年中華光人浮薄不依漢

禮卻慕胡風果致狂戎來侵諸夏應有契丹樣鞍轡

器械服裝等並令逐處禁斷今刪因漢境舊儀漢禮

等字刺目也不刺目之漢字如唐漢蕃漢當然不避

一一〇周太祖紀漢乾祐三年集三軍將校諭之曰予

從微至著輔佐國家先皇登遐親受顧託

冊府八創業門作予從微至著披肝露膽置立漢家

宗社先皇登遐親受顧託今刪披肝露膽二句改為

輔佐國家因漢家宗社四字刺目也

一二五周王繼宏傳會契丹主死漢祖趙洛唐英遣使

歸款漢祖大悅

謂高唐英也冊府九四三不誼門作會虜主死唐英

遣使歸漢今改歸漢何以諱乾隆三十二年五月初

七日諭曰據明瑞奏到李時升呈出永昌府檄額句

文彙中有數應歸漢一語實屬舛謬夫對遠人頌述

朝廷或稱天朝或稱中國乃一定之理况我國家中

外一統即蠻荒亦無不知大清聲教何忽撰此歸漢

輯覽三

吳

不經之語妄行宣示悖誕已極云云歸漢之諱或以

此

九入晉張礪傳礪為戎王翰林學士開運末與契丹居

南松門之內因密言曰此人用法如此豈能久處京

師

殿本無此文熊劉本引自冊府七九六先見門原作

與虜居南松門之內又作此胡用法如此豈能久處

漢地熊劉本不避戎王然漢地二句不敢不易殿本

全刪去劉本脫門字

雜忌第十

敗虜 北朝 獫狁 引契丹 窮廬之長

腥膻 左衽 蕃寇 亂華 殊俗

戎虜盜國 運賂賤類 編髮

卷三九唐明宗紀天咸三年八月幽州趙德鈞奏于府西邀殺契丹敗黨數千人生擒首領特哩衣及其屬凡五十餘人是時官軍襲殺契丹屬秋雨繼降泥滓莫進人饑馬乏散投村落所在村民持白挺毆殺之脫者數十餘無噍類

册府卷四三五獻捷門九八七征討門生擒首領楊隱等五十餘人下有接殺皆盡契丹強盛僅三十年

輯覆三

異

雄據北戎諸蕃鼠伏屢為邊患漢兵常憚之等七十餘字今悉刪去不欲多言契丹敗虜也

七七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十月契丹命使以寶册上帝徽號

册府十七尊號門作北朝命使以寶册上帝徽號據通鑑考異此為薛史因晉高祖實錄之文

八十晉高祖紀史臣曰圖事之初疆鄰來援契丹自茲而孔熾

熊劉本疆鄰來援作召戎為援契丹作獫狁仍大典引薛史之文也殿本改

八九晉馮玉傳張彥澤陷京城軍士爭湊其第家財巨萬一夕罄空翌日玉假蓋而出猶繞指以諂彥澤且請引送玉璽于契丹主將利其復用

册府三三九邪佞門作張彥澤引契丹陷京城又作送玉璽於虜主今刪引契丹三字改虜主為契丹主引契丹何以諱與引戎為援之諱同

九二晉王權傳天福中命權使于契丹權以前世界為將相未嘗有奉使而稱陪臣者謂人曰我雖不才年已耄矣豈能遠使于契丹乎

輯覆三

異

於戎虜者豈能稽類於窮廬之長乎歐史作安能稽類於穹廬通鑑作安能向穹廬屈膝

九五晉沈贊傳贊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謀計陷于契丹忍以瓊幕之眾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贊寧為國家死必不效汝所為也

侍中父子謂趙廷壽册府四二五死事門作侍中父子謀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眾殘害父母之邦歐史同通鑑腥膻改虜庭贊册府歐史通鑑皆作斌卷三十三唐莊宗紀八十三晉少帝紀亦作斌

九六晉王瑜傳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

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說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

冊府九四二禍敗門。作會北戎盜據區夏。又作若不西走。當為左衽矣。熊劉本作當屬契丹。

一二四周史彥超傳。契丹營于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符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于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兵。

冊府一四〇旌表門。四四四陷沒門。蕃兵均作蕃寇。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二五周趙暉傳。開運末。以部兵屯于陝。屬契丹入汴。慨然有憤激之意。

冊府七六六攀附門。契丹入汴。作北戎亂華。

一二六周馮道傳。將達西樓。契丹主欲郊迎。其臣曰。天子無迎宰相之禮。因止焉。其名動遠俗也如此。

冊府三二九奉使門。作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羣僚曰云云。今刪改。遠俗作殊俗。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一二七周蘇禹珪傳。開運末。契丹入汴。漢祖卽位于晉陽。

冊府三〇九佐命門。作開運末。戎虜盜國。

一二七契丹傳。莊宗曰。今吾以數萬之眾。安集山東。王

德明廝養小人。安巴堅生長邊地。

冊府九八七征討門。作張文禮廝僕小人。非吾所敵。阿保機。渾醜賤類。唯利是求。此段刪改甚多。張文禮卽王德明。渾醜賤類。改生長邊地。

又同光中。安巴堅深著闢地之志。欲收兵大舉。

冊府六六〇欽辨門。作阿保機深貯亂華之志。

一三八黑水靺鞨傳。其俗尙質朴。性猛悍。

冊府九五九土風門。作俗皆編髮。性凶悍。五代會要

同。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

論曰。有清起自黑水。明季典籍。類多指斥之詞。館臣有所忌諱。宜也。五代去清八百年。其所謂虜。在梁則指沙陀。在唐晉漢周則指契丹。與清何涉。何所庸其忌諱。雍

正十一年四月會論內閣曰。朕覽本朝人刊寫書籍。凡遇胡虜夷狄等字。每作空白。或改易形聲。如以夷為彝。以虜為鹵之類。殊不可解。揣其意蓋為本朝忌諱。避之以明其敬慎。不知此固背理犯義不敬之甚者也。爾後臨文作字。及刊刻書籍。如仍蹈前轍。將此等字空白。及更換者。照大不敬律治罪。乾隆四十二年十一月諭旨。略同。館臣自應遵守。今薛史輯本之改竄。更甚於空白。改寫。其敬慎耶。其不敬之甚者耶。抑以為空白改寫。終

留痕迹不若逕將史文刪改滅迹可以免詔書之詰責耶然亦安知後之人不能發其覆豈非所謂欲蓋彌彰也且輯佚之體與撰述殊科如李延壽之南北史歐陽修之新五代史自爲一書則索虜烏夷隨意易之可也今乃輯佚何能輕易其詞此義館臣豈不知然而仍效昔人改竄中祕書之故智欲以一手掩盡天下目者其視清朝之心實與明季諸人無異也不過一則陽斥之一則陰指之而已嗚呼四庫館之開清之據中國百三

輯卷三

三三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

附薛史輯本避諱例

新會 陳垣 援卷

薛史輯本忌諱改竄余已發其覆輯本之避廟諱亦有可得言者大抵熊劉本用缺筆法殿本用改字法易言之卽纂輯時用缺筆法雕版時用改字法也然熊劉本亦有改字殿本且有添改史文者殊失輯佚之體往余有薛史輯本避諱例茲附刊如后

卷三梁太祖紀開平元年四月制東都宮殿門名額正殿爲崇元殿東殿爲元德殿

冊府卷一九六建都門作東殿爲玄德殿今三本皆

輯覆附

三三

作元德殿熊劉本並誤注冊府卷一八六

七七晉高祖紀天福三年十月改東京諸門名額北二門酸棗門封邱門以元化宣陽爲名

冊府十四都邑門元化作玄化熊劉本仍原文玄缺末筆

八〇晉高祖紀天福七年閏二月詔改鄴都北門爲元德門

冊府十四都邑門元德作玄德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

三梁太祖紀開平元年九月浙西奏道門威儀鄭章宜

賜號貞一大師仍名元章

册府一九四崇釋老門作仍名玄章今三本皆作元章

八九晉趙瑩傳字元輝

册府八九三夢微門作字玄暉歐傳亦作玄暉今三本皆作元輝

一四四樂志天福四年十二月禮官奏正旦皇帝舉酒請奏元同之樂

册府五七〇作樂門作玄同之樂五代會要七同今三本皆作元同是熊劉本亦有改字也

輯覆附

右玄改元

三梁太祖紀開平元年四月令庶順吳穹之意

册府一八二名諱門作庶順玄穹之意熊本仍原文

劉本殿本改吳穹熊劉本並誤注册府卷二八二

三八唐明宗紀天成二年正月制荷上穹之瞻祐

册府三名諱門作荷玄穹之瞻佑熊劉本仍原文

右玄穹改吳穹或上穹

三十唐莊宗紀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古檜萎瘁已久再生一枝又一四一五行

志太清宮道士上言聖祖殿前枯檜年久再生一枝

册府二五符瑞門作太清宮道士奏聖祖玄元皇帝

殿前枯檜再生枝五代會要十二同熊劉本莊宗紀

仍原文五行志刪聖祖二字殿本紀志均刪玄元皇

帝四字遂改枯檜為古檜並添萎瘁已久及年久等

字以足之而不知其詞費也

三九唐明宗紀天成三年正月舊制遇二月十五日為

聖祖降聖節應休假三日

册府五四尙黃老門作二月十五日玄元皇帝降聖

節休假三日五代會要十二同熊劉本仍原文殿本

玄元皇帝改聖祖遂添為字應字以足之而不知詞

輯覆附

與義俱失也

一四二禮志天成二年詔至若聖祖老君事隔千祀

册府三一奉先門注作至若玄元皇帝事隔千祀熊

劉本仍原文

右玄元皇帝改聖祖

二七唐莊宗紀龍紀元年從武皇校獵于三垂岡岡上

有明皇原廟在焉

册府一四八知子門作玄宗原廟在焉熊劉本仍原

文

七七晉高祖紀天福三年二月中書上言唐太宗一名

並諱明皇二名亦同。

册府三一奉先門明皇作玄宗熊劉本仍原文。

一三四僭偽李昇傳昇自云唐明皇第六子永王璘之裔唐天寶末安祿山連陷兩京明皇幸蜀。

册府二一九姓系門明皇均作玄宗熊劉本仍原文。

右玄宗改明皇

一四二禮志晉天福二年二月太常博士段穎等議廟制凡數引鄭氏注。

册府五九四奏議門均作鄭玄注熊劉本仍原文。

一〇五漢湘陰公贊傳有烏紺趾黑尾。

轉覆附

卷五

册府九五一咎徵門作紺趾玄尾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

一四四樂志一曰金鐸以和鼓銅鑄爲之其色黑。

册府五七〇作樂門作其色玄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有挖補痕。

右鄭玄改鄭氏玄色改黑色

七七晉高祖紀天福三年七月注引五代會要唐貞觀十六年太宗文皇帝所刻之璽白玉爲螭首。

五代會要十三作刻之玄璽今刪玄字添所字劉本同熊本無此注册府六一立制度門作太宗刻受命

玄重

十五梁馮行襲傳刺史呂煜。

册府八七九計策門作刺史呂燁歐史行襲傳亦作呂燁熊本作燁缺末筆劉本與殿本改呂煜。

右刪玄字燁改煜

一梁太祖紀唐大順元年九月帝廷責諸將敗軍之罪斬李譙李重允以徇。

册府一八七勳業門作李重裔熊劉本作李重胤胤缺末筆。

十九梁李重允傳。

轉覆附

卷五

册府三六〇立功門三八六褒異門四三九違命門均作李重裔熊劉本作李重胤胤熊本注云重胤原本作重裔蓋薛史沿避諱舊例今改畫一劉本注同脫胤字。

五八唐趙光允傳。

册府七八三兄弟齊名門九〇九憂懼門均作趙光裔熊劉本作趙光胤胤注云薛史原本避宋諱稱光胤爲光裔今改正。

右裔熊劉本同改胤殿本改允

四八唐末帝紀清泰三年三月以翰林學士禮部侍郎

馬裔孫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册府七四命相門作馬胤孫歐紀亦作馬胤孫今三本皆作馬裔孫

一一七周馬裔孫傳

歐傳作馬胤孫册府三三五不稱門八二一崇釋教

門八九三夢徵門九三九讓請門均作馬胤孫三三三

六識闇門八四一文章門作馬裔孫今三本亦作馬

裔孫

一一九周王重裔傳

册府三七四忠門作王重裔三八七喪異門作王重

輯覆附

胤今三本亦作王重裔不知其本名作胤耶卷七六

晉紀馬允孫釋放七入晉紀馬允孫致仕一一一周

紀王重允卒殿本何爲作允以不同改爲是耶李重

胤趙光胤二傳又何爲同改甚矣畫一之難也

右裔未同改胤亦未改允

一一四周世宗紀顯德元年三月以鐵騎第一軍都指

揮使趙宏殷爲龍捷右廂都指揮使

册府一二八明賞門趙下注宣祖廟諱殿本考證亦

云原本注宣祖廟諱四字今據宋史改作宏殷熊劉

本案語同但宏作弘缺末筆

六梁太祖紀乾化元年十二月又命將作少監姜宏道爲朗州旌節官使副

册府二一三命使門作姜弘道今三本皆作宏道

九二晉姚顛傳祖宏慶蘇州刺史

册府八五三姻好門作祖弘度慶度未知孰是然原

本必作弘今三本皆作宏是熊劉本亦有改字也

右弘改宏

一一四周史懿傳本名犯太祖廟諱故改焉

册府八二五名字門與此同劉本與殿本考證云案

本名二句疑爲後人竄入改懿名匡懿避宋太祖御

輯覆附

名故去匡字薛史成于開寶六年不應豫稱爲太祖

或係宋人讀是書者附注于後遂混入正文也熊本

簽注同並云無別本可考姑存其舊云云館臣誤認

周太祖爲宋太祖也懿本名威此蓋薛史仍周實錄

之文卷八三晉紀開運元年十一月以澶州節度使

史威爲貝州節度使入四晉紀開運三年正月以前

貝州節度使史威爲涇州節度使一〇〇漢紀天福

十二年七月涇州節度使史威加檢校太尉一一四

周紀顯德元年三月前涇州節度使史匡懿卒避周

諱改匡懿薛史又避宋諱空匡字館臣知其一不知

其二遂疑爲宋人讀是書者附注又謂無別本可考而不知册府引有此文也

一二九周曹英傳舊名犯今上御名故改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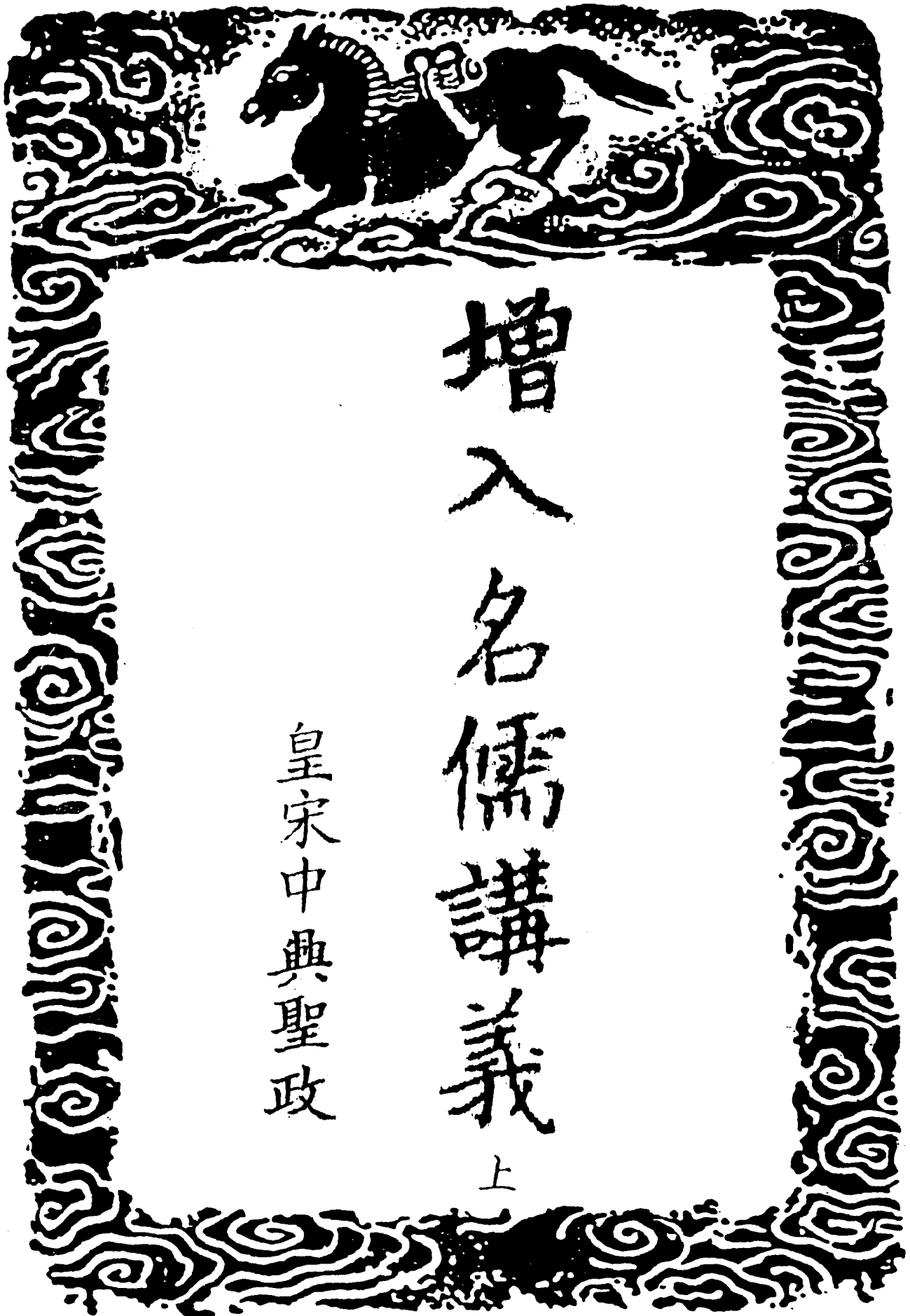
册府八二五名字門亦作舊名犯太祖廟諱英亦本名威也熊劉本仍原文殿本改爲犯今上御名館臣蓋始終知宋有太祖而忘周亦有太祖也本傳屢言太祖皆謂郭威此薛史仍周實錄之文何得改爲今上並正其誤於此通鑑顯德元年注引薛史曹威爲奉國軍主卽此人

右誤解誤改前代諱

輯附

堯

附薛史輯本避諱例終



增入名儒講義

上

皇宋中興聖政

--	--	--	--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目錄

第一卷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也
起潛龍盡六月

第二卷

高宗皇帝

建炎元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三卷

皇興聖政總目

高宗皇帝

建炎二年

第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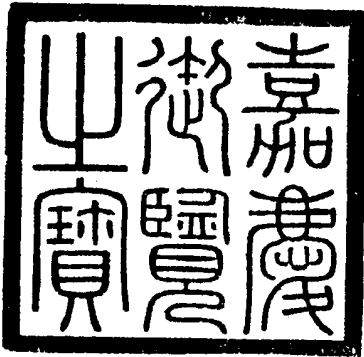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正月
盡三月

第五卷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四月
盡八月



嘉慶御覽印

第六卷

高宗皇帝

建炎三年 起閏八月 盡十二月

第七卷

高宗皇帝

建炎四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八卷

高宗皇帝

建炎四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四興聖政總目

三

第九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元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十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元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一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十二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二年 起七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三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三年 起正月 盡五月

四興聖政總目

三

第十四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三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十五卷

高宗皇帝

紹興四年 起正月 盡八月

第十六卷

高宗皇帝

紹興四年	起九月 盡十二月
第十七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五年	起正月 盡四月
第十八卷	
高宗皇帝	
紹興五年	起五月 盡十二月
第十九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六年	起正月 盡六月
第二十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六年	起八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一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七年	起正月 盡七月

紹興七年	起八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二卷	
高宗皇帝	
紹興七年	起正月 盡十月
第二十三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八年	起十一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四卷	
高宗皇帝	
紹興八年	起十一月 盡十二月
第二十五卷	
高宗皇帝	
紹興九年	
第二十六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年	
第二十七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一年
第二十八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二年
第二十九卷	
高宗皇帝	紹興十三年
第三十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四年
第三十一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五年
紹興十六年	紹興十七年
紹興十八年	
第三十二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十九年
紹興二十年	
紹興二十一年	
第三十三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二年
紹興二十三年	
紹興二十四年	
第三十四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五年
第三十五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六年
第三十六卷	<small>原闕</small>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七年
紹興二十八年	

第三十七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二十九年 紹興三十年

第三十八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三十一年 起正月 盡九月

第三十九卷 原闕

高宗皇帝

中興聖政總目

紹興三十一年 起十月 盡十二月

第四十卷 原闕

高宗皇帝

紹興三十二年

第四十一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起正月 盡五月

第四十二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元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四十三卷 原闕

孝宗皇帝

隆興二年

第四十四卷 原闕

孝宗皇帝

乾道元年

中興聖政總目

第四十五卷 原闕

孝宗皇帝

乾道二年

第四十六卷

孝宗皇帝

乾道三年

第四十七卷

孝宗皇帝

乾道四年 乾道五年

第四十八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六年 起正月 盡閏五月

第四十九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六年 起六月 盡十二月

第五十卷

興聖政總目

孝宗皇帝

乾道七年

第五十一卷

孝宗皇帝

乾道八年

第五十二卷

孝宗皇帝

乾道九年

第五十三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元年

第五十四卷

孝宗皇帝

淳熙二年

淳熙三年

第五十五卷

孝宗皇帝

興聖政總目

淳熙四年

第五十六卷

孝宗皇帝

淳熙五年

第五十七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六年

第五十八卷

二

孝宗皇帝	淳熙七年	第五十九卷	孝宗皇帝	淳熙八年	淳熙九年	第六十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年	第六十一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一年	第六十二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二年	第六十三卷	孝宗皇帝
<small>淳熙政總目</small> <small>三</small>																

淳熙十三年	淳熙十四年	第六十四卷	孝宗皇帝	淳熙十四年	淳熙十五年	皇宋中興兩朝聖政目錄
<small>中興聖政總目</small> <small>三</small>						

中興兩朝聖政分類事目

興復門

符命

紅光照室 高宗建炎元 夢賜御袍

金甲神衛上 孝宗生赤光滿室

中興自有天命 十一 普安並日之符

潛龍 登極附

進封康王 高宗建炎元 為兵馬大元帥

張邦昌勸進 元祐皇后降手書

中興聖政目錄

康王即位于南京 不錄胡唐老功

天眷

月犯昴 高宗紹興四 修人事以應天

寶璽

初鑄御寶 高宗建炎二 刻中興寶 紹興元

巡幸

詔諸路備巡幸 高宗建炎元 詔諸州備巡幸

自南京幸維揚 南渡議幸錢塘

上至杭州 詔幸江寧府

張浚請西幸 上至江寧府

改江寧為建康 入建康府行宮

上幸浙西 上至臨安府

張浚請幸興元府 隆祐太后幸江西

從呂頤浩航海議 幸定海御樓船

御舟至溫州駐蹕 四 上御舟還浙西

議幸蜀復罷 上駐蹕越州

無復進上流意 自越州幸臨安 紹興二

上至平江府 六 上次建康府 七

親征

從世忠親征之請 高宗建炎四 趙鼎贊上親征 紹興四

中興聖政目錄

親征出於聖斷 臺諫乞扈從

上欲渡江決戰 三大將移軍

張浚視師江上 敵見張浚書押色動

上還臨安 五 議幸平江 六

上親征却敵 馮時行請幸建康 卅一

詔親征 上至建康府 卅二

詔親征勞師 孝宗隆興元 詔擇日親征 二

定都

張所請還京 高宗建炎元 喻汝礪論遷都

宗澤再疏請還京 詔幸東南

李綱請幸南陽	宗澤諫巡幸請回鑾
衛虜敏等請幸金陵	宗澤諫巡幸請還京
詔暫駐蹕淮甸	宗澤論汪黃請還京
宗澤請還京 二	宗澤再疏乞還京
宗澤復請還京	宗澤修龍德請還京
從宗澤請詔還京	宗澤力請還京
宗澤遺表請還京	升杭州為臨安府 三
胡寅乞置行臺	金人攻京師 四
趙鼎請以公安為行闕	集議駐蹕事宜
詔移蹕臨安 <small>紹興元</small>	修臨安府城 二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罷修建康大內	迎奉祖宗神御 三
奉太廟神主至臨安 五	臨安權修太廟
移安撫司於臨安	温州神主至行在
王庶乞都荆襄 六	張浚請幸建康
趙鼎等議回臨安	張浚再請幸建康
詔駐蹕建康 七	築太廟于建康
李綱以諫回蹕罷	奉神主還浙西
張守諫回蹕求出 八	上還臨安府
建景靈宮 十三	修築園 二
温州神御至臨安	作太廟祔室 十六

建太一宮 <small>明十七年幸</small>	名行宮南北門 十八
新建龍圖等六閣 廿四	定回鑾議 卅二
修建康備巡幸	上至臨安府
形勢	
宗澤言三路利害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分江州建康府路 三
胡寅乞定根本	四京皆陷 四
復江東西路 <small>紹興元</small>	分湖東西
復湖南北路 二	問方今形勢 六
王庶經理荆南	取天下須論形勢 七
論荆南形勢	上論險阻不足恃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論江南形勢可恃 十二	荆南江州創軍 三十
虞允文論荆襄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命守備 陵 二
淮南復分東西 <small>淳熙元</small>	淮襄等依舊分路 二
恢復	
皇叔士瑋復洺州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詔經理中原
王彥復新興縣	程進復入西京 二
李彥仙復陝州	信王榛起義兵
宗澤以趙世興取滑州	信王榛為都元帥
宗澤奏暑月起師	程昌寓經理蔡州
程興復西京 三	胡寅乞大起兵

志在一統 紹興元 命輔臣議出兵 二

李橫敗劉豫復汝州 李橫傳檄收京 三

韓世忠宣撫淮東 王彥復金州

命岳飛收復襄陽 四 岳飛復鄧州

諭朱勝非圖恢復 岳飛復襄陽唐州

岳飛復隨州 岳飛復鄧州

仇奮復安豐縣 復南壽春府

恢復先求人才 五 乘時大作規模

鄧瓊復光州 韓世忠經理淮甸

獎諭張浚之功 華旺復光州

中興聖政目錄

合兵為北討計 國威大振 六

李綱論恢復十事 張浚命葉旴眈城

張浚軍聲大振 劉光世克壽春府

下申做詔 師維藩中興十策

岳飛克廬氏縣 李綱論中興 七

黃源言中興六事 張燾論定規模 八

淮甸不可不葺理 敵許歸河南地 九

范如圭乞差官朝陵 士儂張燾朝陵

擇人守新疆 石澗水之祥

士儂等自朝陵還 張燾言不可忘此恨

張燾乞圖中興 鄭建等復醴州 十

王侂復宿州 張憲等復穎昌府

張憲復淮寧府 郝晟等克鄭州

王勝克海州 張浚克亳州

敵欲棄燕以南 王師自失機會

諸州既得復失 張應等入西京

復汝州永安軍 敵復入西京

邵隆復商州 十一 關師古等復果縣

復奪昭關 敵退便措置淮南

上論恢復皆虛辭 邵隆復陝州

中興聖政目錄

魏勝復海州 十二 夏俊復泗州

趙樽攻蔡州 任天錫等復商州

趙樽下興平縣 趙樽入蔡州

任天錫取朱陽縣 戚方復蔣州

李貴等取順昌府 武鉅復廬氏縣

邢進復華州 上議恢復

咎朝等復鄧州 王選等復楚州

杜隱等入河南府 劉銳等入泗州

復光化信陽軍 十三 惠逢復積石軍

敵復取蔡州 復十州僅存其四

敵欲割河南不果

御營宿衛司結局

三招討結局

王十朋論恢復孝宗隆興元

復靈壁虹縣宿州

虞允文制置京湖

上論待機會二

詔舉義兵

詔諭歸正軍民

愧功業不如唐太宗軌道三

劉珙言恢復未易

張栻論恢復事五

恢復當圖萬全六

劉珙論恢復七

期於雪恥八

論士夫諱言恢復四淳熙

龔茂良論恢復

不忘恢復六

經理川陝

用王庶曲端高宗建炎二

王庶曲端結怨

張浚宣撫川陝三

張浚西行議格

張浚赴川陝許便宜

張浚用曲端

趙開理四川財賦

張浚用吳玠吳玘

張浚自秦州入衛四

吳玠治兵秦鳳

張浚至房州而還

張浚措置有條

張浚起復王庶

張浚取永興軍

張浚違眾議起兵

張浚敗績于富平

張浚斬趙哲

張浚退軍興州

吳玠此和尚原軍復振

鳳翔民輸芻粟

張浚竄曲端紹興元

王庶曲端不相容

張浚求罷不許

張浚以王庶帥利夔

盡失陝西地

張浚殺曲端

吳玠敗敵和尚原是年捷

復秦州

不以浮言易張浚

敗敵于方山原二

王似為宣撫副使

張浚謗議起

張浚奏貶王庶

張浚罷宣撫

吳玠黃柑款敵三

敵陷饒風關

吳玠守仙人關

劉子羽守潭毒山

顧浩勝非惡張浚

張浚復洋州興元山

劉子羽斬敵使

罷宣撫便宜黜陟

敵攻拔和尚原

言者稍論張浚四

璽書戒川陝將帥

吳伸訟張浚無罪

敵攻仙人關

張浚至行在

吳玠敗敵仙人關

張浚貶福州

張浚薦人皆有聲

吳玠為宣撫副使

吳玠復鳳秦隴州

竄劉子羽

趙鼎除宣撫不行

王似復知成都

趙鼎申理張浚

敗敵于臘家城

劉子羽宮觀

許劉子羽自便

吳璘復秦州五 喻樛論蜀事

劉子羽等撫諭川陝 命李迨代趙開

許李迨拘取財用 獎諭李迨七

席益李迨違言 胡世將帥四川八

吳玠奏罷李迨 劉子羽落職

竄劉子羽 命劉光世吳玠分理九

樓炤宣諭陝西 胡世將權四川宣撫

喻汝礪言蜀中力屈 罷四川制置司

張燾帥成都始行四 張燾胡世將議事十

許胡世將隨宜措置 胡世將告急

世將焚檄斬敵使 胡世將誓死河池

許抽回陝右兵 許胡世將便宜

蜀人不復懼敵 胡世將索敵戰

姚仲破敵于百通坊 王彥却敵青溪嶺

田晟敗敵于涇州 胡世將登仙人原

敗敵于長安城下 胡世將絕敵歸路

吳琦敗敵 楊從儀劫敵寨

吳琦擊却合喜 胡世將解慶陽圍

趙開主計得失十一 楊從儀敗敵

胡世將起復 吳璘敗敵剡家灣

揚政敗敵寶雞 胡世將獻捷

胡世將夢于仙人關十二 鄭剛中宣撫川陝

劉方山和尚原入北 陝西民多飢死

鄭剛中御將嚴十三 張燾成都之政

分利州東西路十四 西兵為天下最

省四川都轉運十五 鄭剛中罷十七

李璆權宣撫事 罷宣撫司歸成都帥十八

符行中領四川財賦廿一 取茶馬剩錢寬蜀民廿四

措置四川裕民事 以蕭振代符行中廿五

符行中帥蜀 賞蕭振蠲賦廿七

蕭振不盡獻積錢是年 王剛中帥成都廿八

吳璘宣撫四川卅一 敵攻鳳州黃牛堡

吳璘投諸將方略 吳璘夜劫敵寨

劉海復秦州 吳璘傳檄諸國

吳挺等敗敵治平寨 吳璘復上仙人原

吳拱等入汝州 虞允文宣諭川陝卅二

楊從儀拔大散關 吳璘復德順軍

虞允文議經略中原 允文王之望有隙

姚仲敗于北嶺 蜀中不可無之望

吳璘復熙州 命王之望代允文孝宗

詔吳璘保蜀示奔三路 詔吳璘棄德順軍

詔吳璘進退從宜元隆興 復併利州為一路乾道

吳璘安撫兼宣撫尋蒙 虞允文宣撫四川

允文乞撫用義兵 允文招西川義士

命王炎宣撫四川五 罷制置司歸宣撫六

允文復宣撫八 罷宣撫司復制置淳熙

重關外四州選辟 范大成乞互相應援

利路復分東西五 儲才制置四川

選武臣守鳳州十五

僭偽

張邦昌僭位高宗建炎元 邦昌退處資善堂

朱勝非械邦昌使者 邦昌請死

邦昌封郡王 受偽命者稍引退

李綱乞竄邦昌 竄邦昌及偽命臣僚

治偽命臣僚罪 誅張邦昌

劉豫之始二 劉豫邪謀

河南皆劉豫所統三 劉豫說上官悟降

北以邦昌事誘杜充四 劉豫賂北求立

北定議立劉豫 北立劉豫國號齊

劉豫僭位于北京 劉豫改元會昌

北割關中予偽齊紹興 劉豫得罪于北

劉豫移都汴京二 李橫敗偽齊兵三

李吉敗偽齊兵 吳勝敗偽齊兵

詔勿侵擾齊界 偽齊以北兵入寇四

詔罪狀劉豫 張浚聲劉豫罪六

劉豫告急於北 偽齊分路入寇

北欲廢劉豫 劉豫請立太子

劉豫乞師于北七 王倫說北廢劉豫

北廢劉豫 招來從偽命人八

遜位

立德壽宮名高宗紹興 詔皇太子即帝位

行內禪禮 上皇之德壽宮

宣諭內禪意孝宗淳熙 內降詔禪位

壽皇居重華宮

任相門

李綱

召相李綱高宗建炎元 顏岐請罷李綱

范宗尹顏岐論李綱 李綱自辨

留身上十議 奏僭逆偽命事

請贈卹死節

論漢高光唐太宗君德

乞置兩河招撫經制

召用張所傅亮

奇喻汝礪

薦宗澤知開封府

論赦令不及兩河

論思卹不及勤王師

經理兩河

乞置帥府要郡

乞獎健吏李定韓琦

上募兵買馬獻納三議

請造戰車

奏事多所規益

宋齊愈馭李綱議

宋齊愈下臺獄

宋齊愈腰斬

諫幸東南

張所等行兩河響應

黃潛善並相

中興聖政目錄

三

李綱罷相與祠

張所招來豪傑

張浚為齊愈攻李綱

鄧肅等申理李綱

東徹為李綱死

張浚論李綱奪職

張浚論綱竄鄂州

張浚攻胡程黨李綱二

再竄李綱

德音不赦李綱三

許李綱自便

李綱復職名 紹興元

活建民者李相公二

議恢復未及行而罷

張浚更與李綱親善四

李綱應詔言時事七

李綱以忤時罷

李綱自是不復出

李綱辭命得祠九

李綱薨十

汪黃

汪黃執政 高宗建炎元 與李綱忤

出宗澤知襄陽

張所以論汪黃竄

士儂以論汪黃斥

沮李綱之謀

力沮張所傅亮

罷李綱施行事件

殺陳東歐陽澈

決策幸東南

竄張所死于貶所

笑宗澤之狂

邵成章以言汪黃竄二

魏佑論汪黃

斥汪藻滕康衛膚敏

沮馬廣

忌宗澤成功沮之

薦王綯為臺官

中興聖政目錄

四

始惡張浚

宗澤以憂沮死

引蔡京王黼黨

馬伸以論汪黃竄死

王彥忤潛善

邢煥言汪黃誤國

汪黃並相

笑王綯言敵至三

軍士誤殺黃鍰

罪李綱以謝北

汪黃無去志

汪黃並罷相

路允迪奏留汪黃

汪黃奪職予祠

竄汪黃 明受

再竄潛善 同上

復辟後再竄汪黃

潛善卒于梅州

起汪伯彥復罷 紹興元

再貶汪黃 四

朱勝非

調護苗劉等三高宗建炎 以苗劉事乞罷

罷相知洪州 以苗劉事貶

貶江州紹興元 以願浩薦復宮觀

朱勝非留經筵二 胡安國再論勝非

胡安國以論勝非罷 起復朱勝非再相三

朱勝非得請終制四 因忤秦檜奉祠八年十四

呂頤浩

呂頤浩復用元高宗建炎 除江淮兩浙制置三

改江東安撫制置 以勤王功拜相

口與聖政目錄

五

王庭秀以論願浩罷 罷胡寅言切直

建航海之議 呂頤浩顯恣四

移趙鼎翰林 呂頤浩罷

專用培克吏 呂頤浩復相紹興元

敘用京黼門人 李回以願浩巧免

議大出師二 以大事委願浩

薦朱勝非 呂頤浩求罷不許

自鎮江入見 願浩傾秦檜

願浩引勝非為助 薦臺臣以逐秦檜

斥秦黨臺省一空 欲罷李綱

請舉兵圖中原 王岡折願浩不公三

臺諫文章論願浩 呂頤浩罷

秦檜窮治呂撫十七

范宗尹

陰芘宗汝為四高宗建炎 建議復藩鎮

為相最年少 討論濫賞

沈與求以言宗尹罷 以討論事罷相紹興元

范宗尹落職

趙鼎

黃檠薦趙鼎三高宗建炎 命趙鼎宣撫川陝四紹興

口與聖政目錄

二

趙鼎兼領荆襄 留趙鼎作相

薦張浚可當大事 堅親征之議

定決戰之策 劉錫言相公膽大

趙鼎號賢相五 責內寺移竹栽入內

不較都督行府關 與張浚不協求去六

陳公輔劾趙鼎 王縉攻折彥質

趙鼎折彥質罷 復召趙鼎七

趙鼎乞進退人才 趙鼎復相

趙鼎勸守靜 趙鼎救張浚

趙鼎留秦檜 言聖意異於前日

以張浚有為為戒 趙鼎罷相

趙鼎入辭納忠 一捐秦檜而去

張戒以乞留趙鼎罷 趙鼎落節鉞九

竄趙鼎于潮州十 料秦檜不容張浚十一

再竄吉陽軍十四 趙鼎不食而死十七

論趙鼎引用非人廿一 趙鼎知人之明

趙汾坐張祁獄廿五 趙汾降二官時檜已死

趙汾改正過名尋卒 與趙鼎恩澤四名廿六

張浚

欲任用張浚 高宗建炎 張浚舉兵勤王三

中興聖政目錄

張浚執政年少 張浚招薛慶

張浚罷尋復之 張浚貶居福州 紹興四

以趙鼎薦復知院 善張浚措置邊事五

張浚自辨誣謗 與趙鼎並相

張浚因曲謝論治 視師江上

與趙鼎始有隙 張浚自湖湘入見

張浚論泰否 議大合兵北討

請親行邊塞六 稱張浚始練軍事

並用韓岳二將 住鎮江視師

褒諭張浚忠勤 以官回授其兄混

與諸賢共薦秦檜 請擒劉豫取河南

請罷劉光世 以功遷特進七

薦劉錡大將才 言劉光世之罪

張浚縲用呂祉 鄺瓊訟王德

分置淮西帥 呂祉密奏罷鄺瓊等

鄺瓊搜郵傳得祉奏 鄺瓊殺呂祉降劉豫

張浚因呂祉引咎 臺諫攻張浚誤國

李綱以書責張浚 太學生論淮西事

張浚罷相 王縉乞留張浚

周秘等力攻張浚 竄張浚永州

中興聖政目錄

李綱申理張浚 寧覆國不用張浚

上嘉張浚之忠 張和公敵所憚十三

因言星變再竄十六 張浚量移二十

張浚名譽之重 因言邊事落職廿八

陳俊卿薦張浚卅一 陳俊卿復薦張浚

張浚判潭州尋改建康 張浚勞李顯忠軍

衛士喜張浚復用卅二 張浚入對

還張浚執政恩數 張浚兼措置兩淮

張浚創萬弩營 召見張浚 孝宗

除江淮宣撫 張浚置武毅騎士

倚魏公如長城

張浚料敵情

張浚督師隆興元

張浚赴召上疏

符離清軍

王十朋乞罷因主恢復薦張浚

張浚降宣撫使

張浚復都督

張浚復右相

張浚復視師二

張浚建督之效

張浚罷判福州

張浚薨于餘干

以不恢復不肯歸葬

張浚功業大槩

秦檜

以檜故用秦梓高宗建炎元

秦檜挈家自北歸四

一與建炎日錄

光

得秦檜喜而不寐

怒孫覲賀啓紹興元

擠范宗尹

初相秦檜

三策可聳動天下

報汪伯彥私恩

薦胡安國

使言路攻婁寅亮

命秦檜居中運才二

婁寅亮以貶死

與頤浩分理內外

上覺檜欲專權

置修政局

與程汝文忿爭

諭秦檜修攘

呂頤浩傾秦檜

王居正排秦檜

秦檜罷相

上出秦檜二策

榜朝堂不復用檜

秦檜罷職

罷修政局

嘉秦檜不忘朝廷五

進職知温州六

改知紹興

秦檜入見賜茶

留秦檜留守

召入講筵

除樞密使七

忽岳飛舉趾

張守知秦檜患失

張浚覺秦檜包藏

書羊祜傳賜秦檜

秦檜謝趙鼎留已

恨金安節攻秦梓

辛次膺劾檜求出八

秦檜復相

晏敦復知其姦人

引用王次翁

薦用何鑄

一與建炎日錄

三

秦檜欲搖國本

引蕭振為臺官

蕭振劾劉大中搖趙鼎

秦檜恨呂本中

秦檜益憾趙鼎

秦檜怒張戒逐之

秦檜罷張九成

秦檜惡韓世忠

秦檜大恨王庶

擢勾龍如淵中丞逐其人

薦魏良臣弭其言

胡銓以和議乞誅檜

竄胡銓

晏敦復為銓求援

秦檜大恨陳剛中

逐曾開

令勾龍如淵攻王庶

引李光鎮壓浮議

引施庭臣為臺官附和議

張燾等攻庭臣莫將

秦檜不能奪張燾 秦檜大怒尹焞

秦檜孫近奏叙胡銓 九 大怒岳飛賀表

怒范如圭乞朝陵 大惡連南夫賀表

深銜尹焞 不召謝祖信諭意

大怒王銍駁陵名 勾龍如淵施庭臣罷

處趙鼎於遠郡 重修執政拜罷錄 欲掩其迹

令臺諫攻趙鼎 引周葵入臺

始不樂周葵 丁則等以忤檜出

不奉行金翠禁 喻汝礪以不附檜出

韓世忠遺檜書 令何鑄攻李光

中興聖政目錄

三

令何鑄攻劉一止周葵 疑上封者言已過 十

廖剛以忤秦檜出 王次翁乞罷審量

秦檜蒙蔽陳桷 秦檜怒廖剛譏已

秦檜賣馮檝 令何鑄等攻廖剛

令言者攻陳鼎 令王次翁等攻趙鼎

引王次翁參政 喜劉昉引用之

令何鑄攻張九成 令何鑄攻范冲等

孫近以請用張浚罷 十一 鄭剛中阿秦檜

張俊與秦檜意合 引用林大聲

秦檜封慶國公 斥趙慶孫等六人 趙鼎所為

大將之容被罪 令万俟卨攻岳飛

深忌劉錡岳飛 令何鑄等攻罷岳飛

根括岳飛錢物 王俊誣告張憲

岳飛父子屬吏 程敦厚阿秦檜

令万俟卨攻范同 竄李光

士儻以救岳飛罷 除何鑄簽樞使北

風張浚使助和議 殺岳飛父子及張憲

韓世忠詰秦檜 私取秦燔倫魁 十二

秦棣陞閣職 竄王庶 死貶所

竄胡銓 令万俟卨等攻何鑄

中興聖政目錄

三

王庶二子欲報仇 除万俟卨參政使

喜程克俊草制 依蔡京封兩國公

令江邈攻罷張俊 令羅汝楨攻劉子羽

不赦王庶趙鼎 治不附和議罪 詳見違

喜熊彥詩賀啓 秦檜生日賜燕

興胡舜陟之獄 十三 焚罷相以來事跡

罷王次翁參政 竄張九成

轉對官自此不言事 罷程克俊僉樞

不悅洪皓所言 張俊及 錢塘事 大怒洪皓 歸北人家屬

令李文會攻洪皓 令李文會攻魏良臣

怒張邵言迎請宗室事 湖聖 秦檜生日之侈

秦檜心術之深 秦檜還黃龜年十四

李文會等攻万俟卨 疑高閑薦張九成

令李文會攻高閑 李文會參政自是以言者代執政

秦檜斥黃達如 李椿年誣奏周葵

曾惇稱秦檜聖相 配白鵝張伯麟

令詹大方攻洪皓 再竄李光

怒孟忠厚謝表并斥吳棫 竄趙鼎海外

罷張闡不附已 令楊愿攻李光

竄李光瓊州 令楊愿攻李文會

秦檜除執政備員 引楊愿參政

使人秦祥瑞十五 劉昉劾向子志

私其親黨徐琛 秦檜賜第

秦檜醜殺邵隆怒其出矣 幸秦檜新第

秦檜言橫議無益 秦檜妄誕無稽

書一德享天閣 賜物如蔡京王黼例

罷楊愿參政 竄折彥質

令汪勃劾韓公裔十六 賜家廟造祭器

秦梓恤恩視執政 令何若誣奏陳鼎

喜康悼言豈不足畏 令何若攻張浚因言邊事

再竄鄭剛中 秦棣倚勢恠毒

再竄鄭剛中死貶所十九 張邵言檜有隱功

張邵以阿檜起廢 竄王廷珪坐以詩送胡

以郡倅處所怒人 許忻以忤檜屏居

驟用曾惇知鎮江 罷李璣坐與胡銍交結

御製畫像贊 張棣祝誓之死羅織違客之報

呂稽中陷辛永宗 林機起李光猷

始怒胡寅譏已 解潛以斥死

施全遮殺秦檜二十 升余堯弼參政

引巫伋為僉樞尋參政 李光永不檢舉

李孟堅以史事竄 胡寅落職坐通李光書

竄胡寅 御書秦檜父墓碑

王傑錄秦檜推戴事 王曠草制阿秦檜

命檜自錄執節本末 何大圭告許張浚

章傑羅織趙汾鼎之子 竄吳元美作夏二子傳死貶所

鄭焯上秦檜啓 許肩輿至宮門

王揚英薦秦熺為相廿一 喜張震策

王居正奉祠十餘年 程敦厚獻詩貢諛

罷余堯弼參政 竄王庶二子廿二

竄葉三省 巫汲言談命忤檜

自奏推戴趙氏事 不樂陳剛言恢復

引何若為僉樞十七 罷李若谷參政

毒殺牛鼻 引汪勃為簽樞

秦檜伺朝廷動息 編管馬元益因乞出共

趙鼎永不檢舉 竄洪皓

庇劉伯英不法 鄭剛中積忤秦檜

李觀民傳舍言事 秦檜殺趙鼎今月具存

秦檜惡聞人言 秦檜破呂頤浩家

鄭剛中鄂州聽旨 罷洪适曹恬

喜雪賜宴秦檜第 竄鄭剛中

李光家盡焚其書 秦檜喜林大鼎

段拂歎趙鼎死忤檜 秦檜抑所忌之士

令余堯弼攻段拂 汪勃升參政

以秦嬉為知院尋罷 秦檜密結王繼先

方雲翼讒晁謙之 令余堯弼攻晁謙之

私庇鄭滋稱門生 竄李顯忠上恢復策

親厚鄭靄 罷吳秉信鄭剛中黨

怒何耕策與張浚為地 以詹大方代汪勃簽樞

趙叔汾阿秦檜 引余堯弼執政

再竄胡銓過海 書胡銓趙鼎李光名

令章厦攻巫伋 引章厦為僉樞

陳誠之頗忤檜 張九成論摧折人才

馮楫為檜所厚帥本路 宋樸劾章厦

宋樸為簽樞教官端年 再責李光揚焯等

徐光說為檜莊客 楊愿以憂畏死

王循友請加檜九錫廿三 編管范彥輝生作久陰

王厝倚勢凌奪 秦檜用薛仲邕曹泳甥

怒蕭燧不肯私取秦檜 王之望阿檜父子

陳壽調護遷客 上莫測秦檜意

罷宋樸用史才 鄭釜掌檜莊屋曹泳薦

秦檜毀程頤 逐楊迥胡襄趙鼎胡寅

逐孫仲鼂李光客 私取秦墳省魁檜之孫

私取秦墳倫魁上易之 王綸以忤檜罷

魏師遜悔舉王綸 罷史才用魏師遜

竄王循友坐配檜族人 興王趙之獄因李光

程敦厚上書阿檜 秦檜薄程敦厚

以程頤學竄蕭振 符行中鄭靄厚賒檜

令董德元攻鄭作肅 施鉅阿秦檜得執政

曹泳倚勢妄作 罷魏師遜

用施鉅鄭仲熊 秦檜除伴拜執政

秦煒封國公 竄方疇 生與胡鉉通書

竄魏安行洪興祖 竄王超 李光事皆虛猶

竄沈長卿 生與李光啓 竄芮煜 生壯丹詩

怒鄭仲熊 庇張士襄 奏事欺罔

召呂愿中 賦秦城王氣 和詩嘲秦煒

張瑜作袞繡堂 董德元羅織李孟津 子光

李光一家殘破 用呂忱中 因告許林機

曹泳薦黃允 娶檜兄女 竄趙令衿 廟諱訕檜家

罷劉珙 不為檜父作謚 林機阿秦檜亦得罪

罷鄭仲熊用湯思退 湯思退薦洪邁 思退檜

令汪召錫圖張浚 引董德元參政

命張栢等察張浚 趙鼎議論秦檜

陳巖肖為檜立祠 令徐嘉攻張宗元

怒楊橙不已 張永年直閣 父與檜連

秦檜起朱敦儒 攻陳祖安 子光庶婢之

周麟之乞造瑞芝旗 攻莫汲莫濠 趙令衿之

興張初獄 欲盡除異已 賢士五十三人與獄

幸檜第視疾 秦煒覬覦相位

秦檜父子致仕 洪皓貶死南雄州

贈董德光湯思退金 秦檜薨

秦檜姦惡本末 竄曹泳罷檜黨四人

徐嘉謫張扶出臺 上首易 言事官 詔陳誠之等四人

秦檜封申王 賜八字神道碑額

逐曹冠等四人 檢舉未赦貶官

嘉洪皓之忠 論大理鞠獄觀望

詔戒告許 上始攬權

編告許得官姓名 王會罷建康守

罷王淪等四人 論大臣壅蔽裕民事

詔戒臺諫黨大臣 逐秦烜移檜家廟 于建

竄鄭億年罷鄭仲熊 張浚等許自便

李光量移 再責張士襄檜所庇

責徐宗說等三人 蔣璨奉祠十二年

釋張祁獄 宋貶落職 檜黨

罷趙士毅高百之 起金安節 以論秦桧罷

竄以告許得官人 被告許人許自便

召孟忠厚 上始親決獄案

罷董德元 罷言官王葆等 檜所薦

胡寅復職名致仕 竄王會

胡銓量移 罷齊旦王伯庠

竄康與之徐樞 張浚復職名

差除合公議

起張九成廿六

召樊光遠

罷王珉徐嘉

出王葆王復

罷丁妻明

黃唐傳復職名

復趙鼎等官職

曹泳竄海外

罷沈虛中

責林一飛竄林東

責王曦呂愿中

罷王屠王墨卿

罷余佐龔釜

罷鍾世明陳巖肖

與趙鼎鄭剛中恩澤

檢舉聽讀士子

釐正殿試私取人

竄劉伯英

胡寅卒于衡州

興聖政目錄

三九

湯鵬舉擊于秦黨廿七

李光卒于江州廿九

秦熈卒于建康卅一

黃祖舜繳秦熈恩澤

秦檜後輔相

相沈該高宗紹興三十

相湯思退廿七

沈該罷廿九

思退陳康伯並相

湯思退罷三十

陳康伯決親征議卅一

孝廟輔相

張浚已見前

留陳康伯紹興卅二

召陳俊卿

陳康伯史浩並相隆興元

史浩罷不與出師議

史浩沮用兵議

湯思退右相

陳康伯罷

湯思退張浚並相

湯思退謀陷張浚二

湯思退令言者攻浚

湯思退辭都督

湯思退陰結敵人

湯思退竄死

陳康伯復左相次年薨

陳康伯比晉謝安乾道元

相洪适明年罷

葉容魏杞並相二

中外慶宰執得人

陳俊卿去覲大淵

敵使為陳俊卿屈

以雷變冊免二相三

相蔣芾尋罷四

陳俊卿右相

俊卿攻王琪詐旨

俊卿申理劉珙

俊卿諫鍛銀鑛

興聖政目錄

三三

俊卿諫騎射五

俊卿虞允文並相

俊卿罷相不主請浚寢

上意向允文王請浚寢

虞允文梁克家並相八

允文容蕭之敏尋宣撫

克家罷曾懷代之九

明曾懷誣謗淳熙元

曾懷罷葉衡代之

湯邦彥攻罷葉衡二

竄葉衡三

相龔茂良

謝廓然攻罷茂良四

竄龔茂良件曾觀

史浩右相五

陳俊卿入對

史浩罷趙雄代之

趙雄等不任怨八

趙雄罷王淮代之

梁克家復相九

賜史浩詩 十一 罪湯思退退縮 十二

梁克家罷 十三 周必大相 十四

論大臣不和 王淮罷 十五

沈清臣歷試故相 朱熹言命相不得人

周必大留正並相 周必大罷 光宗

君道門

聖德

藝祖誓書不殺大臣及言事官 高宗建炎元

出宮人 三 不肯歸過大臣

興聖政目錄

賞張汝舟應奉簡儉 四 不許排辨太過 紹興四

却韓世忠獻鮓 戒仲湜好珊瑚 七

罷甲庫 三十 罷進貢時新 孝宗卅二

聖德謹畏 隆興元 上樂聞過 乾道二

聖語至明至當 勤儉過古帝王 三

却獻方物 淳熙六 不喜時新

守恭儉兩句

仁德

論潘良貴勸誅殺 高宗建炎四 用他物代羊肚 紹興三

埋簽軍遺骸 五 上好生之德 六

歎劉豫簽軍之酷 七 論王庶勸誅殺

未嘗送人入獄 行寬仁法仁祖 九

戒諸將多殺 十一 春月禁採捕 二十

禁採捕鹿胎 廿三

孝德

思慕隆祐太后 高宗建炎四 復徽廟舊人 紹興十

上事太后謹 十二 議朝德壽宮禮 孝宗卅

宮門降輦 定七日一朝禮

供德壽宮米炭 上太上帝后冊寶

詣德壽宮上壽 隆興元 乞加太上尊號 乾道六

興聖政目錄

盡悅親之道 七 喜太上壽康 淳熙元

加太上帝后尊號 二 行太上慶壽禮

編光堯慈訓 五 太上帝后宴大內 七

慶太上皇后年七十 十 奉慈顏之歡 十二

加太上帝后尊號 太上賜銷金背

慶太上八十歲禮 十三 太上皇帝上僊 十四

議行三年之服 詔行三年喪禮 十五

沈清臣贊成上意 王正已撰孝感記

上帝后尊號 光宗十六

勤德

上恭己勤儉高宗建炎二五更初覽奏報紹興元

日有常度三戒初銳終怠五

上或達旦不寐六因夜觀奏指目

夜閱淮西警報禁中自有日課七

上閱奏至夜分卅一讀寶訓知養生

恐政事積壓乾道元以無逸為龜鑑淳熙二

以無逸為法四朕心未嘗放下十

遜位前一日除授十六

儉德

命碎寶器高宗建炎元以珠玉投泔水

甲興聖政目錄

毀螺鈿椅卓又見二命尚食勿進鶉兔四

却孔彥舟獻玉紹興元天性不好華靡二

毀供御綉服牌罷後苑作

奉身至約毀棄金屏障

修行宮惜費罷織御服羅

却獻玉尊四罷市御爐炭

甘陋居菲食上論祖宗恭儉

常以營造為戒五留金酒器賞將帥

常御蔬菜豆腐七寢處不須華好

陳設不須文綉十三殿宇用赤土桐油

幕帟不用文綉廿六上不貴異物三十

戒數易陳設卅一宮中自奉儉素卅二

不增宮中臺殿孝宗乾道七不買北物淳熙六

不喜珠玉圖畫重營繕

創新堂不施丹雘儉德中外共知七

薄於自奉

明德

上知沈昭為人高宗紹興四知馬廣有謀略

因知馬論得人七察愛憎為毀譽

上知偏裨才性上知人善將將八

甲興聖政目錄

上深知諸技之才十論劉錡所長十一

上知偏技能否孝宗隆興二上知戴之邵妄誕乾道元

周知將官人才三上明見萬里外

因奏對盡知其人淳熙六備知諸將長短十五

容德

優容忠讜高宗建炎三容李漢英狂易紹興三

不明言趙佶之罪孝宗淳熙十一

聖學

初復經筵高宗建炎元進讀通鑑二

暑月不罷講論孟幼年所習

神交孟子

洪擬論帝王之學紹興

廖剛言帝王之學

始御講殿二

命胡安國兼讀春秋

命進春秋口義

不許經筵講史

上論春秋書法三

喜朱震論易春秋四

讀三朝寶訓

經筵復開講

分命儒臣講書

喜司馬光隸字六

重胡安國春秋傳七

詔間日開經筵

張九成所得甚多八

帝王學不同士夫十一

論學必自得十二

宮中不廢學

讀書思聖人意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上喜閱書作字

論君臣當知春秋十三

論觀書養性

上性好讀書

君臣皆當知春秋

復御講筵卅二

張浚論人主之學孝宗

召輔臣勸講

進讀三朝寶訓

無事看尚書數篇乾道

劉珙論聖王之學三

讀尚書知畏天四

張栻講詩葛覃七

祖宗留意聖學淳熙九

論仁義中有功利三

命學官講中庸四

論孔孟之言不同

暇時只好讀書六

講讀寶訓不倦七

進讀寶訓終篇

讀真宗正說八

日講周易兩卦十一

講易泰萃二卦

論人主讀書不知道十三

論陰陽之理

聖製

製中和堂詩高宗建炎

刻太宗戒石銘紹興三

頒真宗御製七條十

製先聖七十二子贊十四

製秦檜畫象贊十九

奉安徽宗御集廿四

製損齋記廿八

製黃元贊

製敬天圖孝宗乾道七

自撰幸學詔兩語淳熙

幸祕省賜詩又五

宣示敬天圖四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一

製用人論六

賜史浩送行詩十一

賜石刻太上稽山詩

聖翰

書通鑑賜黃潛善高宗建炎二

書孟子語於素屏

書旅獒大有大畜卦

書中和堂詩賜張浚

書郭子儀傳賜諸將四

書孝經示輔臣紹興二

書光武紀賜徐俯

書寇賈事賜二將三

范冲請書無逸圖五

書中庸篇賜進士

書尚書賜趙鼎

書車攻賜輔臣

書泰否卦賜張浚

書裴度傳賜張浚六

書成都大成殿榜 書羊祜傳賜秦檜七

上留意帝學 親寫尚書史記孟子十二

頒御書州縣學十三 書太學首善榜

頒刻御書孝經十四 書閣名賜秦檜十五

上好米芾書 書秦檜父碑二十

書皇甫坦庵額廿八 刻親書二詔廿九

書賜玉堂字三十 題楊存中閣名道宗乾

上以書字為娛七 書秋山平遠詩

太上真草之妙 書益稷賜新進士八

建光堯御書閣淳熙四 書閣名賜史浩十一

古興聖政目錄

欽宗命太上為元帥真蹟十三

尊號

不受尊號高宗紹興十 譏德宗加尊號孝宗淳

君道

治天下惟一公高宗紹 論至誠盡仁二

賞罰不私大臣親三 不偏好惡

君臣以至誠相與四 論毀譽當考其實五

靜坐思應敵之方十一 不以毀譽為賢否

上無一毫私意廿七 虞允文論君道有三廿八

讀寶訓知為君難 論人君不可驕縱元

行罰不私親近乾道二 守罰不私懿親

行法不避戚里 劉珙言不可獨斷三

上不任私意五 懲姦不私於近六

劉珙言循理得民心八 君臣不事形迹淳熙元

用中于民二 用法不私宗親三

不以魏王所請廢法四 不以戚里廢公法六

不以卿監私近屬 矯枉不可過直

羞叔世之君所為 有私心法便不行十

論人君少知道十二 論人君易驕縱

行法不私潛邸人

古興聖政目錄

君心

不畏多事畏無事高宗紹興十三

張栻論君心孝宗乾道 人君不可有貪心九

朱熹言正心術淳熙七 朱熹言理慾十五

攬權

令劉光世稟朝旨高宗 罷便宜旨揮

敬天

祈天弭禍高宗紹興二 畏天不論分野

講遇日食故事四 因旱講朝政闕失五

焚香禱雨六 舉行弭災四事十五

命進故事 <small>高宗建炎四</small> 命講官進故事	稽古	默禱上帝得晴 <small>十二</small>	雨自方寸中來 <small>七</small> 人主感天之速 <small>十</small>	批出決獄得晴 <small>淳熙三</small> 聖心寅畏得晴 <small>四</small>	郊祀得晴 <small>乾道元</small> 祈晴獲應 <small>八</small>	喜小雨應候 <small>卅一</small> 禱天蝗滅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甘雨應祈 <small>十九</small> 禱雪獲應 <small>卅一</small>	禱雨獲應 <small>十一</small> 欲禱得雨 <small>十六</small>	甘澤應祈 <small>五</small> 蔬食得雨 <small>九</small>	<small>紹興政目錄</small> 日中黑子消伏 <small>紹興元</small> 得雨始御玉食 <small>三</small>	日食淺而退速 熒惑退度	禱天得晴 <small>高宗建炎三</small> 太白復歸黃道	格天	謝雨歌雲漢詩 <small>十四</small>	修省惟恐不逮 <small>淳熙七</small> 因豐稔增修德政	君臣交修答天貺 平時奉天 <small>八</small>	大雨減膳慮囚 <small>三</small> 編尚書為敬天圖 <small>七</small>	以淫雨講究決獄 <small>二</small> 災異當恐懼修省	星變不拘分野 <small>十六</small> 應天當以實 <small>孝宗乾道元</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以星變求言 命守臣奏利害邊防	復建隆輪對故事 輪對周復令轉對	以琴出求言 <small>紹興元</small> 引對郎官 <small>二</small>	至杭州詔求直言 <small>三</small> 久雨詔言闕政	詔侍讀官奏事 <small>高宗建炎元</small> 詔百官言事	以敵國侈靡自儆 <small>孝宗乾道三</small>	儆戒	恐有德宗之失	論德宗猜忌 <small>淳熙九</small> 以唐二君為法為戒 <small>三十</small>	<small>紹興政目錄</small> 論秦穆晉武隋文 <small>孝宗隆興元</small> 論節儉奢侈 <small>乾道六</small>	評漢文唐太優劣 <small>十二</small> 論唐太宗君臣 <small>廿九</small>	論唐太不若漢文 <small>十一</small> 論晉武廢禮致亂	論唐明皇任相 <small>高宗紹興元</small> 論唐太宗用人 <small>七</small>	鑒誠	論唐卅多名將 <small>十三</small> 讀陸贄奏議	論裴度功業 <small>七</small> 論兵威不及漢唐 <small>十一</small>	論歷代治亂 <small>二</small> 喜陸贄奏議	慕漢文景唐太宗 <small>七</small> 正觀諫錄為龜鑑 <small>淳熙元</small>	論漢宣中興 <small>孝宗乾道四</small> 論衛文公致富
----------------	-----------------	--	---------------------------------	-----------------------------------	------------------------------	----	--------	---	--	--	-----------------------------------	---	----	--------------------------------	--	------------------------------	---	-----------------------------------

以災異求言	許監司奏便民邊防
言轉對有補五	侍從不拘輪對
增轉對負	乞勿拘輪對六
引對臣僚	轉對官許投進
詔職事官轉對七	訪民瘼闕政
因早許上封事	六參日輪對
因條便民事以觀人	五十恐阻節言事 廿二
申命輪對言事 十四	治伏闕上書罪 廿六
黃中請復轉對 廿七	命賀允中奏所聞 廿八
許修注官奏事	轉對官始言事 三十
太學生五賢詩	久雨求言 卅一
引對監司守令	詔求直言 孝宗卅二
張震乞復輪對	賜筆札令條弊事
以旱蝗星變求言 隆興	詔條優恤軍民事 二
以災異求言	詔輔臣夕對
禁太學生伏闕	詔會議時事
命執政晚朝奏事	不塞獻言之路
詔臣下指陳闕政 三	乞侍從更宿禁中 六
許問門官輪對 七	汎問宰執中外事 淳熙
詔前宰執侍從言事 六	命侍從論思獻納 八

因早求言 十	論羣臣不言過失
訪問外事	因早求言 十四
詔監司條弊事	即位求言 光宗十六
復輪對	詔侍從言事
通下情	
置檢鼓院 高宗建炎元	布衣孫清論事 紹興二
賞進士言時事	布衣吳仲上書
李郁以布衣陳要務 四	不長告許之風 六
納用布衣言事	布衣上書訴冤獄 孝宗
聽納	
置官看詳封事 高宗建炎元	置簿錄臺諫疏
輪官看詳獻言	行布衣獻言 四
喜臺諫言事	聽太學生上書 紹興二
令人盡言	貶王洋請立五季後
編管上書狂妄人 三	命官編類章疏 五
獎諭李綱言事	容納張戒忠言
看詳陳獻利害 七	獎諭李綱乞兼聽
令後省看詳上書	上論清心聽納 十一
看詳便民事件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六
賞應詔言事人 廿六	採用直言 孝宗卅二

催看詳奏疏 獎獻言之士

命進呈省試策隆興元 獎吳澥言事

節殿策言利害處元 乾道取上書撮要進呈

看詳投獻文字二 置章奏簿

用陳俊卿忠謹 置言事簿五

張拭乞聽言考實 龔茂良言聽言責功六

以是非為從違七 言事當觀所行

看詳諸路不便事九 節錄館職策淳熙二

置司看詳言事五 聽言務詳審七

看詳應詔封事十四 施行宰臣封事

定奏劄數十五 興聖政目錄

求才 招來材武之士高宗建 上欲識知名士紹興八

上置人才簿卅二

兼用才德高宗建 論用人之法

才吏不可無 豪傑不次擢用

用人惟賢紹興三 論人難知

魏砥論用人之道四 用人不分彼此五

因御馬論用人七 論用人不宜太速

錄所薦人于屏 除官必謹始十一

責士大夫盡心職業十 用人當盡公道卅六

上嚮用洪遵卅九 召徐度等三人

洪皓三子可用卅二 用人取慤實

用人不求備孝宗乾道 用人不責小過六

重郎曹選七 選人為卿監官

不以言取人八 用人處以無心

用人二弊淳熙元 乞宣示用人論六

論用人材十 用人不厭詳細

戒大臣勿分文武十一 興聖政目錄

親擢 趙遠天子門生高宗紹 召胡銓王十朋孝宗卅

除周操正言 上自知胡銓十朋隆興

敬大臣 尊禮舊弼故老孝宗紹 優禮老臣

上不稱張浚名隆興元 不呼陳康伯名乾道元

常朝大臣免宣名淳熙 禮遇故相八

錫予 不開賜予例孝宗隆興 不妄賜予七

爵賞不可妄予淳熙四

錫宴

聖節復賜宴高宗紹興喜雪賜宴

講書徹章賜宴十八命近臣射飲孝宗乾道

宴宰執於澄碧淳熙二觀堂錫宴七

宴講官于祕省八以荒歉罷雪宴

許文臣燕射九真經筵官十三

遊幸

幸玉津園宴射孝宗隆興二乾道九

幸祕書省淳熙四閱蹴鞠四

幸佑聖觀六

四興聖政錄

四九

田獵

禁獻鷹犬高宗建炎元

治道門

治道

胡寅乞務實去虛高宗建炎張浚論為治之道紹興五

論治國猶治身 治天下如治疾六

鄭剛中言虛弊六 治道當鎮以清靜十一

治道貴清靜十五 治道以民事為急十九

實訓真宗守清靜孝宗祖宗精於治道卅二

論治天下以禮六

張栻奏立規模

崇尚簡易

上下寬嚴之體

責實之效四

治天下如奕碁十二

論當今要務十三

政事

議清中書之務孝宗乾道三朝廷當理會遠大事

陳俊卿乞清中書務 檢舉合待報事

政事復歸中書 小事亦不創例九

聚議用漢故事淳熙元出令不可不審三

論集議之弊八 戒違戾約束十五

四興聖政錄

四六

治體

論寬猛適中孝宗乾道七治體不可偏淳熙三

本朝仁厚比於周四

風致

罷羣臣起復高宗建炎四許羣臣奉親紹興九

上論風教不立十一 禁規求起復十六

立規圖起復法十七 論起復非美事廿六

旌賞童子楊富三十 劉珙辭起復孝宗乾道七

旌陳敏政家行義九 旌方甫孝行淳熙三

旌表楊榆家六 定小使臣三年制七

旌節婦廖氏 十四

詔令

下革弊詔 高宗建炎元 宗澤論詔旨 二

幸杭州下詔罪已 三 詔以四事自責

詔令當取信 四 許改正詔語 紹興三

詔自責求言恤民 六 下詔罪已 孝宗隆興元 符離之役

下戒勵詔 光宗附淳熙十六

內旨

詔執奏傳宣 高宗建炎 衛膚敏論內降

御筆指揮 紹興二 許奏馭御筆

興聖政目錄

御筆作聖旨行下 不降中批 孝宗乾道二

陳俊卿乞密繳內降 四 陳俊卿奏審御筆

陳俊卿諫出中批 淳熙 五 陳俊卿諫用白劄

紀綱

胡寅紀綱五事 高宗建炎三

制度

頒降斗斛 高宗紹興二

家法

取法 仁祖 高宗紹興 不改祖宗成憲

禁中百事守典故 四 范冲論王安石變法

安石變祖宗役法 法仁祖不及太祖

以儉素為家法 六 經久之制不可易 八

守家法求帝王意 十二 不許變法 十四

祖宗法不必改 命遵守法令 十六

讀寶訓論法祖 十七 不以奏請改成憲

不違祖宗舊章 三十 編建炎紹興詔旨 孝宗 隆興 論子孫不守法度 乾道 三

命遵守成法 六 論熙豐變家法 七

論改法之弊 守法杜僥倖 九

上下堅守法度 淳熙二 守祖宗成法

興聖政目錄

詔遵祖宗成憲 光宗十六

法令

重修敕令 高宗建炎四 對修政和嘉祐勅 紹興 元

頒紹興敕令 乞修六曹法令

乞申明法意 乞重修勅令

增職錢緡疋 上吏部七司法

編七司例冊 四 詔監司條具專法 五

立監司守令失按 宰執初提舉勅令

王侯論廢法用例 定宰執勅令

上重修祿秩新書 六 重修祿秩令成 八

看詳刑名斷例九	秦檜上通用敕令十
編續降朝旨	六曹寺監初成十二
監學教令成十三	常平免役法成十七
七司通用法成十九	茶鹽法成廿一
編刑部例入法廿六	重修貢舉敕令
看詳批狀旨揮三十	上吏部法刑名例
不許引例斷刑 <small>孝宗乾道元</small>	諭執政母劄例害法二
乾道新書成	守祿令不破例
增以綯定贓數六	詔審覆刑書
親閱法令	修吏部七司法 <small>淳熙元</small>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四九</small>
因例立法之弊	更定強盜贓法二
編淳熙條法事類六	御筆刪修敕令
頒淳新書七	羅點乞減刺配法十一
乞裁定刺配法十四	
賞罰	
公示賞罰 <small>高宗紹興四</small>	大明賞罰
治天下在賞罰六	以賞罰治天下七
恩威賞罰並行	論用兵在賞罰十
得人才在賞罰十七	行官吏賞罰廿六
賞罰須當並行	行諸將賞罰卅一

行諸將賞罰 <small>孝宗隆興</small>	賞罰出於無心 <small>淳熙六</small>
賞罰不可廢 <small>十四</small>	
刑獄	
應奏讞並降等 <small>高宗紹興元</small>	強盜不分首從
章誼奉讞平恕二	以霖霖雨命督獄
臨軒決囚	致謹奏讞
戒理官明恕	詔戒理官三
孟師尹平反遷秩	劉藻論斷
論仁宗重失入罪	命察官決臨安獄
因早遣憲臣慮囚	詔諸路監司慮囚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五</small>
奏按濡滯刑獄	元袞言情法輕重
命憲司奏大辟	奏讞不當不加罪四
判定斷例	喜張初平允
定痼死罪五	盛暑慮囚為永制
論奏按不當	強盜獄死不理賞六
經筵論奏讞	詔監司慮囚
時暑慮囚七	有罪無可恤八
張九成平反	論贖刑難用十一
命覺察滯	用經任人鞠獄十二
奏按免收坐官吏	催結絕滯獄

論獄吏弛慢

禁妄奏獄空

始令官司給斷由廿二 命理官決浙西獄廿五

不許妄奏裁廿六 命四川決獄

增理寺吏祿 論理寺姦弊廿七

不貸劫綱事 刑罰不事姑息廿八

大理獄空卅一 不原官吏致死罪孝宗 乾道元

嚴詐官罪 詔戒獄吏侮法二

戒獄官探執政意三 親閱囚款

臨軒決遣係囚四 詔議獄以法五

引見踈決罪人六 不許淹延民訟淳熙三

治使臣盜官物罪四 陰雨決獄五

大理獄空五 殿策問園土八

嚴失入罪九 喜趙汝愚執法十

刑部臺察錄囚十一 懲獄案稽緩十二

治獄案稽緩罪 禁詞訟稽違

朱熹言刑獄不當十五

詔獄

胡舜陟靜江之獄高宗 胡舜陟寃死

李光野史之獄二十 王趙之獄廿四

張昞之獄廿五

赦宥

即位大赦高宗建炎元 復辟赦三

以敵退曲赦淮南五 大暑踈放輕刑六

以和議成赦天下九 因旱檢舉未赦人

復建金雞肆赦十九 郊赦詳民間利害廿五

檢舉編置罪人廿八 登極大赦孝宗卅二

立太子赦乾道元 太上康復大赦淳熙十

皇親門

儲嗣

中興聖政目錄

皇子生高宗建炎元 詔立皇太子三

皇太子薨 李時雨乞立儲貳

命令應選育宗子紹興 妻寅亮言宗社大計

選立藝祖後 妻寅亮除察官

孝宗以選入禁二 孝宗除防禦賜名三

選伯玖入宮四 張浚言儲貳五

孝宗封建國公 伯玖除防禦賜名璩六

岳飛請正皇子位七 建國公親奠朱震八

王庶言匹嫡之非 宗室璩封崇國公九

建國公封普安郡王十二 普安出閣

崇國公封恩平郡王十五 二郡王並移鎮十七

光宗為率府副率二十 閻安中殿策言儲嗣廿七

普安聰明從諫 張燾贊定國本廿九

議普安典禮三十 普安盛德

立普安為皇子 恩平判大宗正事

浹此計已九年 建王加禮王十朋

北使不敢視建王 建王不喜聲色卅一

建王處變不懼 立建王為皇太子卅二

光宗封恭王孝宗 立愔為皇太子 乾道元

皇太子愔薨三 立恭王為皇太子七

中興聖政目錄

皇太子尹京九年免 上論建儲事淳熙七

東宮見識學問八 詔太子參決庶務十四

開議事堂十五 朝殿命太子侍立

尤袤獻言於太子 皇子封嘉王

訓儲

以書院為資善堂高宗 紹興五 建國公出資善堂

范冲書孝經圖後 建國讀孟子終篇六

普安郡王力學十九 命東宮講尚書孝宗 乾道二

東宮講讀次第九 賜東宮通鑑紀事

東宮添讀唐鑑四 命太子讀經史六

皇子

封皇三子為王孝宗 附 卅二 皇子愷判寧國府乾道七

魏王治二郡惠愛淳熙 元 皇二子魏王夢

親王

立益王主奉高宗 建炎 四 封太祖後紹興 元

封安定郡王

宗室

胡寅乞封建宗室高宗 建炎 三 宗司寓廣潮泉郡紹興 元

置行在宗正司 公族始為從官

築睦親宅三 謝汲言宗室五事

南班宗室赴臺參

南班宗室赴臺參四 給賜南班宗室五

賜親賢宅綃帛 命訓宗室名六

增南班宗室食米八 令所在宗子入學十三

定宗學生額 許宗室任行在官十四

奉檜乞置宗學 喜宗子多讀書廿三

重修宗學廿七 嚴宗室磨勘法孝宗 卅二

罷紹興府宗司乾道 七 宗司建置本末

行宗室銓試法八 不許升降服屬淳熙 二

不欲宗室近屬作郡八

公主

戒皇孫女執婦道 孝宗淳熙十

皇太后

尊隆祐太后 高宗建炎元 奉養隆祐太后 四

隆祐太后崩 紹興元 論昭慈后誣謗 三即隆祐后

太后聰明有遠慮 十二 太后善治宮中事 十三

慈寧太后崩 廿九

皇后

立貴妃為皇后 高宗紹興十三 追冊皇后郭氏 孝宗州

中宮以儉德聞 淳熙三 中宮天資恭儉

外戚

一曰興聖政目數

五五

衛膚敏論刑煥孟忠厚除授 高宗建炎元

膚敏劉珪論孟忠厚 后族不任侍從 二

罷潘永思 四 不私戚里

不用戚里管軍 紹興元 不私幸淵差遣

三衙不用戚里 罷潘永思

不假外戚恩澤 三 不私后族

留爵祿賞將士 六 上待國戚得體 廿五

錢端禮逐館閣士 孝宗乾道元 陳俊卿以言端禮出

罷李道安作 二 不差戚里充環衛 三

張栻諫張說除簽樞 七 張說復除簽樞 八

莫濟周必大以張說罷 竄張說等 淳熙二

不許張默添差 三

不許張聞禮添差 六 不許劉允中添差 十四

譜系 玉牒附

編次玉牒 高宗紹興二 上屬籍總要 五

重修玉牒 十一 作玉牒所 二十

進三祖仙源類譜 二十七 上仙源積慶圖 廿八

林邵進真宗玉牒 孝宗乾道元 奉安玉牒積慶圖 三

訓宗室名 淳熙元 進呈類譜玉牒 五

進仁哲宗玉牒 七

一曰興聖政目數

五五

官職門

官制

省併中外官 高宗建炎元 減罷尚書左右丞 三

省併朝官 將臣兼兩鎮之始

復給敕告 四 許百官旬休 紹興元

非軍功不遷橫行 二 大臣子除職之始

職事官復權郎 御筆除從官之始

走馬承受不復除 三 改官許注教官

重定給告敕制 四 立按發欺庇法 五

改畫日供職指揮 京局改官並罷任^六

大將子任職事官^七 管軍始除保傅^{十二}

臣僚陳轉官六事^{孝宗} 重閣門之職^{隆興}^二

除郎先令上殿 不歷郡不除郎^{乾道}^三

中都官不分清濁 職事官不待闕^五

修正三公三少法^八 立武臣遷轉正法

官名去左右字^{淳熙}^元 定補外帶職法^二

小官不許再任 守閣門得郡資格^四

職事官有闕方除 執政減年守舊法

乾淳重定武階 執政臺諫子與祠^七

用人不分清濁^十 重閣門之選^{十三}

重忠佐轉資^{十四} 武臣關陞法嚴

俸給

添職事官職錢^{高宗}^紹 增茶湯錢^三

官吏權減俸^五 職事官給米^六

不許援例添請^{孝宗}^卅

職田

罷供職田^{高宗}^{建炎}^二 職田不許增置^{紹興}^卅

不許折納^{孝宗}^卅^二 給還職田^{隆興}^元

職田止理正色^{乾道}^八 不許四川借職田^{淳熙}^三

銓選

始討論濫賞^{高宗}^{建炎} 申命討論濫賞^四

論守資格 以堂闕還吏部

論堂中取部闕 用人不限堂除^{紹興}^元

罷討論濫賞 減堂除還吏部^二

免上書人審量 席益言銓法^三

詔革注擬弊 注擬增民事律^六

聞赴部所費極多^七 分堂部守俸闕

堂部窠闕復舊 審量之法盡廢^十

不改犯民事條^{十九} 改官並實歷親民^{廿六}

劉珙革吏姦^{三十} 限選人改官負^{孝宗}^隆

論銓注三弊^二 論減年磨勘弊

引見初改官人^{乾道}^二 選材不較資格

重定改官負額^三 詔勿以例廢法^{淳熙}^十

考課

定知縣考數^{高宗}^{建炎} 以戶數考守令^{紹興}^三

左右司考郎官治狀^四 考校監司守令^六

立考察監司法^{廿八} 申明批書法^{孝宗}^{乾道}

薦舉

審察舉人^{高宗}^{建炎}^元 詔文武臣舉官^二

審察舉人	命舉才術之士 <small>三</small>
執政乞舉大用之才	舉智謀武藝官
命舉縣令 <small>紹興元</small>	從官互舉其子
宣示陳襄薦章	坐舉官礙格罪
命薦中原士大夫 <small>二</small>	詔舉將帥
胡安國薦朱震	宣諭使朱異薦官 <small>三</small>
陞擢宣諭所薦人	宣諭劉大中薦官
朱異薦林安宅	朱異薦李郁等
宣諭明橐薦布衣	劉大中薦李椿年等
劉大中薦士知名	明橐薦董弁等
<small>口昇武科</small>	<small>五元</small>
復司馬光十科	命武臣舉自代 <small>四</small>
命趙鼎薦人才	謝克家薦布衣江表
孫佑薦布衣王蘋	行十科薦士法 <small>五</small>
詔舉監司守令	館職但許舉縣令
沈與求薦錢葉	趙鼎以薦舉乞罷
前宰執理為職司	席益薦士知名 <small>六</small>
舉勇力權略士 <small>七</small>	申嚴薦舉之罰
舉才堪大縣人	命從官舉監司郡守
命戶部長貳舉官 <small>九</small>	詔侍從薦士
詔舉將帥 <small>十</small>	安撫舉狀理職司 <small>十五</small>

觀所薦可以知人 <small>十六</small>	論踰越放散之弊 <small>廿二</small>
論改舉之弊 <small>二四</small>	命舉知通治狀 <small>二六</small>
舉官不避親故	置八科以舉士
革鬻舉貿易弊	嚴舉官令
舉宗室京朝官 <small>二七</small>	召從官所舉人才
論薦蜀士	罷張杓薦人之謬
舉武臣有勞效人	薦人並令引對 <small>二八</small>
乞論薦武臣 <small>二九</small>	詔舉將帥
詔舉守臣 <small>三十</small>	詔舉郡守
詔內外官薦士 <small>卅一</small>	論薦舉人才
<small>中興聖政目錄</small>	<small>卅二</small>
立受京削法	詔舉監司郡守 <small>卅二</small>
詔舉可備使命	詔舉蜀中都運 <small>孝宗</small>
詔舉監司郡守	置十科舉武官 <small>隆興元</small>
用薦舉人才	寬薦舉同罪法 <small>乾道二</small>
汪澈以繆舉自劾	命諸帥薦部曲
大明舉主賞罰	薦舉武舉及第人 <small>五</small>
劉凱失舉降官 <small>六</small>	許克昌論繆薦 <small>七</small>
六部長貳不理職司	詔統兵官舉人
舉邊帥之才 <small>九</small>	治薦舉不當罪 <small>淳熙元</small>
不以薦主去留人才	公舉監司郡守 <small>三</small>

拔十得五四

詔舉臺官五

錢良臣失舉自劾六

罷懋仁遠繆舉

柴瑾以欺誕落職

薦舉職事官八

詔舉監司九

立免舉主法十

舉武臣充副使

不限薦武臣負數十一

戒飭薦舉受私

罰程大昌等繆舉

罰繆舉曾蔡罪十二

治干求薦舉罪

罰繆舉陳德明罪十三

任子

諸將以文資蔭子高宗 紹興元

許大臣蔭期親二

高宗 紹興元

三

非使相以文資蔭子四

定奏蔭銓試法六

重定銓試法十一

武臣子召試換文十二

寬任子法二八

嚴任子銓試法孝宗 隆興元

申嚴銓試法乾道二

嚴異姓恩澤法淳熙六

減任子法九

不許武臣免呈試十五

錄後

錄元祐黨子孫高宗 建炎四

錄趙普子孫紹興元

錄張九齡孫

擢直臣鄒浩子三

錄六朝勳臣子孫

元符邪等人任子五

錄顏真卿後

錄司馬光後六

錄邵雍後八

錄岳飛後孝宗 卅二

錄范質後淳熙八

錄中興節義後十五

久任

監司守倅任三年高宗 建炎四

胡寅言久任監司郡守

鄭剛中乞久任邊守紹興八

詔久任百官九

周操乞久任百官孝宗 卅二

檢紹興久任詔隆興元

莫濟乞久任乾道二

詔久任邊守三

久任邊將牧守淳熙元

用人在久任二

再任邊守三

邊守不須久任十

均內外任

高宗 紹興元

三

不歷縣令不除監司郎官高宗 紹興元

不歷外任不為侍從

詔均內外任

優擢館職外任

論士夫須歷外任七

從官須歷外任二六

革內重外輕弊二八

置籍均內外任孝宗 乾道元

重郎曹之選七

在京官更迭補外淳熙元

用人更出迭入十

人情重內輕外十二

清流品

軍功補右選高宗 紹興二

不許樂人出官十三

不以將家居清望卅二

伎術官不換授孝宗 乾道元

惜名器

不許乞空名告教高宗建炎四不以土木功轉官紹興四

改正宋錢孫官五爵祿不輕授十六

寢德壽宮官吏濫恩孝宗隆興二

不可為人擇官淳熙元削遺表恩澤之濫三

清入仕之源不以進頌進職名七

不許門客理選限名器不可假人九

論慶壽恩數十五

抑僥倖

關防奏辟之弊孝宗淳熙五嚴解帶恩例十二

不啓僥倖之門十五

褒贈

追復蘇軾官高宗建炎贈謚宗澤

贈陳東歐陽澈官三贈馬仲官

祭陳東張慤墓賜陳東家金

贈謚楊邦乂褒元祐忠賢四

贈常安民江公望官篆韓忠彥碑

封謚呂公著等贈謚劉執事紹興元

申命追贈黨籍贈蘇軾殿學

賜陳東家錢毀王安石舒王浩四

贈恤陳東歐陽澈復贈馬仲官五

贈邵伯温官贈謚鄒浩六

命南劔祀陳瓘褒贈呂祉七

追復張所官九陳瓘賜謚三六

贈謚張浚孝宗隆興二贈王悅官乾道四

嚴定謚賜謚法八贈魏揆之官淳熙三

賜謚更不命詞

宰相宰執附

宰相復兼樞使高宗建炎四命大臣諸將會食紹興二

戒宰相勿親細事論臺諫摺撫宰相四

命大臣按官吏五

胡寅言清中書之務王縉論大臣不和六

大臣臺諫一體九相賢則所薦皆賢十五

宰相不兼樞使二六上論任大臣二九

復命宰臣兼樞使孝宗二戒大臣受私謁隆興元

命大臣留意政事二勉大臣任事乾道二

帶兼制國用使八年罷正丞相官名八

論宰執當容物淳熙二申嚴大臣見容禁

令宰執勿畏讒毀五聽大臣避親嫌六

諭大臣扶持公道七諭宰執留意大事十三

乞禁宰執見容 十五

執政

執政兼御營使 高宗建炎元 執政皆有親兵

張慤知錢穀利害 張慤立朝大臣節二

葉夢得深曉財賦 三 簽樞與執政鈞禮 紹興三

徐俯蔑視同列 四 稱王庶大臣才 八

王庶言事激切 王庶待諸將威嚴

沈該万俟卨無建明 五 命接賓客詢訪 二六

葉義問土圍樞密 卅一 王之望軍中除拜 孝宗隆興

戒執政私第見容 乾道二 參政同知國用事 八年

戒執政徇私 淳熙元

三省

三省合為一 高宗建炎三 復置兩省檢正

鑄三省銀印 與密院同奏事四

罷檢正置左右司 復置檢正紹興二

清煩碎事務 孝宗乾道六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淳熙四

命令經由三省 八

密院

分御營歸密院 高宗建炎二 置檢詳減編修官 三

鑄密院銀印 趙鼎正西府體四

罷御營歸密院 始除檢詳官

置密院幹官 改幹官為計議

復置承旨 紹興元 樞密院效士 二

定計議編修改官法 都承旨始除文臣

政府樞府合為一 五 復置樞副 七

罷計議官 十一 祖宗不改密院意 二九

密院文書始畫黃 孝宗乾道二 樞密院密白

命密院公心差除 淳熙元 立三省密院奏審法 四

審察離軍人 不廢審察之法

六部

復置權侍郎 高宗建炎四 置監門官 紹興二

復置架閣庫 三 三省細務歸六曹 四

命六曹守格法 五 論六部不任事 六

論六部不任事 七 復架閣官 四負十五

乞命六察糾六房 孝宗卅二

臺諫

黃潛善引用張浚 高宗建炎元 張浚累攻李綱

衛膚敏言三事 四事 馬伸論汪黃 二

張澂攻罷汪黃 鄭穀論苗劉事三

貶袁植請殺戮 趙鼎呂祉除臺官

呂祉論聰明進三策 張守等攻梁揚祖

諫院始不隸後省 得趙鼎朝廷尊

中丞臺綱所係 趙鼎三月言四十事

嘉趙鼎敢言 賞富直柔敢諫

沈與求論執政過失 趙鼎論呂頤浩四

沈與求論天變 江躋論天變甚悉

吳表臣論潘永思 臺諫不當薦官

韓璜論汪伯彥紹興元 命六察糾百司

沈與求攻范宗尹 沈與求攻朱勝非

諫官置局 沈與求乞盡誠二

四興聖政目錄

除諫官賜出身 命徐俯非時奏事

檢察三省六曹三 辛炳劾呂頤浩十罪

常同論諸司不隸臺察 常同劾不才監司四

辛炳論用人之弊 論臺諫當務大體

趙需得諫臣體五 田如鼇以排詆罷

論擇臺臣 張絢劾楊沂中

趙需雞鴨諫議 王縉諫取青綠瑋瑁六

王縉論地震事 劉長源言十二事

陳公輔得諫臣體 陳公輔攻張九成七

常同論大臣抑言路八 辛次膺劾秦檜

常同攻劉子羽 常同以援潘良貴敗

廖剛思大體九 李文會附會言仁義十三

楊愿附會言士風十四 鄭仲熊論事阿附二

湯鵬舉薦臺官十五 臺察官具負二

湯鵬舉攻張浚 賞陳俊卿敢言三一

杜莘老留陳俊卿 杜莘老骨鯁敢言

任古按孟思恭孝宗卅 胡銓辨臺諫賣直元隆興

罷臺諫風聞失實乾道 戒臺諫受短卷三

單時諫擊毬飲酒五 命臺諫舉職六

許六察隨事彈奏八 陳升卿賜出身入臺九

四興聖政目錄

臺察以舉職遷官淳熙 應材言臺諫之職四

謝廓然中除臺官攻龔 察官察事之效七

朝廷與臺諫不同 遵守分隸六察法八

復除中丞十 李椿論臺諫

置左右補闕拾遺十五 乞禁臺諫見容

給舍

劉珣繳黃潛厚高宗建 富直柔駁王繼先四

胡安國敬朱勝非紹興 孫近論給舍失職三

除職事官不經給舍 獎諭胡寅五

潘良貴叱向子諶八 中書復除舍人二

復除給事中廿七 楊椿封還推恩詔廿九

洪遵言推恩事 論給舍職事卅一

劉珙繳楊存中卅二 金安節繳駁二事孝宗

命金安節繳駁隆興元 不許胡銓辭繳駁

許舍人批敕乾道元 許蔣希繳駁

正給舍之職五 命胡沂繳駁

命給舍舉職六 林光朝繳謝廓然淳熙

詔詰給舍六 許繳駁諸路減否

兩制

告令不須詞臣高宗建 汪藻草迎立詔書

朱勝非辭氣嚴重 汪藻草高麗詔得體三

惡席益赦文夸大紹興 王居正草贈東澈制四

胡寅論詞臣好惡五 詞臣不由科第

呂本中草趙鼎制八 胡交修三入翰林九

汪藻工於儷語廿四 周必大有掌誥才廿七

劉珙詞氣激烈卅一 洪遵草朱倬制卅二

洪适赦文失國體孝宗隆興二

書殿

復學士名高宗建 美二

閣職

置敷文閣高宗紹興十 置煥章閣孝宗淳熙十

館職

復祕書省高宗紹興元 復召試館職

初置著作官二 召復洪興祖等

增祕書省官四 增為十八員五

復召試館職三十 上喜周必大策

館職不定員孝宗卅二 定祕省員額隆興元

館職不限員二 館職更迭補外乾道元

鄭鑑除校書三

記注

請錄聖語高宗建 美二 許直前奏事紹興三

胡銓奏史職四事孝宗隆興元 詔書所聞聖語淳熙八

史官

祕書長貳修日歷高宗紹興元 復置史館三

范冲辨修史不允四 初置史館校勘

罷史館十 分命監修提舉官

復令密院錄聖語廿六 論史官才難卅一

史官兼才學識孝宗乾 道三

講官

除侍讀侍講高宗紹興 鑄紹興經筵印

范冲朱震侍講五 復翰林侍讀六

復命從官講讀廿六 命經筵官宿直孝宗隆興元

留胡銓侍經筵乾道六 史漢侍讀淳熙四

學官

初除太學官高宗紹興十二 選學官先德行

初除博士負十三 師儒選心術正人

增太學正錄廿六 黃中為司業廿八

陳崇乞增博士負廿一 學官不定負孝宗隆興二

寺監

復太府寺丞高宗紹興元 乞減屬官復寺監三

中興聖政目錄

復置寺監官 復將作軍器監官十一

復鴻臚寺廿五 復將作監孝宗隆興七

卿少不並除淳熙十一

院轄

六院左藏復堂除高宗紹興五 六院不入雜壓孝宗隆興四

革文思院三弊十二

東宮官

除建王府官高宗紹興三十 史浩講周禮酒正

置東宮官卅二 選太子僚屬孝宗乾道七

朱熹言東宮官淳熙十五

王宮官

復大小學教授高宗紹興五 范冲朱震充府僚

以蘇符代范冲六 趙達兩王府教授廿五

黃中不附龍大淵廿六

奉使

遣使宣諭諸路高宗紹興二 宣諭五使入見

薛徽言便宜賑濟三 宣諭使薦人才見類

不喜宣諭多興獄 薛徽言奏罷黃陞等

禁宣諭擅用錢物 宣諭使舉劾大數四

不喜劉大中興獄 汪澈宣諭京湖卅一

中興聖政目錄

國信使

宋汝為不屈高宗建炎三 洪皓不屈四

宇文虛中死事紹興十 正伋投書而還廿一

盧仲賢辱命孝宗隆興元 莫濛不屈乾道八

湯邦彥辱命淳熙三 邢濛不辱命十四

嘉京鏜專對十五 鄭僑不辱命

藩鎮

置帥府要郡高宗建炎元 詔建藩鎮四

漸廢鎮撫使 論趙普平藩鎮功紹興二

命鎮撫受安撫節制三 陳規七年賊不犯

罷鎮撫使 諸路鎮撫盡罷五

開封尹

宗澤拘北使高宗建炎竄留守范訥

詔遷北使澤不奉詔 賜宗澤衣帶

許景衡辨宗澤謗 宗澤至河北視師

宗澤戮李景良等二 宗澤與敵爭滑州

三學為文哭宗澤 宇文虛中歸北使

諸將叛杜充 杜充反宗澤所為

上官悟權留守三 杜充襲張用不克

上官悟斬劉豫使

高宗建炎

王倫留守東京九 不許郭仲荀兵糧

孟庾留守東京十

京尹

韓世忠逐連南夫高宗建炎湯東野戢戍兵

命宋輝盡心獄訟紹興張澄得時譽八

面諭蔡疑三事廿六

留守

孟庾留守行宮高宗紹興孟庾秦檜留守六

呂頤浩留守臨安七 始以庶官守建康十九

湯思退留守臨安卅一 張浚判建康卅二

帥臣

胡舜陟斬范瓊卒高宗建炎浙西帥司移鎮江

康允之棄臨安遁 竄帥臣周望遁走罪四

罷帶制置安撫 呂頤浩等帥江浙

江東西帥復舊治紹興李綱帥湖廣

李綱申請條件二 趙鼎建康之政

胡舜陟廬州之政三 呂祉庶官帥建康

趙鼎洪州之政四 趙普按吏振職五

李綱帥江西 朝士始帥川陝

寒食日引見李綱 趙鼎經理紹興

高宗建炎

擇廣帥須廉吏高宗建炎王之奇帥淮南乾道九年

張栻經理邕管淳熙陳俊卿劉珙盡職四

張栻再任廣西五 做諸路監司帥臣六

張栻廣西之政七 張栻湖北之政

鞏相再任廣州十 帥臣不可輕授

趙汝愚再任十一 治不臧否守臣罪十二

擇任帥臣 程叔達再任十三

監司

復諸路常平官高宗建炎罷復置提舉三

江南運司合為一四 四川監司始救除紹興

復廣東提舉	監司不任本貫 <small>二</small>
復江西提舉	福建漕憲移治
命提刑兼提舉 <small>三</small>	兩淮始命監司
罷江浙轉運司	福建漕憲復舊治
不許具闕乞差	罷廣西茶鹽司 <small>四</small>
常平併入茶鹽司 <small>五</small>	胡寅言勿避戶貫
許不避本貫 <small>七</small>	准東復置提舉 <small>九</small>
向子恣湖北之政 <small>十</small>	論監司不按吏 <small>十二</small>
置福建茶事提舉	治監司失按罪 <small>十三</small>
提舉復領常平 <small>十五</small>	提舉始為監司
謹擇監司 <small>十六</small>	陳彬以奏事除職 <small>二十</small>
戒飭監司 <small>廿一</small>	命監司躬歷所部 <small>廿六</small>
論監司互察弊	論監司不舉職
治監司失按罪	監司非養痾地 <small>廿八</small>
楊民望言監司三弊 <small>卅一</small>	立監司失按法
論監司不按吏 <small>卅二</small>	禁培克送胥吏 <small>孝宗乾道元</small>
責張師顏苞苴	約束監司巡按 <small>五</small>
復令避本貫	郎官迭補監司 <small>六</small>
漕司政事之序	復置武提刑
詔戒監司 <small>九</small>	擇邊地監司 <small>淳熙三</small>

禁監司交遺受餽	做諸路監司帥臣 <small>六</small>
論監司臧否得失 <small>九</small>	不以蜀人充本處監司 <small>十</small>
治旱澇失按劾罪	天下全賴好監司 <small>十二</small>
治不臧否守臣罪	革監司巡歷之擾
命監司按舉	論監司須擇人
擇人為江淮漕	岳霖再任運判 <small>十三</small>
王師愈再任運判	罰馬大同臧否留滯 <small>十四</small>
總領	
總領名官之始 <small>高宗紹興三</small>	總領官始正名 <small>十一</small>
置四川總領 <small>十五</small>	兩總餉軍無關 <small>卅二</small>
罷淮東總所 <small>孝宗乾道六</small>	錢良臣結托近習 <small>淳熙三</small>
三總司苞苴之弊	黜磨四川財用 <small>四</small>
監司郡守	
詔擇監司郡守 <small>高宗紹興五</small>	謹選監司郡守 <small>六</small>
銓量監司守貳	詔舉監司郡守 <small>七</small>
監司郡守須歷縣	進官不當歸大將 <small>八</small>
今監司郡守同濟國 <small>十一</small>	擇監司郡守 <small>十六</small>
詔戒監司郡守 <small>十七</small>	詔監司守臣奏民事 <small>十九</small>
久任監司守令 <small>廿七</small>	詔監司郡守舉劾
上留意監司郡守	汰老病人

嚴失按罪 廿八 修司馬光舉按八條 廿九

選監司郡守 三十一 詔劾失按察罪

御屏列姓名 孝宗乾道元 命奏事訖之任

命按察州縣 四 嚴監司郡守選

乞留意遠地 六 遴選監司郡守 淳熙五

川官差遣 八 詔宰臣擇監司郡守 九

監司郡守不理資序 十二

郡守

論擇郡守 高宗建炎二 乞引對郡守 紹興二

郡守民之師帥 趙不口再任 五

久任江淮守臣 六 郡守不肯任官祠 七

黜郡守椅斂 不用武用作郡 九

漸易荆襄守臣 十一 擢循良郡守 十三

黜郡守昏老 命昏耄者予祠 十七

張九成温州之政 廿六 議久任郡守

田孝孫除職 詔蜀中擇守

歷縣人方與郡 不數易郡守

郡守年七十與祠 卅二 詔臧否列郡守 孝宗

詔郡守成任 隆興元 不輕投親民官 二

命文武守臣上殿 乾道 王悅衢州之政 四

李信父言五弊 二 以政平訟理為臧否

詔監司郡守臧否 五 命守臣劾貪懦 六

戒守臣擾百姓 論郡守培克慘酷 淳熙四

以賑濟比較賞罰 十

州官

罷新置教授 高宗建炎三 復諸州學官 紹興二

初改官不堂除通判 六 復淮南學官 九

置四川學官 十 選差諸州教官 十二

縣令

論擇縣令 高宗建炎四 京官知縣並堂除 紹興元

論縣令不得人 三 張初乞擇縣令

趙需乞擇縣令 五 覈實賞罰二縣令

論縣令得人 林季仲乞重縣令

呂大周增戶之賞 胡寅言重縣令

定四十大邑 六 黃祖舜乞堂除縣令

責趙渙之 四十大邑堂除

李德隣留心民事 七 張鼎改秩除劇縣 十

李朝正遷官遺還 使監司郡守易縣令

朝廷主張能吏 孔括轉官再任 十三

武臣不宜治民 命審察縣令 十四

詔守臣舉所部縣令 命舉劾縣令

縣令不可庸繆 十五 禁縣令掎斂科率 十六

陳鼎有惠愛 擢縣令有治狀者 十七

改官並注知縣 不職者予祠 十八

嚴知縣賞罰 乞拔擢縣令 廿六

改官先注知縣 廿七 進常裡官

請大縣闕為堂除 廿八 詔薦知縣政績 廿九

遷胡堅常官 三十 知縣不職者兩易

許對換縣令 孝宗隆興 歲改縣令之課

縣令以辦錢為急 乾道 知縣以三年為任 淳熙

守改官作縣法 八 論武臣難作縣 十一

不許大縣歸堂闕 十三 縣令遭彈不再任 十五

縣官

廢武尉 高宗紹興三

兵官

置諸路路分總管 高宗紹興五 命諸路兵官上殿 孝宗乾道元

去兵官冗員 九 選用沿海巡檢 淳熙十

添差

論添差官弊 高宗紹興 論武臣添差弊 三

辛炳論添差弊 減州縣添差額

革添差官弊 廿五 不許張默添差 孝宗淳熙三

不與潛邸人添差 四 不許鄭亘古添差

不許張聞禮添差 六 裁添差員數

罷軍中添差 十四 不許戚里添差

攝官

罷二廣攝官 孝宗淳熙 定二廣攝官試格 十二

吏職

減六曹吏員 高宗建炎 定三省吏額

不許注巡尉 紹興二 誅賊吏樂振

洪擬言吏強官弱 裁減吏額 廿六

寢胥吏濫恩 孝宗卅二 禁省部吏受賂

責錢端禮不制吏 乾道 編管謝褒

省諸司吏員 六 省冗員當以漸 淳熙十

乞罷溢額吏人 十三 裁減吏額以漸

省吏改易文字 十四 減百司冗食 十五

宦寺

內侍康履用事 高宗建炎 不許見統兵官

復用李志道不果 容機落致仕復罷

罷教坊職名 二 却內侍擬獎諭詔

康履妄作威福召變 三 禁內侍交兵官預朝政

因民言約束內寺紹興四不假宦寺權五

貶馮益交關外事 鄭謔除命不行七

不少假貸近習 宦者始賜謚九

論內侍用事弊十二 內侍不可預薦人十三

龍大淵親幸普安二六 配蔣堯輔廿八

張震論內臣養子孝宗二 金安節繳成彥忠

寵龍大淵曾覲隆興元 以大淵覲除命罷給諫

不許近侍達邊奏 以論大淵覲罷劉度二

龔茂良言近習害政 言者論罷梁珂

以言大淵覲出茂良 逐曾覲龍大淵乾道二

百興聖政目錄

全一

禁兵官交結內侍三 龍大淵死欲召曾覲四

陳俊卿諫召曾覲 俊卿罷乃召曾覲六

曾覲建節使相保傅 治內侍請求罪

曾覲開府儀同三司淳熙元 近習營救錢良臣三

嚴內侍寄資法四 龔茂良忤曾覲竄死

上從諫疏近習五 劉珙遺表言近習

朱熹言近習害政七 惡梁季珩結內侍

不許內侍預軍事八 朱熹言近習干政

竄陳源及其黨十 治內侍子代筆罪

李椿言閹官之盛 治行賂內侍罪十二

朱熹論近習之害十五

祠祿

論監岳之冗高宗紹興五 更堂除宮觀法六

人才門

人材

元祐人子孫失教高宗紹興二

元祐黨不皆賢三 論人才皆可觀五

因引對而得人才六 論祖宗教養人才十三

上愛惜人才二十六 輔臣留意人才孝宗乾道元

百興聖政目錄

全一

士夫須誥練疏通九 士夫知道者少

作成人才

戒熊克性緩孝宗淳熙十一

文武才

陳誠之文人知兵高宗紹興十八

虞允文敵廷射中三十 虞允文捷于采石三十

喜劉珙儒臣了事孝宗乾道三

風土人才

論蜀中多士高宗紹興 論蜀人能文二十六

論北人負國孝宗乾道元

忠義

張慤稱宗澤忠義 高宗建炎元

唐重以書別父 胡紡欲以死守城三

李易母不肯避敵 呂頤浩忠節

趙立知徐州 宋汝為奉使不屈

朱蹕扶傷擊敵 趙立入蔡州

趙立斬葛進劉偲 四 趙立忠義之聲

趙立受圍 命劉岳援楚州

趙立與敵索戰 趙立功比張許

洪皓奉使不屈 王寵不汙偽命 紹興三

張浚服李綱忠義 四 洪皓密奏敵中事 十一

洪皓忠義之報 十二 洪皓自敵歸 十三

優賜洪皓 旌劉師顏父子 孝宗乾道六

頒忠義傳 淳熙八 乞獎節義之士

名節

王庶論名節 高宗紹興六

死節

種廣等死敵 高宗建炎 屈堅死敵

贈李若水官 張叔夜死敵

郝仲連死河中府 贈霍安國官

詢訪死節 盧臣中叱敵墜水

唐重等死長安 劉汲死鄧州 二

孫昭遠死河南府 趙伯振死鄭州

周中韓浩死維州 陸有常死臨淄

張侃死益都 丁興宗死千乘縣

孫默死潁昌 閻中立戰死

張攜死滑州 郭贊死蔡州

向子韶死淮寧府 單某死冀州

翟進戰死 魏彥明死延安

王棣等死敵 趙叔皎死德州

姜剛死棣州 郭永死北京

王復死徐州 三 張遇死漣水

徐徽言孫昂死晉寧 錄用忠義死節子孫

趙令成等死黃州 盛修已死宿州

潘振死溧水縣 楊邦又罵敵死

胡唐老死戚方 朱蹕死敵

唐琦擊敵不中死 曾克死越州

李彥仙死陝府 四 趙士醫死秀州

黃琮等死澧州 錢杲死桃源縣

劉晏死于戚方 宋昌祚等死和州

閻勅以不降死	渠成死于劉越	趙令幾死漢陽二	王俊死鄧州	趙立死楚州	趙壁等死天水縣 <small>紹興元</small>	范旺死敵	胡思忠死叛兵	舒繼明死信陽軍五	牛皓等死敵	吳琪妻譚氏節操	死節並賜謚	扈舉臣等死唐州六	易青死敵	呂祉死於叛將七	王愷死拱州十	王忠植死敵	宇文虛中死敵十五	楊文中父祖死難孝宗乾道元	贈謚司馬朴六	傅察賜謚八	旌溫寬溫震死節 <small>淳熙</small>	宇文虛中恩澤十一	剛直	傅亮勁直高宗建炎元	許景衡正色直言二	林季仲直言得責 <small>紹興</small>	張九成折秦檜	喻汝礪不谷秦檜九	喻汝礪謝表十	胡寧折秦檜十八	魏拔之譙章傑二十	李燾有臺諫風二十一	高閔不附秦檜二十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張九成卒怒丁謂奸邪二十九	黃中責難於君三十二	錄不畏疆禦之臣孝宗	黃中知無公言乾道六	李椿張掄爭列銜 <small>淳熙</small>	公正	張九成不知有宰相高宗紹興三	胡憲不屈長吏二十二	李椿不附張說 <small>孝宗淳熙</small>	李椿不謁承受	誠信	宗澤披心動人高宗建炎二	精明	孫道夫水晶燈籠高宗紹興二十四	恬退	擢黃叔教高宗紹興元	張九成辭識名六	除梁弁閣職十三	陳剛不復仕十六	劉子翬棄人事十七	章元振不干秦檜 <small>二十</small>	黃中久官州縣	黃貢不請改秩二十六	獎鮑彪恬退三十	張燾告老	獎詹叔善知止 <small>孝宗隆興</small>	柴瑾除臺官 <small>淳熙</small> 三	先見	陳冲用不賀李綱高宗紹興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晏敦復言姦人相八 向子志知秦檜姦邪十
黃中預料敵情 孝宗乾道六

清介

李朴不仕蔡京 高宗建炎二

廉潔

韓世忠持身廉 高宗紹興九

旌廉吏

王庭秀乞擢廉吏 高宗紹興三

旌孫諭以勸廉吏 六 詔舉廉吏 孝宗淳熙十

舉張燾充廉吏 十一

隱逸

召張自牧 高宗建炎元 張志行賜處士號 紹興三

召張大猷 七 詔舉遺逸 孝宗隆興元

賜郭雍處士號 召魏拱之 乾道四

授林彖官 召雍山不至 淳熙四

召馬浦不至

士風

論毀譽不公 孝宗隆興 論士夫議論不公 二

詔戒士夫四弊 乾道三 張栻言誕謾之風 五

詔戒士夫風俗 六 士夫不當言風俗

論士夫風俗未醇 八 詔戒士夫風俗 淳熙元

戒士夫用術數 戒士夫清議 二

戒士夫朋比 四 革請託之風 五

朱熹言風俗之弊 十五

奸邪

論賣國罪 高宗建炎元 追貶蔡確等

竄徐秉哲 竄洪曷等八人

劉觀乞籍奸黨 詔罷編籍指揮 二

季陵乞敘用奸黨 四 撤季陵轉對榜罷之

論蔡京奸邪 王安石壞人心術 紹興四

追貶章蔡 五 陶愷以主紹述斥 六

言者攻貶陶愷 姦邪有源流

劉長源乞叙奸黨 長源罪過於陶愷

常同論曾布正論 八 根刷蔡攸家屬 十四

論尹穡王逯姦邪 孝宗乾道元

王弗論國是助錢端禮

佞諛

黜張志詔諛 高宗建炎 惡周元曜諛諛

罷劉汶諛諛 孝宗隆興 抑滕瑞獻諛 乾道八

恩倖

竄王繼先高宗紹興三不許繼先還行在孝宗

奔競

詔戒奔競高宗紹興三胡寅論士夫奔競五

王縉言士風貪冒六士風奔競二十六

不許換易差遣孝宗乾道元論奔競壞氣節淳熙元

申嚴換易差遣指揮

貪汙

黃達如賊汙鉅萬高宗紹興十四

治賊吏

籍記賊吏高宗建炎二詔籍沒賊吏

興聖政目錄

發擿賊吏為殿最三汪漢乞治賊吏四

論賊吏科斂害民許越訴賊吏

刺配孫咸官不帶左右字紹興元

犯賊許越訴不殺賊吏

選人亦不帶左右字二竄王鮑自是罕黥配三

斷賊吏鏤板行下編管王聲

議宣諭劾賊吏罪罪至死者籍其貲四

詔稽察賊吏犯法編孝呂應問

顏為勒停五配黃大本

呂本中請不黥賊吏六監司失按賊吏降官三十一

乞監司郡守按貪吏二十五

犯賊重作行遣二十六竄鄒栲

檢會真宗決賊吏法犯賊罪舉主

竄張子華二十七詔戒汙吏

禁苞苴交結二十九竄吳名世

賊吏不可復用三十罷孟思恭交賂孝宗三

竟治陸廉公事乞不收敘賊吏

籍配陸廉隆興元不收叙第一等賊

戒敘賊吏二牙牌記六曹賊吏乾道

配李允升二配石敦義三

竄曾造配皇甫謹六估籍魏壽卿淳熙元

治苞苴受賂罪嚴賣澤受賂禁

竄余永錫五竄茹驤六

詔戒貪吏十治曾染賊罪十二

治監司失按罪貪汙人不與差遣

配陳德明

失節

李栻陳邦昌降敵高宗建炎三

李鄴投拜孟庾降敵紹興十

叛臣

宰相杜充降敵高宗建炎四 施遠編管紹興二

施遠奔降劉豫 徐文降偽齊三

君子小人

小人可任於外高宗建炎四 小人既知不可用紹興元

勿用小人四 上論君子小人

論進君子去小人五 張浚辨君子小人

趙鼎論君子小人七 辨君子小人九

賀允中論君子小人二十八

何溥言君子小人三十 寶訓論君子小人孝宗二

用材在辨邪正乾道四 論才德之辨五

曰聖政日報

崇觀以後君子小人六 辨真偽邪正八

朋黨

銷弭朋黨高宗建炎四 詔戒朋比紹興二

上戒朋黨七 不疑宰相朋黨九

不逐罷相所薦人二十 朋黨不難破七

用人不可分黨孝宗淳熙二 與史浩論朋黨五

主聽聰則無朋黨九 論唐牛李黨十四

獻議

宗澤獻五事高宗建炎元 曹輔陳五事

宗澤入對上三事 胡寅上疏言七策三

權邦彥中興十議紹興二 胡寅應詔論十事

金安等獻三事五 王九齡言五事

李椿年言三弊 謝惇德獻六策

胡寅言六事 李綱言五事六

王庶獻論十六篇 李綱言十五事七

蔣將論十事 黃中言十要道孝宗乾道六

鄭湜奏二事光宗附淳熙十六

言事

李綱言時事高宗建炎元 張燾應詔言事三

張守言應天以實 季陵劉珏言事

中興聖政日報

趙鼎言新法紹述 胡安國上制國論紹興二

胡安國時政論又五 胡寅論邪說五

張戒上書直言 詹叔寔平定策六

胡銓劉珏言弭災孝宗隆興元

楊甲獻萬言書淳熙九

禮樂門

禮儀

立春復故事高宗紹興十二 頒鄉飲酒儀

聖節復舊儀 初行大朝會禮十五

初籍千畝	行躬耕籍田禮 十六
申明鄉飲之制 十七	黃中駁正喪禮 二十九
黃中駁正喪禮 三十二	議略去繁文 七 孝宗 乾道
正孟享朝獻位 八	討論太子入學儀
肅朝儀 淳熙二	論籍田頃畝 四
頒釋奠儀 七	
制禮	
議作禮器 高宗 紹興十	新製禮器 十五
觀新禮器 十六	
禮書	
續太帝因革禮 高宗 紹興元	編郊廟奉祀禮文 八
編紹興正辭錄 二十七	
作樂	
隸習大樂 高宗 紹興十	却虞宰獻樂曲 十一
復置教坊 十四	作景鍾秦檜為銘 十六
撞景鍾奏新樂	製郊祀樂章 二十八
罷均容班 三十	黃中乞不用樂 孝宗 隆
陳俊卿奏散齋不用樂 乾道三	
郊祀	
始郊上帝 高宗 建炎二	復合祭天地 紹興元

冬至祀上帝	夏至祀皇地祇 二
事天以誠質為主 十三	南郊備禮 十六
始以祠官充五使 十九	命官郊祀 二十九
詔郊祀從省約 孝宗 隆興二	郊用正月上辛 乾道元
郊遇雷雨望祭 三	郊祀拋降之擾 六
郊祀拋降詔	郊祀晴雨不常
郊祀免買象 九	論郊祀催班太早 淳熙十二
郊祀雨霽成禮	
明堂	
王普上明堂典禮 高宗 紹興四	
祀明堂	祀徽宗以配上帝 三十一
復合祭天地 孝宗 淳熙六	復太祖太宗並配
錄明堂典故	參照紹興典故 十五
宗廟	
建太廟景靈宮 親定 都	黃中請祧祔 高宗 紹興三十一
祀典	
復祀高禩 高宗 紹興元	減景靈宮用羊 二
初祀高禩	復祀大火 三
復祀五帝日月	行孟享禮 五
復一歲五享禮	禘享太廟

禮官條具祀禮七 舉行大火之祀

孟夏始用兩日九 升釋奠為大祀十

築高禩壇十六 升降武成從祀

親祠高禩十七 建大德殿修其祀十八

築九貴神壇 復蜡祭十九

升祚德廟為中祀二十 林栗等言祀禮孝宗乾道五

升南仲配享武成六 命武臣陪位觀禮

議裕享東嚮位淳熙元 傅伯壽論武成從祀四

定兩學從祀 早傷地不賜廟額十四

功臣配享

曰與聖政目錄

司馬光配哲宗高宗建炎二 罷王安石配享三

韓忠彥配享徽宗紹興八 景靈繪功臣十八

將相配享高宗孝宗淳熙十五

大臣侍祠

特詔張俊侍祠高宗紹興七 詔舊宰執侍祠孝宗淳熙九

儒學門

崇儒

孔玠龔封高宗紹興二 孔端朝授正字

賜行聖公家田八 宣聖廟門增戟十三

毀藝圃折衷板 奉安文宣王

出鎮圭奉先聖十四 贊先聖七十二子

命列官謁先聖 綵繪先聖從祀二十三

孔搢龔封二十四 特遷孔搢官三十

賜孔瑄官三十二 賜孔璣官孝宗乾道五

學校

初置監生博士高宗紹興三 胡寅言學校之制

學校風化之原十二 議復太學

創太學國子監十三 高閔定課試法

高閔立類陞法 立三年省親法

曰與聖政目錄

立學官生員額 初補試監生癸六

監生給綾紙 國子監置小學十四

增國學生員十五 復建武學十六

上武學試格 定三歲補監生法

不預薦者除其籍十八 增太學生員額二十六

議修武學定生員額 士人不重合選

武學生給綾紙二十七 聽舉人赴補三十

修太武學孝宗淳熙四 立待補太學法

幸學

高閔請幸學高宗紹興十三 高閔再請幸學十四

幸學講書 胡寅移書責高閔

幸太武學 孝宗淳熙四 刻幸學詔書

喜林光朝講義

州縣學

撥還太學錢糧 高宗紹興十三 知通帶主管學事

漕臣兼提舉學事 十六 縣官兼教導 十八

撥廢寺田入學 二十一

書院

復白鹿洞書院 孝宗淳熙八

藏書

中興聖政目錄

校御府書籍 高宗紹興二 訪四方遺書 三

補四庫書 五 訪求古書 十

錄陸贄家藏書 十三 下諸州求遺書

復置書庫官 建祕閣右文殿

印諸州書籍 十四 幸祕書省祕閣

錄諸路書 十五 國子監刻書 二十一

求四川遺書 孝宗乾道六 詔求遺書 淳熙十三

獻書

賀原獻五千卷 高宗紹興二 林儼獻二千卷 三

進書

進唐鑑訓典帝學書 高宗建炎四

范冲上司馬光記聞 六 邵溥上伯溫辨誣 十

司馬伋請毀記聞 十五

修書

李綱三君紀要錄 高宗建炎元

林勲本政書 三 王鈺樞庭備檢 四

鄧名世春秋譜 紹興四 張浚中興備覽 五

林寶中興龜鑑 七 計有功晉鑑

王璆進取事類 李時雨玉壘忠書

李昌言中興要覽 八 柴宗愈中興聖統

張行成詢苑書 九 歐陽安永龜鑑 十

張本佑政編 何甫中興龜鑑 十三

王鈺聖孝通紀 十四 楊朴禮部韻括

鄭邦哲左氏韻類 十六 王鈺戚里元龜

吳澥疆域志 吳沆易元龜三墳

胡寅讀史管見 二十六 王日休九邱總要 孝宗淳熙六

王稱東都事略 十一

經說

胡安國春秋傳 高宗紹興六 責環中不知尊王

王排孝經講義 八 吳曾左氏發揮 十一

董自任春秋總鑑 十二 畢良史春秋正辭 十三

王鈺太元解義 蘇稽集諸儒經說 十四

上論經說得失 十五 郭仲易解 十六

吳適大衍圖辨 十七 上論易非卜筮 二十一

彭與易解等書 二十七 黃祖舜論語解義 三十

歷代史

王琮不刊通鑑罷 高宗建炎三

王安石壞史學 四 通鑑有益治道 六

國史

修宣仁謗史 高宗建炎 太后明宣仁誣謗 四

輪修時政記 何克忠獻太祖實錄 元 總典

修纂日歷 編元符以來詔旨 二

補修建炎起居注 三 議修神哲兩朝史 四

遵昭慈意修史 呂聰問上吕公著碑

中興詔旨付史館 范冲論修史事

范冲條宣仁誣謗事 范冲進實錄考異 五

李綱上建炎時政記 錄聖語送修注官

進重修神宗實錄 上元帥府事蹟 六

李洸上皇宋大典 命汪藻續編詔旨

范冲著實錄辨誣 汪藻編詔旨成書 七

實錄褒貶自見 命改兩朝新錄

趙鼎論改實錄 修徽宗實錄

哲宗實錄成 八 何倫以籤貼國史罷

汪藻編詔旨終篇 章氏訴史事 九

續編會要 進徽宗實錄 十一

奉安中興聖統 二十 續兩朝實訓 二十六

纂中興聖語 上神宗實訓 二十八

編通英記注 修三朝正史

上徽宗實錄 帶修起居注

李燾修公卿百官表 二十九

議續會要 三十一 編纂勲臣事迹 孝宗 三十二

修祥曦殿記注 乾道 二 進欽宗實錄帝紀 四

李燾上通鑑長編 申嚴記注舊文 五

重修徽宗實錄 進呈會同玉牒 六 九

隨月帶修記注 九 李燾上兩朝長編 淳熙 二

進呈上皇日歷 三 進呈實錄玉牒 四

進呈今上會要 六 進四朝史志 七

李燾上續長編 十 熊克上九朝通略 十一

四朝國史成 十三

科舉

類路省試 高宗建炎元 附淮南省試二

親策進士 委任主司

賜期集錢罷宴 子弟別試國子監四

流寓人附試 川陝類省試 紹興元

復銓試法 殿試取直言二

楊時稱張九成策 特賜進士出身

罷類省歸行在三 川陝類省如故四

定省試差官例五 黃中汪洋對策

川陝類省推恩 定牒試不實罪六

流寓漕司附試 仁宗奏文宣王諸賢

川陝赴殿給驛券 經賦各差考官七

策試劾士 論文學政事兩科

諒闇榜首恩例八 川陝分類試類九

改年科舉年分十 浙漕私取永嘉人十二

殿策附會時事 依舊分兩日唱名

川陝舉人用夏季十三 監舉始降敕差官十四

復賜聞喜宴十七 禁漕舉行賂假手十八

舊舉人推恩之濫 殿策皆傳會時事

減四川類省恩例 行鄉飲以取士十九

趙遠殿策傳會二十 定中秋日解試二十四

秦墳策毀道學 張孝祥策諛秦檜

曹冠策毀伊川 殿榜盡私親黨

趙遠不私符行中子 革科舉弊二十六

增諸州解額 詔選差試官

治銓試懷挾罪 禁挾書代筆傳義

均定解額 罷鄉飲科舉法

不私權要親戚 上留意科舉

朝官親戚試中取旨二十七

殿試取鯁亮忠直 文武科皆得人

不許宗子免舉 流寓附浙漕試二十九

罷監試任文薦三十 優淮南舉人三十二

論圖漕試之弊 孝宗乾 揚甲對策忤旨淳熙二

革科舉弊四 賜進士射十一

定省試日 光宗十六

科名

擢李口等 高宗建炎二 擢張九成等 紹興二

取詞科二人五 擢汪洋等賜名應辰

取詞科三人八 擢黃公度等

取詞科三人十二 擢陳誠之等

劉章等賜第十五 取詞科三人洪邁與焉

取詞科二人 十八	擢王佐等 易董德元
取詞科二人 二十一	擢趙遠等
取詞科二人 二十四	擢張孝祥等
取詞科周必大 二十七	擢王十朋等
擢梁克家等 三十	擢木待問等 孝宗隆興
擢蕭國梁等 乾道二	擢鄭喬等 五
擢黃定等 八	擢詹駉等 淳熙二
擢姚穎等 五	擢黃由等 八
擢衛涇等 十一	擢王容等 十四
科目	
復明法科 高宗建炎二	試學官用詩賦
復賢良科 紹興元	初命引試刑法
定賢良科式	詔置賢良科 二
置博學宏詞科 三	罷試教官 五
因災異舉賢良 七	洪皓二子中詞科 十二
復試教官	試教官不拘治經 十五
罷明法科	詞科恩始殺 十八
詔舉制科 孝宗乾道元	詔舉賢良 淳熙七
法科兼用經義	舉賢良勿拘三年 十一
制舉題免出注疏 十二	試賢良不限人數

武舉	文武科得人 高宗紹興 許武舉免解 二十九
	用中武舉人 孝宗隆興 武舉始給黃牒 乾道八
	武舉取將帥才 淳熙七
幼科	
	朱虎臣兄弟習文武 高宗紹興二
	萬頃賜官 惟召見習射者 三
	軍校子應童科 親試張掾
	免解賜帛為故事 朱召虎賜帛罷遣 五
	梁璵賜帛免解 六 江自昭賜帛罷遣
舉業	
	江安國兄弟免解 十一 張岩叟兄弟免解 十二
	戴松兄弟免解 十五 莊大成免解 二十八
	童子無名顯者 立試童子法
	分經賦各取士 高宗建 論經義不通史 興三五
	定銓法程文 三 許用諸儒說 五
	許用諸儒說及自生意 七
	許韓文出題 八 不用王安石經義 十二
	春秋正經出題 十三 禁用曲學臆說 十四
	經賦分為二科 十五 經賦通融取人 十六

討論經賦取士法 申嚴不考格式十七

取文不拘一家法二十 欲令士人兼經義

仁取經義 令兼習經賦 二十七

三傳非釋經不出題三十一 分經賦為兩科

不許用異端語四 不許用王程說淳熙五

賜出身

賜徐俯出身高宗紹興 賜尹檣陸游出身孝宗

賜錢端禮出身 賜王炎出身乾道四

賜王之奇出身八 賜陳升卿出身九

賜謝廓然出身淳熙四

學術

論王安石學術高宗紹興元 王安石得罪名教五

道學

召胡安國不至高宗建炎元 召譙定

伊洛門人本末 楊時入見乞講學

楊時兼侍講二 楊時告老

胡安國辭免得責 贈程頤制詞紹興元

秦檜薦安國元 胡安國入對二

安國以攻朱勝非出 命胡安國知永州五

楊時卒 范冲薦尹焞

授尹焞官 尹焞辭命再召六

尹焞赴召 胡憲賜出身

范冲乞宮觀 陳公輔乞禁伊川學

黃次山告許董弁七 朱震求去之晚

胡安國辯伊川學 呂祉論程頤學

召胡安國 惡黃次山

張浚薦尹焞七 尹焞以禁伊川學辭

陳公輔攻胡安國 朱松赴召論事

催召尹焞 尹焞再辭除命

治刊伊川集罪 尹焞入講筵

學術

尹焞齋沐告君 胡安國卒八

安國尹焞進退合義 尹焞遷秘

尹焞復進矜式 尹焞解論語賜服

給胡安國葬事 朱震卒

尹焞稱疾不出 尹焞因議和辭命九

尹焞致仕十 何鑄攻朱松

尹焞卒于紹興府十二 何若排道學十四

曾恬不附秦檜十七 陸九齡習程氏學十九

秦檜排程頤二十三 朱熹召不至二十九

朱熹應詔上封事 孝宗三十二

召張浚之子斌 上異張斌議論

朱熹入對三奏 隆興元 魏掞之乞爵程氏 乾道四

張斌入對五 朱熹特改官九

張斌留意職事 淳熙二 朱熹除秘書不就

謝廓然請禁王程學五 張斌卒遺表不得達七

趙彥中請禁偽學 呂祖謙卒八

朱熹入對 陳賈請禁偽學十

朱熹入對十五 林栗奏朱熹欺慢

葉適辨林栗奏疏 召朱熹

曰興聖政目錄

朱熹論君心及六事 朱熹言禁道學

朱熹草十事不果上 執政指道學為邪氣

文章

胡銓搜訪詩人 孝宗乾道六

文弊

俞汝礪言文弊 高宗紹興九 論南北文弊 孝宗淳熙七

撰述

王居正辨學 高宗紹興五 宋藻十君論 六

程敦厚經世十論 張亨衢歷代中興論 七

王揚英黼辰箴八 陳靖中興統論 十二

蔡大中十謹論 十三 施鏐賦頌雅 十七

張嶠中興復古詩 十八 張大圭聖德頌 二十

劉一止聖德詩 二十二 錢周材聖德詩

沈中立等芝人頌 二十 陳岩肖聖德頌 孝宗淳熙七

民政門

恤民

久雨放餽錢 高宗建炎四 詔奉行寬恤事件 紹興元

行魯贍寬恤事件 寬兩淮租稅 二

給淮泗流民田 五 鏤板寬恤指揮

曰興聖政目錄

因旱檢寬恤事件 六 朱倬乞固民心 七

役民修城不得已 車駕所過量免稅 八

命張燾寬恤四川 九 講究寬恤事件 十三

命養濟窮民 恐市錦擾民

支民搬挈之費 十四 禁豪強口民居

恤民謹獄 因雪詔養濟窮民

編類裕民事件 十六 展兩淮起稅

減定公私房婚 十七 編賜寬恤手詔

命奉行寬恤詔書 看詳裕民文字 十八

命恤淮民復業 十九 減餽舍白地錢 二十一

冬月給勾者錢米 減諸路房地錢

編類寬恤詔令 廿三後年成書

論敷錦擾民 廿五 免進城鮮淮白

上無一毫擾民 命大臣面諭寬恤事 卅六

編寬恤事件 盛暑診視民疾 二十八

再展淮民起稅 三十 詔京尹供饋營辦 卅二

支養濟米 頒寬恤十八條

詔奉行十八條 隆興元 詔行實惠

恤廣西遭寇 二 不買民田為教場 乾道

除市令司元 弛池魚禁 五

減公私房徭 八 因旱寬恤

酷暑念閭閻 頒寬恤詔令 十一

重農

宮中育蠶 高宗紹興二 憂雨損蠶麥 三

令宮中養蠶 五 慮陰雨害麥

宮中種稻 慮雨妨事

宮中養蠶種稻 七 宮中種稻知水旱

宮中養蠶知濕損 八 畫以人耕田圖 十二

喜雨澤沾足 民事以農為先 十三

籍田降詔令易曉 十六 多雨有豐稔望 十七

謹務限制 十九 喜臘中得雪 二十三

免耕牛稅 二十六 除買賣耕牛稅 二十七

喜蠶麥稔 三十二 免販耕牛稅 孝宗隆興

喜晴不憚暑 乾道二 喜雨望秋成

上問廣南農事 六 望百姓富實 七

上喜得雨 淳熙三 終歲憂念民事 四

論士夫恥言農事 論農田五害

訪問蠶繭絲薄 八 定上雨水限

宮中種麥 勸農 命排日申得雨 十四

勸農

以墾田為殿最 高宗紹興五 詔守令出郊勸農 十五

黜守令不勸農 十六 立墾田賞罰格 十九

置力田料 二十 張浚乞招誘耕農 孝宗隆興元

詔監司守令勸農 命勸誘廣南耕田 乾道

命守臣勸農桑 七 命邊郡守課農桑 八

詔勸民種春麥 九

田制

請復湖田 高宗紹興六 行福建實封法 二

李光乞廢湖田 五 措置廣德湖田 九

廣德湖復為田 十三 措置占留田業 十六

史才論太湖利害二十 括鎮江沙田二十七

修太湖諸浦二十八 寢沙田蘆場指揮三十

除浙西圍田 乾道二 修寧國府圩田六

禁浙路圍田 淳熙九 申禁圍田十

禁開白馬湖為田十一 申浙西圍田禁

禁開葑地為田十二 禁掘柴地為田十五

水利

詔修水利高宗紹興十 命修陂湖二十

命措置陂塘二十一 詔修江浙水利孝宗隆興二

詔講明田事 詢常州水利乾道八

興聖政目錄

詔興水利九 命諸路開具陂塘淳熙元

詔浙東修水利二 具析修水利官

沿修水利不實罪 何偁措置水利四

修高郵定應長堤五 修淮東捍海隄八

修真州陳公塘九 和州麻澧湖之利十

賞江士龍興水利十一 詔相視堰閘

許以運河水灌田十二 乞修太湖隄十五

經界

李椿年乞行經界高宗紹興十二

椿年聽汪大猷言十三 平江置經界局十四

風俗

禁珍禽花木入城高宗紹興二

申嚴銷金之禁 禁金翠之飾五

禁以翠羽為飾 論禁金翠七

官中禁金翠鹿胎八 限三日毀棄金翠十

申嚴銷金禁二十六 禁宮人服金翠二十七

禁金翠自禁中始 嚴銷金禁三十

禁金翠借擬孝宗隆興元 禁異服及異服

治犯金翠罪乾道元 禁異服異樂四

戒民俗奢侈八 革奢侈自官禁淳熙三

興聖政目錄

論仁宗不重真珠事 禁奢侈嚴於有官者

禁銷金甚嚴四 戒京尹禁金翠等八

申嚴異服異樂十二 何萬論風俗奢侈

蠲放

詔蠲積欠高宗紹興元 捐福建被賊田稅二

蠲放先及下戶三 蠲禁軍闕額錢

以旱傷蠲逋負六 災傷倚閣戶帖錢

因旱除積欠十 蠲廣西十州免行錢十三

議蠲浙西賦 蠲兩浙欠丁鹽錢

詔蠲積欠十四 除江浙荆湖積欠

蠲諸路諸色錢	減成都對羅激賞十五
議蠲減蜀中財賦	蠲建康舊欠十六
減四川財賦	命檢放災傷十七
蠲閣舊欠十八	紹興以旱閣稅十九
照年分放積欠二十一	水惠檢放二十三
水灾閣夏稅	命檢放災傷二十四
命放諸路積欠	除放舊欠二十六
放淮南十年稅	蠲建寧府積欠
蠲三路紬絹錢帛二十七	命四川奏早傷
詔檢放災傷二十八	蠲四川糴本積欠二十九
除諸路積欠	除總所積欠三十
許人戶訴灾傷隆興元	論檢放之弊乾道三
蠲福建鈔鹽錢四	命選官檢放災傷
治不躬視水灾罪六	蠲早傷流移戶稅七
慕文景蠲租賦八	命傷從實檢放九
蠲放早傷稅賦淳熙元	減放江湖路秋苗
檢放不實之罰	除豁已放秋苗三
諸路早傷蠲放八	不敷實灾傷十一
除建寧府舊欠	放江浙欠錢米
蠲放豐儲倉米	放吉州三縣稅十二

蠲會稽蘭溪借貸	程叔達認蠲稅數
蠲福建欠錢	蠲夔路係省錢
蠲放江南早傷十四	
賑濟	
賑恤灾傷高宗建炎二	冬寒賑恤紹興元
賑恤流民二	雪寒賑濟六
賑廣西水灾七	賑濟須及鄉村十
賑恤水灾十四	賑給流民十八
給米賑流民十九	賑潼川水灾二十三
命提舉親措置賑濟二十四	賑恤水灾三十
賑給雪寒三十一	詔賑恤灾傷孝宗隆興元
賑江浙水灾二	賑江浙飢乾道
賑温州水	賑泉州水三
賑成都路旱	賑綿漢等州飢四
不罪胡與可賑給	賑恤流移五
放免借賑貸米六	賑楚州飢七
賑湖南江西飢	賑饒州飢
賑四川水八	賑江東西水九
賑恤松江水灾淳熙元	賑福州建劔水四
賑淮東鼠灾六	賑南康旱傷七

不許借充常平十六 禁移用常平米十八

申禁移易常平二十 議義倉賑濟二十八

不取撥常平米孝宗三十二 命歲按倉儲乾道四

補浙東米失陷二 稽攷義倉八

糴常平備賑糶 治虛申常平罪淳熙四

給度糶糴常平 義倉還以予民八

催諸路糴常平六 禁移用義倉米

支義倉賑濟 不約束義倉米

沒官田入常平十三

舉子

由興聖政目錄

劉大中論不舉子高宗紹興七

支舉子錢八 立福建養子法

支舉子義倉米十五 申嚴支舉子米二十二

申嚴不舉子禁二十三 歎歲舉行養子法孝宗淳熙八

兵事門

兵制

置御營司高宗建炎元 更御營法二

改御營號神武軍四 三衙無兵存其名紹興元

改神武軍名五 軍馬撥隸三衙

創萬弩營三十二 復置萬弩營孝宗乾道五

改和州花裝隊七 馬司移建康

改隴蜀花裝隊十一

禁衛

廢班直尋復之高宗建炎四 更禁衛名皇城司紹興元

胡安國言衛兵二 神武皆宿衛兵

諸路兵

諸州兵隸殿司高宗紹興十 詔諸州招填禁兵十九

諸路兵分三等孝宗乾道三 教閱土兵弓手九

泉州左翼軍聽帥司節制淳熙三

由興聖政目錄

閱兩浙福建土兵三 詔諸州教閱禁軍四

置成都路雄邊軍五 置湖南飛虎軍七

東南兵

上知南兵可用高宗紹興五 上辨南兵不可用七

論歷代南兵可用孝宗乾道六

民兵

增置射士高宗建炎元 置忠義巡社

罷諸路巡社二 罷增置射士武尉

招沅州弓弩手紹興元 興元諸處義士

言者論民兵二 籍荆南義勇孝宗乾道四

不進兵當行軍法六 論逃軍首身法三十一

何溥言軍政三十一 戒將帥培尅孝宗三十

詔戒占破禁軍 戒將臣培尅充饋隆興

治行賂求職名罪 治守將棄城罪乾道元

核實兵籍二 修軍政十一事五

嚴整乃治平之要六 論軍中階級法七

嚴軍人劫盜罪 嚴犯階級罪

治詐稱八廂罪 索秦琪空印紙乾道元

軍功劫盜罪主將 升黜軍帥淳熙元

禁兵將奔競交結二 議賈和仲失律罪

賞李川舉職 錢卓犯階級降官三

違主帥約束降職四 約束減尅軍糧

批付身以革冒濫 革軍中冒濫弊

禁兵官褻慢六 戒郭剛賣布尅剝八

李椿論軍政十 軍政修舉之賞十一

不許置田宅房廊 盡罷軍中刻削事十二

治胡斌犯階級罪 治張革犯分罪

嚴將帥貪惰罰 捉獲逃軍當斬十四

罷軍中回易等事 朱熹言諸將培尅十五

兵費

陳俊卿乞籍民兵六 太守臣教閱民兵淳熙

給義士衣甲 比試民兵事藝十一

措置京湖民兵十四

兵法

葉汝舟編兵書高宗紹興四 王獻注司馬法十

吳璘著兵要陣法六二十 賜將臣兵書孝宗乾道

黃茂材教六花陣淳熙二

軍賞

賞平苗劉功高宗建炎三 賞明州戰功

賞仙人關功紹興四 優賞戰功

置象牙牌五 賞淮陽之捷六

論軍中賞罰七 論軍賞之濫十一

速行獲賊賞二十八 樊城濫賞三十一

以金銀勞有功將士 不濫賞軍功三十三

數實軍功孝宗

軍政

頒軍制二十一條高宗建炎元

以軍變交降韓世忠官 汪藻乞修軍政

向亶以遁走誅四 禁發塚取民首級紹興

岳飛軍極有紀律四 用兵以威信為先

軍中冗費四事 高宗紹興 周秘論邊費六

錢糧皆百姓膏血七 漕臣將帥當體國十

降銀錢市軍儲三十 吳芾言養兵費財三十

江鄂荆三處軍費 孝宗乾道 四

論軍將冗食耗費 淳熙 十二 議省軍費 十五

兵食

呂頤浩月支糧料 高宗紹興 元

命漕臣應副軍糧二 命通判充隨軍錢糧三

郭楫以乏軍糧罷四 江西增市軍儲五

葉夢得餽餉不乏十一 叙餉軍之功 二十二

稱王之望餽餉功 不減官兵俸料 孝宗乾道 二

論養兵最難三 禁諸軍借請 淳熙 元

椿米也軍要害處 十二

軍須

詔還軍須價直 孝宗隆興 元

恤軍

支諸軍雪寒錢 高宗 不役軍士營繕 紹興 三

給綰賜將士五 禁勢家放軍債 二十九

更戍如期 三十 戒將帥私役士卒 孝宗 三十二

禁將帥科勒軍兵 隆興 元 詔行實惠

優恤諸軍 淳熙 七 犒戍邊將士 十一

禁差土兵接送 十四

選兵

議精選兵 高宗紹興 二

招兵

住罷招兵 高宗紹興 三 旌賞趙渥招兵 孝宗乾道 七

因江湖旱歉募兵 免三年招軍 淳熙 十

汰兵

簡放三盜部曲 高宗紹興 二 責張俊汰兵 此小張俊

命三衙諸路揀軍五 審實汰兵 三十

許子弟承襲 孝宗隆興 元 汰老弱兵 乾道 二

朱熹言去冗兵 淳熙 七 展離軍限 十

揀汰諸軍之效 十四

訓兵

鄭士彥乞教閱 高宗紹興 元 按閱劉光世兵 四

詔諸州禁兵日教射五 按試武士所能

江上諸軍事藝精強 立冬月內教法 十四

內教武藝至精 十八 具訓練衛士法 孝宗隆興 元

幸教場閱兵 二 幸白石閱兵 乾道 二

內教選鋒軍 三 幸茅灘大閱 四

幸白石大閱 六 宣步司軍入內射 七

軍中拍試激賞 殿司弓箭手入內射

增加事藝之賞 引諸班直呈射 八

喜忠銳軍射藝 九 喜忠武軍武藝

教閱不許設酒 淳熙元 修諸軍習弓弩法

責守臣教閱 步司弩手內教

前軍中軍內教 幸茅灘大閱 四

擣設射藝精熟 八 幸龍山大閱 十

奏射鐵簾賞 十三

用兵

用兵在賞罰 高宗紹興 用兵在有謀

兵謀務要決勝 孝宗乾道 三

軍器

張俊精製軍器 高宗建炎三 軍器當留意 紹興元

命諸路造甲 置御前軍器所 二

張俊自造軍器 給度牒造甲

造甲不擾百姓 五 內庫播管軍器 六

置御前軍器局 七 上親製兵器 十

改造剋敵弓 十一 造軍器之賞 十七

工部檢察御前軍器 十三 禁私役軍匠 孝宗三十

治不修軍器 乾道 九 差人閱諸軍衣甲

李椿諫市牛筋 淳熙十

馬政

趙開更茶法買馬 高宗建炎元

復提舉買馬 紹興元 廣西增價市馬 二

廣西鹽博馬 置饒州孳生監

置邕州買馬司 三 置賓州買馬司

昌懋招來邊馬 吳璘通西馬

饒州監置提舉官 許大理國賣馬

令四州專管買馬 提舉買馬移邕州 四

李棣買馬七說 置臨安孳生監

置餘杭孳生監 置饒州孳生監 五

命官協力買馬 命廣西帥買馬

合茶馬為一司 廣西進出格馬

川陝茶專博馬 廣西增數買馬 十一

論南地可牧馬 十三 論牧馬在得人

秦川牧馬大略 十五 擇地牧川廣馬 十七

川秦馬分送諸軍 十九 論牧馬之利

廣西馬網格法 二十一 革受賂印馬弊

參用茶馬舊法 孝宗乾道八 戒飭牧馬官 淳熙三

閻蒼舒言茶馬弊四 茶馬司置監歇養十二
黎馬須及格尺十五

舟師

乞造戰艦高宗建炎二 韓世忠大治戰艦三

王彥恢飛虎戰艦紹興二 命江浙造戰船五

詔江浙造小船 馬廣閱習水軍六

楊存中駕放戰船八 李寶提督海船三十一

李寶破敵舟于膠西三十一

虞允文車船破敵亮 郭璘再任能保船孝宗乾道元

修建康戰船六 點檢諸軍戰船八

不許改造戰船淳熙三 招建康戰船梢手十一

論許浦水軍移屯十五

戰車

命兩路憲臣總領高宗建炎元

宗澤造決勝戰車 王大智造戰車紹興二

王彥恢神武戰車 南方不宜車戰三十

屯營田

汪藻請屯田高宗建炎四 荆南營田之始紹興元

措置河南諸鎮屯田 陳規奏本鎮營田

減淮南營田歲收 王寔根括水田

王彥恢言營田 韓世忠建康營田

湖南江浙屯田 頒陳規營田法三

韓世忠論屯田 淮南帥守營田入銜四

命條屯田利便 張致遠言淮南營田

朱震乞營屯荆襄 邵彪具營田利害五

條約營田司 廖剛屯田三說

吳玠興屯田 張浚措置屯田

戒帥幕措置屯田六 改江淮營田為屯田

李綱論營田 久任營田官

建官經理營田 詢究營田利害七

王縉論江淮營田 罷江淮營田司

吳玠營田之效 万俟卨論營田十

關外行營田十三 立營田賞罰格十六

四川營田委都統制十八 關外營田收租廿一

放免官莊牛租廿五 李顯忠請屯田三十

屯田先立規模 上論淮上屯田卅二

措置京西營田孝宗 論襄漢屯田隆興元

王弗經理營田三 措置淮東屯田乾道元

撥建康圩田助軍 措置兩淮屯田五

罷和州屯田六 召人佃營屯田七

罷廬州屯田八	罷階成等州營田 <small>淳熙</small>	郭杲興襄陽屯田十	詔經理屯田	錢之望言和州屯田一十	勸勉屯田人兵	椿錢屯田支用	詔郭杲措置耕高仰田	補和州不堪開耕田	和州均給屯田米	立奏收麥稻限十二	論屯田寓兵於農十五	督府	呂頤浩建督 <small>高宗紹興</small>	孟庾同都督	罷督府四	張浚以宰相視師 <small>七五六</small>	葉義問督師 <small>卅一</small>	葉義問不識生兵	汪澈視師京湖 <small>孝宗卅</small>	張浚都督江淮 <small>隆興元</small>	張浚兼荆襄 <small>召汪澈</small>	罷督府召張浚二	楊存中陞都督	將帥	王淵輕財好義 <small>高宗建</small>	上論武臣少知義理三	汪藻論諸將罪四	諸將作論詆文臣 <small>紹興</small>	范同言諸將不協四	臺諫論罷王瓊五	兵在主將得人七	諸將知尊朝廷六	上倚重韓張二將	責將帥御弓馬	撫偏裨以分大將權八	詔慰勞將帥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詔戒飭將士	武臣須知書三十	王十朋論管軍名位	楊存中官觀封郡王 <small>卅一</small>	魏勝充統制	楊存中比郭子儀	李寶陳俘獲	詔復除環衛官 <small>孝宗隆</small>	揚存中薨乾道元	守年限陞差法二	賞劉源繳付身	不開超陞例	命大臣審驗將官	樞密院呼召武臣	將帥冗惰之弊三	議置副都統	郭剛為軍中所伏	將帥先民事六	擇將不拘等級	主兵官不能律已七	書將字求將才	獎揚展留意職事八	統制不可苟任九	統制官須遴選	審驗將才 <small>淳熙四</small>	將帥體國擇兵官	主帥擇將非才降官	不次用將	獎李川杜私謁	不以文采取武臣五	武舉取將帥才七	精陞差軍將	揭貼進入將官名	密舉偏裨將校	廿將	王稽中論廿將 <small>孝宗乾道元</small>	韓世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世忠軍赴帥府高宗建炎元除御營左軍都統三

以勤王功兼兩鎮帥浙西敵至走江陰

以守江功易鎮四却世忠獻馬

宣撫江東西路紹興二置背嵬親隨軍

宣撫淮東三始與王德講解

遣兵襲劉光世與光世交惡不已四

御札諭韓世忠背嵬軍極驍健七

願以身蔽江淮世忠不受圩田九

出軍秋毫無犯十除樞密使十一

製一字軍入都堂岳飛知韓世忠奇特

中興聖政目錄

輸田稅賜詔獎諭十二因輸稅得封郡王

韓世忠薨十一世忠不附秦檜

世忠恩卹之厚

張俊

取杭妓張禮高宗建炎元殺秀州前守趙叔近二

除御營右軍都統三張俊軍號鐵山紹興元

諭呂頤浩推張俊張俊不主避敵議四

拒都督行府檄六張俊喜營繕七

獎諭張俊妻章氏十一即張禮

獎諭張俊納兵除樞密使

張俊薦劉子羽以納兵得進封

以主和議先得王十三幸張俊第十一

張俊薨十四張俊封真王以附和議

劉光世

光世五軍都提舉高宗建炎元曲意奉康履

以勤王功除御營使三乞不受杜充節制

帥江西敵至而遁以公事牒六曹四

不能援揚楚趙鼎以書諭光世

不峻責光世諭光世汰兵紹興元

宣撫江東三訴韓世忠

中興聖政目錄

王德請身見世忠奏韓世忠掠其兵

魏矼諭解光世四三妾皆封孺人五

劉光世乞祠七劉光世解兵柄

以陶朱公自比呂祉撫諭光世軍

光世軍叛降偽齊復召劉光世

招徠淮西叛兵光世有登仙之歎

劉光世薨贈太師十二光世姑息無克復志

岳飛

投張所軍中高宗建炎元與王彥有隙

降于杜充二時譽翕然四

張俊薦岳飛 除都統制紹興元

岳飛年少建節四 為張俊所忌五

起復歸屯六 岳飛見識極進七

與張俊隙深 棄軍廬墓

敦請岳飛管軍 上親戒諭岳飛

秦檜見岳飛忿忿 岳飛願進屯田甸

王庶稱岳飛壯節八 岳飛奇李寶九

命飛班師不奉詔十 岳飛遷延赴援十一

張俊秦檜恨岳飛 除樞密副使

披襟作雍容狀 與張俊議不合

口典聖政目錄

岳飛宮觀 岳飛為秦檜所殺

岳飛號賢將 知浹為岳飛訟冤十二

王輔叛岳飛附檜 以岳飛更岳州名廿五

姚岳叛岳飛布寵 追復岳飛官孝宗卅二

賜岳飛廟額乾道

劉錡

以張浚薦得用高宗紹興七 劉錡始成軍

除淮西安撫 劉錡對于內殿八

除東京副留守十 劉錡留順昌府

劉錡以功建節 不信讒劉錡者十一

敵不敢犯劉錡 諸將恨劉錡

劉錡罷十七 劉錡守潭州賜田廿五

代劉寶鎮江都統三十 敵畏劉錡三十一

愧虞允文立功 劉錡以疾得祠

劉錡薨于臨安三十二

吳玠吳玠

劉子羽薦于張浚高宗建炎三

為曲端所劾四 張浚奇吳玠

吳玠以功除宣撫紹興 賜親筆不得拊卿背

玠以功陞兩鎮檢校 玠辭官贖劉子羽罪

吳玠得事君體五 吳玠薨于仙人關九

吳玠立廟十 敵望吳玠不敢爭

上稱吳玠善用兵十二 吳玠統兵有法十四

吳玠以使相領都統十六 吳玠除宣撫三十一

王之望乞還吳拱甚 吳玠來朝封郡王孝宗乾道元

吳玠遺表納忠三 吳玠威名亞於玠

吳玠所用多知名

李世輔

自敵中奔夏州高宗紹興八 敵殺李世輔家

招李世輔九 賜名顯忠

賜李顯忠田十
以上恢復策忤秦檜八

始陞都統二十九
李顯忠卒孝宗乾道

保全李顯忠家淳熙六

寵將

厚錫三大將高宗紹興五
獎諭韓世忠

獎諭韓岳二將
開三鎮賜功臣號

獎諭韓劉二將六
賜手札獎世忠七

賜詔獎諭諸將十一
以玩好賜劉光世

獎諭李寶三十一

取將

中興聖政目錄

激張俊立功高宗紹興元
得取將之術

汪藻取將三說
諭韓世忠令釋憾四

激劉光世立功
駕馭諸將

上得馭將之道五
上親諭二將釋憾

戒諭韓世忠七
戒張俊羨劉光世

戒吳玠附托張俊
激張俊力戰八

不許岳飛增兵
戒張俊勿興土木

不許岳飛辟郡守
不許張俊免和買十

諭岳飛功賞
以郭子儀事諭張俊十一

議互易諸將兵
不受大將貢獻三十二

陳俊卿論待將帥孝宗乾道三

戒諭王公述五
論駕馭將帥六

戒兵官使酒八
御筆戒諭軍帥淳熙十

財用門

財用

發諸路坊場錢高宗建炎元
驅磨常平錢物三

論用兵營造費財
孫覲以擅催青苗罷

陳剛中乞罷冗食紹興元
張致遠言理財五

集紹興會稽錄
詔戶部措置財用

中興聖政目錄

置總制司
論監司不恤州郡

執政兼措置財用
王俟言國用五事

久任主計之臣
莫將財用五說九

經制司去發運字
罷經制司

欲蔽富於民十
增收頭子錢廿六

戶部要得人廿二
欲國與民皆足廿五

論劉晏善理財廿六
財用有三說

國初以來收支大數卅
乞久任版曹孝宗乾道元

進久任許元故事
定國用經制二

命宰執兼制國用八年
戒儒臣留意金穀三

造冊開具支川 蔣芾尋財用根源

置度支都籍四 罷制國用司五

造會計錄六 左藏急闕七

世儒不言財穀 恤州縣困弊九

復祖宗會計錄淳熙二 州縣置財用都歷四

論士夫諱言理財 復合同憑由法六

詔漕臣通融財計 論會計錄

罷總漕司營運七 不許置總計司

撥無收錢還戶部八 內外積錢之富十

朝廷與戶部分彼此 每月進財賦冊十一

西華聖政目錄

命申總所大軍數目三 總所申到見在數

節用

不欲數犒軍高宗紹興 省內諸司

趙需奏裁節浮費四 上論省節財用五

節省自宮庭始 陳淵乞節財用九

上每事省約廿六 乏財但當節用廿八

張燾勸節用廿九 裁減宮掖用度孝宗隆興元

節長秋宮費用 未嘗妄用一文四

戒州郡節用淳熙三 論大臣節浮

論樽節財用十 論革弊以漸十四

詔裁冗費光宗十七

府庫

分置庫藏高宗建炎二 罷兩浙回易庫紹興二

激賞庫歸左藏孝宗十 乞通融南庫財用乾道六

併左藏南庫封樁庫 封樁庫貫朽六

撥南庫隸戶部十 南庫初置之始

封樁庫初置之始 南庫存留庫眼十二

內帑

內庫以備水旱高宗紹興二八 出內庫代民租

支內帑佐調度二九 出內庫銀糶馬料三十

中興聖政目錄

上諭置內庫意卅一 黃中言內帑卅二

出內帑和糶賑濟孝宗隆興二年

借內藏應副戶部 免台州欠內庫錢淳熙七

蠲拖欠內藏錢物十 口口出內庫犒賞

朱熹言內帑十五

倉廩

分省倉為三界高宗紹興十一 置豐積倉三六

措置唐鄧積蓄孝宗淳熙六 上供赴豐儲倉七

椿管采石倉米十二 豐儲以新易陳十五

場務

併推務茶場高宗建炎二 罷市易務存抵當庫

置江寧府推務茶場三 置行在都茶場明受

分推務於臨安四 廢越州推場

移紹興場務於臨安紹興二

置都茶場於建康 移建康場務於鎮江三

置諸州市易務五 移鎮江場務於真州

置吉州場務 推貨務賞格

初置推場十二 定三務場歲額孝宗乾道六

定坊場祖額淳熙二 罷創立場務五

市舶

復市舶舊法高宗建炎元 復置市舶提舉二

兩浙船司移華亭紹興二 罷福建船司

提舉兼泉州船司 賞蔡景芳招商六

論市舶利厚七 廣南市舶之利十

減抽解數十七 詳定船法二九

革市舶之弊孝宗隆興二 罷兩浙船司乾道二

漕運

復轉般法高宗建炎元 行入中法二

罷江淮發運司紹興二 初置都轉運使

拘官舟備漕運六 席益上漕運六策

蜀中水陸運利害 復置發運使八

優恤利道運夫孝宗乾道二 復都大發運六

竄史正志罷發運 恐陸運勞民淳熙七

河渠

修浚運河高宗紹興三 浚臨安府運河十六

修運河堰閘二九 論溝洫利害

詔浚運河卅一 司馬伋浚河修閘孝宗淳熙六

鎮江府開河道七 浚浙西運河十一

茶鹽

梁揚措置茶鹽高宗建炎元年

梁揚祖改茶鹽法二 詔推務守茶鹽法紹興元

復廣東茶鹽司 私茶鹽行重法三

茶鹽法成書卅一 欲捐茶鹽之利廿七

禁供指私茶鹽孝宗三二

茶法

趙開更川陝茶法高宗建炎二年

罷福建茶鈔行茶引 市建州茶紹興五

減福建貢茶 罷買福建末茶

更福建茶法十二 韓球推茶之擾十七

茶息歲入之數二五 措置湖北茶引二八

茶法不可更變 <small>孝宗乾道六</small> 胡元質奏川茶弊 <small>淳熙四</small>	減放川茶虛額 <small>六</small> 李椿論茶法弊 <small>十</small>	鹽法	更福建鹽法 <small>高宗建炎四</small> 換鈔給閩廣鹽	罷福建鈔鹽 推南恩州田鹽 <small>紹興元</small>	禁停接私鹽 <small>二</small> 不許張浚通蜀鹽	呂頤浩峻更鹽法 趙開變蜀鹽法	推明州三縣鹽 廣南鈔增貼納錢	均定給鈔鹽數 禁將佐鬻鹽	以推明州鹽罷王然 <small>三</small> 增鹽鈔貼納錢 <small>四</small>	渡江後鹽法五變 東北鹽始通五	廣東更鹽法 不變鹽法之效 <small>六</small>	更二廣鹽法 <small>八</small> 葉衡請福建給小鈔	增福建鹽鈔錢 <small>十二</small> 不許寬和鹽律	官賣廣西五州鹽 不改福建鹽法 <small>十七</small>	王珪支還煮鹽錢 <small>十九</small> 減夔路諸處鹽課 <small>廿二</small>	減福建鈔鹽錢 <small>二十九</small> 禁科賣鹽 <small>二十九</small>	論私販鹽禁 <small>三十</small> 王時升代民輸鈔錢	命支還亭戶錢 論私鹽三弊	閩中鹽筴五弊 <small>三</small> 放四川鈔鹽網 <small>四</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命相度廣西鹽事 <small>六</small> 行福建鈔鹽法 <small>八年</small> 罷明	廣西鹽復官賣法 <small>九</small> 張拭論廣西鹽法 <small>淳熙二</small>	給亭戶納鹽手歷 胡元質奏井鹽弊 <small>四</small>	均減井鹽重額 守廣西官賣鹽法 <small>五</small>	禁販解鹽入界 <small>七</small> 詔廣鹽復鈔法 <small>十</small>	王正己言廣西鹽事 申禁解鹽入界	韓璧言廣鹽鈔法 李椿革廣鹽弊	金州不置場推鹽 <small>十一</small> 詹儀之條析鹽事	禁附帶解鹽 置漁陽井鹽官	禁販交鹽入界 <small>十二</small> 論二廣鹽事	戒提舉重鹽事 革廣州給歷賣鹽弊 <small>十三</small>	淮浙鹽秤下支錢 汀州科鹽之害	通清井監鹽 <small>十四</small> 革八州科鹽弊	罷蔡湜哀斂亭戶 <small>十五</small> 問孫紹遠廣西鹽事	趙伯溫言廣西鈔鹽 復廣西官賣鹽 <small>十六</small>	以鹽事竄詹儀之	推酌	添六路賣酒錢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增諸路酒價 <small>四</small>	復增諸路酒錢 <small>紹興元</small> 禁賣公使庫酒	論推酒之利 置贍軍酒庫 <small>七</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22A

胡世將增蜀酒息 罷夔路酒店 十五

革蜀中酒弊 廿六

鬻爵

募民入貲授官 高宗建炎元 獻助人給告 二

募人納粟補官 紹興元 鬻承直修武以下官

減賣官誥錢 納粟不許注親民 六

定賣官升轉法 收官誥綾紙錢

賑濟人特補官 孝宗淳熙元 補賑濟官罷鬻爵 三

出爵募民賑濟 八

鬻牒 師號附

初賣師號 高宗建炎二 度牒改用綾紙 三

換給度牒 四 入錢批舊度牒 紹興六

趙鼎奏賣度牒 七 住給僧牒 十二

不許撥放度牒 十三 不許放僧牒 廿六

不欲驅農為僧 廿七 再給降度牒 卅一

鬻牒充會子本 孝宗隆興二 科賣度牒

論賣僧牒之弊 乾道三 給僧牒師號 助四川總

降僧牒賑饑 降僧牒下四川總所 七

給度牒糶常平 八 頒度牒下四川備邊 四

漸革鬻牒弊 不賣度牒充回易

鬻田

措置賣官田 高宗紹興二 召人買官田舍 五

召人買田 六 賣官田增租 十二

出賣沒官田 廿八 魏安行抑賣官田 卅一

乞寬限賣官田 孝宗乾道元 詔鬻官田 八

罷鬻官田 淳熙三 估賣沒官田產 十四

坑冶

督諸監輸錢 高宗建炎元 罷邛州鑄錢 二

權罷建州鑄錢 紹興二 廢減坑冶

減建州鑄額 省併錢監

饒信膽水浸銅 省度饒監官吏 三

鄭士彥乞罷冶鑄 五 省併鑄錢司

減料鑄錢 韓球括銅之擾 十三

減坑冶課額 十四 復利州錢監 十五

減利州鑄錢額 廿三 四川冶鑄本末 廿五

定銅山銅額 廿六 罷提點坑冶司

給三州鑄本 廿七 罷提點鑄錢官

洪遵言鑄錢利害 廿八 括民間銅器

撥關額錢充鑄本 廿九 復置提點司

嚴銅器禁 三十 復邛州惠民監 卅一

罷鑄銅司歸運司 孝宗乾道六年

劉焯論蜀中推銅 置舒州鐵錢監

復鑄錢司 七 定江西鐵錢額八

置饒贛鑄錢司 九 置蘄春鐵錢監

置饒州都大司 淳熙二 重定舒蘄鑄額八

廢昭州金坑 十 不許光州鑄錢十一

增舒蘄鑄額 十二

錢幣

通當三錢諸路 高宗建炎元 鑄建炎通寶錢

禁韶州新錢滅裂 紹興二 出城不許過十千

曰興聖政日錄

禁毀錢鑄銅器 六 禁私鑄毛錢十三

申嚴錢入海禁 禁銷錢為器十一

嚴銅錢出界禁 廿六 論錢法精粗

禁私鑄沙毛錢 孝宗隆興二 命捕搬販錢人

鑄當二錢 乾道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五

嚴銅錢過北禁 六 降會子換兩淮銅錢二

給交子換四川銅錢 七 降會子收兩淮銅錢十

不頻改錢樣 十一 真州展限收銅錢十四

錢引錢鈔

顏博文增印錢引 高宗建炎二年

張浚增印錢引 印見錢關子 紹興元

詔支給見錢關子 五 席益增印錢引 六

吳玠印銀會子 七 鄭剛中增印錢引 十三

限蜀中錢引銀會 孝宗淳熙五年

楮幣

東南會子之始 高宗紹興元 置行在交子務 六

言者論交子弊 廢交子復為關子

罷交子務官吏 交子減價自買 廿六

臨安初印會子 三十 置行在會子務 卅一

許諸路用會子 造湖北直便會子 隆興元

曰興聖政日錄

賣度牒充會子本 二 廢度牒錢充會子本

印淮交子 乾道二 會子交子兌易

降度牒助教帖收會 三 兩淮通行會子

行錢會中半法 六 行偽會賞罰

責監司措置楮緩 淳熙元 楮幣少而重 三

不輕降楮幣 會子始分界 五

愛惜會子 七 不欲多印會 十

論會子不宜多 十二 會子不可更增 十三

和糴

委諸路漕臣和糴 高宗建炎四年

和糴助軍儲 <small>紹興元</small>	支官告度牒博糴 <small>三</small>
約束不支糴本	詔戶部增數和糴 <small>四</small>
降告身博糴 <small>五</small>	命戶部措置苗米 <small>七</small>
置戶部和糴場 <small>八</small>	諭程邁毋傷農
諭梁澤民糴買	糴三京穀 <small>十</small>
糴湖外米 <small>十三</small>	論糴買事宜 <small>十三</small>
免江浙湖南和糴 <small>十八</small>	定三總所歲糴額
穀賤收糴 <small>廿五</small>	令州縣和糴 <small>卅一</small>
張浚乞降糴本 <small>孝宗卅二</small>	詔和糴軍糧 <small>隆興元</small>
催提舉納糴本 <small>二</small>	論和糴四弊 <small>乾道元</small>
草和糴弊 <small>二</small>	劉珙言和糴弊 <small>二</small>
喜歲稔可積穀 <small>八</small>	免和糴之效 <small>海熙四</small>
降和糴播管米錢 <small>十二</small>	放濠州採荒米
和預買	
均杭州和買絹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減東南和預買絹 <small>三</small>
和買紬絹折價 <small>紹興元</small>	許折納三分見錢 <small>三</small>
覈實和買之弊	減江西折絹價 <small>四</small>
預買不抑納金銀 <small>五</small>	謝祖信言預買弊 <small>九</small>
減和預買絹 <small>十五</small>	減紹興和買絹 <small>孝宗淳熙十六</small>
稅賦	

蠲臨安丁錢 <small>十</small>	溫處州流民丁籍 <small>十一</small>
免丁不須降旨	革廣西丁錢弊 <small>十二</small>
革廣南掛丁弊	
經總制	
經制錢之始 <small>高宗建炎二</small>	增二色經制錢 <small>紹興元</small>
委通判拘收經總 <small>三</small>	東南經總制大數 <small>五</small>
詔收勘合錢	減罷總制錢
詔通判拘總制錢 <small>六</small>	減荆南經總制錢 <small>廿九</small>
專委通判拘收 <small>三十</small>	命知通同掌 <small>孝宗乾道八</small>
王佐論經總制錢 <small>淳熙十</small>	朱熹言經總制弊 <small>十五</small>
科斂	
論浙西科斂之害 <small>高宗紹興元年</small>	張九成策科斂名色 <small>二</small>
論科配之害	減暨鹽錢 <small>三</small>
禁常賦外橫斂	禁假托軍需
因旱罷科數 <small>五</small>	恨未除科斂 <small>七</small>
論收撮課子弊 <small>六</small>	鄭剛中奏減科項 <small>十三</small>
民避科率立異戶 <small>十二</small>	減四川科數虛額
議罷四川科數 <small>十七</small>	申禁科率
減四川激犒錢 <small>十八</small>	
減州縣水脚錢 <small>二十</small>	再減四川重斂 <small>廿五</small>

論科敷弊 廿六 減四川虛估數

孫道夫言蜀中橫斂 以縣官錢償科敷 廿七

減三川科斂 罷廣南紅藤錢 廿八

虞允文奏罷加斂 論橫斂之害 廿九

蠲四川橫斂 元 孝宗隆興 欲盡蠲無名賦 乾道四

禁非法聚斂 九 減四川虛額錢 淳熙三

彭州佛老會報上恩 蜀民作道場報上恩

免夔路科買金銀 六 刪無額錢賞格

量減兩浙版帳 十二

預借

曰興聖政目錄

給還預借坊場錢 高宗紹興六年

措置芋預借弊 十六 罷曾惇預借苗米 十九

申嚴預借之禁 廿二 治科借折帛罪 廿六

措置預催稅事 孝宗淳熙四 禁州縣預借 五

月椿

創自呂頤浩朱勝非 高宗紹興三

月椿之弊 七 李光言月椿之害 八

裁減月椿 九 蠲減月椿錢 十三

措置減月椿 十七 計羨餘以減月椿

議除罷月椿 十八 看詳月椿折帛事 廿六

印會子代納月椿 孝宗淳熙七

免行

復收免行錢 高宗紹興 量減沿邊免行錢 十二

減諸路免行錢 十七 減六州免行錢 十九

曹泳奏罷免行錢 廿五 不許復免行錢 孝宗乾

上供

減婺州上供羅 高宗建 東南折帛之始

減福建廣南銀 罷諸州歲貢

比較上供 上供紬絹折納 紹興元

諸路絲帛半折錢 二 椿管上供絲帛

遣官督上供米 婺州羅權折價 三

舉劾稽遺錢物 江浙悉納折帛錢 四

罷湖州貢蕉布 展廬光州上供 十五

減折帛價 十七 減靜江昭州折布錢 十二

減汀州上供 綾羅純薄不却回 廿八

減大禮上供支費 減免進銀數 廿九

減饒州貢金 孝宗乾道 蠲紹興上供 淳熙元

驅磨截留上供數 六 比較諸路上供 十

不許折納上供米 十三

貢獻

禁貢真珠文犀高宗紹興廿四罷廉州貢珠廿六

止蜀中貢錦綉廿七免聖節貢奉孝宗卅二

減聖節進奉隆興元免二年聖節進奉淳熙十五

網運

論押綱四弊三孝宗隆興因旱申嚴趣辨淳熙十

不許約束綱運十四

商稅

除米稅及力勝錢高宗紹興十七

裁減稅額 裁減稅則例廿六

禁收步擔米稅三十省罷繁并征稅孝宗乾道六

革沿江重征弊 不置城外欄稅淳熙五

刪驅馳等稅令六放免臨安征稅七

禁阻遏客販米十一禁增收商稅額

罷荆門三處稅場十二罷常德復州七場

罷淮東八處稅場 放行河渡

獻助

李綱上獻納議高宗建炎元却富民獻錢三

蠲南知獻助錢紹興三初許獻助補官四

張浚獻助國用十一諸路獻助迎奉兩宮二十

林孝澤獻助軍錢卅一

羨餘

劾吳懋獻羨餘高宗紹興二徐康國以獻羨餘罷三

却侯彭老羨錢 兩浙寬剩錢六

王喚獻迎奉兩宮錢二十楊椿不獻羨餘十四

不受姜樓獻助 却兩浙獻剩錢卅一

禁欠上供進羨餘孝宗隆興元

却廣東獻剩錢 劉珙言羨餘弊乾道三

申禁獻羨餘 林機論橫斂獻羨餘五

蘇嶠請卻羨餘八不受王楫羨餘淳熙三

卻羨餘代納折帛錢五以寬剩錢代民輸十一

以歷尾為羨餘十二

伎術道釋門

天文

命奏天文休咎高宗建炎元不許報天文二

天文學生內宿三李季進乾象通鑑紹興元

詔太史奏天文三張大猷獻蓋天圖七

製渾儀十四太史奏天文不實卅一

日月五星聚軫孝宗淳熙十三

歷象

改正歷法 高宗紹興二 轉運司賣歷日

詔陳得一造歷五 改統天歷

陳得一賜號處士 陳得一修奉元歷九

行乾道歷 孝宗乾道四 李燾言諸歷沿革

行淳熙歷 淳熙四 淳熙歷後天五

測驗歷法 十二 揚忠輔言歷差

詔定歷差 十四 詔測驗歷法 十五

歷官

不許李繼宗回授 孝宗乾道八

創太史局階官 淳熙三

中興聖政目錄

醫方

置局賣藥 高宗紹興六 諸州置惠民局 廿一

頒監本局方

醫官

王繼先遷前班 高宗建炎四 定試醫格 紹興廿一

竄王繼先 卅一 醫官不許換授 孝宗乾道元

存留醫學科 八 醫官不帶遙郡 淳熙三十五

命術

論孫近信命篤 高宗紹興七 秦檜忌人談命 廿二

釋老

却獻佛象 高宗紹興四 不留意釋老十

上不惑異端 十一 賜黃元道人號并贊 廿八

召皇甫坦 賜張守真道號 廿九

神仙

封梅福真人 高宗紹興

邊事門

邊議

張膚敏言雪恥 高宗建炎元 呂頤浩備禦十策二

張守言敵必來三 馬廣言三策

中興聖政目錄

范宗尹乞避敵 三省密院議敵 四

朱勝非言經營淮北 紹興 呂祉入對條十事三

李綱獻三策詔獎之 四 訪舊宰執議邊事五

呂頤浩上十事 朱勝非上四事

李綱上六事 張守言措置二事

翟汝文言三事 兵機事不付外

張浚論金人失信 六 李綱奏陳利害

林季仲直言邊事 張浚料敵出三策九

周南仲五不可之議 張燾言間諜

張浚言邊事 十 張浚因星變言邊事 十六

沈介言守備策三十 何溥等因災異言邊卅

汪澈言邊事 太學生獻四策

杜莘老上四事 吳芾言邊事

金安節言三事卅二 置言邊事簿孝宗乾道五

攻守

詔兩河堅守高宗建炎元 宗澤經理戰守

宗澤擊退金人二 宗澤遣王宣擊敵

宗澤決策舉兵 分命諸將防江三

命杜充總兵防淮 分命杜充等守諸州

杜充無制禦之方 郭偉守采石屢敗敵

曰興聖政目錄

杜充守江失利 周望郭仲威守兩浙

周望遁走四 趙立攻敵塞

言者論戰守事紹興元 沈與求乞備料二

吳表臣論防江 今歲防秋略具三

分定諸將路分 命講究防秋四

韓世忠進屯揚州 上問胡松年控禦計

命韓劉宣撫兩淮五 張俊宣撫江東

張俊措置邊防 韓世忠圍淮陽

張俊言有進無退 趙鼎折彥質議退保

張俊欲斬渡江者 陳公輔言攻守策七

王庶措置邊防八 張戒言戰守利

張戒附趙鼎主守 劉錡設戰具于順昌十

韓世忠圍淮陽 上言戰守是一事

李興死守白馬山 戒諸將持重待敵

命李興班師 劉錡請益戍卅九

命諸將畫界守邊卅一 成閔控扼武昌

李寶議守江陰 命李顯忠擇地利

劉錡屯揚州 詔諸將隨地措置

命把截要害地孝宗隆興三 議真楊六合捍禦

講備禦策乾道三 以陳敏把高郵

曰興聖政目錄

儒生不達時宜差王琪修城事 陳良祐論築城事

以陳敏備禦淮東 馮湛陳海道畫一十

治邊臣生事罪 荆襄移屯二不便

征戰

王彥新鄉之敗高宗建炎元 邵興絳州之捷

邵興潼關之捷三 張俊明州之捷

彭原店之戰四 韓世忠金山之捷

韓世忠奏捷 韓世忠敗績

牛皋宋村之捷 岳飛靜安之捷

張俊富平之敗 張榮敗敵于水寨紹興元

吳玠和尚原之捷再捷楊政方山原之捷二

吳玠仙人關之捷四韓世忠大儀之捷

解元承州之捷楊從儀臘家城之捷

王德柔根之捷竹塹鎮之捷

王進薄敵于淮五崔德明敗敵于盱眙

呼延通連水之捷韓世忠禽牙合敗之六

劉光世兵屢捷揚沂中藕塘之捷

韓世忠淮陽之捷李寶興仁之捷十

姚仲百通坊之捷劉錡順昌之捷

醴州之捷孫顯敗敵陳蔡間

曹成敗敵大興縣韓世忠軍敗敵

田晟涇州之捷再戰又諸將獲捷詳見恢復類

上論戰勝在人和岳飛郾城之捷

辛鎮長安之捷王貴等穎川府之捷

解元掩敵于譚城中條山解州之捷

韓世忠洺口之捷李興敗李成兵

楊沂中潰軍于宿州王俊敗敵于盤屋

邵俊等再敗敵汧陽楊從儀敗敵鳳翔

惠達敗敵野尻河楊從儀敗敵寶雞

楊從儀敗敵渭南十一邵隆商州之捷

王德合山之捷張守忠全椒之捷

諸將柘臯之捷諸將議班師

世忠聞賢驛之捷諸將濠州之敗

吳璘劉家灣之捷楊政寶雞之捷

李寶酌酒誓天卅一吳璘橋頭寨之捷

樊城敗以大捷聞王權尉子橋之敗

治平寨之捷皂角林之捷

李寶膠西之捷劉汜瓜洲之敗

虞允文采石之捷虞允文楊林之捷

楊欽洪澤鎮之捷趙樽蔡州之捷卅二

王宣汝州之捷王宣蔡州之捷宣與趙

吳璘德順軍之捷姚仲北嶺之敗

張子蓋石湫堰之捷張俊宿州之捷孝宗隆

崔臯六合之捷

和戰

韓肖胄言和戰高宗紹興三和戰不可偏執十

上意主戰策卅一

和議

黃潛善等主和高宗建炎元責靖康議和罪

李綱論遣使耿南仲父子奪職

王倫使敵	宇文虛中使敵二
敵留王倫	上皇草書議和
趙子砥論不可講和	洪皓使敵三
胡寅乞罷和議	秦檜議分南北四
王倫還自金國	紹興二 韓肖胄使敵三
敵使偕韓肖胄來	章誼孫近使敵四
張浚乞備敵絕和議	章誼等自敵還
魏良臣王繪使敵	韓世忠乞罷和圖恢復
韓世忠賣二使	敵欲殺我二使
魏良臣等使還	胡寅極論遣使五
中興聖政日錄 三十五	
胡寅以論使事出	王倫使敵七
王倫還自敵	王倫復使敵
上始主和議八	敵使來議和
欲早休兵	趙鼎依違和議
敵使入見	王倫復使敵
王倫稟受使指	敵遣詔諭使來
上喜金人有善意	詔詢訪和議
曾開張燾乞集議	孫近乞罪異議人
擢臺諫逐異議人	趙雍言天子之孝
韓肖胄使敵	敵使至行在

秦檜受敵書	天下以屈已咎秦檜
王倫除簽書使敵	命王倫守東京
王倫交地界	王倫毀東徹雙廟
孟庾帥河南	却韓世忠獻馬
論陝西叛將難用	秦檜惟恐忤敵意
敵悔和議拘王倫	敵主詰王倫
敵囚王倫不復遣	上言當以戰為主十
莫將使敵	陳淵論使事
敵囚莫將	敵敗盟入東京
河南望風納款	陝西所在迎降
中興聖政日錄 三十六	
敵陷南京	敵攻長安
敵陷西京	廖剛折鄭億年
敵圍順昌屢敗	檄諸路罪狀敵人
兀朮親攻順昌大敗	秦檜將班師
詔岳飛不許深入	秦檜主罷兵
范同議收三將兵權十一	張浚附和議納兵
命張岳收淮東兵	不責敵人以禮
秦檜欲殺岳飛	罷劉錡兵柄
上諭議和之旨	劉光遠使敵
詔吳璘班師	敵欲函和

魏良臣使敵 魏良臣以敵使來

何鑄使敵 兀术索北人

敵赦北人在江南者二十上論講和之利

獨留北人鄭億年 敵以書求割地

迎太后歸慈寧宮 徽宗梓宮至行在

秦熺盛稱檜之功 分陝西地界 黃達如乞賞議和人

賜秦檜玉帶 黃達如乞賞議和人

奉使得還者僅三人三敵索趙彬等家屬

選賜北使弓矢 喜敵人和議堅 讀王羲之傳

中興聖政目錄

論議和後無事十六 以和議行賞罰十七

嘉秦檜主和之功十八 上惟以和好為念十九

巫伋無祈請之祠廿一 喜張俊主和議廿四

秦檜遺表堅和議廿五 命執政堅守和議

金國謀南侵 詔堅守和議廿六

張浚論金人敗盟 敵欲敗盟廿七

敵修汴京謀南侵廿八 孫道夫言敵南侵

孫莘老言敵敗盟 敵主詰買馬非約廿九

黃中言敵欲南收 湯思退詰黃中

黃中為宰相所抑 遣使探敵意

沈該出孫道夫 屢言兵 王綸言敵無他意

敵國已定議寇江 敵禁妄傳起兵事

敵使施宜生來 即施遠 施宜生漏敵情

虞允文言敵敗盟三十 葉義問言敵入寇

陳康伯言敵南牧 汪澈條陳利害

賀允中言敵致仕 許世安告急

王十朋言邊事 金使倨傲卅

敵使求割地 周麟之辭使敵

呂廣問奏敵來南京 貶周麟之

敵使卻吾二使 敵敗盟入寇

朝廷始絕敵 曾幾諫和議

敵持檄議和敵主已死 敵使告登位卅二

料此事終歸於和 洪邁移書敵使

黃中等乞正名分 陳康伯折敵使

張浚乞絕和議 孝宗 詔訪和邊策

史浩主和議 敵不納劉珙

盧仲賢辱命隆興元 敵以書來求四事

詔集議講和策 閔安中諫和議

胡銓乞絕和議 軍執主和議

上屈意就和 張浚累疏爭和議

虞允文累爭棄四州 敵械我使胡昉

胡銓言可痛哭者十二 魏杞使敵 許割四郡

張栻論和議之非 胡銓言十弔十賀

湯思退諭敵脅和 王之望力主和議

命胡銓行邊 胡銓劾李寶逗留

王之望辭督師 太學生請誅思退等

尹穡乞置獄治異議 王抃使敵議和

以和議成赦沿邊 敵使來 乾道元始稱宋

議遣使請陵寢六 范成大祈請陵寢

竄陳良祐 爭遣使事 張栻諫請陵寢

趙雄使敵 不以北人恭順為喜 元 熙

湯邦彥使敵二 竄湯邦彥辱命三

不附和議 魏砮不充館伴八

胡銓除編修 高宗紹興 魏砮不充館伴八

王之道遺魏砮書 王庶乞拘敵使

張戒言和不可得 王庶言何以見敵使

王庶言何苦事讎 韓世忠乞奏事

王庶乞不與和議 張戒論偷安不可得

張九成不附秦檜 韓世忠乞責使人狀

張燾言天相中興 晏敦復言敵不可從

魏砮乞審思 向子諲不拜敵詔

王庶以累爭和議罷 胡銓乞斬王倫 孫檜

范如圭以書責秦檜 陳剛中以啓送胡銓

詔戒上書狂悖 李綱言詔諭何理

曾開以忤秦檜罷 許忻言敵不可信

胡理等六人言和議 范如圭乞謝遣敵使

方庭實言屈己非計 張燾稱疾求去

晏敦復八人言和議 尹焞言不可降敵

尹焞以書責秦檜 徐俯岳飛賀赦表九

連南夫言和議之失 韓世忠欲劫敵使

張浚言敵詐 楊焯上書責李光

汪應辰乞圖中興 樊光遠言得地事

韓絛以搖和議竄 貶張九成等十

陳剛中死于貶所 岳飛數言和議非計

韓世忠非和議忤檜 韓世忠奏秦檜誤國

劉子羽易敵使旗 張浚不附和議

胡銓昭州編管十二 王庶卒于貶所

黃達如乞罪異論人 言者乞竄異論人

曾開李彌遜落職 趙鼎 張戒特勒停 趙鼎 容

治異論寄居人 竄解潛 趙鼎 容 十四

晏敦復到老愈辣 十五 胡銓編管吉陽軍 十八

范如圭閑廢十年 十九 解潛無愧此心

魏矸晦迹免禍 廿一 葉三省竄 以談休兵議 廿三

楊焯蕭振被竄 李光書上 凌景夏閑廢十餘年

王之道坐黜十四年 廿三 胡銓移衡州 廿五

辛次膺如鐵石 廿六 張浚以言事獲罪 服闋 落職

張浚胡銓任便 卅一 胡銓復元官 孝宗卅二

胡銓累爭和議 見前和議類

張浚終身不主和 隆興二

武備

印興聖政目錄

不以和議弛備 高宗紹興十

造琴為盾樣 十三 武備不可一日弛 十四

招填軍額 詔四川募兵

教閱不可少廢 十五

自治

治中國以服邊方 孝宗淳熙三

間諜

張燾言間諜 高宗紹興二

降附

收用簽軍 高宗建炎四 淮北兵歸正不絕 紹興八

上言多方撫納 招徠歸正人 卅二

存撫歸正人 孝宗淳熙 安集歸正人 八

展歸正人科稅限 十二

金人本末

幹离不死燕山 高宗建炎元 金國分道進兵

婁宿陷長安 二 金兵再侵東京

金人陷中山府 金兵入攻

金人陷北京 不敢犯先聖墓

金人侵泗州 三 金人侵天長軍

敵入揚州 敵退復揚州

印興聖政目錄

金人陷南京 婁宿攻長安

金人陷壽春府 敵分道渡江攻江西

敵自馬家渡濟江 敵攻兩浙

敵陷建康府 兀朮歎我朝無人

兀朮陷臨安府 婁宿圍陝府

敵乘風侵明州 四 再侵明州

婁宿陷陝府 金人破明州

敵引兵還臨安 兀朮入平江府

敵在湖南者退兵 韓世忠扼敵于金山

兀朮敗世忠而遁 敵焚建康府

敵圍楚州拔之	敵攻揚州 <small>紹興元</small>	敵陷饒風入興化 <small>三</small>	敵偽齊渡淮入寇 <small>四</small>	金人夜遁	金主晟卒立亶 <small>五</small>	粘罕死 <small>七</small>	上論金人必亡	敵割河南歸我 <small>九</small>	敵主誅其族宗磐等	敵分四道入侵 <small>十</small>	上論兀朮無能為	敵渡淮入侵 <small>十一</small>	上料敵不敢渡江	兀朮侵泗州	論敵主無權	論敵人奢侈 <small>十二</small>	兀朮死 <small>十五</small>	敵與蒙國議和 <small>十六</small>	敵始與蒙國和 <small>十七</small>	金亮弑亶自立 <small>十九</small>	金亮誅戮宗族 <small>二十</small>	金亮寫臨安湖山圖 <small>廿五</small>	金亮擇細軍 <small>卅一</small>	陳康伯言有進無退	黃中以策用兵	擢用虞允文	敵主徙汴京	亮不知畏天變	敵分道入攻	金亮弑母	亮殺韓汝嘉	張燾守建康	王權為退遁計	敵犯通化軍	劉錡病甚	金亮自將入攻	手詔敵人罪狀	劉錡至盱眙軍 <small>尋退保淮陰</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李寶解海州圍	敵渡淮	李顯忠渡江歸	敵立葛王褒為帝	王權遁保和州	敵如入無人之境	劉錡鑿沉敵舟	劉錡復還揚州	姚興等與敵戰死	虞允文料王權必遁	楊存中召對	定親征議	敵侵揚州	劉澤勸劉錡保瓜州	王權自和州遁歸	敵入和州陷揚州	王權敵匿不奏敵	李寶敗敵陳家島	劉錡退還鎮江府	虞允文折劉錡	敵主褒改元大定	葉義問臨事失措	張浚判建康 <small>代張燾</small>	劉錡敗于瓜州鎮	命李顯忠代王權	虞允文犒師采石	張燾勉允文建功	金亮刑馬祭天 <small>刻翌日南渡</small>	虞允文却敵于采石	敵行反間	虞允文檄荅敵	金亮趨淮東揚州	虞允文分兵備鎮江	竄劉汜王權	太一局推敵主自斃	虞允文拽試車船	敵約三日渡江	金亮為諸帥所殺	敵陷秦州	星墜知敵主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奏捷不受賀

慰藉虞允文

楊欽追敗敵兵

李顯忠却敵于楊林

敵殺亮后及其子

上喜西北相攻卅二

論金敵人不用命

敵為窩幹所擾

敵分兵入侵孝宗隆興

論敵人侈靡乾道三

敵主死孫璟立淳熙十六

西夏

賜乾順詔高宗建炎二乾順死紹興九

韃靼

韃靼之始高宗紹興九

中興聖政目錄

遼裔

却高麗入貢高宗建炎三却大食來貢四

交趾李乾德薨紹興元冊交趾李陽煥二

高麗入貢是歲又貢交趾李陽煥薨七

冊交趾李天祚八徭人不可擾十四

李天祚封南平王廿五却安南獻象三十

交趾來貢孝宗隆興三論制馭蠻人乾道七

黎蠻犯邊九交趾入貢淳熙元

李天祚加封三安南李天祚死

安南李龍翰加封六却黎蠻進獻七

黎蠻寇邊

却安南貢象

盜賊叛將附

李綱誅周德等高宗建炎元分討軍賊亂兵

杭州軍亂錄平賊功

黃榜招安叛兵建州軍亂

募羣盜自併滅劉光世討鎮江叛兵

王淵等平軍賊王淵斬陳通等

詔招安羣盜二王淵招降張遇

宗澤誅李海秀州軍亂

建州軍葉濃等亂張俊入秀州捕徐明等

西興聖政目錄

討捕葉濃丁進叛犯淮西

命討李成成遁走丁進降

趙哲降葉濃吳玠斬史斌

范瓊殺壽春守三范瓊反狀

翟興殺楊進劉光世招韓雋更名世清

范瓊引兵入見張浚請誅范瓊

范瓊伏誅靳賽降于劉光世

戚方叛殺胡唐老鼎州鍾相作亂四

孔彥舟平鍾相戚方圍宣州

劉超據荆南命張俊捕戚方

楊華楊么作亂	張俊降戚方	要高官受招安	貸魔賊黨	郭仲威犯鎮江	建州范汝為亂	李敦仁世雄作亂	馬進攻江州	論孔彥威李成二寇	止治渠魁	命張俊招討	馬進陷江州 <small>紹興元</small>	魯詹條止盜利害	張俊破馬進復筠州	張俊復江州馬進遁	桑仲陷鄧州	捕李敦仁	劉光世執郭仲威	邵青犯太平州	劉光世招安邵青	殺馬進李成降偽齊	張琪犯徽州	邵青復叛	呂頤浩執張琪	再招安邵青	范汝為據建州	曹成據道州	韓世忠平范汝為二	楊惟忠殺楊勗	李敦仁降	李光執韓世清	翟進犯漢陽軍	霍明殺柔仲	楊惟忠降趙進	岳飛破曹成	韓世忠招曹成	李橫等逐霍明	忠銳軍叛	李宏殺馬友	孔彥舟降于劉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解元執李宏	韓世忠敗劉忠 <small>花面獸</small>	劉忠降於劉豫	張成入醴陵縣	詔捕湖寇楊么	命會兵捕湖寇	李綱平湖南叛兵	李綱乞合兵捕楊么	陳容犯梅州	閩盜范忠平	海賊柳聰受招	謝達犯惠州	周十隆犯循梅汀州 <small>三</small>	楊么僭號改元	岳飛獲彭友	楊沂中招魔賊	命王玘討楊么	上言招安之弊	王玘敗於楊么	海寇敬蘇內翰	解潛誅檀成 <small>四</small>	詔幾察巡尉失職	程昌禹招楊華	趙詳平建昌叛兵	委岳飛討楊么	賜岳飛錢帛犒軍 <small>五</small>	遣察官體訪捕盜	岳飛遣楊華招安	周十隆就招	湖賊楊欽降	岳飛平楊么	山賊雷進平 <small>六</small>	趣李綱捕諸盜 <small>七</small>	盜賊止誅首惡	論弭盜三說 <small>八</small>	捕盜止取渠魁 <small>十五</small>	銷弭當為遠慮 <small>十七</small>	不貸南劍叛兵 <small>廿八</small>	論弭盜之術 <small>三十</small>	禁獄吏指教盜賊 <small>孝宗</small>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幾察淮海盜賊乾道五治盜治民不同七
推行張栻保伍法淳熙平彬寇出廟筭六
刪縱盜罰錢令

苗劉之變

王淵除簽書高宗建炎苗劉等作亂斬王淵
吳湛陰黨苗劉上御樓慰諭軍民
苗劉等斬康履請傳位太子
請太后權同聽政詔避位太后垂簾
上移御顯忠寺張浚呂頤浩聞變
張浚決策舉兵張浚以兵至平江

張浚撫諭張俊兵偽命改元明受
張浚請太后歸政邵彪見張浚議事
呂頤浩發書約會兵呂頤浩請太后歸政
馮曄持書說賊張浚遺書款賊
張浚召韓世忠二允遣馮曄還
呂頤浩兵發江寧張浚三書遺劉光世
甄援說諸將勤王劉光世會頤浩兵
韓世忠兵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
韓世忠兵發平江張浚搜絕郵傳
張浚復遣馮曄入杭張浚書斥苗劉罪

偽詔言內禪事

偽命加張俊世忠官

偽命竄張浚彬州

上啜羹覆于手

鄭慤遣人至平江

張浚謬書款二凶

呂頤浩兵至平江

張浚匿謫命文字

二允縱世忠妻子

韓世忠斬使焚詔

張俊械使者送獄

馮曄說王鈞甫

苗傅呼馮曄議復辟

馮曄更名康國

張浚等議進兵

勤王所傳檄諸路

勤王兵發平江

廟堂召二允議復辟

王世脩止勤王兵

上手詔賜世忠

苗劉見上謝過

朱勝非奏復辟事

百官三表請還宮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

刺客不殺張浚

除二允制置淮西

復用建炎年號

張浚除知院

二允加檢校少保

張浚等與逆賊戰

二允賜鐵券夜遁

世忠光世俊入見

太后撤簾

張浚等勤王兵入城

召勤王諸臣入對

召張浚入禁中

韓世忠執王世修

上初御殿受朝

立賞格捕二允

令劉光世等參堂

罷朱勝非相呂頤浩 王世修吳湛伏誅

劉光世遣王德討捕 喬仲福敗賊兵

韓世忠請身往討賊 王德殺陳彥章 世忠將

赤心軍叛苗傅 張翼斬王鈞南馬柔吉

王德欲與世忠戰 韓世忠擒劉正彥

賊擒苗翊降周望 詹標執苗傅

林杞呂熙殺張政 苗傅翊劉正彥伏誅

詔貶朱勝非等 王德編管為殺陳彥章

劉光世復用王德 編配林杞呂熙 四

詹標死於獄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三

災祥門

祥瑞

却獻赤芝 高宗建炎二 却枯桔之瑞 紹興元

斥高衛上甘露圖 二 得人安民為上瑞 五

貶宇文彬瑞禾圖 七 却圓瓜之瑞 十三

賀瑞雪 此後皆奏 檜使 木柱天下太平字 十四

海清不受賀 宋蒼舒獻嘉禾

馮檝獻嘉禾 十五 崇仁民產三男

臨川禾登九穗 馮檝奏兩豆甘露 十六

郊祀三台星見 竹米瑞付史館 十八

日有青赤黃珥 十九 建康甘露降

郊祀帝坐三台星明 宋仲昌產三子 二十

建寧府嘉禾瑞麥 廿一 容州野蠶成繭 廿二

仁宗室柱生芝草 廿五 上言祥瑞不足紀

不許奏祥瑞 廿六 賀太廟芝草 廿七

治世何用芝草 二十九 蝗不食稼過淮北

罷姚岳進死蝗 孝宗乾 罷魯營獻竹米

刪郊祀奏祥瑞 八 南北豐凶之異 九

郊祀得天貺 臘雪應期

中興聖政目錄

三十三

以豐年為真瑞 淳熙四 不差官奏祥瑞 六

以屢豐年為喜 豐年是真祥瑞

日有戴氣 七

災異

論不奏災異 高宗紹興 詔水旱即時聞奏

四川霖雨地震 四 汴京地震 五

趙鼎奏地震乞罷 六 廣西大饑 七

張九成論惡念致災 八 廣東鼠災 十六

地震 孝宗廿二 十八 以災異自責 隆興元

地震 隆興元 命奏水旱乾道 四

戒廣德守奏水旱八 淮東鼠災淳熙六

朱熹論災異八 水旱先祈社稷十

雨土十一

天變

日中黑子 高宗建炎三 太白犯前星

雷雨之異四 赤白雲氣之異

日中黑子 紹興元 彗出會稽

彗出于胃二 金星晝見經天四

元旦日食五 金星犯畢六

日中黑子 太陽有異七

日中黑子九 秦檜賀日食十三

彗出東方十五 彗出西南十六

太白蝕月十九 流星晝墮廿六

彗出井宿間 天雨水銀

日食不見不賀廿八 流星晝墮

雷作非時三十 無雲而雷

白氣亘天 正旦日食卅一

雷發非時 風雷雨雪交作

汪澈陳俊卿論天變 彗出角

正旦日食卅二 大風拔木 孝宗

郊祀雷雨 乾道 雨雹大雪四

彗出西方 淳熙二

水災

泉州大水 高宗紹興三 欽廉邕州大水十

江浙福建同日水十四 襄陽大水廿二

命預備水患 潼川大水廿三

嘉陵江水溢廿八 諸邑大水三十

淮水之異卅二 淮水溢數百里

浙西水災 孝宗 紹興府水 淳熙四

湖台州水 十二

火災

越州火 寬失火罪 紹興府又火

臨安府火二 是歲又 朝天門外火三

重失火罪 臨安兩次火

臨安夜火四 李光趙霈爭火災事六

臨安火命賑之 太平州鎮江府火七

寬失火罪條 臨安火九 是年又火

省部倉庫火十 建康府火十一

鎮江府太平等州火二十 太廟旁居民火十五

鎮江府火廿九 治不救火罪 孝宗乾道六

旱蝗

命捕蝗 高宗建炎二

大旱 紹興三

宰執以旱乞罷 五

江浙蝗 孝宗卅二

江浙湖北旱 淳熙八

淮東蝗 九

詣太乙宮等處禱雨 卅 詔降香禱雨

皇聖政目錄

卷之五

中興兩朝聖政分類事目終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文武昭仁憲孝皇帝紀

建炎元年 即靖康二年 上道君皇帝之第九子也

母曰賢妃韋氏以大觀元年五月乙巳夜生于宮中

紅光照室宣和三年十二月壬子進封康王 上博

涉經史 道君問以古事及應詔制述率常稱旨嘗

侍 道君習射於鄆王府 上挽弓至一石五斗宣

和末金兵入攻 淵聖受禪敵騎抵城下遣使請和

欲得親王宰相為質 上毅然請行遂命少宰張邦

昌副 上使于敵寨時列兵四遠 上意閑暇如平

日會都統姚平仲以所部兵劫寨敵以用兵責使者

邦昌懼而泣 上止之曰為國家何愛身耶敵由是

憚之不欲 上留更請肅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

上在相州與幕府從容語曰夜來夢 皇帝脫所御

袍賜吾吾解舊衣而服所賜此何祥也頃之京師使

人秦仔齋蠟詔命 上為兵馬大元帥 上捧詔鳴

咽二年 即建炎元年 三月丁酉敵人以張邦昌僭位

夏四月庚申朔敵退癸亥邦昌冊 元祐孟皇后為

宋太后御延福宮探事人張宗得金國手詔及邦昌

偽赦并迎立 太后書 上揮涕大慟期身先士卒

追 二聖於河北諸將固諫乃止戊辰邦昌尊 太

后為 元祐太后入居禁中恭請垂簾聽政以俟復

紅光 室光
進封 王封

夢 袍服
為 帥大

張 借邦
昌 借邦

中興聖政卷之一

二

辟庚午 元祐皇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資善堂壬申副元帥宗澤聞京城反正為書貼 上言今日國之存亡在大王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日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日納諫諍而拒諂諛三日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日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日進公實而退私偽澤謂所親曰怨結王之左右矣不恤也 癸酉張邦昌率百官上表勸進太常少卿兼權起居舍人汪藻為表文曰 二帝出郊既蒙塵而未返九祧乏祀將攝裸以為名使生靈相顧以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幾程嬰存趙之心 上不許

甲戌 元祐皇后告天下手書曰 緬惟 藝祖之開基實自皇天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舊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絲康邸之舊藩嗣 宋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茲為天意夫豈人謀尚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先是呂好問言今日布告之書當令明白易曉不必須詞臣遂命汪藻草書看詳行下 乙亥金兵攻陝州知州事神廣死之監酒務劉達戰死都監朱弁監甘棠驛孫旦悉遇害 丙子范瓊為龍神衛四廂

朱勝非 使者 韓忠獻 兵衛 劉世光 世光 兵衛 邦昌 死 屈堅 誓書 大殺 康王 位

都指揮使錄京城彈壓之功也 戊寅直龍圖閣朱勝非至濟州勝非邦昌友婿也械繫邦昌使者以兵來衛 宣總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膚施人少年善鬪嘗犯法當死簽書彰武軍節度判官公事陳揆惜其勇白經略使釋之始隸延安兵籍已而為王師部曲從討諸盜屢有功至是以其軍赴帥府遂衛 上如南京 庚辰 上發濟州命張換孔彥威劉浩丁順等悉以其軍從廊延路馬步軍副總管劉光世引所部兵來會 上以光世為五軍都提舉 癸未 上至南京乙酉張邦昌見 上伏地慟哭請死 上以容禮見且慰撫之 忠州防禦使屈堅為金人所殺

上皇過河十餘日謂管幹龍德宮曹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翌日出御衣三襯自書領中曰可使即真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 康王第奏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毋以我為念又言 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誓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 五月庚寅朔 上即皇帝位于南京改元建炎

臣留正等曰堯舜所以高出百王者以其得天下及其傳天下而知之湯有慙德武未盡善况於後世乎漢高祖唐太宗號為賢君然其得天下也以爭其傳天下也幾以致亂大哉 太祖皇帝之受

命與 太上皇帝之中興也 詎歌獄訟歸而不釋
則不得已而履大位及夫為天下得人則舉成業
授焉不詢羣臣不謀卜筮惟視天意之所在而已
自堯舜以來數千載始有 太祖及我 太上皇
帝豈非希闊甚盛之際哉

龜鑑曰羣陰翳大明出羣籟喧大聲發天下事激
之則起不激則靡天之開聖人蓋如是也且我

高宗之生紅光薦瑞蓋大觀之元年也是年金人
欲背遼國已三歲矣以臣事君然猶背之豈能終
事我哉居心之不臧天實知之於是乎亟生聖人
以平之我 高宗之封靖康著符蓋宣和之三年

口具聖政卷二

四

也是時金人倚我為助又五歲矣以燕伐燕虐尤
甚焉安知其不如諸我哉國事之失圖天實念之
於是我乎請命我以單車臨之而見者奪氣靖康改
元不虞荐至敵於我俟命我又以一身當之而聞
者縮頸至相而百姓遮道次濟而父老迎謁人心
歸矣渡子河而河冰合至磁州而神馬迎天心眷
矣開府之初宗澤自磁至王麟自潞至梁揚祖自
信德府至張俊楊沂中皆已在虜下即位之日劉
光世自廊延至路允迪范宗尹自京師至則天下
豪傑之心歸矣而况賜袍之夢已應賜帶之言已

大
天
下
赦

驗勸進之書雖上而東鄉西鄉且謙遜而不受惟
三月丙寅張邦昌以稱臣之意至越翼日丁卯謝
克家以受命之寶至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羣后咸
在然必俟 道君便可即真之說然後不得已而
就南京踐天子位焉此與肅宗即位靈武之事異
矣

大赦天下應中外有文武才略出倫或淹布衣或沈
下僚禁從監司郡守廣行搜訪應誤國害民之人見
流竄者更不叙敘應民戶借貸常平錢穀並與除放
常平散斂青苗錢穀亦令住罷 祖宗以來上供皆
有常數後因奏請增加當裁損以紓民力州縣受納

口具聖政卷二

五

稅賦務加槩量以規出剝可並行禁止應臨難死節
出使軍前及沒於王事優與褒賞應千民間疾苦並
許中外臣庶詳具利害陳述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即政之初必有以大慰天
下之望故事有利於民而未興者則興之有不便
於民而未去者則去之雖以舜而繼堯號為重華
協帝相授一道然猶舉前世之未舉者如十六相
去前世之未去者如四凶命九官使各居其任肇
十二州使各有其土况時異事殊可無所因革以
一新大政乎春秋記列國之君為政必有施舍已
責速鯨寡振廢滯等事列國猶爾况有天下之君

乎是宜 大上皇帝之始即政也求文武才略之士絕姦邪誤國之人以散斂青苗與夫上供之所增加稅賦之規出剩皆政之所宜草者而悉罷去之以褒賞死節講求民瘼皆務之所宜先者而悉舉行之即斯數者則其餘可以類見夫是以天下之心皆翕然欣戴於已成中興之業而垂諸無窮也

黃潛善為中書侍郎汪伯彥同知樞密院事 元祐皇后在東京是日撤簾辛卯尊 乾龍皇帝為 孝慈淵聖皇帝元祐皇后為 元祐太后 詔 宣仁聖烈皇后保祐 哲宗有安社稷大功姦臣懷私誣蔑聖德著在史冊可令國史院差官撫實刊修播告天下

龜鑑曰罷青苗錢蠲常平穀裁損上供歲增之數禁止州縣納租槩量賦斂違法之弊是所以回建隆至仁之脉而曩時誤國害民如京貫黼酌等子孫更不復敘又所以懲 崇觀不仁之轍詔改宣仁諱史追駁確下邪恕此張敬夫所謂此撥亂反正之閏綱古今人心之天理也

壬辰張邦昌封同安郡王五日一赴都堂參決大事 范訥為京城留守 癸巳立嘉國夫人邢氏為皇后 門下侍郎耿南仲提舉杭州洞霄宮 上薄

南仲之為人因其告老遂有是命 甲午資政殿學士李綱為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趣赴闕先是黃潛善汪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勞虛相位以自擬 上恐其不厭人望乃外用綱二人不平繇此與綱忤 龜鑑曰當時天下人望之所屬者李忠定公一人而已 上不自內用汪黃而自外召綱則 高宗之志於恢復可見矣觀 上未即位時與公書云 王室多故乘輿蒙塵方今生民之命急於倒垂非有不世之才何以成協濟之功讀此書則 高宗屬意於綱久矣

傅亮通判滑州亮為人勁直不能屈折上疏曰陛下能歸東都則臣能守滑陛下未歸則臣不能守也執政摘其語以為悖傲不遜降通判河陽 權應天府朱勝非召試中書舍人 乙未朱齊愈試起居郎齊愈自京城走行在自言以病在告不與偽楚事故權用之 王時雍提舉成都府王局觀自是為偽命者稍稍引退矣 詔自今天文休咎並令太史局依經奏聞如或隱蔽當從軍法 李綱行至太平州聞上登極上疏論時事大略謂和不可信守未易圖而戰不可必勝此三者臣慮之至熟非望清光於咫尺之間未易殫言又言恭儉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體守文之君則恭儉足以優於天下至

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當之惟其英故
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搖惟其哲故
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在昔人君
體此道者惟漢之高光唐之太宗 本朝之 藝祖

太宗願陛下以為法 丙申尚書右丞呂好問兼門
下侍郎 簽書樞密院事曹輔薨始輔至南都首陳
五事一曰分屯要害以整兵伍二曰疆理新都以便
公私三曰甄收人才駕馭用之四曰經理盜賊恩威
並行五曰裂近邊之地為數節鎮以謹防秋 上嘉

納 丁酉中書侍郎黃潛善兼御營使同知樞密院
事汪伯彥兼御營副使自國初以來殿前侍衛馬

御營

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餘萬人靖康末衛士僅三萬人
及城破所存無幾至是殿前司以殿班指揮使左言
權領而侍衛二司猶在東京禁衛寡弱諸將揚惟忠
王淵韓世忠以河北兵劉光世以陝西兵張俊苗傅
等以帥府及降盜兵皆在行朝不相統一於是始置
御營司以總齊軍中之政令因其所部為五軍以真
定府路馬步軍副總管王淵為使司都統制諸將韓
世忠張俊苗傅等並為統制官又命鄜延路馬步軍
副總管劉光世提舉使司一行事務 中書舍人朱
勝非兼權直學士院時庶事草創書詔填委而院無
凡案勝非常憑敗鼓草詔然辭氣嚴重如平時 戊

戊詔故尚書吏部侍郎李若水志身徇國知死不懼
可特贈觀文殿學士賜其家銀帛五百匹兩官子孫
五人 修職郎王倫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黃

潛善汪伯彥共議改傳雲為祈請使時潛善等復主
議和因用靖康誓書畫河為界 己亥手詔天下曰
朕將謹視舊章不以手筆廢朝令不以內侍典兵權

容如直言斥去浮靡非軍功無異賞非戎備無傷工
若羣臣狃於故習導諛諛過大臣蔽賢所舉非實臺
諫糾愚有言非公凡此之屬必罰無赦
龜鑑曰治天下不出此數十條回天下之勢者在
人主一動念一轉手間耳觀此一詔則 高宗惻

御營

然之心實然之政莫足以轉移天心而感動人心
中興之業已卜於此矣

李綱誅軍賊周德于江寧德既作亂會經制司屬
官鮑貽遜統勤王兵至城下江淮發運判官方孟卿
檄貽遜進兵逼城德乃受招而探甲乘城殺掠如故
綱至太平州遣使諭以勤王德始受綱節制然猶桀
驁不以時登舟欲乘間遁去綱次江寧遂與江南東
路權安撫司事李彌遜謀大犒羣賊于轉運司執德
與其徒聶旺皆磔于市又誅亂黨四十四人 庚子
詔以靖康大臣主和誤國特進李邦彥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安置潯州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涪州安

綱說類李岐

梁祖置茶揚

論罪賣

張夜叔敵死叔

置吳敏移柳州責授秘書少監亳州居住蔡懋移英
 州遂責提舉南京鴻慶宮李松于惠州提舉亳州明
 道宮宇文虛中韶州提舉亳州明道宮鄭望之連州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鄴賀州並安置邦彥敏靖康初
 其政梳虛中望之鄴皆使北請割地者故責之 辛
 丑詔張邦昌可依文彥博例一月兩赴都堂先是御
 史中丞顏岐言邦昌金人所喜雖已為三公宜加同
 平章事增重其禮李綱金人所不喜雖已命相宜及
 其未至罷之會邦昌累章求退故有是命岐又請罷
 綱章五上 上曰如朕之立恐亦非金人所喜岐乃
 退 壬寅江淮等路發運使梁揚祖提領措置東南

茶鹽公事尚書工部員外郎楊淵同提領置司冀州
 時東北道梗鹽筴不通揚祖言冀州東南水陸要衝
 宜遣官置司給賣鈔引所有茶鹽錢並充朝廷封樁
 諸司毋得移用朝廷以為然故有是命 試開封尹
 徐秉哲提舉江州太平觀延康殿學士趙子崧言臣
 聞京城士人籍籍謂王時雍徐秉哲吳升莫儔范瓊
 胡思王紹王及之顏博文余大均皆左右賣國伏望
 將此十人付獄鞠治明正典刑以為萬世臣子之戒
 癸卯太常寺主簿張浚充樞密院編修官 乙巳
 養書樞密院事張叔夜薨叔夜既北遷道中惟時飲
 湯義不食其粟至白溝御者曰過界河矣乃仰天大

呼翌日扼吭死時 上聞叔夜與御史中丞秦檜之
 忠遙拜叔夜觀文殿學士醴泉觀使檜落致仕充資
 政殿學士提舉醴泉觀而何鼎孫傳輩以誤國故不
 得錄鼎至營中不食死傳北遷後不知所終 丙午
 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坐誣謗 宣仁后且自言有定
 策功也 金兵攻河中府權府事郝仲連死之
 大事記曰吾觀元年敵之入攻三道也不惟監司
 帥守如西京之孫昭遠同州之鄭驥維州之韓浩
 穎川府之孫默秦州之李積淮寧府之向子褒相
 州之趙不試大名府之郭永濮州之楊粹中開寧
 府之楊隸晉寧軍之徐徽言長安之唐重楊宗閔

中興聖政卷一

柔景詢曹謂郭忠孝皆死於義雖以通判如郝仲
 連郭伯振縣官如陸有常張侃丁興宗郭賢一將
 一校如李政杜績趙叔皎楊彭年亦死於義降者
 惟劉豫傅亮等三人耳彼之所以固守者以朝廷
 必不棄而必有援兵也而元年即位之赦刑部指
 揮已不勝報於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是明棄三路
 矣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惜哉
 丁未曹勛自燕山遁歸 宣仁皇后令勛奏 上
 以再使軍前時有宮人見四金甲神人持弓劍衛
 上 庚戌徽猷閣待制宗澤知襄陽府時黃潛善等
 不欲澤居中故有是命 乙卯監察御史張所按視

上神金衛甲

陵寢還上疏言恭聞行在留南京軍民俱怨道路藉籍不知誰為此謀者今亟還京城誠有五利奉宗廟保陵寢一也慰安人心二也繫四海之望三也釋河北割地之疑四也早有定處而一意於邊防五也一舉五利而陛下不為不知誰為此謀者臣知其必無長策曾不過緩急之際意在南渡殊不知國家之安危在乎兵之強弱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乎都之遷與不遷也誠使兵弱而將相不肖雖云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大河不足恃則大江不足恃亦明矣又條上兩河利害 上欲以其事付所會所復言黃潛善兄弟姦邪不可用恐害新政潛善引去 上諭旨留之

中興聖政卷一

五

乃罷所言職尋責鳳州團練副使江州安置 戊午太常少卿周望充大金通問使武功大夫趙哲副之初遣傅雲使敵未行朝論欲更遣重臣以取信乃更命望 是月皇叔光山軍節度使士儂知南外宗正事士儂首論大臣誤國故黃潛善斥之 六月己未朔新除尚書右僕射李綱至行在先是右諫議大夫范宗尹故主和議乃言綱名浮於實而有震主之威不可以相章三上不報詔中使王嗣昌趣綱入覲綱至姑熟中丞顏岐遣人持劾副以遺綱 上聞綱且至命徽猷閣學士董耘往勞又命執政燕綱于金果園綱力辭 上趣召入見于內殿綱涕泣 上亦感

動綱辭新命且言臣愚蠢但知有趙氏不知有金人固宜為其所惡然岐之論臣謂材不足以任宰相則可謂為金人所惡則不當為相則不可且為趙氏之臣而金人喜之而反可以為相則自古賣國以與人者皆為忠臣矣外廷之論如此臣豈敢當此任願乞身以歸田里至於陛下命相於金人所喜所惡之間更望曲留聖慮 上曰朕知卿忠義智略甚久在靖康時嘗欲言於 淵聖使遠近畏服四方安寧非相卿不可今朕此志已定卿其勿辭綱頓首謝 新知襄陽府宗澤自衛南分兵屯河上以數百騎赴南都 是日入對澤首上三事其一論人主不可以喜怒為

中興聖政卷一

三

賞罰其二論人主職在任相願於稠人廣眾中不以親疎不以遠近虛心謹擇參以國人左右之言爰立作相而毋使小人參之其三論諫官人主耳目臣下有懷奸藏惡嫉賢閉善者當使耳目之官瀝心彈糾毋有所隱以絕後艱 上納其言將留澤而黃潛善汪伯彥惡之乃令之襄陽 庚申詔李綱立新班奏事執政退綱留身上十議其一曰議國是大略謂今日之事欲戰則不足欲和則不可竊恐國論猶以和議為然蓋以 二聖播遷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臣竊以為不然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太公為羽所得置之几上者屢矣高祖不顧其戰彌厲卒不

不敢害而還太公然則不顧其親而戰者乃所以還
太公之術也為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
之策建藩鎮於要害之地置帥府於大河及江淮之
南修城壁治器械教水軍習車戰使其進無抄掠之
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有出沒必不敢深入三數年
間軍政益修甲車咸備然後大舉以討之報不共戴
天之仇雪振古所無之耻彼知中國自強如此豈徒
不敢肆兇而 二聖有可安之理矣二曰議巡幸大
略謂天下形勢關中為上襄鄧次之建康又次之今
四方多故除四京外宜以長安為西都襄陽為南都
建康為東都各命守臣葺城池治宮室積糗糧以備
巡幸三都成而天下之勢安矣陛下用臣此策其利
有三一則藉巡幸之名使國勢不失於太弱二則不
置定都使敵兵無所窺伺三則四方望幸使姦雄無
所覬覦議者或欲留應天或欲建康臣以為皆非
計夫汴京宗廟社稷之所在天下之根本也陛下即
位之始豈可不見宗廟以安都人之心願先降敕
榜以修謁陵寢為名擇日巡幸計無出於此者三曰
議赦令大略謂惡逆不當赦選人不當盡循資罪廢
之人不當盡復四曰議僭逆大略謂張邦昌久與機
政擢冠軍司國破而資之以為利君辱而攘之以為
榮願肆諸市朝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五曰議偽命大

中興聖政卷一

四

命逆偽
事偽

略謂國家更大變士大夫屈膝於偽庭者不可勝數
宜等差定罪以勵士風六曰議戰大略謂軍政久廢
宜一新紀綱信賞必罰七曰議守大略謂沿河及江
淮措置抗禦以扼敵衝八曰議本政大略謂崇觀以
來政出多門閹官女謁皆得以干預朝政所謂宰相
者保位固寵而不敢言遂至紀綱紊亂宜一歸之中
書九曰議責成大略謂靖康間進退大臣太速功効
蔑著宜擇人而久任之以要成功十曰議修德大略
謂 上初膺天命宜益修孝悌恭儉之德以副天下
之望 上與黃潛善等謀之翌日出其章付中書惟
僭逆偽命二章不下 開封尹徐秉哲梅州安置
士成李綱同執政進呈議國是劄子 上曰今日之
事正當如此可付中書省遵守次進呈議巡幸劄子
上命促留守司修治京城祇備車駕還闕款謁
宗廟詔永興軍襄陽江寧府增葺城池量修宮室官
府以備巡幸執政退綱留身奏張邦昌僭逆及受偽
命臣僚二事皆今日政刑之大者乞早賜施行 上
曰執政中有與卿論不同者少遲議之綱曰臣請與
之廷辯 上乃召黃潛善呂好問汪伯彥再對 上
語之故潛善猶力主之綱詰難再三曰邦昌當正典
刑而反尊崇之如此何也况其已僭逆豈可留之在
朝廷使道路指目曰此亦一天子哉因泣拜曰臣不

中興聖政卷一

五

置院

封事

呂頤

呂頤

命臣

可與邦昌同列正當以笏擊之陛下必欲用邦昌第

罷臣勿以為相無不可者伯彥曰李綱氣直臣等不

及上曰卿欲如何措置綱曰邦昌之罪理當誅滅

陛下以其嘗自歸貸其死而遠竄之受偽命者等第

誦降可也上乃出綱奏詔置檢鼓院於行宮便

門之外差官權攝李綱言今日急務在通下情乃置

院以達四方章奏綱又請置看詳官二負臣民封事

簽擬可行者將上取旨從之呂頤浩為徽猷閣直

學士知楊州宣和末頤浩為燕山府路都轉運使金

兵入攻郭藥師執之以降已而得歸至是復用癸

亥中書侍郎黃潛善為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

口進聖政表一

二六

太傅同安郡王張邦昌青陵昭化軍節度副使潭州

安置次議偽命臣僚李綱言王時雍等四人與金

人傳導指意議廢趙氏又受偽命為執政宜為罪首

上頤呂好問好問曰誠有之時徐兼哲已先竄於

是移王時雍高州兵行永州莫儔全州並安置

龜鑑曰公之十議一施而議僭叛議受偽命二章

獨留中而不下綱曰此刑政之大者蓋為臣之罪

莫甚於僭叛莫甚於從偽此而不誅何以正朝廷

何以示百官何以曉天下何以懲戒萬世之事君

者上之所以未遽行此以祖宗不忍輕用刑

誅不忍於殺大臣也故夫祖宗之所以不忍者

贈安國

李綱

豈不忍於此輩哉君不忍於其臣臣反忍於其君

邦昌忍於易姓忍於負宗社王時雍之徒忍於履

國忍於事異姓苟可以謀身者皆無所不忍傳曰

人將忍君嗚呼此輩非忍君者乎管蔡至親周公

亦忍而誅辟之不以議親之法而滅也若使覆宗

社而無誅宗社何罪焉棄主事偽而無刑彼盡忠

守節者何辜焉

故知懷州霍安國以死節顯著贈延康殿學士李

綱言自崇觀以來朝廷不復崇尚名節故士大夫寡

廉鮮耻不知君臣之義靖康之禍視兩宮播遷如

路人然罕有能仗節死義者在內惟李若水在外惟

口進聖政表一

二七

霍安國死節顯著餘未有聞願詔諸路詢訪優加贈

卹始上知若水之忠首賜詔書褒贈至是綱有請

遂自安國及劉韜已下次第褒錄之李綱留身奏

事上曰卿昨日內殿爭邦昌事內侍皆涕泣卿今

可受命矣綱因論自古創業中興之主如漢高光唐

太宗皆有英明之資寬誠之德仁厚而有容果斷而

不惑故能戡定禍難身致太平因請以所編三君行

事紀要錄以進上可之甲子李綱兼御營使時

河東北所失纜十餘郡餘皆為朝廷固守綱言今日

中興規模有先後之序當修軍政變士風裕邦財寬

民力改敝法省冗費誠號令信賞罰擇帥臣選監司

使吾政事已修然後可議興師而所急者當先理河
北河東蓋兩路國之屏蔽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
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餘皆在且推其土豪為首多
者數萬少者數千謂宜於河北置招撫司河東置經
制司擇有才者為使以宣陛下德意有能保一郡者
寵以使名如唐之方鎮俾自為守則無北顧之憂矣
上曰誰可任此者綱請詢訪其人以奏 上許之

大事記曰嗚呼 建炎之初肩背初失之時也河
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
固在也天下之勢不進則退進則當主李綱經理
兩河之議宗澤留守之計則不惟故疆可全而憐

中興聖政卷一

十八

耻亦可復也退則不惟河北河東不可保而河南
亦不可保不惟淮甸不可保退而渡江退而航海
矣

知通州胡安國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並試給
事中提舉亳州明道宮劉珣試中書舍人靖康末三
人俱在後省坐黨附李綱斥去至是並用之景衡珣
開命冒暑赴朝安國辭不至 乙丑召張所傳亮赴
行在初李綱既建經撫兩河之議欲薦用所然以其
嘗言黃潛善之故頗難之一日過潛善從容言曰今
河北未有人獨一張所可用公能先國事後私怨不
亦美乎潛善許諾 上悅乃召用焉 丁卯手詔河

東北郡縣諭令堅守詔略曰河東河北國之屏蔽也
朝廷豈忍輕棄方命帥遣師以為聲援應州縣守臣
能竭力保有一方及能力戰破敵者當授以節鉞應
移用賦稅辟置將吏並從便宜其守臣皆遷官進職
餘次第錄之 命諸路詢訪死節者以聞 尚書祠
部員外郎喻汝礪為四川撫諭官初汝礪自京師入
見 上復命為郎汝礪因對論遷都利害以為中原
決不可舍以為興王之資汴都決不可遷以中敵人
之計既對 上命赴都堂與李綱語綱大奇之汝礪
尋以母老乞歸省遂除撫諭官且令督輸四川漕計
羨緡及常平錢物汝礪入辭復奏言金人決渡河陞

百泉聖政卷一

十九

下宜亟為之防毋以宴安之故而成此醜毒 上嘉
納之 戊辰新知襄陽府宗澤知青州澤聞黃潛善
等復唱和議上疏言河之東北陝之蒲解此三路者
祖宗基命之地奈何輕聽姦邪附敵者張皇之言遂
自分裂今日之事正宜與之弗共戴天弗與俱生今
四十日矣未聞有所號令但見刑部指揮不得騰播
敵文於河東河北陝之蒲解茲非新入耳目也是欲
蹈東晉既遷之覆轍裂王者一統之緒為偏霸耳為
是說者不忠不孝之甚臣雖驚怯當躬冒矢石為諸
將先 上壯之以澤知青州初澤至南都見李綱與
之語國事澤慷慨流涕時聞封尹缺綱為 上言綏

集舊都非澤不可京師根本之地新經擾攘人心未固不得人以撫之非獨外憂且有內變 上許之徙澤知開封府

龜鑑曰自綱之入為右僕射也以英哲全德魁人主以修政克復為已任抗忠數疏中時膏肓和守之議決而國是明僭逆之罪正而士氣作幸都之謀定而人心安他如修軍政變士風定經制改弊法置檢鼓院以通下情置賞功司以伸國法減上供之弊以寬州縣修茶鹽之法以通商賈剗東南官田而募民給佃做保甲弓箭手而官為教閱招兵買馬分布要害遣張所招撫河北王瓌經制河

白與聖政卷一

三

東宗澤留守京城西顧關陝南葺樊鄧且將益據形便以為必守中原之計此朱文公謂李綱入來方成朝廷者正謂此也

辛未以賢妃潘氏生皇子赦天下李綱為 上言河東北兩路為朝廷堅守而赦令不及人皆謂已棄之何以慰忠臣義士之心至於勤王之師雖未嘗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勞矣恩郵不及後復有急何以使人願因今赦併示德意 上嘉納 壬申李綱請降見錢鈔三百萬緡賜兩河市軍需因遣使臣賈夏藥編賜兩河守臣將佐且 京東夏稅絀於北京川綱河東衣絀於永興軍以待支俵於是人情翕然應

頒制十條 增射士

宗澤 械敵

李綱 論遣

乞置 帥府 要郡

募者甚眾 頒軍制二十一條凡師行鹵掠若違節制者死臨陣先奔者族敗軍者誅全隊一軍危急而他軍不救者刑主將餘如將法從事 乙亥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請兩河京東西增置射士縣五百人從之時諸路盜賊多故有此請 宗澤至東京自敵騎退歸樓櫓盡廢諸道之師雜居寺觀盜賊縱橫人情洶懼澤至京下令曰為盜者賊無輕重並從軍法由是盜賊屏息人情粗安一日有敵使牛大監等八人以使偽楚為名直至京師澤曰此胡我也即白留守范訥械繫之且以聞于朝廷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汪伯彥進知院事 宣義郎傅雲特遷宣教郎充

白與聖政卷一

三

大金通問使初黃潛善等既奏遣周望往河北軍前通問而河東獨未有人李綱為 上言今日之事內修政事外禦邊防使國勢日強則 二聖不疾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辭厚禮終恐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 己卯李綱請以河北之地建為藩鎮朝廷量以兵力援之而於沿河沿淮沿江置帥府要郡次要郡以備控扼沿河帥府十一京東東路治青徐西路治鄆宋京西北路治許洛南路治襄鄧永興軍路治京北河北東路治魏滄沿淮帥府二治揚廬沿江帥府六治荆南江寧府潭洪杭越州大率自川陝廣南外摠分為十九路

每路文臣為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總一路兵攻許
 便宜從事武臣副之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鈐轄
 次要郡以文臣知州領兵馬都監許參軍事皆以武
 臣為之副如朝廷調發軍馬則安撫使措置辦集以
 授副總管若帥臣自行則漕臣一負隨軍一負留攝
 帥事憲臣文武各一負彈壓本路盜賊自帥府外要
 郡三十九次要郡三十八總為九十六萬七千五
 百人非要郡不與又別置水軍帥府兩將要郡一將
 臣留正等曰昔太祖皇帝監唐末五代方鎮強
 王室弱之弊故削鎮兵以尊京師既太上皇帝
 親見靖康以來羣盜充斥郡邑無備故也兵諸郡
 且責提點刑獄以警備盜賊扶偏補弊各適其宜
 適者主上復詔樞密院及郡國銓選兵官訓練
 禁武備既飭姦宄自消誠得太上皇帝之深
 意矣

綱又請出度牒鹽鈔及募民出財使帥府常有三年
 之積要郡二年次要郡一年疏奏悉從之先遣御營
 司幹辦公事楊觀復往江淮造舟餘路委憲司措置
 京城留守范訥落節鉞淄州居住秦梓充樞密
 院編修官梓檜尼也政和中用梁師成薦徑赴御試
 除學官已而廢斥至是以檜故用之金右副元帥
 宗傑卒于燕山宗傑即幹高不也 壬午戶部尚書

三編 95 冊

議納馬兵上
三獻買募

高倅許
元誅守

宗澤
京東

張慤同知樞密院事 乙酉知開封府宗澤為延康
 殿學士開封尹東京留守澤首抗疏請上還京繼
 聞有金陵之議復上疏曰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
 輩擅行威福所以乞暫駐蹕南都以察人心而觀天
 意臣料今臣僚中唱為異議不欲陛下歸京者不過
 如邦昌輩陰與大金為地願陛下早降敕令歸謁宗
 廟垂拱九重幸甚 初京西北路提點刑獄許高河
 北西路許元總師防洛口望風奔潰坐流瓊州吉陽
 軍高亢至南康謀為變知軍事李定通判韓琦以便
 宜斬之李綱言高亢大棄其師朝廷不能正軍法而
 一軍至守倅敢誅之必健吏止使後日捍敵者知退
 走而郡縣之吏有敢誅之者其亦少知所戒乎乃各
 進一官 丙戌李綱留身上三議一曰募兵大略謂
 熙豐時內外禁旅合五十九萬人崇觀以來闕而不
 補者幾半今所存無幾何以捍敵為今之計莫若取
 財於東南募兵於西北河北之人為金兵所擾未有
 所歸而關陝京東西流而為盜者不知其幾請乘其
 不能還業遣使招之合十萬人於要害州軍別營也
 戍使之更番入衛行在二曰買馬大略謂金人專以
 鐵騎取勝而吾以步軍敵之宜其潰散今行在之馬
 不滿五千可披帶者無幾權時之宜非括買不可請
 先下令非品官將校不許乘馬然後令州縣籍有馬

34B

者以三等價取之嚴隱寄之法重搔擾之禁則數萬之馬尚可得也又請命川陝茶馬司益市馬募商人結攬廣右之馬以給諸軍三日募民出財償以官告度牒詔三省以次施行其募兵陝西河北各三萬人委經制招撫司京東西各二萬人委本路提刑司潰卒廂軍各許改刺 詔京東西河北東路永興軍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帥府要郡綱又言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請以車制頒於京東西路使製造而教習之因繪圖進呈其法用靖康間統制官張行中所創兩竿雙輪上載弓弩又設皮離以捍矢石下設鐵裙以衛人足長兵禦人短兵禦馬傍施鐵索行則布以為障止則聯以為營每車用卒二十有五人四人推竿以運車一人登車以發矢餘執軍器夾車之兩傍每軍二千五百人以五之一為輜重及衛兵餘當車八十乘即布方陣則四面各二十乘而輜重處其中諸將皆以為可用乃命兩路憲臣總領 丁亥張所借通直郎充河北西路招撫使 初 上皇既北遷龍德宮器玩悉為都監帶御器械王球所竊球燕國長公主子也及是內侍陳烈以其餘寶器來上皆避方異物李綱諫 上亟命碎之時綱每留身奏事多所規益內侍石如岡素凶悍 淵聖斥之上嘗召如岡綱諫而止又論待遇諸將恩數宜均一

口與皇正表一

三四

上皆嘉納之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入對論招軍買馬勸民出財助國非是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夜過齊愈于省中見其方執籌布筭問之齊愈笑曰李丞相今上三議李公素有名譽今建明乃爾今西北之馬不可得獨江淮之南而馬不可用括民之財豈可藝極至於兵數若郡增二千則歲費十萬緡以養今詎堪此齊愈將極論之浚曰宰相不勝任論去之諫官職也豈有身為相未幾上三事而公盡力駁之彼獨不恚且怨齊愈不樂是日執政奏事退齊愈入對出過省門執浚手曰適上向者之章 上甚喜浚搖手曰公受禍自此始矣

口與皇正表一

三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高宗皇帝二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樞密院都承旨王瓊為河東經制使直秘閣傅亮為副使 庚寅命王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分討軍賊亂兵自宣和末羣盜竄起至是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為 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司委官分揀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揚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為

口與聖政卷三

亂綱以為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遠平乃白遣淵等分討之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擊李昱斬之既而杜用為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効益稟 辛卯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罪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柰何援筆以遠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故綱以危法中之 皇叔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復汝州士瑀岐簡獻王少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 乙未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為御

州復士瑀

宋齊愈罷

軍分賊討

原理詔 中經

營使司同都統制 己亥詔省臺省寺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以常平事歸提刑司市舶事歸轉運司罷諸州分曹置榷榷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 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北人秋高氣寒再來入寇朕將親督六軍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迎奉 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

口與聖政卷二

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留中原以為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于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浸彊歸宅故都迎還 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留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間為 上言今縱未能入關尤當適襄鄧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 上曰但欲奉迎 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留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 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 右正言鄧肅請竄邦昌偽命之臣右司諫潘

良責亦言宜分三等定罪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
一曰詣侍從而為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玘莫倚
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為侍從者
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擢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
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其四曰事務
官者講冊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
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
等乞定為叛臣之上真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
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偽楚及拜
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漸曹輔是也所謂侍
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尚為中書舍人所謂

口與聖武表二

三

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
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
偽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此不可勝數
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為奉
使者黎確李健陳戩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為叛臣之
次於遠小處編管 耿南仲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
職仍以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 癸卯腰斬通直郎
宋齊愈於都市齊愈赴獄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
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
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
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

東 詔 幸

受偽命臣僚之比可特不原故議者或以為寬 乙
已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為避敵之計來春
還闕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 上幸東南故
有是詔李綱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
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
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
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
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為安臣竊以為過矣
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丙午綱
與潛善議於 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
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

中興聖武表二

四

失中原則東南豈能必具無事一失機會形勢削弱
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 上乃許幸南陽 同知
樞密院張慙言戶部財用惟東南歲運最為大計自
姦臣誤國變 祖宗轉般倉良法每歲失陷糧斛不
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運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
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 上命京城留守宗澤移所
拘北使于別館優加待遇澤謂 二聖在敵必欲便
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
拘縶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
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
望和為退走計營繕金陵奉 元祐太后仍遣官奉

宗 諒 澤

復 法

李 綱 南 陽

迎 太廟水主棄河東河西北東京西淮南陝

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今遷敵使別

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敵國情款何如是之

厚而於國家訂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

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 陛下

察之詔答曰卿彈壓強梗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

留北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又請 上回鑾詔賜

澤襲衣金帶 尚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為殿中侍御

史 上見浚雍容靜重即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

遂有是命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

之餘不可復處睢陽臨蹕咸以為宜但城不高池不

口興聖取卷三

深封城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

易以至建康實古帝都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

海為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趣下嚴詔夙期東幸別命

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留屯京邑時 上雖用李綱議

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為不可中書舍人劉珪亦言南

陽城惡不可恃騎兵敵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

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

敵於是江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

其議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江東經制使王瓊副

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所亮

既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

黃潛善
李綱

衛膚
金請

錢監
八

河北經制使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於是權始
分矣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池饒建州四監歲
鑄錢百三十二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
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
督從之 八月戊午朔洪芻陳冲余大均周懿文張
卿才李彝王及之胡思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
城中事屬吏 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
成
幼老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賊竄君
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
也曰失其刑矣

口興聖取卷三

杭州軍亂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
人已未 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

及 太后行莫不垂泣 上初未識 太后比至宮

中愛 上如已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庚申侍

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御營使司都巡檢使劉光世為

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為定國

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

敵之勞也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世曲意奉之 壬

戌尚書右僕射李綱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

樞中書侍郎黃潛善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

是綱為 上謀以秋末幸南陽 上許之矣潛善與

李綱
並相

師發
功平

大發
京后

杭州
亂

親執
兵政

發路
諸坊

忠義
社

召
定

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 上意中變於是

綱所建白 上多不從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

之存亡於是焉分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謂愷之言

其入已深一日留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

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未降出此必有間臣者因

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

則當勿疑 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

並相之命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兼御營副使 癸

亥命御營使副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

為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

數以聞其後悉令計置輕貨金帛赴行在 丁卯三

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為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

論者以為其法精密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

者皆莫及也 庚午名 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

於是 后更稱 隆祐太后隆祐本 欽聖憲肅皇

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絢朱勝非失之

壬申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程頤靖康

中召為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

東都尚書右丞許翰薦于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

熙豐間程頤程頤以道學為天下倡其高第門人有

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

伊
人

李
相

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

後黨禍作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為

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

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

事必敗乃召時至經筵 淵聖皇帝擢為諫官以論

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于 上復召

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負外

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願之學已而傳之

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自售於時而識真

者寡矣 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

赴行在既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準備差使 癸

酉取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 乙亥

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

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張益謙附

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又言自置招撫司河

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

院事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留京

師以招集將佐故尚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撻擾

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為盜故置司招撫因其

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

亦豈招撫司過邪益謙小臣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

者 上乃今益謙分析所方招來最傑以忠翊郎王

彥為都統制効用人岳飛為準備將彥河內人後徙居覃懷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好與人敵所奇其才故擢為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為人傭耕去為市遊激使酒不檢上之在相州也飛以効用從軍至北京坐論事罪廢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為逗遛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北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眾渡河不知何地可為家計何處可以得糧綱為之請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既而潛善有密啓明日 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綱留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材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智勇可為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 上不語綱以御批納 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論綱以為綱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虛優

立賞格公吏為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上召綱入對論曰卿所爭細事耳以為乃爾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才方今人才以將帥為急恐不可以為細事若以為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敢不必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偽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留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為安便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眾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願諛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試嘗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翌日遂罷綱提舉杭州洞霄宮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右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然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且兩河百姓雖願効死而數月間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偽楚之臣紛紛皆官于朝

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如
 何哉兩河無兵則將士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
 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
 罪 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尚書右丞許翰亦
 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留臣無
 益因力求去 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
 矣初綱嘗請減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
 通商賈剗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做陝西弓箭刀弩手
 法養兵于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
 變而官為教閱 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
 果行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
 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疋其勸民出財助
 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
 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口與聖政卷二

三

黃榜 黃安 黃榜 黃安

典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
 在位則措置兩河民兵相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
 將士驕矣綱在位則叛臣偽黨稍正典刑綱去則
 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幸襄鄧之策從
 宗澤還京之請綱去則淮陽有警而翠華南渡矣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建炎後以黃
 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壬午斬大學生陳東撫州進
 士歐陽徹于都市先是 上聞東名召赴行在東至
 上疏言宰執黃潛善汪伯彥不可用李綱不可去且
 請 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 二帝其言切直章凡
 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間也會徹
 亦上書極諫用事者其間言宮禁燕樂事 上諭輔
 臣以徹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徹併以及東皆
 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為之死行路之人有
 為之哭者 上甚悔之 乙酉御史中丞許景衡言
 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
 只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
 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
 澤之為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
 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今
 若較其小疵便以為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
 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

口與聖政卷二

三

建州

汪東 幸策

宗澤 北渡河

詔路 幸術

張所 死

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於澤者乎
伏望聖慈上為 宗社下為億萬生靈特賜主盟厚

加任使疏入 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

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 九月己丑

建州軍亂 壬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

遛不進也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 上

幸東南無復經制兩河之意矣 詔江池饒建州所

鑄錢以建炎通寶為文 甲午東京留守宗澤引兵

至河北視師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

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極擾凡所

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

口與聖政卷三

三

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仗

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貴以行皆

無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

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搔擾者重寘于法惟

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寒柵必令寬與官吏毋

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庚子宗澤自河北引

兵還京師 壬寅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圭陞

招撫判官代張所也於是所落直龍圖閣嶺南安置

死貶所 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 二聖北狩鑿與

未復寰宇痛心况陛下抱父兄之念為如何哉惟陛下

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

宗請 京還

造勝 車戰

二聖乖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 二聖失膳羞之節

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

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樂之

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

不用樂必俟奉迎 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

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

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乙巳東京留守

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戰士守京城且

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

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

用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

口與聖政卷三

三四

按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為壘結連兩河山水

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瀕河

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

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

之可用者乃上表略曰今強梁尚熾羣盜繼興比聞

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

係天下治亂之所關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

度外因成解體未諭聖懷儻敵人乘之而縱橫則中

國將何以制禦不報澤又上疏曰陛下回鑾汴京是

人心之所欲妄議巡幸是人心之所惡又不報澤遂

抗疏極言京師 祖宗二百年基業陛下奈何欲棄

劉言厚

王復新

張利

之以遺海陬之人也今陛下歸王室再造中興之業復成如以臣為狂率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不獨謀之一二大臣天下幸甚澤每疏奏 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為狂張慤獨曰如澤之忠義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玨言黃潛厚為戶部尚書潛厚乃潛善之親兄 祖宗以來未有弟為宰相凡為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則不然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為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 祖宗之法潛厚身為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

之於有過之地疏入 上遣張慤諭旨玨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 戊申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以所部渡河與金兵戰破之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謀報金兵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即還京闕不為久計應合行事 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 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庚戌始通當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張慤請也 慤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國用賴以無乏然中書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為苛碎焉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

誅張

詔諸

岳飛

宗澤

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閻敵以廢邦昌為詞復入寇 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共議賜邦昌死 乙卯詔成都在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言 本朝提封萬里京城號為腹心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乃欲去而之他是并心腹而棄之願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鑿奉迎之地特增修之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于新鄉縣敗績彥奔太行山聚眾淮備將岳飛引其部曲去自為一軍未幾彥軍復振岳飛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危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 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向翌日發南京 戊午 隆祐太后至揚州 庚申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大略且言今年河流不冰請 上還京早得休暇又言陛下奈何偏聽姦邪之語以巡幸為名於偏遠州軍為朝宗之地言極切至始澤所建明 上多報可惟經三省樞密院則每為黃潛善等沮之至是澤條上五事臣竊見黃潛善福建人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議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既而澤見詔書有跋四方稍定即還京

李綱

珠玉

孝宗

關之語壬戌澤上表以謝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西諸郡求軍須者皆輟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為間

上遣中使撫問既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

京且言欲遣閻勅王彥各統大軍盡平北壘望陛下

早還京關臣之此舉可保萬全或姦謀蔽欺未即還

關願陛下從臣指畫勿使姦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

陳師鞠旅灑道清塵然後奉迎鑾輿復還京關以塞

姦臣之口以快天下之心 上優詔答之 癸亥募

尋盜能併滅賊眾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

史張浚論綱罪未已章再上乃有是命 丁卯御營

中興政表三

使司都統制王淵為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 有內

侍自京費內府珠玉二囊來上 上投之汴水翌日

以諭輔臣黃潛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

上曰太古之世摘王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

求所以息盜耳 初 太祖少子秦康惠王生英國

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

將生東頭供奉官令縉令縉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

為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擁一

羊謂之曰以此為識已而有娠戊寅生子伯琮是夕

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已

卯 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為之首左

御營

復市

不許

王淵

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艍叱賊為所逼墜水死

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

張浚以為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劾統制官韓世

忠師行無紀士卒為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珏

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為變者乃降世

忠觀察使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 李則言舊制閩

廣市船司抽解船貨以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

套出賣大觀後始盡令計綱費多而弊眾望復舊法

從之 庚辰命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

鎮江府叛兵御營統制官苗傅從光世行 癸未

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

中興政表三

始日輪一負直宿行宮 詔內侍不許與統兵官相

見如違傳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侍省押班康

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多奉之而臺省

無敢言者 兩浙制置使王淵率統制官張俊等至

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碎至皆解甲就招淵等

結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

餘騎兵戮於市無得脫者 戊子提舉杭州洞霄宮

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素有狂

悞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風俗淺薄

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為名臣恐國家

之憂不在敵人而在蕭牆之內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

使王
金倫

宣
奏詔
傳執

軍乞
江
政修

經初
延
從

省
試
路

藻草制曰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
子首誅於正卯 辛卯朝奉郎王倫為大金通問使
時河東軍前通問使傅雲副使馬識遠至汴京詔趣
還復遣倫與王弁見宗維議事宗維即黏罕也 乙
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懋守尚書左丞兼提舉戶部財
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乙巳詔自今被
受中使傳宣者畫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
未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
貫者並申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
毋得受復舊典也 丙午尚書左丞張懋守中書侍
郎兼職如故 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
丞兼樞密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刑
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院事 辛亥中書舍人汪
藻言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
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從之 金
兵趣河間府 十有二月丙辰朔詔朕朝夕延見大
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盡言退閱四方奏牘少
空則披覽載籍監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
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
讀官萬機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質乞
開講筵 上納其言故有是命 詔諸路轉運司類
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

禁
獻
犬

舉
審
察
人

王
新
陳
等

分
金
道
兵

街
敏
事

街
敏
降
論

部會國難不果 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司
選官即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 丁巳詔朕罔好游
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 辛酉初命侍從
監司郡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
應待報人外皆罷之 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
州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
有陳通出不意遂出迎淵後二日淵俊入州治命軍
士分守諸門通等立於黽門之外淵召其首三十人
至庭下遽執之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要斬之凡百
八十餘人後取杭州甲妓張標以歸 癸亥金兵攻
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金兵分
道以入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邢煥為光州
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諱膚敏論也膚敏上疏論三
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
度祖宗之法度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迺者邢煥除徽
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驚
駭願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疏入上以隆祐
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邢煥可特換光州觀
察使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羲叟除命旨自
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
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倖幸干請而與之願特
詔有司自今除授并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

及率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干求請托乞御寶以行
 下者並重寘于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
 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戊辰衛膚敏上疏論
 營繕工作內降錫賚四事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
 降營繕二事上皆嘉納之 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
 唐重慶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
 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以身殉國吾舍
 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河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
 以身後見者皆義之 庚午除名勒傳人李志道復
 添差入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靖康末坐典砲
 失職有旨逮竄至是復用之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
 朝弄權佔寵勢可炙手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
 在童貫譚正梁師成之下奈何用赦復之上亟寢其
 命 甲戌婁宿犯同州守臣鄭驥死之 丙子詔侍
 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
 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 宣政使容機落致仕與外
 任官觀既草詞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為
 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佐以自輔未聞有求
 閣官於閑退之中而進用之者命遂格 戊寅言者
 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
 事可以為鑒戒者陳諸黼扆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為
 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 庚辰給

口典聖政

三

事中劉珏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
 中書舍人初膚敏受命纔再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
 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珏言憲度者 祖宗
 所以維持天下 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
 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為孝
 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備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
 從今一則易以廉車一則尚仍舊授臣恐非所以為
 公也疏入詔忠厚係 隆祐太后之親宜體朕優奉
 太后之意書讀行下於是潛善等批 上意諭珏珏
 堅持不可膚敏奏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
 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
 論事膚敏力辯遂與珏俱謁告不出 提舉西京萬
 山崇福宮楊時試尚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
 入見首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為先務者
 上深然之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
 之患在中國不在外邦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
 不在盜賊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
 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
 明其罪且曰此以開邊用兵進者也此以花石應奉
 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
 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為
 數十條槩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鐸板播告天下與

口典聖政

三

卓錫
椅螺

事官
言百

衆棄之如此域外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疏
 奏 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
 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初
 温杭二州上供物寄留鎮江其間椅卓有以螺錫為
 之者守臣錢伯言奏發赴行在 上惡其靡亟令碎
 之通衢 乙酉詔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
 言動舉措之過差槩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
 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
 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
 擢昭示勸旌

臣留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脉理之於身也脉理

曰與聖政未二

三

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為
 用君臣不能無異意矣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
 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奮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
 能容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亡言之有益於人之
 國也如此 太上皇帝導臣使言委曲開諭無所
 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施設者不可勝紀
 間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已以下受之所不能堪
 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甚盛德其何能爾中興
 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高宗皇帝三

建炎二年春正月丙戌朔 上在揚州 戊子金國遣萬戶銀朱陷鄧州轉運副使劉汲攝守事兵大至汲死之 丁亥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困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一城固守不下則褒載信史夸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係臣留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

中興聖政卷三

親也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 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扞敵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之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民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壬辰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卓於市中焚毀萬姓觀者莫不悅服 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還溥返朴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向化

併推

場茶

宗澤

擊兵

復科

法記

籍吏

唐重

安長

孫昭

達南

賜夏

國語

宗澤

敵敗

成章

成章

詔併真州推貨務都茶場于揚州以行在務場為名以黃潛厚言真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非便故

也 金兵侵東京至白沙鎮留守宗澤遣兵擊却之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為崇觀以來賊吏甚眾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 戊戌妻宿取長安守臣京北路路經略使唐重死之陝府西路轉運副使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北路路提點刑獄公事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尚及其子建中與馬步軍副

中興聖政卷三

總管楊宗閔皆死提舉軍馬陳迪猶率餘眾巷戰嘔血誓眾敵大入死之忠孝遠子嘗事程願投其易與中庸學 已亥河南尹孫昭遠為叛兵所殺 葉夢得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何澤為太學博士偕行 敵游騎至京城下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敵遇于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敵引去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兵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 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

劉之 趙振 鄭 州死 周死 潞中

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 上怒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子女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爾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為非宜况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為明皇言之可謂切矣而論者猶以為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宦者言天下事蓋深為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眾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 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為非所當

言與聖取來三

三

而言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為之譽者亦豈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善乎

劉豫阜城人世為農至豫始舉進士中書侍郎張慙與豫有舊力薦于朝除知濟南府山東盜起豫欲易東南一郡而執政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金兵取鄭州通判州事趙伯振率兵巷戰為流矢所中墜馬敵剖其腹而殺之 癸卯金兵取濰州時右副元帥宗輔引兵在山東而京東無帥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第卒盡散其

陸有 常 死 臨

論 守 擇

宗 推 動 澤 心 人

詔 招 安 厚 辱

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守臣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宗輔又陷青州知臨淄縣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張侃知千乘縣丞丁興宗亦死 甲辰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 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得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尋遷允之直龍圖閣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屯京城往參留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之雖木石可使感動况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

言與聖取來三

四

日請澤謂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 丁未詔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燾監于止殺之誠應盜賊能回心易慮散歸田野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臣留正等曰民流散而至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為之也從而殲之不為無罪要非先有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詔之頌勉其遷善之意諭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勿庸殺而姑教之且曰

我惟一人弗恤弗獨乃事時同于殺蓋言民為亂而我哀恤之不獨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忠厚之風詩人歌之切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 上還京師且曰京師乃太祖大一統之本根薄海內外莫不率俾之地陛下奈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後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為時巡駐蹕淮甸不思 二帝蒙塵朝夕懷迎取之志陵寢園廟久缺祭祀願陛下以 祖宗二百年基業為意早救回鑿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

中興聖政卷三

五

盜賊屏息西北鏖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為一籍已降旨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昔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蹟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滌洗仍許擢用 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為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為令

臣留正等曰臣聞 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

馬季良為待制 仁祖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即日易武弁以為 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 太上皇帝奉 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 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師乏糧出推貨務錢五十萬緡付留守司召江淮兩浙商人入中 癸丑太學生魏佑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金兵取穎昌府守臣孫默為所殺 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其所得 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

口興聖政卷三

六

報諸處 敵再侵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閣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為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敵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即斬之既而俊民與敵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敵令俊民持書招澤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尚為忠義鬼今乃為敵游說何面目見人邪梓而斬之謂史姓曰 上屯重兵近向我留守也有死而已何不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邪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

中行 魏汪 論祐 黃 孫默 昌死 孫穎 孫穎 文報 不許 天 宗澤 景良 等

罷市 宗澤 州爭滑

復名學士

張死滑州

張政理 胡浚

皆服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
 庫惟抵當庫仍舊 甲子金兵取滑州東京留守宗
 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
 矣不欲再勞諸將我當自行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
 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
 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 上諭以旦夕北歸之
 意澤復上表以謝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為端明殿
 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為樞密直學士從舊制也 己
 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士卒與北迎敵眾且十倍諸將
 請少避其鋒撝曰退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鏖戰
 數合日暮敵少却澤遣統制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
 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宣至滑州與敵大戰于北
 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
 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眾澤即命宣
 權知滑州且令載撝喪以歸為之服總厚加賻恤仍
 請於 上贈撝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
 敵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
 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程自託李綱
 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
 綱遭逐營為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程
 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
 權一時闕然幾致召亂按程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

曰與聖政卷三

七

詔籍 沒籍 吏職

李朴 蔡京 不仕

斥汪 藻等

郭贊 死蔡 州

罷教 坊名

官爵投之荒裔永為臣子立黨不忠之戒 詔自今
 犯枉法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貲時議者以為贓吏之
 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贓得罪及曾經按發
 跡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
 其貲即監司守倅失按郡縣及監司失按守倅與失
 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 上酌其
 言乃詔贓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 祕書監李朴卒
 朴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操履勁特自為小官天
 下高其名蔡京將強致之俾其所厚導意許以禁從
 朴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
 舍人汪藻膝康衛膚敏並罷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論事為黃潛善所惡故斥之 癸酉銀朱陷蔡州知
 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而死 甲戌詔曰
 自來以內侍官一負兼銜轄教坊朕方日拯憂念屏
 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
 不差置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
 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
 之大 太上皇帝之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
 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尚存心猶有所
 不忍也而亟罷去之其屏絕聲樂豈非出於誠意
 也哉

中興聖政卷三

八

向子
詔死

附淮
南省

宗澤
論旨

宗澤
舉兵

丙子金兵取淮寧府知府事向子韶死之其弟新

知唐州子褒等與閩門皆遇害子韶子謹兄也 已

卯胡理勒得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 庚辰禮

部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

類省試從之 三月丙戌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踴

起建請救榜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為聚

寇之患宗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自移淮甸強

盜如蠟毛而起正以去朝廷遠無所歸至于此耳臣

謂自京城圍閉天下忠義之士梯山航海數千里爭

先勤王者大臣不能撫而用之使之飢饉流離弱者

填溝壑強者為盜賊此非擒王之人罪皆一時措置

乖謬耳今河東河西不隨北兵而自保山寨者不知

其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士夫不愛其身而自刺其面

為爭先救駕者亦不知其幾陛下以勤王者為賊則

此二者豈不失其心邪此皆詞臣失職之過願陛下

黜代言之臣更降罪己之詔許還闕之期則天下之

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有司豈復有為盜者不報時

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敵以千餘騎付之往來

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

上為言敵國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悟義協討以

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

言敵中虛實澤又益喜大舉之計遂決 尚書工部

口與聖政卷三

九

楊時
講侍
通鑑
司馬
光配

宗澤
乞還

侍郎楊時兼侍講 辛卯金兵取中山府自靖康末

受圍至是三年乃失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

以司馬光配享 哲宗廟庭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

賓講論語首篇至孝悌為仁之本因以 二聖 母

后為言 上感動涕泣侍讀周武仲進讀通鑑 上

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為禮武仲敷述其義

甚詳因為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旁

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

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

得名者乎蓋 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

安石創行新法光每事以為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

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

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

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

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賣直謂之非上所建立

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

責亦不能成其美矣 上首肯久之 已巳東京留

守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

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

敵兵不過數百餘皆脅使變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

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大略

言 祖宗基業可惜又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口與聖政卷三

二

京入翟 西進 李彦 仙復 陝州 信王 起義 兵

宗澤 世隆

望救兵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間億萬生靈
 之眾陷於塗炭乃欲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西
 北方便之計二為姦邪親屬皆已津置在南為臣不
 忠一至於此時 上遣中使譚璟賚詔書茶藥撫諭
 澤上表謝又請上還京師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
 復入西京宗澤言於朝即以進知河南府充京西北
 路安撫制置使 石壕尉李彦仙復陝州事聞即以
 彦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彦仙以信義治陝與其下
 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 信王棹既唱起義兵即遣
 和州防禦使馬廣赴行在先以其疏附東京留守宗
 澤以聞 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
 部詣宗澤降世隆磁州書佐澤以為中軍將澤
 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
 州有禁軍有民兵兵甚眾禁軍恐其勢盛將校郭
 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
 事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
 之澤曰世隆吾一枝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
 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
 家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眾兵露
 刃于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
 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
 滑州報敵騎留也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為我取滑州

詔文 武官 舉

宗澤 誅李 海

龍路 巡 社 宗澤 請還 京

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收守武臣管
 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為二籍一留禁中一付
 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關於所舉人
 內擢用之犯賊連坐即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
 得舉用議者請也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
 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
 寇趙海者也板橋輒整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勅芻者
 八人過其壘海怒而鬻之現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
 甲士五百自衛而入澤方對客海具伏即械之繫獄
 客曰彼甲士甚眾姑徐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眾還
 營明日誅海于市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也城南王
 善者有眾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
 北二人氣不相下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于天津
 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為國之心固如是耶
 當戰陣立功時勝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已
 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
 並罷先是杭溫二川言已就緒詔許存留至是亦罷
 宗澤復上表請 上還京略曰陛下有姦臣之臆
 說憑敵國之詭辭忘周室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時
 西北九縣人日有歸中國者間有捕獲敵眾澤選北
 人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
 兵以刷父君之耻即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候官

軍渡河以為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為榜文散示失沒州縣及為公據付中國被敵在此之人因驛疏以聞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疎回鑿當以身先之故請 上歸京尤力 庚申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綾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懋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為正 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卷三

也堅寧逆意佛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蘗芽之間不敢忽也夫取工於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 太上皇帝矍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昧適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為有益方孜孜經史若講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 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

下罷

御書

上恭 已勤

楊時 告老

宗澤 請還

官某人敷陳甚善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 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 乙丑 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傍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入每日如是 上恭己對政如此 臣留正等曰閣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書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為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厲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猶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

中興聖政卷三

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胎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同顏色售方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盡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 特詳焉 戊辰尚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兵戰于太行山大敗之 東京留守宗澤復抗疏請 上還京且言丁進有眾數十萬願為陛下守京城李成願扈從還關即渡河勤絕敵兵楊進等領眾百萬亦願渡河茲二頭項

人皆同寅協恭共濟國事願陛下速歸九重盜賊敵
 兵皆無足畏矣澤以他日迎奉 二聖還京先修龍
 德宮以備 道君皇帝臨御以 淵聖皇帝未有宮
 室奏修寶籙宮為之不報 皇弟信王榛為河外兵
 馬都元帥初馬廣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廣
 既見出榛奏事於是廣特遷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
 廣將行奏四事 上皆從之又許廣過河得便宜從
 事時汪伯彥黃潛善終以為疑乃以烏合之眾付廣
 且密授朝旨使幾察之廣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
 廣知事變遂以其軍屯于大名 五月甲申朔宗澤
 再上表乞還京且言今城壁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壘
 濠已開峻兵械已足備寨柵已羅列戰陣已習熟人
 氣已勇銳蔡河五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滑臺京
 洛北兵皆已掩殺望陛下毋聽姦邪之言以失兩河
 山寨之心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奏
 未至會尚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
 不可朝廷既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
 謀乙酉下詔還京詔略曰朕即位之初踟躕近服李
 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葺事浸失時幾
 旋為淮甸之行就弭援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
 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辦言還之計設施有序
 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尚多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

西典聖政卷三

五

兼用
經賦

宗澤
力請
還京

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解及軍須輜重等物
 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躬謁宗廟 丙戌詔後
 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
 賦舉人不兼經義習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
 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絢嘗為 上言經
 義當用古注不尊王氏說 上以為然至是申明
 行下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尚書左丞 己丑
 宗澤再奏乞掃洒龍德而改建寶籙宮使天下知陛
 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澤又上疏
 言今不忠不義之臣但知身謀謂 祖宗基業不足
 郵謂宗廟社稷不足顧謂 二聖后妃親王不足救
 謂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效謂晉惠覆
 轍不足羞效巡狩之名守偏伯之地儲金帛以為敵
 資構器械以為敵用慮勇敢之殘敵則禁守禦之招
 募慮流移之安業則指保甲以助軍凡誤國之事靡
 不為之願陛下以此章揭之朝堂令朝臣指摘如臣
 言涉狂妄乞明正典刑不然乞明告回鑿之期以安
 天下之聽 上優詔荅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
 東京北京留守並奏金兵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
 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勳率所部迎
 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
 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即以彥為忠州防禦使

西典聖政卷三

六

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瀋相等州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廣等自大名取沼相真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既渡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北人漢兒亦必同心殲殄金兵事方就緒乞朝廷遣使聲言立金國天祚之後講吾舊好以攜敵情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論以禍福必出助兵同加掃蕩如此則 二帝有回鑿

白典聖政卷三

七

之期兩河可以安帖矣願陛下早下還京之詔臣當躬冒矢石為諸將先則我 宋中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以臣言為不可用望賜骸骨放歸田里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歎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幾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 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也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為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 丙申宇文虛中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為祈請使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

張慤 大立張慤

許景衡 言色許景

復置市舶司 秀州軍亂 增錢 罷借田 新博 文印 引錢

蕞慤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為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薨于位士民皆痛惜之癸卯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與其副朱弁至雲中見宗維議事敵留不遣 乙巳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洲得賜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下宜近端人正士以 二聖蒼生為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景衡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洒掃應對以上皆欲中道

白典聖政卷三

七

以故修身行己雖細必矜與朋友言怡怡辭氣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其後遂併廣司復之 己酉秀州軍亂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為新法弓手之費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命至是詔圭田士大夫以養廉自今毋得借 六月乙卯成都府轉運判官新博文權罷印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錢纔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博文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視師率增印矣尚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旨揮人戶願將金

獻人告軍臺黃 助給州亂潛薦安 國胡 得辭

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尚書省度量給付逐路如納及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並不作進納人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再亂葉濃等進犯福州 戊午尚書禮部侍郎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絢柔懦無能故薦為臺長 己未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趣赴行在安國因於免奏有言曰臣賦性踈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未便不敢觀望迷誤本朝須至盡忠逐件論執遂因繳奏遍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

口與聖政

三

留張 張俊 張秀 命捕 蝗造 乞捕 復置 學官 草書 皇 上 皇 宗 澤 沮 憂 以 免

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留為尚書禮部侍郎後入對 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為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為朕留當專任用浚頓首謝 乙丑御營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趙叔近為所殺秀卒嬰城縱火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宜於大江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以知延安府王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司統制官曲端充節制司都統制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初 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檜實從既而聞 上中興 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 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蔡條曰為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即厚遣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 秋七月癸未朔資政殿學士東京留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為黃潛善等所沮憂憤成疾疽作于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澤固無恙正以 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而等能為我殲滅敵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眾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我度不起此疾古語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晦冥異於常

中興聖政

三

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
贊 上還京先言已消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
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
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
謫居時饘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
疇昔食不兼味衣弊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
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
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為之號慟朝
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為文以哭
澤初澤既拘留敵使 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
宇文虛中至東京攝留守事遂歸之時 上已除澤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留守命未下而計聞詔
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後謚忠簡

龜鑑曰吾深惜夫宗澤抱忠義之志竟為讒沮鬱
而不得少伸也澤之尹京數月城築已增固樓櫓
已修飾壘濠已開浚寨柵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
河五丈河已皆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
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然有張仲孝友
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戰于外汪黃既主幸
東南之議則宗澤還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百
計排沮憂憤成疾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蓋亦抱無窮之恨澤死而杜充代之是何異

葉討
澤捕
善京
引善
翻黨

以淵代逝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也宗澤在則
盜可使為兵杜充用則兵皆為盜矣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還建州命謝嚮為本路捉殺
官又遣御營統制張俊兩浙提刑趙哲將卒二十人
偕往討捕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為急如蔡京
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授果賢且才豈可不用
自今毋得分別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多引
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 戊子詔自今士卒有犯並
依軍法毋得過為慘酷

中興聖政卷三

十一

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諸將過為慘酷豈撫
軍之道哉

楚州發歸朝官至行在 上諭宰執曰聞州郡多
囚係此輩甚者至經歲不得釋少涉疑似則殺之覆
轍間皆吾赤子也 朕欲發諸郡囚歸朝官盡赴
行在存撫之庶幾可召和氣

臣留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為者
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
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蠅
窮荒絕漠狼子野心之人錯諸郡縣有司為之禁
防或未過也而 太上皇帝惟天地覆載之德視

軫恤

災傷

定知

杜充

杜充

復常

御寶

庫置

四海之民皆吾赤子惻然哀矜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雖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也彼雖異域亦人耳脫身九死之餘警蛇雀豈不知所以報哉

辛丑詔以春霖夏旱飛蝗為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今百姓自陳量輕重指其祖焉 壬寅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闕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留守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留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

山與聖政卷三

三

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人憂之相與請于朝言澤子宣叔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詔以穎起復充留守判官充無意於敵盡反澤所為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為用 八月癸丑朔復諸路常平官遂命諸路拘催青苗積欠本錢自崇寧以來皆不得免 甲寅初鑄御寶一曰皇帝欽崇國祀之寶二曰天下合同之寶三曰書詔之寶 戊午詔行在左藏庫湫隘自今綱運令戶部於江寧平江府置庫揆管尚書呂頤浩侍郎葉夢得請命江湖二廣綱赴江寧閩浙綱赴平江惟川陝京東西淮南綱赴行在從之 庚申殿中侍御史

馬論汪

酒添錢賣

法茶祖梁

馬伸言陛下龍飛河朔近得黃潛善汪伯彥以為輔相一意委任不復致疑然自大任以來措置天下事未能愜當物情遂使敵國日強盜賊日熾國步日蹙威權日削如吳給張閏以言事被逐即成章緣上言遠竄今是何時尚以言為諱潛善近來自除臺諫仍多親舊李處遜張浚之徒是也又如張慙宗澤許景衡公忠有才智皆可重任潛善伯彥惡之沮抑至死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孔子亦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焉用彼相二人方且偃然自任屹然不動伏望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擇賢者共圖大事疏留中不出 承議郎趙子砥自燕山遁歸至行在奏

中興聖政卷三

五

北事甚悲言邇來遣使數輩皆不得達劉彥宗云金國只納楚使焉知復有 宋其不可講和明矣賜對嘉獎以子砥知台州 辛酉詔江淮六路量添賣酒錢以為造糧舟之費 己巳詔試學官並用詩賦自來年始 辛未淮南等路制置發運使梁揚祖遷徽猷閣直學士以措置就緒也茶法自政和以來許商人赴官買引即園戶市茶赴合同場稱發淮浙鹽則官給亭戶本錢諸州置倉今商人買鈔算請每三百斤為一袋輸鈔錢十八千闕廣鹽則隸本路漕司官般官賣以助歲計公私便之自揚祖即真州置司歲入錢六百萬緡合東南產鹽之州二十二總為二萬

親策進士

程昌

寓經

均和

馬仲

擢李

七千八百一十六萬餘斤通收鹽息錢一千七百三

十餘萬緡茶引錢二百七十萬餘緡後增至二千四

百萬緡而四川三十州歲產鹽約六千四百餘萬斤

後隸總領財賦所贍軍成都府路九州利路二州歲

產茶二千一百二萬斤隸提舉茶馬司買馬皆不係

版曹之經費焉 甲戌 上策諸道正奏名進士于

集英殿 殿中侍御史馬仲試衛尉少卿 乙亥策

特奏名進士 初吏部員外郎程昌寓與黃潛善論

事不合出知蔡州郡已為金兵所破昌寓招集流民

簡練師旅日與羣盜戰每戰必克遂為強兵 九月

壬午朔詔以杭州和買絹偏重均十二萬疋於浙東

西諸州

癸未新除衛尉少卿馬仲責監濮州酒務

仲以論事不行辭不拜且錄所劾黃潛善汪伯彥

等疏申御史臺乞誅責詔仲言事不實趣向不正日

下送吏部與京東監當促使上道死中路天下寃之

甲申丁進叛率眾犯淮西進初受宗澤招澤薨乃

去尋命御營右軍副統制劉正彥以所部收進 庚

寅 上御集英殿賜諸路類省試正奏名進士李易

等四百五十一人及第出身同出身初有司欲以上

十人所對策進呈且請以 上意定名次 上曰朕

委主司取士必不錯乃悉從所擬不復更易

臣留正等曰恭惟 太上皇帝當建炎之初策士

審察舉人

賜書通鑑

書益要語

却草

于庭一委主司不以一人之好惡為之升黜天下

之至公也及紹興中權臣罔上假國家之科目以

私其子弟親戚則聖斷赫然然拔寒峻抑權貴亦

天下之至公也惟一出於至公故靜則為天地之

度動則為之斷傳曰公生明 太上皇帝實有焉

壬辰詔褚宗諤等二十一人並令乘驛赴行在校

書郎富直柔太學生王覺並令赴都堂審察先是黃

潛善請用 祖宗故事命近臣各舉所知以埃選擇

至是得召 癸巳金兵取冀州權知軍州事單某自

縊死將官李政屢禦退之敵以計誘其副將使害政

故不能保而城失 丁酉賜及第進士錢千七百緡

為期集費自是以為故事李易等以 上憂勞辭聞

喜宴從之 戊戌 上以所書資治通鑑第四冊賜

黃潛善時 上退朝日覽四方章奏暇則讀經史嘗

取孟子論治道之語書之素屏因為潛善言論孟乃

幼年所習讀之了無凝滯後五日又書旅焚篇大有

大畜卦以示輔臣

臣留正等曰人主之於學問有出於勉強者有得

於自然者出於勉強則作輟有時得於自然須臾

不能忘之矣

壬寅統領密州軍馬杜彥獻赤芝彥言草葉純赤

實符建炎美號癸卯輔臣進呈 上曰朕以豐年瑞

神交
孟子

王彦
善潛

命討
李成

討論
常平法

錢制
之始

戰死
翟進

瑞今密為盜區且彦所獻何足為瑞其還之 甲辰
黃潛善等奏謝宣示親書素屏易孟子有旨勿拜
上曰朕自幼習孟子書至成誦在口不覺寫出如旅

藝乃因華夢得進讀資治通鑑及之又欲寫無逸篇
偶其字多屏狹不能容則別營度 上又曰如孟子

言用賢與殺皆察於國人朕詳味斯言欲謹守之神
交尚友如與孟子端拜而議 冬十月丙辰河北制

置使王彥為閭門宣贊舍人彥至自東京赴行在見
黃潛善江伯彥力陳兩河忠義民兵引頸以望王師

言辭憤激大忤潛善伯彥之意遂降旨免對而有是
命 庚申命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討李成時成犯淮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西故也 壬戌詔葉夢得孫觀張激討論常平法條
具取旨始用觀奏也 癸亥初復鈔旁定帖錢先是

政和間陳亨伯始議制錢靖康初廢至是先取
定帖錢命諸路提刑司掌之經制錢自此始 詔御

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以所部自彭城至東平中軍
統制官張俊自東京至開德以金國興師故也仍命

河外元帥府總管馬廣互相應援蓋未知廣已敗也
甲子命常德軍承宣使孟忠厚奉 隆祐太后幸

杭州 癸酉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知河南府翟進
戰死進與金兵夾河而戰屢破之時東京留守杜充

酷而無謀士心不附諸將多不安之馬廣王彥既還

諸將
叛充

計論
濫賞

李成
敗走

初賣
師號

再竄
李綱

扼死
明安

王庶
曲怨

朝餘稍稍引去宗穎屢爭不從力請歸持服統制官
楊進亦叛進率其軍與楊進戰為賊所害初宗澤日

繕兵為興復計兩河豪傑皆保聚形勢期以應澤未
出師而澤卒充無遠圖由是河北諸屯皆散而城下

兵復去為盜掠西南州縣數歲不能止議者咎之
始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賞丙子詔令到部官自

陳有無係討論之人仍結除名罪 江淮制置使劉
光世敗李成于新息縣成遁走 御營都統制劉正

彥擊丁進降之分其兵隸諸軍 十有一月癸未初
賣四字師號每道價二百千 甲申提舉西京嵩山

崇福宮李綱責授單州團練使萬安軍安置初綱既
敗會有旨左降官不得居同郡而責授忻州團練副

中興聖政卷三

三

使范宗尹在鄂州乃移綱澧州居住至是有上書訟
綱之寬者御史中丞王綯因劾綱經年不赴貶所又

論綱靖康中要功劫寨結眾伏闕覆師太原凡三罪
請投之嶺海疏奏遂有是命 壬辰金兵取延安府

通判府事魏彥明死之先是敵謀知都統制曲端與
經略使王庶不協遂併兵寇廊廷時端盡統涇原精

兵駐邠州之淳化庶日移文趣其進且遣使臣十數
輩往說諭端端不聽端欲蕩賊巢穴遣吳玠攻華州

端與玠會于寧之襄樂延安城陷庶無所歸乃自馳
至襄樂勞軍欲倚端以自副端彌不平謀誅庶而奪

其兵不果乃奪庶節制使印而遣之 癸巳趙普與

葉濃戰于建州城下大敗之濃遂降其後濃至張俊

軍中復謀為變俊執而誅之 乙未金兵取濮州又

侵澶淵知開德府王棣率軍民固守為軍民所害經

略司主管機宜文字鄭建古亦為亂兵所殺時相州

圍久守臣趙不試登城遙謂金人請開門投拜乞勿

殺乃具降書啟門而納其宗屬于井中然後以身投

井 庚子初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言摧茶買馬

五害請用嘉祐故事盡罷摧茶仍令漕司買馬或未

能然亦當痛減額以蘇園戶輕立價以惠行商如此

則私販衰而盜賊息矣朝廷然之擢開同主管川陝

中興聖政卷三

三九

茶馬是日開至成都遂大更茶法官買賣茶並罷做

政和都茶場法印給茶引使商人即園戶市之茶引

錢每斤春七十夏五十市例頭子在外所過征一錢

住征一錢有半置合同場以譏其出入重私商之禁

號合同場為茶市交易者必由市而引與茶必相隨

違者抵罪至四年各買馬乃踰二萬匹引息錢至二

百七十萬緡 辛丑樞密都承旨邢煥為保靜軍承

宣使煥嘗為 上言馬仲言事切當宗澤忠勞可倚

再上疏言黃潛善汪伯彥誤國進戰退守皆無策可

施 壬寅親祀上帝于園丘配以 太祖詔曰朕承

祖宗有道之長賴恭獻戴 宋之舊嗣守神器適

歲當郊祇見于皇天后土大懼菲德弗獲顧歆乃先

事三日繁陰凝弱震于朕心因燭靈旨建祖廟及壇

垂象燦炳夜氣晏溫風雷澄霽迄用成禮朕既獲祇

事弗敢謂幸矧敢怠康方恐懼修省以靈承扶持全

安之眷股肱大臣其同寅協恭思艱圖易輔朕不逮

以倡百辟耳日風憲有言達于子聽必忠必誠毋奪

于私凡曰有官君子飭躬謹行惟職業是修令部使

者暨爾百僚有為有行其必曰毋傷下民毋害于國

中國爪牙之臣敵愾難毋貽名節蓋軍民戰士咸

奮忠力毋至失業無依怙眾為暴

臣留正等曰大雅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其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

厥德不回以受方國今 太上皇帝當郊見天地

而大懼菲德弗獲顧歆繁凝陰翳震于朕心其

為小心翼翼至矣及歲事之夕垂象燦炳風雷澄

霽迄用成禮其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厚矣馨聞于

上既獲祇事又且弗敢自幸益恐懼修省下詔自

警因以戒羣臣而勵多士則厥德不回其誠益篤

矣故能坐收三紀又享之功用傳於神聖益恢中

興之烈其與夫天復命武王千載同符矣嗚呼偉

哉

甲辰金兵取德州兵馬都監趙叔皎死之 陝州

汪黃相

罷罷茶 建茶 郭永北 死北 敬不 犯先 聖墓

趙叔 賊州 吳玠 新史 姜剛 之州 棟飛 岳飛 降仲 充杜 劉豫 邪謀

安撫司都統制邵興敗金人于絳州曲沃縣金兵取
 淄州 涇原兵馬都監吳玠襲叛賊史斌斬之 葛
 進圍棣州守臣姜剛之與戰城破為所害 初河北
 制置使王彥旣渡河其前軍准備將岳飛無所屬遂
 以其眾千人降于東京留守杜充時神師道小校桑
 仲為潰卒所推亦降于充充皆以為將 十有二月
 乙卯 隆祐太后至杭州 庚申金人取東平府又
 攻濟南府守臣劉豫遣其子刑曹掾麟與戰敵圍之
 數匝通判事張東益兵援之敵乃去即遣人啗豫以
 利豫因有邪謀與東偕往投拜民遮道不從豫遂絕
 城詣軍前通款 壬戌言者論福建路茶之所自出

中興聖政卷三

祖宗以來商販自便望罷鈔法令都茶場照本路歲
 額印造茶引付茶事司廣行招誘客人入錢請買計
 置輕賣赴行在毋得抑配州縣及科率民戶僧寺出
 買引錢從之 甲子金左副元帥宗維取北京河北
 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死之 金兵侵襲慶府衍
 聖公孔端友已避兵南去漢兒將啓宣聖墓左副元
 帥宗維問其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曰古之大聖
 人宗維曰大聖人墓豈可犯皆殺之故闕里得全
 乙丑金兵侵虢州 己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黃潛善遷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知樞密院事汪伯彥
 守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仍並兼御營使二人入謝

呂頤 策十

上曰潛善作左相伯彥作右相朕何患國事不濟宜
 同心以副朕之意皆稽首謝潛善八相踰年當上
 初政天下望治潛善獨當國柄專權自恣而卒不能
 有所經畫伯彥繼相略與之同由是敵兵益無所憚
 尚書左丞顏岐守門下侍郎尚書右丞朱勝非守
 中書侍郎兵部尚書盧益同知樞密院事 戊寅禮
 部侍郎張浚兼御營使司參贊軍事 上以邊事未
 寧詔百官言所見吏部尚書呂頤浩上備禦十策言
 叔民心定廟筭料彼已選將帥明斥候訓強弩分兵
 器備水戰控浮橋審形勢其說甚備殿中侍御史張
 守上防淮渡江利害六事又請詔大臣惟以選將治

中興聖政卷三

兵為急凡細務付之都司六曹潛善伯彥滋不悅乃
 請遣守撫諭京城至是聞北京失議者以為敵兵且
 來而廟堂偃然不為備浚率同列為執政力言之潛
 善伯彥笑且不信乃命浚參贊軍事與頤浩教習河
 朔長兵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高宗皇帝四

建炎三年春正月庚辰朔 上在揚州 資政殿學

士路允迪簽書樞密院事 丁亥金兵取青州又陷

濰州 辛卯陝西都統制卽興及金兵戰于潼關敗

之 乙未京城留守杜充襲其統制官張用于城南

不克將官李寶為所執 丙申張守試起居郎兼權

直學士院守撫諭京師還面奏敵兵必來願陛下早

為之圖 戊戌京城統制官張用以一騎送李寶歸

京師 丙午金左副元帥宗維陷徐州守臣王復死

之御營左將軍韓世忠潰軍于沐陽其將張遇死于

潼關 徐復 王死 州

其見政本四

連水軍之張渠村宗維入淮陽軍京東轉運副使李

被從軍為所殺

大事記曰敵之趨兩淮也不惟楚州之朱琳泰州

之曾班泗州之呂元閻瑾天長軍之成喜高郵軍

之齊志行滄州之劉錫孔德基或降或走而韓世

忠之軍亦潰矣豈獨兩淮素無兵備哉亦習見兩

河官吏被禍而無益故寧畏敵而不畏義也

已酉金兵犯泗州先是禮部尚書王洵聞敵騎且

南侵率從官同對 上命至都堂議黃潛善汪伯彥

笑曰諸公所言三尺童子皆能及之是夕泗州奏敵

且至 上大驚禁中倉皇以內帑所有通夕般掣二

月庚戌朔駕御舟泊河岸 上即欲渡江黃潛善等

力請少留竝報且般左藏庫金帛三分之一 上許

之敵以數百騎奄至天長軍亟遣江淮制置使劉光

世將所部迎敵而士無鬪志未至淮即潰是日揚州

城內居民爭門以出踐死者無數從官有詣都堂問

二相者黃潛善汪伯彥皆曰已有措置不必慮百官

聞此復自相慰 壬子金兵陷天長軍 上遣左右

內侍鄭詢往天長軍覘事知為金人至遽奔還 上

得詢報即介胄走馬出門惟御營都統制王淵內侍

省押班康履五六騎隨之黃潛善汪伯彥方會都堂

或有問邊耗者猶以不足畏告之堂吏呼曰駕行矣

其見政本四

二人乃戎服鞭馬南驚軍民爭門而出死者不可勝

數 上次楊子橋一衛士出語不遜 上掣手劍刺

殺之時軍民怨黃潛善刻骨司農卿黃錡至江上軍

士呼曰黃相公在此數之曰誤國害民皆汝之罪錡

方辨其是非而首已斷矣

龜鑑曰敵破北京張浚歷言汪黃笑而不荅敵迫

揚州羣臣有問者而汪黃猶以不畏荅之大駕南

幸而都堂會食猶聞知其雍容待敵果何所恃

而然哉昔秦軍迫淮淝而安石圍碁自如安石所

恃者指授將帥之規模素定也北兵侵澶淵而萊

公酣寢不動萊公所恃者決親征之策勝負已了

軍民 怨善 潛善

然於胷中也若汪黃之所恃者宇文虛中之使未
回庶幾和議可成耳和其果足恃哉
呂頤浩張浚聯馬追及 上于瓜洲鎮得小舟即乘
以濟

張匯進論曰黏罕之侵揚州也時御營之師必有
十萬而黏罕止有五六千騎自建炎二年秋九月
離雲中下太行渡黎陽攻澶濮山東諸州郡以至
侵揚州可見疲勞之甚矣此強弩飄風之末無足
畏也兼是時兩河州郡尚有未失者山東州郡十
失二三人心未安糧道未集盜賊遽起而不顧後
患投身深入我境又可見其無知之甚也時若我

印興聖政恭四

三

師乘其遠來新至行列未定而擊之可也或則深
池堅城拒而勿戰以挫其銳以沮其意且多方出
兵邀其出掠者彼萬里孤軍後無委積忌於相持
利於速戰求戰不能糧道不繼又且野不能掠以
此制之賊退必矣俟其既遁襲而擊之捨而縱之
皆可也而乃望風之際車駕渡江六師自潰為敵
乘之席卷而去此失於退一也

是晚敵遊騎至揚州縱火城內煙焰燭天 上至鎮
江宿于府治癸丑 上召宰執從官諸將對宅堂計
事吏部尚書呂頤浩降階拜伏庭下 上顧潛善問
之頤浩以首扣地曰願且留此為江北聲援不然敵

兵乘勢渡江愈狼狽矣二府皆曰善既而王淵入對
言暫駐鎮江止捍得一處若敵自通州渡先據姑蘇
將若之何不如錢塘有重江之阻諸內侍以為是禁
衛涕泣語言不遜上顧中書侍郎朱勝非曰卿出問
之勝非傳旨皆以未見家屬為對勝非論之曰已有
旨分遣舟專載衛士妻孥矣眾帖然勝非還奏 上
曰已晚矣適議定不若徑往杭州此中諸事暫留卿
處置事定即來即上馬行以頤浩充江浙制置使劉
光世為行在五軍制置使也鎮江控扼江口又以主
管侍衛馬軍公事楊惟忠節制江南東路軍馬屯江
寧府 金人入真州 甲寅 上次常州 御營平

印興聖政恭四

四

寇前將軍范瑄引兵至壽春其所部執守臣紹密殺
之 乙卯 上至無錫縣 丙辰 上次平江府始
脫甲冑御黃袍侍衛者皆有生意命承信郎甄援往
江北招集衛兵援本太學諸生靖康中十上疏論利
害及還遷保義郎 丁巳衛膚敏入對膚敏在維揚
數請早幸建康 上思其言復召 金人侵泰州
戊午 上將發平江中書侍郎朱勝非自鎮江來初
上以吳江之險可恃議留大臣鎮守勝非既對 上
欲除勝非兼知秀州輔臣言秀非大臣鎮守之地乃
以御札命勝非充平江府秀州控扼使勝非再留身
言臣雖備負執政與諸軍無素更乞從官一負同治

事如呂頤浩張浚皆兼御營司參贊軍事可用也於是上問近臣誰能佐勝非者浚慷慨願留遂命浚同節制控扼等事仍詔勝非事有奏陳不及者聽便宜施行訖奏浚受命即出城決水溉田以限敵馬列烽燧募土豪措置捍禦 金兵取滄州 己未 上

次秀州 庚申御舟次崇德縣江淮制置使呂頤浩從 上行即拜同簽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上諭以金兵尚留江北卿可還也京口頤浩即以王淵所部精兵二千人還鎮江府遣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八千人往吳江縣防托時朝廷方以敵兵渡江為患故命大將楊惟忠守金陵劉光世守京口

中興聖政卷四

五

王淵守姑蘇分授二大臣節度於是韓世忠在海道未還而范瓊自壽春渡淮引兵之淮西境上虜駕者惟苗傅一軍而已 壬戌 上至杭州以州治為行宮 金兵陷晉寧軍守臣徐徽言死之統領孫昂亦不屈而死 癸亥朝羣臣於行宮降詔罪己求直言 乙丑德音釋諸路囚雜犯死罪以下士大夫流徙者悉還之惟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李綱不以赦徙蓋黃潛善建陳猶欲罪綱以謝北也 大事記曰汪黃之所主者和議而已故竄馬仲毅陳東歐陽澈罷衛膚敏許景衡以遂其私方且奏復科舉策進士行郊祀定配享置講讀官以文其

命官上
薦以郎

欺幸而渡江猶罪李綱以謝北冀和議之可成耳彼其說曰非和則所以速 二聖之禍然敵與我有不共戴天之讎則其不可和也明矣祈請使還而兩河被兵通問使遣而維揚用兵敵豈虛言之所能動哉

命侍從及寺監貳郎官限二日舉有才術之士二人故事薦士不及郎官蓋特恩也一日進呈奏狀上曰今所薦士不比常時便當擢用之命赴都堂審察明日復曰不若便令登對朕當親自延見之 臣留正等曰舜之舉賢惟屬之四岳十二牧漢制大略自三公九卿丞相御史大夫止耳 本朝故

中興聖政卷四

六

事宰執侍從纔得薦舉未嘗及郎曹郎官薦士自太上皇帝始也蓋當大有為之時欲廣旁求之路故凡為尚書郎者咸得明揚等於從官雖然眾賢駢集旌車畢至固誠一時之盛矣使甄別之不明黑白之相混吹竽畫餅孔跖雜售則亦奚取於多乎惟其睿鑑英接之榮是其所以為全盡也唐陸贄有言取之貴詳擇之貴精蓋不詳其取則賢路多塞不精其擇則真贗莫分口口詳之於其始精之於其終斯兩盡之故臣愚以謂陸贄之言真盡用人之法而 太上皇帝之用人真可為萬世之訓也

置寧江
推江

看詳
言

汪並黃
出罷

出官人百八十人 宰相黃潛善汪伯彥再上疏

請罪自 上即位以來二人專持國柄至是盜賊充

斥宗社播遷議者皆欲正其誤國之罪而潛善等居

位偃然猶無去意中外為之切齒焉 置江寧府推

貨務都茶場 戊辰詔國步艱難謀慮之士咸願獻

陳可令左右司輪官設次看詳所陳納尚書省 金

兵焚揚州士民皆死者纔數千人而已 已已尚

書左僕射黃潛善尚書右僕射汪伯彥罷時御史中

丞張激上疏劾潛善伯彥大罪二十疏入未報遂以

狀申尚書省潛善伯彥乃復求去簽書樞密院事路

允迪奏曰時方艱棘不宜遽易輔相乞責以後致詔

押赴都堂治事已而皆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潛善知

江寧府伯彥知洪州

大事記曰方 上之在相州也北兵未退此申包

胥突於秦庭之時也時則當以宗澤進兵京城之

請為義而黃潛善汪伯彥沮之迨 上之次濟州

也北兵已退此晉大夫反首茂舍之時也時則當

以宗澤邀敵歸路之請為義而汪黃又沮之迨

上之即位南京此肅宗即位靈武二年而復兩京

之時也時則當以李綱獨留中原之請為義而汪

黃又沮之中興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天擬二人

以開 建紹之業者也而綱為汪黃所沮纔七十

中興聖政卷四

却富
民獻

更御
管法

汪黃
奪職

贈陳
東歐
陽激

贈馬
仲官

五日而去位豈非天邪澤為汪黃所沮未及一年

而憤死又豈非天邪綱罷而汪黃相於內澤死而

杜充繼於外天下事一變矣綱在位則措置兩河

兵民稍集綱去則經制招撫罷而兩河無兵矣綱

在位則偽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

政事乖矣綱在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志沮澤

在則盜可為兵充守則兵皆為盜澤在則黏罕遁

其機則汪黃二人為之也

戶部尚書葉夢得守尚書左丞御史中丞張激守

尚書右丞 辛未湖州民王永從獻錢五萬緡以佐

國用 上不納或曰曩已納其五萬緡矣乃命併先

獻者還之仍詔自今富民毋得輒有陳獻 詔御營

使司止管行在五軍其邊防措置等事並歸三省樞

密院 壬申觀文殿大學士黃潛善提舉南京鴻慶

宮 汪伯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所除職去大字用

言者奏劾也 甲戌潛善伯彥落職奉祠 乙亥詔

陳東歐陽徹並贈承事郎官有服親一人令所居州

縣存恤其家降授奉議郎監濮州酒務馬伸除衛尉

少卿赴行在先是尚書左丞葉夢得初謝 上諭宰

執曰始罪東等出於倉卒終是以言責人朕甚悔之

今方降詔求言當令中外皆知此意 上復曰仲前

責去亦非罪可召還或奏曰伸已死又贈直龍圖閣
丙子詔曰朕以菲躬遭時多故舉事失當知人不
明昨以宰臣非才任用既久專執已見壅塞下情事
出倉皇匹馬南渡深思厥咎在予一人既已悔過責
躬洗心改事故斥宮嬪貶損服御罷黜宰輔收召俊
良尚慮多方未知朕志自今政事關遺民俗利病或
有關於國體或有益於邊防並許中外士民直言陳
奏朕當躬攬采擇施行旌擢其人庸示勸獎 知婺
州蘇遲言本州上供羅乞減其半詔減二萬八千匹
著為定制仍令給以本錢 戊寅呂頤浩奏已復揚
州 三月己卯朔詔金兵已退當進幸江寧府經理

中興聖政卷四

九

中原 庚辰中書侍郎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兼中
書侍郎兼御營使 金人分兵攻江陰至夏港守臣
胡紆遣統制官王換等拒敵且謂簽書判官廳公事
李易曰吾曹有死城郭之義公毋宜勉之少避易歸
告其母蔣氏蔣氏曰我去則汝決不肯堅守願與汝
同死生聞者感泣 降授右武大夫和州防禦使馬
廣應詔上書言前日之事其誤有四其失有六願陛
下幸巴蜀之地用陝右之兵留重臣使鎮江南委健
吏以撫淮甸破金兵之計回天下之心是為上策都
守武昌襟帶荆湖控引川廣招集義兵屯布上流扼
據形勢密約河南諸路豪傑許以得地世守用為屏

黑日
子有

書除王
益淵

張製
張製

章看
奏詳

翰是為中策駐蹕金陵備禦江口通達漕運亟製戰
艦精習水軍厚激將士以幸一勝觀敵事勢預備遷
徙是為下策若貪顧江湖波澤之險納探報之虛言
緩經營之實績倚長江為可恃幸金兵之不來猶豫
遷延候至秋冬使金兵再舉驅敵舟楫江淮千里數
道並進方當此時然後又悔是為無策累數千言皆
切事機 是日日中有黑子 辛巳尚書右丞葉夢
得罷 上批夢得深曉財賦可除提舉中太乙官兼
侍讀提領戶部財用充車駕巡幸頃適使夢得執政
凡十四日而罷辭不拜遂徑歸下山 御營使司都
統制王淵同簽書樞密院事仍兼都統制淵自平江

中興聖政卷四

十

赴行在既對遂有是命諸將多不悅者淵輕財好義
家無宿儲每曰朝廷官人以爵使祿足代其耕也若
切切事雖刀我何愛爵祿不為大賈富商耶 同簽
書樞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呂頤浩為江南東路
安撫制置使兼知江寧府 御營使司參贊軍事張
浚請沿江要害州軍置強弩營選州禁兵縣弓手為
之仍專置軍器提舉官募公私匠人以除戎器乃命
諸路憲臣措置製造赴行在 命學士給舍輪日於
禁中看詳臣民章奏條上仍不用內侍輪送止實封
往反 壬午初扈從統制苗傅自負世將有勞以王
淵驟得君顧缺望起復威州刺史劉正彥嘗招降劇

盜丁進等以賞薄怨始淵既薦正彥復擢取其所子
 兵正彥執不遣以此怨淵 上在維揚入內侍者
 押班康履頗用事妄作威福諸將多疾之及幸浙西
 道經江左右宦者以射鴨為樂比至杭州江下觀潮
 中官供帳赫然遮道傳等曰汝輩使天子顛沛至此
 猶敢爾邪有中大夫王世脩者為傳幕賓世脩嘗疾
 關宦恣橫為尚書右丞張激言之激不納世脩退為
 劉正彥言之正彥曰君言甚忠當與君同去此輩俄
 聞淵入宥府傳正彥以為由宦者所薦愈不平遂與
 世脩及其徒王鈞甫馬柔吉張遠等謀先斬淵然後
 殺內侍鈞甫柔吉皆燕人所將號赤心軍議已定癸

口與聖政表四

未制以劉光世為檢校太保殿前都指揮使百官入
 聽宣制傳正彥令世脩伏兵城北橋下竢淵朝退即
 掉下馬誣以結宦官謀反正彥手斬之遂遣人圍康
 復家分兵捕內官凡無須者皆殺正彥既斬淵即與
 傅擁兵至行宮北門外衛士出刃以指其軍傅正彥
 遂陳兵于門下中軍統制吳湛遣人口奏傅正彥手
 殺王淵以兵來內前欲奏事 上大驚愕朱勝非請
 往問之勝非急趨樓上厲聲詰問專殺之由吳湛引
 傅所遣使臣入內附奏曰苗傅不負國家止為天下
 除害耳知杭州康允之見事急率從官扣內東門求
 見請 上御樓慰諭軍民日將午 上步自內殿登

苗劉亂作

苗劉亂作

闕門百官皆從權主管殿前司公事王元大呼曰聖
 駕來傅等見黃蓋猶山呼而拜 上憑闌呼傅正彥
 問故傅厲聲曰陛下信任中官賞罰不公軍士有功
 者不賞內侍所主者乃得美官黃潛善汪伯彥誤國
 至此猶未遠竄王淵遇賊不戰因交康履乃除樞密
 臣自陛下即位以來立功不少願止作遠郡團練使
 臣已將王淵斬首中官在外者皆誅訖更乞康履藍
 珪曾擇斬之以謝三軍 上諭以內侍有過當流海
 島卿可與軍士歸營傅曰今日之事盡出臣意三軍
 無預焉且天下生靈無辜肝腦塗地止緣中官擅權
 若不斬復擇歸寨未得 上不得已命吳湛執履衛

口與聖政表四

士擒至闕門履望 上呼曰何獨殺臣遂以付傅等
 即樓下腰斬之泉其首與淵首相對 上諭傅等歸
 寨傅等因前出不遜語大略謂 上不當即大位將
 來 淵聖皇帝來歸不知何以處 上命朱勝非絕
 出樓下委曲諭之傅請 隆祐太后同聽政及遣使
 金人議和 上許諾即下詔書恭請 隆祐太后垂
 簾權同聽政傅正彥聞詔不拜曰自有皇太子可立
 况 道君皇帝已有故事 上徐謂勝非等曰朕當
 退避但須稟於 太后勝非言無此理頗岐曰若得
 太后自諭之則無辭矣 上乃令岐入奏又命吳湛
 諭傅等曰已令請 太后御樓商議 太后御黑竹

輿出立樓前見傳等執政皆從之傳正彥拜於輿前曰今百姓無主肝腦塗地望 太后為天下主張

后曰自 道君皇帝任蔡京王黼更 祖宗法度童

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兵養成今日之禍豈關今上

皇帝事况 皇帝聖孝初無失德止為汪伯彥黃潛

善所誤今已竄逐統制豈不知傳曰臣等已議定豈

可猶豫 后曰待依所請 太后權同聽政傳等抗

言必欲立皇子 后曰皇子方三歲 太后以婦人

之身簾前抱三歲兒何以令天下西北聞之豈不轉

加輕侮傳正彥號哭固請 后不聽傳等語言益迫

太后還入門 上遣白以事無可奈何須禪位 上

白興聖政卷四

三

即所御椅子上作詔曰朕自即位以來強敵侵凌遠

至淮甸其意專以朕躬為言朕恐其與兵不已枉害

生靈畏天順人退避大位朕有元子毓德東宮可即

皇帝位恭請 隆祐太后垂簾同聽政事庶幾消弭

天變慰安人情敵國聞之息兵講好 上書詔已遣

人持下宣示二亮勝非至樓下呼傳幕屬將佐問之

王鈞甫進曰二將忠有餘而學不足耳宣詔畢傳正

彥麾其軍退勝非又奏母后垂簾須二人同對臣有

獨奏事不可形於紙筆者豈可與他人同之欲降旨

以時事艱難許臣僚獨對 太后曰彼不疑否勝非

曰乞自苗傅始仍與其徒曰引一人上殿以弭其疑

勝非退 太后語 上曰賴相此人若汪黃未退事

已不可收拾矣他日傳等入對 太后勞勉之傳等

皆喜由是臣僚獨見論事機賊亦不疑矣是日 上

移鎮顯忠寺 甲申 太后與魏國公垂簾朱勝非

稱疾不出 太后命執政詣其府勝非乃出是日上

徽號曰睿聖仁孝皇帝以顯忠寺為睿聖宮制曰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以權宜之計駐蹕吳江深慮敵

人指為裂隙與師不已結禍彌深濫使無辜肝腦塗

地退避大位傳于眇躬 隆祐太后練達國家之務

深得臣庶之情恭請垂簾同聽政事宜霽湛恩以宥

多辟可大赦天下 丙戌赦書至平江府節制軍馬

白興聖政卷四

十四

張浚聞有赦慮時方艱危事變莫測諭守臣湯東野

遣親信官至前路發封以告少頃東野馳來曰事變

矣袖以示浚浚遂走入杭州伺其實時右司員外

郎黃榘兩浙轉運司幹辦公事呂撫亦遣進武副尉

魏傳貴蠟書遺浚及呂頤浩言傳等叛逆之詳 江

東制置使呂頤浩至江寧舍館未定忽奉內禪詔赦

遂會監司議皆莫敢對退謂其屬官李承邁曰是必

有兵變承邁曰詔詞有畏天順人之語此恐其出於

不得已也其子抗侍側曰 主上春秋鼎盛豈肯遽

遜位于冲幼乎灼知兵變無疑矣頤浩即走入入杭

伺賊并寓書於張浚劉光世痛述國家艱難之狀別

張俊
舉兵

張俊
入平

高命
改元
明受

以片紙遺浚曰時事如此吾儕可但已乎時有自杭
州賁傳等檄文至平江者浚讀之慟哭乃決策舉兵
夜召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告以故令哲盡調
浙西射士以急切防江為名使湯東野密治財計
戊子御營前軍統制張浚以兵至平江府浚初也吳
江縣傅等以其兵屬趙哲使浚之鳳翔會統制官辛
永宗自杭葉小舟至浚軍具言城中事將士洶洶後
諭之曰若等無譁當詣張侍郎求決侍郎忠孝必有
籌畫至是浚至平江平江人大恐會浚被省劄召赴
行在令將所部人馬盡付趙哲浚披衣起坐不能支
持頃之湯東野直入浚問知其故浚知上遇浚厚而

口聖政卷四
五

浚純實可與謀事論東野開門納之一軍遂定浚
曰太尉知 皇帝遜位之由否此蓋苗傅等欲危社
稷言未訖泣數行下浚亦大哭浚諭以決策起兵問
罪浚泣拜且曰此事須侍郎濟以機術勿令驚動
官家浚哽噎首肯移時辛永宗趙哲至浚即同趙哲
馳入張俊軍撫諭且厚犒之人情大悅浚以蠟書諭
呂頤浩劉光世起兵狀又命浚先遣精兵二千扼吳
江 已丑制以建炎三年三月十一日為明受元年
先是傅乞改年號劉正彥乞移蹕又二日傅正彥至
都堂申言二事勝非以為移蹕不可傅趣遣使勝非
曰已議定朝夕行傅曰人言炎字是兩火故多盜乞

張浚
上后
書太

早改元勝非以奏 太后曰三事中惟年號稍輕
全然不從恐別生事 節制平江府常秀湖州江陰
軍軍馬張浚言臣竊以當今外難未寧內寇並起正
人主憂勞自任馬上求治之時恐 太后以柔靜之
身 皇帝以幼冲之質端居深處責任臣僚萬一強
敵侵陵則二百年 宋朝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
臣愚不避萬死伏乞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特軫宸
慮祈請 睿聖念 祖宗委托之重思 二帝屬望
之勤不憚勤勞親總要務據形勝之地求自安之計
抑去徽名用柔敵國然後 太后陛下皇帝陛下監
國于中撫靜江左如此則國家大計似為得之前密
州州學教授即彪見浚于軍中浚問策安出彪曰以
至順誅大逆易特反掌顧公彪之何如耳浚曰張俊
指天誓地願以死援君父之辱韓世忠有伏節死難
之志二人可倚以辦事惟浚士卒單弱恐不足以任
茲事但呂樞密也兵江寧其威望為人所信向且通
亮剛決能斷大事當為天下倡劉光世也兵鎮江兵
力強悍謀議沈鷲可以倚仗浚皆馳書往矣 是日
呂樞密至江寧願浩執書以泣曰果如所料事不可
緩矣再發書與張浚及諸大將約會兵 庚寅提舉
南京鴻慶宮黃潛善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
並責祕書少監潛善衡州伯彥永州並居住 置行

中興聖政卷四
十六

在都茶場出賣茶引紹興二年閏四月 同簽書樞

密院事江淮兩浙制置使兼知建康府呂頤浩言臣

契勘自崇寧以來內侍童貫譚稹互掌兵柄二十餘

年基禍流毒遂令徒黨為害近聞將相大臣勦戮內

侍誠可以快天下之心紓臣民忿怒之氣但方今強

敵乘戰勝之威諸盜有蜂起之勢興衰撥亂事屬艱

難豈容 睿聖皇帝退避大位而享安逸伏望 太

后陛下皇帝陛下不憚再三祈請 睿聖皇帝亟復

皇帝位親總萬幾然後駕幸江寧以圖恢復如此則

宗廟社稷有無疆之休將相大臣有無窮之福 先

口興聖政卷四

上

是張浚欲遣韓士持書說二賊使無他圖以待諸將

之集念無可遣者夜分不寐浚客遂寧馮輔素負氣

節聞之慷慨請行 敵攻廊州 辛卯張浚遣馮輔

赴行在浚為咨目具以請 主上親總萬務事稟未

勝非及與傅正彥書勉以事當改圖不宜固執 壬

辰兩浙轉運副使王琮言本路上供和買絀歲為

一百七十萬匹有奇請每匹折納錢兩千計三百五

萬緡省以助國用許之東南折帛錢蓋自此始 張

浚被旨以所部赴行在浚奏辭新命且遺傅等書云

朝廷屢差官交割張俊人馬所遣官皆畏避生事不

敢任責浚度將士久從張俊且人卒強悍捨俊無以

彈壓欲欺賊使不致疑 癸巳初御營平寇左將軍

馮行說劉
籍書苗

韓世忠既走鹽城縣散卒數千人聞 上渡江以

海舟還赴難至是次常熟張俊聞之馳見禮部待

郎張浚喜躍不自持曰世忠之來此事必辨浚與俊

更相慶慰即遣使召之 甲午馮輔再見傅正彥于

軍中從容白之曰輔為國家而來今已再日未聞將

軍之命願一言而決正彥見輔詞色不屈即與王鈞

甫馬柔吉引傅耳語衆諭輔曰侍郎欲復辟此事固

善然須面議詞語甚遜翌日即遣還遺張浚書約浚

至杭面議 呂頤浩以勤王兵發江寧先是張浚三

遣劉光世書諭以勤王且遣參議軍事楊可輔至鎮

口興聖政卷四

上

江促之光世不報 初保義郎甄援在城竊錄明受

受詔赦及二兇檄書以出至餘杭門為邏者所得苗

傅命斬之援笑曰將軍方為宗社立功奈何斬壯士

傅嬖罵且詰其故援曰今誤國姦臣多散處于外願

貴將軍之文糾忠義之士誅漏網以報將軍耳傅意

解正彥曰此未可信即使人拘之居數日防禁少緩

援更衣踰牆而出至是見張浚于平江援說言嘗更

服見 睿聖皇帝于別宮 上謂曰今日張浚呂頤

浩必起兵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必竭力相輔語令

早來詞旨甚切浚微察其意不復窮問即遣詣張俊

軍俊與其將士聞之皆感動浚遂令援徧往韓世忠

劉光世諸軍宣諭援明辯善為說詞諸將人人自以

為 上所倚望感泣爭奮由是士氣甚振 乙未衡

州居住黃潛善再責鎮東軍節度副使英州安置

呂順浩引兵至丹陽劉光世引部曲來會金部郎中

李迨自鎮江馳至偕行 丙申韓世忠以所部至平

江初世忠在常熟舟中聞張浚遣人來被甲持刃不

肯就岸取浚及統制官張俊所遺書遣人讀之世忠

乃大哭舉酒酌神曰誓不與此賊共戴天舟中士卒

皆奮世忠見浚曰今日大事已成世忠與張俊以身

任之願公無憂世忠欲即進兵浚諭之曰事不可急

投鼠忌器急則事恐不測浚已遣馮轡甘言誘賊矣

丁酉馮轡至平江張浚得二賊書率皆不情之語

其中云苟可安社稷利國家救生靈息兵戈傳等皆

聽命馬柔吉王鈞甫亦同致書浚得之即欲攜親兵

至杭與賊面決張俊韓世忠皆告以賊知主盟在公

勢必加害願勿聽 戊戌韓世忠以所部發平江張

浚大驚世忠及張俊兩軍酒五行罷浚引諸將至府

園屏左右問曰今日之事孰順孰逆眾皆曰我順彼

逆浚曰若違天悖人可直取浚頭願歸賊聞以觀察

使求即日富貴矣不然一有退縮當以軍法從事眾

皆諾世忠發平江舟行不絕者三十里甲士盡載其

上軍勢甚振浚慮傳等以偽命易置仍令世忠偏將

張世忠投絕郵傳凡自杭來者悉投之水中 己亥

張浚 斥苗 劉罪

偽命 加二 將官

張浚復遣馮轡入杭移書傳等告以禍福使之改圖

先是傳又遣浚書云朝廷以右丞待侍郎伊尹周公

之事非侍郎其孰當之請速赴行在浚報書云自古

言涉不順則謂之指斥乘輿事涉不順則謂之震驚

宮闕至於遜位之說則必其若子若孫年長以賢則託

以政事使之利天下而福蒼生不然謂之廢立廢立

之事惟宰相大臣得專之伊尹霍光之任是也若不

然則謂之大逆賊矣凡為人臣者握兵在手遂可以

責其君之細故而議廢立自古豈有是理也哉天之

所與孰能廢之願二公畏天順人無顧一身利害借

使事正而或有不測猶愈於暴不忠不義之名而得

罪於天下後世也初浚發書及所措置事皆托他詞

未敢誦言誅之傳等雖聞大集兵猶未深信得此書

始悟見討奏請誅浚以今天下 辛丑內降詔書略

曰永惟內擅之初恭奉 太上之旨責躬避位事理

甚明訪聞有侍從掌兵之官不能曉授受本末弗計

宗社安危輕易以惑人心遷延而違詔命惟爾將帥

士民各宜體悉期救艱虞傳等聞張浚將起兵乃下

是詔 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韓世忠為定

國軍節度使依前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

使新除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張俊為武寧軍節

度使知鳳翔府二人皆以深曉內禪詔旨不受張浚

偽命張浚

鄭勉劉苗

誣誤故有是命 詔新除禮部尚書張浚陰有邪謀 欲危社稷責黃州團練副使彬州安置令平江府差 兵級防送經由行在赴貶所中書舍人季陵當制有 輕脫寡謀之語時兩宮音問幾不相通 太母忽遣 小黃門至睿聖宮白曰張浚早來不得已彬州安置 上方啜羹不覺覆羹于手初傳得浚手書即請絀浚 右僕射朱勝非沮止之至于五六及是傅等至都堂 見勝非具言浚見詆為逆賊所不能堪勝非見其悖 甚恐生他變謂之曰罷張兵權而以付呂樞密必無 事矣傅意稍解遂有彬州之命 初傅正彥日至都 堂議事御史中丞鄭毅奏疏言臣訪聞朝廷日近差

古典聖政卷四

主

除行遣多出御營都副苗傅劉正彥之意二人出入 都堂殆無虛日望戒諭將帥之臣無以私請干與朝 政 太后出其章示傅正彥傅正彥銜之及是又請 留呂頤浩守金陵張浚不當貶又言浚特以私書與 傅正彥往來切磋而為忠義今峻責之是堅天下之 疑心以動四方之兵也不報慙遂遣所親奉議郎謝 嚮變姓名為賈人至平江具言城中事今遲重緩進 使賊自遁毋致城中之變浚然之然韓世忠扼秀州 張俊前軍在吳江賊氣奪矣時節制司參議官辛道 宗總舟師與統領官陳思恭亦自華亭進發張浚又 親作蠟丸書云不得驚動 三宮聖駕浚書名張浚

張浚 二書

亦書名募人賁赴管軍左言等八人慮傅等因大軍 之入或有他變書皆達 是晚馮輔至臨平馬柔吉 見之曰君尚敢來耶昨旦張侍郎有書來詞不委曲 二公大怒且發兵出杭矣輔曰張公無他意大率欲 規正故不得不激切柔吉意少解夜二鼓柔吉與輔 俱縋入城翌日與傅等議于軍中浚繆為書遺輔曰 浚近發苗都統書論列 睿聖皇帝事反覆數百言 適有客自杭來知二公於朝廷社稷初無不利之心 甚悔輕易未識體察不然浚無他也欲此忠義大節 終歸二公無使他人為之會見望致意傅等初謂有 他謀發書無異詞遂大喜輔由是得免 壬寅呂頤

中興聖政卷四

三

浩軍行至平江之北先是頤浩以所部萬人發江寧 府道募得三千人與俱至平江之北四十五里張浚 乘輕舟逆之道遇小舟得郵筒屏人發封乃浚彬州 謫命蓋賊以浚限截往來文字故更遣使臣自湖州 轉遞以來浚得之恐將士觀望不盡力呼書吏曰朝 廷趣赴行在為我申即日發浚見頤浩相與對泣 以大計咨之頤浩曰事不諧不過赤族頤浩曩諫開 邊之失幾死宦官之手承之漕輓幾陷腥膻之域近 者倉卒南渡擊室幾喪今日為社稷死豈不甚快邪 浚壯其言頤浩即召其屬官李承造于舟中草檄而 浚為潤色之初苗傅聞韓世忠在秀州取其妻梁氏

呂頤浩 忠順

韓世忠
世忠
世忠

及其子保義郎亮于軍中以為質朱勝非聞之乃好謂傳曰今當啓 太后招二人慰撫使報知平江諸人益安矣傳許諾勝非喜曰二兇真無能為矣 太后召梁氏入見封為安國夫人錫予甚渥 后執其手曰國家艱難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陞梁氏馳出都城遇苗翊於塗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摔其耳梁氏覺翊意非善愈疾馳一日夜會世忠于秀州俄而傳等以麻制授世忠曰吾但知有建炎豈知有明受斬其使焚其詔又遣使持麻制授張俊俊械以送獄馮輻又說王鈞甫曰此事若了在他人公何以贖過鈞甫頗以為然 癸卯 太后詔 睿聖皇

中興聖政表四

十一

帝宜稱 皇太弟領天下兵馬大元帥復封康王皇帝稱皇太姪監國御營都統制苗傅副統制劉正彥並賜鐵券時傅正彥聞勤王兵大集意甚懼呼馮輻議復辟輻知其可動即見朱勝非白云今國步艱難當以馬上治之今日之事當以 淵聖皇帝為主 睿聖皇帝嘗受 淵聖詔為大元帥宜仍舊少主為皇太姪 太后垂簾張遠退謂苗傅曰趙氏安矣苗氏危矣 進士馮輻特補奉議郎守尚書兵部員外郎更名康國 呂頤浩張浚議進兵韓世忠為前軍張俊以精兵翼之劉光世親以選卒為游擊頤浩浚總中軍光世分軍殿後遂以勤王所為名頤浩浚傳檄中

張浚
諸路

外曰逆臣苗傅躬犬豕不食之資取鯨鯢必戮之罪乃因艱難之際敢為廢立之謀劉正彥以孺子狂生同惡相濟自除節鉞專擅殺生仰惟 建炎皇帝憂勤恭儉志在愛民聞亂登門再三慰勞而傳等陳兵列刃兇焰彌天迫脅至尊倉皇避位語言狂悖所不忍聞大臣和解而不從兵衛皆至於掩泣詔書所至遠通痛心駭戾人情孰不憤怒顧惟率土何以戴天況傳等揭榜闕市自稱曰子 祖宗諱名曾不回避迹其本意實有包藏今者進兵以討元惡師次秀州四方響應用祈請 建炎皇帝亟復大位以順人心今檄諸路州軍官吏軍民等各奮忠義共濟多艱所

中興聖政表四

十二

有朝廷見行文字並係傳等僞命及專擅改元即不得施行敢有違戾天下共誅之 乙巳制曰 睿聖仁孝皇帝頃自靖康之初實總元帥之重早緣推戴繼遂纂承比以強敵侵陵生民荼毒深自損抑發於至誠若止仍太上之稱何以慰天下之望今恭依太后聖旨請加上 太上睿聖仁孝皇帝處分兵馬重事 御營前軍統制張俊以勤王兵發平江殿前都指揮使劉光世繼之呂頤浩與張浚錢於門外登樓閱兵器甲鮮明士氣銳甚 丙午呂頤浩張浚以大軍發平江 丁未宰相朱勝非召苗傅劉正彥至都堂議復辟事勝非語之曰反正事已定日迎請朝

勤王
師發
平江
劉苗
復辟

謝見苗
過上刻

廷百官皆有章奏公等可別作一章傳面頰發赤慚
惡無語回顧正彥正彥起曰前日所請本為和敵今
使命雖不通未嘗更遣遠請反正前後事體相違勝
非責之曰和敵之使既無路可通况事已彰露州縣
誰不知之且勤王之師未來者使是間自反正目前
日王淵不當作樞密人情猶能如此今日之事孰為
輕重不然下詔率百官與六軍請 上還宮公等六
人置身何地正彥却立不對傳長吁曰獨有死耳勝
非以二將反覆責世修世修以言逼傳傳不能荅勝
非乃令堂厨具飯命世修即廡間草奏持歸軍中自
准備將以上皆書名勝非進呈 太后極喜曰吾責
塞矣 時順浩浚大軍已次吳江王世修聞之遣人
至軍中云 上已處分兵馬重事止王師也秀俾順
浩浚以單騎入朝順浩奏曰臣等所統將士忠義所
激可合不可離願提軍入覲傳等計窮益懼 是晚
苗傳劉正彥復至都堂見朱勝非請詣睿聖宮見
上謝過 上乃賜韓世忠手詔曰知卿已到秀州遠
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傳劉正彥本為宗社始終
可嘉卿宜知此意偏論諸將務為協和以安國家傳
等退以手加額曰乃知 聖天子度量如此遂遣杭
州兵馬鈐轄張永載持詣世忠世忠得之謂永載曰
主上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以死決之傳等大恐

中興聖政表四

三五

趙知州 徐立
統豫皆河 所劉南

金兵得京東諸郡 徐州武衛都虞候趙立聞敵
北歸鼓率殘兵邀擊于外斷敵歸路奪舟船金帛以
千計軍聲復振詔立權知徐州事 金左副元帥宗
維聞 上渡江徙濟南叛臣劉豫知東平府充京東
西淮南等路安撫使而以其子麟知濟南府自舊河
以南皆豫所統也

中興聖政表四

三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高宗皇帝五

百官請上

太子立

建炎三年夏四月戊申朔宰相朱勝非等言臣等三月二十九日請召苗傅劉正彥等到都堂諭以今國家多事干戈未弭當急防秋之計 睿聖皇帝宜還尊位總攬萬機苗傅等一皆聽從 太后詔曰吾近以 睿聖皇帝授位元子請同聽政國家艱難義不得辭朝夕不遑亟欲歸政今覽所奏甚契吾心可依所請勝非乃率百官上第一表請 上還官詔不允百官三表畢時已巳刻 上始御殿百官起居 上猶未肯入內勝非再請遂就西廊措笏掖 上乘馬

還行宮都人夾道焚香眾情大悅 上及太后同御前殿垂簾下詔曰朕顧德弗類遭時多艱永惟責躬避位之因專為講好息民之計今露章狎至復辟為期朕惟東朝有垂簾保佑之勞元子有踐祚纂承之託 太后宜上尊號曰隆祐皇太后嗣君宜立為皇太子

龜鑑曰方苗劉之猖獗也杜鵑之詩聞者傷心投鼠之舉勢不可亟其事至難處也在內則有朱勝非李炳鄭穀以正大之理折其鋒在外則有張俊韓世忠劉光世勤王之師挫其銳取日虞淵洗光咸池二兇以三月癸未至四月戊申反正凡二十

皇聖政卷五

一

復建炎號

張浚除院

張浚等苗劉戰

六日而平蓋張忠獻倡義之功居多焉

呂頤浩張浚次秀州韓世忠以下出郊迓之具言傳等用意姦回當益為備頤浩謂諸將曰國家艱危君父廢辱一行將佐力圖興復今幸已反正而賊猶握兵居內包藏姦謀事若不濟必反以惡名加我諸公勉之漢翟義唐徐欽業之事可為戒也夜有刺客至浚所浚見而問之客曰僕河北人粗讀書知逆順豈為賊用願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浚下執其手問以姓名不告而去翌日浚取郡囚當死者詭言刺客斬以徇 已酉御營使司都統制苗傅為淮西制置使副都統制劉正彥副之 庚戌詔復用建炎年號

軍執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迪皆乞罷 上不許御筆張浚除知樞密院事浚時年三十三 國朝執政自寇準以後未有如浚之年少者 淮西制置使苗傅副使劉正彥並加檢校少保許以所部行呂頤浩張浚次臨平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為陣於中流植木為鹿角以梗行舟翊以旗招引世忠兵出戰世忠率將士當前力戰張浚次之劉光世又次之軍小却世忠叱其將馬彥溥揮兵以進塗溥騎不得騁世忠下馬持矛突前令其將士曰今日各以死報國若面不帶幾箭者必斬之頤浩在中軍被甲立水次出入行伍間督戰翊等敗走傳正彥遣兵

皇聖政卷五

二

苗遁

世忠

太后

召張

立苗

援之不能進順浩等進兵北關傳正彥見之曰請設

盟誓兩不相害 上賜金勞遣傳正彥退詣都堂趣

賜鐵券勝非命所屬檢故事如法製造是夕傳正彥

引精兵二千人開湧金門以出命其徒所在縱火遂

夜遁尚書省撤諸道捕傳等世忠俊光世馳入城至

行宮門閣者以聞 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光

世俊繼至並見于內殿 上嘉勞久之 辛亥太皇

太后撤簾呂順浩張浚引勤王兵入城都人夾道贊

觀咸以手加額班退勝非留身乞罷 上曰何必堅

去勝非曰國家厄會君與相當之以 陛下聖德尚

避位二十餘日臣實何人豈可苟安相職 上曰卿

中興聖繫五

三

言有理朕更思之勝非頓首謝順浩浚既見 上遂

召趙哲李迨楊可輔辛道宗李承造王圭等俱對

上特召浚至禁中謂曰 隆祐皇太后知卿忠義欲

一識卿面適垂簾見卿自庭下過矣浚皇恐謝 上

欲倚浚為相浚辭以晚進不敢當是日平寇左將軍

韓世忠手執工部侍郎王世脩以屬吏并拘其妻子

詔制置使劉光世鞠其始謀以聞 苗傳犯富陽縣

遣統制官喬仲福追擊之 壬子 上初御殿受朝

知樞密院事張浚等言逆臣苗傳劉正彥引兵遁

走乞行下諸州生擒傳正彥者白身除觀察使不願

就者賞錢十萬緡斬首者依此捕獲王鈞甫馬赤吉

今世忠

朱勝

張遠苗瑀苗翊並轉七官其餘一行官兵將校並與

放罪一切不問仍多降黃榜曉諭從之 執政奏事

畢朱勝非再留身乞罷 上未許勝非曰臣若不去

人必以為有所壅蔽臣去之後公議乃見 上問可

代者勝非曰以時事言之須呂順浩張浚 上曰二

人孰優勝非曰順浩練事而宸暴浚喜事而疎淺

上曰俱輕浚太少年勝非曰臣向自蘇州被召軍旅

錢穀悉以付浚後來勤王所事力皆出於此此舉浚

實主之勝非拜辭將退 上曰即今更押卿赴都堂

令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等皆參堂以正朝廷之體勝

非曰臣聞唐李晟平朱泚之亂奏云謹已肅清宮禁

中興聖繫五

四

祇奉寢園當時寇汙宮禁晟擊出之故云肅清今陛

下還宮已數日將士直突呼叫出入殿門誠為不知

理道勝非退見光世已下于都堂世忠曰金人固難

敵若苗傳但有少許漢兒何足畏者勝非曰請太尉

連追討毋令過江於是御史張守亦論勝非等不能

思患而預防致賊猖獗乞罷政疏留中不出 癸丑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洪州

同簽書樞密院事呂順浩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兼御營使 門下侍郎顏岐尚書右丞張浚並罷

岐提舉南京鴻慶宮徵知江州兼江東湖北制置使

簽書樞密院事路允迪提舉醴泉觀兼侍讀 同

王世修
伏世

吳港
伏世

反天
下赦

黃鼎
薦趙

不許
內侍
用事

簽書樞密院事李炳守尚書右丞 鄭毅進簽書樞密院事 監察御史陳戩奉詔審鞠王世修于軍中 世修言先伏兵斬王淵繼殺內官然後領兵伏闕脅天子禪位此皆始謀實情哉以聞詔斬世修于市 苗傅犯桐廬縣 甲寅殿前都指揮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為太尉御營副使先是御營副使皆以執政為之比光世還朝 上議擢光世樞密既而改命 御營平寇左將軍韓世忠充御營左軍都統制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充御營右軍都統制 斬御營中軍統制官吳港 上以港佐二叛為逆諭韓世忠使圖之世忠詣港與語手折其中指遂執以出詔戮港於市以統制官年永宗為御營中軍統制 乙卯赦天下舉行 仁宗法度錄用元祐黨籍即嘉祐法有與元豐不同者賞格聽從重條格聽從寬係石刻黨人並給還元官職及合得恩澤應諸路上供木炭油蠟之類有困民力非急用之物並罷 丙辰苗傅至白沙渡所過焚橋梁以遏王師劉光世遣其前軍統制王德助喬仲福討之 丁巳先是右司員外郎黃槃應詔薦朝奉大夫趙鼎遂以鼎行尚書司勳員外郎 詔自崇寧以來內侍用事循習至今理宜痛革自今內侍不許與主兵官交通假貸餽遺及干預朝政如違並行軍法 苗傅犯壽昌縣所至

張壽
應詔
言事

合三
省為一

敵居人黥以為軍 戊午通判湖州張壽應詔上疏大略謂人主戡定禍亂未有不本於至誠而能有濟者 陛下踐祚以來號令之發未足以感人心政事之施未足以慰人望豈非胷中之誠有未修乎又言天下治亂在君子小人用捨而已夫小人之黨日勝則君子之類日退將何以弭亂而圖治乎又言防守大江烏合之眾不諳戰陣又言侍從臺諫至國家大事則坐視而不言又言巡幸所至不免營繕重困民力時論以為當 統制官喬仲福追擊苗傅至梅嶺與戰敗之傅走烏石山 庚申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呂頤浩改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御營使尚書右丞李邴改參知政事時言者復引司馬光併三省狀請舉行之詔侍從臺諫議御史中丞張守言光之所奏較然可行若更集眾徒為紛紛既而頤浩召從官九人至都堂言委可行悉無異論頤浩乃請以尚書左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中書侍郎並為參知政事尚書左右丞並減罷自元豐改官制肇建三省凡軍國事中書揆而議之門下審而復之尚書承而行之三省皆不置官長以左右僕射兼兩省侍郎二相既分班進呈自是首相不復與朝廷議論 宣仁垂簾大臣覺其不便始請三省合班奏事分省治事歷紹聖至崇寧皆不能改議者謂門

車執
官請舉

併省
百官

減六
曹吏

舉智
藝武官

下既相同進公事則不應自駁已行之命是東省之職可廢也及是上納順浩等言始合三省為一如祖宗之故論者題之宰相呂頤浩知樞密院事張浚言今天下多事乞命庶寮各舉內外官及布衣隱士材堪大用之才擢為輔弼協濟大功詔行在職事官各舉所知以聞權罷祕書省紹興元年廢翰林天文局紹興二年七月復置并宗正寺歸太常紹興三年六月復置鴻臚寺歸國子監歸禮部紹興三年六月復置二十五年十月衛尉寺歸兵部太僕寺歸駕部並不復置少府將作軍器監歸工部紹興三年十一月復將皆用

軍興併省也減尚書六曹吏自主事至守當官凡六等定為九百二十人苗傅犯衢州守臣胡唐老據城拒之會大雨雹城上夫石皆發不克攻遂引去丙寅苗傅犯常山縣丁卯上發杭州留簽書樞密院鄭懋衛皇太后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身往討賊以世忠為江浙制置使自衢信追擊之世忠入辭白上曰臣當撲滅二賊未審聖意欲生得之耶或函首以獻也上曰能殺之足矣世忠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為宗社刷耻戊辰苗傅犯玉山縣庚午詔天下帥臣監司守令采訪寓居文武官有智謀及武官武藝精熟者具名以聞量材

中興聖政卷五

七

王德
殺陳
彥章

立皇
太子

定三
省吏
額

范瑄
反瑄
狀

張浚
宣撫
張

張浚
請西
幸

再竄
汪黃

錄用 卒未苗傅也沙溪鎮統制官喬仲福王德乘間入信州會統制官巨師古自江東討賊還與仲福會傅未至信州十里聞官軍在遂還也於衢信之間初韓世忠喜德之勇鷲欲使歸其麾下乃令腹心健將陳彥章圖之德與彥章適會于信州同謁郡將彥章進揖德頗倨彥章怒拔刀刺德不中德奪刀殺之壬申制以皇子魏國公專立為皇太子丙子初定兩省吏額丁丑初定尚書省吏額御營平寇前將軍范瑄自壽春渡淮遣騎卒五人之廬州從安撫使胡舜陟責贍軍錢帛舜陟執斬之遣一騎還報諭之曰將軍受命北討今棄而南自為寇吾豈竭生靈膏血而為汝資宜急去舜陟又檄諸郡勿給其糧瑄遂渡江之洪州屯駐五月戊寅朔上次常州詔知樞密院事張浚為宣撫處置使以川陝京西湖南北路為所部初上問浚以方今大計浚請身任陝蜀之事置司秦川令呂頤浩危駕來武昌上許之詔英州安置黃潛善降充江州團練副使永州居住汪伯彥降充寧遠軍節度副使並即其州安置始潛善之斥也其兄潛厚以分司居道州潛厚聞命徑歸邵武軍朝廷聞之為降守臣張髦一官潛厚乃去庚辰江浙制置使周望引兵至衢州而苗傅與其徒犯江山縣傅之軍行也常以王鈞甫馬柔吉將赤

中興聖政卷五

六

新王 鈞南 馬柔 吉柔

祭陳 東張 慈墓

張浚 西行 議格

熱張 志詔 諛至

江寧 府寧 改江 寧為

建康 寧為 改江 寧為

洪皓 金時 使金

心隊為先鋒去大軍十里而屯時 上命諸將以罪

止傳兄弟及劉正彥鈞甫柔吉張達餘皆罔治赤心

軍士聞詔寬人乃叛傳鈞甫遂焚河梁以斷其路率

赤心之眾降於望望使人受降書未幾其前軍統領官

張翼等七人謂鈞甫反覆斬鈞甫及柔吉父子首以

降賊黨大懼詔以翼為珣衛大夫温州觀察使傳等

聞韓世忠且至遂引兵趨信上世忠聞之恐其滋蔓

閩廣乃自浦城提出以邀之 辛巳 上次鎮江府

翰林學士滕康請命有司祭陳東之墓御筆令守臣

併張慤致祭 上諭執政以慤古之遺直東忠諫而

死皆厚卹其家焉 癸未翰林學士滕康為端明殿

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康既秉政張浚西行之議遂格

甲申中書舍人張志罷志初入見言 上即位以

來無纖毫之失 上謂大臣曰自古人君不患無過

患不能改過耳志諛如此豈可真之從班乃落職

宮觀 乙酉 上至江寧府駐蹕神霄宮 御筆建

康之地古稱名都其以江寧府為建康府 起復朝

散即洪皓為徽猷閣待制假禮部尚書充大金通問

使 丁亥苗傅寇浦城縣時御營副使司前軍統制

王德既殺陳彥章欲與韓世忠戰世忠曰苗劉未平

若與之戰乃是更生一敵 不如避之夜世忠將至浦

城北四十里與傅正彥遇于漁梁驛正彥心溪北傳

韓世 忠擒 劉正 彥

張浚 招薛 慶

天文 學生 內宿

張浚 罷尋 復

復置 兩省 檢正

擒苗 傅

屯溪南跨溪據險設伏相約為應世忠率諸軍力戰

駢將李忠信趙竭節特勇陷陣右軍統制官馬彥溥

馳救死之賊乘勝至中軍世忠瞋目大呼挺矛而入

正彥望見失聲曰吾以為王德乃韓將軍也正彥少

却世忠揮兵以進正彥墜馬世忠生擒之盡得其金

帛子女傳棄軍遁去 己丑初薛慶既據高郵兵至

數萬人知樞密院事張浚聞慶等無所係屬欲歸麾

下親往招之浚渡江斬賽以兵降及是至高郵入慶

壘從者不滿百人浚出黃榜示以朝廷恩意慶感服

再拜 辛卯詔太史局天文官許將帶學生內中止

宿以備宣問天象 乙未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資

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初薛慶欲求厚賞乃留

浚三日而外間不知謂浚為慶所執浮言胥動真州

守臣以聞呂頤浩與李昉滕康共議罷浚樞亮 己

亥都省言自兵興以來天下多事四方文移增倍於

前日宰執精力疲耗於案牘而邊防軍政所當急者

反致稽緩此無他中書別無屬官故也望用熙寧故

事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二員分書六房事者左

右司郎官二員從之 是日苗翊率眾出降復用其

將孟臯計欲遁之温台禪將江池聞之殺臯擒翊降

于制置使周望有舉子程安者崇安人時敵在傳軍

為傳謀與苗瑀張達收餘兵入崇安縣統制官喬仲

書製張
張詩

驅磨
常物

分江
康路

殺揚
進復

久雨
召言

福王德共追之盡降其眾傅夜脫身去變姓名為商

人與其愛將張政亡之建陽縣土豪詹標覺而邀之

留連數日安知不免密告標曰此苗傅也標執以告

南劍州同巡檢呂熙熙以赴福建提點刑獄公事林

杞杞懼政分其功與熙謀使護兵殺政崇安境上自

以傳追世忠授之遂檻赴行在 辛丑張浚自高郵

至行在復以浚知樞密院事浚辭曰高郵之行徒仗

忠信雖不至如所傳聞然身為大臣輕動損威其罪

莫大詔不允遂以慶守高郵軍 上親書御製中和

堂詩賜浚曰願同越勾踐焦思先吾身卒章曰高風

動君子屬意種蠱臣 丙子命諸路漕臣驅磨常平

失陷錢物具數申尚書省仍椿取以待詔用 丁未

尚書省請以江池饒信州為江州路建康府太平宣

徽州廣德軍為建康府路並以守臣充安撫制置使

其江州守臣更不帶江東湖北字入銜從之 京西

北路制置使翟興舉將楊進殺之遂復西京 六

月戊申朔東京留守杜充兼宣撫處置副使節制淮

南京東西路 己酉 上以久雨不止慮下有陰謀

或人怨所致以諭輔臣於是呂頤浩張浚皆謝罪求

去 上曰宰執豈可容易去位來日可召郎官以上

赴都堂言闕政

臣留正等曰周書言三公燮理陰陽漢故事遇災

張守
應事

異則策免三公蓋以燮理愛人而至於致災宜其

不免於咎 太上皇帝以久陰霖雨不止宣諭宰

執不及其他獨使召郎官以上言己之過失而將

以收人心召和氣銷天變此宋景公所以退星舍

而子韋之所以賀延壽也聖德如此

御史中丞張守言陛下罪己之詔數下矣而天未悔

禍實有所未至爾倘能應天以實不以文則安知謹

告警懼非誘掖陛下以啓中興之業乎先是守為副

端嘗進修德之說疏凡三上且日願陛下處官室之

安則思 二帝母后宮廬毳幕之居享膳羞之奉則

思 二帝母后體肉酪漿之味服細暖之衣則思

二帝母后窮邊絕塞之苦寒操子奪之柄則思 二

帝母后語言動作受制於人享嬪御之適則思 二

帝母后誰為之使令對臣下之朝則思 二帝母后

誰為之尊禮要如舜之兢業湯之危懼大禹之菲惡

文武之憂勤聖心不倦盛德日隆而天之不助順者

萬無是理也及是又申言之且曰天時人事至此極

矣陛下觀今日之勢與去年孰愈而朝廷之措置施

設與前日未始異也中書舍人季陵言臣者君之陰

妻者夫之陰北方者中國之陰金人累歲侵軼生靈

塗炭城邑卬墟怨氣所積災異之來固不足怪惟先

格王正厥事則在我者其可忽耶臣觀廟堂之上無

季陵
應事

劉應言
王詔事

趙鼎新
言法述
罷安配
石武
招用
孫節

擅命之臣惟將帥之權太盛宮閭之內無女謁之私
 惟宦寺之習未革且陽為德陰為刑常雨常寒陰道
 太盛陛下正當修德以應天能制將帥乃德之剛能
 抑宦寺乃德之正事宗廟以孝禁盜賊以義謀國以
 智安民以仁如此行之則人心悅而天意得矣吏部
 侍郎劉珪言北方強大陰盛陽微故陰雨為災此羣
 臣所共知也若乃孝悌通神明至誠動天地此陛下
 所宜知羣臣未嘗言也願陛下精禱於天詳見於事
 揭為臺觀以表望思時遣使人以伸祈請則孝悌之
 道至矣陛下有仁聖之資而二三執政專為蔽塞願
 取建炎以來所下詔令參稽而行則至誠之道著矣

曰聖聖王

此感人心銷天變召和氣之大者也 上嘉納之司
 勳負外郎趙鼎言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
 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
 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今安石猶配享廟廷而
 京之黨未放臣謂時政之闕無大於此何以淑人心
 而召和氣哉 上納其言遂罷安石配享 癸丑詔
 諸路帥臣監司郡守許招來材武之士官為給食仍
 量材錄用 乙卯詔軍興以來忠義死節之家令中
 書省樞密院籍記姓名優加存恤訪其子孫量材錄
 用 丙辰苗傅後軍部將韓萬陷光澤縣傳之敗也
 備以兵趣邵武軍入城焚掠趣建昌軍守臣方昭率

劉世光
韓招

詔四事
責以

罷置射
士增

賤植表
教請

呂社
明聽

衆守備賊一夕遁去進犯撫州入城縱掠又攻湖口
 縣渡江至蘄州會劉光世駐軍汀州遣人招備備往
 見光世因更名世清號小韓尋詔世清添差蘄州兵
 馬鈴轄 庚申 隆祐皇太后至建康 上率羣臣
 迎于郊外 辛酉 上手詔以四事自責一曰昧經
 邦之遠圖二曰昧勦難之大略三曰無綏人之德四
 曰失馭臣之柄仍命出榜朝堂徧諭天下使知朕悔
 過之意 丙寅罷江浙荆湖閩廣增置射士三分之
 一既而言者以為無益乃罷武尉不數年而所增射
 士盡廢之 丁卯右司諫袁植罷初植請再貶汪伯
 彥而誅黃潛善及失守者權邦彥朱琳等九人 上

曰聖聖王

曰渡江之役朕方念咎責已豈可盡歸罪大臣植乃
 朕親擢雖敢言至尊朕以殺人此非美事呂頤浩曰
 聖朝弼臣罪雖大止貶嶺外故威德可以祈天永命
 植發此念已傷和氣滕康曰如植言傷陛下好生之
 德矣乃下詔略曰朕親擢袁植置之諫垣意其補過
 拾遺以救闕失而植供職以來忠厚之言未聞殺戮
 之事宜戒可出知池州明日康見 上曰大哉王言
 太祖以來未嘗戮大臣國祚久長過於兩漢者此也
 未幾潛善卒于梅州 尚書司勳負外郎趙鼎行右
 司諫監登聞檢院呂祉守右正言社工䟽論致治之
 要以聰明為本持養之道要在有益於聰明者為之

呂進社

羅新教

置樞密編修

張攻揚
守梁祖

正不輕
士宜去

勿以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也。有損於聰明者去之。勿以小惡為無傷而弗去也。疏入。上召對社復進三

策其一曰自古撥亂同於創業之君其二曰自古得

天下必以人心之同其失天下必以人心之異其三

乞付諸大將以節制之權。上悉嘉納遂有是命。

罷諸州新置州學教授。癸酉樞密院言自兵興

至今軍政事務倍於平時欲依。祖宗朝置檢詳官

兩負序位在左右司之下編修官四負止存一負依

舊看詳條法從之。甲戌。上自神霄宮入居建康

府行宮。御史中丞張守試尚書禮部侍郎守嘗論

呂頤浩不可獨任而張浚不宜西去。上不然而會

有旨以東京糧運不繼復命梁揚祖為發運使專切

措置糧運以餉中都權給事中劉寧止言其不可詔

以次官書讀行下遂命起居郎蔡寔禮兼權給事中

守言揚祖不可用請罷之中書舍人季陵亦封還錄

黃論揚祖前為發運使未及半年而中都之人至於

相食此則揚祖之罪孰謂揚祖知首尾乎守再上疏

論列不報疏三上揚祖乃請奉祠守言揚祖以自請

得祠是臣在憲臺言無可采因乞補外遂有是命守

力辭不拜。上命呂頤浩召守至政事堂諭以正士

不宜輕去朝廷守乃受命。中書舍人范宗尹為御

史中丞首言設若敵騎深入當以控扼之事責之將

口與聖果五

五

誅苗劉

平苗劉

王庭秀論

敗非

相陛下姑引而避之中書舍人季陵亦言建康陛下

所當守亦敵人所必攻九江上流有建瓴之勢淮南

諸郡有唇亡之憂臣願陛下為馬上之計。乙亥金

人陷磁州。秋七月辛巳韓世忠軍還執苗傅劉正

彥苗翊詣都堂審驗畢磔于建康市梟其首正彥臨

刑瞋目罵傅曰苗傅匹夫不用吾言遂至於此。癸

未御前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檢校少保武勝昭慶

軍節度使賞平苗劉之功也。上遣使賜世忠金合

且御書忠勇二字表其旂幟又封其妻梁氏為和國

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媿前史給內中俸以寵之將

臣兼兩鎮功臣妻給俸皆自此始。范瓊為御營使

司提舉一行事務時瓊自南昌入見故以命之。殿

中侍御史王庭秀知筠州右司諫趙鼎行殿中侍御

史先是庭秀論呂頤浩除擬不公故有是命右正言

呂祉奏曰朝廷今日緣論大臣移一言官明日緣論

大臣罷一言官則後日大臣行事有失誰敢言者願

陛下以言章示大臣使之自省置身無過之地如或

不悛黜之何惜。甲申詔曰朱勝非顏岐張澂路允

迪當軸處中荷國重任而不能身衛社稷式過兇邪

方逆臣亂常之日恣其凌肆以紊機衡夫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孔子以為焉用彼相今二兇既誅典刑斯

正勝非之徒盍論其罰於是勝非自觀文殿大學士

中聖聖果五

六

朱勝非

張璪 范瑔

知洪州落職提舉亳州明道宮岐落資政殿學士依舊提舉南京鴻慶宮允迪自資政殿學士淮西制置使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激自資政殿學士江州路制置使坐朋附二兇責授秘書少監分司西京衡州居住 御營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訟王德擅殺其將陳彥章詔德除名彬州編管 丙戌范瑔引兵趨關入見知樞密院事張浚奏瑔大逆不道罪惡貫盈呼吸羣兇布在列郡以待竊發若不乘時顯戮他日必有王敦蘇峻之患 上許之遂以張俊兵擁縛付大理使劉光世出撫其眾曰所誅范瑔耳若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眾皆投刃曰諾於是入字軍還付新

知洮州王彥而餘兵分隸御營五軍頃刻而定

大事記曰蓋自 宣和末羣盜竄起 建炎以來 祝靖薛廣党忠閻僅王存之徒雖皆招安而淮寧山東河北之盜皆擁兵數萬拱州之黎驛單州之漁臺亦有潰卒數千趙萬襲常州張遇焚真州丁進犯壽春桑仲據襄陽戚方犯鎮江楊勅犯處州劉超據荆南王闢犯房州崔增犯太平州張用據桂陽軍趙延壽犯德安軍皆隨滅隨起甚而范瑔召見亦不肯釋兵則天子之兵皆盜矣所幸事變興而人才見保護聖躬勝非之力居多倡義勤王張浚之力居多故一月而除二兇而范瑔之謀逆

太子

李時 儲貳

諫院 不後

范瑔 伏誅

浚又與劉子羽謀之府中之文字夜成廡下之黃紙旦出瑔遂就擒三大奸既除而內盜始息矣

元懿太子專慶年三歲詔報五日朝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鄭懋慶于位懋執政甫百日 上甚悼之謂大臣曰朕喪元子猶能自排遣殺計至殆不能釋也 己丑資政殿學士王綯參知政事試兵部尚書周望同簽書樞密院事 庚寅鄉貢進士李時雨上書曰臣竊聞皇太子服藥不痊事之既往夫復何言而承嗣之道理不可後為今之計欲乞暫擇宗室之賢者一人使視皇太子事以係屬四海增重朝廷俟陛下皇太子長成界之東宮則以一王封視皇子亦不為嫌也伏望陛下斷以不疑而力行之書奏詔日下押出國門建炎以來言儲貳者蓋自時雨始 辛卯詔諫院別置局不隸後省許與兩省官相見議事元豐初用唐制置諫官八員分左右隸兩省至是始復之如祖宗之故 升杭州為臨安府 壬辰詔范瑔就大理寺賜死 丁酉鑄三省樞密院銀印 庚子尚書戶部侍郎湯東野試工部侍郎兼知建康府時建康府寓治保寧僧舍而江浙制置使韓世忠也蔣山逐守臣連南夫而奪其治寺殿中侍御史趙鼎言南夫緩不及事固可罪然世忠躬率使臣排闥而入逐天子之京尹此而可為孰不可為矣願下詔切

得趙 廷鼎 湯野 戊辰 張赴 陝川 兵戰 東

杜同 院知 充

責世忠而罷南夫仍治其使臣之先入者此為兩得
上曰唐肅宗興靈武諸軍草創得一李勉然後知朝
廷尊令朕得卿無愧昔人矣因降南夫知桂州而以
東野知建康府戎兵故皆羣盜喜攘奪市井東野峻
法繩之不少縱民恃以安 知樞密院事張浚以精
兵十五百人騎三百發行在賜度僧牒一萬紫衣師
號五千為軍費 上賜川陝官吏軍民詔曰朕嗣承
大統遭時多故夙夜以思未知攸濟正賴中外有位
悉力自效共極傾危今遣知樞密院事張浚往諭密
旨黜陟之典得以便宜施行卿等其念 祖宗積累
之勤勉人臣忠義之節以身徇國母口名教之羞同

中興聖主

充

德一心共建隆興之業當有茂賞以答殊勲浚辟知
秦州劉子羽參議軍事尚書考功員外郎傅雱兵部
員外郎馮康國主管機宜文字忠州防禦使王彥為
前軍統制彥將八字軍以從太學博士何洋閻門祇
候甄援等俱從行康國將行往辭臺諫趙鼎謂之曰
元樞新立大功出當川陝半天下之責自邊事外悉
當奏稟蓋大臣在外忌權太重也 壬寅詔迎奉
皇太后率六宮往豫章且奉太廟神主景靈宮 祖
宗神御以行以參知政事李昉簽書樞密院事滕康
並為資政殿學士昉權三省樞密院事東京留守杜
充同知樞密院兼宣撫處置副使呂頤浩張浚薦

武少 義理 知臣

度改 綾紙 用牒

林獻 政書 本勳

王不 通鑑 刊琮

之也仍命充總兵防淮 八月戊申環慶經略使王
似言方今用兵之際關陝六路帥乞用武臣呂頤浩
曰臣少識種諤少而為西夏信服今之武帥類皆
關將非皆將軍見如諤之比杜充曰方今艱難帥臣
不得坐運惟惟當以冒矢石為事上曰王似未知武
臣少能知義理若文臣中有智勇兼資練達邊事如
范仲淹者豈必親臨矢石何為多籍武帥 己酉移
浙西安撫司於鎮江 壬子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李
昉提舉杭州洞霄宮權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進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吏部尚書劉珪權同知三省樞密
院事仍許珪級執政班奏事 丙辰秦祠部度牒改

中興聖主

三

用綾紙做茶鹽鈔法用朱印合同號仍增綾紙工直
錢十緡通舊為百二十緡自治平末年始鬻度牒渡
江後軍興費廣用度多仰之舊以黃紙印造故偽者
易為至是戶部郎中朱異等以為言始有是命 辛
酉廣州州學教授林勳獻本政書十三篇勳以為國
朝兵農之政大抵因唐末之故今農貧而多失職兵
驕而不可用地利多遺財用不足皆本政不修之故
癸亥兩浙轉運副使王琮罷仍奪職坐不刊行資
治通鑑板本也始范冲刻是書垂成而去琮至遽罷
之者劾琮指司馬光為奸人謂通鑑為邪說必欲
毀板恐其流傳故有是命 乙丑權東京留守判官

留守 悟權官

費用 營兵 費財

中丞 臺網 所係

程昌寓自京城還蔡州初杜充既去昌寓以無糧不可
 留引所部還蔡副留守郭仲荀亦引餘兵歸行在遂
 以京畿轉運副使上官悟權京城留守自悟權留守
 後命令不復能行留守司名存而已 丙寅 上謂
 輔臣曰國用匱乏政以所費處多呂頤浩曰用兵費
 財最號不貲故漢文帝不言兵而天下富 上曰用
 兵與營造最費國用深可戒也

臣留臣正等曰漢武帝外事四裔內侈宮室剝民
 之膚極矣及盜賊蜂起乃始封宰相以富民侯顧奚
 益哉 太上皇帝以用兵營造為蠹財之戒其有
 鑒於斯乎然臣嘗竊議之二者為財用之蠹雖均

中興聖政卷五

五

宮室之奉所當深戒師旅之興有出於不得已者
 文帝借露臺百金之費而乃講武於上林聚兵於
 廣武豈靳營造而輕於用兵哉蓋應敵之備不得
 不然也 太上皇帝在位三紀臺榭苑囿無所營
 繕內帑所積甚富及金兵南侵餽餉賞犒之費盡
 出於此而民不知易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而後知聖慮無一日不在斯民也
 甲戌禮部尚書曾楙為翰林學士承旨禮部侍郎
 張守為翰林學士先是殿中侍御史趙鼎入對論守
 無故下遷 工曰以其資淺鼎曰中丞臺網所係豈計
 資耶且言事官無他過願陛下毋沮其氣時 上每

除言官即置一簿考其所言多寡鼎為臺諫三月而
 言四十事 上皆行之

龜鑑曰朝政有關失許士無以直言利害當講輪
 從臣而給札或以朕之耳目付臺諫或以不畏強禦
 責御史趙鼎有言四十事固足以見鼎之盡職而
 四十已行三十六尤足以見 高宗之善政增言
 事官置言事簿而聽言之路廣矣

中興聖政卷五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五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高宗皇帝六

王禮
擅權
青苗

罷復
舉提

順浩
杜充

胡寅
上言
疏七

建炎三年閏八月戊寅知平江府孫覲罷以言者論

覲嘗建明王安石常平聚斂之法也時覲在平江拘

催民間崇寧以來青苗積欠民苦其擾 上聞亟下

詔除之 乙酉詔諸路復置提舉常平官指揮勿行

用殿中侍御史趙鼎疏也 己丑尚書右僕射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進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杜

充守右僕射並同平章事兼御營使 參知政事王

綸兼御營副使 淮東副總管靳賽以所部詣劉光

世降光世因以為將就統其軍人人皆喜 庚寅起

居郎胡寅上疏曰臣伏觀詔書以敵人侵凌備禦不

給遂有移蹕之意右顧岳鄂左趨吳越安危利害下

訪羣臣臣聞孔子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今臣所陳不免追咎既往者蓋謂建炎以來有舉措

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復收人心而圖存則既往之失

不可不追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親王介弟受

淵聖皇帝之命出師河北 二帝既遷則當糾合義

師北向迎請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遙上徽號建立

太子不復歸覲宮闕展省陵寢斬戮直臣以杜言路

南巡淮海偷安歲月敵兵深入陝右遠破京西漫不

治軍略無扞禦盜賊橫潰莫之誰何無辜元元百萬

塗地怨氣上格日昏無光飛蝗蔽天動以旬月方且

製造文物糜費不貲猥於城中講行郊報朝廷動色

相謂中興敵騎乘虛直擣行在匹馬南渡狼狽不堪

淮甸之間又復流血逮及反正實位移蹕建康不為

久圖百度頹弛淮南宣撫卒不遣行自畫大江輕失

形勢一向畏縮惟務遠逃軍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

之決近在目前凡此節次十餘條皆所謂舉措失人

心之大者也為陛下計當如何而黃潛善汪伯彥顏

岐顧以乳嫗護赤子之術待陛下曰 上皇之子三

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重愛也曾不知 太

祖勤勞取天下 列聖兢業嗣守不敢墜失今也

宗廟為草莽埋之陵闕為畚鍤驚之堂堂中華荆棘

生之赫赫帝圖他人營之本初嗣服既不為迎 二

帝之策因循遠狩又不為守中國之謀以至於今德

義不孚而號令不行刑罰不威而爵賞不勸巡幸所

至民以淮甸為戒駐蹕所在人以敵至為憂東南之

州郡幾何翠華之省方無已若不更轍以救危亡則

人心已去天命難恃雖欲羈栖山海跋履崎嶇臣恐

非所以為自全之計也為今之策願陛下一切反前

失而已則必下詔曰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廟羞殘罪乃在予無所逃責

以此號召四海聳動人心不敢愛身決意講武然後
 選將訓兵戎衣臨陣接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冢
 英誓以戰伐天下忠義之士必雲合而景從天下武
 勇之夫必響應而颺起臣不自量每切歎憤輒為陛
 下畫七策為中興之術其一曰罷和議而修戰略蓋
 和之所以可講者兩地用兵勢力相角利害相當之
 故也非強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議則於耿
 南仲何也淵聖皇帝在東宮南仲為東宮官歸依
 右丞李邦彥邦彥其時方被寵眷又陰為他日之計
 既而淵聖嗣極而邦彥為次相金兵遽至城下遂
 獻和議南仲因附邦彥而沮种師道擊敵之謀於是
 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黨必欲自勝主戰伐者
 李綱种師道兩人而已幾會一去國論紛然中原塗
 炭至今益甚者本緣南仲主持邦彥以報私恩不為
 國慮之所致其朋徒附合根株膠結寧誤趙氏不負
 取門之所為也若以為強弱之勢絕不相侔縱使向
 前萬不能抗則自古徒步奮臂無尺寸之地而爭帝
 王之圖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罷絕
 和議刻意講武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斷而行之
 堅確不變庶幾敵人知我有含怒必鬪之志沙漠之
 駕或有還期所謂乞和必無可成之理昔北兵至澶
 州王欽若陳堯佐請擊吳蜀惟寇準勸親征及成功

中興議六

三

之後欽若等羞恨無以藉口則撼真宗曰當是時
 寇準亦豈有好計但是熱血相沃譬如博錢以陛下
 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則欽若之言為愛君而寇準
 之功為幸勝矣二曰置行臺以區別緩急之務既定
 議講武則其餘庶常有日力不暇給者當置行臺以
 區處之今百司庶府其必不可闕者惟吏部戶部為
 急誠使江淮兩浙湖北並依八路法慎擇監司而付
 之則吏部銓事亦復減省戶部所以治天下財賦也
 今四方供貢久不入于王府往往為州郡以軍興便
 宜截用經常一壞未易復理竊觀行在支費每月無
 慮八十萬惟以推貨鹽利為無窮之源耳故臣謂宜
 置行宮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審擇一處以安太
 后六宮百司以著哲諳練大臣總臺諫守成法從事
 即吏而下不輕移易量留兵將以為營衛命戶部計
 費調度以給之陛下奉廟社之主提兵按行廣治軍
 旅周旋彼此不為宸居至於餽餉之權自宜專責宰
 相而選委發運以佐行於下如漢委蕭何以關中唐
 委劉晏以東南經制得人加以歲月量入為出何患
 無財三曰務實效去虛文夫大亂之後風俗靡然躬
 率而不變之者則在陛下夫治兵必精命將必賢政
 事必修誓戮大慙不為退計者必孝弟之實也遣使
 乞和廣捐金幣不耻卑辱冀幸萬一者為孝弟之虛

中興議六

四

文也屈已致誠以來天下之士博訪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賢之實也未見賢若不克見既見則不能由之或因苟賤求進之人遂乃例輕天下之士姑爲禮貌外示美名者爲求賢之虛文也聽受忠鯁不憚拂逆非止面從必將心改苟利於國即日行之者乃納諫之實也和顏稱善泛愛其說合意則喜之不合則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勸或內惡其切直而用他事遷徙其人者爲納諫之虛文也將帥之才智必能謀勇必能戰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後待以恩御以威結以誠信有功必賞有罪必刑者乃任將之實也庸奴下材本無智勇見敵輒

中書張六

五

潰無異於賊與之親厚等威不立賜予過度官職逾涯將以收其心適足致其慢聽其妄誕張大之語望其朴實用命之功者爲任將之虛文也簡汰其疲老病弱升擇其壯健驍勇分屯在所置營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選衆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階級之制以變其驕恣悍悖之習然後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進戰有義勇則厚賞死則恤其妻孥退潰則誅其身降敵則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貸者乃治軍之實也無所別擇一切安養姑息之惟恐一夫變色不悅幸無事則曰大幸矣教習擊刺有如聚戲紀律蕩然雖其將帥不敢自保者爲治軍之

大起
兵起

虛文也慎選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於其官懲革弊政痛刈奸賊以除民害雖軍旅騷動盜賊未平必使寬郵之政實被於民固結百姓將離之心勿致潰叛乃愛民之實也詔音出於上虐吏沮於下誑以出力自保則調發其丁夫誘以攜設贖軍則厚哀其錢穀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軍須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辦因緣奸弊民已不堪乃復蠲其稅租載之赦令實不能免苟以欺之者爲愛民之虛文也若夫保宗廟保陵寢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實者行乎其間則爲天子之實也陵廟荒地土宇日蹙衣冠黔首爲肉爲血以此六虛者行乎其間陛

中書張六

六

下戴黃屋建帷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壺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早而前摺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矣此則爲天子之虛文也其四曰大起天下之兵今宿衛單弱國威稍挫臣嘗言乞於諸路抽揀禁軍充御營正兵厚其月廩精加訓練陛下自將之天子之軍既強則中國之變自弭則又命福建團結鎗仗各擇其土豪使部督之以俟興發命兩浙募水手并起諸州撩湖捍海等兵盡付水軍江東西湖北北募弓手以在官開田給養命廣西及辰沅鼎靖於見教响丁中簡其精銳分番起之屯戍襄漢以京

西淮南荒廢無主之田為屯田招集兩河山東諸路
 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節之擇強壯者訓習武藝使
 且耕且戰文武臣中有明習營屯之事肯自奮者因
 以任使於是時而兵不强敵不畏盜不息然後可以
 歸之天命無所復為矣其五曰定根本自古圖王霸
 之業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謂也
 按南渡六朝之遺跡則舍建康不可雖然欲謀進取
 則非堅坐不動之所能臣切謂惟襄荊為勝誠能屯
 唐鄧襄漢之田以養新兵出廣西武陵峒丁并施黔
 獠軍築堅壘列守漢上阻以水軍經以正軍緯以弓
 手民軍牽制江黃呼吸廬壽則進取之基立然後映

一曰

二曰

西聲氣血脉通達而騎卒可至川廣之富皆猶外府
 易以拱把臣願陛下先命呂頤浩杜充分部諸將過
 江廣斥堠治盜賊自以精兵二三萬為輿衛陛下提
 此兵渡江而北緩轡而上遣使巡問父老撫綏挺刃
 之餘民至于荆襄規模措置為根本之地猶漢高之
 於關中光武之於河內雖巡歷往來征伐四出而所
 固守必爭而勿失者以荆襄為重誠能聖忍聳厲坐
 新嘗膽悠久為之而不能濟則書傳所載周宣王漢
 光武之事皆為妄言以欺後世無足信矣其六曰選
 宗室之賢才者封建任使之帝王為治之道博睦宗
 族強本弱枝所以鞏固基圖紹延佑命原其用心蓋

以天下為公而不以為私分也今宜於同姓中不問
 親疎選擇賢才布之中外廣加任使其望實傑然出
 眾者陛下宜留之宿衛夾輔王室其有克敵勦難之
 功者宜漸為茅土之制星羅而棊列以慰祖宗在天
 之靈以續國家如綫之緒使金人知趙氏之居中國
 者尚此其眾則其撲滅炎火之橫心立異姓之詭謀庶
 其少息乎其七曰存紀綱以立國體夫創業垂統之
 君必立紀綱以遺子孫繼世承序之君必守紀綱以
 法祖宗一君子進眾小人未必退一小人進則眾君
 子必退矣勢不兩立而於君子為難 仁宗皇帝在
 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時見用然罪著則斥之

曰聖賢聚六

六

君子亦或見廢然忠顯則收之故其成當世之功貽
 後人之輔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則不然斥絕君子
 一去而不還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敗當時之
 政為後世之害者皆小人也 仁宗皇帝所養之君
 子既久且遠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
 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誤國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
 時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幾何豈堪此輩大言輕捨盡
 輸之敵人耶夫以賢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
 法以不肖治賢此熙寧以後陛下之家戒矧當今日
 否塞之氣充於中原陰長之滋勃興於西北非得
 希世異材上下內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復而否何由

傾乎此綱紀國家之一事也又曰右文左武者有國不易之道今儒學衰息未有巨賢碩德屹乎朝廷以收運籌指蹤之功陛下所深恃以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將耳夫此數人者以近時論之曾不足以當种師道之廝役况望古昔名將乎而偃蹇危然當負重寄使乎寇盜尚或未能其敢冀其向敵兵發一矢也自愧無以塞責則大言詭論以上欺睿聽慢辭倨禮以下視朝士謂今日禍亂皆文臣所致耳敵人方強不可與爭鋒必退避自保乘時而動又不鈐勒其衆動則潰潰則盜盜則招招則官反覆循環無有窮已其為國家之害豈文臣所敢望哉臣願陛下委大

中興政卷六

九

臣以腹心待近臣以禮貌常使南衙朝士氣勢重於此曹天下抱才自愛之人必願立於左右緩急之際必有能為陛下竭忠盡節不愧古人者矣故事宰相坐漏院三衙管軍於簾外倒杖聲喏而過今見其分庭抗禮矣推此類非一日長不已陛下不為之別異表著是自削堂陛無復等威亦將何所不至哉此綱紀國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篤實躬行之士而舍浮華輕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風俗本朝自熙寧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實絕滅史學倡說虛無以同天下之習其習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適於實用今乃有身

為從官而自陳磨勘乞覃恩轉官不以為耻者矣推而上之見利必忘義貪得必患失遺其親後其君背叛篡奪便可馴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萬化之原本於陛下苟力行孝弟則天下之忠順者來矣好賢遠佞則天下之名節者出矣賞清白則貪汙者屏矣崇行義則奔競者息矣旌能實則謬誕者懲矣貴忠厚則殘刻者遠矣至於文辭之麗言語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誠不宜任用以為浮薄之勸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顏博文佞諛張邦昌則曰非湯武之干戈同堯舜之禪讓及為邦昌作請罪表則曰仲尼從佛躬之召本為興周紀信乘漢王之車固將

白雲賦卷六

十

誑楚博文近世所謂能文之士也其操術反覆如此故廉恥道消四維大壞則社稷隨之陛下何利焉此綱紀國家之三事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聖人重信至於易死疑若太過鄙夫陋儒以智詐誦詭為術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與契丹結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動宣和宰相王黼一旦欺盟舉兵結遠邦伐與國取景德誓書還之天章閣天地鬼神所臨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敵人得以藉口夫金國何憾於我哉皆契丹甚之假手借兵報滅國之怨耳失信之禍乃至於此孔子之言良不為過而近日以來朝廷失信於民尤甚如所謂前降指揮

更不施行如所謂已差下人別與差遣承受既數奉
行實難不曰略與應破指揮則謂不晚必又更改近
在朝廷尚有此風遠而四方從可知矣百姓雖愚然
習於知見必謂朝廷之令率皆誑我是心一萌姦雄
得以誘之矣此網紀國家之四事也郡守縣令者親
民之官監司者統臨州縣之長既得其人必久任之
以考功罪之實而施賞罰焉近日以來朝廷移易郡
守監司無月無之殆不可勝紀謂其不才而罷之耶
則曷若考慎於未命之前也顧恐未必然特出於用
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財用已竭潰兵劇賊彷彿
乎其間戎務軍須交制乎其上朝廷憂勞歎息而未
能救尚忍不為擇忠信之長慈惠之師以撫綏之乎
此網紀國家之五事也臣夙夜思之得此七策於當
世之務雖不能盡亦可見大略矣惟陛下動心加慮
反覆而考焉日月逝矣歲不我與以為今日難於前
日安知後日不又難於今日乎往者雖不可復追不
當謂不可為者而遂已也今年之春雷電大震白虹
貫日中有黑子錢塘之禍實先示象迺閏月金犯大
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車駕復有思患預
防之行明堂遂虛陽德大弱錢塘受辱之地豈可再
枉六飛人知陛下無興復之志威權日削無可瞻望
投戈四起孰能止之今黏罕之強未如秦其得罪於

中興聖卷六

三

元惡
詔曜

呂順
胡實

中國無人不怨則有甚於始皇之於六國也東南形
勢控帶江山兼有吳楚之地坤維嶺海提封自如非
如湯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憐偷生之勢乃甚於楚
之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憤懣為陛下痛惜而傷大
臣之過計也誠欲北向而有為臣將見鋤援慘於長
鍛奮臂威於甲兵舉四海惟陛下之用惟在陛下斷
與不斷為與不為耳五路事宜張浚已行措置今能
使淮南荆襄肘臂相應山東合從則敵人所守者數
千里之地兵分勢合批穴擣虛攻其不備多方以誤
之以十年為期陛下必能掃除妖氛一清天步修上
京之廟貌拜鞏維之神臯遠迓父兄歸安鳳闕再新
儀物永固皇圖巍然南面稱 宋中興其與惕息退
藏蹈危負耻豈不天地相絕哉疏入呂順浩惡其切
直罷之 辛卯命尚書右僕射杜充領行營兵守建
康韓世忠守鎮江府劉光世守太平及池州光世仍
受充節度辛宗守吳江縣陳思恭守福江口王瓊
守常州 壬辰監都進奏院周元曜自京太廟奉迎
藝祖以下神位九室往臨安元曜言升暘宮掛牌降
甘露 上謂輔臣曰元曜前態未革詎諛如此可勿
令上殿 己亥詔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
之一以寬民力 詔諸路制置使惟用兵聽從便宜
餘悉禁止 庚午從官以下先行是夜大雨 上慮

中興聖卷六

三

浙江辛酉
太白前

杜充
無制
策之
賜陳
東家
金

張浚
用曲

上悟
劉豫
使斬

日食
連

禁衛勞苦焚香禱天詰朝雨霽 壬寅 上幸浙西
初太白犯前星次逼明堂纒一舍 上心甚懼至是
稍北復歸黃道 上語宰執曰天之愛君猶父之於
子見其過告戒之及懼而改則益愛之王綯曰今夜
必益遠既而果然 劉光世上書言受杜充節制有
不可者六 上怒趣令過江且詔毋入光世殿門光
世皇恐受命光世以便宜復彬州編管人王德充前
軍統制時江浙人皆倚充為重而充日事誅殺殊無
制禦之方識者為之寒心焉 甲辰 上次鎮江府
參知政事王綯言此陳東鄉里 上命以金賜其家
宣撫處置使張浚自建康至襄陽留二十日召帥

口與政六

三

不許
高麗
入貢
汪藻
草體
得詔
減預
買絹
不歸
大過
臣
不
歸
大
過
臣
不
歸
大
過
臣

翰林學士張守同簽書樞密院事 丙辰高麗人請
貢詔不許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草詔略曰壞晉
館以納車庶無後悔開玉關而謝質匪用前規 上
大善之以藻為得體 敵攻沂州 己巳御筆朕累
下寬恤之詔而迫於經費未能悉如所懷今聞東南
和預買絹其弊尤甚可下江浙減四分之一以寬民
力仍俵見錢違實之法 壬申 上謂大臣曰有為
朕言移蹕浙東人情未孚宜降詔具述初非朕意悉
出宰執庶幾軍民不怨朕既為天子當任天下之責
舉措未當豈可歸過大臣王綯曰古之賢君不肯移災
股肱無以過此 草澤天文取靜言太微垣正午推
步今歲熒惑躔次方在己未應至太微垣 上曰此
人不深知朕夜以星圖仰張殿中四更親起見其已
至昨夜已退二度半呂頤浩曰宋景出人君之言三
而熒惑退舍或者疑焉陛下寅畏天應之速如此信
傳記之非虛也 甲戌妻宿大合兵犯長安 殿中
侍御史趙鼎為侍御史先是御史中丞范宗尹因奏
事論鼎自司諫遷殿中非故事 上亦嘉鼎敢言故
有是除 金國樞密院分河間真定府為河北東西
路平陽太原府為河東南北路 冬十月丙子朔詔
諸路按察官自通判至監司歲具發摘過贓吏姓名
置籍申尚書省以為殿最即有失按而因事聞者重

口與政六

五

發通
賊吏
最殿

減應
天勝

浙工
東幸

收色
錢經五

張請
元幸

宋為
不汝

謹之 丁丑金人犯蔡州 戊寅 上發平江府

癸亥 上至臨安府 丙戌執政登御舟奏事呂頤

浩曰陛下邇來聖容清癯恐以艱難聖慮焦勞所致

然願以宗廟社稷付托之重少寬聖抱以圖中興

上曰朕嘗夜觀天象見熒惑躔次稍差食素已二十

餘日須俟復行軌道當復常膳 庚寅 上御舟幸

浙東時內侍馮益以藩邸舊恩頗恣與張俊爭渡以

語侵俊侍御史趙鼎言明受之變起于內侍覆車之

轍不可不戒 紹興六年七月行遣 辛卯 金陷滁

州 壬辰 上至越州 戊戌令東南八路提刑司

歲收諸色經制錢赴行在一曰權添酒錢二曰量添

賣糟錢三曰增添田宅牙稅錢四曰官負等請給頭

子錢五曰樓店務添三分房錢其後歲收凡六百六

十餘萬緡而四川不與焉 宣撫處置使張浚至興

元上奏曰竊見漢中實天下形勢之地號令中原必

基於此願陛下早為西行之謀前控六路之師後據

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天下大計

斯可定矣 金人陷壽春府 修武郎宋汝為奉詔

副京東轉運判官杜時亮使北請和行次壽春遇完

顏宗弼軍不克與時亮會汝為獨馳入敵壁奉上國

書宗弼怒命執之欲加侮辱汝為色不變曰一死固

不辭然銜命出疆願達書吐一辭死未晚宗弼顧汝

趙令
黃州死

趙開
財四

金人
渡江

為不屈遂解縛延之坐且問其邑里謂左右曰此山

東忠義之士也以金帛酒食遺之命引至東平見劉

豫汝為曰願伏劍為南朝鬼豈忍背主不忠於所事

宗弼亦感歎遂留之軍中 庚子金人犯黃州守臣

趙令哉死之都監王達判官吳源巡檢劉卓皆為金

所殺 辛丑張浚承制以同主管川陝茶馬監牧公

事趙開兼宣撫司隨軍轉運使專一總領四川財賦

開言蜀民已困惟推率尚有贏餘而貪猾認以為己

私惟不卹怨詈斷而行之庶救一時之急浚以為然

於是大變酒法自成都始明年遂徧四路行其法夔

路舊無酒禁開始權之舊四川酒課歲為錢一百四

十萬緡自是遞增至六百九十餘萬緡 金人自黃

州濟江江東宣撫使劉光世以為小盜遣王德拒之

于興國軍始知為敵至遂遁於是敵自大冶縣徑趨

洪州

大事記曰敵之分道入海也不惟廬州之李會濠

州之孫逸和州之李鑄無為軍之李知幾真州之

向子志洪州之王子獻臨江之吳將之吉州之楊

淵撫州之王仲山袁州之王仲巖建康之杜充越

州之李鄴潭州之向子諲荆南之唐榘或降或走

而張俊劉光世之兵亦遁矣豈獨江淮素無兵備

哉亦習見兩河官吏被禍而無益寧畏敵而不畏

義也

癸卯李鄴被旨造明舉甲每副工料之費凡八千緡有奇上召大將張俊辛企宗示之曰是甲分毫以上皆生民膏血若棄擲一葉甲是棄生民方寸之膚諸軍用之當思愛惜時王綯在側曰陛下愛民如此凡百臣下當體此意

臣留正等曰斂人之財以為救人之器聖人忍為之哉惟其扞敵禦難使斯民得遂其生所利有大於所斂者此所以行之而不疑也苟輕棄之而扞禦之効罔聞豈聖人之本心哉 太上皇帝以此戒諭諸將孰敢不竭忠買勇以靖國安民為任耶

中興書卷六

二七

聖訓一發而愛民馭將之方蕙得之嗚呼休哉

詔右諫議大夫富直柔遇事敢諫皆合大體艱難之中賴其獻替可特轉一官報行天下使知朕優賢納諫之意 監察御史沈與求上書論執政過失改為尚書兵部員外郎與求奏臣言苟不當宜默不應得遷 上行其言甲辰擢與求殿中侍御史 盜入宿州通判盛修已守節不屈為所害 十有一月乙巳朔金人犯廬州 丁未德音釋諸路徒以下囚罷彬州歲貢火筋囊陽漆器象州藤合揚州照子之屬初未行鈔鹽以前兩浙民戶每丁官給蠶鹽一斛令民輸錢一百六十六謂之丁鹽錢皇祐中許民以緡絹

丁歲輸

自李便綱

錢增張引

浙犯渡金兩江人

從時價折納謂之丁絹自行鈔法後官不給鹽每丁增錢為三百六十謂之身丁錢大觀中始令三丁輸絹一匹其後物價益貴令民每丁輸絹一丈綿一兩

軍興丁少遂均科之民甚以為患至是聽五等下戶以其半折帛半納見錢於是歲為絹二十四萬匹綿百萬兩錢二十四萬緡 宋齊愈追復通直郎仍與一子恩澤李綱累經恩赦特許自便綱行至瓊州而還 戊申宗弼犯和州 宗弼即兀朮也 己酉宣撫處置使張浚以便宜增印錢引一百萬緡以助軍食

其後八年間累增二千五百萬緡浚又置錢引務於秦州以佐邊用 敵陷無為軍庚戌又攻采石渡

知太平州郭倬屢敗之敵遂趨馬家渡 壬子隆祐太后退保虔州 丁巳敵陷六合縣又陷臨江軍又犯洪州 庚申敵陷真州 辛酉 隆祐皇太后至

吉州 壬戌金兵自馬家渡濟江攻溧水縣尉潘振死之

大事記曰方其幸維揚也使經理兩河之計行則敵豈能越三關四鎮而擣淮及其渡江也使防淮

之議不格則敵豈能越大江重湖而攻我哉朝廷棄三路如棄土梗棄兩淮如棄敵屣使敵入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不戰而敗不守而陷二百年之天下不因民之怨叛而直失其大半可勝惜哉

中興書卷六

天

癸亥敵犯太平州 甲子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在鎮江悉所儲之資盡裝海船之江陰 丁卯金人攻吉州知揚州事棄城去 隆祐皇太后離吉州至爭米市敵遣兵追御舟 太后乃自萬安捨舟而陸遂幸虔州 敵分兵犯撫州又犯袁州 金人寇六安軍又陷建平縣 杜充引親兵三千自江而北 己巳上發越州次錢清應夜得杜充奏我師敗績 上謂輔臣曰充守江不利陳淬戰沒王瓚擁兵南遁金國人馬必臨浙江追襲事迫矣卿等意如何呂頤浩曰臣有一策望聖意詳度斷在必行 上曰如何頤浩奏今若車駕乘海舟以避難既登海舟之後敵騎必不能襲我江浙地熱敵亦不能久留俟其退去復還二浙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此正兵家之奇也 上沈吟久之曰此事可行庚午 上遽回鑾呂頤浩晚朝奏事 上曰航海之事朕昨夕熟思之斷在必行卿等速尋船遂決策趨四明

張匯進論曰兀朮之下江南也朝廷豈不知其所利者騎也我所利者舟師與步兵也江浙之地騎得以為利乎此皆騎之危地也舟師步兵之利地也兀朮有知豈肯致身於此邪若御駕親征諸路進討兀朮之頭必獻于闕下矣而復望風之際車駕泛海朝廷自散為敵乘之得志而去此失於退

白雲聖政卷六

无

揚州又屈被不

者二也 御史中丞范宗尹參知政事侍御史趙鼎試御史中丞時密院惟張守獨負乃命宗尹兼權樞密院事簽書樞密院事周望同知樞密院事仍兼兩浙宣撫使總兵守平江府殿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為兩浙宣撫副使與御營使司都統制辛企宗並守越州御前右軍都統制張俊從 上行以俊為浙東制置使 辛未金人陷建康初戶部尚書李栻與守臣陳邦光具降狀遣人即十里亭投之宗弼喜曰金陵不煩攻擊大事成矣宗弼入建康邦光率官屬出門迎拜通判府事楊邦乂大書其衣曰寧作趙氏鬼不為他邦臣既見邦乂不拜宗弼不能屈翌日遣人就邦乂以舊官許之邦乂以首觸堦求死金將張太師者止之邦乂又遺書曰世豈有不畏死而可以利動者幸速殺我 癸酉晚 上發越州 金人犯建昌軍兵馬監押蔡延世擊却之 甲戌通判建康府楊邦乂為金兵所殺前一日敵將張太師與李栻陳邦光燕樂方作召邦乂立堂下邦乂見栻栻叱之有劉團練者取紙書死活二字示邦乂曰若母多言欲死趣書死字示我乃信邦乂奮前奪吏筆書字曰死敵相顧動色然未敢害是日宗弼再引邦乂邦乂不勝憤遙望大罵曰若此人而圖中上天寧久假汝行口

白雲聖政卷六

无

張璠用璠
吳璠

戚方

上海御
樓上

口口口安得汙我宗弼大怒擊殺之剖腹取其心初
贈直秘閣官其子二人賜田二頃後謚忠襄 是月
張浚至秦州才數日即出行關陝參議軍事劉子羽
言浚原兵馬都監兼知懷德軍吳玠之才於浚玠亦
素負材略求自試浚與語大悅擢為統制又使其弟
進武副尉璠掌帳前親兵 十有二月戊寅知鎮江
府兼浙西安撫使胡唐老為軍賊戚方所殺 已卯
上次明州 辛巳金人陷廣德軍 壬午金人犯安
吉縣 癸未宗弼自安吉進兵過獨杜嶺歎曰南朝
可謂無人若以羸兵數百守此吾豈能遽度哉 乙
酉宗弼犯臨安府錢塘令朱蹕率民兵逆戰傷甚猶
叱左右負已擊敵守臣浙西同安撫使康允之棄城
遁保赭山時劉誨自楚州赴召在城中軍民推之以
守 己丑 上幸定海縣御樓船晚朝二府登舟奏
事參知政事范宗尹曰敵騎雖百萬必不能追襲可
以免禍矣 上曰惟斷乃成此事是也 詔行在諸
軍支雪寒錢自是遂為故事 金人陷臨安府有唱
言權府事劉誨欲以城降敵者軍民因殺誨是晚城
陷錢塘令朱蹕在天竺山亦遇害 癸巳 上至昌
國縣杜充所遣屬官直徽猷閣陳起宗至言充敗欲
引眾趨行在而路不通是日范宗尹聞臨安陷復還
見 上于舟中 乙未金人屠洪州 丙申浙西制

優容
忠僕

置使韓世忠知敵人不能久大治戰艦俟其歸而擊
之 丁酉 上謂輔臣曰昨者從官同詣都堂鄭望
之獨謂自古興王未有乘舟楫者所論未為通方王
絢曰自崇寧以來大臣專權不容立異比者會議都
堂更相詰難各盡所見無所顧避臣不意數十年後
復見此氣象皆陛下優容忠謹所致望之自守所見
乃朝廷之福也於是望之奉祠而去
臣留正等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皆當世名臣
慶歷間同立于朝協恭和衷佐佑王室至於議論
之際則各相可否不為苟同行欲罪滕宗諒仲淹
則爭之仲淹請俛邊弼則以謂契丹必不至尹洙
號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琦則是洙而非劉滄
仲淹則是劉滄而非洙非固相違也各極所見歸
於憂國愛民之心而已 仁宗皆倚之為治不以
其異同而有去留焉蓋天下之事安危成敗藏於
幾微之間豈一人之智所能盡惟議論往來可否
相濟而後歸於至當故事無遺策自熙豐間大臣
惡人異已有立異論者必力排而去之厥後士夫
皆為身謀無敢持異議於其間直臣賢士雖有忠
謀讜論弗克上聞此風一行歷數十年不能變馴
致 靖康之禍皆人臣尚同之罪也豈朝廷之福
哉鄭望之之異論是宜 太上皇帝包容而不之

趙立
蔡州

唐
不
死
中
曾
死
敵
志

罪也 聖訓嘗云 朕仰惟 仁宗皇帝當時立
政用人之事當置之左右朝夕以為法於斯見之
戊戌金人陷越州知越州充兩浙東路安撫使李
鄴遣兵邀擊於浙江三捷既而寡眾不敵鄴乃遣人
賫書投拜敵引兵入城以其將琶八為守親事官唐
琦袖石擊琶八不中琶八詰之曰欲碎爾首死為趙
氏鬼耳琶八曰汝殺我奚益何不率眾救汝主琦曰
在是惟汝為尊故欲殺汝耳琶八曰使人人如此趙
氏豈至是哉琦顧鄴曰汝享國厚恩今若此安得為
人也聲色俱厲琶八殺之新通判温州曾志不屈敵
執志併其家殺之 己亥知平江府湯東野奏杜充
自真州至天長軍與劉位趙立會合先是立知徐州
朝廷聞金人入寇詔諸路兵援行在立以徐州城孤
且乏糧不可守乃率將兵禁兵民兵納三萬人南歸
會知楚州劉誨已赴召宣撫使杜充以楚州關守命
立率所部赴之立至臨淮被充之命兼程至龜山時
金左監軍昌圍楚州急立斬刈道路乃能行至淮陰
與敵遇其下以山陽不可往勸立歸彭城立奮怒嚼
其齒曰正欲與金人相殺何謂不可乃令諸軍曰回
顧者斬於是率眾先登自旦至暮且戰且行出沒敵
中凡七破敵無有當其鋒者遂得以數千人入城立
口中流矢貫其兩頰口不能言以手指揮軍士皆慙

之明
投州

而後拔其矢 庚子 工發昌國縣 癸卯浙東制
置使張俊與金人戰于明州敗之先是敵遣兵追襲
乘輿至城下俊遣統制官劉寶與戰兵少却其將党
用叩橫死之統制官楊沂中田師中統領官趙密皆
殊死戰主管殿前司公事李質率所部以舟師來助
知州事劉洪道率州兵射其傍遂大破之殺數千人
龜鑑曰明州之戰敵自高橋攻西門併兵並進勢
亦亟矣張俊忠義實奮發於下令軍中之時始則
清野閉關以拒其來終則開門迎敵以挫其銳中
興戰功自明州一捷始敵自入中國以來未有一
人敢嬰其鋒至此而軍勢稍張矣

中興聖政卷六

三

婁宿將數萬眾圍陝府守將李彥仙以死拒之且
告急於張浚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高宗皇帝七

建炎四年春正月甲辰朔大風御舟破海中乙巳日
午西風忽起敵乘之攻明州浙東制置使張俊與守
臣劉洪道坐城樓上遣兵掩擊殺傷大當敵奔北墮
田間或墜水俊急令收兵夜敵拔寨去 丙午早御
舟次章安鎮 丁未御史中丞趙鼎自明州還行在
遂與從官同對于舟中 庚戌金人再攻明州 丙
辰江淮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自廣德軍移屯宜興
縣杜充之敗也其將士潰去多行剽掠獨飛嚴戢所
部不擾居民士大夫避寇者皆賴以免故時譽翕然

岳飛
時譽
翕然

中興聖政卷七

一

歸之 丁巳婁宿陷陝府守臣李彥仙死之彥仙守
陝再踰年大小戰二百及城陷其屬官通守職官縣
令將佐五十一人皆與同死無屈降者 戊午張俊
全軍立功人並遷七官賞明州之捷也 金兵再攻
餘姚縣 己未金兵破明州 夜大雷雨翌日 上
謂大臣曰昨雷聲頗厲於占為君弱臣強四裔兵不
制所致朕當與卿等修德以應天 壬戌晚雷雨又
作上謂大臣曰此與前占無異惟頻發者應速耳
癸亥泊青澳門甲子泊温州港口 丙寅移次温州
之館頭先是金人攻定海縣破之遂以舟師攻昌國
縣欲襲御舟至碇頭風雨大作提領海船張公裕引

賞明
州戰
大雷
雨

換牒給

江論將
罪

大舶擊散之敵乃去 丁卯金人攻潭州 戊辰權
知三省樞密院事滕康提舉亳州明道宮權同知劉
珪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巳尚書戶部侍郎葉份請
令僧道換給已書填黃紙度牒每道輸紙墨錢十千
從之 初趙立既至楚州朝廷因以立知州事金左
監軍昌親帥數萬人圍城相持四十餘日敵不能入
而城中薪糧日竭 辛未給事中兼直學士院汪藻
言金人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萬乘之尊而俵然未
知稅駕之所者由將帥無人而御之不得其術也如
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玘之徒身為大將論其官則
兼兩鎮之重視執政之班有韓琦文彥博所不敢當

中興聖政卷七

三

者論其家則金帛充盈錦衣肉食與臺廡養皆得以
功賞補官至一軍之中使臣反多口伍反少平時飛
揚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驅口甚於敵人陛下不
得而問正以防秋之時責其死力耳張俊明州僅能
少抗奈何敵未退數里間而引兵先遁是殺明州一
城生靈而陛下再有館頭之行者張俊使之也臣痛
念自去秋以來陛下為宗社大計以建康京口九江
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韓世忠守京口劉光世守
九江而以王玘隸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
八九月間已歸鎮江所儲之資盡裝海舶焚其城郭
為逃遁之計自杜充力戰於前世忠王玘卒不為用

光世亦偃然坐視不出一兵方與韓相朝夕飲宴賊至數十里間不知則朝廷失建康敵侵兩浙乘輿震驚者韓世忠王瓚使之也失豫章 太母播越六宮流離者劉光世使之也嗚呼諸將已負 國家罪惡如此而後自明引軍至溫道路一空居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軍四掠至執縛縣宰以取錢糧雖陛下親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來元夕取民間子女張燈高會君父在難而不恤也瓚自信入閩所過邀索千計公然移文曰無使枉害生靈其意果安在哉臣觀今日諸將用古法皆當誅然不可盡誅也惟王瓚本隸杜充充敗于前而瓚不救此不可赦當先斬瓚以今天下其他以次重行敗降使以功贖過臣愚以為敵退之後正大明賞罰再立紀綱之時莫若擇有威望大臣一人盡護諸將雖陛下親軍亦聽其節制稍稍以法裁之仍使於偏裨中擇人才之可用者間付以方面之權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陰為諸將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與大臣熟議斷而行之 戶部侍郎葉份言淮鹽路梗妨阻客販浙鹽數少積壓客鈔望權以福建鹽通商仍稍還買鹽本錢即本路官搬官賣兩不相妨從之福建路歲產鹽一千一百萬斤政和中遣左司郎官張察至本路參定歲以三分為率二分歸朝廷許商人輸錢給鈔受鹽

中興聖鑒七

三

廣給 鐘相 杜充 降金

溫州 駐蹕 皆京

一分歸漕司許自賣鹽以辦歲計時商販官搬二法並行靖康做擾商販殆絕故官悉自鬻歲入課錢四十萬緡至是份請行鈔法而奸民乘之盜販者甚眾二月乙亥御舟至溫州江心寺駐蹕 大中大夫盧益權知三省樞密院事吉州居住李回復端明學士權同知 金人取潭州 丙子敵自明州引兵還臨安丙戌金人自臨安退兵 丁亥金人取京師權留守上官悟及副留守趙倫出奔悟至唐州為董平所殺自是四京皆陷沒矣 庚寅 上入溫州駐蹕州治 辛卯金人取秀州權州事鄧根留本州兵馬都監趙士醫乘城拒敵城陷士醫為流矢所中而死

甲午尚書省言淮鹽道路不通商人皆自京師持鈔引至兩浙請鹽故溫台州積下引鈔至多有至二三年者乞令行在權貨務換給新鈔赴閩廣等請每袋貼納通貨錢三千從之 鼎州人鍾相作亂自稱楚王改元天載自是十九縣皆為盜區 乙未尚書右僕射兼江淮宣撫使杜充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充自真州而北宗弼遣人說充許以中原地封之如張邦昌故事充遂降金 丙申宣撫制置使張浚聞 上親征亟治兵自秦州入衛留參議軍事劉子羽掌留司事 敵遊騎至平江同知樞密院事周望奔太湖守臣湯東野挈家潛遁以府印

中興聖鑒七

四

兼用
才德

彭店
之原

付統制官郭仲威丁酉金人大集城下望及仲威皆
遁 戊戌宗弼入平江敵之在湖南者是日亦渡江
趨石首縣而去 己亥鍾相犯桃源縣知縣事錢景
出戰為所殺 庚子呂頤浩奏戶部侍郎葉汾言駕
幸浙西須早除發運使臣觀可任漕計極難得人聞
有之又素行不修 上曰有德者率淳直或不能辦
事有才者多是小人如梁揚祖誠無學術使為發運
使則有餘矣大抵小人不可使在侍從之列若藉其
才任於外亦何不可

臣留正等曰世不能無小人固也因其小人而遂
絕之使不容於世可乎至治之時君子小人各安

中興聖政卷七

五

其分在易之泰其至治之時歟君子道長而居於
內小人道消而居於外是之謂各安其分且君子
小人之別安在哉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
小人才有所用則豈在所絕哉使之居外則足以
效其所長而不至於害吾之治此 太上皇帝所
以不棄揚祖也生乎斯時者尚安有不遇之歎
辛丑鍾相陷澧州守臣黃琮等十餘人皆為所殺
澧陽縣丞葉奮戰死 三月癸卯宗弼去平江府
甲辰初妻宿旣陷陝遂與其副撒高喝長驅入關
宣撫處置使司都統制曲端聞敵至遣涇原路馬步
軍副總管吳玠及統制官張忠孚李彥琪將所部拒

吳玠
治兵

大食
不貢
受

之于彭原店端自擁大兵屯于邠州之宜祿以為聲
援敵乘高而陣妻宿引兵來犯玠擊敗之撒高喝懼
而泣敵人因目為啼哭郎君旣而敵師復振官軍敗
端退屯涇州敵亦引去端劾玠違節降中顯大夫罷
總管復知懷德軍宣撫處置使張浚素奇玠尋擢玠
秦鳳副總管兼知鳳翔府時當兵火之餘玠勞來安
集民賴以生始青溪嶺之戰玠牙兵皆潰及是玠治
兵秦鳳諸潰卒復出就招玠問訊再三搜索非是者
五六月斥遣之餘悉斬於遠亭下去秦州十里軍中
股慄自是每戰皆効死無復潰散者矣 丁酉張浚
言大食獻珠玉已至熙州詔津遣赴行在右正言呂

中興聖政卷七

六

社言所獻真珠犀牙乳香龍涎珊瑚椀子玻璃非服
食器用之物不當受 上諭大臣曰捐數十萬緡易
無用珠玉曷若愛惜其財以養戰士遂命宣撫司無
得受仍加賜遣之
龜鑑曰寶器異物即命碎之內府珠玉即命投之
螺鈿什物悉皆銷毀幄帟文繡一切屏去銷金鋪
翠則有禁龜筒玳瑁則有禁真珠文犀則有禁廣
州貢珠則罷交趾獻羽則罷川蜀錦繡則又罷且
作損齋以自誓而 上謂宰相曰捐數十萬緡易
無用珠玉曷若惜財以養戰士吾君之儉何如也
時浚率步騎數萬人入衛至房州遇德音知敵騎退

奉養太后

竄林 熙配

金山之捷

乃還 壬子金人入常州 甲寅先是上諭呂頤浩曰朕初不識 隆祐皇太后自建炎初迎奉至南京方始識之愛朕不啻己出宮中奉養及一年半朕之衣服飲食必親調製今朕父母兄弟皆在遠方尊長中惟 皇太后不惟相別數千里外加之胡騎衝突又兵民不相得縱火交兵五六日乃定復爾驚擾當早遣大臣領兵迎奉以稱朕朝夕慕念之意 林杞除名連州編管坐提點福建刑獄日與呂熙共殺張政也熙配惠州牢城磨標初手執傳及是亦坐獄辭不伏而死 丁巳金人至鎮江府浙西制置使韓世忠已屯山寺以邀之降其將鐵爪鷹李選選者江淮宣撫司潰卒也宗弼遣使通問世忠亦遣使臣石臯報之約日會戰世忠謂諸將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敵必登此覘我虛實仍遣偏將蘇德將二百卒伏廟中又遣二百卒伏廟下戒之曰聞江中鼓聲岸兵先入廟兵繼出敵至果有五騎趨龍王廟廟中之伏者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玉帶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即宗弼也既而戰數十合世忠妻和國夫人梁氏在行間親執桴鼓敵終不得齊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世忠不從益以名馬又不從 己未 上御舟復還浙西辛酉 上御舟發温州晚朝執政登舟奏事 上曰張

中興聖政卷七

一七

張浚措置

褒元 賢祐忠

羅幸 蜀議

浚措置陝西極有條理薦人用士持心向公張俊辛永宗皆言陝西將帥往往伏浚謀略呂頤浩曰陛下雖失之杜充復得之張浚王綬曰張守嘗語臣浚好謀有大志嘗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今果能行所言真不易得 上復言浚用孫握代辛興宗按王擇仁等罪稱善者久之 壬戌御舟次章安鎮 故朝請郎張耒贈右文殿修撰故朝散郎晁補之朝奉郎黃庭堅宣德郎秦觀皆贈直龍圖閣又詔故右司諫江公望監察御史常安民各官子孫二人時方獲錄元祐忠賢以耒等四人為黨籍餘官之首而參知政事范宗尹言公望安民論事勁切故首及之 乙丑 上次台州松門寨宰執奏事呂頤浩因言此行未審且駐會稽為復須到浙右 上曰須由蘇杭往湖州或如卿所奏往宣州頤浩又曰將來且在浙右為當謀入蜀 上曰朕倚雍之強資蜀之富固善但張浚奏漢中只可備萬人糧恐太少頤浩曰若第攜萬兵入蜀則淮浙江湖以至閩廣將為盜區皆非國家之有矣 上曰當益進上流用淮浙推貨鹽錢以贍軍費運江浙荆湖之粟以為軍食王綬曰議者多言入蜀便殊不知自秦用張儀至 本朝遣王繼恩下蜀者八矣取輒得之不勞再舉則亦未可謂之便也范宗尹曰臣謂若便入蜀恐兩失之據江表而

中興聖政卷七

一八

事也元帥盡建此議無以恩歸他人宗維乃令希尹馳白金主晟晟許之 夏四月甲戌 上御舟至明州之城外 御史中丞趙鼎言吳越介在一隅非進取中原之勢荆襄左顧川陝右視湖湘而下瞰京洛在三國必爭之地宜以公安為行關而屯重兵於襄陽以為屏翰運江浙之粟資川陝之兵經營大業計無出此願詔張浚未可長驅深入姑令五路各守其地犄角相援可也 乙亥 上發明州 癸未 上次越州駐蹕州治 初浙西制置使韓世忠與宗弼相持于黃天蕩而李葦大一圍揚州朝廷恐守臣張績力不能支許還屯京口績不為動敵乃趨真州時

太一軍于北宗弼軍于南世忠以海艦進泊金山下將戰世忠預命工鍛鐵相連為長綆貫一大鈎以投士之驍捷者平旦敵以舟楫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敵竟不得濟乃求與世忠語世忠酬答如響時於所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宗弼見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服明主足相全也呂頤浩聞敵窮蹙乃請 上幸浙西且下詔親征以為先聲而亟出銳兵策應世忠庶幾必擒元木參知政事王綯亦言宜遣兵與世忠夾擊 上納之 甲申下詔親征 乙酉御史中丞趙鼎為翰林

中興政考七

元

不同朕當眷遇始終不替是夕遂召汪藻草制略曰占吏負而有虧銓法專兵柄而幾廢樞庭下吳門之詔則慮失於先時請浙右之行則力違於衆論遂罷為鎮南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充醴泉觀使時王綯與頤浩論頗同乃累章丐免於是范宗尹攝行相事遂留會稽無復進居上流之意矣 詔三省樞密院同班奏事 是日韓世忠及宗弼再戰于江中敗績宗弼既為世忠所拒欲自建康謀北歸不得去或獻謀于金人曰江水方漲宜於蘆場地鑿大渠二十餘里上接江口舟出江背在世忠之上流矣宗弼從之傍治城西南隅鑿渠一夜渠成次日早出舟世忠大驚金人悉趨建康世忠尾擊敗之敵終不得濟先是宗弼在鎮江世忠以海舟扼于江中乘風使蓬往來如飛宗弼謂諸將曰使船如使馬何以破之乃揭榜募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有福州人王某僑居建康敵入於舟中載土以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擢槳俟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以火箭射其箭蓬則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飛天霽無風海舟皆不能動敵以火箭射其箭蓬火烘日曝人亂而呼馬驚而嘶被焚與墮江者不可勝數所焚之舟蔽江而下敵輕舟襲追之統制官孫世詢嚴永吉皆力戰而死世忠與餘

中興政考七

十

軍至瓜步棄舟而陸奔還鎮江聚兵宗弼乃得絕江遁去

大事記曰張俊以孤軍敢與敵戰而有明州城下

之捷陳思恭邀擊於吳縣而有太湖之捷牛皋邀

擊於荆南而有寶豐之捷岳飛邀擊於荆南而有

靜安之捷而韓世忠捷於鎮江敵勢尤為窮蹙雖

海舟無風天時未順而願浩固請幸浙西下詔親

征兵勢稍張而敵自是不敢復過江矣

丁酉御筆趙鼎依舊御史中丞鼎即出視事 辛

丑詔比年爵賞失實名器浸輕自今將帥監司毋得

乞空名告敕如實有功保奏推賞大臣出使亦如之

金人犯江西者自荆門北歸留守司同統制牛皋

潛軍于寶豐之宋村擊敗之 五月癸卯中書門下

省檢正諸房公事張汝舟特遷一官初 上過明州

汝舟應奉簡儉粗能給具至台州而守臣晁汝為儲

峙豐備論者以為擾民乞行賞罰以示好惡至是進

呈范宗尹曰若黜汝為則口知原宋輝皆當貶矣臣

觀近歲宰相一罷則凡經遷擢者悉皆擯斥目為其

黨不復進用遂分彼此更相憎嫉 上曰朝廷人才

豈有易相一切進退第以簡儉廢汝舟則好惡自明

如汝為輩不必皆黜乃進汝舟一官其實宗尹陰佑

汝為故有此論 甲辰參知政事樞密院事范宗

范宗尹復鎮

尹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御營使時
江北荆湖諸路盜益起大者至數萬人據有州郡朝
廷力不能制盜所不能至者則以土豪潰將或攝官
守之皆羈縻而已宗尹以為此皆烏合之眾急之則
併死力以拒官軍莫若析地以處之盜有所歸則可
以漸制乃言於 上曰昔 太祖受命收藩鎮之權
天下無事百有五十年可謂良法然國家多難四方
帥守事力單寡束手而莫知所出此法之弊也今日
救弊之道當稍復藩鎮之法亦不盡行之天下且裂
河南江北數十州為之少與之地而專付以權擇人
久任以屏王室羣臣多以為不可宗尹曰今諸郡為

中興議卷七

五

金議劉

輪時政

盜據者以十數則藩鎮之勢駸駸成矣曷若朝廷為
之使恩有所歸 上决意行之遂以為相宗尹時年
三十三自漢唐及國朝宰相未有如是之年少者
丁未金左副元帥宗維與諸將分往山後草地避暑
先是大同尹高慶裔自東平還雲中言推戴劉豫之
意宗維復令慶裔馳至東平問豫可否豫陽推張孝
純宗維報曰戴尔者河南萬姓推孝純者獨爾一人
難以一人之情而阻萬姓之願爾當就位我當以孝
純輔爾其議遂决 宗弼自江南還屯六合縣 庚
戌詔三省樞密院官輪修時政記以同班奏事故辛
舊制也 辛亥 上謂大臣曰從班人極少卿等當

論用法

靜安之捷

赤雲白異

沈與求變論

共議務取其實不厭多也今乘輿服御悉從簡儉除一省郎未至甚費苟得其人其利博矣范宗尹曰用人之法須擇可為執政者方除從官可為從官者方除省郎則選精而真材出 上曰善 統領赤心軍馬劉晏與賊方戰于宣州死之 壬子金人焚建康府掠人民奪財物自靜安渡宣化而去時宗弼屯六合縣敵之輜重自瓜步口舳舻相銜至六合不絕淮南宣撫司右軍統制岳飛聞敵去以所部邀擊于靜安勝之 夜有赤雲亘天其中白氣貫之犯北斗及紫微由東南而散殿中侍御史沈與求言此天愛陛下出變以示警也願陛下隨宜措置略修宗廟陵寢

中興聖政卷七

之祀又天子所在謂之朝廷今號令出於四方者多矣盡假便宜即同聖旨然其大者度州一朝廷秦州一朝廷號令之極至為詔矣願修約便宜事件度其緩急時罷行之防守者國家之大計也願採酌羣臣之議擇其便宜斷自聖心及及行之論相者天子之職也願以所屬意之臣親製宸翰禱于天地占而用之仍舉行開寶故事使參知政事得與宰相輪日知印又論劉光世軍名及罷浙西預借苗米置諸軍功罪簿等事詔三省以次施行 癸丑同簽書樞密院事張守參知政事御史中丞趙鼎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御營副使自黃潛善呂頤浩繼相凡兵政悉隸御

趙鼎正西

宋昌節

營使司事權既分又再經大變文移紛亂至是樞密未置長而同知院事周望在臨安鼎始檢故事舉行以正西府之體 甲寅金兵取定遠縣節制淮南軍馬閻勅為所執至南京欲降之不可敵怒敵殺之 統制官巨師古與賊方戰于宣州城下方三戰三敗遂引去 乙卯參知政事王綯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始宗弼渡江和州兵馬都監宋昌詐權領州事率軍民固守逮敵北歸擊破之昌詐與權通判唐景歷陽令蹇譽司戶徐統歷陽尉邵元通皆死 丁巳宰執擬呈海州東海縣李彥先遣人至行在秋間登萊積粟頗多欲就委彥先用海舟轉輸以助軍食 上

曰聖聖聖

曰登萊諸州自道路榛梗不及今既未能厚加撫恤乃反責其積粟以輸行在於理未安輔臣退曰聖慮高遠非羣臣所及

臣留正等曰聖人之於民將有以勞之必先有以佚之將有以取之必先有以予之則民不怨澤未泮而賦斂先焉豈所謂勞來安定之術哉艱難以來山東道梗 太上皇帝慨然念德澤之不及撫恤之未能其心未嘗不欲固結東民以圖恢復之効而大臣慮不及遠乃欲輸登萊之粟以助軍宜聖意之所不取也

戊午詔復置權尚書六曹侍郎如元祐故事滿二

年為真補外者除待制未滿除修撰時宰相范宗尹建言自崇寧罷權侍郎之後庶官進用有不可任以給舍者則正除侍郎起躡太甚請復舊制以待資淺新進之人故有是命 初 上在明州諸班直為亂既誅其為首者遂廢其班及還會稽乃命御前親軍統制辛永宗更選兵三百人直殿巖然皆烏合之眾至是趙鼎因奏事言 祖宗於兵政最為留意蓋自藝祖踐祚與趙普講明利害著為令典萬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首緣訴事紛亂非其本謀乃盡廢之是因咽而廢食今諸路各總重兵不隸三衙則兵政已壞獨衛兵彷彿舊制亦掃蕩不存是 祖宗之法廢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 上悟尋復舊制 壬戌詔行在職事官及釐務官子弟並赴國子監別試 癸亥陳瓘提點福建路刑獄公事瓘嘗為尚書郎以學行稱范宗尹奏今所除用多儒生欲兼用才吏以備緩急使令故不留瓘行在 上曰才吏亦不可無但勿令太多前呂頤浩當國純用培冠之吏如變賣度牒計置錢物雖有寬恤之名而實皆培冠也 臣留正等曰甚哉培冠之吏之為斯民害也蓋其處心積慮惟在於損下益上凡可以取於民者雖剝膚槌髓無所不為而民之咨怨初不皇恤之人也其可加之斯民之上矣

中興錄卷七

五

詔河南北陝西淮南流寓士人許於所在州附試每二十人解一人仍召文臣二員委保結除名罪所保毋得過二人 甲子詔曰周建侯邦四國有藩垣之助唐分藩鎮北邊無烽火之虞永惟涼眇之資履此艱難之運遠巡南國久隔中原蓋因豪傑之徒各奠方隅之守是用考古之制權時之宜斷自荆淮接于畿甸豈獨植藩籬於江表蓋將崇屏翰於京師欲隆鎮撫之名為假按廉之使有民有社得專制於境中足食足兵聽專征於閭外詔辭直學士阮恭宗禮所草也先是范宗尹言從官集議分鎮事宜請以京畿淮南湖北京東西地分並分為鎮除茶鹽之利國

中興錄卷七

五

計所係合歸朝廷置官提舉外他監司並罷上供財賦權免三年餘令帥臣移用管內州縣官許辟置知通令帥臣具名奏差朝廷審量除授遇軍興聽從便宜其帥臣不因朝廷召擢更不除代如能捍禦外寇顯有大功當議特許世襲始宗尹等議即令世襲上曰未須爾輔臣奏江北殘破若不許世襲恐不能死守 上曰便令世襲恐太重俟其保守無虞然後許之宗尹曰當如聖訓臣等慮所不及 大事記曰自范宗尹裂諸路為鎮撫使而李成敢於犯江浙桑仲敢於窺蜀 紹興以來雖李成摧破張用招安李允文革面而孔彥舟據鄂馬友據

潭范汝為據建州楊公據重湖曹成李宏在湖南江西之間鄧慶龔富剽掠南雄英韶諸郡而內郡之民皆盜矣

同知樞密院淮南兩浙宣撫使周望以脫身先遁致失蘇杭降秘書少監分司衡州居住 乙丑知楚州兼管内安撫使趙立為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兼知楚州時宗弼自六合歸屯於楚州之九里徑欲斷立糧道立大破之先是劉豫在東平遣立故人葛進等賁書誘立令供賦稅立大怒不撤封斬之己而又遣沂州舉人劉德持旗榜招立具言金人大軍且至必屠一城生聚立令將出就戮德大呼曰公非吾故

印聖聚七

七

人乎立曰吾知忠義為國豈問故人耶趣令纏以油布焚死市中且表其旗榜于朝由是忠義之聲傾天下遠邇向風下之 戊辰詔諸路帥臣見帶制置使及諸州守臣帶管內安撫使者並罷 己巳布衣程康國上書論分鎮十事其一言四隣有警即令應援上謂大臣曰此意雖出於布衣若朝廷行之人豈知其為布衣之言張守曰使人知其出於布衣之言乃朝廷美事也遂批旨行下 庚午初張浚之入蜀也朝議大夫王庶以失守得罪即前途迎見之浚以為參議官與偕行庶俄以母喪去至是秦仲頗窺興元而上行未至浚度諸將無可用乃起庶故官知興元

張浚
王庶

行布
衣獻

趙立
忠義

趙立
劉葛

集議
駐蹕

合江
南漕

罷歸
營院

復給
官告

改軍
前號

重修
敕令

府兼利路安撫使 劉超據荆南府分眾犯峽州兵馬鈴轄渠成與戰為所殺超遣彭筠犯復州欲取鼎澧以窺湖南二廣 六月辛未朔詔侍從臺諫三衙諸軍統制並赴都堂集議駐蹕事宜有未盡者許實封以聞 癸酉合江南兩路轉運為一司 衡州居住周望再責昭化節度副使連州安置望竟卒于貶所 甲戌以宰相范宗尹兼知樞密院事罷御營使議者以為宰相之職無所不統 本朝沿五代之制政事分為兩府兵權付以樞密比年又置御營使是政出於三也望罷御營司以兵權歸之密院而宰相兼知庶幾可以收兵柄一賞罰節財用於用罷御

中樞聚七

六

營使及官屬而以其事歸樞密院為機速房為自慶歷後宰相不兼樞密者八十餘年其復兼蓋自此始 監察御史萬格為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始除檢詳官也 乙亥詔六品以上官及初改京官並給告陛朝官以上給勅初投官人給綾紙自渡江惟侍臣給告至是漸復之 丁丑戚方犯安吉縣詔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往捕之仍命統制官岳飛聽俊節制 戊寅詔御前五軍改為神武軍御營五軍改為神武副軍其將佐並屬樞密院 庚辰命宰臣范宗尹提舉詳定重修敕令參知政事張守同提舉先是有詔以嘉祐政和敕令格式對修成書至是始設官置

重修

楊作

范宗尹論賞

縣論

趙敵

論貴誅

局命大理寺及見在敕局官就兼詳定刑定等官仍
 召人言編敕利害踰年乃成 鍾相之欺其黨楊華
 楊太等聚眾於龍陽太年幼楚人謂幼為公故以公
 目之 和州進士龔楨率民丁襲敵于新塘為所殺
 敵之得歷陽也有士人蔣子春者平日教授鄉里敵
 見其人物秀整喜欲命之以官子春怒罵為所殺
 辛巳用宰相范宗尹請申命有司討論崇觀以來濫
 賞皆釐正之自越州駐蹕以來已收使人令吏部拘
 收付身毀抹 右正言吳表臣論近臣不以縣令為
 重故為令者政多苟簡而民受其弊改擇可用之人
 必先使為縣令願其才誠可用則必有善政以惠斯
 民縱或不能亦必強勉為善 期他日之獲用矣夫
 天下者積諸縣而為之者也縣令皆得其人天下豈
 有不治輔臣進呈 上曰 祖宗謹守資格必兩任
 縣令以至守倅然後內為郎外為監司又擇其賢者
 然後為侍從范宗尹曰大凡進用不必甚驟久於其
 職然後究知利病而奔競之風息 楚州鎮撫使趙
 立引兵攻金人孫村浦寨不克而還 壬午執政奏
 以潘良貴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 上曰良貴頃
 為諫官與袁植皆勸朕誅殺 祖宗以來未嘗戮近
 臣故好生之德信于天下若此必失人心趙鼎曰諫
 諍之職尤不可以此導人主 乙酉詔皇兄忠州防

中興聖業七

二九

立王奉祀

汪藻乞賊

呂頤浩鎮浙

張俊降方

要官招安

軍用簽

禦使安時權主奉益王祭祀自 仁宗以來諸王後
 各以一人襲封至渡江始廢 權直學士院汪藻言
 今欲卹民莫大於去貪殘之吏 祖宗時吏犯贓者
 無大小皆棄市故人重犯法官曹為清今縱未能舉
 祖宗之典姑擇其一二者真決黜配以戒其餘仍
 令臺諫官以上歲舉郡守一人保其終身如後其贓
 與之同罪不得以自守原免而郡守監司於部內有
 贓吏不聞朝廷而為他人所劾者罪亦如之庶幾斯
 民漸被實惠疏奏詔坐條申明行下其後卒施行如
 藻請 丙戌呂頤浩為建康府路安撫大使兼知池
 州劉光世為兩浙路安撫大使兼知鎮江府朱勝非
 為江州路安撫大使兼知江州 戊子詔遣使撫諭
 邵青戚方以所部赴行在時方引兵犯安吉縣之上
 鄉浙西江東制置使張俊以方討之會統制官岳飛
 追襲其後方無路進退始詣俊乞降方上兵簿有馬
 六百匹所獻金玉珠珍不可計詔遷方武翼大夫以
 其軍六千人隸王玘軍俊因以方為裨將時人為之
 語曰要高官受招安 己丑樞密院進呈劉光世所
 獲敵人并簽軍狀參知政事張守曰光世謂簽軍不
 宜留蓋知吾山川險易他日叛亡恐為敵人鄉道上
 曰此皆吾民也不幸失於敵人驅質而來豈其得已
 守曰若分置軍伍中每隊留一二人豈能遽叛 上

中興聖業七

三

賊黨

論資格

謹守和羅

置院官

馭先王遷官

以為然 辛卯大理寺奏魔賊王宗石等款狀 上曰此等愚民無知自抵大戮朕思貴溪兩時間二十萬人無辜就死不勝痛傷乃誅宗石等二十六人於越州市其餘皆釋之 壬辰侍御史沈與求言今日矯枉太過盡循資格賢愚同 輔臣進呈范宗尹曰苟有豪傑之士自可不次擢用若未得其人不得不謹守資格 上曰使有豪傑之士雖自布衣擢為輔相可也前古固多但本朝未有耳今士大夫並進若未能考詳其實不若姑守資格 中書門下奏行在仰食者眾倉廩不豐請委諸路漕臣及秋成和羅詔廣東羅十五萬斛並儲之漳泉福州浙西以銀十萬兩錢十萬緡羅之儲於華亭縣浙東以銀十萬兩羅儲於越温台州應屬郡非茶鹽及朝廷寄捲錢皆許為羅本諸統兵官非有制書而擅取及所在州擅取之者皆從軍法 置樞密院幹辦官四員 初和安大夫致仕王繼先以覃恩特換武功大夫落致仕給事中富直柔奏繼先以伎術雜流而易前班則自此轉行更無拘礙深恐將帥解體 上覽奏諭輔臣曰朕於言無不從但頃冒海氣繼先診視實有奇效可特令書讀直柔再奏外議謂醫官用藥有功自當於本色官遷之武功大夫昔之皇城使也惟有戰功歷邊任負材武者乃遷無是三者雖入仕日久不以輕

論安學 史石王

授伏望陛下思名器不可假人之意特加愛惜以塞亂源是日進呈 上曰繼先初未嘗有請出自朕意直柔能抗論不撓朕當屈意從之議遂寢 史臣曰以一人臨天下其勢常信不以一己之私勝天下之公則其義當屈聖人不恃其信者而嘗畏其當屈者此所以立於無過之地也 丁酉郭仲威犯鎮江詔統制官岳飛以所部擊之已亥朝散郎江躋為監察御史躋入見論天變事甚悉 上以其有史學他日謂大臣曰今士大夫知史學者幾人此皆王安石以經義設科之弊范宗尹曰安石學術本不至是由蔡京兄弟以紹述之說敷衍枝蔓浸失其意然自非卓然特立之士鮮不為誤者上深以為然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

高宗皇帝八

建炎四年秋七月癸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乞依
宣撫處置使司例合隨宜措置事並從便宜詔除臨
陣出奇或事干機會許施行外餘並稟朝旨 詔諸
州守臣自軍興以來得便宜旨揮者並罷 甲辰命
劉洪道趣之池州權管本州及安撫司事諸軍權聽
節制洪道請用便宜旨揮許之 丁巳申命元祐黨
人子孫經所在自陳盡還應得恩數 庚申昌州團
練使兵飛為通泰鎮撫使兼知泰州用張俊薦也
丁卯戶部請歲終以諸路上供錢斛比較最多最少

中興聖政卷八

世今 朝世 罷便 宜便 揮便 張岳 飛岳 薦岳 上比 貢較 劉偽 金立 齊立 學典 皇道 帝訓 仁

處申乞賞罰庶使官吏有勤惰之戒從之 金主晟
遣西京留守高慶裔尚書禮部侍郎韓昉冊命知東
平府充京東西淮南安撫使節制河南諸州劉豫為
皇帝國號大齊都大名府冊文略曰咨尔劉豫素懷
濟世之才夙擅直言之譽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亡
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
之元昉有文學仕遵為知制誥金主因而用之凡大
詔令多昉所草也 己巳禮部尚書謝克家奏故翰
林學士范祖禹當元祐中終始實在經筵所著唐鑑
已進御又有 仁宗訓典及帝學二書深裨治道今
其子前宗正少卿冲見寓衢州乞給札令冲投進從

編備 檢備

論劉 光世 曹六

季陵 用乞 黨致

中興聖政卷八

之 詔迪功郎王銍權樞密院編修官纂集 祖宗
兵制其後書成 上覽之稱善命銍改京官賜名樞
庭備檢 八月辛未朔禮部尚書謝克家參知政事
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嘗因公事移牒六曹言者
以為今國勢浸弱藩方大臣所宜尊獎王室若帶儀
同三司可牒六曹則亦可以關三省樞密院矣光世
非敢凌蔑特不知事體詔以章示光世 戶部侍郎
季陵轉對上疏曰臣聞宣王承板蕩之後任賢使能
周室中興焉夫賢以德稱能以才稱賢者必有才故
任之勿疑能者不必有德顧所使如何耳自古以為
才難使人不當求備紀其功忘其過取所長棄所短
安得乏才之歎乎前日士大夫名節不立有愧於古
論事之人皆喜攻之瑕疵既彰不復可用縱加投拭
攻者踵來雖君相制命亦不能為之地矣自崇觀以
來黨助巨姦交結非類各由詭道以饜寵榮坐此當
責者不知其幾何人也陛下昭德塞違以照臨百官
雖皆赦而不誅然弄筆墨者至今未容貸文致其罪
當得惡名雖知其才誰敢引薦當今多難之時朝廷
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
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自古有之臣
願陛下明詔宰執於罪戾之中選擇實能量付以事
勿因一貴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人許以自効

非誤國者勿復再言使人人皆得自新誓死圖報同心協濟以成中興之業天下幸甚疏奏後二日范宗尹進呈詔榜朝堂 壬申詔自今堂除窠闕內不載去處並令吏部差注又詔除知州軍及舊格堂除通判外一切撥還吏部 甲戌詔日輪侍從官一負具前代及 本朝事關治體者一兩事進入用參知政事謝克家請也既而恭宗禮言若今從官一例獻其所聞既非舊典且有越職之嫌乃命學士與兩省官如前詔 丁丑起復神武左軍統制韓世忠遷檢校少師易鎮武成感德始錄守江之勞也翌日 上諭大臣曰世忠不親文墨朕方手寫郭子儀傳欲付卿等呼諸將請示之 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檢校少保寧武昭慶軍節使錄扈蹕及平盜之勞也 詔故監察御史常安民左司諫江公望加贈諫議大夫各官其家二人召安民子奉議郎同赴行在既至以同知大宗正丞 戊寅侍御史沈與求右諫議大夫黎確右正言吳表臣論季陵轉對乞收用近年廢黜之人其言非是不當榜朝堂 上怒命撤之范宗尹請坐三章行出 上曰 祖宗以來凡朝廷政事不當未出則給舍封駁既行則臺諫論列一體相成判而為二則非矣宗尹曰臣等惟是之從何敢固執然議者謂陵所言蓋宗尹風旨也 庚辰 隆祐皇太

后至自虔州 承州天長軍鎮撫使薛慶及金人戰于揚州城下死之 辛巳侍御史沈與求尚書戶部侍郎季陵並罷先是與求嘗言宰相范宗尹年少驟進不更世務恐誤國事 上意方向宗尹不以為然會與求再上疏劾季陵言其承望宰執風旨有變朱成黑指鹿為馬之語宗尹乃求去 工遣中使押入衙批陵降三官奉祠與求與合入差遣參知政事張守謝克家留御批不下後二日宗尹入對極論大臣事君不當懷祿耽寵使人主疑之而防其為姦事功決不可立 上宣諭再三宗尹却立不進守力請宗尹同奏事宗尹不得已而前進呈已卯御批請陵以本官奉祠而與求除職出守 上許之乃詔陵身為侍從疑誤朝廷欲收姦黨之恩遂陳迷國之計可罷戶部侍郎提舉亳州明道宮與求乞願黜獻言者其論為當至云指鹿為馬使大臣不敢安位可除直龍圖閣知台州宗尹乃復視事 癸未宣撫處置使張浚復取永興軍初浚之西行也 上命浚三年而後用師進取及是金左監軍昌與宗弼皆在淮東約秋高入寇浚聞宗弼躊躇淮上度敵必再取東南議出師分撓其勢士大夫多以為不可通判敘州王賞獻養威持重二策浚弗用召諸將議出師都統制曲端曰平原廣野敵便於衝突而我軍未嘗習戰且金人

新造之勢難與爭鋒宜訓兵秣馬保疆而已俟十年乃可議戰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吳玠曰高山峻谷我師便於駐隊敵雖驍果甲馬厚重終不能馳突吾據嵯峨之險守關輔之地兵即大至決不容爭此土浚皆不聽參議軍事劉子羽爭之曰相公不記臨行天語乎浚曰事有不可拘者假如萬一有前日海道之行變生不測吾儕雖欲復歸陝西號令諸將其可得乎浚雖重用端然以人言浸潤不能無疑乃遣本司主管機宜文字張彬往渭州以招填禁軍為名實欲伺察端意彬至渭見端問曰公嘗患諸路兵不得盡合及財用不足以供軍今張公之來兵已合用已

中興聖政卷八

五

足妻宿孤軍深入吾境我合諸路攻之不難失今不擊萬一黏罕併兵而來何以待之端曰不然兵法先較彼已必先計吾不可勝與敵之可勝萬一輕舉脫不如意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又自敵入寇因糧於我彼去來自如而我自救不暇是以我常為客而彼常為主今當反之精練士卒按兵據險使我常有不可勝之勢然後徐出偏師俾出必有所獲是我為主彼為客不一二年必自困斃因而乘之可一舉滅矣彬以端言復命先是玠以彭原之敗望端不濟師而端謂玠前軍既敗惟長武有險可捍衝突二人爭不已浚積前疑卒用彭原事罷端兵柄與宮觀再責海

論敵吏民
科賦害

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統制官張中孚李彥琪諸州羈管陝西倚端為重及貶軍情頗不悅浚遂決策治兵移檄河東左副元帥宗維問罪乃以玠權永興軍路經略司公事遂取永興軍玠以功陞忠州防禦使丙戌寧遠軍節度使孟忠厚乞蠲 太后所過秋稅范宗尹曰頃已免夏稅若復蠲放恐州郡經費有闕必致橫斂 上愀然曰常賦外科斂及賦吏害民最宜留意 祖宗雖崇好生之德而賦吏死徒未嘗末減自今官吏犯賦雖未欲誅戮若脊流配不可貸也

中興聖政卷八

六

臣留正等曰設官吏以收民志不在民而貪黷是聞民之賊也 藝祖皇帝懲五季之弊凡賦吏一切棄市 藝祖豈好刑人哉誠以不如是則不足以行仁政於天下者也而况艱難以來生民之困極矣撫摩涵養民猶或病而貪黷之吏乃敢剝刻以肆其無厭之求如之何民不窮且盜乎故 太上皇帝惻然念常賦之不可免而欲不貸賦吏之罪聖上斷然舉而行之懲一而百懼其真得 藝祖太上皇之心歟

丁亥楚泗等州鎮撫使趙立領徐州觀察使是時張榮在鹽城縣乘亂鳴張立親擊破之併是糧食將經營京東行次寶應縣承州報敵復聚兵揚州立遂

款州

命岳州

廢州務

不威

亂為范

忠彙

世劉

歸而完顏昌已傳城下立慨然曰敵終不去惟有竭節守死此州而已妻出兵破敵敵圍之 己丑詔通泰鎮撫使岳飛以所部救楚州時揚承二鎮已陷楚勢亦危趙立遣人告急簽書樞密院事趙鼎欲遣神武右軍都統制張浚往救之後曰立孤聖危在旦夕若以兵委之譬徒手搏虎併亡無益鼎見 上曰江東新造全藉兩淮若失楚則大事去矣若俊憚行臣願與之偕往俊復力辭乃命飛與立腹背掩擊仍令劉光世遣兵往援毋失事機 庚寅自分權貨務場於臨安而商人不復至行在詔廢越州務場 辛卯帶御器械蒲永思罷永思護六官東歸盧益願與之交結為諫官吳表止所論上曰朕於戚里未嘗私以恩澤如邢后之父不復收召張嬖奸兄弟皆小官卿等所知盧益觀望陰結永思非端人也 癸巳建州民范汝為作亂守臣韓珉遣州兵出戰為所敗乃命本路安撫使程邁會兵討之 甲午中散大夫韓瑛為其父忠彥請謚 上曰呂頤浩嘗奏崇寧黨碑視其姓名皆賢士大夫真可惜也 上篆其神道曰世濟厚德之碑謚文定 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畏金人之鋒不能揚楚但遣統制官王德慶瓊將輕兵以出是日渡江與敵游兵遇擊之 九月乙巳詔劉光世岳飛趙立王林犄角逼逐敵兵渡淮時完顏昌

趙敵

劉豫

論堂

許越

罷兩

趙敵

圍楚州已百餘日鎮撫使趙立一日擁六騎出城呼曰我鎮撫也首領駭敵其來接戰南寨有二騎襲其背立手奮二槍敵俱墜地奪雙騎將還俄北寨中遣五十餘騎追立立瞋目大呼人馬俱辟易明日立三戰邀戰立以三騎應之敵伏發立中飛矢奮身突圍以出敵益攻之 戊申劉豫僭位于北京初軍民間豫至殺金人閉門以拒豫豫擊而降之遂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大赦偽境赦文略曰朕夙猷寡陋家世側微昔也壯年久林泉而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既立復還東平 癸丑言者論近世銓衡之官法守不立自京黼用事有詣堂而求吏部闕者判一取字雖已注人亦奪予之甚至部有佳闕家獻之以自效為寒遠患踰二十年望明戒吏部長貳自今堂中或取部闕者並須執守毋得供報從之 甲寅言者論近州縣之吏職貪頽眾欲望應官負犯入已賦許人越訴其監司守令不即按治並行黜責庶使舉刺之官不敢坐視賊吏既去民皆樂生從之 乙卯罷中書門下省檢正官 丙辰復增左右司郎官為四員 金左監軍昌犯楚州守臣楚泗州連水軍鎮撫使趙立死之前一日昌大進攻具臨城翌日填壕將進立率士卒禦之忽報敵近城矣立笑曰將士不用相隨吾將觀其

却韓世忠

斬廢使

不當為官

富平之

詭計且令此輩匹馬隻輪不返上城東門未半敵飛
砲碎其首左右馳救之立猶曰吾終不能與國滅敵
矣令輩致三聖廟中聲言疾病祈禱使敵不悟言終
而絕 己未 上曰昨韓世忠進一馬高五尺一寸
云非人臣所敢乘朕答以九重之中未嘗出入何所
用之卿可自留以為戰備 辛酉承州天長軍兵馬
鈐轄主管鎮撫司公事王林知承州代薛慶也廢天
長軍為縣隸揚州盱眙軍為縣隸泗州自是諸鎮撫
使稍因事併廢矣 壬戌御史中丞富直柔請罷新
除右司員外郎侯延慶而用直龍圖閣蘇遲為都司
范宗尹曰都司宰屬如大藩帥臣猶得自辟置屬官

口豐取卷八

元

蓋資贊畫之益雖雖名德之後然不可任都司 上
曰臺諫以拾遺補過為職不當薦某人為某官趙鼎
曰惟可論薦臺屬張守曰亦須得旨乃可薦 上曰
然 癸亥宣撫處置使張浚以都統制劉錫及金人
戰于富平縣敗績初浚既定議出師幕客將士皆心
知其非而口不敢言 上亦以敵萃兵淮上命浚出
兵分道由同州郿延以擣其虛時權永興軍路經略
使吳玠已得長安而環慶經略使趙哲復郿延諸
郡浚乃檄召熙河經略使劉錫秦鳳經略使孫渥涇
原經略使劉錡各以兵會合諸路兵四十萬人馬七
萬以錫為統帥浚親往邠州督戰金左副元帥宗維

趙鼎
論世

敵楚
州拔

聞之急調宗弼自京西入關與妻宿會官軍行至耀
州富平金人已屯下邽縣相去八十里而妻宿方
在綏德軍眾請擊之浚不可乃約日會戰金人不報
書凡數往金人許之至期輒不出兵浚以妻宿為怯
曰吾破敵必矣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
利將何以戰宜徙據高阜使敵馬衝突吾足以禦之
秦鳳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浩亦曰敵未可爭鋒當分
地守之以待其弊諸將皆曰我師數倍於敵文前阻
葦澤敵有騎不得施何用他徙將戰命立故將曲端
旗以懼敵妻宿曰彼給我也敵遂薄我軍錡身先率
士卒禦之自辰至未勝負未分敵更薄環慶軍他路

口豐取卷八

下

軍無與援者曾哲擅離所部將士望見塵起驚遁軍
遂大潰金人得勝不追所獲軍資不可計 丙寅賜
劉光世銀帛二萬匹兩為渡江賞軍之費先是有言
光世將提兵過江而幕客沮之簽書樞密院事趙鼎
以書抵光世曰參謀諸公久在幕府必能裨贊聰明
共享富貴固不可輕舉妄動重貽朝廷之憂亦安忍
坐視不救滋長敵勢留無窮之患 上問之曰論諸
將當如此 戊辰金左監軍昌急攻楚州拔之趙立
家屬先死于徐以單騎入楚得女子習書者使讀軍
中書記城陷遂沒立為人木強不知書其忠義蓋出
天性善騎射容貌甚壯不喜聲色財貨與士卒同甘

趙立
許張

張趙
斬趙

苦每戰環甲胄先登衆畏服樂爲用其視敵人如仇
每言及必齟齬而怒常戒士卒惟以殺金兵爲言自
敵來中國所過名城大都多以虛聲脅降如探囊取
之惟冀州堅守踰二年濮州城破巷戰殺傷略相當
皆爲其所憚而立威名戰多歲出其上是役也敵銳
意深入會張浚出師關陝宗弼往援之及立以其軍
蔽遮江淮故北師亦困斃而止議者謂立之功雖張
巡許遠不能過云 冬十月庚午朔張浚斬趙哲于
邠州遂責劉錫爲海州團練副使台州安置初諸軍
旣敗還浚召錫等計事浚立堂上諸將帥立堂下浚
曰誤國大事誰當任其咎者衆皆言環慶兵先走浚

中興聖政卷八

十一

命擁哲斬之哲不伏且自言有復辟功浚親校以過
擊其口斬于墜下軍士爲之喪氣哲已死諸將聽令
浚命各歸本路歇泊令方脫口諸路之兵已行俄頃
皆盡浚率帳下退保秦州於是陝西人情大震
朱勝非閑居錄曰張浚出使陝蜀便宜除官至節
度使雜學士權出人主之右竭蜀人之膏血悉陝
服之甲兵凡三十萬衆與彼角一戰盡覆用其屬
劉子羽計歸罪將帥趙哲曲端並誅之由是怨怒
俱叛浚僅以身免奔還閬州關陝之陷自此始至
今言敗績之大者必曰富平之役也
龜鑑曰富平一戰偶爲趙哲離部以取敗夫勝負

詔取
當信
秦自
歸北

兵家之常鄧禹有關中之敗子儀有相州之敗孔
明有街亭之敗而富平之以速戰敗者公非不知
陝西兵將上下之情未通也又非不知臨行天語
三年而後出師也痛念向者海道之幸已出襄漢
今也敵駐淮甸有再入吳越之謀萬一犯屬車之
清塵縱欲提兵問罪亦何及矣此公所以不顧利
害不計勝負而決於一戰也

中興聖政卷八

十一

有功改京秩有旨體究詣實改正
臣留正等曰曹維未嘗有罪而被罪范琪未嘗有
功而奏功 太上皇帝旣得其實亟加改正曾不
旋踵若使維之罪不雪而琪終冒其功在二人固
未足道而於賞罰大柄無乃終累乎臣於此二事
有以見 太上皇帝之於賞罰必務覈實以求中
也
己未王以寧乞下詔幸蜀俾敵人罔測乘輿所在
上曰詔令所以取信於民自非必行之事不可降詔
何以取信于民 秦檜自楚州孫村歸于連水軍丁
裨水寨遂泛海赴行在

朱勝非開居錄曰秦檜隨金北去為大將撻辣任用至是與其家俱得歸檜王氏婿也王仲山有別業在濟南敵為取千緡贖其行然全家來歸婢僕亦無故人知其非逃歸也

林泉記曰檜在大金為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

李心傳曰檜與何臬孫傳司馬朴同被拘三人不得歸而檜獨得歸此可疑一也自中京至燕千里自燕至楚州二千五百里豈無防禁之人至踰河

越海並無機察此可疑二也檜自謂隨軍至楚定計於食頃之間向使敵人初無歸檜之意第令隨軍則質其家屬必矣胡為使王氏偕行此可疑三也張邵所奏謂檜衣褐憔悴蓋被執而訓口讀而檜自欲乃云劉靖欲殺已以圖其囊橐既有囊橐豈是奔舟此可疑四也夫以檜初歸見上之兩

言始相建明之二策與得政所為前後相符牢不可破豈非檜在北庭嘗倡和議而撻懶縱之使歸邪

癸酉執政進呈諫官論疏上覽之甚悅謂范宗尹曰近來臺諫官無一日無章疏亦未嘗放過一事

喜言

論蔡

邪好

久雨

尚食

雞兔

復起

罪羣

不劉

光世

不劉

光世

趙鼎曰陛下開廣言路獎拔言臣是以人人得以盡言無隱此朝廷美事也 丙子 上謂范宗尹曰比

閱王球家所收 上皇書畫有御製鳴鶴賦京下皆作賦題其後下賦感言繼述 哲宗之志屏斥元祐

之人而致斯瑞豈非奸邪宗尹曰紹聖以來賊害忠良皆下之力也 己卯以久雨放行在越州公私儼

錢十日自是雨雪則如之 癸未 上謂輔臣曰聞城中百物貴踴將士經此寒苦可念 太上一日饋朕

盤飧問內侍云一兔至直五六千鶴鶉亦三數百朕知之飭尚食勿進鶉兔久矣范宗尹曰陛下恭儉如

此天下幸甚 乙酉言者論天下三年之通喪後世

有從攬奪取之舉者所以移孝為忠徇國之急也而比來所起之士多非金革之故幾習宣政之風如權

邦彥為發運使姜仲謙為湖北轉運使以至幕職之官亦行起復又有寅緣請托於權三省樞密院而圖

起復者此何理邪欲望一切罷去予以明人倫而厚風俗詔邦彥專委催發諸路錢糧應副行在大軍支

遣其餘皆罷之 戊子簽書樞密院事趙鼎奏詰劉

光世違命不救楚州之罪有云逐官但為身謀不恤

國事且令追襲金人過淮以功贖過翌日 上以批言太峻令改定進入及進呈 上曰光世當此一面委任非輕若責之太峻恐其心不安難以立事鼎曰

三省
度密院
敵

李
亂仁
作新

論
李彦
冠威孔

陛下侍諸將可謂無負矣不知何以為報 己丑權
 同知三省樞密院事李回改同知樞密院事時敵留
 淮上未退一日宰執奏邊事范宗尹曰敵未必能再
 渡趙鼎曰勿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也乃乞詔州
 縣各為移治自保之計毋得拘留百姓及兵至即脫
 身而遁使民肝腦塗地又曰三省常為敵不來而為
 陛下拔人才修政事密院常為敵見侵而為陛下申
 軍律治兵甲即兩得之 上曰卿等如此朕復何憂
 辛卯虔州進士李新仁與其弟世雄聚眾于羅源
 有兵萬餘是日破虔化縣又入石城縣詔江西兵馬
 副都監李山與吉州統制官張忠彥會兵討之 丙
 中馬進急攻江州兵馬副將劉紹先統兵迎敵雖
 捷而攻城愈急 范宗尹等進呈江東探報孔彥威
 李成人馬宗尹曰萬一移蹕欲令韓世忠屯饒州張
 浚留越州相為聲援 上曰朕日夕念此未嘗忘懷
 世忠兵少與李成相距萬一決戰小有敗衄國威愈
 挫朕欲留世忠浙東此人忠勇不畏金兵敢與之戰
 使張浚以五千精騎策應之恐能成功來春事定朕
 親督諸軍巡幸江東雖過淮南亦所不憚乎此二方
 不難也趙鼎曰臣恐成輩乘間深入愈難支吾 上
 曰卿所慮極當顧力未能及耳然朕之所說未必皆
 是卿等之言亦未必皆非更呼諸將議之 十一月

封
呂公
著等

秦
議
南
北
檜

癸卯詔曰呂公著呂大防范純仁皆威德元老同居
 廟堂國勢莫安四字順服而遭罹貶斥久歷歲時尚
 拘微文未獲昭雪朕經此時巡之久益知致治之難
 念茲老臣是宜褒稱三省可檢舉速行褒贈并其餘
 黨籍臣僚下有司責以近限具名取旨施行初 上
 既數下詔褒錄元祐忠賢而朝廷多故有司未暇檢
 舉及是 上收得元祐黨碑即降出令錄所司一一
 契勘褒贈遂進封公著魯國公大防宣國公謚正愍
 純仁許國公皆贈太師
 臣留正等曰三人之忠載之信史實冠臣隣旌三
 臣之忠則凡一時名列黨籍者咸有光焉雖褒贈
 之恩未及猶及己也况 太上皇帝成命亦既有
 在乎其有未及者舉行於今日亦 太上皇帝之
 志也
 甲辰簽書樞密院事趙鼎罷 丙午秦檜入見檜
 自言殺敵之監已奔舟來歸朝士多疑之者而宰相
 范宗尹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與檜善力薦其忠乃命
 先見宰執于政事堂翌日引對檜言如欲天下無事
 須是南自南北自北遂建議議講和且乞 上致書左
 監軍昌求好 丁未試御史中丞李直柔簽書樞密
 院事 試御史中丞致仕秦檜試禮部尚書賜銀帛
 二百匹兩范宗尹等進呈檜所草國書 上曰檜朴忠

喜得

增諸

配賦

政樞

請官

劉元

張浚

吳玠

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蓋聞 二帝 母后消息而

又得一佳士也古者兵交使在其中第難作國書姑

今劉光世作私書與之始朝廷雖數遣使然且守

且和而專與金國解仇議和蓋自檜始 辛亥兩浙

轉運副使曾紆請權增諸路賣酒錢上等每斛增二

千八百下等增千八百從之 壬子權知湖口縣孫

咸坐贓抵死三省擬刺面配連州 上謂大臣曰

祖宗時贓吏有杖朝堂者黥而特配尚為寬典 乙

卯改樞密院幹辦官為計議官序位在太常博士之

下 丙辰金左監軍昌陷泰州 己未金人陷通州

庚申詔學士兩省講讀官依舊輪日進故事先是

量留百司而講筵所不與 上特命留之 量留百司

在口口口口 辛酉偽齊劉豫改元會昌 宣撫處

置使張浚自秦州退軍興州初我師既潰於富平慕

容口叛乃遂引兵而西於是秦鳳路馬步軍副總管

吳玠自鳳翔走保大散關之東和尚原權環慶經略

使孫口由隴關入秦與浚會金人乃入德順軍後聞

遂移師興州簿書輜重悉皆焚棄浚之自邠南歸也

將士皆散惟親兵千餘人自隨其屬官皆懼有建議

當保護州者參議官劉子羽曰議者可斬也宣撫司

豈可過興州一步係關陝之望安全蜀之心浚以為

然乃劾異議者遣子羽單騎至秦州訪諸將所在時

復蜀

鳳翔

明詔

監守

監賊

敵騎四出道阻不通將士無所歸忽聞子羽在近宣

撫司留蜀口乃各引所部來會凡十數萬人軍勢復

振浚哀死問傷錄善答已人心粗安或謂吳玠宜移

屯漢中以保巴蜀玠曰敵不破我詎敢輕進吾堅壁

重兵下瞰雍甸敵懼吾乘虛襲其後此保蜀良策也

諸將乃服時玠在原軍食不繼鳳翔之民感其遺惠

相與夜負芻粟輸之玠亦憐其遠口厚遺以銀帛民

又益喜敵怒遣兵伏渭南邀而殺之又令保伍相坐

犯者皆死而民冒禁輸之數年然後止 己卯 上

以太后誕日置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后

曰吾老夫幸相聚於此他時身後吾復何患但有一

事當與官家言之吾違事 宣仁聖烈皇后求之古

今母后之賢未見其比因姦臣快其私憤肆加誣謗

有玷威德建炎初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

刪定豈足傳信後世吾意在天之靈不無意於官家

也 上聞之惕然其後更修 神宗 哲宗兩朝實

錄蓋張本于此 辛巳詔監司守倅並以三年為任

壬戌同知樞密院事李回進呈諸路盜賊數 上

謂回卿意如何回曰臣意欲治數渠魁當自賊 上

曰卿意甚善皆吾赤子豈可一一殺之第治李成輩

三兩人可矣 乙未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江南

路招討使進解江州之圍且平羣盜事急速者許便

宜翰林學士汪藻言古者兩敵相持所貴者機會此勝負存亡之分也敵師既退國家非暫都金陵不可而都金陵非盡得淮南不可淮南存經兵戈民去本業十室而九其不耕之田千里相望流移之人非朝夕可還國家欲保淮南勢須屯田則此田皆可耕墾臣愚以為正二月間可使遣劉光世或呂頤浩率所招安人馬過江營建寨柵使之分地而耕既固行在藩籬且清東西羣盜此萬世之利也疏奏未克行中興後言屯田者蓋自此始初徽猷閣待制洪皓與右武大夫龔璣持命至太原敵令其陽曲縣主簿張維館伴幾歲金遇使人禮益削是歲始遣皓璣至雲中時通問使王倫閣門宣贊舍人朱弁已被拘倫皓因以金遺商人陳忠令密告兩宮以本朝遣倫等來通問於是二帝始知建炎中興之實已而左副元帥宗維召皓等遣官偽齎力辭不可宗維怒命壯士擁以下執劔交承之皓不為動傍貴人皆曰此忠臣也宗維怒少霽遂流遁于冷山雲中至冷山行兩月程距金二百餘里地苦寒四月草始生八月而雪右監軍布尹使誨其八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至衣猶布嘗久雪薪盡至乞馬矢煨麩而食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高宗皇帝九

復賢良科

不用除人

激張立 復江 分東路 西路

紹興元年春正月己亥朔改元 復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自紹聖廢制科至是始因德音下禮官講求然未有應者 金兵攻天水縣知縣事趙壁等不屈皆殺之 丁未言者論大臣用人之際當惟其賢不必以嘗經堂除為限先是呂頤浩當國患請謁者眾乃揭榜省戶曰未經堂除者不得投牒求官言者以為如此則宣政之間倚權貴之門超取顯美者皆在所收豈無韜晦自重不願為人所知者其何以來天下之士而濟艱難之業疏奏詔三省遵守 戊申江南路招討使張俊改江淮招討使後數日俊入辭頗言李成兵眾 上曰汝將全軍設為朕攻一郡若何俊曰臣朝至而夕可入也 上曰成竭力攻九江兩月不能下則雖眾何能為俊大以為然 上因謂俊今日諸將獨汝未嘗立功俊曰臣何為無功 上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則功績顯著卿殆不如俊恐悚承命 尚書省言岳鄂道遠請還隸河北復江池路為江東西路置帥司於江池又分荆湖諸司之在江南者為湖東西路置帥司於鄂鼎口馬進陷江州李成聞州已陷乃渡江入城 己酉金兵攻揚州 辛亥參知政事謝克家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

命舉

歷定

休官許

折夏

孫普錄

後太祖

死范恤行記

詔京官知縣並堂除內外侍從官限三日各舉可任縣令者二人犯賊連坐又詔不歷縣令人勿除監司郎官不歷外任人勿為侍從著為永法於是從官有互舉其子為縣令者而子又皆貪贓論者惜之 龜鑑曰不歷縣不除監司郎官不經外任不除侍從嚴失舉之罰頒考課之條定內外更迭之法而命官之道得矣 丙辰初許百司每旬休沐宰執因奏事 上曰一日休務不至廢事使一月間措置得十事雖二十日休務何害若無所施設雖窮朝夕何補也 戊午戶部侍郎孟度言兩浙路夏稅及和買紬絹一百六十萬餘匹半令輸價錢每匹兩千從之 庚申銀青光祿大夫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詔趙普佐命元勳視漢蕭何宜訪其子孫量才錄用 辛酉手詔曰朕念 太祖皇帝創業垂統德被萬世 神祖詔封子孫一人為安定郡王世世勿絕乃至宣和之末以太常禮部各有所主依違不決使安定之封至今不舉朕甚憫之有司其上合襲封人名遵依故事施行 癸亥詔比降德音寬恤事件州縣自宜悉意奉行違者監司按劾御史臺察之 初順昌孟余勝等作亂土兵陳望與射士張袞謀應之軍校范旺叱之曰吾等父母妻子皆取活於國今力不能討賊更助為

更禁
衛城
司衛
將得
街衙

黑子
日有

秦檜
怒孫
觀啓

復省
書秘

張浚
端曲

虐是無天地也兇黨怒剔其目而殺之旺妻馬氏聞
之行且哭賊脅汙之不從又殺之後為立祠號忠節
二月庚午改行宮禁衛所為行在皇城司 辛未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言士大夫自衛信來者皆稱張
俊軍行極整肅 上曰朕亦聞之犯軍律者已誅六
七人矣范宗尹曰臣已以書獎其美 上曰待亦作

詔勉之立功後心忠謹惟好官職正當以此使之張
守曰陛下深得馭將之道 己卯日中有黑子 辛
巳禮部尚書秦檜參知政事龍圖待制孫觀時知臨

安府以啟賀檜有曰盡室航海復還中州四方傳聞
感涕交下漢蘇武節旄盡落止得屬國唐杜甫麻鞋

入見乃拜拾遺未有如公獨參大政檜以為譏已始
大怒之 壬子日中黑子消伏翌日范宗尹進呈因

言故事當避殿減膳今人情危懼之際恐不可以虛
文操動羣聽望陛下修德以消弭之臣等輔政無狀

義當罷免 上曰日為太陽人主之象豈闕卿等惟
在君臣同心行安民利物實事庶幾天變不至為災

也 丙戌復秘書省仍詔監少不並置置丞郎著佐
各一負校書郎正字各二負 庚寅張浚奏本司都
統制曲端自聞吳玠馬軍倒那坐擁重兵更不遣兵
策應已責海州團練副使萬州安置詔依已行事理
初浚自富平敗歸始思端及王庶之言可用庶時持

王庶
曲端
不相

汪藻
三說

母喪居蜀乃併召之庶地近先至授參議官浚徐念
端與庶必不相容暨端至半道但復其官移恭州宣
撫處置使司主管機宜文事楊斌素與庶厚知庶怨

端深乃感言端反有實跡者十秦鳳副總管吳玠亦
懼端嚴明諸端不已庶因言于浚曰端有反心久矣
盍蚤圖之會蜀人多上書為端訟寃浚亦畏其得眾

心始有殺端意矣 壬辰雨雹 癸巳翰林學士汪
藻上馭將三說一曰示之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
別之以分大略謂諸將過失不可不治今陛下對大

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廟堂者具瞻之
地今諸將率驟謁徑至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又

遣將出師詔侍從集議者所以博眾人之見今則諸
將在馬且諸將聽命者也乃使之預謀則利於公不

利於私者必不以為可行便於己不便於國者必不
以為可罷欲其冒鋒鏑趨死地難矣自今諸將當律

以朝儀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有 祖宗故事且
無使參議論之餘則分既正而可責其功矣何難乎

弭盜何愛乎過敵哉至於理財則民窮至骨臣願陛
下毋以生財為言也今國家所有不過數十州所謂
生者必生於此數十州之民何以堪之惟痛加裁損
庶乎其可爾外之可損者軍中之冒請內之可損者
軍中之泛取又言自古以兵權屬未有不貽患者今

諸將之驕樞密院已不能制宜精擇偏裨十餘人各授以兵數千以漸消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是時諸將中劉光世尤橫故藻有是言藻書既傳諸將皆忿有令門下作論以詆文臣者其略曰今日誤國者皆文臣自蔡京壞亂紀綱王黼收復燕雲之後執政侍從以下持節則喪節守城則棄城建議者執講和之論奉使者持割地之說提兵勤王則潰散防河拒險則逃遁自金人深入中原蹂躪京東西淮南之地為王臣而棄地棄民誤國敗事者皆文臣也間有竭節死難當橫潰之衝者皆武臣也張邦昌為偽楚劉豫為偽齊非文臣誰敢當之自此文武兩塗若冰炭之不

臣請文將

五

不相合矣 丙申復詔諸路提刑司類省試於是川陝宣撫處置使張浚始以便宜合川陝舉人即置司州類省試自是行之至今 宗維既得關中地遂悉割以予偽齊關陝之陷也士大夫守節者甚眾 三月戊戌朔自駐蹕南京以來軍士日給百錢比數十日一搗設前是水軍統制官崔增以其眾萬有千二百人降于呂頤浩願浩始用舊法按月支糧及料錢於是增一軍月費錢四萬四百緡米七千五百斛視五軍所給月省萬五千餘緡 庚子宣撫處置使張浚以富平失律上疏待罪壬寅 上謂輔臣曰浚放罪詔宜早降因言浚用曲端趙哲劉錫後見其過即

張浚

魯益

五更

不用

張浚

張浚

重譴之浚未有失安可罷也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須得勝浚者乃可易 上曰有才而能辦事者固不少若孜孜為國無如浚亦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浚乃得安 甲辰福建轉運判官魯詹條具止盜利害請擇令尉罷免行錢糴米賑濟減殘破縣分上供銀上諭輔臣曰唐所奏切中時病皆可施行 上因言朕每日五更初盡覽諸處奏報比明所覽略盡乃出視朝蓋 上勤政如此 丙午責授定國軍節度副使王宗濞復忠州團練使以赦赦也 上曰宗濞自可用但當時用非所宜兼戚里不當管軍張守曰祖宗時亦有戚里管軍者 上曰要是擇才只今諸

臣請文將

六

戚里豈能管軍范宗尹曰誠如聖訓 庚戌江淮招討使張浚復筠州初浚引兵至豫章而李成在江州其將馬進在筠州皆不進浚喜曰我已得洪州破之必矣斂兵若無人者金鼓不動令將士登城者斬居月餘進以大書文牒使來索戰浚復細書荅狀以驕之敵謂浚為怯戰後謀知彼稍怠乃議行岳飛請自為先鋒楊沂中由上流徑絕生米渡出其不意遇其先鋒擊破之乘勝追奔前一日至筠州進出軍背筠河先守要地沂中語浚曰彼眾我寡當以奇勝願以騎見屬公率步兵當其前沂中乃將騎數千與陳思恭分為兩道同出山後浚嚴陣以出鏖戰至午精騎

張崇
敗敵

自山馳下敵駭亂退走大敗之後遂復筠州臨江
馬道復還江州與成會後整兵追之壬子先是張
榮在通州以地勢不利乃引舟入縮頭湖作水寨以
守金左監軍昌以舟師犯榮水寨榮口口口口載
兵迎敵望金人戰艦在前榮謂其眾曰無慮也金人
止有數艦在前餘皆小舟方水退隔淖不能岸我捨
舟而陸殺棺材中人耳遂棄舟登岸大呼而殺之金
人不能騁舟中自亂溺水陷淖者不可勝計昌收餘
衆二千奔楚州榮獲昌子壻益輦俘載甚衆榮聞劉
光世在鎮江乃遣人願聽節制且上其功光世大喜以
榮知泰州 初淮南恩州陽江縣田鹽縣有潮水所

植南
慈田

行營
唐寬
件事

李季
乾象
通鑑

祖太
錄實

浸田一頃二十四畝提舉鹽茶司募民墾之置窰六
十有七歲產鹽七十萬八千四百斤收淨息錢萬九
千餘緡遂命官領其事後二年又增萬二千緡 甲
寅詔罷免行錢州縣官市買方物知民間之直違者
以自盜論始用魯詹之言也先是改元德音已減閩
中上供銀三分之一是日又減建劍州銀半分令福
建轉運司充糴米二萬斛充賑濟 初河間府免解
進士李季集天文諸書號乾象通鑑季寓居婺州乃
命本州給札上之 自渡江國史散佚至是衢州布
衣何克忠獻 太祖實錄國朝寶訓後八九年而國
書始備 己未張俊捷奏至上諭輔臣欲赦李成軍

志在
一統

却孔
王舟

張復
州江

張俊
鐵山

盡失
陝西

中脅從者范宗尹因言今日之事不可削弱 上曰
祖宗基業宏固偶值多難故劉豫李成等輩跋扈猖
獗或謂止於淮上作籬落朕甚不取要當以次收復
須一統乃已耳 湖南馬步軍副總管孔彥舟言於
潭州池中得美玉可為御寶乞遣人宣取詔御寶已
足備兼自艱難以來華靡之物一無所用其母進
甲子始下詔罪狀李成募有能斬首及獲成者除節
度使賜銀萬兩錢萬緡且赦成軍中脅從者初馬進
既敗江淮招討使張俊追之至奉新樓子莊賊將商
元據草山設伏後熟視見山險路狹乃遣步兵從間
道直趨山頂殺伏奪險遂至江州進拒戰不勝絕江
而遁乙丑復復江州統制官楊沂中趙密引兵追擊
又大敗之成復還蘄州自是俊軍有鐵山之號 宣
撫處置使張浚承制以本司參謀官王庶知興元府
兼利夔兩路制置使節制陝西諸路留統制官王宗
尹柴斌兵二千馬不滿百使庶守時敵騎已破福津
蹂同谷迫武興浚遂退保閬州於是盡失陝西地但
餘階成岷鳳兆五郡及鳳翔府之和尚原隴州之方
山原而已時興元帥事草創倉廩乏絕師旅寡弱庶
募民教之河東陝西潰師多舊部曲往往來歸不數
月有衆二萬 夏四月庚午尚書戶部侍郎孟度請
諸路無額錢附經制起發從之於是通鈔旁定帖文

增七
色錢

復合
祭天

留意
軍器

折上
納洪

守茶
鹽法

賣糟等錢凡七色 甲戌詔修日歷 丁丑刑部尚

書權禮部尚書胡直孺等言參酌皇祐詔書將來請

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于明堂奉 太祖 太宗以

配天庶幾禮專事簡從之天地復合祭自此始 戊

寅張俊捷奏至 上謂輔臣曰兵既精又治器甲所

以成功以此知軍器當留意朕計五軍見甲已四萬

范宗尹曰得十萬粗足 上曰可足成之財固當惜

然於此不宜吝也 庚辰 隆祐皇太后崩于行宮

之西殿 壬午詔江浙諸路上供綉絹半折見縉三

千仍易輕費赴行在 辛巳進呈程俱劄子名臣列

傳止是節本合與不合錄呈 上曰初止令進 累

朝實錄蓋欲盡見 祖宗規模此是 朕家法要得

遵守既退范宗尹已下歎仰者久之

臣留正等曰帝王之道雖同其法則不必同忠質

文異制同歸于治蓋因時制宜各自為一代之法

夏商周之子孫得以憲于先王傳世數十而長久

者也 太上皇帝欲盡見 祖宗規模且曰此是

朕家法要得遵守則是中興以來致治之效皆由

於此今日尤當率循而不忘也

癸未桑仲陷鄧州殺知汝州王俊 丁亥詔權貨

務遵守茶鹽見行成法不得毫髮改更務令上下孚

信入納增廣 宣撫處置使張浚殺曲端于恭州端

張浚
殺曲

許亭
折戶

既為利夔制置使王庶所譖知渭州吳玠亦憾之乃

書曲端謀反四字于手心因侍浚立舉以示浚浚素

知端庶不可並立且方倚玠為用恐玠不自安乃送

端恭州獄有武臣康隨者在鳳翔嘗以事忤端鞭其

背有切骨恨浚以隨提點夔州路刑獄端聞之曰吾

其死矣呼天者數聲端有馬名鐵象日馳四百里至

是連呼鐵象者又數聲乃赴逮既至隨命獄吏繫之

維之糊其口燔之以火乾渴而死士大夫莫不惜之

軍民亦皆悵恨西人以此益非浚然議者謂使端不

死一日得志逞其廢辱之憾端一搖足秦蜀非朝廷

有雖殺之可也

龜鑑曰趙哲之誅孔明之誅馬謖也曲端之不用

亦孔明之不用魏延也至於殺之太過矣況曲端

威望敵人素攝富平之戰詐立端旗猶足以懼之

則端之死為可惜也然殺曲端而失關陝浚之過

也用吳玠而保全蜀浚之功也

乙未詔臨安府秀州亭戶合納二稅依皇祐專法

計實直價錢折納鹽貨先是兩浙轉運司以罷給蠶

鹽令輸本色提舉茶鹽公事梁汝嘉奏亭戶以煎鹽

為生未嘗墾田於是申明行下 五月己亥主管江

州太平觀李弼孺勒停初范宗尹薦弼孺使領營田

遂召赴行在而右諫議大夫口確奏弼孺淫汙狡口

知小
人不可
用

媚事朱勳宗尹曰固知弼孺小人然但欲使之勸耕
故有此命 上曰君子易疎小人易親不知者無如
之何既知弼孺小人安可不疏今日知田事者應別
有人可勿召也弼孺怒上疏訟確所言誣誕故有是
命

臣留正等曰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邪正一辨
賢人君子常聚於本朝而儉倭小人不容倖進以
害治道一或涇渭不分牛驥同皁則邪正雜揉往
往生事以產亂天下可得而治乎 太上皇帝宣
諭輔臣深戒小人之勿用蓋邪正辨則朝廷治天
下不足以理矣治道要務孰有先此者豈特垂訓
輔臣而已哉真足以昭大訓於無窮也

中興聖紀卷九

三

不
搗軍教

刻
實中

論
學問

辛丑御筆搗賞諸軍一次范宗尹奏自搗賞後已
近五旬 上曰朕不欲數搗凡三月可省一次今財
用止出東南數十郡不免痛加節省若更廣用竭民
膏血何以繼之宗尹等曰 陛下之言及此天下幸
甚 癸卯 上出大宋中興之寶及 上皇所獲元
圭以示輔臣寶口上新刻者其玉潤視定命寶猶
大半分 中書舍人洪擬轉對論帝王之學中敘董
仲舒王吉之言末以章句書藝為非帝王之事上曰
人欲明道見理非學問不可惟能務學則知古今治
亂成敗與夫君子小人善惡之迹善所當為惡所當

和
尚之
捷

捕
李
敦

復
館
試
職
郭
威
仲

戒正心誠意率由於此 秦鳳經略使吳玠及金人
烏魯折合戰於和尚原之北敗之時金主晟之從姪
沒立與烏魯折合以數萬騎分兩道入攻沒立自鳳
翔二將由階成約日會和尚原玠與其弟統領官璘
以散卒數千人駐原上朝問隔絕軍儲乏人無固
志有謀劫玠兄弟北去者幕客陳遠猷夜入告玠遠
召諸將屬以忠義軟血而誓諸將感泣為備益力是
日二將以勁騎先期而至陣于原北玠擊之四戰皆
捷山谷中路狹而多石馬不能行敵棄馬遂敗去後
三日沒立自犯箭箬關玠遣別將擊之二將卒不能
合又五日敵移寨黃牛嶺會大風雨電翌日引去張
浚錄其功承制以玠為明州觀察使璘為康州團練
使擢秦鳳路兵馬都鈐轄統制和尚原軍馬 丙午
江東安撫大使司奏捕虔賊李敦仁獲捷時呂頤浩
猶在告參議官李承造以聞 上曰頤浩大臣義當
體國江西盜賊非張俊未易辦頤浩須少推之如廉
藺相濟乃可趣令視事李回請上親札富且柔又
乞遣中使撫問 上從之 詔承議郎范同宣教郎
勅今所刑定官劉一止修職郎王洋並召試館職初
復故事也 郭仲威為劉光世所執仲威與李成有
舊欲往從之又謀據淮南以通劉豫光世遣前軍統
制王德手擒之 己酉詔以米價貴諭積粟之家能

中興聖紀卷九

三

納粟 補官 死囚 降等 三衙 無兵 斬郭 仲威 選育 宗子 對修 嘉祐 政和 復太 府丞 招沅 州弓 弩手 拘雀 甲頭 錢頭

糴三千斛以上補官有差 辛亥詔以道路未通諸路死囚應奏獻者權令降等斷遣 郭仲荀權主管殿前司公事自巡幸以來三衙實無兵名存而已 邵青以舟師犯太平州 癸丑詔斬郭仲威於平江市先是仲威焚掠平江故就誅之 甲寅趙令憲知南外宗正事 上命令憲往泉南選宗室子育之宮中故有是命 戊午權工部侍郎兼詳定重修勅令韓肖胄言對修政和嘉祐敕成 復置太府寺丞以承奉郎章億為之措置印給茶鹽鈔引 沅州言本州自熙寧末為郡始創營田招置弓弩手四千人靖康調發往往不歸今軍食窘急乞以開田募民承佃

中興聖武紀九

三

職事官有日歷合載事件如政事弛張臣僚黜陟刑賞征戰凡所見聞或私自記錄或親承聖語及所上章疏并被受詔敕與公案官文書之類並令詣實抄錄回報以憑修纂從之 辛酉荆南鎮撫使解潛言所管五州絕戶及官田荒廢者甚多已便宜辟宗綱權屯田使樊賓副使募人使耕分收子利詔以綱為鎮撫司措置營田官實為同措置官渡江後營田自此始其後荊州軍食多仰給於營田省縣官之半焉 壬戌范宗尹等以國用不足奏鬻通直修武郎已下官 上曰不至人議論否張守曰 祖宗時亦嘗有此第止於齋郎李回曰此猶愈於科斂百姓 上曰然大凡施設須可行於今可傳於後即善耳其後遂止鬻承直郎以下官 邵青受劉光世招安太平州圍解 癸亥初馬進既為張俊所敗而李成猶在蘄州至是後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親與成戰成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後乃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誤之後率眾攻險賊徒奔潰進為追兵所殺成遁去以餘眾降偽齊 六月己巳初鬻承直修武郎以下官承直二萬五千緡修武四萬五千緡 乙亥張琪犯宣州 戊寅言者論朝廷暫駐江左蓋非得已當為撥却恢復之圖須歲駐蹕揚州有兵數十萬可以一戰金人奄至卒以奔走踰江而北此宰相黃

中興聖武紀九

三

言者
論戰
守事

潛善汪伯彥之過也前年移蹕建康是時兵練將勇
食足財豐據江上不測之險當敵人疑懼之秋可以
守矣金人未至先已奔走遵海而南此呂頤浩之過
也今歲戰守之策安所從出萬一事起倉卒大臣復
欲棄土地遺人民委府庫脫身奔走此豈安國家定
社稷之謀乎臣愚以謂有江海則必資舟楫戰守之
具有險阻則必資郡縣防守之力有兵將則必駕馭
馴擾不可為將帥自衛之資有財賦則必轉運搬輸
不可為盜賊侵據之用伏望委任大臣早賜措畫詔
三省樞密院措置 辛巳詔越州上虞縣丞婁寅亮
赴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寅亮之書曰先正有言

婁寅
亮言
儲貳

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蒙 章
聖取宗室子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仁宗皇
帝感悟其詔 英祖入繼大統恭惟陛下克已憂
勤備嘗艱難春秋鼎盛自當則百斯男屬者椒寢未
繫前星不耀孤立無助識者寒心欲望陛下於伯字
行下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
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更加廣選 宣祖 太
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升為南班以備環列庶幾上
慰在天之靈下係人心之望疏入 上讀之大以歎
寤發書樞密院事富直柔從而薦之遂有是命 壬
午張琪犯徽州 甲申邵青復叛引兵趨江陰 戊

白興聖聚九

五

光世
劉兵

選立
伯字

子 上謂輔臣曰昨令應選 藝祖之後宗子二三
歲者得四五人資相皆非岐嶷且令歸家俟其至泉
南選之右僕射范宗尹曰此陛下萬世之慮 上曰
藝祖以聖武定天下而子孫不得享之遭時多艱零
落可閱朕若不取法 仁祖為天下計何以慰在天之
靈同知樞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堯舜能以
天下與賢其次惟 藝祖不以大位私其子聖明獨
斷發於至誠陛下為天下遠慮上合 藝祖實可昭
格天命參知政事張守曰堯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
藝祖諸子不聞失德而以傳序 太宗此過堯舜遠
甚 上曰此事亦不難行祇是道理所在朕止令於

白興聖聚九

五

伯字行中選擇庶昭穆順序發書樞密院事富且柔
曰陛下聖斷度越千古弟恐令慮不足以奉承 上
曰且令廣求須自選擇參知政事秦檜曰須擇宗室
閨門有禮法者 上曰當如此直柔曰宮中有可付
托否 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擇宮嬪則可慮之
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審慮如此宗廟無疆之福
辛卯輔臣進呈言者論劉光世軍中冗費 上曰
光世一軍蒐汰冗雜約留兵幾何可以贍足范宗尹
曰今月給錢十六萬緡米三萬斛若留精兵三萬人
且汰其使臣之罷軟者可以足用 上曰俟作手書
與之如家人禮直示朕意庶幾光世不疑委曲聽命

翌日遣春思殿祇候羅曹賜光世手書諭指仍以玉帶賜之

上皇記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高宗皇帝十

紹興元年秋七月乙未朔劉光世以枯枯生德為瑞
奏之 上曰歲豐人不乏食朝得賢輔佐軍中有十
萬鐵騎乃可為瑞此外不足信朕在潛邸時梁間有
芝草府官皆欲上聞朕手自碎之不欲主此奇怪事
輔臣歎服

臣留正等曰天人之際相與至密國家將有失道
之敗則有災異以為之謹告然則政教之修明中
和之決洽亦豈無符瑞以示其嘉祥乎然而古人
於災異則深警懼之於符瑞則重黜絕之何哉知

中興聖政卷之十

其有災異則戒信其為符瑞則息人之常情也去
其怠而謹其戒則所益不知其幾何不然則徒以
自慢而已奚益哉此春秋所以記異不記瑞而柳
宗元正符所以謂不于其天于其人也 太上皇
帝屢闢祥瑞之說至此乃以朝廷有賢輔鐵騎為
言豈非所以示其重黜絕之意歟
龜鑑曰其於奉天也深思政事以盡畏天之誠靜
坐內省以求蒼天之意慧出井度則深以天下為
憂發未風雷則深以邊方為慮久雨則詔求言大
雪則詔決獄枯枯之生可稱也吾瑞鐵騎而不瑞
枯枯麟鳳之獻可喜也吾寶賢能而不寶麟鳳獻

芝草則斥獻甘露則貶於是而無喜祥瑞惡變異
之失

始川 除始川 教官

王定封 郡安

復文 學文 復文 學文 復文 學文 復文 學文

庚子新知澧州吳章為潼川府路轉運副使自置
宣撫司後四川監司以救除者始此 辛丑皇伯令
話為寧州觀察使封安定郡王先是燕秦二王後爭
襲封久不決禮部負外郎王居正言燕王 太祖長
子其後當襲封議遂定令話德昭元孫也 壬寅申
命有司討論濫賞 復置翰林天文局太史局學生
五十人天文局十人 甲辰詔秘書省長貳通修日
歷 丙午金左將軍昌自宿遷北歸昌過東平偽齊
劉豫不出迎使人言於昌曰豫今為帝矣若相見無

中興聖政卷之十

二

劉得 于得 劉得 于得 劉得 于得 劉得 于得
劉摯 贈摯 劉摯 贈摯 劉摯 贈摯 劉摯 贈摯
范宗 尹罷 范宗 尹罷 范宗 尹罷 范宗 尹罷

拜之禮昌怒責之却其獻豫遣僞相張孝純隨而和
之昌卒不解 辛酉故追復觀文殿學士劉摯贈少
師後謚忠肅 呂頤浩督諸將與張琪戰于饒州城
外大敗之琪走浮梁縣復還徽州 癸亥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初宗尹既建討論濫賞之議士大夫
僥倖者爭排之 上批朕不欲歸過君父斂怨士夫
可自下寢罷宗尹堅以為可行即日求去 上曰天
下事不必堅執至如人主有過尚許言者極論若遽
沮過祇須人不進言如此則於誰有損始宗尹之建
議也檜力贊之至是見 上意堅反以此擢宗尹遂

免論賞

式領格

論安石

不胡老
功唐錄

引官試

命贈黨

召翰林學士汪藻草宗尹免制曰日者輕用人言妄

裁官簿以廟堂之尊而負天下之謗以人主之孝而

暴君親之非朕方丁寧德意而申命于朝汝方廢格

詔書而持必于下於是崇觀以來濫賞悉免討論但

命吏部審量而已 戊辰參知政事張守等上對修

嘉祐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二卷看詳六百四卷

詔以紹興重修敕令格式為名自來年頒行 己巳

責授寧遠軍節度副使汪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後四日以為江東安撫大使兼知池州 庚午直龍

圖閣沈與求試侍御史 上嘗從容言王安石之罪

在行新法與求對曰誠如聖訓然人臣立朝未論行

事之是非先觀心術之邪正楊雄名世大儒乃為劇

秦美新之文馮道左右賣國得罪萬世而安石於漢

則取雄於五代則取道是其心術已不正矣施之學

術卷為曲說以惑亂天下士俗委靡節義凋喪馴致

靖康之禍皆由此也 壬申吏部員外郎胡出將奏

其兄唐老靖康中嘗建議除 上為大元帥且為之

請謚 上曰當時之事亦偶然耳何功之云張守等

退而歎曰大哉王言 癸酉初命大禮後引試刑法

官自渡江久廢至是舉行 乙亥 上諭輔臣曰黨

籍至今未畢卿等宜為朕留意程頤任伯雨龔夬張

舜民此四人名德昭著宜即褒贈乃贈夬直龍圖閣

贈官蘇

初相

秦檜
二策
天爵下

程頤
制詞

諸將
以文

戊寅參知政事張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侍御史

沈與求言守舉汪伯彥不當守引疾乞祠而有是命

同知樞密院事李回參知政事簽書樞密院事富

直柔同知樞密院事 庚辰故追復端明殿學士蘇

軾特贈資政殿學士 丁亥參知政事秦檜守尚書

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范宗尹

既免相位久虛檜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贊動天下

或問何以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語聞故有是

命 戊子贈張舜民寶文閣直學士程頤任伯雨並

直龍圖閣 制曰朕惟周襄聖人之道不得其傳世

之學者違道以趨利捨己以為人其欲聞仁義道德

之說者孰從而聽之聞有老師大儒不事章句不習

訓傳自得於正心誠意之妙則曲學阿世者又從而

排陷之卒使流離顛仆其賊禍於斯文甚矣尔願潛

心大業無待而興者也方退居洛陽子弟從之孝弟

忠信及進侍惟惟拂心逆旨務引君以當道由其內

以察其外以所己為而逆所未為則高明自得之學

可行不疑朕錫以贊書寵以延閣尚其明靈克享此

哉 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請以明堂恩澤為子

忠翊郎閻門祇候亮易文資許之諸將以文資祿子

孫蓋自此始於是浙西安撫大使劉光世已任孫正

平為班行既而亦請復授遂以為例 庚寅提舉臨

李綱復職

汪伯官

江東復帥

不爵私

強盜不

職官帶

定賢科

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資政殿大學士 辛卯右司諫

韓璜論新除江東安撫大使汪伯彥為相誤國不當

用不報疏再上 上曰治天下蔽以一言曰公而已

朕亦安得而私乃詔伯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職如

舊秦檜之少也嘗從伯彥游學至是伯彥雖罷帥而

因得職名蓋檜力也 九月甲午朔中書言池江二

州地勢僻隘失 祖宗分道置帥之意詔江東西路

帥臣復還建康府洪州舊治 乙未益州觀察使章

淵求差遣 上曰淵以 宣和皇后季弟義當躬睦

然其人素不循理難以出入禁闥故斥遠之朕不敢

以公爵示私恩密院可與一遠嗣恐居官有過難以

行法已而以淵為福建路副總管 戊戌刑部奏軍

命糾六

諸路

惡席

呂順

以四通為合格 乙巳詔百司稽違許御史臺六察

官彈奏以待御史沈與求援元豐故事有請也 丁

未尚書省請下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兩浙之

衛發明湖州平江府江西之虔吉洪撫州各共千五

百福建千二百饒信州八百逐州令通判一負董其

事所費以上供折帛錢支從之 辛亥合祭天地于

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赦天下時中書舍人兼直

學士院席益草赦文有曰上蒼懷禍之心羣策竭

定傾之力六師奏凱九扈成功爰舉宗儀聿修大報

上以夸大不悅 癸丑開府儀同三司呂頤浩拜少

保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

甲寅初 上以席益草赦文夸大惡之會益草呂

命糾六

諸路

惡席

呂順

642

措河田

呂浩用備人

勝非

再安青

置在司

廖剛學

戊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范宗尹落職侍御史沈與求言宗尹十九罪故有是命 己未尚書省言近

給賣新告價直太高變轉不行乞減修武郎為三萬緡承直郎為萬五千緡從之 庚申初措置河南諸

鎮屯田侍御史沈與求亦言今欲因沿江荒閑之田募人屯耕用為難落兼資儲餉此誠計之得者乃陳

屯田利害為古今集議上下三卷 詔付戶部後亦未克行 冬十月乙丑詔自今應京備門人實有才

能者公舉而器使之庶幾人人自竭以濟艱難之運時呂頤浩為政喜用材更以其多出京備之門恐為

言者所指乃白 上下此詔焉 參知政事李回不

為呂頤浩所喜力丐免罷為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 丙寅江西安撫大使兼知洪州朱勝非分司南

京江州居住侍御史沈與求論勝非避事辭難故貶己已浙西統制官王德以黃榜招安邵青既而降

之 庚午戶部尚書孟庾參知政事 壬申詔行在置宗正一司將內外宗司分寓廣潮泉三郡 上以

行在宗子無統屬之人故有是命 甲戌尚書吏部負外郎廖剛守起居舍人剛言陛下游意翰墨博覽

羣書亦可謂之好學然帝王之學與文士異因撥孟子所言天下之本在身與大學之道治國平天下其

端在正心誠意願去末學之無益坐進此道則可以

和原再

福羣生矣 乙亥陝西諸路都統制秦鳳路經略使

吳玠及金人戰于和尚原大敗之初宗弼會諸道兵及女直兵合數萬人謀入伐宣撫處置使張浚命玠

先據鳳翔之和尚原以待之宗弼造浮梁於寶雞縣渡渭攻原玠及其弟璘率統制官雷仲等選勁弓強

弩與戰分番迭射號駐隊矢接發不絕且繁密如雨敵稍却則以奇兵邀擊斷其糧道凡三日是夜大破

之俘械首領及甲兵以萬計宗弼中流矢二僅以身免得其麾蓋自敵入中原其敗血未嘗如此也於是

浚承制以玠為鎮西軍節度使璘康州團練使涅原路馬步軍副總管宗弼既為玠所敗始自河東還燕

山左副元帥宗維更以陝西副統撒離曷為陝西經略使將兵屯鳳翔府與玠相持 壬午尚書省言近

分撥神武右軍往婺州屯駐合用錢理須拵辦緣行在至婺州不通水路難以津搬契勘便錢之法自

祖宗以來行於諸路公私為便比年有司奉行不務經久致失信於民今來軍興調度與尋常事體不同

理當別行措置詔戶部印押見錢關子降付婺州召人入中執關子赴抗越權貨務請錢每千搭十錢為

優潤有偽造者依川錢引抵罪東南會子法蓋張本于此 范汝為入建州遂據其城 甲申初興元府

利夔路制置使王庶籍興元府興洋州諸邑及三泉

吳諸義 三不威 越州 火越 錄張 後九 順錄 泰薦 安國 復買 馬 詔 臨 安 婁 亮 官 除 婁 亮 官 除

縣強壯號曰義士知縣為軍正尉為軍副日閱武於
縣月閱武於州不半年有兵數萬其後合興洋三泉
四郡義士至七萬人至今不廢 乙酉同知樞密院
事富直柔言 祖宗時三衙用邊功戚里班行各一
人蓋有指意 上曰參用戚里固 祖宗法然室礙
處多恐不可用 戊戌行在越州火燭民居甚眾
己丑錄唐宰相張九齡十二世孫昭為泉州口學
士辰錄程頤孫易為分寧令後五日又官其家一人
十一月乙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胡安國試中書
舍人兼侍講秦檜薦之也 丁酉承事郎王趙充廣
西經略司幹辦公事專切提舉左右江峒丁及收買
戰馬自五路既陷馬極難得議者謂嶺外於西南夷
接壤有馬可市時已罷買馬司以帥屬領其事工部
侍郎韓肖胄言戰以騎兵為勝今川陝馬網不通而
廣右隣諸蕃宜即邕州置官收市專責成功故復置官
提舉 戊戌詔以會稽漕運不繼移蹕臨安先是尚
書左僕射呂頤浩言今國步多艱中原隔絕江淮之
地尚有甲兵駐蹕之地最為急務要當使號令易通
於川陝將兵順流而可下漕運不至於艱阻至是遂
定移蹕之議 參知政事孟庾為福建江西荆湖宣
撫使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副之 己亥宣教郎
婁寅亮守監察御史以其言宗社大計也 辛丑太

常禮 羊禮 高復 陳元 食罷 元 陳元 高復 羊禮 常禮 羊禮 常禮 羊禮 常禮 羊禮

常少卿趙子畫請續編紹興太常因革禮明年乃成
凡八十六篇為二十七卷 子畫又言每歲春分日
祀高禩自巡幸不行至於被無子祝多男以係四方
萬里之心蓋不可闕望自來歲舉行從之 乙巳迪
功郎陳剛中上書論今民力凋瘵國用匱乏而冗食
之官眾不急之務繁行在之局務可省併者三分居
一而州縣冗食尤可怪駭以月計之不知所費緡錢
幾百萬民之脂膏日以乾涸邦之財賦日以蠹耗奈
之何民不窮且盜也願罷冗食去虛文以足邦用
上召對改合入官所陳令三省措置 言者論浙西
科斂之害以為均買度牒勸諭官告下戶貧民皆以
困乏不支糴錢強令輸粟號曰均糴又別立一名曰
借糴復計頃畝以月科敷上下相蒙名曰健吏若今
盜賊幾半天下豈天下之人皆跖之徒哉願詔重科
敷之罪嚴貪墨之法庶幾人心未叛天命未改詔本
路漕司究實 知瓊州虞沆言近歲州縣之吏多賄
敗者望自今命官犯入己贓許人越訴其監司不即
按治者重行黜責從之 磔張琪于越州市 丁未
德安府復州漢陽軍鎮撫使陳規奏本鎮營屯田畫
一事件自中原失守諸重鎮多失惟規與羣盜屢戰
羣盜稍息規以境內多官田荒田乃倣古屯田之制
命射士民兵分地耕墾其說以兵民不可並耕故使

所詔
知舉

各處一方軍士所屯之田皆相其險隘立為保寨
至則保聚捍禦無事則乘時田作其射士皆分半以
耕屯田少增錢糧官給牛種收其租利有急則權罷
之使從軍凡民戶所屯之田水田畝賦糶米一斗陸
田賦麥豆各五升滿二年無欠輸給為永業流民自
歸者以田還之凡屯田事營田司兼行營田事府縣
官兼行皆不更置官吏條畫既具乃聞于朝詔嘉熈
明年下其法於諸鎮使之 庚戌同知樞密院事
富直柔守本官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壬子手詔曰
朕仰瞻坐思雪神人之大耻不有濟濟多士寘我周
行則不能也且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近得陳襄

中興聖訓卷十一

三

薦章草起司馬光而下三十三人審如所薦斯為盛
矣今宣示百辟卿士各舉爾所知應內外侍從須三
人以上在外令三省鏤板行下諸監司郡國郡國備
錄申牒諸寄居到限五日罪保舉繳連以聞舉得其
人當受上賞毋以先得罪於朝廷及禁京王黼門人
為嫌

臣留正等曰臣誦周詩而知安天下之本觀孔子
之言而得廣求人才之要文王之詩曰濟濟多士
文王以寧武王之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成
王之詩曰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故成周
治效致兵寢刑措而國祚過八百年之永者本於

刑紀
濫周

此三詩而已孔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
諸自竹論求才者多矣語簡而曲盡其要無過此
一言者今 太上皇帝詔曰方仰瞻雪耻不有多
士寘之周行則不能也此蓋深得文武成王為治
之本詔又曰已雖賢不若薦賢之為愈因舉陳襄
薦司馬光等三十三人疏草宣示羣臣使之各舉
所知則與孔子之言若合符節於是聚精會神相
與協成三十六年中興之治蓋本於此詔而已嗚
呼大哉

中興聖訓卷十一

三

甲寅 上曰周杞任情喜怒不免濫刑以故言者紛
紛凡當官者小過失未有害唯濫刑為當懲聞杞守
常州數濫殺人豈得不治 朕日聽斷若任情殺人
豈不可邪顧恐非理爾輔臣將順聖德退而記之以
垂訓萬世

臣留正等曰兵刑一道也古者大刑用甲兵中刑
用刀鋸薄刑用鞭朴凡以禁暴而弭亂也唐虞之
治不能無蠻裔姦宄之憂命咎繇作士刑期無刑
而已矣 太上皇帝推不嗜殺人之心於其大者
既敬且戒則其小者不論可知也刑一無釋一不
辜豈不傷好生之德乎此酷吏所以不免也
乙卯紹興府奏百姓路榮失火罪狀 上曰此災
不細恐是天戒不專為榮罪其杖遣足矣 丁巳日

寬
失
罪

祀冬
天至

修六
曹法

擢黃
叔教

公族
始為

請復
湖田

南至命提舉萬壽觀兼侍讀王絢祀昊天上帝于告
成觀初復舊禮也 辛酉偽齊秦鳳經略使郭振掠
白石鎮宣撫司選鋒將王彥等併兵禦之賊兵大敗
振為官軍所獲遂復泰州 壬戌監察御史劉一止
言伏見尚書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類以人吏
省記便為予奪欺弊何所不有伏望改差詳定一司
教令所立限刊定鏤板頒降庶幾杜絕奸吏弄法受
賄之弊詔如其請既而廣東轉運司以元祐吏部法
來上乃命參以七司所省記元豐至紹興條例參酌
修立再踰年而後成云 十二月甲子朔詔直徽猷
閣黃叔教文學史事皆有可觀恬退之節士夫推重
可除給事中今所在以禮勸遣赴行在 乙丑太常
少卿趙子畫權尚書禮部侍郎本朝以公族為從官
曰子畫始 丙寅詔依 祖宗故事復置樞密都承
旨以兩制為之 丁卯吏部侍郎李光請復東南諸
郡湖甸詔戶工部取會聞奏初明越州鑑湖白馬竹
溪廣德等十三湖自唐長慶中創立湖水高於田田
又高於海旱澇則逆相輸放其利甚博自宣政間樓
異守明王仲疑守越皆內文權臣專事應奉於是悉
廢二郡陂湖以為田其租米悉屬御前民失水利而
官失省稅不可勝計光奏請復之既而上虞縣令趙
不搖以為便遂廢餘姚上虞二縣湖田而他未及也

紹興
府火

論配
害之

申嚴
之禁

坐舉
礙格
官罪

詔蠲
積欠

辛未夜行在紹興府火 壬申言者論今日為百
姓甚害無如科配一事常賦之外一歲之間至五七
次望今後除依法催科以備軍期外自餘非泛科抑
一切停罷詔戶部勘當戶部侍郎約言遇災傷及
經兵破難以不放逋欠外若實困軍期需索亦有許
收量添酒錢應副或因軍期所需多科其數別作支
用昨降旨以自盜賊論望依累降指揮施行從之時
議者又言朝廷之上喜徇 祖宗愛民之良法而諱
言今日科斂之大害如早稻未熟而借冬苗春蘇未
畢而催和買富民鬻田舍下戶質子女籲天不聞誠
宜嗟閔伏望明詔大臣繼自今勿以科斂為諱而特
加條畫中飭監司俾不得加數掊剋因事侵漁詔申
嚴行下 乙亥初詔內外侍從官舉縣令中書記名
以次除授而言者以為所舉多親舊或罪累礙於銓
選之人乃命吏部參攷其負罪礙格之人並罷仍坐
所舉官 丁丑手詔略曰比緣國難盜起未息者蓋
姦賊之吏無卹民意及煩王師而軍須不免又取於
民因循展轉日甚一日欲民不為盜不可得也可將
建炎三年以前積欠除形勢戶及公人外一切蠲除
如州縣不奉詔及監司迫脅州縣巧作催科者並除
名令御史臺糾察多出黃榜曉諭又詔三省備坐
祖宗朝真決賊吏舊制鏤板行下自今有犯依法行

添職事
錢官職

復東鹽
茶廣司

復諸酒
錢路增

諫置
官局

不賦
吏殺

遣仍籍沒家財 上以軍興民困吏緣為姦故盜賊

蜂起乃下此詔焉 以岳飛為神武副軍都統制仍

以所部屯洪州時飛遣其甥婿高澤民至紹興乃詐

為飛狀乞都統制或總管職事飛皇恐自辨詔諭以

出自 上意仍鑄印賜之 曹成據道州 戊寅以

慧出會措許臣民實封言事 詔行在職事官人添

職錢十千 辛巳復置廣東茶鹽司舊淮南鹽息歲

收六百萬緡自軍興淮南道梗許通廣鹽於江湖諸

路而二年半入納才七十萬緡至是江湖鹽價每斤

為七八百錢議者以為利厚而冒販者多故復置官

提舉 戶部侍郎柳約復請增諸路酒錢上等每石

二千下等一千其半令提刑司椿管餘備軍費從之

初監察御史婁寅亮既陳宗社大計尚書右僕射

秦檜以寅亮富直柔所薦惡之使言者論寅亮宣和

中父死於敵匪不發喪壬午詔大理寺刻治 甲申

右司諫方孟卿言 祖宗故事諫官置局於後省號

為兩省官蓋兩省朝廷政令所自出 祖宗以諫官

居之不無深意今行在諫院許於皇城內建置未有

定處望令依舊隨省置局詔諫院許於行在所都堂

相近置局 丁亥言者請賊吏當死者勿貸 上曰

朕本心欲專尚德化顧賊吏害民有不得已者然亦

豈忍遽置縉紳於死地如前詔杖遣足矣 閣門宣

罷潘
思

復法
錢

賜東賜
家陳
冬寒
賑給

和軍
儲

交立
陽煥
趾

口口口潘永思追一官坐為人市恩澤也先是大理

推治事連永思 上曰永思雖戚里既有過安可廢

法乃命罷職就逮 戊子宣撫處置使張浚奏和尚

原勒殺金兵是日呂頤浩等進呈浚奏劄言為水運

以給西軍 上曰朕料浚必能立功秦檜因奏去年

論浚者紛紛賴陛下保全得以安跡萬一有功實賴

陛下知人善任使不惑浮言之效 工因備論天下

事有利必有害但害少而利多皆所可為若聽浮言

則事將俱廢順浩檜出至省府未食捷奏至 上大

喜 壬辰詔自今春試選人及京官初出官人銓試

如故事後不果試明年秋乃克行之 賜陳東家錢

五十萬 詔以冬寒命有司賑給行在紹興府居民

不能自存者其後移臨安亦如此例 初命戶部降

本下江浙湖南和糴米以助軍儲 南平王李乾德

薨子陽煥立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

詔復賢良科

給廉養

轉忠范為
世平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一

高宗皇帝十一

紹興二年春正月癸巳朔 上在紹興是日從官以

下先發以將還浙西也 甲午詔自今科場復置賢

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乙未詔諸路死囚應讞者

道路已通處依舊法奏按未通處許酌情減降如舊

上語及禁戢賊吏呂頤浩曰賊吏侵漁不可不禁

然州縣官依條格合得請給宜按目支與使之食足

然後可以養廉隅 上曰然輔臣因進呈諸路公使

庫支給外縣官供給條格詔申明行下

臣留正等曰富而後教聖人之心也衣食足知榮

興聖政卷十一

辱衆人之情也今使仰事俯育且不給而欲以刑

法毆之於禮義教化之不克成宜哉 太上皇帝

將大治賊吏則先足其供給誠得事理之序比年

以來州郡經費不支屬吏之奉有至數月不給者

天下賢人少而庸人多方責其廉而勢或使之鮮

廉誠不可不察也

丙申福建江西荆湖安撫副使韓世忠圍建州先

是世忠師至福州守臣程邁以賊方銳欲世忠少留

以俟元夕世忠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辛丑世

忠拔建州初范汝為既被圍固守不下世忠以天橋

對樓雲梯大炮口口口之凡六日賊衆稍怠夜官軍

李綱活州民

非軍功不遷橫

梯而上城遂破賊衆死者萬餘生擒其將張確等五

百餘人汝為竄回源洞中自焚死其將葉諒以所部

犯邵武軍世忠擊斬之餘衆悉平初世忠疑城中人

皆附賊欲盡殺之資政殿大學士李綱時在福州見

世忠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受教及城破世忠令

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

相別農者給牛種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為賊脅從者

汰遣獨取其附賊者誅之由是多所全活及師還父

老請祠之世忠曰活尔曹者李相公也 壬寅 上

御舟發紹興至錢清堰乘馬而行丙午 上至臨安

戊申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蘇易乞以奉化縣界

興聖政卷十一

把截所轉一官於階官上收使許之自 政和初改

官名以郎大夫易正副使由是武功大夫率徑遷橫

行至是橫行凡數百千人中書舍人程俱力論其不

可且謂 祖宗之制自閣門副使至內客省使為橫

行不係磨勘遷轉之列蓋橫行恩數多類從官以

元豐三年班簿考之橫行共二十二人如种諤韓存

寶劉昌祥姚麟之徒皆一時名將故 元豐官制武

臣獨依舊不以寄祿官易之蓋有深意今文臣之為

庶官者率不過中大夫而武臣乃遷橫行此何理也

望自今非軍功勿遷從之 己酉江淮發運副使宋

輝知臨安府 丙辰詔見任郎官以 建炎以來未

引對

限口改

簡放
三盜
部曲

禁停
接私
盜

經工殿者並引對吏部侍郎李光言方艱難之時朝廷廣收人才兼收議論郎官最號高選其間豈無英傑之士可備大用乃不令一觀清光廉退之士固難於自進故有是旨 丁巳右司諫方孟卿言近權戶部侍郎柳約請推 祖宗限田之制凡品官名田數過者科數一同編戶今郡縣之間官戶田居其半而占田過數者極少若以格令免科需則專取於民必致重困臣謂艱難之際士大夫義當體國豈可厚享占田之利望寢前詔勿行從之 乙卯詔輔臣以邵青單德忠李捧三盜就招卿等連汰其眾留精銳堪出戰之士萬人中不過三千人可留宰相呂頤浩秦檜都統制張俊被旨揀放青等有眾二萬三千其疲老不任披帶者皆釋之所存七十一如 上所料 臣留正等曰世傳漢高帝預知吳王濞五十年後必反謂狀有反相可知也至於五十年之說非通於數者不能蓋不然且其知三傑料陳平期周勃之安劉氏此豈數之能及哉大抵帝王之與其睿智絕人 太上皇帝料降卒可用之數妙於蒼龜其張良所謂沛公殆天授者歟 戊午詔自今停藏接引私鹽並與犯人一等科罪已未詔修臨安府城之頽圯者 辛酉忠州團練使楊勅以所部四千屯吉州恣橫不法江西兵馬副

楊忠
楊惟
勅

推罷
錢

選人
不帶
左

糾降
糾

李綱
帥湖
廣

不
華
靡

吏
不
注
職

總管楊惟忠邀勅會飲伏兵誅之遂并其兵勅建炎中為盜踐蹂福建湖南諸州至是乃敗 二月丙寅詔建州權罷鼓鑄二年以監兵避亂散逸故也 丁卯詔選人七階並分左右時用 元祐舊制寄祿官分左右而職吏不與焉言者謂 祖宗以來選人皆以州縣繫銜故無所分別今選階品秩雖卑豈可無以律貪而獨置之廉耻之外乃下吏部如所請 已巳詔權貨務依臨安府樣製造斛斛百隻降之諸路倉部負外郎成大亨言紹興府斛斛增大出給之際例各折閱與獄滋多惟臨安斛斛均平公私兩便故有是旨 庚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為荆湖廣南路宣撫使兼知潭州前五日知道州向子志奏曹成犯道賀二州宰相秦檜請身至湖外自當一面 上曰卿等當居中運才不可授人以柄至是命綱 辛未 上諭輔臣曰將來御試舉人止造席棚於講殿之前不必更修別殿呂頤浩因讚聖德以為如此可以示四方士人使知 陛下恭儉如此 上曰朕天性不好華靡况與承平之主不同秦檜曰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是古人處患難之事後世以為誇美 上曰卿言極是 壬申詔自今巡尉毋得注吏職出身人 乙亥雨雹 丁丑給事中黃叔教兼侍讀權尚書吏部侍郎廖剛兼侍講 始淮南營田司募

民耕荒頃收十五斛及是宣諭使傅崧卿言其太重故百姓歸業者少詔捐歲輸三之二俟三年乃征之仍賜崧卿錢五萬緡俾貸民為牛種之費 己卯進呈張浚劄子 上曰敵人既首領有不免者當知天意所在朕當兢謹以祈天弭禍庶幾其國有瘳乎 臣留正等曰自古帝王所以制馭邊境之道豈專以殺伐威武為事哉亦曰修吾之德而已誠能嚴恭寅畏罔或怠荒務修德以當天意則足以應天矣天之心人之心也天人和同何災之不弭何外侮之足虞乎舜修德而苗格文修教而崇降用此道也 太上皇帝論及西北而欲以兢謹祈天弭禍宜其收外攘之效而致中興之治歟

中興聖蹟二

秦檜因奏言每見陛下屈已從諫中外士民無不感悅 上曰如前日百姓揭牌題以供御繡服問之乃十年前京師舖戶用其舊牌已令毀撤不知者將謂舊習未革朕所服者多繒素豈復有綺繡也 庚辰詔自今監司不得任本貫其見在任者皆移之夜雷聲初發 癸未 上始御講殿自巡幸以來經筵久輟至是復之 乙酉 上諭輔臣曰人主待臣下當以至誠若知其不可用不若罷去疑而留之無益也又曰人主之德莫大於仁仁之字非堯舜莫能當呂頤浩奏檜曰聖學高明以誠仁二者治心修

身正家齊天下有餘裕矣 丙戌初置著作官二員編次日歷 庚子知撫州高衛落職與官觀衛言甘露降於州之祥符觀具為圖工之王居正論今日恐非天降祥瑞之時言者劾衛以蔡京園田叨冒改官項者抗疏極言討論之非實自為地縉紳號為流外侍郎今乃崇飾諂諛老不知愧望賜罷職從之 殿中侍御史江濟言自古言利之臣不過口剝細民移東於西以欺其上近聞前知明州吳懋輒有所獻踰五萬緡竊恐朝廷受之無名小人觀望爭相效尤殘民以為己利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詔委自憲臣勘當以聞懋守明踰年時四明承喋血之餘公私掃地懋以等第貸民錢十萬緡又得推酷之贏軍用無乏其後勘當如章但貶懋二秩而已 己丑有司以春分日祀高禘禮畢宮嬪有位號者以次即宮中飲福受胙如儀 復荆湖東西為荆湖南北路 庚寅監察御史妻寅亮罷寅亮既為秦檜所擠按治無所得至是獄成坐為族叔郭名田改立官戶刑寺當寅亮私罪杖罰銅七斤詔免所居官送吏部未幾寅亮卒 三月壬辰胡虔化縣兇賊李躬仁補閣門祇候其徒三十八人皆授官分隸張俊等軍中 淮西招撫使李光執韓世清于宣州 水賊翟進犯漢陽軍殺權軍事趙令斌及吏民百餘人以其眾歸于孔彥舟

初祀 高禘 復荆 湖南 北路 北湖 復 高 初 祀 荆 南 路 復 高 初 祀 李 躬 仁 平 躬 死 亮 妻 取 寅 李 執 韓 世 清 光 平 躬 死 亮 妻 取 寅 李 執 韓 世 清 光 平 躬 死 亮 妻 取 寅

美懋 劾 吳 餘 獻 圖 甘 衛 所 露 上 高

甲午詔兩浙市舶就秀州華亭縣置司 承直郎施
 遠除名婺州編管坐為范汝為游說辛企宗也 戊
 戍罷江淮發運司以其錢帛赴行在始 祖宗時發
 運司歲漕江湖粟六百萬斛即真揚楚泗州置轉般
 倉納受沂流摺運以贍中都且因諸路之凶豐而平
 其糴及是江湖盜寇多網米不繼發運司歲費錢十
 六七萬緡箠職糴買而已故省之 襄陽府鄧隨郢
 州鎮撫使桑仲為知郢州霍明所殺因其從者而以
 反聞 上惻然授其二子昕維將仕郎 己亥制授
 南越王李乾德子陽煥靜海軍節度使封交趾郡王
 仍賜推誠順化功臣自 元豐後大臣功號悉除獨
 安南如故 庚子詔自今行軍專委本路漕臣一員
 通融應副 陝西都統司同統制軍馬楊政及金人
 戰于方山原敗之 辛丑鑄 紹興經筵印 淮東
 提點刑獄公事兼營田副使王寔言根括到揚州未
 種水田一萬七千頃陸田一萬三千頃已分給六軍
 趁時耕種從之 丙午復置中書門下省檢正官一
 員 戊申江東統制軍馬張俊敘所降一官俊起於
 諸盜所部凡七千餘人至是汰其老弱僅二千乃有
 是命 此即小張俊也 己酉臨安府布衣孫清上疏
 論事詔賜束帛 癸丑詔寬兩淮租稅 童子朱虎
 臣七歲能誦七書排陣布射與其兄端友偕來 上

召對端友以誦經子書賜束帛而虎臣為承信郎
 甲寅 上策試諸路類試奏名進士于講殿 上謂
 輔臣曰朕此舉將以作成人材為異日之用若其言
 鯁亮切直他日必端方不回之士自 崇寧以來惡
 人敢言士氣不作流弊至今不可不革因手詔諭考
 官直言者置之高等尤諂佞者居下列鹽官進士張
 九成對策曰禍難之作天所以開聖人願 陛下以
 剛大為心無遽以驚憂自沮臣觀金國有必亡之勢
 而中國有必興之理特在 陛下何如耳夫好戰必
 亡失其故俗必亡人心不服必亡而金國皆與有焉
 彼劉豫者素無勲德殊乏聲稱天下徒見其背叛於
 君親而委身以事之耳切主經營有同兒戲今日之
 計當先用越王之法以驕之使侈心肆意無所忌憚
 天其滅之將見權臣爭強篡奪之禍啓矣臣觀濱江
 郡縣為守令者類無遠圖陽羨惠山之民何其被酷
 之深也率斂之名種類開大秋苗之外又有苗頭苗
 頭未已又行八折八折未已又曰大姓大姓竭矣又
 曰經實經實均矣又曰均數均數之外名字未易數
 也流離奔竄益以無聊臣竊謂前世中興之主大抵
 以剛德為高去讒節慾遠佞防姦皆中興之本也今
 閭巷之人皆知有父兄妻子之樂 陛下雖貴為天
 子富有四海以金國之故使 陛下冬不得溫夏不

禁錢
裂減新

擢九
等成張

得清昏無所於定晨無所於省每感時遇物想惟聖
 心雷厲天淚雨涼思欲掃清邊境以迎 二聖之車
 又曰闔寺聞名國之不祥也今此曹名字稍稍有聞
 此臣之所憂也賢士大夫宴見有時宦官女子實居
 前後有時者易跡前後者難問聖情在耳不知其非
 不若使之安灑掃之役復門戶之司凡交結往來者
 有禁干與政事者必疎 陛下日御便殿親近儒者
 講詩書之指趣論古今之成敗將見聞闔寺之言如
 狐狸夜號而鷓鴣晝舞也 上感其言擢九成第一
 餘杭凌景夏火之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言景夏之詞
 實勝九成欲以為第一 上曰九成對策文雖不甚
 工然上自朕躬下逮百執事之人無所回避擢真首選
 誰謂不然遂賜九成以下二百五十九人及第出身
 同出身而川陝類省試合格進士楊希仲等一百二
 十人皆即家賜第希仲視廷試第五人恩例餘皆同
 出身 龍圖閣直學士致仕楊時遺九成書曰廷對
 自更科以來未之有非剛大之氣不為得喪回屈不
 能為也 金人復自水洛城入侵統制官楊政等又
 大敗之 丙辰詔韶州自今所鑄新錢毋得減裂務
 令民間不能做假 上謂呂頤浩曰比來苦雨前日
 祈晴雨即止朕遣人於郊外取麥穗視之已結秀若
 晴霽十數日二麥必大熟茲誠上瑞何必甘露慶雲

降趙
進御
府書

復諸
州學
官

呂頤
浩議
出師

廢減
抗治

耶頤浩奏曰 太宗皇帝嘗命親近人取木穗入禁
 中又駕幸近郊觀稼皆聖主務農重穀之意
 臣留正等曰昔周公於詩作七月歷序稼穡之艱
 難於書作無逸必曰知稼穡之艱難稼穡事尔
 何與於一人之貴哉蓋惟至責不忘乎至賤然後
 能有其貴况農事食之所出而食者民之所以生
 歟周公之意可見矣 太上皇帝憂雨之久而喜
 晴取麥於郊而喜麥之秀以為過於甘露慶雲之
 瑞大哉王言真中興之本歟
 戊午詔景靈宮酌獻歲用三百五十羊自今損三
 之一 詔應有坑治去處令漕司契勘所得不償所
 費者並罷 庚申初桑仲之未死也遣譚憲來告以
 頤宣力取京師乞朝廷出兵淮南以為聲援呂頤浩
 信之始大議出師 夏四月壬戌進呈殿試陞降策
 因奏有犯御名者 上曰犯御名法當扶出然使文
 理可采亦不可因以失士 庚午翰林學士承旨兼
 侍讀翟汝文參知政事 辛未復置諸州學官四十
 三員時言者論文武之道不可偏廢須緣議者務減
 吏員諸州教授例從鑄減今所在州郡添差堽庫捕
 盜官無慮十數何獨於此而吝之事下給舍看詳而
 有是命 壬申江東兵馬副總管楊惟忠討軍賊趙
 進降之 乙亥初命館職校御府書籍 戊寅進呈

新第正奏名雜犯助教人乞依特奏名例推恩 上曰初降旨令考官以鯁正為上諛佞居下此以示朕好惡凡士人當須自其初進別其忠佞庶可冀其有立如張九成對上自朕躬下逮百執言之無所回避擢在首選其誰曰不宜

臣留正等曰自鄉舉里選里之法壞而設科取士之制行鄉舉里選務觀其行設科取士獨考其言其事若不相同而皆可以得賢亦各一時之宜也故嘗謂觀其行則必其行之至純考其言則必其言之不說若使諛佞之言得以進則是汙穢之行亦可容為法以取士願宜如是乎然而以董仲舒之賢猶有不切之譏若劉蕡之直則有不第之恨道之艱於自信與夫難於必行也尚矣非上之人有以優容之何以作成士氣而收其顯效 太上皇帝之策士以鯁正為上諛佞為下言之切直無所回避者必寘之首選至犯御名者又免降黜其優容也如何是何患於不得其人乎

己卯執政奏事 上諭二相曰願浩專治軍旅檜專理庶務當如范蠡大夫種分職先是呂願浩聞孫仲進兵乃大議出師而身自督軍北向及是 上諭輔臣二人唯唯奉詔

朱勝非開居錄曰呂願浩秦檜同秉政檜謀出呂

出浩呂
師議願

夫原訪官書生太
士中得上學

朋詔
比戒

權欲秦
專檜

而專其政使其黨建言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患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於是除願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而檜領之

庚辰太學生許燾上書論事 上召對命為迪功

郎 壬午手詔曰比自國步艱難以來中原士夫隔

絕滋久間有流寓東南者往往之媒寡援姓名不能

上達良可惜也可詔內外侍從監司郡守各搜訪薦

舉三兩人以備器使 是日臨安火 癸未詔曰朕

寤寐中興累年于茲任人共政治故缺然載加考績

登庸二相蓋欲其謀斷協濟事功倚毗眷遇體貌惟

均凡一時啓擬薦聞之士願朕拔擢任使之間隨其

材器試可乃已豈有二哉繼自今小大之臣其各同

心體國躬尚中和交修不逮如或朋比阿附以害吾

政治者其令臺諫論列聞奏朕當嚴置典刑以誅其

意時呂願浩秦檜同秉政檜知願浩不為時論所與

乃多引知名之士為助欲傾願浩而專朝權 上頗

覺之故下是詔

臣留正等曰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惟天為大

惟堯則之帝王之道其大如天寧有私哉然而夏

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以

小民之意而窺天不知其為大宜其不免於怨咨

也 太工皇帝謂登庸二相體貌惟均一時啓擬
薦聞之士隨材任使曾無有二此其大者如天也
進用之人或潛效偏私寢成離間使分明植黨互
相傾搆之患不免工貽聖慮此猶以小民之意而
窺天者也大抵天下之事不患於不可制而患於
不能知之於微而革之於早豈有不可制之事
哉此 太工皇帝所以於其幾微而明辨之不憚
於播告之修而以絕朋比之漸也

甲申中書舍人胡安國上制國論大略謂 陛下
登極六年謀議紛紜未有一定昨嘗降詔定都建康
而六飛暫駐抗越乃以湖北為分鎮恐非設險守邦
之意且朝廷近棄湖北遠留川陝者謂蜀貨可以富
國秦甲可以強兵也萬一有桀黠得之以守峽江之
險則蜀貨不得東塞武關之阻則秦甲不得南猶一
身束其腰背而首尾不相衛矣臣謂宜必都建康且
不以湖北為分鎮則全據上流出秦甲下蜀貨而血
氣周流矣又言 祖宗都汴其勢當自內而制外今
都江左當自南而制北與 祖宗事雖殊而意則同
此復中原之勢也 乙酉呂頤浩言近至天竺祈晴
今雨少霽可以少寬聖慮 上曰朕宮中亦自育蠶
此不惟可候歲事亦欲知女工艱難事事實險 李
綱始受湖廣宣撫使之命是日 上遣內侍于蓋撫

中興聖政卷二

三

陳冲 用李 賀建 網順 呂建 浩建 督建 州建 高麗 入高麗 州建 高麗 入高麗 州建 高麗 入高麗

問令視上道乃還賓客多往賀網有臨川陳冲用者
獨不賀人問其故冲用曰丞相在靖康末以天下安
危自任人望所歸今雖閑居其望尤重若因此成功
尚蓋前失萬一又無所成今日之名掃地矣何賀之
有 戊子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
密院事呂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
韓忠彥進封魏國公 己丑詔建州豐國監復鑄錢
監舊有役兵五百歲鑄錢二十五萬緡及是纔餘役
卒數十人乃減鑄額之半 庚寅偽齊劉豫移都汴
京 閏四月癸巳高麗國王楷遣崔維清沈起入貢
衍聖公孔端友既卒詔以其子玠為右承奉郎封
衍聖公 甲午 上諭呂頤浩曰卿者艾有勞今總
督之任以大事委卿不當復親細務頤浩皇恐奉詔
乙未詔諸路類試進士赴殿試不及人正奏名與
進士同出身特奏名與助教調官以道梗特優之也
丙申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引兵擊曹成于賀州
境上大破之成率餘兵屯桂嶺縣 丁酉罷後苑作
惟留老工數人作弓鐘以為武備 己亥呂頤浩進
呈樞密院編修官王大智所造戰車 上言王大智知
兵法可用因語頤浩人才隨能器使皆可就事卿為
宰相當識拔人物如大智宜擢以自隨令造水戰之
具不當棄能也 詔移紹興府榷貨務都茶場於臨

中興聖政卷二

四

新韓 世清 章誼 泰怒 平恕 曹成 就招 至奉 約身 除運 吏部 賀書 得獻 李道 李橫 明霍 地祇 祀皇

安 辛丑詔韓世清特處斬 乙巳宰相奏以大理卿章誼知平江府上曰誼儒者賴其奏謝平恕使民不寬勿令補外 丙午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敗曹成於桂嶺縣成拔寨遁去韓世忠遣董收往招之成以其眾就招 壬子呂頤浩言今歲防秋當用兵江淮之間若車駕時巡則諸將孰敢不盡力但恐道路至食不備 上曰朕自艱難以來奉身至約昔為元帥與士卒同甘苦一日在道絕糧朕亦終日不食今居禁中雖太官上食間食鼠肉一味若在道路雖無肉食庸何傷乎 乙卯詔寺監丞以下並令吏部擬除時呂頤浩奏檜言 祖宗舊制內外差遣並付審

中興聖繫十一

五

辛酉兵部尚書權邦彥簽書樞密院事邦彥獻十議以圖中原其一謂進圖洪業恢復土宇勿苟安于江南其二謂駕御諸將宜威之以法而限之以爵其三論講讀之官宜取三代漢唐中興故事日陳于前其四言察忠邪其五謂愛民先愛其力寬民先節其用又謂股已俸以佐國用當自宰執始又謂分閫而屬大事必得賢大將而後可又謂制置一官可省又謂宗室中傑然有人望可留宿衛者宜置諸左右又謂人事盡則天悔禍不可獨歸之數呂頤浩與邦彥善故薦用之 壬戌降授中大夫朱勝非復左宣奉大夫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呂頤浩薦之也 癸亥呂頤浩出師以神武後軍及御前忠銳將崔增趙廷壽二軍從行百官班送 甲子詔觀察使以上許薦可為將帥者二人樞密院置籍以備選用言者論今正右武之時雖一大將嘗立奇功而取富貴矣竊恐隱約之中尚多奇士故有是旨 丁卯罷兩浙轉運司回易庫 辛未詔左文林郎趙子偁令赴都堂審察時知南外宗正事令應奉詔選宗子伯琮伯浩入禁中伯浩豐而澤伯琮清而癯 上初愛伯浩忽曰更子細觀乃今二人並立有猫過伯浩以足蹴之伯琮拱立如故 上曰此兒輕易乃爾安能任重耶乃賜白金三百兩罷之後四日以子偁為左宣教郎 壬

中興聖繫十一

六

議與權 十中邦 非未 官勝 觀 持詔 舉 易罷 庫 孝宗 入禁

申以霖雨不止命刑部郎官及諸路憲臣躬督獄訟

丙子初朝廷以福建江西荆湖宣撫使孟度自温

州趨湖南故命湖廣宣撫使李綱由汀道州之鎮至

是綱言 祖宗朝宣撫使以執政為之近張浚孟度

為宣撫皆見執政如臣起廢典藩亦冒使名兼度已

領湖南北韓世忠副之今又除臣湖南借使諸處盜

賊一司欲令招納一司欲令討捕不知何所適從諸

州錢糧一司欲令支用一司欲令椿留不知何所遵

稟以至節制諸將辟差官吏行移措置皆有所妨望

詳酌事宜明降處分使有遵守綱又言自建昌虔吉

至衡潭約一月程自汀道州三倍今曹成在連賀非

重兵不可行詔綱先往廣東置司捍寇俟使世忠撫

中興聖聚二

三

畏天不以誠則工祝雖具近於致瀆愛民不以誠則

詔今雖繁終於失信用人不以誠則阿諛日進將以

疑似而遠正人聽言不以誠則阿諛日進將以

而惡直士追祖宗之法而不以誠則不無背戾博骨

肉之親而不以誠則不無猜嫌薄宦寺之權而不以

誠則雖名為裁抑而桀黠之輩不除正官闡之化而

不以誠則雖外示樸素而奢靡之習猶在願陛下加

意而行則天地感格陰陽和平災異之生願為福耳

上嘉納焉 癸未御史中丞沈與求言敵若用師

當由武昌建康兩路而來其造海舟慮為虛聲以懼

我議者多欲於明州向頭設備使敵舟得至向頭而

已入吾腹心之地矣臣聞海舟自京東入浙必由泰

中興聖聚二

六

始錢折之帛

政置修局

上松絲帛供管
禁張帛通

事對復故轉

如兩浙例許之是時江浙湖北夔路歲額緇三十九萬匹江南川廣湖南兩浙緇二百七十三萬匹東川兩浙湖南綾羅純七萬匹成都府廣西路布七十七萬匹成都府錦綺千八百餘匹段皆有奇江淮閩廣荆湖折帛錢蓋自此始 丙戌詔置修政局時尚書左僕射呂頤浩既督軍于外右僕射秦檜乃奏設此局命檜提舉而參知政事翟汝文同領之又以尚書戶部侍郎黃叔敖為參詳官起居郎胡世將太常少卿王居正為參議官尚書右司員外郎吳表臣也田真外郎曾統兵部員外郎樓炤考功員外郎張翥並為檢討官置局如講議司故事仍詔侍從臺省寺監

中興聖繫十一
元

官監司守令各述所見言省費裕國強兵息民之策詔江東西諸州上供絲帛並於建康府吉州樁管非朝旨而擅用者依軍法 丁亥初宣撫處置使張浚以淮鹽未通乃通天寧鹽於京西湖北至是秦檜聞其事下堂帖禁之其後浚復通蜀鹽詔不許 戊子手詔用 建隆故事行在百官日輪一人轉對令極言得失先是詔臺省官限半月各述利害條具以聞而御史中丞沈與求言臺諫係言事官遇有職事非時入對不在輪對及條列之限乃命釐務官通直郎以上如初詔 朱勝非復觀文殿學士知紹興府初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自温州奏發 宣和間

毀金屏素

李設友大子職除

樞密院

石刻銘

所製間金銷金屏障等物至行在御史中丞沈與求奏曰 陛下勤儉德侔大禹漢文帝已下不足道也康國不識事君之禮尚習故態欲以微物累盛德乞用廣陵故事斥而焚之仍顯黜康國明示好惡且為小人希旨之戒詔屏障令臨安府毀棄康國特降二官 六月庚寅朔新知復州李宏引兵入潭州執湖東招撫使馬友殺之 辛卯呂抗呂撫並直秘閣主管萬壽觀呂挺為右承務郎中興後大臣子以恩澤除職名自此始

朱勝非開居錄曰 祖宗舊制宰執子弟並不堂除只於銓部注擬罷政不以罪則推恩遷擢蓋二府疏表則之地不阿其親當以身率也至蔡京作相不數年子六人孫四人為執政侍從 建炎以後子弟得職名者汪伯彥子召嗣直徽猷閣呂頤浩二子抗撫秦檜兄梓並為直秘閣張浚兄湜亦直徽猷閣李綱弟維亦直秘閣倖門復啓蓋諸公不為國家計也

詔進士陳邊事可采及自河北京東遠赴行在之人並充樞密院效士其後都督行府亦如之 癸巳頒黃庭堅所書 太宗御製戒石銘於郡縣命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坐右

臣留正等曰古者盤盂有銘几杖有誡其意蓋謂

增市馬 功右 軍補 選正 法正 慶

夫不忘乎目則不忘乎心不忘乎心則不忘乎設
施注措之間此內外交相養之道而亦其理之必
然者也是銘也以虐民欺天為戒其說明甚使人
人服而行之敢不悉心於愛民乎惟其蔽而莫之
知故棄而莫之恤今斯銘日在其目則必能隱於
其心而見諸行事矣此 太宗皇帝製銘之意而
太上皇帝復俾刻諸庭石置之座右之深旨也為
守為令者可不念哉

初命廣西經略司即韶州撥內帑錢三十萬緡市
戰馬至是經略司言比歲不逞之徒多以金銀市馬
鬻於羣盜故馬直踴貴望於 大觀格遞增二分許

四與三乘二

三

之舊格入等馬高四尺七寸者直四十五千最下高
四尺一寸者直十有三千其餘以是為差然鬻馬尤
駟駿者在其地或博黃金二十兩日行四百里但官
價有定數故不能致此等馬 甲午 上諭輔臣曰
士有從軍該賞者可第補右選庶清流品三年自有
科舉取士豈可開此一路 上又曰今歷官不精推
步七曜細行皆不能算故歷差一日近得紀元歷已
今參考自明年當改正 戊戌朝廷聞曹成岳岳飛
所破乃命孟度班師李綱徑如潭州而飛以所部之
江州屯駐 己亥江東安撫大使李光乞行官比臨
安增初後殿仍修蓋三省樞密院百司及營房等許

宮行 貴

不軍 和執

劉舟孔 孩降

致謹 奏

之其後 上手詔光第令具體而微毋困民力輔臣
進呈 上曰但令如州治足矣若止一殿雖用數萬
緡亦未為過必事事相稱則土木之侈傷財害民何
所不至 壬寅御筆翟汝文罷參知政事時四方上
奏未決吏緣為奸汝文語尚書右僕射秦檜宜責都
司考其稽違者峻懲之汝文嘗受詞牒書字用印直
送省部檜不能平他日因對汝文乞治堂吏受賂者
檜面劾汝文擅治吏汝文言臣位執政按吏而為宰
臣所劾無類居位力求去 上意不直汝文右司諫
方孟卿因奏汝文不顧大體豈能共濟今日之事蓋
防秋在近規為脫去之計 上以詔諭留汝文汝文

三

三

終不釋孟卿章再上遂命出守
朱勝非閑居錄曰秦檜作相力引翟汝文參預纔
數月失歡對按相詬秦斥翟曰狂生翟晉秦曰濁
氣左右堂吏至今能言之唐相鄭畋盧攜議備禦
王仙芝黃巢爭論不叶擲硯相擊識者謂唐室衰
亂之兆今方圖中興豈當爾耶
斬黃鎮撫使孔彥舟叛降偽齊 乙巳詔僉書樞
密院事權邦彥兼權參知政事 戊申輔臣進呈大
理少卿李暉論 太祖皇帝明謹獄事 上曰此
太祖皇帝德澤也朕敢不遵承每於庶獄奏獻未嘗
不謹慎亦未嘗送下公事恐獄吏觀望鍛鍊人罪邦

職事 權復 初舉

順呂 願浩

諭秦 槍修 白懷

解元 執李 宏俊 張軍 造器 措置 田賣

彥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 上然之 庚戌御

史中丞沈與求言 祖宗故事許令館職兼在京釐

務官所以蓄養人材自今劇曹郎官并繁冗局務有

闕乞於館職編修計議刪定官太常丞博士國子監

丞內隨才選差亦可試其能否從之自是職事官復

權郎矣 癸丑李健提舉江西茶鹽公事初復提舉

官也 甲寅詔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呂願浩令赴

行在奏事初願浩甫出師而其前軍叛去又聞彘仲

死願浩不能進遣參謀官傅崧卿以所部之建康因

引疾求罷 上手詔封還所上章願浩復乞祠乃命

還朝以崧卿權主管都督府職事 乙卯 上謂秦

槍曰周宣內修政事以弭邊釁近設修政局令百官

各條具利害甚善所謂修車馬備器械至於邊境之

事卿更宜講求槍曰臣敢不奉詔 福建江湖宣撫

司統制解元巨振以所部入潭州執李宏以歸韓世

忠即以宏為宣撫司統制時朝廷始聞馬友死以教

書勞宏而宏已執矣 丁巳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

請本軍自造軍器赴朝廷呈訖置庫樁管下戶部支

物料價錢許之 戊午詔江浙湖廣福建諸路各委

漕臣一負措置出賣官田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二

高宗皇帝十二

紹興二年秋七月辛酉 御筆福建州縣盜賊焚劫

之家悉指其田稅先是德音蠲免而有司以為著令

不得過三分 上欲實惠及民緣是申命 壬戌復

置湖北提舉茶鹽司 癸亥初令廣西經略司以鹽

博馬其後歲撥欽州鹽二百萬斤與之 初江東安

撫大使李光奏小使臣翟慶賀仲堪為宣州兵馬監

押如有已差人亦乞從今來所辟施行詔並特添差

甲子殿中侍御史江躋言臣嘗怪近日帥守監司

辟官往往不知尊朝廷必欲直衝吏部已差之人朝

廷既不能奪吏部已行之命又不能遣藩鎮辟置之

意則不惜以添差與之朝廷姑息藩鎮可謂得已而

不已願罷慶仲堪仍下吏部措置每州縣添差不得

過若干負以寬民力從之令修政置局措置 罷福

建提舉市舶司令憲臣兼領 乙丑給事中胡安國

入對 上曰聞卿大名何為累召不至安國再拜辭

謝進曰臣聞保國必先定計定計必先定都建都擇

地必先設險設險分土必先遵制制國以守必先恤

民夫國之有斯民猶人之有元氣不可不恤也除亂

賊選縣令輕賦斂更弊法省官吏皆恤民之事也而

行此有道必先立政立政有經必先核實核實者是

對國胡 入安 司建罷 船福 辨差論 官添 馬蓋廣 博西 稅賦指 田被

非毀譽各不亂真此致理之大要也是非核實而後賞罰當賞罰當而後號令行人心順從惟上所命以守則固以戰則勝以攻則服天下定矣然致此願人主志尚如何耳尚志所以立本也正心所以決事也養氣所以制敵也宏度所以用人也寬隱所以明德也具此五者帝王之能事備矣乞以核實而上十有五篇付宰相參酌施行先是安國為時政論二十篇以獻其論定計略曰陛下履極六年以建都則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討敵則未有必操不變之術以立政則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則未有必信不疑之臣論建都謂建康有可都者五不宜數動與西

北逐水草無異論設險謂欲固上流必保漢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鎮安陸論正心謂在先致其知而誠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學論養氣謂用兵之勝負軍旅之強弱將帥之勇怯係人主所養之氣曲直如何願強於為善益新厥德使無曲失可得指議論宏度謂人主以天下為度不可以私勞行賞私恣用刑論寬隱謂初業興衰之君柔遜謙屈必施於林窟退藏之士以礪其節獨以威刑外施暴橫之敵內拂貪殘之性與悍驕不可使之將讓說殄行之臣則天下歸心而治道成其大指如此至是又申言之時上欲講春秋遂以左氏傳付安國點句

胡安國

福建實法

王居正

今人盡

胡安國講

安國言今方思濟艱難豈宜耽玩文采莫若潛心聖人之經上稱善安國因薦司勳負外郎朱震資政殿學士新除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守知福州從所請也上曰福建盜賊之後要在拊循凋瘵用守為宜初僞閩以八州之產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給僧寺觀中下者給土著流寓自劉夔守福始貿易以取貲守與士大夫謀為實封之說存留上等四十餘剝以待高僧餘悉為實封金多者得之歲入不下七八萬緡以助軍衣餘寬百姓雜科時實便之起居郎王居正如婺州居正素與秦檜善檜為執政嘗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拜相所言皆不離居正見上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取飯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驚動天下今為相施設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於是檜始恨之己已上謂輔臣曰比來臺諫論駁多涉細事意其沽取言之名朕謂宣和間言事者少千百中無一今朕盡令人言不問踈遠所以人人敢言癸酉上諭秦檜曰內諸司可省者令修政局條上檜曰此感德事也大觀宣政間屢省冗費終不能行今斷自淵衷誰敢不聽甲戌給事中胡安國進兼侍讀給事中陳瑀中書舍人陳與義並兼侍講上令安國兼讀春秋仍諭以隨事解釋不

必作義朕將咨詢

臣留正等曰易之文言曰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而下文繼之曰君德也蓋人君之德莫大於學問寬也者所以居是學問者也仁也者所以行是學問者也學則必有思思則必有疑疑而問問而辨辨而明明而廣大昭徹與天地等得失是非不能為之亂賢否忠佞不能為之惑欲帝而帝欲王而王惟所擇而用之無不如意夫是之謂君德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汲汲也仰惟 太上皇帝以天縱之聖當艱難之初萬幾之繁日不暇給而留神六籍退託不明申命講臣

中興聖政卷三

四

無為義訓隨事解釋用將咨詢焉嗚呼茲君德之盛所以與堯舜禹湯文武相望於千百載之上也知無為軍王彥恢言建康古都乃用武之地欲保建康必內以大江為之控扼外以淮甸為之藩籬又必措置兵食以贍國費然大江以南千里浩渺決欲控扼非戰艦不可大江以北萬里坦途欲遏長驅非戰車不可舒廬滌和良疇百萬欲措置軍食非營田不可舟車之法以輕捷為上彥恢所制飛虎戰艦傍設四輪每輪八楸四人旋斡日行千里又有神武戰車下安四輪略同飛虎頂張布帷以避矢石傍斜衝擊其用如神又有拒馬車一人之力可以轉用比之

王彥恢
營田車言

張素
言問

王編
牒次

呂頤頤
秦檜

呂頤頤
見
韓世忠
劉忠

蒙衝偏箱鹿角此尤至要淮西良疇不可以數計不須朝廷給本祇以有無相濟併力營田計其戶口什一養兵則淮西可以守矣如許今彥恢招兵教習只乞那融淮西數州財賦可足舟車之用及以數州秋成所得那融營田可足兵食之費萬一今秋敵人長驅入侵及盜賊猖獗彥恢當以此舟車推鋒陷陣以此士卒斬將奪旗以此種時飛鳥輓粟保守淮疆決無踈失詔彥恢就本軍措置 己卯呂頤頤自鎮江入見 初韓世忠進師討劉忠至岳州之長樂渡與賊對壘至是遣卒疾馳入其中軍賊驚潰大敗遁去忠據白面山跨三年及是乃敗其輜重皆為世忠所得 辛巳詔呂頤頤日下赴都堂治事知紹興府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頤頤勝非蓋以頤秦檜也 丙戌初宗正寺所掌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繫錄曰宗枝屬籍玉牒如帝紀而特詳於國書中最高為嚴重 建炎南渡舉四書而逸於江許丁亥宗正少卿李易請編次玉牒從之 八月庚寅起居舍人張燾言自古未有不知敵人之情而能勝者願詔大臣諸將厚爵賞以募可用之人遣往伺敵撫養家屬以繫其心資之財用或使為商或為伎藝以混其迹凡敵人動靜皆審知之則戰守進退在我有備詔以付都督及沿江諸帥 壬辰福建

呂頤浩
非引

胡安國
非

省併
錢監

誅樂
振

言論
兵民

等路宣撫使孟庚兼權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觀
文殿學士朱勝非復知紹興府先是呂頤浩自江上
還欲傾秦檜而未得其要過平江守臣席益謂之曰
目為黨可也然黨魁在瑣闥當先去之頤浩大喜乃
引勝非為助故以勝非同都督諸軍事給事中胡安
國言勝非與黃潛善汪伯彥同在政府緘默附會馴
致渡江至今人心追恨未泯乃專用張邦昌結好金
國許其子孫皆得敘錄淪滅三綱天下墳墓及正位
冢司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以此三者觀之
勝非忠邪賢否斷可見矣侍御史江濟亦奏勝非不
知兵 癸巳提點鑄錢司言江池殘破遠涉大江乞
權就虔饒二州併工鼓鑄許之舊制江池饒建四州
歲鑄錢百三十萬緡以贍中都其後皆不登此數至
是併廣寧監於虔州永豐監於饒州是歲鑄錢纔八
萬緡 甲午近歲官吏坐贓抵死之人率皆貸配故
犯法者滋多至是錢塘縣吏樂振受賄當死詔論如
律其徒始駭懼大理寺丞姚焯因請以振刑名頒下
諸州從之 乙未言者論比年編伍之民累經兵戈
識其伎能往往保社相聯乘間邀擊敵不敢犯今數
路分屯沿海設備縱有百萬精銳之師亦不能徧給
儻能激勸土豪使之訓習數年之後民兵之勢既成
即黥刺之法可以漸變詔諸州守臣隨鄉土之宜措

引對
郡守

郡師
民守

朱勝非
經筵

胡安國
再論勝

置 丙申左司諫吳表臣言時方艱危州郡獲全者
無幾正賴賢守以循撫之望用 藝祖漢宣帝唐太
宗明皇故事應郡守初自行在除授及代歸赴闕者
並令引對一則明示朝廷謹重郡守之意使之盡心
二則可以揣知其人之賢否與其才之所堪從而褒
黜三則自外來者可詢其所以為政與民情風俗之
所安而下情上通不至壅蔽輔臣進呈 上曰郡守
民之師帥若不得人千里受弊宜從之 戊戌朱勝
非提舉醴泉觀兼侍讀是日呂頤浩進上勝非還任
上曰勝非入相三日值劉苗作亂當時調護有力
朕豈不知可除在京宮觀留侍經筵蓋頤浩必欲引
勝非故有此命頤浩恐胡安國持錄黃不下特命中
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黃龜年書行安國言由臣
愚陋致朝廷過舉侵紊官制壞壞紀綱孟子曰有官
守者不得其職則去臣待罪五旬毫髮無補既失其
職當去甚明况勝非係臣論列之人今朝廷乃稱其
處苗劉時能調護聖躬即與向來詔旨責詞是非乖
異昔公羊氏以祭仲廢君為行權先儒力排其說蓋
權宜廢置非所施於君父春秋大法尤謹於此自
建炎改元凡失節者非特釋而不問又加進擢習俗
既成大非君父之便臣蒙睿獎方俾以春秋入侍而
與勝非為列有違經訓倘貪祿位不顧曠官縱臣無

官定
法改

胡國
衛兵

吳臣
防論

論稅
民授

耻公論謂何不報遂卧家不出 詔選人充樞密院

計議編修官到任一年進士通理四考餘人五考並

與改京官 己亥給事中兼侍讀胡安國言自古威

王雖用文德必有親兵專掌宿衛成王即政周公指

虎賁與常伯同戒于王欲其知恤虎賁者猶今侍衛

諸軍也康王初立太保俾齊侯呂伋以虎賁百人逆

于南門呂伋者太公望子自諸侯入典親兵猶今殿

前馬步軍都帥也勲德世門總司禁旅虎賁銳士宿

衛王宮其為國家慮深遠矣 本朝鑒觀前代三衛

分掌親軍雖 崇寧間舊規猶在及至高俅得用軍

政廢弛遂以陵替 陛下嗣承寶位謀國者不思復

古親兵寡弱宿衛卑少豈尊君彊本消患預防之計

也伏望考 祖宗選擇禁旅之法修明軍政威服四

方上嚴宸極詔三衙措置 辛丑左司諫吳表臣言

大江之南上自荆鄂下至常潤不過十郡之間要緊

處不過七渡上流最急者三荆南之公安石首岳之

北津中流最緊者二鄂之武昌太平之采石下流最

緊者二建康之宣化鎮江之瓜洲是也惟此七渡當

擇官兵修器械其餘數十處或道路迂曲或水陸不

便非大軍往來徑捷之處略為之防足矣詔以付沿

江守帥 初命尚書倉部員外郎成大亨等四人催

督江浙諸路夏稅物帛而使者以趣辦為功至有五

出經
輔示

王倫
金自

胡國
衛兵

呂願
臺諫

月初已到行在論者以為擾民於是前所降州縣催

督官吏及受納管押等官推賞指揮並罷 癸卯

上出所書孝經以示輔臣 淮東宣撫使劉光世言

通問使王倫還自金國始朝廷遣人使北自宇文虛

中之後率募小臣或布衣借官以行皆為所拘既而

金左副元帥宗維遣都點檢烏陵思謀至館中具言

息兵議和之意俾倫南歸須使人往議 戊申給事

中兼侍讀胡安國罷安國以論朱勝非不從力求去

勝非皇恐亦上會稽印走傍郡乞奉祠詔曰禮義不

愆於人言而奚恤君臣無間於大體以何傷章十數

上卒不許呂願浩言於 上是日詔安國可落職提

舉建昌軍仙都觀右僕射秦檜三上章乞留安國不

報遂家居不出己酉以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

黃龜年為殿中侍御史尚書右司員外郎劉棻行右

司諫呂願浩用二人將以逐檜也是日給事中兼侍

講程瑀亦罷知信州自是臺省相繼出矣 汀州童

子萬頃年十歲能誦經子書 上召見于內殿頃記

誦如流 上嘉其敏命為文林郎仍賜名嚴 庚戌

大理少卿張宗臣奏風塵未靜寇盜間作州郡兵器

賸削殆盡作院旬呈之法僅成虛文漕計闕乏不復

給物料之直工匠散充他役今兵器闕少將使數百

疲卒索手臨敵此必不可宜行下諸路嚴責州郡凡

軍器物料連給其直工匠不許他役監司察其減裂者帥司或大軍取索先足本州合用之數方計給其餘詔從之

臣留正等曰軍政之不修莫甚於今日之郡國也郡國之有兵所以為民社稷之衛今乃與阜隸雜處轉移執事之不暇未始一跡於閱武之場吏亦習熟見聞以戎器為長物宜其所儲有名無實而塵存者蠹折斷爛尤可傳笑噫以甲仗名庫者苟欲備儀注而已耶則誠不必問儻曰民人社稷之衛在焉不可以無一旦不虞之備則安得置而弗憂宜 太上皇帝以是而力責州郡也通者聖上

中興聖政卷三

克遵成訓益厲戎昭申命諸道主兵官專任閱習凡器械之利器不備者皆有程督將繕治而一新之豈止於吳人之犀渠魯人之貝冑而已哉在易萃之大象曰除戎器戒不虞蓋國家閑暇之時而能不忘舉此然後見聖人之政云

辛亥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並罷于子程瑞胡世將劉一止張燾林待聘樓炤並落職與宮觀皆坐秦檜黨為呂頤浩所斥也自是臺省一空矣 癸丑詔職事官輪對已周復令轉對 甲寅尚書右僕射同中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秦檜罷為提舉江州太平館檜與左僕射呂頤浩不諧會邊報王

秦檜 臺省

秦檜出 二

倫來歸殿中侍御史黃龜年因劾檜專主和議沮止國家恢復遠圖且植黨專權漸不可長 上乃召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密禮入對出檜所獻二策大略欲以河北人還金國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上謂密禮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又檜言臣為相數月可使聳動天下今無聞宗禮請御筆付院 上即索紙書付宗禮宗禮退未至院而麻制已成翌日制責檜曰自詭得權而舉事當聳動於四方遠茲居位以陳謀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理殊乖素期檜既免 上乃諭朝廷終不復用仍榜朝堂檜入相凡一年

中興聖政卷三

禁禽木城 入花珍

龜鑑曰秦檜何人故既出宗尹而奪之位又出頤浩而專其權昌言二策可聳四方及上二策專為敵計南自南北自此此何語也而斷然與天子言之王居正有言檜自請為相必驚動天下今設施乃止於是置修政局所修何政實欲奪同列之權宜乎曾統有何以局為之譏也既而頤浩視師還朝以傾檜御史黃龜年之論奏一行檜於是下章辭位矣考紹興三四年間國勢乍張而復沮敵人既憚而復肆者秦檜禍國之胎已萌於此也 詔珍禽花木入臨安諸門 夜四更禁出于胃上憂之命大官進素膳宰執言所次分野甚遠 上

冒書出

曰今不論齊魯燕趙之分天象示譴朕敢不畏天之威耶

臣留正等曰天心之仁愛人君至出災異以謹告警懼之者乃所以扶持而全安之也人君之得天蓋在此而臣下乃採占步之術或推之於隣國或驗之於將來是以姑息愛其君者爾星文變異太上皇帝不問齊魯燕趙之分惟知側身以修省而適臣乃以所次甚遠為言其得失果何啻天淵也

乙卯詔防秋戒期建康修大內可罷 丙寅 上以星變諭輔臣修闕政 九月戊午朔觀文殿學士

秦檜落職告祠云聳動四方之聽朕志為移建明二策之謀尔材可見 己未罷修政局以議者言修政

所講多刻薄之事失人心致天變故也 辛酉以羣星出赦天下內外臣庶許直言時政闕失 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至行在 癸亥執政進呈胡安國請益衛兵 上曰一衛士所給可贍三四兵朕命楊沂中治神武中軍此皆宿衛兵也卿等可修鞍馬備器械乃為先務 初置六部監門一員 乙丑提舉

醴泉觀兼侍讀朱勝非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辛未詔自今應杜降處分係親筆付出外者並依舊作御筆行下是日御筆醫官樊端彥特除

相非朱門部置
復勝監六

求星政罷
言變局修

行罷修
宮修

南撫忠韓司建移
江宣世 船福

審書免
量人上

羅御罷
服織

奏許御
駁筆

指御
揮筆

遙郡刺史言者謂 陛下臨御以來深戒僥倖之弊事有不朝廷者皆許覆奏所以絕羣小之求今奉御筆恐斜封墨敕復自此始乃寢前命然用御筆行下如故蓋呂頤浩意也 甲戌夜彗星沒 乙亥御筆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蔡密禮為翰林學士自 靖康後從官以御筆除拜自此始 丙子詔近降御筆處分事多係寬恤及軍期等事與前此指揮事體不同並經三省樞密院如或不當自合奏稟仍許給舍繳駁臺諫論列有司申審若奉行違慢止依違 聖旨科罪是日進呈 上謂輔臣曰今日批降處分雖出朕意必經由三省樞密院與己前不同

中興聖鑒三

三

戊寅罷鎮江府織御服羅 上諭輔臣方軍興有司匱乏豈可以朕服御之物為先且省十萬緡助劉光世軍費也 御筆 靖康 建炎以來上書授官之人並令免吏部審量時方下詔求言論者以為近歲因工書直言而得官者乃與 宣和以前投賦獻頌之人例皆審量故忠直之士咸以為耻未敢盡言故有是命 庚辰詔福建市舶司職事令提舉茶鹽司兼領仍移司泉州 辛巳神武左軍都統制韓世忠為江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沿江三大帥劉光世李回李光並去所領揚楚等州宣撫使名其節制淮南諸州如故惟荆湖廣東宣撫使李綱止充湖

洋王請立後

事士聽進

轉買官王運都觀庶

身賜諫選議出官兵精

曰朕虛已求言務濟時病如口口口及朝廷闕失
 可言者非一洋姑應詔旨宜朕所望諸國在五季時
 割據類皆盜賊洋欲封其後是獎賊也洋言無取與
 降一官若後來獻言之人有補治道朕當旌賞
 士周極夏康佐陳康國各上書論時事詔拯召見餘
 賜帛罷之既而康佐等辭賜帛上曰唐太宗固嘗
 如此本朝久亦不廢茲乃待士禮意也其以此諭
 之乙未詔王庶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本州居住
 用張浚奏也丙申初置江浙荆湖廣西福建路都
 轉運使自罷發運司頗失上供錢物故呂頤浩以為
 請戊戌呂頤浩言建康米斗不及三斗欲於鎮江
 上下積粟三十萬斛以助軍用上曰若精選兵十
 五萬分為三軍何事不成祖宗取天下兵數如此
 庚子御筆右諫議大夫徐俯可賜進士出身故事
 任子不為臺諫官故有是命丙午監察御史李諱
 傳崧卿施垌保明秀州羅買軍糧數足乞議真賞而
 徐康國奏秀州尚有未糴之數詔詰問崧卿對以其
 彼善於此所以特為開陳詔近方選任直臣廉按諸
 路莫有理輪攬轡之士以副朕意而傳崧卿初將詔
 命公肆詭慢既列從班仍加反覆施垌保明觀望不
 實朝廷何所賴焉崧卿可落待制職仍降兩官與在
 外官祠施垌降兩官令吏部與速處監當嘉興崇德

中興聖錄三

三

准經非朱 聖錄 楊詔 酒論 酉公禁
 北營論勝 後宣 公捕 利權 使曹

兩縣係施垌所具當職並放罷
 臣留正等曰銜命而使膺皇華之選分外臺之寄
 吏之否臧事之罷行皆得以專達乎上實天子耳
 目之司也是宜激濁揚清彰善瘴惡如鑑之明如
 衡之平而無私焉而乃奏報不實公肆詭慢失職
 之誅庸可逭乎太上皇帝獨運剛斷鑄貶職秩
 則居是職者誰不知所戒焉
 丁未盜張成入醴陵縣知縣事程愿率土兵射士
 擊之巡尉曹修郭建皆為所殺愿中刃不死賊亦去
 己酉詔帥臣統兵官以公使酒酤賣者取旨論罪
 先是李綱為湖廣宣撫使請於所在州軍造酒許之
 及是呂頤浩因進呈言茶鹽權酤今日所仰養兵若
 三代井田李唐府兵可復則此皆可罷不然財用捨
 此何出朱勝非曰權酤自漢孝武時因兵興而有
 上曰行之千餘年不能改革可見久長之利故有是
 旨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州程昌寓併力招
 捕湖寇楊太辛亥左迪功郎孔端朝宣聖之後也
 上召見特改左承事郎尋以端朝為秘書省正字
 尚書右僕射朱勝非上經營淮北五事一謂逆豫
 方行什一稅法聚以資敵今當渡江取彼所積以實
 邊圍二謂宜分三軍張聲勢使逆豫分兵拒守然後
 大軍直擣宋堯豫必成擒三慮西北併力南侵不若

中興聖錄三

三

先破豫兵去其一助四大軍一出所得金帛悉以賞軍五淮北有土豪助順者就以爲守將 上納之 十有一月戊午朔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言大臣不可立威宜與諸將論事 上曰朕命大臣與諸將會食共議卿特未知

朱勝非開居錄曰朝廷承堂陞之勢宰相號表則之官動遵典禮不容妄作故事每見客無迎送之禮無燕聚之私 建炎以來車駕巡幸典禮雖不備然大體尚存三年有苗劉之變副樞呂頤浩禮部侍郎張浚同爲勤王之舉聚兵吳門日與諸將議事或犒勞偏裨置酒高會必至夜分歎狎無所不至事定造朝呂拜相張拜樞與諸將會集不已

酒酣箕踞以至朝諠喧闐紛拏無復禮儀故事悉廢矣 庚申執政進呈朝堂所受訟牒州郡有未決者乞付大理 上曰宰相進賢退不肖用治天下豈可以細事爲務顧呂頤浩曰卿可諭臨安守臣宋燁令盡心獄訟毋致煩紊朝廷 辛酉詔自今住講日令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授至開講日如舊 初明州象山定海鄞縣旁海有園田三十七頃民史超等四百六十餘家割土淋鹵煎鹽官未嘗收其課至是浙東提舉茶鹽公事王然始拘充亭戶盡推其鹽歲爲

二百九萬餘斤收鈔錢十萬餘緡事既行乃言於上守臣陸長民以是爲言都省勘會令憲司具的確利害申尚書省卒推行之 丁卯左中大夫致仕胡國瑞卒年五十三國瑞爲郎時初得任子思先官其弟朝廷許之因著令初遇大禮有子者聽蔭補期親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屢請因夏月舉兵北向以復中原且言今之戰兵其精銳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消磨異時勢必難舉 庚午詔自今御筆並作聖旨行下時右諫議大夫徐俯言 祖宗朝應批降御筆並作聖旨行下自 宣和以來所以分御筆聖旨者以違慢住滯科罪輕重不同也今明詔許繳駁論列當

大禮親臨 期親 呂頤浩 舉兵

御筆 聖旨 御筆 聖旨 御筆 聖旨

依 祖宗法作聖旨行下方其批付三省合稱御筆三省奉而行之則合稱聖旨然後名正言順 祖宗御筆不少王廣淵在 仁宗朝嘗類編成書以爲後法乞依故事施行 上從之 禮部尚書洪擬言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官有以財用不給而罷者有以刑名而罷者吏未嘗過而問也官有罪吏告之有司治之惟恐後吏有罪官按之則相疑曰豈寬縱致然耶宜其所在奸吏專權擅勢大作威福 上謂宰執曰朕思此一事要在官得其人吏不敢弄文爲奸呂頤浩曰緣官不知法致吏得以欺 上然之詔見緜出臨安門毋得過十千 阜末 上曰朕

常思創業中興事殊 祖宗創業固難中興亦不易
中興又須顧 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壞者欲振墜者
欲舉然大不容易此實艱難朕不敢不勉

臣留正等曰 創業中興殆未可以難易分也蓋創
平四字混一區宇與夫救溢扶衰重光基緒自非
明聖之主負大有為之志安能辨是功業哉 太
上皇帝因論創業之難而深念中興之不易且欲
勉強而力行故能撥亂反正中興災祚三紀之間
方內晏然蓋大有為之志已先定於圖服之功矣
上諭輔臣曰 自昔中興豈有端坐不動於四方者
將來朕撫師江上朕觀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其車

中興聖訓卷三

三

攻復古一篇可見若漢世祖南陽初與尋邑之戰以
少擊衆大破昆陽其下如唐肅宗雖不足道能用郭
子儀李光弼以復王室朕謂中興之治無有不用兵
者卿等與韓世忠曲折議此否可更召侍從日輪至
都堂給札條對來上朕將參酌以決萬全

臣留正等曰 兵凶器也有時而致吉戰危事也有
時而致安爭逆德也有時而致順少康非兵不能
以中興於夏宣王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周光武非
兵不能以中興於漢肅宗非兵不能以中興於唐
國家當艱難之初敵騎四出直欲長驅東南非
太上皇帝親總六師指授諸將挫其銳鋒而奪敵

詔州納錢
貼吉

均定
鈔

李綱
平湖軍

師之氣敵肯為前日之和哉暨金主渝盟擁百萬
之師歷我淮上非諸將角數戰之勝 太上親
征之策致彼將師自相殘戮 聖上續承繼興師
討敵肯為今日之和哉 太上皇帝謂中興之治
無有不用兵者斯誠不易之論

詔吉州推貨務見賣廣南鹽鈔並增貼納錢如准
浙例 甲戌詔准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
支今降指揮以後文鈔二分支今年九月甲申已後
文鈔四分支 建炎渡江以後文鈔用戶部尚書黃
叔敖請也先是呂頌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乃令商人
輸貼納錢至是復以分數均定如對帶矣 命潭鼎

中興聖訓卷三

三

荆鄂帥守李綱等四人約日會兵收捕湖寇初綱以
湖廣宣撫使赴湖南聞曹成自邵入衡以趨江西即
駐師衡陽遣使諭成使散其衆成至衡綱召與語俾
率其餘衆四萬詣建康時馬友之將步諒有兵二萬
掠衡山綱親帥大軍自白沙潛涉江諒不虞其至遂
出降至是以聞詔令綱精加揀汰得七千餘人隸諸
軍綱尋入潭州械知醴陵縣張靚屬吏權攝官以斬
易置賊吏稍戢綱延見長老問民疾苦皆以盜賊科
須為言乃檄州縣非使司命而擅科率者以軍法從
事應日前科須之物並以正賦准折又遣統制官郝
政降潰將王進於湘鄉吳錫擒王俊於邵陽自是湖

李乞捕
楊兵公

臺官
賜出

宣諭
見使

戒明
怒

南境內潰兵為盜者悉平惟湖寇揚太據洞庭綱命
統領官李建馬準吳錫分屯湘陰益陽橋口以備之
湖南無水軍綱乃拘集沿江魚網戶得三千人屯潭
州言于朝乞合兵討蕩詔湖北安撫使劉洪道知鼎
州程昌萬荆南宣撫使解潛遣兵會之仍權聽綱節
制 乙亥賜新除殿中侍御史曾統進士出身 詔
江東西宣撫使韓世忠措置建康營田募民如陝西
弓箭手法 戊寅閔盜范忠掠龍泉縣范汝為之餘
黨也 己卯宣諭五使劉大中胡蒙朱異明察薛徽
言同班入見 上諭曰比所下詔令州縣徒掛墻壁
皆為虛文今遣卿等務令民被實惠守令民之師帥
縣令尤親於民姦賊之吏必須按發公正奉法之人
必須薦舉如山林不仕賢者亦當具名以聞平反獄
訟觀風問俗等事並書於歷朕一一行之此非尋常
遣使比也徵言請州縣已蠲租賦文簿 建炎改元
已前者並令焚毀又乞所至州縣吏無太過而職事
不辦者如漢薛宣守馮翊故事聽臣兩易其任不理
遣闕翌日 上諭大臣曰近臨遣五使面諭丁寧非
往時遣使之比朕欲實惠及民可依所奏焚毀示民
不疑有如合對移官具事因申省取旨 辛巳 上
謂輔臣曰昨日大理少卿元袞面對朕戒諭以持法
明恕如 宣和間開封尹盛章王革可謂慘刻呂頤

江修
歷日

給度
甲謀

閩盜
平范

布衣
吳仲

浩曰惟明克允用刑所先也 壬午知湖州汪藻言
自 太上皇帝 淵聖皇帝及 陛下 建炎改元
至今三十餘年並無日曆 本朝宰相皆兼史館故
書撮前議論之辭則有時政記柱下見聞之實則有
起居注類而次之謂之日曆修而成之謂之實錄所
以備記言垂一代之典也望許臣編集 元符庚辰
至 建炎己酉三十年間詔旨繕寫進呈以備修日
曆官采擇許之自軍興史官記錄靡有存者藻出守
湖而湖州不被寇 元符後所授御筆手詔賞功罰
罪等事皆全藻因以為張本又訪諸故家士大夫以
足之凡六年乃成 詔江浙福建諸州造甲五千副
每度牒一為錢百二十千以償三副之直 甲申時
流民有至行在者知臨安府宋輝請以常平米賑給
從之 虔賊陳容等犯梅州 十有二月丁亥朔令
申世景單德中以所部捕閩盜范忠既而處州復告
急乃命張守忠以精兵會之賊遂平 黃州布衣吳
伸上書曰 陛下有孝悌之大德而二帝之間不通
敵國之陵不已土地之封日削用國之富不饒盜賊
之鋒未戢又曰復 祖宗之故業則陛下有萬世垂
統之基若止如東晉之南據則不過有百年之世祚
又况自古南北之勢但見以北并南未聞以南并北
者也又曰劉豫誘 陛下之英賢則謀謨可得而策

受抑 招聽 經不 建計 誹史 不經 義通 史不 經義 功普 論趙 禁銷 申嚴

誘 陛下之士卒則戰鬪可得而用誘 陛下之行
旅則國之虛實可得而知矣又曰自古帝王之興兵
權未嘗重假於人今 陛下親御之衆不如藩鎮之
多近日沿邊州軍多用武臣為守或起於卒伍或招
於賊徒毒心不改逆謀猶存莫若以沿邊之郡十州
之地建一諸侯以同姓之親者主之前言伐齊者策
之上也不得已而建侯者策之次也疏入召赴都堂
審察遂以仲為將仕郎 庚寅廣東經略司言海賊
柳聰已受招詔補承信郎然聰居海中出沒如故久
之乃定 新知江陰軍趙詳之奏乞令經筵兼講諸
史 上諭大臣曰朕觀六經皆論王道史書多雜霸
又載一時捍闔辯士曲說遂不行 癸巳禮部尚書
洪擬請依 元祐法兼用詞賦經義取士已而御史
曾統以為未須兼經可且止用詞賦 上曰古今治
亂多在史書以經義登科者類不通史呂頤浩言均
以言取人第看所得人材如何耳臣嘗見 太祖皇
帝與趙普論事書數百通其一有云朕與卿平禍亂
以取天下所創法度子孫若能謹守雖百世可也
上曰唐末五季藩鎮之亂普能消於談笑間如國初
十節度非普謀亦孰能制輔佐 太祖可謂社稷功
臣矣 甲午御筆申嚴銷金之禁 上因覽韓琦家
傳論戚里多衣銷金事且聞都人以為服飾者甚衆

李綱 禁將 益佐 禁將 府臨 安火 紀光 書武 祖洪 召興 等 趙鼎 建鼎 康治 趙鼎

故禁之 觀文殿學士知潭州充湖南安撫使李綱
罷命吏部尚書沈與求為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綱
嘗言荆湖之地自昔號為用武之國今朝廷保有東
南制御西北當於鼎澧荆鄂皆宿重兵使與四川襄
漢相接乃有恢復中原之漸未及行而綱廢 言者
論通州歲支鹽二十萬袋近浙西安撫大使司統制
官喬仲福王德市私鹽做官袋而用舊引貨於池州
人不敢問尚書省言茶鹽之法朝廷利柄自 祖宗
以來他司不敢侵紊乃詔劉光世詰仲福與德之罪後
有犯者捕送臺獄重行貶竄 夜行在臨安府火燔
吏工刑部御史臺及公私室虛甚眾乙未旦乃滅
中興聖紀卷三
丁酉右諫議大夫徐俯入對 上面諭俯有台奏稟
事不拘早晚及假日並許入俯嘗勸上熟讀漢光武
紀 上書以賜之曰卿近進言使朕熟看世祖紀以
益中興之治因思讀之十過未若書一遍之為愈也
先以一卷賜卿雖字惡甚無足觀者但欲知朕不廢
卿之言耳 戊戌左宣教郎洪興祖為秘書省正字
興祖擬兄子也與孔端朝張炳周林四人俱召試
上覽策謂大臣曰興祖所論謹直切中時病當為第
一遂與端朝並除正字而炳林令吏部與諸州學官
江東安撫大使趙鼎始至建康視事時權同都督
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庾江南東西路宣撫使韓世忠

高麗 張浚 罷使 孫元祐 孫人祐 孫教 禁常 賊外 福建 監司 移法 鄭士 彦士 教問

皆駐軍府中軍中多招安強寇鼎為二府素有剛正
之風度世忠皆加禮兩軍肅然知懼民既安堵商賈
通行焉 己亥沈與求力辭湖南之命乃以折彥質
代李綱與求提舉江州太平觀 辛丑高麗國遣兵
彝敘等來貢 甲辰詔張浚罷宣撫處置使依舊知
樞密院事知夔州盧法原為川陝宣撫處置副使與
王似同治事令浚與劉子羽馮康國俱還 上謂大
臣曰近引對 元祐臣僚子弟多不逮前人亦一時
遷謫道路失教 元祐人才皆自 仁宗朝涵養燕
及子孫自行經義取士往往登科後再須修學所以
人才大壞不適時用 乙巳呂頤浩言近遣郎官孫
逸督上供米於江西聞已起三綱則三十萬之數可
集矣 上曰所補不細江西漕臣必待遣官趣之則
失職為可責朕面諭都轉運使張公濟俾先理常賦
若常賦不入反務橫斂非朕恤民之意也 庚戌詔
福建轉運司移福州提刑司移建州 辛亥司封員
外郎鄭士彥言國以兵故強兵以教故精國家承平
時禁軍教法甚嚴况今艱難而諸州往往冗占以將
迎為急務教習為虛文望詔有司申嚴故事每州選
兵官專主歲終較其精粗而賞罰之詔以付諸路帥
司

李橫 敗豫 李橫 敗豫 李橫 敗豫

也其曰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
則車馬之既飭矣其曰四黃既駕兩駟不倚不失
其馳舍矢如破則射御之既良矣其曰蕭蕭馬鳴
悠悠旆旌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則軍律之無譁矣
用能四征弗庭無往不克蓋蒐苗獮狩閱習以時
故人皆為用夫豈以眾寡計強弱哉國家教閱之
令內而畿甸外而州縣莫不以時舉行良法美意
固與成周無異矣而不度之吏奉行因循是以
太上皇帝下申嚴之詔日者大臣言軍政之弊肆
遵慈訓渠燧程督之嚴皆發於宸翰可謂備矣然
謹始怠終人之常情安知主兵吏後日之奉行未
必不如前日之因循也惟睿斷不移軍勢張而國
威立矣

襄陽鎮撫使李橫敗偽齊于楊石店遂復汝州
甲寅言者論淮南多閑田而耕者尚少今安復鎮撫
使陳規措置屯營田深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望做
其制下之諸路詔湖北江東西浙西屯田令帥臣劉
洪道韓世忠李回劉光世措置都督府總治 虔賊
謝達犯惠州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三

高宗皇帝十三

紹興三年春正月丁巳朔 上在臨安 己未命諸

路憲臣兼提舉常平司公事用戶部尚書黃叔故請

也 詔婺州年額上供羅並權折價錢 庚申李橫

破頴順軍降偽齊知軍事蘭和後二日敗偽齊兵於

長葛縣 甲子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建康總領大

軍錢糧總領名官自此始 李橫復頴昌府城陷趙

弼巷戰不勝遂遁去 乙丑子詔曰廷尉天下之平

也曹劌謂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為忠之屬也

可以一戰不其然乎可布告中外應為吾士師者各

務仁乎濟以哀矜天高聽卑福善禍淫莫遂爾情罰

及爾身置此座右永以為訓臺屬憲臣常加檢察月

其所平反刑獄以聞三省歲終鈎考當議殿最

臣留正等曰人主有好生惡殺之心而治獄之吏

以慘酷害之斯民固有以小罪而陷深文者猶吾

內之於機穽也 太上皇帝中興之功出於仁恕

四方盜賊雖毒流於天下而不能使民心解攜而

去蓋不忍人之政素有以結之也時方艱難既已

救吾民於水火而兵革休息又恐其隕性命於酷

吏之手聖心亦已勞矣為吏者安忍高下三尺而

傷中和之政乎 紹興初宰相欲以大理卿高誼

知蘇州 太上皇帝曰大理人命所係獄官多慘

刻少思誼儒者奏謝平恕勿令補外劉大中宣諭

江西而歸擢為諫官已而曰大中江西興獄頗多

若置之諫官恐州郡觀望遂改除祕書少監聖慮

深遠願如此

金人陷金州 辛未雨雹而雷 癸酉初復大火

之祭配以闕伯歲以辰戌月祀之用酒脯 己卯詔

太史局依舊頒降諸路轉運司歷日其賣到淨利錢

赴推貸務 壬午知桂州許中奉詔市戰馬得千四

百匹而弱不堪用 上命降中二官樞密院因請即

邕州置買馬司馬必四尺二寸以上每百匹為一綱

令帥臣提舉收買選見任官管押自是歲得千匹雖

道斃者半然於治軍亦非小補 乙酉減民間蠶鹽

錢初 祖宗時賣民間蠶鹽 政和三年詔民間不

願請鹽者輸鹽錢十之六渡江後不復予鹽而差損

其直至是又申明之 二月丁亥朔陞桂州為靜江

府以 上嘗領節度故也 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

書席益言魏晉而下甄別人物專任選曹至唐而銓

法密矣然不拘以微文激濁揚清時以度外故杜淹

表薦四十餘人後多知名韋思謙坐公事負殿高公

輔遽擢為監察御史國初猶存舊制 乾德四年詔

曰自今常調集選人吏部南曹取歷任中多課績而

而雷而復火轉司歷

置邕州買馬司 錢蠶

皇聖政卷十三

三

無關失其人材可擢者具名送中書引驗加獎則是或尚任人而不專任法也其後官制釐改典選者一切不得以意從事振拔幽滯無復聞焉望稽用乾德詔書凡常調中材行可取者許長貲具名以聞從之右諫議大夫徐俯進春秋解義至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用左氏說父存故名上謂俯曰魯威公篡立天王當致討既四年不問乃使其宰往聘失政刑矣故書名以貶之戊子俯乞編之記注已丑言者論軍中虛費四事一曰冗兵二曰虛券三曰廣作名目以收使臣四曰招集游手以充效用大略謂或有一軍不過三二千而使臣至五六百又效用之給倍於上禁軍今乃以供雜役望詔統兵之臣與應副錢糧官同心體國愛惜財用立定使臣負數選汰效用詔樞密院申嚴行下辛卯初置買馬司於賓州仍命撥本路上供封樁內藏錢合二十七萬緡欽州鹽二百萬斤為買馬費陝西都統制吳玠與敵遇于真符縣之饒風關先是知興元府劉子羽聞金州陷即遣統制官田晟守饒風關拒敵來路且馳檄召玠時宣撫司未有行下玠曰事迫矣諸將不能辦我當自行自河池一夜馳三百里中道少止子羽移書曰敵旦夕至饒風嶺下不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子羽當往玠即復馳與敵遇玠軍纔千人益以洋川

義士萬三千人玠先以黃柑遺撒離曷曰大軍遠來聊奉止渴今日決戰各忠所事撒離曷大驚以杖擊地曰吳玠爾來何速耶時金房鎮撫使王彥自西鄉以八字軍來會諸軍見援至稍弛玠怒欲斬壕寨將而壕寨將走降敵人告以虛實且言統制官郭仲地分雖險而兵寡弱易敗乃夜以輕兵襲取之仲果退走敵既得山寨遂乘高下關饒風以精兵夾攻王師之背王師盡却玠斬之不能止凡六日關陷癸巳都司檢詳官秦下營田法於諸路行之悉以陳規條畫為主凡授田五人為甲別給菜田五畝為廬舍稻場初年免田租之半兵屯以使臣主之民屯以縣令主之悉以歲課多寡為殿最丁酉饒風關陷吳玠收餘兵趨西縣王彥收餘兵奔達州彥潰兵走通明縣破之四川大震己亥御筆臨安自兵火後民地為官司軍營所占者其預買納皆除之翌日輔臣言上戶往往已免下戶不能自陳宜遵詔旨蠲放上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四者凡施當先及下彼豪強雖立法抑之猶能侵細民不可不察也是日撒離曷入興元府經略使劉子羽焚其城而避初饒風關陷子羽與吳玠謀守定軍山玠憚之遂西子羽亦連屯三泉縣從兵不及三百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木芽葉食之遺玠書曰子羽誓死於此與公訣矣玠

三

174

吳玠守關

在興州之仙人關為守備得書而泣其愛將楊政大呼軍門曰節使不可負劉待制不然政輩亦舍節使去玠乃從麾下由間道與子羽會于三泉敵游騎甚迫玠夜視子羽方酣寢傍無警呵者曰此何時而簡易乃爾子羽慨然曰吾死命也夫何言玠泣下復往守仙人關子羽約玠共屯三泉玠曰關外蜀之門戶不可輕棄敵人所以不敢輕入者恐玠議其後耳若相與俱下敵必隨入險反守徐取間道則吾勢日感大事去矣今經略既下玠當由興州河池速出敵後獲斜山谷如行鼠穴敵見玠遠出其後謂將用奇設伏選其歸路勢必狼顧吾然後據險邀擊可使遁去

中興聖錄卷三

五

劉子羽潭山 孝宗賜名 用物羊肚 通判錢 總

此所謂善敗者不亡者也子羽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水乃築塙壘凡十六日而成其衆稍集既而統制官王俊又以五千人至於軍勢復振庚子詔伯琮特除和州防禦使賜單名從王令學士院擬二十字進入上自擇瑗字以名之辛丑詔天章閣神御旦望節序帝后生忌應用羊肚者以他物代之上以每位當用一羊故有是旨且諭大臣曰祖宗以仁覆天下豈欲多殺物命壬寅宗室瑗為貴州防禦使甲辰詔諸州經總錢並委通判拘收乙巳河南鎮撫司統制官李吉敗偽齊兵於伊陽丁未知成都府王以始受川陝宣撫處置副

二張 惡相

胡安 西撫

王然 以罷

今守 臣害 利害 邊防 徐康 國獻 嚴餘 折和 納買

使之命先是宣撫處置使張浚見似除書上疏言都統制吳玠參議軍事劉子羽有功於蜀不應一旦以似如其上尚書左僕射呂頤浩與似連姻論似非才不悅或告右僕射朱勝非以浚起義兵平江府嘗有斬勝非之語勝非又毀之浚由是得罪時浚承制以子羽為宣撫判官與似同治事大事多與子羽謀之似充位而已虔賊周十隆犯循梅汀州庚戌廬壽鎮撫使胡舜陟改充淮西安撫使應本路鎮撫司並受節制辛亥工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席益參知政事新除翰林學士徐俯簽書樞密院事故事簽樞下執政一等至是特詔鈞禮又例外賜以金

中興聖錄卷三

六

帶子子提舉浙東茶鹽公事王然罷仍貶秩一等先是宣諭官朱異論然置明州三縣鹽場將沿海下戶一例拘籍其間有不願結甲及雖結甲而不願貸本錢至有憂畏而自縊者或持杖而逐保正者言者亦論其擾民故有是命甲寅詔自今守臣到任半年先具民間利害或邊防五事來上因以察其材能兩浙轉運副使徐康國罷仍貶秩二等先是康國獻羨錢十萬緡上不受宣諭官朱異左司諫唐燁論康國辨釋民戶米麥踰年不償故有是命三月戊午詔兩浙諸州和買物帛聽以三分折納見緡己未中書舍人趙思誠言州縣武臣添差甚衆一郡

論武
差臣添

趙鼎
江西
李橫
京

召習
子堂

王庭
秀廉
王庭
權廉

至有三四十人貧汙不法民受其弊望自今惟忠義
及有功勞於國之子孫朝廷特加優恤者許添差外
餘並禁止若以負多關少當自稍清入仕之門以息
官冗民貧之弊詔除宗室外令吏部開具中尚書省
淮西安撫使胡舜陟至廬州清卒王全與其徒來
降前郡將王亨籍官逋之在民者亡慮數萬緡舜陟
盡蠲之亨又託名贍軍令市販輸金舜陟亟罷之流
民稍稍自歸舜陟發粟貸民俾濟農事會歲大穰所
收至倍公私皆給焉 甲子知建康趙鼎為江西安
撫大使兼知洪州 京西招撫使李橫傳檄諸軍收
復東京朝廷嘉之特遷右武大夫忠州觀察使 丙
寅詔讀書習射童子求試者九人惟習射者令召見
餘賜帛罷之 上因謂大臣曰上有所好下必有甚
焉蓋緣昨嘗推恩一二童子故求試者雲集此雖善
事然可以知人主好惡不可不謹也 己巳穎昌提
奏至詔李橫再進劾衛大夫 癸酉東流合王鮪坐
賊抵死除名編管新州自是賊吏罕復黥配矣 甲
戌尚書左司員外郎王庭秀言朝廷比來深疾貪吏
然州縣之間豈無廉介自將沈於下僚者望命五使
所至以廉潔清修可以師表吏民者具名來上參以
公議不次陞擢以厲士風從之 丁丑初惠州獄囚
黃四等七人有司以為強盜當死推勘公事孟師尹

反尹孟
却侯
彭老
美錢
韓世
忠宣
撫淮
東淮
而准
始命
監司
禁發
家取
民首

斷賊
吏錄
板錄
劉錄
斷錄

韓世
忠宣
田論

錄問駁正無罪及是 上聞之特遷古宣教郎既而
有司言師尹嘗平反死囚五人復命遷一秩 知藤
州侯彭老獻賣鹽羨錢十萬 上批其奏付三省曰
縱有寬剩自合歸之有司非守臣所當進納或恐妄
有刻剝取媚朝廷特降一官以懲妄作所進物退還
翌日徐俯又以為言彭老遂罷 壬午韓世忠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朝廷聞李橫進師議遣大
將以世忠忠勇故召見而遣之 通判和州賈直清
提舉淮西茶鹽公事兩淮舊為分鎮地至是始命監
司 言者論軍屯所至發掘塚墓及借取平民首級
之弊詔以付神武諸將 癸未詔今後賊吏依 祖
宗舊制斷訖令刑部錄板行下以兵部員外郎劉景
真有請也 大理正劉藻請諸路獄案情犯未圖者
除命官外更不取會令刑寺悉行兩斷委憲司遣官
審問定歸一斷事下本寺本寺奏如所請其不可定
歸一斷者即上朝廷酌情處斷施行從之 夏四月
丁亥尚書左僕射朱勝非以母魯國太夫人楊氏憂
去位 己丑韓世忠言近被旨措置建康府江南北
岸荒田為屯田之計沿江荒田雖多大半有主難以
如陝西例乞募民承佃都督府奏如世忠議仍蠲三
年租田主自訟則歸之滿五年不言給佃人為永業
於是詔湖北浙西江西皆如之尋又免科配徭役

宗論
失入重仁

論
今縣
人不

羅
使鎮

世謂
忠轉
東德
世江
世宣
光

復州
元府
劉與
子軒
嚴

駕部員外郎韓膺轉對論刑罰輕重國祚短長係之望追法 仁祖舊章凡獄官失入死罪者終身廢之雖經赦宥永不收敘 上曰此 仁祖之事也其仁民詳刑如此乎乃命有司申嚴行下 上曰縣令於民最親今多非其人呂頤浩言漢以九卿為郡守郎官宰百里今縣令但以資格差注 上曰豈在官資卑崇誰在得人 庚寅安復鎮撫使陳規知池州兼沿江安撫使規守德安七年賊不能犯至是召還入對首乞罷鎮撫使又言諸將跋扈請用偏裨以分其勢 上皆納之以安復二州隸湖北帥司自是不復除鎮撫使矣 辛卯劉光世為江東宣撫使也鎮

口與聖聚三

元

宣諭
使人
賞罰
大私

憂
憂
憂

論
詔后
元

握
直
子

招也玠亦遣撤離曷書以大義責之撤離曷乃止壬辰移都督府于鎮江照應江淮兩軍機務於是建康府推貨務都茶場亦移于鎮江 浙東宣諭朱異薦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義烏縣令閻卬昕知龍泉縣汪汝則知瑞安縣熊彥詩知嵎縣姜仲開政績詔並進一官呂頤浩言仲開臣之外親乞勿賞恐外議以臣為私上曰不可有功必賞乃所以為公使有罪雖卿之親亦不當貸 岳飛以大軍次虔州 癸巳執政奏事 上色不怡久之曰昨夕暴雨朕通夕不寐恐於鷲麥有傷徐俯曰暴雨不害鷲麥久則為害矣 上色稍和 詔禮官重別討論

昭慈獻烈皇后謚號時登仕郎鄒况上書言其兄浩直諫事且乞雪 昭慈后元符之謗前二 日上諭輔臣曰此 哲宗朝事言之母傷乎徐俯曰 陛下母事 昭慈追崇極典天下共知其謗已雪矣 上曰 昭慈勲臣之家當時備禮而納正后此 本朝盛事俯曰 宣仁聖烈太后尤重家法欲正后生元子繼萬世之統以 哲宗少年戒之在色不欲其多近嬪嬙小人陰連宮掖因是得行媒孽遂致廢后 上曰皆當時大臣不諫之罪也翌日詔况引對 上曰况浩之弟故欲擢之俯曰浩自有子柄 上曰直臣之子復擢用之為御史使言事聳動四方亦足

口與聖聚三

二

陞擢 宣人 為 林儀 獻書 均數 丁米 綸

血無壅也况乎天下之大一人臨之勤亦不可以已也而明實生焉漢之君惟能訪公卿覽封事講論經傳而致中興之盛惟為其臣所蔽使不得聞又不觀書而兆於亂故不勤則無以為明也不已于勤則亦不已于明也 太上皇帝躬明德以濟中興其積諸此

龜鑑曰居常禁中亦有日課朕無嗜好惟是觀書五月至八月罷講舊制也而孜孜經史且至勿罷焉講書講易經筵進讀可也而萬機之暇且至手書石經焉故安國之春秋也置之座右率二十四日讀之一過孟子所言皆仁義與治道復命儒臣以進讀而謂輔臣則曰朕自有常度每朝看奏章少暇讀書史習射至暮復覽封章日以為常吾君之勤何如也

詔諸路宣諭官所薦人才並俟終更令入對當不次陞擢以勤能吏 左承奉郎林儀獻書二千卷詔官其家一人尋以嚴監西京中獄廟 丙辰初馬氏據湖南始敷彬道永州桂陽監茶陵縣丁錢絹米其後丁有逃亡而不除其數民極以為患至是湖南宣諭薛徽言奏道州丁米萬七千餘斛乞以其半數之田畝半取之身丁事下漕司相度未幾守臣趙坦亦以為言仍命田畝數三分之一 詔博糧米斛以度

牌官告備其直者中糴數多之家多給官告數少者
 給度牌 戊午大理少卿元袞言律令煩多非明察
 詳審而熟於憲章者未免有失故四方請議比擬繆
 誤者十常二三望令刑寺官具法令引用有可疑者
 為之推原法意申明以頒天下俾郡縣無承用之駁
 而姦吏絕因緣之市以廣 陛下欽恤之意詔刑寺
 看詳如其請 辛酉詔築第百間以居南班宗室仍
 以睦親宅為名 壬戌應童子舉張孫為迪功郎孫
 年九歲能誦書為古風詩孫子論 上親試而命之
 癸亥呂頤浩奏事因論 祖宗兵制 上曰 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至於 仁宗臨御最久恩澤及人
 深朕於政事間未嘗不繹思 仁祖庶幾其髣髴也
 龜鑑曰我 高宗之法 祖也論兵制則曰 祖
 宗制度自朕家法進實錄則曰 祖宗規模此朕
 家法吏部條法創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可
 廢也尚書繩墨寬之可也而曰 祖宗成憲不敢
 改也謂 仁祖臨御最久德澤在人最深朕於政
 事專以 仁祖為法景德與契丹講和故事今日
 可以遵行命以 真宗寶訓進呈於是而得繼志
 述事之孝
 乙丑侍御史辛炳入對言艱危多事之時冗食之
 官當減今福建八州而添差至八十餘負理宜改正

罷辟 通判 韓使 北使 楊沂 中使 慶 治罪 詔 罷 王 編管

詔付吏部炳又言宣諭大臣自今勿廢都堂公見之
 禮則必無乏材之歎詔三省通知 監察御史鄭作
 肅言通判出於帥守之門則於州事無所執守視過
 咎無敢刺舉今藩屏之權已重於此尤所宜謹乃詔
 諸州通判見任守臣所辟者並罷 丁卯尚書吏部
 侍郎韓肖胄同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通問使給事
 中胡松年試工部尚書充副使 神武中軍統制楊
 沂中以大軍至桐廬縣而慶賊繆羅與其徒八人已
 就招詔沂中速往招捕餘黨沂中捕斬其徒九十有
 六人 壬申言者論五使所至訟牒紛起其間固有
 久負屈抑不得自伸至於因緣嫌怨虛誕不實者十
 蓋八九望令有司具申朝廷特寘嚴憲從之 乙亥
 天申節韓世忠進生鹿 上不欲却諭輔臣曰將放
 之山林以適物性 丙子知永州黃陞與其州官文
 武六人並罷以湖南宣諭薛徽言劾其贓汙不法也
 金房鎮撫使王彥復金州 丁丑左中奉大夫王
 聲英州編管坐權知岳州受賄當絞也仍以其獄示
 諸路州縣 戊寅左宣徽郎李長民守監察御史左
 修職郎程克俊右迪功郎監明州比較務歐陽興世
 登仕郎鄒况並特改京官先是四人俱得召對 上
 問輔臣曰長民性行比况正民如何呂頤浩對二人
 皆淹博文詞則長民優 上曰陳策薦司馬光等朕

惟用賢人

不好不為

得其薰以示從臣而正民以為光等皆不合時宜者士大夫笑之徐俯言正民之父景淵長者持論平乃不以元祐為非上曰顧長民材行何如耳元祐之人雖賢其子孫亦不必偏用餘人亦不可偏廢惟賢則用之又問况何如人願浩等對以浩之弟上曰浩固賢今更當議况之賢否尔帝益曰陛下不以正民之過而廢長民雖以知浩之賢而又問况之賢否可謂至公矣上曰朕未嘗偏有好惡况用人乎既而侍御史辛炳言况本非士類鄉評無聞玷辱名臣之後望授降等差遣從之

中興聖政卷三

三

臣留正等曰用人之道與聽言同聽言而不繹敵於先入之私牢不可破此害理之大者也求才必於名門凡賢人父兄之後樂為可用而不加察焉不為善用人者矣夫人才將焉取哉取於疎賤而賢則用之取於世族而賢則用之疎賤非無人才而氣質成就之為難世族非必多才而事業見聞之有自抑遠者多見遺近者無不錄能使大臣知之薦之天子而用之也往往寒畯為左膏梁為右耳彼其承籍風烈克肖於一門之中如十六才子者美矣不才如四族者烏能保其無有哉太上皇帝褒錄元佑黨人子孫則象賢崇勸之道也不偏於用舍則求賢審官之公也問李長民之性

難論知人

諭禁宣
物用錢

罷宣
宜便
陟黜

行更議鄒况之賢否雖大臣所嘗薦論而疇咨吁弗若此以知人之為難也孟子論用賢之道亦曰未可者三然後察之蓋賢哲羣才之鑒惟明則精也一不用明焉殆矣

己卯湖南宣諭薛徽言上通判永州劉延年祁陽令張登治狀上問延年何如人輔臣皆言不識

上曰古人求賢如不及然人故未易知雖聖人猶難之大臣既不識何由知其賢否通判非如縣令之不可數易也乃召延年赴行在登就任增秩徽言又奏擅發錢米賑糶飢民乞黜責上擇其罪因詔自今宣諭官合用錢物並申朝廷違者重寘典憲延年嘗

中興聖政卷三

三

權興國軍巨寇李勝以迎奉神御為名將徒眾數千人孥舟入軍延年御之有方勝屈伏而去江西人至今稱之辛巳罷宣撫司便宜黜陟初張浚既受黜陟之命事重者出救行之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徐俯大不平指以為僭及是浚還行在而王似等代之故有是旨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四

高宗皇帝十四

童解子 賜帛 祭官 復六部 閣

韓肖 和戰論

紹興三年六月甲申朔徽州童子林國佐九歲能誦書詔免解賜帛自是遂為故事 乙酉詔以臨安獄多淹滯命察官一自詣府監視決遣事大者趣之婺州進士張志行賜號冲素處士志行東陽人以學行為鄉里所推 大觀中數舉八行不就浙東宣諭官朱異言于朝故以命之志行年幾七十矣 丙戌復置六部架閣庫自 崇寧間何執中為吏部始建議置吏部架閣官其後諸曹皆置凡成案留部二年然後昇而藏之又八年則委之金耀門文書庫人以為便迄 宣和再置再省至是都官負外郎蘇良治奏復之遂命木廳郎官兼領 丁亥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曾工部尚書胡松年入辭肖曾言今大臣各徇己見致和戰未有定論然和議乃權時之宜今臣等已行願毋先渝約或半年不復命必別有謀宜速進兵不可因臣等在彼而緩之也肖曾母文氏聞肖曾當行為言韓氏世為社稷臣汝當受命即行勿以老母為念 上聞之詔特封榮國太夫人以寵其節文氏彥博孫也 庚寅 上謂呂頤浩等曰為法不可過有輕重然後可以必行而人不能犯太重則法不行太輕則不禁奸朕嘗語徐俯異時宮中有所禁

論立 法貴

宣諭 官薦 李彌 等 王璣 公討 楊

切今之曰必行軍法而犯者不止朕深惟其理但以常法處之後更無犯者乃知先王立法貴在中制所以法可行也

臣留正等曰法為天下平也不可得而重不可得而輕惟其當而已矣故法之立也固已服人之心於未抵罪之前而又哀矜惻怛不忍以行之則下知有恥而義足以禁其非也苟惟不然加之極刑有死而已人苟自棄則死非其悔奈何以此懼之哉國家仁恕為治惟 熙寧用事之臣制重祿以行倉法至於一錢以上坐徒劉摯謂徒為暴刑難正其罪蘇軾譬之子弟有銖兩之過父兄施斤鈞之罰皆謂其不可行也法嚴而不可行無乃有悖於事情有不合於先王之法乎法不可行而存之無乃有害於民有累於國體者乎視宮中禁切之令雖軍法無益則吏祿之法宜用中制然後決可行也

中興聖政卷十四

三

壬辰江南東西路宣諭官劉大中言建昌軍教授李彌正玉山縣丞張絢清修廉潔文學過人詔並進官赴行在 甲午神武前軍統制王璣為荆南府潭州鼎澧岳鄂等州制置使時鼎寇楊公復犯公安石首二縣湖南安撫使折彥質數請濟師乃命璣總舟師以行凡湖南北兵並受璣節度已而璣請招安金字

牌 上曰近來盜賊踵起蓋黃潛善等專務招安而無弭盜之術高官厚祿以待渠魁是賞盜也公跳梁江湖罪惡貫盈故命討之何招安為但令變破賊後止戮渠魁數人貸其餘可也

龜鑑曰我 高宗之所以區處羣盜者又有道焉聖訓嘗曰招安非法命之以官是誘之使盜不若移此以賞捕盜立功之人是聖意之主於討者然也又曰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四方之人應能開心易慮散歸田里罪犯不問是理意之主於招者然也他日謂宰執曰民窮為盜多緣守令不良以擾之若安其田里肯為盜乎又宣

中興聖賢四

五

諭江西平盜之策惟曰擇憲帥以壓服其心任守令以勸課其業蠲科役以優足其力是又不招不討思以弭盜而使之無盜寧非萬世之龜鑑乎
辛丑進士歐陽凱士持送洪州編管凱士嘗上書論時事前四日 上諭輔臣曰頃上書人間有狂妄者朕多留中不欲寘罪今凱士狂妄之甚若不懲戒且慮扇惑羣聽亦害政之一端也可以其書付從官議罪來上仍宣示臺諫議上故斥之 時方審量遺賞而以左右司領之呂頤浩當國時有所縱舍左司負外郎王罔輒持不可曰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何謂也法者天下公共之法大臣

呂頤浩

錢月

謝上宗

隨生

和將

行法與眾棄之尚誰怨前日論甲黜三官且至乙矣輒貸不問今日復論丙如甲公秉國鈞於天下具瞻之地不平謂何而怨始有所歸矣願浩矍然 自呂頤浩朱勝非並相以軍用不足創取江浙湖南諸路大軍月捲錢以上供經制係省封椿等窠名充其數

茶鹽錢蓋不得用所捲不能給十之一二故郡邑多橫賦於民大為東南之患今江浙月捲錢蓋自紹興二年始 丙午詔內外從臣各舉宗室一人以備器使先是知大宗正丞謝伋條上宗室五事曰舉賢才以強本支更法制以除煩苛擇官師以專訓導繼封爵以謹傳襲修圖譜以辨親疏時已用伋議復置宗

中興聖賢四

四

正少卿因有是命惟襲封不行 丁未詔即駐蹕所
在學置國子監以學生隨駕者三十六人為監生置博士二員 江東宣撫使劉光世引兵發鎮江時淮南宣撫使韓世忠也登雲門光世懼其扼已改途趣白鷺店世忠遣兵千餘襲其後光世覺之乃止既而光世奏世忠掠其甲士六十餘人且言世忠身為大將當國家多事之時正宜謹慎共濟大事而乃不循法度強奪戰兵若非臣彈壓嚴切必致兩軍相挺上貽聖憂樞密院言近兩軍中奏各有互招過官兵詔同都督孟庾體充發還如無實迹行下逐司照會上尋遣使和解仍書賈復寇恂事賜之 壬子自陝

吳通馬西
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

不從
營軍
繕士

詞置
科宏

太史
文天
置統
州監
生監
和寶
法買

西既陷買馬路久不通至是知秦州節制階文軍馬
 吳璘始以茶綵招致小蕃三十八族以馬來市西馬
 復通蓋起於此 秋七月甲寅朔宣諭朱異言建州
 觀察推官林安宅清廉守正嘗面折范汝為詔循二
 資令入對 丙辰呂頤浩言行宮北門未成而役夫
 少欲於忠銳第八將范温度下擇不堪出戰二百人
 助役且令温自董之 上問其故席益曰役夫出入
 禁圍非素所撫循無所彈治 上曰不可四方聞之
 以為使將帥舍甲兵而事營繕非今日整兵經武之
 道也 己未置博學宏詞科用工部侍郎李擢奏也
 其法以制詔書表露布檄箴銘記贊頌序十二件為
 題古今雜出六題分三日試命官除歸明流外進納
 及犯贓人外願試者以所業每題二篇納禮部下兩
 劑考校堪召試者舉附省試院收試上等改京官
 除館職中等減三年磨勘下等減二年並與堂除奏
 補出身人以賜進士及第出身同出身為三等之差
 著為令 詔太史局每月具天文風雲氣候日月交
 蝕等事實封報秘書省 初置提舉孳生牧馬監官
 於饒州置司時益市馬於廣西故先擇牧地鄱陽置
 官提舉 甲子時大旱 上以為民咨怨而傷和氣
 諭大臣曰雨不濡土當務修政事以感天意和買未
 為良法重困吾民其令監司覈實勿為文具也 丙

宣諭
薦李
郁等

慮因
早

湯增
錢

軍執
七因
罷

詔錄
司錄
因錄
大泉
水

寅詔鄉貢進士石公孺李郁並令赴都堂審察公孺
 臨海人長於春秋傳不事科舉郁光澤人父深元祐
 黨人母陳瓘女兄弟也郁早從揚時學時以其子妻
 之宣諭朱異言其賢故召 丁卯詔錄用六朝勳臣
 自曹彬至藍元振三百二十人子孫其後得趙普趙
 安仁范質錢若水諸孫皆官之 己巳詔以久旱令
 兩浙憲臣行所部慮囚在司諫唐輝乞令憲臣所至
 親自引問庶使冤枉獲伸從之 庚午詔無職田選
 人及親民小使臣並月給茶湯錢十千職田少者通
 計增給先是御筆增選人小使臣俸以養廉輔臣進
 呈上諭以今飲食衣帛之直比 宣和不啻三倍衣
 食不給而責以廉節難矣雖變舊法亦權一時之宜
 戶部尚書黃叔敖言文武官料錢各有格法不可獨
 增選人小使臣乞令提刑司均州縣職田於一路通
 融應副無職田及職田少者增支從之 癸酉宰相
 呂頤浩參知政事席益簽書樞密院事徐俯以早乞
 罷政 上親答曰與其去位曷若同寅叶恭交修不
 違思所以克厭天心者願浩等乃復視事 乙亥朱
 勝非起復舊官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知樞密院事 丙子詔諸路監司分按州縣親錄
 囚徒以察冤滯以久旱用工部員外郎朱締奏也
 泉州洪水溢壞城郭墊廬舍凡三日乃平 己卯

進呈左司諫谷輝奏講筵所祇應人以經進書推恩
內門下後者私名募允中換進義副尉仍與不作非
泛補授乞追改施行遵守朝廷約束 上曰此講筵
所奏御實批也既有例當依例施行席益曰此事固
有前比當如聖旨施行然副尉而煩諫官論執乞
陛下從所奏 上頷之徐俯曰既有例當如何 上
曰然凡朝廷所行事既有法有例而行之因言者論
列而改則是朝廷所行果非也且此小事非關大體
呂頤浩席益又固請從輝之說 上可之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必有爭臣以防其微必有
謀臣以當於體此為治世也已矣事之行也苟有

中興聖繫西

六

毫髮之可議人以為猶可也爭者曰必不可人以
為未害也爭者曰必有害人主豈得忽於微而黜
其說哉彼以爭為職者也事之猶可也而過於言
無傷也人有所難言事有所必不可言者又將
使斯人不擇可否不計從違以伸其職於後也故
曰法家拂士不可以通人望之言無不從有補國
家稍加違拂其職遂廢謀臣者所宜左右其說以
獻於明主也 太上皇帝樂受諫疏付外而行與
大臣謀議曲折詳盡寧格成命而重違諫奏此國
體也夫以輝之論一副尉與論獻瓜果而授試官
者何如哉獻瓜果而授試官塗之人耳而來者未

上喜

徐文

論奏

元祐

必加多因講筵而覲恩倖則祇應之類不泛也其

非泛補授之名安得而不早正於此雖有前比可

免論執特不可以一祇應恩澤而屈忠言沮直氣

也輝之論事以其職願浩益謀國以其體而太

上皇帝不難於聽從之聖德感矣哉

庚辰輔臣奏事呂頤浩言雨足 上曰日者亢旱

朕甚憂之以為穡事無望矣今霑足如此殆將有秋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書大有年者纔一書有年者再

而已以此知豐登之難得也先是自六月丙午不雨

上命議獄省刑弛力役進素膳及是雨乃足翌日

上始御玉食焉 八月丙戌初忠銳第八將徐文叛

降偽齊劉豫大喜命以海艦二十益其軍令犯通泰

州 辛卯詔諸路州軍自去年以後奏案未得斷勅

者具月日申部取斷先是禮部尚書洪楸入對論諸

路獄案疑滯 上諭輔臣曰奏案遺決濡滯刑獄禁

繫者多何以召和氣呂頤浩曰奏案法有日限 上

曰但不舉行耳可常催趣務在刑清庶革久弊乃有

是旨 甲午 上謂大臣曰元祐黨人固皆賢然其

中亦有不賢者乎呂頤浩等曰豈能皆賢徐俯曰若

真元祐黨人豈有不賢但蔡京輩凡己之所惡欲終

身廢之者必名之元祐之黨是以其中不免有小人

庚子詔都轉運使移司撫州 甲辰手詔曰比者

災異 求言 蘇湖 軍餉 額錢 三省 檢察 六曹 許監 司條 便防 復置 史館 補建 居注 論不 奏災

兩賜弗時幾壞苗稼朕方寅畏怵惕之中又復地震蘇湖益甚朕甚懼焉蓋天之降災其應必至皆朕失德不能奉順乾坤叶序陰陽之故咨尔在位大小之臣有能應變弭災輔朕不逮者極言無隱時已命諸路憲司起發州郡所負積年禁軍餼額錢是日工論輔臣恐不便於民速令除放詔自 建炎以來皆蠲之 御史臺主簿陳祖禮言按臺令有三院御史分詣三省點檢之文六察官輪詣六曹按察之制望申行之詔自下半年為始 提舉廣南市舶姚焯請得具便民或邊防五事如守臣例許之自是監司皆得條上 乙巳詔復置史館以從官兼修撰餘官皆直館檢討著作佐郎有闕依 元豐例差部官兼領 戊申罷江浙等路轉運司 是月韓肖肖等始至雲中見宗維議事 九月癸丑尚書左僕射呂頤浩引疾求去時天象示變臺諫文章論頤浩之罪上始厭之 秘書少監孫近請命前宰相供具 建炎四年二月以前時政記仍令修注官補 建炎以來起居注命百司各以朝廷所施行事報進奏院從之 丙辰朱勝非言近聞泉州水災已下本州詰問上謂大臣曰國朝以來四方水旱無不上聞故修省蠲貸之令隨之近日蘇湖地震泉州大水輒不以聞何也既而泉州奏其事乃詔民之被害者除其稅

中興聖政卷四

元

呂頤 浩 今修乞 罪 教重

其當濟給及營繕者以度牒二百賜之 臣留正等曰書曰明四目達四聰蓋言人君之視聽貴於無壅也管子曰堂上長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蓋言人主之視聽易於隔絕也今欲去隔絕之患而使之無壅其唯言路乎四方雖遠有水旱災異使之上聞雖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之疾苦其視聽廣矣能乎是則天下之事無不聞矣蓋人情喜聞其美而惡言其非所樂聞之事今也水旱災異而使得以上聞則凡可以達一人之聽者果何憚而不言乎奸佞之肆欺盜賊之竊發若是之類使其無之則已有則必皆以實告得其實而預圖之天下無難事矣其為益豈小補哉噫此 祖宗之深意而 太上皇帝所以責監司守臣也 權刑部侍郎章誼言朝廷比修 紹興敕令去取之間不無舛錯望詔監司郡守與夫承用官司參考祖宗舊典各撫新書之闕遺條具以聞然後命官刪去訛謬從之 戊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呂頤浩罷為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頤浩再相凡二年侍御史辛炳劾其不恭不忠敗壞法度及頤浩引疾求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因論其十罪 詔諸路水旱等事令監司郡守即時聞奏如敢隱默當實典憲已未手詔以緝計贓者三千為一疋舊法千三百

中興聖政卷四

十

為一疋建炎初增為二千至是言者欲舉 祖宗之制杖脊賊吏於廟堂上以緇直高故有是旨 都省言近降金銀錢帛和糴米一百萬斛務欲利國便民聞前時和糴郡縣多將糴米留不即支及阻節減尅民戶實得無幾致所糴數少今宜革去前弊詔有違戾者當職官吏並徒二年

臣留正等曰古今言理財者必曰輕重斂散

也太公行之於周管仲行之於齊其後李愷以為平糴耿壽昌以為常平李彪以為和糴名雖不同其實一也然則和糴之法豈不為甚良而其效豈不為甚著今天下利之所出取之悉矣理財者亦

中興聖政卷四

主

所施其能矣其猶可以佐用度之乏而兼利於公私者莫若和糴賊而斂貴而糴民有所濟而不飢利不入於大賈蓄家而公上享其贏餘此其法所以為可行也然而朝廷行之未見大為利者法非不善而行之者重蠹爾 太上皇帝因都省之言重違戾之罪蓋將以痛懲其弊也其在今日和糴之法未嘗廢而不降臣願舉 太上皇帝是法而奉行之有違者必罰無赦庶幾和糴之法不徒存其虛名而遂收其實效此誠當今之急務也 庚申夜朝天門外火燭民居甚眾 辛酉川陝宣撫司統領官吳勝敗偽齊兵于黃堆寨 壬戌呂祉

呂祉 十

許直記 前奏

私族 后不

知建康府建康自南渡後率以前執政或侍從官為帥至是特有此授祉既至對於內殿首論治道之要先自治而後治人兵家之法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因條十事一形勢二軍政三守將四屯田五通債六省費七謹賞八民兵九斥候十間諜 上嘉納之 癸亥起居郎曾統言記注之官職司言動國朝尤重其選多以諫臣為之聽直前奏事所以廣聰明也元豐官制始正起居郎舍人之名不復并任諫列然有史事亦許直前頃者權臣用事言路浸壅居是官者既無言責率以出位為嫌陛下雖有好問之誠人臣雖有輸忠之意而舊制日隳莫之或舉誠為可惜

中興聖政卷四

主

惜乃命依元豐舊制 皇后母福國夫人熊氏以邢煥夤故乞賜皆踰常制 上諭輔臣曰 祖宗待戚里皆有常憲朕不敢逾豈曰后族故私之邪後復以皇太后受冊乞恩 上曰朕於外戚不敢有所私也况待遇后家又不敢與宣和家等今請雖不已視其援母后為比者亦勿聽 臣留正等曰后之尊母儀天下固無與並至其家所宜得之恩於外戚亦異有加焉 太上皇帝待遇后家邢氏不敢與宣和皇后章氏家等非謂其區區之禮當然也孝心之所發其為等級次第有自然而然者雖欲彊而同之不可得也語曰故雖

天子必有尊也惟 太上皇帝之是心也其為有
尊也著矣

丙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趙鼎為安撫制置大使
兼知洪州 河南布衣朱彭儒特補右迪功郎躬遣
赴行在以宣諭官明橐言其深達治體有經世之才
參政席益直院陳與義又交稱其賢故有是命 庚
午 上謂輔臣曰日來稍撥忠銳軍隸大將而江上
防守諸將部分悉定顧今歲防秋比日前為略具矣
朱勝非曰今歲防秋誠非前此可及 上曰今有兵
僅三十萬當更精擇止得勝兵二十萬器械悉備訓
而用之可以復中原威四方豈獨扞防險阻哉 殿

中侍御史常同言朝廷設官有當廢而置當存而罷
者自渡江以來不除寺監之官豈非欲減冗負省浮
費然在外諸司屬官浸增舊負以江湖荆浙閩廣九
路約計無慮百餘負事之倒置如此今添差一路分
都監之類月俸數百緡輟一負之費已可養十寺監
丞况一郡之官有喻百負而在庭之臣反不及此數
非所以尊王室臣愚以謂當裁減諸路屬官之數復
除寺監丞官一則可以分掌郎曹繁劇之務二則可
以養試人才以觀其功能而於此選除郎官監司三
則資淺而可用者不至僥倖而躡邊其為便利灼然
明甚是日進呈 上曰郎官高選前此多歷寺監丞

乃得之自渡江以來省併官曹序進人材徑至郎官
非是其議復置如同言

臣留正等曰國朝之制以三省統六部以六部統
九寺五監尊卑上下秩秩然有不可紊之序用人
率循次以進未有不歷寺監丞而得至郎曹者也
中興之初大減吏負寺監丞多闕不補進用者乃
始超躐尚書郎或以初改秩若監當資序者為之
太上皇帝於是詔復寺監丞如累朝舊典此一舉
也有三益焉考核人材詳試以事一也資級有倫
名器增重二也少年新進不取有僥倖之心三也
主上嗣興尤重郎曹之選 寺監丞亦不輕授誠

得 太上皇帝官人之法哉

壬申自軍興以來機速事皆以白劄子徑下有司
既報行然後赴給舍書押降勅其後擬官斷獄皆然
兩省之職殆廢至是中書舍人孫近言國家敝唐舊
制分建三省凡政令之失中刑賞之非當其在書
則舍人得以封還其在門下則給事得以論駁蓋先
其未行而救正其失則號令無汙之嫌政事無過舉
之迹今給舍但書押已行之事雖欲論執而成命
已行非設官本意望申嚴舊制應非軍期急速不可
待者並先書讀而後行詔自今非急速不可待時者
並報應給舍書讀如無封駁令畫時行下

職舍論孫
失給近

臣留正等曰唐制以三省之長共議國政復以中書舍人平處可否給事中駁正違失蓋懼其行之而有未善也至德以後兵興急於權便三省之長始顯決遣於是政去臺閣迨會昌間乃復舊典國朝建官遵用唐舊上下相維之制益復詳察艱難以來軍事或不待給舍書行循習滋久凡擬官斷獄一切徑下是亦何異於至德以後哉使給舍緘默不得有所建明是豈祖宗建官之意哉太上皇帝斷然以重事非急速者仍命給舍書讀不以一時之權而忘萬世之制詩曰不愆不忘卒由舊章太上皇有之

大理少卿張杓言

大理少卿張杓言

大理少卿張杓言親民之官莫如縣令比來縣令不職奸賊日聞豈特為今者之罪蓋在於舉之不審用之不當任之不久過之不厚臣欲乞每歲監司聚議舉縣令治狀尤異者一人保明列奏乞行誅賞庶幾人自奮勵化為循良吏部注授縣令並用合格之人不得注初補官子弟及文學衰懦之士是日進呈上曰縣令尤為近民須一任有舉主及格者乃得為之比來一切之制行或初官便得為令已釐正矣當謹守之乃命以杓所言送吏部後多施行

臣留正等曰自封建之法廢分天子之民而治之者惟守令固不可以不擇以令視守其去民尤近

分將分路諸

奈何以百里之任而小之輕於除授而莫之察乎張杓有請太上皇帝未暇監司帥守之問而先及於縣令聖意蓋有為也雖然古者為官擇人後世為人擇官漢郎官出宰百里唐歷縣令則得為臺郎給舍所以重其選也今日之法改官而為縣令例所不免則不得已而後授之其餘求他入不得亦不得已而後授之授之既出於不得已彼視其職不過為養資考之計以求免於罪戾而已尚何望其與吾民之治乎臣謂今日之法宜為官擇人如漢唐之制增重其選則於太上皇聖意有合矣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

甲戌江南宣諭劉大中言知寧國縣李椿年練習民事稽稅有條湯鵬舉悉心撫字人服恩信詔並進一官俟任滿赴行在 乙亥江東宣撫使劉光世為江東淮西宣撫使置司池州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置司鎮江府神武前軍統制王玘為荆南府岳鄂潭鼎澧黃州漢陽軍制置使置司鄂州神武副軍都統制岳飛為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置司江州侍衛親軍步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兼權殿前司公事仍詔仲荀以紹興府溫台明州為地分始諸將雖擁重兵而無分定路分故無

所任責朱勝非再相始議分遣諸帥各據要會某帥
當某路一定不復易 冬十月癸未起復尚書右僕
射朱勝非等上吏部七司敕令格式一百八十八卷
自渡江以來官司文籍散佚議者以為銓法最為急
務會廣東轉運司以所錄 元豐元祐吏部法來上
乃命洪楫等以省記舊法及續降指揮詳定至是成
書 丁亥詔撫州進士鄧名世左承事郎李公懋左
從政郎徐嘉並召赴行在以宣諭官劉大中薦也
戊子浙西提點刑獄公事張宗臣罷宗臣初除大理
卿坐職去會娶州以賣鹽不法事被劾宗臣欲逮平
民數十人府官就白宗臣大怒曰此事左相專遣人

元豐元祐

三

封來知之否簽書鎮東節度判官廳公事張九成曰
九成但知有理旨不知有宰相 主上屢下恤刑之
詔惟恐無辜被繫公身為部使者不能上體聖意而
觀望宰相耶聞者莫不快意宗臣大慚九成因投檄
去殿中侍御史常同奏宗臣夙負且言其朋附權貴
居五客之一故罷 庚寅大理少卿元袞言四方之
獄雖非大辟情法不當者皆得奏請裁決今奏按
來上大率皆引用情重法輕之制而所謂情輕法重
者鮮矣豈人之犯法而無情輕者乎欲望申救凡遇
麗於法而情實可矜者俾遵守成憲請獻以開詔申
嚴行下 甲午大理國請入貢且賣馬上諭大臣曰

許大

馬

劉大

中

名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尉

中興聖鑒

三

令賣馬可也進奉可勿許安可利其虛名而勞民乎
第令帥臣邊將償其馬直當價則馬當繼至庶可增
諸將騎兵不為無益也 尚書吏部員外郎劉大中
宣諭江南路還入見以舉刺官吏申明利害平反獄
訟科撥財賦為八冊來上大中出使僅一歲所按吏
二十人薦士十六人所薦士後多知名 乙未提點
浙東刑獄周綱言新法弓手皆不逞之徒乞廢武尉
一司將見役人隸於文尉事下戶部如所請 丁酉
禮部員外郎兼祕書省著作佐郎舒清國言自有國
事盜賊間起人民離散戶口減少而守令或不究心
撫存凋瘵謂宜以戶口增百立守令考課之法而優
其賞格庶幾守令惠愛及民從之 戊戌手詔略曰
士大夫趨向尚多趨附征利益奔競之不息則朋比
之勢漸成可令臺諫伺察其微即行糾劾 舒清國
試起居郎仍詔以見闕官日下供職自是職事官除
拜不俟給合書讀率得堂帖即視事 己亥偽齊陷
鄧州 癸卯詔福建憲漕置司去處並依舊制 李
橫棄襄陽奔荆南知隨州李道亦棄城去趙鼎遣糧
舟至橫遂以所部如洪州 甲辰荆潭制置使王玠
率水軍至鼎口與賊遇接戰不利玠為流矢及木老
鴟所中遂趨鼎州 偽齊陷鄧州守將李簡棄城去
丁未手詔曰邇來注擬榜關之際姦弊百出貨賂

許正語
詔政

路省
試

復承
監承

減額
差額

修運
河運

罷走
受承

公行寒士困苦安得如毛珩清公使天下之士莫不廉潔自厲三省可行措置柏臺嚴加糾察初上以吏部注擬多弊手詔戒飭略曰安得如皇甫鏞之流鈴制吏姦除其弊源既而上以鏞迎合貢羨恐臣下有疑翌日御筆改用毛珩事且諭朱勝非曰他時詔語未當三省便可進呈改定徐俯曰此所以見盛德戊申詔今後省試並就行在自諸路置類省試行之纔二舉議者以為奸弊百端且言本朝省試必於六曹尚書翰林學士中擇知舉諸行侍郎給事中擇同知舉卿監為參詳官館藏學官為點檢官又以御史監視故能至公至當厭服士心詔檢累降指揮申嚴

行下於是遂罷諸路類試 庚戌復置宗正少卿一負太府司農寺軍器將作監各復置丞一負太府寺大理左斷刑右治獄各復增丞二負始用常同請也 辛亥詔添差官州十縣已上勿過十負三縣已上五負已下二負縣萬戶已上三負已下二負仍並以二年為任 十有一月丙辰執政進呈修運河畫一朱勝非曰修河似非急務而饋餉艱難故不得已但時方盛寒役者良苦居民遷避皆非所便恐議者或以為言 上曰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浮言何恤焉 廣西經略司走馬承受俞似為諸司所劾罷自是走馬承受遂不復除 丁巳開封府布衣李漢英

漢英 狂易 定法 舉勅 上物 錢增 崔於 死於 楊公 北使 肖韓 東肖

上書言國家之弊在用柔太過故敵得逞 上曰光武治天下以柔漢室復興漢英所言狂易朕不以為忤聞罷可也 庚申禮部員外郎虞漢請銓試初出官人以經義詩賦時義斷案律義為五場就試人十分取七榜首循一資從之 癸亥詔諸路上供錢物令戶部歲終舉劾稽違侵隱去處申朝廷取旨責罰御前忠銳第一將崔增統制吳全與湖寇遇于陽武口死之 甲子樞密院言韓肖胄胡松年使還上即位遣人入北六七年未嘗報聘至是宗維始遣李永壽王翊等九人與肖胄偕來 乙丑殿中侍御史常同言皇城司以鄆王提領而不隸臺察閣門客

中聖聖西

辛

省四方館以內侍鄧文說提領而不隸臺察秘書省以新置而不隸臺察若謂近要之司不當察則三省樞密院尚有分察之法豈有官司在六部之下而不隸臺察之理時閣門皇城司皆援靖康詔旨依祖宗法隸屬中書省同復奏御史臺格乃詔並隸臺察同又言六曹尚書侍郎拘執繩墨願少假以權使隨事裁決上曰國朝以法令御百執事故凡有司以奉法為能而不敢以私意更令祖宗成憲朕不敢改也 臣留正等曰任人固愈於任法而自秦漢以來鮮不為法之用何哉公道不行私意交勝人不足任而法為可守尔况乎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法而

所謂一代之法者本非成於一代其所循治亦遠矣特因時之宜而少為損益亦遵之可以致治違之則至於亂蓋已有明效大驗於前世庸可率意而輕之歟常同之請知任人任法之說而未察公道私意於時世也尚書侍郎雖未必皆徇私之人要其所御皆宿姦巨猾法明如是彼猶舞而用法意一縱則將何所不至哉臣謂今日弊正在於不知謹守 祖宗之法而上下因循廢弛儻每事一以 祖宗之法御之何患於不治 太上皇帝謂 祖宗成憲朕之家法不敢改也是宜寶之以為致治之龜鑑

中興聖鑒古

主

詔沿淮諸寨鄉兵毋得輒擅侵擾齊國界分 庚午臨安府火 壬申御筆皇城司係專一掌管禁庭出入 祖宗法不隸臺察已降指揮更不施行先是常同援臺格奏陳而幹辦皇城司馮益等復言本司自 祖宗至今並無隸臺察指揮輔臣進呈 上曰政使皇城司隸臺察何所憚顧 祖宗法不可易今如易之後將輕言變 祖宗成憲者衆故不可不慎也 癸酉詔行在民居失火延燒官屋數多者取旨依軍法 甲戌廣南宣諭明索奏廣西提點刑獄董昇等十二人治行詔並進官一等俟滿秩赴行在 乙亥詔復司馬光十科舉士之制令文武侍從官歲

議諭吏初宣

罪賊吏

買四馬

納餉

大司命

省度

又臨安

重茶法

乞具不

各舉三人用宰相朱勝非請也 丁丑詔宣諭官所劾賊吏罪至死者令刑寺摘出情理巨蠹之人三兩名今所在留禁俟旨時議奉 祖宗杖黥之制故有是命 初令賓橫宜觀四州守臣專管買發戰馬如邕州例以提舉廣西買馬李預言逐州並係接連外界可以招誘故也 己卯蠲南劍州所負民間獻納錢十六萬緡葉濃之亂諸司悉取為軍費至是戶部責償而侍御史辛炳言本州累經殘破今再取於民其為數百萬戶之害豈特十六萬緡而已乃寢其命 庚辰詔諸州大辟應奏者從提刑司具因依繳奏申舊制也 十有二月壬午玉山縣丞張絢除正字用劉大中薦也 初監察御史劉大中以江南還言虔饒兩監二年所鑄新錢纔二十萬緡而用本錢十萬緡吏卒之費又二十三萬緡得不償費望減併官吏癸未從之 乙酉臨安火後二日又火燔民居甚眾宰相朱勝非引咎乞罷政不許 己丑詔四川諸州犯私茶鹽人並不用赦陰原免自是天下茶鹽皆用重法矣 壬辰詔諸路監司令三省選擇差除自今臣僚差遣並不得自具關乞差時御史建言 祖宗朝除用監司必擇累任知州通曉政事實有政績或久任省府推判練達老成之人故使按察吏治發摘姦伏薦舉人材撫存百姓無有不宜若有本路

中興聖鑒古

主

利害就委措置無有不當近年任用太易以一路耳目之寄付新進望輕之人欲使政事修舉姦宄消伏難矣望令中書慎簡聰明公正之人參之眾論書之於籍以待有關按籍除授疏入 上諭輔臣曰今奔競之風未息每有一闕必致干乞宜明戒諭毋得具關乞差庶修士檢然循習已久終不能革也 癸巳詔修蓋殿宇迎奉 祖宗神御赴行在 乙未詔初唐勸改官人許注外路教官著為令 宰執進呈差沈昭遠催軍糧事 上曰差官數有言者蓋常賦自有轉運司官苟不職自當別選能吏豈可每每差官催督乎至於因事差官出外自 祖宗時有之亦不得俱廢也

中興聖政卷五

五

臣留正等曰天下之事以安靜為利以騷動為害此不可不察也安靜而事集則於事所當為之外不復有餘事矣騷動而事集則於所當為之外其弊未易數也且天下常賦治之者有常職以常職而治常賦取足而止寧有他費哉苟惟不然而差官以督之彼承天子之命挾勢以恐動州縣酷者肆虐貪者妄取從吏又倚其勢以為其所至之患甚於常賦雖能辦集常賦之外又不知其費之幾何此其所以為利害也 太上皇帝不從言者差官之請而謂常賦自有轉運司可謂深明利害之

所在矣若夫因事差官必有所不得已者亦豈聖意之所欲哉時焉而已尔
甲辰詔南班宗室新第仍舊以睦親宅為名 丙午北使李永壽王翊至行在 是歲宗弼引兵攻和尚原拔之 海寇黎威犯潮州焚民居威登開元寺塔望吳氏故居問曰是非蘇內翰藏圖書處否麾兵救之民賴免者甚眾 王寵既陷偽齊劉豫令赴京擢用終不受偽命而去

中興聖政卷五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五

高宗皇帝十五

紹興四年春正月辛亥朔 上在臨安 甲寅進呈

臨安府勘武翼郎馮師道言語狂悖事 上曰師道

本畫工嘗令繪佛像為民祈福已賜緡錢聞輒覲觀

錫帶遷秩此事在承平時猶不可况於今日豈有濫

賞官職賚予當勸有功朕未嘗敢以輕授師道以此

怨望爾蓋 上重惜名器不以假人自百工伎藝之

流一資不可妄得故因論師道罪狀諭無器賞之意

茲有以見御天下以至公也

臣留正等曰輕用名器不分流品此前日召亂之

興聖卷三五

由也 太上皇帝以爵待有德有功者雖貴近越

法求請未嘗予之况畫工乎此所謂大公至正之

道宜謹守之

乙卯樞密都承旨章誼為大金通問使給事中孫近

副之北所議事朝廷皆不從乃遣誼等請還兩宮及

河南地 詔准浙鹽鈔錢每袋增貼納錢三十通舊

為二十一千諸州所收貼納錢並計網起行在尋命

廣鹽所增亦如之 戊午詔宣州奏擅借殺人疑慮

獄案令刑部重別擬斷申尚書省輔臣進呈朱勝非

言疑獄不當奏而輒奏者法不論罪上曰今若加罪

則後來州郡實有疑慮者亦不復奏陳矣 辛酉初

章孫近 近敵 增貼 鈔錢 納貼 泰不當 罪不加

言者 張浚 之心

師 陝 戒 將 川

四 震 雨 川

趙 鼎 洪 州 政

吳 仲 張 浚 罪 無

知樞密院事張浚既至荆南上書引咎乞罷政詔不

許是日殿中侍御史常同請對論浚以大臣之貴當

開外之權付與之專幾半天下事功不就受代而歸

令乃聞命踰年故為留滯不度君命莫甚於斯壬戌

詔浚疾速赴行在自是言者稍稍論浚矣 戊辰執

政奏事因及北方事宜 上曰人心國之本也雖有

土地若失人心亦不可立國 自張浚召還而川陝

宜撫處置副使王似盧法原人望素輕頗不為都統

制吳玠所憚 上聞之己巳賜三人璽書略曰羊祜

雖居大府必任王濬以專征伐之圖李愬雖立殊勲

必禮裴度以正尊卑之分傳聞敵境尚列兵屯宜益

務於和衷用力除於外患時玠為檢校少保位過浸

隆故有是詔 癸酉輔臣進呈張浚奏四川自七月

以來霖雨地震蓋名山大川久關降香乞製祝文付

下 上曰霖雨地震之災豈非重兵久在蜀調發供

饋椎膚剝體民怨所致當修德撫民以應之又何禱

乎 丁丑召江西制置大使趙鼎赴行在將以代席

益也鼎守洪都踰再歲戡吏愛民盜賊屏息一方賴

之 戊寅夜臨安火 己卯同簽書樞密院事韓肖

胄以舊職知温州肖胄與朱勝非議事不合力求去

疏三上乃有是命後三日改提舉洞霄宮 右迪功

郎吳仲上疏訟張浚無罪大略謂浚忠有餘而智不

南班
宗室
臺參

勿用
小人

宣諭
薦人
數初

買馬
移州
命武
自舉
敵代
仙入
關人

足且復辟之功大失地之罪小使浚罪去不知誰可
繼其忠乎望 陛下痛察之無使朋黨得以快其私
無使敵國得以乘其間實宗廟社稷之福 二月辛
巳朔詔南班宗室自今並赴臺參故事宗室選官或
赴或否至是用御史常同言著為令 壬午詔賊罪
至死者方籍其資 癸未參知政事席益提舉江州
太平觀先是諫官劉大中既奏其罪殿中侍御史常
同復以為言上曰諫官御史所言臣僚過惡未必皆
實然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既審知其
小人自當退之也 乙酉簽書樞密院事徐俯兼權
參知政事 軍賊檀成犯長陽縣荆南鎮撫使解潛
遣統制官胡勉捕斬之 戊子監察御史明索宣諭
嶺南還入見索出使一年三閱月所按吏二十有七
人薦士二十人凡五使所案吏總七十有九人薦士
五十有七人而劉大中所劾多大吏索大中朱異所
舉多聞人又薛徽言銳於有為而索大中數言公私
利病惟胡蒙奉承大臣風旨此其大略也 乙未詔
同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孟度赴行在 戊戌詔廣
西提舉買馬官移司筇州 己亥初命三衙管軍及
將帥觀察使以上舉忠勇智略可自代者一人如文
臣之制 辛丑金左都監宗弼自寶雞入寇犯仙人
關先是敵既得和尚原利州路制置使吳玠度敵必

常同
才劾
司監

買馬
七說

李郁
通世
務都

張俊
視事
仙入
關人

深入乃預治壘於關側號殺金平嚴兵以待玠弟秦
鳳副都總管璘在階州移書言殺金平之地去原上
遠前陣散漫宜益治第二隘示必死戰則可取勝至是
宗弼果與撒離曷劉夔率十萬騎入寇進攻鐵山
鑿崖開道犯仙人關既至敵據高嶺為壁循嶺東下
直攻我軍玠自以萬人當其前璘率輕兵由七方關
倍道而至轉戰凡七日統制官郭震為宗弼所襲破
其寨王師屢敗玠斬震以徇敵復攻之 壬寅常同
為御史不數月劾罷監司之不才者二十有三人中
外贊然 乙巳監察御史明索言昨李棣遣人入大
理國買馬於邊防有所未便小必失陷官物大則引
惹邊釁臣講究買馬之術有七深入蠻國誘之不惜
其直一也厚有繒綵鹽貨之本二也待以恩禮三也
要約分明四也禁止官吏侵欺五也信賞必罰以督
之六也馬老歸朝而後付於將帥七也望之提刑司
根究諸司鹽利剩錢應副買馬仍下提舉司詳前七
說施行從之 鄉貢進士李郁為右迪功郎郁以布
衣入見所陳皆當世務 上批郁學通世務議論可
采故有是命 丙午知樞密院事張浚至行在殿中
侍御史常同侍御史辛炳皆有論列不報浚既見遂
赴樞密院治事 三月辛亥朔川陝宣撫司都統制
吳玠敗敵于仙人關初宗弼與玠連戰未決敵遣生

兵萬餘擊玠營之左玠分兵擊却之敵怒擁眾乘城
玠遣統制官楊政以刀鎗手深入統制官吳璘以刀
畫地謂諸將曰死則死此敵退者斬敵分為二陣宗
弼陣于東將軍韓常陣于西我軍苦戰久遂退屯第
二隘政亦言於玠曰此地為蜀阨塞死不可失當守
以強弩波不敢捨此而犯關玠從之敵進攻第二隘
人披兩鎧鐵刀相連魚貫而上璘督士死戰矢下如
雨敵死者復踐而登撒離曷翌日命諸軍併力攻營
之西北樓玠遣政與統領官田晟出銳兵持長刀大
斧擊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隨之壬子夜壘中
大出兵遣右軍統領王喜及王武等諸將分紮白
旗入敵營敵驚潰將軍韓常為官軍射損左目敵不
能支遂引兵宵遁右軍統制張彥劫敵橫山寨斬千
餘級玠遣統制官王俊設伏河池扼其歸路又敗之
是舉也敵決意入蜀自撒離曷已下皆盡室以來既
不得志遂還鳳翔授甲士田為久留計自是不復輕
動矣

大事記曰張浚以樞府任川陝半天下之責前控
六路之師後據兩川之粟左通荆襄之財右出秦
隴之馬以為定天下大計雖趙哲離部致有富平
之敗而得劉子羽以保興元用吳玠以保大散關
遂有和尚原之捷繼有殺金平之捷敵自是不敢

興聖果五

五

下大 劉興 獄中 命趙 鼎薦 人鼎 命趙 鼎薦 人鼎 命趙 鼎薦

犯蜀矣

丁巳右司諫劉大中守祕書少監 上諭朱勝非
曰大中頃使江西頗多興獄今猶未已若令為諫官
恐部縣觀望朕於用刑欽恤明慎常懼有司行法於
意外今遣大中為少監蓋朕之深慮也 戊午江南
西路制置大使趙鼎參知政事時鼎已召而未至也
上命鼎薦人才鼎即以王居正呂祉董弁林季仲陳
彥朱震范同呂本中上之乃詔三省公共隨器任使
撫州布衣竇子思獻白銀木刻成千手大悲像極
精工朱勝非進呈 上曰朕平日未嘗安佛然亦不
敢加善願飾象設以祈福乃流俗之事非朕心也勝
非又言撫州有玉尊刻成龍文疑禁中舊物未敢進
上曰此尤無謂異時茶馬司常竊市馬之直以易玩
好是舉山澤之利而投之無用之地尔其勿受自今
有來獻者皆却之 夜雨電 壬戌孟庾自鎮江至
行在時督府諸將既已分戍遂併其府廢之而以其
餘兵隸都統制張俊 乙丑知樞密院事張浚罷為
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辛炳常同論
浚不已 上未聽二人因錄所上四章申浚浚懼即
移疾待罪且以呂頤浩在相位時書進呈 上乃釋
然炳又言前此人臣未有如浚之跋扈僭擬專恣誤
國欺君慢上者同亦論奏如炳言故浚遂罷丁卯張

興聖果五

六

浚落職奉祠後三日詔浚福州居住

龜鑑曰 建炎初潼關告警羽檄交馳浚以密院而任川陝宣撫之職請任西事分司秦州左通判棄之財右出秦隴之馬興元一秦勇於自任擢劉子羽於參謀而弛禁通商輸財濟飢熙如也用趙開於總領而民不加賦軍用自足裕如也而分畫諸將如吳玠如王彥如劉錡如關師古等莫不屬其指授之下自是而捷於寶雞捷於箭筈捷於和尚原捷於殺金平劍閣捷道賴以保全此雖吳武安玠以下諸將戰鬪之功而分畫措置莫非我魏公力也而議者乃以祕閣崇儒尚方鑄印中傷之

一書政六三

七

雖理明天子有人言其過朕皆不聽之諭而還朝以後言者滋甚浚不容不落職出居外郡矣

浚即日如福州從者皆去肩輿才兩人浚雖得罪猶上疏論敵偽暫和心必未已當益為講具大略言此敵情狀專以和議誤我亦云久矣彼勢促則言和勢盛則復肆前後一轍姑請以近事明之 紹興二年秋黏罕有親窺蜀之意先遣王倫還朝且致勤懇蓋懼朝廷大兵乘彼虛隙又其為劉豫之計至委曲周悉也自後九月余親作難前謀遂寢至十二月余觀之難稍息則復大集北漢之眾徑造梁洋是時朝廷已遣潘致堯出使矣次年二月敵困饒風進退未遑

張知辛言八
浚人炳用三

先是朝廷開都督府議遣韓世忠直抵泗州敵實畏之於四月遣致堯還其詞婉順欲邀大臣共議此非無所忌憚而然也梁洋之兵未能出竟至五月而後得歸既狼狽矣而世忠大兵尋復報行敵之氣力固已復蘇而叛豫之心亦云紓緩所以前日使人之來求請不一故為難從之事也竊惟此敵傾我社稷壞我寢陵迫我二帝驅我宗室百官自謂怨隙至深其朝夕謀我者不遺餘力矣况劉豫介然處于其中勢不兩立必求援於敵借使暫和心必未已數年之內指摘他故豈無用兵之詞而我將士率多中原之人謂和議已定不復進取將解體思歸矣若謂今日不

中興聖政卷五

六

得已而與之通使為 陛下之權敵亦固能用權也願 陛下蚤夜深思益為備具處將士家屬於積粟至安之地使出而戰守者無返顧奔散之憂精擇奇才以撫川陝之師使積年屯邊者無懈墮懷望之意江淮川陝互為牽制斥遠和議用集大業臣奉使川陝竊見主兵官除吳玠王彥關師古累經拔擢備見可任外其餘人才尚眾謹開具如左吳璘楊政可統大兵田晟可總一路王宗尹王喜王彥可為統制後皆有聲世服其知人 癸酉知湖州汪藻上所編元符庚辰以來詔旨二百卷詔送史館 乙亥御史中丞辛炳論用人三弊曰分朋黨以立門庭緣愛憎而

有用舍記小過而掩實行疏奏 上嘉納之 詔草

澤鄧名世引見上殿名世初以劉大中薦召赴行在

獻所著春秋四譜古今姓氏 上遂命為迪功郎

夏四月庚辰朔制授吳玠川陝宣撫副使 上賜以

所御戰袍器甲且賜親筆曰朕恨阻遠不得拊卿之

背也玠素不為威儀既除宣撫副使簡易如故常負

手步出與軍士立語幕客請曰今大敵不遠安知無

刺客萬一或有意外則豈不上負朝廷委注之意下

孤軍民之望哉玠謝曰誠如君言然玠意不在此國

家不知玠之不肖便為宣撫玠欲不出恐軍民之閒

冤抑而無告者為門吏所隔無由自達幕客乃服

總領四川財賦趙開令再任用王似等奏也 辛巳

詔兵部申嚴奏功不實法時臣僚奏軍興以來陛下

不惜爵賞以旌戰多勸忠節而所屬上功類不數實

有隨眾從軍而曰躬冒矢石有盜賊自去而曰收復

州縣有賊過境上而曰保守無虞有未嘗臨敵而曰

斬獲賊級似此姦罔詎可置而不問故有是命

臣留正等曰昔魏尚守雲中坐工功差六級下之

吏削其爵李廣出右北平遇生賢王戰以功過相

當亡賞漢家賞功之令嚴矣戰而勝吏以法當其

賞戰而不勝吏以法繩其罪過足以累其功而功

不足以贖其過是以當其軍一出塞人人爭殊死

中興聖業五

元

竊謂 子羽 復隴 秦隴 授江 哀官 置草 生監

戰者知敗則必誅也幕府上功母或差一級者知

言不相應則賞不行也終漢之世征伐不絕無不

如志亦賞典明而將士用命尔近世則不然平時

竭民力贍戰士以待一旦緩急之用卒然邊鄙有

警使之探甲必先賞而後遣之及其既戰奏功來

上有司不敢問其士馬物故幾何但問其斬首敵

級若干尔大將徧裨首已定封部曲行伍紛紛論

賞動以萬計其閒親戚子弟目不識旌旗耳不聞

鉦鼓往往第功常出戰士之右噫亦已濫矣夫有

功而不賞固無以得三軍之力論賞而不當亦無

以服三軍之心古者賞一人而千萬人勸水聞賞

千萬人而不足以勸一人也國家法令具載有司

舉而行之正在今日臣是以備論之

癸未宣撫處置使司參議官劉子羽責授單州團

練副使白州安置以諫議大夫唐輝給事中胡文修

殿中侍御史常同交章論之也 丙戌吳玠與敵戰

敗之復隴秦隴州 丁亥詔衢州布衣江衷召赴都

堂審察守臣謝克家言其才行于朝故召遂命為右

迪功郎 庚寅置孳生牧馬監于臨安府 甲午罷

廣西茶鹽司其職事令轉運司主管其後復以廣東

提舉司兼之 庚子詔江東宣撫使劉光世遣兵巡

邊 丙午簽書樞密院事徐俯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中興聖業五

二

俯既登宥密頗驕傲自滿朱勝非趙鼎同在二府俯
 蔑視之每除一登第者則曰又一經義之士嘗與論
 兵視鼎曰公何足以知此鼎曰鼎不足以知之豈若
 師川之讀父書邪俯大不堪而無以酬之卒不安位
 而去 戊申罷婺州市御爐炭令戶部講究更有似
 此之類並行禁止時兩浙轉運司檄婺州市炭須核
 桃文鴉鴿色會守臣王居正入為起居舍人面奏臣
 頃承漕司牒開讀至此羣吏以目俄頃之間道路籍
 籍聞之傍郡蓋有不勝其擾者 上曰朕平居衣服
 飲食猶且未嘗問其美惡隆冬耐火止取溫暖豈問
 炭之紋色也及是輔臣進呈 上感然曰當艱難之
 時豈宜以此擾人可令速罷故有是旨 五月庚戌
 朔先是朱勝非言襄陽上流襟帶吳蜀今陷於敵所
 當先取 上曰就委岳飛何如參知政事趙鼎曰知
 上流利害無如飛者至是命飛兼黃復州漢陽軍德
 安府制置使以飛出師也 癸丑左朝奉大夫范冲
 守宗正少卿兼直史館前一日執政進呈 上諭朱
 勝非等曰 神宗 哲宗兩朝史錄事多失實非所
 以傳信後世當重別刊定著唐鑑范祖禹有子名冲
 者已有召命可促來令兼史事勝非曰 神宗史緣
 添王安石日錄 哲宗史經蔡京蔡卞之手議論多
 不公今蒙 聖諭命官剛修足以昭彰 二帝盛美

條屯畫 便田畫

察賊 尉及

二將 交惡 已

天下幸甚 甲寅詔淮南帥臣兼營田使知通縣令
 街內兼帶營田二字於是大省冗官且令監司守臣
 條畫屯田利便限一月聞奏焉 江西制置使岳飛
 復郢州遂引兵攻襄陽軍聲大振 丁巳詔監司郡
 守常切機察賊吏犯法巡尉失職並仰劾奏如失覺
 察取旨重行時禮部員外郎郭孝友言今東南州縣
 無水旱之災甲兵之禍而居無尺椽爨無盛煙者賊
 吏害之盜賊擾之耳郡縣有賊吏乃煩朝廷遣使以
 黜陟之是按察之官不稱職也鄉邑有盜賊乃煩朝
 廷命將以招捉之是討捕之官不勝任也願 陛下
 申命有司禁貪墨於未發之前消奸宄於未形之際
 故有是旨 庚申詔自歷所速行條具重修 哲宗
 實錄事件聞奏 辛酉淮東宣撫使韓世忠奏本軍
 統兵官劉光弼乞陞差 上謂輔臣曰光弼必光世
 之家茲事未便恐光世疑也世忠與光世交惡不已
 至是世忠自揚州入朝殿中侍御史常同言二人蒙
 陛下厚恩不思叶心報國一旦有急其肯相援望分
 是非正典刑以振綱紀 上以章示二人他日帶御
 器械劉光烈召帶御器械韓世良食世良峻拒之世
 忠見 上因及其事 上曰世良等內諸司耳設有
 不和罷其一可也至如大將國家利害所係漢寇恂
 賈復以私憤嘗欲交兵光武一言分之即結友而去

禁事
不改

罷武
三尉
細省
歸務
曹六

卿與光世不睦議者皆謂朝廷失駕馭之術朕甚愧
 之世忠頓首請罪曰敢不奉詔他日見光世當負荆
 以謝 上以其語諭輔臣然二人卒不解 癸亥日
 歷所乞闕內東門司取會禁中應出納更改事務先
 是內東門司取旨不許供報至是史館修撰蔡崇禮
 復以為請乃許之 上因言禁中百事皆遵守典故
 不惟 祖宗家法不敢輕議改更亦厭紛紛多事也
 甲子參知政事孟庾兼權樞密院事時密院全闕
 官用故事而有是命 戊辰罷諸縣武尉 壬申三
 省條上裁省細務一百一十一事歸之六曹 上諭朱
 勝非曰卿等當進退人材修明法度助朕圖恢復之
 計繁文末節非所以委付大臣者勝非頓首謝
 臣留正等曰大事關僕射者所以著唐制之得體
 宰相不親小事者所以譏蜀臣之失職蓋執刀斧
 運斤鋸左右趨走者眾工之所服役而梓人則不
 過司繩墨正大綱餘無所事焉且天官雖均列六
 卿而以治典居六卿之冠明六卿分任庶務以逸
 夫天官耳不然百官庶府條目如蠅雜然叢諸宰
 庭殆有不勝應者何以優游講究國家之大事耶
 太上皇帝高見遠覽清中書之務屬分職之官責
 六曹長貳無得苟簡而專以恢復大計屬宰臣可
 謂得任人之要矣傳曰揭莖者振領綱舉而目張

復名史
館名史
禮堂明
典

岳飛
襄陽
州唐
州襄
州唐
州襄
州唐

招安
楊華
金星
畫見

范冲
命辭
新

其斯之謂歟
 癸酉詔修國史日歷所復以史館為名 甲戌國
 子監丞王普上明堂典禮未正者十二事 丁丑詔
 秉義郎子彥特轉武翼郎添差温州兵馬鈐轄左中
 大夫新知泉州令應特轉行左大中大夫初令應奉
 詔選宗室子至是復得子彥之子伯玖年五歲 上
 以其聰慧可愛命吳才人育之尋以中書舍人張綱
 言詔令應轉左大中大夫指揮勿行 岳飛引兵復
 襄陽府初雋齊將李成聞郢州失守乃棄襄陽去飛
 進軍據守遂復唐州 六月壬辰詔川陝合赴省舉
 人令宣撫司於置司州置試院選差監試考試官務
 口書來至
 在依公精加考校絕請托不公之弊先是詔省試並
 就行在至是禮部侍郎陳與義奏川陝道遠恐舉人
 不能如期故復令類試焉 乙未詔楊華特補修武
 郎添差臨安府兵馬都監樞密院奏華已受程昌寓
 招安故有是命 金星畫見經天 丙申新除宗正
 少卿兼直史館范冲辭免恩命朱勝非奏曰冲謂史
 館專修 神宗 哲宗史錄而其父祖禹當 元祐
 中任諫官後坐章疏議論責死嶺表而 神宗實錄
 又經祖禹之手今既重修則凡出京下之意及其增
 修者不無刪改倘使冲預其事恐其黨未能厭服
 上曰紛紛浮議不足恤也勝非曰冲不得以此為

遵 慈 修 朝

增 省 官 祿

重 制 語 定 教

上 公 著 呂

置 館 史 校 便 自 呂 助 便

辭今聖斷不移冲亦安敢有請 上復愀然謂勝非
 曰此事豈朕敢私頃歲 昭慈聖獻皇后誕辰因置
 酒宮中從容語及前朝事 昭慈謂 宣仁聖烈皇
 后誣謗雖嘗下詔辨明而史錄所載未經刪改朕每
 念及此惕然于懷朝夕欲降一詔書明載昭慈遺旨
 庶使中外知朕修史之本意也勝非進曰聖諭及此
 天下幸甚 詔增置秘書郎著作郎各一員校書郎
 正字各二員 己亥詔今後除授館職寺監丞博士
 御史臺檢法官主簿在外監司帥司並命詞給告承
 務郎以上差遣給敕命惟選人止用劄子 庚子吏
 部員外郎呂聰問上故相呂大防所撰其祖公著神
 道碑且言臣猶記憶少時親見大防取索當時詔本
 日歷時政記以為案據撰成此文由是觀之 先皇
 與子之志蓋已定於一年之前豈容中間更有異議
 其所以召臣祖輔嗣君欲更草之意亦皆出於 神
 宗皇帝之本心後來臣祖與司馬光乃是推原美意
 遵奉初詔即非輒詆 先帝輕變舊章當時若使更
 俟年歲 神宗當自更之豈特 元祐臣切聞聖詔
 欲改修二史所係之大者無出於此謹以投進乞宣
 付三省史館錄白以為案底從之 壬寅初置史館
 校勘員 惠州軍城人呂熙許自便熙坐殺苗傅之
 徒張政抵罪至是始釋之 丙午執政奏事 上顧

講 究 防 飛 州 復 岳 岳

范 同 言 將 不 叶

賞 功 玠 考 官 狀 上 興 岳 州 復 岳 岳

謂曰岳飛已復襄郢黏罕聞之必怒况今正是六月
 下旬便可講究防秋儻北人尚敢南來朕當親率諸
 軍迎敵使之無片甲甲即中原可復也 江西制置使
 岳飛復隋州 是月熒惑犯南斗 秋七月戊申朔
 吏部尚書胡松年簽書樞密院事 乙卯祠部員外
 郎范同言師克在和抵剛果豪健之士以氣相高
 始由小嫌寔成大釁 陛下拔用才傑禮遇勳賢備
 極榮寵固將憑藉忠力莫定西北一清寰宇恢復
 祖宗之業而道塗竊議以謂將帥志輯睦之義記鐵
 芥之怨或享高位而忌嫉軋已或恃勳勞而排抑新
 進審如是他日必有重貽聖慮者欲望明示至意使
 之況春秋諸卿以為戒追漢唐名將而踵其迹豈惟
 社稷是賴而勳名寵位克享始終亦陛下保全之德
 也詔剗與諸將帥先是劉光世韓世忠久不叶而岳
 飛自列校拔起頗為張俊所忌故同及之 丙辰川
 陝宣撫副使吳玠為檢校少師奉寧保靜軍節度使
 錄仙人關之功也 丁巳詔左右司歲考郎官功過
 治狀優劣上省取旨賞罰復舊制也 辛酉知湖州
 汪藻上所編中興詔旨三十七冊詔送史館 甲子
 岳飛復鄧州 己巳執政進呈內降公事 上諭曰
 近民間又造飛語多及內侍此曹何足借恐因而生
 變不可不止絕之朱勝非曰恐軍中亦有幸變者更

內約
詩求

和增
羅加

立教
功世
劉

章誼
章誼
章誼

受無
禍辜
民

乞諭張浚楊沂中使之機察然內侍輩亦望約束令
省事 工曰何嘗假借此曹兼已戒後與沂中但令
臨安府略加根治可也趙鼎進曰民言可畏亦不可
不採聽願陛下思所以致此言之由 上嘉納之

詔戶部措置錢物二百萬緡增數和舊例朝廷歲
降本錢三百六十萬緡約糴米九十萬石至是中書
請增糴焉 庚午命宰執按閱江東淮西宣撫使劉

光世帶到軍馬光世自池州入朝見 工言今軍中
錢糧既已不乏器甲又漸足備臣官職起踰象人所
傾竭力報國他日史官紀中興名將帥書臣功第一

興聖政卷五

七

而去 辛未樞密都承旨章誼給事中孫近使金國
還入見初誼等至雲中與宗維希尹論事不少屈北
諭令亟還誼等曰萬里銜命兼迎兩宮必須得請敵
乃令蕭慶受書宗維答書又約以淮南毋得屯駐軍
馬蓋欲畫江以益劉豫也誼等還至睢陽為豫所留
以計得免 上嘉勞久之 癸酉初命大理丞評刊
定見行斷例 己亥執政進呈趙詳已平建昌叛兵
上曰官軍既入城寧免玉石俱焚趙鼎進曰未必敢
肆殺戮恐須劫掠耳 上愀然不悅曰斯民無辜遽
遭此禍其令有司優恤之 八月戊寅朔宗正少卿
兼直史館范冲入見 上云以史事召卿 兩朝大

法論
史中

事論
史中

興聖政卷五

六

與皆為姦臣所壞若此時更不修定異時何以得本
末冲對曰臣聞萬世無弊者道也隨時損益者事也
仁宗皇帝之時 祖宗之法誠有弊處但當補緝不
可變更當時大臣如呂夷簡之徒持之甚堅范仲淹
等初不然之議論不合遂攻夷簡仲淹坐此遷謫及
仲淹執政猶欲伸前志久之自知其不可行遂已王
安石自任已見非毀前人盡變 祖宗法度 上誤
神宗皇帝天下之亂實兆於安石此皆非 神宗之
意 上曰極是 工又論史事冲對先臣修 神宗
實錄首尾在院用功頗多大意止是盡書王安石過
失以明非 神宗之意其後安石婿蔡卞怨先臣書
其妻父事遂言 哲宗皇帝紹述 神宗其實乃蔡
卞紹述王安石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 神宗成功
盛德煥然明白 哲宗皇帝實錄臣未嘗見但周盡
出姦臣私意未論其他當先明 宣仁聖烈誣謗
上曰正要辨此事 工又曰 道君皇帝聖性高明
乃為蔡京等所誤冲對 道君皇帝止緣京等以紹
述二字劫持不得已而從之 上曰人君之孝不在
如此當以安社稷為孝冲對曰頃在 政和間嘗聞
道君皇帝六鶴詩一聯云網羅今不密回首不須驚
宣示蔡京等云此兩句專為 元祐人設以此知
道君皇帝非惡 元祐臣僚 上曰何如當時便下

一詔用數舊臣則其事遠正冲對若如聖諭天下無事矣 上又諭王安石之姦曰至今猶有說安石是者近日有人妄行安石法度不知人情何故直至如此冲對昔程顥嘗問臣安石為害於天下者何事臣對以新法顥曰不然新法之為害未為甚有一人能改之即已矣安石心術不正為害最大蓋已壞了天下人心術將不可變臣初未以為然其後乃知安石順其利欲之心使人迷其常性久而不自知 上曰安石至今猶封王豈可尚存王爵 庚辰卸札參知政事趙鼎知樞密院事充川陝宣撫處置使鼎留身辭以非才 上曰行朝之事朕自主之宰相苟非其人自有臺諫四川全盛半天下之地盡以付卿卿以便宜黜陟專之可也時鼎除命既出諸名士爭願從之 詔吏部編七司例再時有旨六曹細務令長貳治其事有條者以條決之無條者以例決之無條例者酌情裁決刑部侍郎兼權吏部侍郎胡交修言旋行檢例更得為姦乞將應于款劄批狀指揮可以為例者各編為冊令法司收掌以俟檢閱從之 癸未知江州陳子卿報岳飛已復鄧州 上曰朕素聞飛軍極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胡松年曰惟其有紀律所以能破賊若號令不明士卒不整方自治不暇後急豈能成功耶 甲申侍御史魏矜入對論選擇

中興聖政卷五

元

魏良
論用
趙鼎
荆襄

魏良
北臣

隆抗
置監
生監
毀石
安石
王語
江綸
范冲
條宣
明事

羣才隨宜器使考之僉論揆之已試毋分明類毋徇愛憎自上廟堂次及將帥侍從下至百司庶府外至郡守監司各因其才而任之則天下之務粲然舉矣已酉輔臣進呈 上曰朝廷當為官擇人不可為人擇官石論隨宜器使正得用人之道 戊子趙鼎改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先是鼎因奏事言臣今此行與吳玠為同事或當節制之邪 上悟是日輔臣進呈孟庾胡松年言鼎使名與王似盧法原吳玠相似請易一使名鼎奏荆襄乃川陝後門勢須兼領 上以為然故有是命 乙未尚書吏部員外郎魏良臣充大金通問使閻門宣贊舍人王繪副之 詔以餘抗縣南上下湖地置寧生牧馬監命臨安府守臣兼提舉每馬五百匹為一監壯一而北四之歲產駒三分獎二分已上皆有賞罰 丙午詔追王安石告毀抹從呂聰問之請也 靖康初已詔追奪安石王爵至是始毀其告焉 詔江西和買絹折納錢每匹減作六千省人戶願輸正色者聽 戊戌直史館范冲條上 宣仁聖烈皇后誣謗事冲奏臣親奉玉音開諭再四至於議 熙豐之法度則曰 神宗之意初實不然言 紹聖之繼述則曰帝王之孝豈在於是辨 宣仁之誣謗謂功烈之盛何可不明思 道君之聖明謂姦臣所誤安得不悔臣願 陛下特

中興聖政卷五

三

出膏斷明詔羣臣以聖意所在示之好惡詔付史館
壬寅神武後軍統制岳飛為清遠軍節度使湖北
路荆襄潭州制置使樞密院言楊太等作過日久理
難容貸王瓊出師踰歲不能成功致一方受弊乃詔
專委飛措置討捕飛時年三十二自中興後諸將建
節未有如飛之年少者 川陝宣撫使王似復知成
都府兼本路安撫使以趙鼎出使故也 權臨安府
梁汝嘉奏明堂行禮殿成乞提點官以次推賞 上
曰朕愛惜名器以待戰士土木之功豈當轉官但可
等第支賞耳

中興聖政卷五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高宗皇帝十六

紹興四年九月丁未朔右奉議郎呂應問貸死除名
化州編管先是朝議取宣諭官所劾賊吏擇最重者
一人用 祖宗故事決之應問前知華亭縣與池州
貴池縣丞黃大本皆繫獄刑部言應問犯自盜贓六
十三匹大本犯枉法贓一百四十五匹比之應問數
多乃令應問先次依法擬斷 戊申詔減淮浙鈔鹽
錢每袋三千令諸場對支新舊鈔各半以戶部言推
貨入納遞細故也自渡江至今鹽法五變而 建炎
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併支焉 士

張中趙鼎

子詔賜川陝荆襄都督府度牒二萬道紫衣師號各
二千五百道趙鼎將行上疏言 陛下 建炎中遣
張浚出使川陝國勢百倍於今浚有補天浴日之功
陛下有山河之誓君臣相信古今無二而終致物
議以被竄逐夫喪師失地浚則有之然未必如言之
者甚也大抵專黜陟之典受不御之權則小人不妥
其分謂爵賞可以苟求一不如意便生缺望是時蜀
士至於釀金募人詣闕訟之以無為有何以自明故
有志之士欲為國立事者每以浚為戒且浚有罪臺
諫論之可也人主誅之亦無憾也今乃下至草澤行
伍凡有求於浚而不得者人人投牒醜詆及其母妻

甚者指為跋扈抑何甚哉今臣無浚之功當此重責

去朝廷遠恐好惡是非行復紛紛於聰明之下矣

癸丑吏部員外郎魏良臣閤門宣贊舍人王繪以使

事入對時敵人已定議出兵而朝廷未知也 甲寅

建康鎮江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奏遣使議和

非計乞厲兵恢復 上謂大臣曰世忠為國之忠甚

切可降詔獎諭 乙卯殿中侍御史張致遠言淮南

營田四五年間不聞獲斗粟之用是必有不可行者

今江北流寓之人失所者甚眾若委逐處守令誘之

歸業應有照驗物產盡數給還仍根括荒地許人請

佃隨其力之大小量給頃畝與為永業十年勿問兼

營田而行之將見鄉聚相望阡陌相屬雞犬之聲相

聞異時博羅其贏餘亦足以紓急闕而省轉餉願更

詔羣臣商榷利便斷而行之詔戶工部相度申尚書

省 辛酉合祀天地于明堂赦天下 乙丑偽齊以

北兵來入寇騎兵自泗攻滁步兵自楚攻承謀報舉

朝震恐勸 上他幸議散百司趙鼎獨曰戰而不捷

去未晚也 上用鼎計先是右僕射朱勝非因久雨

乞行策免故事又以餘服為請章十二上至是祀明

堂畢勝非復求去且論當罷者十二事侍御史魏矸

亦疏勝非五罪由是得請鼎之為參預也嘗與諸將

論防秋大計獨張浚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

韓世忠

張致遠

祀明堂
偽齊
以兵入寇

皇聖政卷之十六

決意親征
朱勝非

朱震
朱震

問朱震
朱震

論臺
諫相

金偽
齊兵

趙鼎
相鼎

朕鼎曰公但堅向前之議足矣鼎每日留身必陳用

兵大計上意已悟又使俊察為之助至是決意親征

留鼎不遣入蜀已有命相之意矣 庚午起復守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朱勝非解官持餘服

主管江州太平觀朱震守尚書祠部員外郎兼川

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言荆襄之間沿漢上下膏

腴之田七百餘里土宜麻麥古謂之相中若選良將

招集流亡務農重穀寇來則禦寇去則耕不過三年

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中糴可以下江

西之舟通湘中之粟觀釁而動席卷河南此以逸待

勞之道也詔送都督府時震始入見 上首問以易

春秋之旨震以所學對 上大善之 壬申輔臣進

中興聖政卷六

三

親征
斷聖

孟度
留守

手詔
賜忠

臺棟
請從

趙鼎
薦馬

肆侵陵朕當親總六軍往臨大江決於一戰趙鼎曰

累年退避敵情益驕今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

可成功臣等願效區區亦以圖報 上因曰伐蔡之

功亦 憲宗能斷也故韓愈謂凡此蒸功惟斷乃成

遂詔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以所部往援世忠又令

准西宣撫使劉光世移軍建康車駕定日起發 丁

丑參知政事孟度為行宮留守從權措置百司事

己卯神武右軍都統制張俊為浙西江東宣撫使

淮東宣撫使韓世忠以所部自鎮江復如揚州初

上聞敵騎渡淮再以御札賜世忠略曰今敵氣正銳

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浙西趨行朝無數舍

之遠朕甚憂之建康諸渡舊為敵衝萬一透漏存亡

中興聖政卷六

四

所係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 祖宗德澤猶在

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誼之烈

世忠讀詔感泣遂進屯揚州 庚辰侍御史魏玘殿

中侍御史張致遠右司諫趙霈以急連事乞同班入

對許之既而玘等與吏部侍郎鄭滋等以 上親總

六師皆乞扈從致遠又言今此敵敢深入謂我猶如

趙鼎

人知

孟度

手詔

臺棟

齊兵

趙鼎

薦馬

諸駕
將馭

趙鼎
張浚
張昞

嘗因苗傅事得罪然諸葛亮能用度外人區區庸蜀
遂致強霸 上曰齊小白能忘射鈞之讎而用管仲
朕豈不能用廣可令引見上殿示以恩信然後用之
彼必效死力以報朕沈與求曰 陛下駕馭諸將如
此何事不濟鼎對曰 陛下開大度用人如此天下
幸甚 壬子直史館范冲奏錄白先臣祖禹供報國
史院問目上進又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降付史
館更憑眾議看定修立詔依奏並送史館

臣留正等曰史所以傳信而朱墨本各據所見自
以為疑將何以取信哉以是益知人臣不可以有
黨有黨則不惟貽禍於一時其流弊未已也然而

中興聖學卷六

三

人有邪正事有信否辨其人之邪正審其事之信
否思過半矣人之邪正固可以類見事之信否求
之以當時之事實參之以故老與夫賢士大夫之
所傳其幾歟范冲具到朱墨本去取體式乞更憑
眾議看定其用心亦公矣是宜 太上皇帝之所
聽從也

癸未福州居住張浚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萬壽觀
兼侍讀趙鼎言浚可當大事願今執政無如浚者
陛下若不終棄必於此時用之故有是命 甲申大
理少卿張昞乞宮觀 上曰昞為理官頗有平允之
稱迺來有司率多觀望鍛鍊或至刑獄失當甚非朕

復用
馬廣

趙鼎
聖親
征議

許
納
官
補
獻

大
儀
之
擬

韓世
忠
使
賣
世

所以欽恤之意人命至重豈可忽擇其尤者當痛加
懲艾大抵刑獄以明怨為先深戒慘酷趙鼎曰初昨
久任理官不畏強禦極有執守 上曰當議陞擢以
為理官之勸 丁亥和州防禦使馬廣復明州觀察
使充樞密副都承旨廣入對遂有是命翌日趙鼎奏
陛下用人如此何患不得其死力 上曰廣知兵
法有謀略不止於鬪將而已 戊子趙鼎聞劉光世
韓世忠異議恐 上意移動復乘間言今日之勢若
敵兵渡江恐其別有措置不如向時尚有復振之理
戰固危道不猶愈於退而必亡者乎自詔親征士皆
鼓勇 陛下養兵十年正在一日由是浮言不能入

中興聖學卷六

六

矣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嚴州進士
方行之獻家財六千緡助軍戶部乞許行獻納依例
補官從之自渡江後許民間獻納補官始此 淮東
宣撫使韓世忠邀擊金人于大儀鎮敗之初奉使魏
良臣王繪往鎮江被旨趣行良臣等至揚州東門外
遇選鋒軍自城中還問之云相公令往江頭把隘入
城見世忠坐燕門上頃之流星庚牌皆至世忠出示
良臣等乃得旨移屯守江二人出北門晚宿大儀鎮
翌旦行數里遇北騎百十控弦而來良臣命其徒
下馬大呼曰勿射此來講和敵乃引騎還天長問
皇帝何在良臣對曰在杭州又問韓家何在有士馬

幾何繪曰在揚州來時已還鎮江矣敵曰得無用計復還掩我否繪曰此兵家事使人安得知出城六七里遇敵將聶兒字董同入城敵問講和事且言自泗州來所在州縣多見恤刑手詔及戒石銘皇帝恤民如此又問韓家何在良臣曰來時親見人馬出東門瓜洲去矣繪曰侍郎未可為此言用兵講和自是二事雖得旨撤回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還與未還使人不可得而知初世忠度良臣已遠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嚮於是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之曰聞鼓聲則起而擊敵聶兒字董聞世忠退軍喜甚引騎數百趨江口距大儀五里其將捷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與戰不利統制官呼延通救之得免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吾軍旗與敵旗雜出敵軍亂弓刀無所施而我師迭進背寇軍各持長斧上搵人背下搵馬足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捷也世忠又遣董收分兵往天長縣遇敵于鴟口橋擒北兵四十餘人是日早朝輔臣進呈世忠奏已統兵渡江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成功可令戶部支銀帛萬匹兩犒賞過江將士以激其心與求曰自此騎蹂踐中原未嘗有與之戰者令諸將爭先用命此成功之秋也既而世忠又奏見在揚州適霖雨未能進師恐朝廷訝成功之遲上

口與聖鑒

王

使殺敵
二款

之承
捷州

曰兵事豈容遂制趙鼎曰軍事不從中覆古之制也乃詔世忠聽其臨機制變而捷書已至矣己丑金兵圍濠州淮東宣撫司前軍統制解元與金兵戰于承州敗之初金兵至近郊元逆料金人翌日食時必至城下乃伏百人於路之要又伏百人于城之東北嶽廟下自引四百人伏于路之一隅令曰金兵以高郵無兵不知我在高郵必輕易而進俟金兵過我當先出掩之伏要路者見我麾旂則立幟以待金兵進退無路必取嶽廟走矣果然則伏者出眾皆諾又密使人伏樊良俟金人過則決河岸以隔其歸路食時金兵果徑趨城下元密數之有一百五十騎乃以伏兵出麾旂以招伏要路者伏兵皆立幟以待金人大驚躊躇無路遂向嶽廟走元率兵追之金人前遇兵無所施其技盡被擒凡得一百四十八人戰馬器械皆為元所得初聶兒字董既敗歸召奉使魏良臣等至天長聶兒按劍瞋目謂曰汝等來講和且謂韓家人馬已還乃陰來害我良臣等曰使人講和止為國家韓世忠既以兩使人為餌安得令知其計敵曰汝往見元帥右副元帥昌遣接伴官蕭揭祿李聿興來迎遂以議事迎請二聖二書授之

口與聖鑒

王

大事記曰建炎元年遣傳雲使北二年遣宇文虛中使北此汪黃為之也三年遣洪皓崔縱張邵

武資臣
任子
江折
錢重
魏紅
二諭
將解

杜時亮四人亦汪黃為之乎 紹興八年再遣王倫而後和之議成十一年遣魏良臣何鑄而後和之議定此秦檜為之也 紹興七年以前潘致亮韓肖胄章誼魏良臣何蘇之遠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今納賂則孰富於京室納質則孰重於二帝飾子女則孰多於中原之佳麗遣大臣則孰加於異意之宰輔以使命之幣為養兵之費此乃晉人征繕立園之策漢祖迎太公呂后之謀也不得已則如李綱所謂奉表兩宮致思慕之意可也今尋諸仇讎而請之何義乎

中興聖政卷六

九

子宗元文資吏部言有礙條法詔特許之武臣非使相而以文資祿子孫自是為例 甲午初令江浙民悉納折帛錢折帛錢自此愈重 遣侍御史魏紅往劉光世軍監察御史田如鼈往張俊軍前計事時光世軍馬家渡後軍采田磯 上命促二人往援韓世忠而光世等軍權相敵且持私隙莫肯協心紅至光世軍中諭之曰敵眾我寡合力猶懼不支况軍自為心將何以戰為諸公計當減怨隙不獨可以報國身亦有利光世意許紅因勸之移書二帥以示無他使為掎角已而二帥皆復書交致其情光世遂以書奏于 上於是光世移軍太平州 丙申金人陷濠州

上發
臨安

公示
賞罰

獻北
士俘

優賞
戰功

甘匪
居食

守臣寇宏棄城走通判州事國鳳卿為所殺 戊戌

上登舟發臨安府奉天章閣 祖宗神御以行晚泊臨平鎮進呈劉光世乞與韓世忠軍一般支錢糧

上曰諸將之兵用命則一其所支錢糧豈容有異此皆呂頤浩不公之弊沈與求曰豈惟錢糧至於賞罰亦然惟至公可以服天下 上曰大臣不公何以服眾趙鼎曰苟為不公則賞雖厚人不以為恩罰雖嚴人不以為威 上曰今日朕親總六師正當公示賞罰 詔沿江州縣如排辦太過令監司具名以聞當重行黜責 己亥 上次崇德縣韓世忠遣本司提舉一行事務董政參議官陳摘以所俘北兵一百

中興聖政卷六

十

八人獻行在因言承州陣歿人乞厚加贈恤 上感然曰使人死于鋒鏑之下誠為可憫可令收拾遺骸

於鎮江府擇地埋殯今胡松年就鎮江府設水陸齋致祭沈與求曰自 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挫其鋒其功不細趙鼎曰

陛下既親總六師則第功行賞與他時不同 上曰第優賞之庶幾人知激勸必有成功 壬寅御舟次

姑蘇館 上乘馬入居平江府行宮守臣孫佑進御膳其卓子極弊 上不以為嫌他日謂趙鼎曰朕念

往日艱難雖居處隘陋飲食菲薄亦所甘心 故贈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承事郎陳東歐陽澈並加贈朝奉郎祕閣修撰更與

恩澤二資賜官田十頃趙鼎進呈韓世忠奏劄因論
 建炎之初黃潛善汪伯彥擅權專殺真二人於極
 典 上曰朕初即位昧於治體聽用非人至今痛恨
 之雖已贈官推恩猶未足以稱朕悔過之意可更贈
 官賜田雖然死者不可復生追痛無已中書舍人王
 居正草制曰嗚呼古之人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以
 謂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忠臣已嬰禍誅君陷昏
 惡嗚呼惟爾東爾澈其始將有意於忠臣乎絲朕不
 德使爾不幸而不為良臣也雖然爾藉不幸不失為
 忠而顧天下後世獨謂朕何此朕所以八年于茲一
 食三歎而不能自己也通階美職宜足為恩以塞予
 口 三

哀以彰予過 甲辰金右副元帥昌召通問使魏良
 臣王繪相見 乙巳淮西安撫使仇愈遣兵擊金人
 于壽春府敗之遂復安豐縣 十有一月戊申胡松
 年自江上還入見 上問控禦之計松年曰臣到鎮
 江建康備見韓世忠劉光世軍中將士奮勵爭欲吞
 噬北兵必能屏護王室建立奇勳 上曰數年以來
 廟堂玩習虛文而不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
 不知大體故未能靖禍亂濟艱難非朕夙夜留心治
 軍旅備器械今日北騎侵軼何以禦之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可謂知備禦之本矣備
 禦在疆場而所以為備禦者在朝廷朝廷不治疆

場何侍聖訓有曰數年以來朝廷玩習虛文而不
 明實効侍從臺諫搜剔細務而不知大體誠非治
 朝廷之道也然 太上皇帝知虛文細務之不足
 恃而以實效大體自圖夙夜留心治軍旅備器械
 誠得備禦之道宜乎北騎侵軼而有以待之也晁
 錯有言曰五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自親事於法
 宮之中 太上皇帝之聖德固非羣臣所敢望其
 清光親事法宮不免上勤宵旰然使當時輔相臺
 諫之有人少有以上禪聖畫備禦之功又豈止於
 是也宣王內修外攘所以必得賢能為之任使為
 是故也

已酉詔故責授江州團練副使黃潛善更不追復
 觀文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汪伯彥落職依
 舊宮觀 庚戌進呈承楚泰州各有水寨民社團聚
 邀擊敵馬 上曰淮甸遺民未能安業今又遭此敵
 騎乃能力奮忠義不忘國家實我 祖宗涵養之力
 凡水寨民兵並與放十年租稅及諸般科配差役仍
 支錢米以助之趙鼎曰 陛下德澤如此人心益以
 固國祚益以長矣
 臣留正等曰兩淮水寨之民正猶陝西之弓箭手
 河朔之保甲福建之槍杖手也無事則力田以自
 贍有事則固壘以相保縣官拊之得其術使之因

利乘便亦可以助官軍犄角之勢曩者敵亮入臨水寨之民頗能邀擊其游騎而自衛其聚落及敵既退 太上皇帝矜其忠而脈恤之德至渥也或開當時淮上有司不能奉行 太上之旨至招其小過而責備官帑之所失以是苦之故甲申之警皆棄其寨柵載其器具漂流於江之南者久之此有司之罪也韓愈有言敵接界連村落百姓悉有兵器小小倖劫皆能自防識敵深淺護惜鄉里自備衣糧共相保聚敵平之後易使為農今日水寨正與此無異帥守部使者安可不遵 太上皇帝之旨而勞來安集之哉

曰興聖政卷六

十三

壬子手詔曰朕以兩宮萬里一別九年親迎鑿輅之還期遂庭闈之奉故暴虎憑河之怒敵雖逞於甲兵而投鼠忌器之嫌朕寧甘於屈辱是以早辭遣使屈已通和仰懷故國之廟祧至于實涕俯見中原之父老寧不汗顏比得強敵之情稍有休兵之議而叛臣劉豫懼禍及身造為事端間謀和好信逆離之狂悖率羣卒而陸梁警秦既聞神人共憤皆願挺身而效死不忍與敵以俱生今朕此行士氣百倍雖自慕承之後每舉措之方尚念 祖宗在天之靈共刷國家累歲之耻殪彼逆黨成此勛功自豫僭立朝廷以敵故至以大齊名之至是始下詔聲其逆罪焉

城家
之

吳玠
子

臺諫
大體

上
渡江
戰

川陝宣撫司統制官楊從儀敗敵于睢家城岳飛之取襄陽也朝廷命宣撫副使吳玠乘機牽制玠遣從儀以兵入雋地遇敵勝之 癸丑白州安置劉子羽故令逐便初吳玠除川陝副使乃奏辭新命且言屢破金兵豈臣之功乃子羽知臣而薦拔之功也望追還成命於張浚與子羽少寬典刑 上曰進退大臣敵自朕志豈可由將帥之言可聽子羽自便 上因言臺諫論事雖許風聞須要審實如排擊人才豈無好惡若果務大體不指摘纖瑕細務強置人於有過豈惟陰德不淺亦可銷刻薄之風成忠厚之俗趙鼎曰聖訓廣大如此言事官宜奉以周旋也

中興聖政卷六

十四

臣留正等曰臺諫人主之耳目蓋欲裨聰明以助賞罰也倘徇己好惡以誤人主之聽俾賞罰不當無以服天下之心豈不辜人主委寄哉此 太上皇帝欲勵耳目之官至言陰德以警之此忠厚之至雖堯舜無以加任耳目者可知戒乎 戊午僉書樞密院事胡松年兼權參知政事以沈與求按行江上故也 上見士氣大振捷音日聞欲渡江決戰趙鼎曰退即不可渡江非策也敵兵遠來利於連戰豈可與之爭鋒兵家以氣為主三鼓即衰矣姑守江使不得渡徐觀其勢以決萬全且豫猶不親臨止遣其子豈可煩至尊與士卒決勝負哉於是

遣與求按行江上 金人陷滁州於是劉光世移軍

建康府韓世忠移軍鎮江府張俊移軍常州 己未

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張浚知樞密院事浚請遣岳飛

渡江入淮西以牽制敵兵之在淮東者 上從之及

入見 上問鼎浚方略如何鼎曰浚銳於功名而得

衆心可以獨任於是 上復用之 辛酉提舉臨安

府洞霄宮李綱言今偽齊悉兵南下其境內必虛倘

命信臣乘此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建擊出其

不意則偽齊必大震懼呼還士類以自營救王師進

躡必有可勝之理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恢復中

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則鑿輿駐蹕

中興聖政卷六

五

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

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大將率

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彼

必退避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一有借親

征之名為順動之計委一二人將捍禦于後則臣恐

車駕既遠號令不行敵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

其為吾害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往歲金人

南渡利在土地既得子女玉帛時方暑則勢必還師

今偽齊使之渡江而南必謀割據將何以為善後之

計哉初張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焉浚服其忠義

除前隙更相親善及浚召入綱因以奏疏附之執政

桑根

君臣至誠與

進呈上曰綱去國數年無一字到朝廷今有此奏豈

非以朕總師親臨大江合綱之意乎所陳亦今日急

務可降詔獎諭 癸亥淮西宣撫司統制官王德興

敵遇於滁州之桑根敗之 丁卯上謂執政曰朕與

大臣論事稍有不合便輕為去就何也張浚曰事有

可行有不可行 陛下言之漏言者意其好惡因

有論列不得不為去就 上曰君臣之間當至誠相

與勿事形迹庶可同心叶德以底平治朕以三四大

臣皆當分委張浚專治軍旅胡松年可專治戰艦浚

曰 仁祖亦嘗委范仲淹韓琦分事而治言者數以

為解不旋踵報罷 上曰今日之事若不專責無由

中興聖政卷六

六

辨集將來如財用亦須委一大臣

臣留正等曰相得於內則可相忘於外故至誠不

必事形迹此自古聖君賢相相與之美事伊尹曰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先其身而不以為嫌周公

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以朋指其君申言之而不

以為過是數者若責以形迹無乃有大不然者乎

惟其相得之深故一切相忘而不論 太上皇帝

於君臣之間欲其至誠相與勿事形迹臣切謂此

自古帝王之用心非後世所及也昔魏鄭公以事

形迹戒太宗今 太上皇帝乃以事形迹戒其臣

太宗賢君也視 太上皇帝之聖德其不侔如此

臣謂非後世之所及信矣

己已夜淮西宣撫司選鋒副統制王師晟親兵副

統制張琦合兵復南壽春府 辛未起復知岳州程

千秋移知鼎州張鬻知岳州 上覽除目問鬻才術

如何趙鼎曰聞其能辦事 上曰不須更問其人薦

惟才是用胡松年曰朝廷用人不可不慎用一君子

則君子進用一小人則小人進 上曰君子剛正而

易疎小人柔佞而易親朕於任用聽察之間不敢少

忽也 右司諫趙鼎請命有司條具一歲錢穀出入

之數裁節浮費 上曰此疏極關治體過防秋便可

施行胡松年曰使論事之臣每如此何患不能叶濟

中興聖紀卷六

三

中興正恐敵騎既退國家暫安虛文細務又復出矣

上曰趙鼎記此可為戒

臣留正等曰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

書本朝因之丁謂著 景德會計錄田况著 皇

祐會計錄蔡襄著 治平會計錄蘇轍著 元祐

會計錄皆所以總括國計杜失謾制豐耗量入為

出也 太上皇帝因諫臣之言以謂此疏極關治

體惜當時未有能推行之者神聖嗣興以恭儉先

天下比命計臣置版籍以總四方之賦計其入則

盡矣量入為出則會計之書不可以不作也願詔

諸儒踵成之

趙鼎
策決

魏良
使還等

張浚
江視師

論恭
宗恭

補官
王

知樞密院事張浚往鎮江視師時金人於淞上造

舟有渡江之意主管殿前公事劉錫神武中軍統制

楊沂中見趙鼎曰探報如此駕莫須動鼎曰俟敵已

渡江方遣二君率兵趨常潤併力一戰以決存亡更

無他術錫曰相公可謂大膽鼎曰事已至此不得不

然二君隨駕之親兵也緩急正賴為用豈可先出此

言錫等乃退 金左副元帥昌遠通問使魏良臣王

繪歸行在蔡西夜魏良臣等至常州見浙西江東宣

撫使張浚甲戌夜良臣等至許市遇知樞密院事張

浚于舟中良臣等具告以敵所言且謂敵有長平之

眾浚謂曰欲同詣行在徐思之恐人疑惑乃密奏使

中興聖紀卷六

六

人為敵所誅切不可以其言而動又勿令再往軍前

恐我之虛實反為所得浚遂疾驅臨江召韓世忠劉

光世與議且勞其軍將士見浚來勇氣自倍浚部分

諸將遂留鎮江節度之 十有二月乙亥朔輔臣奏

事 上因論 祖宗創業艱難未嘗不以躬儉為天

下先蓋儉則不妄費不妄費則征求寡而民心悅此

所以得天下也 宣和以來世習承平之久奢侈極

矣馴致禍亂可不戒哉 乙卯布衣王蘋特補右迪

功郎蘋候官人寓居吳江守臣孫佑言其素行高潔

有憂時愛君之心召對後四日賜進士出身除正字

上謂輔臣曰蘋起草茅而議論進止若素宦子大抵

儒者能通世務乃為有用 丙戌夜月犯昂太史以
為敵敗之象 上以諭輔臣胡松年曰天象如此中
興可期 上曰范蠡有言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更
在朝廷措置如何耳

臣留正等曰天理人事初無有二人事盡矣天理
無有不應者人事未盡而獨言天理亦悖矣然而
天心仁愛人君常先事而為之兆有所宜禍則戒
以災異有所宜福則開以珍祥戒以災異欲使之
懼而知改開以珍祥欲使之勉而知遂苟惟觀災
異而莫之改觀珍祥而莫之遂是直不知天意之
所在而以人事自棄者也如是則離天人而為二

山與聖賢六

无

其失遠矣 太上皇帝因論太陰犯昂有敵敗之
象舉范蠡之語以曉臣下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
也更在朝廷措置如何因天象而益修人事可謂
善承天意也哉

初張浚至江上令韓世忠募軍民王愈王德持書
抵右都監宗弼所為言張樞密已在鎮江敵見浚書
押色動即以右副元帥昌書約日索戰 已丑權淮
東安撫司公事趙康直劾泰州兵官任顯不仗使令
上曰康直既權帥事自合施行嘗記朕為元帥時有
一部將醉入酒家壞其盆盞朕拊白金償之而斬部
將自此更無一人犯令者大抵用兵當以威信為先

辛卯上謂輔臣曰韓世忠近以鱖魚鮓來進朕戒
之曰朕艱難之際不厭菲食卿當立功報朕至於進
貢口味非愛君之實也已却之矣 壬辰湖北制置
司統制官牛皋徐慶敗敵于廬州 乙未 獻兵書
進士葉汝舟賜昂二十匹 丙申淮南東路轉運判
官郭楫罷先是 上命漕司以米萬石接濟水寨民
兵及是五旬而未有顆粒至者侍御史魏矼言楫不
才慢命 上曰今日大敵在前欲臣下趨事赴功不
可不大明賞罰有賞而無罰是猶有春夏而無秋冬
也萬物之生何由成實故楫遂罷 丁酉侍御史魏
矼言日食正旦乞下有司講求故事 上曰日食雖

是躔度之文術家能逆知之春秋日食必書謹天戒
也矼之言良惟朕意宜下有司講求故事凡可以消
變者悉舉行之 戊戌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
復右朝散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時吳玠復辭兩鎮
之節且言子羽累年從軍亦薄有忠勤可錄念其父
給靖康間犯節京城其母恐子羽斥死嶺海無復自
新非陛下善善及子孫之意伏望聖慈特許臣納前
件官少贖子羽之罪翌日詔玠為於夙義降詔獎諭
士大夫以此多玠之義而服子羽之知人焉 庚子
金國退師初右副元帥元顏昌在泗州而右都監宗
弼屯于竹塹鎮嘗以書帶遺淮東宣撫使韓世忠約

日與聖賢六

三

戰世忠方與諸將飲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持橘茗
 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
 行李以奉承指揮也時北師既為世忠所扼會大雨
 雪糧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憤
 僉軍又為飛書擲於帳前云我曹被驅至此若過江
 必擒尔諸師以獻南朝俄聞上親征且知金主晟
 病篤將軍韓常謂宗弼曰今士無鬪志過江不叛者
 獨常尔他木可保也惟速歸為善宗弼然之夜引還
 龜鑑曰惟紹興之四年趙忠簡公鼎實領右揆
 之命當時玉音宣諭謂朕當親總六師臨江決戰
 鼎即對曰親征出於聖斷將士皆奮決可成功於
 是移張俊於金陵進光世於當塗起世忠於維揚
 復起張浚而董其事自張公之出行邊郡也今年
 命諸將觀機會明年檄諸將觀兵勢今日召諸帥
 議軍事明日命諸帥分軍屯書押之示敵帥動色
 號令之下奔走惟命不曰今日之事有進擊而無
 退保也則曰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長江與敵
 共也大儀之役伏兵四起字董就擒壽春之勝展
 幟示之敵眾奔潰鎮江勞軍韓世忠移書元术有
 張樞密在此之言敵師相顧失色敵於是有雪夜
 之走采石徇師之令一下諸將以死塵戰我於是
 有李家灣之捷嗚呼富平之失此魏公也後乎江

皇聖政卷之十六

三

竹塹之捷

上之勝亦此魏公也人無愚智作之則奮師無利
 銳激之則銳茲非其驗歟
 癸卯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樞樞密院事以胡松年
 再往江上故也金師去滁州將官盧師迪引兵至
 竹塹鎮遇敵千餘騎敗之

皇聖政卷之十六

三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中興兩朝聖政卷之十七

高宗皇帝十七

紹興五年春正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工在平江

金人去濠州 丙午詔戶部出錢四十萬緡付江西

漕司增市軍儲 丁未知樞密院事張浚奏敵人替

師引去今已絕淮而北見行措置招集淮南官吏還

任撫存歸業人戶等事 上曰劉豫父子強誘敵人

擁衆南侵窺伺江浙其志不淺乃今一夕引去其所

亡失多矣然賊馬方卻而浚已能為朕措置如此可

謂孜孜奉國知無不為也大臣和於內將相和於外

故舉措得宜而敵人知畏此其所以引去也 詔諸

中興聖政卷十七

路州縣係官田舍委守令出榜召人承買拘催價錢

起發 己酉宰相趙鼎奏敵騎引歸皆自陛下聖畫

素定然善後之計當原羣策願詔前宰相各條具所

見來上斷自聖意擇而用之 上曰朝廷能採衆論

則慮無不盡雖窮莠之言儻有可采猶當用之况前

宰相嘗在朕左右必知朝廷事沈與求曰國有大議

就問老臣乃 祖宗故事於是賜詔書訪以攻戰之

利備禦之宜措置之方綏懷之略令悉條上焉 庚

戌趙鼎曰 祖宗差役本是良法王安石但見差衙

前一事州縣奉行失當變 祖宗舊法民始不勝其

擾 上曰安石行法大抵學商鞅耳自安石變法天

論安石法

訪事執

官舍

善措

軍儲

日食

恢復人才

張浚見

命臣按

下紛然但差役之法行之既久不可驟變耳 淮西

宣撫司統領官王進薄金人于淮降其將程師回張

延壽而還 辛亥 上謂輔臣曰恢復之圖所宜愛

日講究要須先求人才有人才則天下之事無患不

舉然用人才在於進君子去小人趙鼎曰臣待罪宰

相為 陛下分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乃其職也敢

不奉詔 淮東宣撫司統制官崔德明敗敵於盱眙

乙卯張浚自江上還入見 丙辰 上謂趙鼎曰

大臣朕之股肱臺諫朕之耳目職任不同而事體均

一或有官非其所當罷黜者卿等宜亟以告朕不

必專待臺諫

中興聖政卷十七

臣留正等曰昔王魏善諫而房杜成其直宰相與

臺諫固同一體本無二致也譬之一家其保家之

子既為之區處眾事訓飭長幼而其呵護非常據

卻外禦者則責之強勇子弟期至於家之寧輯而

已初豈較其功之厚薄多寡哉今夫進賢退不肖

者宰相之職謹之於進退之初則敗事隨功者必

少雖臺諫無所論列可也惟其孔距雖舊景驚不

分是以臺臣不無排擊之紛紛而是非交攻至於

上動睿聽也其弊蓋出於宰相任恩而不任怨云

耳 太上皇帝先其責於宰相宜矣臣愚以為聖

訓書成非獨可為子孫方來之法凡為宰相者亦

當敬書諸紳奉以周旋

丁巳詔江北敵馬已退應大臣及侍從職事官各

條具利害聞奏 詔推貨務每日入納錢以其半支

給見錢關子 戊午輔臣進呈曲救淮南事目 上

曰敵雖退兵然南北之民皆吾赤子當示兼愛并容

之意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赦又不可夸大第使實

惠加於兩淮百姓乃朕指也 上又曰敵已引退須

當漸圖恢復若止循故轍為退避之計何以立國

祖宗德澤在天下二百年民心不忘當乘此時大作

規摹措置朕亦安能鬱鬱久居此乎趙鼎曰時不可

失誠如聖諭事所可為者當謹以次條畫奏稟

中興聖政卷三

龜鑑曰 聖明天子立志英明每念復讎未嘗不

有比死一洗之意考之國史聖心可見初年與輔

臣論恢復之由首論周宣復古之詩次論漢光武

尋邑昆陽之勝又其次論唐肅宗興復王室之威

可謂志於規恢矣又嘗語宰執曰今當漸圖恢復

乘時大作規模朕安能鬱鬱久居此又謂宰執曰

今已六月下旬便可講防秋事朕當親率諸軍分

頭迎敵若依前遠避何以立國不曰修車馬備器

械外講禦敵之事更須講求則曰訓卒繕甲極力

措置今冬敵來似有可勝之理書車攻詩羊祜傳

造盾琴樣以示武備作金銀碗以旌射士教習舟

師修復馬政措置屯田指擇間謀其志蓋未嘗不
在鉅鹿也

庚申詔諸州禁卒日教射藝守臣旬按仍令憲臣

躬親按賞以備朝廷抽取拍試士兵射士亦令教習

歲終比較粗精以聞 辛酉詔故殿中侍御史馬仲

頃因言事死於貶所忠直之操念之曩然可特贈左

諫議大夫依所賜官與合得致任遺表恩澤令諸路

州軍尋訪家屬以聞仲既以斥死會趙鼎入相 上

記其忠乃有是命 壬戌張浚奏臣頃者出使川陝

橫遭誣謗蒙陛下特降宸翰辨明之使臣一旦昭雪

死無所畏 上曰朕方屬卿中原之事不可輒以曩

中興聖政卷三

日誣謗過自畏縮况毀譽之來當考其實齊威公所

以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毀譽不公自古所患孔子

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况於毀乎浚曰陛下於

毀譽之際曲留聖意如此羣臣之幸 上曰使其人

誠非才則言者不可謂之毀也在於考其實而已

鎮江建康府淮南東路宣撫使韓世忠為少保充淮

南東路宣撫使鎮江府置司時世忠與劉光世張俊

相繼入覲世忠奏敵騎引去陛下必喜 上曰此不

足喜若復中原還 二聖乃可喜耳然有一事以卿

等將士賈勇爭先非復昔時懼敵之比所喜蓋在此

也後數日 上以諭輔臣趙鼎等贊 上誠得馭將

忠韓 東撫 世
淮宣 道將 得

毀譽 考實

之道

臣留正等曰漢高祖收天下豪傑願指氣使如驅羣羊權略固高遠矣韓信假王不因躡足以止其怒幾敗乃事大抵以術數御物者以技有時而窮也太上皇帝駕馭諸將出於誠信雖辭色開暇而披靡震驚不敢桀黠者專以君臣分義折伏其心故也劉光世不欲受杜充節制上怒曰豈容跋扈如此遣使諭旨即奉詔過江復以銀合茶藥賜之張俊入對論及劉光世解罷軍政有登仙之歎上曰卿初見朕時何官曰修武郎上曰是時家貨如何曰貧甚嘗從陛下求戰袍以禦寒上

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邪曰皆陛下所賜

上曰卿既知此宜思自効而有羨於光世何耶俊皇恐流涕誓以死報恩嗚呼神機妙略動與事會與夫游雲夢以縛信踞牀洗以召布孰為得體乎上曰楚用子玉晉文公為之側席而坐今敵騎雖退然黏罕等輩猶在朕敢忘此憂乎 癸亥起復江南東路淮南西路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淮南西路宣撫使置司太平州浙西江東宣撫使張俊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 甲子淮西統制官鄧瓊拔光州執偽知州許約遂復光州 戊辰上謂大臣曰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相繼入覲朕

厚錫

罷試

諭將憾

嘉其却敵之功錫賚甚厚朕服御物有可予者亦以予之皆拜賜涕泣願身先士卒圖復中原以報趙鼎曰此社稷之幸也 已罷試教官法其諸州學官並從朝廷選差自元豐間始立法及是言者以謂欲為人師而先約所業求有司以幸中程度又校計格法以爭得之甚非建學校立學官之本意故罷壬申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入辭尚書右僕射趙鼎知樞密院事張俊參知政事沈與求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侍 上命光世等升殿諭曰敵人南侵諸名酋皆在其中蓋有侵噬江浙之意賴卿等戮力捍敵卒代奸謀使其失利而去朕甚嘉之然中原未復 二聖未還朕心慊然卿等其勉之光世曰臣等蒙國厚恩敢不效死鼎曰臣聞降敵程師回言逆臣劉豫敵人云光世世忠比失驩敵至淮甸異所聞其氣已沮矣 上曰有告朕光世世忠坐少嫌意不釋然者烈士當以氣義相許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小嫌何足校今日朕為分之宜釋前憾結驩如初光世世忠感泣再拜曰臣等須過聽嘗有違言至於國事不敢分彼此今已相好無他矣乃煩君父訓飭丁寧臣等皇懼無所容敢不奉詔鼎等頓首賀 上曰將帥和社稷之福也 臣留正等曰 太祖皇帝命曹彬平江南潘美副

金主 立 陳得 一 歷

上 臨 運 安

張致 遠 理 財 言

之奉事殿中以劔賜彬曰副將以下有犯卿當斬之美悻悻而退創業之初命令嚴肅不少假借而太上皇帝乃以光武故事解兩虎私鬪使耳餘渾藩之徒忿忿自息不失為廉簡郭李之賢與太祖威令事異而意同馭將之法當如此龜鑑曰以結友之事諭世忠而世忠即負荆以謝光世以滅怨之說勉光世而光世先致意以約張韓此得協和之道也

是月金主晟卒立亶為嗣 二月丙子詔布衣陳

得一就秘書省別造新歷令少監朱震監視又詔川陝宣撫司尋訪眉州精曉歷數人將所降歷日委官

四興聖政卷五

七

監視參政有無差錯申尚書省 丁丑 上御舟發

平江府 戊寅命祠部員外郎張銖奉 太廟神主

自海道至臨安府 壬午御舟至臨安府行宮留守

孟度率京官小使臣以上迎于五里外 上乘輦還

行宮 乙酉侍御史張致遠言自昔立國者兵不貴

多貴於有用財不惠之惠於無節聚財養兵皆出民

力且東南土地不加廣而日以荒蕪租賦不加饒而

日以股耗蓋緣民以力田為苦而游手者軍伍收之

避役者度牒假之強悍者盜賊死之一人耕百人食

本先瘁矣今主計者初非因任復數更易利源不講

權柄下移酒稅利源也而諸將侵之茶鹽利源也而

趙鼎 張浚 並

堂吏私之銅鐵利源也而工賈擅之常平利源也而憲司忽之今欲理財宜三司精擇使副或以戶部官吏依倣三司任以職事全計經常量入為出先務省節次及經理則財用沛然矣詔戶部限十日講究條具申尚書省 丙戌右僕射趙鼎守左僕射知樞密院事張浚守右僕射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都督諸路軍馬兩制出浚獨以軍功及專任邊事為言 上既以邊事付浚而政事及違退人材專付於鼎矣

喻樗曰時張趙二公相得人固知且並相樗獨以謂且作樞密使同心同德亦何不可趙退則張繼

四興聖政卷五

八

之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如此則泰道長

若同相議論有不合或當去位則一番改更必有

參商是賢者自相戾也已而其事亦果如此

龜鑑曰自趙鼎之薦詔一啟而踰年張忠獻亦以

右僕射向平章矣說一般話行一般事正此時也

而忠獻之視師江上也四封之外姦實主之忠簡

之聽政居中也四封之內種實主之每觀至公叶

濟未嘗疑忌之言與夫臣與張浚義同兄弟之奏

張浚拒行府之檄而忠簡必責其違稟同列有奉

行文書之憤而忠簡略不以為嫌未嘗不敏社端

拜以為是二公者正書之所謂棄我二人汝有合

岳飛
計公

張浚
言賦

張浚
論治

哉大臣體國之盛心其如是乎已而浚則有建康
中興根本請 聖駕秋冬臨撫三軍以圖恢復之
奏鼎則有中原可圖宜便進兵恐失機會之請張
去而趙復再相且謂今日之事如虛弱之人再有
所傷元氣必耗惟當靜以鎮之規模措置未及少
施而其人復相已不能不動晏端復之憂色矣此
紹興五年六年之間國威之所以少振者張趙二
公之力也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復觀文殿大學士知溫
州范宗尹復觀文殿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復
資政殿大學士始用明堂恩也 神武後軍統制岳

中興聖賢卷七

九

飛為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將所部平湖賊楊
么賜錢十萬緡帛五千匹為犒軍之費 丁亥趙鼎
張浚告謝命坐賜茶浚因曲謝又以儲貳為言 上
首肯曰宮中見養 藝祖之後二人長者年九歲不
久當令就學浚復奏王者以百姓為心修德立政惟
務治其在我則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天下捨我
將安歸哉固不僥倖於近績也仰惟 陛下躬不世
之資當行王者之事以大有為正心以正朝廷正朝
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國勢既隆強敵自服
天下自歸因書王朴平邊策以獻又奏臣昨奉清光
竊見 陛下於君子小人之分聖意拳拳於此宗社

張浚
辨人子

生靈之福也昔唐李德裕言於武宗曰邪正二者勢
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
辨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柏特立不倚邪人如藤
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臣嘗推類而言之君子小人
見矣大抵不私其身慨然以天下百姓為心此君子
也謀身之計甚密而天下百姓之利害我不顧焉此
小人也志在於為道不求名而名自歸此君子也志
在於為利掠虛美邀虛譽此小人也其言之剛正不
撓無所阿徇此君子也詞氣柔佞切切焉伺候人主
之意於眉目顏色之間此小人也樂道人之善惡稱人
之惡此君子也人之有善必攻其所未至而掩之人

中興聖賢卷七

十

之有過則欣喜自得如獲至寶旁引曲借必欲開陳
於人主之前此小人也難進易退此君子也叨冒爵
祿茂無廉耻此小人也臣嘗以此而求之君子小人
之分庶乎其可以察見矣小人在位則同於己譽之
以為君子異於己排之以為小人不顧公私不恤治
亂不畏天地鬼神是以自崇觀以來以至今日有異
於己者而稱其為君子乎臣以為必無之也彼其專
為進身自營之計故好惡不公以至於亡身忘家亂
天下而莫之悔惟 陛下親學問節嗜慾清明其射
以照臨百官則君子小人情狀又何隱焉 提舉建
昌軍仙都觀胡安國復徽猷閣待制知永州不許辭

胡安國
永制

吳璠
復州

臨安
權修
大廟

張浚
措置
江工

趙鼎
體諫

免制曰朕惟士君子讀聖人之書學先王之道豈獨善其身而已哉治人治己已成物易地則皆然世俗之儒名師孔孟實蹈揚墨可與論中庸者鮮矣安國學優則仕行顧於言通經為儒者之宗論事識治道之體頃從時望召真瑣闥方嘉便於咨詢顧何嫌於封駁本身而去亦既累年予力思共理之良爾安得獨善於已零陵雖小有社有民竹馬歡迎相望數舍往讀中興之頌無忘平日之言 統制關外軍馬吳璠同統制楊政復秦州金撤離曷集諸道兵來援政復擊敗之 己丑詔臨安府修蓋瓦屋十間權充太廟侍御史張致遠言中原雖隔絕而陵寢故在京

四興聖繫卷七

都雖未復而廟社僅存萬一四方傳播以為朝廷初建太廟茲焉定都人人解體難以家至戶曉甚失興復大計殿中侍御史張絢亦奏人言籍籍謂 陛下去歲建明堂今年立太廟是將以臨安府為久居之地不復有意中原矣後二日有詔梁汝嘉隨宜修葺俟移蹕日復充本府使用 壬辰詔張浚暫往江措置邊防 左司諫趙霈言安危治亂之機相為倚伏臣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從時則治安可保恢復可期矣伏望益軫聖念載廣遠圖知宴安不可懷則前日跋履之勞不可忘也豈知樂不可極則前日宵旰之憂不可忘也知前日倉卒之驚則備

遣臺
臣訪捕

改正
宋孫官

命官
章編類

禦之策其可忘乎知前日餽餉之艱則理財之道其可忘乎詔霈論秦深得諫臣之體可轉一官賜紫章服仍令尚書省將所奏修寫成圖進入

龜鑑曰善乎趙霈之言曰願 陛下無忘親征時臣亦無忘扈衛時此與馮異之勉光武者何異異時吳芾亦曰 陛下勿以敵之進退為憂愉勿以事之緩急為作輟凡下詔必務責己引對必令盡言此與陸贄之告德宗者又何以異君臣上下警戒如此敵其可謂中國無備乎

丙午詔監察御史一員往江西閩廣諸路體訪捕盜 是日雷聲初發 戊戌宋錢孫以扈從恩特轉一官殿中侍御史張絢錢孫特於遥郡上轉行超躡衆人數等彼身冒鋒鏑萬死一生者儻或聞之豈免別生僥覲望速賜改正仍乞今後不許閭門以私事徑自取旨並須經由三省及應干隨龍人亦不得妄有僥求 上曰絢所論極當可並令改正然隨龍人偶有一日攀附之舊輒僥求恩澤不已朕每抑之今後有如此者可令臺諫論列 庚子命翰林學士孫近直學士院胡文修編類職事官條具利害章疏進上用史館范冲之請也 辛丑尚書左僕射趙鼎監修國史鼎奏范冲直史館於臣為外姻願以授浚上曰安可以冲故廢 祖宗故事况史館非朝廷政

四興聖繫卷七

范進錄考

大封之始

朋黨自破

舒明信死

范朱講

令之地可無辭前二日冲以史事入對奏疏曰臣竊

惟神宗皇帝實錄既經刪改議論不一復慮他日

無所質證輒欲為考異一書明示去取之意據史館

所用朱墨本出於臣僚之家私相傳錄書寫之際悉

從簡便臣追記 紹聖重修實錄本朱字係新修黃

字係刪去墨字係舊文今所傳本其刪去者止用朱

抹又其上所題字蓋當時簽貼今考異依重修本書

寫每條即著臣所見於後庶幾可考其考異五卷乞

付史館更憑眾議判定修立從之 詔劉光世妾許

氏寘氏吳氏並封孺人用光世請也中興後諸大將

封妻自此始 癸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言宰相

用才雖不當以鄉閭親舊為嫌更宜廣訪寒賤 上

曰朕亦面諭絢苟如此則朋黨之風自破矣張浚曰

大臣以國家為心則所用人才必取公論安有朋黨

趙鼎曰用人才所以立國臣任宰相豈敢久居至於

立國規模則不敢不為久遠計 川陝宣撫副使盧

法原農于閬州 偽齊將商元襲信陽軍知軍事舒

繼明被擒誘以美官繼明罵曰吾寧為大宋鬼豈汙

逆賊耶遂遇害 閏二月乙巳朔宗正少卿直史館

范冲秘書少監朱震並兼侍講 是日雨雹 丁未

張浚往江上視師詔百官出城餞送時浚既行邊而

趙鼎居中總政事表裏相應鼎於是以政事之先後

趙鼎相

趙鼎官

李光田

命度

及人材所當召用者察條而置諸坐右一一奏稟以

次行之鼎謙冲待士犯顏敢諫權倖請謁內降差除

一切格止鼎素重伊川程頤之學元祐黨籍子孫多

所擢用去賊吏進正人時號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

望鼎嘗入見見自外移竹箴入內奏事畢亟往視之

方興工於隙地鼎問孰主其事曰入內高品黃彥節

也鼎呼彥節責之曰頃歲良獄花石之擾皆出汝曹

今將復蹈前轍耶勒軍令狀日下罷役翌日鼎入對

上改容謝之 簽書樞密院事胡松年知宣州免

謝辭 參知政事沈與求兼權樞密院事 新知湖

州李光言明越之境地濱江海水易泄而多旱故自

漢唐以來皆有陂湖灌溉之利大抵湖高於田田又

高於江每旱則放湖水溉田滯則決田水入海故無

水旱之災凶荒之歲也 本朝 慶歷 嘉祐間民

始有盜湖為田者 宣和以來創為應奉始廢湖為

田自是歲被水旱之患臣自壬子歲入朝首論茲害

蒙朝旨先取會餘姚上虞兩邑廢置利害遂蒙獨罷

兩邑湖田其會稽之鑑湖鄞之廣德湖蕭山之湘湖

等處其類尚多州縣官往往利為主田頑滑之民侵

耕盜種上下相蒙未肯盡行廢罷伏望聖慈專委漕

臣考究漢唐之遺利檢舉 祖宗之成法應明越湖

田盡行廢罷其諸路如江東西圩田蘇秀圍田各有

未盡利害望因此東作之府遍下諸路監司守令條
具以聞詔諸路漕臣躬親前去相度利害限半月申
尚書省 已酉詔戶部措置撰集紹興會計錄用侍
御史張絢奏也絢言 國朝有 景德會計錄又有
皇祐會計錄至 治平 熙寧間皆有此書其後蘇
轍又做其法作 元祐會計錄雖書未及上其大略
亦有可觀皆所以總括巨細網羅出納凡天下賦入
之數養兵之數條章各立支費有限謹視其書上下
遵守此作會計錄之本意也故有是旨其後戶部第
具去歲收支數以聞而已 辛亥詔權於濠州等處
置市易務以通商貨其後岳州潭州亦如之 命三
衙兩浙江湖閩廣諸路帥臣依條揀放廂禁軍 壬
子輔臣奏遣中使往温州奉迎 太廟神主事 上
曰朕以宗廟在遠心常慊然今奉迎神主至行在當
行朝謁之禮 乙卯御筆參知政事孟庾沈與求並
權樞密院事輔臣進呈 上顧趙鼎曰已與卿議定
參知政事並兼權樞密院矣鼎曰樞密非古也自五
代時以郭崇韜為使 國朝因而不改故三省樞密
院分為二途 仁宗朝富弼作諫官時陝西用兵弼
建議乞令宰相兼樞密院事宰相呂夷簡辭之再三
後卒從弼議宰相兼樞密院自夷簡始也臣既以宰
相兼治院事而參知政事之臣並令兼權則事歸一

詔監得
守司

定死
罪病

併常平
併入

茶鹽
司道

庫補
書四

節等牛
死皓

體前人謂樞密院調發軍馬而三省不知三省財用
已竭而樞密院用兵不止此誠至論上曰往時三省
樞密院不同班進呈是以事多不相關白然朝廷議
論豈有帷幄二三大臣不與聞者 手詔曰朕惟監
司外臺耳目郡守承流宣化惠養吾民其委任重矣
間者朝廷輒輕以假人將何以使吏民聳然聽朕
甚惡焉繼自今其慎選擇勿狃于故常勿牽于私昵
重以累國 侍御史張致遠乞以按發欺庇為有司
殿最若一縣被按於監司則罪一州一州被按於臺
諫則罪一路其有激濁揚清無所顧避者並褒寵之
詔刑部立法申尚書省 詔諸路提刑司申行諸州
禁囚病死人歲終計分斷罪之法 丙辰詔諸路提
舉常平併入茶鹽司內無茶鹽司去處仍令提刑兼
領 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書籍多闕乞下
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以經史子集小說異書各
印三帙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丁巳福建路轉運判官鄭士彥言坑冶盡廢物料
貴踴計用錢二千四百而鑄千錢其本路舊額合發
新錢二十八萬四千省本司與提點司歲認其數
不猶愈於鼓鑄之折本欲望詳酌伺邊事息日施行
從之 川陝宣撫司將官牛皓與金兵遇于瓦吾谷
死之承信郎高萬部將任安隊官秦元薛琪張亨皆

朝請 訓寶 命造 戰船 詔措 用財 泰槍 不廷 論令 縣令 王璣 羅安 節言 三事 置路 分路 置路 制置 司總

死於陣敵顧萬戶曰真健兒也 丙寅殿中侍御史
 張絢乞於經筵讀三朝寶訓 上曰可從其請 詔
 江東浙西路各造九車戰船十二艘浙東造十三車
 戰船八艘時王璣自京湖得二巨艦以歸故命做其
 制為之 丁卯詔足食足兵今日先務戶部尚書章
 誼可專切措置財用兼參知政事孟度提領資政殿
 大學士秦檜言敵人便於弓矢乞多造強弩神臂弓
 以備攻討 上曰檜雖在宮祠不忘朝廷 右司諫
 趙霈言今天下之弊正患縣令之非其人願罷去注
 授格法盡歸堂除 上曰比已降詔慎擇監司郡守
 然縣令於民尤親亦宜遴選趙鼎曰莫若令監司郡
 守舉治狀顯著者稍加擢用其尤無良重寘之法或
 足以示勸懲 王璣提舉江州太平觀初璣既除騎
 帥而侍御史張致遠殿中侍御史張絢右司諫趙霈
 論奏其罪璣聞亦奏辭新命乞在外官觀 戊辰敕
 令所刪定官金安節入對安節上三事其一請專任
 理財之臣其二論行在職事官堂除猥冗其三論士
 風不競不卹國事自為身謀乃取其第二奏行下
 詔江浙湖廣福建等路各置路分總管一負於帥府
 駐劄 己巳參知政事孟度言准敕差提領措置財
 用令乞以總制司為名專察內外官司隱漏違欠行
 移如三省體式應本司措置事件依例進呈得旨關

刑經 諸 錢總 勅類 停為 開經 講筵 給賜 將 復 除 閣 科 薦 十 士 法

中尚書省仍鑄印以賜諸路係省錢出入舊經制司
 每千收頭子錢二十三其十上供其十三州縣及漕
 計支用應請增十錢又請收者戶長雇錢抵當四分
 息錢轉運司移用錢勘合朱墨錢常平司七分錢茶
 鹽司袋息等錢又收人戶合零就整二稅錢免役一
 分寬剩錢又收官戶不減半民戶增三分役錢又收
 常平司五分頭子錢並令諸州通判諸路提刑司拘
 催其後東南諸路歲收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而
 四川不與焉大凡東南諸路經總二司錢歲收一千
 四百四十餘萬緡四川歲收五百四十餘萬緡 左
 承議郎顏為追毀出身以來告敕除名勒停展三期
 敘坐前守嚴州犯自盜贓當徒六年也 經筵開講
 自 上視師暫輟讀講至是復之 壬申 上謂輔
 臣曰昨范溫帶來京東民兵比效用請給春秋特支
 衣絹一疋昨日中軍引見頗有藍縷者朕出內帑絹
 二千疋賜之趙鼎等曰 陛下內帑縑帛之數非承
 平比每推以賜將士此盛德也 上曰朕宮中未嘗
 妄費雖內帑所有不多專用以激揚將士而已 詔
 六院官左藏庫監官並依舊堂除 詔右承奉郎徐
 度令中書舍人試策一道左迪功郎胡理左朝散郎
 錢葉新授太常博士張宿並召試館職左朝奉郎新
 浙東提舉汪愷左承議郎通判潭州王崇並與陞擢

譚氏

節操

詔監

法具專

左臣傳

北錢

通始

獎世論

世忠

差違自詔復十科薦士而汪藻薦度及葉夢得薦

愷及度葛勝仲薦程宿棠沈與求薦葉胡交修薦愷

故有是命中興後士以十科薦用者自此始 真陽

縣觀音山盜起攻剽鄉落舉人吳琪竄去琪妻譚氏

被執盜欲妻之譚詒之曰爾輩賊也官軍旦夕且至

將為齏粉我良家女何肯為汝婦盜強之不已至於

捶擊愈極口肆罵為所殺 三月甲戌朔詔諸路監

司帥守條具被受專法來上用太府寺丞王良存請

也 丁丑詔侍講朱震范冲專講春秋左氏傳孫近

唐輝仍講論語孟子鄭滋胡交修讀三朝寶訓 上

雅好左氏春秋故擇儒臣講之 詔職事官監察御

中興聖政卷七

元

李綱

政時

錄聖

論監

州不

禁中

浙西

臨安

均州

嚴州

耻之軍壘既成世忠乃撫集流散通商惠工遂為重

鎮 觀文殿大學士李綱進省記到 建炎時政記

二冊 上謂大臣曰朕已看過皆是實事綱近日論

事非往時之比趙鼎曰綱才氣過人但自辟屬官多

少年浮躁之士致有所累耳 辛卯中書門下後省

奏上殿臣僚有親聞聖語者乞依 慶歷七年詔旨

備錄歸修注官如循習故例隱匿不報以違制論

壬辰左奉議郎李椿年入對 上問以民間利害椿

年曰今日法令非不善財用非不足而州縣每每不

治者在不得人耳若於二稅稍加措置不至失陷用

度自足若轉運司更將常賦隨時轉易通一路之有

中興聖政卷七

三

而贊者三百十有五駟之成者二十有七而已其芻粟又皆賦於民人不以為便故罷之 兵部侍郎王居正獻辯學四十二篇居正嘗入見請以舊所論著王安石父子平昔之言不合於道者為獻 上許之居正乃釐為七卷其一曰蔑視君親虧損恩義凡所褒貶悉害名教其二曰非聖人滅天道詆誣孔孟宗尚佛老其三曰深懲言者恐 上有聞其四曰託儒為姦以行私意變亂經旨厚誣天下其五曰隨意互說反覆皆違其六曰排斥先儒經術自任務為新奇不恤義理其七曰三經字說自相抵牾詔送秘書省崇觀間王安石學益盛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說不登几案居正獨非之至是因事請對進言曰臣聞陛下深惡安石之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 上曰安石之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居正對曰禍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此因為上陳安石訓 經義無父無君者一二事 上作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居正退即序 上語繫於辯學書首上之 辛丑都督行府言知泰州邵彪具到營田利害勘會所陳委可施行合關送尚書省指揮從之參知政事孟度沈與求見其所關曰三省樞

中興聖政卷七

三

移江務
場鎮
呂順
十事

密院乃奉行行府文書邪皆不樂宰相趙鼎不較人以為難 癸卯移鎮江推貨務都茶場于真州 初詔問宰相戰守方略呂順浩上十事一論不用兵則中原不可復二論敵將志驕意滿此將亡之兆三論用兵當用夏月四論分道進兵宜以五萬人由泗上擣汴京二萬人由海上攻沂密又二萬人駐濠上為援不可深入惟救大將不得殺掠至八月班師明年復出五論軍糧海道二萬人日食米四百石合於四明支一月糧計一萬二千石附海船以去至山東則有糧可因濠上軍糧由淮可運此皆不患惟趨汴京之師合濟十日糧至南京則糧亦可因矣六論發兵日乞聖駕駐蹕鎮江七論淮南通泰鹽歲一千四五百萬貫而二浙止七八百萬通泰倍於二浙尤宜選能吏為守八論機不可失兵屢得捷如吳玠初擊退於和尚原再禦退於饒風嶺又大捷於仙人關去歲敵侵淮南亦無所得而退若不發兵終無息肩之期矣臣考宣和間戶部月支纒九十萬而近年月支百一十萬夫養兵二十萬不北向以爭天下則東南民力何以堪九論海船以闕為上廣次之温明又次之今天以此利賜我宜用之以擾登萊南風而往北風而歸敵雖鐵騎百萬必不能禦十論今前宰相六人議必不一是非可否在 陛下獨斷而已 朱勝非

中興聖政卷七

三

言自 陛下講明軍政賞罰必當今內外勁兵三千餘萬宜於此時進取無失機後悔遂列四事一曰進討僭偽二曰守禦江淮三曰招撫遺民四曰審度敵勢 李綱言 陛下勿謂敵馬退引為可喜而以僭偽未誅仇敵未報為可慮勿以保全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赤縣神州猶淪異域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政未修士氣未振尚使敵人得以潛窺為可虞則中興之功可指日而俟守備之宜則當料理淮甸荆襄以為藩籬當於淮南東西及荆襄置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東路以揚州西路以廬州荆襄以襄陽為帥府淮東路則以江東路財用則之荆襄則以湖北路財用給之徐議營田使之贍養假以歲月則藩籬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矣然後可以議攻戰之利亦當分責於當路大帥謂如淮東西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東東西路荆襄之帥則當責以收復京西南北路川陝之帥則當責以收復陝西五路若夫措置之方則臣願先定駐蹕之所今鑾輿未復舊都莫如權宜且於建康駐蹕控引二浙襟帶江湖運漕財穀無不便利臣昨於 建炎初建議幸關中為上襄陽次之建康為下者以天下形勢言之也然淮南有藩籬形勢之固然後建康為可都願陛下與二三大臣熟計之緩懷之略則臣願先為自

中興聖政卷七

五

治自強之計使陷弱之民知所依告益堅戴 宋之心又曰 陛下憂勤至矣而未足以成中興之業則羣臣誤 陛下也大槩近年所操之說有二開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萬口和之牢不可破終累年以來冠蓋相望而初不得其要約翠華蒙犯而尚未有所定居上下苟且偷安而不為長久之計天步益艱國勢益弱識此之由大運有關天啓宸衷起然遠覽悟前日和議之失而躬總六師懲前日退避之非而親臨大敵北臣悍勇數十萬眾飲馬江干雖未能掃蕩遺孽盡除士卒而天威所臨亦足以使之震怖不敢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既可觀矣臣願 陛下反前日之所為勿復為退避之計姑罷遣和之使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之意為之先後本末各以次第修舉倉廩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可有為方議大舉則雖兵未交而勝負之勢已決矣抑臣聞朝廷者根本也藩方者枝葉也根本固則枝葉繁朝廷者腹心也將士者爪牙也腹心壯則爪牙奮今國家遠有強盛之敵國近有僭偽之逆臣所仰以為捍蔽者在藩方所資以致攻討者在將士然根本腹心則在朝廷惟 陛下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

中興聖政卷七

五

分則是非既明賞罰必當自然藩方協力將士用命雖有勁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且條上六事一曰信任輔弼大略謂今選於眾以圖任股肱之臣遂能捍禦大敵可謂得人願陛下待以至誠無事形迹久任以責成功勿使小人得以間之二曰公選人材大略謂陛下臨御以來用人材多矣世之所許以為正人端士者往往開廢於無用之地蓋自昔抱不羣之材者常為小人所忌嫉或中之於黜闇或指之以黨與或誣之以大惡或摘以細過而以道事君者不可則止雖負重謗遭深譴安於義命不復自辨夫人主豈能常無愛憎然必去愛憎而後能用人以興邦者愛憎出於私情用人必由於公道故也陛下誠能推至公之道將見人材輩出中興之業不難致矣三曰變革士風大略謂近年士風尤薄不顧國體惟欲進身不敷事實惟欲傷人大罵則大進小詆則小遷翕訛成風此非朝廷之福也朝廷設耳目之官以廣視聽固許之以風聞至於大故須當覈實使果如其言則誅責所加不宜止從輕典使言而無實服讒蒐惡得以中害善良皆非所以修政刑也陛下得一張浚付以西事浚以忠許國雖失機會不為無過而言者繩以大惡賴浚有浴日之功足以結知又有大臣為之辨得以洗濯不

中興聖訓卷七

美

張守言置事二

然何以雪哉願陛下降詔戒士大夫使體德意務從中厚則中興之業不難致矣四曰愛惜日力大略謂事相定之時朝廷所推行者皆簿書期會不急之細務至於攻討防守之策軍國之大計皆未嘗留意安得不為敵為之所陵侮願詔大臣熟議所以為規模者畫一條具如立課程以次施行五曰務盡人事大略謂天之道其實一致今未嘗盡人事敵至則先自退屈而欲責功於天可乎願與大臣協心同力務盡人事以聽天命六曰責畏天戒大略謂比年以來天屢譴告願陛下以至誠之意正厥事以應之疏累數千言時秦檜汪伯彥李昉頗岐王綯韓肖胄皆應詔上對惟綱議剴切的當知福州張守言明詔四事臣以為莫急於措置措置苟當則餘不足為陛下道矣臣請為措置之大略其一措置軍旅其二措置糧食何謂措置軍旅神武中軍當專衛行在而其餘軍分戍三路一軍駐于淮東一軍駐于淮西一軍駐於鄂岳或荆南擇要害以處之使北至關輔西抵川陝血脈相通號令相聞有唇齒輔車之勢則自江而南可以莫枕而卧也然今之大將皆握重兵貴極富溢前無祿利之望退無誅罰之憂故朝廷之勢日削兵將之權日重而為大將者萬有一稱病而賜罷或卒然不諱則所統之眾將安屬耶臣謂宜拔擢

中興聖訓卷七

三

麾下之將使為統制每將不過五千人基布四路朝廷號令徑達其軍分合使令悉由於朝廷之權以用之然後可以有為也何謂措置糧食諸軍既已分屯諸路則所患者財穀也然所費多寡在彼猶在此爾則所患者轉輸也今宜舉兩浙之粟以餉淮東江西之粟以餉淮西荆湖之粟以餉岳鄂荆南量所用之數責漕臣將輸而歸其餘於行在錢帛亦然恐未至於不足也錢糧既無乏絕之患然後戒飭諸將不得侵擾州縣以復業之民戶口多寡為諸將殿最歲遣官覆實而陞黜之則民得以還其鄉里而田野日闢生齒日滋江北州縣有復業之漸矣如是措置既定俟至防秋復遣大臣為之統督使諸路之兵首尾相應綏懷之略亦在是矣然究其本原則在陛下內修德而外修政耳所謂修德不過正心誠意畏天愛民儉于家勤于邦遠聲色屏貨利兢兢業業凡可以累德者無不去也所謂修政不過任賢使能信賞必罰抑權倖裁冗濫謹法度興廉耻凡可以害治者無不去也持久不倦盛德日新四海愛戴何患北方之不服在陛下果斷而力行之 翟汝文言朝廷無遠略無定論無腹心謀議之臣三者不立何後之善自 建炎叔擾今九年矣天下日苦於兵而戰守之計初未定也經國規模初未立也將相大臣每至防

白聖聖卷七

三

後論九

傳春國胡
秋 稟 安

論選
臺 臣

罷排藍口
詔以如

政國胡
論時安

秋則豫謀避地之計至春則泰然安肆如無事之日敵至與眾同懼敵退與眾同喜如斯而已所謂禦敵者臣不識也臣願擇大臣有深謀者任之責其恢復拔用能將必以克敵合天下英傑相與謀議立國之綱紀規模先定然後可為也 胡安國時在湖南聞有是詔以書與其子起居郎寅曰此詔問舊宰執即是國論未定正要博謀此機會不可失若贊得歸是其績不小汝勉思之吾有時政論二十篇雖未詳大綱舉矣諸葛復生不能易此也 夏四月甲辰朔監察御史田如鼇為尚書祠部員外郎如鼇營上書排詆大臣其言及殿中侍御史張絢輔臣入對 上因曰臺臣耳目之官朕未嘗不慎此選然必試之六察度其可用方敢除言事官沈與求曰臺臣與朝廷分持紀綱要須得沈厚練達之人則論事不苟 工曰用沈厚練達之人極是然朝廷與臺諫當為一家不分而為二若朝廷所行臺諫詆之臺諫所論朝廷輒沮之則事何由濟翌日如鼇遂罷郎官之命新除徽猷閣待制知永州胡安國乞以本官奉祠詔安國經筵舊臣引疾辭郡重憫勞之可從其請提舉江州太平觀令纂修春秋傳俟成書進入以稱朕崇儒重道之意 詔進士王九齡召赴行在令閣門引見上殿九齡博極羣書卓越有大志會日食求言九

中聖聖卷七

三

王齡九事

配黃大本

立監守失法

鎮撫使

溫州至行

范冲書

齡上書論役法五害如司馬光所言已見於今日中

書門下省奏江浙沿襲舊例差保正長催科等事致

有破產失業流離之人前後臣僚論列雖多惟九齡

建陳曲盡利害已令有司措置立法故有是命九齡

入見又上五事一役法二屯田三復武舉四均賦稅

五課農桑上再三稱善趙鼎讀九齡奏疏謂同列曰

王君論事盡天下之利害非老生之常談也乃以為

太平州當塗縣主簿 丙午右承奉郎黃大本貧死

杖脊刺配南雄州牢城收管大本為貴池丞坐贓抵

罪故有是命既而監文思院于淳南恩州司戶莫憲

章皆以賄敗遂斷配焉 詔諸縣違法知通失按舉

而被按於監司諸州違法監司失按舉而被按於臺

諫各察治得實者並減犯人罪五等犯人繫公罪又

減二等並不以去官原免者為令 丁未召荆南鎮

撫使解潛赴行在於是諸鎮撫使並罷矣 戊申張

銖奉太廟神主自溫州至行在 己酉宗正少卿兼

侍講范冲轉對言 仁宗皇帝建邇英閣嘗命儒臣

蔡襄等寫尚書無逸篇并孝經天子孝治聖治廣要

道四章為二圖列於左右 元祐初臣父祖禹為侍

講奏乞檢尋二圖如 仁宗故事 哲宗皇帝

願 陛下圖書無逸篇為二圖置於講殿之壁 上

納其言遂書為二圖不崇朝而畢翌日以諭輔臣沈

館職

賞罰

市建

米糶

正保

獎韓

沈與

與求曰願 陛下以是圖為元龜夙夜自儆則恢復

之期可卜矣 壬子詔館職正字已上專舉縣令以

右司諫趙霽言正字已上亦舉監司守令則失於太

泛故也 乙卯進呈殿中侍御史張絢奏嚴州壽昌

縣令臧梓治狀可稱饒州安仁縣令趙濤貪污不法

乞行勸沮御批梓改合入官再任濤送提刑司取勘

趙鼎等曰兩縣士民近經都省陳狀已下監司覈實

上曰絢所奏亦因兩縣士民經御史臺投狀故有

此請朕思毀譽 監司核實然後行賞罰未為晚也

丙辰詔建州歲起片茶五萬斤赴行在仍市末茶十

五萬斤赴都督行府市易務交納舊額歲貢茶二十

萬六千斤葉濃之亂園戶逃散遂罷之而取其錢至

是本州奏乞蠲免而行府以為指準淮南支用乃命

市末茶俾商人持往淮北焉 丁巳中書言民間米

踴貴詔戶部借支神武中軍糧食一月令盡出糶時

上已命發常平米後二日又詔日糶千碩 己未

詔鄉村五保為一大保通選保正於免役令中去長

字始改紹聖法也 庚申詔韓世忠紀律嚴明岳飛

治軍有法並令學士院降詔獎諭時世忠移屯淮甸

軍行整肅秋毫無犯飛移軍潭州所過不擾鄉民私

遺士卒酒食即時償償直 上聞之故有是詔 辛

酉新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錢某臨安府府學教授周

條約
營田司

行孟
享禮

賦稅
數奇

楊時
卒

蔡並為監察御史先是沈與求薦蔡節操方正可備
獻納故二人並命 甲子 太上帝崩于五

國城年五十四兵部侍郎司馬朴與通問副使朱弁
同在燕山間之密議舉哀制服弁欲先請朴曰吾儕

為人臣子聞君父喪當致其哀又何請設不見許可
但已乎遂服衰朝夕哭敵人義之而弗問 詔諸路

營田司官給種糧者每一耕牛歲課毋得過十碩民
間自有耕牛者除輸納稅賦外毋得抑令耕種營田

時言者以為解潛在荆南民有耕牛官為給種納課
或十餘碩而租稅差科仍舊是致百姓流移田業荒

蕪故條約焉 丙寅 上就射殿躬行景靈宮孟夏
朝獻之禮 辛未詔諸縣稅賦奇零剝數委通判點

檢折納價錢別項捲管專充上供諸路免役寬剩錢
並令起發赴行在用總制司請也 龍圖閣直學士

致仕楊時卒年八十三起居郎兼侍講朱震言時學
有本原行無玷缺進必以正晚始見知其所撰述皆

有益於學者詔有司取時所著三經義辯賜其家銀
帛二百匹兩後謚曰文靖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七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高宗皇帝十八

紹興五年五月庚辰吏部員外郎周秘面對 上曰
自今臣僚轉對甚有所補由此擢用者亦多縱有不
當亦不欲責罰恐人不敢論事 辛巳輔臣奏事趙
鼎曰昨日得旨擇日降制除防禦使境為節度使封
國公出就資善堂聽講臣退而與孟度沈與求商量
皆仰贊陛下為宗廟社稷大慮謹令有司卜今日二
十六日吉准陛下裁擇 上曰可與求曰此威德之
事也而陛下斷自聖心行之不疑此自古聖賢之所
難也 上曰朕年二十九未有子然 國朝自有

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仁宗皇帝故事此事甚易行而前代帝王多以為難
鼎曰自古帝王以為難陛下行之甚易此所以莫可
及也 上曰 藝祖創業肇造王室其勤至矣朕
取子行下鞠於宮中復加除拜庶幾仰慰 藝祖在
天之靈朕曰陛下念 藝祖開創之難而聖慮及此
帝王所難能之事也初張浚之未出使也 上嘗以
語鼎浚與求曰此子天資特異在宮中儼如神人
朕親自教之讀書性極強記鼎先得旨於行宮門內
造書院屋一區欲令就學至是書院成 上曰只以
書院便為資善堂浚除授訖命儒臣為直講翔善悉
如資善故事 給事中廖剛言今諸將之兵被於注

廖剛

趙鼎

論可

張絢

淮不知幾萬數日侍哺於東南之轉餉東南之民已

不勝其困矣可救此患莫若屯田朝廷亦嘗行於淮
南今閱數代未聞有補益畫之方勸相之誠有未
至乎乃歐唐郭子儀漢力田科蜀諸葛亮事為屯田
三說上之詔都督行府相度措置 癸未詔江浙四
路共造五車十漿小船三十言者以為緩急遇敵須
用輕捷小船相參乃復為之 甲申 上諭輔臣曰
昨路允迪奏到所記聖語見揚州駐蹕時人才凡冗
宜遣變改今行在人才皆可觀趙鼎曰陛下以人才
為意中興可復天下幸甚 神武中軍統制楊沂中
遣士卒五十餘人運怪石置之太平樓酒肆殿中侍

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御史張絢遇諸塗奏言今邊境多虞百姓艱食陛下
方且早宮菲食焦勞於上一花一石屏去不顧奈何
軍中不能上體聖意乃敢公然運石以馬酒肆遊觀
之美豈獨訓練士卒之時不當勞以無益之役而求
目所觀傳播四方亦非美事此風新不可長兼臣近
見村民多取花抹竹或街市貨賣若不嚴行止絕亦
有棄本逐末之患改望體問今日運石因依重加行
違仍乞下臨安府令禁止村民貨賣花竹庶幾陛下
勤儉之德不待家至戶曉而侈泰之俗一變而為樸
素實艱難之先務詔禁止沂中坐罰金 乙酉秘書
省正字李彌正轉對面奏見存西北之兵歲入銷減

乙令州郡募東南民兵教習以壯國威禦盜賊萬一
朝廷有警亦可募以調發 上曰朕自知南兵可用
向有五百人皆平江人在張俊軍中往往率先犯陣
其不可用者但未教習耳彌正又因口陳大臣進退
之易實害治體 國朝自 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
位以來恩意尤篤 上曰 祖宗體貌大臣恩意甚
厚與庶寮不同此朕家法每奉以周旋如鄭文公雖
一國之君進臣不以禮退不以道為詩人所譏彌正
又陳古者創業中興之主必有謀臣任事責重憂勤
逸樂與之終始今人之才雖不敢遠望古人願陛下
捨短取長擇忠實可仗者推腹心以任之則事功可
見就緒 上曰善若無一二腹心之臣執與謀議
詔禁銷金翠羽為飾用吏部員外郎姜師仲請也
而或新除幹辦諸司審計司李禧年再得召見論今
日之弊甚大者有三一曰銓選之弊負多闕少二曰
食貨之弊錢糧物重三曰所司之弊吏強官弱又曰
奏度牒事以為今一歲所幣不下萬數是歲夫萬農
也債而累之費幾盡矣非生財之道也 上首肯之
乃下其章命吏戶部同措置 詔中書舍人胡寅論
使事辭旨剴切詳明深得論思之體令學士院降詔
獎諭時既用尚書右僕射張浚議遠問安使何鮮入
雲中黃上疏言女真者驚動陵寢賊殺宗廟劫質二

遺極胡 使論

帝塗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雖也頃者誤國之臣自
知其才術不足以戡定禍亂而又貪慕富貴是致誘
張為知遺使求和以苟歲月九年於此其效如何彼
之一身叨切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於陛下聖德國
家大計虧喪多矣所幸陛下智勇日躋均然獨見於
邪言又惑之後奉將天討罪狀劉豫再安國步漸圖
興復天下忠臣義士聞風興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
今乃貽庸臣之轍踐已失之謀犯孔子之戒循魯莊
之事忘復讎之義陳自辱之辭臣切為陛下不取也
或謂不少有貶屈其如二帝何臣應之曰自建炎丁
未至於紹興甲寅所謂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為名
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 二帝所在者誰歟見
二帝之面者誰歟得女真之的耗者誰歟因講和而
能息敵兵者誰歟臣但見而午而後通和之使歸未
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次失險矣臣但聞去年冬
使者還言邊方帖服國勢莫安形於章奏傳播遠近
曾未數月而劉豫編兵犯順矣女真者知中國所重
在 二帝知中國所恨在劫質知中國所畏在用兵
則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蓋吾所畏而
中國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
必矣陛下可不據孔子之論而決此策乎苟惟不然
以中國萬乘之尊而稱臣於敵國則寧補而下皆其

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講解以一將軍數萬眾駐兵泗水之上願陛下面結約款血而退下知陛下何以待之陛下試加採擇或合聖意即以此雖當復無可通之義明降指揮罷奉使之命疏奏 上嘉納命宰相趙鼎召至都堂諭旨仍賜詔獎諭寅又上表言天下有至公之心有正直之論違正論拂公心以行其邪說雖當時不悟及事已敗世已陵遲然後悔之則無及已姑以近事明之方王安石得志託大有為之說大有為之說者孟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元勳舊德皆以祖宗舊法不可變改安石斥之為流俗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大有為者乃所以召亂其所謂流俗者皆賢才也使 神祖照之於司馬光辭樞密副使之時而退王安石罷新法則尚有崇觀之亂乎及蔡京秉政託繼志述事之說繼志述事之說者孔子之言也豈不美哉當時忠臣義士皆以新法吾民當遵元祐蔡京名之為誘訛而其說盛行自今觀之其所謂繼志述事乃所以遂其私意其所謂誘訛者皆忠言也使 上皇照之於陳瓘論列之時而退蔡京復元祐則尚有宣靖之禍乎天下之理一是一非出於是則入非出於非則入是理不並立人無兩存此人才邪正之所由分而國家治亂之所由判自古如此豈惟今哉女真用兵以來和戰兩

中興聖政卷八

三

態為殿

議肇於孝慈在位之日兩議不決馴致北狩自今觀之西北之不可與和亦易見也而和議之說不愚非特通和女真又欲通和劉豫和之一字實懷二心以國與人亦所不恤豈不過甚矣哉原其所本起於耿南仲昌言之正猶王安石大有為之論蔡京繼志述事之說而尊主死民疾雖殄惡不欲和者亦猶司馬光不以安石為然陳瓘不以蔡京為是八年於此正論不勝監觀前事識者憂之尚賴陛下險阻備嘗照知情偽於和議輩皆已試用了無功效此策不足中興斷自宸衷舍非從是遂嚴降詔旨罪狀反敵聲罪致討一振國威豈於女真尚肯通使適觀何辭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係不細遂具陳奏陛下曲賜褒諭以來求言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陛下雪耻復讎之意用賢才修政事厲兵選將駁駁北向以為迎 二帝之實大計一定邪說不行中興可期宗社之福豈獨微臣忝叨恩詔以為今日美談而已 戶部奏諸路殘破州縣守令勸民墾田及拋荒殿最格其法墾田增及一分郡守陞三季名次累及九分遷一官虧及一分降三季名次九分賜一官縣令差減之縣具墾開實數月中州州季申監司增虧十分者取旨賞罰 己丑參知政事權樞密院事孟庾進知樞密院事 庚寅趙鼎奏事因言李沆

中興聖政卷八

三

安得
瑞為
上人

論縣
人令
得

章
人令
得

胡
論
奔

胡
論
詞

作相時每奏祥瑞獨雜以水旱螟蝗文字進呈憂國
愛民之心如此 上曰王旦賢相也未封時部無一
言如天書降殆難考驗但朝廷內外得人四民安業
則為上瑞 辛卯張州壽昌縣令臧祥持政合入官
全再任以兩浙轉運奏其治狀有實也 上曰若得
賢令尹如此一方皆受惠趙鼎曰一縣生靈十萬縣
令得人則人人安業 上曰然朕區擇監司守令政
欲安百姓也 辛酉尚書古僕射張浚提舉詳定一
司教令參和政事沈與求同提舉初置提舉官也
中書舍人胡寅言兵興以來衣冠轉徙失所者眾於
是開奏詳之路置添差之闕廣宮廟之任增待次之

中興聖政卷八

除所以惠恤之者亦厚矣而奔競日昌不安義命方
在青籍則乞敘雪已得敘雪則乞祠祿已得祠祿則
乞差遣已得差遣則乞改替已得改替則乞近闕已
得近闕則乞見任已在見任則乞超擢士風之弊莫
甚此時伏見舊法已有差遣及方在改謫者不得輒
入國門所以杜貪躁清仕路存綱紀也伏望明詔率
執舉行成憲從之寅又言近來書命多出詞臣好惡
之私使人主命德討罪之言未免玩人喪德之失詔
以付中書後省 戊戌岳飛至鼎州之城外先遣兵
馬鈴轄楊華入賊招安華求降時為賊魁以寬厚得
衆遂與故部曲潛結楊太黨謀殺太以降時大旱湖

范冲
朱善
明善
皆請

張鼎
有隙

武暑
四暑

招安
隆十

李以
為我

湖賊
降款

水洞如深冬賊益懼 己亥貴州防禦使瑗為保慶
軍節度使封建國公宗正少卿兼直史館范冲兼史
館修撰兼侍講資善堂翊善起居郎朱震兼資善堂
贊讀 上親筆付出制曰朕為宗廟社稷大計選於
屬籍得 藝祖七世孫鞠之官中茲擇剛辰出就外
博宜有端良之士以充輔導之官博觀在廷無以易
汝時張浚在潭州開建國公當就傳亦薦冲震可備
訓導朝論以二人為極天下之選或謂浚繇此與鼎
始有隙 詔以武暑命諸路監司分往所部慮囚前
二日進呈行在疎決 上問外路如何趙鼎曰臣記
每年夏熟時今提舉司催決獄事自渡江後不曾舉

中興聖政卷八

行 上曰大理等處禁繫無幾當行之諸路令無
延刑禁庶暑中不致罪人疾病也自是遂為永制
庚子知度州韓昭奏周十隆已就招 六月癸卯朔
趙鼎言資善堂極備隘恐方暑不便 上曰粗令修
葺可也朕常以營造為戒居處不敢求安前日孫近
乞罷修學士院然上漏下濕若不與與修葺非朕待
遇儒臣之意 甲辰洞庭賊楊欽將所部三千人詣
岳飛降初張浚至長沙親臨湖以觀賊勢疑未可攻
會有急詔召浚還朝謀防秋之計岳飛至潭州出圍
示攻討出入之要且曰禽之易耳浚曰恐誤防秋之
期俟明年再來討之如何飛請徐往來之程限八日

改元

不造百姓

省併錢

林仲李
重縣

破賊請浚曲留以俟浚然之 飛以統制任士安為

賊餌賊併力拒之凡三日飛乃以六兵四合一戰破

賊索殆盡乘其舟以入水寨欽等迎降欽在賊中

悍陽大恃以為強飛厚待之賊愈喪氣 乙巳名新

歷曰統元 丙午 上諭輔臣曰近今諸郡以箭鏃

改造甲葉恐再於民間科敷密院只令行下令只於

作院打造毋得科擾百姓趙鼎曰陛下恤民如此臣

等敢不奉承聖意 丁未罷統州鑄錢司合行事務

權令度州本司兼管自渡江後泉司所發額錢比舊

十虧八九朝議以為兩司責任不專職事因致廢弛

乃合為一司 祠部員外郎林李仲當因面對乞重

縣令之選其言曰令非其人一邑受其弊守非其人

一郡受其弊監司非其人一路受其弊積諸路而言

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將何利於國家而輕足選耶

願從陛下丐一縣令往以自效臣承乏即曹求為縣

令若不情者然官職輕重惟陛下如何以省部為重

則重在郎官以斯民為重則重在縣令漢明帝曰郎

官出宰百里有非其人受其殃蓋非以郎官為重

重其出宰百里也 己酉 上謂輔臣曰朕以南班

宗室請給至薄甚有資糶者昨日出內帑錢每人賜

二百千令宗正丞沈尚卿散給尚有親賢宅近蜀已

取會人數別行給賜趙鼎曰今宗室凋零無幾陛下

中興聖政卷十八

七

建國善堂

范冲

田平

龍科

敦睦如此盛德事也 建國公初出資善堂 上命

見翊善范冲贊讀未震皆設拜趙鼎等得旨依故事

謂見冲等每因奏導國公以仁義之言輒裸軸藏

之時一展玩國公嘗得李公麟所畫孝經圖冲書其

後略曰孝者自然之理天地之所以大萬物之所以

生人之所以盡三綱五常之所以立學然後知之心

不苟慮必依乎道足不苟動必依乎禮行之以不息

守之以至誠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及乎習與性

成是謂純孝不然無以立身矣豈不見夫諸侯車服

之美儀物之盛尊榮如此國公以幼學之年享寵祿

之厚孟思所以保富貴之道乎故冲以諸侯之事為

獻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固之諸侯其入

而居於王所則皆謂之卿士故冲又說以卿大夫之

事為獻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國公其勉之 辛亥

趙鼎進呈以早乞分命侍從官等偏走羣祀祈和事

上曰亢陽如此朝廷政事闕夫更宜講求鼎等曰

近日蠲除翎毛箭鏃及官舟運糧等事皆是仰承聖

意以寬民力况與求曰雲漢之詩雖上下莫瘳靡神

不宗不廢禱祈之事要之以側身修行為本陛下勤

恤民隱如此宜蒙嘉應 癸丑手詔訪聞諸路久愆

雨澤絲朕不德致斯亢旱雖恐懼修省思所以答謹

戒弭天災尚慮州縣遠矣詔令重擾吾民致傷和氣

田平

七

除稅租和預買及應副大軍之外應于科數催驅等
事曰下並罷 荆湖制置使岳飛破湖賊夏誠揚太
赴水死餘黨相繼皆降飛入水寨殺賊眾殆盡惟夏
誠寨固守寨三面臨大江背倚峻山官軍陸攻則入
湖水攻則登岸至是飛測其淺處乃擇善罵者二十
人夜往罵之且悉眾運草木放之上流賊聞罵聲爭
擲瓦石草木為瓦石所壓一旦填滿飛長驅入寨遂
執誠湖寇悉平

龜鑑曰竹巖之題卒誤鍾相相既擒矣公猶相也
然而呂寓致討而不能平王玘招安而不能伏及
張浚至醴陵召間諜之囚釋其縛而縱之歸使諭

岳飛傳卷十八

五

寇於是公之特揚欽降卒有膽喪之歎岳飛至鼎
城取偏裨之慢令者鞭之以折其氣使為虜餌於
是么斃而城擒果應飛來之讖此平揚公之功烈
也

大事記曰嘗謂宣王中興平外裔耳光武中興平
內寇耳而 高宗欲據裔則內寇轉迫欲除盜則
外禦復張然而降依遇等殺杜用丁順等則有王
淵擊李昱平趙方則有劉光世却丁進則有守臣
康允之破戚方則有守臣周祀誅葉僕討李成則
有張俊平范汝為平曹成則有韓世忠而揚公據
上流儲號紀年尤為腹心之害岳飛一至八日而

以軍
罷早執

召尹

張俊
世忠
岳飛

應飛來之讖湖寇盡平而外侮始息矣使當時諸
盜不作諸臣得以併力中原豈不足以建立事功
哉

甲寅尚書左僕射趙鼎和樞密院事孟夔參知政
事沈與求奏自五月丙子不雨今越四旬叨冒近司
輔政無狀致此謹戒伏乞特降威命正臣等之罪早
賜黜責詔答曰早暵逾時甘澤未降乃朕菲德非卿
等咎各安厥位無得再請 丁巳史館修撰資善堂
翊善范冲言伏見和靖處士尹焞誠明之學實有淵
源立方之行動應規矩內外淳備毫髮無玷實為鄉
閭之所尊禮士夫之所矜式臣無能彷彿舉以代臣

允樞公議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津遣赴行在焞程順
高第也願死聚徒洛中非弔喪問疾不出戶士大夫
尊仰之靖康初种師道薦於 淵聖方召至闕將命
之官力辭而去建炎兵亂鎮撫使翟與辟之不能致
紹興中避難長安偽帥趙彬以劉豫命玉帛招之焞
却幣奔蜀居於涪州上聞其賢故召 湖寇既平張
浚乃更易郡縣焞職吏宣布寬恩命岳飛進軍屯荆
襄以圖中原浚率官屬泛洞庭而下時淮東宣撫使
韓世忠江東宣撫使張俊皆已立功而飛以列校拔
起世忠俊不能平先是飛皆屈已下之數通書俱不
答及飛破楊么獻樓船各一兵徒戰守之城畢備世

之勸 上又曰民窮無聊起而為盜多緣守令不良
擾之使然若百姓安其田里其肯為盜乎朕夙夜以
此為懷卿等復留意謹擇守令庶幾百姓有安居樂
業之意

史臣曰 紹興初羣盜充斥既平閩中而樞臣議
收民兵以節制之詔曰事有本末今所措置皆末
也致盜之因良由科徭疾苦吏不省憂令監司條
具利便以聞至此又有是言夫出政而原其本惠
盜而矜其情寬役使學常產以修其安民之事監
司察郡縣軍執擇守令以持其安民之具嘗聞安
民矣未聞治盜也此之謂知要

癸巳知滁州何洋條上屯田利害 上曰淮北之
民強勇而至朕為民父母豈可使民失所賦田予
之吏加優恤恐乍歸之人或無居止當行下提點司
量給官錢賑助之沈與求曰立國不當為朝夕計今
使就耕之民盡蠲租賦吏賑助之則五年以後兩淮
荒田往往耕闢已多縱使恢復亦為朝廷之利 上
曰然 乙未 上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皆有
格法朕遵守之甚嚴但付之有司依法施行
史臣曰內諸司轉官出職 祖宗必嚴其籍豈惟
名器之惜哉絕外廷之私謁懼法守之易陵也與
夫黎近之臣皆所深戒觀御藥院上用供奉官以

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而不可以寄資內侍省押班
必年五十以上至張茂之除雖四十八猶為不可
司馬先引故事為英宗言之又為神宗言之皆此
意也

八月甲辰詔增館職為十八員時言者論唐太宗
當兵戈搶攘之際置文學館學士凡十有八人其後
皆為名臣 祖宗開三館以儲養人才蓋本於此余
國步艱難時方右武故館職猶多闕員然臨事每有
乏才之歎則儲養之方亦不可以兵戈而遽已也
祖宗故事通以十八人為額故有是旨 禮部貢院
故榜考校到合格進士樊光遠等二百人博學宏詞

科新敕令所刪定官王璧新明州州學教授石延慶
二人 丁未宰相趙鼎乞罷政先是殿中侍御史謝
祖信奏新簽書廣德軍判官趙繼之任衢州江山令
賊汙狼藉與判官趙不愚共為姦利表裏相濟詔浙
西憲司劾治其日癸卯鼎嘗以京秩薦此二人故乞
解職務是日祖信方候對 上顧鼎曰事有輕重卿
為士之夫甚輕而朕之罷相甚重知人自古難之豈
可以為二士之夫而罷宰相 己酉趙鼎言故右奉
直大夫邵伯溫大賢之後行義顯著元符末以上書
得罪書名黨籍坐廢者四十年伏望優加褒贈鼎伯
溫門人也詔贈秘閣修撰官其家一人 丁巳詔福

增館
員十

取詞
人科

贈邵
伯溫
官

建收買未茶指揮勿行 己未詔御筆比覽元符諫
臣任伯雨章疏論章惇蔡卞詆誣 宣仁聖烈太后
欲追廢為庶人誰無母慈何忍至此自朕纂服是用
疚心昭雪黨人刊正國史雖崇寧而後迷國猥衆推
原本始實自紹聖博下竊位之時而該慝未彰將何
以仰慰在天稱朕尊嚴宗廟之意可令三省取索議
罪來上當正典刑布告天下 丁卯故持進中國公
章惇追貶昭化軍節度副使故責授寧國軍節度副
使蔡卞追貶單州團練副使各人子孫不許除在內
職任用己未詔書也

史臣曰理能正於人之心而治不足以達於天下

者未之有也天下之亂非自為之也必有善常醜
正者取三綱九法汨陳而倒行之以致於亂矣而
人心之不泯者猶在也舉而明之亂可使治亦豈
其自治哉理在其心者固先之矣紹聖二姦為國
產亂以絕天之理其忍哉高宗誅姦於既死其得
撥亂世反之正之理乎

是月偽齊陷光州 九月辛未朔詔總制司近取
漕司雜稅及常平增收頭子錢鈔券勘合錢者戶長
雇錢常平一分寬剩錢正稅零時剩數等並罷以久
早用都省請也 壬申權川陝宣撫副使邵溥按蜀
郡守趙丞之不法趙鼎曰溥在蜀中極振職 上曰

程
第

黃
第

汪
第

人情多銳於其初久之往往懈怠若常如此甚佳雖
古帝王亦然唐明皇開元天寶治亂可見矣趙鼎曰
陛下知此中興之功宜不難致天下幸甚 乙亥
上御射殿賜進士汪洋等二百二十人及弟出身時
右修職郎黃中對策言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
兩宮北狩闕然溫清之奉者十年於此矣人生天地
之間如白駒之過隙所謂十年者豈可多得陛下思
念至此豈不為之痛心然臣恐陛下有思念憂懼之
言而未有思念憂懼之誠心也故凡有是誠者必有
是事臣不識陛下所改作者果何等事邪今天下之
弊極矣臣愚以為獨在於陛下安之以誠益之以剛

健明詔二三執政大臣思有所矯拂於世俗事事到
靡整齊之必盡去天下之宿弊而為之一新其耳目
然後治政將有可觀祖宗之烈為可復父兄之耻為
可雪也洋策言治道之要不在乎他在反求諸己而
己臣願陛下以帝王之道為可以必至以聖人之言
為可以必信勤而行之不自懈怠以混一區宇為心
使設施注措莫不當理從諫如轉圜見善如不及純
而不已盛德日進使海內皆有歸往之心然後大舉
六師削平西北所謂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叛
也惟陛下力行之再詳定官中書舍人胡寅等定中
為首選輔臣奏中條有官人 上問故事如何沈與

謝德
六策

賜書
庸高

應賜
名反

釋身
釋告

進修
神重

論上
精強

求曰臣聞皇祐元年沈文通考中第一 仁宗曰朕不欲以貴胄先天下寒畯遂以馮京為第一文通第二 上曰可用此故事遂擢洋為第一同日賜特奏名進士汪喬年以下二百七十二人同出身至助教 壬午張浚奏江上諸軍事藝精強非前日之比趙鼎曰此皆陛下累年葺治之功 上曰此皆卿等協贊向使未勝非尚為相必勸朕退避今已無江浙矣 乙酉尚書左僕射監修國史趙鼎上重修神宗實錄五十卷舊文以墨新修以朱剛出以黃及進呈 上起詣殿東壁焚香再拜受書內侍設案捧書至御坐前播芳展書修撰范冲進讀 上起立拱觀禮畢復御座 降迪功郎吉身於浙西諸州降釋每道四千緡亦不作進納與理為官戶仍理選限 己丑教賜進士及第汪洋乞避遠祖嫌名 上以其與王拱辰同歲賜名應辰時言者請賜新進士儒行及中庸篇詔正字高閌校正 上將親書以賜閱言儒行詞說夸大類戰國縱橫之學蓋出於漢儒雜記望止賜中庸庶使學者知聖學淵源而不惑於雜 上從之 雅州嚴道縣尉謝鴻德持改宣教即發書昌州軍事判官以所陳六策議論可采也惇德六策一曰正國體二曰正身三曰求賢四曰奉天五曰愛民六曰服四裔 庚寅上以御書尚書一帙賜趙鼎翌日

祖及祖法
太不仁

言戒
直張

張戒
直言

子人邪元
任等符

賜尚御
鼎趙書

鼎奏謝 上曰尚書所載君臣相戒教之言所以賜卿政欲共由此道以成治功耳 壬辰詔元符上書邪說尤甚范柔中等二十七人身亡未任子者並與一子官趙鼎進呈上曰此乃蔡卞蔡京之罪獻言者有可取則施行之無可取則容納之如此則上無拒諫之名而下有敢言之士何至立為邪等名目其誤 太上皇帝皆此類也 國子監丞張戒面對奏 上曰臣幸因輪對輒撰成書一封宗社大計軍國重事臣靡不盡言願陛下萬幾之暇留神省覽 上曰甚善戒進呈訖奏曰臣所論事既多必有不合聖心處 上曰朕覽天下章奏不如此朝廷初無拒諫之意人臣進言其可行者行之其不可行者置之朕未嘗加罪戒曰誠如聖諭人臣進言若皆合聖心即是陛下所已知者又何用言為 上曰不惟已知已能行不煩言若人臣進言必欲合人主之意即是觀望戒曰陛下明此天下幸甚 乙未趙鼎奏昨日蒙降出國子監丞張戒所上書其言雖有過當小臣取盡言如此亦不易得上曰戒因面對攜此書來上幾萬八千言朕熟覽之其間固有過當然其憂國愛君之心誠有可嘉戒自言恐許聖意願陛下容之方患朕之過失不得自聞民之疾苦不得上達大開言路以防壅蔽豈罪言者朕意欲賞之沈與求曰 陛下容

論節用

華州復

錢寬指

雞雜

書賜

更法

納忠言如此何患不聞盡言 上曰戒言朕有仁

宗皇帝守成之德而不知 太祖創業之志此言良

是朕見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德洽民心至今

天下誦之仰慕如堯舜文武故當時立政用人之事

朕嘗置左右朝夕以為法至於 太祖以神武創業

朕誠不及也 丁酉權戶部侍郎張致遠奏呈歲計

上曰今中外大小之臣罕有任責若人人體國以

公事向家事何憂不足仍須每事省節積少成多唯

瞻軍賞功務在激勸此不可減耳監司守令有不經

意於常賦怠慢尸素者戶部宜糾劾之當議嚴責

是月淮西宣撫司統制官華旺復光州 冬十月庚

與里此本一八

子嗣詔戶部鑄板下江浙荆湖平陽州縣奉行寬恤

指揮御史勸其違者竄責先是禁屠以禱晴而併及

雞鴨右諫議大夫趙霽奏疏稱頌上德中書舍人胡

寅請疏笑曰諫議乃及此乎聞敵中統兵有號龍虎

大王者脫或入寇當以雞鴨諫議拒之 壬寅遣中

使以所書車攻詩賜輔臣翌日趙鼎奏謝 上曰朕

觀鴻鴈車攻乃宣王中興之詩今境土未復 二聖

未還當與卿等夙夜勉勵以修政事備邊方鼎曰陛

下游神翰墨之間亦不忘恢復臣等敢不自勉 乙

已詔廣東鹽以二分即本路通商餘一分官賣充漕

計廣東鹽舊從官賣其後許通商於荆湖南北及吉

稽考

張浚

書泰

張浚

州至是復有此命尋又增鈔錢為二十萬緡 戊申

殿中侍御史王縉請嚴義倉之法以備水旱趙鼎進

呈因言湖南江西歲旱田畝災傷今秋成之際民間

已闕食恐至來春大饑欲令常平司多方廣糴以備

賑濟 上曰朕聞江湖歲歉夙夜為憂常平法自漢

以來行之乃是救荒之政祖宗專用義倉賑濟最為

良法比年多有失陷可降指揮中飭有司稽考之

庚戌尚書右僕射張浚入見浚既平湖賊遂自鄂岳

轉淮東西會諸大將議防秋之宜直至山陽偽境震

動 上勞浚曰卿著行甚勞然湖湘羣盜既就招撫

以成朕不殺之仁卿之功也浚頓首謝趙鼎沈與求

戶部文之二

曰湖湘既平則川陝血脉通矣他日遂可漸為恢復

之圖 上親書周易否泰卦賜浚浚奏自古小人傾

陷君子莫不以朋黨為言夫君子引其類而進志在

於天下國家而已其道同故其所趨向亦同曾何朋

黨之有惟小人則不然更相推引本圖利祿詭詐之

蹤莫可跡究故或為小異以彌縫其事或內外苟合

以信實其言人主於此何所決擇而可哉則亦在夫

原其用心而已臣嘗考泰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

而象以為志在外蓋言其志在天下國家非為身故

也否之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而象以為志在君則

君子連類而退蓋將以行善道而未始忘憂國愛君

之心焉觀二艾之義而考其心則朋黨之論可以不
攻而自破矣臣又觀否泰之理起夫人君一心之微
而利害及於天下百姓方其一念之正其畫為陽泰
自是而起矣一念之不正其畫為陰否自是而起矣
然而泰之上六陰已盡復變為陽則君子在外而否
之所由止焉否之上九陽已盡復變為陰則小人在
外而泰之所由生焉當今時適艱難民墜塗炭陛下
下若能日新其德正厥心於上臣知其將可以致泰
矣異時天道悔禍幸而康寧則願陛下常思其否
焉 上嘗召對便殿問所宜為且命以所聞見置策
來上浚承命條列以進號中興備覽凡四十篇莫不

備具 上深嘉歎置之坐隅 乙卯提舉西京崇福
宮李綱為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洪州初張
浚之謫福州也綱亦寓居於福二人相見除前隙更
相厚善至是數於 上前言其忠趙鼎嘗為綱辟客
亦為上言綱才器過人故有是命綱辭上手書教諭
有曰朕之用卿審矣卿宜以安社稷為己任勿間中
外勉為朕行不必數有請也 戊午布衣陳得一造
新歷成賜號通微處士 詔川陝類省試第三人例
推恩餘並賜同進士出身持奏名人令宣撫司置院
差官試時務策一道以道遠舉人赴殿試不及故也
辛酉吏部侍郎晏敦復請三公三少三省長官俸

之水

論

太廟

諭

給並依嘉祐錄令修立從之 乙丑淮東宣撫使韓
世忠奏偽簽軍犯進水軍遣統制呼延通等引兵擊
磴之所脫無幾 上曰中原赤子為稼通脅死於鋒
鏑良可憫也可令收拾遺骸理瘞仍出榜曉諭使彼
知朝廷矜恤之意 丁卯殿中侍御史王縉言初出
官人監獄廟理資任若便許用舉主關陞及年限磨
勘不准僥倖太甚兼恐偷惰苟且習以成性欲之應
初出官監獄廟人并未及格並不理資任選人候陞
務書考總許薦舉陞務實及三考無出身通理四考
總許用舉主關陞承務郎以上陞務磨勘一依舊法
自後未經參選人并父祖見任通判以上及官觀通

中興政表六

判請給者更不差監獄廟詔除用恩例陳乞外更不
許差餘依見行條法 己巳詔前軍執所舉京官狀
不理為賦司 是月拾享太廟 祖宗並為一列不
致昭穆 新知普州俞樗上書言蜀之可憂者四事
大略謂昨者敵兵深入和尚原下青泥竊薄仙人關
預吳玠等極力拒守敵遂引去夫所謂和尚原者鳳
之東境距寶雞縣繞兩驛抵鳳翔不能百里我若屯
兵其間則可以下窺秦雍而於函洛之路未絕也所
謂仙人關者青之東境距利州繞七驛自利抵劍門
關百里而贏今我退守仙人關則蜀之險要所失過
半敵既到仙人關習知隘險必別生計他日分兵數

道並進一軍自階成趨文政一軍自梁洋經米倉山
入巴閬一軍自均房由達州山路入夔峽復以一二
千人攻仙人關以綴吳玠勢分形散所備皆急日者
和尚原至仙人關退舍失地凡五百里不知宣撫司
亦復狀其實以聞朝廷乎臣愚於此有二策焉其一
則經理興元其二則措置荆襄使川蜀一軍當秦雍
江陵一軍拒襄鄧可以採援川蜀復蔽吳會出軍沅
洛通車三秦矣 十有一月庚午朔初置節度使已
下象牙牌一留禁中一降付都督府緩急臨敵果有
建立奇勳之人先次給賜以為執守 詔諸路州縣
出賣戶帖仍立式行下 中書門下省奏中書舍人

興聖政卷一八

三

胡寅所言六事一曰清中書之務大略謂宰相大臣
陛下之所委任以圖中興之丕烈者也而兼總六曹
有司之事躬日之力不得少息昏細故也而政事堂
與州縣無以異矣望 陛下詔宰執大臣選補六部
長吏凡有格法者一切付之使得各舉其職法之所
不載者事之所不可行者六部無得為人申請破壞
成法如是則大小詳委不相奪倫中書之務清有司
之事治廟堂之上可以志其遠者大者久長之策恢
復之功無乎可冀矣二曰議學校之制大略謂自軍
興以來布衣韋帶之士夫其常產因無常心棄毛雞
而說綉上封事而覓官泯泯紛紛儒風掃地謂宜稍

增教授員闕慎擇老成名士以充其選仍詔守臣留
意學校加以歲月必有可觀三曰重縣令之任大略
謂宜籍中外已為臺省寺監官依倣漢制分宰百里
俟有治績不次陞擢則又增重事權優假其禮借以
服色厚給隸廩凡軍馬屯駐本縣者許其節制其經
由者悉用階級則又據諸路縣分戶口賦入分為三
等上等自朝廷除授中等則自吏部注擬下等令帥
司監司同共辟奏則又用宋元嘉致治之法以六期
為斷策去三年成任兩考成資與堂選數易之弊則
又立四條為三等縣考課之法曰糾正稅籍曰團結
民兵曰勸課農桑曰敦勉孝悌俟及三年考其績效

興聖政卷一八

三

已就緒者就加旌賞未有倫者嚴行程督皆無善狀
則黜汰之又命從官各舉二人之能任者判舉二人
之姦賊者皆籍於中書俟考按功賞以次施行四曰
京官必歷親民大略謂近來由判司簿尉初改官人
及親為京朝官而資不曾歷親民差遣者例皆不肯
參部便欲直為通判作威勢賄賂為民之害無所
不至望詔大臣嚴守格法不輕除授庶幾息僥倖之
風勸人材之採五曰監司郡守並以三年為任大略
謂近歲監司郡守更易頻數雖使絕人之才居之號
令未及信於民而已報除代矣望明詔大臣凡前宰
執侍從官為州郡未滿三年不許除代其庶官知州

兵機 五事 上總 安撫 吳得 君體 賜死 節

及轉運使副判官提點刑獄候到任一年方差替人其餘凡繫堂除者除代以兩人而止仍皆以三年為任如此則官有宿業之士功績可稽士息競奪之風廉耻可立乃中興急務也六曰除監司迴避戶賈之禁近年指揮監司郡守不得除用土人非良法也夫得賢才使臨本邦知利害尤患愛百姓尤切不賢不才者雖在他方以非吾土為害滋甚矣望明詔大臣蠲除近禁盡心選授惟務得人有功則賞有罪則罰詔三省措置立法其在內策開并擬憲院差除依此後頗有所施行然不盡用也 辛未趙鼎奏李大有上書言及機權事 上曰此涉兵機不欲付外看詳

昔張齊賢上書獻取河東之策 太祖怒甚至裂其奏及左右既退徐取其奏奏授 太宗曰他日取河東出兵運糧當用齊賢策未幾河東平沈幾如此當為萬世法 宗正寺上仙源慶繫屬籍總要詔丞孫緯進秩一等諸吏賜帛有差 癸酉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奏遣其子來奏邊事先一日玠乞俟防秋畢入對詔答不許 上謂輔臣曰玠比嘗請入觀今又遣其子來奏事可謂得諱之體玠僅兵在外累年乃能周慎委曲如此良可嘉也 詔應守臣守禦臨難不屈死節昭著不以官品高下並令帥司保奏特與賜諡 乙亥和靖處士尹焞充茶政殿說書令川陝

詞臣

論真節

始節

官史

詞臣

宣撫司加禮勢遣赴行在所制曰先王之道具在方冊非得深純篤厚之士傳其師學教導於前則道固隱而不彰矣朕博求碩儒發明治要開爾安貧樂道澹然無求執德不回久而益固是用縻以好爵列之經閣勉從弓招副朕虛佇 進士顏邵特補右修職郎卓右迪功郎彥輝下州文學初 上聞真卿之後有居温州者命守臣推擇以聞得邵等三人而彥輝則真卿十一世孫也 上謂大臣曰人有一死或輕於鴻毛或重於泰山在處死為難耳真卿在唐死節可謂得處矣况今艱難之際欲臣下盡節可量與推恩以為志義之勸 罷吉州推貨務都茶場 癸未

上謂輔臣曰邦計匱乏苟有一毫可以節省亦當行之朕宮人僅給使令然昨日亦搜求三十人出之趙鼎曰節省之道始於宮庭此 陛下盛德也 甲申自渡江後軍輔已減奉三之一至是趙鼎等復請於內權減二分從之於是行在官吏俸祿皆權減 乙酉起居舍人任申先試中書舍人仍兼直史館國朝詞臣進不錄科第林摠願岐及申先而已 丙戌議者謂梁洋沃壤數百里環以崇山南控蜀北拒秦東阻金房西拒興鳳可以戰守而民未復業墾闢殊少多屯兵則糧不足以贍求少屯兵則勢不足以抗敵詔邵溥吳玠擇二郡守相度初玠於興元洋鳳成岷

五郡治官莊屯田又修復城廢墟民知灌溉可待皆
願歸業利路漕臣郭大中言於玠曰漢中歲得營田
粟萬斛而民不敢復業若使民自為耕則所得數什
百於此矣玠用其言歲入果多 戊子中書舍人胡
寅知邵州初寅既論不當遣使 上賜詔書褒諭而
尚書右僕射張浚自江上還奏使事兵家機權不用
其說乃遣都督行府准備差使范寧之與問安使何
鮮偕行寅復奏疏言其無益者八有善者二大略謂
庚戌而後不遣使敵兵亦不來及癸丑日遣使則鈞
引敵人入國曾不旋踵又曰去冬下詔罪狀劉豫名
其為賊今豫豈肯賓吾使人達之於敵哉獨有一說

中興聖政卷六十八

完

使 陛下難處者以二帝為言耳然自 建炎改元
以來使命屢遣無一人能知兩宮起居之狀警教之
音者况今歲月益久敵必重閱惟懼我知之今以敵
為父兄之仇絕不復通則名正而事順他日或有異
聞在我理直易為處置若通使不絕則金柝重柄歸
曲於我名實俱喪非 陛下之利也使或有知 二
帝所在一見慈顏宣達 陛下孝思之念雖歲一遣
使竭天下之力以將之亦何不可之有其如艱梗慙
慙必無可達之理乎以此揆之則以 二帝為言者
理不難處也今日大計只當明復離之義用賢才修
政事息民訓兵以俟北向更無他策至於何鮮之行

論奏 當不 賜親 賢宅 納紳 預買 不押 約金 銀重 傷稅 某重 傷稅 復差 甲頭 催稅 減料 錢料 改神 武軍 除供 例憲

非特無效決須取辱臣所見如此豈得以張浚有言
而自抑也寅既與浚異論乃以父病不及迎侍乞湖
南小郡致有是命 甲午權中書舍人潘良貴繳方
州殺人奏案不當 上曰殺人者死此古今不易之
法然情有可憫許具奏此 祖宗好生之德第恐州
縣之吏受賂出入略加約束未可也 乙未詔出內帑
絹三千六百匹綿萬兩賜親賢宅諸宗室 上諭大
臣曰時寒如此令戶部支則恐傷經費第從內帑
趙那給之 丁酉詔預借民戶和買絹紬二分止令
輸見婚母得押納金銀除頭子錢外每千收糜費錢
毋得過十文 詔江西帥憲司覺察漕司及州縣母

中興聖政卷六十八

三

得重疊催理旱傷民戶苗米 詔罷催稅戶長復以
村墮三十戶為一甲輸差甲頭一名催稅 江浙荆
湖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趙伯瑜乞減料鑄錢
每千重四斤五兩比舊減半斤許之時坑冶盡廢伯
瑜訪得諸監有古碓淪浸入地漸生鏽末乃淘掘成
銅品合鼓鑄焉 十有二月庚子詔神武係北齊軍
號宜以行營護軍為名神武前軍改稱中護軍左軍
緡前護軍後軍稱後護軍劉光世所部稱左護軍吳玠
右護軍王彥前護副軍 言者論行在職事官凡有
除授畫降指揮日下供職此適足以長奔競之風除
命之出倘未愜於公論則御史諫官得以言舍人得

所請更切申嚴沈與求曰六部乃法守之地有司徇情遂至發法而用例然情豈勝徇耶僥倖之門蓋則人自安分天下何患不治

史臣曰法外豈得有例哉徇情之私而為法之姦莫例若也其弊蓋出於特旨特旨為例矣而又沿請之僥倖相乘無不可者是猶從其不齊於物而悉發其器雖有權量度數無所用之也天下誰為知是王之分者哉然則法安出也傳之祖宗蓋有所創之於上付之有司蓋有所受之於下猶權量度數之器受之於官而用之也夫是之謂遵守詔教令所刪定官監登聞檢鼓院官自今並令轉

中興聖政卷十八

卷十八

增對 張措 七措 田置 差撫 官輸 川快

對 甲子詔屯田郎中樊質候都督府出使日隨逐前去江淮若置屯田時張浚再出江上欲謀大舉深慮諸將議論不同趙鼎與之謀曰公之此行未便能舉事莫能兼顧屯田而歸不為無補於是置官屬畫一而去先是建言屯田者甚眾至是始為之 而辰都督府奏以新和鄂州劉子羽權本府參議軍事與熊彥詩並往川陝撫諭 戊辰夜雨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八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高宗皇帝十九

紹興六年春正月己巳朔 上在臨安 辛未 上

以雪寒細民艱食命有司賑之翌日謂尚書右僕射

張浚曰朕居煥室尚覺寒細民甚可念若湖南江西

早災去處亦宜早措置賑濟民既困窮則老弱者轉

於溝壑強悍者流為盜賊朕為民父母豈得不憂浚

曰 陛下推是心以往則足以感召和氣況實惠乎

上曰朕每以事機難明專意精思或達旦不寐浚曰

陛下以多艱之際 兩宮幽處一有差失存亡所係

慮之誠是也然雜聽則易惑多畏則易移以易惑之

興聖政卷十九

心行易移之事終歸於無成而已 陛下聰明苟

大義所在斷以力行夫何往而不濟臣願萬機之暇

係養天和澄心靜氣庶幾利害而能疑則中興之

業可建矣 壬申初置行在和劑局給膏熟藥 甲

戌左承奉郎孫道夫為秘書省正字道夫召對 上

問以方今形勢之地道夫請經營漢中以為復陝西

之基措置荆南以為守江左之策 上稱善 乙亥

右諫議大夫趙霈言比年以來奔競日滋廉耻道喪

指臺閣為要津笑州縣為俗吏僥倖捷徑以圖進身

已參選者力求堂除得外任者謀改京局故臣僚一

遇賜對則明與陞擢差遣一有過累則明與外任差

任內乞
外均

勢今問
形方 責置
謀局

不達上
寐旦或

寬日授官納
恤早 注 案

豫聲張錄宗上賜伯
罪劉浚實神名取

遣人既知朝廷之輕外任孰不以內任為重乎願明

詔大臣凡任臺省寺監及二年才可任煩劇者悉補

監司郡守之職任監司郡守及二年才可被陞擢者

悉充省臺寺監之選劇邑有闕擇寺監丞有才術者

為之宰寺監有闕擇縣令有治績者為之丞更出迭

入居中補外以熄奔競以興廉耻使士無入而不出

之譏郡守無雅意本朝之望疏奏從之 丙子夜雪

丁丑詔納粟別作名目授官人毋得注親民刑法

官已授者並罷 己卯詔朕以菲德致茲旱災痛念

斯人流離窮苦屢詔諸路常加撫字尚慮未能深體

此懷奉承弗謹今仰三省檢會累降寬恤事件布告

興聖政卷十九

中外悉力推行務在實惠及民 壬子宗室伯玖賜

名璩除和州防禦使 癸未尚書左僕射兼監修國

史趙鼎上重修 神宗實錄通成二百卷 丙戌尚

書右僕射張浚辭往荆襄視師浚以敵勢未衰而劉

豫復據中原為謀叵測奏請親行邊塞部分諸將以

觀機會 上許焉浚即張榜聲豫叛逆之罪 丁亥

淮東宣撫司參謀官陳楠淮西宣撫司參謀官李健

江東宣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郝漸對于內殿 上諭

以國家贍養大兵之久國用既竭民力已困切須專

意措置也田此亦自古已成之效况軍中亦須先立

家計若有機會方圖進取後二日以諭輔臣趙鼎曰

措置如此社稷幸甚

臣留正等曰古之行屯田者何其易而其効何其廣也趙充國之於湟中是以將帥而行之也張公謹之於代州是以郡守而行之也韓約之於振武是以部刺史而行之也率不過一二歲而軍儲富矣今以天子之命令國家之事力而每病其難經歷歲月未覩厥成則將帥恬不加意抑辜任使之意也使其開渠引水用以澆溉能若鄧艾躬耕百畝課督將校能若郭子儀如是而有不成臣不信也亦在賞罰勵之耳

庚寅殿中侍御史王縉言有司申請乞將預借坊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三

場錢先還一半不使 上曰既預借當悉還之朝廷號令貴於守信而已儻或失信何以使民服從 甲午以江湖福建浙東早命監司帥臣修荒政輔臣進呈文字 上曰歲饑民多流殍朕心惻然官為發廩以賑給之則民受實惠苟為不然雖詔令數下恐徒文具耳宜申飭有司多方措置米斛逐路監司行下州縣如奉行有方別無流亡當行旌賞如流亡稍衆或聚而為盜即重行竄責並令帥臣監司比較優劣保明來上取旨賞罰

臣留正等曰水旱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處之周有荒政漢有賑貸之令本朝從而推廣之

災之所被必開倉廩已逋負休力役甚則轉他路粟以給之又甚則出內帑金帛以濟之視前代益

周密矣至於戒飭監司課州縣以存恤有方與奉行不謹者而為之賞罰則自 太上皇帝始州縣之官以字民為職者也職乎字民遇其災而不能救焉罰將奚辭彼知罰之可畏而賞之可慕也於救民何敢不力民之免於溝壑者非 太上皇帝之賜歟二百餘年之間德積而彌高澤濟而益深民之戴 宋永無數宜矣

乙未進呈邊順乞外任劄子趙鼎曰 祖宗舊制

三衙用邊臣戚里及軍班出身各一人所以示激勸

中興聖政卷二十九

四

也 上曰戚里未有可以當此任者然近上戚里既擢用後或有罪戾罰之則傷恩貸之則廢法故不得不審也唐用宗室至為宰相 本朝宗室雖有賢才不過侍從而止乃所以全之也

臣留正等曰漢以諸呂幾亂天下而文帝復使薄昭典兵豈非以太后故欲息之耶昭卒犯法誅死尚足為恩也哉魏文帝譏之以舅后之家但當養育以恩不當假借以權亦可謂知言矣觀 太上皇帝之語趙鼎真可為萬世法也

戊戌都督行府奏乞將大姓已曾買官人於元名目上陞轉文臣迪功郎陞補承直郎一萬五千緡特

宗戚里
不為相

定官陞
買法

陶愷以紹斤

改營田為屯

置行交務子

改宣教郎七萬緡通直郎九萬緡武臣進義校尉陞
 補修武郎二萬二千緡保義郎已上帶閣門祇候三
 萬緡武翼郎已上帶閣門宣贊舍人十萬緡已有官
 人持賜金帶五萬緡並作軍功不作進納仍與見關
 差遣日下起支請給其家並作官戶差役科數並免
 如將來參部注擬之類一切並依奏補出身條法施
 行從之 二月己亥朔尚書金部員外郎陶愷知筠
 州前三日愷因面對言 陛下未能建大中至正之
 道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能用人其言頗主紹述
 之說故命出守 壬寅都督行府奏改江淮營田為
 屯田張浚出行邊請應事務並申行府措置俟就緒

口與聖政卷一九

五

乞勸分戶 贈詔 詔買 召田人

書裴 度張 賜張

韓世 忠合

趙鼎言去秋旱傷今春饑饉賑救之術不過二說一
 則發廩粟減價以濟之二則誘民戶賑糶以給之然
 豪右閉糶蓋其常態全在守令多方勸諭上戶估定
 中價俾以所食之餘各行出糶細計城郭鄉村之戶
 多寡分擘米數既無所擾人亦願從惠而不費之道
 也從之 己酉故承議郎鄒浩贈寶文閣直學士謚
 曰忠 庚戌詔諸路監司榜諭人戶依限投買鄉村
 戶絕并沒官及賊徒田舍與江漲沙田海退泥田永
 為已業 辛亥詔張浚暫赴行在所奏事浚遂命京
 東宣撫使韓世忠自承楚以圖睢陽命淮西宣撫使
 劉光世屯合肥以招北軍命江東宣撫使張俊進屯

中與聖政卷一九

六

山雷平韓忠淮
賊進世陽

寒引李
食見網

合與通交鋒轉戰移時皆失仗以手相格逢坎而墜
 牙合刃通之腋通扼其吭而擒之既而世忠為敵所
 圍乃按甲不動俄麾其眾曰視吾馬首所鄉奮戈一
 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世忠曰敵易與耳復乘銳
 掩擊敵敗去 澧州慈利縣山賊雷進為其徒伍俊
 等所殺 丙辰韓世忠圍淮陽軍 辛酉韓世忠自
 淮陽引兵歸楚州世忠既圍城賊堅守不下劉豫遣
 使如河間求援于宗弼先是敵偽與其守將約受圍
 一日則舉一烽每日益之至是城中舉六烽劉倪與
 宗弼皆至世忠之出師也請援于張俊俊不從世忠
 乃還道遇敵兵世忠勒陣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
 軍大呼曰錦袍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眾咎世忠
 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敵至世忠以數騎挑
 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敵敗去 壬戌詔折
 彥質兼權參知政事 癸亥參知政事沈與求罷知
 明州中書舍人任中先繳還詞頭論其罪改提舉臨
 安府洞霄宮 新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見于內殿前
 一日趙鼎奏來日偶是寒食正節 上曰朕宮中每
 日食後略治家事即觀書寫字此外別無他事來日
 自可引對鼎曰 陛下清修如此天下幸甚後二日
 綱以急切利害再對因言及張浚 上諭綱曰浚自
 富平敗始練軍事時綱所上疏凡十六其論中興及

中興聖政卷二九

七

李論事論人
綱五金失

內庫
軍器

金人失信襄陽形勝與和戰則黨五事皆利害之大
 者上嘉勞久之其論金人失信略曰自金人起兵以
 來不過以失信二字加我臣請詳言之方 宣和間
 遣使與金人結約海上同謀契丹厚與之賂而得雲
 燕之地以為失信於契丹則可以為失信於金人則
 不可其後金人敗盟以犯燕山遂犯京城此則金人
 之失信一也敵騎犯關勤王之師未集議者一切以
 不可許者許之當時所許乃城下之盟神祇弗聽元
 約肅王至河而返不肆侵掠而金人挾肅王以渡河
 劫掠子女玉帛殺戮尤甚黏罕復犯威勝隆德等州
 此則金人之失信二也朝廷遣使交割三鎮三鎮之
 人守死不從此特中國之人不願淪於口口耳淵聖
 奉書請增歲幣以代三鎮租賦金人挾此遂有再入
 之舉朝廷遣執政郎官分河割地奉使敵中往往為
 兩河之民所殺如鼎山王雲之流是也敵騎既破汴
 都登城不下猶假和約已成之說以款勤王之師策
 立逆臣易姓建號此則金人失信三也金人負大失
 信者三反以此名加於中國正猶口口口略主人恃
 其完威靡所不止而猶自以為己之直而主之曲也
 願下明詔詳述自 宣和 靖康以來失信在彼而
 不在此庶幾人百其勇士氣自振 丙寅詔自今置
 到軍器等並於內軍器庫捲管 三月戊辰朔初收

中興聖政卷二九

八

官告綾紙錢 禮部尚書李光兼權刑部尚書時臨
安府多火災或頃刻勢千百家右諫議大夫趙鼎建
言請峻其刑名庶火初作眾亟撲滅事下刑部立法
光不奉詔乃抗疏天災譴告人君宜修德以厭之不
當濫及無知之民朝廷謂刑部有司也抗疏為非而
諫官之論當略為施行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董
弁白宰執曰二者之論俱不過使兩易之則各為舉
職矣 己巳 南東路兼鎮江府宣撫使韓世忠為
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兼節制鎮江府徙鎮武寧安
化楚州置司湖北北京西南路招討使岳飛為湖北
西宣撫副使徙鎮武勝定國襄陽府置司時朝廷銳
意大舉都督張浚於諸將中每稱世忠之忠勇飛之
沉鷲可以倚辦大事故並用之 李綱入辭退上疏
言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兵貴精不貴多多而
不精反以為累陣貴分合而不能分而不能合
皆非善置陣者願明詔之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非
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盡善者五有宜預
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今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
積欠以至折帛博糴預備名雖不同其取於民則
一而不能生財節用數實懋遷一也議者欲因糧
於敵而不知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恐失民心二也金
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不務求以制之者三也今

白興聖政卷一九

九

早傷
通傷

命劍
陳州南

朝廷與諸路之兵盡付諸將外重內輕四也兵家之
事行詭道今以韓世忠岳飛為京東京西宣撫未有
其實而以先聲臨之五也且中軍既行宿衛單弱肘
腋之變不可不虞則行在當預備江南荆湖之眾盡
出敵或乘間擣虛則上流當預備海道去京東不遠
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則海道
當預備假使異時王師能復京東西也則當以何
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何以待之萬一不能保則兩
路生靈虛就屠戮而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勝猶如
此當益思善後之計綱又言今日之事莫利營田謂
宜令淮南襄漢宣撫諸使各置招納司以招納京東
西河北流移之民撥田土給牛具貸種糧使之耕墾
許江湖諸路於地狹人稠地分自行招誘而軍中人
兵願耕者聽初年租課盡畀佃戶方耕種時仍以錢
糧給之秋成之後官為糶買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
二年之後乃收其半罷給錢糧此其大槩也詔都督
行府措置其後頗施行之 庚午詔南劍州學春秋
釋奠就祭陳瓘祠堂用給事中張致遠請也 辛未
詔去歲早傷及四分以上州縣所負 紹興四年己
前錢帛租稅皆除之執政初議閣倚及進呈 上曰
不若盡蠲以寬民力乃有是命又詔早傷四分地分
闕食民戶盜劫米穀食物之屬不曾歐傷人罪至死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

命協買馬力官

再辭尹召命序

對拘乞輪不

府拒張撤行俊

權聽知通酌情減等刺配俟麥成日如舊 知全州

劉遠知邕州趙鼎因論廣西買馬司空有所費而實

無補欲相度止令邕州知州專領留屬官一負主管

錢物 上曰朕以諸事每思慮必盡昨計算餘杭監

收一歲支費無慮二萬緡自可收買戰馬百三十匹

御等更可商量時已命左承議郎范直清提舉廣西

買馬後二日遂以遠同提舉買馬今直清與遠協力

措置馬 癸酉詔川陝宣撫司以禮敦遣和靖處士

尹焞赴行在焞始被命召自言昨於 靖康中累被

召旨以疾力辭誤蒙告命賜之美名聽其退處兼以

所習迂闊之學施之學功無一可者願賜寢免以安

四興聖政卷十九

愚分故有是命 太常丞華權面對言行在輪對官

已經召對及已嘗輪者乞令吏部會問如偶元已見

願輪以次官者聽之蓋天之降才不同使其智識過

人遇事輒發時可以上裨聰明者顧對雖數而不嫌

倘效一官而僅足且留於百執之間以各展其所長

庶幾輪對不為文具從之 乙亥詔江東宣撫司統

制官趙密巨師古軍馬並權聽殿前司節制時都督

張俊在淮南謀渡淮北向惟倚韓世忠為用世忠辭

以兵少欲擗張俊之將趙密為助俊以行府檄俊俊

拒之謂世忠有見吞之意俊奏乞降聖旨而俊亦稟

於朝趙鼎白 上曰俊以宰相督行府若號令不行

惟貶陶

何以舉事俊亦不可拒乃責俊當聽行府命不應尚

稟於朝復下俊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機事時議

者以為得體至是俊終以俊不肯分軍為患鼎謂俊

曰世忠所欲者趙密耳今楊沂中武勇不減於密而

所統乃御前軍誰敢覬覦當令沂中助世忠却發密

入衛俊尚敢為辭耶俊曰此上策也俊不能及 己

卯新知筠州陶愷送吏部與監當差遣愷既補外

上謂近臣曰愷論事言皆切持雖灼見懷奸以其議

及祖宗未欲行出言者復奏愷所言切持懷奸誠如

睿旨而迹其情狀有不可貸者 元祐之初 哲宗

皇帝即位是時天下士民言新法不便者以千萬計

四興聖政卷十九

於是進用司馬光呂公著等逐蔡確章惇之徒除去

新法盡復 祖宗之舊終 元祐九年天下太平洎

紹聖元年殿試進士李清臣撰策題其略曰共惟

神宗皇帝憑几聽斷十有九年禮樂法度所以惠遠

天下者甚備朕思述先志夙夜不忘畢漸對策曰

陛下亦知有 神宗皇帝乎既唱名畢漸策一於是

紹述之論始興呂大防蘇轍范純仁相繼引去章惇

蔡卞始用事厚誣 宣仁欺罔 哲宗以 神宗為

名劫持上下盡逐忠良羣小畢進矣逮 太上皇嗣

位之初首召范純仁忠義之士流竄而尚存及一時

正人公議所屬者悉皆召用章惇以策立之際獨建

之好 通堂不 流有奸
德生 判除許 源邪

異議竄責嶺表蔡卞等亦皆去位曾未踰時紹述之
論復興曾布蔡京用事亦以 神宗皇帝為名劫持
上下茲人情偽如出一律方其召范純仁等曾布乃
為建中之論以此改元蓋小人知其當退遂欲雜用
紹聖之臣兼行紹聖之政此說既行則覆出為惡得
以肆其茲持大中至正之論以濟朋比傾邪之術卒
如其計也蓋自紹聖之後每為小人所勝必假 神
宗皇帝為名始於 建中終於大亂此已事之驗可
為痛心疾首者也共惟 陛下聰明稽古憲章 祖
宗洞見是非真偽之實深究治亂興衰之源更修信
史垂示萬世而愷乃以為未能平黨與未能修政未
能用人是欲以一身為羣姦先驅惑感天下之聽嘗
試朝廷庶幾僥倖萬一馬伏望 陛下明正典刑揭
示好惡為小人漸進之戒前二日輔臣進呈 上曰
所論甚詳自當便與之行遣又曰久不聞如此議論
忽然聞此甚可怪趙鼎欲送吏部與監當 上曰甚
好鼎因言愷乃節夫之子節夫為蔡京死黨力主紹
述之說折彥質曰小人女姦邪自有源流 辛巳詔自
今初磨勘改官人不許堂除通判差遣 癸未閣旦
降二官取勘旦為成都府路轉運副使怒府吏喬昇
以旋風棒擊之至死 上曰若以軍中法而馭吏則
安用三尺此事雖朕亦不敢趙鼎退立曰 陛下好

中興聖政卷一九

十三

王獻論 十為元 帥府 事考校 監司 縣令 出論 罪死

結死盜 賞不 夜觀 損目 秦議 倚閣 災傷 錢帖

生之德天下共聞 甲申詔命官諸色人捕獲兇惡
強盜未經結錄已前在獄身死更不理為推賞人數
先是惠州獲盜四十二人而獄死者三十四憲司以
為史受賕鍛煉致脅從之人拘囚至死遂變換情詞
以為正賊詔惠州元勘獄官貶秩衝替 丙戌 上
不視朝後二日趙鼎等問聖體 上曰前夜已覺目
痛偶探報業集又新令范冲校陸贄奏議有兩卷未
曾看過三更方看徹比曉目遂腫痛不能出鼎曰
陛下勤於政事如此天下幸甚 壬辰詔四川災傷
州縣委失檢放人戶所納戶帖錢權與倚閣一半災
傷至重去處全閣俟秋成日催理 乙未王庶知鄂
州初庶召還未見先獻論十六篇論時事 夏四月
戊戌朔史館上大元帥府事蹟十篇 庚子殿中侍
御史周秘書言國家歲以十五事考校監司四善四最
其餘諸路課績並不申奏法令廢弛能否無辨詔吏
部申嚴行下違者令御史臺糾劾 上御經筵給事
中兼侍講朱震留身論四方奏獻自王安石開按問
之法及曾布增強盜賊錢遂皆不死翌日 上以語
宰執曰此極散事若出得一人死罪雖云陰德然殺
人者不死亦豈聖人立法之意折彥質曰此非陰德
乃長姦爾 上顧趙鼎曰遇有奏案切須詳之 辛

中興聖政卷十九

十四

五興化軍免解進士宋藻上所著十君論 上召對
持補右迪功郎 甲辰偽齊將王威攻唐州陷之圍
練判官扈舉臣推官張從之皆死 乙巳詔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丁母憂已擇日降制起復緣見措置
進兵渡江不可等待令飛日下主管軍馬措置邊事
不得辭免飛再辭 上不許詔飛速往措置調發每
得少失機會飛奉詔歸屯 己酉殿中侍御史石公
揆請選人任京局改官後並令罷任庶幾待闕之人
得以次進從之 庚戌初命宗正寺訓諸宗室名自
元豐後非袒免親皆罷賜名之典而宗正丞孫緯
論同名者眾故復訓名焉 壬子時正陰雨 上數
問輔臣不害麥否趙鼎曰此正接梅雨大抵江浙須
得梅雨乃能有秋是以多不種麥然更望 陛下誠
意感格天必垂祐 上曰善 殿中侍御史王縉諫
上取青碌瑁瑁 上諭趙鼎曰中間嘗取瑁瑁數
十兩止造一帶程觀餘令入藥兼朕雅不愛此物又
顧鼎問朝廷曾令取青碌否朕官中未嘗輒修一椽
屋須此何用之明日進呈縉諫疏鼎因言青碌乃是
提舉坑冶趙伯瑜起請令民間從便採取所得價錢
以充銅本 上曰不若別更處置必是外間已有所
議也鼎曰縉深得諫臣之體大抵當防微杜漸 上
曰前日已嘗再三嘉獎 甲子京東淮南東路宣撫

大賜功 臣號 復翰 林翰 讀事 論事 部不

定四 邑大 劉大 中言 內言 外言

處置使韓世忠賜號揚政翼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
化軍節度使賞淮陽之捷也節度開三鎮大將賜功
號皆自此始 丙寅新除翰林學士范冲改翰林侍
讀學士冲再辭新命 上乃令改命自 咸平初始
置講讀學士經 元豐 紹聖再省至是特以命冲
五月戊辰初輔臣進呈殿中侍御史石公揆論六
部不任責事 上曰六部長貳侍從高選自當一面
裁處豈有不能決斷一部事而一旦為執政便能決
斷天下事耶 辛未秘書少監吳表臣言親民之官
莫重縣尹除授之間理宜措置欲望下諸路監司相
度取邑大而事劇素號難治者並從朝廷擇有風力
自來作邑有聲者三年為任隨其治狀高下而寵褒
之不任責者罰亦稱是事下吏部其後遂以常熟山
陰等為四十大邑 吏部侍郎兼侍講劉大中言
祖宗用人內外一體或自州縣入居臺閣或由侍從
出典藩方因其所長歷試以事所以緩急之際多有
可用之材近世以來廉耻道喪既得患失無復難進
易退之規為人擇官寢成內重外輕之弊與監司郡
守者謂之外小人挂白簡丹書者乃補外任非唯待
士也賤蓋亦視民為輕若革此風請自臣始僅不以
臣為不肖試以一郡俾之自效庶幾稍全臣子進退
之節少革內外輕重之弊不許 癸酉 上謂大臣

留金
器賞

以儉
素為
家法

王庶
論名
事節
等

王庶
論名
事節
等

留金
器賞

曰官中有金酒器五百餘兩俟他時有功將帥至當
舉以賜之近日却令造得少許漆器大抵物要適用

何必美觀趙鼎曰 仁宗皇帝用紅漆唾盂黃紬衾

兩府入對內殿宮人嫌衾舊弊遽取新易之亦黃

紬也上曰今則紬亦自難得朕所服皆黃素羅衾褥

自 祖宗以來如此折彥質曰此正 陛下之家法

也 新知鄂州荆湖北路安撫使王庶復顯謨閣侍

制庶既老愈通習天下事前二日入對首言今日之

患莫大於士氣之萎靡願振拔名節士起其氣又論

安危在修己治亂在立政成敗在用人 上聽其言

庶因請曰臣肝膽未盡吐也願賜臣間得時縷數於

前 上乃燕見之庶言益深嘗跪而問曰 陛下欲

保江南無所復事如曰紹復大業都荆為可荆州左

吳右蜀盡利南海前臨江漢可出三川涉大河以圍

中原曹操所以畏闕羽者也 上大異之 詔自今

臣僚未經上殿者令三省審察訖開閣門引對復舊

典也 甲戌戶部言同知閣門事潘永思增給餐錢

不應格法 上曰若于法不可亦無如何趙鼎曰知

閣門官惟永思與韓恕二人恕已係橫行遙防故所

得差厚永思官小每月止得俸錢四十餘千所以用

度不足 上曰永思輩端坐得此亦足矣今日戚里

官皆不過小使臣方此國家艱難之時且留爵祿以

中興聖賢卷十九

十七

更堂
除宮
親法

命廣
西帥
買馬

閱軍
水習
戰艦

論北
操課
子弊

秦檜
知溫
州

言交
論弊
子弊

賞戰士鼎等皆稱道聖德再三 乙亥詔除見任知

州已上及嘗任侍從官依舊堂除宮觀外餘並令吏

部按格擬差 詔廣西經略使胡舜陟與邕州守臣

同提舉買馬劉遠措置市戰馬時都督行府言去歲

所市馬弱不堪用于是提舉官李預再貶秩而更以

其事付帥臣 命沿海制置副使馬廣閱習水軍戰

艦時右司諫王縉言舟師實吳越之長技將帥之選

既慎矣而舟船數百多閭海岸士卒逾萬未聞訓習

欲乞明詔將帥相視舟船損漏者修之士卒疲弱者

汰之船不必多取可乘以戰鬪人不必眾取可資以

勝敵分部教習周而復始出入風濤如履平地則長

技可施威聲遠震折衝千里之外矣疏奏從之 癸

未殿中侍御史周秘言閬南州縣皆有收撮課子

之例夏則撮麥冬則撮穀又有所謂助軍米借牛租

者名色不一重斂如此而乃以愛惜民力為言使百

姓虛被放免之惠詔提點司體完改正訖申尚書省

乙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秦檜充觀文殿學士知

温州 詔糴本交子並依逐年所降關子已得指揮

其官吏並罷初用張澄議置交子務於行在而未有

所椿見錢於是言者極論其害以為四川交子行之

幾二百年公私兩利不聞有異議者豈非官有椿埒

之錢執交子而來者欲錢得錢無可疑者歟今行在

李沈 上皇 宋大 典星 金畢 犯畢 張俊 貽後 禁錮 寶錢

周禮 費邊

詔監 因慮 官種 稻中

進一官 是夜金星犯畢翌日 上諭大臣曰占法

邊有敗兵當論張浚令諸將戒飭守邊者天既有象

須修人事以應之已而趙鼎言偏問日官皆言自有

所臨分野 上曰畢主趙地然既云邊有敗兵則我

亦不得不戒也 壬辰江東宣撫使張俊加崇信奉

寧軍節度使進屯盱眙右僕射張浚命依山築城左

僕射趙鼎歎曰德遠誤矣偽齊遣三百騎臨淮佇觀

久之而去 甲午詔自今鈺鎔錢寶及私以礪銅製

造器物及買賣興販之人一兩已上並徒二年本罪

重者自從重賞錢三百千許人告 乙未殿中侍御

史周秘試侍御史先是秘言 太祖皇帝欲以絀二

百萬匹盡易敵人之首 陛下將肆伐於北方於常

賦之外薄取於民蓋不啻二百萬緡矣今經常之費

既已不足則官司借兌之類恐不能免目前之用粗

己有餘則非泛賞賜之類恐不能免若不稍加靳惜

臣恐師未及舉而二百萬緡之直無幾矣欲望密詔

大臣將近所取戶帖官告等錢盡令都督府捲管毋

令有司輒有侵耗庶不誤恢復之大計詔密付都督

行府 丙申詔諸州縣禁囚監司每季親慮不能偏

行者聽差官即檢察不盡致誤歲終賞罰者徒一年

著為令 六月丁酉朔 上謂趙鼎曰朕以宮中親

種一方稻數日雨既霑足昨日令人驗之頃長四寸

喜雨 露足 百編 詔籍

王經 荆南 理庶

趙鼎 奏地 震

詔求 自來 言民

半真可喜也 癸卯詔汪藻續次編類 元符庚辰

以來詔旨修撰范冲言失今不就事寢零落可惜乃

先進藻一官令接續類編 甲辰新知鄂州王庶知

荆南府兼荆湖北路經略安撫使荆南屢為盜殘庶

與士卒披荆棘致財用治城隍繕府庫廨舍畢修陶

瓦為民室廬闢市區如承平時流庸四集而喜曰公

可恃我其安於此矣庶曰府庫未充也乃下令有欲

吾田者肆耕其中吾不汝賦有能持吾錢出而得息

者視其息與去之日多少授其職有差武吏爭出應

令未幾還輸其息府庫大充得以養兵遂成軍隱然

為雄藩 丁未趙鼎奏前夕地震 上曰知之上天

謹告朕極憂恐鼎曰坤德宜安靜今震動不寧皆臣

等輔佐無狀向緣地震呂頤浩嘗罷政 上曰頤浩

之罪非為此卿等但當與朕協力修政事用答天譴

耳 戊申趙鼎請下詔求言 上曰甚善朕歷考前

世故事當避正殿減常膳今則所御止一殿而常膳

至薄若更減損亦無害鼎曰此皆文具也應天消變

之道恐當專修人事庶幾可召和氣但即今費用浩

大科斂益煩此傷和氣之大者也 己酉手詔略曰

迺六月乙巳地震朕甚懼焉政之失中吏之無良怨

讟滋彰乖氣致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凡內外臣庶

有可以應變輔朕之不逮者其各悉意以言州郡守

張浚請建康

張浚軍大振

大暑

秦紹知府

罷交子務

慮雨妨事

長近民之官宜為朕惠養凋瘵安輯流亡察冤繫禁苛擾毋倚法以削母縱吏為姦 遣內侍往淮南撫

問右僕射張浚以浚將渡江巡按故也浚以謂東南形勢莫重於建康實為中興根本臨安僻居一隅內

則易生安肆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係中原之心遂奏請聖駕以秋冬臨建康撫三軍而圖恢復浚又渡

江撫淮上諸屯屬方盛夏浚不憚勞人皆感悅時防秋不遠浚以方略諭諸帥大抵先圖自守以致其師

而後乘機擊之三命劉光世自當塗進屯廬州與韓世忠張俊鼎立又遣楊沂中進屯泗州軍聲大振

壬子 上御正殿疎放臨安府等見禁輕刑以大暑

口與聖政卷十九

二十三

故也 乙卯知温州秦檜改知紹興府 詔交子務

官吏依已降指揮並罷初用臺諫及近臣議改交子為羅本關子而推貨務提轄官魏彥弼言本路受納

錢物浩瀚若印押關子委與職事相妨乞且令交子務印造朝廷從之言者論自巡幸以來凡用見錢關

子並係本務印造而彥弼避事妄有陳乞勒令分析於是遂罷 丁巳 上諭大臣曰雨不妨事否趙鼎

曰若得晴亦不妨事 上曰田中雨過多猶可車水結堰盡人力料理若旱則更不可孽畫大率豐年自

古難得所以春秋書有年蓋喜之也 是日管田官王弗候對 上望見之曰少頃當詳論王弗令竭力

久任若一二年間管田就緒庶幾可以少寬民力

臣留正等曰務農之要有二一曰審天時二曰盡

地利 太上皇於斯二者兼舉而無遺修水旱之備所以審天時也立管田之官所以盡地利也

紹興之初兵拏未解調度百出取給於民其力困矣故思有以寬之始者蓋嘗以屯田望諸將惜其

不能奉承也肆 主上休兵以來博採羣議遣使講求兵之屯田者責之將帥民之管田者責之守

臣兩淮荆襄膏腴之地墾闢幾徧行之數年殆見公私兼濟倉庾盈溢羊祜十年之積蓋有不足道矣

口與聖政卷十九

三十四

右司諫王縉言地震駐蹕之所豈非天心仁愛著

陰盛之戒女子小人則遠之邊防盜賊則備之是皆陰類也又言 陛下即位十年軍政未立國用未節

宜詔大臣參酌 祖宗舊制每歲出納之數而裁酌之為長久之計也 戊午詔兩淮沿江守臣並以三

年為任用都督行府同措置管田王弗請也輔臣進呈 上曰朕昔為元帥時嘗見州縣官說及在官者

以三年為任猶且一年立威信二年守規矩三年則務收人情以為去計矣况今止以二年者乎雖有緝

治之心蓋亦無暇日也弗所論甚當當如此施行 上諭及治體因曰治天下之道在乎必賞與必罰而

王縉言地陰

久任江守臣

賞下在天罰

已刑固不可淫以逞也然苟有罪豈可不以刑威鼎
曰近時賦吏雖不能依 祖宗時一切棄市然近亦
數杖脊刺配且如殺人者死古今常法比年皆從貸
例聖人以謂罪疑惟輕既無所疑何為而貸貸一有
罪則犯者愈眾而善人咸被其禍矣

史臣曰刑期於無刑聖人之心也治不能無刑聖
人之不得已也昧其不得已之意而謂刑可輕焉
貸一賦吏而天下之貪者無所懼縱一姦民而天
下之暴者無所懲犯法滋多賊民愈甚以是為仁
適以害仁也帝者之世茲用不犯于有司者明于
五刑之功也非去刑而能使民不犯也王者之世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五

遷善遠罪而不自知者殺之利之功也非去殺
而能使之遷善也然則姑息之為治其亦不仁之
甚哉 高宗之意蓋欲以殺止殺者歟

辛酉軍器監丞黃祖舜特引對乞堂除縣令 上
謂大臣曰祖舜謂郡守朝廷知所選任矣獨於縣令
皆付之銓曹專用資格差注今若且委之郡守使得
澄汰無狀者亦庶幾也此論有理其甄擢之 癸亥
先是右僕射張浚密遣人至燕山回知 道君不豫
浚遂奏臣近得此信不勝痛憤願 陛下剛健有為
成敗利害在所不恤况孝悌可以格天推此心行之
臣見其福不見其禍也 趙鼎得浚書云建康入納

盜不變

定試不
實罪不

附漕
試司

盜錢甚盛 上曰沿路既安商旅放心來往鼎曰亦
緣久不廢法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蓋自立對
帶法二年不變故比之常歲有增也 甲子詔自今
委保舉人避親牒試不實者許人告保官先降一官
然後取勘合負罪犯用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奏也舊
法見任官子弟去本貫二千里及監司守貳有服親
門客與婚姻之家皆牒赴漕司別試七人而解試人
後多冒濫亦有以賄得者 詔自今諸州流寓舉人
每十五人解一名不及五人令本路漕司類聚附試
仍不拘路分召文臣二員結除名罪委保所保不得
過三人用國子監請也

中興聖政卷十九

三六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十九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高宗皇帝二十

紹興六年秋七月壬申尚書屯田員外郎樊賓行司農少卿提領營田公事都督行府同措置營田王弗屯田員外郎同提舉營田公事並於建康府置司仍令行府兼行俟還闕日罷 癸酉先是令僧道輸綾紙工墨錢十千換給度牒既而不復換但令輸錢批舊度牒焉 丁丑賜韓世忠劉光世詔書獎諭時右司諫王縉言近日淮西以麾下將領有欺隱軍人之券准東以幕中參佐有妄具將士之賞皆能按劾聞奏望特降詔獎諭因使今後凡奏功者必以實而爵

中興聖政卷三

一

賞足以勸有功凡甚給者必以實而錢糧之餘足以養戰士故有是命 庚辰幹辦皇城司馮益與在外宮觀日下出門初宰相趙鼎見益稍出鋒銳意其未戢乃言於 上前是日 上謂輔臣曰聞益交關外事寔不可長宜亟出之鼎等再三賀 上威斷 上曰朕待此曹未嘗不盡意思然纔間過失亦不少貸也 甲午知廣德軍湯鵬舉知饒州以江東轉運使向子諲言其政績也已而復詔進鵬舉一官再任 上諭大臣曰近時士大夫數言縣令多有不稱其任者朕再三思之亦難盡擇莫若慎選監司郡守以為要道正如朕深居九重之中安能盡知百執事之賢

謹司選郡守

馮益關事

獎論世忠

建理田入批度 管官錢牒舊

否但當留意宰相耳

臣留正等曰昔唐開元時有上書言按察使徒煩擾公私請精擇刺史縣令停按察使者姚崇非之曰今止擇十使猶患未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刺史縣令皆稱其職乎至哉斯言也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宰相之所宜擇者十使十使之所宜擇者刺史縣令崇專以擇十使為己任是乃所以精擇刺史縣令也太上皇帝謂縣令難盡擇而以選監司郡守為要道使當時為相者如姚崇得奉 聖訓豈非所謂聚精會神相得益章者乎

中興聖政卷三

二

監察御史劉長源應詔 上書言當今之弊凡十有二事一曰節儉之風不行於臣庶二曰威福之柄漸移於臣下三曰禁旅太弱四曰從官輕去五曰政令有不審六曰賞罰有失當七曰將帥失馭八曰兵籍虛冗九曰師旅有法不立十曰賦斂有取無度十一曰田荒不勸農十二曰民困不擇令 淮西安撫使劉光世克壽春府 八月己亥新知紹興府秦檜入見命坐賜茶 吉州萬安縣丞司馬宗召添差兩浙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先是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入對言司馬光家屬向者伏蒙聖恩月給錢米故得存 在至今竊惟光為國宗臣黃童白叟言之則以手

劉長源言 二 劉光世 壽春 秦檜 見 錄司 光 後馬

陳輔疎體 梁重 免梁重 體疎輔陳 解堧子 臣得公

記馬上 間光司

加額功在社稷澤在斯民今奉祠之主行路之人莫不哀之宜有以振恤昭示四方為忠義之勸故有是命初光孫植既死立其再從孫植為嗣而植不肖其書籍生產皆蕩覆之有得光記聞者 上命趙鼎論冲今編類進入冲言光平生記錄文字甚多自兵興以來所存無幾當時朝廷政事公卿大夫議論賓客遊從道路傳聞之語莫不記錄有身見者有得於人者得於人者注其名字皆細書連粘綴集成卷即未暇照據年月先後是非虛實姑記之而已非成書也故自光至其子康其孫植皆不以示人誠未可傳也臣既奉詔即欲略加刪修以進又念此書已散落於

世今士大夫多有之刪之適足以增疑臣雖不敢私其能必人以為無意哉不若不刪之為愈也輒據所錄疑者傳疑可正者正之闕者從闕可補者補之事雖疊書而文有不同者兩存之於是冲衷為十冊上之 上因覽冲奏謂鼎曰光字畫端勁如其為人朕恨生太晚不及識其風采耳 庚子左司諫陳公輔入對上奏曰臣聞人君所以得天莫先於孝所以得民莫先於誠中興根本不出於此疏奏 上大感動詔公輔論奏深得諫臣之體今尚書省以其奏疏修寫成圖進入 饒州童子梁璵賜束帛免文解一次璵年十歲能誦五經及七書射親六發四中 癸卯

中興聖政卷三

三

平議 江幸 孟秦 留度 守度 檜

做下 詔申

兩浙都轉運使李迨為四川都轉運使都大提舉茶馬自襄郢便道星夜之任四川都轉運使趙開侯迨至將本司財賦文籍交割訖赴行在所 甲辰手詔曰迨者強敵亂常阻兵猾夏兩宮北狩六馭南巡霜雪十年關河萬里朕為人之子而雞鳴之問不至為人之弟而錫原之難不聞眷言臣子之心誰無父兄之念而又干戈未息疆場多虞遣戍經時不離甲冑飛鳥越險久棄室家爾則效忠朕寧不愧是用當饋投已未明求衣弗辭馬上之勞以便軍中之務諒彼同舟之衆知吾發軔之情咨爾有官各揚其職布告中外悉使聞知張浚自江上歸力陳建康之行為不可緩朝論不同 上獨從其計先是三大帥既移屯而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亦遣兵入偽地偽知鎮汝軍薛亨素號驍勇飛命統制官牛皋擊之擒亨以獻引兵至蔡州焚其積聚眉州布衣師維藩治春秋學累舉不第至是走行在上中興十策請車駕視師上下其議於朝浚以為可用會謀報劉豫有南窺之意趙鼎乃議進幸平江 丁未新知紹興府秦檜充醴泉觀使兼侍讀行宮留守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孟廩提舉萬壽觀兼侍讀行宮同留守權許赴尚書省治事時檜留行在未去也 癸丑兼都督行府參議軍事郭執中卒張浚曰執中 崇寧初以上書邪等

中興聖政卷三

四

禁錮二十年 上曰不知當時入邪等以何事趙鼎
 曰凡蔡京蔡卞所惡者皆入邪等折彥質曰蔡卞以
 紹述為說其所斥已者盡毀以誣謗 先帝 上愕
 然曰 太上皇帝內禪之初嘗遣梁師成宣諭 淵
 聖皇帝云朕聞司馬光為 前朝名相今日朝廷諸
 事但當以光為法然則 上皇之意固可知矣且如
 朕今所施行與 上皇時豈無修潤者要之一切從
 百姓安便而已百姓安便是乃 上皇之意也 丁
 巳詔權罷講筵俟過防秋日如舊 己未監察御史
 劉長源面對奏疏曰臣謂致治之道莫先於用人用
 人之道莫先於覈實不可懷愛憎以為去取不可徇
 朋黨以志賢愚不可信毀譽以為進退或謂應係
 元符以前人臣之子孫皆可用臣恐其失近於官人
 以世而其人未必皆賢夫房元齡為賢相而其子遺
 愛預叛逆之誅盧奕為忠臣而其子杞居姦邪之
 列况不逮元齡與奕而可保其子孫盡賢乎苟曰盡
 賢則不賢者冒濫於其間而人莫敢言矣或謂應係
 崇寧以後人臣之子孫皆不可用臣恐其失近於罰
 及其嗣而其人未必皆愚夫以邵蒞有謀弒晉文公
 之罪而子缺有獲白狄之大功李義府有議立武昭
 儀之姦而子湛乃復中宗之良佐况不為蒞與義府
 而可誣其姦盡愚乎苟曰盡愚則賢者隱晦於其

曰興聖政卷二十一

五

敗長 米官職 試定
源劉 給事 法銓

中而人莫敢舉矣至若封倫裴矩其姦足以亡隋而
 其智反以佐唐李勣許欽宗在太宗時則致治而在
 高宗時則致亂是所用之人不易一身可使為治可
 使為亂其故何在茲乃人君善持用人之柄馭得其
 道以君子制小人而莫不為吾之用則其為治亂又
 在人君之操術焉庚申趙鼎進呈劉長源奏劄 上
 曰長源昨日多有開陳至比戰國之士若不用於秦
 則歸於楚議論殊可怪鼎曰陶愷雖邪論尚不敢至
 此 上曰然張浚曰長源不學無識至如疏中引證
 事實皆非所敢聞者况 元符以後人臣子孫誰為
 可用而不用者折彥質曰如蔡京王黼輩是乃國家
 之深仇也罪通于天幸逃族誅今日正使子孫真有
 可用者猶不當用 上曰長源之罪過於陶愷當與
 遠小監當朝廷明正典刑可也於是退而批旨長源
 識趣卑陋不可寘之臺列送吏部與監當差遣 庚
 申詔職事官月給米三斛自郎官外舊止有職錢添
 給至是始增之 癸亥左司諫陳公輔請奏蔭無出
 身人並令銓試經義或詩賦論策三場以十分為率
 取五分合格雖累試不中不許參選亦不許用恩澤
 陳乞差遣詔吏部措置其後吏部請試律外止益以
 經義或詩賦一場年二十五以上累試不中之人許
 注殘零差遣餘如公輔所奏從之 詔權貸三務歲

曰興聖政卷二十一

六

權賞 務賞 格教 程十 厚經 世十 論十 岳飛 克盧 氏縣 黃趙 澳趙

收及一千三百萬緡許推賞大率鹽鐵居十之八茶
居其一香礬雜收又居其一焉 遂寧府教授程敦
厚應詔上書且獻所著經世十論曰畏天恤民量敵
核實正俗練兵生財專任廣聽審慮乃除通判彭州
九月丙寅朔 上發臨安府先詔上天竺寺焚香
道遇執黃旗報捷者乃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所遣
武翼郎李遇先是飛遣統制官王貴郝叟董先引兵
攻虢州盧氏縣下之獲糧十五萬斛 戊辰 上次
崇德縣縣令趙渙之入對 上問以民間疾苦渙之
言無之又問戶口幾何渙之不能對言者論渙之儲
峙擾民詔轉運副使張匯究實乃削渙之二資仍令
中興聖卷二十一 七

四司 溥司 拘司 錢沖 范實 著實 錄實 証實 尹焞 赴焞 江自 昭自 王縉 臣大 和臣 重祿 新書 胡憲 賜憲 身憲 張浚 視浚 江上

供內藏封摺等錢並許都轉運司拘收應用從李迨
請也後四日迨始辭行 壬午翰林侍讀學士兼史
館修撰范冲言近重修 神宗皇帝實錄于朱墨二
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攷異一書明者是非
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 哲宗皇帝實
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
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志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
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冲看
詳修定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取却發回史
館庶幾不致妨廢從之 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發
涪州初焞固辭新命夔州路轉運副使韓固奉詔即
所居敦遣焞始就道 癸未武舉童子江自昭年十
二能誦兵書及步射詔賜帛罷之 左司諫王縉入
對以大臣不和為憂願戒大臣俾同心同德絕猜間
之萌以同濟國事至再三言之 丁亥吏部侍郎晏
敦復推戶部侍郎王俟等上 紹興重修祿秩新書
五十八卷看詳一百四十七卷乞鑄板施行 己丑
建州布衣胡憲特賜進士出身添差建州州學教授
憲安國從兄子也有學行累召不至 庚寅張浚復
往鎮江視師初劉豫因宗維高慶裔而得立故每歲
皆有厚賂而蔑視其他諸將至是豫聞 上將親征
告急於金主亶求兵為援且乞先攻江上亶使諸帥

相議之領三省事宗誓言曰先帝所以立豫者欲豫
關疆保境我得安民息兵也今豫進不能取又不能
守兵連禍結愈無休息從之則豫受其利敗則我受
其弊况前年因豫乞兵嘗不利於江上矣奈何許之
金主乃聽豫自行遣宗弼提兵黎陽以觀釁於是豫
以子麟領行臺尚書許清臣權大總管李鄴馮長
寧參行臺謀議李成孔彥舟闖師古為將發鄉兵三
十萬號七十萬分三路入攻中路由壽春犯合肥麟
統之東路由紫荆山出渦口犯定遠縣趨宣徽以姪
猷統之西路由光州犯六安彥舟統之偽詔榜示指
斥鑿與尤甚於五年淮泗之役謀報豫挾北兵來寇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九

於是分遣諸將以備要害時江東宣撫使張俊軍駐
貽揚沂中軍泗上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在
楚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飛在鄂聲勢了不相及獨
淮西宣撫使劉光世在當塗光世遣輕騎據廬而沿
江一帶皆無軍馬左僕射趙鼎甚憂之浚乞先往江
上視師至是發行在 壬辰 上諭大臣曰資治通
鑑首論名分其間去取有益治道即知司馬光雅有
宰相器若通鑑正可為諫書耳

龜鑑曰 高宗之崇儒講學即太宗身屬索韃風
灑露沐而銳情經術開文學館之時也况聖訓有
曰朕之務學欲知治亂成敗君子小人之迹而他

張浚
言有
退無

趙鼎
折質
保議

日之讀通鑑且曰通鑑去取皆益治道正可為一
諫書耳是則帝王務學也豈徒誦說云乎哉

冬十月丁酉先是劉麟等令鄉兵偽北服於河南
諸處十百為羣人皆疑之以為敵偽合兵而至劉光
世奏御賊事宜謂廬州難守且密干趙鼎欲還太平
州張俊方駐軍泗州都督張浚奏敵方疲於奔命決
不能悉大衆復來此必皆豫兵而邊報不一俊光世
皆請益兵衆情恟懼議欲移旰之屯退合肥之戍
召岳飛盡以兵東下浚獨以為不然乃以書戒浚及
光世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
日亦安用養兵為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而鼎及

中興聖政卷三十

十

發書折質質皆移書抵浚欲飛軍速下且擬條畫項
目請 上親書付浚大略欲退師還江南為保江之
計不必守前議于是韓世忠統兵過淮遇敵騎與訛
里也字董等力戰既而亦還楚州或請 上回臨安
且追諸將守江海浚奏若諸將渡江則無淮南而
長江之險與敵共淮南之屯正所以屏蔽大江使敵
得淮南因糧就運以為家計江南其可保乎今淮西
之寇正當合兵掩擊况士氣甚振可保必勝若一有
退意則大事去矣又岳飛一動則襄漢有警復何所
制願朝廷勿專制于中使諸將不敢觀望 上乃手
書報浚近以邊防所疑事咨卿今覽所奏甚明俾朕

張俊
歿於
江

劉光
捷

席益
薦名
士

釋然無憂非御識高慮遠出人意料何以臻此吏部

侍郎呂祉亦言士氣當振賊鋒可挫上乃命社馳

往光世軍中督師時劉猷至淮東阻世忠承楚之兵

不敢進麟乃從淮西繫三浮橋而渡於是賊眾十萬

已次于濠壽之間張俊拒之即詔併以淮西屬俊揚

沂中為俊統制官俊遣沂中至泗州與俊合且使謂

之曰上待統制厚宜及時立大功取節鉞或有差

跌俊不敢私諸將皆聽命戊戌沂中及濠州會劉光

世已舍廬州而退俊甚怪之即呈夜馳至采石遣人

喻光世之眾曰若有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且督光世

復還廬州右司諫王縉亦言主帥有慢令不赴期會

者請奮周世宗我太祖之英斷以厲其餘上親

筆付沂中若不進兵當行軍法光世不得已乃駐兵

與沂中相應遣王德鄴瓊將精卒自安豐出謝步遇

賊將崔皋于霍邱實澤于正陽王遇于前羊市皆敗

之是日賊攻壽春府寄治芍陂水寨守臣孫暉夜却

其寨又退之辛丑四川制置大使席益薦嘗任知

縣人十三負政績時益所薦士頗眾而馮時行樊汝

霖為之最後皆知名詔總制司錢令諸路州軍通

判依已降指揮悉心拘收別用庫眼椿管依限起發

非專降朝旨不是何官司並不得應副劉猷以

眾數萬過定遠縣欲趨宣化以犯建康揚沂中與其

楊中
塘之
竊沂

前鋒遇于越家坊敗之猷孤軍深入恐王師掩其後

欲會麟于合淝甲辰沂中至藕塘與猷遇賊據山險

列陣外嚮天下如雨沂中曰吾兵少情見則力屈擊

之則不可不急乃遣推鋒軍統制吳錫以勁騎五千

突其軍賊兵亂沂中縱大軍乘之自將精騎繞出其

背短兵接即大呼曰破賊矣賊方愕視會江東宣撫

司統制張宗顏等率兵俱進賊眾大破猷以首抵謀

主李諤曰適見髯將軍銳不可當果揚殿前也即以

數騎遁去餘黨猶萬計皆僵立駭顧沂中躍馬前叱

之曰爾曹皆趙氏民何不速降皆怖伏請命官軍獲

李諤與其大將李亨等數十人麟在順昌聞猷敗拔

寨遁去光世遣王德追擊之德與沂中追麟至南壽

春而還是役也通兩路所得賊舟數百艘車數千兩

器甲金帛錢米偽交鈔告敕軍須之物不可勝計於

是孔彥舟圍光州守臣王萃拒之彥舟聞猷敗亦引

去北方大恐

大事記曰自紹興四年趙鼎為相偽齋與敵分

道入寇鼎決親征之議於是世忠七揚州流星庚

牌之計一行遂捷於大儀鎮而敵偽俱遁矣鼎

又薦浚可當大事以樞府視師江上將士見浚來

勇氣百倍而軍聲大作矣自五年楊么既平東南

無盜區於是鼎左浚右並平章事兼領樞密俱帶

都督浚出視師取行府為名而鼎居中總政表裏相應雖孟度沈與求有三省樞密奉行府文書之譏而鼎至公協心未嘗計較說一般話行一般事用一般人諸賢聚會一時號小元祐矣自六年浚親行邊盛暑不憚命世忠自承楚以圖淮陽光世屯廬州以招北軍岳飛屯襄陽以窺中原張俊為進屯盱眙之計而鼎與浚同心責張俊以當聽行府命告浚以邊事不必稟朝廷恐失機會故偽齊入寇浚獨建有進擊無退保之論論諸將以一人渡江即斬以徇之言於是揚浙中捷于藕塘北方大恐而金廢劉豫矣此 紹興四年以後七年以前所以又大異於 紹興之初也

丁未先是江南制置大使李綱聞 上巡幸遣羅薦可奉表問起居且請速進兵又奏陳利害大略以謂竊見間探所報偽齊乞兵於敵人頭項頗多未聞有渡淮而南者其侵犯淮淝及光山六安等處作過只是李成孔彥舟叛將簽軍深慮敵情狡獪重兵於後而以簽軍來嘗我師若一勝之後兵驕氣墮則為患有不可勝言者伏望降詔諸將益務淬礪以待大敵仍命朝廷按圖以視諸路某路固實當設疑以款賊兵某路空虛當增兵以禦侵掠使江淮之間表裏相資首尾相應 上以綱所陳利害切中事機賜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三

夜閩 警報 張浚 張浚 張浚 職名 張浚 錢增 席益 錢引 建國 子孟 易青 死賊 趙鼎 不協

詔獎諭 戊申 上謂大臣曰近日淮西有警朕常至夜分方寢奏報到又輒披衣以起或至再三趙鼎曰致 陛下憂勞如此臣等之罪也 辛亥揚浙中捷奏至俘戮甚衆 上愀然曰此皆朕之赤子迫於凶虐勉強南來既犯兵鋒又不得不殺念之痛心 上嘉張浚之功賜詔略曰劉豫犯順犯壽及濠州帥師徒臨敵益壯遂使兗渠宵遁同惡自焚寤寐忠勤不忘嘉歎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九成改除直秘閣九成以貼職太峻固辭不受 上不許九成言今日辭免非矯激要名第不欲因九成上奏朝廷紀綱察其意為之改命仍賜詔獎之 壬子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以便宜增印錢引三百萬緣市軍儲制司增印錢引始此 癸丑翰林學士朱震翰林侍讀學士范冲各進官一等以建國公讀孟子終篇也 庚申都督行府推鋒軍効用易青為廣東賊曾哀所執青不屈死之 壬戌日中有黑子 癸亥張浚遣行府書寫機宜文字計有功來奏事初趙鼎得政首引浚共事其後二人稍有異議及揚浙中奏捷鼎即求去位 上不許鼎因曰臣始初與張浚如兄弟近因呂社輩離間遂爾睽異今同相位勢不兩立 陛下志在迎 二聖復故疆當以兵事為重今浚成功准上其氣甚銳當使展盡底蘊以副 陛下之志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四

趙鼎
議安

唐叔
平定
策獻
張浚
兄回
官授

如臣但奉行詔令經理庶務而已浚當留臣當去其
勢然也 上曰朕自有所處卿勿慮焉鼎曰 陛下
即位以來命相多矣未有一人得脫者豈不累 陛
下考慎之明乎 上徐曰俟浚歸議之浚奏車駕宜
乘時早幸建康鼎與折彥質共議回蹕臨安以為守
計 上許之

大事記曰 建炎二年幸揚州三年幸杭州此汪

黃為之也然自明州而航海幸越幸平江亦汪黃
為之乎自 紹興八年定都臨安不復進都此秦
檜為之也六年浚獨相乃有建康之幸七年鼎獨
相已有駐蹕臨安之議亦檜為之乎胡寅有言

中興聖政卷二

一五

陛下父兄在敵中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為中國
帝王吾之歸有日矣痛惟愁苦屈辱之中發此念
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日切而獻謀奉慮之人方
導 陛下南狩日遠日忘遂無復國之心別求建
都之地臣所未諭不得已則如張浚所謂都建康
則北望中原常懷憤悵可也今乃息心於一隅何
義乎
十有一月乙丑朔玉山進士唐叔寔特免文解一
次叔寔嘗投匭上書且獻平定策故旌錄焉 戊辰
左宣奉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張浚特遣左光祿大夫
以祿秩成書也浚請回授其兄混許之中興後輔臣

轉官
許對

諸將
知尊

鄭剛
中言

喜引
對才

旌廉
吏廉

喜司
馬光

以進書恩回授親屬自此始 詔應轉對官如有疾
故許實封投進文字更不引對 庚午詔張浚召還
行在所令學士院降詔 癸酉湖北東西宣撫副使
岳飛奏依奉處分往江州屯駐 上曰淮北既無事
飛自不須更來趙鼎曰此有以見諸將尊朝廷為可
喜也 丁丑新敕令所刑定官鄭剛中引對剛中言
陛下臨御十年寬刑罰省科徭戒貪賦恤飢窮嚴警
備每一下詔丁寧懇惻而德澤未徧者蓋天下有虛
文之弊臣願為士大夫下厲精之詔許自今宣布實
德視斯民利害如其家不得以虛名文具欺罔朝
廷使 陛下之誠意被覆赤子之身而不在于官府

中興聖政卷二

一六

文書之上翌日輔臣進呈 上曰近所引對多是人
才朕雖得珠玉珍玩不足為寶但冀一歲之間得十
數輩人物乃足為寶也又翌日以其言令學士院降
詔出榜朝堂遂以剛中充樞密院編修官 戊寅故
左朝議大夫孫諭特贈左中奉大夫諭為吏廉湖北
諸司請官其曾孫偉以為天下廉吏之勸奏可 庚
辰 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真似漢人近時米芾
輩所不可髣髴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寘之座隅每
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遺
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
而無纖毫遺恨者也 壬午四川制置大使席益上

席運益

呂不中 史點乞本

仁宗 秦文宗 賢王

書成 殿大 榜成

金國 欲廢 劉豫

張浚 檜秦

臨安 府火

漕運六策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丙戌起居舍人呂

本中兼權中書舍人時有監階州倉草場苗亘者以

贓獲罪黜之本中奏曰近歲官吏犯贓多抵黜罪且

既名士人行法之際宜有所避况四方之遠或有枉

濫何由盡知若遽施此刑異時察其非辜雖欲深悔

亦無所及矣又此刑既用臣恐後世不幸姦臣弄權

必且借之以及無罪使國家此刑不絕則 紹聖以

來儉人盜柄縉紳遭此殆無遺類矣願酌處常罰以

稱 陛下仁厚之意疏再上從之 丁亥日中黑子

沒 已丑故翰林學士王洙之孫楚老獻 仁宗所

賜飛白字及御書洙在翰林 仁宗問今歲科舉內

中合要奏告文宣王及諸賢表章趙鼎奏此事不見

於他書 上曰 祖宗留意人材如此天下安得不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七

治 壬辰 上書大成殿榜賜成都府學官 初劉

麟等既敗歸金國遣使問劉豫之罪豫懼廢貌為庶

人以謝之於是金國始有廢豫之意矣 十有二月

甲午朔詔行宮留守秦檜令赴行在所奏事張浚以

檜在 靖康中建議立趙氏不畏死有力量可與共

天下事一時仁賢薦檜尤力遂推引之趙鼎既與浚

不咸左司諫陳公輔因奏劾鼎鼎復求去 上愀然

不樂曰卿只在紹興朕他日有用卿處 是日臨安

火所燬幾萬家詔以米一千斛賜被火之家貧乏者

張浚 議回

戊戌右司諫王縉入對論發書樞密院事折彥質

之罪大略謂彥質於賊馬南向之時倡為抽軍退保

之計上則幾誤國事下則離間宰臣乞賜罷黜先是

張浚自江上還平江隨班入見 上曰却敵之功盡

出右相之力於是趙鼎皇懼復乞去浚入見之次日

具奏曰天下之事不倡則不起不為則不成今四海

之心孰不想戀王室敵叛相結脅之以威雖有智勇

無由展竭三歲之間賴 陛下一再進撫士氣從之

而稍振民心因之而稍回正當示之以形勢庶幾乎

激忠起懦而三四大帥者亦不當懷偷安苟且之心

夫天下者 陛下之天下也陛下不自致力以為之

先則被堅執銳履危犯險者皆有解體之意今日之

事存亡安危所自以分六飛僅還則有識解體內外

中興聖政卷二十 十八

離心日復一日終以削弱異日復欲下巡幸詔書誰

為深信而不疑者何則彼知朝廷姑以此為避地之

計實無意於圖回天下故也 上翻然從其計浚因

獨對乞乘勝取河南地擒劉豫父子又言劉光世驕

惰不戰不可為大將請罷之 上問嘗與趙鼎議否

浚曰未也浚見鼎具道其故鼎曰不可豫几上肉耳

然豫倚金人為重不知擒滅劉豫得河南地可遂使

敵不內侵乎光世將家子將帥士卒多出其門下若

無故罷之恐人心不可浚不悅鼎復言強弱不敵宜

趙鼎
折彥
質飛

范冲
官觀

蘇符
冲代

明論
任皇
相唐

趙鼎
紹興
理鼎

且自守未可以進繇是與彥質俱罷之 京東淮東

宣撫處置使韓世忠引兵攻淮陽軍敗之 壬寅尚

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趙鼎

充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 翰林侍

讀學士兼史館修撰資善堂翊善范冲提舉江州太

平觀冲再疏求去乃有是命 甲辰尚書司封負外

郎蘇符兼資善堂贊讀赴行在代范冲也 乙巳

上與宰相語唐開元之治曰姚崇為相當選除郎史

明皇仰視屋椽崇驚愕久之後因力士請問知帝所

以專委之意人主任相當如此張浚曰明皇以此得

之亦以此失之楊李操柄事無巨細一切倚仗馴致

大亂吁可戒焉 上曰不然卿知所以失否在於相

非其人非專委之過也浚曰明皇方其憂勤賢者獲

進逮其逸樂小人遂用此治亂之所以分 陛下灼

見本末天下幸甚 趙鼎入辭鼎既行 上趣令之

鎮鼎力辭新命詔不許鼎在越惟以東吏恤民為務

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蓋除害然後可以興利

易之豫利建侯行師乃所以致豫解公用射隼於高

墉之上謂射隼而去小人乃所以致解鼎之學得於

易者如此至是始獨屏息又場務利入之源不令侵

耗財賦遂足 丙午秦檜入見 簽書樞密院事兼

權參知政事折彥質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手詔曰

中興聖政卷二十 二九

任內詔
外均

賞蔡
船事

秦檜
廷入

川給
驛券

優權
外館任

銓量
監司

朝廷設官分職本以為民比年以來重內輕外殊失治

道之本自今監司郡守秩滿考其善狀量與遷擢治

效著聞即除行在差遣其郎官未歷民事者效職通

及二年復加銓擇使之承流于外仍令中書御史臺

籍記姓名俟到闕日檢舉引對參攷善否取旨陞黜

庶幾天下百姓蒙被實惠以稱朕意時張浚專任國

政首言比年以來內重外輕又官于朝者不歷民事

利害不明詔令之行職業之舉豈能中理民多被其

害遂條具以聞故有是詔 福建市舶司言蕃船綱

首蔡景芳招誘船貨自 建炎初年至 紹興四年

共收息錢九十八萬緡詔補景芳承信郎 戊申醴

泉觀使兼侍讀秦檜令赴行在所講筵供職行宮同

留守孟度充行宮留守 詔川陝進士將來省試令

四川制置大使司依舊例施行其合預殿試人並赴

行在仍給五人衙官驛券自是為例 己酉詔自今

前宰相到闕並許張蓋為秦檜故也 庚戌詔館職

如在職二年以上知縣資序人與除大郡通判通判

資序人除知州軍任滿到闕令問門引見上殿與參

攷治狀善否取旨陞黜仍令中書省御史臺籍記姓

名 辛亥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守自常州入見即日

除參知政事 詔監司守貳委寄非人除授非人

百姓受弊可令中書省開具已除姓名送中書後省

中興聖政卷三十 三十

引試

不長
告評
之風

王縉
言夫
大貪

論守
令賞
罰守

增律
事民

御史臺今後遇闕到前半年並加銓量如不可任用
 並具奏改作自陳宮觀 詔樞密院都督府劾士並
 令附來年春選人類試時務策一道優等再令學士
 院召試推恩 壬子詔張守兼權樞密院事 江州
 進士孫復禮投匭訟德安令黃觀不法御筆令監司
 究實 上諭大臣曰復禮亦須知管如體究所訴不
 實即痛與懲戒鼓檢院止許士庶陳獻利害僅挾私
 怨有所中傷不惟長告許之風亦非求言本意 乙
 卯右司諫王縉言風俗頹弊起於士大夫貪冒無耻
 乞明詔大臣自今除賢能之人宜擢用者待以不次
 外其餘並依吏部格法則各安分守職業交修頹風
 復振賢才輩出矣詔令三省遵守 丁巳翰林學士
 朱震乞以自古循吏傳編成一書遇守令有治行者
 賜之 上曰不若有治行者或進官或擢用無治行
 者隨輕重責罰賞罰既行自有懲勸賜循吏傳恐無
 補於事 詔諸路監司今後分上下半年開具所部
 知縣有無善政顯著繆懦不職之人申尚書省 戊
 午詔自今吏部注擬知通守令並選擇非老病及不
 曾犯贓與不緣民事被罪之人仍申中書門下省審
 察旬具注擬人脚色關御史臺如非其人許本臺彈
 奏用中書請也既而行宮吏部請因民事犯徒已上
 罪人如今詔自 祖宗以來以公私職三等定天下

輔陳
學伊之公

四堂
十除

之罪至是始增民事律焉 己未左司諫陳公輔言
 自 熙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使
 人同己仰惟 陛下天資聰明聖學高妙將以痛革
 積弊變天下尚同之俗然在廷之臣不能上體聖明
 又復專以私意取程頤之說謂之伊川學相率而從
 之是以趨時競進飾詐沽名之徒翕然胥效倡為大
 言謂堯舜文武之道傳之仲尼仲尼傳之孟軻軻傳
 之願願死無傳焉狂言怪語淫說鄙論曰此伊川之
 文也幅巾大袖高視闊步曰此伊川之行也能師伊
 川之文行伊川之行則為賢士大夫捨此皆非也臣
 謂使願尚在能了國家事乎且聖人之道凡所以垂
 訓萬世無非中庸非有其高難行之說非有離世異
 俗之行在學者允蹈之而已伏望察羣臣中有為此
 學相師成風鼓扇士類者皆屏絕之然後明詔天下
 以聖人之道著在方策炳如日星學者但能參攷眾
 說研窮至理各以己之所長而折中焉惟不肯聖人
 之意則道術自明性理自得故以此修身以此事君
 以此治天下國家無乎不可矣輔臣進呈張浚批旨
 曰士大夫之學宜以孔孟為師庶幾言行相稱可濟
 時用可布告中外使知朕意時朱震在經筵不能諍
 論者非之 辛酉詔以山陰至長沙四十縣並從堂
 除浙西之邑十四浙東九江東八江西福建各四湖

劉子立 劉子立
請大 請大
兩浙 兩浙
寬利 寬利
錢

南一 偽齊劉豫密知金人有廢已謀請於金欲立
麟為太子金主亶曰先帝所以立爾者以爾有德於
河南之民也爾子還有德耶徐當咨訪河南百姓以
定之 是歲兩浙轉運司始取婺秀平江歲計寬剩
錢二十二萬緡自是為例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二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一

高宗皇帝二十一

紹興七年春正月癸亥朔 上在平江手詔將乘春

律往臨大江駐蹕建康以察天意 左司諫陳公輔

言今日恢復之策不出攻守二事攻者以我攻彼也

守者防彼攻我也以我攻彼其勢在我防彼攻我其

勢在彼攻雖為難而守之為尤難攻雖在所急而守

之尤在所急今將移蹕建康則其地尤重於淮東矣

臣愚欲乞措置淮西先選大臣以臨之更增兵將以

實之仍令諸大將緩急相援首尾相應則雖敵騎之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來不足畏矣 置御前軍器局於建康府歲造全裝

甲五千矢百萬仍隸樞密院及工部 丙寅 上諭

大臣曰昨日張俊呈馬因為區別良否優劣及所產

之地皆不差張俊曰臣聞 陛下聞馬足聲而能知

其良否 上曰然聞驟步之聲雖隔墻垣可辨也凡

物苟得其要亦不難辨後曰物具形色猶或易惟知

人為難 上曰人誠難知後因奏人材雖難知但議

論剛正面目嚴冷則其人必不肯為非阿諛便佞固

寵患失則其人必不可用 上亦以為然

臣留正等曰耕稼陶漁天下之賤事也四民世守

其業未必盡善而舜之所以為聖堯固以此得之

蓋天下之理一也精其能者謂之藝而通其理者

康驛詔
建駐

守輔陳
策攻公

器前置
局軍御

知馬因
人論知

錢月
之格

弊詔
錄

編書
詔

成言
書

黃山
黃次

董山
黃次

成張輔陳
九論公

雖治天下國家可也 太上皇帝興衰撥亂立事

建功逆知君子小人情偽蓋用此法其源流所從

出者遠矣

丁卯戶部員外郎霍蠡自鄂州軍前來奏事言今

軍事所需而病民最甚者莫如月椿錢州縣所捲窠

名曾不能給其額之什二三自餘則一切出於州縣

之吏臨時措畫銖銖而積僅能充數一月未畢而後

月之期已迫矣詔諸州通判開具申尚書省 龍圖

閣直學士汪藻再遷一官以類編 元符庚辰以來

詔自成書也 辛未中書舍人董斧知衢州免謝辭

先是有旨禁伊川學錄黃下禮部吏部員外郎黃次

山欲鏤板斧曰少俟之乃以己見求對次山即申御

史臺謂斧沮格詔令於是侍御史周祕彈斧故斧遂

罷 新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張九成罷先是左司諫

陳公輔論九成平日所行無非矯偽朝廷每因其辭

輒復遷擢彼亦何憚而不辭詔九成與小郡九成又

辭乃令主管江州太平觀 壬申進呈李誼論吏部

非次闕不當改為集注 上口士大夫羈旅之中有

非次闕不得授又待集注之期所以眾論以為非爾

聞每赴部按差遣者所費極多何以責其清廉

史臣曰立國以法者天下之至公待人以情者帝

王之全度 太祖杖賊吏於朝堂以至極刑無所

以賞罰治天下

未震求去之

胡國程安論伊學

容貸而高宗乃憫其赴部之苛費集注之淹期惻然有哀矜之心二者不同何也蓋祖宗建極之初立萬世之法模用法不得不盡其嚴高宗遭多事之時士大夫流離困苦者衆故不得不本乎恕其迹不同而帝王之度一也

癸酉先是張浚以破敵功遷特進浚懼辭上曰朕以賞罰治天下如卿大臣固不俟勸然賞不行則四方萬里無由知卿之功浚復固辭以富平敗事受天下之責上曰富平之失卿以官祠去位朕所以示罰也今日有功則賞可後乎卿每有制除則再三辭避恐於君臣之義有所未安浚恐疎奉詔翰林

學士兼侍講朱震引疾乞在外宮觀不許先是董弅免官震乃白張浚求去徽猷閣待制胡安國聞之以書遺其子寅曰子發求去晚矣當公輔之說纒上若據正論力爭則進退之義明今不發一言默然而去豈不負平日所學惜哉且復問宰相云某當去否既數日又云今少定矣此何等語遇緩急則是偷生免死計豈能為國遠慮乎生讀易何為也於是安國自上奏曰士以孔孟為師不易之至論然孔孟之道失其傳久矣自程頤始發明之而後其道可學而至令使學者師孔孟而禁不得從頤之學是入室而不由戶也夫頤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

劉錡大將才

取天下形勢

朱倬乞心民

復置樞副

原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旨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鄙言怪語豈其文哉頤之行則孝悌顯於家忠誠動於鄉非其道義一介不以取予則高視闊步豈其行哉自嘉祐以來頤與兄顥及邵雍張載皆以道德名世如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莫不薦之頤有易春秋傳雍有經世書載有正蒙書惟顥未及著書望下禮官討論故事加此四人封爵載在祀典比於荀揚之列仍詔館閣裒其遺書以羽翼六經使邪說不得作而道術定矣 戊寅帶御器械劉錡權主管馬軍司并殿前步軍司公事張浚薦錡文武兩器真大將才故有是

命 辛巳韓世忠奏已還軍楚州 上因論淮陽取之不難但未易守張浚曰淮陽今劉豫要害之地故守之必堅 上曰取天下須論形勢若先據形勢則餘不勞力而自定矣正如奕棋布置大勢既當自有必勝之理 癸未翰林學士兼侍講陳與義參知政事提舉醴泉觀兼侍講沈與求同知樞密院事 左修職郎朱倬召對乞申戒有司勤恤民隱今西北之民已思見官儀矣 陛下大固其心勿小以傷之天下幸甚 乙酉詔宥密本兵之地事權宜重可依祖宗故事置樞密副使宰相仍兼樞密使其知院以下如舊 吏部侍郎呂祉在建康間禁伊川學上奏

曰臣竊惟孔子刪詩序書繫周易作春秋明禮樂與
 門弟子答問則見於論語凡學孔子無如子思孟子
 中庸與七篇之書具存自漢至 本朝上所教下所
 學鴻儒碩學端亮閣偉之士接武於時何嘗不由此
 道豈特程頤而後傳也臣竊詳程頤之學大抵宗子
 思中庸篇以為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之中庸時中
 程頤之所得也近世小人見 靖康以來其學稍傳
 其徒揚時輩驟躋要近名動一時意欲歆慕之遂變
 巾易服更相汲引以列于朝則曰此伊川之學也其
 惡直醜正欲擠排之則又為之說曰此王氏之學非
 吾徒也號為伊川之學者類非有守之士考其素行
 蓋小人之所不為有李處廉者知瑞安縣專事貨賂
 交結權貴取程頤文并雜說刊板作帙遍遺朝士朋
 比者交口稱譽謂處廉學伊川近聞處廉犯入已賊
 繫獄當罪奈市遠近傳笑此皆子思所謂小人之中庸
 而無忌憚者也中庸一也然有君子之中庸有小人
 之中庸非其學之謬乃學者之罪也望將前日聖旨
 指揮連臣僚所論出榜諸路州縣學舍使學者皆知
 舊學而不為近世小人之所習以補治化從之 丙
 戌詔以知州軍諸郡通判各六十一開歸吏部用左
 右司奏也於是堂除郡守之闕一百九通判八十
 丁亥閣門祗候充問安使何蘇都督行府帳前准備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五

詢營利
究害田

有太陽
災異賢良

王倫
使金
岳飛
論本

差使范寧之至自金國得右副元帥宗弼書報 道
 君皇帝 寧德皇后相繼上僊 醴泉觀使兼侍讀
 秦檜為樞密使應干恩數並依見任宰相條例施行
 辛卯四川都轉使李迨始視事時茶馬司闕官命
 迨兼領 熙豐以來成都府秦州皆有擅茶司買馬
 監牧司至是關陝既失迨請合為一司名都大提舉
 茶馬司從之 二月丙申夜太平州火丁酉鎮江府
 火 己亥主管台州崇道觀王倫充奉迎梓宮使閣
 門宣贊舍人高公繪副之 河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赴行在翌日內殿引對飛密奏請正建國公皇子
 之位 上諭曰卿言雖忠然握重兵於外此事非卿
 所當預也飛色落而退 辛丑詔以太陽有異氛氣
 四合令中 侍從各舉能直言極諫之士一人自復
 賢良方正科久未有應者至是張浚乞因災異降詔
 上從之
 史臣曰求賢良久矣未有一人應詔者其養之未
 成耶求之未至耶天下誠無其人耶噫有賢良方
 正之人而文不足焉汲黯之直賢於公孫洪遠甚
 雖不設科可也
 壬寅夜雷聲初發 癸卯命樞密院計議官李家
 往江淮詢究營田利害如有未便於民者令家與樊
 宿王弗商量先次改正 夜大雪 甲辰輔臣奏事

常御
蔬菜
豆腐

吳玠
會子
銀會

因御
馬論
用人

岳飛
見識
極進

上曰朕常日不甚御肉多食蔬菜近日頗雜以豆腐
為羹亦可食也水陸之珍兼陳于前不過一飽何所
復求過殺生命誠為不仁朕不忍也沈與求曰 陛
下舉斯心以加諸彼天下不難治矣 先是太陽有
異張浚奏曰臣以非才備位宰相致天象如此罪無
所逃 上曰此乃朕不德所致浚因引咎 上曰應
天以實不以文惟君臣交修不逮可以消變浚曰臣
等敢不恭承大訓 丙午川陝宣撫副使吳玠初置
銀會于河池迄今不改 己酉 上與輔臣論共
器因曰前日岳飛入對朕問有良馬否飛奏舊有兩
馬已而亡之今所乘不過馳百餘里力便乏此乃未
識馬故也大抵馴而易乘者乃駕馬故不耐騎而易
乏若就之初不可制御此乃馬之逸羣者馳驟既遠
則馬力始生張浚曰人材亦猶是也但當駕御用之
耳 上曰人材若只取庸常易悅者何以濟天下之
事浚曰既知其可用則當不責近效以待有成 上
曰飛今見識極進議論皆可取朕嘗諭之國家禍變
惟賴將相協力以圖大業不可時時規取小利遂以
奏功徒費朝廷爵賞須各任方面之責期以恢復中
原乃副朕委寄之意昨張浚來覲亦以此戒之
史臣曰 上論人才不取庸常易悅者以其無補
也唐太宗與臣僚論事有不出其意者退而有憂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十一

林進
中保
鑑龜

斤瑞
文彬
獻瑞

張俊
岳飛
降深

劉光
世光
祠光

色人主有大功德及於天下者其志趣不相遠類
此
庚戌吏部尚書孫近等請謚大行 太上皇帝曰
聖文仁德顯孝廟號 徽宗 癸丑提舉廣南市舶
林保進中興龜鑑 是日雨雹 丙辰知果州宇文
彬降一官放罷去歲果州旱守臣王鵬率民出粟賑
貸會鵬滿歲彬代之乃與通判州事龐信孺繪禾登
九穗圖獻于朝 上曰此不出誕謾即諂諛爾去年四
川荒旱黎民艱食安有瑞禾政使偶然有之何足為
瑞往年知撫州高衛進甘露圖朕疾其佞罷其守符
彬等可降官仍放罷 丁巳湖北京西宣撫副使岳
飛為太尉賞高號之功翌日陞宣撫使飛威名日著
淮西宣撫使張俊益忌之參謀官薛弼每勸飛調護
而幕中之輕銳者復教飛勿苦降意於是飛與俊隙
始深矣飛時留行在遂衛 上如建康 己未 上
發平江府以舟載 徽宗皇帝 顯肅皇后几筵而
行 庚申淮西宣撫副使劉光世乞在外官觀先是
議者謂光世昨退保當塗幾誤大事軍律不整士卒
恣橫張浚亦言光世沈酣酒色不恤國事語以恢復
意氣佛然乞賜罷斥以警將帥 上然之光世聞
上進發乃引疾乞祠 上曰光世兵比之韓世忠張
俊之軍訓練殊不至一軍皆驍銳但主將不勤耳月

張衡
論中序

賜李
服德鄰

背
健極鬼

召
國胡

費錢米不貲皆出民之膏血而不能訓練使之赴功

甚可惜也大抵將帥不可驕情若日沈迷於酒色之

人何以率三軍之士後三日乃以親筆答光世曰卿

忠貫神明功存社稷朕方倚賴以濟多艱俟至建康

召卿奏事其餘曲折併俟面言 平江府進士張亨

衢進歷代中興論 上讀曰肅宗以張后李輔國之

故不能盡子道於明皇可以謂之仁孝乎 辛酉

上次常州 賜無錫知縣李德鄰五品服初 上引

德鄰入對問以民間疾苦德鄰論民戶避役田土悉

歸兼并之家近者雖令單丁女戶募人充役然每都

不得過一名欲望均為五人俾得均濟詔付戶部

上以德鄰留心民事故有是賜焉 三月癸巳朔

上次丹陽縣韓世忠以親兵赴行在遂衛 上如建

康 甲子 上次鎮江府揚沂中以所部赴行在詔

沂中總領彈壓車駕巡幸一行事務 乙巳 上發

鎮江府乘馬而行晚次下蜀鎮 上謂張浚等曰道

中精明因閱韓世忠背寇軍馬極健事藝比往日

益更精強浚等因論奏諸將才能不同大要在得士

心則人肯用命 上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將帥能

得士心則上下和輯樂為之用矣 辛未 上次建

康府賜百司休沐三日 甲戌岳飛朝辭 丙子召

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赴行在時安國上所纂春

胡國秋
傳春安

劉始軍
浩呂留

劉世兵
柄解光

詔事轉
對官職

官養種
籍籍中

秋傳翰林學士朱震乞降詔嘉獎 上曰安國明於

春秋之學比諸儒所得尤遠向來偶緣留程瑀而出

可令召來張浚曰若安國乃君子之過過於厚耳小

人必須觀望求合豈肯拂肯 上曰安國豈得為小

人俟其來當實之講筵故有是命仍用金字進行安

國自言所著傳事按左氏義取公羊穀梁之精者大

綱本孟子而微辭多以程氏之說為據凡三十年乃

成上甚重之 戊寅同知樞密院事沈與求進知院

事 庚辰行營前護副都統制王彥知邵州詔彥軍

併隸權主管馬軍司公事劉琦於是錡始能成軍

辛巳浙西安撫制置使兼知臨安呂頤浩兼行宮留

守頤浩至臨安處事甚有緒豪右莫敢犯禁 淮南

西路兼太平州宣撫使劉光世為少保充萬壽觀使

奉朝請封榮國公時光世入見再乞罷軍且以所管

金穀百萬獻于朝乃以其兵屬都督府而有是命張

浚因分光世所部為六軍令聽本府參謀軍事呂祉

節制 詔行在職事官令轉對一次 是春廣西大

飢斗米千錢桃李互實皆可食凡物多類此 夏四

月癸巳張浚奏雨既霑足又即晴霽庶於蠶麥不妨

上曰朕官中亦養蠶兩箔許欲知民間蠶熟與否浚

等曰 陛下敦本憂民如此天下幸甚 上又曰朕

聞 祖宗時禁中有打麥殿今後圍有水朕亦令人

築廟于太康

蔣十將

惡黃許

鄭不除命

論田營

岳飛棄軍

李綱時

引水灌畦種稻不惟務農重穀示王政所先亦欲知稼穡之艱難爾 詔築太廟于建康以臨安府太廟

充本府聖祖殿 甲午鎮江府進士蔣將上書論十

事詔永免文解 乙未尚書吏部負外郎黃次山為

荆湖南路提點刑獄公事次山引疾乞補外會給事

中胡世將舉次山自代張浚因擬次山修注 上曰

非告許董算者耶此風不可長遂令補外浚意甚沮

戊戌御批鄭謀帶御器械翌日 上諭宰臣曰謀

除命未須行朕夙思之昨召用徐俯外議謂謀所薦

朕何嘗容內侍薦人止緣洪炎進黃庭堅文集有云

徐郎或徐甥者後因胡直孺薦俯自代朕問之始知

其人今謀新命又恐外間紛紛不若止與在外官祠

張浚等曰 陛下聖慮如此敢不奉詔 庚子右司

諫王縉論江淮營田利害輔臣進呈 上曰營田誠

張師

論范

義之

訪閩

蜀運

兵將

得主人

神為謀日新其德勿以去冬驟勝而自怠勿以目前粗定而自安凡可以致中興之治者無不為凡可以

害中興之功者無不去有所規畫措置必以天下為

度必以施於長久可傳於後世為法則中興不難致

矣夫中興之於用兵止是一事要以修政事信賞罰

明是非別邪正招徠人材鼓作士氣愛惜民力順導

眾心為先數者既備則士奮於朝農安於野穀粟充

盈財用不擅將帥輯睦士卒樂戰用兵其有不勝者

哉疏入詔綱典藩踰年民安盜息故有是命 壬子

張浚辭往太平淮西視師沈與求奏劉光世嘗語

人以陶朱公自比浚等論范蠡之賢人所難及 上

曰蠡固賢朕謂於君臣之義猶有所未盡也 丙辰

都官負外郎馮康國面對論蜀中漕運丁巳詔送都

督府既而秘書省正字孫道夫轉對 上諭曰召自

盜網捕

略力舉

禮條官

計功著

經各賦

恩賞威

並行

廣西馬

詔江西制置大使李綱趣捕度吉諸盜 戊辰金部

負外郎宋斐請詔中外臣僚採訪勇力權略之士不

時薦舉以備采擇從之 壬寅詔禮官條具舉行文

宣武成王英惑壽星嶽瀆海鎮農蠶風雷雨師之祀

張浚在廬州遣計有功赴行在前二日引對有功

嘗獻所著晉鑒 上曰朕乙夜觀之且為艱難之戒

又面問著春秋防微之旨對曰婦笑於齊六卿分晉

此書之所為作也 上首肯之 甲戌胡安國提舉

萬壽觀兼侍讀疾速赴行在 殿中侍御史石公揆

奏今以詞賦經義取士而考校者患不能兼通升黜

安能得實今歲科場望令諸路轉運司取經義詞賦

中興聖政卷十一

十一

兩等各差考官從之 戊寅 上謂秦檜等曰治天

下須恩威賞罰並行若有恩而無威有賞而無罰何

以為治朕自即位以來未嘗以私怒降一人官所以

言此者蓋姑息之風不可長也揚沂中朕常日撫綏

之過於子弟去年淮西有警朕親筆戒之若不使進

當行軍法沂中震恐承命遂以成功檜曰 陛下英

武如此中興不難致矣既而給事中兼直學士院胡
世將請因此風厲諸將帥各務究心水利措置營田
從之 己卯廣西進出格馬 上曰此幾似代北所
生廣西亦有此馬則馬之良者不必西北可知 上
因論春秋列國不相通所用之馬皆取于國中而已

申公巫臣使吳與其射御教吳乘車則是雖吳亦自

有馬今必於產馬之地而求之則馬政不修故也

臣留正等曰天下物產之良常係乎風土之所宜

是以自昔論勁兵良馬必以西北為上他產之所

不及也雖然居東南之地而必待夫西北所產者

而後用之則是無時而有可乘之馬可戰之人矣

然則如之何曰馬政修則天下無不可用之馬軍

政習則天下無不可用之兵初不以南北論也吳

人乘車遂能與諸侯抗衡而周瑜謝元皆以南方

之人取勝秦魏此前世已然之效驗無可疑者

太上皇帝嘗與羣臣論淮西事亦曰兵無不可用

中興聖政卷十一

十一

在主將得人意蓋類此

詔禮部討論大火之祀先是行在多火災言者論

國家實感炎德用 宋建號康定間因古高邛作為

壇兆以閔伯配大火之祭多事以來地淪北壤望詔

有司即行在所每建辰戌出納之月設位望祭從之

壬午賜四川都轉運使李迨詔書獎諭以其能裁

抑冗濫以寬民力故也 甲申詔以時暑命行在所
及行宮御史各一負慮諸獄囚諸路州軍令監司分
詣 初命學士院策試劾士五十三人得陳壽昌等
十人合格詔優等授官平等免文解一次餘皆賜帛
罷之 乙酉手詔自今內外臣僚薦士或不如所舉

申嚴薦舉之對

舉才堪縣人

監司不本貫

寶錄褒貶自見

張浚薦焯

伊禁學亂命

及罪當并案者必罰毋赦 上以薦舉法壞甚者以

子弟姻戚互相薦論至犯吏議則僥倖首免故條約

馬尚書省言自來立法太重不能必行乃詔自今犯

賊私罪者舉主遞降二等其以子弟親戚互薦者令

臺臣察之 監察御史趙渙乞侍從至職事官不限

資序各舉才堪大縣者一人俟三二年之間按其治

狀同其賞罰詔行在所侍從官限一月通舉二十人

丁亥中書省言諸路監司除授依 祖宗法即不

避本貫詔如故事仍止避置司州 己丑張浚奏論

史事因言紹聖以舊史不公故再修而蔡卞不公又

甚每時以褒貶之語以騁其愛憎今若不極天下之

公則後人將又不信 上曰謂之寶錄但當錄其實

而褒貶自見若附以愛憎之語豈謂之寶錄 上又

曰今日重修 兩朝大典不可不慎浚曰敢不恭承

聖訓 庚寅張浚言臣先備負川陝宣撫處置使切

見和靜處士尹焯緣叛臣劉豫父子迫以敵命焯自

長安徒步趨蜀乞食問路僅獲生全臣嘗延請至司

與之款接觀其所學所養誠有大過人者紹興甲寅

春被命還朝蓋嘗以焯姓名達之天聽令 陛下博

採羣議召置經筵而焯辭免新命未間就道伏望特

降睿旨令江州守臣疾速津遣初焯行至九江會諫

官陳公輔請禁伊川學復辭曰學程氏者焯也浚乃

上南兵用

罷江司

命兩朝改錄

召隱士張

胡安國

張浚

顯言其學行請趣召之焯猶不至 六月癸巳左司

諫陳公輔入對面奏興復之策因言眾論謂南兵不

可用 上慨然曰赤壁之役曹操敗於周瑜淝水之

戰符堅敗於謝元北人豈常勝哉越王勾踐卒敗吳

王兵強諸國亦豈北方士馬邪 乙未罷江淮營田

司以淮東轉運判官蔣璩淮西轉運判官韓璉江東

轉運副使俞侯兩浙轉運副使汪思溫並兼提領本

路營田仍督貴州縣當職官接續措置 丙申御筆

史館重修 神宗皇帝寶錄尚有詳略失中去取未

當恐不可垂信傳後宜令本館更加研考逐項貼說

進入以俟親覽先是著作即何掄乞刊正親錄純繆

至是批出掄所言張浚意也 戊戌詔四川制置大

使司津遣隱士張檝赴行在大檝龍水人隱居翠微

巖知天象嘗做唐制為蓋天圖謂可置之几案及備

軍幕中候驗因為木式以獻乃詔大檝併賣所藏天

文秘書赴行在 壬寅詔胡安國累上章引疾可與

便郡以左司諫陳公輔等有言也乃以安國知永州

戊申兵部尚書兼都督府參謀軍事呂祉往淮西

撫諭諸軍社初在建康每有平敵之志張浚大喜之

浚以劉光世持不戰之論欲罷之參知政事張守以

為不可浚不從守曰必欲改圖須得有紀律問望素

高能服諸兵官之心者一人乃可浚曰正謂有其人

鄺王瓊

故欲易之也時社亦自謂若專總一軍當生擒劉豫父子然後盡復故疆及光世罷乃命社先往淮西直秘閣詹至聞之遺浚書曰呂尚書之賢固一時選然於此軍恩威曲折仰翼成就恐不得比前人兼此軍今已付之王德德雖有功而與鄺瓊輩故等倫恐其下有不能平者願更擇褊裨素為軍中所親附者使為德副以通下情會社還朝而瓊與其下八人列狀訟德于都督府且乞回避都督府謂德直寢不行瓊等又訟于御史臺德亦言瓊之過乃召德還建康以所部一軍隸都督府命社往廬州節制之社又辟准備差遣陳克自隨葉夢得與克厚謂之曰呂安老非

中興聖政本十一

西賧大慶

馭將之才子高詩人非國士也淮西諸軍方互有紛紛之論是行也危矣哉弗聽社克皆留其家乃單騎從軍 詔以欽廉邕州去歲大水米踊貴令本路常平官蠲賦稅賑飢乏其公私欠負皆停之 已酉皇叔同知大宗正司士儗開府儀同三司士儗嘗因對勸 上留意恤民 上曰朕以干戈未息不免時取於民如月櫓之類欲罷未可一旦得遂休兵凡取於民者當悉除之時建康有積欠左藏庫錢帛乞免輸 上曰建康兵火後遺民無幾朕何忍更取積逋耶可並除之因謂輔臣曰朕嘗語趙鼎 宣和以前宰輔非其人費用無節誅求無藝四海之民困於科斂

欽息除斂

論太宗唐

詳舉人唐

論蜀

論孫

不得安業朕嗣位以來思與之休息又以邊事未靖軍費之資取辦於諸路者尚多斯民之災如此儻他日兵寢朕當一切蠲罷雖租賦之常亦除一二年朕之此心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張浚等曰 陛下聖志如此天必助順民之休息固有期矣他日更在 陛下選用大臣推行德意 上曰然事亦在朕秦檜因論及唐太宗不能去封德彝 上曰唐太宗用封德彝字文士及朕常以為口口知其姦佞猶信之不疑浚曰太宗所謂惡惡而不能去也 丙辰尚書省請申命舉人程文許通用古今諸儒之說及自出己意但文理優長即為合格從之 乙卯執政進呈左朝

中興聖政本十一

十一

奉大夫蒲贄乞駐蹕江陵 上曰荆南形勝自古吳蜀必爭之地宜諭王庶益瀆治城塹招徠流移練兵積粟為悠久計張浚曰庶在荆南頗有治行 上曰蜀中多士幾與三吳不殊近日上殿如李良臣及蒲贄極不易得因論士人各隨所習如蜀中之士多學蘇軾父子江西之士多學黃廷堅後等曰大抵耳目所接師友淵源必有所自贄間中人浚在閬州引為主管機宜文字後六日遂以贄行尚書兵部負外郎丁巳吏部尚書孫近引疾乞奉祠張守曰聞近信命甚篤以自此當有災咎故亟求去位 上曰君相之命固不當言命近近時日者尤不足信朕未嘗問

論愛毀
以惜譽

士當外
夫歷任

也 秋七月乙丑知虔州張翥條上措置盜賊事件
張浚等言翥有才必有措置秦檜曰嚮向知南劍州
能平賊甚有功而言者以為多殺平人毀譽是非不
公如此 上曰大凡人為血氣所使而愛憎移之所
以毀譽是非不公在上察之耳浚曰士大夫少學故
如此孔子許顏回為王佐蓋惟不遷怒不貳過者可
以為天下國家也 上曰孔子所許顏回一人而已
可知其難士大夫少時為血氣所使而輕任喜怒更
事既多若能知悔則亦少累朕為親王時或因事輕
用喜怒至今不能忘常自悔責

史臣曰人君過失與常人不同天下臣民惟以順

皇朝聖訓卷二十一

十一

君為義莫或拂之而亦莫或回之惟上聖卓然特
立異於常情乃能自反爾故以過為諱夫者常千
萬文過以自安者常千百悔過而能自反者纔十
一也

丙寅秘書郎張戒提舉福建路茶事 上因論館

中人材以為戒好資質而未更事任可令在外作一
任復召用之戒聞請補外後二日上謂輔臣曰士大
夫須更歷外任不須在朝廷若既練達而止令其在
外則又不盡用材之道陳與義進曰前日 陛下惜
張戒人材除外任以養成之聖意甚美 上曰中書
省可籍記他日復召用 丁卯起復湖北京西宣撫

敦岳
請飛軍

上親
飛論岳

使岳飛違屬官王敏求來奏事初飛請解官 上命
參議官李若虛統制官王貴詣江州敦請飛依舊管
軍如違並行軍法若虛等至東林寺見飛具道朝廷
之意飛堅執不肯出若虛曰相公欲反耶相公河北
一農夫耳受天子之委任付以兵柄相公謂可與朝
廷相抗乎公若堅執不從若虛等受刑而死何負於
公凡六日飛乃受詔赴行在張浚見飛具道 上所
以眷遇之意且責其不俟報棄軍而廬墓飛詞窮曰
奈何浚曰待罪可也飛然之遂具表待罪 上慰遣
之將行 上謂飛曰卿前日奏陳輕率朕實不怒卿
若怒卿則必有行遣 太祖所謂犯吾法者惟有劍

皇朝聖訓卷二十一

十一

耳所以復令卿典軍任卿以恢復之事者可以知朕
無怒卿之意也飛得 上語意乃安

史臣曰人主平時馭下不過恩與威而已至於馭
將又非平時恩威之所能盡也是必有不貸之恩
出於望外不測之威出於物表然後可以折其力
服其心而得其死力也 太祖遣王全斌伐蜀一
日念其寒脫所服裘帽賜之其伐江南也曹彬等
入辭以匣劍授彬曰副將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此
無他駕馭英雄之術當然也 高宗亦嘗自言朕
拊揚沂中過於子弟及淮西有警則親筆戒之若
不便進當行軍法沂中承命乎恐至於岳飛奏陳

秦檜
見飛
忽兵

禁
知
早區

張守
言秦
患

戒
瑚好
中

輕率自知必抵罪而乃開示胃腹略無留難飛深
極感激二人者卒皆成功此其術豈在 太祖下
若乃濫賞以襲其恩姑息以玩其威其欲諸將之
為用難哉

至是遣敏求奏事委曲感恩云非官家保全何以有
今日翌日 上以其語諭輔臣秦檜見飛舉趾已有
忿忿之意矣 壬申張浚以旱乞率從官祈雨又乞
弛役慮回算數事因奏如浙西諸郡及宣州廣德軍
地形下未覺旱如鎮江建康地形最高最覺少雨 上
曰朕患不知四方水旱之實宮中種兩區稻其一地
下其一地高昨日親閱之地高者其苗有槁意矣須
精加祈求庶幾數日得雨也時方盛夏浚一日坐東
閣參知政事張守突入執浚手曰守嚮言秦舊有德
聲今與同列徐考其人似與昔異晚節不免有患夫
心是將為天下深憂蓋樞密使秦檜浚以為然 徽
猷閣待制邵溥上其父伯温所著辯誣三卷 上曰
事之紛紛止緣士邪怨耳數十年來士大夫相攻詆
幾分為國幾分為民皆由私意託公以遂其事 宣
仁之謗今已明白紛紛之議可止矣 嗣漢玉仲漫
羨仲是酷好珊瑚大者一株至數百千 上常問仲
漫陸地則如何曰陸地則碎矣 上曰以民膏血易
此無用之物朕所不忍也仲漫無以對 戊寅史館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三十一

除因
積旱

粘罕
死

因計
進

封事

黃源
六事

校勘張喙面對先是有詔刊修 神宗新錄訛謬校
勘李彌正胡理見張浚辭史職既而喙對罷申後省
以所得聖語云范冲任申先止憑校勘官便以為是
故實錄多舛誤彌正理再辭史職從之 辛巳張浚
等奏請雨備至未獲感應 上曰應天須以實如恤
刑弛役之類當更有實惠可及民者朕曉夜思之如
積欠一事為民之害甚大比因移驛所過州縣下蠲
除之今民間極喜可將諸路 紹興五年以前稅賦
積欠及其他逋負議蠲之庶幾少蘇民力浚等退而
條具悉施行焉 金晉國王宗維卒 癸未手詔臣
民各許實封言事在外令附驛以聞旱故也宰臣張
浚樞密使秦檜已下引咎乞罷黜詔曰亢陽未雨憂
心如重咎在一人非卿等罪各安乃位勿復陳詞夙
夜勉旃以輔台德 簡州教授黃源應詔上書言中
興之主當與創業同創業當視 藝祖其大計大議
取謀於宰相則趙普等是也大勳大烈責成於大將
則曹彬等是也內則講修政事為萬世計外則削平
四宇為一統計今 陛下中興十有一年政事則講
修不逮西北則削平不果何也無乃隆主勢以論一
相嚴威斷以馭大將作威作福直與 藝祖不同故
邪因條六事一曰躬一德以享天心二曰正東宮以
嗣國統三曰勵宗親以策勳勞四曰厚禁旅以鞏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一

三十一

看陳利
詳獻害

極五曰連秦夏以臨三晉六曰由淮甸以傾全齊
甲申蠲諸路民戶 紹興五年以前欠租 上旨也
坊場淨利五年正月以前所負亦除之建康府居民
貧病者畀之藥死者助其葬 丁亥詔今後士民陳
獻利害令給舍子細看詳其可採者取旨施行

皇朝正統卷二十一

二十一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分置西

未松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高宗皇帝二十二

紹興七年八月壬辰張浚奏探報偽齊發軍自六十以上則減之十五以上則增之科調之煩民不堪命出軍之際自經於溝瀆者不可勝計 上感然歎息曰朕之赤子至於如此當思有以拯救之可諭江淮諸諸郡凡歸附者加意撫納厚與賙恤勿令失所以稱朕意 乙未江南東路宣撫使張俊為淮南西路宣撫使盱眙軍置司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為淮南西路制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劉錡為淮南西路制置副使並廬州置司時呂祉至廬州而鄧瓊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等復訟王德于社社諭之曰若以君等為是則大相誑然張丞相但喜人向前儻能立功雖有大過彼亦能開略况此小嫌疑乎於是密奏乞罷瓊及統制官靳賽兵權乃命二帥往淮西召瓊等還行在 丁酉左從事郎朱松特改宣教郎為秘書省校書郎松熹之父也以薦得召見時已用張浚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日大舉以復中原松欲堅 上志即奏言陛下當抗志於高明而輔以睿知日躋之學垂精延訪早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為基本忠良為腹心則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惟漢之光

武勤勞不怠身濟大業可以為法晉之元帝唐之肅

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為法又鑒既往之失深

以明人倫屬名節為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純正

不回之士實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色立朝則姦

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

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庶幾乎神器尊

嚴而基祚強固矣蓋松深病夫士溺於俗學不明於

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常有苟生自恕之

心而關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

家者無所恃以為安而發為是言 上深悅之諭輔

臣曰光武固無可議若元帝僅能保區區之江左略

無規取中原之心肅宗惑於張后李輔國之讒而虧

人子之行此其可戒也 四川制置大使席益復與

都轉運使李迨有違言交愆于 上詔令學士院賜

詔戒諭 戊戌張浚進呈知荆南府王庶復徽猷閣

直學士 上曰庶嘗云今天下不可專用姑息要當

以誅殺為先謂朕太慈聞 仁宗皇帝嘗云寧失之

太慈不可失之太察此 祖宗之明訓也今百姓犯

罪自有常法何以誅殺為先乎浚等曰聖人三寶一

曰慈未聞以慈為戒也 鄺瓊叛執兵部尚書呂祉

祉簡保自處將士之情不達淮西轉運判官韓璉舊

在劉光世幕中光世待之不以禮至是諸校或以罪

劉殺降瓊

社殺瓊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三

去社之乞罷瓊與靳賽也其書吏朱照漏語於瓊瓊令人遮置郵盡得社所言軍官之罪瓊等大怨怒前一日被旨易置分屯康淵曰歸事中原則安矣詔朝諸將晨謁社坐定瓊袖出文書中軍統制官張景曰諸兵官有何罪張統制乃以如許事聞之朝廷邪社見之大驚欲退走不及為瓊所執瓊遂以所部四萬人渡淮降劉豫 壬寅張浚見 上引咎 上曰失三萬人不繫國安危譬猶臨陣折傷亦是常事卿等不可以此介意當益鎮安人心激厲士氣以為後圖浚曰臣非才誤國上貽聖慮今聖志先定臣復何憂敢不勉以圖報效 是日呂社為鄴瓊所殺先

一日瓊與其眾擁社次三塔距淮僅三十里社下馬立棗林下謂曰劉豫逆臣我豈可見之眾逼社上馬社罵曰死則死此尔等過去亦豈可保也軍士聞之有傷感咨嗟者瓊恐搖眾心乃急策馬先渡淮至霍邱縣令統領官尚世元殺社世元以刀刺社且顧統領官王師晟師晟不肯社罵瓊不已遂碎首折齒而死 甲辰御筆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趙鼎充萬壽觀使兼侍讀疾速赴行在是日張浚留身求去位 上問可代者浚不對 上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始知其闇 上曰然則用趙鼎遂令浚擬批召鼎檜謂必薦己退至都堂就浚語良久

張浚 覺秦 檜色 藏險 論不 足恃

文事 兩科

褒貶 呂社 賊吏 點復

臺張 攻疎

上遣人趣進所擬文字檜錯愕而出浚始引檜共政既同朝乃覺其包藏願望故 上問及之 詔新除崇政殿說書尹焞疾速赴行在以焞再辭除命故也 丁未張浚論淮西地勢險阻可以固守陳與義曰見王德呈淮西圖道路幾不可方軌 上曰地形雖險亦在將兵者如何耳李左車謂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韓信率由井陘以破趙軍要是險阻不足恃也 戊申權禮部侍郎吳表臣言比年科舉拔藝詩賦稍優不復計策論之精粗以致老成實學之士不能無遺落之歎欲望特降睿旨今年秋試及將來省闈其程文並須三場參攷庶幾四方學者不徒事於空文皆有可用之實輔臣進呈 上曰文學政事自是兩科詩賦止是文詞策論則須通古今所貴於學者修身齊家治國以治天下專取文詞亦復何用 癸丑贈呂社資政殿大學士時有得社括髮之帛歸吳中者其淑人吳氏持之自盡以殉葬聞者傷之 甲寅中書言命官犯賊抵死 祖宗時或間有杖脊刺面係一時酌情斷違近來刑部引為常例甚非朝廷欽恤之意詔自今似此案狀令刑部更不坐例止申朝廷酌情斷違自是賊吏不復點配矣 乙卯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論右僕射張浚輕而無謀愚而自用德不足以服人而惟恃其權誠不足以用

衆而專任其數雖本無疑貳者皆使有疑貳之心雖本無怨望者皆使有怨望之意故鄴瓊以此懷疑而叛願早正其誤國之罪以為後來之戒 丙辰殿中侍御史石公揆入對論張浚罪 是月諸路大旱江湖浙被害甚廣江西制置大使李綱獻言乞修政事以救今日之弊大略以謂前年江湖閩浙嘗苦大旱 陛下親灑宸翰勸誘賑濟至誠感天報以休應歲大豐穰民以安樂自經一稔之後上下恬嬉不復勤恤民隱朝廷百色誅求上供不以實數而以虛額和糴不以本錢而以闌子絲蠶未生已督供輸禾穀未秀已催裝發州縣困於轉輸文移急於星火官吏愁歎閭里怨咨感動天心旱災復作然則 陛下欲銷弭災異導迎吉祥不必他求但如前日之用心自然感召和氣休應立臻繼旱暵復為豐年矣今日之患欲民力寬則軍食闕矣欲軍食足則民力乏矣非有術以權之使斂不及民而軍食足不可得而均也 惟 陛下留神邦本天下幸甚 九月辛酉申命吏部審量 崇觀以來濫賞初范宗尹既免相遂罷討論及是復開坐二十四項自是追奪者復衆矣 左正言李誼論張浚望收還政柄置之閑慢 乙丑御史中丞周秘入對言近上殿論宰相張浚失謀誤國乞正其罪未蒙付外施行臣謹據所聞為 陛下言

中興聖政卷三二

五

俊

大重上
將二倚

李乞聽
兼網

李以張
書網

其二十罪雖未足以盡浚之所為而不達軍情不恤民力不用善言不畏公議所以至於敗事者實皆由此今猶強顏廟堂之上以淮西之變為細事以呂社之死為奇節尚欲文飾其過以欺聖明此亦可謂無耻矣望將浚前後罪狀明正典刑以為人臣誤國之戒浚聞復求去自是不復入對矣 丁卯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浚皆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主上倚兩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 上曰此論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張俊將所部自盱眙軍移屯廬州 辛未江西制置大使兼知洪州李綱奏疏論淮西兵叛因勸 上以兼聽 上深以為然令學士院賜詔獎諭時綱疏所陳朝廷措置失當者五深可歎息者五及鑒前失以圖將來者五且言天地之變不足為灾人不盡言國之大患侍從者獻納論思之官也臺諫者耳目心腹之寄也今侍從臺諫以言為職類皆毛舉細故以塞責至於國家大計係社稷之安危生靈之休戚者初未嘗聞有一言及之 陛下試察如淮西之變侍從臺諫之臣亦有見危納忠為 陛下言之者乎大臣懷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此最今日之可憂者又以書遺張浚言自今春閣下專任大政以來薦進人才調護

中興聖政卷三二

七

將帥措置邊防均理財賦皆未卓然有以慰天下之心者聲譽損於前時規模爽於舊說中興氣象邈未有期不知何為而然也且以近日淮西叛將事觀之官吏軍民二十餘萬相率而北去將佐遇害者甚眾閣下平日信任以為可屬大事如呂祉者被執以往挫威辱國中外震驚於誰責而可乎今有人力足以舉百鈞而益之以萬鈞則力必不勝矣然有可任之理者與人共之也今閣下以一人兼將相之權總中外之任而無與人共功名之心軟美者進鯁諒者疎逆耳苦口之言不聞曲突徙薪之謀不至變生所忽不足怪也若因淮西之變痛自懲創輯睦將帥博詢衆謀惟其是之為從幡然改圖則未必不轉禍為福也安危休戚與國家及閣下同之 和靖處士尹焯言誤蒙召命已及國門瘡老廢疾委實可矜伏望敷奏許之自便輔臣進呈 上曰尹焯可謂恬退矣辭免之奏至十數上而未止可降旨不允 初以早故求直言而太學生有應詔上書論兵事者且言以淮西一事論之去歲劉豫力攻淮西劉光世遂欲南渡為退保之計光世之罪天下共欲誅之酈瓊等兵馬平日驕惰終不為用天下之事有大於此者自古中興之世則必有中興之臣臣觀張浚區區之心實有是念惜乎才力有限舉非其人浚之孤立無一介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三

淮乞岳
向七飛

才退乞趙
人進鼎

為助者為 陛下自任以天下之責此亦今日之所難矣臣願 陛下召諸大臣盡赴行在拜張浚為大都督 陛下親御戰馬往來問勞庶使西北之情不能探伺臣聞張俊一軍號曰自在軍平居無事未嘗閱習惟韓世忠岳飛兩軍人馬整肅爾 陛下速置諸路都督以通上下之情無使諸軍復有淮西之禍也 壬申特進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監修國史張浚罷為提舉江州太平觀浚為相凡三年 給事中直學士院胡世將試尚書兵部侍郎先是趙鼎言臣蒙恩召還經惟方再辭而復遣使宣押臣無地措足然先事言之則不敢昧蓋進退人才乃其職分今之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常同林季仲之徒 陛下能用之乎妬賢黨惡如趙鼎胡世將周秘陳公輔 陛下能去之乎 陛下於此或難則臣何敢措其手也疏入 上為從世將於是公輔等相繼補外 癸酉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近傳淮西軍馬潰叛於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願提全軍進屯淮甸萬一西北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詔獎之 右司諫王縉請對乞留張浚不從 甲戌張浚落職依舊官觀浚既罷相而御史中丞周秘復論浚望削奪官職重賜竄責以為大臣專權誤國之戒殿中侍御

中興聖政卷二十二

六

送入不
獄人

錢皆
百姓

趙鼎
後相

趙鼎
勸守

史石公按亦論浚罪請投之遠方故有是命 乙亥
大理少卿薛仁輔乞天下獄有半年未決者委提點
刑獄親問一年未決者具因依申省張守等奏累降
旨催諸決獄不得淹繫若如仁輔所奏則許及半
年或一年矣 上以為然且曰獄重事也朕自即位
以來未嘗送一人入獄 淮西宣撫使張俊言軍中
營寨未辦張守乞增支錢 上因論財用皆出民力
若如此之費實不可已苟可已者須極愛惜張俊嘗
奏軍中費却 陛下無限錢糧朕語之朕何嘗有一
錢與御此皆百姓膏血也卿知百姓膏血不可窮竭
務與朝廷為一體則中興之功不難致矣 丙子萬
壽觀使兼侍讀趙鼎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兼樞密使前一日鼎至行在 上召對于內殿
首論淮西事鼎曰臣愚慮不在淮西恐諸將竊議因
謂罷劉光世不當遂有斯變自此驕縱益難號令朝
廷不可自沮為人所窺 上以為然 丁丑 上問
趙鼎防秋大計鼎曰淮西雖空闕當以壯根本為先
務又問去留如何鼎曰來已失之遽去不可復爾今
國威少挫須勉強自振 上以為然且曰初問淮西
之報未嘗輒動執政奏事皆皇懼失措反求以安慰
之鼎曰正須如此見諸將尤須安靖使之罔測不然
益增其驕蹇之心矣仍以控制之事專責之二將曰

書傳
羊秦

召劉
世

大將
子孫
職事

交趾
李天

治川
伊罷

吳玠
營效

劉琦
帥淮

光世之兵本不為用我之所賴惟汝二人彼必感
陛下倚任之重且不敢以朝廷為弱也前此大臣曾
以此啓否 上曰彼皆倉皇無地措足何暇及此
戊寅御書羊祜傳賜樞密使秦檜 辛巳合祀天地
于明堂 太祖 太宗並配 張俊至行在特詔俊
赴大禮侍祠 召劉光世高世則赴行在權禮部侍
郎陳公輔言光世之召乃因大將之言如是則朝廷
威令可否皆在諸將今後大將有過何以處之張俊
之罷幾於助將帥而罷宰相何倒置之甚邪 乙酉
張子儀監登聞鼓院未上改軍器監丞大將子孫除
職事官始此 交趾郡王李陽煥薨子天祚立 丙
戌李處廉除名新州編管處廉知永嘉縣坐以官錢
雕伊川集板及印造與人并他贓當絞特貸死藉其
實自是以為例 丁亥中書言川陝宣撫副使吳玠
於梁洋勸誘軍民營田今夏二麥并約秋成所收近
二十萬石可省饋餉詔獎之 戊子權主管侍衛馬
軍司公事劉琦知廬州主管淮南西路安撫司公事
仍兼制置副使張俊既還行在朝議復遣之趙鼎顯
言於眾曰今行朝握精兵十餘萬何至自擾擾如此
儻有他虞吾當身任其責俊軍還未閱月乃遽使之
復出不保其無潰亂也起居舍人勾濤因薦錡以所
部屯合肥 上從之時淮西制置副使楊沂中亦已

劉乞于
孫兵金

今省詳
後看書

上講安
喜胡國
春秋

禁自日
有中課

留字
意學

還行在在淮西者錡一軍而已 劉豫使乞兵于金
主賈且請用鄺瓊為鄉導併力南下 賈陽許之遣使
馳詣汴京以防瓊詐降為名立散其眾先是王倫奉
使至歸德府豫遲之不遣弥旬迺使至倫始渡河見
魯王昌藩王宗弼于涿州具言劉齊營私民怨之狀
時金人已定議廢豫願納其言 冬十月庚寅 上
謂大臣曰向緣亢旱詔求直言自是上書者甚多雖
經親覽猶恐未能詳究利病可令後省官子細看詳
有可採者中書條上取旨行之庶詔令不為虛文
詔依舊間日一開講筵用右正言李誼奏也先是陳
公輔建議以為 上日臨講筵有妨退朝居喪之制

四興聖政卷三十一

十一

乞令講讀官供進口義誼奏 真宗嗣位首命崔頤
正講尚書 英宗嗣位司馬光首請開講筵是 祖
宗三年之制未嘗廢學也從之 壬辰周禮入對論
張浚罪乞更賜貶責 丁酉新知永州胡安國提舉
江州太平觀從所請也趙鼎進呈因言安國昨進春
秋解必嘗經聖覽 上曰安國所解朕置之座右雖
間用傳注頗能發明經旨朕喜春秋之學率二十四
日讀一過居常禁中亦自有日課早朝退省閱臣僚
上殿章疏食後讀春秋史記晚食後閱內外章奏夜
讀尚書率以二鼓罷鼎曰 陛下聖學如此非異代
帝王所及 上曰頃陳公輔嘗諫朕學書謂字畫不

竄張

趙鼎
救張

必甚留意朕以謂人之常情必有所好或喜田獵或
嗜酒色以至其他玩好皆足以蠱惑性情廢時亂日
朕自以學書賢於他好然亦不至廢事也 戊戌提
舉江州太平觀張浚責授秘書少監分司南京永州
居住先是趙鼎奏欲降一詔以安淮西軍民 上曰
當以罪己之意播告天下俟行遣張浚畢降詔鼎曰
浚已落職 上曰浚誤朕極多理宜遠竄鼎曰浚母
老且有勤王大功 上曰勤王固已賞之為相也功
過自不相掩於是臺諫周祕等論浚罪未已石公揆
李誼相繼論列祕對後四日夜降祕等各兩章後批
浚散官安置嶺表至是鼎封起未即行翌日至漏舍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十一

約諸人救解鼎奏曰外頗傳播以謂浚之出皆諸將
之意今又如此行外間益疑矣 上曰若宰相出入
由於諸將即唐末五代之風今幸未至此鼎曰今論
浚雖非諸將之言亦少快諸將之意矣 上曰此不
恤也樞密使秦檜奏曰臣等前日不敢言今日却當
言參知政事張守曰浚為 陛下捍兩淮宣力勤勞
前此罷劉光世正以其眾烏合不為用今其驗矣羣
臣從而媒孽其短臣恐後之繼者必指浚為鑒孰肯
身任 陛下事乎 上顧而不答鼎又曰浚有老母
今過嶺必不能將母 陛下忍使其子母為死別乎
上猶未解鼎又留身再懇曰浚之罪不過失策耳

趙鼎
留秦
檜

李綱
申張
後理

上戒
朋黨

凡人計謀欲施之豈不思慮亦安能保其萬全僅因
其一失便寘之死地後有奇謀妙算誰敢獻之此事
利害自關朝廷非獨私浚也 上意解鼎朝退召勾
龍淵如馮康國馮撤至都堂曰 上憐德遠母老有
復辟功決不遠謫無過嶺之患諸君速以書報 上
意三人退鼎又目之曰鼎不負德遠德遠負鼎又羽
日乃有是命 鼎之初相也 上謂曰卿既還相位
見任執政去留惟卿鼎曰秦檜不可令去浚既敗張
守陳與義乞罷 上皆許之檜亦留身求解機務
上曰趙鼎與卿相知可以少安檜退至殿廬起身向
鼎謂曰檜得相公如此更不敢言去 江西制置大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一

使李綱上疏言臣切見張浚罷相言者引漢武誅王
恢事以為比臣恐智謀之士卷舌而不敢談兵忠義
之士扼腕而無所發憤將士解體而不用命州郡望
風而無堅城 陛下將誰與立國哉夫張浚措置失
當誠有罪矣然其區區徇國之心有可矜者願少寬
假以責來效 庚子都官負外郎馮康國乞補外趙
鼎奏自張浚罷黜蜀中士大夫皆不自安今留行在
所幾十餘人往往一時遴選臣恐臺諫以浚里黨或
有論列望 陛下垂察 上曰朝廷用人止當論才
不才頃臺諫好以朋黨罪士大夫如罷一宰相則凡
所薦引不問才否一時罷黜此乃朝廷使之為朋黨

趙鼎
論實
錄改

趙鼎
論人
小君

盜賊
誅惡
首止

非所以愛惜人才而厚風俗也鼎等頓首謝 壬寅
秘書省正字胡程李彌正復兼史館校勘趙鼎因奏
事議及改修神宗實錄 上曰止修訛謬非有所改
也鼎曰所降御筆如此 上曰乃宰相擬定者鼎曰
起居注載著作郎張嶧所得聖語亦然 上駭曰安
得有此即詔嶧所記勿存留鼎乃知是事本非 上
意鼎又曰臣去國半載今觀聖意稍異前日 上曰
尋常造膝每以孝悌之說相搖撼其實紹述之謀也
鼎曰秦檜莫有正論 上曰無之自卿去唯朱震不
改其舊鼎曰臣觀持中論者皆惑聖聰乃是沮善之
術故以為不可太分當兼收並用則得人之路廣臣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一

謂君子小人並進何以為治與其多得小人寧若少
得君子之為愈也蓋分善惡惟恐不嚴稍寬則落其
姦便君子於小人常恕小人於君子不恕也 上復
以為然乃詔昨令史館官再加研考新修 神宗實
錄止緣曾統所進本脫落不全又九卷不載舊史理
宜修整別無同異之嫌元校勘官胡程李彌正可依
舊校勘 癸卯 上曰昨布衣賴好古上書論度賊
事頗有理趙鼎奏大意以招安為非陳與義曰招安
討殺不可偏廢 上曰用兵則不免害及良民止當
誅其首惡餘悉縱之乃善 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遣親校溫濟來奏事且圖上淮陽形勢言

戒世論

論兵用

郡不任守

納用布衣

六日對

敵並淮陽增築堡障欲遣偏師平之 上戒濟曰歸

語汝帥當出萬全不宜輕動以貽後悔濟既稟命復

要他日將士之賞 上曰有功則當賞但須覈實然

後有功者勸世忠既以狀來上則朝廷不欲違如去

年攻淮陽賞一萬七千餘人人不以為當也濟恐悚

奉詔 辛亥權主管殿前司公事楊沂中乞以諸路

所起禁軍弓弩手揀刺上四軍趙鼎等因論及南兵

可教張守曰止是格尺不及耳 上曰人猶馬也人

之有力馬之能行皆不在軀幹之大小故兵無南北

顧所以用之如何耳自春秋之時申公巫臣通吳於

上國遂霸諸侯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橫行天下以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三十三

至周瑜之敗曹操謝元之破符堅皆南兵也 甲寅

直秘閣詹大和知江州仍趣之任趙鼎進呈除目因

言士人有不可為郡守而必欲得之者往往不肯就

官祠 上曰爾則不肯其如一方赤子何鼎對而歎

曰大哉帝王之言也 乙卯 上曰昨降出劉瑜書

論十事皆民間疾苦可擇其當行者行之趙鼎等曰

所論皆善然法令已詳密當申嚴行下 上曰若申

嚴未必濟事須去其不便於民者謂如向來浙右困

於水腳錢其後造成網船遂免此患瑜以布衣應詔

言事 上納用之 丁巳詔遇六參日輪行在百官

一負轉對右正言李誼奏昨扈從臣僚不多止令輪

閣下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六

令從
監舉
郡守

堂部
窠閣
復舊

修徵
宗實
錄

林志不樂居此願 陛下以禮留之因加賜齋煇乃
止其後有言於上者乃謂其徒相與造謀欲朝廷見
留以為高云 己巳 上謂大臣曰朕思今日安民
之要無過擇監司郡守而已其間或有不材之人在
一方赤子何可降旨令侍從官不限負數舉可以為
監司郡守者中書置籍遇有闕卿等共議差填朕亦
當書之屏風置諸左右以時揭貼見在己差人不任
職而無他過與自陳官觀公議亦必以為是 上又
白謬吏之害民甚於賊吏賊吏一身取錢爾謬吏為
州則一州之胥吏皆取錢為縣則一縣之胥吏皆取
錢其害民豈不甚於賊吏也秦檜曰向令內外侍從

中興聖政卷三十一

上

舉知縣而有互舉其子者其子又皆貪贓 上曰侍
從官朕之所取信也而其任私欺謾如此朕當時不
知若知之當竄之嶺表 庚午詔侍從官各選可為
監司郡守之人不限負數具名以聞務令實惠及民
不為文具 辛未詔堂除吏部窠闕並依去年十二
月丙午指揮已前舊制施行自張浚獨相改革內重
外輕之弊乃詔郎官館職二年並補外又取寺監丞
以下至外州學官送部者百闕而取知縣堂除者四
十處未幾郎曹館職請外者眾終不克行至是又復
其故焉 詔史館見修 徽宗皇帝日歷以實錄為
名 庚辰韓世忠乞統制官許世安功賞 上曰世

上偏
知禪
才性

李以
罷忤
時罷

李諫
回網
蹕議

李不
復網
出

安雖勇果不及呼延通等而平穩曉事過之平居議
論多有補於世忠上於諸將偏禪其才性短長亦照
臨無遺如此 辛巳江南西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
洪州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時趙鼎秦檜已協議
回蹕臨安綱聞之上疏諫大略謂自昔用兵以成大
業者必先固人心作士氣據地利而不肯先退盡人
事而不肯先屈是以楚漢相距於滎陽成臯間高祖
雖屢敗不退尺寸之地既割鴻溝羽引而東遂有垓
下之亡曹操袁紹戰於官渡操雖兵弱糧乏荀彧止
其退師既焚紹輜重紹引而歸遂喪河北由是觀之
今日之事豈可因一叛將之故望風怯敵遽自退屈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上

果出此謀恐六飛回馭之後人情動搖莫有固志士
氣銷縮莫有闡心我退彼進使敵馬南渡得一邑則
守一邑得一州則守一州得一州則守一路亂臣賊
子黠吏姦氓從而附之虎踞鴟張雖欲如前日返駕
還轅復立朝廷於荆棘瓦礫之中不可得也既而具
防冬畫一事件言之遂忤當路意時江西大旱而綱
課民修城民不以為便侍御史石公揆因劾綱妄自
尊大恣為苛擾殿中御史金安節左正言李誼右
正言辛次膺亦論綱違法虐民毒流一路乞賜黜責
三省乃檢會綱累乞宮祠奏章行下未有代者綱慙
靖康之謗乃且以本司積蓄錢穀之數聞于朝自

趙鼎
秦鼎
度鼎

監郡
須守
歷守

招徠
淮西
兵西

置酒
軍酒
庫酒

戒張
俊張
世光

戒吳
玠附
託張

是不復出矣 壬午趙鼎等奏權貨務出賣度牒而

遠方不能就買欲量付諸路 上曰如此則州縣將

科數於百姓矣鼎等奏不責以限數則無科數之弊

上曰宜嚴為約束毋使民受其患 戶部侍郎王

俟乞令從官所舉監司郡守必取曾經治縣聲績顯

著之人從之 戊子詔應淮西脫歸使臣不候整會

去失並先次支破本等請給如有冒濫即坐以法初

淮西軍中諸使臣為鄺瓊劫去至是復歸者甚眾有

司以文券不明例降所給趙鼎密白于 上曰此曹

去偽歸正當優假之今乃降其所請反使棲棲有不

足之歎 上即批出各還其本等於是人心欣然來

中興聖政卷三三

九

者相繼 十有一月甲午用戶部尚書章誼請置贍

軍酒庫于行在其後歲收息錢五十萬緡 淮西宣

撫使張俊入見為上言劉光世罷軍政閑居自有登

仙之歎 上不樂謂俊曰卿初見朕何官曰副使是

時家皆如何曰貧甚從 陛下求戰袍以禦寒 上

曰今日貴極富溢何所自耶曰皆 陛下所賜 上

曰然則卿宜思所以自效而有羨於光世耶俊乃皇

恐謝 甲申川陝宣撫副使吳玠遣使臣呂政求攜

軍物 上召政諭之曰歸語吳玠玠自小官拔擢至

此皆出於朕非由張俊也大丈夫當自結主知何必

附託大臣而後進所須攜軍物已支百五十萬緡非

寬火
罪失
條上
王進
取事
類事

戒張
營張
營張

因浚進退有所厚薄也宜以此諭之 丁酉執政擬

臨安火禁約條凡縱火者行軍法遣火延燒數多者

罪亦如之 上曰遣火豈可與縱火同罪且立法太

重往往不能行趙鼎曰遣火數多者取旨可也 上

曰止於徒足矣庶可以必行兼刑罰太重亦非朝廷

美事 戊戌江東宣撫司幹辦公事王濬上六朝進

取事類詔與陞擢差遣 庚子四川安撫制置大使

席益以母朱氏憂去官 壬寅 上謂大臣曰張俊

事上御下慮事臨敵皆不易得獨好廣邸地營土木

朕數譴諭莫能改也比因其入對面諭以朕來建康

行宮皆因張浚所修朕不免葺數間小屋為燕居及

中興聖政卷三三

三

宮人寢處之地當與御觀之初不施丹雘蓋不欲勞

人費財也俊曰略加粉飾不過二三千緡朕語以國

用艱窘之時以二三千緡崇土木之飾亦所不忍也

俊感歎而去

臣留正等曰儉為百王之至德然有矯激沽名者

有出於天稟之自然者其為儉則同而所以為儉

則有間矣晉武之焚雉頭裘夫裘則焚矣而侈心

自若也平吳之後後官益以侈麗卒之晉祚陵替

者以此唐明皇始罷織錦坊而錦則無用矣侈心

由是也驪山華清遊幸之盛極其侈靡唐遂以衰

二君之為儉無乃非其真情而徒竊其美名乎

不假
近習

太上皇帝愛張俊之材勇而恐其以侈故殫民力
以事上乃諄諭如此雖然方庶事草創之初戒土
木之功示敦樸以先天下似非甚難也乃其行之
悠久奉養有節而費用彌省至今不改其度然後
知慈儉之德殆由稟天與太禹之菲食文王之卑
服同風宜以為 聖訓之尤也

乙巳金右副元帥宗弼執偽齊尚書左丞相劉麟
于武城 於是尚書省上豫治國無狀金主亶下詔
責數之略曰建爾一邦遠茲八稔尚勤吾戍安用國
為寧負而君無滋民患 丙午詔潯州編管內侍李
綢留滯衢撫州踰年不去令兩路憲臣體訪押赴貶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十一

所趙鼎曰 陛下於近習不少假貸如此 上曰小
事使須繩治無使滋長童貫宗師成豈是一日至此
要在不可假以事權爾 是日金人廢劉豫為蜀王
囚於金明池

龜鑑曰方逆豫之陸梁也兵甲縱橫蹂踐京汴幼
王狂悖子麟姪猊擾動江淮其鋒不易當也李橫
之謀復東京而豫之氣已折岳飛之收復襄陽而
豫之鋒已摧內有趙鼎贊親征之謀外有張浚董
督師之事張韓劉岳又從而諸道進兵自是而口
口口首強敵悔禍六年而廢豫之謀定金敵廢豫
自麟猊敗之後廢豫為庶人而廢口口口口口

黜守
拮即

論中
賞軍

論國
必金

李雨
王壘
忠書

論人
須太
不用

建炎四年僭偽至 紹興七年敗走凡八年而後
平云

己酉殿中侍御史金安節言諸路和糶米收耗太
多 上曰郡守當痛與懲戒趙鼎等奏江東郡守有
拮斂不恤民者 上曰郡守以字民為職拮斂不恤
朕何賴焉當悉罷與宮觀選除循吏如周綱陳橐之
流使罷者不失宮觀之祿而民被實惠實為兩得

上諭諸軍使臣猥多歲增俸廩因曰大將奏功率以
所愛偏裨多轉官資而出戰往往不及不惟無以
勸有功兼亦盡國用朕嘗謂行賞當先自下行罰
當先自上鼎曰聖慮高遠豈諸將可及 庚戌初修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十二

武郎朱弁既為金人所拘遣李發歸報粘罕等相口
死亡 上曰 藝祖皇帝兵不血刃而得天下故
福祚悠遠自古帝王未聞窮兵黷武而能久長者金
人連破大國而兵弗戢不亡何待來春當極力經理
中原 辛亥右迪功郎李時雨獻玉壘忠書三十篇
詔特循二資 壬子樞密院計議官呂稽中司農寺
丞蓋諒並罷二人皆為都督府官屬故侍御史石公
揆論之趙鼎等開陳稽中諒之為人 上曰用人不
須太速須使名實加於上下然後無異論賢士大夫
眾所未知驟加拔擢一遭點污則為終身之累非所
以愛惜人才也 丙辰 上與大臣言嗣濮王仲湜

寢處
不須好

金節
安祥

胡銓
除編

劉大
中論
子不舉

論禁
翠

酷好珊瑚趙鼎因言頃到 行家見其奢麗可駭如

卧榻亦以滴粉銷金等為飾 上曰朕頃在藩邸猶

用墨漆床渡江以來止用白木上施蒲薦素黃羅為

褥素黃羅被三條而已睡後豈復知有華好也 新

知台州秦梓主管台州崇道觀先是殿中侍御史金

安節論梓人品凡下附麗匪人討論之法獨不行於

梓郡守氏之師帥風化所係而梓之所履如此難以

望其化民成俗矣疏入不報安節又言近降聖旨欲

實惠及民不為文具臣之區區必欲罷梓所授者蓋

欲使郡守之選自此加重以稱 陛下及民之意也

梓聞乞宮觀乃有是命樞密使秦檜深恨之 荆湖

南路提點刑獄司幹辦公事胡銓充樞密院編修官

十有二月庚申禮部尚書劉大中言今浙東之民有

不舉子者臣嘗承乏外郡每見百姓訴丁鹽緡最

為疾苦蓋為其子成丁則出緡終其身不可免愚

民寧殺子不欲輸緡又資財嫁遣力所不及故生

女者例不舉誠由賦役煩重人不聊生所致也趙鼎

進呈 上曰可嚴行禁止朝廷法令備具往往不能

奉行如銷金鋪翠立法甚嚴禁中有犯罰俸三月無

一人敢犯者而閭士民之家尚有服用如鋪翠一事

非特長奢侈之風而殘害物命不知其數且行下廣

南福建禁採捕者鼎退而批旨以大中所言送吏部

薦名
于屏

韓願
忠誠
淮江

論六
事不

命部
置苗
米運
浙主

措置 癸亥禮部侍郎常同奏奉詔舉可為監司郡

守之人輔臣進呈 上曰朕已令書于屏今後監司

郡守有關有己差人不足任皆當用所薦人填闕雖

不滿一人所欲而千里之民休戚所繫當權輕重而

處之 庚午樞密院進呈先得旨令京東宣撫處置

使韓世忠移司鎮江府留兵以守楚州世忠上奏極

論敵情巨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遮蔽江

淮誓與敵人決於一戰 上賜札曰朕得所奏益見

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古人有言閩外之事將軍

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

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 乙亥 上謂

宰執曰聞三省文書極繁卿等省閱日不暇給皆由

六部官不任責事事申明故也豈有為尚書不能任

一部之事朕若擢為執政便可裁天下之務趙鼎曰

承平時朝廷尊嚴上下有分昨一小使臣馬前喧呼

臣恐其訴寃乃求差遣政由臣等不才故致朝廷之

勢陵替 上曰此須與行遣天下事賞罰而已若有

罪不罰漸成姑息誠為不便乃命六部措置條具

申省 金人徙劉豫於上京後封曹王 乙亥戶

部尚書章誼入對 上諭曰天下苗米須與措置其

不熟處除檢放外止令輸錢仍運錢於豐熟之地糶

米如此則公私兩利矣 癸未有司奉 九廟神主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三

中興聖政卷三十二

三十四

王還敵 王倫自
役修不己 役修不己
得城民 得城民

還浙西 徽猷閣待制王倫右朝請郎高公曾還自
金國初劉豫廢左副元帥昌乃送倫等歸曰好報江
南既道塗無壅和議自此平達倫言敵人許還梓宮
及 皇太后又許還河南諸州 上大喜賜予特異
初知泗州劉綱乞調滁州千夫修城有旨從之言
者以為非是甲申 上謂宰執曰百姓誠不可勞但
邊城利害至重天下之事亦權輕重而為之朕愛民
力一毫不敢動惟此役不得已也趙鼎曰昨得旨已
今優給錢米矣 丁亥以王倫為徽猷閣直學士充
奉迎梓宮使高公繪為右朝奉大夫充副使

中興聖政卷三三

三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二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高宗皇帝二十三

紹興八年春正月戊子朔 上在建康 癸巳言者請今後從官作守不許衝見任人趙鼎曰 祖宗以來如此 上曰若遇從官無異庶官守執無異從官則非朝廷之體 丙申御史中丞常同言自大臣用事以來沮抑言路喜怒好惡一出私意臺諫章疏多不報行或加節貼文理不通殆非所以明是非公賞罰肅紀綱廣言路也道揆法守不宜分彼此之嫌進賢黜姦當共守至公之道言章若實使天下知朝廷議罪之當若其不實亦使被罪者異時得以自明欲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望特降處分隨事割下 以稱 陛下無偏無黨

之意從之 戊戌參知政事張守知婺州初 上將還臨安而守謂建康自六朝為帝王都江流險闊氣象雄偉且據會要以經理中原依險阻以捍禦強敵可為別都以圖恢復每對必為 上言之及將下詔東歸守與趙鼎議于都省不合又謀諸朝 上顧守曰何如守曰昨日都省已與趙鼎言之 陛下至建康席未及煖今又巡幸百司六軍有勤動之苦民力邦用有煩費之憂願少安於此以繫中原民心鼎不可守引疾求去故有是命 乙巳趙鼎言士大夫多謂中原有可復之勢宜便進兵乞召諸大將問計

和上議

辛膺秦求

上識名士知欲

激俊戰 張力 胡世 川帥

淮兵正 北歸

上曰不須恤此今日梓宮 太后 淵聖皇帝皆未

還不和則無可還之理 丙午左正言辛次膺提點荆湖南路刑獄公事次膺嘗論王仲巖王暎之父在建炎中皆嘗投拜暎不當與郡仲巖不當復官二人樞密使秦檜妻黨也檜力營救次膺乃併劾之曰是將有蔽朝之漸時檜議復遣王倫使北請和次膺力言國恥未雪義難請好面陳及上疏者六七不從乃以母疾求去故有是命 丁未召新知眉州邵溥赴行在 上謂趙鼎曰朕於知名士大夫皆欲識之獨未識溥 宰執大閱張俊軍馬于城西翌日趙鼎奏器甲精明照耀廣川軍馬之盛至於如此皆 陛下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留意所致 上曰前日俊來奏事具言近來軍中製造兵器已無遺功朕因諭之國家之力亦盡於此矣但欠一事爾俊曰不知欠何事朕曰所欠者力戰而已俊悚息對曰他日若遇敵臣當盡死以報國家 戊申尚書兵部侍郎胡世將為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 二月戊午知廬州主管淮西安撫司公事劉琦對于內殿琦言淮北兵歸正者不絕今歲合肥度可得四五萬眾翌日 上謂趙鼎等曰朕每慮江上諸將控扼之勢未備若上流有警岳飛不可下則江池數百里邊面空虛得錡一軍遂可補此闕矣鼎曰更須措置荆南事若就緒則沿流上下形勢相接

李言中
覽興要

不許
兵飛

戒張
俊勿
興土
木發
上康
建康

有罪
無可
恤

不同前日矣 上曰如此經營人事既成若功有不

成則天也 夔州教授李昌言應詔撰成中興要覽

十篇詔本州取索實封投進 壬戌湖北京西宣撫

使岳飛乞增兵 上曰上流地分誠闊遠寧與減地

分不可添兵今日諸將之兵已患難於分合與其添

與大將不若別置數項軍馬庶幾緩急之際易為分

合也飛又奏為湖北轉運判官夏珙等陞職進官

上曰可作直旨行下監司守臣朝廷所用不當令盡

歸大將 上召淮西宣撫使張俊至宮中從容與論

邊事俊曰臣當與岳飛楊沂中大合軍勢期於破敵

以報國家 上諭之曰卿能如此甚副朕意朕更有

一二事戒卿卿在此毋與民爭利勿興土木之功俊

悚息承命俊見地面無磚再三歎息 上曰朕為人

主雖以金玉為飾亦無不可若如此非特一時士大

夫之論不以為然後世以朕為何如人主也 癸亥

上發建康府 甲子殿中侍御史張絢乞車駕所

過州縣量免租稅 上曰自古人主所過皆有蠲復

當議使實惠及之絢又乞疎決 上曰此事則不須

父老望幸之意不可不有以慰若罪人之有罪無可

恤也 丙寅提舉江州太平觀胡安國充寶文閣直

學士賜銀帛三百匹兩安國以衰疾乞致仕 上將

許之乃詔以安國解釋春秋成書進職加賜翌日詔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三

胡安
國卒

安國
進退
合義

四都
李運
飛迨

上至
臨安
尹燁
少秘
林季
仲直

安國進一官致仕命未下而安國卒矣安國風度凝

遠言必有教動必有法燕居獨處未嘗有怠慢而與

人談論氣恬詞簡若中無所有性本剛急晚更冲澹

年浸高加以疾病而謹禮無異乎平時家居食不過

兼味病中值歲大旱所居岑寂膳羞不可致子弟或

請稍近城郭便藥餽安國曰死生有命豈以口體移

不質之軀哉雖轉徙屢空取舍一介必度於義少從

游酢謝良佐鄒浩游與向韶曾開唐恕朱震情義

最篤震被命召問出處之宜安國曰世間惟講學論

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行已大致去就語默之機必

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由中興以來

諸儒之進退最合于誼者安國與尹焞而已 乙亥

四川都轉運使李迨罷用宣撫副使吳玠奏也時宣

撫司參議官陳遠猷已兼轉運副使乃命主管茶馬

張深兼權副使與遠猷共事 戊寅 上至臨安府

壬午秘書郎尹焞試秘書少監兼崇政殿說書

三月己丑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林季仲主

管洪州玉隆觀以御史中丞常同言其貪恠邪佞故

也季仲嘗因對上奏曰臣聞古語有曰乳羸搏虎伏

雞搏狸夫羸非虎之敵雞非狸之敵其能搏之者發

於感憤之誠也金人肆為貪虐以吞噬中夏自今觀

之誠強矣然中原之地尚數千里帶甲之士無慮百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四

萬亦何至如是之弱哉嘗試號于衆曰金人殺而父
兄係而妻子燔而廬舍奪而財寶是為不共戴天之
讎必思有以報之則俯仰之間氣必百倍以此衆戰
誰能禦之今世之說者不然曰天命如此其如彼何
而擇老報應之說又從而蠱之縉紳士大夫率以為
然往往束手受囚引頸待刃為之甘心焉嗚呼能洗
是恥猶有餘恥能雪是冤猶有餘冤若歸之命而聽
其自爾可謂善自寬矣且人事盡而後可以言命四
夷交侵必因小雅之費小雅之廢命耶人耶外備邊
裔必由政事之修政事之修命耶人耶如以命而已
矣則賢才不必求政刑不必用將帥士卒不必選練

中興聖纂三三

五

車馬器械不必修備以待命之將興斯可也故李泌
以謂君相不可言命惟當修人事而已矣區區吳越
激於感憤猶能以危為安以亡為存况以天下之大
億兆之衆乘其怒心而為之何遽不為福乎克復宗
社取舊物以還中原夫亦何難之有既而同又請黜
李仲職名以戒作偽之士李仲坐奪職 庚寅禮部
尚書劉大中參知政事 兵部尚書王庶充樞密副
使庶為尚書時嘗論制邊方之道在於愛民兵書無
不本於愛民者今縉紳無一言及民何也古之已衰
而興者未有不由於威令行紀綱立既盛而衰者未
有不由於威令不行紀綱不立羣臣有言慮合聖心

王大庶臣

王庶言切事

秦相檜

晏新 復先 見交 冊李 趾祚 天祚 韓忠 彦配 宗微 官中 養蠶 恭檜 引王 次翁

者願略煩文為簡易與反覆圖成敗 上歎曰大臣
才也遂有是除庶私念軍不可專專則難制兵不可
驕驕則不用命賞罰不可不公不公則人不服今世
可為乎我於爵賞不濫人多以我為吝於罪無所貸
人多以我為刻今此可行乎辭其位者三不聽遂論
江西淮南廣東盜發四十餘輩出於凍飢宜蠲平賦
役治部使者守令貪虐以慰安其心且曰負 陛下
恩德壞 陛下天下者彼則去矣 陛下為宗廟社
稷主何所之乎其言激切類此 壬辰樞密使秦檜
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前一
日趙鼎留身奏事 上曰秦檜久在樞府得無怨望

中興聖纂三三

六

否鼎曰檜大臣必不爾然用之在 陛下爾是夕鎖
院制下朝士皆相賀惟吏部侍郎晏敦復退而有憂
色曰茲人相矣給事中張致遠祕閣修撰魏矼聞之
皆以敦復言為過其後乃服 甲午參知政事陳與
義知湖州 己亥制授故南平王李陽煥嗣子天祚
靜海軍節度使安南都護封交趾郡王如陽煥初封
故事 壬寅詔故相韓忠彦配享 徽宗皇帝廟庭
用從官議也 丙午趙鼎奏近積雨恐傷蠶麥欲詣
天竺寺祈晴 上曰朕於宮中亦養蠶一箔要知農
桑之候久雨葉濕豈有不損也 戊申王次翁為吏
部員外郎秦檜所引也 夏四月庚申初置戶部和

置程部
和場

王視
淮師

王威
嚴

王獻
孝排

尹後
式進

尹解
論

秦鑄
何

程場於臨安其後又增於平江歲糶米六十萬石

壬戌命樞密副使王庶暫往沿江及淮南等處措置

邊防 上戒以張浚待諸將多用數且狎昵自取輕

侮呂祉以傲肆自大取敗皆可為戒 上因論王伯

之道不可兼行當以三王為法今之諸將不能恢復

疆宇他日朕須親行不殺一人庶幾天下可定自鄙

瓊叛張俊擅棄盱眙而歸諸將稍肆庶素有威嚴臨

發勞師於都教場軍容嚴整庶便服坐壇上自揚沂

中而下悉以戎服步由轅門庭趨受命拜賜而出莫

敢仰視自多事以來所未有 庚午徽州布衣王悱

獻孝經解義詔賜帛三十匹 壬申秘書少監兼崇

政殿設書尹焞留身求去時已詔焞免兼史事四月

甲子 上曰待與卿在京宮觀焞力辭且云士人若

不理會進退安用所學翌日 上以諭輔臣參知政

事劉大中曰焞未問所學淵源足為後進矜式班列

中若得老成人為之領袖亦是朝廷氣象乃以焞直

徽猷閣主管萬壽觀留侍經筵 戊寅詔尹焞解論

語書成特賜六品服 壬午命翰林學士朱震知貢

舉是歲增參詳官二員 是日王倫見金左副元帥

昌于祁州 五月丙戌何鑄行秘書郎秦檜薦之也

戊子監察御史張戒入對因言諸將權太重 上

曰若言跋扈則無迹兵雖多然聚則強分則弱雖欲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七

撫偏
禱

大以
將

聖中
統

許文
出

招從
人

支子
錢

安給
事

分未可也戒曰去歲罷劉光世致淮西之變今雖有

善為計者 陛下必不信然要須有術 上曰朕今

有術惟撫循偏裨耳戒曰 陛下得之矣得偏裨心

則大將之勢分 上曰一二年間自可了戒曰 陛

下既留意臣言贊矣 庚寅詔衢州布衣柴宗愈與

免文解一次宗愈獻中興聖統大略謂夏少康漢光

武可為標準周宣王漢宣帝唐元宗憲宗可為鑒戒

故有是命 丙申詔韓愈昌黎集中有佐佑六經不抵

括於聖人之道者許依白虎通說文例出題以取士

用翰林學士知貢舉朱震等請也 丁酉御史中丞

常同言劉子羽十罪詔落職 戊戌知廬州劉錡奏

使臣張栻等三人自言在西京關師古手下師古遣

來申奏朝廷乞赦其罪自効來歸 上曰昨背叛從

偽之人若能束身自歸無功者朕以不死待之若能

立功自効即隨高下推賞趙鼎秦檜退而歎曰大哉

王言此漢光武之略也 庚子詔州縣鄉村五等坊

郭七等以下貧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養贍者每人

支免役寬剩錢四千守令滿替並以生齒增減為殿

最之首用劉大中請也 辛丑提舉江州太平觀胡

安國上遺表謚文定後數月詔曰安國所進春秋解

義者王之大法朕朝夕省覽以考治道方欲擢用遽

聞淪亡可撥賜銀帛三百匹兩令湖南監司應副葬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八

事賜田十頃以給其孤 壬寅提舉台州崇道觀張
 燾試尚書兵部侍郎燾召還引對 上慰勞久之因
 問朕圖治一紀于茲而收效蔑然其弊安在燾曰自
 昔有為之君未有不先定其規模而能收效者臣
 紹興初始蒙召對首以治道當先定其規模為言臣
 竊觀方今朝廷施設之方朝令夕改其事大體重不
 可輕舉者莫如六飛之順動往者前臨大江繼又退
 守吳會曾未朞月而或進或却豈不為敵寇所窺乎
 此無他規模不素定故也 陛下之所朝夕相與斷
 國論者二三大臣而已而一紀之間命相之制凡十
 有四下執政遞遷者亦無慮二十餘人非規模不定
 任之不一責之不專致此紛紛乎日月逝矣大計不
 容復誤願 陛下以先定規模為急規模既定未有
 治效不着 上歎息曰此誠方今急務朕非不欲立
 定規模緣宰輔數易未有定論爾 提舉江州太平
 觀劉子羽責授單州團練副使漳州安置御史中丞
 常同以十事論子羽故也 丁未先是王倫既見魯
 國王昌昌遣使偕倫見金主宣首謝廢豫然後致上
 旨金主始密與羣臣定議許和至是遣倫還且命烏
 陵思謀石慶充來議事 樞密副使王庶條上淮南
 耕種等事 上曰淮南利源甚博平時一路上供內
 藏絀絀九十餘萬其他可知以此知淮南不可不措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九

三編 5 十

岳飛
壯節

林欽
兵早

置葺理
 史臣曰唐史臣謂睢陽遮蔽江淮以全財用為中
 興之本今之議強兵者必本於豐財議豐財者必
 本於成賦荆蜀之輸入于王府者無幾而江浙閩
 廣民力告病未有瘳也淮甸利源宜在所經理以
 寢還全盛之舊况欲置邊州於度外乎邊隅未靖
 之時高宗猶不忘經理如此况今邊鄙不聳之時
 乎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聞庶行邊遺庶書曰今歲若
 不出師常納節請開庶稱其壯節 戊申命刑部員
 外郎李彌遜馳勞北使于平江翌日 上謂輔臣曰
 館待之禮宜稍優厚若事有高量早遂休兵得免赤
 子肝腦塗地此朕之本意也趙鼎曰若用兵不知所
 費多少比之館待之費殊不侔矣 上慨然歎曰當
 時若無軍旅之事使朕專意保民十數年間豈不見
 效鼎與秦檜同對曰 陛下為此言神明感格必有
 平定之期矣
 臣留正等曰語之有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言
 仁者之用心必於其平居閑暇之時語默動靜之
 間不忘乎是也臣觀 太上皇帝凡所論議一
 語一言未嘗不以休兵息民為之指歸蓋惻然常
 若疾痛之在其身非偽為之者嗚呼仁哉嗚呼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一

魏王議
和不議

王遺之
魏之

復置
使發運
權宏
詞義
叔義

聖哉

辛亥改命王倫充館伴使初命權吏部侍郎魏石
館伴石言頂任御史嘗論和議之非難以專對秦檜
招石至都堂問其所以不主和議之意石具陳敵
情難保檜謂之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石曰相
公固以誠待敵第恐敵人誠待相公耳檜不能
屈乃改命焉既而又辭遂命給事中吳表臣而倫往
來館中計事時左宣議郎王之道亦遺石書言國家
自靖康以來失於議和致兩宮北狩萬乘東巡百
姓墮於塗炭迨今十有四年尚不覺悟復縱王倫賣
國引賊入家頂年章誼孫近使北餘人盡留南京惟
誼與近得至軍前稟議今敵使之來自合用此例留
餘人於韓世忠軍中令其使副造朝不惟有以禱烏
獸之魄而奪之氣亦足計朝廷之尊乃若和議則有
九不可而一可所謂一可者今敵誠欲還二帝
六宮與祖宗之故地為德於我而無所事賄夫誰
曰不可為今日計當以此明告使者而俾復命焉苟
惟不從是敵無意於盟我何罪也 六月乙卯朔知
信州程邁為江淮荆浙閩廣等路經制發運使專掌
糴事 禮部貢院奏試博學宏詞合格中等詹叔義
陳巖肖下等王大方詔叔義大方並與堂除巖肖賜
同進士出身 庚申詔廣西鹽歲以二分令雷廉高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一

更二
廣益
立法
建福
子法
賜行
聖公
家田

哲宗
實錄

常同
論曾
布正

化州官賣人戶食鹽餘八分行鈔法尋詔廣東鹽九
分行鈔法一分產鹽州縣出賣並不出嶺 敕令所
請福建路人戶以子孫或同居總麻以上親與人雖
異姓及不因饑貧並聽收養即從其姓不在取認之
限著為本路令其江浙湖廣州縣有不舉子風俗處
令憲臣體究申明依此立法從之 壬戌行聖公孔
珣避亂寓衢州詔即賜田五頃 癸亥尚書左僕射
監修國史趙鼎史館修撰勾濤秘書少監尹焞著作
郎兼校勘張嶠佐郎胡程校勘鄧名世未松李彌正
高開范如圭等上重修 哲宗皇帝實錄九月書成
凡百五十卷 乙丑御史中丞常言近閱報曾惇上
進曾祖曾布著三朝正論真蹟轉右承議郎臣聞昔
者 神宗皇帝切於求治銳然更化付王安石以政
事安石孤負委任創為新法布於是時實為腹心其
政皆出於布之謀其法皆成於布之手故自海州懷
仁縣令一年半間十三遷而至知制誥安石嘗語人
曰終始言新法不便者司馬光也終始言使者曾布
也其餘出入而已連 紹聖初布與章惇蔡卞同秉
大政 元祐之法度委若弁髦元祐之人才棄如斷
梗布因內愧於私心外迫於清議乃間出一善言引
一善士以求自異於眾既欲取高位於當年又欲掠美
名於後世首鼠兩端馴致建中之事遂致蔡京得以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二

王言
和庶

張言
和戒

推公
及度貴

和復
言庶

乘間而入貽禍邦家而朝廷尚尊其說頌其書於史
官號曰正論臣竊惑焉臣願宣付史官筆削之際毋
惑其說以至亂真庶幾一代之典足以垂信後世詔
付史館 戊辰接伴官范同言北使已至常州王庶
時在合淝上疏有曰彼之議和割地不過以畫河畫
淮二者而已若曰畫淮則我之固有而淮之外亦有
見今州縣所治如泗州連水軍是也既為我有安用
和為若曰畫河則東南數千里荆棘無人之地僅欲
宿兵守之財賦無所從出彼必厚索歲幣以重困我
矣不如拘其使而怒之疏入不報 辛未監察御史
張戒言今日議和理有可得者有必不可得者畫大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三

河為界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此必不可得者也
各務休兵音問往復或歸吾 太后此或可得者也
復中原還梓宮歸 淵聖臣子之心孰不願然以兵
取之則可以貨取之則不可非惟不可亦必不得設
或得之不過如童貫買燕雲之地敵人暫去復來財
與地卒兩失之爾自古豈有兵不能勝而貨財可以
却敵復國者 壬申 上特御射殿引見禮部合格
舉人黃公度以下遂以南省及四川類試合格舉人
黃育等共三百九十五人參定為五等賜進士出身
同出身奏名林恪以下出身至助教 癸酉樞密副
使王庶自淮西還行在先是庶將還朝未至復上疏

國親
公震
未震
潘良
青以
比向
貶子

常以
良授
賤青

王復
倫使

臣奏事 上慘然曰楊時既物故胡安國與震又亡
同學之人今無存者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淵
源可以繼震 上指奏牘曰震亦為焞代資善之職
但焞微賸恐教兒童費力俟國公稍長則用之乃詔
國公往奠賜其家銀帛二百匹兩例外官子孫一人
癸未戶部侍郎向子諲入見因論京都舊事其言
頗及珍玩中書舍人潘良貴故善子諲至是攝起居
郎立殿上聞其言甚怒既而子諲反復良久良貴不
聞其餘語怒甚徑至榻前厲聲曰向子諲以無益之
言久勞聖聽 上語未竟子諲不為止良貴叱之退
者再焉 上驚而怒欲抵良貴罪甲申子諲請致仕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十四

右正言李誼亦奏良貴罪御史中丞常同奏良貴疾
子諲曼詞眾以為直不可罪之願許子諲補外 上
詰同曰子諲之貳版曹乃卿所薦今良貴犯分沾激
復上章稱述何也於是 上欲併逐同權禮部侍郎
張九成為上言 上意稍解九成因曰近朱震死
陛下命國公往奠又命子諲治其喪尊師重道天下
歎仰且士大夫所以嘉子諲者以其能眷眷於善類
也今以子諲之故逐柱史又逐中司非所以愛子諲
也 上批諭同同言不已於是二人卒俱罷 秋七
月乙酉朔詔王倫假端明殿學士為奉迎梓宮使陳
括假徽猷閣待制副之殿中侍御史張戒復上疏請

張言戰
守和成

王庶
復言和議

外則姑示通和之名內則不忘決戰之意而實則嚴
 兵據險以守又曰自古能守而能和者有矣未有不
 能戰不能守而能和者也使 真宗無捷覽之捷
 仁宗非 慶歷之盛雖有百曹利用百富弼豈能和
 哉又曰苟不能戰不能守區區信誓豈足恃也 丁
 亥知閭門事藍公佐假慶遠軍承宣使充奉迎梓宮
 副使代陳括也 樞密副使王庶言 陛下當北狩
 之役龍飛睢陽匹馬渡江扁舟航海以至苗劉之變
 艱難萬狀終無所傷天之相 陛下厚矣至今雖未
 尅復故疆鑿與順動而大將互列官軍雲屯百度修
 舉較前之日可謂小康何苦不念父母之讎不思宗
 廟之耻不痛宮闈之辱不恤百姓之冤逆天違人以
 事敵人乎 戊子王庶因留身論事 上宣諭曰朕
 歷覽前古治道三五恐未易及如漢文景唐太宗當
 力行之或可庶幾奏曰以 陛下聖學高妙兼睿斷
 如此天下安得不治

臣留正等曰矜虛名者罕成功務實用者享殊效
 夫惟高談邃古遠慕鴻荒思欲超然遐舉於三五
 之上者其名非不甚美然責之成效終莫能致也
 漢文帝曰甲之無甚高論今今可行也崔寔曰當
 今不必純法八代體堯蹈舜其言雖若淺陋而寔
 用存焉 太上皇帝天縱神聖備道全德固已登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一

諒首閣
榜例

王倫
稟受
使指

上人
將善知

三咸五視古無前而曰三五恐未易及至漢文景
 唐太宗所優為也則曰當力行之豈非斥虛名而
 務實用之謂耶易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臣於 太
 上皇帝見之

丁酉北使入辭 進士及第黃公度為左承事郎
 發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禮部言 祖宗故事
 不策試則榜首補兩使職官 上特命受京官自是
 以為例 戊戌王倫辭行倫至都堂稟所授指二十
 餘事一議和後禮數趙鼎答以 上登極既久四見
 上帝君臣之分已定豈可更議禮數二割地遠近鼎
 答以大河為界乃 淵聖舊約非出今日宜以舊河
 為大河二事最切或不從即此議當絕倫受之而去
 辛亥詔殿前司策選鋒軍統制吳錫還行在 上
 曰錫有膽勇心計然不可獨用可趣歸令揚沂中別
 遣軍代之趙鼎等退而語咸服 上知人善將將之
 明焉 八月乙丑江淮荆浙等路經制發運使程邁
 入見言劉晏為九使財賦悉歸于一 國朝始分為
 二而三司使居中發運使居外相為表裏今租庸分
 於轉運司常平分於提舉司鹽鐵分於茶鹽司鼓鑄
 則有坑冶司平準則有市易司總之以戶部而發運
 使徒有其名臣恐未及施為而議論蟻起上溷聖聽
 上乃督邁使亟行且諭以置場和糴無甚賤傷農邁

中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一

張成論九
致惡命

張成九
多成甚

張澄
得時

曰臣敢不遵聖意於是降本錢四百萬緡令於六路
 豐熟之地置場和糶焉 丙寅詔侍讀曾開講 三
 朝寶訓侍講吳表臣講孟子張九成講春秋呂本中
 講左氏傳崇政殿說書尹焞講尚書既而本中辭兼
 局乃命中書舍人勾龍如淵兼侍講九成在經筵一
 日論日食奏曰日食之變本於惡氣惡氣之萌本於
 惡念不芟夷蘊崇之絕其根本將奔騰四達上觸乎
 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序下觸乎地則苗及五穀怪
 妖迭見中觸乎人則為兵為火札瘥備至則惡念之
 起可不應時撲滅乎 上贊然曰誠在朕念慮間當
 為卿戒之九成進講畢 上嘗論王道曰易牛微事
 耳孟子遽謂是心足以王朕竊疑之九成曰 陛下
 不必疑疑則心與道二不忍一牛仁心著見此則王
 道之端倪惟此心以往則華夏蠻貊根荄鱗介舉天
 下萬物皆在 陛下仁政中豈非王道乎他日 上
 謂近臣曰朕於張九成所得甚多 丁卯知臨安府
 張澄陞徽猷閣待制時臨安守臣任同京邑而澄有
 治劇之才甚得時譽 己卯進擬柳州南雄州知州
 上曰廣南去朝廷遠守臣尤當選擇前日連南夫奏
 廣南盜賊殺戮過多要降詔朕以謂盜賊固當殺戮
 只恐害及平人有傷和氣若得守令平日存撫使不
 為盜乃上策也如江西州縣長吏或昏繆不職或貪

四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七

官禁中
翠金
急
史貼以何
罷舊籤拾

贓害民豈可不問
 臣留正等曰 太上皇帝聖明照四海故於江西
 二廣之遠無一日不軫聖慮焉按舉之吏為遠而
 重其權也檢察之使為遠而專其選也決獄之官
 為遠而勤其行也周利見將漕廣南 上因臨遣
 諭之曰廣南去朝廷遠監司耳目之寄卿到所部
 為朕悉意愛民若貪贓害民之人卿須按劾有體
 國愛民者便須薦舉則按舉之權重矣又嘗諭宰
 執曰朕夜來思慮江西盜賊未息使平民不得安
 居州縣不能存撫故百姓失業不得已而為盜可
 差監察御史一負前去驗察并降詔榜曉諭則檢
 察之選專矣又嘗因大理寺奏二廣結滯獄欲就
 委隣路選官 上曰二廣去朝廷遠民間冤滯無
 所赴訴尤當欽恤正須本寺官前去如江浙近地
 苟有冤抑不患不聞止令帥臣選官則決獄之行
 勤矣至於是以州縣長吏為念蓋聖心之不忘
 遠類如此
 辛巳宰執奏禁塗金鋪翠鹿胎等首飾 上曰官
 中禁之甚急民俗久當自化不必過為刑禁也 壬
 午祕書省著作郎何掄罷殿中侍御史張戒言張浚
 欲竄易舊史掄首附其意凡所籤貼自云改字并訛
 然頗主異議浚罷倫不自安遂撤去前日籤貼焚之

四興聖政卷三十三

十八

秦檜欲國本

張成刑劉中不罷張王
詳九以大孝戒守

乃出掄知邛州 御筆和州防禦使據除節鉞封國
公執政聚議樞密副使王庶大言曰並后匹嫡古以
為戒此豈可行左僕射趙鼎謂右僕射秦檜曰鼎前
日負曖昧之謗今不敢奏須公開陳檜無語翌日進
呈鼎奏曰今建國在上名雖未正恩數宜小異又曰
建國名雖未正天下之人皆知 陛下有子矣以前
後恩數並同 皇子又昨幸平江及謁太廟兩令建
國危蹕國人見者咨嗟太息此社稷大計蒼生之福
也在今日禮數不得不異蓋以繫人心不使之二三
而惑也後數日參知政事劉大中奏事亦以為言命
遂寢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張九成兼權刑部侍郎

先刑部吏斷天下死囚不以情自九成蒞職有情
輕免死甚衆一日法寺以成案上大辟九成閱始末
得其情因請覆實囚果証服者也奏黜之時法官抵
罰而朝論欲以平反為賞九成辭曰職在詳刑而責
衆以邀賞可乎 九月丁亥侍御史蕭振劾參知政
事劉大中身為大臣而不以孝聞于中外乞賜罷斥
振本趙鼎所薦後以秦檜引入臺其劾大中蓋以搖
鼎也 甲午史館上續修 哲宗實錄 乙巳 上
論大臣曰近張戒有章疏論備邊當以和為表以備
為裏以戰為不得已此極至之論也

李心傳曰戒本鼎客故主守

中興聖歷卷三十三 二十九

丁未尚書左僕射趙鼎遷特進以 哲宗實錄成
書也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呂本中草制有曰謂合
晉楚之成不若尊王而賤霸謂散牛李之黨未如明
是而去非惟爾一心與予同德右僕射秦檜深恨之
戊申宰執言自時多艱朝廷思屈羣策以濟庶務
緣此法度多有改易 上因曰經久之制不可輕議
古者利不百不變法卿等宜以蕭規曹隨為心何憂
不治 壬子 上諭輔臣曰昨日浙東漕梁澤民奏
今秋糴買事朕嘗諭以錢給之於民宜戒減剋穀輸
之於倉無取羨餘則公私兩便 冬十月丙辰尚書
右僕射提舉詳定一司敕令秦檜上 紹聖重修祿
秩敕令格及申明看詳八百十卷 主管太極觀邵
博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省校書郎詔博祖父雍道
德學術為萬世師父伯溫經明行潔博趣操文詞不
忝祖父故有是命 丁巳參知政事劉大中知處州
辛未 上諭大臣曰江西盜賊在朝廷可治者三
一擇帥臣以壓服其心二任守令以勸課其業三蠲
科役以優給其力如此尚或為盜朕未之聞也 甲
戌特進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趙鼎罷為兩浙東路安撫制置大使兼知紹興府時
檜力勸 上屈已議和鼎持不可繇是卒罷鼎入辭
從容奏曰臣昨罷相半年蒙恩召還已見宸衷所向

秦檜恨中 經久不可制 論民 澤買 重修 祿成 錄後 盜三 趙鼎罷相

中興聖歷卷三十三 三十

趙鼎
忠辭

秦檜
益憾
趙鼎

與鄉來稍異臣今再辭之後人必有以孝悌之說脅制陛下矣臣謂凡人中無所主而聽易惑故進言者得乘其隙而惑之陛下聖質英邁洞見天下是非善惡謂宜議論一定不復二三然臣甫去國已稍更改如修史本出聖意非羣臣敢建言而未幾復修此為可惜臣竊觀陛下未嘗容心特既命為相不復重違其意故議論取舍之間有不得已而從者如此乃宰相政事非陛下政事也鼎行檜奏乞同執政往餞樞密副使王庶謂鼎曰公欲去早為庶言鼎曰去就在樞密鼎豈敢與檜至鼎一揖而去自是檜益憾之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三十一

大事記曰惜乎偽齊入寇之時鼎獨建保江之計而與浚不合浚自出師以來獨主幸建康之議而與鼎不合故沂中捷至鼎即求去且曰陛下以兵事為重令浚成功浚當留臣當去雖上有卿且在紹興朕自有用卿之諭而浚為檜所欺遂引之為副使矣雖浚與檜共事始知其暗去位之時力薦鼎相而檜之憾已深矣雖鼎再相力能護浚而檜黨百計搖撼鼎已不自安矣中興之功所以垂成者張趙之勢合也中興之功所以隨壞者張趙之隙開也君子之隙既開小人之勢遂合故八年十月鼎罷而檜之和議遂成天下之事變矣惜

韓世忠
忠論
和議

王庶
乞與
議和
不無

呂本中
罷本

哉

丁丑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乞赴行在奏事先是王倫既與烏陵思謀至敵庭金主置復遣蕭哲等為江南詔諭使使來計事世忠聞之上疏曰金人遣使前來有詔諭之名勢事頗大深恐敵情繼發重兵壓境逼脅陛下列致禮數今當熟計不可輕易許諾其終不過舉兵決勝但以兵勢最重去處臣請當之因乞赴行在奏事馳驛以聞上不許戊寅樞密副使王庶言間者敵使之來臣忠憤所激屢奏封章力請謝絕專圖恢復臣謀不遠遠知昧通方伏望速賜降黜或以適此執政關負未便斥去即乞

中興聖政卷二十三

三十二

特降處分遇有和議文字許免簽書庶逃前後反覆有夫立朝之節已卯詔不許庶復上言臣生於陝西其風漸氣染耳目所聞見者莫非兵事禍亂以來常欲以氣吞強敵則所謂講和者非臣之所能也又言臣備數樞庭自合辭職不合辭事乞除臣一近邊州郡願效尺寸不許辛巳秦檜奏北使約中冬上旬至泗州上曰所議殊未可解但柯即和如不可和即百兵備不容少弛可偏諭諸將以為之備中書舍人兼直院呂本中罷用侍御史蕭振奏也

增入名儒講義 聖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三

張論議
和成

張成秦罷
九榿榿

張以趙罷
戒留鼎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高宗皇帝二十四

紹興八年十一月甲申翰林學士孫近參知政事
殿中侍御史張戒面對言王倫遽回敵使遂有江
南詔諭使及明威將軍之號不云國而直云江南是
以我 太祖待李氏晚年之禮也曾不得為孫權乎
一則詔諭一則明威此二者何意敵云詔諭臣不知
所諭何事又曰臣謂為國只當自勉不可僥倖偷安
果得偷安猶可但恐屈辱已甚而偷安亦不得耳疏
入秦檜怒愈有逐戒之意矣 丙戌權尚書禮部侍
郎兼侍讀張九成罷初趙鼎之未去也九成謂鼎曰

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一

敵失信數矣盟墨未乾以無名之師掩我不備今實
厭兵而張虛聲以撼中國彼誠能從吾所言十事則
與之和當使權在朝廷可也鼎既免秦檜謂九成曰
且同檜成此事如何九成曰事宜所可九成胡為異
議持不可輕易以苟安耳他日與呂本中同見檜檜
曰大抵立朝須優游委曲乃能有濟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正人檜為之變色會檜聞九成在經筵講書
因及西漢災異事大惡之既而九成再章求去 上
命以次對出守檜必欲廢置之奏除提舉江州太平
觀免謝辭 戊子殿中侍御史張戒為司農少卿
己丑詔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周上可與外任坐前

葉請建
福總鈔

詔訪議
和詢

曾論議
和開

奏疏乞留趙鼎也 庚寅 上謂大臣曰王倫使回
金人頗有善意若上天悔禍敵肯革心休兵之後一
切從節省雖常賦亦蠲減以寬百姓 壬辰初新知
筠州葉擬請福建鹽半給小鈔與官賣兼行庶幾課
息增羨事下提刑提舉司委通判福州趙壽相度壽
言如此則民間食貴鹽而州縣失省計不可行至是
兩司以聞詔從壽議 丙申王倫至行在今日下赴
內殿奏事 戊戌太常少卿兼崇政殿說書尹焞稱
疾在告遂卧家不出 己亥王倫充國信計議使蘇
符充副使符稱疾不受 庚子參知政事孫近兼權
同知樞密院事以樞密副使王庶累章求去故也

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二

辛丑詔大金遣使至境朕以梓宮未還 母后在遠
陵寢宮闕久稽汎掃兄弟宗族未聞會聚南北軍民
十餘年間不得休息欲屈已就和在廷侍從臺諫之
臣其詳思所宜條奏來上限一日進入先是禮部侍
郎兼侍讀曾開上疏言女真和議稽諸前古為可憂
考之今事為難信而朝廷不思有以伐其謀方且忘
大辱臣甘服貶稱號捐金帛以難得之時為無益之
事可不為痛哭流涕哉伏望 陛下無忘大耻無惑
和議堅心定志一於自治使政事修於內兵將強於
外則將不求而自和矣臣竊謂敵使之來所係甚大
內外臣寮章疏願 陛下使大臣集從官豫加熟議

韓世忠再議

張燾言和議

庶無後悔權吏部尚書張燾亦請詢可否於衆檜乃
 白上下此詔焉京東淮西宣撫處置使韓世忠
 言伏讀宸翰鄰邦許和臣愚思之若王倫藍公佐所
 議講和割地休兵息民事跡有實別無扶合外國誑
 賺本朝之意二人之功雖國家以王爵處之未為過
 當欲望聖慈各令逐人先次供具委無反覆文狀於
 朝以為後證先是世忠數上疏論不當議和上賜
 以手劄世忠既受詔乃復上此奏詞意剴切由是秦
 檜惡之壬寅兵部侍郎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言傳
 曰天將與之誰能廢之臣請攻人事以驗天意陛下
 下飛龍濟州天所命也敵騎屢犯行闕卒以無虞天
 所保也歲在甲寅一戰而敵師天所贊也歲在丙
 辰再戰而却劉豫亦天所贊也歲在丁巳鄆瓊雖叛
 乃為偽齊廢滅之資亦天所贊也是蓋陛下躬履
 艱難側身修行布德立政上當天意而天祐之所
 致也臣以是知上天悔禍蓋有日矣中興之期亦不
 遠矣伏願陛下益務自修益務自治益務自強以
 享天心以聽天命以俟天時時之既至吉無不利則
 何戰不勝何攻不克何為不成何功不立梓宮何患
 乎不還淵聖何患乎不返母后何患乎不歸宗
 族何患乎不復宗廟陵寢何患乎不能繕修南北之
 民何患乎不能混一今此和議姑為聽之而無必信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

晏復和議

魏復和議

可也伏願陛下母取必於敵而取必於天若乃略
 國家之大耻置宗社之深讎躬率臣民屈膝敵國北
 面而臣事之以是而覲和議之必成非臣所敢知也
 上覽奏愀然變色曰卿言可謂盡忠然朕必不至為
 敵人所絀方且熟議必非詐偽然後可從如其不然
 當再遣使審問虛實拘留其使人燾頓首謝吏
 部侍郎晏復言今所遣使以詔諭為名僅欲陛下
 下易服而拜受還可從乎又欲與陛下分庭而抗
 禮還可從乎設或如此等事從其一二則與彼上下
 之分已大定矣自此之後可以號令我矣彼或又行
 詔令授陛下兩鎮節鉞封陛下王一王號還可
 從乎又或下令將本朝大臣諸將盡行封拜還可從
 乎又或下令因彼年號正朔還可從乎又或下令盡
 遣西北人歸鄉里還可從乎姑略舉此數事則過此
 以往可推而知也陛下欲屈己就和願周思而熟
 慮之謹擇而善處之若己屈之後必不致有如臣前
 所陳之禍患陛下小屈以就大事可也權吏部
 侍郎魏劄言臣素不熟敵情不知使人所須者何禮
 陛下所謂屈己者何事方今宗廟社稷惟陛下是
 依天下生靈惟陛下是賴陛下既欲為親少屈
 更願審思宗社安危之機與夫天下治亂之所係考
 之古誼酌之羣情擇其經久可行者行之其不可從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四

向子謹不拜使敵王庶以議和

者以國人之意拒之庶幾軍民之心不至懷憤且無
噬臍之悔也 癸丑知平江府向子謹致仕時金國
所遣詔諭使將入境子謹不肯拜北使乃上章乞致
仕秦檜許之 甲辰樞密副使王庶知潭州庶論敵
不可和於道上疏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敵自
重以為功絀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
時而忘此敵耶檜大恨庶又抗章求去乃有是命
檜進呈上因言近日士大夫好作不靖胥動浮言以
無為有風俗如此罪在朕躬卿等大臣亦與有罪檜
曰臣等實任其責孫近曰他時疆事稍定當須明政
刑以示勸懲庶幾丕變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五

臣留正等曰事有係乎天下國家之舉者利害參
而未明取舍同而未審凡議論所到亦何怪於紛
紛乎善斷者本理以論成事則紛紛者將自定矣
此盤庚所以教民也 紹興初大臣主和議而眾
志之未孚甚於盤庚之遷也浮言動眾 上之所
患風勵表率所責於大臣者何事而大臣乃欲明
政刑以示勸懲果何心哉自是士大夫口立和議
不合風旨者皆以鈞鈞抵刑謹其丕變之言貴於
必醜也豈不深負 太上皇帝責望之意哉
中書舍人兼直院向龍如淵試御史中丞時秦檜
方主議和力贊屈己之說而外論羣起如淵言於檜

擢官臺
異議

汪藻
編成

胡銓
乞新
秦檜

曰何不擇人為臺官使盡擊去則相公之事遂矣檜
大悟遂擢如淵中司人皆駭愕 魏良臣行尚書吏
部員外郎

未勝非閑居錄曰檜懶統兵侵淮向朝廷遣魏良
臣奉使數問秦檜仍稱其賢乃知檜初相時所陳
二策出於敵意也逮其再相力薦良臣入為都司
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丁未提舉江州太平觀汪藻上所編集 元符庚
辰至 宣和乙巳詔旨終篇凡六百六十有五卷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狹邪
小人市井無賴項綠宰相無識遂舉以使敵專務詐

中興聖政卷五十四

六

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
故誘致敵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足欲
劉豫我也劉豫臣事敵國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
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易轍改慮掉而縛之父子為
擒商鑒不遠而倫又欲 陛下效之夫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也 陛下所居之位 祖宗之位也奈何
以 祖宗之天下為敵國之天下以 祖宗之位為
敵國藩臣之位 陛下屈膝則 祖宗廟社之靈
盡行顛覆 祖宗數百年之赤子悉皆離散朝廷宰
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異服
異時敵國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非我類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敵國非我類也堂堂大朝相率而拜敵國曾無童稚之羞而陛下忍為之邪倫之議延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 太后可復 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 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敵之情偽已可知矣 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憊而不報舍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敵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 陛下何如主也况醜敵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則梓宮決不可還 太后決不可復 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向者 陛下聞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敵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西北用師偽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校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不倖僅不得已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敵人以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 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詐禍且不測臣切謂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七

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為之 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 陛下如唐虞而欲導 陛下為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今臺諫侍臣發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爾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惟 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諛不敢可否事檜曰敵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今臺諫侍從議之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敵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負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敵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辛亥秘書省正字范如圭獻書于秦檜曰禮經有曰父母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誓死以報春秋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八

之法雖不復賊不討則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也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天下之痛莫甚於不得其死君親不得其死而不復讎不興師雖得梓宮而葬之於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將出師誓滅鯨鯢以迎梓宮者矣雖其力小勢窮不能有濟而名正言順亦可以無愧於天下後世未聞發弊遣使口哀請命以求梓宮於敵讎之手者也北西用是知我無復讎之心可以肆為玩侮乃示欲和之意使倫歸報交使往來至于再至于三其謀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篤禮益恭墮其計中不自知覺雖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春秋之法凡中國諸侯與口口盟會者必

口與聖政卷三四

七

謹志而深譏之女真自海上結盟借助於我以滅契丹契丹既滅遂侵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為城下之盟講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復圍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時厥後北使項背相望而侵伐之兵無歲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斂兵議和誘我二帝出郊却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劉豫其所立也事之無所不至一旦執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包藏禍心不可測度如此何為一旦與我如此之厚哉聞其使稱詔諭挾策命而來要主上以下拜之禮果有之乎其無之也果可從乎其不可從也反面事讎匹夫猶不肯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

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為梓宮屈為皇太后屈為淵聖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獲伸於一日志願足矣違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開陳於咫尺之前乎誠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詔冊則將行女真之命令頌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濱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雖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無乃違主上聖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節乎昔漢高祖責數項羽兵不少解卒免太公於俎上晉大夫口繕以輔孺子使惡者懼卒能歸惠公於疆秦此古人已試之明驗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

中興聖政卷三四

十

孝弟之念奈何欲誤主上舉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棄之哉設若敵擁梓宮母后淵聖於大江之外下一紙詔召我君相以下來迎于境我若從之立有禍變如其不從彼將責我曰吾歸而父母之喪歸而親歸而兄有大造于而爾乃違我之命不肯來迎是不孝於父母不恭於兄不忠於我也聲罪來攻將何以待之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軍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從之至於今日天下軍民豈肯聽吾君北面而為敵國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憚於屈已天下軍民以愛君之故不肯聽主上之辱身用此拒敵

不為無辭者若其舉兵而來適足以激怒吾眾我以
大義明詔天下率勵瘡疾之餘共雪父兄之耻乃不
可失之機會也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贊成 主
上受此屈辱有如姦雄因眾心之憤擁數十萬之眾
仗大義以問相公之罪則將何辭以對相公嘗自謂
我欲濟國事死且不恤寧避謗怨相公之心則忠矣
使殺身而有益於君志士仁人之所願為也若犯眾
怒陷吾君於不義政恐不惟怨謗而已將喪身及國
毒流天下遺臭萬世苟非至愚無知自暴自棄天奪
其魄心風發狂者孰肯為此若曰聖意堅確臣下莫
之能回此非所望於相公也 檜不荅 是日樞密院

編修官胡銓昭州編管銓之上書也都人喧騰數日
不定 上語秦檜曰朕本無黃屋心今橫議若此據
朕本心惟應養母耳於是秦檜等乃擬昭州編管時
銓妾孕臨月遂寓湖上僧舍欲少遲行而臨安已遣
人械送貶所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與敕令所刑定官
方疇同見吏侍晏躬復為銓求援躬復曰頃嘗言秦
檜之姦諸公不以為然今方專國便敢如此此人得
君何所不為躬復即往見守臣張澄語之曰銓論宰
相天下共知 祖宗朝言事官被謫開封府必不如
是澄愧謝曰即追還矣壬子胡銓送吏部與廣南監
當銓既竄斥秦檜孫近又奏銓所上封章言及臣等

剛愎秦
中陳檜

狂上詔
恃書戒

謀言李
和綱

若重加竄責於臣等分義有所不安臺諫勾龍如淵
李誼鄭剛中亦共救解之乃以銓監昭州鹽倉銓之
行也監登聞鼓院陳剛中以啓送之曰屈己請和知
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謀遠之有人身
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曰知無不言願借上
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秦檜大恨之尋貶
剛中今安遠死焉十有二月丙辰秦檜恐言者不已
白 上下詔以銓上書狂恃戒諭中外 戊午提舉
臨安府洞霄宮李綱言臣竊見朝廷遣王倫使金國
奉迎梓宮往返屢矣今倫之歸與北使偕乃以詔諭
江南為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中興聖政卷三四

此何禮也以愚料之敵為此名以遣使其邀求大
略有五必降詔書欲 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
必有赦文欲朝廷宣布頌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
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我賂廣其數
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南為界淮南荆襄
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
矣金國存心不測貪欲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
臣其志猶未已必繼有號召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
車入覲或使移易將相或使改革政事或竭取賦稅
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
反為兵端以謂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

非愚則誣也 試禮部侍郎曾開知婺州先是秦檜嘗因語和議事曰此言大係安危開於座中抗聲曰丞相今日不當說安危止合論存亡爾檜矍然警其言而罷遂命出守開辭改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未吏部尚書李光參知政事秦檜與光初不相知持以和議初成將揭榜欲藉光名以鎮壓耳 乙丑詔紹興府南班不帶違郡宗室十八負歲撥上供米五百斛以同判大宗正事士儂言宗室俸薄不足於糴故也 丙寅新知潭州王庶落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以中丞勾龍如淵論其罪故也 詔秘書省校書郎許忻入對奏疏言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原之初約肅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訖無音耗河朔千里焚掠無遺復破威勝隆德等州 淵聖嘗降詔書謂敵人渝盟必不可守是歲又復深入朝廷措置失宜都城遂陷敵情狡甚懼我百萬之衆必以死爭也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淵聖出郊次邀 徽宗繼往追取宗族殆無虛日傾竭府庫靡有孑遺公卿大臣類皆拘執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 陛下所親見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誘致敵人責我以必不可行之禮而 陛下遂以屈已從之臣是以不覺涕泗之橫流也 樞密院編修官趙

趙雅 言和 議

王英 揚獻 英獻 不許 郡帥 守

鄭剛 中乞 久任 邊守

李光 言常 梅程 平言 等言 和人 議

雍上書略曰天子之孝與臣庶不同報難報之恨雪難雪之恥精變天地誠動金石震國咸立法制為匹夫匹婦復讎而朝四方於明堂此 陛下之職而羣公所當盡心也為今日之計當以講和為中國一事不必張皇妄宰相平見使者遣使臣再議直俟梓宮已還母兄相見然後徐議稱號折中典禮南北兄弟自有故事願 陛下少抑一身孝愛之情俯徇天下至正之論 丁卯王揚英為太常博士揚英獻所著黼宸箴十二篇 上召對而有是命 戊辰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乞差胡邦用知靖州 上曰郡守牧民之官亦藩屏所寄當自朝廷選差若皆由將帥辟置非臂指之勢也 庚午殿中侍御史鄭剛中言今日之勢尤急於邊郡如楚泗通秦滁濠江鄂以至荆襄關陝之地不過二十餘郡願詔大臣精選二十餘輩分而布之使其招徠救養朝廷又時遣使按行無狀者易之處處得人則須以持久增秩賜金之事可行矣從之 辛未參知政事李光言月椿錢之害常平之利 上曰月椿事朕數為趙鼎言之鼎不以為意常平司當復置三省可條具取旨 癸酉秘書省著作郎胡程尚書司勳負外郎朱松秘書省著作佐郎張廣景夏秘書省正字常明范如圭上書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前者 上皇訃聞 陛下方

宅大憂天下受其辱矣今者聞諸道路口語籍籍審如是將辱在陛下之身臣等得其死為有名之時也人誰無死為君父死之為有宋宗社死之為辱今臣子忠孝大訓死之豈為無名乎敵人方據中虛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蓋其粗於存食之威動輒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於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蓄銳俟時而事有不可測知者故不得不為和之說以撓我耳蓋敵之和使即秦之衛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衛人割地之無厭以亡其國今國家不悟敵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彼以和之一字得志於我十有二年矣以覆我王室以弛我邊備以竭我國力以解體我將帥以懈緩我不共戴天之讎以絕望我中國謳吟思漢之赤子奈何至今而猶未悟也信如道路之言則敵人之要我至不遜也至無稽也是坐而約降我也艱難以來彼苟可以毒我者無遺力矣獨欠約降一事爾陛下奈何不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重將不慮而從之以萬乘之尊冒險而僥倖彼敵人者苟獲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如圭又言今女真之使以詔諭江南為名要陛下以稽首之禮自公卿大夫以至六軍萬姓莫不扼腕忿怒豈有聽陛下北面而為仇人之臣

方庭實言議

哉豈如今日痛憤肝膽之陰明論敵使而謝遣之然後詔在廷臣與守邊之將講明戰守之策日夜飭厲常在臨陣表裏江淮必足以防侵軼之患願陛下枕戈嘗膽深思此策而力圖之則梓宮終有山陵之期母后終有東朝之養淵聖終免鴟原之難陛下終得遂孝悌之心而天下臣子亦得伸眉吐氣食息世間俯仰無所愧怍與夫忍耻事敵榮辱禍福相去萬萬矣時士大夫皆以和為不可而如圭與王庶曾開戶部侍郎李彌遜監察御史方庭實言之尤力庭實疏言臣自靖康以至今日每論議和之無益徒竭民膏血坐困中國沮將士之氣啓姦雄之謀此臣愚陋自守所見而不敢附會其說以欺陛下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者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羣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陛下躬聰明聖智之資傳嗣正統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甲兵之衆羣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如子弟之從父兄手足之扞頭目陛下縱未能幸勵諸將克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敵乎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先王之禮何其如百姓之心何甲戌提舉萬壽觀韓肖胄會書樞密院事乙亥以肖

韓使
金使
至行

莫復
庭將

胃為大金奉報謝使樞密副都承旨錢恂副之
丙子金國詔諭使張通古簽書宣徽院事蕭哲至行
在言先歸河南地徐議餘事以左僕射府館之 監
察御史施庭臣為侍御史庭臣抗章力贊和議故有
是除命下中外駭愕 丁丑起居郎劉一 試中書
舍人司農寺丞莫將賜同進士出身除起居郎都省
翻黃下吏部兼權吏部尚書張燾試吏部侍郎晏敦
復言仰惟 陛下聖孝天至痛梓宮之未還念兩宮
之未復不憚屈己與敵議和夙夜焦勞懇切孜孜汲
汲惟恐後時特以衆論未同故未敢輕屈兩幸而日
者上自朝廷下逮百執事之臣小大一心無復異議
朝夕進退從容獻納庶幾天聽為回卒不致屈此宗
社之福也彼施庭臣乃務迎合輒敢抗章力贊此議
姑為一身進取之資不恤君父屈辱之耻實實定罪
殆不容誅乃由察官超擢御史夫御史府朝廷紀綱
之地而 陛下耳目之司也前日勾龍如淵以附會
此議而得中丞衆論固已唾鄙之矣今庭臣又以此
而躋橫榻一臺之中長貳皆然既同鄉曲又同腹心
惟相阿附變亂是非豈不荼國家之綱紀哉 陛下
之耳目乎衆論沸騰方且切齒而莫將者又以此議
由寺丞而擢左史如淵庭臣庸人也初無所長但知
觀望而將姦人也考其平昔奚所不為 陛下柰何

秦不
李能

莫復
言八
和人等

遵與此輩斷國論乎至於議和則王倫實為謀主彼
往來北庭至再四矣今其為言目已一二事之倪端
蓋亦可見自朝廷有屈己之議上下皆已解體僅成
屈己之事則上下必至離心人心既離何以立國伏
願 陛下戒之重之所有施庭臣莫將除命更合取
自聖旨指揮於是將庭臣皆不敢拜時張燾既力詆
拜詔之議秦檜患之燾亦自知言切恐得罪遂托疾
在告檜使樓炤諭之曰北扉閣人 上欲以公為直
院然亦假途耳公疾平宜早出燾大駭曰果有是言
愈不敢出矣燾乃不主和議者若使草國書豈能曲
徇意旨哉燾嘗思之不過一去今日之事其去在我
一受選官他日以罪去則事由人矣檜不能奪遂止
己卯吏部侍郎晏敦復戶部侍郎李彌遜梁汝嘉
權吏部尚書張燾給事中兼直院樓炤中書舍人兼
翊善蘇符權工部侍郎蕭振起居舍人薛徽言同班
入對上奏曰臣聞與衆同欲是以濟事自古人君施
設注措未有不以從衆而成違衆而敗者伏見今日
屈己之事 陛下以為可士大夫以為可民庶不
以為可學士不以為可如是求成臣等竊惑之臣等
竊聞敵使入境伴使北向再拜問金主起居此故
事也然軍民見者或至流涕夫人心戴 宋如此雖
使者一屈猶為之不平况肯使 陛下不顧羣議斷

而行之萬一衆情不勝其怒而王雲劉晏之事或見於今日 陛下始有追悔之心恐已晚矣傳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臣等職在論思竊聞輿議不敢緘默伏望聖慈俯同衆情毋遂致屈而緩圖之不勝幸甚秦熹所草也 新除權禮部侍郎兼侍講尹焞言伏見 本朝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乃再啓和議於今日意欲借圖混一臣妾中國使人之來以詔諭為名以割地為要欲與 陛下抗禮於庭復使 陛下北面其君則降也非是和也今以不戴天之辭與之和且猶不可况實降乎時近臣皆入焞以疾固辭新命乃上此疏又移書秦檜言及敵使在庭天下憂憤若和議一成彼日益強我日益怠則中國號令皆從敵出國事廢置皆從敵命侵尋肢削天下有被髮左衽之憂讒間疑貳將帥有誅戮奪權之害姦宄生心大勢奈何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自治之要內則進君子而遠小人外則賞當功而罰當罪 使主上之孝悌通於神明 主上之道德成於安強勿以小智才義而圖大功不勝幸甚檜得其書已不樂讀至小智才義之語乃大怒之 庚辰尚書右僕射秦檜見全國人使于其館受國書以歸前一日從官既對 上乃召王倫責其取書事倫見北使張通古以一 二策動之通古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二十一

亦恐遂請用明日或曰時欲行此禮檜未有以處因問給事中樓炤炤舉書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之句以對檜悟於是 上不出而檜攝冢宰受書通古猶索百官備禮迎其書檜乃令三省樞密院史朝服乘馬導從時 上特以 皇太后故府從敵約而檜必欲屈已天下咎之

龜鑑曰彼秦檜何人也再入相位設置張浚而不之救援撼趙鼎而不之恤同已議和者用背已言戰者斥戊午集議問之廷臣廷臣以為不可問之將臣將臣以為不可上自宰執下至侍從臺諫內而卿監郎官外而監司郡守皆以為不可王倫妾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一

誘敵使移書悖慢且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而吾國舍垢茹恥略不之校澹庵胡公至欲揭檜首於藁街而新州之行志士飲氣他如韓世忠有伏兵洪澤却敵使以壞和之謀晏敦復不以身計誤國有到老愈辣之性竟亦不能以沮成說也范如圭有曰檜不病狂柰何為此檜蓋亦知所反矣夫以盈庭紛議竟不能奪一檜之議者其為說亦有二焉其一則倡孝悌之說足以動人主之聽其二則立三日思慮之言有以聖人主之心嗟夫秦檜倡和議而藉口於孝弟是與蔡京欲行紹述而借繼志述事之說無異也秦檜欲議之不搖

而要君以三日思慮是與安石欲行新法而要君以講學術之說無異也然而天聽俯順羣議莫移蓋亦有說云耳彼諸公之疏謂梓宮不可還而梓宮之還有日矣 太后不可復而 太后之復有期矣陝西河北之地不可得今可得矣謂敵不足信今可信矣此檜所以肆行而無忌憚也孰知夫粘罕撻辣之深謀哉彼以陝西歸我正所以分吾川蜀之兵力也以河東歸我正所以弊我東南之事力也我以艱難理之彼遲以數年而收拾之猶外府也何其不慮及此耶

大事記曰建炎之初內有綱外有澤此可為之一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一

機也而汪黃以主和失之 紹興之初內有鼎外有浚此又有為之一機也而秦檜以主和失之失此二機天地之大義不立使我 高宗抱終天之痛可勝惜哉蓋當時大臣任事者張趙朱呂數人惟浚在外鼎在內至公血誠相與扶持此義然後終始主戰鼎始主戰終主守則鼎之規模已與浚少異若願浩勝非雖內有平賊之功而外但為避敵之謀則皆不知此義者也大將用命者張劉韓岳數人張浚謂諸大將惟飛世忠可倚大事而二人必欲掃敵兵壞和議則真知此義若光世之沈酣酒色不喜恢復每每退屯而浚不受行府之命

不與劉錡共功不與世忠同謀但與沂中為腹心以附秦檜之和議而已則皆不知此義者也是則諸臣之不知義者多矣而南渡百年公論獨切齒於一檜者何也蓋汪黃壞之於事勢未定之時而檜壞之於事機垂成之日為可恨也諸公之言和者依違於其間而檜獨斷然為南自南北自北之說也他相或一年或二年或不數月而檜獨相二十年之久也方其入相之初朝士皆動色相賀惟晏敦復目之為姦人然向子志於 紹興之初與胡安國論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盡室而歸非大姦能如是乎當時安國猶以為忠

中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二

其子寅猶以子志之言為過則檜之奸可以欺賢人君子也如此方檜之初主和曰我有二策可以聳動天下今無相不可行及再主和也曰臣恐亦有未便欲更望思慮三日又三日曰臣恐別有未便知 上意堅確不移乃乞決和議不許臣下干預則檜之奸足以欺聖主也如此檜雖以和議斷自聖衷而人心公論終不可遏爭之者臺諫則張戒常同方庭實辛次膺侍從則桑汝嘉蘇符樓炤張九成曹開李燾晏敦復魏玘李彌遜郎官則胡瑄朱松張廣凌景夏宰執則趙鼎劉大中王庶舊宰執則李綱張浚其他如林季仲范如圭常明許

闕下

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三

李輔世
夏州奔

胡世增
將酒息

且戰且前至五交原追騎益衆世輔度衆寡不敵乃
解撤離曷縛折箭為誓縱之使去洛水溢世輔無舟
不得渡敵人又會兵斷其歸路世輔遂奔夏州其家
皆為敵所殺 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即成都潼川府
資普州廣安軍創清酒務歲收息錢四十五萬緡先
是趙開行隔槽法世將改為官監所入益增而民戶
坊場率以三年一榜賣公私俱困矣

興聖政卷三十四

三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四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

高宗皇帝二十五

紹興九年春正月乙酉新監昭州鹽倉胡銓簽書感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宰相秦檜參知政事孫近言銓昨上書專詆臣等若不陳乞稍加甄敘則是臣等身為輔弼區區與小官校曲直失大臣體故有是命丙戌以金國來和大赦天下赦文曰乃上穹開悔禍之期而大金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戈用全民命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徐俯上表賀曰禍福倚伏情偽多端恐未盡於事幾當復勞於聖慮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表曰救暫急而

秦檜 孫近 胡銓

以和 天賦

秦檜 岳飛 表賀

王倫 復使

秦檜 怒范 如圭

解倒垂猶之可也欲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又曰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早辭而益帶者願進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稱藩飛幕容張節夫之文也秦檜讀之大怒 提舉醴泉觀王倫賜同進士出身除同簽書樞密院事充迎奉梓宮奉還兩宮交割地界使知閭門事藍公佐副之許歲貢銀絹共五十萬匹兩 戊子先是秘書省正字范如圭轉對言兩京版圖既入則九廟八陵相望咫尺而朝修之使未遣何以仰慰神靈下遂民志 上悽然曰非卿不聞此言遂命遣使秦檜以如圭不先白己始怒之 知廣州

連南 夫言 和議

連南夫上封事曰臣切惟大金素行兇詐比年以來兩國皆墮其術中大槩彼以和議成之此以和議失之今 陛下果推赤心信之以其割河南之地遂恩之乎 陛下於 太上有終天之別於金國有不戴天之讎方且許還河南之地彼其計實老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固予之兵法所謂不戰而屈人兵之術也誰不怒髮衝冠握拳嚼齒而痛憤哉 陛下方感其恩遂無赫怒整旅之志蓋用心不剛則四肢委靡將士雖欲斷髮請戰有不可得誰為 陛下守四方者是 陛下十有餘年寵將養兵殫財曲意之計一旦積於空虛不用之地倒持太阿交手而付之矣臣伏讀

正月五日赦文曰戢宇內之干戈又奉聖旨不得詆斥大金如此直墜其術中使忠義之士結舌而不得伸忠良之將縮手而不為用臣恐將士解體魚潰獸散如張良所謂誰與取天下者 陛下方遣侍從宗臣祇謁宮廟陵寢將親見宮室之禾黍陵寢之盜掘此政詩人彷徨不忍去之憂也恐有扶老攜幼感泣而聽語者少者之哭哭其父與兄也老者之哭哭其子也 陛下追悼其因是誰之過歟河南之民何啻百萬昔日樂生今日效死因民之欲北嚮為百姓請命而以王師甲兵之眾隨之河北之人必有簞食壺漿以迎王師此臣所以願 陛下因而圖之也南夫

尹焞命
除
揚輝
上李
光書

又為表賀曰雖虞舜之十二州皆皆吾有然商於之
六百里當念爾欺秦檜大惡之 己丑北使張通古
與韓肖胄先行韓世忠伏兵洪澤鎮詐令為紅巾侯
通古過則劫之以壞和議世忠將郝栢密告其事故
通古自真和由淮西以去通古性聰敏秦檜以胡銓
封事示之通古一覽即能誦 庚寅責授秘書少監
永州居住張浚復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浚上疏言燕
雲之舉其鑒不遠敵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
家蓋非可結以恩信事以仁義者蓋自堯舜以來人
主奄有天下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通好可以削
平禍難遠而石晉近而叛豫著人耳目歷歷可想戰
國之時楚懷王入覲于秦一往不返違今千載之下
為之痛心由辨之不早也 新除權尚書禮部侍郎
兼侍講尹焞為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焞
以議和不合力辭新命章十上乃有是命焞五辭不
拜 乙未監明州比較務楊煒獻書于參知政事李
光論和敵事大略以謂屬者西北講和乃遣詔諭使
至以無禮臣我舉國諠譁議論不一閣下召來造朝
遽復合為一黨寂然無聲有識者謂閣下非不知利
害之曉然所以然者賣語取執政爾敵人割中原為
一大餌以釣江南今欲竭一方求實中原不知空空
之地孱老孤寡既不可賦所謂按月所支一切調度

四錄理法卷三十五

三

官者
始賜
議

汪應
辰言
和議

不虛
內事
外

經制
司發
運去
王倫
京東
尹東

何從出乎加之供奉禮物動計百萬異時以有限之
財充無厭之欲是以江海實滿危爾日者乃始揭榜
都城有曰敵人並無須求煒所不識也諸公蒙蔽天
聽是何異掩耳竊鐘也哉丞相秦公專誤國之謀傾
心西北參政孫公平生齷齪謹畏天下初不以此責
之如閣下姑欲愛惜名位隨羣而入逐隊而趨亦以
謂敵可必信和必可講則請直以此書上之天子實
以典憲煒所不辭 丙由金右副元帥宗弼始以割
地詔下宿州 丁酉詔發運經制司去發運二字以
戶部長貳一員兼領 戊戌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
為東京留守兼權開封尹提舉醴泉觀郭仲荀副留
守 己亥萬壽觀使雍國公劉光世為陝西宣撫使
川陝宣撫副使吳玠為四川宣撫使內陝西路階成
等州聽節制如舊 上諭輔臣曰河南新復境土所
命守臣專在拊循遺民勸課農桑各使因其地以食
因其人以守不可移東南之財力虛內以事外也
秘書省正字汪應辰上疏言和議既諧則因循無備
之可畏臣願 陛下痛心嘗膽以圖中興勿謂和好
之可以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至也何至以
中國之大而下為儼人役哉 辛丑詔內侍省副都
知藍安石賜贈保寧軍節度使可特與賜謚渡江後
官者賜謚始此 夏國主乾順以李世輔為廊延岐

四錄理法卷三十五

四

秦檜
尹焞

大臺
一臺
體諫

秦檜
王銓

雍等路經略安撫使 二月癸丑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兵與糧上曰朕今日和議蓋欲消兵使百姓安業留司豈用多兵但得三二千人彈壓內寇足矣至如錢糧亦只據所入課利贍發官兵他日置擁場不患無錢豈可虛內以事外耶 新除左通直郎尹焞固辭待制侍講之命且言臣職在勸講茂有發明期月之間病告相繼坐竊厚祿無補聖聰比嘗不量分守軌及國事識見迂陋已驗于今迹其庸愚豈堪時用伏望檢會累奏放歸田里詔焞曰下供職秦檜讀焞奏見時用二字深銜之 戊午新除太常少卿謝祖信復為殿中侍御史前一日 上諭秦檜曰朕欲用祖信為臺官恐祖信不知朝廷今日事幾卿等可召赴都堂與之議論檜奏臺諫乃天子耳目朝政關失所當論列恐呼至廟堂然後除授不能無嫌 上曰大臣朕股肱臺諫朕耳目本是一體若使臺諫幾察大臣豈朕責任之意耶然檜卒不召 己未尚書右僕射秦檜上 徽宗皇帝陵名曰永固詔恭依主管台州崇道觀王銓言後周叱奴皇后陵實以為名不可犯且叱奴皇后北人也尤當避檜大怒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知潭州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張浚知福州時浚未聞命又上疏言切惟今日事勢處古今之至難一言以斷之在 陛下勉強圖事

中興聖紀卷三十五

五

張浚
料敵
三策

尹焞
再辭
命

如淵
不用
命
秦檜
鼎遠
臨安
命
部
官
黑
子

而已又具劄子曰 陛下回駐臨安甫閱歲時聖心之所經營朝論之所商確專意和議莫不幸其將成矣臣意敵力弱未暇姑借和以怠我之心勢盛有餘將求故以乘吾之隙理既甚明事又易見料敵上策還梓宮復 母后輿地來歸不失前約結歡為好以怠我師遲遲數年兵無戰意然後遣一介之使持意外之詔假如變置大臣更立后妃將何以塞請敵出中策則必重邀求責微禮失約爽信近在期年中原之地將有所付敵出下策怒而興師直臨江表勢似可愕而天下之亂或從此而定矣 新除徽猷閣待制尹焞固辭新命且言臣前所陳述乃事君之大義人臣之常分盡出誠實非為矯偽 上察其誠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焞又請追還職名不許 壬戌新知福州張浚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福建路安撫大使兼知福州 癸亥御史中丞勾龍如淵起居郎施庭臣並罷其後秦檜擬如淵知遂寧府 上曰此人用心不端遂已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儀兵部侍郎張燾辭往西京朝謁陵寢 壬申醴泉觀使趙鼎知泉州鼎寓居會稽秦檜猶忌其逼乃以遠郡處之 己卯臨安府火 庚辰詔戶部長貳歲舉本屬各四人充京官如係獨負權令通舉 是日日中見黑子月餘乃沒 吉州免解進士周南仲上書言臣於去

中興聖紀卷三十五

六

周仲言
南不
五三
急務

廖剛
思大
體

重修
執政
錄

封崇
國公

謝祖
信言
預買

年奏陳十事 陛下既賜召命又取十事而行其一

二矣臣不避斧鉞採取天下輿論有五不可三急務

以為今日獻所謂五不可者欲雪前羞不可主和議

欲務萬全不可失機會欲復中原不可居東南欲取

諸軍不可不將將欲得賢才不可廢公論所謂三急

務者一曰重國柄二曰蓄邊略三曰擇守令 三月

丙申知漳州廖剛試御史中丞剛首奏臣職在搏擊

姦邪當思大體若乃摭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

則非本心他日入對又言今經費不支盜賊不息事

功不立命令不孚及兵驕官冗之弊蓋不一其原則

在於人主之一身若意誠心正以照臨百官則是非

不姦姦邪洞見天下之弊可次第革矣 中書言昨

修執政拜罷錄詳略失中本末差舛詔史館重行編

修秦檜之初免相也 上以御劄斥其罪而一時制

詔拜罷錄具焉檜欲減其跡故有是請 丁亥和州

防禦使璩為保大節度使封崇國公 戊子侍御史

謝祖信言和預買為今日民間之病詔戶部措置自

承平時官預備買本一縑千錢時縑帛價廉得錢於

春而輸練於夏所以優民也軍興以來官中無本可

依又令折錢每疋為十疋或八疋比歲縑真稍平而

折錢不減江浙之民深以為患 甲午詔崇國公璩

赴資善堂聽讀祿賜如建國公例 丙申東京留守

李綱
官觀

却忠
世忠
獻馬

陝西
叛將
難用
賜世
忠不
受坊
田將
莫將
財用
五說

殿行禮翌日亦如之自是四孟皆用此例 己未新

荆湖南路安撫大使李綱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初綱

奏辭新命又上疏言臣迂踈無周身之術動致煩言

亟奮亟躡上累 陛下知人任使之明實有關於國

體故有是命 甲子孟度為河南府路安撫使兼知

河南府充西京留守 路允迪為應天府路安撫使

兼知應天府充南京留守 戊辰 上謂大臣曰韓

世忠欲獻駿馬朕命留以備用世忠曰今和議已定

宜復有戰陣事朕曰不然敵雖講和戰守之備何可

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若更得西馬數萬匹分撥諸

將乘此閑暇廣武備以戒不虞足以待強敵矣和議

豈足深恃乎 庚午 上謂秦檜曰陝西諸將既叛

復來緩急金人敗盟難以責任朕謂中原尚可從容

圖治至如陝西五路勁兵良將所出他時當用腹心

之臣可也 己亥詔韓世忠張俊及隨行將佐並賜

燕臨安府治 上以世忠持身廉特賜建康永豐圩

田千頃世忠辭不受 司農卿莫將論財用五說曰

冗官濫費推法虛文名色輕隱錢幣輕荒儲積不固

詔權戶部尚書梁汝嘉與將同措置 五月甲申太

常少卿周葵守殿中侍御史趙鼎之始相也葵在臺

中嘗連章極論趙子直不可用語語侵鼎坐是不得其

言而去逮秦檜獨相意葵必憾鼎再引入臺一日內

秦崇
不樂
周蔡

石潤
水之
祥

丁則
等以
忤秦
檜出

復置
提舉
東

復申
禁金
翠

詔百
任久
官

降差除四人蔡言願 陛下以 仁祖為法大臣以

杜衍為法檜始不樂 戊子判大宗正寺士儂兵部

侍郎張燾朝謁永安諸陵前二日士儂等至河南民

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日復得為宋民有

感泣者陵下石澗水自兵興以來久涸二使到水即

日大至父老驚歎以為中興之祥

臣留正等曰山川草木之所好惡與人情不相遠

也以山川草木為無知欺孰甚焉周公廟在岐山

西北所謂潤德泉者世亂則竭此皆物理之常然

者

甲午尚書都官員外郎丁則知道州秘書省正字

四庫全書

汪應辰通判建州樞密院編修官趙雍通判瀘州皆

以論事忤秦檜故出之 樞密院計議官曾緯提舉

淮南東路茶鹽公事自淮南復置監司而鹽事以漕

臣兼領至是復置官提舉 丙申 上謂輔臣曰鋪

翠銷金之飾屢詔禁止官中雖無所犯而有司奉行

不度市肆公然為之權貴之家至有銷金為舞衫者

可重立告賞榜務在必行秦檜退而批旨第令廣南

監司督責緝捕採販翡翠而已 壬寅詔自今百官

並久任有如僥冒陳乞之人取旨黜責時殿中侍御

史周葵論自頃大臣市恩而不任怨爵賞輕而人有

奔競之心刑罰弛而下無畏服之意風俗不靖職此

措置
湖廣
田德

張行
成獻
書

章氏
事
史

之由 癸卯詔兩浙轉運司措置明州廣德湖利害

申尚書省自 政和廢湖為田民失水利至是周綱

自明州召歸言之故有是旨 左迪功郎張行成獻

詢美書二十篇其首曰定謀次曰審勢次曰議都三

篇次曰議地三篇次曰議蜀二篇次曰立志次曰遣

使次曰任相次曰蓄力次曰建親次曰蒐奇次曰省

官次曰惜穀次曰實內二篇 六月辛酉權吏部侍

郎謝祖信知潭州祖信既力論趙鼎落節於是章氏

諸孫咸集闕下再謀理訴併及史事 上偶知之謂

執政曰聞章惇家有人欲陳訴以趙鼎去便謂事有

更變此事乃出朕意鼎何豫聞有從官為之主議者

四庫全書

執政奏謝祖信章氏子婿也遂命出守 宰臣秦檜

乞以 上所賜御書真草孝經刻之金石以傳示後

世 上曰十八章世人以為童蒙之書不知聖人精

微之學不出乎此也朕宮中無事因學草聖遂以賜

卿豈足傳後檜請再三乃從之

臣留正等曰人君萬機之暇寓意翰墨若宋武帝

唐太宗者蓋已鮮矣至於留神經典親灑宸翰游

息乎先王之道者未有聞焉 太上皇帝奎畫之

妙夔絕前古五經語孟之籍既已筆而刊諸石三

年大比又取六經修身治心之要學別書以寵多

士至於左氏春秋傳司馬遷史與趙充國羊祜等

傳分頒臣下若孝經之賜者不可舉一札一畫
豈徒在於翰墨之間哉蓋將以道德忠孝化成天
下而追帝王之極治者也聖子神孫仰法乎此則
近習佞倖雖欲殖貨財盛鷹馬乘閑暇以收獵聲
色蠱惑聖志如仇士良者安所施其智巧哉

甲子提舉江州太平觀胡文修兼翰林學士中興
後學士三入者自此始 己巳判大宗正事士儻兵
部侍郎張燾自西京朝陵還入見燾奏疏言西北之
禍上及山陵瞻望柏城至于慟哭雖誅討殄滅之未
足以雪此耻而復此讎也 祖宗在天之靈震怒既
久豈容但已異時躬行天罰得無望於 陛下乎伏

望益修武備以俟隙隙起而應之電掃風馳雲徹席
卷盡口口口告功諸陵如是然後盡天子之孝而為
人子孫之責塞矣 上問諸陵如何燾不對惟言萬
世不可忘此敵 上默然

龜鑑曰痛哉張燾之謁陵寢也 上問如何燾不
對惟言萬世不可忘此敵石澗水至之祥父老驚
歎而西京遺民夾道歡迎皆言久隔王化不圖今
日復得為宋民者乘此機也撫定遺民汎掃舊物
修車備器以侈宣王東都之會庶幾可也夫何敵
去而舞上恬下愉惟曰韓肖胄等充報謝使而已
秦檜加少保加國公而已大赦天下誇示奇功而

長安咫尺王曰道歸故老含涕而絕望黃河嗚咽
以流悲槍之內其可食乎此 紹興八年九年之
間虛老歲月坐失機會秦檜主和之議沮之也

燾又言頃劉豫初廢人情洶洶而我斥堠不明坐失
機會今又聞敵於淮陽作筏又造繩索甚多諸將以
朝廷嘗有不得遣間探指揮遂不復遣敵情叵測廣
置耳目我之動息彼無不知敵之情狀我則漠然不
聞臣又見黃河船盡拘北岸悉為敵用往來自若此
無一人敢北渡者又言鄴瓊部伍皆西陲勁兵今在
河南尚可收用新疆賦租已竭而使命絡繹推恩支
費猶用兵興時例願加裁損非甚不得已勿遣使以

寬民力又論陝西諸帥皆不相下動輒喧爭請置一
大帥使之節制燾所言皆切中時務而秦檜方主議
和惟恐少忤敵意故事皆不行 四川宣撫使吳玠
薨于仙人關治所年四十七訃聞詔輟朝三日贈少
師賜帛千疋玠御下嚴而有思故士樂為之死其後
制置使胡世將問玠所以勝於其弟璘璘曰敵令酷
而下必死每戰非累日不決然其弓矢不若中國之
勁吾常以長技洞重甲於數百步外又據其形便爭
出銳卒與之為無窮以沮其堅忍之勢至於決戰兩
陣之間則璘有不能言玠後謚武安初富平既失律
蜀口屢危金人必欲以全取勝獨賴玠以為固由是

世招李
和竄輔
議

和敢
拘王
王謀

順王夏
死乾國

祖法寬上
仁政行

蜀人至今思之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至長安

留十餘日李世輔因遂說夏人南歸夏人多懷土獨

與願從者二千人來炤聞之因與宣諭使周聿皆以

書招世輔歸朝 癸酉澧州軍事推官韓糾除名勒

停送循州編管坐傾險懷姦動搖國計也時糾上書

論議和非計故竄之 乙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

自京城赴金國議事初右副元帥宗弼密言於金主

宣曰河南之地本捷懶宗磐主謀割與南宋二人必

陰結彼國今使已至汴京未可令過界倫有雲中舊

吏隸宗弼帳下密來謁倫告以宗弼誅捷懶倫具言

于朝乞早為之備而秦檜但奏趣倫過界倫將使指

北行時宗磐等謀為變遂命中山府拘倫且會本路

簽軍以復取河南為名將作亂 丁丑夏國生乾順

薨 秋七月己卯朔金主亶執其領三省事宋國王

宗磐充國王宗雋滕王宗英虞王宗偉先是郎君吳

矢者謀反下大理獄事連宗磐等辛巳皆坐誅 丁

亥秦檜留身論治道 上曰御眾以寬朕於宮中未

嘗輕用鞭朴往者劉豫苛虐聞此間仁政即以爲笑

趙鼎屢勸朕勵威朕不謂然今得失之效何如哉檜

言陛下與豫勢異豫之叛逆人所不與非却以威不

能苟延歲月 陛下承 祖宗之德惟仁政可懷遠

邇 上因歷涉古今帝王治迹專以 仁祖爲法

中興聖政卷二五

二五

二五

子辨小君
人舉早
未舉早
檢舉早
人舉早
胡世
將權
四權
宣撫
疏食
得雨

月載
格減

臨安
火安
復淮
官學

諭
文
辨
辨
辨

是日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至中山府爲金人之拘

甲午 上謂秦檜曰朝廷惟要辨君子小人君子

小人既辨則治道無不成矣 詔三省催促刑部將

今赦未檢舉人速具事因申省取旨以久旱用言者

請也 丁酉命四川制置使胡世將兼權主管四川

宣撫使司職事世將自成都馳赴河池 己亥秦檜

言 陛下齋居蔬食以祈天雨澤考之典禮惟當損

太官常膳 上曰雖損膳豈免日殺一羊天意好生

朕實不忍既而雨應 庚午 上諭秦檜曰州郡月

撥大軍錢尚有數斂於民以充數者可速行裁減各

量所入撙辦如有不足悉從朝廷應副毋使橫取以

爲民患 王倫在中山府始聞金國內變俄傳都元

帥宗弼昨夜抵城外已還祁州矣少頃引接者令倫

等赴元帥府 辛丑臨安府火 八月己酉復淮南

諸州學官負 簽書樞密院事樓炤自鳳翔東歸

甲寅新慶州路提點刑獄喻汝礪行駕部員外郎汝

礪始以勾龍如淵薦故得召及對首論願革近時文

章駢散之習以還西京典雅之風與起中興博大混一

之氣又論蜀中之力何以屈非兵屈之官之冗者屈

之也非官之冗者屈之士大夫之濫賞者屈之也官

之冗賞之濫濫與冗偕焉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

養活之具而潰敗磔碎之吾國幾何而不屈乎吾國

中興聖政卷二五

二五

52A

喜論 英論 汝論 漢論 附論 檄論

韓世 忠書 泰書 遺書

修奉 元歷 賜李 世輔 名顯 忠顯

喜接 四燭 科數 四燭 科數

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 上甚嘉納且面諭曰不見卿久矣英論如昔遂下所奏之疏付中書泰

擢使人諭以 上將用君君宜與時高下毋妄言汝

礪不荅翌日遂有是命 戊午金都元帥宗弼殺魯

國王昌于祁州昌臨刑謂宗弼曰我死之後禍必及

爾宜早圖之 辛酉吏部員外郎徐度言新復州縣

遺民久罹暴虐如州之僚屬縣之令佐最為近民尤

當謹擇 上曰度所論極當新疆百姓久被虐政若

州縣官非其人朕之德意何以自達 乙亥初金人

欲得王威趙榮已遣還之韓世忠遺奏檄書曰榮威

不忘本朝以身歸順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

遣之無復中原望耶檄慚乃令榮威自六合趨淮西

而去 丙子命常州津遣通微處士陳得一赴史館

補修奉元歷 九月庚寅朔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

李世輔言歸朝日有父母兄弟之讎臣曾報復乞

待罪詔世輔有功廓延特放罪後四日引對便殿

上諭曰卿忠義歸朝立功顯著乃起復故官賜名忠

輔除樞密院都統制俄又賜名顯忠 癸未樓燭言

川陝既分屯人馬已將自兵興以來初生科數悉行

蠲免凡八十餘萬石貫 上曰四川久屯大兵不無

科須今故地歸復兵各分遣得以減罷遂可愛養民

力矣 上欣然喜見於色 起居郎周葵乞將犯私

西興聖政卷三十五 十五

論祖 德仁

胡將 宣撫 世除

秦檜 守怒 張檜

罷司 罷司

茶鹽人免根問來歷 上曰犯權貨者不根問經由

此 嘉祐著令 仁宗威德也舉而行之則吏不至

並緣獄不至滋蔓可速令省部相度後不果行 成

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胡

世將為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諸路並聽節制世

將精神明悟閑習吏治其守成都甚有政績至是就

用之世將既除宣副諸將皆賀世將語之曰世將不

能騎射不知敵情不諳邊事朝廷所以遣來者襲國

朝之故事以文臣為制將爾自今以往軍中事務皆

不改吳宣撫之規模世將有所未達諸公明以指示

或諸公有所未達者亦當奉聞各推誠心勿相疑忌

共濟國事可也 諸將皆拜謝 初資政殿大學士張

守帥江西以郡縣供億科擾煩重上疏請蠲積欠損

和買罷和糴及裁減軍器物料 上欲行之時奏檜

方損度支為月進且日虞四方財用之不至也覽疏

怒謂人曰張帥何損國如是守聞之歎曰彼謂損國

乃益國也至是成都關帥檜遂擬以守代胡世將

上曰張守素弱豈堪遠道江西盜賊寧息人方安之

無庸易也檜乃止 庚寅罷經制司其諸路常平事

令提刑兼領用曾統奏也常平法起於西漢歲豐則

斂歛則散後世講之尤詳秋成則斂春飢則散可以

平物價抑兼并人有接食官無折閱法至良也 熙

中興聖政卷三十五 十六

常平法壞

不用武郡

詔侍從薦士

寧初王安石修水土之政與堯掖之利置提舉官以常平司為名當時所行新法如免役坊場河渡青苗市易方田水利皆俾提領遂為民患議者不察但云常平法可廢 建炎初遂盡罷提舉官時諸路苗役羨錢各不下百數十萬轉朝廷草初多取諸此次年呂頤浩等言常平法不可廢其附益之者如坊場免役等可行青苗市易等可罷有詔委頤浩等詳議已成書矣會南渡未及行已而言者舉斥提舉官不可復前議遂寢其後或隸茶鹽司或隸發運司或隸經制司終無定論而兵火焚蕩戶部及州縣案籍皆廢財賦多失矣 辛卯樓炤奏以開門祇候知同州郝

并知陝州 上問秦檜曰陝州合差是何臣秦檜曰舊繫差文臣 上曰武人作郡往往不曉民事又多恣橫今日所還州郡久淪北境尤須守臣得人使之愛養百姓武人非所任也可自今只差文臣庶能宣布德澤亦以收還威柄 冬十月辛亥詔侍從各薦士二人時言者請遵 祖宗故事詔中外各舉所知特加親擢如此則庶僚無附下之嫌大臣免招權之誘 上亦以中原隔絕遺才必多故有是命 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始見金主亶于御林子倫致 上命亶悉無所答令其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為宣勸官問倫還知元帥罪否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

白野聖政卷三五

七

金主 王倫

張燾 成都 帥行 事四

張燾 成都 帥行 事四

却要割地但知有元帥豈知有上國倫曰昨者簽宣肅哲以國書來許割河南歸梓宮太后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舊盟與民休息使人奉命通好兩國耳 癸丑權吏部尚書兼史館修撰張燾知成都府兼本路宣撫使四川制置司限一月結局初成都謀帥上諭秦檜曰張燾可付以便宜使治成都第恐道遠其憚行檜退召燾諭旨燾曰君命也燾其敢辭 上大喜遂有是命 上諭檜曰燾雖安撫一路如四川前日無名橫斂不急冗費可令蠲減以寬民力以成都帥臣而得行四川民事自燾始 庚午詔新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引對燾奏蜀自軍興以來困於征繇民力凋弊官吏既不加恤又從而誅剝之去朝廷遠無所赴愬臣俟至部首宣 陛下德意俾一路之民咸沾惠澤 上曰豈惟一路應四川寬恤事件悉委卿措置燾因奏臣入界即行詢訪民間一利害先次罷行官吏有貪冒慘酷為民之蠹者臣先次放罷續行按發庶幾遠民速霑實惠 上皆可之燾又言今茲和議甫定征戰暫息亦可謂閑時之時矣况來年歲在庚申乃 藝祖開基之載得非 陛下中興之時乎時不可失願 陛下鑒詩人閑暇之語稽孔孟發明之意汲汲專以治政刑為務 上曰朕當書此語置之座右 乙亥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乞

中興聖政卷三五

七

許親

岳奇

不王

看刑

追張

川分

賜告省侍于明州 上謂宰執曰羣臣之有親者朕未嘗奪其情昨蕭振以親為言亦令奉親而來庶使不失為臣為子之道今昭可給假迎侍 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來朝初乘氏人李寶少無賴尚節氣鄉人疏為潑李三飛入朝寶願歸軍中飛以為馬軍未之奇也寶快快與其徒謀北歸事露飛盡斬之寶抗言欲歸者寶也眾皆不預飛奇而釋之寶願歸山東會合忠義人立功飛許之寶募得八百人赴飛軍飛乃以寶統領軍馬屯龔城 金主亶復遣耶律紹文至驛諭奉使王倫留雲中無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問貳我君臣乃遣副使藍公佐先歸論歲貢正朔誓表冊命等事而拘倫以俟報已而遣之河間遂不復遣 十有一月戊寅朔命大理評事何彥猷等編集刑名斷例刑部郎官張柄等看詳 己丑故追復左通直郎直龍圖閣張所特與一子官仍賜其家銀絹百匹兩先是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言所忠義 上命復舊官飛又言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所以忠許國義不顧身雖斧鉞在前凜然不易其色乞與旌加褒異使天下忠義之士皆知所勸故有是命 戶部侍郎周聿言陝西士人學術各荒拙於為文若與四川類試必不能中程乞別立字號 上曰陝西久淪異境朕欲加惠遠方可令禮部措置川陝分

中興聖政卷二五

五

陳淵

李光

常平

會編

類試額自此始 庚寅右正言陳淵入對論比年以來思慮太泛賞給太厚匪頒賜予之費太過府庫空虛而發之不已財賦匱竭而取之益詳陵寢未成郊祀不遠內有諸將之饋外有隣境之好所用既眾而所入實寡此臣所甚懼也臣願 陛下凡有錫賚法之所無而於例有疑者三省得以共議戶部得執以奏有司得以獻其疑臺諫得以論其失一有失當即行改正則前日之弊庶幾可息矣翌日進呈 上謂宰執曰朕未嘗有一毫之妄費秦檜曰淵初除諫垣職在規正故耳 上曰淵老成有學乃揚時之壻聞嘗講論語中庸可令其子適進來 上因論極高明而道中庸此不可分作二事檜等曰 陛下之學深造聖域非臣下所及 十有二月辛酉參知政事李光罷光與右僕射秦檜議事不合於 上前紛爭且言檜之短殿中侍御史何鑄因劾光狂悖失禮光引疾求去 上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言者又擊之後三日以光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宗正丞鄭昂乞以常平錢於民輸賦未畢之時悉數和糴從之 上謂宰執曰常平法不許他用惟待賑荒恤飢取於民者還以予民也 戊辰秘書丞劉才邵言累朝會要已至熙寧而 元豐以後者未次若置局則有官吏廩給之費望令館職接續編類從之 己巳給事中

中興聖政卷二五

五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五

喻汝
表謝

張鼎
改劇
除扶

廖剛
以忤
秦檜
出檜

罷史
館

孟度
東京
留守
留守
將帥
當體
國體

殿試其向後科場仍自 紹興十二年省試為準於

紹興十四年令諸州依條發解用御史中丞廖剛之

言也 丁巳尚書駕部郎中喻汝礪知遂寧府汝礪

本勾龍如淵所薦又與李光相知光罷因求去改除

潼川府路轉運副使汝礪至官以表謝 上略曰顧

臣何知立節有素方延和廷議既不能割地以賂敵

暨偽楚滔天又不忍聯名而賣國時人稱之 張鼎

特改合入官鼎為太湖令以薦者得召見 上諭大

臣令改扶堂除劇縣且曰此因能以任之也若一縣

得良令則百姓皆受其賜矣 庚申御史中丞廖剛

試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朋黨之辨反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覆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己若大臣惟

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剛本秦

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人望

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真我何地耶既積

忤檜遂出臺而剛之名聞天下 丁卯罷史館以日

歷事歸祕書省國史案令著作官修纂仍命宰相提

舉以監修國史繫街遇修國史實錄即各置院始用

元豐制也既而著作佐郎王揚英言國史案文移

諸司多不報乃命以國史日歷所為名 西京留守

孟度為東京留守兼權知開封府 庚午 上與秦

檜論川陝財賦上曰將帥當體國為一家士

卒固欲拊循民力亦須愛惜豈可妄費也

史臣曰兵民不可相無久矣豐其衣食以責其死

力多其犒賞以酬其勞若此在三軍固不當惜然

反而思之一絲一粒孰非百姓之膏血愛百姓之

力是乃所以厚三軍之資非深於體國者不可以

語此

癸酉御史中丞王次翁言吏部當量濫賞皆顯然

暴揚前日之過舉蓋害陛下之孝治望悉罷累降指

揮從之先是新知太平州秦梓知秦州王暉皆以恩

倖得官及是次翁希檜旨以為之地緣是二人驟進

三月丙戌成都府路安撫使張燾始至成都初燾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四

自京洛入潼關已聞全國有悔盟意逮至長安所聞

益急燾遽行見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為言和尚原

最為要衝自原以南則入川路散失此原是無蜀也

世將曰蜀口舊戍皆精銳最號嚴整自朝旨撤戍之

後關隘撤備世將雖屢申請未見行下公其為我善

之慮遂為世將草奏具言事勢危急乞速徙右護軍

之戍陝右者還屯蜀口又請賜料外錢五百萬緡以

備緩急 辛卯尚書吏部員外郎朱松知饒州以右

諫議何鑄奏其懷異自賢也 丙申大金賀正旦使

蘇符自東京歸初洪皓既拘冷山希尹問以所議十

事皓折之希尹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

何鑄
未鑄

張燾
胡世
將檜
蜀事

罷濫
賞

縣久注

范論事
十在振

報乞免後
不和買許

行會莫特鑿來議不合因之涿州事復變待至東京
 敵人不少乃還 丁酉詔川陝宣撫司自今或有警
 急其調發軍馬措置錢糧應干軍事待報不及並許
 胡世將隨宜措置用世將請也 夏四月丁未知建
 康府溧水縣李朝正召赴行在先是江東制置大使
 葉夢得言朝正到官二年招集歸業人戶萬餘磨出
 應漏稅賦四萬貫石匹兩委有顯效乞稍加試用以
 風能吏 上召對既而謂秦檜曰近時縣令以政績
 被薦往往別除差遣不若與之進秩遷任庶久則民
 安其政乃遷一官賜五品服還 癸丑右承議郎
 范振上書論確募者戶長等十事乙卯 上謂輔臣

西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曰朕昨夕閱振書所論皆民間利病其言多可采遂
 以振知南安軍振建陽人也 壬戌東京留守劉
 錡入辭 上命錡以所部騎司之軍往戍又益以殿
 前司兵三千人諸軍家屬皆留順昌就糧惟精兵分
 戍陳汴 癸亥詔部使者歲中同舉廉吏一人 乙
 丑淮西宣撫使張俊乞免其家歲輸和買絹三省擬
 每歲特賜後絹五千疋庶免起例 上以示俊因諭
 之曰諸將皆無此獨汝欲開例朕固不惜但恐公議
 不可汝自小官朕拔擢至此須當自飭如作小官時
 乃能長保富貴為子孫之福俊皇悚力辭賜絹後喜
 殖產其罷兵而歸也歲收租米六十萬斛

京權
市廣
之市
使司
縣守
令易

川學
論歲
於歲
中禁

置教
文問
孟東

史臣曰賦絹天下之公法也賜絹一人之私恩也
 上平時待將臣厚矣至其規免戶賦則用歲賜以
 塞之以為寧過於私恩不可少害於公法也存公
 法所以不起其例隆私恩所以不失其心聖人之
 御將誠有道矣

丁卯 上諭大臣曰聞三京穀賤令有司糶之運
 至江淮以備凶歲則可減東南和糶之數又曰廣南
 市舶利入甚厚提舉官宜得人而久任庶蕃商肯來
 動得百十萬緡皆寬民力也 庚午直秘閣江公亮
 乞大臣選易守令 上謂宰執曰縣令至眾朝廷豈
 能人人推擇惟當選監司郡守使之易置則得人矣

中興聖政卷二十六

三

詔復置四川諸州學官員 壬申簽書樞密院事
 韓肖胄知紹興府從所請也 五月丁丑 上謂大
 臣曰天下之財何必盡斂於府庫有若曰百姓足君
 孰與不足若歲於民猶在官也秦檜等因贊王言之
 大得與天下共利之意 上又曰累禁銷金鋪翠宮
 中無敢踰者但聞富家大室猶有以金翠為飾不惟
 費財害物亦非所以厚風俗乃詔臨安榜諭限三日
 毀棄違者重坐之 甲申詔 徽宗皇帝御製閣以
 敷文為名 丙戌金都元帥宗弼入東京留守孟庚
 以城降初左副元帥魯國王昌既廢偏齊乃言不如
 以河南地錫與 大宋宗弼力不能爭及昌誅宗

敵分
四道
未侵

河內
望風
降敵

敵入
南京

敵入
長安

秦檜
陳桷
敵入

敵入
西京

劉錡
留順
昌府

弼始得政以歸地非其本計決欲敗盟遂分四道入
 侵命聶黎字董出山東撤離曷侵陝西李成侵河南
 而宗弼自特精兵十萬餘人與孔彥舟鄧瓊趙崇抵
 汴至是犯東京遂命使徧持詔抵諸郡知興仁府李
 師雄知淮寧府李正民皆束手歸命自是河南諸郡
 望風納款矣 金兵取拱州守臣 懋死之 撤離
 曷趨永興軍陝西州縣僞官所至迎降遠近震恐
 丁亥東京留守劉錡至順昌府 金兵入南京葛
 王襄以數千騎至宋王臺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
 之遂送允迪于汴京或曰允迪至汴京七日不食死
 戊子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洵

白興聖政卷二十六

六

遣人告急 權知永興軍郝遠開長安城門納金兵
 長安失關中震動知陝府吳琦城守以拒金兵郝遠
 遣人持金國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不可聞世將焚
 檄斬其使 己丑直龍圖閣陳桷守太常少卿時
 上將用桷問其所在秦檜不樂之繆以同姓名者為
 對曰見從韓世忠軍為參謀 上笑曰非也桷佳士
 豈肯從軍耶遂召用 金兵入西京權留守李利用
 棄城遁 庚寅知順昌府陳規得報敵騎入東京時
 新東京留守劉錡方送客規以報示錡錡曰吾軍
 有萬八千人而輜重居半且遠來力不可支乃見規
 問曰事急矣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

賜
頌
田
李
忠

胡
世
將
死
河
池

李
寶
仁
之
興

萬斛錡曰可矣規亦力留錡共守錡又見劉豫時所
 蓄毒藥猶在足以待敵其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
 幼輜重夜四鼓纔至城下且得報敵騎入城距順昌
 三百里闔城惶惑錡遣官屬與規議敵兵入城為捍
 禦計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鄆瓊水陸
 田四十三頃賜李顯忠 四川宣撫副使胡世將自
 河池遣涇原經略使田晟以兵三千人迎敵始金兵
 之渡河也惟孫渥吳璘隨胡世將在河池世將倉卒
 召諸帥議出師揚政及晟先至渥進曰河池地平無
 險阻願公去此治兵仙人原元戎身處危地而欲號
 令將帥使用命赴敵渥不識也吳璘抗聲言曰和尚
 原殺金平之戰方璘兄弟出萬死破敵時承宣在何
 許今出此懦語沮軍可斬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
 壯之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矣官屬韓詔等進
 曰渥實失言不宜居慢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
 河渥恐懼汗落單馬趨出 是日統領軍馬李寶與
 金兵戰于興仁府境上殺數百人獲其馬甚眾寶岳
 飛所遣也 壬辰劉錡召諸將計事有欲就便舟順
 流而下者或曰去則敵人邀我歸路其敗必矣莫若
 守城徐為之計錡曰錡本赴官留守今東京既失幸
 全軍至此有城池可守機不可失當同心力以死報
 國家眾議始定即鑿舟沈之示無去意錡與屬官等

白興聖政卷二十六

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恐為賊巢悉焚之分
 命諸統制官許青守東門賀輝守西門鍾彥守南門
 杜杞守北門且明斥堠及募土人作鄉導間探於是
 軍人皆奮曰早時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
 功錡親於城上督工設戰具修壁壘時守備全缺錡
 取偽齋所作出車以輪轅理城上又撤民家屋扉以
 代瓦籬笆凡六日粗畢而金人游騎已渡河至城外
 矣 丙申胡世將命右護軍都統制吳璘將二萬人
 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達楊政郭浩為之聲援
 先是世將屢奏乞速徙右護軍之屯陝右者還屯蜀
 口不報丁酉始詔世將日下抽回 己亥萬壽觀使
 雍國公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錡以統
 制官李貴安諒之軍隸之 庚子詔右護軍都統制
 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以金兵侵陝西故也又
 詔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軍事合行黜陟許依張浚
 所得指揮 辛丑提舉醴泉觀鄭億年乞在外宮觀
 改提舉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行在從官會于都堂
 工部尚書廖剛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兵講和今
 已背約有何面目尚在朝廷乎億年氣塞秦檜以為
 譏已也乃曰尚書曉人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乃有是
 命

龜鑑曰北國背盟分道入侵人以為中國之不幸

中興聖政卷二一

九

愚獨以為此猶中國之幸也何者河南我之故土
 不幸淪沒我無以取之而敵反以與之是敵得以
 制其子奪之權而所以予我者乃所以餌我也幸
 而兀术速於敗盟我之福也使其不叛則彼有大
 患我有大費如向者燕雲二京之事其禍愈久而
 愈深也嗚呼敵欲盟則盟欲戰則戰使施方北敵
 騎已南此檜主和之驗也檜於此時曾無遠略乃
 且持祿固位猶使其黨以事有大變更用他相為
 天子戒檜之奸謀為如何哉
 是日金兵侵鳳翔府之石壁寨吳璘遣統制官姚
 仲等拒之仲自奮身督戰折合字堂中傷退屯武功
 時楊政母病方死亦不顧家徑至河南與璘協力捍
 敵已而諸軍家屬悉歸內地人心既定踴躍自奮不
 復懼敵矣先是金兵之別將又圍耀州節制陝西軍
 馬郭浩遣兵救之敵解去 壬寅金兵圍順昌府先
 是劉錡於城下設伏敵游騎至擒其十戶阿黑殺等
 二人詰之云韓將軍在白龍渦下寨距城三十里錡
 夜遣十餘兵擊之頗殺敵眾既而三路都統葛王稟
 及龍虎大王軍併城下凡三萬餘人錡以神臂弓及
 強弩射之稍引去復以步兵邀擊溺于河者甚眾奪
 其器甲及生獲北國漢兒皆謂敵已遣銀牌使馳詣
 東京告急於都元帥宗弼矣 六月甲辰朔京東淮

中興聖政卷二一

十

秦檜 馮檜

東宣撫處置使韓世忠為太保封英國公准西宣撫使張俊為少師封濟國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為少保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樞密院降檄書下諸路宣撫司罪狀兀术撒離曷令頌之河南陝西應南北官負軍民如能識運來檄奮謀倡義生擒兀术或斬首來歸者大則命以使相次則授以節鉞各賜銀絹五萬匹兩良田百頃第宅一區至如撒離曷首性貪愚同惡相濟昨在同州已為李世輔擒縛博頰求哀僅脫微命尚敢驅率其眾復攻關陝有能併殺擒獻者推賞一如前約 丙午給事中兼侍講馮檜提舉亳州明道宮金國背盟秦檜以其言不諱甚懼

一日謂檜曰金國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吾鄉衮未測 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明日檜入見曰金兵長驅入境勢須與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我檄付之 上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檜云適觀天意檜必被逐即引疾求去乃有是命 戊申東京副留守劉錡為樞密院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時敵眾圍順昌已四日乃移寨於城東號李村距城二十里錡遣驍將閻充以銳卒五百募土人前導夜劫其寨至軍中旣帳數重未漆美車有一將遽被甲呼曰留得我即太平不聽竟殺之是夕天欲雨電光所燭見□□□之甚眾既而報金都

日與聖政卷二十六

十一

何 檜 劾 奏

十餘里統領姚仲等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庚戌工部尚書廖剛與外任剛以事積忤秦檜右諫議大夫何鑄等即共劾剛幸朝廷之有警復肆詆訕以惑縉紳故有是命尋以剛提舉亳州明道觀 壬子金都元帥宗弼攻順昌府先是宗弼至順昌責諸將用兵之失眾曰今者南兵非昔之比國王臨城自見宗弼見其城陋謂諸將曰彼可以靴尖趕倒耳即下令來早府治會食平明敵併兵攻城凡十餘萬府城惟東西兩門受敵錡所部不滿二萬而可出戰者僅五十敵先攻東門錡出兵應之敵敗退兀术自將牙兵三千往來為援皆帶重甲五人為伍貫韋索號鐵浮屠每進一步即用拒馬子遮其後示無反顧復以鐵騎馬左右翼號拐子馬悉以北人充之前此攻所難下之城並用此軍故又名長勝軍時敵諸將各居一部眾欲擊韓將軍錡曰擊韓雖退兀术精兵尚不可當也法當先擊兀术兀术一動則餘軍無能為矣時叛將孔彥舟鄴瓊趙榮輩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鬪志惟兩拐子馬可殺故官軍皆憤時方劇暑我居逸而彼暴露早涼則不與戰逮未申時彼力疲而氣索錡急遣數百人出西門敵方來接戰俄以數千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短兵極力與戰統制官趙搏韓直皆被數矢戰不

日與聖政卷二十六

十二

劉順昌提

京西提

陳鼎泰以

之醒提

肯已騎遠屬扶歸士殊死關入敵陣中所以刀谷至有奮手搏之與俱墜于澤者敵大敗殺其眾五千橫屍盈野兀术乃移寨於城西掘塹以自衛欲為坐困官軍之計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騎遣兵劫之上下皆不寧處乙卯順昌圍解宗弼之未敗也秦檜秦俾錡擇利班師錡得詔不動至是宗弼不能支乃作筏繫橋而去宗弼至泰和縣卧兩日至陳州數諸將之罪自將軍韓常已下皆鞭之於是復以葛王襲守歸德府常守許州翟將軍守陳州宗弼自擁其眾還汴京自是不復出矣

聖政卷二十六

十一

聞也哉劉錡實當之親其襲舟而沈示無去意皆城借一死中求生或以神臂強弩而邀擊或以刀斧入陣而奮碎卒至八字軍激厲先擊兀术之謀定而鐵浮屠之兵已懼矣是役也敵欲捐燕以南棄之其孰使之畏耶
丙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牛鼻及金兵戰于京西敗之 戊午右承事郎陳鼎降一官鼎上書言敵背盟秦檜怒言者因論鼎故有是命俄又送吏部以鼎知德興縣 己未樞密院都統制郭浩遣統制官鄭達充等某郡延環慶之兵攻金兵于醴州敗之復醴州 壬戌簽書樞密院事樓炤以父居明卒去

敵不吳敵

胡世金

向志比政

位 甲子權主管鄜延經略司公事王彥拒金兵于

青溪嶺却之初撤離昌既破鳳翔與都統制吳璘揚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荔嶺撤離昌自登西平原峴之曰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乃引去自涇原路歐走邠州於是樞密院都統制郭浩在邠州三水縣涇原經略使田晟遣統制官曲汲秦弼拒敵於青溪嶺宣撫副使胡世將謂浩非素臨陣之人難以責成即遣彥及統制官楊從儀程俊向起鄴師正曹成等分道而出與敵戰萬谷吳頭麻務七之間金兵屢敗留千戶五人守鳳翔撤離昌自將銳兵攻青溪及弼戰敗棄青溪走世將命晟召汲弼於軍前

聖政卷二十六

十四

以徇彥率兵迎金兵戰盤堆免耳敗之金兵去復還屯鳳翔 乙丑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公事向子志罷先是江西漕司負月椿錢詔總領官曾慥劾罪子志行部取漕吏釋之慥言子朝故罷子志再使湖北先聲入境奸吏望風解印綬者數十人湖北營田舊以抑配百姓人不聊生有破產不能償者日號訴于馬前子志為詢究其便利可行者使遵守之罷一切抑配者遠近鼓舞時岳飛兼營田大使無敢忤其意者至是飛亦喜以為當然子志按部所至立大榜於前云久負抑州縣不理者立其下於是積年無告之冤咸得伸雪平生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

子志 知素 擢奸 命班 飛班 聽不 孫顯 服敵 上親 製兵 曹成 劉錡 以功 建節 韓世 忠軍 敵

常世士安國頗稱秦檜 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
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航海以
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乃信
服子志再以毀去自是閑居十九年 初命司農少
卿李若虛往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軍前計事至是
若虛見飛于德安府諭以而得 上旨兵不可輕動
宜且班師飛不聽若虛曰事既兩勢不可還矯詔之
罪若虛當任之飛許諾遂進兵 丙寅湖北京西宣
撫司統領官孫顯及金兵戰于陳蔡間敗之 丁卯
上謂大臣曰朕躬履艱難久於兵事至於器械亦
猜思熟講非造大鐵箭諸軍皆謂頭太重不可及遠
又造銃首小銃初亦未以為然其後用以破敵始服
其精利今劉錡軍于順昌城下破敵正用此銃也
戊辰川陝宣撫司左統領官曹成自沂陽襲金兵于
天興縣敗之 庚午樞密副都承旨沿淮制置使劉
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前一日
上諭大臣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錡以孤軍挫敵鋒
元未遁去其功卓然當便除節鉞即日降制既又遣
中使撫問 上賜札有曰知之偉績朕所不忘 京
東淮東宣撫使韓世忠遣統制官王勝率背嵬將成
閔北伐遇金兵于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轉戰掩金
兵于沂河死者甚眾奪其舟二百 福建路宣撫大

張言 上張 命張 帥張 帥張 士飭 士飭 士飭 士飭

使張浚言巨竊念自羣下決回鑿之計國勢不振事
機之會失者再三向使敵出上策還擇官歸兩殿供
須一無所清宗族隨而盡南則我德敵必深和議不
拔人心懈意國勢寢微異時慶端卒發何以支持臣
知天下非 陛下之有矣今幸上天警悟敵懷反覆
士氣尚可作人心尚可固願因權制變轉禍為福用
天下之英才據天下之要勢奪敵之心振我之氣措
置一定大勳可集繼聞淮上有警連以邊計奏知又
條畫海道舟船利害 上嘉浚之忠遣中使獎諭浚
時大治海兵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俟朝命
閏六月丙子詔三衙管軍及觀察使以上各舉智勇
猛略才堪將帥者二人 戊寅 上曰北敵入境諸
軍不免調發盛夏劇暑朕陰大廈御締綵猶不能勝
其熱將士乘邊暴烈日被甲胄每念薰灼之苦如切
朕躬可降詔撫問慰勞之 辛巳涇原經略使田晟
及金兵戰于涇州賊之初撤離曷既為王彥所却遂
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乘敵壁壘未定奮
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奪其戰馬兵器甚眾金
兵敗走 甲申 上曰諸將進兵所在克捷正恐粗
於屢勝士寢以驕可下詔飭其嚴整行伍明遠斥堠
蓄力養威以俟大舉勿爭尺寸之利期以克敵致勝
而已 上又曰北土雖異性苟知效順何以多殺為

注州
之敗

張憲
等復
穎昌

張憲
復津
寧
秦檜
令臺
趙鼎

克鄭
海州
張俊
克毫

欽等初歸朕貸而不殺劉光世屢以為言既而西

北敵人燕人來歸者益眾光世方悟朕意至今諸軍

往往收以為用今交兵之際正宜多方撫納使知內

嚮是日田晟及金兵再戰于涇州敗績金兵雖獲

勝晟亦殺傷過當而還自是歸鳳翔不復戰以兵攻

陝西諸郡城守未下者河南糧食垂盡世將亦離河

池登仙人原山寨為防秋之計保險以自固矣丙

戌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復宿州降其守閤門宣

贊舍人馬泰壬辰湖北京西宣撫司統制官張憲

傳選及金將韓常戰于穎昌府敗之復穎昌丙申

張憲復淮寧府先是韓常既敗走宣撫使岳飛遣統

制官牛阜徐慶等與憲會憲等與常戰于淮寧府又

四野史卷二十六

十七

秦班
師將

王師
會機

之瓊不啓書而焚之械送獄既而縱之至是光世引

軍還太平州而俊以大军至城父都統制王德已下

宿州即乘勝趨亳州與俊會瓊聞之謂葛王稔曰夜

又公來矣其鋒未易當請避之遂率眾遁去時俊軍

威甚盛而智謀勇敢預德為多德亦先計後戰故未

嘗敗己亥知順昌府陳規知廬州沿淮制置使劉

錡兼權知順昌府時秦檜將班師故命規易鎮淮右

先是上賜錡空名告身千五百命書填將帥之有

功者錡復繳上謂不若自朝廷給之為榮至是始具

功狀以聞以擣軍銀帛十四萬匹兩均給將士軍無

私焉於是錡方進兵乘敵虛而檜召錡運徽猷閣待

制洪皓時在燕山密奏順昌之役敵震懼畏魄燕之

四野史卷二十六

十八

機會可惜也

龜鑑曰敵至宿毫王德得以破其營敵至穎昌岳

飛得以殺其將或捷於鳳翔或捷於寶雞或捷於

扶風又皆吳璘楊政保蜀守蜀之功而敵之回軍

直趨濠州我諸將得以聯兵制之當是時也無一

人不勇無一戰不勝蓋不止有一月三捷之告非

敵至此不善戰也直以我師正銳所向無前吾觀

敵帥告元木曰今者南兵非昔日比而敵兵望見

王師且曰此順昌旗幟也亟退避之復雖雪耻此

泰趙 鼎 張應 等入 西京 取上 和在人 勝論

蓋可乘之機也撫機不發何為也耶

大事記曰元末敗盟入臨不惟劉錡以八字軍直入敵陣大捷于順昌而李寶捷于興仁姚仲等捷于鳳翔牛阜捷于京西孫顯捷于陳蔡曹成捷于天興縣王勝成閣捷于淮陽楊從儀捷于寶雞縣王貴姚政捷于穎昌府王侯捷于東洛口邵俊王喜捷于淮陽吳璘捷于陝州韓世忠捷于加口揚沂中捷于杯鼻而岳飛捷于郟城乘勝逐北兵至朱仙鎮距京東四十五里洪皓燕山之奏謂順昌之役敵震懼喪魄欲捐燕以南棄之又謂敵已厭兵朝廷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蓋誠然也

秦檜主罷兵和議已定矣

庚子趙鼎再責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右諫議大夫何鑄章再上遂有是命制略曰朋奸罔上惡砧並於共兇專利擅權罪實侔於楊李 秋七月癸卯湖北京西宣撫使司將官張應韓清入西京初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既聚兵先復伊陽等八縣又復汝州偽河南尹李成棄城遁走河陽宣撫使岳飛遣應清與之會遂復永安軍 丙午御史中丞王次翁為參知政事 戊午 上曰朕嘗與諸將論兵諸將皆謂敵人鐵騎馳突若在原野勢不可當須據險以扼之朕謂不然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

之郟捷城

之長捷安

胡世將捷

之穎捷川

師飛班岳

諸州

入皆復

復為

大莫

錢頭

和兵之勝負顧人心如何耳苟人心協和則彼雖在

平原亦可取勝諸將皆不以為然今諸將奏捷皆在

平原以步兵勝鐵騎乃信朕前日之語 已酉湖北

京西宣撫使岳飛自與宗弼戰于郟城縣敗之殺其

裨將是役也統制官楊再興單騎入敵陣欲擒宗弼

不獲被數十創猶殺數百人而退 庚戌永興軍路

經略副使王俊遣統領官辛鎮與金兵戰于長安城

下敗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遣兵千人具舟

百艘載柴草膏油自丹州順流而下至河中府焚毀

金兵所繫浮橋及選萬人由斜谷出潼關皆以絕敵

歸路 壬子進士張本特補右迪功郎以其獻佑政

編可採也 乙卯湖北京西宣撫司都統制王貴統

制官姚政及金兵戰于穎川府敗之 壬戌湖北京

西宣撫使岳飛自郟城班師飛既得京西諸郡會詔

書不許深入始傳令回軍軍士應時皆南鄉旗靡輟

亂飛望之口哇而不能合良久曰豈非天乎飛以親

兵二十日順昌渡淮赴行在於是穎昌淮寧蔡鄭諸

州皆復為金人所取議者惜之 甲子復擇奠文宣

王為大祀用太常博士王普請也於是祀前受誓戒

加籩豆十有二其禮如社稷 乙丑戶部請州縣出

納官物每千增收頭子錢十文赴左藏為激賞之用

許之 丙寅太常寺奏大禮祭服事上曰朕嘗攷三

禮器 古書 訪求 大樂 附和 議人 忠陽 轉世 淮陽 秦檜 喜劉 吳時 敗敵 廟舊 人

代禮器皆有義後世非特制作不精且失其義朕雖
 艱難亦欲改作漸令復古 上又曰艱難以來祕書
 省舊書散亡今所藏甚少不稱設官之意朕近日多
 訪得古書當令館職校正別錄本付省中藏之時大
 樂亦久廢詔太常隸習於是太常丞周質蒸輯舊聞
 閱工器而樂始備 八月壬申降詔提舉江州太平
 觀張九成與知州軍差遣喻携陳剛中令吏部與合
 入差遣凌景夏樊光遠與外任差遣毛叔度與對移
 一殿差遣先是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及是秦檜將
 罷兵而九成家臨安之外邑故斥遠之尋以九成知
 邵州剛中知安遠縣景夏知辰州光遠為閬州州學
 教授叔度為嘉州司戶參軍剛中尋卒于貶所 乙
 亥韓世忠圍淮陽軍命諸將齊攻之帳前親隨成閉
 從統制官許世安奪門而入大戰于門之外閉身被
 三十餘創世安亦睜中四矢力戰奪門復出閱氣絕
 而復蘇者屢矣世忠大賞之別將解元掩擊金兵于
 沂州譚城縣敵溺死者甚眾 丙子劉昉為荆湖南
 路轉運副使昉為秦檜所喜故旋用之 戊寅知陝州
 吳琦遣統制官侯信渡河知金兵中條山寨敗之獲
 馬二十匹翊日又戰于解州境上敗之殺其將毛罕
 已卯軍執秦 徽宗隨龍人乞恩例 上曰若舊
 人尤當憂恤凡事于徽廟非唯朕奉先之孝所當自

楊 戰上 成敗 敵忠 韓 敗世 何 九 張 成 戰守 論 王 王 軍中 楊 敗 敵 貴 秦 主 罷 軍 楊 敵 儀 敗 儀 敵 儀 敗

致亦欲風勵四方乃使人知有君親之恩也 庚辰
 金兵自勝陽來救淮陽軍韓世忠逆擊于泃口鎮敗之
 是日世忠所遣統制官劉寶郭宗儀許世安以舟師
 至千秋湖湖陵遇金兵所遣鄴瓊叛卒數千人寶等與
 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成自河陽以五千騎
 侵西京知河南府李興命開城門以待之成疑不進
 興遣銳士自他門出擊之成敗走 癸未 上真宰
 執論戰守之計 上曰戰守本是一事可進則戰可
 退則守非謂戰則為強守則為弱但當臨機應變而
 已 丙戌祕閣修撰新知邵州張九成落職以御史
 中丞何鑄言其矯偽欺俗故有是命九成以家報不
 赴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潰軍于宿州 三
 辰永興軍路經略副使王俊擊金兵于盤屋縣東敗
 之 甲午川陝宣撫司同統制邵俊統領王喜遇金
 兵于龐州沂陽縣救羊嶺敗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
 居舍人李易赴韓世忠軍前議事宰相秦檜主罷兵
 召湖北京西宣撫使岳飛赴行在遂命易見世忠諭
 旨時淮西宣撫副使楊沂中還師鎮江府三京招撫
 處置使劉光世還池州淮北宣撫判官劉錡還太平
 州自是不復出師矣 丁未場政軍同統領楊從儀
 劫金兵于鳳翔府城南寨獲戰馬數百 戊申金兵
 復入西京先是李成數為河南府李興所敗乞師于

宗頌 條七 縣及 須及 鄉及 胡世 將解 慶陽 王國 王忠 詠死

論用 兵在 萬侯 營田

製文武臣僚七條于郡縣 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等
奏乞措置賑濟事 上曰賑濟本為貧民近世止及
城郭而鄉村之民未嘗及之須令州縣雖僻處亦分
委官吏必躬必親則下戶皆沾實惠矣 乙卯川陝
宣撫副使胡世將奏已遣兵解慶陽之圍先是慶陽
圍急帥臣宋萬年乘城拒守會世將招河東經略使
王忠植以所部赴陝西會合行至延安叛將趙惟清
執忠植使拜詔忠植曰若本朝詔書則受全國詔書
則不拜也惟清執之以詣撤離曷使甲士引詣慶陽
城下諭使出降忠植大呼曰我河東步沸山忠義人
也為敵所執使來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

撤離曷怒遂遇害 戊午 上曰用兵惟視謀之賊
否不可問力之強弱苟謀之不臧惟知恃力雖或勝
亦不足以成功 甲子右正言万俟卨論營田官莊
附種之弊以為官莊設即百里之民應籍者皆赴莊
以待耕耨已業荒廢多不能舉附種行則對勝之種
戶給於民散斂之擾率以為常欲望逐路選委強明
監司一人徧行州縣應有營田去處數實均散其帥
臣隱蔽不肯公共商權者並許按覈以聞 上曰高
所論極當大凡營田須軍中自為之則不斂於民而
軍食足若使民舍己之田營軍之田恐甚於斂民之
為虐也乃詔領營田監司措置 十有二月乙未言

上知 之將 才技

李興 死守 山馬

者請令諸大帥各薦偏裨之可任者 上曰諸校智
愚勇怯朕皆熟知之儻有使令便可抽摘何用薦舉
耶 兵部侍郎張宗元乞命有司以續降朝旨使人
合理者稟為一書以進許之後九年乃成凡四百三
十五卷 初李興既屯白馬山寨李成以蕃漢數萬
衆圍之時興妻周氏與其子居襄陽惟幼子在側敵
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聞謂諸將曰興與諸君當以死
守毋有二志苟或不敵吾豈為敵汚者當抱是兒南
向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敵遣使
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啓立
斬其使以檄聞于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

絕興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咸知興不可屈
乃即山下屯兵積糧為久居之計興潛遣將士夜焚
之成大挫徑歸西京
皇宋中興聖政卷之二十六
增入名儒講義

敵不
劉錡

敵州
商州

王進
和州

州復
商州

敵上
江不
敵料

王德
敵

殿復戈西向列陣以待追騎望見錡旌旗遠巡不敢逼日莫各解去丁卯錡結陣徐行號令諸軍占擇地利共趨東關依水據山以遏金人之衝錡既得東關之險稍休士卒兵力復振金人大兵據廬州雖時遣兵入無為軍和州境內剽掠而不敢舉兵逼江者蓋懼錡之乘其後也江南由是以安戊辰金兵浸商州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二月癸酉淮西宣撫司都統制王德渡江屯和州敵退屯昭關 知商州邵隆復入商州初隆既遁去乃屯兵山嶺間道出州西芍藥口謂避地者曰汝皆王民毋忘本朝眾感泣攜老幼來歸隆遣其子繼春出商州

之北以張其勢而移軍洪門金人以精騎來攻隆設三伏以待鏖戰兩時許大破擒其將繼春亦破之於洛南縣金人乃去 丙子 上謂大臣曰中外議論紛然以敵逼江為憂殊不知今日之勢與 建炎不同 建炎之間我兵皆退保東南杜充書生遣偏將輕與敵戰故敵得以乘間猖獗今韓世忠屯淮東劉錡屯淮西岳飛屯上流張俊方自建康進兵前渡敵窺江則我兵乘其後今雖虛鎮江一路以掇呼敵渡江亦不敢求其後卒如 上所料 都統制王德遇金人韓常于含山縣東敗之 丁丑 上謂大臣曰朕於諸帥聽其言則知其用心觀其所為則知其才

論所
錡劉

拓阜
敵阜

拓阜
敵阜

人皆言劉錡善戰朕謂順昌之勝所謂置之死地然後生未為善戰也錡之所長在於循分守節危疑之中能自立不變此為可取 己卯淮西宣撫司統制官關師古李橫復取巢縣 壬午淮西宣撫司將官張守忠遇金兵于全椒縣敗之 癸未淮西宣撫使張俊言已復巢縣又言俊已在和州竭力措置決與敵戰必須取勝可保無虞 上大喜 劉錡自東關引兵出清溪邀擊金人張俊揚沂中亦遣統制官王德張子蓋等會兵取含山縣復奪昭關 甲申三京招撫處置使司統制官崔阜遇金人于舒城縣敗之 丁亥淮北宣撫副使揚沂中判官劉錡淮西宣撫

司都統制王德統制官田師中張子蓋及金人戰于拓阜鎮敗之前一日錡行至拓阜與金人遇夾河而軍初金人之退兵也日行甚緩至尉子橋天大雨次石梁河河流湍暴敵斷橋以自固列營拓阜拓阜地平金人以為騎兵之利且見錡兵少意甚易之河東巢湖關二丈餘錡命軍士曳薪壘橋湏臾而成遣甲軍數隊過橋皆卧鎗而坐會沂中德師中子蓋之軍俱至翌日敵將邢王與韓常等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夾道而陣沂中自上流涉淺徑進官軍不利德曰賊右隅皆勁騎吾將先破之乃與師中麾兵渡橋薄其右隅敵陣動有一將被甲躍馬指畫陣隊德引

靜思敵之方

葉夢得不餉之

弓一發將應弦墜馬德乘勢大呼馳擊諸軍皆鼓譟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兵鏖戰沂中令萬兵
 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退屯紫金山
 德等尾擊之捕敵數百人馬馱數百鎊謂德曰昔聞
 公威略如神今果見之請以兄禮事公張俊之愛妾
 章氏即抗妓張穰也頗知書拓臯之役俊貽書囑以
 家事章荅書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
 報國俊以其書進 上大喜親書獎諭賜之 庚寅
 上謂宰執曰自敵浸邊報至人言非一朕惟靜坐
 一室中思所以應敵之方自然利害皆見蓋人情方
 擾惟當鎮之以靜若隨物所轉胸中不定則何以應
 變也 乙未賜劉光世韓世忠張俊岳飛楊沂中劉
 錡詔書以捷書累至軍聲大張蓋自軍興以來未有
 今日之盛仍戒以尚思困獸之鬪務保全功
 龜鑑曰敵之戰于柘臯也十萬鐵騎夾道而陣其
 勢豈可當哉張俊揚沂中等實主之觀其晝夜疾
 馳聲援相接民兵團結分據江津或守馬家渡以
 示吾之有備或據和州以遏敵之要衝卒使諸將
 捷書繼至而軍聲大振矣是役也蓋自兵興以來
 未有今日之盛又豈偶然之故哉
 丙申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上奏稱賀詔嘉獎初
 建康屯重兵歲費錢八百萬緡米八十萬斛推貨務

敵使置南淮措退

張助張國

所入不足以贍至是禁旅與諸道之師皆至夢得被
 命兼總四路漕計以給饋餉軍用不乏故諸將得悉
 力以戰由是朝廷益嘉之 己亥 上曰敵退便當
 措置淮南如移隸州縣併省官吏修築城壁要當事
 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也
 龜鑑曰文事必有武備我 高宗未嘗專事於文
 而浸忘乎武也吾觀講和之後吾國君臣龜傲申
 訓嘗若敵至之無日八月六日 上曰有備無患
 縱使和議已成亦不可弛兵備而張戒數論邊事
 謂當以和為表以備為裏以戰為不得已 上亦
 諭曰此極至之論也九年 上謂大臣曰敵雖講
 和戰守之備何可必弛朕方復置茶馬司乘此間
 暇廣武備以戒不虞十年陳淵謂和戰二議不可
 偏執 上謂淵曰今日之和非惟不可偏執自當
 以戰為主十一年 上曰敵退便當措置淮南修
 築城壁要當事有備常為敵至之防則知 高
 宗之所以開紹中興者其自治之事蓋已先定也
 三月庚子朔福建路安撫大使知福州張浚言朝
 廷調發大軍用度至廣臣本州措置出賣官田及勸
 誘寺院變易度牒共得六十三萬緡節次起發少助
 國用詔浚一意體國識大臣體令學士院降詔獎諭
 癸卯張浚復特進 金人圍濠州初金人自柘臯退

軍于紫金山也濠州守臣王進發書告急 甲辰淮
西宣撫使張俊淮北宣撫副使楊沂中判官劉錡會
議班師俊與沂中為腹心而與錡有隙故拓臯之戰
奏賞諸軍錡獨不預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
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錡以順昌之功驟責諸
將亦順嫉之 乙巳知邵武軍王洋乞鄉村之人無
問貧富凡孕婦五月即經保申縣專委縣丞注籍其
夫免雜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無問男女第三等已
下給義倉米一斛縣丞月給食錢十千 上覽奏曰
愚民無知迫於貧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殺之官給錢
物使之有以育則不忍殺矣朕為父母但欲民蕃行
豈惜小費也乃詔戶部措置 丙午京東淮東宣撫
處置使韓世忠舟師至招信縣夜世忠以騎兵過金
人于聞賢驛敗之 丁未金兵陷濠州知州事王進
為所執兵馬鈐轄邵青巷戰死之戊申張俊楊沂中
劉錡至黃連埠去濠州六十里而聞城陷俊乃召錡
沂中謀之沂中曰廝殺耳錡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
可御有利害之兵有能之將不可御也今我軍雖銳
未為有制不若據險下寨然後出兵襲之諸將皆曰
善於是鼎足以為營後遣斥候數輩還俱言濠州無
金人俊遣將官王某謂錡曰已不須太尉入去錡乃
不行惟沂中與王德領二千餘騎而往以兩軍所選

中興聖紀卷二十七

上

濠州

殺將戒多諸

岳飛延

金人

諸將恨錡免復行狀

精銳策應之四更起黃連午時騎兵先至濠州城西
嶺上列陣未定有金人伏甲騎萬餘於城兩邊須臾
煙舉於城上伏騎分兩翼而出沂中皇遽以策麾其
軍曰那回諸軍聞之以為令其走爾散亂南奔無復
紀律其步人見騎軍走謂其已敗皆散金人追及步
人多不得脫殺傷甚眾 庚戌秦檜奏近報韓世忠
張俊等至濠州岳飛已渡江去會師矣 上曰首禍
者惟兀朮戒諸將無務多殺惟取兀朮可也澶淵之
役捷攬既死 真宗詔諸將按兵縱契丹勿邀其歸
路此朕家法也朕兼愛南北之民豈忍以多殺為意
乎初敵之入寇也 上命飛以兵來援飛念前此每
勝復被詔還乃以乏糧為詞最後 上御劄付飛云
社稷存亡在卿此舉飛奉詔移兵三十里而止及濠
州已被飛始以兵至舒蘄境上故張俊與秦檜皆恨
之 辛亥楊沂中渡江歸行在 壬子金人自渦口
渡淮北歸 癸丑張俊渡江歸建康府 丁巳劉錡
自和州引兵渡江歸太平州楊沂中之敗于濠梁也
張俊自黃連找寨徑去錡乃按部伍整旌旗最後徐
行金人亦不復追錡至歷陽駐軍具奏聽旨然後班
師由是俊與沂中皆恨之 夏四月丙子詔諸州縣
量收免行錢自 宣和間始復 熙寧舊法罷行戶
而令輸錢至 靖康初又罷 紹興初雖令見任官

中興聖紀卷二十七

上

孫近以請張

復作軍器監

范同議三兵

三將除將

市買方物悉如民間之價而汚吏猶虧其直議者以爲不便會軍興用乏遂復令免行仍詔公私和買物色並依市直違者以自盜論 已卯參知政事兼權同知樞密院事孫近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金兵之侵淮西也近請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御史中丞何鑄乃論近本無體國之忠但有謀身之計乞行罷黜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因文章論近乃有是命 庚寅復置將作軍器監長貳各一員罷樞密院計議官 辛卯詔給事中范同令入對初張浚在相位以諸大將久握重兵難制欲漸取其兵屬督府而以儒臣將之會淮西軍叛浚坐謫去趙鼎繼相王庶在樞府復議用偏裨以分其勢張浚覺之然亦終不能得其柄至是同獻計於秦檜請皆除樞府而罷其兵檜納之乃密奏于 上以拓鼻之捷召韓世忠張浚岳飛並赴行在論功行賞 壬辰太保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英國公韓世忠少師淮南西路宣撫使濟國公張浚並爲樞密使少保湖北江西路宣撫使岳飛爲樞密副使並宣押赴本院治事世忠既拜乃製一字巾入都堂則畏之出則以親兵自衛檜願不喜飛披襟作雍容狀檜亦忌之

龜鑑曰謬哉范同之爲檜畫計也同之議曰諸將俱握重兵必甚難制莫若皆除樞密而罷其兵權

中興野史卷之七 九

俊

張附議和

鄭剛中

總領官名 命張岳 兵東 論復 虛辭

此范同但求以助和議而然也檜乃用之詔罷宣撫兵隸樞密院附和則保富貴是故張浚先至則除美官韓世忠劉錡不言和則傷於讒岳飛最後至被禍最慘矣

乙未樞密使張浚言臣已到院治事見管軍馬伏望撥入御前使喚時俊與秦檜意合故力贊謀和且兇朝廷欲罷兵權即首納所統兵 上從其請復召范同入對命林待聘草詔書獎諭 上謂韓世忠張俊岳飛曰朕昔付卿等以一路宣撫之權尚小今付卿等以樞密院之權甚大卿等宜各爲一心勿分彼此則兵力全而莫之能禦顧如兀朮何足掃除乎

禮部侍郎鄭剛中言於秦檜曰前日所共憂者一曰變爲安平之道因爲檜陳善後之策凡十事 五 月辛丑淮東轉運副使胡紡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置司楚州尚書度支員外郎吳彥璋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置司建康府太府少卿曾慥總領京湖軍馬錢糧置司鄂州蓋使之與聞軍事不獨職餽餉云總領官正名自此始 丁未詔韓世忠聽候御前委使張俊岳飛帶本職前去按閱御前軍馬專一措置戰守時秦檜將議和故遣俊飛往楚州總領淮東一全軍選駐鎮江府 壬子 上謂宰執曰士大夫言恢復者皆虛辭非實用也用兵自有次第朕比遣二樞使

抑獻 幸曲

童子 免解

張俊 薦劉子羽

不責 口禮 秋以

論賄 刑難 用刑

秦檜 厚林 大聲

按閱軍馬措置戰守蓋按關於先則兵皆可戰兵既

可戰則能守矣待彼有警然後可進討以圖恢復此

用兵之序也 辛酉布衣虞軍獻樂曲詩 上謂大

臣曰士大夫所進文字朕詳覽熟思蓋欲知民之利

病政之臧否朕躬之失耳若溢美之言實不欲聞可

令選之乃詔檢鼓院自今獻無益之言不干政體者

勿受 癸亥饒州童子江安國九歲其弟定國七歲

皆能誦經子書詔免文解一次 六月戊辰朔責授

單州團練副使劉子羽復右朝請大夫知鎮江府兼

沿江安撫使初樞密使張俊嘗為子羽之父駱部曲

駱器之俊薦其才故復用俊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

合 上眷之厚凡所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

守帶職名者甚衆 辛未 上謂大臣曰口口不可

責以中國之禮朕觀三代以後惟漢文帝待匈奴最

為得體彼書辭倨傲則受而弗較彼軍旅侵犯則禦

而弗逐謹守吾中國之禮而不以責口口此最為得

體也 壬申戶部奏贖刑文字 上曰朕謂凡為政

之本必抑強扶弱民乃能立今使富者犯死法得以

金自贖則貧者無金豈能獨立乎贖刑既非 祖宗

法似未可用也 總領曾慥提舉洪州玉隆觀以疾

自請也 左朝請郎林大聲總領湖北京西軍馬錢

糧大聲初為永嘉丞秦檜寓居永嘉與之厚遂驟用

分倉 三倉

中自 命有

改造 弓剋敵

秦檜 孫趙 慶孫 等曾 兵發 氏發 揮飛 世忠 奇特

之 癸酉分行在省倉為三界百五十萬斛凡民戶

白苗米南倉受之以康宗室百官為上界次苗米北

倉受之以給衛士及五軍為中界糙米東倉受之以

備諸軍月糧為下界 甲戌 上謂宰執曰中興自

有天命光武以數千破尋邑百萬豈人力所能乎朕

在宮中聲色之奉未嘗經心只是靜坐內省求所以

答天意也 乙亥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秦檜為特進尚書左僕射封慶國公

詔有司造剋敵弓韓世忠所獻也 上謂宰執曰世

忠宣撫淮東日與敵戰常以此弓勝金兵朕取觀之

誠工巧然猶未盡善朕等累日乃以更之遂增二石

之力而減數斤之重今方盡善後雖有作者無以加

矣 辛巳趙慶孫等六人並停官或曰慶孫嘗為趙

鼎所薦故秦檜斥之 壬午布衣吳曾特補右迪功

郎曾獻所著左氏發揮而有是命 癸未張俊岳飛

至楚州飛視兵籍始知韓世忠止有眾三萬而在楚

州十餘年金兵不敢近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

特之士也俊以海州在淮北恐為金兵所得因命毀

其城遷其民于鎮江府俊遂總世忠之軍還鎮江府

惟背嵬一軍赴行在 甲申知河南府李興以所部

至鄂州興據白馬山與李成相扼凡數月朝廷命班

師以興為左軍同統制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

岳萬
飛攻侯

被之
罪客將

錄宗
實微

好以
玩賜

廳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三大將既罷光世入
 朝因引疾丐祠 上謂大臣曰光世勲臣朕未嘗忘
 聞其疾中無聊昨日以玩好物數種賜之光世大喜
 秉燭夜觀幾至四更朕於宮中凡玩好之物未嘗經
 目止須賜勳舊賢勞耳光世既罷遂寓居永嘉焉
 秋七月戊戌實錄院進呈 徽宗皇帝實錄六十卷
 自元符六年至 大觀四年 庚子 上以臨安早
 蔬食請蒞決滯獄出繫囚後二十四日大雨 翰林
 學士范同為參知政事 辛丑司農少卿高穎罷自
 此諸大將之客稍稍被罪矣 壬寅侍衛親軍馬軍
 都虞候劉錡乞言觀詔錡疾速赴行在奏事 甲辰
 捉舉川陝茶馬馮康國奏近聞敵在長安三月二十
 三日晝晦油酒變色皆白兵刃有光焰涇州雨沙旱
 災相仍赤地千里 上曰景象異甚天變示人殆不
 虛也自古無文德而有武功往往非國家之福而敵
 好兵嗜殺肆為無道不畏天不恤人其能久乎朕當
 修人事以待之耳 丁未秦檜以進書思遷少保封
 冀國公 壬子右諫議大夫萬俟卨言伏見樞密副
 使岳飛爵高祿厚志滿意得平昔功名之念日以頽
 隨今春敵兵大入疆場駭然陛下趣飛出師以為將
 角重書絡繹使者相繼於道而乃稽違詔旨不以時
 發久之一至舒斬忽卒復還比與同列按兵淮上公

合議岳張兩上
飛飛後閣

立教諭
不風

柄罷劉
兵錡

岳欲秦
飛殺檜

對將佐謂山陽為不可守沮喪士氣動搖民心伏望
 免飛副樞職事出之于外以伸邦憲先是飛數言和
 議非計秦檜大惡之及是飛自楚州歸乃令高論其
 罪始有殺飛意矣 甲寅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劉
 錡知荆南府罷其兵張俊深忌錡與岳飛每言飛赴
 援遲而錡戰不力也飛請留錡掌兵不許時有處士
 孫元濟者聞除錡荆南竊謂比之奕棊此最高著也
 人問其故元濟曰陝蜀諸軍但知吳氏襄漢諸軍尚
 思岳家江陵在蜀漢之間而錡有威名為諸將所服
 且聞有詔或遇緩急旁郡之兵許之調發銷患未形
 此廟筭也非吾君大聖其孰能與此 己未樞密使
 張俊為太傅進封廣國公賜玉帶以俊首抗封章請
 歸部曲也俊請離軍將佐並與添差差遣從之其後
 大為州郡之患 庚申詔文武官陳乞致仕身亡雖
 在給教之前並聽陰補用考功負外郎游捐請也
 上謂大臣曰士風陵夷以一官之故父死匿喪以俟
 命蓋立法有未盡也朕謂濫與人官雖害法其體猶
 輕若風教不立使人飾詐苟得棄滅天理其害甚大
 況在法所當得乎損酢子也 癸亥大雨翌日輔臣
 稱賀 上曰朕日來卧不安席夜半猶未交睫懼德
 不類或政有闕失每事循省殆遍恐旱災必有致之
 之由若乃祈禱之禮但具文耳 是月樞密使張俊

論軍賞之

除官必始

岳飛

復收義倉

復往鎮江措置事務副使岳飛留行在以二人議事不協故也後因奏事乞促淮西之賞 上曰功賞後時在將帥不在朝廷俊問所以然 上曰軍士有出者有輜重及守營者凡所謂戰功皆戰士也今更不分全軍皆要推賞動數萬人朝廷何以行之俊曰臣今蒙專任當戒諸統制官只保明實出戰者庶可漸革前弊 八月辛未尚書吏部郎中李執試將作監吏部員外郎劉才邵守軍器監始除也 上覽除目曰凡事必謹始館職寺監丞乃郎官卿監之選也郎官卿監乃侍從之選也凡除館職寺監丞必擇他日可補郎官卿監之闕者凡除卿監郎官必擇他日可補侍從之闕者如此則士安分守而奔競之風息矣若不謹始用非其才久而不遷則士有留滯之歎以序遷之又有不稱職之謂不可不謹 甲戌樞密副使岳飛充萬壽觀使右諫議大夫万俟卨既劾飛罪朱報御史中丞何鑄殿中侍御史羅汝楨復交疏論之高章四上又錄其副示之飛乃丐免故有是命 甲申上曰水旱有數雖堯湯不能免艱難以來十餘年未嘗無歲此天祐也然不可恃此不為之備 祖宗置義倉以備水旱最為良法而州縣奉行不度妄有支用寢失本意或遇水旱何以賑之可令監司視其實數或有侵失嚴責補還義倉充實則雖遇水旱民

司監同郡

命察滯獄

報括岳飛錢物

無飢疾矣 癸巳 上謂宰執曰監司郡守朝廷委任之意未嘗有異而近來妄分彼此莫相協和州郡或有闕乏監司不肯移那監司或有措置州郡不肯應副如此何以濟國乎可令御史臺察其尤者措置行遣庶幾協和共濟國事也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持起復世將方與諸將議出師進討而其母秦國太夫人康氏卒于晉陵 上聞之詔軍旅事重不拘常制日下供職不許辭避 甲午 上曰省刑罰薄抗敵王道之本國步艱難未能弭兵斯民抗敵無術可以薄之朕心實不足至於刑罰豈可不省而獄繫淹延或至踰歲何也可令提刑司覺察州縣提刑失職令御史臺彈奏務要公平刑清以副朕意 九月癸卯命軍器少監鮑瑀往鄂州報括宣撫司錢物先是湖北轉運判官汪叔詹以書白秦檜言岳飛項於鄂渚置酒庫日售數百緡襄陽置通貨場利復不貲自飛罷未有所付乞令副都統制張憲主之庶杜欺弊前二日詔都統制王貴與憲同掌 上謂檜曰聞飛軍中有錢二十萬緡昨遣人問之飛對所有之數蓋十之九人言固不妄也今遣瑀往縱不能盡若得其半亦不少矣又歲計所入供軍之餘小約亦數百萬緡比之頭會箕歛不知幾戶民力可以辦此 鄂州前軍副統制王俊詣都統制王貴告副都統制張

王俊
憲張

上諭
之議

建康
府火

劉光
遠使

劉家
灣之

憲謀據襄陽為家先是朝廷命諸將更朝行在憲懼
不得還乃妄申金人兵侵上流冀朝廷還岳飛復掌
兵而已為之副會憲詣樞密行府白事俊具所謀告
之以統制官傅選為證責即以間張俊在行府聞
之遂收憲屬吏 戊申泗州言奉使官莫將韓怒歸
至本州 上諭大臣曰此殆上天悔禍敵有休兵之
意爾朕每欲與講和非憚之也重念 祖宗有天下
二百年愛養生靈惟恐傷之而日尋干戈使南北之
民肝腦塗地所願天心矜惻消弭用兵之禍耳先是
將恕至涿州為金兵所執至是宗弼將與本朝議和
故縱之歸報馬既而宗弼引兵侵泗州破之淮南大

中興聖元卷二十七

十一

震 甲寅建康府火燔公私室廬甚眾 乙卯詔忠
州團練使劉光遠赴行在奏事時金國宗弼以書來
朝議遣光遠往聘而光遠方以贓罪為監司所按故
趣召之翌日光遠至行在 上面諭以前罪一切不
問遂以為利州觀察使而吉州刺史曹勛亦遷忠州
防禦使令與光遠偕行 丙辰右護軍都統制吳璘
及金國統軍胡益戰于劉家灣敗之初胡益與習不
祝合軍劉家圍胡益善戰習不祝善謀且據險自固
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我軍必不敢輕犯璘揣知
其情先一日召諸將問何以必勝統制官姚仲曰戰
于原下則敗原上則勝璘以為然既相視其地乃遣

重定
法銓

人告敵曰明日請戰敵聞之皆笑愈益不疑夜半璘
遣仲與郎延經略使王彥率所部銜枚直進渡河陟
峻嶺截坡上出其不意約與敵對柵然後發火又遣
將張士廉等取間道以兵控臘家城戒曰敵根本在
彼若敗必趨入城汝等截門勿縱一騎入二將所部
軍行寂無人聲又天大陰霧既上嶺列柵乃發火敵
大駭倉卒備戰我軍已畢列游騎有聞敵兵以馬過
敵登者曰吾事敗矣我軍氣益振璘猶策習不祝有
謀必謂我趣戰欲速不肯徑出胡益恃其百戰百勝
與習不祝異議宜可挑取已而遣輕兵嘗敵果胡益
勒兵已出與我軍合鏖擊數十璘輕乘驛馬陣前麾

中興聖元卷二十七

十一

軍亟戰我師皆殊死鬪金人大敗遁去騎兵追襲斬
首六百三十生擒七百人驍將馬廣者所部號八字
軍察敵將潰越陣挑逐既而大靡俘馘人馬數千偽
兵降者萬餘人璘悉釋之聽其自便敵殘兵果趨城
走張士廉遠節制後期二帥僅以身入城率餘兵拒
守璘圍之 戊午劉光遠曹勛辭于內殿遂命持敵
帥報書以行 癸亥言者乞令有官人銓試並兼習
兩場故事銓試有官人分五場曰經義曰詩賦曰時
義曰斷案曰律義願試一場者聽議者謂試之以經
義詩賦時義者欲使之通古今試之以刑統義斷案
者欲使之明法令二者各兼一場庶使人人通古今

詔班
師璘

論無
主敵

寶難
之寶

欲互
易諸
軍欲
敵和

明法令而無一偏之失事下吏部乃命任子如所請

右護軍都統制吳璘自聯家城班師初金統軍胡

蓋在城中璘急攻之城且破朝廷以驛書命璘撤戍

璘遂歸宣撫副使胡世將聞之歎曰何不降金字牌

且來世將處耶世將以金兵之俘三千人獻于行在

命利路轉運判官郭游卿就俘獲中以聲音形貌驗

得真金兵四百五十人同日斬于嘉陵江上斂其尸

以為京觀餘皆涅其面於界上放還敵氣大沮 冬

十月丙寅朔 上謂大臣曰人主之權在乎獨斷金

國之主幼而無斷權歸臣下往年之和出於撻辣今

年之戰出於兀术或和或戰國之大事而皆不出於

中興皇帝卷二十七

二十九

人主無斷如此何以立國知不足畏矣 戊辰川陝

宣撫司都統制楊政及金國萬戶通檢戰于寶雞縣

敗之是日黎明通檢將精兵萬眾出戰政賈勇士鏖

戰縣旁至日晡政遣裨將騎突出陣後山上執幟

以招敵望見大呼曰伏兵發矣乃驚而潰政乘勝掩

殺通檢至城門而橋已絕乃擒之 己巳劉光遠等

至敵軍 庚午秦檜奏上流守備 上曰艱難以來

將士分隸主帥敵久未嘗遷動使植根深固豈是長

策當令互易如臂指可以運掉纜過防秋便當為此

則人人可以指蹤號令矣 乙亥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劉光遠等還大略言當遣尊官右職名望夙著者

重
玉牒

岳飛
為飛

漸易
荆襄
守臣

魏良
臣使

韓世
忠論
秦檜
乞罷

持節而來蓋敵欲啞和故也 戊寅宗正丞邵大受

言宗正舊有四書曰玉牒曰仙源積慶圖曰宗藩慶

繫錄曰宗枝屬籍 建炎南渡寺官失職舉四書而

逸於江許 陛下比命重修仙源慶繫屬籍總要乃

合三者而一之固已無愧於昔獨玉牒未修望詔有

司討論一書以備中興之盛典從之 少保醴泉觀

使岳飛下大理寺先是樞密使張俊言張憲供通為

收岳飛處文字後謀反行府後已有供到文狀秦檜乘

此欲誅飛乃送飛父子于大理獄命御史中丞何鑄

大理卿周三畏鞫之 己卯 上曰凡事必謹於微

若事已成則難改故書言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中興皇帝卷二十七

三十

荆襄守臣辟差者勿令久任以漸易之非特謹微亦

所以保全之也 壬午權尚書吏部侍郎魏良臣落

權字充大金軍前通問使知閭門事王公亮為福州

觀察使副之國書但使之斂兵徐議餘事 癸巳樞

密使韓世忠罷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世忠既不

以和議為然由是為秦檜所抑至是魏良臣等復行

世忠乃諫以為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異域其間

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

情銷弱國勢萎靡誰復振之又再上章力陳秦檜誤

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世忠言者因奏其罪 上

留章不出世忠亦懼檜陰謀乃力求閑退遂有是命

世忠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
二童奴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亦罕見其面云

金兵取陝州 商州安撫使邵隆及金知陝州鄭賦

戰克之復陝州 起復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圖上

兵璘刺灣克捷之狀且言臣詢客衆論皆謂璘之此

戰比和尚原殺金平論以主客之勢險易之形功力

數倍據捉到金兵供通敵中稱璘有勇似其兄之語

璘等為國宣力川陝用兵以來未有如此之勝伏望

聖慈察璘智勇冠軍優與遷擢以為盡忠許國之勸

又奏本司都統制楊政樞密院都統制郭浩並乞優

異推恩乃賜璘等詔書獎諭密賜世將黃金二百兩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三十一

茶藥有差初三將之並出也璘復捷刺灣政下隴州

破岐下諸屯浩取華虢二州入陝府有破竹之勢世

將亦遣要約陝西河東忠義首領數十願為內應而

全國約和於朝廷秦晉之人殊惜之 十有一月丙

申提舉江州太平觀李迨知洪州 上覽除目曰迨

能吏肯以身任怨不恤人毀譽朕深知之但此州寄

居多有造謗者不可不察也治道無他但不以毀譽

為賢否常核實以行賞罰則治道成矣齊威王封即

墨而烹阿齊國大治蓋知核實以為政而不徇毀譽

空言也 丁酉 上曰唐太宗除亂比湯武致治幾

成康可謂賢君矣然誇大而好名雖聽言納諫然不

唐太宗 不若漢文

不毀賢 不為賢

治道 當以 清諱

程敦 厚阿 秦繪

范同 秦樞 罷李 光密

魏良 臣使 來敵

昔漢文帝之至誠也人君惟至誠臨下何恙治道之

不成哉 茂戎言者謹補試州縣小吏仍許告吏罪

使補其闕以懲吏強官弱之弊 上謂宰執曰此說

若用則相告許而州縣擾矣治天下常以清靜鎮之

若妄作生事乃亂天下非治天下也昔人有言省官

不如省事者事不如清心朕常躬行此語 新通判

利州程敦厚召試館職以其上書言事故也敦厚又

遺秦繪書言繪見幾似顏子任重似伊尹繪大善之

令赴都堂審察遂召試以為秘書省校書郎 己亥參

知政事范同罷同始贊和議為秦繪所引及在政府

或自奏事繪忌之右諫議大夫万俟卨因論近朝廷

日界聖政卷二十七

三十一

收天下兵柄歸之宥密而同輒於稠人之中貪天之

功以為已有有望罷其機務詔同以本官提舉西京嵩

山崇福宮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光責授建寧軍

節度副使藤州安置言者論迺者二使之還嚴示欲

和之意於國體無損而先乃陰懷怨望鼓唱萬端乘

時誹訕罪不可赦秦繪進呈 上曰司馬光言政之

大本在於刑賞朕於光輩聞其虛名而用之見其不

才而罷之逮其有罪而責之皆彼自取朕未嘗有心

也若用虛名而不治其罪則有賞無刑政何以成譬

之四時有陽無陰豈能成歲乎 金國都元帥宗弼

遣魏良臣等還許以淮水為界歲幣銀帛各二十五

劉子
易使

以士
秦檜
何使
等使

張
不附
議

兩又欲割唐鄧二州因違其行臺戶部侍郎蕭
毅翰林侍郎邢具瞻審定可否 乙巳詔吏部侍郎

魏良臣就充接待使以中書言全使蕭毅已過界也

毅等過江揭謀於舟大書江南撫諭知鎮江府劉子

羽見之於夜以他旗易之翌日良臣見旗有異大懼

力索之且以語脅子羽子羽曰吾為守臣朝論無所

預然欲藉此於吾之境則吾有死而已出境乃還之

丁未判大宗正事士儂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士

儂數言事秦檜患之岳飛之下吏也士儂草奏欲救

之語世槍乃使言者論之故有是命 壬子金國審

議使蕭毅邢具瞻等入見乙卯御史中丞何鑄簽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三十三

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使 戊午蕭毅等辭行時朝

廷許割唐鄧二州餘以淮水中流為界毅辭 上諭

曰若今歲 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

則誓文為虛設 辛酉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張

浚為檢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秦檜將

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閩中風浚使附其

議當引為樞密使浚答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槍

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先是責授清遠軍

節度副使趙鼎在會稽嘗語其客方疇曰張德遠

建炎復辟之功豈可忘也 上待臣下有恩想必講

求矣疇曰今日權子極重秦相欲獨負之恐難也不

和不
備議

上
惑不
端異

論或
禮廢
亂教

上
清心
聽納

知故相中誰可辨者時李綱朱勝非皆在鼎曰伯紀

藏一皆不濟事惟德遠可爾第恐不容復來至是卒

如所料 十有二月乙丑朔 上謂秦檜曰和議已

成軍備尤不可弛宜於沿江築堡駐兵令軍中自為

營田則敵不及民而軍食常足可以久也仍修建康

為定都之計先宗廟次太學而後宮室 丙寅 上

謂大臣曰三代之世士大夫盡心禮法鮮有異端之

惑自漢明帝金人之夢佛法流入中國士大夫靡然

從之其上者惑於清靜之說而下者惑於禍福之報

殊不知六經廣大靡不周盡如易無思無為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禮正心誠意者佛氏清靜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三十四

之說果有以勝之乎至若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

善之家必有餘殃與夫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

百殃者即佛氏禍福之報也士大夫不師六經而盡

心佛法殊為可笑 壬申 上謂宰執曰晉平吳之

後天下混一武帝又勤於政事宜若可見太平而旋

致禍亂天下分裂何也秦檜等方思所以對 上曰

禮可以立國君臣上下如天地定位不可少亂武帝

字呼羣臣又以珊瑚株助臣下以侈靡相勝廢禮如

此其能國乎 癸酉秦檜言攷之經傳人君莫難於

聽納 上曰朕觀自古人君不肯聽納者皆因有心

或好大喜功或窮奢極欲一實其衷則凡拂心之言

皆不能入矣若清心寡欲豈有不聽納乎朕於宮中
 親書寫字之外並無嗜好凡事無心故羣臣之言是
 則從非則否未嘗惑也 己亥何鑄等至軍前宗弼
 以書來索北人之在南者因趣割陝西餘地 己卯
 上謂大臣曰有帝王之學有士大夫之學朕在宮中
 無一日廢學然但究前古治道有宜於今者要施行
 耳不必指摘章句以為文也士大夫之學則異於此
 須用論辨古今以為文最不可志於利學而志於利
 則上下交任未有不危國者 癸巳岳飛賜死于大
 理寺飛既屬吏何鑄以中執法與大理卿周三畏同
 鞫之飛久不伏因不食求死至是万俟卨入臺月餘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七

獄遂上於是飛以眾證坐嘗自言已與 太祖俱以
 三十歲除節度使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敵犯淮
 西前後受親札十三次不即策應為擁兵逗遛當斬
 御前前軍統制張憲坐收飛子雲書謀以襄陽叛當
 絞飛長子雲坐與憲書稱可與得心腹兵官商議為
 傳報朝廷機密事當追一官罰金詔飛賜死命揚沂
 中蒞其刑誅憲雲於都市參議官于鵬除名送萬安
 軍孫革送潯州並編管仍籍其貲流家屬於嶺南天
 下克之飛死年三十九初獄之成也太傅醴泉觀使
 韓世忠不能平以問秦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
 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怫然曰相公莫須有三字

何以服天下手飛知書而待士且濟人之貧用兵秋
 豪無犯民皆安堵不知有軍至今號為賢將
 龜鑑曰且飛之將略亦嘗聞其大略乎飛起於効
 用者也平居憂國無所不為征討出師慷慨勇往
 隆冬按邊 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
 出師 上有暑行勞動朕念之不忘之語東下赴
 援而 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力疾先馳
 而 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帥襄陽而克
 復襄陽鎮湖北而坐制湖湘焚蔡州之積奪虢州
 之糧而又倡率三軍指示方略自李寶曹州之戰
 以至張憲臨穎之戰凡十五戰每戰必捷敵帥相

中興聖政卷二十七

二十七

告謂撼山易撼岳飛兵難吁當時有如飛者數十
 輩布置邊面是真所謂萬里長城者而檜乃屏棄
 之曾不其惜何耶綸音趣覲彼之所以逗遛不進
 者蓋亦以事機垂成為可惜也莫須有三字強以
 傳會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千載而下每念岳武穆
 之冤直欲籲天而無從也鷲為盡良弓藏狡兔死
 良狗烹此為不能保全功臣者說也况鷲為猶未
 盡而狡兔猶未死者哉
 大事記曰飛之死尤不厭眾心飛忠孝出於天性
 自結髮從戎凡歷數百戰內平劇盜外抗強敵其
 用兵也尤善以寡勝眾其從杜充也以八百人破

羣盜五十萬衆於南薰門外其破曹晟也以八千人破其十萬衆於挂嶺其戰兀木也於穎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背嵬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敵人所畏服不敢以名稱至以父呼之自兀朮有必殺飛而後可和之言檜之心與敵合而張俊之心又與檜合媒孽橫生不置之死地不止万俟卨以願備鍛鍊自諫議而得中丞王俊以希旨誣告自遙防而得廉車姚政龐崇傳選之徒亦以阿附並沐累遷之寵附會其事無所不至而莫須有三字世忠終以爲無以服天下飛死世忠罷中外大權盡歸于檜於是盡逐君子盡用小入矣

口與聖政卷二十七

三

徽猷閣待制洪皓在燕山是冬密奏敵已厭兵勢不能久異時以婦隨軍令不敢攜矣朝廷不知虛實卑詞厚幣未有成約不若乘勝進擊再造猶反掌耳所取投附人只欲守江南歸之可也獨不監侯景之禍乎若欲復故疆報世讎則不宜與胡銓封事此或有之彼知中國有人益生懼心張浚名動殊方可惜置之散地并問李綱趙鼎安否 廣西買馬歲額一千五百匹至是徽猷閣待制胡舜陟爲經略使買馬至二千四百匹

增入名儒講義 皇家中興聖政卷之二十七